



道

藏

15



第一五册

道藏

文物出版社
上海书店
天津古籍出版社



李一氓

列子

聖一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封冲虛至德真人書為冲虛至德真經

太史公叙黃老而先六經蓋知崇道術矣

何偶遺列子劉向迺校勘成書其言明內外證死生齊物我大抵與蒙莊合至於謂不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周之為蝶蝶之為周若出一口矣然後世注說傳者俱少列子在晉有張湛唐有盧重玄方之南華湛則郭象盧則成玄英也逮宋政和有解而左轄范致虛謙叔亦有說當是時天下立道學與三舍進士同教養法儒臣王禮上言莊列二書羽翼老子猶孔門之有顏孟微言妙理啓迪後人使黃帝之道粲然

復見功不在顏孟之下宜詔有司講究所以崇事之禮從之故其書大行乎陽逸民高子元善長收得二解并張虛二家合為一書誠增益於學者因之得以叩玄關探聖闕致廣大而盡精微顧不懸歟竊嘗謂訓詁之義自昔為難虛序曰千載一賢猶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暮可為喟然歎息也大定己酉春季月承務郎前同知沁州軍州事雲騎尉賜緋魚袋致仕毛慶序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杜尉臣參校離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校校離從中書已定皆以殷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東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

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非皆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晉張湛注解并序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興傳讀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傳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齋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

有存者列子唯餘揚朱說符目錄三卷比
亂正與爲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
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
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群有以
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慧以凝寂
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
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
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
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
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
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互示指
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叙論
劉向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
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
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理身接
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
迂誕悖謬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
推分命揚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
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頗有可觀者且

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
爲列傳張湛序云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
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慧以凝寂常
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
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理身貴於肆
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
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
參大歸同於老莊重玄以爲黃老論道久
矣代無曉之者咸以情智辯其真宗則所
論雖多同歸於不了所詮雖衆但詳其糟
粕莫不以大道玄遠遙指於太虛之中道
體精微妙絕於言詮之表遂使真宗幽翳
空傳於文字至理虛無但存其言說曾不
知道之自我假言以爲詮得意忘言離言
以求證徒以是非生滅之思慮因情動用
之俗心矜彼道華求名喪實我聞元聖文
神武皇帝知道爲生本至德非言廣招四
方傍詢萬宇冀有達其玄理將欲濟於舍
生小臣無知偶慕斯道再承聖旨重考微
言謹尋列子之書輒詮註其宗要竊懷智

此非欲指南儻默契於希夷猶玄珠於象
罔是所願也非敢望焉論曰夫生者何耶
神與形會也死者何耶神與形離也形有
生死神無死生故老子曰谷神不死死而
不亡者壽也然此之死生但約形而說耳
若於神用都無死生神本虛玄契真者爲
性形本質礙受染者爲情至人忘情歸性
則近道凡迷矜性殉情則喪真是故龐玄
黜聰道者之恒性貪生惡死在物之常情
不矜愛以損生不析名而棄實故莊子曰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
以養生可以盡年也代人以求於名則
縱心爲惡此又失之遠矣何則人笑亦笑
人號亦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復安得爲
不喜耶是知神爲生主形報神功神有濟
物之功形有尊崇之報神有害物之用報
有賤隨之形故神運無窮形有修短報盡
則爲死功著則別生亦由清白者遷榮貪
殘者降黜約位而說也形不變則位殊約
神而辯也神不易而形改至人了知其道

故有而實真其神無形心智為用用有染淨凡聖所以分在染濁者則為凡居清淨者則為道道無形質但離其情豈求之於冥漠之中辯之於恍惚之外耳故老子曰吾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不能知不能行其

故何也代人但約形以為生不知神者為主主約氣以為死不知神者為氣根繫形則有情迷神則失道封有惑本溺喪忘歸聖人嗟其滯執之如此也乃歎夫知道者不易達矣故曰千里一賢猶如比肩萬代

有知不殊朝暮者惜之深矣豈不然而耶儻因此論以用心去情智以歸本損之又損為於無為然後觀列子之書斯亦思過之半矣

政和解序

道行于萬物物固於一曲世之人見物而不見道聖人則見物之無非道者真偽立而夢覺分有無辯而古今異得者不以智失者不以愚而窮達之差生于力命之不對為我者廢仁為人者廢義而楊朱墨翟

之言見笑於大方之家子列子方且冥真偽而兩忘會有無於一致得喪窮達付之自爾為我兼愛通於大同而深憫斯民之迷見利而忘其真如彼為盜如彼攫金迷而不反馳而不顧故著書八篇以明妙物

之神獨往獨來于範圍之外而常勝之道持後守素於不爭之地其說汪洋大肆藉外之論託言於黃帝孔子要其歸背原於道德之指然考其言蹟其意究其所造至其見神巫而心醉觀伯昏無人之射而伏

地卒其所以進乎道者止於乘風而歸則其去莊周也遠矣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猶有所待也嗚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之至神老氏之實體朕萬機之餘既閱五千言為之訓解又嘗注莊子內篇而

子列子之書不可以無述也聊釋以所聞以俟後聖之知我者政和戊戌閏九月朔日序

范左丞解吳師中撰序

世之所貴者書也書不過語語之所貴者

意也意有所隨得其意者雖忘言可也不明其意非唯貴非所貴且又族坐錯立而共排之烏足與言大方之家列子蓋鄭國有道之士觀其立教坐議闡揚性命之理而救世發藥之言超越諸子言意之表大

抵以混元為宗而屬辭設喻駁乎與莊子並駕而馳矣俗學世師窘束於名物不能越拘學之見而尋其闕闕遂相與拒之於聖智之外若司馬遷尤專道家之學而獨不與為列傳劉向博物洽聞校讎群書

乃指穆王湯問之篇為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其排而斥之若此豈非不明其意之所隨而失其所貴哉伏見政和訓解知其解於萬世之後恢崇道教將欲引天下之人反其性命之情而還太古賜至渥也迺

命靡泮之儒兼習道經而老莊之書一經大手煥若日星觀而化者得所法象不復可置議論矣至列子書張湛嘗為之注而舛駁尤甚非特不得立言之法抑亦失經之旨故士每患之則得是書之意者雖欲

忘言其可得耶左丞范公太初先生比於
費理之餘親爲訓釋推其意若出於列子
之心究其說足以解學者之蔽微言妙道
歷數千百年間一旦廓然若披雲霧而觀
青天俾讀其書者不待降席而得於目擊
之際則所以裨吾君道化之方其利博
哉是因摹刻以廣其傳謹題編之首云宣
和元年孟秋望日序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一

晉張湛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

宋政和訓
宋左丞范致虛解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天瑞
天曰
地之
大目
群外
品之
衆修
法於
有生

然之分
之特
失於
動用
之域
者存
亡變
化自
然之
特失
於動
用之
域者
存亡
變化
自然

者非陰陽之所始
曰夫陰陽之所始
虛曰夫陰陽之所
始四時之所遷
是筆

變其生不知生生之理生化者有形

謂之神迹不可用也類乎陰陽論其真

謂神豈非天地之中大靈瑞也故曰

○

應物無吝心焉故天瑞始言生化而

萬物雖多一統於生死之境一墮於

奇大損益成虧無非自然之符也

冥一性不遷之宗晝夜不能役使隆

物而物不物於物

子列子

載于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

也

居鄭圃鄭有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

至則同於不識者矣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

莫能知也

政和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范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故體生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與物委蛇而

同其波曷常飾智驚愚務為離世異俗之

行哉

國不足年將嫁於衛

○ 胃之方

自家而出謂之姦

盧曰不足年餘也嫁者往也

朱子曰先生往

盧曰謬諱也

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

范曰壺則空虛而不毀丘則安固而不動

子林則出道之母以君天下者道無問問

無應體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汝

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

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

政和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則壺子何言哉不得已而有言故聞而告之

范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卒不免於言者蓋其不言之言未之嘗言於此言之特為

汝言其大略而已伯昏瞀人則體道而為物長葆光襲明無所用見或謂之無人自其畸人而侔天者言之此壺丘子林所以語之歟道不可聞亦不可告也故聞則曰吾側聞之告則曰試以告汝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

今塊然之形也生物而不自生者也今存亡變改化物而不自化也

盧曰不因物生不為物化故能生於衆生化於群化者矣

不生者能生

不生者固生物之宗

不化者能化

不化者固化物之主

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也宜

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

盧曰凡有生則有死為物化者常遷安能

無生無死不化不遷哉

故常生常化

涉於有動之分者不得輟無也

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生化相因存亡復往理無間也

范曰神機氣母出入升降端蟬肩翹無非

生化之字惟不物而物物者乃能生生而

不生於生化化而不化於化彼生之所生

者待是而生不得不生故能常生亦無時

不生也彼化之所化者待是而化不得不

化故能常化亦無時不化也鳥能踐形而

上脫生化之域哉不生不化與道玄同是

謂真人

陰陽爾四時爾

陰陽四時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者皆隨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

不怠者也

盧曰為陰陽所遷順時轉者皆有形之物也念念遷化生死無窮故常生常化矣

不生者疑獨

不生之生豈可實而驗哉疑其冥一而無始終也

始終也

盧曰神無方比故稱獨也老子曰獨立而

不改也疑者不敢決言以明深妙者也

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

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

疑獨其道不可窮

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宜自疑其獨立

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

盧曰四時變易不可終也神用變化亦不可窮也

可窮也

政和生自無而適有化自有以之無有生

有化者物也不生不化者道也物麗於數故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道行乎物故常生常化而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獨立萬物之上故不生者疑獨汎應而不窮故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蓋莫知其端倪也疑獨其道不可窮蓋不可測究也物無得而耦之者豈真知其所以然哉疑焉而已

○范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孰主張是孰維綱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陰陽不離乎氣四時不逃乎數故未能脫乎生化之域也道之真體獨立而不改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適之妙用周行而不殆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夫化物而不化者雖命物之化而獨守其宗故不際之際始終反乎無端孰知其所終耶生物而不生者雖先天地生而不為父故無物之象彼是莫得其耦孰知其所窮耶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

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無生故曰不死

是謂玄牝

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運無遠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成之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王弼曰門者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耶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虛曰谷虛而氣居其中形虛而神處其內玄者妙而無體牝者應用無方出生入死無不因之故曰門也有形之本故曰根也視之不見用之無窮故曰若存者也
范曰黃帝老氏皆體神而明乎道者也道一而已言豈有異哉故谷神玄牝之說見

於老氏而列子以為黃帝書也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賦形也命名不同其實一物夫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而玄牝之門又為天地之所從出入也自本自根自古以固有如火之傳而不知其盡以生生則不生生化化則不化動而愈出何勤之有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

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

○虛曰此神為生之主能生物化物無物能生化之者

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為之者哉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瞻群生而不遺乎

盧曰神之獨運非物能使若因情滯有同物生化皆非道也

政和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生而有忽化而無形實色彰智謀力作消息盈虛終則有始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雖皆道之所寓而運轉不止咸其自爾

范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則物未有不生者隱化而顯顯化而隱則物未有不化者惟不生不化然後為能生生化化

故盈於天地之間生者自滋化者自禪形分於太始色兆於太素智有大小力有強弱或消而消或息而息咸其自爾使之者其誰耶一將有心是謂非道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虛曰夫有形之物皆有所生以運行之舉其所大者天地也運天地者陰陽也陰陽

氣之所變無質無形天地因之以見生殺也陰陽易辯神識難明借此以喻彼以為其例然後知神以制形無以有其生也

范曰統物者謂系屬之為所統者充入之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位乎兩間果何

足以統之耶於此有道焉上際于天下蟠于地裁成輔相彌綸圖範無不可者故因

陰陽統之則天地雖大將不出乎吾之度內矣揚子曰崇天普地分群偶物使不失其統者莫若乎辟

其統者莫若乎辟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

謂之生者則不無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

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則天地安從生

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

盧曰天地形之大者也陰陽者非神識也

有形若生於無形者天地豈有神識心性

乎若其無者從何而生耶假設此問者將明萬物者有生也

范曰天地者空中之細物有中之最巨者故與萬物同圓於形原其所始必有先天

地生者焉易所謂太極是已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

范曰無體也無數也冥於氣形質未相離之先故曰太易若太初則已兆於氣矣若

太始則已分於形矣若太素則已著於質矣豈無始之可原耶刀所以製其衣方其

用刀未有衣也是衣之初而已故於氣之始則以太初命之有初然後有始女受始而生之台倡始而成之生之者左也成之者右也故於形之始則以太始命之素未

受采無所與雜即染而淨不與物爭故於質之始則以太素命之是四者自微至著

既已離於無矣故以有言之也

太易者未見氣也

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即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

范曰有陽氣焉有陰氣焉有冲氣焉是皆無動而生之也太易之先氣且未見況形質乎

太初老氣之始也

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

范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為氣之始

太始者形之始也

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

范曰易曰乾知太始夫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謂之太始則未始有始故形之所形莫不資始於此

太素者質之始也

質者性也既為物矣則方貞剛柔靜躁沈浮各有性

范曰有氣有形質幹斯具色之所色將自此而彰焉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

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為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

范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故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則命之曰渾淪老子所謂混成者是已象聲色有萬不同莫不含蓄於此

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潛兆乎其中論語之助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

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為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

范曰渾淪之中三者不可致詰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聞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故循之不得若是者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易

易變而為一

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

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

究者窮也一變而為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也

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為一反而為一歸於形

變之始此蓋明變化往復而無窮極

范曰太極無形孰分高下降而墮數變自此生故易變而為一所謂道生一也一之所起有一未形雖涉於數去道未遠然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變乎既已謂之一矣且

得無變乎故七也九也又自一而分變之所以無窮者也七少陽之數九老陽之數數終必窮故九變者究也窮則變變則通故九復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終始反復如環無端自以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

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
一查全是周易乾鑿度也

范曰渾淪既判三才肇分天宮肇而周乎
上地磅礪而向乎下人簪簪而處乎中天
積氣耳清輕而屬乎陽地積塊耳濁重而
屬乎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負陰抱陽
冲氣以為和

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和

而為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

盧曰一三五七九陽之數也極則反一運
行無窮易曰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
下親下者草木之類是也親上者含識之
類是也故動物有神植物無識無識者為
氣所變有神者為識所遷故云太易大初
以至渾淪言氣之漸也其中精粹者謂之
為神神氣精微者為質為聖神氣雜濁者
為凡為愚乃至含生差別則多品矣
政和陰陽者氣之大天地者形之大氣變

而有形則有陰陽然後有天地而道者為

之公聖人者道之管此聖人所以因陰陽
以統天地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莊子所
謂道在太極之先者是也故太易者未見
氣也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者

氣之始也氣變而有形故太始者形之始
也形辯而有質故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
質具而未相離則道之全體於是乎在故

曰渾淪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無所
用其明故視之不見無所施其聽故聽之

不聞無所致其力故循之不得此三者不

可致語故混而為一然既已謂之一矣且
得無其言乎此所以強名之曰易也易無

形埒者無體也易況之陽則一之所起故
變而為一數起於一故變而為七則屈而

未申也七變而為九則交而有變也數窮

於九故復變而為一一為形變之始則天

地人皆得此以生故曰清輕者上為天濁
重者下為地冲和者為人精者一也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天地含精而萬物

化生矣

范曰陰陽專精為天地散精為萬物天地
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
大道之序則有天地而後萬物生焉故易
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
全用

全猶備也

范曰道之大全裂於上下天地之所以設
位也成天地之能者為聖人盈天地之間

者為萬物彼其覆載之功輔相之能散殊
之用未嘗不相待也烏能備其大全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
職者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

范曰有職者當聽上故三才莫位萬物散
殊皆有常職若乃造形而上觀天地俯萬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音之所不能該聽無
與焉果且吳所受職耶

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
通

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闕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

范曰三才具而萬物分其用未嘗不相待也故有所短者有所長有所通者有所否

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達所宜通也則宜定者不出所位

皆有素分不可逆也

范曰天穹然而剛健無不覆燾未必能形載也地隤然而止靜無不持載未必能教

化也聖人位乎其中仰觀俯察與天地參教自我設化自我行斯能贊天地之化育

矣然教化之用亦豈能遺物之所宜哉物無常宜宜在隨時吾則順其自然而無汨

其陳焉俾萬物之生各得其宜而已故教出於不言化成於不宰其不遺物之所宜

是乃所以輔相天地之宜者耶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

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方貞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

不可相干在理之通方貞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燾育群生澤周萬物盡

其清寧真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

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闕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無待

盧曰氣運者能覆載神運者能教化然則天地生萬物聖人隨狀而用之

政和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聖人位乎天地之中凡以成變化而已變化代興萬物異

宜天地之與聖人豈能違其所宜哉蓋聖人之於天地相辯則為三極相通則為三

才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所宜所宜定者不出所位此言

職之有分也故以其所辯者言之若夫聖人之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

可為象則上下同流而無間安有長短之相相通否之相異者哉

范曰天有陰陽地有陰陽故天地之道陰

陽必貴其相交也不仁則不生不義則不成故聖人之教仁義必貴其相濟也動靜

有常剛柔斷矣故萬物之宜剛柔必貴其相雜也然天地體道故擅覆載之功萬物

待之以生而未嘗留道聖人體道尸教化之任故物待之以成而未嘗吝心是皆隨

物之宜亦不出所位而已鵬鷃之小大何足以相笑鵲鳩之多寡何足以相憐不浴

鵲而鵲鳥不續鳬而斷鵲因其常然付之自然爾

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

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為之本無為之本則無當

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為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

盧曰有形之始謂之生能生此生者謂之形神能形其形能聲其聲能色其色能味

其味者皆神之功以無制有

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

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是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皆無為之職也

至無者故能為萬變之宗主也

虛曰神所運用有始必終形聲色味皆非自辯者也所以潛運者乃神之功高焉無為而無不為也

政和生形聲色味皆物之化故隱斯顯往斯返生者形形者聲聲者色色者味味者皆道之妙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謂是故也

范曰疑獨者不生不生者能生故形聲色味皆有待而生也然太虛之中物成生理而形者自呈太山秋毫彼吳自而形耶惟大象無形乃能形形吹萬不同而聲者

自應雷震蚋飛彼吳自而生耶惟大音希聲乃能聲聲留動而後生色彼固不能自色也貴而無色蓋有為之色色者物成而後有味彼固不能自味也淡乎無味蓋有為之味味者形形而我無形也故如鑑之寂妍醜畢現而鑑實無形與形者俱有聲聲而我無聲也故如谷之虛美惡皆赴而谷實無聲豈與聲者俱發色之所色者彰矣故操其本要其末推其色逆其數期其極色雖不同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故感於鹹作於酸化於苦窮於甘變於辛味雖不同而味味者未嘗呈然則生生之妙豈固與生之所生者偕終耶自非無為而無而為者疇克尸此故曰皆無為之職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醴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

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為有恃無以生事而無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負負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

虛曰老子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言此神也先天先地神鬼神帝無能知者無能證者若能體證茲道則天地之內無不知無不能矣

范曰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瑩天工明萬物之謂陽能陰能陽則陰陽所不能測也曲直以立本致曲以趨時是之謂柔敦實以為體斷制以為用是之謂剛能柔能剛則柔剛所不能定也長短之相形尺寸是已道則能短能長圓方之相研規矩是已道則能方能圓能生能死則不泯於數能暑能涼則不固於時物之在水也沉者不能浮浮者不能沉能沉能浮者殆猶

日光之在水歟物之有聲也鼓宮而宮動

叩商而商應能官能商者殆猶天賴之自

鳴歟出於機者俄入於機出於冥者俄入

於冥惟不轉於機冥者乃所以能出能沒

玄於天為小而妙之道黃於地為中而光

之色惟不域於天地者乃所以能玄能黃

能甘能苦則以淡乎其無味故也能醴能

香則以淡乎其無臭故也是乃道之無為

而無不為者如此故無知也周萬物而無

所遺乃無不知無不能也彫衆形而不為

巧乃無不能也

政和有所知有所能在一偏非全之盡

之者也而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

則無不該也無不遍也何所不能哉陰陽

氣也柔剛材也短長形也圓方器也生死

數也暑涼時也浮沉勢也宮商聲也出沒

迹也玄黃色也甘苦味也麴香臭也變化

所為皆在是矣古之人其備乎六通四闢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焉往而不暇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一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

聖二

天瑞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擡達

而指捷拔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

未嘗生未嘗死也

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

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

盧曰形則有生有死神也無死無生我如

神在彼如神去髑髏與我生死不同若悟

其神未嘗生死

此過養乎此過歎乎

遭形則不能不養過生則不能不歎此過

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

盧曰既受其形則歎養失理以至於死耳

種有幾

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

若蠅為鵲事見得水為鱉得水土之際則為

蠅蠅之衣衣猶生於陵也

陵也高潔處也

則為陵焉

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

陵焉得鬱栖則為鳥足

此合而相生者也

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

根本也葉散也言鳥足為蟻蟻之本其末

散化為胡蝶也

胡蝶胥也

胥皆也言物皆化也

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撮

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

駒撮千日而化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

餘骨之沫為斯彌沫猶精斯彌為食醢醢

食醢醢生乎食醢黃輒食醢黃輒生乎九

獸九獸生乎脊肉脊肉生乎腐蠹

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

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鄰也人血之為

野火也

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

鵲之為鵲鵲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鵲也鶩

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鵲也朽木之為魚也老

則為鵲焉

非之為覓也老耨之為後也喻也魚卵之為蟲

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

夏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

夏音釋山海經云夏爰之山有獸其狀如

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為牝牡相生也

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鷦

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鷦相視睥子

不運而風化之也

○純雖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

大腰龜鼈之類也穉小也此無雌雄而自

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

此者也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

夫精氣潛感三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

鷦之類也

后稷生乎巨跡

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

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

長而賢乃為堯佐即周祖也

伊尹生乎空桑

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

告之曰曰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曰水

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

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

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

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

厥躬生乎濕此因蒸雞生乎酒此因醴羊

羹比乎不苟此異類而久竹生青寧葉因於生

○青寧生程

自從墮至於程皆生生之物蛇鳥蟲獸之

屬言其變化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

生終始相因無窮已也

程生焉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

皆入於機

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

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主未嘗

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而

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

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群有之始動

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

虛曰種之類也言種有類乎亦互相生乎

設此問者欲明神之所適則為生神之所

去則為死形無常主神無常形耳神本無

期形則有凝三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東

焉生則為出死則為入

政和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

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

通乎此則唯于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

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

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

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

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

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龜為鵠者蓋言萬

物之化無川陸之間也龜也龜之衣陵

鳥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

也而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

遇也陵鳥得鵠則為鳥足則假異物以

為體鳥足之振為蟾蟾其葉為胡蝶則散

同體以爲物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駒撮則聚飛者有化而爲蟻動者矣駒撮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則穴處者則有化而爲林棲者矣或因形而移易則斯彌而爲順輅原黃軫之生乎腐蠹與夫地臯轉鄰野人之類是也或因性而反復則鷄之爲鷄鷄之爲布穀布穀之復爲鷄是也鷄之爲蛤田鼠之爲鷄朽爪之爲魚老韭之爲菟老踰之爲倮魚卵之爲蟲則或以類而相因或以不類而相與爲類豈爰之獸自乎而生曰類則無所感而化者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鷄則無所交而化者也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則其在物也有一陰陽而自生化者矣思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則其在人也有一陰陽而能潛通者矣以至後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雖不可致詰而不足怪也厥昭生乎濕則化於氣醯難生乎酒則化於味羊奚比乎不筍則化於習久竹生青寧則以無情而生有情

也青寧生程則以無知而生有知也尸子以程爲豹之類程生焉則以同類而相生也馬生人則以非類而相生也然則昆蟲之出入草木之生死變化無常未始有極人鳥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惟萬物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聖人於此知其有機絨而不能自己耳
范曰道無終始物有死生陶於大化之治適然而變則氣聚形成強名曰生轉於造化之機適然有遺則氣散形壞強名曰死
氣有聚散特浮雲之去來耳形有存亡特一漚之起滅耳死生之名有對而立方死方生夢已俄覺方生方死覺已俄夢孰知其所以然耶惟原始反終者知其未嘗死未嘗生故來而無從去而無往殆將入於不死不生矣百歲骸體特已腐之餘骨果何知也然莊子載其言有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復爲人間之勞乎則不悅生而惡死可知世之昧者攬一身而願膠萬化而執生化而死戚然而惡故此過養乎以其

畏於死也死變而生欣然而喜故此過懼乎以其悅於生也死固莫足畏生固莫足悅乎是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耳又況萬物相擇種名不同故鷄也鷄也蠅蟻之衣也陵鳥也此一種也或得水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屯而其生各不同也鳥足也蟾蜍也胡蝶也其與陵鳥亦一種也或以鬱栖或以葉或以根而其變各不同也駒撮也乾餘骨也斯彌也食醯順輅也其與胥亦一種也或以竈下或以十日或以其沫而其生各不同也食醯順輅生乎食醯黃軫食醯黃軫生乎九猷九猷生乎膏膾膾生乎腐蠹則不知其種自然而生者羊肝化爲地臯馬血之爲轉鄰人血之爲野火鷄之爲鷄鷄之爲布穀鷄之爲蛤田鼠之爲鷄朽爪之爲魚老韭之爲菟老踰之爲倮魚卵之爲蟲則不知其種自然而變者自乎而生者有若賈爰之獸相視而生者有若河澤之鳥大腰之類純雌而無雄穉蜂之類純雄而無雌以思士則不妻而

感以思女則不夫而孕以至厥胎雖則有所因而生羊奚不荀則無所因而比久竹也青寧也程也是又焉與人有自之而生也用是以觀則物或以有情而相生或無情而相生或以有情而生無情或以無情而生有情或生於無所因或生於無所感萬形萬化無有紀極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邪利用以出注然勃然莫不出焉者皆出於機也利用以入油然溲然莫不入焉者皆入於機也有萬不同出生入死不知其所由然彼其神機之張氣機之運固有為之幹旋宰制者列子方論無為之職繼之以此良有以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

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夫本靖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

義也

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有之為有恃無以生言生必由無而無不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

盧曰形有所生不能生無影響是也神而無形動則生有萬類是也

范曰影之為影若有待於形也而實無所待形動而影自從耳影非有求於形也響之為響若有待於聲也而實無所待聲動而響自應耳響非有求於聲也有生於無其理若此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修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固無差也

盧曰大小雖殊同歸於盡耳

范曰系物數之終冬時數之終無物也無時也孰知其所終天地者形之大也既已圓於形矣雖欲不終得乎終進乎不知也

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者以虛漠為始以形實為終故迭相與為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

盧曰進當為盡假設問者言天地有終盡乎為復不知乎其下自答也

道終乎本無始進乎不久

久當為有無始故不終無有故不盡

范曰無物無時孰為終始除日無歲孰為久暫謂道為可終邪特未可知也彼其本無始莊子所謂未始有始是已謂道為可進邪特未可知也彼其本不久莊子所謂先天地生而不為久是已

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

生者反於形者反虛自然之數也

盧曰凡有始有終皆本乎無始歸於不有今從太初渾淪而言之是有始也安得不終乎安得不盡乎不生者

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滅
非本不生者也

本不生者初自無生無滅

無形者

此無形者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

非本無形者也

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無形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無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也

盧曰所言神之不生者非本不曾生也萬物所以生群品所以形皆神之所運也以其能生生而即體無生滅耳是非都無形生同夫太虛之氣

范曰生之所生者死矣則復於不生形之所形者實矣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自有生而復於此耳是豈生生而不生者耶無形者非本無形自有形而復於此耳是豈形形而無形者耶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

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

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感於數也盧亡

盧曰有生之物必有終極亦如和氣萌達草木不得不生而欲令長生者迷於至數者也

范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爭無端而莫知其所窮殆有數存焉於其間而欲怕其盡者直將執而勿失流轉於生死之域而莫覺莫悟豈不惑哉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

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

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虛之域

盧曰神明離於形謂之死也歸其宅反乎太清也以太清為真宅者明此形骸而為虛假耳

范曰精者水也神者火也水與火合而生土故人之生也因精集神而百骸九竅六藏該而存焉精神者天之分以其運而無窮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以其常而不變故濁而聚精神離散各歸其真此其所以謂之鬼也切常申之入之初生精神魂魄具而後形成焉寃云也從於神而無不之魄白也管於物而有所止聖人則以寃制魄故神不至於殉形衆人則以寃從魄則不足於使形神不至於殉形則雖死也

無以異於生神不足以使形則雖生也無以異於死賢人之死為鬼盡人道而死雖曰其鬼不神與夫淪於幽陰化為異物者固有間矣列子之言若非其至姑自其歸真宅者言之故曰鬼而已爾雅曰鬼之為言歸也

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然何然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然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我無物焉

虛曰凡人以形爲我緣我則有情情多者愛溺深而情少者嗜欲薄唯至人無我了識其神凡人不知封執彌厚令神歸乎真形歸乎地向時之我竟何在耶

政和靜則復性動則去本理之然也形動而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則去本遠矣無則生有必歸無故曰形必終者也天地與我並生及其終也與我皆終孰知其極則謂終者違乎不知矣有終有始有久有暫者唯其時物也故有始以無始爲至道終乎本無始則又至矣有久者以不久爲至道進乎本不久則又至矣夫何故以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也不生者非卒不生無形者非本無形蓋自有生有形者見之也生者理之必終終者不得不終生者不得不生而欲其生之長存以終爲界辨又焉知環中之無窮者哉此惑於數者也生者天地之委和精神者天之分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故濁而聚精神離散

各歸其真尚何有於我哉然此自衆人言之也故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若夫聖人上與造物者遊下與無終始者及則形未嘗衰而我獨存矣

范曰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有乎生而莫見其根精神入其門者還其所自出也骨骸反其根者復其所自生也若然則歸其真宅我尚何存之有聖人以精集神以神御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閉其門竊無自而入深其根物無得而摧不壞之相自古固存是謂長生久視之道古之人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蓋進乎此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者也

虛曰夫嬰兒者是非未生乎心也故德厚而志專矣及欲慮克起攻之者必多衰老烝染更近於道命之終極乃休息焉

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范曰自物之無而觀之則真常湛寂亘古不去故江河競注實未嘗流自物之有而觀之則大化密移交臂已失故舟山雖藏不能無遷一將入陰陽之機遊造化之塗則形之所形者實矣無動不變無時不移

借明於鑑今吾非故吾停燈於缸前焰非後焰操有時之具託無窮之間貌色智態止日不異自謂變化可逃得乎哉故自嬰孩而少壯自老耄而死亡大化日徂間不可省夫惟日夜無隙爲能通晝夜而知古今不代爲能參萬歲而一反復終始揭天地以趨靜是謂化化而不化於化者矣

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范曰兒子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故其氣專則不雜其志一則不二冲和內固莫能傷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形不虧老子所謂含德之厚是也

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應克起物所攻焉

德故衰焉

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

范曰孔子所謂血氣方剛是也

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

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

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

范曰莊子所謂佚我以老是也

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盧曰達於性則體道感於情則喪其故舍

德之厚比於赤子倦而不作猶為次焉方

之馳競大可知也

政和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老子

所謂舍德之厚也其在少壯血氣飄溢欲

慮充起莊子所謂與接為搆及其老也血

氣既衰故欲慮柔而體將休焉至於歸其

真宅則之於息焉而反其極矣莊子大塊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此之謂也自嬰孩至於死亡皆以是日徂

故謂之化

范曰子貢所謂君子息焉是也四者之化

形生之所同也眾人則形化而心亦然聖人則外化而內不化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矰之野鹿裘

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

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

為人是一樂也

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眾生不殊所適

者異故其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倚

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忤過人形兼得

男貴宜孟浪而言

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

男矣是二樂也

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

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

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

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

寬者也

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

盧曰夫大冶鑄金依範成質故神為其範

群形以成男女修短陰陽已定矣何者神

運其功形為功報耳形既不能自了神者

未形已知啓期暮年方始為樂是知道之

晚情滯於形夫子但善其自寬未計期深

達至道

林類年且百歲

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

底春被裘也拾遺德於故畦

收刈後田中棄穀掘之也

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

彼吏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遂之隴

端面之而數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

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

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

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

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

而反以為憂

我所以為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觸事而

夷故無暫歡

盧曰仁者不憂智者不懼不受形也生分

已隨之是以君子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

於富貴人不達此反以為憂彼亦何怪於我也

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胷中則百年之壽不折而自獲也

盧曰非於非分之行競於命外之時求之不改傷生夭壽矣吾所以樂天知命而得此壽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

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

○ 盧曰妻子適足以勞生苦心豈能延人壽

命居常待終心無憂戚是以能樂若此也

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

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

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

○ 尋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

盧曰知形有代謝神無死生一往一來猶朝與暮耳何故營營貪此而懼彼哉

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卒然聞林類之言感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

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

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自夷而實無所遺夫冥內遊外同於人祥

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

○ 盧曰死此生彼必然之理也林類所言安

知者是疑似之言耳故云未盡

○ 政和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處常得終死

生無變於已所以自樂也蓋修一身任窮

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則何憂

之有雖然知樂知憂非真樂也孔子以無樂為真樂榮啓期者真能自寬而林類蓋得之而不盡者爾

○ 范曰生者死之徙死者生之始萬化而未

始有極惟原始反終者故知死生之說自不悅生不惡死言之則營營求生者可謂

感矣然亦安知其為感乎自生之勞死之息言之則今之死者固愈於昔之生矣然

亦安知其愈於昔之生乎觀林類之言若是真可與言者然以彼之所以為樂者觀

之尚不免對無於有取此去彼故夫子以為得之而未盡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

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之理虧矣

○ 仲尼曰生無所息

○ 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為

徭役

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

其墳壙如也宰如也墳如也而如也則知所息矣

○ 見其墳壙高異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為休息也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

○ 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

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

盧曰夫生者動用之質也唯死乃能休息耳亦猶太陽流光群物皆動君子徇名小人徇利未嘗休止也

政和學道而不至於死之說則何以學為哉子貢倦學而願息是未知死之說也故

夫子告之以生無所息望其墳墓如其明宰如其高墳如其大隅如而與世殊絕此

息之所也然衆人之死曰物而君子則雖死而不亡故曰君子息焉小人伏焉生之苦所謂勞我以生也老之佚所謂佚我以

老也死之息所謂息我以死也

范曰老子曰為學日益又曰絕學無憂子貢倦於學而願息焉由未進乎日益又焉能損之又損無為而無不為而得夫明所絕學者哉孔子告之以生無所息欲其日

有孽孽死而後已故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死體道者無佚老息死之事特為載形勞生者言之乎故孔子以是對子貢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

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修身慎行恒懼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

後休息寂伏之

死也者德之微也

德者得也微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

古者謂死人為歸人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

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為家重形生者不辯有此言假託所稱耳

盧曰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神之有形一

期之報述本執有勞神苦心疲亦極矣唯死也乃歸乎其猶脫桎梏而捨負擔也貪生惡死者苟慙乎有曾不知歸於本焉而天下不以為非迷者多矣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

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

人鍾賢世鍾賢世言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

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

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溺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以生死為寤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盧曰夫棄本逐末勞神苦心順情之與求

名逐欲之與徇利二者俱失也何厚何薄哉而群所謂則舉世為是也凡執所滯則

舉世為非矣唯有道者知去與焉故莊子云臧與穀二人俱牧羊俱亡羊一則博塞

問一則讀書善惡雖殊亡羊一也苟失道則游方之與修學夫何遠哉

政和死生亦大矣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

死故曰善哉古之有死也死而不亡曰壽
仁者壽不仁之人則與物偕盡而已故曰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微者有所歸宿之
地生陽也生者德之光而光則本乎陽死
陰也死者德之微而微則本乎陰故以生
為行而死為歸亦陰陽動靜之義狂蕩之
人其失之也外智謀之士其失之也內去
彼取此世俗之蔽耳唯聖人知所與知所
去

○ 范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歸其真宅之謂
一旦攬有涯之生託無邊之地與物相刃
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役而不
知所歸可不哀耶是乃迷而不知復者人
謂之不死矣蓋今有人焉去鄉國離六親
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知歸者果何人哉
是特造化之流人陰陽之逆旅爾然疲役
而不知歸者爾又有人焉鍾賢世矜行能
修名譽自務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
人哉是直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污獨資

名聲於天下者爾二者不同其於溺喪而
不知歸一也而世與一不與一或自以為
狂蕩之人或自以為智謀之士要之知所
與知所去唯聖人能之

○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三

聖三

天瑞

或謂子列子曰子莫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
也

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
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
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

范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
故受聲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
以虛故能歛有實有中則有礙於此虛固
足貴矣然所貴在此所賤在彼貴賤之名
未能兩忘而化於道又奚貴虛

○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

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

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
也失其所矣

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
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已則自然真矣矣
故物所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
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

盧曰或問貴虛答曰無貴吾所以好虛者非為名也夫虛室生白吉祥止耳唯靜唯虛得其居矣若貪求取與神失其安然後名利是非紛競交湊將何以堪之故虛非我貴耳

范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守靜而篤致虛而極者豈在夫名聲之末哉一性之中咸有真宅有尸則有居矣有居則有所矣靜固足以應群動虛固足以受群實靜也虛也不為物撓真宅在我居之安矣若夫有所取則有所求有所與則有所應馳其形性潛之萬物望舊都而惕然指先廬而流涕欲反汝情而無由入殆不啻若去國之流人也雖欲不失其所得手哉此天下失家至人之所悲也易以井為居其所艮為止其所并者性之原艮者性之止惟此則為不失其所故也事之破礪而後有舜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凋殘方欲鼓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

得也鳴音

盧曰吾所言虛是修於未亂耳若使真性破毀心神汨昏更弄仁義之辭教易情之波蕩故不能克復矣

政和有貴斯有賤有名斯有實虛則無是

也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固足以受群實靜固足以應群動故曰莫如靜莫如虛以虛靜為得其居者蓋言群動群實莫能閑之也以取與為失其所者蓋言去彼取此有所著也大道廢有仁義因事之破礪而後有舜仁義者豈能復歸於道哉

范曰莊子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事既破礪乃始聲華為仁踐跡為義新以慰天下之心

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此古之至人所以提提而絕棄之者良有以也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時覺之哉此則莊子舟堅之義孔子曰日夜無隙立

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為一體體隨化而遷化不暫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焉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

范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芸芸萬類日徂於一息不留之間俄成俄壞代廢代興迭盛迭衰條超條滅整澤之藏在今非故交臂之間已為陳迹大化密移而昧者不知也非通乎晝夜之道疇能覺之哉

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也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往來相接間不可省時覺之哉

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潛已死矣

范曰丘夷而淵實則損於彼者未必不盈於此裁成而木毀則成於此者未必不虧於彼損已而益成已而壞生死相循於無

涯之變往來相轉於不停之機日夜無隙
間不容柳非大明終始者疇覺所以然哉
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亦
不覺其虧

皆在冥中而潛化固非耳目之所瞻察

范曰消者俄且息氣固不頓進也盈者俄
且虛形固不頓虧也其進也日造所無而
好所新其虧也日減所有而損所成雖欲
執之而留皆自冥冥中去矣莊子壑澤之
喻必曰夜半有力者負之而去蓋明乎此
亦如人自世_結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
膚介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
形色髮膚有之羸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
況妙於此者乎
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盧曰夫心識潛運陰陽鼓作故形體改換
天地密移損益盈虛誰能覺悟所以貴夫
道者知本而不憂亡也

政和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不可
識則凡麗於形拘於數圍於天地之間者

二氣之運轉無已萬物之往來不窮求其
主張推行是者而不可得又烏足以知之
哉唯聖人通乎物之所造覺此而冥焉彼
俟至後知蓋亦後覺之莫覺者矣

范曰人生天地間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
盡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若驪若馳莫覺其
悟詎能不矢赤子之心乎古之體道者以
神御形化化而不化於化四肢百體將為
塵垢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萬化
而未始有極何足以患心已故合德之厚
復於嬰兒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齊
終始者為友

把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

彼之所憂者感矣而復以不感憂彼之所
感不憂彼之所憂喻積惑彌深何能相喻
也哉

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
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

夫天之蒼蒼非鏗然之質則所謂天者豈

但遠而無所極邪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
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
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

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

虛之域況乃氣相舉者也

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
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
步趾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
舍然大喜_{舍字作此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此二人一以必敗為憂一以必全為喜此
未知所以為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
釋固未免於大惑也

盧曰天為積氣何處無氣也地為積塊何
處無塊也塊無所隱氣無所崩日月是氣
中有光者汝何憂於崩墜乎

范曰確然而上者天其運乎是直積氣耳
無為而清者耶不然將恐裂隕然而下者
地其處乎是直積塊耳無為而寧者耶不
然將恐發崑崙磅礴立礙於太虛之間憂

其壞者亦已惑矣憂彼之所憂者其惑滋甚以不惑是尚大不惑

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草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

天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

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壞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

廬曰積氣積塊以成天地有積有成安得無壞耶但體大難終不可則見若遇其壞時何得不憂

范曰經曰焉知天地之衣不有大於天地者乎則即空中以觀是為細物又曰天地

者形之大也則即有中以觀是為最巨以其難終故難窮以其難測故難識憂其壞者既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然復謂天地不得不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則長廬子之言由在可笑之域

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

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何為欣戚於其間哉

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

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

廬曰夫天地者物之大者也形體者物之細者也大者亦一物也細者亦一物也有物必壞何用辯之哉且人生不知死死不

知生來去不自知成壞不能了近取諸己且未能知亦何須用心於天地而憂辯於物外耶

政和自器言之有成必有壞自道言之無成無壞圓於器者謂其有形有氣不得不壞通於道者知其不陷不墜莫得而壞惟達者知通乎此列子所以無容心於其間也

范曰天地之在空中譬猶一漚之在水也水自為漚漚亦成水其壞亦水成已俄壞壞已俄成杞人之憂其壞是猶悲人之喪者也有憂彼之所憂者故能曉之是猶悲人之悲者也長廬子聞而笑之是猶悲夫悲人之悲者也進而上之壞與不壞無所容心是為至極之論然則生死之變去來之機皆不足以相知也壞與不壞曾何欣戚於其間哉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舜欲明群有皆同於無故舉道以為發問之端也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大道

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有況於無哉

盧曰夫汝我者自他形稱耳非謂神明也俗以己身為我前人為汝欲有其道安可得乎故曰汝身非汝有安得有大道

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故重附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故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氣自委結而蟬蛻耳若是汝有則男女老少亦當由汝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為之也

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強陽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強陽猶剛實也而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者也

虛曰既不知神明之為道也故假天地以言之天主神用地主形物涉有者委形也體和者生性也應用者委順也情育者委蛻也汝今行止食息但知強陽之所運而不知神明之真宰也亦可得有大道者耶

或曰虞舜聖人也安得不知道乎答曰夫假賓主辯惑豈可玄默而已耶然莊子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是知有濟物之才君居極之位者未必能知道處山林之下有獨善之名者未必能理人是故黃帝即位三十年然後夢華胥之國放勳見乎四子然後官然汾水之陽舜之末寤亦何足怪之

政和虛則亡實則有凡得而有者皆可執而取之道妙無形深不可識既莫得而有而人之一身形體性命方該而存倏化而亡亦安能有形者體也故以身為天地之委形和者氣也故以生為天地之委和物

之生也順性命之理而已故以性命為天地之委順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故以孫子為天地之委蛻若然者亦非我有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既有制之者矣亦有使之者矣直天地強陽

氣之所運動而已又安能有大道雖然道者人之所共由也故曰道將為汝居是豈終不可得而有耶蓋認而有之則莫能有唯聖人有之以不有耳

范曰道本無物汝身亦虛虛而非有道將孰寄故觀天下之物汝之所得擅者莫若乎身身之所存者莫若乎生其生之本者莫若乎性命也其身之所親者莫若乎孫子也汝皆不得而有之故觀汝之身知本無知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

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

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

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

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

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

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

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

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

所味是皆天地強陽氣之所為耳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耶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瘼自此以往施及州間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自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

謂春秋冬夏方土出所有也

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澍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

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

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有

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者也

然吾盜天而亡殃

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

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

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

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

盧曰夫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既無情於生育豈有心於取與哉小大相吞智愚相役因時以興利力制以徇私動用取與皆為盜也人財則不爾主守以自供取之獲罪此復怨誰也

范曰盜有義志取非其有然有所謂公盜者有所謂私盜者禾稼土木禽獸魚鼈天之所生國氏盜之而亡殃金玉珍寶穀帛貨財人之所聚向氏盜之而獲罪二者不同非其有而取之則一也

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耶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

不私有之若其無盜耶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何而有之皆感也

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何而有之心之感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飾愛

色貌矜伐智能已為惑矣至於甚者橫切外物以為己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眾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莊子

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為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

范曰竊有大小皆迷者也向氏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故失之於殉貨國氏喻其為盜之道而不循其所以為盜

之道故失之於累物苟得乎道則內之一身不可橫私也況於外物之紛紛乎何則且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藏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認而有之是為大惑惟能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則觀萬物與我將擇

焉而不可得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國民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
得罪

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
天者為公犯人者為私於理未至

盧曰天地無私取之無對故無殃也人心
有私取之有情故為盜也以有私之心取
有私之物私則有對得罪何疑故法者禁
人之私無對無禁也

有公私者亦盜也

○宜所犯之異耳未為非盜
亡公私者亦盜也

一身不得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遣之
非能即而無心者也

盧曰聖人設法教化不害人不使衆者皆

非盜也不違法者則為公道違於法者則

為私道焉雖不違於公而封於己者亦為
盜也況違法封已乎

公公私私天地之德

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

愛吝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
私理無愛吝者也

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天地之德何耶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
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盧曰知公知私而無私焉與物同例而不
怪者是天地之德也若知天地之德取而
無私心者是不欺乎天取之不殊於衆人
得之無私不為盜若然者誰為盜耶誰為
不盜耶唯了神悟道者知之矣

○政和取非其有無非盜也或以公道而無
殃或以私心而得罪時在夫不累於有與
認而有之之間耳然有公私者未能無差
故曰有公私者亦盜也而無公私者亦未
能勿忘故曰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
任其自然而無容心焉則兼懷萬物是謂
天地之德知夫此者泯然大同雖參差不
齊而與天地為合焉焉能知其辨哉故天
瑞之篇終焉

范曰自營為私背私為公公本無名因私

而得天任理則大而公故國民盜天之所
生則為公道人任情則小而私故向氏盜
人之有則為私心自遺觀之皆在一曲有
公私者亦盜無公私者亦盜公公私私天
地之德聖人兩不廢焉覺此而冥則盜與
不盜焉能知其辨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三

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

遊於華胥氏之國

政和至人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心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憂喜無變於己亦有何患黃帝以此去萬有之累而將復乎一故齋心服形夢遊華胥氏之國也

范曰聖人之治一日二日萬幾今日放萬幾則不勞心於土苴之末矣舍宮寢非果於居處之安也去直侍非樂於便令之眾也徹鐘懸則耳不基聲減厨膳則口不基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則又潔齋至矣故華胥之國於此得而夢遊焉經曰形接為事神遇為夢晝之所為必形於夢則魂交之寐未必虛也夜之所夢必合於晝則形開之覺未必實也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乃能融夢覺於一致等視世間得失是非貴賤生死無非夢幻故居化人之宮者以夢而遊執尹

氏之役者以夢而樂獲鄰人之鹿者以夢而訟隨有所遇而安之者知所幻而非真也何獨於此而疑之然古之真人其寢無夢列子言此將明至道之不可以情求姑寄於夢而已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耳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

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斯齊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

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

范曰華則敷而離根胥則出而相見理有至妙不必求之於窈冥昏默之中雖離道之根而與物相見所謂歸根復命者常自若也正西曰弇州正北曰台州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則又歸根復命之地也夫道降中庸則有足者皆可至於丘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則去人為遠矣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故出入六合遊乎無有為往而不暇哉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自然者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

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故無所親疎理無逆順故無所利害也

都無所愛憎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撻無瘡癢

至和者無物能傷熱渴痛癢實由於懼義

例詳於下章瘡癢酸痛也義見周官

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霞不礙其視雷震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至順者無物能逆也

盧曰寄言也齋心服形神與道合則至其大國矣夫神者生之主也既為生主則役神以養生養之失理却成於損也俗以益嗜慾者為養生適為喪年之本矣故君子養於性小人養於情養性者無嗜慾保自

然不樂生不惡死無向背憎愛無畏忌自然神行者神合於道也非是別有一國別類之人耳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至一言契者交臂相得焉

政和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去齊國幾千萬里則其道幽遠而無窮故惟神遊者所能至也無師長而自治無嗜慾而自足死生無變於己親疎不累其身不就利而利亦不至不違害而害亦不來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而心有所忘入水不溺入火

不熱斫樹無傷痛指植無癢而形有所遺乘空寢虛不礙不躋焉往而不暇以是出入往來陰陽之所不能測也而況於人乎故曰神行而已

范曰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則無出治之勞而國者自治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則無貪求之念而民者自懷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也故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孰為而有天惡視人如我視我如人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也孰為而有愛憎逆之而怒順

之而喜也故不背所異不向所同孰為而有害害都無所愛憎故其心無所知都無所畏忌故其形無惕若然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觸實不礙乘虛不墜視不用目而見曉聽不用耳而聞和剗心無物美惡不能汨也潛行不窒山谷不能躋也利用出入往來不窮是其神之所為乎

黃帝既寤

亦寄之眠寤耳聖人無眠覺也

怡然自得君天老力牧太山稽三人黃帝相也帝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

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

不可以情求則不能以情告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政和勞形休心知而辯焉故其術弗獲齋

心服形覺而冥焉故其道乃得雖有情有信而無為無形故至道不可以情求而知之得之者亦莫能以告也

而帝登假假借百姓號之二百年餘不輟

虛曰既寤於道也自不因外物以得之疲而睡者冥於理去嗜慾也識神歸性不可以情求也不能以告若者心澄忘言也凡以數理天下者但成其空名數極則跡見虛而不能實也上以虛名責於下下以虛名應於上上下下相蒙積虛以為理欲求純

素其可得乎夫道者神契理合應物以真非偏善於小能不暴怒於小過如春之布萬物皆生俗易風移自然而化不知所以化不覺所以成故百姓思之不知其極也范曰有身則累物而喪我入而內觀身本無身也必期於養之則未離於身見出而外觀物本無物也必期於治之則未離於物見物我靡認其去道也遠矣何者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默然求之以情道終弗獲其所以知之者無知而已

其所以得之者無得而已知本無知得本無得又烏能以是告人耶審造乎是則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千歲厭世去而上仙彼且釋弓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孰肯以物為事嘗原莊周之書言黃帝始以仁義櫻人心而繼以問道廣成蓋以謂絕聖棄智而天下治則黃帝其入所謂櫻人心者是直寓言耳是篇之意正與此合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見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

○凝寂故稱神人

吸風飲露不食五穀

既不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吐納之貌不異於物耳

心如淵泉形如處女

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衰也

不假不愛

假者亦愛也芻狗萬物思無所偏假音隱假

仙聖為之臣

仙者壽考之跡聖者治世之名

不畏不怒怨怒為之使

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專卑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

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歛而已無怨怨寒

此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若明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

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

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老子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

盧曰此言神之合道也故假以方外之中託以神人之目不因五穀以為養吐納真氣以為全心如澄水無波浪之能鼓形如

處女無思慮之所善喜怒不入其襟是非

不干其用無求無欲同天地之不仁不惠不施正陰陽之生育萬物所不能撓鬼神

所不能靈證之真其功若此也

政和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體神之

妙而出乎形數之外故能勝物而無累吸

風飲露不食五穀則不忘於養心如淵泉

形如處女則靜一而不二不假不愛仙聖

為之臣不畏不怒怨怒為之使則與道相輔而行若然者從容無為而陰陽和靜群

生不傷故不施不惠不聚不歛陰陽調四

時若字育時年穀豐人無天惡物無疵癘

鬼無靈響焉此聖人所以曲成萬物而不遺者也

○范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萬物在

道之末體神者寓乎萬物之上視萬物莫

足以櫻其心者故能勝物而無累然則列

姑射之山非神人孰能居之吸風飲露不

食五穀則不志於養也心如淵泉則靜專

而不流形如處女則柔順而無忤不假不

愛則非作好以親也而仙聖實為之制不

畏不怒則非作惡以疎也而怨怒實為之

役於物無所與也不施惠而物咸自裕於

已無所取也不聚歛而已無不足道足以

以旁日月則日月常明而無昏蝕之變以道運數則有以若四時以道運氣則有以均風雨夫然故未嘗合六氣之靖以育群生也而宇育常時未嘗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也而年穀常豐土無札傷得以樂其生人無天惡得以終其命以物則遂性也無疵癘之苦以鬼則不神也無靈響之出是道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樂風而歸

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旬五日而後反蓋神人禦寇稱之也

盧曰夫神之滯於有則百骸俱破神之契乎真則五根俱通也有通則無遠不鑒無破則乘風而行被羽服以往來託鱗毛以騰躍者故為常理也非謂其尚奇也而此寓言者也

政和經曰善行無轍迹御風而行雖無轍迹之可見然猶有所待也惟神也不行而至

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周聞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章戴尹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讓者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也姬居所學於夫子者矣政和三問而不答十反而不告道固不可言也卒於告之者亦告其所學於夫子者而已

范曰道無問問無應故古之人有三問而三不知四問而四不答者尹生之於列子十反不告豈不欲其因心會道而默識之故耶彼且有憾至於對而請辭何其鄙之若是也故列子不得已而告之以所學之道如不云所云

盧曰昔汝去也吾將謂汝達吾道今汝之息憾而來知汝之鄙陋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

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

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怨藏情者也故眄之而已

盧曰專一而不離恭敬以至求顧吾之形觀吾之行者也

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頰而笑

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於習慣內外如一不猶

踰於匿而不顯哉欣其一致聊寄笑焉

盧曰三年之後專於定也顧眄而已五年之後越於專其晒明矣

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

夫心者何寂然而无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无是非任口之理則无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

盧曰審之而後言欲是非利害无所誤也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

心既无念口既无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體道窮宗為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无念為念无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謂无為而无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内外盡矣

○ 盧曰都无心故是非利害不擇之而後言縱橫者也縱心而言皆合斯道

范曰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矣利害之生情偽之所以感也列子之學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則心有所擇而念口不言利害則口有所擇而言故始得夫子一瞬而已則道存於目擊之間也五年之後心戾念是非則心无所擇矣由未能泯是非也口戾言利害則口無擇矣由未能忘利害也故夫子始一解頰而笑則心冥於莫逆

之際也七年之後縱心之所念度无是非則是非泯矣由未能至於无念縱口之所言度无利害則利害忘矣由未能至於忘言故夫子始引吾輩席而坐則意會於交臂之間也橫心之所念則出念不念而念出於不念矣橫口之所言則出言不言而言出於不言矣孰是孰非孰利孰害彼我兩忘而俱化於道又烏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數始於一參中於五屈於七究於九古之學道者或九日而後能外生或九傳而後得於疑始或九年而大妙蓋以入道之序至是而終進於无數故也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

○ 盧曰眼耳口鼻不用其所能各任之而无心故云无不同耳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餘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為一物則形莫所倚足莫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

盧曰神凝者不動也形釋者无礙也骨肉都融者忘形骸也形骸忘於所之神念離於所著則與風氣同之上下也

政和三年而不惑故始夫子一瞬五年而不惑故至於解頰而笑七年而不累故引之並席而坐九年而是非利害簡之而不得則物我兩忘五官相徹風之乘我我之乘風何容心焉

○ 今玄居先生之門曾未決時而懣懣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

用其情有其身則肌膚不能相容一體將无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

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其性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身吾有何患也若其形骸之不忘則一節之重則地所不能載何暇乘風而凌虛哉政和致道者忘心況於懣懣者乎片體氣所不受一節地所不載則汝身將非汝有也何得有夫道

范曰六微相因則物物皆通六鑿相接則物物皆礙進於道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不知其所以觀聽不知其所納嘗脂然如一曾无所關心之疑也有若死灰形之釋也有若槁木骨肉都融又將於大通矣故在形應倚而倚不知形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隨風東西由木葉輪轂然則動而天機行無轍迹風之乘我我之乘風鳥能知其辨列子之道進此可謂至矣莊周以謂由有所待豈非本其所由入而言之歟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

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為閑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群實也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懼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

不懷者也

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利

至純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慎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

沙難危哉

盧曰言至人潛行積德非本空虛者也何如能蹈火不熱登高不懼予以明純氣出乎性守神以合道則能至於此故曰至人也豈智巧果敢所能得耶

姬魚語汝魚語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

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以形聲相觀則无殊絕者也

物與物何以相遠也

向秀曰唯无心者獨遠耳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

盧曰凡有形者皆物也物皆是色亦何後何先耶而自貴賤物者情感之甚也會忘

形守神習靜以生慧者然後能通神明者則物之達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有既无始則所造者无形矣形既无終則所止者无化矣造音作

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

尋形聲欲窮其終始者焉得至極之所乎

盧曰忘形守神造乎不形也實其合道者止乎无所化也若得此道而窮理盡性者何得不為正乎

彼將處乎不深之度

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矣深當作淫

而藏乎無端之紀

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端崖不見

游乎萬物之所終始

乘理而无心者則常與萬物並游豈得无終始之迹者乎

盧曰至人者言无失德也故不淫其度矣行无失迹也故藏乎无端矣常歸其本也

故游萬物之終始矣

壹其性養其氣舍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至皆使元闢然後通濟群生焉造者操字

虛曰性不雜亂唯真與天地合其德而通

於萬物之性命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邪物莫自入焉

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莫由而

入者也

虛曰實道則性全去情則元卻元朕无迹

也外物何從而入焉

范曰冲氣之和人所同受交物忘反或為

之饒唯純氣之守專而无所於雜和而无

所於暴致虛極矣豈智巧果敢之列所能

與耶何則貌像聲色无物不同則物與物

固无以相遠夫莫足以造乎先以其鈞是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非形於形止

乎无所化而不化於化得是而窮之物安

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无有過也

藏乎无端之紀无有窮也遊乎萬物之所

終始則與造物之所造而不為若然者墜

卻守神退藏於密物無自入焉故所以潛

行不室而實之所不能礙蹈火不熱而火

之所不能焚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而高

之所不能危也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

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

弗知也

此借羣以明至理之必然也

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胃是故忤物而不懼

向秀曰遇而不怨也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向秀曰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

而況得於天乎

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无心委順至理

者也

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郭象曰不窺性分之外故曰藏也

虛曰夫醉人者神非合於道也但為酒所

全者憂懼不入於天府死生不傷其形神

若得全於神者故物不能傷也

政和至人神矣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

故曰至人潛行不室蹈火不熱行乎萬物

之上而不慄是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

列也貌像聲色有名有實名實既有麗於

留動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則何以相

遠而獨造乎其先道之為物造乎不形而

不與物為偶止乎無所化則獨立而不為

物所運形色名聲果不足以索彼之情則

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至人於此處

乎不淫之度則當而不過藏乎無端之紀

則運而不窮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又與

造物者遊也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

耗舍其德而不散以通乎物之所謂造乎

不形止乎無所化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邪

物無自入焉此所以潛行不室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也醉者之乘車以

其全於酒故能運物而不懼至人行乎萬

物之上以其藏於天故能勝物而莫之能

傷是皆純氣之守不虧其神故也

范曰操形之始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萬物與我爲一異物而謂之車異物而謂之人異物而謂之墜異物而謂之傷一旦開天而人與接爲構則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爲實所知者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詎能無傷乎彼醉者之全於酒知以之派見以之冥衆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死生驚懼不入乎其智是故件物而不惜而暫寄其全於酒者猶且然爾。況性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開智見之管營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匪直骨節之傷也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則向之所謂守全而無郤者是也雖然謂之天者以其對人一性無性況有天乎謂其藏者以其對開一天無天況有藏乎審造於是固有言之所不能論者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盈貫猶措杯水其肘上

手停審固杯水不傾

發之銷矢復省

郭象曰夫去也箭銷去復往省

方矢復滿

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肘言

敏捷之妙也

當是時也猶象人也

盧曰引滿而置水於其肘上發一箭復省

一箭猶如泥木象人也忘審神定形不動以致於此也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

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也

非不射之射也

忘其能否雖不射而同乎射也

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

內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

盧曰恃其能而安其形審其當耳非謂忘形遺物而以神運者也

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

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

盧曰登高履危而懼若此者憂其身惜其生也曾不知有其形者適足以傷其生忘其形者適所以成其生禦寇但喜於射者

非合於道也若忘形全神無累於天下者乃不射之射也

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闔青天下降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郭象曰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免之機而泊然自得也

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多矣豈唯射乎

盧曰夫至道之人自得於天地之間神氣獨主憂樂不能入也今汝尚恐懼之若此

豈近乎道者耶汝於是終始初習耳未能得其妙也

政和引之盈貫言其力措杯水其肘上言

其審發之鎗矢復奮方矢發復寓言其捷
猶象人也則又言其用志之專然是技未
至通乎道者也故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
射也至人者上闕青天豈特登山之高也
下潛黃泉豈特臨淵之深也揮斥八極神
氣不變豈特背遠足二分垂在外也列
子於此伏地汗流而不能射是於守純而
不虧其神猶有未至也故曰爾於中也殆
矣夫

○ 范曰引之盈貫則持備之至也措杯水其
肘上則平直之至也發之鎗矢復奮則前
矢方發而復奮也方矢復寓則後矢復寓
而在弦也當是時猶象人也則其用志不
分由所謂望之似木雞者也射之射如此
而已若夫不射之射非特止是登高山履
危石臨百仞之淵其危亦已至矣乃能不
動其心而發無不中斯其所以為不射之
射歟推是以往則夫至人者上窺青天則
有以窮其高下潛黃泉則有以極其深揮
斥八極神氣不變是則至大至剛塞乎天

地之間有如此者又孰怵然而有恟目之
志耶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四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五

聖

黃帝 和光散人高才元集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能也之舉國服
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
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肥游
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
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
此為戲樂國殆成俗

○ 盧曰偏視者顧盼之深也偏肥者毀謗之
厚也士因其談以為榮辱故遊其門者比
於晉朝而子華使令門客恣其言辯無所
迴避人相毀辱殆成風俗

○ 木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桐外之桐外
宿於田吏商丘開之舍史中夜木生子伯
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
存富者貧貧者富

○ 盧曰存者亡毀之也亡者存譽之也富者
貧奪之也貧者富施之也而商丘開下里
不達將謂聖力所成之也

○ 商丘開先嘗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

荷奢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編衣乘軒緩步閑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聒之明音既而狎侮欺詒據按揆揆音烏待枕音排或切亡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畢憊於戲笑

盧曰撫弄輕忽之極者也狎侮者輕近之也欺詒者狂妄之也據者觸撥之也按者物按之也揆者耻辱之也抗者違拒之也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

盧曰以愚儻之衆故偽爭應命耳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肌骨無礙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水底潛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也也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黨大火子華曰若能入大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

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也與欺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聖我也子其育我也敢問其道

盧曰從臺而下若飛鳥入水取珠若陸馬入火往來無所傷馬子華門人咸以爲神而有道此見欺怒而不愠者必以我等瞽盲之輩敢問其道

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廷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

盧曰老子曰大智若愚者似之而非也但一志無他應能頓忘其形骸者則死生憂懼不能入況泯然與道合寶神以會真智

周於宇宙功備群有者復何得一二論之耶及是非生於心則水火不可近之也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過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誠之

盧曰乞兒馬醫皆下人也愚之亦敢輕夫子言其至信之感理盡矣

政和誠信生神而神全者聖人之道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茫乎溥備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忤物而不忤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彼以偽投之此以誠應之鳥往而不可故商丘開乘高臺自投其下肌骨無礙泳河曲之隅而果得珠以出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不焦者誠故也蓋至誠之道入而與神俱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故能勝物而不傷焉是以醉者墜車而無犯害黃帝

遺玄珠而象罔得之而蹈火不熱者關尹固以為純氣之守也若夫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而道之所不載故商丘開知其誕妄追幸昔日之不焦溺則惕然震悸水火不可復近者以機心生而有疑故也夫誠而信偽物與不誠而猜慮其相去也如此若遇至信之人則又進乎此矣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范曰扶名勢以矜人者無往而能服體誠信以接物者無入而不自得商丘開可謂能體誠信矣故聞范氏之譽則信以為實受衆人之侮則不以為愠墜高臺之上而無碍涉河曲之珠而不溺取火中之錦而弗焦原其所以然則誠存乎心與物無逆而已夫以我之誠信彼之偽物由不能害又況至信之人乎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無足怪者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養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鵲鸛之類無不素

馴者雖雌在前孽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今毛丘園傳之梁養曰養戰役也何術以告爾懼主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以怒因致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力致怒怒因其用時其饑飽達其怒心

向秀曰達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

虎之與人異類而嬌養已者順也

殊性而愛媚我順之故也

故其殺之逆也

所以害物而達其心故也

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

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

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

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

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聖人所以陶運群生使各得其性亦猶役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

盧曰夫形質各有殊神氣則不異也故莊

子云視其異也則肝膽楚越視其同也則

萬物一體矣至人以神會之也入鳥不亂

行入獸不亂群者達順同志而不逆故猛

獸可養海鵬可狎也夫禽獸之入深山幽

谷者欲全其身遠人害也苟無其虞則園

庭之與山林夫何異哉

政和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此聖

人所以為大勝之道也虎狼獸之猛者鷙

鷗禽之攫者異類雜居不相搏噬而自得

於園庭之內則所以調而馴之者有其道

故也性命之情順之則安喜怒或過陰陽

并毗逆之使怒豈順其性命之情故養虎

者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凡以順其性命之

情而已吾豈敢逆之使怒謂不達其性也

亦不順之使喜謂不達其性也夫喜之復

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道之過也今吾

心無逆順則既不達其性使之怒又不淫

其性使之喜彼之安處而自適也宜矣聖人之養生不使好惡內傷其身達之至於育萬物和天下豈有他哉以此而已

范曰有血氣者不能無喜怒故禽獸異類而喜怒之情常因於人之逆順善養虎者

不敢逆之使怒亦不順之使喜故禽獸異類視之猶儕也然則襲諸人間人道之患

固有甚於養虎者惟聖人處物不傷物故物亦莫之能傷莊子寓言於人間世亦有

養虎之說蓋明乎此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

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

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

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諉操之也諉所

諉起也向秀曰能驚沒之人也驚音

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

盧曰善操舟者能學之也善游浮者串習之也至乎没人未嘗見舟而得者斯乃神

會彼不能達

政和操舟若神者道濟天下不可窺測故也能游者可教謂其不溺於物善游者數

能謂其久於其道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諉操之則妙而不可知矣問焉而不

告則道至於此不可以告人故也

仲尼曰譜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譜音

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

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為汝說之也

○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

忘水者則無矜畏之心也

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諉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

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神明所居者故謂之舍也

惡往而不暇明也以瓦抵者巧以鉤抵者

憚以黃金抵者惜

互有所投曰抵郭象曰所要愈重則其心

愈矜也

盧曰見操舟可學者玩其文也若會其真者彼則視水如陵覆溺不入其靈府矣何

往而不閑暇哉以瓦投物者但見其巧中而不憚於失瓦也若以鉤投物則不專於

巧中更恐失鈞之拙也若以黃金為投者

不敢折中惟懼失金之損矣是知向時之妙忘於外物今時之懼惜於外物也代人

知矜外之兩失而食物以養其生

○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唯忘內外道輕重則無巧拙矣

政和譜與意同蓋賢者意也謂之譜則或有故其失之義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則

入水之溺不累其形善游者數能忘水也則蹈水之道無憂於己若夫没人之未嘗

見舟也而諉操之也則物我如一不疑其所行矣死生驚懼不入乎胷中而況利害

之端乎此所以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無往而不暇也彼內資於道不深則外變

於物亦易矣。故以瓦挹者巧以鉤挹者憚。以黃金挹者憚也。先儒謂互有所投曰挹。蓋探者投鉤之謂也。惟所要愈重則用心愈矜。故以瓦則巧以鉤則憚。以金則憚憚則恐失而已。至於憚則若亡矣。故曰重外者拱內拱內者心有所系而不能休休焉之類也。

范曰古之乘道德以浮游者虛己而無累。剗心而無物塗却守神物無自入焉。鳥往而不暇耶。一有所矜詎能無內拙之患。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所不能游向吾見子蹈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于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相偕出。齋俱入與相偕出入備出之說從水之道而

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

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

○廬曰夫生於陵而安於陵生於水而安於水。習則為常。故曰始乎故也。長乎性也。習其故安其性。忽然神會以成其命。得之不自知也。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者契乎神道也。

政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而游之則忘涉難之險者也。以子為鬼察于則人也。則亦疑於神矣。然求其為道則從水之道不為私焉而已。與齋俱入者沈以窮乎下與相俱出者浮以操乎上。任其自然而已。此所謂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者也。生於

陵而安於陵不失其所因而已。長於水而安於水不逆其所性而已。自然者不累於外不變於己。其所以然莫知為之者。故曰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范曰有所因而使然故也。無所因而自然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呂梁丈夫與齋俱入與相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乃能蹈乎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者。豈有所偏能而然耶。然則體道之人固無往而不適矣。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向秀曰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

○繫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繫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用子轉審則無所失者也。吾處也若猨猿駒。

崔謨曰猨猿駒斷樹也。

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

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

盧曰言初學累久也未嘗得之習經年載而能累二不墜矣習之不已乃至累五而不墜者何耶我身如槩林臂如枯木心一志定都無異思雖萬物之多而知在蜩翼何為而有不得耶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其病儻丈人之謂乎

盧曰專心不雜乃凝於神會也夫子以其未忘於蜩翼故凝於神非謂神會者也丈人曰汝達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修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其身上也

盧曰言夫子之徒皆縫掖之士用仁義以教化於天下使天下紛然尚名利役智慮

而湯失其真勞其神明者何知問此道耶汝垂文字於後代者復欲以言智之辯將吾此道載之於文字然

政和志者致一之謂精精於道者無自而不可其處身若槩林駒其執臂若槁木之

技則寂然不動而忘吾有形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則誠心不貳而外滑舉消其專彌久其失彌少故其始也失者錙銖及其久也失者十一又其久也猶振之也

此無他志致一而已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之至精為能通天下之至神故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范曰承蜩末技也用志不分乃達於凝神之妙然則向之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不分從可知矣

海上之人有好滬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滬鳥游滬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

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其父曰吾聞滬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

明日之海上滬鳥舞而不下也

詐哉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

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淡矣

言為都忘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偽形以獲蟬海童任和心而臨游二情相背而童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

駭物況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群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耳

盧曰夫神會可以理通非以情知知生則骨肉所猜理生則萬類無間然後知審精微也同萬物者在於神會同群有者在於情滅欲獨矜其心智則去道遠矣

政和古之有道者去智忘機純白內備故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

人乎蓋內本無心物自不疑故也純白不全則機變之智多於是高飛以避罟弋之害然則涇鳥之舞而不下蓋以向也去智而今任智故也聖人不以智治國其有言也無言之累其有為也無為之之迹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范曰涇海鳥也出沒若涇夫機心存於留中則海上之涇徒舞而不下況於人乎涉世之聖人至言去言雖言而未嘗言至為無為雖為而未嘗為猶應不萌純白大備入鳥不亂行孰有舞而不下者一將齊其智之所知則言有實德為有成虧曾未免夫累鳥能深造乎道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吹簫藉席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爐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其道而處石裏道而入火其人曰異物而謂石異物而謂火此則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聞之

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不知之極故得如此

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閼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莫不為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

夫因心以剗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遺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

盧曰前章言游水之不礙此章明火石之不傷言人之習水者多蹈火者少恐物情之偏執也故復言火以辯之其內忘已形外忘於物不知石之所以礙火之所以傷文侯不曉而與問子夏素知而善答故文侯重質子既能知者何不為之耶子夏曰我但知而說之則有餘也若行而證之者商則未知之能

文侯曰夫子莫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

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為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為者有不能而強欲為之者有不為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為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倪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輟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志致衆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焦溺涉木石而不挂破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群神能獨游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經實驗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造化五才偏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速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翰淵潛之鱗火游之鼠木藏之蟲何者剛柔失源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因於餘方至於至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

謂舍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宜用心去就而復全哉蹈水火乘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

盧曰言夫子能不為者方以仁義禮節君臣之道以救世治世不獨善其身以群

鳥獸焉

卷五 十六

政和心與道冥則一體未始有分形與物遷則萬化未始不異物我相對觸類為二和之以天倪烏用而求有以異物我同根

○

彼是一致無虛實之相形則出入石壁異物而能閑無利害相摩則上下煙爐異物而能傷故曰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閑

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予夏知之而未

能夫子能之而不為蓋道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故予夏於此

則曰剗心去智商末之能聖人藏於天而不自術需則夫子能之而不為者真是也

彼弊弊然游金石蹈水火以為有道是以其道與世抗使人得而相之者爾故列子歷叙諸子之遺至此則尊夫子為大全焉

范曰石則實而能破火則烈而善焚觸實

不破者雖從石壁中出不知其為石蹈火

不熱者雖隨煙爐上下不知其為火坐進

此道唯和而同物然後能之蓋大同離人

萬物一視以游金石以蹈水火無往不可

將以剗心未能虛而無物將以去智未能

耶

同於大通故雖語之有暇而未之能為焉

夫子能之而能不為是殆得之以心者然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

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

之皆避而走

向秀曰不喜自聞死日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

向秀曰迷惑其道也

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

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美卵焉

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

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

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

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

也

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向秀曰無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

相也

盧曰列子見鄭巫而心醉以其能知生死

禍福將以道盡於此壺丘子曰吾與汝且

亡其文跡都未盡其實理也汝豈得吾道

歟夫澄神寂慮如衆雌也動用成功若雄

也汝方息事以靜心安得無雄而求卵耶

乃欲以至道與俗巫相敵則汝之深信故

鬼物知汝也

政和解見莊子書

范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巫則誣神之

言以告人者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雖可

期於歲月旬日之間似妙而非妙如神而

已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以寓物之

妙而有感者也。感則有感，感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人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見，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八者妄名，起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為真，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由見之而心醉，未能剗心也，以其適之至於壺丘子未能絕學也，是直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已。夫道未始有物，而物無非道，故空虛無而莫之與匹，猶之眾雖而無雄也，苟居然獨而藏於胷中，是由無雄而卵也，而以道與世抗，而必信焉，未能立乎不測而遊乎無有，故使人得而相汝。

嘗試與求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謫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啗食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

向秀曰：「塊然若土也。」

罪乎不誣不止。罪守或作萌

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

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黑淵黑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為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

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向秀曰：「德幾不發，故曰杜也。」

盧曰：「夫鬼神之靈，能知人之動用之心耳。有所繫鬼便知也。壺子色存乎濕灰，心著乎土壤，萌然無慮，故曰天文振動則為生，止靜則冥寂，故曰不動不止也。」

政和見怪，則非常濕灰，則不復然古之至人運道樞於無窮，則彼是莫得其偶，杜德幾而不發，則嗒焉似喪其耦，故示之以地文，而見吾杜德幾，則謂弗活也。地與陰同德，而其事文則一，以為靜一，以為顯，故曰不誣不止，不誣言不震動也，不止言不止。」

著也。

范曰：「凡形皆土，也有形矣，乃有可怪，有心矣，乃以為怪。土合於空心，合於無道，通為一孰可為怪？古之至人心若死灰，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彼將以妄見而見焉，故直以為見怪也。不震以言其未嘗動，不止以言其未嘗止，萌乎不震，不止者示之以地文，固如此也。是殆見其杜德幾而不發者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

有生矣，吾見杜權矣。

有用而無利，故謂之杜權。

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土壤。」

向秀曰：「土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此地之文不猶外乎？」

名實不入。

向秀曰：「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為棄物。」

而機發於踵。郭象曰：常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淺矣

盧曰有權而不用為杜也若天之覆而未見其功自下而升為名實未入故云有生矣

政和灰然有生者或說以為不復然之中有生之意向見其無灰則生之意已滅滅則已矣故以為弗活今見其杜權則動之用猶藏然既以動矣故以為有生示之以天壤壤者土有息者也所命於天者於此

有息焉故曰天壤名實不入則真妄已冥機發於踵則息之所起此所以為杜權也蓋其道不可見而繼道者如此而已故曰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范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是物之虛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則未嘗有未嘗無也雖靜而無為氣自是而起焉所謂真人之息以踵是也示之以天壤固當如此季咸初見其濕灰不知其為杜也遂以為死及見其全然有生然後知向之死灰

為杜權而非正也是殆見吾善者幾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子之先生坐不齋或無生

向秀曰無往不乎混然一之以窺窺天者

莫見其崖故以不齋也

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

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

向秀曰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玄同萬方

莫見其迹

是殆見吾術氣幾也術平 觀旋之潘音為淵

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淵水之潘為

淵沃水之潘為淵汎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

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

淵矣

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

夷險有徊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

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

之與止觀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

失其靜態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

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

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為也

盧曰心運於太冲之氣漠然無跡蕩然有

形而轉運不常若水之變動殊名未嘗離

乎淵澄也故不得其狀而辯之矣

政和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至於

太冲則有陰有陽而非陰非陽故曰太冲

莫朕朕者神之兆於物陰陽不測故莫得

其朕也且冲者陰陽之交太冲莫朕則見

其適平而已故謂之術氣幾一陰一陽冲

而莫朕證諸九淵亦可知矣潘者及流之

謂也惟及流然後能全一此潘者所以皆

淵也觀旋之潘為淵以言全一於至動止

水之潘為淵以言全一於或止流水以喻

夫出與物交濫則出之過也沃水以喻夫

入為物渾汎則入之窮也雍則河水既出

還復入又異夫入之窮矣汎則既出而不

流又異夫還復入矣肥則出異而歸同蓋

反流全一者其義盡於此也然莊子獨舉

其三者蓋別而為九合而為三其致一爾

范曰地文則陰也天壤則陽也至其太冲

則一陰一陽如衡適平是以謂之衡氣幾也萬法平等無有高下彼見自不齊耳故無得而相焉老子曰心善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波流之變雖或不同而淵湛之性常自若也所謂太冲者蓋亦若此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向秀曰雖進退同群而常深根寧極也

吾與之虛而荷移向秀曰無心不知其誰何

向秀曰汎然無所係者也

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茅靡當為類靡

向秀曰變化類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困則為之非我我雖不為而與群俯仰夫至人

一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

盧曰絕思離念入於無為至虛而無形不見其相貌如草之靡如波之流森然汎然非神聖之所識也

范曰季咸則有心而感者故每入而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應者故每至而皆曰示以有心而相無心則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為死生在是而莫之逃也故示之地文則嘆之以其死示之以天壤則

幸之以其生示之以太冲莫朕則又名之以不齊無得而相焉曾不知至人之心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焉必示之以地文文者物之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焉必

示之以天壤壤者物之所自生也至於示之以太冲莫朕則又陰陽適中無所偏勝有所謂天地之中者三者皆謂之幾意而

動之微而見之是故得而見之也若夫未始出吾宗則雖示而秘彼將莫得而窺矣

此所以自失而走追之弗及歟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殆見吾杜德幾又曰殆見吾善者幾又曰殆見吾衡氣幾皆曰吾者由是立我矣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者

其誰邪其止也如茅之靡而不知其所以靡其動也如波之流而不知其所以流求我於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所以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向秀曰棄人事之近務也

為其妻憂向秀曰食稀如食人事無親

向秀曰無適也無莫也

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向秀曰雕琢之文復其真朴則外事去矣

怫然而封我向秀曰真不讓也或作我字

盧曰忘是非等貴賤齊物我息外緣不封於我守一而然然後契真

政和未始出吾宗者蓋聖人以天為宗藏於天故未始出吾宗也餘見莊子解

范曰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列子之於道既其文未既其實故自以為未始學而歸將以學其所不能學也三年不出為其妻饜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也於事無為

親則致虛之極也。雕琢復朴則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也。塊然獨以其形立則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紛然而封豕一以是終則萬緒擾擾雖攫而寧而終莫之變也。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五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六

黃帝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

驚人之推敬於己故不敢遽進

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

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

人皆敬下之也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

不解

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

形謀成光

郭象曰舉動使辟成光儀

以外鎮人心

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

使人輕乎貴老

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謀成光故也

而整其所患

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

夫衆人特為食莫之貨多餘之贏

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而已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已

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

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

所以不敢之齊

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

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

多

政和古之至人明白入素無為復朴天機

不張默與道契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

而神則知我希而我貴矣內誠不解則未

能忘心形謀成光則未能遺形以外鎮人

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身勞於國智盡

於士則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悒

迫之恐欣懼之喜交屬於心蓋其所患有

如此者又烏能無驚乎哉

范曰聖人披褐懷玉而全其形生之人藏

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內誠不解則非致

道而忘心也形謀成光則非葆光而不耀

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則是有以外鎮

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也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有以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則鑿其所患而自貽也其豈披褐懷玉而藏其身之道哉伯昏督人曰善哉觀乎

汝知驚此者是善觀察者也汝處己人將保汝矣

汝若默然不自顯耀適齊之與處此皆無所懼苟達此義所在見保矣

○ 盧曰見威儀以示人故人輕死以尊敬將恐人主之勞於事也必委以責功食祿增憂所以驚懼耳伯昏曰汝能退身以全真舍先以滅跡人將保汝矣何則進善之心人皆有之多利之地人皆競之中人之性可上可下知名利之不可強也則進善以自修詩書禮樂事不易習若退跡守閑灰心滅智也無招招之利得善人之名故學道之門善惡同趣者君子以澄心小人以識身雖不體悟亦從善之益之也故曰人將保汝矣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果東伯昏督人止面而立教杖感之乎願也堅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墮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

盧曰廢當為發先生既來何不發藥石之言少無訓耳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

○ 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背理而感物求物不保不可得

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

郭象曰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

盧曰汝之退身全行絕學棄智人所以保汝者非汝能召之也若能滅跡混真愚智

不顯者人亦不知保汝矣由是言之汝之行適足為人所保而不能使人不保也

而為用之感也

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

應豫出異

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而異也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

必恒使物感己則彼我之性動易之與汝遊者莫汝告也

皆足搖本之徒不能相啓悟者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為人毒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

○ 盧曰汝用何道感之耶必讚勝豫之詞而出奇異之教搖鼓汝舌見能於衆物雖靡然順汝有何益耶與汝同居者不攻汝之短但稱汝之長如此適足毒汝之行驕汝之心有何相成耶

政和善哉觀乎者善其能內省汝處己者告之使退藏至人抱神以遊世俗之間使人無得而窺之故必處己而不處己則人將保汝矣人之保汝非所謂無得而窺者也故感而後應不求有異是乃所以使人無保汝之道也感豫則感而後應出異則

求有以異若是者非特人果保汝而見有於人且必有感搖而本身不能不累於物夫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則無自而覺彼以小言盡人妻也則適以為患莫覺莫悟安能反於其道乎故曰何相孰也相孰者謂相與薰蒸至於成也

范曰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乃所以使人無係汝之適感豫則非感而後應也出異則非遊乎世之間也用是則與人為徒則鄧墟之家從汝者萬濟國

之衆賀汝者三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若畏壘之細民又將竊竊然欲俎豆于于賢人之間而脫屣戶外者殆將滿矣必且有感搖而本身烏能和豫通而不失於見耶故莫告而小言者盡為人妻以害性而莫覺莫悟者又不能相與薰蒸以至於成也然則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者汝將固驚耶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

莊子云楊子居于居或楊朱之字又不與

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

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夸故曰不可教者也

楊子不答至舍進涓澣巾擲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聞是以不敢令夫子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

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若此使物故歎之乎

大白若辱威德若不足

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

楊朱覽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迎將

家客舍也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火物物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

盧曰夫真隱之者無矜夸之聲無可貴之容故楊子之往也人迎送之及聞善而改

居者與之爭席矣前章言列子之使人保汝而此章言楊朱能使人無汝保也

政和良賈深藏若虛君子威德容貌若愚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彼飾智以驚愚矯激以為異自衛自需何足以語夫道夫列子

無意於駭人猶或非之則楊朱更貌改容有意於異眾其曰不可教也宜矣大白若辱者滌除玄覽而不覩一疵雖受天下之垢然不修身以明汗也威德若不足者德無以加而不自以為有餘所謂上德不德

也楊朱聞命而往舍者爭席幾是已蓋其往也將迎執避眾異之如彼也及其反也舍者爭席言眾輕之如此也是以聖人披褐懷玉故去彼取此

范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又況於

睢睢盱盱者乎睢則逆而不順盱則干而不直蓋內視已敗而外若有營之意大白

若辱雖謙玄覽而常處眾人之所惡威德若不足者雖日新無敵而不自以為有餘審造乎是則舍者與之爭席矣

揚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與虛已以修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盧曰此重結前兩科之義也夫能使人保於我者其不保者心嫉之哉不敢令物之保已也則天下皆忘其惡矣況逆旅之妾乎

政和自道觀之物無美惡知美之為美則惡為之對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莫辨聖人不藏是非美惡虛已以遊世而已不矜不伐所謂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天下莫與之爭能亦莫與之爭功所謂安往而不愛也
范曰道無異相孰美孰惡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道無殊品何貴何賤以物觀

之自貴而相賤也然則逆旅之妾孰知其所以然哉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則天下樂推而不厭矣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當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

所勝在已下者耳

柔先出於已者

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

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

遇敵必危之也

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理常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

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

天下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黜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順性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無分銖之

重而我無力焉

盧曰彊之與柔二者易知也人所以未知者何即求勝之心多也即遇不如已者未足為強若遇敵於已者則常危矣以此心求勝一身一任天下也常如徒役無時自

安若柔者在已下者亦不欲勝之況出乎已者耶人謂不勝而我乃自勝也自任故未嘗有失也老子曰柔弱勝剛彊

范曰濟物而勝之上也以力而勝之下也故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老子

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

先莊子於外篇論夔蛇之相憐而曰指我則勝我躡我亦勝我折大木蜚大屋惟我能也蓋明乎此然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故積衆小不勝為

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

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彊而

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

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

禍之鄉禍生於積也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則折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

范曰柔者道之本弱者道之用故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以強為用而不知保之以弱則所勝止於不已若者而已以柔為用則其終有以勝剛故所勝有出於己者焉古之人所以貴夫處不爭之地者以其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聃曰兵彊則滅

王弼曰物之所惡故必不得終焉

木彊則折強極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盧曰君子曰強暴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積德累仁柔之道也

政和積聚小不勝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蓋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焉能勝物唯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此之謂常勝

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易知而人未之知者此老子所謂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者是也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者蓋道與世抗者必遇其敵懦弱謙下者馳騁天下之至堅正謂是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者謂由一身以連之天下必若柔弱之徒乃能勝任也為其不求勝物而自勝不假任人而自任故也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曰兵強則滅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拱之矣故曰木彊則折萬物有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陽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為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

范曰傳曰剛強居下柔弱處上蓋柔而勝剛弱而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故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為表

狀不必重重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

人取童智而遺童狀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太聖之德

人形貌自有偶有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臆行無有四肢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額解領亦如相書龜背鵠步為鷹喙耳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

盧曰夫異物之所親者神也神去則父子之親亦隔矣故居恐怖之夜與生物同宇則不懼者神有同也處平常之宅與死屍同室則恐矣神有異也則彼死我生猶是

向時之形一安一懼者同類去而形非親也而人不知含生之物神同形殊以為憂畏乃以狀貌同異以為親疎者惑矣故莊子曰物所齊者為神故神為養生之主也

范曰孟子曰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而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索於形骸之外則狀有同者智不必同也索於形骸之內則智有同者狀不必同也是以古之人或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或狀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在夫存之去之之間而已

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豺虎為前驅鵬鵠鷹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

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

德純者禽獸不忘也

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

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

范曰可以力使可以聲致則禽獸之心有自然與人同者齊欲攝生不假於人則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至德之世純樸不殘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

援而窺也迨夫後世好智以亂天下弓弩畢戈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削格羅落且累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故端蟻之

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

夫龜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螭飛蠕動皆鳴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

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

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為犧矣

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

禹朝群神於會稽是也

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蛇百獸率舞是也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盧曰春秋介葛盧聞牛鳴知生四牲犧禹朝群神舜百獸則其事也

政和先儒以童為同當以為正也至德之世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故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黃帝阪

泉之役帝堯聲樂之致蓋以此乎介葛盧聞牛鳴成周之時設官使養鳥獸而教授

之且掌與之言則悉解異類音聲會聚而訓受之猶有見於後世者列子嘆淳朴之散原道德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機變之

衰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其言有及於此
范曰周官鵠隸掌與獸言則解六畜之語
固有徧知之所得者然此喙鳴者非工發
隱亦不能與是以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
辯音於鳴牛

宋有狙公者

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

受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
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置焉將限其食恐
衆狙之不馴於已也訓音先誑之曰與若芋
也○芋果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
曰與若芋朝四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
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
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
喜怒哉

盧曰舍識之物雖同有其神而圓首方足
人最為靈智耳智之尤者為聖為賢才之
大者為君王聖人隨才而任各得其宜無
小無大各當其分既無棄人亦無棄物籠
之以智豈獨衆狙也

政和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善為道者
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
無所施其智巧焉

范曰古之人言詐者必曰狙詐以狙之為
物善伺而好詐也故伐其巧恃其便貌非
其情可且而忌智詐智只為智籠故名實
未虧而喜怒為用然則群狙見畜於狙公
反覆乎三四之間曾不自悟者豈非因其
所好而籠之故歟

紀消子為周宣王養園雞十日而問雞可聞
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
問曰未也猶應影響之連十日又問曰未也
猶疾視而盛氣

常求敵而必己之勝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

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

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
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
全乎

盧曰恃氣以自矜非必勝之道也應物疾
速如影響者為物所轉未必自得也疾視
盛氣者機心未忘也唯忘形神全死生不
知變者斯乃無敵於外物也

政和善勝敵者不爭夫惟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是
謂不爭之德也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
卻物莫自入焉雖忤物而不忤物亦莫之
能傷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也是謂
全德之人哉

范曰雞人所畜而跡於大者則所養不能
無待矣故虛憍而恃氣於己未能無所矜
也猶應響影於物未能無所應也疾視而
盛氣則猶不能無欲勝之心焉若夫雞雖
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則所養
之全有物無敢敵者夫形全猶足以為爾
而況全德之人乎

惠盎見宋康王蹠足警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

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

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

盧曰刺不入擊不中一也不敢刺不敢擊二也本無擊之心三也使男女驩然愛利之四也如此四重取其二者何如耶故宋王傾意欲聞之

惠盎對曰孔墨是已

盧曰此明智以齊物崇教以化人皆道之

餘事陟平德者

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盧曰此崇道以明德垂跡以利人無徒見孔墨之教傳豈知隱道以彰德所以問津不群於鳥獸此其大旨也

政和聖人之於天下神武不殺而以慈為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服是謂常勝之道賢於勇有力者遠矣此天下所以愛利之也言孔子而遂與墨翟俱者莊子論古之道術百家衆技各有所長墨子於道雖不該不徧亦才士之有所長者也

范曰夫有愛利之心者由未能使人忘我而惠盎之言止此特以對宋康而已是篇必終於此言者豈非常勝之道亦在是故

歟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六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七 聖七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周穆王夫稟生受有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
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
偽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化情枝
理顯著若滅苦實誠洞照若存若亡
神慮覺夢之途一雖萬變交連未聞
孰能生之而自以形骸為真宅
孰能死之而自以形骸為真宅
曰天地成器無所不色生其中
保其有會不知神為形主無制於有
聖人所以養生而愚者但知養生
灼以死不知神感之長存速者為凡
人悟者通聖智感者多矣故先說悟
是猶之夢覺自生於無真妄物有微
通為一。范曰：神於有者一毫或隔
悟於無者萬法同宗體道之人游
乎萬物之祖造形而上與化人同游
悟理之微與造物無異一死生之理
齊夢覺之途雖存亡得失榮辱好惡
一無所知雖天地四方水火寒暑一
無所別太虛無物還性宅之
自然又執弊弊以物為事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
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
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
人之慮
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

政和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水
火之所不能害金石之所不能墮高下一
體虛實而忘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則亦神
矣然神者妙萬物而不可測也變物之形
易人之慮是特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爾
謂之化人以此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

盧曰凡人之慮不過嗜慾憂憎名利仁義
矣化人今反其真故云易也化人者應物
之身也窮聖極智應用無方千變萬化未
始有極者也

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
之化人以為王之官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
廚饌腥蠅而不可饗也王之嬪御腥惡而
不可親

盧曰陋王之宮室腥王之廚膳腥王嬪御
者明化人不貴聲色滋味及居處也

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楮堊之色無遺
巧馬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
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嫫靡

曼者

娥嫫妖好也靡曼柔弱也

施芳澤正蛾眉設并珥并首飾也衣阿錫阿錫
如曳齊紈齊紈名也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
香茅以滿之充滿也秦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

樂之

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

湯樂

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王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
然不得已而臨之

盧曰王不達其意更崇飾之化人猶不釋
然明心不在此之也

政和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
神奇臭腐迭相為化則美惡奚辨化人以
王之宮室廚饌嬪御為不可而必改築簡

擇然後臨之是未能忘美惡之情者也故
穆王欽之特若神而已

范曰孔子曰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所謂
化人者殆亦化為人者耶故水火金石可
入而貫山川城邑可反而移以無有入無

間不墜於虛以無厚入有間不礙於實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無體也有以變物之形無思也有以易人之慮謂之化人固宜如此穆王乃盡欽事之道推露寢以居之曾不知其卑陋而不可處也引三牲以進之曾不知腥臊而不可饗也還女樂以娛之曾不知醜惡而不可觀也於是築中天之臺蘭鄭衛之態奏雲韶之樂獻以玉衣薦以玉食曾不知其猶不舍然也不得已而臨是直隨其過而安一宅而寓於不得已焉耳。

居亡幾何謂王同游王執化人之法法未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官化人之官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膏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紀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

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所謂易人之慮也

盧曰中天至靈之心也以穆王未能頓忘其嗜慾故化以宮室之感奪其所重之心焉

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

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惑自然之數也政和言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則明其非也構以金銀絡以珠玉觀聽嘗納皆非人間之所有而王至於不思其國其可樂如此其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目不能視耳不能聽而王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其不樂如此此之謂變物之形而易人之慮

化人移之移猶推也王若碩盧焉碩盧也

盧曰至極之理即化人所及之處也萬象都盡也何日月江海之可存眾昏皆除也何光景之能有此俗形所不能止常心所未曾知常戀未忘故請歸也

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有未睇反扶青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

問其形不移之意

盧曰亡攀緣之慮入寂照之方一念之間萬代所不及至人之域豈更別有方聖故酒未清有未睇左右見王之默坐而都無所往來王因坐忘三月不敢問矣

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異動哉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俯仰之頃更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

且曩之所居異王之官曩之所游異王之圖王間恒疑暫亡

彼之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存疑其暫亡者心之感也

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

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間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

盧曰夫神之異形此益明矣王但聞習常見故有疑於暫亡若夫至道之人常亡其形者復何疑哉神之變化徐疾不可盡言

政和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則神游者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形不必動而心與之俱矣世之人以常有者為真以常無者為妄故閑習於常存而置疑於暫亡者有素藏於一曲不知彼之與此俱非真也明乎此則曩之所居異王之官曩之所游異王之圖

范曰化人之官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鳥其視夫中天之臺為如何哉耳目所視聽鼻

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其視夫鄭衛之態雲龍之樂獻玉衣而薦玉食者為何如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曾不知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有若是也故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則變

物之形可知王自以居十數年不思其國也則易人之慮可知雖然止是耳矣由非其至故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則非所謂上見光者俯不見河海則非所謂下為土者光影所照王目眩不

能得視以其未能見曉故耳者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以其未能聞和故耳百骸六藏恃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怖其徑庭惕然震悸殆將自涯而反矣已而既寤則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晡王問其所從來曾不知其點存於此而形未嘗動也

故以為為神游焉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立乎不測游乎無有俛仰而再撫四海恍惚而經緯萬方又豈形之所能累耶

審造乎是則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在我而已化人之官夫何遠之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亂忘君臣之尊卑也

肆意遠游

盧曰莊子之論夫貴道之人遺天下而不顧是德塵垢糠粃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乎且聲色零慾之溺也豈有道之所然哉乎故王大悅其道不恤國事不

樂臣妾也遠游者忘於近習者也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騶騶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威古義主車則造父為御古字左踰輪左騶監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湏以洗王之足

湏乳也以已所珍貴獻之至尊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

水之陽

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

別日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

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

山海經

西王母為王謠徒歌曰謠王和之和答也詩

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云一日

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

諧於樂辭後世其追數吾過乎

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

傳

穆王幾神人哉言非神也

政和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穆王不知所

以出入六合在此而命駕驟乘日行萬里

故雖至巨蒐之國升崑崙之丘觀黃帝之

宮賓王母于瑤池之上非乘雲氣御飛龍

游乎四海之外者也故曰幾神人哉言近

於神而非神也

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

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

世以為登假焉

假字當作遐世以為登假明其實死也

盧曰擇翹駿揀賢才應用隨方不限華夷

之國唯道所趣不遠軒轅之官窮天地之

所有極神知之所說不崇德以矜用方樂

道以通神千載散化而上升世俗之人以

為登遐焉矣

范曰穆王悟化人之言乃不恤國事臣妾

駕八駿之乘至巨蒐之國宿崑崙之阿封

黃帝之宮觴瑤池之上肆意遠游一日萬

里亦可謂神矣然語之以乘雲氣御飛龍

而游乎四海之外則未也故以為幾神而

已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

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

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

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

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

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

窮二儀之數揜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

覺其難也

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

造物者豈有心者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情

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

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

假物而為變筆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

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駭

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

注見篇目已詳其義

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

盧曰夫形氣之所變化新新不住何殊於

幻哉故神氣所變者長遠而難知法術之

所造從近而易見乃不知乎難知者為大

幻易見者為小幻耳若知幻化之不異生

死更何須學耳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

存亡自在愔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

走者飛

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
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
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蘊
不同而迭為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
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
而事著修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今四時
之令不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物蒸
爍則飛鍊雲沙以成水瀕得之於常衆所
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
情者則陶鑄群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
達數術以氣質相引倪仰則一出一沒顧
眄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

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願奇以駭
一世常人之事耳

盧曰精平神氣之本審乎生死之源則能
變化無方此必然之理也會須心悟體證
故不可以言語文字傳者也
政和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揖而進之
於室者以此不可與往者慎勿與之屏左

右而與之言者以此陰陽之運四時之行
萬物之理俄造而有條化而無故曰有生
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物以生為始以死
為終以生為常以死為變而皆冥於造化
陰陽之所運者也故曰造化之所始陰陽
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既窮造化陰陽
之數又達有氣有形之變則謂之化付之
係於數變者復因其形而移易之則謂之
幻造物者天也天則神矣故巧妙而不可
測功深而不可究此所以難終難窮因形
者人也人則明矣故巧顯而遽成巧淺而
俄壞此所以隨起隨滅夫生死固然也幻
化或使也自道觀之皆非真常則知幻化
之不異於生死也異往而非幻哉今且吾
與汝皆幻也而學幻焉是猶所謂夢之中
又占其夢者與自在存亡者言物或存或
亡而吾固自存也惜校四時則役陰陽而
不役於陰陽冬起雷夏造冰則制四時而
不制於四時飛者走走者飛則馳萬物而
不馳於萬物巧妙功深且與造物者游矣

終身不著其術世莫傳焉則為其難終難
窮難測難識故也故善學幻者建之以常
無有然後足以盡此
范曰以我幻物側而本正非所以通物也
然自道觀之所以通物猶是也故氣兆芒
忽形分混沌無物不然孰於鑪錘者為造
化之所始設於機械者為陰陽之所變生
死得以命之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
者未能超出於無數之先因形移易者未
能頓革於無形之表幻化得以命之故謂
之化謂之幻是二者或本於造物而得之
自然故巧妙功深而難終難窮或本於因
形而未能無待故巧顯功淺則隨起隨滅
若夫槩之以道則幻化之與死生亦未嘗
異茲偃師之倡者所以能與造物同功歟
苟明是理則汝身非汝有也孰有之哉是
亦幻而已矣以幻學幻與夫夢之中又占
其夢者奚異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
深思三月則由未能不思而得也然遂能
存亡自在而不累於物惜校四時而不拘

數當冰反用飛走異形終身不著其術又況夫體道者乎操至權以獨運幹萬化於不測固有所謂密用而獨化者世豈能識之者哉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焉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則之哉

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美為而不假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政和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密庸者言其道之藏諸用其功同人者言其功之顯諸仁五帝曰德三王曰功其迹之所履者爾其心未嘗不一也然既已為智勇之力而未敢必又以為由化而成而或者疑之其善為化莫測如此是謂與天地同流者歟

范曰其道密庸藏諸用也其功同人顯諸

仁也是道也非體神為化未易致此然道者其本也功者特其餘事耳故藏諸用者雖曰退藏於密而可用可見者本焉顯諸仁者雖曰為徒於人亦未嘗不侔於無也為化若是則塵垢秕糠猶足以陶鑄帝王彼智勇之任是時應世之蹤迹耳豈其所以迹哉古之人所以藏其利器不以示人酬酢萬變倏然無事者誠以此道也然則雖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於世俗之昏亦何以測其妙乎

○ 覺有八微夢有六候

微驗也候占也六夢之占義見周官

吳謂八微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

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微

形所接也吳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

夢

周官注云噩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

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

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

也

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異者也

范曰周穆王之神遊似至非至老成子之

學幻似真非真審造其極則等視世間萬

殊有同覺夢故於此復繼以覺夢之說也

莊周齊物之篇其言覺夢與此同意故與

為則滅於事得與喪則異乎物哀樂則萌

於心生死則係於數此八者形所接也其

事為可驗故謂之八微平安而夢是為正

夢驚愕而夢是為噩夢思夢則思而有所

感若孔子之夢周公是也寤夢則寤而有所

○ 所見若孤突之夢太子是也喜夢則有所

喜而夢懼夢則有所懼而夢此六者神所

交也其兆為可占故謂之六候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

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

由然則無所怛

夫變化云為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

尋其本者莫不致感誠識所由雖譎怪萬

端而心無所駭也

盧曰夫虛心寂慮反照存神則能通感無

變化被舍靈矣人徒見其用化之跡不識夫通化之本也何者以其道容用而難知其功成不異於人事故五帝三王人但知其智勇之力不能識其感化而成之者也然覺有八微夢有六候者生人之跡不過此矣故為得喪哀樂生死形所接也正惺思寤喜懼神所交也形所接者咸以為覺神所交者咸以為夢而覺夢出殊其於化也未始有別知八微六候之常化也是則識其所由矣夫知守神不亂而化之有由則所遇微候何所驚怛也

政和其覺也涉事故驗之以八證其夢也藏理故占之以六候所遭謂之故所作謂之為得言所益喪言所失哀樂累其心死生變於己之八者形開而可驗者也故曰此八證者形所接也正惺思寤喜懼之六者魂交而可占者也故曰此六候者神所交也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晝夜之變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蓋不知其夢而自以為覺也識感變之

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所謂大覺而知此其大夢者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萬物一齊孰覺孰夢何怛化之有

范曰覺有八微雖形所接因其八微而驗之未嘗不形於夢夢有六候雖神所交因其六候而占之未嘗不始於覺然則感變之所起殆亦有因而然者耶不識其所起則事之至也感其所由然識其所起則事之至也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而況利害之端夫孰足以患心已怛如怛化之怛心有所愛則忘所憂而暇心有所怛則慮所患而明識感變之所起則無患矣何怛之有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失其中和則濡溺恐懼也

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灼大性猛烈遇陰則燔灼也

陽俱壯則夢生殺

陰陽以和為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或生或殺也

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取此亦與覺相類也

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衝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而致感也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即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

盧曰神氣執有則化隨陰陽所感則夢變或曾極而為應或像似而見跡或從因而表實或反理而未表情若凝理會真冥神應道者明寂然通變憂樂不能入矣

范曰形有盈虛氣有消息雖天地之大此實與之通雖物類之夥此實與之應夢覺相符豈苟然哉故夢之所見或以陰陽為之寇或以物變為之感或與覺相反或與事相類殆有所因而然也古之人以日月

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以此歟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

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
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

此想為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此間常語

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

故神凝者想夢自消

晝無情念夜無夢寐

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

夢為鳥而戾於天夢為魚而潛於淵此情
化往復也

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
寓言以明理也

盧曰夫六情俱用人以為實意識獨行人
以為虛者十七同呼為幻夢行人以為夢為實

者同呼為真是曾不知覺亦神之運夢亦
神之行信一不信一是不達者也若自忘
則不夢豈有別理者乎

政和通天下一氣耳此所以盈虛消息皆

通於天地應於物類陰氣壯則夢大水而
恐懼陽氣壯則夢大火而燔燔陰陽俱壯

而和則或夢生陰陽俱壯而非則或夢殺
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
夢溺盈虛之理也甚飽夢與甚飢夢取將

陰夢大將疾夢食消息之理也藉帶而寢
則夢蛇飛鳥啣髮則夢飛因其類也飲酒

者憂歌僂者哭反其類也蓋形之所接存
於晝故神之所遇生於夜是則神形所遭

皆盈虛消息之自爾若夫冥以一真每與
道俱則覺夢一致實矣兩忘是之謂真人

范曰其寐也魂交故遇而為夢其覺也形
開故接而為事晝想夜夢是直形神之所

遇耳必有神凝者焉通晝夜而知融夢覺
而一成然寐遽然覺物之化往來未嘗容

心於其間故夢為鳥而戾於天夢為魚而
沒於淵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不知蝴蝶

之夢為周歟萬形自化無欣戚非大覺
者孰能為此雖然夢若反一猶有妄見道

至於真人者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

波以真冥妄真妄一真覺之與夢一無所
別茲所以其覺自妄其寢不夢也然黃帝
之華胥不為未至者是特寓是以明理而
已矣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七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八

聖八

周穆王

西極之南陽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不辯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不辯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河南北越岱東兩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晨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方俗之異猶學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

盧曰故舉此二國之異而神之可會者未嘗殊也故知神理之契運不明夢覺衣食

苟嗜慾之不忘則情繫于俗矣

政和陽爲動爲明陰爲靜爲晦西極之南偏於陰故其民一於向晦靜而多眠東極之北偏於陽故其民一於向明動而多覺中央之國乎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何明而動何晦而息動靜不失其時一覺一夢實妄以解非體真常而善爲化者孰能與於此乎

范曰雖晝明而夜昏晝晝昏而夜明彼物

然耳惟人亦如之故西極之南陽東極之北隅與夫中央之國方俗異宜夢覺殊致惡識其所以然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趨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吟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宴官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也分半吾晝爲僕庸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

所怨哉尹氏心管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驚枕捷無不至也眠中奔囂呻呼呻吟痛反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

夫盛衰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羨夢或惡焉

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則役夫勤於晝而逸於夜尹氏榮於晝而辱於夜理苟不兼未足相踰也

盧曰夫勞形而逸其神者則覺疲而夢安勞神而役形者則覺樂而夢苦神者生之主也而人不知養神以安形形者神之器也而人不知資形以逸神也故形神俱勞而過其分若勞佚適中者疾並少間矣政和一陰一陽冲和適乎此天與之形也形失其平於是偏而爲疾或晝苦而夜樂

或晝逸而夜勞終始反復必至之理也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則各適其平是以疾病少間雖然萬物一齊孰覺孰夢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亦愚者自以為覺耳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君乎牧乎固哉

范曰尹氏則尹人者也可謂逸矣乃昔昔夢為人僕役夫則趨役者也可謂苦矣乃昔昔夢為國君然則苦役逸之復殆有數存焉於其間者耶世之所貴未必貴也世之所賤未必賤也自道觀之物無貴賤是直以諫相尊而已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遽相為君臣乎而愚者從役於晝夜乃或自以為覺切切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逆覺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新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

者之得鹿邪詎有新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負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安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初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

聖人之辯覺夢何耶直知其不異耳今亡黃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恂者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辯覺夢之虛實況本無覺夢也盧曰夫以為夢者但妄識耳神識之不審則為妄夢焉傍聞而取鹿者亦不審也此復為夢矣得鹿者又夢而求鹿以經獄官焉其皆不審也妄情同焉故二分之能了其妄者其唯聖人乎若時無聖人事無的

當故士師之以不了斷不了更為妄焉政和自道觀之孰覺孰夢是非一氣果且有辯乎刑名而降真偽起矣故真得鹿也妄謂之夢真夢鹿也妄謂之實是非之塗繁然轍亂惡能知其辯黃帝孔子以真妄

妄果且無彼是乎哉士師之言以真辯妄果且無彼是乎哉故求證於黃帝孔子而莫得則且恂士師之言可也范曰體道之人見獨趨寂得失無足以累其心者鹿之為物好群則非見獨至善走則非趨寂矣故新於野而得之者已而俄失遂以為夢聞其言而取之者已而俄得亦以彼為真夢也迨歸而告其室人又復以為夢初人鹿焉然則鹿之得失夢之虛實孰知其所以然哉彼是相攻妄生分別爭競之端起矣彼夢之中又占其夢者乃復夢分人鹿焉庸詎而能知此其大夢也耶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故辯覺夢者唯黃帝孔子而已士師則有為而治事者國相則無為而論道者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閨室妻之謂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

夫機理萌於彼著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匿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釣於死灰靡焉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鑒豈卦兆之所占

非祈請之所禱

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偽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無量惑行無狂踣則非祈請之所禱也

非藥石之所攻

疾病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攻脉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慾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之用宜其廢也

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

夫忘都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今有心反今有慮蓋辭有左右耳

於是試靈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

先奪其攻已之物以試之

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

儒者之多方固非一途所驗也

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儒生獨能以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功有過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忘者之悟知業之忘懷實幾乎至理也

盧曰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及於無為華子學道而忘其有儒生學有以益其知益其知者是非必辯於

目前忘其有者得喪不入於天府豈占卜醫藥所能痊之哉於是儒生以多方誘其心是非惑其慮華子於是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是非交馳於胷中故坐忘之道失矣

華子既悟過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是況體極乎盧曰華子思反真而無從也故怒其妻子以逐儒生也

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願謂顏回記之

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以折之者欲寄妙實於大賢耳

盧曰子貢辯學之士進取強學者也故曰此非汝所及也顏回好學亞聖不違於仁

者也故令顏回記之者用明道於大賢耳政和知忘是非心之適也墮肢體而離形默聰明而去智天機不張默與道契儼然若亡而存世豈得而窺之俗人昭昭我獨若昏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此聖人之所以不病也而世俗以不知為病故謂華子為病忘方且化其心變其慮使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隨之而起以累其形因其亂心則儒生所謂除其疾者其開人而賊生者與孔子不以語子貢者以其多而而雜顏回記之則為其能坐忘故也

范曰宋者火所次而明陽者性常浮而動里則處而非與華則數而離根子則又其嬰孩之時也中年則涉人偽之已深病忘則還性天之暫復而謂之病見世俗之病非迷而不復者也古之語致道者必貴乎忘心宋子之病其幾乎忘心而得道之真者耶真則致一矣朝取而夕忘忘於朝也夕與而朝忘忘於夕也在迷則忘行忘於

迷也在室則忘坐忘於室也今不識先忘於今也後不識今忘於後也姑則忘取與是忘物也中則忘行坐是忘所也終則忘後先是忘時也且獨奈何而以此為病耶既已謂之病必有受之者其曰忘則受之者又其誰也不知其未嘗病不聞室裏之妻之不已乃謁史而卜之卜之弗已又謁巫而禱之禱之弗已又謁醫而攻之三者無所用其術魯之儒又躡其後而自媒能治焉魯者文物之地儒者仁義之術大全自此析矣然彼自無疑則非吉凶之所能知卦兆矣占彼自無愆則非鬼神之所能測析請其禱彼自無疾則非陰陽之所能冠藥石矣攻欲愈其忘試化其心試變其慮庶幾其有瘳乎於是露之使知寒飢之使知飢幽之使知明心非一而為物偶矣其寒而知求衣飢而知求食幽而知求明見非獨而心有對矣鑿之七日混沌之七竅遂開除之一朝世間之萬態俱起大怒而黜其妻子以其有親於我而責之深也

操戈而逐儒生以其有求於我而憾之切也存亡得失哀樂好惡向也各各不知今也管管不已須臾之忘安可得哉子貢問於孔子而怪之以其溺於博學之辯而已孔子顧謂顏回而記之以其造於坐忘之妙而已然則華子之忘猶非誠忘者耶其病則冥然而忘及其悟則沸然而怒未能兩忘而化於道故耳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患及壯有迷罔之疾患非迷也而用患之弊必之於迷焉

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日其味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盧曰夫矜於小智者人以為慧體道保和者人以為愚夫齊聲色妄求者非俗人之所辯故以道為迷罔焉

楊氏告其父曰管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彼莫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之聃問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病者多固莫

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以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

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

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過歸也

榮者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

衆寡相傾以成辯爭也

盧曰榮棄也天下俗士甚多悟道者少衆迷以嚙獨智翺以為迷故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也今欲便趙競之士正其是非者失道彌遠矣魯之儒生於忘形保神之道乃迷之甚者也何能曉人之迷爾不如棄汝路糧速歸矣政和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則歌哭之聲黑白之色香朽之臭甘苦之味以至於四方之內人

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民之迷其日久矣竊竊然知之謂彼為迷吾鳥能知其辯此老子所以謂其父曰汝庸知子之迷乎又曰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也玄珠之遺象罔得之則迷罔之疾亦豈世之所識哉

范曰仁人心也由心而行是所謂惠少而惠則開天而已及壯而有迷罔之疾則無所用知將造乎道之無矣方之此時之冬謂之罔罔者有之舍也迷而至於罔其幾於至無而為群有之所宗者耶其謂之疾則世俗以是為疾故也聞歌以為哭則未能無聲特於聲有所不分視白以為黑則未無色特於色有所不辨饗香以為朽則將至於無臭矣嘗甘以為苦則將至於無味矣行非以為是則又造乎道之有封而未始有是非者矣其本也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是又其物物混融了無分別者耶楊氏告其父以魯之君子多藝術為能已者蓋其躬服仁義明言

是非而析道之渾全故也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論者蓋其以深為根以約為紀而體道之博大故也是時天下之人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莫有覺者孰為迷耶孰為不迷耶且自身而達之家自家而達之鄉自鄉而達之國自國而達之天下莫不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又況哀樂也聲色也臭味也是非也衆寡相傾特未可定吾誰使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鳥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鳥能正之一將以迷之郵者斬欲解人之迷其惑以滋甚將反汝情性而無由入矣故棄汝之糧不若過歸也老子於此必曰吾之言未必非迷者蓋欲遣其為言之累故耳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杜曰此若里之杜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然而泣指壠曰此若

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家悲心更微此章因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欣感者也

盧曰夫人性相近習相遠者各隨其情習所安也生於燕者未離其本也長於楚者安於所習也所歸於本而不之識故偽薄者是入得之焉將所似而誘之信者於是生感也反知不實忘情以生慚縱得見真仍以為薄者是非皆不相了因人以惑其情焉況今之君子咸妄執晉國之城社也寧知養神反本之至道哉

范曰一性之所亘古不遷逐物忘返則搖蕩恣睢於轉徙之途者多矣厥有繕性俗學以求復其初者又且大惑易性認物為己殆亦不知真宅之所歸而然耶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則逐物而失其性之所況也及老而還本國則繕性而求復其初之所況也過晉國同行者誰之指城曰燕國之

城則愀然而形於色指社曰燕國之社則喟然而發於聲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則涓然而泣矣指櫬曰此若先人之冢則哭不自禁矣既而告之曰此晉國耳乃復大慚則大惑易性不知歸其真宅之況也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家悲心更微其得失所謂入而後悅之者歟之人也雖曰迷而後復固與夫蕭然疲役而不知所歸者異矣徐無鬼有越人之說莊周有舊都之喻義與此合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八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九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聖

仲尼無所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神不可知也虛曰此篇言無為之通者方始而不知皆濟之用皆失其妙也政和或使則實莫為則虛微妙也無極是謂契理也他無不忘也智然聖若然者入而內觀是非利害不入於物不為其所惑如耳如目如鼻如舌如死則憂憂如生如死如生如死如生如死用辯難知此也力雖服海內而不自得之在我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其在是乎

仲尼間居子貢入侍而有憂容

政和聖人退藏於密故心不受樂言凶與民同患故有憂

子貢不敢問

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常流所不及況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惟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

出告頹回頹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

也回不言欲旨問故弦歌以激發夫子之言

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

政和樂天則不尤人知命則不尚力任其自然不累乎心何憂之有

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

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問之色

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

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政和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隨時之宜之謂是體道之常之謂正故昔日之言可以為是而自今觀之不可以為正也然以昔日之言為是以今日之言為正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知時無止證斯今故則東於教者豈足以語此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

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不憂故曰大也政和真樂無樂亦無所不樂真知無知亦無所不知修之身故無憂修之天下故有憂之大

范曰退朝曰燕居燕曰閒故有所謂燕居有所謂閒居子貢之學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矣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故於聖人之憂則有所不敢問顏回之學具體而微造形而悟非真愚也終日不違非助我也無所不說故聞聖人之憂則援琴而歌蓋將有所激焉此孔子聞之所以果召回入而有獨樂之問也體道者常樂涉事者常憂天者莫之為而為也吾則樂之而不辭命者性之所自出也故則知之而無蔽樂天知命則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俯視世間萬事舉無足以累吾心者此回之所以樂也雖然止是耳矣猶非其至故孔子以是

為昔日之言夫言無常是應時為正昔之所是今或非之昔之所可今或否之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其有憂之大是未能以今言為正者也即此以觀列子可謂深於易矣王通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豈知聖人之意哉

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

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辯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無可無不可哉

盧曰夫樂乎天知乎命而不憂感者是時濟之道非應用救物之事焉仲尼曰吾昔有此言今則異於昔

政和古之知道者以行止非人所能而在天以廢興非力所致而在命不榮通不醜窮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何憂之有然是持修一身者爾最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

一時之樂用失其道則無益於理也
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

夫聖人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
一國非所以為聖也

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

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
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舍則情之者
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
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宜無唯

○ 圓通無間者能唯變所適不滯一方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
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
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

為憂者將為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

○ 盧曰非詩書禮樂不足以為治天下之法
而世之理論不由詩書禮樂所能救焉若
去其法又無以為禮之本也此唯有道者
之所深憂

政和詩書者載治之言禮樂者載治之具
孔子體道之真以治身超然自得乎形色
名聲之表矣而憫天下之弊故言仁義明
禮樂吁俞曲折以慰天下之心然世之人
滅質殉心無以返其性情而復其初則仁
義益衰而性情益薄其道不行於當年矣
為天下後世慮所以憂也
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
樂知也

○ 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無
樂為樂亦不以無知為知任其所樂則理
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
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

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
天下之知而我無心者也

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

居宗體備故能無為而無不為也

○ 詩書禮樂何素之有筆之何為
若欲損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
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

盧曰知天命之所無可奈何而安其分以
不憂者君子之常心也古之開物成務濟
人利俗則不然也不安其樂不任其知先
天而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是真樂真知也
若然者故無不樂無不知故能所不為矣
豈復委任之哉是以詩書禮樂誠可以助
化之本也革之者何為乎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
所謂不違如愚者也

○ 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

未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

○ 歸家淫思七日不寐不食以至骨立

發憤思道忘眠食也

○ 顏回重往喻之乃及丘門詠歌誦書終身不
輟

既悟至理則忘餘事

○ 盧曰顏生亞聖之道不違聞而得之矣手
貢因詩書以為智故為言而失其所宗回
重喻之乃悟為學之益不知日損之道也
政和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

禮樂樂天者有所樂非古人之所謂樂也知命者有所知非古人之所謂知也樂天者必期於無所樂是謂真樂知命者必期於無所知是謂真知若是則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與化為人焉往而不能化人治詩書禮樂可也退仁義擯禮樂亦可也故其始也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及其得也則曰詩書禮樂何棄之有章之何為子貢向也不敢問至其聞之茫然自失思無所得則誦書不輟而已。所謂得其言而未得其所言者歟。

范曰道之真以治身所以修一身也不榮通不醜窮所以任窮達也適來則安之適去則順之則知去來之非我矣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則亡變亂於心慮矣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固有在是一將不得而賊世則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以百姓心為心者詎能悠然無憂耶故詩書禮樂先王之陳迹也此為治之具而非治之道修詩書將以為治乎而仁義

日益衰正禮樂將以為治乎而情性日益薄道不行於一國其知天下何道不行於當年其知來世何吾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筆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所以若是其多憂也雖然吾得之矣樂天者非古人之所謂樂也真樂無樂任其所樂故無所不樂知命者非古人之所謂知也真知無任其所知故無所不知若然者雖曰有憂是豈高自以憂世之患者哉故能無為而無所不為也向之所謂詩書禮樂者用之而不必棄因之而不必革順物自然無容私焉孰能弊弊然以天下來世為事顏回造於坐忘之妙者也故聞聖人之言而有得焉子貢溺於博學之辯者也故茫然自失而已。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群智之表萬物所不窺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

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至哉此答自非體二備形者何能言其髣髴瞻其先後予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為其稱謂況下斯者乎

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仄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

盧曰聖人應物而生濟時用導群有以示跡不顯真以化凡焉

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又音耶極倉子者得聃之道

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蓋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爾能以耳視而目聽

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戶牖神苟徹焉則視聽不因戶牖照察不聞牆壁耳

政和仲尼應物而忘心故見其聖者以為能廢心而用形亢倉子適已而忘形故見其聖者以為能耳視而目聽廢心用形猶枯槁俯仰人之所引亦引人也耳視目聽與列子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同義然何廢何用無視無聽聖人之道焉可致詰此特人者見之耳

范曰心者形之所主形者心之所舍必有以制心乃能廢心故不為心所累必有以使形乃能用形故不為形所役聖人之所以聖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叔孫氏之聞者如此故以是稱仲尼也耳主聽目主視精全而不虧則其耳微矣乃或能視神用而不竭則其目微矣乃或能聽聖人之所以聖視不以目聽不以耳陳大夫之所見者如此故以是而稱亢倉子也

魯侯聞之大驚

不怪仲尼之用形而怪耳目之易任迹同

於物故物無駭心

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汎然無心者無東西之非已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用都無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也

盧曰夫耳目者視聽之器也唯神能用之若神不在焉則死人之耳目不能視聽矣亢倉子知人之所能故不用耳目為視聽之主矣是命耳見而目聞耶此乃傳者不曉因妄為說耳也

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盧曰魯侯仍未了此意更以為增加奇異焉固請其道矣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此形智不相違者也

心合於氣

此又達其形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也

氣合於神

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忘則神理獨運感無不通矣

神合於無

同無則神矣同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親無以自通忘其心者則與無而為一

盧曰夫體既有質而威礙心則有繫而成執體合於心者不在於形礙而在於封執也故氣之於心雖動而無所執故心合於氣者不在於封執而在於動用也故氣合於神者不在於動而在於識也神之於無則妙絕有形故不在於識而在於冥冥矣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肩膊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

唯豁然之無不干聖慮耳涉於有分神明所照不以遠近為差也

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所適都忘豈復覺知之至邪

盧曰是故有形有音無遠無近來于我者皆能知之都不用四支七竅如明鏡高懸朗然自照豈運其耳目哉也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亢倉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不答為答故寄之一笑也

盧曰寄之一笑者得忘言之旨也

政和耳視目聽猶不能外乎形視聽不用

耳目則離形矣蓋耳目視聽未離乎形猶有所不及至於不用耳目則形充空虛視乎冥冥聽乎無聲與神為一世豈足以識之體合於心則以外而進內心合於氣則以實而致虛氣合於神則立乎不測神合

於無則動於無方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氣吾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此所謂以無有入無間者與介然之有有形之小唯然之音有聲之微遠在八荒之外華九方也近在眉睫之間非無所也圓於有形感於有

聲吾雖黜聰明而同乎大通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亦惡知其所以然哉故曰其自知而已矣仲尼笑而不答者解頰一笑不知

答也

范曰耳目形也視聽用也精神洞徹了無

所聞者能以耳視而目聽然特能易耳目之用而已未至於都無所用若乃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表獨以爲聽則耳目不用而聰明長存矣故魯侯以是爲增異也原其所以致此亦必有道體合於心則

其體虛矣乃無謬心之懷心合於氣則其心凝矣乃無使氣之強氣無不運也其化常本於神氣合於神則融而無間矣神無不在也其用常託於無神合於無則混而爲一矣彼辯物而小則爲介然之有感物而應則爲唯然之音其在八荒之外可以

爲遠乎道亦在是無間於遠其在眉睫之內可以爲近乎道亦在是無間於近大智並觀物莫能間無有遠近遂知來物外觀於身身本無身故七孔四支之所覺吾不知也內觀於心心本無心故心腹六藏之

所知吾不知也真知無知無所不知是其神之所爲乎道之至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魯侯以告仲尼仲尼所以笑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

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跡耳豈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哉

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

示現博學多識耳實無所學實無所識也政和夫子既聖矣而曰聖則何敢蓋不居其聖也雖博學而無所成名雖多識而一以貫之此孔子所以爲集大成

范曰達巷黨人知足以知聖人者也故曰

博學而無所成名漢陰丈人知不足以知聖人者也故曰博學以擬聖然則聖人無名孰得而稱之博學多識特以對商太宰而已然其告子貢則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一以貫之何也博學多識者

道中庸所以同乎人一以貫之者極高明所以同乎天

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

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

孔子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義黃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羣跡非所以為聖者所以為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

盧曰將明大道之非跡也代人所詮者徒知其跡耳故夫子因眾人之所常見欲明至真之聖人也

政和皇言道帝言德王言業善任因時所以行道善任仁義所以成德善任智勇所以修業然有為之累非無為之事故曰聖則丘弗知也雖然皇也帝也王也應時而造所任者跡也其所以跡非其所以聖范曰王言業故善任智勇帝言德故善任仁義皇言道故善任因時是皆應世之羣跡耳豈其所以聖哉故夫子皆曰弗知又因以見其不居聖也

商太宰大駭

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非聖商太宰所以大駭也

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

聖豈有定所哉趣舉絕遠而言之也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

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

不言而自信不信者不化而自行

為者則不能化此能盡無為之極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何晏無名論曰為民所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譽無譽謂

無名為道無譽為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名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

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當與無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為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為陰冬日為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

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

自天地以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強為之名仲尼稱堯湯蕩無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強為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耶夫唯無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

之然豈其名也哉惟此足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嶺而謂元氣不浩茫者也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聖理冥絕故不可擬言唯疑之者也

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為欺罔也

盧曰夫立跡以崇教明行以興化者皆救俗之賢聖耳若夫體大道者覆載如天地化行若四時不見有可治而不可亂者不假立言而為信者沛然而澤利萬物裒然

而含識皆生蕩蕩難明此為聖者寄之於方所立言以辯之猶恐未為至也故以疑似而遺言斯乃太宰所不知以為夫子誑之耳

政和莊子論騷人伏羲神農黃帝唐虞以來其為天下皆以為德之下衰孔子以三皇五帝三王之治為不知其聖乃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蓋道歲也聖人時也五帝三王之治閱衆萌於其嘉之會猶時之有春夏也見其外王之業而已故曰不知其聖西方之人去華而復質猶時之有秋冬也靜而聖而已故曰有聖者焉夫有不治也然後治之無事於治何亂之有故不治而不亂待言而信者信不足也默然而諭故不言而自信道化之行猶有行之之迹化而無迹孰推行是故不化而自行此之謂莫之為而常自然也道不可名無所矜域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雖然聖不可知謂是為聖豈真是哉故疑其為聖而已商太宰以其言不近人情故始也驚怖而

大駭且求之度數而弗得故其終默然心計而以孔子為欺我也

范曰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是古之人門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釋

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嗔嗔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慰天下之心名

曰治之亂孰甚焉然則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故從容無為而萬物煩累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于

以設教則無言之之累爾其自信乎以運化則無化之之迹爾其自行道常無名自人觀之雖見夫蕩蕩其大而無名之朴終

無得而稱之也百姓謂我自然帝力於我何有莊子所謂聖人無名者其是歟然聖與不聖方其致疑而未之或知也殆將進

乎聖而不可知之神矣商太宰不足以語此故以孔子之言為欺我哉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

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雜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

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闕矣

盧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賜能辯而不能訥

盧曰有進取之能未階乎道也

由能勇而不能怯

盧曰但其雄不能守其雌也

師能莊而不能同

辯而不能訥必虧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義此皆滯於一方也

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

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

易吾之道非所許

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
盧曰：燕有仁辯嚴勇吾且不與之。易況不能兼之。夫子能兼四子之不能也。故事我而不貳心矣。此論道之大者更在其行藏之卷耳。

政和聖人之道極高明而道中庸或過或不及皆非道也。賢者過之聖人無取焉。回能仁而不能反非大仁也。賜能辯而不能訥非大辯也。由能勇而不能怯非大勇也。師能莊而不能同非和光也。雖不該不偏在道一曲然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乃若夫子之大全則備道而兼有之。彼數子者仰聖人而自知其小。則孔子雖各以其所能為賢於已而彼其所事我者亦安能貳已哉。

范曰：顏淵得其行而未得其所行故雖或不逮於三月之久未能克已於一日之間豈非能仁而不能反者耶。子貢得其言而未得其所言故孔子列之言語之科。

孟子稱其說辭之善豈非能辯而不能訥者耶。乘桴之游或譏其好勇過我三軍之間或譏其臨事而懼則由能勇而不能怯可知。飾堂堂之容難與為仁持嚶嚶之志不掩其行則師能莊而不能同可知。之四子者皆非全才故兼其有以易吾聖人弗許也。然則夫子之道其猶海乎。或小或大或多或寡各隨所取而有得焉耳。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九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

仲尼

聖子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博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

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

朝朝相與辯無不聞

師徒相與講肄聞於遠近

盧曰：來者既多列子亦不知其數。日日談

講聖人之跡無不聞也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

其道玄合故至老不相往來者也

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遠存則門之徒役

必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相敵

盧曰：衆疑有隙怨見不相往來也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異

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

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特異焉

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

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無震動也

盧曰貌全而心至終不耳目心口之爲辯也故心無所用知形無所憂傷

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

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直而記之也

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

欺魄士人也一說云欺頭神凝形喪外物不能得聞之矣

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

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似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群也

盧曰閱簡弟子往見之果若欺魄爲像人若今之欺頭者形神不可與接也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與言

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過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

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

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辯生

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求是而尚勝也

盧曰末行者情未忘於是非耳衍衍然求勝之氣耳

子列子之徒駭之

見其尸居則自同於土木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

反舍威有疑色

盧曰疑其未忘勝負之心

范曰南明也居南郭則自幽而即明之意

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以言保汝之衆也

朝朝相辯無不聞以言肄業之勤也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則又其道

之兼忘而不相往來者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則又其道之默契而無所用見者門

之徒役遂以爲有敵不疑曾不知夫體道之人彼我混冥未嘗立敵也有自楚來而

問者子列子告之以南郭子其貌充矣則全而不虧其心虛矣則刺而無物耳之聞

也反聽而已目之見也內視而已默而識

之以口則無言覺而冥之以知則無知若

然則踐形而上又孰有惕然震悸者以且離人而常寂焉往而爲妄行而傷故曰往

將吳爲雖然道無往而不存亦無往而不可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者言其與有是者

偕至於丘也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則熱然似非人矣顧視子列子形

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則然然似喪心而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

言則又揀而出感而應而不得已而有言焉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曷嘗有心於爲言

哉故自外觀矣殆見其衍衍然以道自樂其靜也專其動也直雖若有尚物末勝之心而所謂不雄成者常自若也彼偕來之

衆方且疑其以道與世亢又烏能無驚乎哉

子列子曰得無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

窮理體極故言意兼忘

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

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遺知希言傍宗之

徒固未免於言知也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比方亦復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即復是道無所道知無所知道無所道者未能離道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

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

夫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後慮之名改得无所不言无所不知也

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處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妄驚如何

虛曰至知之與意兩俱忘言也若優劣不等則須用言以導之用无言之言无知之知亦何異乎言之與知雖然有道自當辨

之則未嘗言未嘗不言未嘗知未嘗不知理正合如此而已汝何妄怪哉

政和日數而不及者言借來者衆而夫子之不可及也列子亦微焉者言列子之道亦不可得而見也朝朝相與辯而不聞者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不得已而有辯則其所聞也亦淺矣連牆二十年不相請謁則與老子所謂不相往來同意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則不必目擊而道固存矣百散九竅敗而存焉所謂貌充也實然空然視

之不見所謂心虛也有人之形故耳目口形貌无不充无入之情故无聞无見无言无知无惕其室虛矣欺魄若存形而非真猶所謂象人也形神不相偶謂神不守形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謂不能知雄而守雌以列子之道南郭且視之如此此其

徒所以駭之而咸有疑色也言者所以傳道也言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故曰得意者无言可以言論者物之祖也而不知內矣故曰進知者亦无言用无言為言亦言

者至言也无知為知亦知者至知也以我之无言合道之不言以我之无知合道之不知由得意與進知者觀之亦所以為言亦所以為知也其道不外乎此何妄駭之有

范曰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故得意者无言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故進知者亦无言无言者道也用無言為言者亦未能忘言无知者道也用无知為知者亦未能忘知雖未嘗忘言有所謂未之嘗言者亦在可言之域雖或末忘知有所謂未之或知者亦在可知之域曰言曰知本無所遣亦無所累應物而言亦无所不言也而實无所言即物而知亦无所不知也而實无所知嚮之所謂道者如斯而已

汝將何驚耶

子列子學也上章云列子學於風之道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

眇笑並坐似若有褒貶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為度豈定於一方哉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性之極則乘變化而无窮後明順心之理明无幽而不照二章變出各有攸趣可不察哉

盧曰老子曰大智若愚大辯若訥人徒知言知之為異不知夫不言不知之為同故黃帝篇中明用無言之言以濟人此篇復重論言明用言之不殊於无矣
政和始得一眇言道存於目擊之間解頰

而笑言心得於形釋之外引之並席而坐則進而與之俱內外進矣則妙而不可測也形无空虚故心凝形釋骨肉都融造形上極故理无所隱也
范曰御風而行猶有所待故上篇論乘風

之道此不復言以明列子之學匪直止是而已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

言所適常新也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

人謂凡人小人也惟觀榮悴殊觀以為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

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

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

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辯之者言知之者鮮矣

盧曰說物之變遷謝无恒人但樂其見吾觀其化此所以異於人

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

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

苟无暫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无以為異者也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

彼之與我與化俱往

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

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於二儀鼻隆口容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脉屬於川流溫蒸同乎炎

大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靡有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

盧曰汝自以異於人人之所視未嘗異汝也何者汝知物知物之變遷不知汝之无

故但外游而不內觀雖感物而亡身斯為至矣亦何必求備於外游乎

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

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門庭者也

政和所玩无故則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於貌像聲色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在消息盈虛未有能辨其游者言兩者之異未之或知也然以性見者於其所見亦常見其變也故曰凡所見亦常見其

變以我徇彼則徒見彼之无故反外照內則在我者未嘗不常新也故曰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務外游者與物俱徂見物不見性內觀者反身而誠見性不見物窮響以聲此求備於物之類也處陰休影此取足於身之類也故游之至與不至唯內外之為辨列子終身不出則反求諸己之謂也

○
臺丘子曰游其至乎

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故重叙也

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賦

內足於已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故不知所賦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

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故能遇物而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

我之所謂是蓋是无所是耳所通常通而无所凝滯則我之所謂游觀

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所矣乎

盧曰夫形无所適目无注視則物无不視而物无不游矣若此游觀者真至游矣乎政和至游者因性而動者也至觀者即性而見者也有所適則有盡性豈有盡者哉故至游者不知所適有所賦則有破性豈

○
有破者哉故至觀者不知所賦无所不游而實无所游无所不觀而實无所觀上與造物者游如斯而已故曰游其至矣乎

范曰物化无窮在彼為故在此為新有陰有陽而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辯而新

故相除者人也游之樂所玩无故則所適常新矣然人之游也觀其所見則以物之榮觀為可樂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又與造物者游而觀復於芸芸之間也游乎游乎孰知其所然哉子列子之好游蓋

明夫此雖然物我異觀猶非其至故以人之游為觀其所見不知亦恒見其變也以游之樂為所玩无故不知我亦无故也是直務外游而不務內觀者耳又烏能逍遙无為而游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存者耶

○
莊子曰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唯體道者乃能游於世而不僻故務內觀者則由勝之內行乎无名者也務外游者求備於物則由勝之外志乎期費者也取足於身所觀在道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所游在物游之不至也游之為樂若是其異故列子自以為不知游而臺丘子復告之以游觀之說焉夫鞅掌以觀无妄者是謂至游不知所適則自適而已大觀而物无不可者是謂至觀不知所賦則內賦而已夫若然者道不違物物无非道則物物皆游物物皆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何必以外游為務哉道其至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古之人

人知之亦驚器人不知亦驚器者幾乎此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

盧曰文摯所醫止於藏府骨肉之疾耳龍

叔所說忘形出俗之心耳不與俗類自以爲疾焉

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

○无往不齊則視萬物皆无好惡貴賤

視吾如人我忘彼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凡此衆庶賞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威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

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爲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無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所不能得友妻子所不能得親僕隸所不能得抑也

此美疾哉奚方能已之乎

盧曰莊子曰譽之不加勸毀之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也夫執其神而忘其形者則貧富死生人畜彼此皆過客耳夫何異哉今用心之若此也則君臣朋友之道廢愛憎喜怒之心絕矣何方能愈之耶

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而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

○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

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盧曰背明而立者反歸於凡俗之虛也向明而望者仰側至道之心也方寸虛者緣執書也一孔不達者未盡善也夫亡竅俱通者宣復以聖智之道爲病耶此病非文摯所能止

政和子之術微矣言其微妙之謂也龍叔所告以爲疾文摯所命謂之病則欲知其

受疾之始而已毀譽不能榮辱得失不能憂喜死生不能變其心貧富不能累其形視人如豕則忘人之貴於物視我如人則忘我之異於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无留居也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不擇地也凡此衆疾窮實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則既不受制於人威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則又不見役於物仰固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俯固不可以御妻子制僕隸也昔之以天下辭者皆曰適有幽憂之病

○則命龍叔背明而立向明而望之疑其有幽憂之疾故也聖人之道莫貴乎虛今日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則幾聖人者也耳目鼻口皆關於心六孔流通則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之謂也一孔不達則心凝矣視彼外物何足以爲之累然且謂之疾者豈病忘之類歟

范曰古之體道者萬物一視而无彼此之擇衆態一齊而无親疎之間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聲然不顧雖以天下非之失

其所謂儻然不受得自是也吾无所喜失
自是也吾无所憂不以生為可樂死為可
哀自生自死而已不以富為可欲貧為可
惡自貧自富而已視人如承忘貴賤也視
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
則以家觀家而无不同矣觀吾之鄉如戎
蠻之國則以鄉觀鄉而无不同矣夫若然
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雖有斧鉞之威
弗能禁威衰利害不能易也哀樂之變不
能移也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近而
妻子不得而親賤而僕隸不得而狎其道
之大同若此彼且以之為疾而冀其發藥
焉殊不知此非藥石之所攻也文摯乃命
龍叔背明而立則以體道為心者欲其趨
至幽之域故爾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則
以治人為事者欲其離至幽之方故爾既
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則
圓明之府瑩无纖埃而造乎剡心之妙矣
聖人之道其殆庶幾乎故曰子心六孔流
通一孔不達蓋所謂未達一間者夫如是

又豈淺術所能已也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
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无死地此聖
人之道者也
盧曰至道常存不由外物
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
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為生之道常存
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聞得自然而全者
也
盧曰真常順理隨形死生而自不亡者道
之常也
由生而亡不幸也
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違害就利務內役外
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
盧曰貪有生而亡道者不幸也
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
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此事實相應
亦自然之道也
盧曰俗聞禮教之道必分而至死者

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
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生理亦盡亦是
理之常也
盧曰愛生死之身行生死之教而不存道
俗以為常
由死而生幸也
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於死此誤生者也
盧曰居遷謝之業而節於嗜慾者亦為知
生之幸也
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
用聖人之道存亡而得理也
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
謂之常
乘凶危之理以害其身亦道之常也
盧曰不役智以全者道也用此道而終者
常也俗士役其智以至死以為濟物之道
也用此道而至死亦謂之常眾所樂者眾
為道眾所安者眾為常然則出離之道與
世間之道名同而實異也
政和所貴乎道者謂其可以死生也道獨

存而常今亦无往而不存獨存而常今故曰无所由而常生无往而不存故曰有所由而常死由其道而生則雖死而不亡是理之常也故曰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乃若由生而亡非正命也故曰不幸也由其道而死則未終而亡不以爲變故曰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乃若由死而生則罔之生也幸而免爾故曰由死而生幸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既化而生又化而化由於道聽於命方生方死乃常然耳。

范曰道二死與生而已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體道之人通乎物之所造故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也一將入於晝夜之道墮乎出入之機則出生入死莫覺莫悟或悅生而累形或忘生而徇利烏知其所以然哉故列子於此推而明之无所由而常生者可以生而生也可以生而生則雖考終厥命而有不亡之理此其所以爲常也若夫由生而亡是直不幸而

已顏子之夫是也有所由而常死者可以死而死也可以死而死則雖未終其天年而有自亡之道此其所以爲常也若夫由死而生是直幸而免而已盜跖之壽是也夫无所用而生者任自然之道乃能用道而得終有所用而死者行必死之道乃能用道而得死皆謂之常可也若幸不幸則言其變而已。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

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无所哀也

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

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隸者猶群輩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

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

盧曰得全生之理而歸盡者聖賢所以不

哀也失真以喪理與至於死者賢智所以

傷也凡衆人之生死歌哭皆物之常何知

其所至哉

政和死而不亡則其死可樂所以望其門

而歌不幸而死則其死可哀所以撫其尸而哭乃若隸人之生死則或相和而歌或相環而哭又烏知死生之所在

范曰傳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夫歌哭異

道禮之吉凶所以不相干也唯體道之人

則不然故季梁以道爲任其死也楊朱望

其門而歌豈非以順受其正則於死爲不

足哀故歎古之人有臨尸而歌者如此而

已隨梧不能忘我其死也楊朱撫其尸而

哭豈非以不幸而死則於其死爲不敢樂

故歎古之人有人哭亦哭者如此而已雖

然悲樂者德之耶至人豈有心於爲是哉

雖望門而歌曾不知今之歌者其誰乎雖

撫尸而哭殆非敬然隨而哭之也與夫

隸人之生死而衆人且歌衆人且哭者異

矣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

盧曰老人之視也遠則見近則昏是失明

之漸也

耳將聾者先聞納飛

耳將聾者先聞納飛

盧曰秦呼蚊為蚋患耳者聞耳中蟲飛之聲是失聰之漸也

口將喪者先辨滯澁

與者差也滯澁水異味既合則難辨別也
盧曰余陵反二水名在齊地

鼻將窒者先覺焦朽

焦朽者有節之氣亦微而難別也

體將僵者先亟奔佚

僵者仆也如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
與人之理亦然

心將迷者先識是非

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渝變居亢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仕體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

盧曰口失正味則別有所辨鼻失所聞則別有所覺體將僵仆必先奔馳心迷至道

在於是非是非所以彰道之所以亡
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要道極而後還故聰明強識皆為開昧衰迷之所資

盧曰反其常執則階於至道矣故曰規林

豪之末者不見太山聽蚊蚋之音者不聞雷電故莊子曰膠離朱之目故天下皆明

矣戾工輪之指故天下皆巧矣合儒墨之

學矜是非之名以為富記糟粕之跡以為能欲反於真何方可致也故易曰无思也

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聖人所以殷勤於至道也

政和物極心反是事之變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故未免乎累聖人不位乎其形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

豈以形累神哉

范曰睹秋豪者將以為明曾不知五色令人目盲也聞蚋飛者將以為聰曾不知五音令人耳聾口之於味固有能辨滯澁者矣而五味濁口或至於使口厲喪鼻之於

臭固有能覺焦朽者矣而五臭薰鼻或至於困悞中顛體將僵者先亟奔佚此東野

之馬所以至於必敗也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此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也物極則反

自然之理聖人覺此而冥焉消息盈虛與時俱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耳目之視聽

一无所後鼻口之納審一未嘗縱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于已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一

聖主

仲尼

鄭之圃澤多賢

有道德而隱默者也

東里多才

有治能而參國政者

盧曰脩崇道德者賢習文審刑者才

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報稱行過東里過鄧

析

鄧析鄭國辯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无

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

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來者奚若

世或謂相嘲調為舞弄也

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聞也

盧曰鄧析自矜於其同侶為而欲欺弄於

伯豐析之門人咸願如此也

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上上聲之義乎

盧曰張湛云上音颺字下音贍字

愛人養而不能自養者大豕之類也養物而

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

而息執政之功也

喻彼為大豕自以為執政者也

長幼群聚而為牢藉庖厨之物美異大豕之

類乎伯豐子不應

非不能應戲而不應

盧曰嫌其不知本不足與言也

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問齊魯

之多機乎

機者巧也多巧能之人

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

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

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

亭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偏

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

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

之使焉

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為衆人之所能

群才並為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无惡

无好无彼无此則以无為心者也故明者

為視聰者為聰智者為謀勇者為戰而我

无事焉荀榮謂傳擬夏侯玄曰子等在世

榮問功名勝我識滅我耳報玄曰夫能成

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

末者耶答曰成功功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

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識之獨濟我以

能使子等為貴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為也

執政者廼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

目其徒而退

夫任群才以為理因衆物以為用使難犬

牛馬咸得其宜士農工商各安其位者唯

有道者能之耳豈汝曹自致耶汝徒見其

末而不識其本欲以螳螂之臂而拒車轍

者是不知量也鄧析理析而恥見其徒故

目之而去也

政和百家衆技不能相通譬如耳目鼻口

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然有真君存焉其

使形者也治土木金革以為器治聲樂書

數以為用治軍旅以禦外治宗廟以善內

群才可謂備矣然皆有之以為利者必无

之以為用廼能總而一之蓋有為則有所

不能為无為則无所不為故曰位之者无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鄧析不通乎此以執政自矜宜其見笑於大方之家伯豐子不應則不言之辯也

范曰賢以德言才以能言伯豐子即上篇

所謂弟子伯豐是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蓋辯者之固故以養養之義難伯豐子也傳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无所求飽食而遨遊夫體道之人去其智巧而復於无能則食而飽衣而息固未嘗有為也彼且以是為犬豕之類宜乎伯豐子之能以不應歟若夫齊魯之多機有土木金革之工有聲樂書數之藝有治軍旅以即戎者有治宗廟以奉祀者群才必備莫能相無故無相位無相使者殆亦巧者勞而智者憂之類歟然則天下之治能者多矣百家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譬如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見天地之純全明古人之大體者唯聖人而已故不務知衆人之所知而有知者為之用不强能衆人之

所能而有能者為之役又孰弊弊然以胥易技係勞形休心為事耶老氏所謂用人之力者如此而已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

懦者弱也

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也王作色曰吾之力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也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物无與對故其功不顯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為其所易盧曰衆人之所為衆人之所視者皆利名之道動用之跡耳衆人所窺不為者斯乃有道者之所遊故能無敵天下者力无對

也

故學昧者先見與新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

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

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道

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

盧曰與新近物也撞鐘巨聲也夫易聞易見自近而及遠也夫善為生者先養其神

神全則无為之功著則外物无不通故曰有易於內者无難於外也是以得之於一心成之於一家故外人不知也

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

未能令名迹不顯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

愈免於矜故能致此也

以能用其力者也

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

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特能願用

盧曰我雖不及師之隱晦其迹也豈不猶負其能而自顯乎夫合大道而化萬物者為有力也故莊子曰藏山於澤藏舟於壑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趨昧者猶不知也而宣王謬為筋力耳

政和積聚小不勝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豈尚力之謂哉此不用力所以為真有力者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故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自有所見棄而忘之以至於無見則視乎冥冥無以異於見與薪也自有所聞棄而忘之以至於無聞則聽乎無聲無以異於聞撞鐘也德之不形名安所出哉然則顯其名者是違其教矣唯猶愈於尚力以求名此所以見取於時也

范曰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可謂弱矣而弱者道之用也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可謂剛矣而剛者死之徒也故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剛公儀伯之師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者殆亦

操常勝之道而未嘗用其力者歟夫天下之理能視人所不窺者乃能見人之所不見能修人所不為者乃能得人之所不得見與薪者不為明目而學跡者必先見與新聞撞鐘者不為聰耳學聽者必先聞撞

鐘何則先其易者後其難者則終无難矣唯其無難故名无得而稱之也公儀伯之以力聞諸侯疑若違師之教而顯臣之能者然以能用其力此於力无所以負也若夫以力較力者合衆力而攻之彼有時而屈又烏能馳騁天下之至堅哉莊子曰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无不用者乎此公儀伯之能用其力所以不若商丘子之未嘗聞也

中山公子年者魏國之賢公子也

公子年者文侯之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年因曰中山公子年也

盧曰公子年文侯之子也封於中山故曰中山公子

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年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无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

樂正子與之徒笑之公子年曰子何笑年之悅公孫龍也子與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

不祖宗聖賢也

佞給而不中

雖才辯而不合理也

漫衍而無家

儒墨刑名亂行而无一定之家

好怪而妄言

愛奇異而虛誕其辭

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心與韓檀等肆之

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

盧曰行不因師獨學无友辯而不中於理漫衍而无所宗其道能屈人之心不能服

人之心也韓檀莊子云桓園俱爲人名聲相近者也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

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過故責其實驗也

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

孔穿孔子之孫也世記云爲龍弟子詒欺也

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

箭相連屬元絕落處前箭著棚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猶銜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鳥號之弓基衛之箭鳥號者黃帝弓也基者地名也出美衛衛者羽也

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

不揚

箭行勢極雖著而不覺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

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也

此言

同後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五木百擲百虛者人以爲有道以告王夷甫夷甫曰此无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庚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皆此類也

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

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手心之所詮不患所踈跌今設令至拙者闇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闇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真語張叔奇云嘗與樂彦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穎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爲形用之事理之蘊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爲之者也

子何疑焉

盧曰均後於前者百發如一焉故視之若一耳眶不睫者矢勢至睫而盡矣故塵不揚於地非是中睫而落也子輿之問視之若一也則謂自弦及棚箭相連接不絕如一焉聞注眸而墜則謂射目不入是解之

不了於至理非公孫龍之詭妄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

龍詭魏王曰有意不心夫心寂然无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之本矣

盧曰心之動者爲意世人皆識其意而不識其心有指不至

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互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

盧曰凡有所指皆未至也至則无指矣有物不盡

在於蘊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

則其一常在其一常在而不可分雖欲損之理不可盡唯因而不損即而不違則泰

山之崇峻元氣之浩茫泯然為一矣惠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

盧曰若盡則非有也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者折之雖多但微細而理不應盡也

有影不移

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

於影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盧曰移則影變矣新新相及故不見其移焉

髮引千鈞

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不均之處處處

比皆均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

勢至均故也

盧曰細而衆鈞可以舉重亦猶毛之折軸

積而不輕也

白馬非馬

此論見存多有辯之者辯之者皆不私通故闕而不論也

盧曰白以命色馬以命形白馬非馬辯形色也

孤犢未嘗有母此不許

盧曰謂之孤犢安得有母也

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

負者猶背也類者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可備載也

公子牟曰子不諱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

子矣尤失反夫無意則心同元也無指則皆至所不主也盡物者常有

常有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帶有也

影不移者說在改也

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

在改爲也

髮引千鈞勢至等也

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於不等故

墨子亦有此說也

白馬非馬形名離也

離者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

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

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

此語近於鄙不可解也

樂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於鳴皆條也

謂龍之言元異於馬而皆謂有條貫也

設今發於餘寂子亦將承之

既疾龍之辯又忿牟之辭故遂吐鄙之慢言也

論

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

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諭故遽辭告退也

盧曰失理而忿者不可與言故告退也

政和行毀乎隨故欲其有師學陋於獨故

欲其有友多言數窮不知守中故佞給者

爲不中百家衆技時有所用故漫衍者爲

无家有射之射有不射之射後鏢中前括

不過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不睇故不

過盡矢之勢而已是射之射又何疑焉意

生於心有意而心異矣故有意不心而无
意則心同指以指物所不指則不至故莫
若无指則皆至物不可窮也必有其物而
欲盡則常滯於有故有物不盡而盡物者
常有影不移者謂或枉或直其影則一故
其說在改也髮引千鈞謂積小不勝為大
勝故曰勢至等也雖然公孫龍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列子載此
蓋所以祛邪說之蔽

○
范曰傳稱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慮能勝人之口不服人之心而
龍之自稱亦以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
不可因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為至達則
詭辭數萬固无足法者中山公子牟莊子
以為有意於道而未至故以公孫龍為至
言而悅之荀卿并與十二子而非之者蓋
以此也夫龍之為人行无師學无友佞給
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徒欲惑
人之心屈人之口而已茲繫正子與所以
非之歟觀其詒孔穿有曰善射者能令後

鏃中前括斯謂之鈞後於前可矣鴻起之
射其妻夫注眸子而睚不睫斯謂之盡矢
之勢可矣若夫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
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孫賓
未嘗有母是又負類反倫有不可勝言者
樂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鳴皆條也豈非
其言之無謂猶風之鳴衆竅故歟雖然公
子牟常悅龍之為人矣而莊子復有公孫
龍問魏牟之說卒況之以坎井之蛙者蓋
始悅而終非之故也

○
堯治天下

天下欲治故堯治之

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
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

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滅則

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

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
野在野不知

若有知者則治道未至也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謡曰立我蒸民

莫匪爾極不誠不知順帝之則

蒸者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
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
天之通哉

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

夫大夫曰古詩也

當今而言古詩者則今同於古也

堯還官名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
之命至而應

○
盧曰夫貴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懼

不尊於人愛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
恐不益於物若無亡於天下者則順之而

不宰理之於未萌取之不以為尊去之不
以為失如天之運四時成馬如地之載萬

物生焉功成事遂而身退者也故无私焉

夫能无私也十五禪大位而不悛受大位而不

辭也

政和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非有人故天
下治與不治所不知也非見有於人故億
兆之願戴已與不戴已所不知也問之左

右問之在朝問之在野皆所不知則蕩蕩乎民无能名焉故也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則衣食足而咸受命之中不識不知則衣食足而循天之理百姓謂我自然此之謂太上之治

范曰有心於為治者天下未必治惟无以天下為者乃能治之不能為異者人未必戴必有異焉人乃戴之然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則治與不治吾无容心也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則治之者必本於无為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則戴與不戴吾无容心也天下樂推而不厭則戴之者有所不能釋故堯在位五十年而天下之治與不治億兆之顧戴已與不顧戴已皆所不知也有姓謂我自然帝力於我何有問之左右問之外朝問之在野殆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若夫游於康衢聞兒童之謠然後知其立我蒸民者莫匪爾極順帝則者不識不知豈非治極於无象而然耶夫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思文嘗以是而稱后

後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皇矣嘗以是而稱文王矣故列子舉此以譽堯直曰古詩而已堯還官召舜因禪以天下者功成而不居故也舜不辭而受之者會至而能應故也且以堯之為帝也以黃屋為非心舜之為帝也有天下而不與則其相授受固自有道矣而史之所記謂堯之授舜則有歷試之事謂舜之受堯則有升聞之德嗚呼豈其所以為堯舜哉

關尹子曰在已無居

○ 汎然无係豈有執守之所

形物其著

形物者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

其動若水

順物而動者故若水也

其靜若鏡

應而不藏者故若鏡也

其應若響

應而不唱者故若響也

虛曰天至極者神也微妙玄通深不可極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常在於己而莫知其居形萬物而不可著見其動若水潤下而濟上其靜若鏡照用而不爽其應若響不遺於物此養神之至理也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虛曰此至道者非有形之物而善應而不違故物自違道道不違於物也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

○

唯忘所用乃合道耳

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

虛曰欲得善為此道者應支體黜聰明虛其心而養其神則自然而自證也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

知其所以

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

虛曰唯此養神之道難知難見非有非无

瞻之者居萬物之先輕忽之者不與物競

用之則六虛皆備廢之則莫知所存獨立

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其至矣哉
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

以有心无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常若兩忘有元先後其於无二心矣

盧曰有心而求之者自遠於道非道遠之也无心而合道自近之於道其道近之也有心无心人自異耳道无遠也

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自然无假者則无所失矣

知而亡情能不為真知真能也

知極則同於无情能盡則歸於不為

盧曰唯默然而內昭因性而成者乃得之矣知因性者必亡其情能亡其情而无為者此乃真知真能也

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

盧曰夫發者起人所不能知更何能為情哉發起人所不能為復何能自為情哉惑者變性以為情智者變情以為性故易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也

聚塊也積塵也此則雖無為而非理也

盧曰夫无為者而無不為也若兀然如聚塊積塵者雖則去情無為非至理者也

政和道行於萬物之上聖人體道運而无積而物不能離焉故曰在己无居形物其

著所謂其動若水者言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順理而動也其靜若鏡者不將不迎應而不藏靜而不變也其應若響者未嘗唱

也常和人而已道也者應物而不造故也道若物也物故遠於道所謂物自違道道

大同於物所謂道不違物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所以善

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黃帝曰无虞无服始安道无思无慮始知道所以善若

道者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待彼之情故曰欲若道而用視聽形

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言不可度也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

所者言不可執也致道者忘心心无所知是謂得之有心者无心者皆未能忘心也

故不足以有得默而得之性而成之无所

用其心者也故有以得之知而忘情则无

知之累是謂真知能不為則无能之巧是謂真能若發乎无知又何以能情若發

乎不能又何能為也道常无為而无不為聚塊也積塵也雖曰无為豈道也哉故曰

雖无為而非理也范曰有積也故不足无藏也故有餘至人

无積亦虛而已故體道在己未嘗居而有之也然善貸且成豈常有心於泛應哉形

物之著成其自受爾故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鑑和而不唱其應若

響順物自然无容私焉是其道之所以若物者歟夫道不遠人人自遠道故曰物自

違道同於道者道亦得之故曰道不違物善若道者耳目有所不用即耳目以求道

則視聽雖詳只為聾盲心力有所不用即心力以求道則形智雖勞只為桎梏又烏

能當於道哉惟道之運无乎不在瞻之在前隨之不可忽焉在後迎之不可用之彌

滿六虛則塞天地之間而不覩其端倪也廢之莫知其所則入於窮冥之間而莫窺其朕兆也遠玄者玄亦遠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近玄者玄亦近之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惟即默而識者乃能得之惟率性而行者乃能成之道之在我其无所失矣故古之人知而忘言是爲真知乃无所不知能而不爲是爲真能乃无所不能若夫聚塊也積塵也藏於莫爲豈所謂道者哉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一

冲虚至德真经四解卷之十二

德

晉張湛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

宋政和訓

宋左丞范致虛解

和光散

人高守元集

湯問

不知而世齊之所見以限莫若是以

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虛曰夫萬物之情各貴其生。故此養其所以生。而愛身以喪其生。此其害甚焉。生通乎情。情通乎性。達以契其理也。以物不可窮。而上者神以可測。形而下者。物不形。而世之人以耳目心之所及。期觀聽之所不至。則淺矣。范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合之內。曰六人論。而為淺見。塞聞者。道也。一曲之固未易為淺見。塞聞者。道也。一曲之

殷湯問於夏革革字莊子音棘曰古初有物乎疑直經注

今之所以有物由古之有物故也

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後世必復以今世爲古世則古今如循環

矣設令後人謂今亦无物則不可矣

政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天地之間古猶

今也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

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

今之所謂終者或爲物始所謂始者或是

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

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謂物外事先廓然都无故无所措言也

盧曰後世必以今日爲古何殊今日問古

耶安得无物也由湯以上古爲先然別物

始事先更相前後此不可知也

政和无端之紀莫知其極始終之不可故

又烏知先後之所在然在物之內雖時无

止始終先後猶有數焉故曰烏知其紀而

已自物之外自事之先以智之所知而窮

其智之所不知則亦惑矣故曰朕所不知

也

范曰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

仲尼告之曰古猶今也蓋時徙不留物逝

无舍昔日以爲今者今日視之則爲古矣

今日以爲今者後日視之則爲古矣然則

後何以異於今而今何以異於昔耶爰自

氣母一判參差萬類充初兩間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始終相反如環無端自非大明終始者焉知其所始焉知其所終雖然終始无故惟其時物猶可得而致知也若夫自物之外有不物者存自事之先有無事者存無古無今无始无終雖聖人於此殆亦未之或知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

湯革雖相答然於視聽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今盡然都了

○ 革曰不知也

非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

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

欲窮無而限有不知而推類也

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

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中所謂無無極無無盡乃真極真盡矣

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

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

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也

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其有則乃是其知也

政和若域之內則上下八方為有若方之外則上下八方為無自有觀微則有極盡自無觀妙則無極盡故湯之問革而革多以不知為言也

○ 范曰夫物量無窮焉至而倪小大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則迷亂而不能自得

矣上下八方豈易得而致知耶故無則無極上下八方則非超於無者也則有盡上下八方則已墮於有者也自人觀之但

見其無極而已而無極之外豈更有無極者哉但見其無盡而已而無盡之中豈更有無盡者哉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是乃窮理之言也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更有革曰猶齊州也

也

盧曰言無安得有極盡耶是以道無不遍無之謂也體用俱大非虛實無有也

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之西復猶營也脫以是知四

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異是間則是是矣

○ 盧曰四方窮之不可盡皆有生死愛惡父母妻子故知四荒四極之外不異營幽之內則是是也

政和天地覆載道為之公四方無窮無所吟域觀於遠近何殊之有

范曰中天地者為中國外於中國者為四

夷五方之性雖曰不同五土之宜雖曰各

異姑即其所有者而言之則四海之外亦

奚異於齊州乎故距齊以東其行至營人民猶是問營之東復猶營也則東至日所出從可知矣距齊以西其行至幽人民猶

是問幽之西復猶幽也則西至日所入從可知矣用是以觀故知四海八荒四極之不異是也傳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幽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鮪竹北戶西王母目下謂之八荒九夷八狄七

戎六蠻謂之四海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

夫含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

含萬物也故不窮

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於一生不盡於一形故不窮也

含天地也故無極

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其限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為國邑豈能知其盈虛測其頭數者哉

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地者乎

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限以無窮而容有限則天未必形之大者然則鄒子之所言蓋其掌握耳亦吾所不知也

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知反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庸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至於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聞遠得物外之形若夫封情慮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將謂窮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寥廓巨細之無限天地為一宅萬物為游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闢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聞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東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創所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為夸大哉悲夫聃周既獲譏於世論吾子亦獨以何免之

乎

盧曰夫神道之含萬物也故不窮陰陽之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萬物之外我所以知以辯之非謂都不知也

政和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為萬物之母者天地故含萬物而不窮為天地之始者道故含天地而無極天地空中之一細物而道包之則天地之表固有大地者矣

范曰小者不同而別大者覆入而同之惟

天地為能覆載萬形惟太虛為能包裹六極大小相含孰知其所以然哉以其含萬物也故莫知所窮此所以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以其含天地也故未始有極此所以天地雖大未離其內然則天地者是直空中之細物有形之最巨者耳安知無形之表而有大地於天地者哉此可以意之難以言論故每執之以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

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故能練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使晷度順序不必以器質相補也

盧曰張湛此注當矣

斷龍之足龍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

共工氏與顓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恃其強與顓瑊爭為帝顓瑊是黃帝之孫不周山在西北之極

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盧曰亂常敗德則為折天柱絕地維也是以聖人知天道損有餘補不足故三光百川得其大要也

政和練石補闕斷龍立極蓋聖人財成輔相之道日月星辰就于天之西北百川水潦歸于地之東南則其勢然也

范曰易以乾為陽物坤為陰物則天地猶未離乎物也故古之人或練石補闕斷龍

立極或折天之柱絕地之維天地雖大猶不能全則彌綸範圍豈無所待耶日月星辰其行也左旋則以天不足西北故也百川水潦其流也東注則以地不滿東南故也黃帝書曰天不足西北故北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近取諸身而天地之大可見矣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華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

事見太荒經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其下無底稱其無底者蓋舉深之極耳上句云無無極限有不可盡實使無底亦無所駭

名曰歸墟華子云八紘九野之水天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世傳天河與海通

盧曰大壑無底者言大道之無能窮盡者

也至微至細入於無間者不過水也注之無增減者萬有無不含容者也

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

兩山間相去七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往來往來者不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盧曰有形之物生於大道之中而增飾翫好而不知老不知死動用不住倏往忽來無限數也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

若此之山猶浮海上以此推之則凡有形之域皆寄於太虛之中故無所根蒂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

盧曰眼耳鼻舌身為五根隨波流不得暫

止也此舉世皆隨聲色香味染著而不得
休息乃至忘生輕死以殉名利不知止應
還源養神歸道者也

仙聖毒之訐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仙
聖之居乃命禹殛

大荒經曰北極之神名禹殛靈龜為之使
也

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

離騷曰巨鼇戴山其何以安也

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盧曰夫形質者神明居也若五根流浪而
失所守則仙聖無所居矣莊子云一受其

成形不亡以待盡若五根漂蕩則隨妄而
至死矣一生虛過豈不哀哉故大聖作法

設教以止之五根於是有安矣五塵以對
之五識以因之故云十五也因心以辯之
故云三番六萬歲一交耳自此知制五根
之道也

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
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

其骨以數焉

以高下周圓一萬里山而一鼇頭之所戴
而此六鼇復為一釣之所引龍伯之人能
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卜計此人之形當
百餘萬里鯁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則太

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

○盧曰伯者長也龍有力之大者也以喻俗
中之嗜慾矜夸愛貪縱情求以染溺而為
釣負六情以自適豈徒失其所守乃更毀
而用之也

○於是仙與貴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
聖之播遷者巨億計

○盧曰俗心所溺唯聲色為重君子小人因
於名利也故曰二山流焉愛溺深重喻之
大海神識流浪不可勝言

帝憑怒也大侵滅龍伯之國使阮侵小龍伯
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
國河圖玉板云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
伯之國人長四丈生萬八千歲始死

盧曰大聖惡夫嗜慾之為害也乃立法以
制之因聖智之教行故其國漸小然神農
雖治猶數十丈焉者蓋人不能滅之但減
削而已

范曰傳稱東海之外有大壑即此所謂大

壑也其下無底則傳所謂東注無底之谷
是已名曰歸墟則所謂尾閭泄之是已八

○絃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
無減則又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不以
頃刻推移不以多少進退有如此者當考

太史公言三神山在渤海中諸仙人及不
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及到即引

而去豈此所謂五山者耶故非仙聖之種
莫能居此然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愁流
於西極乃命禹殛之神戴以巨鼇之首而

五山始峙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焉數步
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負六鼇以歸負嶠

之山遂沈於大海仙聖之種乃為之播遷
帝大怒於是侵滅其國使小其民至伏羲
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然則傳所謂東

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得非此所謂大人者歟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僂僂國人長一尺五寸

神異記

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

十二

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有此人既言其大固明其小耳

范曰五山戴於巨鼇一釣連於龍伯以明物之巨者如此僂僂國之短人一尺五寸東北極之諍人九寸而已以明物之細者

如此大智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

以知天地足以窮至大之域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蟪蛄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盧曰苟有嗜慾失其真焉則形巨者與形小長壽者與促齡亦何異也故知上極神仙下及蟪蛄迷真失道情慾奔馳其喪一

也

范曰冥靈大椿莊子所謂大年也菌芝蟪蛄莊子所謂小年也時有久近數有多寡覺此而冥焉者遙而不悶振而不跋則衆人安用知彭祖之爲久而匹之乎

終髮止之止

莊子云

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

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

莊子云鯨化爲鵬

世豈知有此物哉

既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雖語之猶將不信焉

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

夫奇見異聞衆所疑焉蓋堅豈直空言謠

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遺執守者

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夷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

范曰鱗鱗然乎下能潛而不能飛鯨者潛

也麗乎陰者也羽矣亢乎上能飛而不能

潛鵬者飛也麗乎陽者也鯨鵬雖大尚未

免乎陰陽之類世之俗儒拘耳目之近遂

以爲無是物也又烏知所謂無極無盡者

哉故列子必託言於大禹伯益夷堅之徒

者以其說古固有之非直肆空言以駭一

世故也

江浦之間生麋蟲也其名曰焦螟群飛而

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

朱子明方畫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

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

子羽未聞

鯨俞師曠方夜聽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鯨俞未聞也師曠晉平公時人夏革無緣

得而稱之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

夫用心智賴耳目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

之物也

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

死形廢

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

徐以神視

神者寂然玄照而已不假於目

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

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
徐以氣觀

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

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
喻其大也

盧曰苟有形聲之礙也則積壤成山聚蚊
成雷塊然見之砰然聞之不足多怪

○ 范曰雖朱子明古之明目者然視止於有
形而無形之上有所弗見臆俞師曠古之
聽耳者然聽止於有聲而無聲之表有所
弗聞唯黃帝容成居空桐齋三月心若死
灰其神凝矣形若槁木其容寂矣視以神
而不以目聽以氣而不以耳故江浦之間
焦螟群集向也離朱子明方晝拭背揚眉
而望之弗見其形今則塊然見之若嵩山
向也臆俞師曠方夜掩耳俛首而聽之弗
聞其聲今則砰然聞之若雷霆細大之倪

孰知其所以然哉且由衆人觀之則鯢鰈
也麼蟲也其相去之遠豈可勝言哉由無
極盡之際觀之則二者均爲物耳何足以
相過與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櫟樹碧樹而冬
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
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鵲鴝不踰濟貉
踰汶則死矣地氣使然也見則官雖然形氣
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
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
同異哉

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識任而不執
則鈞於全足不顧相易也豈智所能辯哉
盧曰陰陽所生土地所宜神氣所接習漆
所嬰皆若是也復何足以辯之哉

政和巨細形也脩短數也有形與數同異
之名立矣四方之外六合之裏有萬不同
孰知其極大禹伯益見而名之則猶接於
耳目心知之間黃帝容成神視氣聽則已
造乎微妙玄通之表觀道之人不隨其所

廢不原其所起有性皆鈞有生皆全有分
皆足知此而已又何必識其巨細脩短同
異之所止哉

范曰考工記曰櫟踰淮而北爲枳鵲鴝不
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然也其言蓋本乎
此夫物生天地間盈虛異形消息異氣而
性之所稟有自然而不可易者生皆全已
一無或虧分皆足已一無或歎巨細也脩
短也同異也覺而冥之曾無奪改矣必致
知於其間耶莊子之道遠遊義與此合

○ 大形王屋二山

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內野王縣王屋在河
東東垣縣
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
北山愚公者

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

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

盧曰形乃剛反懲戒也創也草政也

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
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雖然相

許合也其妻獻疑
獻疑猶致難也

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大形王
屋何

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

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

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

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

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也。有遺男

始亂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

叟笑而止之

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

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

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

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

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

又有孫子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

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

屈其理而服其志也

操蛇之神聞之

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

懼其不已也

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

高大而不悟損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於

累土高岸遂為幽谷苟功無廢舍不期朝

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

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

此則立堅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小大遠速

為惑者未能推類也

告之於帝帝感其誠

感愚公之至心也

命夸蛾氏二子

夸蛾氏傳記所未聞蓋有神力者也

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

之陰無隴斷焉

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美於

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

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為一朝

億代為瞬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為功在

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

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秦妻之孫足
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
不察與

盧曰此一章與也俗安所習而隨於眾眾

所共者則為是焉雖嗜慾所經從生至死

生既流蕩無已死又不知所之愚者營營

於衣食以至終君子營營於名色以至死

咸以為樂天知命自古而然若夫至學之

人必至於求道忘生以契真聞斯行諸不

計老少窮生不聞神或感而自通故易曰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然後形礙之可忘至

平之理暢矣

政和平險而達之者去其有形之弊常感

其誠者造乎不形之妙河曲之叟累乎形

之有盡而不知夫道之無窮以智笑愚曾

不知純純之愚為大智也

沈曰懸岩之溜穿石單極之硬斷輪水非

石之鑽繩非木之鋸靡使然也體道之人

審燭厥理以古今為一息以生死為一條

篤強行之志無期效於俄頃之間持不息

之誠無要功於歲時之近等視世間萬事
豈嘗所謂難者耶故太行王屋二山峙冀
州之南跨河陽之北方七百里其崇萬仞
可謂高且大矣然未離形數可得而平焉
此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憑山北
之塞出入之迂也於是聚族合謀畢力平
除荷箕畚運土石投諸隱土之北置諸渤
海之尾所以去之可謂速矣許之者有雜
然之衆助之者有始亂之男獻其疑者有
所弗聽笑而止者有所弗顧以無窮匱之
子孫平不加增之土石所以持之可謂久
矣彼其不已若是其卒也惟操蛇之神感
夸娥之子力負二山之陰俾無隴斷之登
嗚呼愚而復智之極也是其所以為愚公
者與

德二

三十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二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三

德二

湯問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遂之於隅谷之際
隅谷者虞淵也日所入

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

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

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

盧曰夫人一至以析道則去有以契真若

將待能以求勝則步影而不及及其契真

也則形盡平焉及其追末也則喪生以見

跡跡之著也鄧林所以生真之契也丘隴

所以平也

政和變化推遷莫知其極鄭人之為秋栢

夸父之生鄧林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者耶

范曰傳稱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此所

謂夸父是也逐日於隅谷之際赴飲於河

渭之間卒焉北走大澤未至而死豈非以

太自累而不量其力者耶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

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大歲神靈所生
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
通其運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咸得盡
其分也

政和日月有明故曰照星辰成列故曰經
四時有序故曰紀太歲總焉故曰要神靈
所生言天地之所生蓋天神而地靈也其

物異形或夭或壽聖人遊乎萬物之所終
始而通物之所造故曰唯聖人能通其道

夏華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

而形不待日月而明

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

爾固無所因假也

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

自夭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

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纈而衣不待舟車而

行其道自然

自然者都無所假也

非聖人之所通也

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哉
自此章以上皆夏章所告殷湯也

盧曰夫形動之物各有所宜聖人能順其
生以通其道也然則神識至靈更無所待
非羣有之所資育蓋獨運之自然豈聖人
所能通哉

政和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豈物物而
通之哉其無待而然者耶鳥獸所以然任
其自然付之自爾蓋樂通物非聖人也
范曰大禹所言則止於有極盡之間夏華

○所言則造乎無極盡之外故或曰唯聖人
能通其道或曰非聖人所通緊而論之若
物之外若物之內鳥觀其所以異哉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

游絕垠之外者非用心之所速故寄言迷
謬耳

○濱此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也至其
國名曰終北

盧曰終北者言其極幽極微玄默之地
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

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山峻也

盧曰玄默之境無有際畔風雨鳥獸羣動
所不至也其中坦然至平而已矣喬陟者
形器之礙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觥音音頂
有口狀若負環名曰澌穴有水湧出名曰神

澌山頂之泉泉曰澌泉過蘭椒味過醪醴

盧曰山中喻心水為慧用蓋神所澌出者
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林經營一國
無不悉徧

○盧曰通乎四支徧乎百體以周形器

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素
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僭居不君不臣男
女雜游不媒不聘綠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
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

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

盧曰百骸九竅應事而用不爭不競不相
矜誇舍陰舍陽隨運而用其道至柔不水
不食衰老所不逐夭壽所不拘上士勤之
則至其國矣

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
飲神澌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
澌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盧曰人以氣為生故曰好聲也出入之息
故云不輟飲食真慧無雜思故云醉也覺
慮起又沐其中故云澤香

政和謬之一國以明非聖人之所通也不
知際畔之所齊限則六合之內有不可窮
者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在天之時無
風雨霜露在地之氣無鳥獸草木其民飲

神澌而沐浴焉則能已饑倦而澤膚色可
以養生可以盡年謂之神澌是其所以為
不可測也

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
其國慨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
乃復

盧曰周穆王亦曾至其國矣不能常止其
地故云乃復焉

范曰蚺氏治水土其跡之所及者遠而殊
厥異域有非足跡之所可至者故寄言迷

謬也。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去人也遠矣。其國名曰終北，則造乎歸根復命之地，不知際畔之所。齊限則游乎廣漠無極之野，無風雨霜露，則陰陽之氣有所不交，不生鳥獸蟲魚草木，則散殊之類有所不育。四方悉平，則夷而末，膏腴也。周以蕃陟，則高而不可踰也。國之中有山，山之頂有口，有水湧出名曰神瀆，則傳所謂大出尾下者是已。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則傳所謂山下有水者是已。經營一國，無不悉徧，則言其周流汎應而普利萬物也。夫然，故土無札傷物，無疵癘，而從者無競爭之心，柔而靜者無驕忌之行，不君不臣，無長幼之序，不媒不聘，無男女之別，緣水而居，不待五穀而食，土氣溫適，不待繒纈而衣，躋仁壽之域，無大傷之苦，飲神瀆而力志和平，則疏淪心智，蓋若飲之以和浴神瀆而膚色脂澤，則除塵垢，蓋若洗之以香。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慨然自失。數月乃復。

是又造道未至者如此

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魁舉。盧曰：管仲能說其處也，故云游遼口欲往而不能得，至故曰幾魁舉也。

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

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炊糜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作此視視撫則諸侯從命，作此視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老素何從之。

盧曰：夫俗之君子，心所言者正在於人民。

禮義章服，聲色是尊，貴稱情也。

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

朋之知極於齊國，豈知彼國之巨偉，故管仲孩之也。

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美隰朋之言矣。顧

此國自不可得生耳，豈以朋之言故止也？盧曰：隰朋之所及者，不達於此耳。弗吾云以我之所聞，但恐不得如所傳耳，故云恐。

不可知之也。所審如所傳說往而能到者，則世俗聲色富貴何足戀？禮義忠良何足顧哉？

政和道惡乎往而不存，故在無者亦道也。在有者亦道也。解心釋形，則蔽無廢，有勞形休心，則徇有棄無。聖人之於道，一有一無，微妙並觀，乃無不可。然則應國之富者，固不足以知道，而舍夫種種之民，慕夫不可測之國者，亦豈足以得道哉？穆王之意，管仲隰朋之言，皆未為得也。

范曰：隰朋之為人，也上忘而下不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有不聞其於家有不見仲父，固嘗以是為可以屬國哉！然其智適可以治齊而已，故終北之游遂以為非而諫之，是篇所論若大禹則深造乎道者，若穆王則涯而反者，若桓公是直望道而未之見者耳。

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勅止國之人，揭巾而襲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然而得之性。

而成之

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
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
智慎則曰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貊相
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馬也

政和南方之氣熱故被髮而裸與書島夷
卉服之義同也北方之氣寒故韜巾而裘
與書島夷皮服之事同也中國謂之夏則
文明盛大故冠冕而裳治辯而禮具九土
所資農商田漁冬裘夏葛一人之身百工
之所為備然皆然而得之性而成之特異
宜而已

范曰南國之被髮北國之韜巾中國之冠
冕習俗之不同也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
田或漁智能之不同也冬裘夏葛服各異
宜水舟陸車器各異用蓋有自然而不可
易者孰知其所以然哉然而得之性而成
之而已

越之東有輶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
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

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
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廼成爲
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
柴積而焚之煉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
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此事亦見墨子

盧曰夫衆是則爲當衆習則爲常故至當
至常人所不辨彼習俗者衆矣寧知其至
理哉

政和越之東楚之南秦之西上無禮下無
學然且行以爲政習以爲俗此亂倫者也
不足爲教

范曰越之東楚之南秦之西皆遐陬異域
不能相通故上之爲政下之爲俗有不可
比而同者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問其故一見曰我
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見以
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見曰日初出大
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
近者大乎一見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

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
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致
笑未必不達此旨或互相起予也

盧曰聖人之生所貴明道達則兼濟天下
窮則獨善其身獨善者養道以全真兼濟
者設教以利物若進非金道退非利生一
曲之辯聖人所以未嘗說也夫不決者非
不知也世人但以問無不知爲多聖人以
辯之無益而不辯若有理無理一皆辯之
則聖人無益之勞實亦多矣然則二童之
爭也事亦可明何者日之初升先未遠人
居光外見其大焉日之既中先備萬物人
居光內見其質焉亦如遠望燭光更見其
大近窺則焰乃更以小焉物理則然辯之
何益

范曰日出於東方而入於西極以體圓則
未離乎形以圓一則未離乎數一墮於形
數之域則或遠或近固得而測度然則孔
子不能決者豈真弗能決哉是宜存而不

論耳

均天下之至理也

物物事皆平皆均則理無不至也

連於形物亦然

連屬也屬於器物者亦類平焉

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

髮其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

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

均也其絕也

若其均也寧有絕理

莫絕也。人以為不然。然人不自有知其然者也。

者也

會自有知此理為然者墨子亦有此說

盧曰夫理之至者天下無不均不待均之

然後均也有形之物亦然當理則自均矣

猶如以髮懸重雖微不絕絕者不均均則

不絕世人以為不是不知理之必然也

政和一陰一陽之謂道仁者見之謂之仁

智者見之謂之智赫赫乎日月之光羣目

所見各有不同故以形見之則以為遠者

小而近者大以氣見之則以為近者熱而遠者涼而所以為日固不可以遠近期也

范曰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義與此合

詹何楚人以善釣聞於國

以獨爾絲為綸芒鐵為鈎荆條為竿剖粒為

餌引盈車之魚

家語曰鯉魚其大盈車

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

撓

夫飾芳餌挂微鈎下沈青泥上乘驚波因

水勢而施含頡頏委縱與之沈浮及其施

絕故生而獲也

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

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

蒲且子古善弋射者

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鵠於青雲之際用

心專動乎均也臣因其事故而學釣五年始

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

念投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

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

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善其此諭者以諷其用治國矣

盧曰夫聖人之理俗也必審萬物之情而

設教化以運之則百姓日用而不知靡然

無不應亦猶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輕鈎

微餌因波而運之則不得不為我所制也

道者之養生全真含生靡然以向化則理

天下者亦由茲道焉

政和刑名而降大則制小強則制弱道以

懦弱為表以小而妙之為玄此物所以不

得避而皆存也百仞之淵其深可測青雲

之際其高可及而道則覆載之者也與道

同體則守小樸而萬物自賓以細綸而引

盈車之魚以弱弓而連雙鵠於青雲之際

其喻在此聖人之治天下如斯而已

范曰楚王問詹何之釣而知所以治國黃

帝問童子之牧而知所以為天下其理一

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

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

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

智少而任性則果敢而自用

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

二子易心乘其本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形故妻子不識也

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此言恢誕乃書記少有然觀世華他能剝

腸易胃澣洗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

盧曰夫形體者無知之物也神識者有知之主也守乎本則真全而合道滯乎質則失性而徇情俗人徒見形之有憎愛不知神之為主宰也今言易其心而各有妻子者明心為情主形實無知耳所以道者貴乎養神也

政和形失其平為疾性失其平亦為疾治形之疾藥石攻之治性之疾則有道術存焉

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主謀慮氣主果斷一失其平強弱相反故志強而氣弱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弱而氣強者少於慮而傷於專心者五官之主也易其心使強弱適乎是以無疾妙物之謂神投以藥妙物深矣聖人以神道妙天下舉平與陂通而為一何以異於是
范曰孟子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志者心之所之也氣者志之所役也一有或偏則性失其平而為疾矣故

志譬則帥也氣譬則衆也志強而氣弱雖

有帥而莫為之用其失也疑而不決志弱而氣強則雖有衆而莫為之至其失也果而自用儻不為之發藥又烏足以化其心易其慮而庶幾其有瘳乎嘗觀魏世華作

有剝腸易胃澣洗五藏之術則是篇所言亦無足怪

郗巴鼓琴而鳥舞魚躍

郗巴古之善鼓琴人也

鄭師文聞之

師文鄭國樂師

棄家從師襄游

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

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

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

師襄曰子可以歸矣難其師文舍其琴歎曰

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

遺弦聲然後能盡弦聲之用也

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

弦

心手器三者互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矣

盧曰人知以形習聲不知辯聲運形者神也若心不應器雖成而不精若極聲之能

盡形之妙理須神契而心自得也

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裏師裏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

盧曰得於心應乎器然後習其聲以通乎神矣

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

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

得秋氣故成熟

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

角木音屬春夾鐘二月律

溫風徐迴草木發榮

得春氣故榮華羽

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

水音屬冬黃鐘十一月律

霜雪交下川池暴涸

得冬氣故凝陰水凍

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

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

陽光熾烈堅冰立散

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緣須變四

節蓋舉一時之驗則三時可知且欲并言

其所感之妙耳

將終命官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降甘露

降醴泉湧至和所致師裏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

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

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時有白雲

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

之裂帷懷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

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

或吉或凶也

鄒衍之吹律

此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煖

之意而未秦滋也

亡以加之彼將扶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盧曰成性所行動然而應陰陽之數四時

之序水火且不能焚溺沉風雨寒燠之氣

哉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況於人乎況於

鬼神乎此之謂也謂之聲律而變者不因

四時也

政和夫至樂者調理四時大和萬物而四

時迭起萬物衛生至其妙也二類相合兩

者交通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

謂之榮行留散徙不主常聲故以聲感氣

隨感而應亦理之必至者耳春叩商弦以

召南呂而秋氣應之秋叩角弦以激夾鐘

而春氣應之夏叩羽弦以召黃鐘而冬氣

應之冬叩徵弦以激蕤賓而夏氣應之則

樂之感有至於易四時之序而奪造化之

機者其妙若此至於總而調之則交通而

成和是以景風翔慶雲降甘露醴泉湧

蓋通天下一氣耳聲合於氣其應也自然

而已鳥舞魚躍乃其餘事

范曰琴者君子常御之樂其制詳而意深

其聲妙而功大始乎防心以自禁終乃出

器以入覺故聲作於跬步之間而感應乎太清之上昔者黃帝鼓清角之琴以大合鬼神而鳳凰蔽日堯鼓琴而天神格舜歌南風而天下化又豈直鼓巴之鳥舞魚躍而已哉然琴之制絲託於木其音乃發蓋火得木而有聲神因形而應世殆有不測之妙存乎其間苟拘拘然溺於形器之近蔽於聲音之末烏能樂得其道哉師文之學始也柱指而鈞弦終也舍琴而興歎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可謂得乎此矣夫然故叩弦召律四氣變移及命官而總四弦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其聲和而致祥若是彼師曠之清角奏之而風雨應柳衍之律煖之而禾黍滋詎能進此哉是宜師襄子為之撫心而高蹈也

薛譚學誰於秦青二人薛秦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及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東之齊圍檀過雍門嚮歌假食既去而餘

音繞梁攏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一長引也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于孟常君

盧曰夫六根所用皆能獲通通則妙應無方非獨心識而已故魯公扈章直言心用執已以下乃從聲通焉

政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則其出音之勁餘韻之遠而已曼聲歌哭而一里老幼或喜或悲則動蕩人之精神變易人之思慮此其謳歌之造乎妙者也

范曰秦青之撫節振林木而遏行雲韓娥之曼聲變一里之老幼誠動於中而感應於外不得不然又況夫誠已而發者耶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

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天志想象猶吾心也

言心闇合與已無異吾於何逃聲哉

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盧曰夫聲之所成因而感之心之所起聲則隨之所以五根皆通盡為識心所傳善於聽者聲咳猶知之況復聲成於文安可不辯耶

政和在心為志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感於物而後動則心之所之可得而審矣然聽止於耳則知聲而不知音聽合於心則審音以知其意此子期聽所以造乎微也范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則無聲之表固有聽之弗及者伯牙之所鼓子期之所聽未離乎形聲之間高山流水每奏而輒窮

其趣復何聲之可逃哉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三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四

德三

湯問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

中道有國獻此工巧之人也

穆王薦之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

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

日以俱來則日吾與若俱觀之

盧曰神用之妙豈唯聲色香味成及其理矣故此章言刻象之盡微

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

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倖也穆王驚視

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

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

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

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

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

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

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

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胃腸胃外則筋骨

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

如向者之始見王也

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

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之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

盧曰夫內肝膽心肺所以能外為視聽行步神識運之乃為生物耳苟無神則不能

用其五根矣今造化之生物亦何異於偃師之所造耶若使無神自同於草木神苟

在也動用何足奇耶木人用偃師之神故宜類彼生物也神工造極化何遠哉

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者何者造

化之功至妙故萬品成育運動無方人藝

麤拙但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

幾乎造化似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

既自不稱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祛近惑豈謂物無神主耶斯失之遠矣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

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

飛三日不集

弟子東門貫禽滑釐問偃師之巧以告二子

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

盧曰夫偃師之精微神合造物班輸之輩

但巧盡機關以明至妙之功不可獨循規矩也

政和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寓百骸象耳目

視聽言貌越步俯仰若性之自為而不知

為之者則其巧妙其功深獨成其天有人

之形豈特幾乎以其真哉偃師之造信乎

與造化同功者矣雖然生者假借也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亦異以異於此

范曰崑崙者安靜之丘崑山者日入之所

越崑崙而不至崑山則雖欲戾動而之靜

未能去明而即幽故反還而已偃師之倡

功同造化領其顯則歌合律若天籟之自

鳴捧其手則舞應節若天機之自動千變

萬化惟意所適穆王驚而視之信以為實

人也曾不知其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

之所為而已彼進乎技者然耳又況體道

之人通乎物之所造者宜如何哉

甘蠅古之善射者殺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鳥獸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

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

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

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妻之機下以目承牽

挺_牽二年之後雖雖末倒背而不瞬也以

告飛衛飛衛曰未也

盧曰夫虛弓下鳥者藝之妙也巧過其師

者通於神也妙在所習神在精微也先學

不瞬精之至也以目承蹠而不動者神定

之矣定而未能用故曰猶未也

必學視而後可

盧曰此用不瞬以為視也

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

盧曰視審也則見小如大矣

昌以蹠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

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

也

視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

乃以熊角之弧胡蓬之絳射之貫虱之心而

懸不絕

以彊弓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盧曰視小如大貫之不足為難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

已乃謀殺飛衛

盧曰欲摧其能擬過其師法耳欲滅飛衛

之名非謂斷其命也矣

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

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_也紀昌遺一

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

盧曰二矢同道相及而勢盡故墜地而塵

不飛者微之甚也以棘刺扞之不差害之至也

於是二十位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之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秘其道也此一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篇也

盧曰此所謂神交而意得也非矢之藝故投弓而誓焉神契方傳矣故不得以術告之也

政和內有所定然後在外者能有所應微有所審然後於其著者能無所遺伯昏瞢

人謂列子曰汝怵然有恟目之志於中也殆矣夫蓋謂其內不能有所定也紀昌先

學不瞬而以目承牽挺者以此莊子曰自大視細者不明蓋謂其微不能有所審也昌以梵毛垂虱而望之浸大者以此蓋不通乎此而善射者寡矣

范曰夫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之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故教人射者必志於毅而學

之者亦必志於毅豈非力分之內可學而能力分之外不可勉而至故耶飛衛學射

於甘蠅而術過其師固有得於自然之天性者夫人之身居於內則心為之主接於

物則目為之先故神舍於心而其機常寓於目紀昌學射於飛衛必告之先學不瞬

者蓋欲其神全於內然後忤物而不悞故也然不瞬而已猶非其至古之養勇亦有

所謂不目逃者若夫視小如大視微如著棲睫之蟲見若嵩山則又庶夫徐以神視

者矣故能殺燕孤貫懸虱而不射之射得之在我焉迨其久既盡穿楊之巧乃臂射

羿之弓抑何虛矯恃氣而以爭術尚勝為心耶故始而相遇於野則交射而矢鋒相

觸已而相拜於塗則投弓而剋臂以誓夫學射之賤猶且不得告術於人又況夫體

道在已而進於不傳之妙者耶造父之師曰泰豆氏

泰豆氏見諸雜書記

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轡甚卑泰豆三年不

告造父執轡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其良冶之子必先為裘

箕裘者皆須乘屈補接而後成器為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

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為諭也盧曰箕者所以造弓之具也裘者所以扇

治之具也老子以為橐籥今之韞袋也彼以約弓之牀此以扇大之韞非弓治而弓

治必資之也汝先觀吾趣也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墜

僅可容足趣得計步而置疏繫如其步數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

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敏疾也捷速也

凡所御者亦如此也盧曰立木如足布之如步莊子云側足之外皆去其土則不能履之者必不定也若

御馬者亦如使其足則妙矣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平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

輻輳之度

輻輳之度

輻輳之度

臂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

與和齋之聲相應也

然後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夫行己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爽體不閑故也心爽體閑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恃無用之轍蹄外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

盧曰莊生解牛云其骨也有間其刀刃也無厚無厚入有間恢恢然有餘地也言其

理則多暇也不視足外之地則其志專志專利運足如其心矣若移之於轡銜易之於馭駿當轍應足何所傾危世人皆求其末而不知其本識具之士必求其本然後用之故射御之末藝猶須合道焉

政和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此性習相成之道也故致道者必始之以習及其得道也乃能成之於性良弓之子必學為其良治之子必先為裘所以喻習也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所以使之習也蓋立木為塗僅可容足推之於御故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計步而置履之而行推之於御故山谷之險原隰之夷可使視之如一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所謂外合於馬志者也正度乎臂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所謂內得於中心者也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言其服御如此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言其順適如此轡係銜者也故得之於手應之於轡手執轡

者也故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心運手者也故得之於手應之於心至於不以目視不以策驅而迴旋進退莫不中節則若性之自然而不知為之者此之謂善御

范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不教之以射而教之以先學不瞬造父學御於泰豆氏泰豆氏不教之以御而教之以先觀吾趣蓋引而不發開而弗達使之深造乎自得之妙而已射御末技猶且然爾矧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則示於此者正容而悟觀於彼者目擊而存所謂自得宜如何哉

觀泰豆之御方其始也齊輯乎轡銜之際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臂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則由於法度之中未嘗敢越有如此者迨其久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

則超乎法度之外不勉而中有如此者若夫要其終而言之則與輪之外無餘微馬蹄之外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則又無適而非行無行而非道舉平與陂道通為一莫往而不暇哉道

乎進其至此進乎投矣

魏黑卯以睚嫌殺丘邴章私恨

盧曰夫以私嫌而殺傷嗾怨而天物者皆

世俗之常情非有道之士也

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

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

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

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

眾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

披胷受矢鏑鏑摧屈而體無痕捷負其材力

視來丹猶雛鷄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

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吳謀焉來丹垂

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

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眾吳

不請焉

盧曰天地至精之物但以威制於三軍若

以斷割為功非至精者也

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

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

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日含光視之不可

見運之不知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

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

之際此面而察之泯然無有物存莫識其

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

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

與日月同色也

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其觸物也騷然而

過無切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

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物固而藏

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

周乃歸其妻子與齊七日晏陰之間要跪跪

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

以其可執可見故授其下者

盧曰器珍者則害物深至迨至精無所傷

物

來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於牖下

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

死趣而退過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

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

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

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嗑疾而腰急其子曰疇

昔來丹之來過我於門三招我使我體疾而

支彊彼其厭我哉

盧曰夫道至之人無傷於萬物萬物之害

亦所不能傷焉故毒蟲不螫猛獸不攫故

物之至精者亦無傷老子曰其神不傷人

是以聖人貴夫知者何以其不傷於萬物

者也

政和含光者襲明而不耀承影者處陰而

不移宵練曉之時練有形之質含光則無

有也故視之不見運之無有經物而不覺

承影則若有若無故雖莫識其狀而且或

聞其聲宵練則既有矣為其有形之質也

故晝見影焉為其處晦之時也故夜見光

焉道以無為上若有若無次之而固於有者為下故三劍含光為上承影次之宵練為下來丹之所受者其宵練與然是三者不以斬決為勝亦皆劍之神者矣天下有常勝之道直之無前運之無旁而天下服

豈在於擊闕為哉故莊子以斬領決肺為庶人之劍也惜乎來丹不通乎此知劍之不能殺人而後歎何以為常勝之道乎

范曰黑卯則道之復乎至幽者即章則道之顯於至明者來丹則又至陽之色也故

以父之讎而謀報黑卯請劍於衛孔周焉夫有干越之劍者臣而藏之不敢用也實之至也道之利用若是故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決浮雲絕地紀

恢恢然其於游刃有餘地矣來丹受劍於孔周徒用之以復讎而已故因黑卯之醉

自頸至腰三斬之則與夫上斬頸領下決肝肺者無以異矣豈知所以用之道哉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網亦刃用之切玉如切

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劍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旨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虛曰夫金之不能切玉者非器之利也布之不能澣於火火不燒者物之異也天地之內萬物之多有可以理求者亦有非理

所及者然則玉雖堅有可刻之理劍雖鐵有必斷之鋒也以必斷之鋒當可刻之物不入者自非至利耳非無可切之理焉況已有之何所疑也又動植之類其性不同有因水火而生者有因水火而殺者故火

山之鼠得火而生風生之獸得風而活人約空立魚約水存然則火浣之纈非紵非麻布名與中國等大與鼠毛同此復何足為怪也果於自信不達矣夫

政和世之人以耳目所接者為有而以其所不及者為無然八荒之外不可窮詰安

可以耳目所不及者遂以為無哉范曰切玉之刀火浣之布理固有之而拘耳目之用者必以為無是物焉又烏能知極盡之際哉是篇必終之以此以明前之所載皆即當至理非徒侈空言以駭世故也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四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五

德四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力命也。雖此亦必然之期。素定之。然若以壽夭存亡。御養窮達。係於此。則非力不成立。力者。進取之。力非命。不說。有其命者。必資其力。有其力者。或則

其命亦有力。不能致者。无命也。恃者。失之速矣。信力不信命者。亦非當也。范曰。古人有言。曰。莫知致而。至者。命也。又曰。不知吾所以然。而然者。命也。夫命之在天。未形有分。且然者。則固宜力之所能。制哉。惟知其无。奈何而安之。非有德者。不能與此。

力謂命曰。若之功。果若我哉。命曰。汝果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實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彼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達。賤賢而貴愚。貪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

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

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楊朱篇言人皆肆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似相違。然治亂推移。憂惡相攻。情偽萬端。故要時競其變。孰知所以足。以聖人兩存而不辯。將以大扶名教。而致樂之由。不可都塞。或有恃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眞。以殉名者。則夷齊守餓。西山。仲由被臨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於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

盧曰。命者。天也。力者。人也。命能成之。力能運之。故曰。運命也。莊子曰。知不可奈何。安之若命。是力不能運也。孔子曰。五十而知

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然歷國應聘。而思執鞭之士。是不忘力也。

政和命在天。力在人。力若可致也。然在天者。有非人所能勝。則君子不謂力。命在所聽也。然在人者。有非天所能達。則君子不

謂命。壽夭窮達貴賤。實富貴物之所受。蓋有制之者矣。為其不敢迂也。故直而推之。為其不可遏也。故曲而任之。既非力之所能。使亦非命之所能。達自然而已。孰弊弊然。以多識為事故。曰。朕豈能識之哉。

范曰。時無止也。故年有大小。彭祖顏淵。壽夫之所不同也。分無常也。故勢有得失。仲尼殷紂。窮達之所以不同也。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其貴賤固異矣。自道觀之。有所謂等貴賤者。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其貧富固異矣。自道觀之。有所謂同貧富者。自然之分。殆不可得而致知。故直而推之。俾其各正。而無私曲。而任之。俾其委順。而無迂壽夭窮達貴賤。貧富咸其自取。使之者。其誰耶。惟達命之情者。不

務知之所無奈何故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夫孰足以患心已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桓褐食則糲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櫬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譔然有傲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遊游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

謂德有厚薄也

盧曰吾所造皆達汝所造皆窮德之厚薄

可見矣

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此官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僞儒而求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

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此官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此官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子並而賤貴貧富與子異子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

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拙也

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西門子曰先生止矣子不敢復言而原

盧曰西門子求之而遂命也北宮子求之不遂亦命也不知命則有自矜之色自知

命則無憂愧之心得與不得非智愚非才德也西門子不敢復言者知命之遂不敢恃德也

北宮子既歸衣其桓褐有林貉之溫進其菽豉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

輶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

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累意也盧曰知命則不憂不愧亦不知德之厚薄也

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恒也哉

盧曰寐者言未覺也及其寤也乃恒之常耳

政和世族言行年貌相若而貴賤貧富窮達相異北宮子非愚失也西門子非智得也失者以德厚自愧得者以命厚自矜皆在物一曲不通乎道非東郭其執覺之手不敢復言特知其非是而已悟則其意也消於道也其庶幾乎

范曰命在天德在己古之君子修其在己者俟其在天者雖造事而達吾不以命厚而有所矜雖造事而窮吾不以德厚而有所愧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北宮子衣則桓褐食則糲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可

謂窮矣彼不知其厚於德也乃以是而自愧西門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櫬出則結駟可謂達矣彼不知其薄於德也乃以是而自矜詎識夫固然之理哉東郭先生辭而闢之然後聞言而悟者無深愧

之色悶理而服者去躬矜之行施於身者不顧人之文繡也衣其粗褐有狐貉之溫豈固以惡衣為恥哉飽於內者不顧人之膏粱也進其義教有稻粱之味豈固以惡食為恥哉堂高數仞我得志弗為也雖在

其蓬室若廣厦之隆矣從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雖乘其輦輅若文軒之飾矣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則又遊券之內行乎無名其視物之儻來適去猶觀雀蚊蚋之相過乎前耳詎足以易吾

之素履邪非知命不能進此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

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

之令禮秩同於太子也

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糾裏公之次弟

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

小白糾之次弟

既而公孫無知作亂

襄公立繼無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國人尋殺之

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

小白即桓公也

管夷吾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

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離也請得而烹醢之不然將滅魯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

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雖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

鮑叔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脫其桎梏於齊郊而見桓公也

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

高國齊之世族

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數曰

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實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

大窮困鮑叔不以為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為我不肖

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為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

幽囚受辱鮑叔不以為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

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

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

盧曰言其命之所應用則因交而獲申非

是更別有善交用能也然則恃才獲用者

命也因交而達者力也非唯天時抑有人

謀人力而遂者皆歸於命之來也鮑叔不得不盡力桓公不得不用之皆命矣夫召忽非能死不得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力所制也

盧曰皆命成於力力成於命非有私焉

范曰管仲之於齊其視鮑叔則友也其視桓公則君也分財自與而不以為貪謀事

窮困而不以為愚任而三遂不以為不肖戰而三北不以為怯幽囚受辱不以為無恥則鮑叔之於夷吾固得夫善交之道矣始有莒道之戰而射中帶鉤終有堂

阜之迎而釋其桎梏位居高國之上號稱仲父之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則桓公之於夷吾固得夫用能之道矣管鮑善交而

實無善交者桓公善用能而實無善用能者舍是而求豈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者哉是則莫之為而常自然殆有不可得而致知者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

可不諱云

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

盧曰將死不可諱言

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欺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

也潔廉善士也清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已善齊物也

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善錄使之理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子民

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納矣

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

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

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慚其道之不及聖於其民之不逮已故能無棄人也

盧曰自忘其高自愧無德則進善之志深矣不如已者哀而憐之則下人不離叛矣

以德分人謂之聖人

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

以財分人謂之賢人

既以與人己愈有也

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

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

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

與物升降者物必歸

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

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聲不聲不能成功

勿已則隰朋可

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

盧曰不責物之常情是不問於國也不求人

人之小過是不見於家也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皆天理也

盧曰夷吾之情非有厚薄此公薦也薦之則為厚不薦則為薄此皆力也桓公既不用鮑叔鮑叔之命也用隰朋隰朋之命也使鮑叔無命而夷吾不施力焉而隰朋無命夷吾雖施力亦無益也

政和謂之有者以別於所無而謂之無者蓋以名其莫之有也世稱管鮑善交而曰實無善交蓋言其善與人交不可改及其為交也莫之或有矣故曰實無善交者而

又繼之曰非更有善交也稱小白善用能者而曰實無善用能蓋言其善用能不可改及其善用能也莫之或有矣故曰實無善用能而又繼之曰非更有善用能也天下之事時勢適然者不得不召忽之死于糾之勢不得不死也小白之用夷吾時不得不用也鮑叔舉夷吾於小白至夷吾屬齊國之事則違鮑叔而薦隰朋是皆視時與勢非私我與彼者當其時順其勢厚薄終始吾何容心焉耳鮑叔之與人則和

而同故於交友之際則能全之鮑叔之行已則清而失之隘故於理國之事則不足有以任管仲厚之於始而薄之於終亦何有於我哉曰賢君無私怨者明人君以天下為公曰不羞小節而恥不顯於天下者明人臣當自重以天下之任以德分人者善貸且成故謂之聖人然聖人之實不盡於此以財分人者利下之事故謂之賢人然賢人之實不盡於此

范曰老氏曰容乃公公乃王公也王也名生於實惟公則可以為公惟王則可以為王若鮑叔之為人不已若者有所不比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豈所謂能容者哉若隰朋之為人上忘而下不叛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有不聞其於家有不見則得夫容乃公之道矣管仲之對桓公以鮑叔為不可以屬國非固薄之也不得不薄以隰朋為可以屬國非固厚之也不得不厚薄厚之去來詎可容心於其間哉一本乎自然而已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富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即鄧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于產執而戰之俄而誅之

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歆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

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此章義例與上章同也

盧曰作法者力也受戮者命也用其法者亦力也誅其身者亦命也力其事者才也才不過者亦命也政和不得不用竹刑者時也不得不誅鄧析者勢也

范曰謹按左氏春秋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歆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此則言子產殺鄧析者是直需言以明理而已可以生而生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驍

於一己之志似由報應若出智力也

天福也

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然交復信順之行得勝一己之志終年而無憂虞非天福如之何也

可以死而死

或積惡行暴或饑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賴生存而威之以死似由身招若應事而至者也

天福也

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然肆凶虐之心居不賴生之地而威之以死是之死得死者故亦曰天福者也

盧曰居可生之時而得其生者為天福也居可死之時而得其死者亦天福也如夷

吾求生於齊桓之時而得遂其生者信為天福也如鋤麋之觸槐以取喪不辱君命不傷賢才得遂其死垂名不朽亦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

居榮泰之地願獲長年而早終

天罰也

願生而不得生者故曰天罰

可以死而不死

居困辱之地而不願久生而更不死也天罰也

輕死而不之死復是天罰

盧曰居榮泰之地處崇高之位是可以生而不得生如董賢之類是也居困辱之地處屯苦之中是可以死而不得死如人彘之類是也求之不遂皆為天罰也

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

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

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

此義之生而更死之死而更生者也此二者可上義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

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

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知

盧曰不由於物亦不由我知不能運力不

能成然後可以任命矣

政和以順而至者謂之福以逆而降者謂之罰可以生而生可以死而死皆順其常然故謂之天福言天之所福應順而至也可以生而不生可以死而不死皆逆其固然故謂之天罰言天之所罰緣類而降也

然或可以生而死或可以死而生若是者命之行也孰知其故哉故雖智者大迷而唯達者知通焉

范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惟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者達命之情不務智之所無奈何

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

無際無分者定自然之極自會自運者豈有役之哉

天地不能犯

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聖智不能干

聖神雖妙不能逆時運也

鬼魅不能欺

鬼魅雖妖不能詐真正也

自然者默之成之

默無也

平之寧之

乎寧無所施為

將之迎之

功無遺喪似若將迎

虛曰若合道成命天地不能違聖智不能

干運用合理應變如神鬼魅所不能欺何

況於人事乎

政和竊者言深而難見淺者言蕩而難名

妙體無體故竊然無際而其道以自然而

會妙用無用故漠然無分而其道以自然

而運若是則生死之變孰知其故哉天地

不能犯者言天地雖大而自然之理所不

能違也聖智不能干者言聖智雖妙而自

然之理所不能逆也鬼魅不能欺者言鬼

魅雖幽而自然之理所不能罔也蓋自然

者默而成之有乎不言其無為也寂然不

動故平之寧之則處靜息迹而不累於有

其有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將之迎

之則應物不藏而不蔽於無

范曰竊者幽之極漠者定之至言天道竊

然至幽而物莫能窺故曰自會而已無有

際限天道漠然至定而物莫能撓故曰自

運而已無有分別天地雖大有所不能犯

聖智雖妙有所不能干鬼魅雖妖有所不

能欺生生死死咸有自然默之者不假手

辯說也成之者無事於贅辭也平之而已

則無欠無餘寧之而已則勿撓勿擾有以

將之斯能處適去之順有以迎之斯能安

適來之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是非

至命者疇克爾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五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六

德五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力命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

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

肖如此之甚汝莫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

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

我乎汝乎其弗知乎賢乎至乎其知之乎

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賢至所知

也

其子弗曉終請三醫

不解楊朱歌旨謂與己同也

虛曰其子謁醫夫天命不能識乎人亦何

能覺之耶天不別加福人亦不為過而過

病者此其命也夫我與汝尚不能知賢與

巫何能知乎又將歌意我與爾能此疾我

不能疾巫能之也

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

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接虛實失度病由飢

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

梁

梁曰衆賢也丞屏之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漣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賢也且食之

盧曰矯氏所說之病皆人事之失關乎力者也俞氏所說之病與形俱生受氣不足不可差也

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

夫死生之分脩短之期咸定於無爲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

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腎也重貺遺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盧曰盧氏所說之病乃由乎神神之所造有功有過神者報神之器也神以劑之矣

未受於形神以知之矣神既不足形乃隨之長短美醜質形已定矣藥石豈能愈之季梁以爲神腎修神養德而病自愈

范曰動與過疾所生也腎能已此有疾而待治者不如吾聞而藥之可也然無妄之

疾勿藥有善雖病者能言其病庶幾其有瘳然則非藥石之所能改者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則常人之所昏迷而顧惜之也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則欲其推

死生之理以警悟之也奈何樸鄙之心終焉而弗去故於是爲之謂三賢焉矯氏則

逆性命之理而有所攻故曰衆賢俞氏則順性命之情而無所治故曰良醫若夫盧氏則原始反終知其默有制之者而湯劑

砭石無所復加非進乎技而與乎神孰能至此故季梁以是爲神醫也古之人有疾

入靈府病在膏肓者而神醫皆以爲不可治而信之殆亦盧氏之類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失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

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

而薄比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

自薄

范曰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或生或死或厚或薄豈人之所能違哉咸其自然耳

需熊語文王曰

需熊文王師也

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算猶智也

盧曰若知形報爲則無以其私情私情者有貴有愛有賤有薄者也形骸不由情之

所厚薄則得之以順達之似反其實非反非順也亦猶長短好醜豈由情愛所遷耶

智算所無可奈何也

范曰鵲脰雖長斷之則憂非固增之也鳧脰雖短續之則悲非固損之也長短相形

有數存焉於其間雖巧匠不能計而況其凡乎是以大椿朝菌又近不齊彭祖殤子

壽夭不等冥冥之中咸有定分詎可以差數觀哉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之意耶其唯聖人也

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處順以去逆就利而違害此方與逆害為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無盡也

盧曰夫不知道者寧知天之所愛惡乎若預迎天意揣度利害以徇私情不知順理而任命也此章言力不能違使命不可預知任之則後時力之則違命所以愧夫知道之修神養真造業之始創力轉命以我

爭夫者也

政和命有所制則天且不能知也而也於人乎匪祐自天弗孽由人則禍福唯所召而災祥以類應非天之所私而亦非人之所能為也至醫投之賤者爾命之所制雖智所不能知病而求醫謂彼乃能知此耶三醫曰橋氏曰胡氏曰盧氏矯言拂而治之俞言順而理之盧言總一其理而冥之

也蓋曰寒溫不節虛實失度則知其疾之在人而已不通乎命是拂而治之者也曰胎氣不足乳運有餘則知疾之所受於天而已安之若命是順而理之者也若夫疾不由天則非俞氏之所治疾不在人則非矯氏之所攻莫知所以然而然是命之行也雖有藥石將焉用之此之謂總一其理而冥之者謂之神醫不亦宜乎貴生者養形以存生愛身者不以養傷身然非所以完身養生也蓋徇物既不免於危身生而憂戚不得者又不免於愁身傷生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蓋生非貴之所能存而亦非賤之所能失故也唯忘身者乃能無患蓋身非愛之所能厚而亦非輕之所能薄故也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由理之常觀之此似反也而安之命則非反也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由理之變觀之此似順也而制於命則非順也凡此皆其自然故皆曰自生自死自

厚自薄驚熊之言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言自然者不可得而增損經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自然者不可得而窺測此古之真人所以不以故滅命

范曰疇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人孰從而知之耶迎天意揣利害則智有時而困矣乃前識者所以為道之華愚之始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豈可俄而度哉故曰不如其已

揚布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

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

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憎愛父子也吾惑之

盧曰年言才貌相似也故云兄弟也壽夭

貴賤隔懸也故云父子也此命之難知也

故疑惑也

揚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

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

今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

去日來孰知其故皆命也夫

盧曰衆人所不知以為自然昏昧昧目
去日來運行無窮者人以為命也手
信命者亡壽夭

有壽夭則非命
信理者亡是非

有是非則非理
信心者亡逆順

有逆順則非心
信性者亡安危

有安危則非性
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

理亦無信與不信也
真矣惡矣美矣去矣就矣哀矣樂矣為矣不為

理苟無心則無所不為亦無所為也
盧曰壽夭者命也是非者理也逆順者心

也安危者性也使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
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

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然後至於真
道也亦何去何就何哀何樂何所為何所

不為哉此之謂至道也

范曰兄弟天倫也所以言其同父子天屬
也所以言其異有人於此年均也而壽夭

則異言均也而貴賤則異才均也而名譽
則異貌均也而憎愛則異孰使之然哉自

然而已矣自然之理不可致知故昏昧
昧則冥而已無所用見紛紛若若則順而

已無所於逆隨所為隨所不為吾無容心
也知去來之非我無變亂於心慮又孰知

其故哉莫知致而至者宜在於此故歸之
於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則彭殤定分等

之為一條信理者亡是非則堯桀自然同
之為一貫信心者亡逆順未嘗背逆而嚮

順也信性者亡安危未嘗去危而即安也
道其至此信與不信亦將泯矣故真則止

一而不妄惡則完實而不毀去就哀樂無
所復分何為乎何不為乎固將自化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
此舉無心之極

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
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

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
不為外物視聽改其度也

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物往亦往物來亦來任物出入故莫有礙

盧曰居若死無心也動若械用機關也如
木人之運動有何知哉不在乎情不在乎

貌也神遊而已矣誰能礙之耶
政和兄弟以言先後之倫父子以言上下

之等才貌言年在己者也壽夭貴賤名譽
愛憎在外者也年同而壽夭異言同而名

譽異才同而貴賤異貌同而愛憎異凡以
在己者出於固然而在外者蓋有不可得

而必者也理有自然有使然所謂真知所
以然而然命也者既莫知其為自然又莫

知其為使然也昏昧昧言不可明紛紛
若若言莫之能定隨所為隨所不為言其

應而不藏日去日來言其運而無預失如
是孰能知之故曰孰知其故皆命也夫壽

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故信命者亡
壽夭是是非非之謂智而智所以必於理故

信理者亡是非人心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故信心者亡逆順人之性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信性者亡安危信者任其自然之謂也雖然一於信猶有所係也惟亡所信亡所不信然後爲至真矣則無妄慙矣則第五著誠若是者無入而不自得也故曰奚去矣就美矣樂矣爲美不爲至人居若凡者寂然不動之謂動若械者若機械之運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謂其雖靜而居亦未嘗滯於靜而所以爲靜者有不知也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謂其雖動而出亦未嘗流於動而所以爲動者有不知也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以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則萬態不能變於己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其運無乎不在者也夫孰能礙之

范曰古之得道者晏然而止若立槁木成然而行若曳槁枝居而無所係動而無所逐固未嘗以外物之變遷而芥蒂於胸中也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獨出獨

入無得而偶之者是遺物而立獨也是朝
徹而見獨也又孰有與道大蹇而觸途生
患者哉

情露 盧曰不隱之狀也
譏音極 盧曰訥澀之狀也
凌音碎 此皆多訥訥澀辯

墨眉尿勃
盧曰默詐佯愚之狀

盧曰尋間語責之狀也

單音至至音盧曰輕動之狀也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

嘽然啞愛許 盧曰迂緩之狀也

悟自以為才之得也

此皆默詐輕發迂緩急速之貌

盧曰各自以爲才能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
自以智之深也

眠奠典疑 誣止謗
止謗如 盧曰無精采之狀
偽 盧曰並煩重之貌

盧曰同游於終年不相知名自以爲善也

勇敢 盧曰雄健之狀也

巧佞 盧曰辨諂之狀也

怯疑 眠避不開通之貌 誣諉煩重之貌

愚直 盧曰質朴之狀也

盧曰懦弱不決之狀

婢魚斫齒斫斫齒不解悟之貌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誼發

盧曰慙駭之狀也

自以行無戾也

便辟 盧曰折旋之狀

盧曰各自以為適宜得中之道也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

多偶 盧曰和同之狀也

術自以巧之微也

自專 盧曰獨任之狀也

盧曰同游於世終年不相訪各自以爲巧

乘權 盧曰用勢之狀也

妙也

隻立 盧曰孤介之狀也

盧曰頑戾強愎之狀也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盼

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貌不一而成之於道命所歸也

盧曰變詐巧辯愚拙倖直衆態不同而皆以為命者理不然矣今說者言愛氣有厚薄故如此不同一皆委之於天更無可奈何者此不知者也故知道之士養其神舍其真易其虛變其身彼形骸自我而造也力其行移其命此皆生生者之功美矣然則因形以辯命則力不如命因力以徵形則命不如力也

政和墨辰言其質無所通單至言其行有所達單咥以言性之纓慙慙以言其心之急自以為智之深者蓋各以其所知者如此也巧倖者詐愚直者誠辯斫者剛立之稱便辟者恭從之貌自以為巧之微者蓋各以其所能者如此也矜忤者心有所藏情露者事無所隱謙極者吃訥之至凌誇者辯說之給自以為才之得者蓋各以其所得者如此也眠挺者若不力於行誣諉者若不敏於言勇敢則爭先怯疑則就後

自以為行無庚蓋各以其所行者如此也多偶者同乎衆自專者異於衆衆權者則依勢而行倖立則獨居而處自以為時之適蓋以其所遇者如此也是衆態者各生於心之所能故心既不同則貌亦不一此所以自徇殊面而名聲異號也雖然有所行者必由於道由於道者必聽於命是衆態者或有所止或有所差而均由於道聽於命故曰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范曰衆志異慮有所止者有所差羣趨殊方有所拂者有所宜然自以智之深者窮年不相知情自以巧之微者窮年不相語術自以才之得者窮年不相曉悟自以行無戾者窮年不相譴發自以時之適者窮年不相顧盼紛紛之衆態貌各不同然皆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殆亦任其真性而然耳

危危始成者倖成也倖音肖
危危似也魏魏者幾欲之狀也倖者似也
初非成也倖倖敗者倖敗者也初非敗也

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無幾也
盧曰已欲成而不成者似於成而非成也
垂欲敗而不敗者似於敗而非敗也
故迷生於倖

惑其以成敗而不能辯迷之所由也
倖之際昧然於倖而不昧然
際猶會也言冥昧而難分耳

盧曰人之所迷生於似者也不了也不了則昧然矣若相似而不昧然斯謂明也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禍

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
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動止非我則非謂所識也

盧曰所謂明者了於性通於神力之所以生命之所以成故無外禍可駭懼無內禍可怖喜動止隨時不須智度也

政和危者幾欲之貌倖者自似之稱倖倖成者幾欲成而非成也故曰倖成也初非成也言似成而非也倖倖敗者幾欲敗而

非敗也故曰俏敗也初非敗也言似敗而非也自迹觀之成敗之幾間不容髮自理觀之毫釐之差速以千里此昧者所以生迷於疑似之際而終莫能悟也故曰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若夫達人之觀則朝徹見獨所以於俏而不昧然成敗之端無變於已所以不駭外禍不喜內福動止不違其時而未嘗留情焉所以隨時動隨時止若是則非智所能識也故曰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

無喜懼之情也

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掩目塞耳背坂而墮亦不墮也

此明用智計之不若任自然也

盧曰若能彼我無二心則吉凶悔吝不生矣苟不能知命任理則全身遠害且免傾

壓顛仆也是以世人不志於力求而不能委於命也

范曰天下萬物迭廢迭興條起條滅成敗之機相乘於無窮故幾於成者初非成也

俏成而已幾於敗者初非敗也俏敗而已俏似之際疑而弗決迷之所由生也聖人觀變化之無窮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

不累於物禍亦不至福亦不來動止隨時一無所迷豈容私智於其間哉信於命而彼我無二心莫之為而常自然而已故曰死生自命也

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愚者必夭而未必然也

貧窮自時也

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而奢情者必貧亦未必然也

盧曰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者時也陽和布氣羣物皆生聖人利見含靈俱暢自我而定謂之命因化所及謂之時也

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

此皆不識自然之理

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

盧曰知命安時德之大也時來不可俱命

至不可却故曰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感生於肖似迷生於不知時焉

政和直然無間之謂命故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則為有問矣有心者不能致天道而致道者忘心故有二

心者不若掩目塞耳背坂而墮而不墮也蓋掩目塞耳者熟其聰明背坂而墮者無所顧望若是者驚懼不入於習次所以亦不墮也此雖未通乎命然猶愈於彼死

生自命者言制之於彼貧窮自時者言所遇不在我命在彼而夭壽不貳君子俟命而已則怨天折者宜知命者哉時在彼而

貧達不同君子待時而已則怨貧窮者豈知時者哉惟當死不懼則以死生為晝夜此知命者也存窮不戚則以窮通為寒暑

之序此安時者也

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也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

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異以異

盧曰凡料天下之事十得五中者必為善料也而少智不料亦得半矣有何異也

唯亡所量

不役智也

亡所不量

任智之所知也

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

○盧曰假使勤心苦志料得其半則不如無料而全其生勞思慮者不知命無所料者不知力不知力者乃近於道矣故去彼取此而已

政和事有利害理有虛實人之情有誠偽非多智所能度非少智所不能度故所以矣得各半也必以多智為必得是無夫也必以少智為必亡是無人也故曰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其以異唯冥而一之付之自爾則幾乎以其真

范曰命可聽而不可違時可因而不可違然夫折者非知命也怨貧窮者非知時也唯君子為能知命安時故視死生為晝夜之常當死不懼未嘗惡死視窮通為寒暑之序在窮不戚未嘗醜窮窮富榮辱精神安億度以鑒為智哉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吳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跪食惡肉可得而食驚馬校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大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義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限常作何狀盧曰死而復生者人咸歸於釋論道書與儒教舉靡而不明言之今比云吾君方將

被義笠而立乎畎畝之中者則死生之理灼然可詳矣是知力以成命成命而後生則生生之功可見矣

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迷處之迷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

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政和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故以流涕為不仁

○范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託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隙也然則有國之君雖欲長守得乎哉景公泣於牛山蓋不知此宜乎晏子之竊笑也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子同臣其憂焉政和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其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則有子非所喜而亡

子非所患非達性命之情何以與此
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
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
使然也

自然冥運也

盧曰夫士農工商各趨利而逐勢者力所爲也水旱成敗否泰者力所不能成則委命以自安之是收其操楡而不損護也世人皆以無可奈何乃推之於命耳不能力求者迷於似得者也東門吳善安於命者也非謂善於知命者也若生者有生生者是得夫所以造吾命者復安肯委命於生者是得夫所以迭處迭去也若知命者當委命而任力焉

政和勢在人命在天在人者可以力爲在
天者不可以力致士農工商舉天下之民
不過此四者赴時趨利追術逐勢我所能
也水旱得失成敗遇否我所未能也所
可能者在人所未可能者在天人之不勝
天也久矣故列子論力命之說以此終篇

范曰赴者趨之緩也追者逐之緩也闢土殖穀曰農故所赴者時通財需貨曰商故所趣者利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則追術而已士相與言仁義於宴間則逐時而已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勢使之然也若夫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士有過否則非勢之有也蓋亦有命存焉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六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七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德六

[illegible]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
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
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
爲焉曰爲子孫

夫事爲無已者故情無厭足

名蓋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

夫名者因偽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為而為之者豈得無勤憂之弊邪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

范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故殘生損性以

身為殉者至人之所以深悲也然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沒世不稱君子疾之故求生前之富貴貽身後之子孫則名有不可已者

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為善而不求利也

盧曰夫人之生世也唯名與利聖人以名利釣之則小人死於利君子死於名無有不至者也善惡雖殊俱有求也然而求名而遂者豈唯取富貴乃榮及子孫利兼鄉黨矣雖苦身焦心動於廉讓者志有所望而情有所忘俱失中也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專美惡於已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

盧曰實名之利薄也

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缺則已施此推惡於君也

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

盧曰偽名之利深也

若實名貧偽名富

為善不以為名而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偽名偽名則得利者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

不偽不足以招利

盧曰行實者無其名求名者無其實故不偽則利不彰也

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

偽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偽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偽也

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

盧曰偽者取名而無實真者實行而忘名

堯舜之與夷齊炳然如此真偽之迹耳不易察哉世人若不殉名利而失真則溺情慾而忘道矣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殉名者稀從慾者眾雖有智者亦無可奈何蓋俱失中也

政和聖人無名而人與之名故所謂名者皆實其實賢士殉名而名或過於實故所謂名者多取以偽雖然古之聖人無為名尸惟恐名之累已也名亦既有則實偽異辨故有以實而得名者有以偽而得名者有以實而為偽者有以偽而為實者而管仲田氏方且與堯舜夷齊爭名實偽之間此莊子之論養生所以欲為善無近名也范曰廉而無求則不免於貧遜而無事則不免於賤若是則名何益哉然名一也有實偽之不同實名貧管仲是也偽名富田成是也推而上之若堯舜之遜天下若夷齊之遜國或不失天下而享祚百年或終亡其國而至於飢死殆亦實與偽之間歟揚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

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道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偽偽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使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哉。

異異也古字

盧曰舉俗之人咸以百年為一生之期而復晝夜哀苦之所滅矣泰然稱情者無多時焉稱情之事不過稱聲色美味而復以刑賞名教之所束縛不得肆其情亦何以異乎囚繫桎梏者此皆滯情之言也政和莊子曰至樂治身唯無為幾存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所樂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

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則大憂以懼終身役役以求至樂其為樂也亦疏矣故唯無以樂為者是為至樂今且勸禁於刑賞進退於名法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以求吾樂乃與重囚累梏者無以異惡足活身哉。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

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常談而云死復暫往卒然覽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存亡往復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

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觀為善者不近名者

從性而游不違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為惡者不近刑者

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盧曰舉太古之人者適其中也夫有生有死者形也出生入死者神也知死生之暫

來暫往也則不急急以求名知神明之不死不生也則不遑遑以為道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也娛身而已矣何用於名焉故從性而游不違萬物所嗜也適意而已矣何懼於刑焉是以名譽年命非所料量也娛身適意者動與道合非溺於情也政和死於此未必不生於彼則死生特往來之暫耳心有起滅性無加損故從心而動者不去當身之娛從性而游者不取死後之名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言在已者因其固然從性而動不違萬物所好言在外者順其自爾不為名所觀此莊子所謂無近名也不為刑所及此莊子所謂無近刑也若是者身後之名固非所觀而當身之娛亦曾不足累則名譽先後年命多少豈遑卹之哉。

少豈遑卹之哉

范曰人生天地間譬猶一漚之在水也生化而死成已俄壞死化而生壞已俄成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從心而動從性而游當身之娛非所去也為善無近名而

已故不為名所勸死後之名非所取也為惡無近刑而已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未嘗容心於其間又曷嘗拘迫遑遽措一身於重囚累梏之間為哉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爾非能之所為也

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皆同歸於自然

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此譏計後者之感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者德之至也
盧曰生者一身之報也死者一報之盡也賢愚貴賤生物之殊也故為異焉臭腐消滅死物之常也故為同焉世人皆指形以

為死生不知形外之有精神之去也一無知耳故賢愚貴賤臭腐消滅皆形所不自能也不自能則舍生之質未嘗不再人皆知其所齊不知其所以異且競當生不暇養所生故有違者不同於茲矣

政和達生之情者知生暫來況於為死而不已者乎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齊死生同賢愚等貴賤則百慮一致爾為死後之計是惑也

范曰役於陰陽之機絨範於造化之鑪冶以身為大患以生為有涯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皆非通達者也何者貴賤賢愚以生則異臭腐消滅以死則同十年亦死百年亦死彭祖殤子無久近之分也仁聖亦死凶愚亦死仲尼監跖無善惡之間也

又孰以身為殉而規死後之餘榮哉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卸以放餓死至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卸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此誣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

寄青於高勝者耳

盧曰殉名之過實以至於此非所以體具全道忘名證實者也

政和人不能無欲既謂之人惡得無情則欲與人情之有也伯夷矜清非無欲展季矜貞非無情以放於餓死以放於寡宗非所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也

范曰伯夷之餓死展季之寡宗皆未免於有所矜者是直論其制行之跡以矯好名之弊而已讀是書者必得意忘言然後可

楊朱曰原憲寡於魯子貢殖於衛寡貧也殖貨殖

原憲之寡損生于貢之殖累身然則寡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

身故善樂生者不寡

足已之所資不至乏匱也

善逸身者不殖

不勞心以營貨財也

盧曰固窮而不力求損於生者也貨殖而

為命累於身者也。唯有道者不貨殖以逸其身，不守窮以苦其生，樂道全真，應物無滯也。

政和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原憲之寡損生，為其以利

累形也。子貢之殖累身，為其以養傷身也。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非所謂樂生者。故善樂生者，不寡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盡用，非所謂逸身故喜逸身者。不殖

范曰：原思塊坐於環堵之室，其寡可知。子

貢富財於齊魯之間，其殖可知。斯二者一則損生，一則累身，吾未知其可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盧曰：知相憐相捐之道，為至矣。皆人不能至焉。何則？相憐在於瞻濟乎生，相捐在於無累乎形。此為至當矣。若生不能瞻之，令安死則徒埋珠寶以眩名，招寇盜以重傷。

是失其宜矣。

政和天下之事，唯實與誠，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此相憐之實也。不含珠玉，不服文彩，不陳犧牲，不設明器，此相捐之誠也。

范曰：生相憐者，疑若悅生死相捐者，疑若惡死。死生異道，固未能以是為一體也。揚子於此殆亦有為而言耶？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悠

耳之所欲聽，悠目之所欲視，悠鼻之所欲向，悠口之所欲言，悠體之所欲安，悠意之所欲行。

管仲功名名人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適終此之國，恐此皆寓言也。

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關聽，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關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關顛。

鼻通曰：顛顛音切

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關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關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關性。凡此諸關，廢虐之主也。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

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

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含，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退期，非所謂貴也。

盧曰：夷吾之才，足以相霸主，振綱綱而布奢淫之情，足以忤將來，敗風俗。故夫子賞其才也，則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忽其失理也，則曰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列子因才高之人，以極其奢

慙之志，令有道者知其失焉。然縱耳目之情，窮辭色之欲者，俗人之常心也。故極而肆之以彰其惡耳，非所以垂訓來世法則。

後人者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衣文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死生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乎

○ 廬曰俗人殉欲之志深送死之情薄薄則易為節深則難為情故厚其生則衆心之所喜薄其死則羣情所易從列子乃因侈者以肆情因儉者以節禮故王孫之輩良吏謹之失其中道也

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聞也

廬曰既不由我矣則任物以處之此世人

謂死為無知者也若由我者肆情以樂之此世人謂順情為貴者也若然者堯舜周孔不足為俗人重桀紂盜跖可為後代師矣豈有道者所處也至人忘情聖人制禮情忘也則嗜慾不存矣何聲色之可耽耶禮制也則生死跡著矣何焚露之可薄耶縱情之言皆失道也

○ 政和貴生者不足以養生唯樂生者乃能養生哀死者不足以送死唯捐死者乃能送死肆之而無所拘而視聽言行勿違吾之心此養生而肆之道也任之而無所係而沈瘞焚露勿異吾之情此送死而捐之道也達死生之分如此是之謂盡其道

范曰管仲以其君伯晏子以其君顯是直尊主強國之人其於生死之道未必能達列子記此蓋寓言救弊故耳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

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嫵媚者穆如生切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喬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喬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莫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

廬曰喻以性命誘以禮義者欲止其貪逸之情喻其軒冕之位此皆世俗名利之要歸也

子產用鄧析之言因問以謂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

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喬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

覺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為之耳

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過而死之易及以難過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

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失當身之暫樂懷長愁於一世雖支體具存而

實鄰於死者

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奪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

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

廬曰殉情耽慾之人詭辭邪辯足以塞聖賢之口亂天下法故桀紂之智足以飾非少卯之辭足以惑眾雖不屈於一時亦鼓倡於當代故夫子屈盜跖之說子產困於

朝穆之言不足多悔也而惑者以為列子叙之以暢其情張湛注之以為達其理斯乃鄙俗之常好豈道流之雅術乎

他日以告鄒折鄒折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鄒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耳此一篇辭義太逕挺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言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者耳

廬曰夫當才而賞之擇德而任之則賢者日進而不自者退矣任必以才善人之道亨通矣退必不自小人之道不怨矣使賢不自各安其分適其志則鄒國之治當矣彼二子酣酒而愛色禮義所不修不固父

兄之勢以干時縱心嗜慾而不悔此誠真人也而乃欲矯其跡為其心取祿位以私之是國偶然有以理非子之至公也豈得為智乎此言真人者非真聖之人乃真才之人

政和勞形怵心者役於或使解心釋形者近於自然或使者疑於妄自然者全其真朝穆荒湛于酒色而動不顧名聲之醜性命之危蓋解心釋形而無所累者也子產矜禮義法度之治矯情性榮祿之美唯恐其身之不洽蓋勞形怵心而有所拘者也無所累者足以善其死有所拘者不足以樂其生則苦身勞生者為妄而任情縱心者為真矣故朝穆自以為所治者內而以子產之治為外曰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非真人孰能達此哉

范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禍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而不能教乘輿之濟聖人非之則於治國猶有未至故

之心也

范曰體道之人親物寄之儻來知貨財之
變聚認而有之皆惑也故不拘一世之利
以爲己私分若端木叔可謂知此矣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斷
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斷久生可乎曰理
無久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
且久生奚爲

設令久生亦非所願

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
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
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
久生之苦也乎

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
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爲樂耶則重來
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爲苦耶則切己之患
不可弄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
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
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

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

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

制不在我則無所顧戀也

無不廢無不任何速遽速於其間乎

政和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

之理也貴身愛生以斷不死是豈達於理

者哉夫有生則復於不生故生非貴之所

能存有形則復於無形故身非愛之所能

厚若是而斷久生是益惑也夫情之好惡

有以怵於內體之安危有以迫於外事

苦樂有以累吾心變易治亂有以動吾行

自古及今聞見而更之者可以前料而逆

知則百年之生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

樂也故方且厭其多而苦其久尚可斷久

生之爲乎此孟孫陽所以問楊子之言而

遂欲速亡也然斷久生者固非達於理而

欲速亡者亦未爲通於道是二者胥失也

唯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

則無傷生之患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

之以放於盡則無惡死之患可以生而生

可以死而死生死無變於己此之謂達

范曰貴其生者不自賤以役於物疑若能

存矣而生非貴之所能存愛其身者不自

賤以困於物疑若能厚矣而身非愛之所

能厚雖欲久生而不死得乎哉又況五情

之好惡四體之安危世事苦樂變易治亂

又復終始如環無端所歷既久矣所閱既

衆矣百年猶厭其多壽者惛惛久憂不死

何之是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所謂不羨

久生蓋有在是昧乎此者乃以速亡爲愈

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殊不

知既生則廢而任之肆其情而無所撓拂

非以生爲悅也將死則廢而任之順其適

而無所覬覦非以死爲惡也無不廢無不

任安時處順盡其所受於天者豈遽遽速

於其間哉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

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

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政和不以一毫利物爲己者也不以一身自利爲人者也爲人者不可以失己爲己者不可以失人若夫損一毫而利天下有所不與悉天下以奉一身有所不爲人我之分各足而止則其爲人太少其自爲太多固不足以治天下而楊朱之道術獨有在於是此一曲之士也
范曰伯成舍國而隱耕爲己者也大禹過門而不入爲人者也雖制行之迹不同而救世之心則一古之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況損一毫乎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況悉天下乎哉楊朱之行失之爲我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孟子固嘗禽獸之矣子列子有取焉者當是時天下之俗謗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不以爲辱殞身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於不可救已故是篇所載有取於楊朱者殆亦有意矯天下之弊

而然耶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

疑楊子貴身太過故發此問也

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

嫌其不達己意故亦相對也

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使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然然有問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

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

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

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政和老子關尹之道術貴身而賤物大禹

墨翟之道術忘己而濟物然爲己者固不失人而爲人者固不失己楊朱學老子關尹之道而不能至者也故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翟學大禹之道而不能至也故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然皆非道之全也孟孫陽有見於楊朱之道禽骨釐有見於墨翟之道故各是其所是而有所不該范曰子華子語昭僖侯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以謂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子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蓋以兩臂重於天下故耳然則使肌膚而獲萬金斷一節而得一國豈遽爲之耶楊朱之行過於爲己載是說者將以救弊於一時而已若樂之以聖人之道未免爲有敝故禽子對孟孫陽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聃尹之教賤物而貴己故也以吾之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以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故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

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甯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禹感威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壽者也鯀治水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事雖惟荒土功子產不守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官室美級覓威感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政周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威感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則連於衛窮於商周圖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威感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遑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歎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實之不知與抹塊無以異矣觀形即事憂危之遑遑者矣求諸方寸未有不攫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益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

桀紂累世之資居南面之事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惑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遑者也對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事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惡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抹塊無以異矣

盡驕奢之極忘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始愜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

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政和萬物所異者生所同者死唯人亦然故聖智凶愚所稟固異及歸於盡未始不同然則名實美辨毫髮擇此遊方之外者所以齊死生而兩忘其道

范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舜之窮憂禹之憂苦周公之危懼孔子之遑遑

彼四聖也天下之美歸之而威感然以至於死其死則同矣夏桀之遑遑商紂之放縱彼二凶也天下之惡歸之而熙熙然以至於死其死則同矣故仁聖亦死凶惡亦死烏觀其所以異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蓐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老牽一羊舜荷蓐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政和治家以及國此言先後之漸施於國者不可施於家此言小大之宜故牧羊者童子之任而牧天下唯堯舜之道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治之要所以任知道

范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萬石之鐘不為蓬撞起音鯤非溟濤無以運其軀鳳非脩梧無以啼其翼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自然之理也

揚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

以遲速而致惑奔競而不已豈不鄙哉於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政和時運不留迹隨以泯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務一時之毀譽而以生為可樂者是不足以達於理也太古遠矣其事無傳故若滅若沒莫能誌之三皇以降比太古為近故其事疑於存亡五帝以降比三皇為又近故其事疑於有而若覺若夢然

曰若存若亡則疑於在而實無在也曰若覺若夢則疑於有而實無有也至三王以遠則為尤近故曰或隱或顯蓋其所過者方嚮於無而其所存者可證其有故其隱顯特未定也若夫當身之事雖既往而未遠然所過者聞所存者見既已趣寂目前之事方適今而尚在然目所注者存目所過者廢亦既不停是以論其時則久近之殊言其事則多寡之異年運而往其於不可識則一也若是則賢愚之異性好醜之異形成敗是非異理遲速之間同於泯絕而已方且終身役役與物相刃相靡競一時之虛譽規身後之餘榮尊生者也

范曰事之在天下俄成俄壞迷滅迭衰代廢代興倏起倏滅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矣自古初以來至于今不知其幾千餘萬歲矣賢愚好醜是非成敗有萬不同同歸于盡而昧者不知乃始胥易投條勞形怵心內盈柴柵外重纒繳終身役役曾不得須臾寧神者不自許也尚何生之可樂哉

揚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肖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

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小才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

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為非又知公之為是故曰至至也

政和肖天地之類謂方圓動靜之形懷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之德萬物所同者

生而惟人萬物之靈故曰有生之最靈者也以其最靈故於智為有餘以其不才不利無毛羽之蔽故於力為不足智有餘而力不足故必資物以為養蓋以我之智可以制彼之力使為我用故也雖然任智矣而又恃其力則莫知物我之貴賤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以我貴於物也力之所賤侵物為賤以物能役我也夫身非我有聖人豈以物殉身哉為其為神明所託也故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聖人豈以身逐物哉知其為耳目之役也故既有不得不去之有生所貴者故曰身固生之主養形必先之以物故曰物亦養之主雖然有生之所患者身則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也志之所以喪者物則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也外有其物內有其身蔽於一偏暗於大理竊竊然橫私天下之身與其物豈知道之所以為公哉聖人知身者天下之委形故能公天下之身知物與物何以相遠故能公天下之物唯天下之至聖為能

與於此故曰此之謂至者也

范曰汝身非汝有也以不可有而有之是橫私天下之身外物不可必也以不可必而必之是橫私天下之物老子曰知當家容乃公惟公則能無害莊子曰大人含并以為公惟公則能合并公天下之身者內若於身而身本無身也公天下之物者外若於物而物本無物也進是道者詎有介然之知存乎胷中而以自營為事哉惟至人無已然後能之若聖人則未離乎人道彼此於此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至者豈非莊周所謂未始有物者不可以加者耶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不敢恣其嗜慾

二為名

不敢恣其所行

三為位

曲意求通

四為貨

專利惜費

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適人也

達其自然者也

可殺可活制命在外

全則不係於己

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生理天下無對制命在內

外物所不能制

政和務生者為壽干譽者為名尊爵者為

位逐利者為貨內有違違之心則外有怵

惕之恐此所以幽則畏鬼貴明則畏人非

威之所加刑之所及且罔不惟畏也終身

役役不須吏宰是其所以不得休息者歟

知其分定無然歆羨則處靜以休息為往

而不暇謂之適人言達其常理謂之順民

言因其固然達其常理者聽於命而不知

故可殺可活而制命在外因其固然者命

萬物而無所聽故天下無對而制命在內

范曰壽者懞懞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

形也亦遠矣故以生為累有至於畏鬼責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故以顯為是有至於畏人權勢不大而吝者以之悲則為位而已詎能無畏哉乎錢財不積而貪者以之憂則為貨而已詎能無畏刑乎若然適天信情忘其所受生殺之稱制之非我烏能自適其適哉惟體道安之適去則順之曾未嘗外慕動而有欲義之心故時人而侔於天遺物而立於獨

○ 幹旋萬化惟我所為古之人所謂命萬物而無所聽者蓋在乎此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寂寂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羸厚筋節^{音區}_{位切}急一朝處以柔毛絺^{音士}蓐薦以梁肉蘭^{音蘭}橘心稍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億矣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況日然乎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繻^{音輸}廣^{音廣}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夏陳室絛^{音絛}跡^{音跡}狝^{音狝}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吳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薑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

○ 鄉豪里中之貴者

鄉豪取而嘗之置於口慘於腹聚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政和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則之四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於

○ 是愚智相譏而歎羨起矣夫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夫婦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楊子舉^{音舉}婚宦君臣之言引田父鄉豪之說凡以明使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者以此而已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音厚}饒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非但累其身乃侵損正氣

政和動與過刑之所取宵人之雖內刑者陰陽食之然則無厭之性為陰陽之蠹者宜其內刑之過歟

○ 范曰南溟之鵬不能展翼於蓬蒿而鷦鷯之逍遙則有餘地東海之鼃不能容足於坎

井而蛙之跳梁則有餘水自然定分有不可易故無夸^{音夸}跂之心儻或遊券之外而至

乎期費則盈奢慾長好惡而性命之情病矣陰陽之寇矣自而可逃耶是篇所言大抵過於放逸蓋以救弊故也苟不明夫救

弊之旨而以是為常則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殉物者多矣又烏能安於定分哉

○ 故復繼之以田父之說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賊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

利古之道也

政和忠所以安君也忠而輕用吾身則不足以安君而適所以危身義所以利物也義而反愁我已則不足以利物而適足以

壺子即以爲解故不復答列子也

盧曰夫影由形立曲直在於形生形由神存真偽在於神用若見影而形辨知形而神彰不責影以正身不執身以明道觀其末而知其本因其著而識其微然後能常處先矣

政和道以柔弱謙下爲表故隨感而應未嘗先人也如彼桔槔俯仰隨人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後其身而身先有在於此故曰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范曰影之爲物大與日吾也也陰與夜吾代也疑若有待矣而實無所待彼往則我與之往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或枉或直隨形而已故列子觀之而得持後之說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日受天下之垢是之謂持後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常處先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又曰欲先人以其身後之義與此協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

夫美惡報應響之影響理無差焉

故曰慎爾言將有知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之耳

盧曰響之因聲聲善則響美名之因實實善則名真故名者聲之響身者神之影也聲出而響和行習而神隨故聖人聞響以知聲見行而知道也

政和言發而響應形動而影從美惡長短在此而不在彼故君子將有言也將有行也必慎其獨易曰先知其幾於神乎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爲之於未有非幾於神者與

范曰言行之接物若聲之於響形之於影

聲有美惡響則應之形有長短影則從之

故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惟研幾之聖人朝徹於見獨之先作炳於眇縣之上見出知入觀往知來言行之大始於擬議而終有成變化故言無瑕謫之可累行無轍迹之可尋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

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已

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則此所稽也

盧曰禮度在於身稽考在於人若影之應乎形響之應乎聲湯武桀紂其迹可稽也其度可明也愛惡之心不可不慎也

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

稽度之理既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由戶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

達理而得利未之有

盧曰稽度之事可明而不爲道者譬行不由門戶與街衢耳欲以求利身於天下者不亦難乎

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

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自古迄今無不符驗

盧曰考其行稽其迹自古帝王賢聖之言猶人存亡廢興繁然可明若不由此道而

爲理者未之有也

政和度言其可度稽言其所考欲知己之可度當念彼之所稽斯得矣是故人之愛惡於我自我之愛惡爾帝之所興王之所起歸紳先生多能明之驗其廢興之道未

有不由此者

范曰以身爲度者其本在此以稽爲決者其效在彼有以愛人人斯愛我矣有以惡人人斯惡我矣愛惡之情未嘗不本諸已涉武積德有海內愛之可知故其興也勃

然桀紂不仁失天下惡之可知故其亡也忽焉豈非稽在人之驗與是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由此者

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問第也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

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也有本故未存存末則失本也

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

非不富失本則亡身

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

義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

是雖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

以力求勝非人道也

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

豈欲人之尊已道在則自尊耳

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樂推而不厭尊已之謂苟違斯義亡將至盧曰無之少者謂之富非謂求利之富也若重利輕道桀紂所以亡也雖犬禽獸不知仁義爭食恃力不知其他行此則危辱

及身欲人之尊已豈可得矣此謂因名求實

政和經曰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苟輕道而徇物則人不尊已而危辱及之

范曰平爲福有餘爲禍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又烏知體道之人有所謂知足者哉遊泰之內行乎無名有萬不同隨取皆備又國財在所并焉故莫之爵而常自然天下樂推而不厭固未嘗重利輕道而以富爲是也

列子學射中矣

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

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

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

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也

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

心平體正內求諸已得所以中之道則前期命矣發無遺矣

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不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

○ 盧曰不知所以中者非善之善者也得之於手應之於心中而中者斯得矣得而守之是謂之道也能知其道非獨射為國為身亦皆如是也善知射者不貴其中貴其所以必中也善知理國理身者亦不貴其存貴其所以必存故賢愚理亂可知者有道也

政和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可乎蓋前期而中則所制在此使無二適唯我所為推此以修身推此以治國是或一道也聖人不察其存而察其所以存不察其亡而察其所以亡存亡末也所以存亡者其

本也察其所以存則知免於亡察其所以亡則知保其存

○ 范曰古之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真而後發不失正鵠蓋有所謂前期而中者苟反求諸已而不知所以中之之道詎能失矢相

屬而發發相及哉雖然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惟聖人深達神機明乎無朕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者故養生則裕於屈伸處已則適乎消長滌事則知成敗之策御敵則達擒縱之權酬酢萬變無往

○ 不暇與所謂前期而中者何異矣列子曰色感者驕力感者奮未可以語道也

色力是常人所務也故不斑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

色力既衰方欲言道德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

驕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相之

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不專已智則物願為己用矣

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為之謀能者為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也

○ 盧曰俗之所恃者色與力也恃色則驕怠之心厚恃力則奮擊之志多不可以語其道也色力衰者為斑白首聞道猶不能行況能行之乎故守卑弱者道必親之自

強奮者人不肯告人不肯告寧有輔佐者乎賢者任於人故窮年而神不衰盡智而心不亂以此理國者知賢而任之則賢才為之用自賢而無輔則失人矣

政和道以素朴為質以懦弱謙下為表故以色驕人而不鋤其色以力尚人而不能不負其力皆未足以語大道之方也傳曰

行賢而去自賢之行焉往而不愛哉故不自奮則人樂告以善道矣於是聞道則有年雖長而色若孺子者此之謂年老而不

衰於是知道則有達理而不以物害己者此之謂智盡而不亂此治國之道所以在於其身下人而惟驕矜之是去

范曰汝惟不伐乃能無以色驕人汝惟不矜乃能無以力勝人以體道者不能進此又況天下之理自用則小好問則裕善為國者以賢下人未嘗以賢臨人故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豈容有不治者哉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並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此明用功能不足以賄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

盧曰夫斲雕為朴還淳之道也故曰善約者不用膠漆善閉者不用闢輪是以大辯若訥大巧若拙耳若三年成一葉與真葉不殊豈理國全道之巧乎是以聖人恃其

道化如和氣布而萬物生不恃智巧也若違天理而偽巧出此之為未明本末也政和道雕刻衆形而不為巧竊竊然恃智力而為之安得物物而給諸故匪雕匪琢運量萬物而不匿此聖人所以任道化而不任智巧

范曰大制不割刻雕衆形彼盈於天地之間者輪而實條而蔓匪規匪矩而有形者刺裁自我匪丹匪青而有色者藻飾自我有萬不同一無不備豈固以人助天而有刻楮之勞哉聖人者天地而已矣故以道為化無為而天下助孰弊弊然以智巧為事乎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拜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

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盧曰夫食人之祿憂人之事君不知我因人之言而賜之若罪我也亦因人之言而責我也吾所貴夫知我者真悟道之士也及子陽難作而不見害此真所謂不為外物之所傷累者也

政和尊生者不以養傷身列子於是蓋有先知之理焉

范曰古之善為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鍾之祿不足遷其守苟可以無與而與焉固未嘗受而喜之也其曰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又以明聖人之知幾如此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傳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崇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食義施氏之有富也因而從謂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

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術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削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于叩曾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

○應機則是失會則非

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

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動而

失會者矣

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

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

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盧曰學仁義之道善韜略之能文武雖殊同歸於才行之用必因智之適時智者道之用任智則非道矣夫投必中隙抵必適時應變無方皆為智也故適時者無害才明道者無乏智智若不足也雖文若孔丘武若呂尚不免乎窮困也孟氏既悟故曰勿重言耳

○政和理無常是當時者為是事無常非不適時者為非當時命而大通乎天下則所棄者或用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所用者或棄君子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則安時順命而已豈以其遇不遇而恃區區之智以投隙抵事為哉

范曰物無常宜宜在隨時一是一非特未定也孟氏之二子其道與施氏同而功與施氏異豈行之謬哉此所謂非遭時也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

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此鄙者矣

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騁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惑於彼此之情也

○盧曰夫貪於得而不知得有所守者俗人之常情也故嗜慾無窮而真道日喪矣所以貴夫知道者內守其道而不失外用於物而不遺世人則不然矣外貪慾色他婦是悅也內失於道者而已妻見招矣

政和察乎盈虛知分之無常則於去就安能獨以其身尚人哉此聖人所以觀蟬鶻之相累而不以物害己

范曰伴物者物亦伴之害人者人亦復之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此巢林虞人以吾為戮古之真人所以三月不庭與傳稱吳王欲伐荆孺子諫之義與此協

晉國苦盜有鄰雍者能視盜之眼察其肩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

為盡矣矣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却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却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殘賊殺之

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却雍死矣然取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

此答所以致死

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

此答所以止盜之方

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先識以撓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為惠豈虛言哉

盧曰教者跡也衆人所以履而行焉化者道也衆人所以日用而心伏心伏則有恥跡明則教成舉賢任才盜斯奔矣或問曰莊子云聖人生而大盜起此云舉賢任才而羣盜去何謂耶答曰求虛名而喪其實

者大盜斯起矣得其實而去為名者羣盜斯去矣故舉賢而任才者求名也用隨會者得實也理不相違何疑之有耶

政和道之以德有恥且格聖人所以教民而化之以道雖賞之不竊也以奇為明抑末矣剋桀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却雍視盜所以見殺舉賢而不仁者遠矣隨會知政所以羣盜去而他適

范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善為國者藏其利器不以示人無為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

又曷嘗務機巧滋法令飾智驚愚恃明察物而期以得盜為哉若却雍者不足以知此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鼈鼈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鼈鼈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

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

盧曰夫忠者同於物信者無所疑同而不疑不私其己故能入而復出也然則同而不疑不私其己知道矣夫黃帝篇中已有此章

政和至誠之道無所不通忠而不欺信而不疑誠心行之可以感物則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

范曰游於呂梁者必順性命之理濟於河梁者必體忠信之道其旨一也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建因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

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
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
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
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

盧曰微言者密言也令人不能知也白公
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建出奔鄭自公
欲亂故孔子不應耳

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
沒者能取之

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人不能覺故孔

子答以善沒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也
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辨
嘗而知之

復為善味者所別也

盧曰以石投水喻跡不可見以水投水喻
合不可隱也味者分淄澠不可合也唯神
契理會然後得也

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
可唯知言之謂者乎

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是

言之微者形之於事則無所隱
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

言言則無微隱

盧曰夫情生而事彰味殊而可嘗唯神之
無方知言之謂者神會也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

自然之勢自應濡走

故至言去言

理自明化自行

至為無為

理自成物自從

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

失本存末事著而後爭解鮮不及也

盧曰魚在於水爭之者濡獸走於野逐之

者趨非樂之也其勢使然也故至言者不

在言至為者無所為也淺智逐末常失其

理道之所行物無不當者矣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

盧曰忿而非理死以快意下愚之所以亂

常也

政和以石投水既有形矣若形形者未嘗
形則非善沒者所能取也淄澠之合既有
味矣若味味者未嘗呈則非易牙所能嘗
而知之也微言固隱而未彰然言亦既有

唯目擊道存殆弗容聲則知言之謂而不
以言言者也爭魚逐獸所爭末矣故至言
必去言然後為言之至至為必去為然後
為為之至白公何足以與此

范曰以石投水而善沒者能取之以水投
水而善喊者能嘗之一涉於物固有不得
而逃者矣然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
之人默焉而意已傳將欲微言非知言之

謂者不可也又況天下之理爭魚者濡逐
獸者趨豈固樂之哉意之所至有不知所
以然而然者何則物有感觸皆從意生意

所偏係隨念而易發於言者一或不慎則
幾事不密而至於害成者有矣故至言去
言則雖言而未嘗言至為去為則無為而
無不為夫淺智之所爭者末矣白公爭而

滅殆謂是與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

穆子襄子家臣新穉狗也翟解虞也

勝之取左人中人

左人中人解虞二邑名

使遽人來謁之

遽傳也謁告也

盧曰急來告捷也

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

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

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謂潮水有大小

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勢盛者必退也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

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

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不忘亡則不亡之也

盧曰不能積德累行而以強力下二城夫

物盛必衰不亡何待耶故貪不以忻賢者

所以懼知苟得之所以懼也然後能積其德矣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

也誠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將致勝非其難者

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

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

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亡

及之

盧曰矜功伐能所以亡也憂得誠強所以

昌也賢者以此福及後代道者以此澤被

舍生此之謂持勝持勝者持此誠慎勝彼

強梁唯有道者所能行也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勁者力也拓者舉也孔力能舉門關而力

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

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

公輸般善為攻器墨子設守能却之為般

所服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能也

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

得為攻之母也

盧曰夫子之力能舉關墨子之善能制敵

不以力謀顯而以道德聞者善此持勝以

彊為弱也夫藝成者必為人所役好勝者

必過於彊敵唯道德仁義者可以役物而

與化者也

政和盈而處之以冲成而處之以缺持勝

之道也剛而守之以柔彊而守之以弱常

勝之道也江河之大也有損焉風雨之聚

也有息焉日之中也有昃焉觀諸天地尚

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惟始於憂勤者終於

逸樂此憂者所以為昌般樂怠教者是自

求禍此喜者所以為亡知此則福及後世

此之謂持勝之道力足以制衆而無勇功

兵足以勝敵而無威名柔弱處下而攻堅

強者莫之能先此之謂常勝之道然常勝

之道是乃所以持勝也

范曰戰勝易守勝難故非有道之主不能

持勝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九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十

德九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說符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積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爲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首其牛又復生白積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達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首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所謂禍福相倚也

盧曰夫仁者愛人義者濟物三世不息其於積善深矣若有其才則招標無其才則致福此餘慶之所鍾也吉祥之應爲善之徵克全其生而獲其利積行之報豈虛言也哉

政和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則倚伏之理何常之有唯德厚者福衍故福生有基而禍亦不來此宋人之行仁義所以能因禍致福

范曰福之兆乎物謂之祥禍之兆乎物亦謂之祥所謂吉祥者豈非吉之先見者與然相之祥也其父以爲不祥巫祝所以爲不祥者神人以爲大祥蓋憂喜聚門吉凶同域而禍福之相爲倚伏特未可知也唯聖人爲能知其所以然

宋有蘭子者

凡人物不知生出主謂之蘭也

以技于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技長倍其身屬其腰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焚戲者

如今之絕倒技狀者

聞之復以千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今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

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焚戲之經月乃放

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預要也

盧曰夫積仁義以守道者福可全也恃力技以僥倖不常祿也列子兩舉其事以彰德行之爲益耳

政和理無常是事無常非顧所遇之時如何耳乃若執技而不通乎道尤非所謂可常之道也君子知分之無常所以謹於去就

范曰得時者昌失時者亡苟聘微利之心而昧適時之道鮮不及矣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

伯樂善相馬者

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繼樂者不

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

馬之良者可以形容取也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

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容毛色中求故髣

髣髴惚若存若亡難得知也
若此者絕塵弭跡

言迅速之極

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新菜者

負索新菜蓋戰役者

有九方卑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

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己

盧曰擔纏新菜者戰役者也于姓者子弟之同姓者也

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_{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_{謂九方卑}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

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是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量

盧曰卑之相馬相其神不相其形也形者常人之所辨也伯樂數其忘形而得神用

心一至於此自以為不及卑之無數倍也故穆公以為敗伯樂以為能也若卑之所觀天機也

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蹄足者得之於心不顯其見

得其精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

精內謂天機森外謂牝牡毛色

見其所見

所見者惟天機也

不見其所不見

所不見毛色牝牡也

視其所視

視其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

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

若卑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

言卑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

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盧曰天形質者萬物之著也神氣者無象

之微也運有形者無象也用無象者形物也終日用之而不知其功終年運之而不以為勞知而養之者道之主也卑之見乎所見者以神也契其神者而貴於馬也代人皆不知所貴矣

政和道在體無體若滅若沒視之不可見若亡若失搏之不可得絕塵弭跡遂之不能及中人以下才士也豈足以識此可以言論者物之麤可以意致者物之精得其精忘其麤者言之所不能論也知之外矣

不知內矣在其內忘其外者知之所不能知也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此其見之所以獨視其所視不視其所不視此其視之所以神惟其所索者不在於形骸之內故其所得者非見於形骸名聲之末是乃進乎聖人之道良馬以喻才天下馬以喻聖人之道

范曰牝而黃牡而驪相去遠矣九方之相馬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則忘其外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樂所以喟然而歎以為千萬臣而無數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

詹何蓋隱者也

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
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

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
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
未楚王曰善

盧曰損物以厚生小人之常情也損生以
利物好名之說行也安社稷者後其身也

善理身者國自理之矣君者國之主神者
形之主理國在乎安君理身在乎安神神
安則道崇道崇則國理神者身之本道者
神之功故不敢以末對

政和國之本在身是以明明德於天下者

欲治其國先脩其身所謂治其本而末從
之也古之人以道之真治身其緒餘以為
國家豈有身治而國亂

范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善為國者
豈有他哉蓋亦反其本矣詹何之釣魚也

以弱制強也以輕致重而曰治國誠能若
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由是觀之舉斯心
以加諸彼固其所慢為也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楚大吏也曰人有三怨子知
之乎

狐丘邑名丈人長老者

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
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

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
吾怨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盧曰夫心益下者道之用也施益博者德
之用也用道以下身者無怨惡也用德以

周施者主恩惠也向之三怨復從何而生
哉

政和君子不欲多尚人爵益高心益下此
所以免於人之妬而無失其為高官益大

心益小此所以免於上之忌而無失其為
大祿益厚施益博此所以免於怨之逮而

無失其為學是謂持後而處先

范曰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

而無憂色以是而期免於怨固無往而不
可矣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
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
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

而越人機

信鬼神與機祥

盧曰機字巨象切又淮南傳曰吳人鬼越
人機機祥也

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
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也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即此類

盧曰人所爭者有力必取之利之薄者人
所不用焉不爭之物則久有其利必爭之

物則不能常保人知利厚而共爭不知長
有而利溥故嗜慾者必爭之地也全道者

長久之方也善於道者觸類而長之何適
而非道

政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唯處眾

人之惡而不爭者為幾於道而可以長久
范曰古之得道者處眾人之所惡不以自
好累乎其心以寢丘之封孫叔敖所以戒
其子也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
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歎然
無憂矣之色溢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
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
彼之賢往見趙君便以我為必因我不知殺
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間之聚族相戒曰
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
適秦至闕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
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
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述將者焉既為盜矣
仁將焉在遂殺之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牛缺以無宏招患燕人假有惜受禍安危
之不可預圖皆此類

盧曰夫知時應理者事至而不惑時來而
不失動契其真運合於變矣若見名示跡
不適其時則無往不敗也牛缺不知時其

弟亦過分亦猶孟氏之二子出於文武哉
矯名過當者未嘗不如此也

政和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
牛缺之見殺是已富貴者以養傷身貧賤
者以利累形燕人之見殺是已然則輕生

固所不免而重生者亦未離於有累聖人
所以有身為大患

范曰牛缺以無宏招辜燕人以力爭遇害
禍福之理不可預圖有如此者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
貨無算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

榆切魚而笑
明瓊齒五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
故大笑

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
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

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而此不報無以立
謹於天下性請與若等勦力一志率徒屬必

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眾聚積

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驕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虞氏無心於廢

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

盧曰前章言學仁義三代以致祥此章言

積驕奢一朝以招禍行之不著飛災所鍾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之雙舉誠之深焉

政和禍福之來惟人所召而天之所惡孰

知其故

范曰道者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泰則侈

於性豈道也哉虞氏富樂日之久矣肆輕

易之心亡謙恭之行故其亡也立而待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

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臺餐以鋪之爰旌目

三鋪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

人丘也爰旌目曰諾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

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

客客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

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

名實者也

盧曰求名失實違道喪生其爰旌目之謂

乎有道者不然矣使盜者愛其心成乎仁也身行其道入沐其化君子濟危食之兩全也歐則雙失又喀喀而吐偽愚也哉政和賢者過之道之所以難行也此伯夷之隘君子所以不由

范曰噤爾之與乞人弗屑嗟來之食餓者弗受矧夫所謂盜者哉然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饋也以禮雖孔子受之詎曰以其人之盜而不食其食乎

杜厲叔事晉教公自為不知己者居海上夏

日則食麥冬日則食橡栗晉教公有難杜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杜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

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杜厲叔可謂慙以忘其身者也

盧曰彼終不知己也乃死其身以明彼之不知己豈有道者所處乎名之累愚多若是矣與夫全生實道者遠矣

政和君子有殺身以成仁者仁不可去也有捨生而取義者義不可辭也忿誠無由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不能懲忿窒慾而刻意異俗以喪其生此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范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顧所以

處之如何耳死者非難處死者難公子糾之難召忽死而管仲不死古之人未嘗不非于糾而多管仲矧夫所謂不知己者哉以慙忘身君子不貴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

利不獨往怨不徧行自然之勢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

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是故賢者慎所出

善者則吉惡者則禍臻

盧曰唯請者若自召之也禍福之來若影與響耳故賢者慎其所出也今之慕道者皆脫畧名教輕棄禮法放情任己以為達生以仁義為桎梏以塵宅為禪椅忽彼報應人事不修故嵇康之徒死亡而不暇嗣

宗之輩世疾知仇讎而不知真理乎政和言出乎身加乎人行發乎邇見乎遠言有招禍行有招辱君子不可不慎也曰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蓋言禍福榮辱之來唯人所召

范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榮辱之來各象其德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可不慎乎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暨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吳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

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

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

既明且苦以保其身

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揚子曰人有殞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涸操舟驚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涸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意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盧曰羊以喻神守神不失為道也一失其羊而奔彼歧路不可得矣但守其神為無喪無得而為無待也多方於仁義者亦若是矣

政和自道術為天下裂百家往而不反故天下之人各自為方判離渙散而不見古人之大全此多歧所以亡羊多方所以喪

生也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蓋若微子之去使我殺身以成名蓋若比干之死使我身名俱全蓋若箕子之智然是三仁者同歸于道使天下之人雖殊塗而同歸則無得喪矣

范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體道者一以貫之豈以多為貴哉會殊塗而同歸該百慮而一致則於道幾矣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彼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此篇明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內求諸己而專責於人亦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

盧曰夫守真歸一則海闊可馴若失道變常則家犬生怖矣

政和君子之行內守之而外不變或知白守黑或以黑尚白衆人固不識也若喪其質之真而外變於白黑又豈能使物之不

怪乎

范曰物變無常是非各異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妄也真偽強生分別名實震乎朝暮毀譽迷於再三豈不惑哉

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

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利名之中而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為善無近名豈不信哉

盧曰求名之善人所必爭故曰為善無近名者不與人爭利也行人之所不能行而不伐者慎為善也

政和善不與名期而名自至名不與利期而利自至貨財聚而觀所爭則其流生禍也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故言行之發必慎其獨也莊子曰為善無近名

范曰善者人之所欲也一有所欲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利而無厭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矣故伯夷餓

于首陽之下盜跖暴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然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無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畏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失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失術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

盧曰或人有非術者云徒能說虛詞以辯理未有自能行而證之者故疑其所言以為不實耳故此章言有知之者有能知而未能力行者有能行而不知者然則知而不

行行而不知不行不知雖俱能悟非無差別矣況聞斯行諸因知而獲悟者豈不賢於不知言者乎

政和小果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女倚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或有其才或有其道所以未能俱至於聖也亦有術而不能行者有道之謂能行而無術者有才之謂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庶幾則其果為聖人矣孰謂死者不能言生術哉范曰言人之才性不同有如此者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鵠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盧曰夫人知所以善者皆事之末也若理其本則衆所不能知而功倍於理末者皆若此也故小慈是大慈之賊耳名教之跡理其末也大道之功理其本也衆人皆觀其小而不識其大者焉故略舉放鵠以明

此大旨也

政和天地之於萬物形色智力使其自遂而已聖人好生之德蓋亦以匹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焉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聚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

同是生類但自貴而相賤

○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迷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噬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盧曰夫食肉之類更相吞噉滅天理也豈天意乎鮑子之言得理之當也嘗有俗士言伏羲為網罟燧人熟肉而食彼二皇者皆聖人也聖人與虎食肉何遠耶釋氏之經非中國聖人約人為教利人而已矣釋氏是六通聖人約識為教通利有情焉今列子之書乃復宣明此指則大道之教未

嘗不同也

政和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則類與不類相與為類然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遠近之相取高下之相傾智力消息皆其自爾故聖人之道任萬物之自然而不為范曰人之於物無所不愛也所謂放生以示有恩者豈其然哉天之於物無所不生也所謂生物以為民用者豈其然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為恥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地分既以定則無復廉恥況自然能夷得失者乎

盧曰士有折支欲痔而取進用者亦求衣食也役於賤醫之門者亦求衣食也復多利則以為榮獲少利則以為恥代人亦執知榮恥之實者乎政和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俗觀之貴賤

不在已明乎此則天下之辱不足以辱其身此有道者之所貴也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歎其舊以出處鄰人曰吾當可待失假空名以求實者亦如執遺契以求富也

盧曰舉俗之人迷於空名失於真理皆如拾遺失之木契計刻齒之數以待富焉亦猶不恥乞匄於市而恥受役於人矣亦何異乎人間逃奴棄其主而別事於人執勞不異也而自以為不繫屬於人隨妄情而失實義其類皆如是矣

政和世之所貴道者書也道雖書之所傳而亦非書之所能得其真依載之空言而因以求道則去道遠矣執遺契以待富凡以明此

范曰以內觀為務者安至足之分故從馬醫而不以為辱以外慕為心者肆無窮之欲故執遺契而期以獲富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

言之雖公而失居言之所也

鄰人父因請以為薪

又踐可焚之塗

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

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

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盧曰勸之伐樹公言也請以為薪理當也勸伐而請疑過生焉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勿謂無傷其禍將長此之謂也

政和處嫌疑之域則觸類而生疑道之所以不行也

范曰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然則踐可疑之地失措言之所詎能使人之不疑哉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鈇指音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意所偏感則隨想念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方圓共形豈外物之所能變乎故語有之也萬事紛錯皆從意生

盧曰事有疑似而招禍者多矣自飛禽墜鼠皆疑似成患唯積德守道無情不私者乃能無患焉故失鈇疑鄰其事一也

政和藏猜慮之心則隨在而有蔽故道之所以不明也

范曰萬物紛錯皆從意生意所偏係隨念而易又況虛明之中有物抹之沈淪性具迷著外好則事之物變蓋有甚於竊鈇者

白公勝慮亂

慮者猶度也謀度作亂者罷朝而立倒杖策鍛上貫頤

錄杖末鋒

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鄰人間之曰順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躋株埒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政和意有所至形有所忘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

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連著外物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況心乘於理檢情攝念泊然凝定者豈因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盧曰張湛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曰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聽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心有所存形有所忘皆若此者也此章言嗜慾不可縱喪身滅性之大也今以喪其身之物意欲厚其身也若能無其身復何用金焉所言無身非誰滅身也蓋不厚而已矣

政和見得而忘形見利而忘真此世俗之人所以喪已於物也是篇終之以攫金蓋亦符天瑞為盜之說

范曰白公慮亂而杖策貫頤齊人攫金而

衣冠之市意有所至而形有所忘可不慎歟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十

[illegible]

丁大切曰水音有華切嬰兒或作湯相亮
切厭昭音不能離之師一云厭昭恒其木
音生手濕切入因蒸音鹽難也羊真比
此乎不荀音父竹生音寧南華真經從羊真
父竹此合音羊真單名都以為蒸音與生程云
中國謂之豹起人謂之獸獸虎虎虎虎虎
程是云豹是豹之子也山海經云南山多豹
程是云豹是豹之子也山海經云南山多豹
觀音馬生人馬生人到向以為馬馬生人
復同切響應音不復切又之稱尺聲借終
皆料音終進音虛漢音故迷音不又有不
生者先有下切而復切人重其切也一木
作玉孫曰精神者天之父與父字相類按漢書
有玉孫曰精神者天之父與父字相類按漢書
音少壯音壯切老老氣氣氣氣德殷一本較
作與爭音間古老切大山音爭邱之音威帶
索先各為樂下音之別使列定分枝問故復
切又離音保為之廣八寸長尺二寸以約小
兒於林類音保為之廣八寸長尺二寸以約小
德音故哇音据之切居運並歌音下而行彼
吏西切有試往記之音信一本之攏切地魯

不音不報丁方切叩之切丘俱而應切少不
詩點動行下音切長不下切何樂音能毒
錯惡切馬路不愈與以音下古切卒然造
極七到去彼切許庚昌據於厭切其廣
音勝有此篇舉如音宰如音如音墳如音墳
隔如音形如音伏馬音作樂天下音去音
切離力音昧然音之應音切之佚音晏子
齊大夫樂生音惡死音慎行音無厭音
之微音人才音種賢音世音名譽音
跨張切花知已音所去音注音為寤音去彼
丘音破破音彰彰音悲音熊音周音王音
二十篇亡已音無操切隨世音省音進音
所購音局一自世音起音國音復音北音陽音
對今在陳留縣地是也崩隆音星宿音旁
勝音中傷切丁仲塊切對充塞切則踏音步趾
此音踏音踐路之切人舍音釋長盧音史記云
盧子漢書云長盧子虹蜺音虹之最下外大
速音偕音金音之見切獨何處音蘇舜問音丞
謂一本音偕之有夫音重音杜用切蛻音復音
向氏音大壤如音掌施及延也切亡不音

同以賦音先居音意焉曰鳴音齊音吾盜天地
之時利音之滂音即築音吾垣音植音威音
年刊施切音智同切而過東郭音作過字一韓切智
切而音稱切切復切又為吾切為藏切才大
虛音否切良刀音所音指音
養正音熊然音肌色一作奸切早音無此
手坪音若音標同音每音不音雨不治下致治
而生黑斑點也肝音赤然也音去音直音
同進治音黃音曰音過音淩音舍音官音去音
鍾縣音間居音音齊音心音同音余音州音幾音
无帥音所類切長丁音大切也嗜音欲切二親音
知背音所捷音打也指音指音指音指音指音
切背音所捷音打也指音指音指音指音指音
也見周音通音不音破音五音雷音霆音不音滑音不音
音怡然切與之大音山音指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息音疲音而音睡音約二十有八年一本音作三音大治
切更音幾音若音假音音號音之切刀列音姑音射音山音
海河洲音中音海音經音曰音射音在音海音中音西音南音
又西南行也音從音南音水音行音曰音射音在音海音中音西音南音
所經音上音也音從音南音水音行音曰音射音在音海音中音西音南音
地之間也音從音南音水音行音曰音射音在音海音中音西音南音
地下入音中音國音滿音昌音海音一音名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黃帝第二

居宋冠章甫之冠則左注云建維大有好
呼無溫鳴鳥白鳴而今紅湖鳴形色百住數
汝取來一本去言血齊在蕭忤駁駁
同下趙裏子名元也簡率徒所政音藉夜
切仍而後不切在下曰煬音煩也爐切上下
切留之力微切之也蕭竅切平簡向刺去血
切有暇亦又作假大說音強切其者直挂
音礙本作顯都年切偏篇神玉至類師古曰
通無亦季威無人也避一作喜許記奎子
列也又過其無其文於義不長道與音吳
卯未成切同馬云汝受訓未熟故和胡則
口染切或同亮亮之音向吾一本作蕭語
作元音同相亮亮之音向吾一本作蕭語
音濕灰司濕灰氣罪前本作張音不止不
止如動量亮亮全本作功見切機發於踵
注誰南子云齊下同切大音朕直引切鯢
機發不旋踵云齊下同切大音朕直引切鯢
桓朝官切盤桓也一之潘音溫本注潘水
之振為淵盤桓也一之潘音溫本注潘水
而垂真端聚也音梁濫水成上聲雨雅成
而垂真端聚也音梁濫水成上聲雨雅成
上水下也沈水從音執水泉出復還入也
汧水音泰水不肥水為肥也出果回音易切
汧水音泰水不肥水為肥也出果回音易切

舍之音澹切泊音自失而走神而走神
切移音澹切泊音自失而走神而走神
其切音澹切泊音自失而走神而走神
雕琢持充切份然音而封我或音或惡平
饋餽也位切驚已也音或惡平
日未能謀者便辟切亦尊長切丁文士
食羹嗣元多餘之贏音且一本而知音保汝
也保履九遇切開而敷杖頤廣之切六乎順
怡有間也少府賓也必忍導提履音作履一徒
跪先典豎其也切當切丁液背馬於皮先
切搖而本身一本作性易切以教覺揚朱
等七之沛音選於也選也抄中道仰天
音亦以女音能去切呂矜夸切水進消音
音何淑音中柳切壯乙脫履本作嚮音不問
睢睢切許音切音切張目貌高切注音同
睢睢切許音切音切張目貌高切注音同
視子云睢睢切子六揚音揚子云對火曰揚
視子云睢睢切子六揚音揚子云對火曰揚
以口不惡切過宋音而而去切之行之
以口不惡切過宋音而而去切之行之
翼音厄能切切宜女媧音小厄能切切
曼音頰鼻上也切領切胡底相切亮鵠步音
曼音頰鼻上也切領切胡底相切亮鵠步音

鴈鷹象切幾音反補音泉在上帥音熊黑
音軀切供鴈鵠音作鵠一旗幟音無則
也而人不知接之之道人字一本無行則切大
古音介氏音數數音六畜初又解音贊之長
切張文蚰切綠蚰而充魘切丑知魘音蠱蚰云
足曰龜無足曰蝨狙公七余切晏好養音解
雙馴音序音序能相龍一本作龍名實
未虧音一本作若紀消子作消所消或為切
影嚮音響李顯云應迅一本作速惠益切
見賢通蹠足音蹠音口頂效音所說音同刺之
七亦弗中丁仲切雖然音墨履音我宋大夫
音周亦救世之難有攻守之術為長文竟
說音說又服寡人也寡人也
周穆王第三化一本曰
倪仰音之覺音規視音悅悅音悅周穆王
名滿昭化切胡辦貫音官也隨音不礙音腥
樓音而不可饗音音音周穆王內饗音腥
饗音而不可饗音音音周穆王內饗音腥
同饗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諸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諸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切音聖也閨室胡服妻之也若著龜戶偵匿力
 泊爾音鑒無自拯本蓋上解行无下猛狂辟
 音疾救病音府藏才象脉診止凡其疹五場
 然吾之方密為從之樂絕思四聲操爻七刀往
 數色主哀樂音好惡鳥路可復切又妙
 當丁陳切一逢氏鹿音少音無迷因文兩過
 陳音鄉使向哀樂洛音之郵尤馬能於庚過歸
 士音辯爭音長於切過晉音誑之九凡愀
 然七小喟然血愧消然音法胡犬自音禁音啞
 然切鳥音給若欺音更微少也作
 仲尼第四一曰極智
 去情立呂切一仲尼魯國曲阜縣人顏氏得
 周重成生二十一問居音子貢端木賜衛人字
 顏回子淵人字援琴獨樂音之分下同切怵
 然七小有間色少變音竟音疾失音亡音變音
 作景吾乃朗禮樂音岳遠來音李既治直下
 治亂不舍音無聞音將為切偽欲捐音聘魯
 匹正髮音之量亮音其稱下同泊然音
 下元倉子音庚英名楚史記作亢倉子子音通
 士傳之切人事唯然中於肩睫音唯音豁音於治有

言也。彝佚音奔。仆也。音可。渝音允。與抗。要造。
 切。後還旋鄭之園澤。中音。國也。有治。直吏。
 行過音都。折音錫。爲若切。傷相朝。張文。調切。
 所願知也。作如一本。養養上。余虎切。長勿。切。張文。
 牢藉。本作藉。則或切。牢柱字也。園也。藉藉以。
 龍架也。又園繞又刺也。問藉。龍人也。以時藉魚。
 柄李顯云。字亦室也。柄木之也。文字雖異。其。
 范音同。柯危廚。從者切。用无相。息亮。而知智。
 求下。意並爲。以意求下。无好。呼報。无惑。馬。聽。
 荀榮。七汁。傳。故音志。局。獨足。公儀伯堂谿公。
 也。公儀堂。餘氏。懦夫。乃玩。女之。汝音。能折之。古。春。
 也。皆同。賢士。懦夫。乃玩。女之。汝音。能折之。古。春。
 金曰。蛇也。之股。音能裂。或作。分字。犀兕。律子。曳音。
 猶憾。戶。賄。不窺。去。隨。所易。下。同。與新。余。撞。
 鐘宅。紅。雷震。音一家。於。一本。作一。道子。牟。莫侯。
 好與。切。時。報。不恤。離律。子興。音。行无。下。孟。不中。
 丁仲。漫。音行。以。職。韓檀。不安。肆之。肆音。二切。桓。
 切。大。端。之。固。又。之。詔。音。特。歎。後。鏤。作。木。中。仲。丁。
 注。同。及。相屬。音。獨。失。造。切。著。下。同。期。明。音。
 復。扶。又。切。所。漆。七。豆。逢。蒙。薄。江。烏。號。戶。黑。基。
 切。下。同。衛。晉。灼。曰。衛。之。苑。多。竹。餘。射。食。矢。末。作。一本。

[illegible]

中虛至德真經釋文卷上

德士

十七

冲虚至德真經釋文卷下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

德士

湯問第五

齊所切 殷湯殷姓子名夏莘音練夏莘

夫大混茫今惡音為必復扶又切故重用

同切下畫然音義一作齊州口為丹穴北燕

為空桐邪東行至營州東行至營州東行

行至西與邪四海四荒四極伏義六夷八

東之四海四荒四極伏義六夷八

見賢通大虛下音龍草切亦焉下音同

及一本作及豁視切音無一本音下音同

音枉格音貨自解割切音大音下音同

子老周子女燭氏音瓜天斷龍具音下

共音工氏古帝顓頊音虛義切音五水潦

音海海今聲大登之海有大登歸墟或作

八絃音與音負音嶠音而音高切音方音一

洲音蓬萊音史音方音大音瀛洲音蓬萊

雲不之華音在音馬音至音者音諸音三音

一本作純音縞切音老音珠音玕音可音數

同旋字純音縞切音老音珠音玕音可音數

著音昌波上切音暫峙切音直里仙聖妻之

禹強與音同神仙傳曰大方之神名禹強

鳥身名曰禹強音龍也龍列仙傳云巨龍

玄中此海神也三番代也音盈數切音步

即巨龍也三番代也音盈數切音步

釣作釣而趣音灼其音以數第詳也又鑽

切鯢鰭音是蚊蚋音文蚤蚤音早帝馮音浸

減子樂切一使阮音貴僂僂音僂僂音僂

南雲之別名也三使阮音貴僂僂音僂僂

伏義神農時有國人猶數千文一本大事見

賢編切音靜人音爭山音名曰靜人冥靈

也生江南以葉生大椿也一名椿名曰椿

生葉落為秋生也朝蟻切音孔音蟻蟻

小飛也二終髮之北一本作終髮之北

映海廣敷下音主切長補下音同為鯢

鵬切音離語音名之與諸同忘之也之

蟲生果小切音焦螟音蚊睫音拭音皆

也餘音俞師音廣音耳音之號摘耳音倪

空桐音空桐音山音黃帝音至音河音整

為櫟音櫟音山音海音經音曰則音多音

厥之疾音疾音渡淮而北而化為枳音周

化為鸛鵒音不踰音子音權音音為音

武則死矣音死音水音經音水音經音

下入黃河音入音海音南音河音為音

先則死音死音地音氣音然音也音玄

山與音同音武音出音切音江音東音

造出於東江音至音廣音入音海音

通言水土音性音則音運音移音有音

之案音今音之音水音則音運音移音

頻隔音云云音不音波音類音也音

性逐致音性音鈞音已音至音巴音

大形音行音東音垣音鬱音山音韓音

下雜然音下音同音猶音僉音七音

下駐父音下音同音猶音僉音七音

同甘叩石音也音壘音壤音起音切

始觀音初音刀音歲音或音詩音外音

也可徹音列音何音若音一本音操音

幽谷音一本音幽音谷音廢音舍音

氏音考音一音花音城音一音盾音

式忍音一音之音察音與音音父音

耳雨音地音把音所音浸音切音要音

黃地音地音把音所音浸音切音要音

力命第六

復諱扶又切惡乎音烏屬國音燭欲歟音余絜廉音結棄

行下孟切而重柱用切无分符同切鬼媚或作媚蹟或作蹟

澶竹用切且音食音之分符重况自瘳

所惡鳥揣利初委切料倚音耶有人於此年另

不爲于偽切破之音墨尿音日礙方音墨尿江事之間謂之

音切交怗怗伏態貌恐口交切情露隱蔽讓

敢勇猛去疑快慎不相適知筆發道潔責其

云偶也
自專
謂自專擅不乘權
謂乘用也
又立
孤

幾下音同音律之際音然句不駢字同其卒音

亦中胸冲切半也下同全而亡音喪下同

知全
知喪同
非行
37
牛山
臨
縣
是

芋芋音千黃雅云芋千茂威 若河滿滴或作漚漚即切漚漚通貌
 艾孔五孟切一作史孔 跪跪當作食音明韓詩外傳全
 肉可得食 駑馬駑當作食音明韓詩外傳全
 編木爲之 晏嬰晏嬰之與 寡人今日之遊悲爲
 數君色主 被褻先和 行假音何 其迭音獨爲
 下爲切 諛諛音其相切 與鄉音向 商趣音遇
 否讀鄙

揚朱第七

楊朱茂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
以刺天下與墨子相反其意不在不接一毛
楊戎字子居恐于居非楊朱也
惡勞烏器切而復扶又切閭鍵音什為桤音拈枯槁老口
切為富為貴為死莫為焉為子孫
切並今无厭無厭切
一聲焦其音指此難切三相齊音亮切君歛聚收
切始義實亡音其省切悲并齋得上聲千限也
已施切
二音幾居音斯下同所引彈切壹覺音元下同介音元
音界美樂音路為美切厚復扶又切常厭益一
切本或作偽音羽慎耳一本作因纍音累桎音梏
古沃切何以异音異大古音恭卒然七忽切從心去聲
音殿所好呼報切所去丘品切勸一本觀不近疑去
下同刑所及也害臭腐補音伯夷音元非亡音欲

為矜清之卸音尤通也以放賊死殺公不平立
 劉兆注曰寡宗少宗原憲其羽殖累去聲焉
 放至於也在切度相損指音不含音勿墮音勿開與通同
 相齊息亮復扶又得嗅許救顛顛須延同
 廢虐毀殘去廢丘呂熙熙許其切拘比音
 不捨捨音廢之於例衣薪於性家文古本偷音
 音色本作者之分得切門二人進音子產音大夫公
 刑註於鼎事相鄭思亮以治直史切治同
 在於六年公孫朝字朝好呼積楚本物望門亡醴漿
 音連本有亡音哀樂洛比房頻密妓鳥果嬌
 又作嬌本有亡音哀樂洛比房頻密妓鳥果嬌
 歌坐耽於丁南又作妓屏於親昵尼質足夜且
 切益未愜口婢妓音姣音廣雅必賄切呼便
 挑之說文光作挑相詩也挑謂招呼也密速作木
 雖七析音因間音事行下孟所好呼報俟易
 一本僕易及以下同跨人口花切下同暫樂音
 下力億切界說辭一本作別之注同切忙然
 音逕廷音抑抗苦依欲去切丘呂之累去先音貴
 此所好時報切猶蕃音東岨與阻嶮音同行
 尺音百住色主往切胞廚音作同堂音廡音庫
 藏祖依妾腰切不為切之施下同會

屈釐音骨推德過音以音斬音好惡音注音去
 苦樂音下音同音亂音治音直音史音既音更音則音重音桂音用音所復音
 切音又音踐鋒音本音作音踐音一舍國音林音有音不音以音一身自利音
 一本音作音以音治音矣音直音吏音去音子音切音呂音大過音泰音出語音
 魚音有音斷音省音矣音息音并音言音當音丁音像音墨音霍音燁音
 耕於河陽陶於雷澤音宋音史音記音曰音奔音耕音於音歷音山音
 不告音古音比音切音音音上音曰音長音切音張音大音商音鈞音均音鉉音
 古音本音切音又音作音歎音焉音纂音過音門音戈音跖音步音千音跣音丁音徒音
 禪音蔽音音音攀音跋音見音音音弗音僅音免音音音與音林音林音塊音對音
 切音從音欲音下音同音盡音驕音切音无音厭音切音一音始音恆音切音口音帖音
 樂音以音音音若音覺音不音誠音知音守音又音音音要音死音一音通音人音
 俏音或音作音音音自音扞音禦音鳥音寒音不音下音切音丘音呂音趣音走音起音
 是橫音下音同音其唯聖人乎音人音矣音連音為音一音改音至音為音
 四事音下音同音謂音迨音不音要音切音一音通音周音諺音音音曰音田音
 父音下音同音啜音切音芳音救音如音去音藿音音音肉音麤音倉音胡音筋節音
 音音膝音急音音音摧音下音區音臣音切音莫音心音疇音切音一音鉅音伴音地音莫音伐音切音可音卒音聲音村音入音常衣音於音既音
 緼音一音割音賡音詩音外音傳音切音緼音賡音諸音分音衆音也音又音音音紛音
 暨春音泊音自音曝音切音蒲音木音隕音室音自音與音狐音貉音音音之音貍音音音之音貍音音音之音貍音音音之音貍音
 救命音篇音力音甘音采音啻音里音莖音葉音胡音也音一音名音若音耳音采音

色音无餒音切一盞音盞累其去音去名下音下同切
 也音也蕞音蕞於口慘音慘心音心於腹痛音痛也衆出音出或忍姣
 忍音忍上聲音上蕞音蕞子音子郭音郭注音注今音今蕞音蕞蕞音蕞也音也又音又生音生積音積可食
 者亡音亡下音下同音同逸樂音逸同音同惡音惡焉音焉夫音夫符音符而累音累聲音聲

說符第八

與爭音為解音不復又有和一作如爾行
下五切見乎音獨度在身依字人惡鳥路王
于同放徑一本作循而復切又度諸量也切
切從徑一本作循而復切又度諸量也切
為富切偽汝語魚強食靡丈角韓詩外
共也呂氏春秋云角試力也此音人重利而
輕迫唯食而已亦猶禽獸食而相共角力切
以求中矣丁仲切語道魚據語道失為恂矣
恐其相切應亮為已下同國易切有為衡
切楮葉切呂鋒殺切奸豪芒亡可別微切以
賭切市豐不好切報官遺下同伏樂音逸若
過一本作過作難乃且一好下同說之
或作過作難乃且一好下同說之
音而審切果殯從請一本作力事諄則之音叩
宵切候投隙音鉅抵時如洗屬乎音燭智苟不足
不字無焉往於度舍然捨无愠一問公于鋤
士魚公寤信有却去逆雅音貌作眼本眉睫音
盜為切偽而戕一音牆注同大賊與異智料聲

以擣切摩華國流與同屬之沙也水並蕭浪涯音崖
錯意七故于識清志不復曄切又費无極房未勝
詩澄切報令卽定湍側切其滄音來復爲切又所
白公名名趣音非樂音去言切呂淺知音解
別切到者趣音非樂音去言切呂淺知音解
解息夜切於難切旦新釋穆子穆子晉大夫攻

瞿音秋勝之句連人巨遽傳去飄風得切有德行
 下孟卒然子律之勁居麻切能拓一本音託
 還失却賊曰招與起門下從上拘引之者約音約引之者約音約引之者約音約
 公輸般音有好切報不憚古實又復快入先
 近音國其城宋九月一本作國非是折
 骸音大半音蘭子史記注云關符傳出鳥
 閑者是以技安遊以效渠詩使見賢過長
 者依蘭字與閑以效渠詩使見賢過長
 倍字屬其音之復扶切僑人音喬也喬也喬也
 无庸為拘而擬戮之一本滿豫要切通年長
 張文善相息亮切筋骨音髮髒上音髒上音髒上音
 切大善相息亮切筋骨音髮髒上音髒上音髒上音
 愍音惓惓切亡爾爾本作微共同也供擔切甘
 經音九方畢音此其作比請見下同有過
 古則牝居牡音而驪功移不說音其其音其音
 與免詹何音身治直吏切孫叔教五勞切楚
 長老張大主惡鳥路吾施始或王亟紀力切切

為我切于偽人機音機祥也寢丘在國始末記孫叔敖妻
 廢孟後優孟言於華王音王牛缺傾雪邯鄲音寒丹
 王居其子封之寢丘
 曰嘻切其矣夫音往見趙君以我為事必困
 我為句一本云往見趙至闌作閤意其兄亦本
 力爭諍仁將焉切於元量去聲財貨无嗇音嗇

注國不語可度量也賈逵擊博樓上擊打也如今
 昭博奕論云設木而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
 法爲水用棋十二枚六白六黑又用方寸三分
 置於水中其擲來以環爲之境爰方寸三分
 長二寸五分銀米行棋棊行四而爲之亦名爲
 駢碁卽入水食魚亦名羊魚而不應者名曰
 翻一魚獲三等若已帶兩魚而不應者名曰
 被翻雙魚彼家獲六博者射亦曰食明瓊張
 中丁仲反翻兩掄他風而笑凡戰爭能取中
 葉切曰報生獲魚也掄字葉音與本義作魚
 素大博經作鯉比曰魚也蓋謂兩魚勇之比
 目也此言報本獲中翻得是多大勝也據義
 用鯉不用魚用飛鳶音適雙音隊音富樂音輕
 魚不用經字
 易以跌立音勸力音留精兵一本作之
 行切孟孫父音甫下同壺音殊飯也以鋪音曰譟音
 食我嗣而歐切一口喀音伏地而死地本無食
 菱陵菱奇上聲一食據音有難切且今死而
 弗死一本無而不知已既音目以爲不知已者

居海上一本作去海上而慙慙音文一本作亡唯請音林

有一本作慙然然音六賤音壯富音壯勇音壯於音壯酒音壯操音壯刀音壯

及非也慙然音六賤音壯富音壯勇音壯於音壯酒音壯操音壯刀音壯

切幾半之迂音之辟音喪音壯下音壯同音壯為音壯亡音壯

下音壯同音壯為音壯亡音壯

朴音壯之音壯鄉音壯者音壯向音壯使音壯汝音壯見音壯狗音壯一音壯本音壯無音壯與音壯爭音壯

下音壯患音壯難音壯乃音壯不音壯捷音壯以音壯其音壯使音壯所音壯自音壯喪音壯息音壯

奚音壯為音壯切音壯邯音壯鄆音壯客音壯和音壯相音壯為音壯下音壯同音壯

蚊音壯蚋音壯蚋音壯蚋音壯其音壯亟音壯也音壯之音壯廐音壯分音壯既音壯

切音壯無音壯復音壯切音壯宋音壯人音壯有音壯游音壯於音壯道音壯一音壯本音壯無音壯與音壯爭音壯

契音壯以音壯切音壯木音壯密音壯數音壯切音壯鄰音壯父音壯下音壯同音壯人音壯地音壯乃音壯

字音壯亡音壯缺音壯也音壯而音壯相音壯胡音壯沒音壯切音壯古音壯強音壯字音壯又音壯其音壯復音壯見音壯

切音壯又音壯白音壯公音壯勝音壯切音壯西音壯策音壯銀音壯子音壯云音壯馬音壯策音壯端音壯有音壯利音壯鐵音壯

所以音壯刺音壯屬音壯者音壯且音壯足音壯蹟音壯也音壯株音壯埴音壯切音壯顯音壯抵音壯

丁音壯禮音壯衣音壯冠音壯並音壯去音壯適音壯需音壯音音壯因音壯攬音壯音音壯吏音壯捕音壯倡音壯之音壯昌音壯

本音壯作音壯得音壯也音壯一音壯子音壯攬音壯人音壯之音壯金音壯何音壯故音壯一音壯本音壯無音壯述音壯著音壯

切音壯泊音壯然音壯音音壯曉音壯決音壯

冲虛至德真經釋文卷下

莊子小傳

選一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唯陽蒙縣寧為

蒙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洗

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

威王問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笑

謂使者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陵

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

廟當是之時欲為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無

汙我我寧游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

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真人

書為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

始余讀莊子頗疑齊物之論荒怪汗漫若與

物情反偶緣病卧夢中有以本難之說告者

因復取其書而繹焉始悟其立言本指最切

於救時而人或未之識蓋自周德下衰禮樂

征伐不自天子出戰國諸侯蠻觸並闢以糜

爛其生民其禍實起於不知分莊子於是時

思有以覺其迷而砥其疾故於逍遙遊篇首

寓微言其曰鴟鵂之不取目疑於大鵬物之

知分者也其曰許由不敢受堯之天下人之

知分者也夫使天下而皆知分則賤不慕貴

小不圖大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君君而臣臣

父父而子子舉一世莫不各安其天分之當

然而無僭踰爭奪天閭之患則夫物之不齊

者非必物物而齊之而無不齊矣且莊子與

孟子同時使其言而悖道無補於世教則孟

子固亦距之矣讀者從其辭而不求其意往

往例以不經目之如郭象所云者是豈真知

莊子哉一日中都道士堵伯秀持所集莊子

解且附以已見示余余喜其會粹之勤去取

之精而所見之多有超詣也因舉余言告之
矍然謝曰以分一字斷齊物之說此非我所
及也願得以爲序錄諸本可乎余曰此臆說
也世豈無深於是書者子其博訪而求印可
爲他日以搜於我相與訂之未晚也若夫爲
序則不敢咸淳元年夏四月東北人劉震孫
書于姑蘇寓舍木難窠

道一而已形於言即爲二故曰道無問問無
應又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然則忘言可乎言可忘
則南華經不作矣言不可忘是以有南華經
既有南華經是以有諸家解雖然南華經十
萬餘言未嘗不言而亦未嘗言何者其言皆
寓言也後之人求其所已言而不求其所未
言尋行數墨分章析句言愈支而道愈離矣
雪嶽羽衣褚伯秀身近尼五之天而神遊乎
漆園濮水之上輯諸家解斷以已見筆之書
以爲未足且刻之梓以傳不朽其用心亦勤
矣嗚呼道以言而傳昭氏之鼓琴也道不可
以言傳昭氏之不鼓琴也大音希聲鼓不鼓

琴其音固無恙也抑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
也筌蹄豈魚兔哉道也言也一而二二而一
者也噫南華之經諸家之解褚之管見子之
臆說是又寓言中之寓言耳矣咸淳元年夏
五月五日本心翁文及翁書于道山堂

古諸子之書若孟氏之正蒙莊之齊皆立言
之極至後世雖有作者無以加之矣而莊子
尤難讀大聰明如東坡翁自謂於莊子有得
今觀其文間有說莊者往往猶未契本旨況
雲惠卿流毒贅滿懷而可與於帝之縣解乎
近時釋莊者益衆其說亦有超於昔人然未
免翼以吾聖人言挾以禪門關鍵似則似矣
是則未是余謂不若直以莊子解莊子上絕
攀援下無拖帶庶幾調適上遠之宗可以見
其端倪也武林褚君伯秀道家者流非儒非
墨故其讀此書也用志不分無多歧亡羊之
失特欲索祖意於千載之上會粹衆說附以
已見采獲所安不以人廢白首成書志亦勤
矣余視其目端而明氣爽而靖斯學之力也
余舊喜讀莊時有欣然會心處然未嘗筆之

於冊今老病目昏嘉褚君之志有成而已不
暇一二勘其得失矣君既竭力以板行其言
且屬余序其篇首余笑曰彼刻雕之工未竟
歟則釋椎鑿而上者能爲君序之矣咸淳乙
丑歲八月甲申鄒陽湯漢書

張湛列子釋文載莊子宋之蒙城人爲梁漆
園吏著書五十二篇郭象合爲三十三篇註
之一云向秀先註莊子二十八篇而卒郭象
得其書足成之以行於世後向氏別本出故
向郭二註文義一同郭虛子陳景元註卷首
敘云莊子師長桑公受其微旨著書十萬餘
言目曰南華論內篇三字標題者是其舊外
雜篇則爲郭象所刪脩今通計正文止存六
萬五千九百餘字唐開元十九年侍中裴光
庭請冊四子天寶元年詔冊莊子宜依舊號
曰南華真經義取離明英華發揮道妙也竊
詳南華之號其來久矣似是上天職任所司
猶東華南極之類不可以人間義理臆度故
諸解無聞焉謹表出以備解題一難俟傳識
考訂之

陳碧虛解義卷末載覽過莊子註

景德三年國子監刊行本

江南古藏本 徐鉉等補校

天台山方瀛宮本 徐靈府校

郭象註中太一宮本 張君房校

成玄英疏中太一宮本 張君房校

文如海正義中太一宮本 成文並序道士

江南李氏書庫本 張潛夫補註

散人劉得一本 大中祥符時人

今所纂諸家註義姓名

郭象註 吳門官本

呂惠卿註 川本

林疑獨註 舊麻沙本

陳詳道註 藏本

陳景元註 字太初號夢虛子建昌人熙寧間主中太一宮召對進道德南

華二經解

王雱註 內篇

劉堅註 外雜篇

吳傳註 已上五家並見

虛齋趙以夫註 內篇 藏本



竹溪林希逸口義 藏本

李士表莊子十論

王旦莊子發題

無隱范先生講語 名元應字善甫 蜀之順慶人

南華真經義略纂微卷之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

郭象註鯢鵬之實吾所未詳莊子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鯢之化鵬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風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生於大處大處必生此大物理固然也夫鵬翼大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息也野

馬遊氣騰憑以飛騰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觀天也

呂惠卿註通天下一氣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如環之無端萬物隨之以消息盈虛者莫非是也北冥之鯢化為南冥之鵬由陰而入陽也陰陽之極皆冥於天而已三千九萬皆數之奇六月則子與巳午與亥之相距也言鵬之數奇而去以六月息則鯢之數耦而去以六月消可知也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息者氣之所為充塞天地而無間人於其間目下視天見其蒼蒼杳正色邪遠而無所至極不可知也唯不可知故未嘗以所居為下則鵬之自上視下亦豈知所以為高哉

林疑獨註北者水之方冥者明之藏北冥則陰陽之所出入也莊子以鵬鵬明陰陽變化故以北冥為始鯢陰物也鵬陽物也太玄云幽無形深不測靜曰復命者其象在鯢夫物芸芸天功明萬物者其象在鵬也鯢之初化為鵬雖曰陽類而未離幽

眇故不知幾千里次言三千里數之未遂也終言九萬里動必有極也蓋有體之物雖至遠至大亦不逃乎陰陽之數故動則九止則六也去以六月息乃反歸於陰陰陽迭運相為無窮而不可致詰者也野馬塵埃生物之息以明風起於微而積之至於厚然後鵬待之以圖南也

陳詳道註道散而為陰陽陰陽散而為萬物出陰陽而復於道則無適而不道遙入陰陽而麗於物則無適而不係累冥者明之藏明者冥之發北冥則入而為道南冥則出而為事莊子所以於北則寓淵潛之魚於南則寓搏飛之鳥水於方為北於氣為精於時為冬於數為一物之化也常始於此夫鯢之為物陰中陽也鵬之為物陽中陰也潛北徙南不離陰陽之方九萬六月不離陰陽之數背若太山翼若垂雲不免乎有體化則資水搏則資風不免乎有待怒而飛不能無情飛而息不能無窮以鯢鵬之大其困於陰陽也如此況蜩鳩斥

鷦鷯

碧虛子陳景元註夫道以生化為先以陰陽為原北冥生鷦鷯化為鵬鵬氣形已具皆不知所以然而然蓋陰陽生化神變莫測者也物之初變量未可窮故云不知其幾千里有生必有死故怒飛而徙於南冥有生有諸材力不能無限故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而去以六月息六陰數故云息也天地之間元氣氤氲昇降往復故有野馬塵埃之喻有生之物莫不互以息氣鼓吹而交相乘御故彷徨東西莫之天閱也若以形之小大而有所域則陰陽隔絕上下異見莫之能通矣王雱註鯢潛則處於北鵬飛則徙於南冥有體之物雖至大而能變亦不免乎陰陽之類是以攝制於造化而不能逍遙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所謂逍遙遊者其唯無方無體者乎水擊三千里陽數始暢也動必有極故搏扶九萬里去以六月息也野馬塵埃則鵬之所待以飛者其在上而

視下亦猶人之在地觀天自大視小者不明則鵬亦以大爲累也

虛齋趙以夫註莊子鯤鵬以明天地陰陽之氣魚化而鳥北徙而南由陰而陽由靜而動也經以南冥爲天池天包地外則北冥亦天池也三爲陽之始一函三也九爲陽之極三三九也一陽生於子六陽極於巳故以六月息野馬塵埃生息相吹細大雖殊其氣則一人之視天亦猶鵬之視下高卑雖殊其理一也

○林希逸廣齋口義云鯤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蓋謂世人見小故有紛紛之爭若知天地外有如許世界則自視其身不啻太倉粒粟也鯤鵬亦寓言不必拘陰陽之說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起字便自奇特三十九萬只形容其高遠去以六月息者一舉必蔽半年也野馬塵埃生息相吹三句正發明下文視天無極以形容鵬飛之高却如此下語可見筆力褚氏管見云冥者一氣之混同而無間

者也北主潤氣所以滋孕萬物南主烜氣所以長養萬物先此而後南陽由陰生也位雖有殊而氣本無間特以相去遼遠漸化不覺猶四時之運邪寒隆暑非一朝成故鯢鰭潛化靜極而動搏風九萬六月而息不出乎陰陽之互變亦在乎一氣混冥中耳是以南北皆謂之冥焉南華老仙蓋洞列國戰事習趙隘陋一時學者局於見聞以縱橫捭闔爲能掠取聲利爲急而昧夫自己之天遂慷慨著書設爲遠大之論以發明至理開豁人心言得此道者與天地合德陰陽同運隨時隱顯無往而不道遠天地之陰陽即人身之陰陽水火因之以發源性情資之以通化上際下蟠無所不極然非視聽所可及故立鯢鵬以顯名使學者始因物而明心終忘形以契道深根寧極妙合化機吾身之陰陽無時不運吾身之天地未嘗或息也由是知人之本性具足道遠而世俗冥迷忘真

○遂傷當生憂死慮得患失罔知所謂逍遙故申言以破其惑謂人之生死如魚變鳥失鱗甲而得羽輪舍游泳而從飛舉情隨形化各全其天造化無極與之無極何所容其憂惡哉物之初化其變未量故不知幾千里及乎鵬徙南冥之後三千九萬之數形焉去以六月息者陰消陽長造化不停之機野馬塵埃即事物過前之譬儻善操其本而得鵬飛之要則超逸絕塵徜徉物表六合之遊氣潛運萬靈之生息交虛適所以相吹舉而莫足爲之累動容周旋無入而不自得所以爲逍遙遊也故以冠一經之旨其間怒而飛一句諸解罕詳及偶得言外意附于條末云天地裏乎一氣者也萬物稟乎天地者也自一氣分而爲天地天地交而生萬物互離互合生化無窮小大短長咸足其分由受氣至於具形數極至於變質負陰抱陽時各有待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

皆天機所運變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後動之義怒猶勇也為氣所使勇動疾舉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之謂也凡物之潛久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而為此哉蓋圓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理不可逃齊物論萬竅怒呬外物篇草木怒生亦此意道德經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

○故背夫逍遙之鄉日趨有為之域以至事物膠葛愚累糾纏爾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邪關尹子云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夫欲免為二氣所役者請於冥魚未形已前求之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

闔南嶠與鸞鵠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猶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亦

悲乎

○此段起喻以衍上文次設蜩鳩對辯以明小大之分各足其足而無企羨之心此所以為逍遙遊也又論所適有遠近則所資有少多曹二蟲之何知指蜩鳩無知而同於同也小知大知小年大年重重起喻不

越此義經文大意明白不復集解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發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者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鯪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

天然後闔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莫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陸德明音義載棘子湯時賢人崔氏云亦齊諧之徒能識冥靈大椿之名者也郭象

註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呂惠卿云此引湯之問棘者以其言自古有之所謂重言也棘之言鯪鵬即今所引者見於列子蓋其畧也林疑獨註載殷湯夏革之事始於古

初有物終於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之外復無無極正與上文相貫故引以爲證而郭氏乃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非莊子本意觀者求正於列子可也

褚氏管見云按列子作殷湯問夏革棘聲相近而義亦通皆訓急也崔說以此句結承上文靈椿之論呂註從此句起下文冥海之談各據所見分章耳大觀八註本以此句獨立條似亦牽於上文下文未決所附故也林氏註正與上文相貫則同崔論碧虛陳景元本第二章從此句始則同呂說今詳考經意蓋欲實鯢鵬之義故一唱題而兩舉證首引齊諧所志次以湯之問棘再參列子湯問篇冥海天地之論以印莊子之言則此章自合始於湯之問棘句末加是已者證上文而生下語觀者多不明辨誤作前章結句若以爲結句則意已盡矣後章從窮髮之北重起論端非立言之體也故借述所以附于條末以釋其疑

竹溪林氏亦云據此句合在下以結句爲起句是其作文鼓舞處下文乃再舉鯢鵬之論不在重釋知敘官行比鄰等語言人知能小大各有所施以得用爲適耳宋榮子猶然笑之則不以榮利動其心而全無用之用者也超出知能一等矣而真人猶以爲未立則所見超詣可知如列子能御風而不能無待必至於御六氣以遊無窮斯爲至也故斷之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三者人道之極用以總結逍遙遊首章大意蓋至道窮神妙躋聖域不越乎三無之論入而言至出而言聖神運於其中無方而不側弘之在人理亦寄耳因言立教則不無序焉凡厥有生私利易植貴乎忘已驕矜易萌次當忘功已功既忘人譽必至又須忘名以遠世累遠身全道純德粹以之處人應物無不盡善而三者之名亦混融俱化矣竊觀古今才能英傑之士建功立名不爲不多

而明哲自全者無幾豈其智弗及邪道心未明有以障之耳夫知學壯行期於立功所以及物也而功成必見忌修身立業期於揚名名所以矜俗也而名下難久居非功名之過病在於有我信能無已則避功逃名隱迹全道若五湖之泛赤松之遊桐江之釣四海一身時有餘樂何危機之足慮哉太上云功成弗居名遂身退良有以也僅致力行動與理合則善窮善達樂生樂死無往而不逍遙所謂至神聖者物被其德而歸美之稱何足以極天遊之妙郭氏註理至則迹滅其說盡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鵲巢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

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俎而代之矣

郭象註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得以治之者許由也夫之遠矣夫治由乎不治爲出於無爲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洪熙山林之中然後稱無爲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也夫自任者對物順物者與物無對堯無對於天下許由與稷契爲匹矣何以言之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況若不能繫之舟東西之非已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爲天下君矣次舉庖人尸祝各安所司爲獸萬物各足所受帝堯許由各靜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各得其實又何所爲乎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道還一也

呂惠卿註自堯言之由雖無爲而未嘗不

可以有爲故請致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堯雖有爲而未嘗不出於無爲故以天下既治而不肯受自言以其述言人以其心故也夫以無事取天下而天下治此無爲之實也天下既治而吾猶代之則是取天下而爲之將見其不得也是取其無爲之名而已名者實之賓吾肯爲之乎是故方其有爲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爲有餘及其無爲也一技滿腹歸休而不爲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爲而堯許之所以逍遙也

林疑獨註日月時雨出於自然故不見其有爲而功大壻火浸灌出於人力故見其有爲而效淺堯謂許由無爲之道既行則有爲之道不能無愧故請致天下許由謂子治天下天下既治則雖無爲而無不爲矣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神也聖人之功以神爲體神何嘗有功哉唯堯也古凶與民同患故不免於有爲有爲之極復歸無爲所以讓天下於由也夫聖之在神有爲在無爲猶滴水之在冥海也迹

雖有爲但無累於心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羨乎無爲也後舉庖人宰割以喻有爲尸祝接神以喻無爲神人不得不無爲聖人不得不有爲也

陳詳道註堯治天下者也由忘天下者也治天下則實喪而名立忘天下則實聚而名泯治天下而天下已治則不可致之於人忘天下而天下兼忘則不可代之於彼此堯之志所以不得行於由而由之志所以不屈於堯也日月出矣智周萬物之譬也時雨降矣道濟天下之譬也鷦鷯一枝足乎外也偃鼠滿腹足乎內也庖人有事於事者也尸祝無事於事者也有事則多累故無事者未嘗過而問焉此由所以不越分而代堯也

陳碧虛註名器不可假人大寶惡敢輕受許由貴身賤物不以天下爲利人人不利天下天下自治矣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志可則也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不知人則無以通利害而處人間不自知則無以

知天命而冥自然此堯之所以知由而由之所以自知也

王旦論云天出於無爲人出於有爲無爲者以有爲爲累有爲者以無爲爲宗方其有爲也堯爲天子富有天下不爲有餘及其無爲也由爲匹夫隱於箕山不爲不足以由喻天之所爲日月時雨是也以堯喻人之所爲燭火浸灌是也夫堯以由能治天下而不敢尸由以堯能治天下而不肯代然則天下將誰治之曰治於堯則有爲而無爲者也治於由則無爲而有爲者也蓋道之在聖人出則堯也隱則由也庸何擇乎

褚氏管見云伏讀堯讓章淳古揖遜之風儼然在目有以見聖人尊道貴德後已先人真以治身土直以治天下之意彼戰爭攘奪於尺寸土地之間何後世

之淺薄耶堯以燭灌比功其謙虛至矣豈以黃屋爲心哉由以鷦鷯喻量其素分足矣豈使倖富貴者哉爲有神堯在位斯有許由在野氣類感召理有由然堯之憂天下也深謂四海雖已治非由莫能繼由之待天下以忘謂四海既已治吾將曷與哉非大任而不疑無以見堯之真知卓絕非高視而不受無以見由之抱道精純蓋聖人不以出處分重輕而以義理爲去就此有係乎道之卷舒時之當否耳夫堯之知由也審故不俟歷試而舉以代已使由恬然受禪不失乎端拱巖廊之尊使堯翛然得謝則可以韜光太古之上聖人顯晦在道若合符節豈世俗得以窺其蘊哉且由之於堯以分則民以道則師其啓沃之微心傳之妙由之所以資堯者至矣雖受之天下亦未爲過而由也誠何以天下爲至若名者實之賓一語足爲萬世法即此語而推非惟醒邯鄲之夢息觸蠻

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趣而風樹一瓢猶以爲累也終以尸祝不越俎而代庖言堯之至德明於知人由之隱德明於處己各安所安各足其足而天下無事矣夫尸祝之於庖人雖尊車勞逸勢若不侔然均於以誠接神臨事尚敬有可代之理古人猶不爲之季世薄俗乃有叛倫背理而妄希代者幸是經不泯足以明進退之節量授受之分而絕天下姦倖之心吁南華老仙亦聖矣知世道交喪之後有人與人相食者故具述堯聖揖遜之迹覲由迹而求其心是亦虛扁投藥於未病之義誠有以密輔世教而人罕知者敬衍其所以言之意而表出之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瞽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聲實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斯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管然畏其天下焉

郭象註神人即所謂聖人也雖處廟廟之上無異山林之中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耳

呂惠卿註藐姑射山唯有道者能登之神人即人心之所同有唯窮神者能見之藐猶眇藐姑且也射厭也言登此山者視天下事舉無足為故藐且射之非神人孰能

與於此

林疑獨註此一節皆至理聖人所秘而不言者蓋道至於此不可以言言故引接與之言以明神聖之道而寓意於姑射藐言其遠非必有是山也猶列子云五山之類神人者聖而不可知又惡可以言盡哉陳詳道註藐姑射山以喻道也神人無體即道為體神人無用即道為用則神人之所居者道而已矣

陳碧虛註神人者寓言體道聖君淡泊無為與化升降言無治跡故有為者笑之以為狂而不信也

吳偉註藐姑射山此託辭於寰海之外以妙神人之妙處而非世俗所知也

王雱註藐姑射山在北海中以喻歸根復命之意

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山以喻身藐射言其幽眇神人即身中至靈者人能求諸幽眇之中而得吾身之至靈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龍遊於四海非過論也或者

求之於外不亦遠乎

褚氏管見云姑射神人章非食煙火語不因親接聖訓何由下教人間寓道真切莫要乎此而言微旨與初學難窺詳前諸解呂林二公得其端緒後有無隱

講師盡畧衍義直指玄微發先聖不言之秘開學人固有之天恨不手挈羣生俱登姑射同為逍遙之遊其用心可謂普矣伯秀幸聆慈誨不敢已私敬附諸解之末以弘法施併推廣餘意詳釋下文云肌膚若冰雪體抱純素塵莫能汙也綽約若處子守柔自全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絕除世味納天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凌厲太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與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言推已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歟或者為名相所移求是山

於絕垠之外則所謂神人者蓋遠矣竊謂經中窮神極化之妙備見此章而闢者以爲狂而不信豈止一肩吾而已哉按此與列子黃帝篇第二章文小異而義實同南華託之於接輿又所以神其迹也餘文平易可通不復贅釋獨猶時女也一句有二說郭成諸解並云猶及時之女自然爲物所求但智之聲聲者謂無此理虛齋趙氏以時訓是女音汝尚書時女功義同連叔謂有吾神人似是汝也列子所謂生生形形者虛齋口義同趙音訓又塵垢秕糠陶鑄堯舜之語若輕堯舜然及考經旨所歸實尊之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推尊之爲聖人者徒名其塵垢秕糠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名言耶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四子說亦不同按陸德明音義載司馬舊註謂王倪齧缺被衣許由也郭象註四子者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内外

異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之所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成法師疏四子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本迹也言堯反照心源洞見道境超茲四句故云往見四子呂惠卿註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是見神人也神人即吾心見吾心則無我無我則雖有天下亦何以天下爲哉又解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四子皆能窮神而堯因之以入是往見之也林疑獨註堯資治天下之功業往見許由齧缺王倪被衣而不爲四子所售猶宋人資章庸而適越也陳詳道註四子者不以天下與物爲事者也連叔以大浸不溺大旱不焦歸之神人王倪以澤焚不熱河涇不塞歸之至人河伯以寒暑不害禽獸不賊歸之德人仲尼以經太山而不介入淵泉而不濡歸之真人此四人者

宵心與元氣合體與陰陽冥堯得四子之道故云往見之也陳碧虛註夫忘天下者無寄託之近名然歸之愈衆而忘之愈冥故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此天下樂推而不厭者也吳儂註自迹觀堯則内外異境治天下平海内者見其迹而已若乃堯之爲心豁然四達遠在遼絕一方不足以係之也虛齋趙以夫註堯往見四子豈真有人之可見哉亦反而求之耳能知許由即堯者可○以語此本篇主意在肩吾連叔問答能通此則首尾之意皆貫矣林氏虛齋口義云四子既無名或以爲許由齧缺王倪被衣或云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本迹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話正要學者於此揣摩蓋謂世人局於所見不自知其迷必有大見識方能照破也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四子喻四大藐射言其幽眇謂堯雖治天下平海内迹若

有爲而心不離道能反觀四大於幽眇之中故累盡而道遙也褚氏管見云已上諸解四子之論不齊或大意纏成而於數不合或稽數合符而考義差遠求之近解中虛齋實爲理勝范講義數兼

該皆可服膺者也按此所謂四子乃寓言以明道而道之爲物恍惚窅冥難以形數定在學者用志不分親有所見始究端的非語言能盡今據經意擬爲之說竟之師曰許由由之道蓋出於齧缺王倪彼衣則四子之道一而已矣能忘形以求道是爲往見之藐姑射山即前反觀身中幽眇之喻此道古今無殊君民罔間君得此道即今之帝堯民得此道即今之許由也汾水堯所都不離當處而得見四子言道不在乎遠求實然喪其天下棄如弊屣之謂也又因研味祖經密有所契敬以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參解四子義若膽合既見四子則至貴在我萬乘之尊四海之富有不足

顧者矣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以泝泝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俟教者東西跳栗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養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

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夫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郭象註其藥能令手不拘折故常喋絮於水中遂非直達者也蓋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過夫大小之物若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以則物皆逍遙也呂惠卿註惠子拘於形器謂莊子之言大而無用故以大瓠況之自其種而樹之成明我於其言始終察之也而實五石至不能自舉則求之於形器而累於有身者也剖之以爲瓢瓠落無所容則用之而域於宇宙不能出者也夫用大物必於大處今惠子累於有身是以疑而有問故莊子答以拙於用大迷引不龜手之藥爲喻道之爲言一也不善用之不足以周四體則世世泝泝統不過數金之謂也善用之非特周吾身而已雖天下淪溺猶將拯之則用之水戰裂地而封之謂也夫注馬不滿酌

馬不竭此亦人之江湖也。今子有大器不能浮之於大處而患其無所容則謂之有蓬之心也宜矣。惠子未悟又以大樽為問。夫物以有用為用，用之小以無用為用，用之大理，往跳梁死於網罟，不能無為，而以知巧殺身之譬也。繫牛至大不能執，見道遠無為全其形生之譬也。聖人之於道體之以深根固蒂，則其為樹也大矣。欲樹之者莫若反求吾心之為物，莫知其鄉，得其莫知之處而安之，是樹之於無何有之鄉也。充之而彌廣，六虛靜之而萬物莫撓，逍遙其側，寢卧其下，未始須臾離也。則所謂大而無用者，安所困苦而子患之乎？蓋惠子雖至聰明，未能割心去知，以至於未始有物，則於道不能無疑。故莊子於無用無情之說，而致其辭焉。後之疑者可思而得之矣。

其堅不能自舉，五常在身不亦重乎？剖以為瓢則分而為二，瓢落無所容，以為無用而捨棄之，喻性散而不能全，亦莫不塗然在耳。遂自以為不可復，而弗悟其為情所奪也。今子不能全大瓠之用，猶人不能盡其性也。故引宋人不龜手之藥，以明所用之異。人有虛中之性，當充以逍遙，任其無為，猶因大瓠之形，處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反憂其無所容，邪？未盡性則不真，達故云有蓬之心。惠子復以大樽為問，擁腫卷曲，衆所同去，以譏莊子之言大而無用。遂引狸狌繫牛以答之。雖小大有異，敏鈍亦殊，而長於用者不免有所困苦。是以聖人全其命之根本，而體道以為用。樽者深其根而枝葉榮，命者固其本而萬事理易。曰負者事之幹，此又幹之所以為本也。何有言其虛無廣莫，言其寬大？今子有大樹亦猶人之有正命也，何不真之於虛無廣莫之地，任其道遙無為，不天不害，此神人所以為大祥也。

陳詳道註：物有所宜，事有所適，惠不善用之而已。不龜手之藥一也，宋人用之其利小，吳人用之其利大，弱七國之術一也，鬼錯用之則禍興，主父偃用之則亂息。大瓠之用豈異是哉？瓠之為物，中虛而善容，外國而善浮，寔之於地則失浮之性，而其堅不能舉，剖以為瓢則毀圓之體，而瓢落無所容。若夫處以為樽，浮於江湖則不勞而自舉，無適而不宜矣。凡天下之物，小者為用易，大者為用難，而人之情用，小者常工，用大者或拙於其難而處之以工，非因性任理去蓬心之累者，孰與於此？惠子又以莊子之言大而無用，況之大樽，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莊子答以狸狌小而有用，不免於禍，繫牛大而無用，物莫之害，是有用之用不若無用之用也。大樽無用矣，又樹之無用之地，則樹之者得以彷徨逍遙而為樹者得免斧斤之患，與轉徙於利害之塗而指繫於世俗者，豈可同日而語哉？

陳碧虛註物有不適世用者或便捨棄之是未明無用之用也故物無小大精粗在人善用繼又寓言大樗再釋無用狸狌以輕脫中機釐牛以無技全質才能之達禍愚鈍之全身久矣夫前論鵬鷖以有情逍遙貴其飛翔自適結以執擣以無情逍遙要在不天不捨達茲趣者何往而非善遊哉王雱註大同疑獨而節其文

趙虛齋註惠子以大瓠大木為無用而發問莊子以不施手與釐牛答之以明無用之用也

林氏腐齋口義云樽浮水壺繫腰可渡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謂此莊子既以不龜手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瓠何不思為浮江之湖蓬心茅塞其心也惠子又以大樽擁腫識莊子之言客以狸狌小而桀頓卒中機網釐牛大而無技亦可全生謂物有大小所適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為無用也無何廣莫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地雖無用於世而禍害亦可

幸免矣

褚氏管見云造化生物盈天地間有用無用係一時之逢林不材又其次焉故或用於昔而棄於今或棄於今而用於後此出於人為非物所能必也觀夫鴛鴦之陳朱陳脆腹之散未散可見矣況魏王之瓠異於凡種見者張皇驚駭之不暇又惡知所以為用哉宜惠子怪而有問也莊子知其拙於用大遂以不龜手之事喻之物本一也而其貴賤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者在人善用不善用之間耳人多工於用小世亦甘於就小則所成可知矣世多拙於用大人或安於守大則所蘊可知矣夫五石之瓠樹之成也豈一朝之功今則非唯不能成其大用而又掇擊暴殄之何斯瓠之不幸邪凡出類之物亦造化間氣所鍾其無用也意或有待既大而不可割為室家之用當思全而為江湖之用清深利涉與舟楫同功則大瓠之無用適為妙用

矣以惠子之多方而不知出此達塞其心也夫惠子又以大樽擁腫不中規矩識莊子之大言無用對以狸狌黠悲死於機辟釐牛無技幸全其生得失果何如哉今子有大樹不能樹之於無用之地以全逍遙之樂而乃反憂匠者之不顧此南華所深惜故因其問而救正之使脫形器之桎梏保性命於虛玄超有為而入無為以不用而成大用庶乎逍遙遊之本旨也

逍遙遊篇數敘宏博引喻高遠辭源浩渺意趣卓絕使讀之者若御冷風而登汗漫忘世累而極天遊真所謂超衆義徹重關解粘縛之洪規通玄究微之捷徑也怕秀不撥荒蕪繁陳管見復於篇末為之純論云循至理者以道通乎萬事全正性者與物同乎一天理性得而不道遠者未之有也夫赤子之心本無知識識隨形長物接乎前得失存懷氷炭交作舍彼役此無休歇期儻非燭

理洞明道義戰勝雖居至貴至富亦有所不免焉故學道之要須求聖賢樂處切身體究方為得力易云樂天知命顏氏簞瓢自樂孟子養浩而充塞天地原憲行歌而聲出金石此皆超外物之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無適非樂斯可以論逍遙避矣北冥之鯨化而為鵬搏風擊水徙於南冥蓋謂學者見開狹陋趨向細微罔知性海之淵澄併與命珠而淪失遂舉此大物生於大處以明己之所自來涵養既久體神合變出陰入陽其用莫測俾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悟外物之可輕已天之當重將見培風絕雲與化無極何世累之能及哉故必至於乘天地御六氣以遊無窮然後為逍遙極致所謂至神聖者亦混融俱化而已功名皆外物矣堯讓許由章所以證成前義聲廉遜之風警省後人絕羨外之慕裨益治道為多及肩吾聞言於接輿發揮神

人之秘以喻身中至靈務操存涵養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塵垢秕糠陶鑄堯舜言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推其緒餘猶足以成唐虞之治而其真則非世人所知也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存妙理難以臆度必須親造姑射四子當不言而喻學者勉之是篇首論鯨鵬蜩鳩靈椿朝菌知年小大皆窮理之談末舉大樗以虛中自全大樗以深根自固喻盡性以至於命學道之大成而入乎神者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往而非逍遙遊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

建一

五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建二

武林道士楊伯秀學

齊物論第一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參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鳴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嗚淅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謂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郭象註同天人忘彼我故嗒然解體若失

其配槁木死灰言其寂寞無情止若枯木行者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自爾吾所不能二也夫我既喪矣何物足識哉簫籟參差官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而所稟之度一也咸其自取天地之籟見矣大塊噫氣豈有物哉天地塊然而自噫耳萬竅之怒號衆木之異竅衆竅之殊聲莫不稱其所受調調刀刀風欲止而微動貌已上既明人籟地籟子游遂問天籟子綦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別有物哉即人籟地籟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夫生者塊然而自生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自己而然謂之天然豈蒼蒼之謂哉

察矣蓋昔之隱几應物時也今之隱几遺物時也苟知我之所自起則存與喪未始不在我也比竹之爲物人皆聞之知其空虛無有也我之所以爲我者亦然萬竅怒號何異有我而役其心形之時邪衆竅爲虛何異喪我而若槁木死灰之時邪曰而獨不聞獨不見者言地籟之作止汝之所嘗聞見而心之起滅汝之所未嘗聞見也以其所嘗聞見而究其所未嘗聞見則天籟可知矣

行有常邇往來者視之則東西俱馳風之吹萬不同而咸其自取豈異是哉此所以爲天籟也風以虛而善入竅以虛而善容籟者出於虛而已即虛以觀物物無不齊即實以觀物物無不異也

陳碧虛註天地之有風猶人身之有元氣是爲無作猶人坐忘時也萬竅怒號猶人應用時也惟其竅穴有異所以聲籟萬殊蓋亦出於自然耳詳夫三籟之自然理歸坐忘之冥極者也

趙虛齋註聲出衆竅誰實怒之蓋有聲聲者存乎其中不可得而聞見此地籟中之天籟也人籟亦猶是而非比竹所能盡故後章喻以知言夢覺喜怒哀樂日夜相代不知所萌萌者生之始旦暮得此所以生即籟之天也所謂真宰真君亦此意

林氏腐齋曰義云莊子之文如此一段妙中之妙者古言詩爲有聲畫謂其能寫難狀之景也未嘗見畫得聲出來自激者至咬者八字八聲于喁又是其相和之聲也

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不可見之聲却就筆端寫出此所以為妙

褚氏管見云竊考上文形同可使如稿木正言之也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反問之也子綦曰今者吾喪我知其為吾則心不應如死灰是有真我存滅動不滅照之義子游請問其方答以大塊噫氣特證以地籟而已洎再請子綦乃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至此始泄天籟真機惜乎子游知形可搞心不可灰之為真我而弗悟此即籟之天也心為天君籟即吾心之用凡所以致知格物酬機應變形諸言動者皆是不必見於聲而後為籟也君可端拱無為不可一日失位心可寂靜無思不可一時泯滅心雖無聲而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如鍾鼓在懸不待扣而後知昧者泥夫形相之起滅是以聲聞有間斷耳人籟地籟有動有寂天籟自然超乎動寂而有真宰真君實聲聲聞聞之主後文言非吹也

言者有言是矣百姓日用不知與接為構滑神勞精而病物之不齊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學者僅能反而求之得其歸趣則內接諸身外觀諸物始終各契於本源小大皆均於一致安有不齊者哉續考大塊之義郭氏謂無物成法師云造物是也亦自然之稱又云天也按本經大塊載我以形列子云地積塊耳釋之以地義或近之詳此所謂大塊似指天地之間噫氣即道德經所謂其猶橐籥乎是也開闔之機陰陽之本一元之氣運化於斯所以鼓舞萬物動蕩振發而使之敷舒長茂焉大而飛屋拔木摧山立海此奮發之暴戾者及其機停籟息寂然歸無則向之鼓舞者安在真人以此喻心之起滅實為至論而所以起滅者在人精思而善求之

大知開闔小知間闔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聞綬者害者害者小恐惴惴大恐綬綬其發若

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觴勝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態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茵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迥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郭象註夫知言寤覺之不同交接恐怖之異態以至衰殺日消溺而遽往性情事變

日夜相代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迹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今夫行者信已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悅之則有所私上下相冒而莫爲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於自當真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僞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爲者知與不知皆自若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偏見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人未嘗以此爲悲性故然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役爾爾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比又哀之大而人未嘗以爲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

呂惠卿註開闢間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寐覺接構有緩客寮之不同也。好惡藏於中而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枯名節臨於外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趣之向背不同也。殺如秋冬至莫使復陽則欲之淺深不同也。喜怒哀樂至姚佚啓態則其情

狀發見之不同凡此皆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如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日夜相代莫知所萌乃天籟無爲之爲也。夫器之小大趣欲向背淺深之不同不乃似畏佳竅穴之異形乎。開闢間緩急喜怒哀樂情狀之不同不乃似怒號于鳴之異聲乎。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求其所萌而不可得不乃似風濟竅虛調調刀刀而不知所歸乎。由此觀之則我之爲我者安在形安有不如槁木心安有不如死灰者乎。夫天籟之難知真君之難見唯嗒然喪我以心契之斯可得且幕得此所由以生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不得其所爲使而過索於形骸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人之一身無不愛則百骸九竅吾誰與親無所獨親則皆爲臣妾莫有君之者臣妾不足以相治則迺相爲君臣非真君也。於形骸之內求其所爲使者不可得則有真君存焉可知矣。人莫不有真君不爲求得其情而加益不得其情而加

損何則彼非無心之所得近非有心之所得遠故也。林疑獨註以至約之心關至多之物終亦疲潰而後已。緩者蔽之淺害者蔽之深害則尤深者也。機括言其發不可追詛盟言其守不可奪。遂於是非係於守勝其精氣之殺如秋冬搖落其沈溺利欲不能使復之於善也。自上文夾夾開闢至姚佚啓態皆論不能見獨者爲陰陽所役有此情態萬殊樂出虛則聲出於無聲蒸成菌則形生於無形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所生之始且幕得此以生而不知所以然也。非真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真宰之名無所取真君出命而無爲宰則承君之命而有所宰制其爲物也不屬陰陽內外可以神會不可象求性命之至情待真宰而後行而真宰之形不可見也。夫人之百骸九竅宜任其自然苟不能忘而愛之則有私親於其間所悅者爲君不悅者爲臣妾臣妾不足以相治必有真君以治之真君者無爲而

居中虛之地百體九竅皆爲役用而不自知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老子云絕學無憂言求無益於得也夫物在造化中其變無極而真君固不亡世人偶得爲人遂至於有我而不知有不亡者與物相刃相靡爾然疲役形與心化則亦已矣可不哀乎

陳詳道註夫以知言應於外闕恐攻於內則其發有是非之累其陷有實勝之蔽倘救其德而至於不可復厭塞其心而至於不復陽則喜怒哀樂唯物之感而已豈知所謂逍遙哉樂出於虛蒸而成菌陰陽之變日夜相代乎無窮之中即形聲而觀所以形聲者遠矣而莫知其所萌即彼我而觀則亦近矣而莫知所爲使故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真宰道之用也夫目視耳聽手執足行吾皆存之而已又孰親私之哉臣妾者事人而不足以相使迺相爲君臣則不能無爲有真君存焉則未嘗有爲當視之時目爲君而使然者有專目存焉當

行之時足爲君而使然者有專足存焉凡此皆人之固有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夫操有時之兵託無窮之間則形莫足有彼生生之厚者有之而不亡與物轉徙於是非之塗至於形化而心與之然此哀之大者所謂哀莫大於心死是也趙虛齋註知言寐覺接閤客密酬酢萬變猶風作顙鳴吹萬不同也發者方動之初有機焉留者既動之後有守焉豐者殺長者消已之漸也入而不出閉而不開至於涸竭歸盡已之終也厲風濟則衆竅爲虛此所謂使其自己已也喜怒哀樂十二者發手情見乎聲音顏色是執使之然邪樂由虛出菌由蒸成所以明十二者之咸其自取也情與物接起伏相因不知其所生之始凡有生於無無之中有主宰存焉旦暮得此所以生即顙之天也非彼無我中庸謂不誠無物然非物無以見誠故曰非我無所取此言幾於道矣不知誰實使之若有真宰存於中而無端之可尋信者

率性而行情者性之已發性則無形之可見也人之一身百骸九竅不能相統吾誰與親其有私焉言其中必有真君然後能統之仁者見之謂之仁求得其情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不得其情也得與不得其真無所加損一受此以成形形有盡而性不亡世之人顙冥於是非利害而不知止甘與草木俱腐是可哀已虛齋曰義云大知之人從容自得小知之人計星算兩大言炎炎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此一句內小言詹詹瞻前顧後百家之說市井之談皆在此一句內寬交則神集於心形開則四體皆動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內言人夜則安寢平旦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役心如戰闐然即孟子所謂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者是也緩者緩緩不切害者語存機密者深思一線不露此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皆憂若畏懼不得自在所謂小人長戚戚是也孔子謂小人戚戚莊子之意則謂堯舜周孔皆爲戚戚矣

議論主於是非如射之謀中的好勝之心
自守不化若與人有詛盟然用心憂勞日
消月鏹意有所溺一往無回此等人身雖
暫生而心已不可復活也已上形容世俗
之用心喜怒哀等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貌變
態如樂之出虛氣之蒸菌皆造物使之是
為吹萬不同也日夜相代言造物往來而
莫見所起之處旦暮之間不過得此而生
此指造物非造物則我不能生造物所為
必因人而見如此論之若近而可觀而所
以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真宰即造
物若有者不敢以為實有也不得其朕即
是莫知其所萌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但
不見其形故莫知所為使有情言有實即
已信也自日夜相代以下言造物之所為
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欲人於此着意點
檢也百骸九竅六藏人皆備此吾何所獨
親而私喜乎如頭痒手搔則手為頭之役
目望足行則足為目之役役者臣妾也不
足以相治手足耳目鼻口互相為用以受

役者為臣役之者為君百體之君臣既不
可定名則心者一身之主宜以為君心又
不能自主而主之者造物則造物為真君
矣如此尋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
得所謂真君者初何如損乎人受形造物
相守不亡待此形歸盡而後已而不能委
順乃為外物所汨盡其一生如駒過隙
然疲役可不哀邪其形化者從衰得白從
白得老形衰而心亦疲是其心與之然也
可不謂大哀乎重歎其不可復救也

已上集解詳明茲不復贅其間慮數變
態姚佚啓態八字真人矢口成文他書
無所見諸論多不及獨成法師疏云慮
則預度未來數則容嗟既往變則改易
舊事熱則屈伏不伸據慮數疏釋誠善
而變態之義尚欠發明今擬解云變則
輕躁而務作為熱則畏懼而不敢動庶
盡經意云又疏姚則輕浮佚則奢縱啓
則開張情欲態則嬌淫妖冶似亦未稱
上文今擬解云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

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
矜而長傲言人之徇物忘己者一體之
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凝冰是以
形化心俱日消而近死也然此豈性所
有哉由厭溺物欲情識顛倒忘其所不
忘不忘其所忘譬夫樂之出虛蒸而成
菌幻塵泡影倏起倏滅何足以介浩然
之懷當知有湛然寂然者亘古常存而
此擾擾特其變境塵緣偶遇識破即空
反究我之與物原於本無暫寄世間姑
酬宿業思所以解胎根於厚地變氣母
於先天不將不迎常清常靜則雖身處
冥塗神超聖境何世界之能及哉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
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
乎美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
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
所言者特未定也果且有言邪其未嘗有言

邪其以爲異於轂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以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以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可方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郭象註今夫知者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故曰天下莫不芒也人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自師其成心則各自有師付之自當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有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

未成心而有是非猶今日適越而云昔至明夫是非者羣品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爲有此以無有爲有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也言者各有所說故異於吹我是彼非以爲有言邪未足有所定以爲無言邪據此以有言言與轂音有辯無辯亦未可定是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也夫道爲不在言何所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不知此道之皆存皆可也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儒墨更相是非各私所見今欲是儒墨之所非非儒墨之所是不若以儒墨反覆相明則知其所以是非是所非者非非然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彼無是所以玄同物皆不知彼之所見而自知其所知自以爲是則彼以爲非譬之生者方自以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不可也亦然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至於各冥其分

吾所不能異因天下之是非而是非無不當也是亦彼也則我爲彼所彼彼亦是也則彼自以爲是彼是有無未果定也是非相尋反覆無窮謂之環環中空者也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空則無是非非故能應乎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也
呂惠卿註我與物敵形與心化而不自知芒昧之甚者至人之心其靜如鑑非有待而然得其成心而已我不得其成心所以獨芒彼至人者固不芒也人誠能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無師乎美必知代其故習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不芒而可師者不知求之耳成心吾所受於天而無虧者故足以明真是非苟爲物所虧則所謂是非者未定也是非本無而以爲有雖禹之神猶不能爲之方吾將奈何哉言非吹也言者有言是爲物之所吹非吹物而使之者故所言未定則有言之與未嘗有言其異於轂音不可得而辯也道無不在則言莫非道道惡乎隱而有真偽物無非道

則言亦道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知道無不在則何往而不存知言莫非道則何存而不可然有不存不可者以道隱於小成而不知大全言隱於榮華而不知本實由是有儒墨之是非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卷二}明者復命知常之驗也今儒墨之是非不離乎智識而未嘗以明故不足為是非之正若釋知回光以明觀之則物所謂彼是者果無定體無定體則無非彼無非是矣自彼則不見故以彼為彼自知則知之故以己為是在彼之論亦然。則是本無定體也而世以為有彼是猶方生者以生為生而方死者以死為生是以無有為有也自道觀之物之方生也求其所以生自何來其方死也求其所以死自何去知死生之一體則方生乃所以為方死方死乃所以為方生可不可也亦然此皆吾心之所造盡心窮神復乎無我則其體未嘗有異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更相為用而已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則以明

之謂也

林疑獨註人生芒昧之中非無不芒之真性也為物所蔽而不自知耳聖人則不由是非之塗忘懷慮慮照之于天然吾之所照特因世有是非者耳故曰亦因是也以此為是亦為彼所彼以彼為非彼亦自以為是彼之與此各有一是一非莊子欲明其無彼是而不定其所以然故託以果且有無之語既忘彼是又忘其所以彼是彼是不得與我為偶此謂道樞樞者運轉開闔之機環者虛而未離乎形樞之體圓而動妙有也環之體圓而靜真空也妙有真空相資為用所以應無窮也非天下之至明孰能與於此陳詳道註人心固清明於水火與物相馳與形俱化而至於芒乎無知者無明覆之耳蓋芒者人也不芒者天也善養心者不以人滅天存其不芒者而已人之生也天與之成形成道與之成心隨其成心而師之則冥與道契冥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

代者陰陽之變知代而心自取道則知者也人皆有成心可師矣必知者為然未成心而有是非是以無為有榮華其言雖有神禹且不能知況非神禹乎夫人之心以道尊之則君以道求之則師有是非之心而師之則是是非非而全於知有是非之心而役之則是非非是而歸於愚古之人始乎師心而卒乎忘心師心則是非所以彰忘心則是非所以泯也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吹出於自然而無所停言出於有辯而無瑕謫聲音不出於所倡而猶有辯言始於有言而卒於無言故有異於吹辯始於有辯而卒於無辯故異於聲音道惡乎往而不存則道固無隱矣而隱於小成言惡乎存而不可則言固無隱矣而隱於榮華小成則不冥於大道而真偽所以生榮華則不要於實際而是非所以著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歸於真是非儒墨之所是而歸於真非聖人不由彼是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樞所以運轉開闔環則圓虛

善應樞得環中以為運轉萬物得樞以為之應所以付是非於兩行而無窮也陳碧虛註人之生也皆以欲惡蕩真是非滑性芒昧而不明至人超然生死妙理昭明豈有芒昧者乎夫不師道法古而自執已見謂之成心若隨成心師之誰獨無師人人自有師則不須賢以代不肖也若以成心自取而為有所得者則愚人黨與亦眾矣故道者同於道失者同於失也心未成而有是非越未適而云先至理本無而強調之有因是有而有有莫窮雖至德神人亦不能知其所以吹猶鳴也故與言異彼此持勝故無定言言者所以宣意吹則無義可取若不義取言其與戲音何異大道未嘗隱而學者有真偽至言未嘗晦而語者有是非道人無間何適不有言化羣品何往不通大道廢有仁義小成之謂也知慈出有大偽榮華之謂也儒學周孔墨宗夏禹儒之所是墨之所非墨之所是儒又非之今欲是儒者所非而非墨者所是莫

若反覆相明而彼此是非兩行矣物情本無非彼因其對偶故也本無非是因其自勝故也自彼則不見如緩之成儒不見彼翟之為墨自知則知之翟之守墨出於自勝緩以儒自是亦因有翟而已彼此是非亦猶方生者貴生方死者樂死是以聖人照之於天不由於人亦不得謂無因是也彼是各一是非而求其果且有無歸於忘言之極則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者中空轉而不滯戶樞之用要在環中以應無窮若乃道之樞則以理轉物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無有能對道樞之妙者矣虛齋註芒即役役而不知所歸則不亡矣成心即子思所謂誠者自成也此本然之性能盡其性則無所不通人皆有是心奚必他求師邪代者晝夜生死之理人能師其成心則此理自明奚必求知如子路之問鬼神與死是必欲知代也故孔子答以事人知生欲其自取於心耳理未明而先有是非以無有為此妄人也雖聖人亦

無如之何言心聲吹風聲與比竹聲磬音鳥子欲出卵之聲三者不同而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則未嘗有異言者有言謂欲言未言之間故未定果有言邪則其言未出未嘗有言邪則其言將出於此之時不可得而辯猶磬音也道無不存而有真偽之辯言無不可而有是非之分儒墨互相是非非明莫辯也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是天也彼人也自人而求之不可得而見自知則知之知性則知天矣彼出於是有形生於無形也是亦因彼無形依於有形也彼是方生之說有無動靜相生也世人昏迷於是非之塗莫之能辯聖人灼見是非之理要亦不過因其是之而已彼是相因有無相生皆不能以相異莫得其偶者離彼是有無而獨立此乃道之樞要樞者處中而運外酬酢萬變如環無端惟知者知之虛齋口義云芒然無見識貌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天理未嘗不明以人欲昏蔽故

至於茫昧知道之人豈如手足成心者天理渾然而無不備若能以此爲師誰獨無之知代古賢者之稱代謂變化言其知變化之理自取言其有所見若未能見此渾然之理而強別是非猶今日適越而昔至本無所見強以爲有雖聖人亦不能曉悟也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謂之言則非吹比言者有言各宣其意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所由生其所言者出於汝邪出於造物邪故云未定較音未有所知亦由是也道本無真偽因何隱晦而有此真偽言本無是非因何隱晦而有此是非道則小大精粗皆存言則是是非非皆可小成謂小識偏見榮華者自誇調而求名偏見之言勝則至言隱矣自此而有儒墨相非之論若欲一定是非須燭以自然天理物我對立而後有是非故曰彼出於是亦是因彼亦猶生必有死死必有生二者不可相離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聖人所以不任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混彼我而一

之爲得道之樞要始如環中之空而應物無窮是非各無窮亦照之以天理而已按諸解多以成心爲善或以成心爲否考之下文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則成心者是非分別之所自萌不可以善言之也愚嘗侍西蜀無隱范先生講席竊聆師誨云未成心則真性混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惑再衍餘意輒陳管見云夫人之止念非難不續爲難能自初成心即師而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心生忘物則性現心者性之用萬法之本原一身之主宰蓋不可蔑無若曰成心則流乎意矣心之爲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然方寸之所欲爲未有不因物而生者心高也萬主火火不能自形必有

所麗而後見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心麗物而爲善猶不若無心無爲況麗物而爲惡乎關尹子云來于我者如石大頃以性對之物浮浮然此遺物離人攝性歸性之要道也學者歸而求之有餘師矣知字舊音去聲或讀如字以下文愚者與有證之則音智爲當與音預碧虛以黨與釋之獨異於衆知代之義諸解不同審詳經意知代而心自取者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於道以爲成心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二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

建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齊物論第二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其所然。物固有其所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筵與楹屬與西施快悌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陳碧虛云。指馬之喻。自司馬彪向秀郭象

至有唐名士皆謂漆園寓言構意而成。斯喻遂使解者指歸不同。今閱公孫龍六論。內白馬指物二論。有白馬非馬而指非指之說。乃知漆園述作有自來也。

郭象註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爲非指。覆以彼指喻我。指則我指於彼。復爲非指。矣。彼我同於自是。又同於相非。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耳。聖人知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故浩然大寧。各當其分。同於自得。無復是非。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不可於已。謂之不可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譬夫筵楹。縱橫施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戔戔。悌悌怪道通爲一。夫物或此以爲毀。而彼以爲成。我所謂成。彼謂之毀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唯達者無滯於一方。寄當於自用。因而不作。故也不知所以因。而因謂之道。道即一也。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爲一與彼不一。無異矣。亦同衆狙因所好而自

是也是以聖人莫之偏任。付之自均。聽天下之是非。兩行而已。

呂惠卿註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名實小大之辯。不出於同體。曷足爲非指乎。以馬喻馬之非馬。雖有毛色駑良之辯。不離於同類。曷足爲非馬乎。唯能不由是非而照之。于天則出乎同體。離乎同類。然後足以定天下之真是非。故天地雖大。無異一指。以其與我並生而同體也。萬物雖衆。無異一馬。以其與我爲一而同類也。則物之不可其孰自哉。道行之而成。非無爲而成也。物謂之而然。非本有而然也。其所然所可。乃不然不可之所自起。而求其爲之者。不可得。則知其本無有此物之所齊也。胡爲趨舍於其間哉。小大美惡固常相反。今以道通而一之。則其分也。乃所以成其成也。乃所以毀而萬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故我則不用寄萬物之自用。寄物則通通則無入而不自得。適得而近道。未可以爲道。以其猶知其然也。知

是之無體而因之已而不知其然而後謂之道道所以通為一者以其小大美惡之所自起有在於是若不知其然勞神明而為之乃所以為不一也猶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不離乎七而皆怒皆悅此羣狙所以見畜於公而公所以籠羣狙也亦因是而已

林疑獨註是非各執彼我異情以我指比他指則以我指為是他指為非今欲息是非之辯反以他指為主以我指則他指為是我指為非矣以馬喻馬其義亦然反覆相喻則彼我既同於自是又同於相非是非同歸於道則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近取諸身則一指遠取諸物則一馬也夫無可無不可無然無不然者天下之至理也可道之道行之而成可物之物謂之而然已以為然而然之已以為不然而不然之皆不免於所係莫若任物之自然自可縱橫美惡復通為一則道無不成物無不然也其分也成也言道散為物其成也毀

也有始必有終夫道無成毀成毀者物之獨見分本以為器器成而本毀固在造化之間耳達者廣獨見而冥至理為是不用而寓諸庸蓋寄之常用則無往而不通無入而不自得斯為近道矣道本無通無得為物不通不得所以有通得之名因是而復歸於無則已矣既已而不知其然強名之曰道也夫神明在身宜任其自然今勞而求其為一失之遠矣何異狙公賦茅朝暮四三名實無虧喜怒為用世人不通至理者與衆狙同乎喜怒是以聖人和同乎是非而休乎自然聽其兩行而歸乎一致也

哉陳碧虛註指者指斥是非也凡人之情皆以此為是指彼為非彼不知非又指此為未是因執此指為是而謂彼指為非若天下無有相指者則物自為物不為人強物指自為指不矜此妄指物不為人強物則忘物指不矜此妄指則非指矣且不指物之指元無彼此是非為指物之指強生彼此是為非指也馬固有形色捨色命名蓋言馬耳言馬則天下之馬一馬也白墨不與馬今求色命馬故曰白馬求白馬則黃黑之馬去矣是因求色而失其形求色失形則白馬非馬也若乃時之尚白則以白為是以馬為非斯則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也夫懷是非之心而不能齊者指物有彼此忘彼此則雖天地之殊猶一指也分種類之多而不能一者形色有去取脫去取則雖萬物之繁猶一馬也自其同者視之可乎可也自其異者視之不可乎不可也非道行之則敗敗則孰謂之然凡順理則

然於然無物不然也逆理則不然於不然無物然也若諸理全當則無不然無不可而自然冥會也夫物狀萬態形類不同唯道通而一之譬工之造器計其成器孰處其毀壞哉論成則無毀論毀則無成其於道也復通爲一故達者因道樸之不爲世用而寄諸自用是用之者假不用也知不用之用則有得於已適得而盡矣猶有迹存焉知道之深者心冥體會而已已而不知其然無因是之迹也若勞神明以爲一則如狙公之役知以籠羣狙羣狙之以喜怒爲用亦因是也

王雱註舉指馬以喻非指非馬據此已有指有馬矣故必至於未始有物而後爲得也天地異體萬物異用有體故雖大而均於有在有用故雖衆而均於有窮若無不該無不通者豈一指一馬之謂乎萬物之變固自有不可不然然者但當冥矣至理不係於心而已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則物不可不然皆爲至理合乎至理則物

之縱橫美惡皆爲一矣道又散而爲物終則有始也成毀者物之妄見冥於理則無成與毀道通爲一也雖然固不廢萬物之成毀但寄之常用而不自有耳故無往而不通通則得得則近矣若勞神明而爲一豈知其同哉故繼以狙公之喻朝暮雖異而茅無增減事變雖殊而心無得失任世情而不覈至理未有不同乎衆狙者聖人則和是非之有無而聽其兩行也

趙虛齋註知指之外別有運動之者則知指之非指知馬之外別有驅馳之者則知馬之非馬指馬有形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形喻形之非形也則知天地之運萬物之生皆別有主宰之者求之於天地萬物之外可也

不可不然然縱橫美惡悵悵怪怪是非成毀復通爲一則無是非雖是亦不用也庸常也常者無用之用所以爲通通則得得則近於道矣因是已已則不特非者息是者亦息是非皆息而猶不知其然是

未嘗有真知而離形去知以爲坐忘非勞而何神即明也明即神也朝三暮四即朝四暮三惑於是非先後而不知其同也狙公因衆狙之喜而從之亦因是也虛齋口義云指手指也以我指爲是指則以人指爲非指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爲非指物我對立是非不可得而定也馬博塞籌禮記投壺篇下馬有多寡博者之相是非亦然緣有彼我故有是非若天職覆地職載亦豈可以彼我分乎此言物論之不可不齊也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道行而成皆自然也物謂而然說底便是亦何所然何所不然言物物分上本來有所然有所可既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橫直者各當其分美惡者各全其質皆通而一之歸諸造物也凡物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毀如伐木以作室室成而木毀知此理則去其是者不用而寓諸庸常以爲用隨用皆通通則得得則盡矣人有勞苦神明自爲一偏之說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做此二

字以設喻與方生文法同名實未變喜怒隨之喻是非之名雖異而實理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爭而任是非之兩行也。褚氏管見云彼我異情是非互指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天地之先亦太極之後此亘古今而不齊者也而真人舉非指非馬之喻可謂善齊物論矣以指喻指之非指常人之見也以非指喻指之非指至人之見也非馬之義亦然世之至見少而常見多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之論又所以重增其惑也請解之曰。所異者天下之情所同者天下之理一理可以通萬情則非指亦是也萬情不能歸一理則是馬亦非也蓋指馬涉手形迹所以不免是非非指非馬則超乎形數言議之表故天地雖大而一指可明以其與我並生也萬物雖多而一馬可喻以其與我為一也凡得其情而通其理則物雖萬殊融會在我事隔千里契之以心古之一羣情有大物者得諸

此太上云得一萬事畢此物之所齊論之所止而非言之極議也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技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郭象註人而知夫未始有物則外不察手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曠然無累無所不應其次有物而未有封雖未都忘猶能忘

其彼此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雖未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無是非道乃全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果且有無成與虧乎哉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遠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者昭文之鼓琴不成而無虧昭文不鼓琴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而明之故知盡形勞技策假竊據梧而瞋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三子自以殊於衆人欲使同己所好而彼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之不成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物與我無成也聖人各冥其所能曲成而不遺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彼不亦妄乎聖人無我者也滑稽之耀則圓而域之悵悵惻惻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所安衆人不失所是則已不用而萬物之用用矣放蕩之變倨奇之異曲而從之用雖萬殊歷然自明也

呂惠卿註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無非道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為未始有物能即物而為道者也知止於此則至矣其次以為有物而未有封域未能即物為道而能以道通物其次以為有封而未有是非未能以道通物而能遺物以合道二者所知雖未盡善於道猶未虧也至於是非之彰道所以虧道虧而情生愛之所以成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果且有無成虧乎哉胎氏之鼓琴師曠之技策惠子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若是而可謂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卒無成也奈何役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為成哉凡光耀未盡以滑吾心而疑於有無者猶圖而去之復歸於明而後止況容有物乎所以為是不用而寄諸萬物之自功此之謂以明

猶未至於彼此封疆也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離俗學道已有封矣猶能知彼我異情任其自是非而非也夫道體渾論本無彼此是非既立各止一隅此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有愛則有惡而彼是具焉君子論道本以救虧而言有所彰更成分別故莊子於此不完成虧之有無得意忘言有在於於是古之聖人極高明則寂然不動此胎氏之不鼓琴也道中庸則感而遂通此胎氏之鼓琴也師曠之技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知皆近道而未至然其藝術之盛載之末年言終身不悟也不盡性則滑不窮理則疑難者尤之散也聖人之所圖不在於覺而在於妄故寄之衆人之常用而能不昧也

離乎道故未始有封有封者德也以無有生死為首體屍者已圓於封未涉於事故未有是非道未嘗虧而虧於是非之彰愛未嘗成而成於道之所虧道撲也是非器也器成則撲毀道江湖也愛濡沫也江湖失則濡沫與此成虧之所以長相仍而莊子亦不定言其有無在人以意求之夫不實物而樂天樂也實物而後樂人樂也昭文師曠惠子之樂皆不免於實物其好徒異於衆人身之所欲明者卒於似是而非也凡物未嘗無成亦未嘗有成以俗觀三子之術則無不成此所以耀矣不尤而天下為之滑疑也

陳碧虛註未始有物即遊於物之初謂隱几者也其次有物而未有封嗒然喪偶之謂也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吾喪我汝知之乎是也是非彰而道虧道虧愛所以成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文師曠惠子之技性所長者而欲使性短者明之則知盡精竭不能兩得也大意在乎自明自治而已

若以明示他人皆需技者也安可謂之成哉聖人以精奇卓異之事為煥亂非常故規畫限域處物之分內而寄諸自用則三子之技各有所明矣

趙虛齋註列子曰生物者則不得謂之無無極而太極也有太極則有陰陽是謂有封陰陽分而剛柔有體善惡生焉喜怒哀樂未發則未始有物謂之中則未始無物喜怒哀樂發則中節不中節是非之彰也中既發則性動而情矣愛者情之根本有動靜則有成虧矣昭文之琴非師曠不知其音惠子之辯非莊子不知其旨三子各造於妙而不鼓之鼓不聽之聽不辯之辯蓋未之知也故莊子後之莊子自謂所以異惠子者我之所明異於彼彼於不足明而明之雖肆堅白同異之辯終於昏昧不明若昭文之子不知無絃之玄終於無成而已如此而謂之成亦可謂之不成亦可皆不係乎其真是故滑亂疑惑之中而明出焉聖人之所尚也

庸齋口義云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是未始有物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有物有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便有是非未能回思一念未起之時

但見曾次膠擾便是道虧而變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虧若能如此體認皆是切身受用先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繼以師曠惠子三子之技皆有盛名於世以終其身三子之好自以爲異於天下故誇說以明之而聽者不能曉故終身無成堅白公孫龍之事莊子却以爲惠子但借其分辯堅白之名耳滑亂而可疑似明不明也言聖人之心所未嘗着跡故所見若有若無圖字訓欲聖人之所欲者正若此所以去其是不用而需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

古之人貴真知而遺妄知去滯有而存妙有所以保性命之真全自然之道也人心澆漓世道愈降有物以窒其虛明

有封以限其疆域物我對而是非彰是非彰而道虧變成也果且有無成虧乎哉又重提唱以警省人心俾悟夫齊物之本旨也夫成虧者物之粗迹信能復乎無物何成虧之有昭文鼓琴之至精

者以其未超乎形聲度數故不逃成虧技策謂以杖擊樂據梧者隱几談論此師曠惠子之所長各以其能自是至老好之不衰非唯已好之又將以明彼不度彼之所宜徒強聒以求合以至昧然而終莫覺莫悟而文之子又以綸終終身無成明前三子成於技而虧於道固自以爲成文之子既虧於技又虧於道亦自以爲是言彼是之各偏成虧之無定也滑疑之耀謂三子之技滑亂於世而疑眩耳目故聖人之所圖爲此不可用而寓之於常道求以漸復其初是謂善用其光而不耀者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謂乎夫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郭象註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此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則與彼類矣故類與不類相與為類與彼無異也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其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是非去矣雖然試嘗言之有始也者言必有終有未始有始也者無終始而一死生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始也者言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是非具焉有無也者有無則未知無無是非好惡猶未離懷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都忘其知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又不知吾所謂之果有果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胷中也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太於秋毫若各據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足於其性則秋毫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大未有過於秋毫若其性足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足於天然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為一也萬物萬形自得則一已自一矣理無所言物或不能自明其一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

有言一與言為二一本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以言言一猶乃成三凡物殊稱何可勝紀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也
呂惠卿註夫人所以不能遣彼我忘是非以至於未始有物者以不知彼我是非之心所自始也欲達此理必於其始觀之故曰有始也者始本無自有此始則有自矣又曰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遣其所自也遣之而所遣者不去亦不免為有所自而已又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遣其所遣也既無所自又無所遣則我心之所自起豁然而得之知今之所有者舉出於無也唯能知此則存亡在我我欲無之不起而已故曰有無也者然有此無亦未免為有曰未始有無也者所以遣其無也曰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遣其所遣也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者亦不可得則其悟在俯仰之間昭然自合故曰俄而有無矣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使

學者忘言而以心契之雖然吾今所言亦未始有物也則有謂無謂吾安得而知之又使學者知夫言之未嘗有言也夫唯知吾心之所自起則毫末太山殤子彭祖以至天地萬物莫不起於此也則小大久近豈有常體哉無名天地之始苟知此則我亦始於無名也有我則有天地故天地與我並生有名萬物之母苟知此則我亦生於有名也無我則無萬物故萬物與我爲一也

林疑獨註無言然後見獨見獨然後不類今且有言者欲達其有而言出更自爲有遣有歸無以求不類而達之則更與爲類故類與不類復同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然不言則無以悟天下之迷故試言之有始也者有形而可見見物不見道也有未始有始也者見道未忘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淪此道之極致有有也者非妙有也有無也者非真無也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

無哉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然而未能忘言不得已而有謂其果有謂乎果無謂乎世人所謂小大者言其形吾所謂小大者言其道世人所謂壽夭者言其生吾所謂壽夭者言其無也秋毫近於無形以太山言之足以爲大對無成虧而言太山又爲小矣殤子近於無生以彭祖言之足以爲壽對無死生而言彭祖又爲夭矣近於無生故能與天地並生近於無形故能與萬物爲一也

陳詳道註夫道之在天下無終無始非有非無及散而寓於物則終始相循有無相生故自微觀之則有始也者有有也者自妙觀之極於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無斯爲至矣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無者體始者用也今先以有始而繼以有無即用以原其體而已夫道之爲物無而非虛有而非實無在無不在無爲無不爲故古之言道者常處以疑似而不膠於有無所以達爲言之累也

陳碧虛註有始謂道生一未始有始混沌太無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視聽不及虛之虛者也此三者敘道未始有氣有有謂物形獨化塊然自有有無謂物形未兆怕然虛寂未始有無謂形兆之先沈默空同至無者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謂冥寂虛廓搏之不得無之無也此四者敘道未始有形俄而有無矣謂道無不在生化無時萬物卓然而疑獨翩然而往復天地密移晷覺其有無哉有謂無謂未免其迹欲超二者其唯忘言乎

趙虛齋註有始有有皆有也等而上之至於無始無有既以爲無而有我者存則不得謂之無然則所謂有無何從而知之乎天地與我並生無壽夭也萬物與我爲一無巨細也纔說一即涉有言有言即有數自無適有不可勝窮唯無所適則所謂因是者亦無之矣況於非乎
膚齋口義云有始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始即列子所謂太質太素太初之意

又謂若以太山爲大天地更大於太山故太山亦可謂之小彭祖至壽比之天地又爲大矣天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萬物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草木昆蟲亦與我混然爲一矣

凡天下之論大莫過乎太山壽莫過乎彭祖此以形論不能無限若以虛空性體觀之太山直細物彭祖直嬰孩耳秋毫雖細而有形之初同具此理何嘗無至大者存殤子雖幼而有生之初同稟此性何嘗無上壽者寓天地特形之大萬物特形之衆原其所自來蓋未嘗不一也故翻覆互言以破世人執着之見以開物理造極之機由是而進泰珠容黎主芥子納須彌之義可類通矣學者信能得其環中之空休乎天均之分則大秋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夭彭祖之論非徒矯流俗之弊救貪生之失究理之極有誠然者奈何世眼徒見萬物之迹擾擾不齊而方寸澄明之區與之俱

滑如水赴壑莫覩還源故真人諄諄訓導使之反究本初混融物我同胞同體無間吾仁睦睦熙熙共樂清靜則羲黃帝代今日是也聖賢密傳此心是也復何壽夭彼此大小古今之辯哉並生爲

一大際與前一指一馬之喻相類雖諸若乖宜而理實精到所謂正言若反可與知者道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有而吟也請言其吟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威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謂之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脬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郭象註道未始有封雲然無不在言未始有常是非無定也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左右異便物物有理羣分類別遂競辯爭畧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謂物性分之表雖有理存焉未嘗以感聖人故不論六合之內陳其性而安之先王之志順其成述凝乎至當故物物自分事自別若由己以分別之不見彼之自別也聖人以不辯爲懷衆人則辯已所知以示之故有不見也大道無稱付之自稱大辯不言而自別大仁無愛而自存大廉無所容其嫌盈大勇無所往而不順以道明彼彼此俱失以言分彼不及自分物常愛必不周廉激然則非清忮逆之勇天下疾之此五者皆以有爲傷當不能止乎本性而外

求無已猶以圓學方以魚羹鳥耳故所不知皆性分之外不求強知止於不知之內而至矣不言不道此謂天府浩然都任之也至人之心應而不藏理存無迹任其自明而光不蔽也昔堯欲伐三國而問於舜舜謂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若不釋然何哉十日並出無不光被德進乎日則又無所不照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道未弘故不釋然神解若物暢其性各安所安則彼無不當我無

不怡也

呂惠卿註道無往而不存未始有封也言惡存而不可未始有常也由其自無適有於是有吟域矣夫惟有吟故有左右以至於有競事言其不能不德遂至於此是以或存而不論或論而不議或議而不辯觀六經之言則聖人之所以論不論議不議辯不辯者可知矣蓋理極則分有不分辯有不辯若欲事事物物分而辯之卒至於有競有爭聖人知理不可辯懷之而已衆

人則辯以相示而有不見也故道言仁廉勇五者皆圓而到其銳則趨於道矣心之出爲銳圓而到其銳則不以生其心豈容有知於其間哉此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天府者有萬不同而至富故注不滿酌不竭而不知所由來此光而不耀者也堯欲伐宗膾胥敖而不釋然三子猶存乎蓬艾之間是未伐之也未伐而不釋然非應物而不藏物擇而後出者也德進於日其有不釋然者乎言智日之所未照故猶有是

論也宗膾胥敖之事文所未聞

林疑獨註道有分者物物自分有不分者我未嘗分辯也若事事自辯有不辯者我未嘗辯物自分故分而不分事自辯故辯而不辯聖人藏而不言衆人辯以示之故有不見也夫道無不在不可名稱不言之辯斯真辯也萬物各正性命吾何所施其仁哉大廉無隅故無所容其嫌大勇不枝神武而不殺者也凡物滯則有圭角通則無方隅五者皆患在於滯道滯於昭言滯

於辯仁滯於常廉滯於清勇滯於枝若圓到其圭角以同乎大全則幾於道之方矣天府者自然之藏萬物所歸故注焉不滿酌焉不竭比性命之情不增不減求其所自來而不可得此之謂葆光其光在內蔽而不發也夫聖心冥寂各安所安無遠近幽深付之自得此天府之所自藏葆光之所自出也

陳詳道註道未始有封稊稗瓦礫無乎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存而不論議而不辯也及道降爲德出而有吟以體則有左右以理則有倫義以言則有分辯以事則有競爭何望乎物之齊哉道昭而不道公孫休之徒是也言辯而不及公孫龍之徒是也仁常而不成墨翟之徒是也廉清而不信於陵仲子之徒是也勇枝而不成比官黜之徒是也此五者皆銳其圭角能到而圓之則近於道矣推而上之極於不可知之神所謂真知無知是也無乎不藏天府也不危其真葆光也此性之無喪無得者也

不言之辯無所不舉不道之道無所不通此即道以盡性之效也弘於道者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若以物我爲心是非爲辯而欲攻人於蓬艾之間至南面而不釋然則所希者小所損者大非所謂知葆先也

陳碧虛註無有入無間有封執所礙至言無不常有常孰爲定然可道可言豈得無規法左右倫義屬封分辯競爭屬言其封其言理有實際故謂之德六合之外聖人。不論理存則事遣也六合之內聖人不議事當則言忘也歷代帝王治亂聖人詳議褒貶垂戒將來非矜其博辯也故分於內者不分於外辯於此者不辯於彼聖人懷之知者不言衆人辯之言者不知也大道不稱謂無所不宜辯仁廉勇五者備矣則於道無爲於理自齊若乃一事傷當知以圓向方必與物迕矣故不越分求知以戕自然之性不言之辯不道之道皆藏於人心豈非天府哉有形則注必滿有源則酌

必竭今不滿不竭者是知無源源之深無形形之大深大莫親故曰葆光三子猶存蓬艾之間猶鶴鵠安於一枝十日比堯之德言其無幽不燭也道德經云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趙虛齋註道未始有封無往不存也言未始有常無存不可也爲欲明其是然後有封吟左右至競爭八者是也六合之外無形者也六合之內有形者也有形生於無形必有無形者爲之本存而不論無言也論而不議有言也事至於議辯論紛起矣春秋聖人筆削之書寓是非於褒貶蓋出於不得已而諸傳又未必得聖人之心故曰有不見也莊子借此以自明其著書之意大道不稱至大勇不伐五者圓而幾向方也圓刀破觚爲圓之義幾向方近於道也道昭至勇伐五者皆道一召立則道裂矣知止乎其不知所不知則無能名焉道之至也不言之言有言言者不道之道有道德

者若人能知此則其中虛故曰天府言物之所自出也至於注不滿酌不竭則是無所底止不知其所由來併與知去之矣葆光言自晦其明也宗膾胥教不見於經史下章言正處正味正色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四肢之於安佚有性存焉是欲克而去之雖處至尊不以爲樂聲告堯以帝有真見則是三者安其所當安何必去之哉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以是觀之則宗膾胥教似是寓言

虞齋口義云有封即彼我有常有所主也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心之私有箇是字生出許多畛域八德只是物我對立之意纔彼此對立說理說事便各有所主分辯無已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六合之內有許多道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詳議以強天下之知見於史冊者皆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議然亦何嘗爭競是非凡天下之理忘言爲至纔到分辯則是胷中無見故有

不分有不辯也。大道不稱謂無對立者大辯。不言迺至言也。大仁不仁無仁之迹。猴藏食處曰噉。滿也。以廉爲廉則意自滿不得爲大廉矣。不伎者不見其用。勇之迹圓也。已上五者皆是圓物。本自混成。若稍有迹。則近於方物。有圭角也。真知無知。便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欲益不能欲損。不可而不知其所由來。藏其光而不露。是曰葆光。宗膾胥教事無經見。亦寓言耳。蓬艾之間。喻物欲障蔽。謂彼三子物欲自蔽。不能向化。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對立矣。日於萬物無所不照。況德進於日而。不能容此三子乎。物我是非聖人所以真之。不辯者照之于天也。十日之說。即莫若以明之喻。

堯欲伐宗膾胥教一節。似與上文不貫。然句首加故昔者。則是因上文而引證無疑。第此事不見他經。無所考訂。三國之名義亦難分諸解。缺而不論。獨音義載崔氏云。宗一膾二胥教三也。陳碧虛

音義亦引崔說。一云宗膾叢支胥教三。國人間世篇亦有堯攻叢支胥教之語。然觀者又當究其立言之意。不可以事迹拘也。偶得管見。附于編後。以俟博識。竊詳經旨。自上文有封有常有咻而來。意三國者。借喻前六合內外先王之志。曰論曰議曰辯。三條皆欲攻而去之。所以離言辯之是非。復道德之玄默。而堯猶未能自勝。以問於舜。舜答以三子者。猶存蓬艾之間。謂皆已存而不論。莫若聽其自處於無人之境。則在我。不以介懷在彼。無所礙累。何不釋然之有。復證云昔者十日並出。羣陰皆退。有目有趾。待是成功。況今帝德又過乎日。則彼三者不待攻而自去。理固然也。蓋以寓言夫論議。辯不生。則是非自息。此齊物之大旨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建四

武林道士 緒 考 學

齊物論第三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鰮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援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蕘麋鹿。食薦蛆蛆。甘帶鵲嗜鼠。四者孰知正味。揀獮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鰮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郭象註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若自知不知即爲有知而不能任厚才之自當故齧三問而王倪答以三不知也汝豈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魚泳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爲不知矣故舉民鰭猿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次舉民鹿狙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又舉猿獼猴麋鹿鰭魚毛麗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唯莫之辯蕩然俱得蓄缺未能妙其不知猶疑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至人神矣言體與物冥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也

呂惠卿註知止乎不知物之所同是也知物所同是則非不知也唯道不可知知之所以不知不知所以知之則道之爲體可見矣今夫民以體知安佚爲正處口知芻豢爲正味目知好色爲正色至於鰭猿之所安狙鴉之所甘魚鳥麋鹿之相與爲偶

者如彼是各以其知爲知之正則民與萬物之所知豈有正處正味正色哉誠不得正處正味正色而知之則其所知者非正可知矣故自我觀之仁義是非樊然殽亂吾安能知其辯所以四問四不知也至人神矣神則妙萬物而爲言萬物莫非我而我則無矣孰能寒熱而驚懼之哉

林疑獨註民人之與鳥獸各隨所好交相憎愛孰知天下之正處正味正色哉天下之正處無處是也天下之正味無味是也天下之正色無色是也雖然以無爲是者見無而已故但言有處有味有色之殊而不言無之爲正自我觀之是非仁義樊然殽亂孰從而正之故不知其辯乃所以辯也

陳詳道註道以不知爲內知之爲外故知乃不知不知乃知然不知而知其不知亦不免於有故不定云知與不知又不言無處味色之爲正凡以遣其爲言之累而已夫澤焚不熱河泣不寒疾雷不驚者其天

宇全其神無卻故也乘雲氣騎日月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

陳碧虛註以同爲是則無非以非爲同則無是凡物形類不同各不相知雖都忘其知而物各存焉且吾所知者庸言不知彼不知此也吾所不知者庸言知之物各不相知也吾所謂知者萬物之理所不知者萬物之性故濛梁之上知鯨魚之樂庸詎信之哉蟬飲而不食蠶食而不飲自不知其所以然凡物之形類不同色味亦爾性情所稟豈可強齊則仁義是非宜聖人所不辯也至人神變不測故造化莫移方寸之地虛矣身非我有雲氣可乘也視聽不用日月可騎也所在皆適四海可遊也生死莫變利害何有哉

趙虛齋註吾所謂知未必知所謂不知未必不知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必至於無知斯爲真知居處味色人與鳥獸各適所欲不能皆同孟子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正類此言欲識居處

色味之正必離居處色味而後有真識欲知仁義是非之正必離仁義是非而後有真知習欲復以至人爲問王倪遂以姑射神人之說告之二子皆寓言也

庸齋口義云習欲同是之問王倪不知之對即是知止其所不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蓋謂不知即真知也次論正處正味正色皆是非物我之喻結以仁義是非紛然殺亂亦猶處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辯哉王倪即至人神矣妙萬物而無迹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死生且不爲之動心況利害是非乎

諸解於齧缺首問物之所同是一句似欠發明竊考經意蓋謂人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性流爲情物各自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論殊而嫌隙生辯極而忿事起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人者有之其患實始於知之一字妄生分別故王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齧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然之性而冥夫大道之

理則近道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嘗試言之引喻人鳥獸之異宜以證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其真知所謂不知豈真不知哉

太上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今既有言矣知如何曰舍其多知而求其所不知因其有言而究其所言則孰知不知之非真知有言之非無言邪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稽以諱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茫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感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

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手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郭象註務來理自應非從而事之任而直

前無所避就斯獨至者也無彼有謂有此無謂是以言之者孟浪聞之者聽瑩付當於塵垢之外玄合手視聽之表今瞿鵲方聞孟浪之言便以爲妙道之行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鴉炙之實予試妄言之子試妄聽之以死生爲晝夜旁日月之謂也以萬物爲一體挾宇宙之謂也以有所賤故尊卑生滑濬紛亂莫之能正不若委之自爾脗合自然也故衆人馳騖役役聖人茫然無知舉萬世而參其變可

謂難矣而與化爲一常遊於獨積是於萬歲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萬物一然也惡知悅生惡死之非感邪如麗姬者一生之內情變若此況死生之異惡能相知哉觀寤寐之間事變情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死生雖異而各得所願以方夢而不知其夢則方死亦不知其死必有大覺而後知其大夢愚者夢中自以爲寤竊竊然以所好爲君上所惡爲牧圉可謂固陋況復夢中占夢哉此非常之談吊當詭異萬世一遇猶旦暮然言玄同生死者至希也呂惠卿註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達無不足故不喜求無非道故不緣道有謂乃所以無謂無謂乃所以有謂唯無心者足以與此瞿鵲子嘗聞夫子言之以爲孟浪而已則以爲妙道然二者皆非夫道非言默所載故黃帝之所聽瑩夫子何足以知之時夜生於卯而卯非時夜鵲多得於彈而彈非鵲多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非妙道也今之聞道者自以爲悟而不知日損以

至於無爲皆瞿鵲之徒也道不可以言傳耳聽予言之而汝聽之皆妄而已欲其忘言而以心契之也知日月之所以爲日月而與之合其明則可旁矣知宇宙之所以爲宇宙而其機在乎手則可挾矣爲其體合此所以爲妙道之行非特聞之而已滑滑而以隸相尊者固置而不取矣衆人役役不見成功聖人則愚而無知茫而不散雖萬歲之久參而一之則成純矣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我體備萬物萬物即吾體之謂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則殤子可以壽於彭祖矣萬物盡然以是相蘊則秋毫可以大於太山矣以麗姬觀之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斬生又何生之可悅死之可惡乎

合者爲之滑亂而滑者置之使各盡其極臣隸於君僕隸於臣自然之勢也任其不齊而不廢吾心之平等故愚茫不別參萬歲之變而一成純粹也夫人莫不悅生而生不能延莫不惡死而死不能免在生安生麗姬之在艾封也在死安死麗姬之在王所也惡知死者不悔其始之斬生乎陳詳道註聖人不以已絕物未嘗忘務而不應不以物累已未嘗役務而從事利之不吾益故不就不害之不吾損故不違供物之求故不喜求與道爲一故不緣道終日不言而未嘗無言終日言而未嘗有言也孟浪則不中平聽瑩者聽而明也夫子以爲孟浪則不及瞿鵲以爲妙道則過矣故曰太早計居日月之下而旁日月生宇宙之中而挾宇宙非役陰陽官天地者不足以與此脗合則爲之爲其所可爲也滑滑則置之不爲所不可爲也雖相與爲君臣時適然耳役役愚茫老子所謂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是也參萬歲則古猶今一

成純則衆由一也人皆知生之樂不知生之苦皆知死之惡不知死之息是以生生死死不知悅惡之爲妄況知生死乎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弱喪不知歸人以爲迷生而不知死非迷邪生死往反猶覺夢然知夢之悲樂不足爲是則覺之悲樂豈誠然哉

陳碧虛註孟浪不精要貌瑩玉色辯玉當以視而云聽豈非惑哉黃帝道之宗師視聽不以耳目若未忘言是猶聽瑩也夫司

晨在難造矣須鴉契道由心此有其本也今見末而喜者早計輕悅之徒耳旁日月者常照也挾宇宙者總攬也爲其脗合從事無迹也置其滑潛忘其遠就也以隸相尊世俗役役也聖人愚荒及心搞形也參萬歲而一成純者通古今如旦暮合萬變爲寢成也夫安生樂死未出陰陽之域惡得體冥乎道故麗戎之女失艾封之樂得晉國之歡舍彼從此本爲無著一生之內悲喜莫知生死之際安可輕議夫夢欲

酒夢哭泣者情變之所致非至人所有以萬世爲一旦此大覺者也以死生爲一條豈復有夢哉愚者於夢中自以爲覺事已爲君視人如牧斯固陋之甚也至人以生死爲大夢超生死爲大覺衆人以寃交爲夢形開爲覺顛倒詭異惑於生死是故達人發此覺夢之至言以吊趣死之詭異夫生死之係雖無繩約而不可解若乃經歷萬世一遇大聖釋此生死之縛者是猶旦暮之遇也

王雱註儒者之所以知孔子不出乎形器之間故於道未全然所謂不知乃真知也凡有言有聽不足以盡其真故皆曰妄旁日月挾宇宙此蓋識者所了不可爲衆人道如脗之合者爲之置之滑潛使各盡其極而不以縈懷若臣隸於君僕隸於臣自然之勢本無高下衆人役於滑潛聖人冥於無物萬歲之間萬物之化殺雜多矣參合其變俱爲純粹此可以心了不可以言受也次論悅生惡死證以麗姬之喻義

甚切當蓋謂齊物論者始於齊彼是終於一死生死生既一物安有不齊者乎夫大覺者本自無覺對未悟而言強立覺名即是不覺之覺覺與不覺俱不可著愚者之竊竊然自以爲覺亦夢也直爲其有是夢故吾不得不爲之言夢然大覺者知覺與夢本無異也古之人不得已而有言蓋爲發明此處吊當於至理而詭異於衆人也趙虛齋註聖人不從事至塵垢之外乃長悟平時告瞿鵠者瞿鵠以爲妙道而長悟以爲孟浪瞿鵠未免有疑長悟又語之曰此數語乃黃帝之所聞見非我所知且汝未造此而遽以爲妙無乃太早計乎世之養生家不知大道之所存以乾坤爲門戶坎離爲轂軸求合吾身之造化其不可曉者置之不言而以百骸九竅六藏遍爲君臣是何足以相治所謂以隸相尊而不知有真君者存衆人役役顧冥於利害聖人愚荒則知而不言萬物各具此理而出機入機安知死之不樂於生邪列子載周之

尹氏大治產夜則夢為人僕其役夫夜則夢爲國君夢中爲君爲牧若固有之也今吾與子問答已是夢語告子此語是夢亦是夢說其名爲吊詭言舉世爲夢幻眩惑而不自覺是可吊憫也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言舉世未有知之者能知其解是旦暮遇之言悟此理在頃刻間耳

庸齋口義云孟浪不着實聽瑩聽而能明也太早計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以爲妙道之行見少而自多之意旁附日月挾懷宇宙脗合至理混而爲一世人滑滑以隸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臣僕皆隸也而自爲尊卑衆人役役聖人則渾然無知合萬歲而觀止此一理更無間雜麗姬悔泣以破悅生惡死之惑飲酒哭泣覺夢之間變幻若此夢中占夢之說皆曲盡人情則知衛玠之問樂廣之答未爲深達大覺即大悟君牧貴賤之分吊詭至怪也我爲此言可謂至怪而中存妙理萬世之後有大聖人出知此等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

此亦後世有揚子雲必知我之意

聖人無爲任物自爲故利害莫得而又非有心於避就也不喜求則方寸內虛不緣道則虛亦忘矣不言而今行無謂有謂也言而無滯迹有謂無謂也若是則何塵垢之能染哉此瞿鵠平日常聞於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自以爲妙道之行舉以求證於長梧長梧謂此言誠妙唯黃帝聽之始能明了恐夫子亦未盡知之況汝踐履未充徒歎羨其美是爲太早計猶見卯而求時夜也子試妄言汝試妄聽以爲何如旁日月挾宇宙此神人之事非與日月參先天地爲常未易語此儻能行前所論聖人之事則可進乎是要在審其脗合自然者爲之滑潛於俗者置之從微至妙由階而升亦如以隸相尊士隸大夫大夫隸公卿等而上之聖而入於神矣衆人昧此役於知見不能暫息聖人如愚不分故雖萬歲之久事變之雜合而一之混然純備

無今古而忘死生也聖人不獨善而已又使萬物同證此道相蘊而熟成之故能與天地並生萬物爲一也凡人所以不能造此者悅生惡死惑其心喜怒哀樂戕其性遂於後文申言以破其迷觀麗姬之先泣後悔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斬生乎飲酒哭泣之無據覺夢變幻之多端夢中占夢以喻世人迷之尤者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於夢中自以爲覺以君牧貴賤於其間何固蔽不通之甚舉世皆夢又何分乎彼我哉是以此言達者喜其吊詭迷者驚其詭異萬世一遇知其解者若旦暮然重歎世人明此道者至希也竊詳本章指歸聞人耳目正在大覺二字觀者宜究心焉瞿鵠長梧製名以問答夫子指孔子亦是寓言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

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是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郭象註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黜闇莫能正當付之自正耳同故是之異故非之皆未足信是若果是則不復有非之者非若果非則無復有是之者故是非生乎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任其自正而已是非然否彼我無辯故和之

以自然之分不待彼以正之也是非之辯爲化聲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則是非之境自泯性命之致自窮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蕩而爲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呂惠卿註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俱非四者皆出於我與若而我與若俱不能相知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人固受其黜闇誰與正之必正於人也而人者非同乎已則同乎若非異乎已則異乎若非同乎我與若必異乎我與若亦不過四者而皆不能正之則是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其待彼也邪言不相待也唯聖人知其然故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則彼是莫得其耦而休乎天均矣何則言之是非非有實也聲之出於化而已我之與人相待與不相待又出於識心之妄計也我則和之以

天倪而不爲之分辯因之以曼衍觸類而長之則萬物不累乎心矣窮年則參萬歲而一成純之謂也是不是然不然之無辯者知其同體而物物皆然也窮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始起於無竟故終亦寓於無竟也

林疑獨註莊子蓋欲忘言故立是論使我與若辯至我果非也邪設辭以遣之也我勝若若不吾勝吾誰使正之又遣其所遣也使同乎若者正之至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此遣之又遣而至於無所復遣斯其至矣凡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故其異同亦皆無辯然之與是復自相對又均於辯也有化者有化者有聲者有聲聲者化者之化非聲則不顯聲者之聲非化則不彰化者聲之體聲者化之用此化聲之相待也然而聲出乎化非化之所能知化統乎聲非聲之所能識此又若其不相待也夫相待生於兩物若合萬化爲一則相待之迹無由而生夫聲者常聲不待物

而後聲聞者自因物而生聽耳化者常化不待聲而後化見者自因聲而生識耳此其所以相待而若不相待也若夫化者非化之所能化聲聲者非聲之所能聲又何相待不相待之有和之以性命之本因之以變化之餘則古今之年有時而窮而所以為我者不古不今而無極也

陳詳道註天倪者性命之端曼衍者無窮之變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則物我不蔽於是而非而各盡其性命之分此其所以窮年

也忘年則死生為一條忘義則不可為一貫死生不可固無竟矣而知忘之者

豈以為有物邪特寓之而已

陳碧虛註悟則不辯辨則不悟對辯不已黜闇莫明彼我不自信故也夫水清則可

以鑒妍醜心虛則可以齊同異若中無主則待於外是逐物而遷者也從箕子視比干則愚以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要視夷齊則慙以夷齊視管要則貪矣趙舍相非嗜欲相反將使誰正之若乃飛者棲巢

走者宿穴各安所安孰曰不齊哉夫彼我之情相待者也是非之辯化聲者也情不相待惡有彼我辯無是非惡有化聲是以虛心以和崖分妙用以釋留滯所以窮天年而無是非也窮天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故能振舉於無竟以無盡之物無極之理寄諸無盡無極而已矣

趙虛齋註自得之學難為人言言之則辯論鋒起誰能正之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天乎亦此意化聲相待啾啾

同時也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和其光同其塵也是不是然皆不可得而辯則是

舉世不相知與人言無解者是化聲之不相待也如此則但當和光同塵以樂其天

年何必強聒哉忘年忘義言此生此理皆付之於忘言造物者無窮吾亦與之無窮而已

庸齋曰義云勝負不足為是非則我與若辨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黜闇言所見不明

我與若皆不明將使誰正之議論與彼同

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則是三者皆不能相知必須待彼也此彼字指造化即所謂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自然皆兩存之若定其然是則有不然不是便有是非之爭化聲者以言語相化服相待對敵也若以是非言語相對敵以求化服何似因其所是而不相敵故曰若其不相待不相敵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游衍以窮盡

歲月如此則併與歲月義理俱忘之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振字亦逍遙之意信能如是則終身寓於無物之境矣

是非勝負各執一偏不能相正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言必付之造化耳此一節諸解備悉獨化

聲之義隱奧難明相待不相待之機亦未易以言盡唯窮神通化者以心燭之

至理自見諸解中疑獨立論最高自成一家之言與經文相表裏非訓詁之學

所能及庸齋論化聲獨異於衆而無竟
立說尤長若以簡要論之死生覺夢之
分出於化者也彼我是非之辨出於聲
者也覺夢依乎形是非生乎情有若相
待也然而化者自化不知其所以化聲
者自聲不知其所以聲又若不相待也
要夫物理之至極莫過造化之自然此
萬化之所出入萬物之所以齊也詳此
化聲之相待與形景之相待義同前後
互發明耳呂氏註後附說云化聲之相
待至所以窮年也合在何謂和之以天
倪之上簡編脫略誤次於此觀文意可
知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
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蜺翼邪惡識
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
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
覺則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
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

謂物化

郭象註罔兩景外微陰天機自爾坐起無
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責其所待尋
其所由卒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若待
蛇蚺蜺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今
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耳或謂
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造物
有邪無邪無則胡能造物有則不足以物
衆形明衆形之自物自造無所待焉此造
物之正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
待也故罔兩非景之所制景非形之所使
形非無之所化則化不化然不然從人之
與由已吾惡識其所以哉方其夢為蝶而
不知周俄然覺則遽然周也自周而言
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今之不知胡蝶無
異夢之不知周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
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
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
也覺夢之分無異死生之辨今所以自喻
適忘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停

今不遂存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
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

呂惠卿註罔兩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景
之無待於形猶我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
不知其無待於彼蓋景之行止坐起唯形
是隨則無特操者也然本無情豈知有待
若謂景待於形形又何待而然邪景之待
形非若蛇之待蚺而行蜺之待翼而飛也
惡識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通乎物之無知
則蛇蚺蜺翼亦無待而已故方其為蝶也
栩栩然不知有周及其為周也遽然不知
有蝶一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
異形其能相知乎物物不相知則各歸其
根物物不相待則莫得其偶其有不齊者
邪

林疑獨註景由形生似乎相待而實不相
待也而罔兩者不知形景皆屬造物遂以
為行止坐起在手形然非日火之光則雖
有形景何由生哉此所謂不相待也景曰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景之所待者形而

形亦未能無待言待於造化耳夫景之待形則亦微小而形在造化中益又小矣故曰吾待蛇蚺蜩翼言物之至微薄者也外篇蟲臂鼠肝亦此義莊子寓意於蝶以明夢覺無復分知莊子夢蝶之理則死生之說盡矣夢而為蝶不知有周覺而為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合併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

陳詳道註罔兩待景而後有景待形而後見形待造物然後生形之於造物已幻矣。況景乎景之於形已外矣況罔兩乎凡此皆非真實故不足辯況認其非真實者以為有而即其不足辯者以為問此莊子所以託景之答以祛其惑夫天下之物自速觀之未嘗不相待自理觀之未始有待今景之為物以為待形邪非日火則無見以為待日火邪非形則無有然則形也景也日火也果有待邪無待邪惡識所以然不然哉蛇蚺蜩翼言其用之小者耳悟而為道者撫實而不撫華迷而通物者撫華而

不撫實蝶之為物撫華者也而周夢為之是為道而不免通物之想撫實而不免撫華之夢也及其覺也然後不以想累神不以夢易真而周與胡蝶固有分矣唯大通物化之情者斯可與於此

陳碧虛註景不待形形不待陰陽豈比蛇蚺蜩翼有物者邪夫物之相因無如形景今尚言其不相待明外物不可必萬類皆自爾唯因待都忘卓然獨化方可論超生死而反混冥是謂帝之縣解也周蝶之性妙有之一氣也昔為胡蝶乃周之夢今復為周豈非蝶之夢哉周蝶之分雖異妙有之氣一也夫造化之機精微莫測儻能知此則造化在己而不遷於物是謂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既已為物惡有不化者哉死生之華形類所遷漆園之夢其理盡矣。趙虛齋註景之行止坐起皆依於形而所以行止坐起必有形形者存乎其中蛇藉蚺以行蜩藉翼以飛而所以行飛者非蚺

翼也人物之一動一靜皆有待而然景待形而形之所待者非形也形且不知其所以然何責於景哉是以莊周胡蝶物我俱化栩栩遽遽覺夢如一也

虛齋口義云景言吾之運動待形而形又待造物形之為形猶蛇蚺蜩翼而已蛇蚺既蛻而蚺翼猶存豈能自動邪我既待形形又有待惡知所以然不然此即是非待彼之喻罔兩昔夢蝶不知周也及覺為罔兩得非蝶之夢乎然此覺夢須有箇分別到此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於此參究此之謂物化言萬物變化之理不過如是。蛇蚺蜩翼或謂蛇甲者不若齟齬翅翼之說為優蓋蛇藉以行蜩藉以飛喻人身中所以運動者有若相待而終於無待則獨化之理明矣故翻覆辯論卒歸無待而止人之一身耳聽目視手執足行有待而然也而所以用形者若待造物而實無待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然則有

無利用未嘗不相生也人能反究至無之妙遊乎物初則知所以生有所以用形者矣今有形以運動有心以思慮尚不自知其主宰之者則自形以生景又豈同兩所可知宜其惑而有問也寓言篇有東周兩問景章喻世之迷者益多故不一言之有云子蟬甲也蛇蛻也與此蚘翼義同本經嘗言古之真人其寢不夢而南華自謂夢為胡蝶何邪蓋借覺夢以立言明死生之一致生不知死亦猶死不知生二者雖不相知而理本齊一請以覺夢觀之槩可見矣何為當生而憂死當死而羨生乎蝶之為物無巢穴之營無飢渴之患翩翩栩栩遊放乎天地間人見之者亦欣其自適而莫加害焉其所由生非關種類往往他蟲所化或朽麥所為至樂篇載鳥足之根為蟬蟄其巢為胡蝶則亦出於華化莫究其始而終亦不知所歸蓋翔飛中之得道者故真人或夢為之夫人之與物

形分多類咸稟自然自然者至道之妙本萬化所由立也故莊蝶夢覺各不相知終歸於化則未嘗有異是知動植萬形生死萬變有情無情卒齊於化者形數之始終萬類之出入由於造物之推排勇有力者莫能拒物變雕琢形歸鼓鑄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達人委而順之故覺夢混融生死為一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分即物之天物雖各有天固同一天也或讀分如字則分別無已天下物論何由而齊學者又當究夫性命之精微以通物理之一致與物同化而有不化者存以死生為覺夢視古今如朝昏將無物之可齊容有論乎然則莊與蝶與夢與覺與既有論之者矣必有知之者矣

分殊則情之不齊也宜矣故南華原本究極主一理以齊天下之物論篇首設二子問答詳論人籟地籟之不齊明天籟之自然非惟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及故於其間旁證側引而不指言天籟欲人心契而自得之夫生物糾紛榮謝萬變自形自色自消自息卒歸天籟而止天籟者無形無聲而形聲之所自出神化之所發見也儻能究夫人籟地籟之所由作則天籟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即衆寂比竹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言覺夢成心言吹可否是非方生方死無異乎萬寂怒號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則虛以待物物亦無礙此忘而彼自化風濤寂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不齊齊之悽悽怪道通為一有不待齊而自齊矣若夫狙公賦茅喜怒所由生昭文鼓琴成虧所以著言有心有為不足以及化物何望於齊哉至於天地與我

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可以言齊矣又虛或者以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此又散而不齊之兆也唯造乎未始有物注酌無窮以大覺而知大夢參萬歲而一成純所以樂天下之物而齊之之道也罔兩問景不知即異而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我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即大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知識識由是悟萬物一形也萬形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爲物孰爲我夫是之謂大齊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武林道士褚君秀

建玉

內篇養生主第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郭象註生也有涯分有極也夫舉重搏輕力有所限好勝者雖絕臂未足憚其願此知之無涯也知之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雖負萬鈞忽然不覺重之在身雖應萬務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若以有限之生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困又爲知以救之因養而傷真大殆也必須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悶然與至當爲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蓋能順中以爲常則事事無不可養生非求過分全理盡年而已矣

呂惠卿註生隨形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

以生隨知則有殆而已已而繼之以知卒於殆而已矣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若唯上不爲仁義之操以近名下不爲淫僻之行以近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以爲常是乃剗心去知而止乎不知之道也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何以加此

林疑獨註有形者陰陽不能續無形者歷數不能窮故以有涯之生隨無涯之知殆已夫真性裂而有善惡善惡立而有名刑爲善不近於名斯天下之真善爲惡不近於刑斯天下之真惡唯順性命之情而不損不加於萬物混同而無毀無譽則刑名之所不能及也天下所以有善名因不及者立所以有惡名因過之者生或輕生趨義以要一時之名或貪生逐利以陷中道之天皆所謂近名之善近刑之惡非順性命之情而去其已甚者也

陳詳道註善養生者內我以爲主外物以

爲實不以有涯隨無涯斯免危殆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違萬物所好身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緣督而應不得已而起以是爲常而不爲已甚則在我無忤於物在彼無害於我故可以保身而養親全生而盡年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爲善未嘗不近名爲惡未嘗不近刑而莊子言此者蓋莊子所謂善非離道也忘其券內而已所謂惡非犯義也特異於善而已老子謂南榮趵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所謂惡者如此則所謂善者可知矣

陳碧虛註壽夭者生之有涯博通者知之無涯天與則深不可識人爲則勞而多弊故生理之主要在善養而乃貪名逐利不知休息重增其僞以益其生卒至於危殆而已夫自全之善理無近名謂守朴少變漢陰丈人之徒是也自損之惡理無近刑謂沈溺嗜好公孫朝穆之徒是也無爲善

無爲惡由正以爲常者聖人之中道可以保身全生養親盡年此所生之主也

趙蘆齋註人從少至壯從壯至老從老至死此生之有涯經緯萬事亘古今而常存此知之無涯人惟昧於真知而終身役役以爲知危矣生有盡而知亦盡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處世間爲善則有無窮之譽爲惡則有無窮之毀伯夷死名盜跖死利雖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惡固不可爲善亦不必爲爲則有心矣

但當緣督以爲經督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感於物也一出乎性之自然形諸外者即此中也率性之謂道緣督爲經之義也奇經八脉中脉爲督

林氏庸齋口義云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危可畏於危殆之中又用心思筭自以爲知終於危殆而已爲善無近名至可以盡年數句正是養生家之學莊子所自受用者若以爲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若以爲惡又

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強僻之行也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爲常則可以保身全生養親盡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

褚氏管見云內篇始於逍遙遊盡性之學所以明道次以齊物論窮理之談所以應化又次以養生主至命之要所以脩身也故首論無以有涯隨無涯則生任其自生而無天關之患知復乎無知而歸混冥之極切身之害既除何危殆之有信能如是則因天下之善而善之因天下之惡而惡之雖爲非爲也又何有近名近刑之累哉夫人之處身應世有當爲之善惡至若聖賢任天下之重紀綱世道扶持生靈於善惡尤有不得不爲者實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戒以天下之愛惡行天下之賞罰若天地之運行春夏生成而不以爲恩秋冬肅殺而不以爲怒蓋天地無心寒暑

自運物自生成物自肅殺時當然耳思
怨無與焉若昇之工半中微而拙乎藏
譽近名之善也能如飄瓦之中人不怨
斯無近刑矣按此二句即道德經建德
若偷之義諸解或引善不積不足以成
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為證則是為而
近名刑也或引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
不敢為淫僻之行則是不為而不近名
刑也語雖相類義實不同今經意蓋謂
世人所謂善惡私而有迹特見其小者
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無咎為於無為
豈淺識所能窺哉若四凶之惡而帝堯
除之桀紂之惡而湯武放之少正卯之
惡而夫子誅之則聖賢所謂善惡者可
見矣夫為善惡而近名刑不為善惡而
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為之而不近
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為善惡而聖賢之
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
利害不能及而道德之所歸也督字訓
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特善惡兩間

之中也苟於七情未發之時循之以為
常道則虛靈靈通有無莫係吾與太極
同一混成又惡知身之可保生之可全
親之可養年之可盡哉郭氏以中釋督
而不明所以復得虛靈引證切當蓋人
身皆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復有
士脉為之配乃命本所係非精於養生
罕能究此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
見禮記深衣註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
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
中肯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
曰語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
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解牛之時所見
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
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
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
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
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
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

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
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
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
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
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
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
生焉

郭註自手之所觸至乃中經首之會言其
因便施巧無不開解既適牛理又合音節
直寄道於技所好非技也所見無非牛未
見其理間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
神遇不目視闇與理會也官知止神欲行
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也依乎天理不
橫絕也有卻之處批之令離節解窾空就
導令殊因其固然刀不妄加遊刃於空未
嘗經繫於微礙故十九年而刀若新發硎
每至交錯聚結之處視止行遲動刀甚微
謦然已解理解而無刀迹如聚土也逸豫
自得拭刀而藏之刀以善用而全生亦以
善養而全也

呂註物以有而礙道以虛而通人未聞道則所見無非物既聞道則所見無非道神遇不目視喻聞道者能以心契而不以知知識識也目官知止神欲自行依乎天理至大軀乎是乃未嘗見全牛也天下無物非道而無適不通亦若是而已矣所見無非牛更刀傷生之譬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矧不以傷其生之譬也其為形也未始有物不乃似其節之有間乎其為生也未始有生不乃似其刃之無厚乎其於遊刃快有餘地不乃似其體道而遊萬物之間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怵然為戒視止行進以至善刀而藏則慎終如始無敗事矣。疑獨註牛喻性命之理刀乃生之譬也順性命之理而無為則生不傷順牛體之理而不用力則刀不虧故手觸足履疾徐動止之間因其自然順其常理是以中於五音合於樂舞桑林湯樂經首亮樂會者合音與舞而言之庖丁自謂寧道之微妙於

技之粗末所好非技也始見無非牛以目視也久則無全牛以神遇也今一於神遇而不目視則筋骨之內皮膚之間固已冥會矣老子曰絕聖棄知官止之謂也易曰不疾而速神行之謂也依乎自然之理大御則批而離之大竅則導而通之凡此皆因其固然豈復強為私巧哉若然則肯綮微礙之處未嘗或經而況軀戾大骨乎良庖之與族庖雖歲月有遠近更刀有遲速其於傷刀一也族言其衆良言其寡則庖丁者言其獨斯為神庖也歟以無厚入有間所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矧也族者骨肉結聚之處見其難為運刀須當戒慎視止行進喻性命之精微養之為尤難提刀四顧躊躇滿志解牛至此無復解矣善刀而藏則知至人以應為不得已而復退藏於密也。詳道註目視者見物不見理所見無非牛也神遇者見理不見物未嘗見全牛也所見無非理故以無厚入有間而遊刃有餘

地矣養生之道豈異此哉處心以虛而不以實應物以順而不以逆於其易也遇之以適無異若然而中音於其難也處之以慎無異怵然而為戒其成也視履考祥無異提刀而四顧其終也全而歸之無異善刀而藏也善解牛者所解雖多而刀不割善應物者所遇雖煩而生不傷也。碧虛註識明則達理技妙則中節庖丁素學養生之道假技以進耳始則見牛不見理後乃見理不見牛以神遇不目視治內者遺外也官知止神欲行視聽不以耳目也依乎天理自然冥會批卻導竅遊刃於虛未嘗經肯綮之礙況大軀乎是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矧也動刀甚微謀然已解牛不知其死也夫解牛者觀其空卻之處遊刃舞蹈以全妙技養生者豈不能避患深隱保形不虧以全天真乎。李士表論云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莊子所謂解牛者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衆虛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亦

解於無解耳且以十九年則歷陰陽之數不為不久所解數千牛則應世故之變不為不多而刃若新發刃者蓋執迹則瞬息已選擇本則亘古不去一身已幻執為可秦之刀萬物皆妄執為可解之牛哉物我既忘能所斯泯故未嘗批而大卻自離未嘗導而大竅自釋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其終也善刀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以道觀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視族庖解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遺虛而已矣以是道而遊乎萬物之表彼且惡乎礙哉

年若新發刃他人則歲月之間不缺則折此善養生者也
腐齋口義云奏刀進用其刀中音言合律呂桑林經育皆樂名未嘗見全牛言牛身可解處一目而見也神過猶言心會也官知止言耳目皆無所見聞而不言之神自行俟牛身自然之腠理骨節空竅皆固然者我但因解之其用力也未嘗經蹙音蔡之間而說大軀乎良庖族庖歲月更刃之不同均不免於損今經十九年而刃若新發刃言其無損也以無厚之刀入有間之體避刀於其間言無滯礙也喻世事皆有自然之理但順而行之我心泰然物亦不能傷也至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為順境或遇逆境之時多忙亂失措然正當委曲順以處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一似元無事時始為養生得力也

間未始須臾離也而畫筆之工曾不是過蓋天下事無小大有理存焉解牛而得其理則目無全牛刀有遊地養生而得其理則身有餘適事無廢功奏刀中音喻應物之當理釋刀而對喻忘生而得理也有心乎應物則所見無非牛體道而冥物未嘗見全牛也神遇不目視則依乎自然以虛為用而亦無所事乎知見矣十九年而刃若新發刃言與物無逆者生無所傷養神有道者久而不弊也然而每至於族見其難為骨肉盤結曰族以喻應酬世故事物繁劇之時當加戒謹以成厥功定而後能應也世人徒從事乎厚味侈服華居顯位聲色悅樂以為養養愈至而生愈失經所謂養形果不足以存生是已庖丁所好者道則所見無非道故事物之間恬無滯礙雖逆順迭出萬變叢挫卒有以善解之不啻遊塵之過前是何也蓋能養其生之主則玄德內充真機外應處已處

物無不適宜應已而復歸於無是謂善
刀而藏安有月更之弊哉真人慮後世
學養生者溺於沈寂無爲無以酬酢世
故廢人事而道可立其爲道也鮮矣故
寓道於技以立言而牛之解不解無庸
辨考每至於族似指族庖見族庖之
難爲故怵然爲戒而終無難也李士表
論意亦同此怵然爲戒已下趙氏點句
獨異說亦可通但末後刀甚微三字句
不圓耳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
也人之貌有與也以其知天也非人也澤
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
王不善也

郭註介者偏削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
犯其所知人也獨指偏削夫師一家之知
而不能兩全其足則知之所無奈何以右
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心神內困形骸外弊
矣豈直偏削而已哉兩足共行曰有與有

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有與爲命則
知獨者非我也夫道適乎自得之場固養
生之妙處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言雉
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自放於清曠之地忽
然不覺善之爲善也

呂註右師蓋人貌而天者也介然獨立故
公文軒見而疑其非人天之所生是使獨也
言所得於性命之理本如此若夫與物接
而其貌有與者則人而已矣澤雉飲啄自
如心與天遊而適其性命之譬也不斲畜
樊神王不善制乎人間而不得適之譬
也樊中之養雖至於神王非其所善不若
澤中飲啄之希而自得也

疑獨註天生斯人使之獨足而人之貌則
有與也言養生不在形骸要在神王而已
故澤雉自適雖飲啄至少而神不虧樊中
稻粱充足適所以累身而已夫養神在於
適性故古人一畝之宮簞食瓢飲以爲至
樂正明此理
詳道註介者不與物通獨而無與右師盡

其所受乎天者如此而與人之貌有與者
異故公文軒曰云云雉之爲物資養於澤
而憂富於樊其養於澤也神可謂王矣其
憂於樊中雖王不善也蓋處世而與物遊
者未嘗無所防離人而入於天者未嘗不
自適右師驚於人則神王而善可知矣雉
神王而不善則驚於人可知矣

碧虛註作善不免天也爲惡近刑人也有
與猶相與今介獨者是罹禍於天雖犯法
令蓋受愚昧亦非人也人之儀形全美
相與而行固難企慕而忘已醜也久矣夫
不知世事感變之所起事至則感其所由
然惑則外物害之矣其害也知其所由然
則委之自爾而內無驚恒所以免乎重傷
也

趙註右師矇瞶也介相師者也人莫不有
目而我獨無是天使我獨非人所能爲因
引雉以自解雉在澤中十步方一啄百步
方一飲不能忘機者以目有所見懼物之
害已也慮患如此豈料其身樊籠爲人所

言是兩目之明不足恃故曰神雖王不善也神寓於目精未發見謂之王言恃目防患而不得免不若無目者之一委於天也腐齋云右師已則之人為右師之官介獨也別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如此邪則則分明是人却曰天之生是使獨者言人之形貌皆兩足相並而行此則獨異便是天使非人也蓋謂世間有餘不足雖是人為皆由造物人處患難當安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言得食之難若受養籠中則飲啄皆足而為雉者不願蓋籠中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王而終不樂故曰不善也

介一音元斷足也崔氏本作既據前諸解立說不同亦各有意義詳定從本音以偏則釋之為當有與說亦未明今擬以與訓類說之蓋右師之介雖舊於人亦其天分使之獨足而其貌則與人同類耳況羣形最靈復有以充其內豈可以外虧一足而自棄其全美哉是故一

安於命而歸之天知所當全者在乎德性德者與生俱生性則為生之主不離於斯二者是謂得其養矣形之殘元何加損焉欲人安於患難而順其性命之情則吾有尊足者存所養非形骸也故後文澤雉之喻以全性為樂畜樊為憂再詳經旨謂澤雉飲啄雖艱而不願就養若受畜樊中則雖飲啄有餘而飛行失所形雖王不善也諸本多作神使其神王豈得謂之不善哉況受繫樊中無神王之理傳寫之誤失於訂正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卷之六 達六

武林通士 楷 伯 孝 學

內篇養生主第二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適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郭註秦失見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然至人無情與衆號耳老者如哭其子少者如哭其母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佳致此甚愛也夫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避天者也馳騁於憂樂之境楚戮未加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時自生適去理當死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

冥然與造化爲一哀樂無所措其間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爲薪猶薪薪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傳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呂註弔之爲禮哭死而弔生三號則哭死爲不哀無言而出則弔生爲不足此弟子所以疑其爲非友弔焉若此爲不可也始吾以爲其人意從老聃者皆得聃之道今見其老者少者愛慕而哭泣之不能安時處順所以知非其人也蓋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斂哭而哭者內外相成此所以會之也人之所受於天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爲之哀樂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無適非天而欲適之不免於刑而已矣知其適來而安之適去而順之古者謂是帝之縣

解以其未嘗有死也火之所託者薪而火非薪其爲薪也雖窮於指而火傳不知其盡何則火之在此薪猶彼薪也其傳豈有盡哉火以喻生薪以喻形達此則知生之所以爲生者未嘗有死也何哀樂之能入哉

○疑獨註至人本無情老聃死而秦失弔號者若死而百姓如喪考妣自非土木無情安能使天下兼忘哉然聃之所以爲有情者特未定也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秦失弔之弔其生人三號而出傷其死也弟子怪其止於三號非與老子爲友也答以三號爲可矣始也吾以爲其人故人弔亦弔人號亦號而今見其適天倍情忘其所受之爲非也夫形骸如贅疣生死如夜旦安知生人之非死鬼死鬼之非生人何乃切切然以生死哀樂於胸中爲哉夫大塊吐精噓氣鞠而成物固莫知其所自來雖天地陰陽不得爲之父母而世之昧者乃執子母之愛而號泣之又況哀他人之

親如己之子母者乎蓋所以相會人合而致此甚哀故不斂言而言不斂哭而哭此方內之事秦失以爲適逃自然倍益哀情忘吾所受於造化者之本無也天刑即命適於命則累於刑而憂患生矣以適來爲時適去爲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有生爲縣無生爲解也致命之極則吾之有生長於上古而不老如指窮於爲薪火傳不知其盡也

○劉梁註薪火之論以譬神舍於形而屢移者也古之至人所以載營魄而視形骸爲逆旅者以此況肯仞形而喪其尊形者乎趙註秦失哭老子而不哀弟子疑焉失乃告以所見說者於此以爲失不滿於老子謂不合使人哀慕如是之切殊失本意蓋老子平日和光同塵不與物遷人自愛之故不斂人言而言不斂人哭而哭其死也逃乎造化背乎世情忘其所受於天者至此則天亦無如之何故曰適天之刑適來不以爲樂適去不以爲哀所謂安時處順

也。縣者大患有身解者吾今而後知免也。帝之縣解謂造劫者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也。指窮於為薪薪盡則火息而所以不息者常存故曰火傳不知其盡。

庸齋云秦失老子之友也三號而出言其

不用情故弟子疑而有問失謂始吾以老子為非常人今見其弟子之哭若老若少如此過哀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有以感會其心不期然而然也夫天之所受本無物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

而適迷天理背素情實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人之生也適然而來死也適然而去當隨其時而順之不足以為哀樂知此理則天亦不能以死生係着我矣。故曰帝之縣解為薪火傳生死之喻以薪熾火指其薪以觀之則薪有盡時而世間之火古今不絕講理到此却以三句譬喻結末真奇筆也。

按前諸解指字多以手指釋之蓋以為為訓前則指在其中矣竊詳經意指應同

古猶云理也理盡於為薪故火傳不知其盡義甚顯明知此遊篇周遍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可證夫一家之薪有盡而天下之火無盡善為薪者有以傳之一人之身有盡而身中之神無盡

善養生者有以存之火之在彼薪猶此薪也而焰焰不同神之託後身猶今身也而息息各異焰不同所以有然有滅息各異所以有死有生然而天下之火未嘗盡神未嘗滅者有人以主之耳至

若鑑日擊石鑽木憂竹皆可以得火火性適天地間非人無以致之神之運化也亦然去是薪火何罷亡是形神何託由是知傳火在手得薪託神在手得形所以成至人之妙用相天地之全功南華舉以結養生主一篇之義深有旨哉達養形之理者勿傷得養神之道者無為形者生之所託神則為生之主虛無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養愈至而生愈

失故真人諱以無以有涯隨無涯虛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待物者何有乎名刑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之理有在於是解牛喻應物刀以喻生十九年而刃若新發

礪則剗繁治刺不知其幾而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弊是為生之主人當善養者唯其善養於平日所以得濟於斯時以不用而成大用也至於善刀而藏則應物餘暇欽知韜光物遠其適事盡其

理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古之大隱居鄧接物而常應常靜得此道故也是以學道之要虛靜為先非虛無以全神非靜無以復命性全命復養生之能事畢矣如鏡當臺有鑒無迹事物於我何加焉凡人逐物喪真攪事拂理得失交患滿心戚慙生能無損乎所以澤雉不願畜樊見於後喻老聃大聖南華所師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得終而逃形飛化之妙非世所測聖人之死曰神

是也秦失弔之而三號已為方外刺法然弟子猶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勿拒是謂帝之縣解造物不得以係之矣蓋為薪之理者火傳無窮蓋秦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在我不得不養假幻以修真亦相資之理待不必如張毅無足之過養耳是以卒貴乎全而歸之形得全歸則神無謬適出有入無何往而非正伏羲得之而契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傳說得之騎箕尾而比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壽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

卷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文林道士耕仙學

人間世第一

顏子見仲尼請行曰美之曰將之衛曰美焉馬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蒼蒸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賢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寧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難難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弘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齒人齒人者人必及齒之若殆為人齒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棄人而間其捷而目將焚之而

色將平之口將焚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俛附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皆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逮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啗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手而人善之斲手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為徒也擊跽曲奉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以為

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正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郭註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舉國而輸之死地視若草芥民無依歸故顏回欲往救之仲尼言回之道不足以救彼如百賢守惡適足致疑不能一愈也有其具然後可接物苟役思以犯難知其所存於已者未定也德所以流蕩知所以橫出者矜名爭善故也雖復禁跡其所矜惜無非名知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與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今回之德信彼所未達雖欲繩以仁義彼將謂欲毀人以自成必及舊之苟悅賢惡惡聞義而服便爲明君君明則不無賢臣彼往亦不足奇且必有害汝唯寂然不言言則彼必乘君人之勢以角捷飾非

使汝目眦色平自敝不暇乃釋已以從彼非唯不能敝更成彼之惡昔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故其君擠之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仍復求名但求非其道耳惜名貪欲之君雖堯禹不能化而不免攻之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邪回曰正其形虛其心言遜而不二則可乎曰惡惡可衛君亢陽之性充內揚外人以事感已凌挫以求遂其侈心將執而不化庸詎可乎回又更說三條內直者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與古爲徒仲尼猶以爲未可爲其政與事不實也雖未弘大亦可免罪然於化則未以其挾三術以往未能無心故也

呂註年壯故輕用其國行獨故輕用民死死者以國國事死也則報之宜湛厚汪濊而量乎澤至於若舊屯膏之甚民之所以無如也顏回欲屈已伸道夫子不許惡難多之爲擾而不敝也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則無適不可今回存諸已者未定何暇

至於暴人之所行德滿知出爭之語也且德厚信立足以達人氣而使不至於鄙倍名分不爭足以達人心而使不至於忌疑而後可與有言也今回未及此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開導於暴人之前者有其美而人惡之也彼好名而已軋之以名彼好知而已出之以知使之由乎凶器是雷之也觀其所出知其所反則回之往殆爲舊耳苟人君悅賢惡不肖則與汝同矣汝惡用求異哉汝與之言徒唯諾而無詔告彼必乘人而闕其捷辯氣色拂厲而目熒心成求解免順從之不暇是猶以水救火以火救火則順始無窮矣彼不以信厚期我而與之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脩身拊民疑於紂思故其君擠之亦好名而已堯禹之於蕃國猶不能化必至於滅之是名實者聖人不能勝而況若乎端而虛非至虛也勉而一非至一也驕滿於中發見於外抑人所感求快其心小德猶不成況大德乎以之格其君不過外合內

不譬而已又何足以化彼夫以已之言而
斷人之善不善以已賤而人貴故也自道
觀之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何分別於
其間與天與人與古爲徒回謂以三者趨
變庶乎其可然以此應物非得一而無心
此所以爲太多也外則寓直於古則是政
人以法不以人而易其所知是不謀也謀
者察規人意而得之則固矣雖亦無罪惡
可以及化以其師心而未能無心故也
○
疑獨註年壯者其氣剛行獨者其德孤此

所以輕用其國民死若蕉也賢者之於國
猶醫之治病治國本治賢者無所施則去
之亂國不治賢者負其術以就之有疾者
多往醫門有國者多求賢士願以所聞於
夫子之言思其法則而行之庶幾衛國有
廖乎仲尼以其術淺不足往化聖人抱一
爲天下式則夫雜多者宜其愛而不教先
存諸已則在人者不言而喻存諸已者未
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而行其道哉夫德
因有名而後蕩知因有爭而後出二者凶

器不可以盡行於世也養氣至於充然後
能達人之氣養心至於靜然後能達人之
心未能如是徒以繩墨之言行法於暴人
之前彼必惡有其美而害之矣且衛君苟
悅賢惡不自惡用求汝以取異於彼耶汝

唯無言則已若其有言彼必乘君人之勢
以角其捷辯汝必容色形見於外心亦順
之於內順其始而後無窮也汝苟不信吾
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脩
身以捐人之民其君因以陷之此好名之

過也卷六靈技胥教有危三國相攻以求名實
充禹猶不能化與兵伐之使國虛身戮而
後止由是知求名實者皆不能自免也顏
子又告以端虛勉一夫子言衛君以陽爲
充案人所感小德無成況大德乎回又陳
三條與人與天與古爲徒庶可免經世之
患夫子復不許太多政法而不謀謀私察
亦間謀之意雖固亦無罪言猶有內外古
今之論所以不免世患若以命物之化者
言之又豈有天人與古之異哉唯無心者

然後能與於此

○
詳道註至人之於天下未嘗有思而足以
悅有思者之心未嘗有爲而足以研有爲
者之慮是何邪感而後應迫而後動豈弊
弊然以天下爲事哉顏子知有思有爲以

經世而不知無思無爲以應物將欲救衛
君威虐之過極民於無如之中仲尼所以
識其雜擾也至人先存諸已抱一也後存
諸人爲天下式也存諸已者未定則難暴
人之所行則擾夫德者名之實名勝則德

○
蕩知者爭之卷六器爭與則知出德厚信卷六內
也未達人氣名聞不爭外也未達人心而
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舉人之前是交淺
言深適致其惡也自悅賢惡不自至必死
於暴人之前言知之爲患自桀殺關龍逢
至聖人之所不能勝言名之爲患也端虛
勉一以陽爲充者也以陽爲充則實自有
回也回之始也欲尚知以濟世患知其不
可則欲攝知以歸虛一既又知其不可欲
通虛一以歸於三術故與天爲徒則推已

直前不斬人之善否與人爲徒則爲人所爲而不犯人之所疵與古爲徒則陳古刺今而不爲人所病端虛勉一固執而已不足足以言德謂不化者不知通變也三術則謀察而已不足以言政所謂未及化者安能化人也

碧虛註輕用其國固不重已輕用民死又不重人死者莫知其數故以國量蕉者質虛之草衛君雖有德澤如蕉之不實民無所往矣回謂賢門多疾願思所以救之道不欲難多則惑也先存諸已立其本也其本未立安能化人喪德者名也役知者爭也人不能知者大名也人不與爭者大知也也不知不爭所以盡行也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是以人惡有其美若殆爲人舊夫若乃專賢遠佞是爲明哲安用更求異邪彼將乘勢角其捷辯則汝目榮以驚外色早以忍內口成而依違容形而失措心成則無守而順始無窮終於不逆也若殆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遂舉龍逢比干以證無道則逆順之事彰有道德則逆順之理忘昔堯禹之於三國尚不能化必攻以滅之而回欲空言以化衛君非徒無益也端則未虛勉則不一驕盈於外人所不達性不可達其可以虛一而化諸賴子又陳與天與人與古爲徒或可以免患而夫子不許以其猶師成心而未體冥大道故也

趙註死者以國量乎積尸平澤以澤爲量也若蕉刈民如草管也顏回欲往救之夫子歎曰汝往必遭刑耳說人而憂其不合必多爲之說期人必從是爲難矣自難而至於憂自救之不暇安能救人汝曾中所守尚未定暴人之所豈可輕往夫名立則德失爭起則知生諫言行則過歸於君善歸於臣故名相軌而知起爭非所以盡行也汝雖德厚信紅而心氣未達乃揚已之直以招人之過人必疾之此之謂當人必反受其害也彼若有悅賢惡不肖之心將求汝不暇何待汝往不言則已苟有

言焉彼將強辯以求勝當此之時汝目眩而不敵視色和而不敢抗汝之口自解不暇汝之容必且面從汝之心必且成其所欲爲如是則不惟無補抑又甚焉順適其意方得其不我窮也龍逢比干忠諫被殺是不與其名也叢技胥故有庖用兵交爭爲堯禹所攻是不與其實也名實者聖人且不能勝汝乃欲正衛君乎汝欲往必有道試以語我回告以端虛勉一夫子以爲不可衛君驕於肆欲朝夕以善言漸漬猶且不入況遽欲正之彼既執而不變汝將外與之合而內不敢議斯尤不可矣顏子又更辭以告與天與人與古爲徒夫子謂衛君政法所失甚多安可以古爲比彼雖不改亦不汝罪然技止此耳胡可以及化彼之所爲與自是其心者同豈復師古哉腐齋云嘗聞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莊子反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者謂如人能警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已治之國又何用我欲以所聞於夫子者

告衛君庶乎其國可安也夫子以為不可
往自難至憂言其自苦何能救人當先存
其在已者纔有求名之心則自然之德已

蕩私知用而爭競起矣名知者天下之凶
事不可以盡行故雖德厚信實未達人之
性氣而強以仁義法度之言陳術於惡人
之前苗將及汝矣汝既不召而自往彼以
王公之貴將乘汝言語爭以求勝汝為其
所困則目必眩然屈服其色以求平於彼
口則營救解說形必擊蹠曲拳用心以成
順之順此而往其惡無窮也昔龍逢比干
以忠見殺好名之過也堯禹之伐三國言
彼求名自利之人堯禹且不能堪而況汝
欲求名諫衛君乎顏子謂吾將端虛勉一
庶可往化夫子以為甚不可衛君陽氣充
滿汝欲以言感之彼將案服汝心以快其
意汝將執而不回則外以端虛求合內守
勉而一者詎自以為可乎顏子又設三條
庶可以說衛君夫子復不許謂汝所言政
法太多終不安謀能此三者固亦無罪然

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蓋汝三說皆
是師其有為之心纔容心便有迹非自然
之道也

諸解大意詳悉茲不復贅字義或有遺
論備附編末云按澤若蕉頗難釋或從
澤絕句則下二字為句未圓澤字說有
二義蕉亦解者不一音義舊註以澤為
野蕉同樵其論却通死者以國量猶史
載谷量牛馬之義言其多不可數也
民死既衆則殺果草木不得違其生澤
中如見樵刈其國政可知矣強以仁義
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
其美也術字諸本一同獨碧虛照江南
古藏本作術下文又照崔氏本作惡育
其美育賣也以貫上文術字之義於經
旨終有未安考之史記樂書識禮樂之
文能術又曰術者之明術通作述存古
可也此章暴人凡三諸解例以凶暴立
說審詳前二處宜作表暴解謂表暴人
之所行術暴於人之前辭意頗暢上下

文亦通末句正指凶暴之人謂蒯聵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

達七

武林道士楷伯序

人間世第二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肆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

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遠之所行然而沉散焉者乎

郭象註有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若一志謂去異端而任獨遺耳目忘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未使心齋故有其身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故心於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使物自若無門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也不得已者理之必然體至一之宅會必然之符理盡於斯矣夫欲不行則易行不踐地不可得也無為則易為不傷性不可得也親聽所得者粗故易欺自然之報細故難為也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各當其分而欲違天為偽不亦難乎有翼有知之喻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生吉祥之所集也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以應坐之日而馳騫不息外敵未至而內已

困矣豈能化物哉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故世之所謂知見豈欲知而知欲見而見哉世人因欲為知以知為見以見心神馳於內耳目喪於外故處身不適與物不冥矣呂註仲尼謂顏回凡事有為而為之未易而無難者心齋者無思無為而復手無心也非一志不足以告此無聽以耳而以心則聽無聞矣無聽以心而以氣則心無知矣聽無聞而止於耳心無知而止於符虛以待物唯氣而已唯道集虛此所以復手無心也人之於其心未有得其所為使者所以不能無我故回之未得使實自有其身得使之也則能無我矣無感其名忘其虛也入遊其樊則其心之出有物採之入則鳴不入則止金石有聲不考不鳴也方其止也無門可由而羣動不能踰無毒可施而眾邪不能病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而動以此涉人間世亦幾矣夫子又告以絕迹易無行地難欲無行地則莫若絕迹欲免物累則莫若忘身忘身不真不免於僞而已人則有知而有所不知故爲人使易以僞天則無知而無所不知故爲天使難以僞存吾心之所以事天爲天使者也其可容僞邪人之有知者以知爲翼拔其翼則止而不飛矣瞻彼閼者虛室生白則吉事有祥止於所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此吉凶悔吝之所以生乎動也夫止止者耳如目目如耳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耳目內通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乎此萬物之化古聖之所行終者也疑獨註齋貴虛心若心猶存有則其爲齋也難矣以齋爲易而忽之者皞天不宜聽之以耳正聽也聽之以心反聽也聽之以氣無聽也正聽以耳將以窮理反聽以神將以盡性無聽以虛將以至命也聽止於耳不若於心有分別符則分而有合意至於氣則無所復聽虛以待物而已道由

此而集心齋之妙用也列子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與此義同顏子既悟乃曰回未得仲尼使之心齋實自有回既得使心齋之後未始有回則無我矣夫子又語以彼雖已至虛若入於有爲之地當不動心於名可也心如管籥虛以待氣氣入則鳴不入則止何嘗容心於其間哉任萬物之出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治無毒者也抱一自居不得已而後起以應物寓其理於物而不自有則盡矣盡性命之理而有爲者其爲莫非天也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則爲僞也難矣翼飛知知以喻顏子必有至虛之宅方能化物瞻彼前境了然空虛以喻心也生白則道集之謂性舍神定則吉祥來止不能止者形坐而神馳矣夫能定者耳目非必在外心志非必在內故雖有思有爲而無涉世之患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手詳道註有而爲者古人嘗難之有思必齋有爲必戒故欲神明其德者必齋心焉此

仲尼所以告顏回也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而已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以用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不藏故一志所以全氣全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義也回之未得使猶以大患有身得使之也未始有回則無其身矣故能入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攝有爲以歸無爲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推無爲以寄有爲也天不行地則易行不踐地則難無爲則易涉世不犯難則難爲人之所爲人使也故易以僞爲天之所爲天使也故難以僞爲非翼無以飛人非知無以知室非虛無以生白吉祥何由而止止哉夫苟不止則雖拱默山林亦坐馳也夫耳目內通則無聞無見外於心知則無思無知如此則虛極靜篤鬼神來舍況於人手此所以命萬物之化而不化於物古聖

之所服行終身者也

碧虛註祭祀之齋涉迹心齋則悟本也無聽以耳而以心遣照觀妙也無聽以心而以氣渾一太漠也初學到此散漫而難攝然有妙門焉在手聽止於耳神專所司則內景不逸外塵不入心止於符祥光凝合則靈府湛然心君寂爾是故沖氣洞虛本無所待然無待之中靈物自集所謂交契火棗不生於荊棘之地此理惟修習者知之得使者心齋之密用實自回也未能虛心未始有回虛亦忘矣若能入手法令之所於物不動不矜者庶幾免患矣入謂聽納鳴謂無機巧之言聽之則言不聽則止言辭廣大曰無門理趣淡泊曰無毒心無二者一宅寓於不得已寄功羣林也止步絕迹則易行不踐地則難喻人使易誰自任難欺有翼斯可以衝天有道斯可以應變也室虛則陽明生心定則天光發身坐閑堂內懷好惡是猶馬伏槽鞭馳意千里矣夫不逆六鑿於外則反收靈光於內人

間事物無緣染汙也

趙註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寂然不動也氣虛以待物感而遂通也唯道集虛虛則衆理之所會此之謂心齋顏子豁然而悟曰不能運動如意者有我也能運動如意者無我也夫子歎其盡善又告之曰汝能入其國中而不爲名所動合則言不合則止無門者我無隙之可乘無毒者彼不以我爲害一處之以不得已則庶幾焉絕迹易無行地難亦寓於不得已之意爲人使則有心故易以僞爲天使則任理故難以僞以無翼飛無知知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闕者虛空之性虛室生白泰宇發光也吉祥止止禍亦不至禍亦不來也若有微福之心是謂坐馳矣夫徇耳目內通其中明也外於心知其中虛也如是則將與鬼神爲徒人其有不信者乎

肅齋云汝有其伎倆而欲爲之纔萌此心則天意亦不樂矣先令一志欲其不雜也聽以耳則猶在外聽以心則猶有我聽以

氣則無物矣聽止於耳則不入於心心止於符則與物相合便是物我對立虛者道之所在唯道集虛只此虛字便是心齋也顏子謂未得教誨之時猶自有我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忘我則虛矣夫子又告以人世如樊籠汝能入遊其中而不爲名所感動入則鳴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不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也無方所則無門無臭味則無毒此皆無心無迹之喻以混一爲吾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則於人間世之道盡矣絕迹不行則易行地無迹則難爲人怨所役則易至於欺僞唯冥心而聽造物所使則無所容僞矣無翼而飛便是不行而至所謂神也以喻下句有知爲知人之常也唯知其所不知則爲無知之知斯造道之妙視彼室中空虛必有先入以彼闕者喻我虛中生明即此虛明之地便是吉祥所止下止字是虛處止則虛虛則明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坐而神馳矣夫耳目所聞見皆內通於我心

無客心則耳目雖通於內若無所聞見也
心虛則鬼神來舍豈有人而不能感化乎
夫涉人間世者不能無憂患故是篇首
以孔顏問答歷述暴君厲行而酌其往
化之方顏子以虛一進其本議亦正矣
然出於端勉未能無心則彼由中之機
安保其不妄發顏子又思三術自金仲
尼猶以為太多政法而不謀胡可以及
化以心未能忘故也顏子至此無以進
由是知夫子化人直造懸崖撒手心路
斷絕之地始可進向上一步使齋肅形
神而後告之自明而誠之謂也謀字以
間諜釋之不通庸齋訓安為近接聽止
於耳心止於符及氣也者重舉以釋上
文解者或分析立說義不貫通今撫其
大意以求印正云聽之以耳止於聞道
而未能盡行聽之以心止於契道而未
能盡忘至於聽之以氣則無所不聞無
所不契彷徨周浹混合太虛太虛何處
無之故待物盡善而物亦不能逃也耳

之所冥者心心之所符者氣氣則靜極
無為虛以待物孟子所謂浩然充塞者
也觀夫往焉不滿酌焉不竭與人而愈
有常應而常靜者則亦何待不待之有
哉通天下一氣人物太虛之所同攝也
唯虛與氣非即非離互顯體用是以無
往而不通道則非虛非氣能虛能氣所
以化天下之剛御天下之實待物於無
待善應而不窮者也心齋之妙亦虛而
已故能靜鎮百為明燭萬有如鏡開匣
如衡在懸天下之重輕妍醜莫逃而無
恩怨予奪之累以是而處人間世特遊
戲耳顏子豁然而悟曰未得心齋之用
實自有回既得心齋之用未始有回則
受化之速可知矣夫子常謂其終日不
違如愚此未始有回之實驗也顏子將
之術而夫子告以此者蓋平日心傳內
學皆性命之精微真以治身者也今將
出而有為翊扶治道故詳及於君臣交
際世故酬酢之間使之形氣交和而虛

外順上以造心齋之妙用下以顯及化
之真機聖人所以與天為徒而不涉人
間世之患者以此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
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
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
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
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
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憂無欲清之人今吾朝
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
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
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
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
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
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
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
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
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

子者固有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郭註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爲歡者以成爲歡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使事成而人患去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成敗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唯有德者能之。今憂夫對火而不思涼明所饌之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也。事未成則恐其不成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刑網罹於外也。仲尼告以命義大戒自然結固不可解者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則無哀樂何易施之有故冥然以所遇爲命而不施心於其間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

況君親乎事有必至理固常通當任所遇直前耳若信道不篤悅惡存懷謀生慮死未見其成事也夫喜怒之言常過其實傳之者宜兩不失中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者獲罪故不傳臨時之過言必傳其常情而要其誠致斯近於全也。呂註外物不可必而事無小大以成爲歡是必之也若成若不成而有人道陰陽之患是多兵也唯有德者則能無我無我則無必無必則無患矣今使未行而其憂至於內熱則未至乎事之情而有陰陽之患不能忘身之甚也故仲尼告以愛親命也。事君義也不可解於心事親不擇地之夷險事君不擇事之艱易而一皆安之所以爲忠若之盛則事其心者哀樂之來豈易施乎前哉哀樂易施乎前是有所擇而不能安能事其心則以之事親事君未有不安者誠能無所擇而安則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乎。疑獨註凡欲立事者莫不樂成而憂敗故

若成若不成舉不免乎患能逃斯患其唯有德者乎子高自陳吾食粗而不精故其憂也用火不久而不思涼今朝受命而夕飲冰內熱可知矣未至於行事之情而陰陽人道之患皆不可免爲人臣者不足當之宜有以語我仲尼告以臣子大戒命在天而義在人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適而非君也心者人之真君能求之於己而事之則亦不知有君親任其自然而忘哀樂之變事有不可奈何者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哉。仲尼又告以爲使傳言之道凡與人交近則可以責其實故相靡以信遠則不可失其傳故忠之以言然兩家喜怒之言傳之最難而溢美溢惡則類乎妄信之也莫則傳言者殃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幾乎全矣。碧虛註憂無欲清明所饌淡泊內熱飲冰蓋憂煩所致欲免陰陽人道之患所以請教於仲尼仲尼告以父子天合曰命君臣

道合曰義且造化之下皆係君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曰大戒故不擇事地而安之擇之則非忠孝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予前唯信道任命而已矣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舜之陶漁禹之治水唯盡節忘身安乎命義可也相靡以信忠之以言皆迹也觀迹可以知其本傳言猶履迹貴乎適中過與不及皆差矣差則傳言者殃蓋失常則虧也

趙註圖事不成則屈辱隨之人道之患也圖事若成喜懼交集陰陽之患也吾所食粗糲憂無欲清可謂節約矣初無內熱之病而胃中已如焚是不待事之成不成而二患集於吾身夫子何以教我遂告以命義大戒以事親喻事君既委質為臣皇恤其身哉又教以為使之道主乎忠信喜怒之際謹於傳言庶乎全矣

庸齋云為國謀事不成必有刑責為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成事憂思致疾為陰陽之患今我自受命以來食不知味胃中焦

勞未曾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又有刑責是兩受患夫子何以教我仲尼告以二大戒戒猶法也命得於天事親與生俱俱生故不可解於心義則人所當為事君第一件事事親盡孝則東西南北唯命之從豈擇地而安心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變易蓋事有難易既出君命則是所當為天命一同無可奈何安之而已為人臣子不幸而遇其難但行其事之實豈復顧其身哉

子高將使齊以平日聞諸夫子者質諸夫子且自述其奉命懷憂冰炭交戰之意親有以發樂之夫子告以命義二戒忠孝大節事親不可解於心事君無逃於天地事心哀樂無所施人世立身之要亦繫見乎此然心為天君萬化所出人能事心盡道則於君親可知矣不可奈何而安之則平居暇日可知矣信道篤而自知明何死生之悅惡哉此所以訓天下之為人臣子者於其所難安而

安之忠孝之至立身之盡也繼又陳奉使傳言之難而諱以幾全之道庶使君無失德臣無辱命此又下告顏子者一等矣唯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齋之論而造坐忘之極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之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有以見聖人因才施教循循而善誘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建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人間世第三

且以巧聞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屬冠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棄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郭註始陽卒陰欲勝情至潛與害彼而不復循理也始治卒亂旅酬有次湛涵淫佚而無所不至也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理夫言者風波行之則實喪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忿怒之作常由

巧言過實偏辭失當譬蹴獸窮地意急情盡氣息不理然暴怒俱生宛宛以對之冠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又安能知禍福之所詣邪遷令勸成事之危殆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彼之所惡而勸強成之則悔改尋至且夫寄物以爲意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斯接物之至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爲爲齊作意於其間哉直爲致命最易而以喜怒哀心故難也

呂註人心善淵而靜則言者所以爲風波而易動止則居實而安則行者所以爲實喪而易危然於易動易危之際不可不謹夫事其心忘其身則無陰陽之患無遷令無勸成則無人道之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是棄物以遊心也有爲也緣於不得已託不得已以養中也今使於齊莫若爲致命而已致命則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而事之情得矣夫何作爲以報哉唯致命盡情此爲難而已矣

疑獨註以巧聞力者始於喜卒於怒以禮飲酒者始於治卒於亂奇巧謂詐僞奇樂謂異歡始於信諒卒於鄙野始也尚簡其終必大此亦人事之常心以喻水言喻風波德實也行華也無行則德不虧無華則實不喪心已歡故易以動德已失故易以危夫忿怒之施因巧言不實偏辭失理猶迫獸窮地鳴不擇音氣息弗鬱癘癘並生此喻事其心者當放之無爲之地若引之憂患之途與迫獸窮地無以異矣冠者責人太切核者迫人太甚不肖之心冥然應之而不自知也爲使者遷改其令勸助其成皆危殆之事美成在久仁在乎熟是也彼所惡者勸強成之則改悔尋至可不慎歟棄萬物以遊心託至理以養中理所當爲者不得已也緣督以爲經即不得已以養中之義斯爲至矣又何必強有作爲以報人君之德莫如爲致命而不辱此其爲難也

碧虛註巧變則必爭樂變則必亂風波之

言易動實喪之行難安逼獸窮地則蹙聲出責人太深則和氣喪理自爾耳莫知所以然也遵法令者不遷明自成者不勸美成在久大器晚成也惡成不及改將奪必與也乘物遊心則任物託不得已則虛已作為以報則傷矣自忘則易欲致君命所以為難非難非易唯有道者能之

趙註始陽卒陰始治卒亂此理之必然水遇風而波作獸將死而咆哮亦勢所必至一言之發激怒於人非風波乎人既激矣

將行其怒非實喪乎遷令勸成是謂過度從而益之事必危矣美成者因喜而得成猶貴在乎久惡成者本無成意而強之使成必不久也心寄於物一寓於不得已而心不為之動養中之道無加於此何必逆料其難成而作為報也莫若致命盡情此其難者

庸齋云陽喜也陰惡也戲劇太甚則有過用奇巧者招飲以禮也治初筵扶杖時也亂載號載吹時也飲酒過當故樂多異常

或成事競諒信也鄙詐也人世相涉言語則風波之所由起行有名迹則喪實矣忿怒之設由於巧言偏辭如獸死之時音又何擇氣息弗怒戾並生是為尅核故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到此就奉使上結無遷令即傳其常情也無勸成聽其自然也繞起過當之念便是求益謀事必危美成在久言人之相與盡善非一日可成一事不相順有轉步便成惡者是不及改也若乘物以遊心於自然托不得已以養其中正此為至矣何必有所作為而後友命邪但當真實致其君命不必過慮事之成否也

出世間法即世間法能處世間而無累是為出世間矣先論奉使傳命之難却迂說世事感召勢之必至而莫知所以然使求其理而已風波實喪之語誠為切當尅核太至核同勸諸解字詳及唯疑獨分為二字釋之今擬從核字本義為之說云核者木果生意所寓仁在其

中先賢嘗取以喻仁愛之意今謂尅削其核則傷其仁而生意盡尅削其行則傷其義而交道絕故不肖之心不期應而應之肖類也仁心錫類一視同仁苟不存則其心不類何惡弗為蓋由有以召之其機不可不謹文中子周公篇好奇高怪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語本乎此美成惡成對待立義諸解或以惡音去聲今擬從本音解云美善之成至難必積久以化之過惡之成至易雖欲改而不及矣上句戒其無遷易國家之號令下句戒其無勸成齊侯之驕志也乘物以遊心因理而行不逆慮成否也不得已以養中理極而止不失乎中道也如此亦足矣何必作為以報其君哉莫若為致命言但聽其死生禍福則處此亦何難之有夫子始告以命義大戒終亦歸於本意觀此一段曲盡物情孰謂南華做睨物表而略於世故邪

顏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者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相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瓶盛溺適有蜚蠊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郭註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

無度則亂邦不知民過之由已責民而不自改吾將奈之何反覆與會俱所以爲正身形不乖迕和而不同就者形順入則遂與同和者義濟出則自顯伐與同則是危而不扶與彼俱亡矣自顧和之且有含垢之聲彼將惡其勝已妄生妖孽故當玄同光塵然後不得而親疎利害也與之爲嬰兒不立圭角以逆其鱗也今知之所無奈何而強當其任猶螳螂怒臂以當車轍積才伐美以犯危殆之道故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謹也

呂註其德天殺則人所不能生與之無方則危吾國與之有方則危吾身無所施而可也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則尤難事者也就之失在入入則與之同和之失在出出則與之異故爲顛爲蹶爲聲爲名妖孽者以其與之同而不知所以扶持與之異而不知所以將順故也與之爲嬰兒以至於與之爲無崖則雖與之無方不至

於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蓋因其性之所有而達之如宣王好勇好貨而孟子導之以王道是也後文螳螂愛馬皆引喻之言大意明白不復全解

疑獨註天殺者言其惡德稟於自然而不可化方矩也與之遊矩之外則恣欲敗度吾國危矣與之入矩之內則制欲奪情吾身危矣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吾奈之何哉答以先正汝身形在外宜與人同故莫若就心在內宜與人異故莫若和就不欲入懼其褻狎也和不欲出惡其自顯也入而褻狎則爲顛爲蹶出而自顯則爲聲名妖孽此所以宜戒慎嬰兒無知町畦界畔崖岸也順彼所爲隨而不逆然後導達之使入於無疵也螳螂怒臂戒顏閔勿撓其鋒養虎養馬俾顏閔導之以理也詳道註臣人易傳人難傳人易傳太子難勢尊位重理所難化況其德天殺此所以慄之也形就者比而不雜外曲也心和者異而不乖內直也外曲則不失人內直則

不失已就而入則與之為無方而危吾國
和而出則與之為有方而危吾身則當與
之為嬰兒而無畦無崖達之入於無疵矣
古之君淫亦淫君者亦奢者以此餘註聚
同前說

碧虛註相與為惡則亂邦率之以道則害
已唯善飲張之權者斯能傳之若省已過
則無凶德矣正身者不言之教形莫若就
與之無方也心莫若和奪之有道也就入
則同惡為顛滅崩蹶所以危吾國和出則
自矜為聲名妖孽所以危吾身故自嬰兒
以至於無崖此所以欲張乎奪之道也螳
螂怒臂以當車轍才美力微不敗而何養
虎養馬喻制物在乎術役人在乎權亡其
權術而欲御物斯自害而已矣

趙註形就則使不我踈心和濟其所不及
和猶和美非以同為和也雖若是猶恐不
免就而入則達君之惡和而出則彰君之
惡顛滅崩蹶是淪胥以亡聲名妖孽是求
名而擲禍故必和光同塵使無得而瑕疵

乃為至也螳螂養虎愛馬三喻事與而意
同

庸齋云其德天殺言為天所銷鑠無方無
法度也言縱彼敗度必危吾國若救正之
則禍必及身吾奈之何教以正汝身者率
己以律人也就隨順之和調和也外隨順
而內調和然猶無患隨順而與之為一是
就而入也調和而圭角稍露是和而出也
不免顛滅妖孽而已嬰兒無町畦無崖是
形容無知妄為之狀彼方如此我且順之
到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
或可以入無疵之地螳螂怒臂喻小才自
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養虎愛馬義自顯
明

觀伯王之教顏闔又下夫子教子高者
一等矣蓋子高猶知尊楚君有奉命憂
懼之心故夫子告以命義大戒終之以
衆物遊心託不得已雖委身為使而猶
知存所天未至徇人而忘己也闔則既
知蒯聵之不可傳而欲傳之先已懷疑

而求彼之信已於理已稍悖矣故伯玉
告以正汝身哉立其本而後末可舉也
形就心和是見其勢不可以力正姑立
此苟全之論非為傳之道也況就而入
和而出者手至於與之為嬰兒為無町
畦為無崖則就入之尤者雖有因機點
化一着然師傳之尊豈無善誘之道而
遽至於是縱由此而達之僅可無疵而
己安能化物哉螳螂怒臂正以喻闔將
恐不免耳養虎愛馬又所以申前喻而
俾之加謹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潔
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
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
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
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
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
門戶則液漏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
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

故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櫨
梨橘柚果歟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
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
而中道夭自枿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
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
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斧子
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
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
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
之不亦遠乎

郭註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材爲
文木物皆以用自傷數有脾脫已者唯今
匠石明其無用乃爲濟生之大用弟子猶
嫌以爲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匠石謂社
自來寄非求爲之木乃以社爲不知已而
見辱病豈榮之哉夫以無用爲用雖不爲
社終不近於翦伐是彼以無保爲保而衆
以有保爲保無用者泊然無爲而厚材自

用汝以社譽之不亦遠乎

呂註櫨社不材而神者也其大蔽牛則其
本根深固可知彼以不材爲用而觀者以
爲美是不知已也知其散木故壽此所以
爲匠伯器庫材而用之之道也自爲舟則
沈至爲柱則蠹此所以爲不材也櫨之不
材是木之質則櫨梨橘柚乃所以爲文折
泄枿擊以文滅質也先櫨斧斤而觀後舍
之而去則幾死而乃得之爲予大用使可
以爲舟楫棺槨且得有此大也邪唯不物
乃能物物而物與物奈何相物也夫無用
者固不知其無用而趣取之則爲社者固
非彼所知而曰求無所可用者向之不知
已者以已材爲美是詬厲也直寄之無用
而已彼安知其無用而趣取之手彼所以
不翦者在於不材雖不爲社豈有翦乎則
爲社者非彼所保也衆以有保爲保而彼
之所保與衆異非可以義譽之欲學者忘
義而求之也
疑獨註散木非規矩繩墨所能制散人非

仁義禮樂所能拘唯至命者斯足此語櫨
梨橘柚以實而害其生凡物以有用自傷
者莫不若此且我求無所可用久矣數爲
匠者脾脫是幾死矣今得匠石以爲不材
此無用之用實爲大用也使其有用豈得
若此大邪予與汝皆受命於造物均爲物
而已奈何相物也匠石弟子謂櫨樹何不
疾取無用而又爲社邪匠石曰櫨非求爲
社社直來寄耳汝言此則櫨樹以汝爲不
知已而詬厲之也彼以無用保其生縱不
爲社亦豈有翦伐乎彼以無保爲保衆以
有保爲保此其所以異也

碧虛註櫨社巨材人皆厭觀若非匠石別
識幾爲執斤者所伐今以全朴爲大用也
奈何相物猶嫌匠石有分別之意然弟子
尚以爲良材而託社自託匠石謂彼社直
來寄木非木求爲社也以曲轅鄉俗爲不
知已者以社爲辱謂之詬厲至人以無用
全生世俗以不材見棄櫨社與文木有異
唯匠石知之耳夫木猶不可以義譽而況

至人之道乎

趙註匠石章終明大木無用之用與逍遙遊意同庸齋曰義頗類呂氏疑獨但趣取無用則如本音謂此本志趣取於無用何必為社郭章末以義譽之謂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

前章備述處身應世之難此章復引樸社以不材自保而全無用之用又假匠石答問以發明之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是一句奈何哉其相物也言予汝皆窠形為物汝乃欲用我邪幾死之散人謂汝以能自役亦幾死矣予安於無用豈汝所知哉予又謂樸之本趣既取無用則何以社為匠石令其不必言彼社直來寄耳非求為社也正以社為不知已而加詬厲且既安無用縱不為社亦何得有翦伐乎蓋彼所保者不材故與衆異而汝以社義譽之相去遠矣喻淳朴之人自全於世不願人之吹噓獎借或得譽於鄉黨亦寄焉耳豈以為

榮哉唯其不可得而利所以不可得而害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託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咭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喫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揪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國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園八園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郭註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夫何為哉玄默而已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者乃材之所至賴也

呂註前論大木以不材終天年次論荆氏揪栢大於斧斤以材為之患是以聖人神人之於用致之為尤深藏之為尤密故無用而用之以通不材而材為之使則遊人世間而言凶與民同患者尤不可不知此疑獨註高名之麗高顯之屋也禪傍棺材也此言文木有材所以夭折解祭祀解賽也白額亢鼻痔疾此三者解寒靈河不可用之彼祝以為不祥神人貴無用之用則所以為大祥也

詳道註老子云曲則全枉則直龜以神而見夢不若曳尾於塗中狙以便而見巧不若全軀於深莽然則不材者神人所以為材不祥者神人所以為大祥也

碧虛註七寢馳用則昏塞不通百骸勞役則疲爾莫支唯有無名靈物統御一體光耀弗竭充滿太虛故衆神得以託賴至現嫌病物不殺神人以瀹祭為尊

趙註商丘大木與樸社義同荆氏揪栢以有用而不能終天年不若牛之白額豕之

尤鼻人之痔病者以不材而自全也
庸齋云商丘之木與前章大意相類言神
人之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材而已荆
氏之地宜楸栢桑三木杙椿也麗屋棟高
名大家也即高明之家音同而字異耳解
古巫祝者書名解之中有曰牛白額者豚
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如
西門豹之事故添痔病一句此三者巫祝
以為不祥唯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以
神人觀之則大祥也

諸解發明大意盡矣而字義有未釋者
今附于後云隱將此其所賴言隱然比
其陰也或以隱字屬上句說之不通必
有異材夫絕句以夫屬下文者非軸解
謂木紋旋散也杙所以棲獼猴俾傍棺
之全一邊者高名之麗麗釋以屋宇當
從擺列子餘音繞梁麗高名則是高明
無疑庸齋說甚當此章與前章義同後
添人以疾而免祭河之厄又結以神人
所以為大祥經意顯明茲不贅述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有高於頂會操指天五
管在上兩臂為脇挫鍼治癰足以餬口鼓篋
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
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
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
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
者乎

郭註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自用歸功名
於羣材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管處
常美之實者支離其德者也

呂註支非體之全離非物之合疏則通而
明支分而離散之則疏通而無有身之患
故支離其形者征役所不能加支離其德
者事為所不能累也

疑獨註支離其形則忘形而以理自勝支
離其德則忘德而以命自處墮體黜聰忘
形之謂也上德不德忘德之謂也忘形之
人保身盡年以遠人間之害而已若夫忘
德者知周萬物而反知於愚明並日月而
歸明於昧豈忘形者可同日而語哉

鑒虛註處身無用支離其形也懷道若愚
支離其德也

趙註世人知德之為美而不知德之為累
故莊子以支離疏譬之

庸齋云會操椎髻兩臂兩邊也挫鍼縫
衣治癰洗衣鼓篋所以播米而得其精也
支離疏以形病不受役又因得粟與薪亦
不材自全之意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
以無用為大用也

會操者檜最又會古活切操子活切項

椎司馬云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
低故髻指天向氏云兩肩聳上會操然
也今讀多從首音與大宗師篇句贅指
天字異而義同自願隱於齊至兩臂為
脇形容殘疾之狀鼓篋播精司馬云篋
同策小箕也簡米曰精崔氏云鼓篋操
著播精布卦占兆也今多從司馬說二
技衣食所資切於日用故可藉之以食
十人此亦設辭言其形雖不足而養身
有餘也彼支離其形猶若此況支離其

德者乎此段切緊在後句蓋德忌乎執
執則非德矣支離謂踈散自在於德而
踈散自在於德不德是也夫支離其形
者微役不及而稟薪可沾則支離其德
者人害莫及而天爵所加也宜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

武林道士 稽 伯 秀 學 建元

人間世第四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
之時僅免刑焉禍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
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
晝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
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
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
知無用之用也

郭註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世之威衰
蔑然不覺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豈爲治
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
求生故忘生而不死盡當今之會冥然與
時世爲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知止
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
自爲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爲
之至易無爲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

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福者即向所謂
全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
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
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釋此無爲之至易
行彼有爲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取夫
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爲內福也故
福至輕爲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而莫之
避此世之大迷也晝地而循之其迹不可
掩有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不明我以耀
彼而任彼自明不得我以臨人而付之自
得故泯然與天下爲一而內外同福也迷
陽猶亡陽亡陽任獨不蕩於外曲成其行
各自足矣

呂註聖人成焉成已而成物聖人生焉則
全其生而已天下之至善莫如道則福莫
大於是其爲物也視聽莫及輕如羽而世
莫之載也天下之至惡莫如非道則禍莫
大於是其爲物也自無爲有重如地而人
莫之避也臨人以德則有已晝地而趨不
免殆而已迷陽則不知所往唯曲乃所

以全也。山木桂漆之見伐，皆自有以取之。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人之處世，有治有亂，遭亂而能曲，全斯為善處人間矣。

疑獨註：聖人當有道之時，則制禮作樂，成功於當世。當無道之時，則全身遠害，以保其生。聖人非有係乎生也，欲其身存，垂法後世，謂之成可也。周公之於周，聖人之成也。孔子之於魯，聖人之生也。福不出於性內，而罕求之禍，多生於分外，而求不止性內者，果則能勝載，則能行，豈有鴻毛之重哉？分外者，寄於吾身，其重如地，迷者沒溺於其間，而不避，蓋不明禍福之本故也。所謂本者，戒定慧，即性內之禍，貪嗔癡，即分外之禍也。臨人以德，則未能冥於道，畫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迹。迷陽則晦其明，而無傷吾全生之行。空卻其心，曲順於物，則各足乎性分矣。山木桂漆之召患，以喻不能遠害而求用以傷身者也。

詳道註：聖人之心，豈弊弊然以經世為事。

特因時乘理應之而已。世之知孔子者，止於形器之間，而不見其無事之際。故始陳其經世之迹，卒接輿之歌，以信之，則迹絕而心見矣。所謂聖人成焉者，以身徇道而成功。聖人生焉者，以道徇身而全生也。已乎已乎，至畫地而趨，言今之從政者，如此迷陽迷陽，至無傷吾足，言今之體道者，如此也。

碧虛註：有道則樂成，無道則全生，能載輕羽之福者，無為之士，不避重地之禍者，勢利之徒，夸德臨人，有我厚矣。驅人徇迹，其道尤危。迷陽謂晦明晦明，則行完卻曲，謂退身曲全，安於分內。木火桂漆之喻，皆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趙註：接輿之歌，蓋傷孔子不遇時，非譏孔子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言鳳出非時也。人處斯時，僅免刑戮足矣，微福莫能勝重禍，不知避言。世人迷惑，若此，臨人以德，則人惡有其美，畫地而趨，則人徇其迹。已乎已乎，言不可不止，殆乎殆乎，言不勝其危。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晦其明，則吾行全矣。山木至無用之用，乃莊子之語，用以結上文數章之義。

庸齋云：天下有道，聖人可以成功，天下無道，聖人全生而已。方今亂世，苟免於刑為幸，何敢他求。處亂世而免刑，全生此特一羽之福，而汝不知有亂世之禍，常至殺戮，是重於地而汝不知避，臨人以德，取禍之道，不若已之畫地而趨，言其拘束自苦，誠危殆也。迷陽喻失本性之光明，曷行於世。卻曲言回護避就，必至於傷吾足，言其不可行也。

諸解已詳，不復贅釋。按文中子述史篇：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句法雖同，而反其意，各有主耳。愚嘗謂秦漢以來，諸子立言者，襲南華語意不少。獨經中設譬引喻，未嘗蹈前人一轍，而愈出愈奇，是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諸本皆然，卻多音隙，獨碧虛如字，復正經文作卻曲，卻

曲庶協上文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差誤
誤疊吾行二字識者自能鑒之

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爲大不可不盡
焉然當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節視古今
而無愧超悔吝而獨全斯爲善美矣是以
顏子將之衛而夫子備言事君之多患名
知之相軋心氣未達譽終毀至弓旌在前
而刀鋸在後者有之況以不遠如愚之臣
遽欲往化年壯行獨之君焉保其無悔所
以力救止之使衛君知賢者不苟進益堅
○
導道之心固將自化矣必輕往以資驕志
櫻暴行邪顏子又陳端虛勉一內直外曲
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患耳胡可及化
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政法繁多以
啓物歟乎顏子至此無以進請問其方則
是人欲空而天理將見之時也夫子乘其
開悟之機告之以齋使虛心受教無難以
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達於言下悟
其未始有四心虛而形亦忘則化物也無
難矣子高將使齊誨以行事情而忘其身

察風波而戒實喪顏回將傳衛誨以就
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情皆所以明
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高識之士洞
燭幾微進退以義可也至於曲轅櫟杜以
無保焉保商丘異材見不神而神又申言
材之爲累而世人弗悟往往恃材求用而
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妬害生利鍾而禍患
至雖欲脾腫自全不可得也故是篇大意
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離而物自化
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俗之憤悶不密
○
由斯道遂寓孔顏問答以發明之篇末又
引接輿之歌以祛聖賢經世有爲之迹以
杜衆人逐物無厭之心復結以膏大桂漆
之喻終世尤切唯其知涉世之難可以處
世而無難矣

太上云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一

名一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德充符第一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
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
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
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
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異假魯國丘將引天
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
○
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
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
墜亦將不與之遺寧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
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
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不知耳目之所宜而
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
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
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
尼曰人莫鑊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

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來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郭註虛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王駘形骸心全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沉一國乎死生人之大變彼與變俱故死生不得與之變也夫恬苦性殊美惡情異各美其所美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天下一是也因其所異而異之而浩然大觀者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又知同之不足同故因其所無而無之無美惡則耳目無不宜無不宜而不和者未之有也視死生如一則喪足猶遺土耳常季猶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遺心而自得得其常心平往者也不能平往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仲尼喻以止水致鑑非駘引物從己也

夫下首唯有松柏上首唯有聖人故不正者皆來求正若物皆黃金則無貴松栢人皆自正則無美大聖而趨之也幸自能正非爲正以正之生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實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擇日而登以不失會爲擇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彼何肯以物爲事乎

呂註學道者學其所不能學行其所不能行故寓言於王駘從仲尼遊者知從其所能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則雖金魯歸之與王駘猶中分也從其能行者則立有教坐有議其教不得無言其成不得無形也從其不能行者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仲尼王駘相爲表裏而已不以其所能而當君師之任則無用之用與庸亦遠矣孰爲死生而與之變孰爲覆墜而與之遺乎審乎無假知其所得者真不與物遷則死生覆墜而不變命物化而已不化守其宗本不離也人唯不能自其同者

視之則耳目不內通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知其所宜故物視其所同不見其所喪也常季謂駘懷內聖之道則爲已而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而推爲君師邪唯止能止衆止此人所以從之求鑑也夫木莫不受命於地唯松柏獨全人莫不受命於天唯舜也獨正則舜豈不以正生爲幸而正衆生哉今夫士之以勇自名者猶能雄入九軍而況官天地府萬物死生不得與之變者非求名自要之比也彼且擇日而登假其去來客與如此人安得不從而最之疑獨註學者始未有得則虛而往終焉有悟則實而歸教者默然而喻學者亦然然而得列子云用無言爲言亦言用無知爲知亦知是也受制於陰陽而後有死生乘雲氣騎日月則死生不得與之變矣無假則盡性故不與物遷命物則至命故常守其宗也膽附於肝本同一體楚越相去蓋數千里自其異而觀雖同體而有數千之

隔自其同而觀則與道玄合而萬物皆一也。王貽自閉自見故不知耳目之所宜所。一言其德所表言其形蓋不獨自忘其形而又使物忘已也。常李謂王貽未能忘知以爲已忘心以得心得其常心未大過於人物何爲最之答以王貽獲最猶止水來鑑止者性之本然唯止於先者然後能止。泉止莫非木也而松栢獨正凌霜雪以冠衆木莫非人也而舜獨正明庶物而察人倫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正已而物正之謂也。夫勇士忘生雄入九軍求名自要而猶若是況體道者乎以無形司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萬物寓六骸者寄而無言象耳目者存而不用一知之所知則與造化爲一其心未嘗死故能擇日以登假去留自在也。

以末傷本萬物與我雖殊類我與萬物爲一體故物視其一而不見其所喪也德充之人視聽不以耳目故不知其所宜在我忘其形之喪而全其德所有在物視吾德所一而忘吾形之虧蓋聽以耳而聞非耳視以目而見非目所以立不教而教以之有坐不議而議以之信也常心則一迷悟自殊水性本同流止斯異水以止而取鑑人以正而取最也松栢不以寒暑易其色故在木爲長舜不以窮達移其正故在人爲聖。貽之於舜雖隱顯不同其受天地正命則一所以皆能正生以正衆生然正生者聖人之本務正衆生者聖人之餘事故稱幸焉夫勇士內存不懼之實外驗保始之名猶不以死生經懷而雄入九軍此全於氣也況全於道者乎全於道者官天地以爲已役府萬物以爲已備寓六骸而不有象耳目而不用一知而不爲物所賊心存而不與形偕制命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擇日以登假也。

碧虛註不治而不亂立不教也不言而自信坐不議也齋心問道則虛而往悟理而反則實而歸無形而心成介兀而德充也夫至人者天地不能易其德死生不能奪其性即境皆冥獨立不改天地密移而我常存府藏氣異則一體之中楚越也動植道同則天地之間不二也達聲色則耳目異宜混物我則事無好惡是故心無係著所詣皆通彼此委和得喪自泯今見學者盈門而謂得其心觀淡泊自守而謂以其心常心無迹物何爲最之哉觀客必鑑止水求道當訪賢師唯其自止故能止絕衆心也植物產乎地得地氣之正者松栢動物育乎天得天氣之正者聖人率已以正而行沖默之訓是以大丈夫以道戰死生而名勢不足稱焉覆載有官動植有稟身非我有故視聽不用所知不二心美有死哉擇日以登去留有時也假人則從是真則任已也。

趙註王貽殘元人皆賤之夫子乃欲率天

下而往從馬先生之見與常人遠矣遂問其用心若何仲尼言王貽之道萬物有生而此無死生天地有覆墜而此無覆墜蓋能審乎無假而守其宗也常季未達仲尼又以一身萬物之同異為喻肝膽楚越同而異也物與我一異而同也如是則無視無聽適乎自然物我混融又安知其足之喪哉常季豁然而悟曰彼為己之學以其知得其心言虛靈知覺之心自致知而得其心得其常心言由虛靈知覺而入於不死不生也王貽所得不過如是天下何為最之哉仲尼又舉唯止能止衆止正生以正衆生以明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又告以保始之證不懼之實始者先天地生人能保之則死生臨乎前而不懼彼勇士拘名而猶若是況未常死者乎此道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特寄之六骸形之耳目豈萬古而長存也登假猶昇天云庸庸云無形無所見心成感之而化也直後猶尚遲矣假豈特也死生亦大矣一句

釋氏議論皆從此出天地覆墜猶大傳云乾坤毀遠亦墜落之義審乎無假盡見其實也命物之化言萬物受命於我宗者物之始也常人不知物同一初至肝膽亦分楚越苟知此則萬物與我為一不特以耳聽目視也物視所一不見所喪言其觀於萬物無所欠剩讀樂章便見此意為己修身也以其知言人有此識知則能修此身得其心以其心言有此知覺之心則能得其本然之心本然知覺非二物特如此下語耳蓋謂人皆有知有心苟能盡之則可以為己可以心得其常心而已物何為最之流水止水皆以喻心能止其心所以賢於衆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故曰唯止能止衆止此語大奇松栢竟得於天者獨異故能正其生以正衆生生與性字義同保守始初微驗必有不懼之實謂剗剗竊政之徒尚能不變死生況有道者乎官天地府萬物各職其職而粟所聚也六骸特吾所寄目象目而不止於視

耳象耳而不止於聽故能一知之所知而無所不知也心無所見曰死彼豈擇日而登至於道言無時不在道也立不教之教而天下化之坐不議之議而天下信之非德充於內物符於外者不足以與此此王貽所止而有以來鑑之道也學者繞心求教故虛而往終則真見內充故實而歸非虛則不能受教非實則不能悟理悟理之極明白洞達物來斯鑑亦虛而已是故為道之要無他善教者輔物之自然善學者求復其自然用不施而體自見非有以增飾之也太上云我無為而民自化則不教之教教之至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則不議之議議之至也先聖之所以教人者如此在受教者為如何又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郭氏從以其知以其心為句得其常心遺而不論成林王氏並同郭說獨呂氏從得其心得其常心為句

上下文義自明虛齋無隱皆宗曰義今從之又受命於地至唯舜獨也正文句不齊似有脫略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正正在冬夏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正在萬物之首補亡七字文順義全考之郭註下首唯有松栢上首唯有聖人則元本經文應有在萬物之首字傳寫遺逸又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郭氏從登絕句假如字屬下文碧虛因之呂氏以假音遐絕句疑獨詳道王雱虛齋並宗呂說篇詳假人無義章從登遐文義顯明謂得此道者去留無礙而昇於玄遠之域也續考列子周穆王篇登假字並讀同遐可證虛齋以假音格絕句蓋本於後篇登假於道之語云

申徒嘉元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

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竟事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佛然而怒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元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覽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郭註我出子止善與則者並行以執政自多明其不違申徒謂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子產答以子既殘形而輕蔑在位欲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不足以補殘形之過

申徒謂自陳其過以為不當亡者衆然知過自以應死者少夫利害相攻天下皆昇也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羿之彀中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中與不中唯任命耳人以全足笑吾不全是不知命而我怒之又不知命也見至人知命遺形故廢其怒而復常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能自反邪形外也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而索我外好不亦過乎子產曰子無乃稱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呂註申徒能外形骸以忘人之勢子產悅執政而不能忘己之勢凡為道者所以洗心去垢而歸之明猶鑑而已今猶出言若是則是不明而塵垢所以止也我則非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故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遊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則行至於無憾而可以免焉之譬不中者命也則不韋而不免焉之譬人笑吾不全不免佛然而怒適先生之所則化於道而忘之不知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十九年則極陰

陽之數遊於形骸之內未嘗知吾元也而今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林註不違猶不違齊與之肩也子產自多執政而後人申徒所以引鑑為喻而責之子產以申徒形骸若是而與我爭猶與我爭善也申徒謂世人自分解其過以為已當存者果不分解其過以為已當亡者寡言子產未能忘物遺形自重執政而輕元者之德又謂與我爭善此自狀其過而不知亡者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知命者也弓力所及為骸中喻已無取元之道而元者命也形骸之內謂道德性命之理形骸之外謂手足狀貌之間也

詳道註德充之人視富貴如浮雲以形骸為逆旅子產挾貴以驕賤情全以薄元則不足以言德又何足以言命故曰遊非之殺中不中者命也忿怒者性之塵垢既悟則垢去而鑑明此始迷而終悟者也碧虛註子產師伯昏之道而未能忘我申徒同出師門而未能忘德況其下者乎以

不當亡者衆飾非者多也以不當存者寡罪已者鮮也遊非殺中喻欲全而不免皆天命也人笑吾不全則憐然而怒風火猶存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鑑於止水也與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元忘德忘形者也

趙註世人多自文其過以為吾不當亡足鮮以為吾實有罪者蓋有幸不幸焉如罪善射鵠之中央乃必中之地萬有一免焉命也曾不自幸顧乃笑人我為所笑未免不乎是亦不知命也至伯昏之前則釋然矣吾與伯昏遊未嘗知吾元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言寓六骸象耳目則子即我也而索我於形骸之外言爾為爾我為我而不相知也子產謝曰子無重陳我知過矣

廣齊云與我爭善四字亦奇言子既元矣縱能為善得如堯乎不自反猶不自量自述其過以為足不當亡者衆不述其過以為足不當存者寡唯有德者知其有命豈人所能奈何此三句說三等人遊非殺中

數語尤奇絕言人處世動是危機殺中者張弓而箭端所直之地喻世之危如此幸而不中者命也形骸內外之語皆前賢所未發

申徒安命而忘元德充於內者無戚於外也子產矜位而鄙元心徇乎外者不明乎內也同學於伯昏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雖侍明師而猶以勢位為尚未能相忘而化其道是心鑑不明塵垢得以止之也不當亡者衆不當存者寡此蓋申徒論足存亡言人之處元知已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元出於非罪者也或以此二句為指子產未能忘形取義差遠遊非殺中莫非中地設有不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亦幸耳而人因其幸笑吾之不幸我猶有怨未忘己也廢然而反已亦忘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則彼已俱忘物我文化何喜怒哀之可動何形

骸之可索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二

武林道士精伯秀學

名

德充符第二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斬以詖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郭註踵頻也人生莫之為而任其自生重身知務者也若忘其自生謹而矜之輕用其身者也猶有尊足存言則一足未虧其

德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所以務全也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無趾聞所聞而出猶怪孔子方復學於老聃師人以自得是率其常然舍已而效人求非常之名也故學非為幻怪也而幻怪以之生體非為華薄也而華薄由之興故至人以為桎梏欲以真理冥之仲尼非不冥也順物則名迹立終不免乎名其為桎梏也孰能解之哉

呂註無趾亡足而所以行者未嘗忘所以行者尊足之謂也仲尼欲入而講所聞性與天道非所以汎語學者也無趾不言而出則所以相與有不吝聲者矣賓賓以學疑至人其猶未邪道以絕學為至則世之所學者至人觀之皆詖詭幻怪而為己桎梏夫唯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則桎梏解矣胡為不使之然哉蓋可解者人刑天刑則不可解也

疑獨註不知務謂忘物輕用吾身謂忘形尊足謂道也無趾務全道而忘身外身而

身存也以夫子之德配天地猶貴其不謹不及此以述言若以心言則孔子辭以隱請入而講所聞者是也無趾默然而喻故夫子勉弟子識之又見老聃疑夫子實賓以學斯以詼詭名聞而不知至人之以是為桎梏胡不思所以解之蓋夫子學老聃亦世事當為非有所覲也老子以無趾未明其心故使解其桎梏無趾以為天命使然不可解也

○詳道註申徒叔山之於王駘其元同其所○以處元則異叔山之於申徒其務學同其所以為學則異即事觀之名於教為事即道觀之名於身為累故古之得道者實得喪於一已還功名於衆人是謂帝之懸解執得而榮辱之哉而世人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疲前而不知歸若東而不自適重囚桎梏何以異此然孔子非好異以斯名也苟惡其桎梏而思解之則是任我運命而更有為安在其為孔子哉碧虛註事是謂性性不虧則可稱全美仲

凡請無趾入室講道而無趾目擊意達不言而出孔子以無趾之迹誨門人之心無趾語老聃孔子何賓賓以學子為彼斯以幻怪名聞而不知至人以此為刑戮也胡不思所以解之上與造化同死生一條也下與物我齊可不可一貫也天刑不可解未能泯迹也

○趙註叔山仲尼問答與前章申徒子產意同孔子傳道修教使天下學者靡種而趨之此所謂斯以詼詭幻怪之名聞者也聃謂無趾胡不使仲尼思所以解其桎梏言知此理則無係累無趾謂人生有形則有累安能高舉不在世間故曰天刑之要可解

庸齋云不知務猶云不曉事是性也二字下得奇實恭謹詭詭幻怪言其好名桎梏者言名為己累天刑猶天罰也此皆寓言至若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此語有益於世教首章王駘得道而至命者也次章申徒

有德而知命者也此章無趾務學以補過者也南華論德充有三等與人間世所序意同夫子謂叔山不謹犯患則其兀也必有以致之彼亦謂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已自知其過唯其知過斯能補過故聖門不棄焉是即所謂使其形者也於此而務全求得其道矣無趾以夫子為天地國有以覆載之天子指其前失以為今來何及矣無趾歎其循若是則有不滿於中殊不知夫子之言正所以覆載之道也使無趾思所以補前行之失而為全人形之殘兀何加損焉有以見聖賢化治曲成萬物而不遺人品差殊則其成也不無等降如本篇所列者是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

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唯雄
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也寡人召而觀之
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
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
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記而若
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
行寡人邇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
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
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胸若皆棄之而走不
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
形者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
也不以累資則者之履無爲愛之皆無於本
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有止
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
之人乎今哀駭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
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
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
達貧富貴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
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
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

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
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
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
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
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
自以爲至通矣今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
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
友而已矣

郭註惡駭天下而人歸之者明不由權勢
飲食而往不由形美招致而往也夫才全
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
而爲萬物之林數哀公與處未經月已覺
其有遠趣不至期年委以國政罔然而應
記若而辭寵辱不驚也夫生者以才德爲
類死而才德去矣故失類而走情苟類焉
形雖不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雖母子
不足以固其志矣使形者才德也翼者武
所實戰死則無武翼將安施採擇嬖御無
爾新始皆以形好爲意故足以降至辱之

情回貞女之操德全而物愛之也宜矣死
生存亡飢渴寒暑其理固當不可逃也人
之生也非誤生生之所有非妄有天地雖
大萬物雖多而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絕
力至知弗能違也命行事變不舍晝夜
非知之所規故非情之所留知命之必行
事之必變豈於終規始在新應故哉苟知
性命之固當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而
然自若和理在身靈府者精神之宅不以
憂患驚神使和性不滑靈府間豫不失其
允泯然任之順四時而俱化也天下之平
莫盛於停水內保其明外無情偽玄鑒洞
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行其法無事不
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者是以天下樂
推而不厭也

呂註無君位則至貴之德不足名無聚祿
則至富之業不足比天下皆以情求之而
不得則以爲至賤而思之神無方而無不
在則知不出乎四域也萬物負陰而抱陽
則分矣雌雄合前妙乎陰陽而不測是以

意其異乎人問然若則非肯以物爲事卒授之國亦寓焉耳無幾何而行實然喪之也豚子死母之喻言神之在母乃所以在子相與爲類也神離其母則不得類所以去之戰之有異所以自衛戰死則無所事異則者之不愛其軀皆無其本矣神使其形所以爲本也嬪御新婚猶以形全而致重況德全乎未言而信無功而親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死生存亡等目在人則事之變在天則命之行日夜相代知不能規吾何容心哉和者神之所好靈府神之所宅其神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則其神無卻而不見有晝夜之間與物爲春是與物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水平而明其性然也內保外不蕩勿撓之也喻人之性亦然萬物皆備則成爲物爲一則和德者成和之備德不形則同於初物安得離其所自生哉

乎四域與物爲一故雖雄合乎前也闕然記若無心而不係貌無幾何而去難進易退也豚子之於母生爲已類死則不類矣喻君子以才德爲類而不以形骸爲愛形謂六骸耳目使其形者道德性命之理也戰死而無用異則者之無用儼喻形以才德爲本非其本則形無用也嬪御前小穿耳要尊者以形傷不使蓋擇形全者爲用況金德之人乎死生存亡飢渴寒暑事變命行日夜相代雖有至知不能度其所始唯才全者無得無畏任之而已故不足以滑和不失於兌悅日夜無卻忘變之至與物爲春有以生之也此言造化無極事物日生而不物者未嘗死接而生時乎心謂至人因時接物感而遂通而已停水均平天下取法德不形者亦若是也德者和成之備化行而不知所以化德不形者物不離功成而不知所以功也

至親存焉雖惡猶美也所謂至親者才全而德不形是也故丈夫婦人之所慕焉獸之所親以至國君願授之國非使物保而物自保之也母愛以使形爲本戰者以勇爲本行者以足爲本哀駘它所以存而見任去而見思者有本故也德全則顯而爲才才全則入而爲德德不形則自死生存亡以至不失於兌不以物易已也自日夜無卻以至生時乎心不以已忘物也內保之則無失其實外不蕩則無感其名所謂德者脩其性而復於成和而已哀公之於孔子始爲君臣而終爲德友其悟也蓋亦微矣

碧虛註權勢最優可以活人故東歸之今匹夫而東歸者以德爲丘也已性也生則已類死則失類豚母亡其已性豚子失其已類故棄而走喻哀公鮮德而至人遠之也翼以旌武屢以飾足戰死則足皆忘其本飾安用哉死生至寒暑十六目是爲塵網凡滌世者莫能逃委之天命是曰德充

然猶爲方內之士彼遊方之外者儼然縣解入於大妙故仲尼得以忘言衷公絕其所問也炎涼事變屢夕不停雖巧歷規度莫定乎前誰復計其終乎靈府既虛自然和理閑豫通達不滯常有允悅之懷虛妙之心未嘗間斷也春氣茂養同聖賢育物之心水停之盛爲大匠之所取法德在內則威身施於外則和物成和之理非脩莫就也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未能芻狗萬物忘國則身富忘勢則德充矣

趙註哀駘它即不言之仲尼時仲尼自衛反魯形容醜惡故曰衛有惡人焉丈夫與之處忍而不能去喻諸侯敬之婦人願爲妾喻弟子從之和而不唱述而不作也君位衆祿喻道濟天下而爲素王也知不出域雌雄合前言所知不過日用之常所見不越夫婦之愚而所以與人異者何也哀公遣形取德授之國政未幾而去仲尼喻以豚子食於死毋少焉覺非已類棄之而走燔肉不至孔子不稅冕而行豈得已哉

戰死之無用娶猶則者之無用儼也墳御新婦又以喻才全德不形死生至寒暑十六者人所不能免循環晝夜莫規始終而不足以亂吾天和入吾方寸盎然歡然萬象皆春接而生時感而遂通也水停之盛天下爲法也德脩而成和則同物德離物則形形則非德矣此哀公所以稱孔子爲德友也

庸齋云知不出乎四域言所知不出乎世外雌雄合乎前與物狎也即渥鳥不驚之意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形之美惡戰死不用娶非行禮之喪猶則者之儼無所施也此明德在內而不在外墳御不窮爪不穿可貴全其形不事脩飾新娶者免役禮記有之此借全形以喻全德死生窮達事變行日夜迭運於前雖知者不能求其始而不足以滑胃中之和不入於靈府不動其心也日夜無御言日新不已與物爲春遇事皆樂也接而生時乎心接猶感時猶時中之時隨事所感而應之才全

謂全質性德不形言不顯伐內保外不蕩形容水平可法之意成全性中之和是其德之脩也德不形者無所往而非德故物不能離焉非君臣也德友而已與孟子友之云乎忘同

按雌雄之義所解不一或以爲禽獸者本於列子雌雄在前草尾成羣之說竊考經意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婦人願爲妾之語則雌雄合乎前言丈夫婦人歸之者衆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妾資舊來從資絕句娶者歸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爲之衣以白布畫以雲氣夾車兩邊所以自衛也資或訓用訓送或畧而不言殊無確論後得無隨講師從娶絕句以助釋資文從理順經旨大明續考禮記禮弓篇周人置妻孔子之喪飾棺牆置翼又置絞衾設畢妻設者又從音抑同禮作物翼又明堂位云周之璧娶鄭氏註天子八翼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翼皆戴圭大夫四翼士二翼皆戴綬係

飾武設竊原南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周以棺衾飾以御聖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以慎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又失用師之道故其葬也不以髮形且不得金歸何望儀物之備哉亦猶刑者之不愛其屨也此章從上文豚子食於死母起喻至此又疊喻以結之不過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饒於中者外飾無益也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言才全而德不形者至和內蘊接物無間若肯陽流布無不被生育之恩蓋以無心為心故能無感不應謙溪先生不去憲前章云與自家意思一同亦此義或問方其不感不接和安在哉曰如樂在懸聲無隱乎南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三

名三

武林道士楷伯秀

德充符第三

閭跂支離無脛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甕大瘰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畏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蔡季人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

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郭註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德者世之所不忘形者理之所不存故忘形非忘而忘德乃誠忘也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才德全者也而知約德工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物無妄然皆天理所趨當任之而已形貌同人而極若然水故浩然無不任而獨成其天也天人非情之所生則生豈情之所知惠子未解形貌之非情而復有問莊子謂以是非為情則無是非好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不以好惡傷身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因自然而不益生止於當也惠子猶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莊子又告以生理自足於形貌之中任之則自存好惡之情祇足以自傷耳倚樹據梧言有情者之自困此世之所謂情而云天選明天情者非情

之所生而況他哉

呂註無厭大慶以德長而見美於二君形有所忘也人不知存其神是所忘役於視聽思慮是所不忘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非特形有所忘而已誠忘

則聖人之所遊物不得遊而皆存者也若然者以知爲尊尊非本尊也以約爲膠所以約散也以德爲接所以續異體以工爲商非所以爲器也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畏惡用得不貨惡用商四者天

○需也故無待於外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以其所遊在誠忘故也羣於人則遊于世俗是非不得於身則休乎天均得其小者屬於人大者屬於天也貌則動作威儀無非道形則六骸九竅天而生所以爲人者足矣莫爲疑其不可以無情乎惠子直謂無情若木石不可以爲人莊子謂吾所謂情是非不得於身也吾所謂無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也若是則足以有其身何必益生哉惠子不知即動而靜乃據梧以求靜

唯不知此即是不待其所爲使形爲天之所運而以堅白鳴也

林註形者世所不忘德者世所忘也人能不忘世所忘而忘世所不忘則才德全矣是謂誠忘聖人所遊列子謂觀其所遊遊

之至者也智者謀所出故爲孽約者物之東故爲膠德成已以應物故爲接工造器以營利故爲商此四者世人之所爲聖人則不謀不斷無喪無貨惡用四者爲四者雖人事亦天所以養人者既受食於天惡

○用人爲哉聖人形與人同故羣於人情與人異故是非不得於身形小所以爲乎人情大所以成其天也惠子知其情而不知所以情莊子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合性命之情而言所以成乎天者也好惡之情應物而也身無與焉不益生則能盡其生理而無所措其情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斯足以有其身矣今于外神勞精倚樹據梧此皆有情之所累也天選子之形容與物獨異子又益生感泉若公孫龍堅白之

輪能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此不知性命之情而受役於造化者也

詳道註聖人之道無方而無手不在無體而無手不爲則其心無適而非遊也遊者逍遙自放無所係累之稱所謂惡用知惡

○用膠惡用德惡用商者乃其所遊也知因謀而出約因斷而與德因喪而有二因皆而作四者皆世人相養之與德充之人無所用之天食而已聖人形與人同故眇乎小哉情與人異故獨成其天聖人非無情

○也好出於不好惡出於不惡因其自然而不益生謂之無情可也人之生也形選於天性靈於物其德未嘗不充特牽於物而有以害之去其害而德充矣惠子之多言害之尤者故是篇以非惠終焉

○碧虛註二君之中其說忘形而未忘德也聖人遊於忘形忘德之外雖日用知德而不自矜故勝孽等事無由萌此不謀利害何用知不斷情性何用膠無喪於物何

用德不植貨財可用商已上四事百天然

而養者也。蜷蜷轉凡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栢女蘿不斷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鼈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各營生不貨之商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天食有形無情望之似木雞矣。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也。六尺之體空寂無殊者天與之也。皆非情之所有。天任子之形者豈有情哉。嗜醴而自生耳。今子有人之形與衆無別而強以堅白同異之辯鳴噪於衆人之前而自謂賢者猶躍冶之金何得不怪哉。

趙註無服大癭形惡可知。二君悅之而視全人忘其形而親其德也。形惡可忘而世人不志德不可忘而世人忘之。此真忘矣。聖人遊於斯世慮知過而至於欺立約以固之。慮德不足以及人教以賢遠有無聚天下之貨也。聖人之所以爲聖則無此四者。故曰不謀不斷無喪不貨也。眇乎小哉形也。瞽乎大哉德也。惠子猶疑無情何以爲人。答以吾謂無情者不以好惡內傷其

身。此直指以告而惠子猶有枝辭。莊子瞽之曰。夫子外神勞精疲役甚矣。若子之形一旦爲天之所取尚能騰口說以肆堅白同異之辯邪。

肅齋曰。義云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世人知有形而不知有德。此真忘也。聖人有所遊即心有天遊。知以處事約以檢身。接於外而忘於內。商賈猶賣名聲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爲吾累。故無所用之。天食猶大爵德知前論皆以爲美。此則以爲惡。鼓舞其事有失。點檢處有人之形已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語。惠子因而問之。天與之形有物也。道與之貌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者忘好惡而不傷因自然而不益。今惠子外神勞精於堅白同異之辯。且天授子形何乃自苦如此邪。

德有所長者悅在德而不在貌。形有所忘者捨乎貌而契乎心。此二士之所以見知於二君。二君之所以見稱於後世。

也。聖人之所遊亦不出乎人間。世從容逍遙以觀其變。行不以足視不以目。故物無遯形。人無遯情。而其憂世之心未嘗一日去懷也。夫聲名妖孽所以滑性而以之爲知。由是貪詐生焉。結繩之約由於朴散而執之如膠。由是欺誕生焉。工匠作器所以給用而貿易爲商。由是巧僞出焉。此皆時俗之弊也。真人猶觀有以反之。故斷曰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不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其言意亦切矣。此還淳反朴之要道。聖人復出不易斯論。人能脫去膠孽等累則與天爲徒。何世患之能及有人之形。飲食起居同也。無人之情是非好惡不動於中也。眇乎小哉。此形之在天地。瞽乎大哉。此德之在性情也。以已之性情復已之自然。豈假他人哉。道與之貌無論美惡安之而已。天與之形無論壽夭全之而已。常因自然而不益生。知不益則必不損。夫復何所措其情。今惠子不揚內充

其德徒以言辯求合天下之情以至外神勞精據梧而瞑則其為知能所役亦困苦矣故告以天之所以選取汝形而為萬物之靈者豈但以堅白之辯鳴噪於人間而已由階而升致極乎性命道德之奧乃聖乃神可企及也痛惜惠子累於才而溺於辯昧乎性而惑乎情是因知而失德學者之大病殊非悟人之至情本無好惡好惡因物而有情與物忘則俱化矣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是謂無情之情何以辯為使惠子而頓悟還淳反朴進乎無知則德可充而性可復何患乎人之不契物之不應哉

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大賦粹美所以成形尊生由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也夫德本乎天而充之在人可不自愛重乎物之符契特應感小節以印德充之驗其成功大業則有相天地贊化育者焉故王駢足以起敬於夫子將欲引天下而從之則其修為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教不議而

學者虛往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死生無變命物守宗而化由已出其能至是乎視所一遺所喪以見得道者忘形唯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來鑑凡此皆所以充之道也德充而為物所歸猶松栢之於衆木堯舜之於百姓豈特以正生為幸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己之死生禍福非所芥蒂故擇日登假去留在我何肯以物為事哉申徒無取元之過而招元視元猶全也子產以執政之貴而傲元雖貴猶賤也無趾而專足存所有重於足者天刑之不可解則一安之命而與全人無異矣良駘它之雌雄合乎前使哀公忘其惡而願投國此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也故奉和內運疵痛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事成而不以功自處無往而不為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為友德尊而位可忘也靈公視無服為全德尊而形可忘也聖人所遊與物無際若乎大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所不忘而粹美所歸有不得而辭者惠子辱於

才而薄於德遂問好惡之情答以性命之情所以深救其失使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有形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符彼己兩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

太上云上德至德孔德玄德玄德之充者善結無繩約天下將自賓不召自來有德司契皆符之謂也而南華齊譚為尤詳至取殘元厲惡之人以標論本蓋所以為尚形骸外德性者之戒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四

名四

武林道士 緒伯 秀學

內篇天宗師第一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未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羣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郭免註知天之所爲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外冥於物任之而無不至夫爲者不能爲而爲自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真人遺知而知不爲而爲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爲名去人之生也凡天地所有者不可一日無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知之所知者寡

身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少理之所存者博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僞成而真喪矣知人之所爲有分故任而不強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蕩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此推知之盛而未知遺知任天必有待也若任天而生則遇物而當吾生有涯天也欲益之者人也人莫非天治亂成敗皆自然耳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不逆寡則所順者衆不雄成則非特其爲縱心直前羣士自全非謀養以至之直自全當而無過非以得失經心言能登至於道若此之遠也呂惠卿註知天之所爲則知吾之所自生者天也莫之爲而人無與焉知之所不能知也知之所能知者人之所爲則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以知養生非以生隨知所以能盡年而不中夭世所謂知之盛者無過於此然不免有患蓋所謂知天知人必待知而後當知非道之真而待以爲當所待固未定也則安知吾向之所

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唯真人有真知則以不知知之而無所待也天下是非不一則從衆而已從衆則不免於逆寡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剛則不免於雄成也詢謀僉同則不免於羣此皆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真真人者體純素而無我則雖過也不得不遇何悔之有雖當也不得不當何自得之有若然則登高我爲也將誰慄水火亦我爲也將誰濡且熱知固非道而真人真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林疑獨註天之所爲人所不知而必以人之知養之一身之中凡在形骸之內吾所不知形骸之外吾所知也爲之飲食爲之動止皆所以養其不知也夫思者有形無思者無迹今以有形之思而思其無思則知養不知亦明矣知之所養者薄而不知者不逃其養故曰盛也知雖盛而不免患猶有待而後當故也有待則未定兩忘其知與不知豈復有所待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唯其不逆寡衆以是而順之不雄成衆以是而先之不暮士衆以是而歸之其過其當理之適然何悔何得之有若然者登高不慄不濡不熱此至妙之理非真人莫能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

陳詳道註知天之所爲命也知人之所爲義也知天不知人則以命廢義知人不知天則以義廢命皆道之一偏而非至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則其生也自然而已人之所爲必資所養而後致夫知非道也資之以入道必有待而後當也知天之所爲所待者天也雖當乎天不知有人知人之所爲所待者人也雖當乎人不知有天是所待者特未定所知不能無偏非真知也真人之於知無億也故不逆寡衆無爲也故不雄成無待也故不暮士若然者或過在於經世而吾不知其所以過或當在於循理吾不知其所以當也不知其爲高故登而不慄不知其爲水火故入而不濡不

熱是知之登假於道也

陳碧虛註天之所爲降清妙之氣覆育萬物人之所爲運神和之氣營衛百骸若乃知天無爲而不空人有爲而不滯者斯爲至矣清妙之氣不知其所從來謂之獨化獨化者天然而生也知之所知者有涯之知知之所不知者無涯之知以有涯之知養無涯之知不越分而求知是知之盛也然猶患在乎知有待有當莫若都忘而任之境之對待特未定也豈知天然之非人事人事之非天然乎若然者心冥沖漠迹混置塵昇入太虛惘然無際也

王雱註凡有知者必用知以傷生唯學道者知不出乎道知不出乎道此養其所不知而能登假於道者也

趙虛齋註天之所爲出於自然知之所不知也人之所爲出於使然知之所知也以知所知養知之所不知是由知人以知天由知天以事天有考終命無凶短折蔑以加矣而猶有患死生之變不可預期有所

待則未定也若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朝聞夕死彼且惡乎待哉孟子盡心章正明此理

膚齋口義云人事盡時天理見是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知在我所待在外或不求而得或必求而得皆不可得而定若謂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謂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也寡不足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爲雄誇也士同事東山詩勿士行枚無心而爲故曰不暮事不以失爲悔不以成爲喜皆委之自然也不慄不濡不熱即無入而不自得之義登假猶云深造也

褚氏管見云由知已而知人由知人而知天此知之正也天本無爲今言天之所爲者日月星辰之所以運陰陽寒暑之所以行也人之所爲者善惡逆順之所以著禍福得喪之所以成也既知此

矣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所知謂知之所及人事可料天理可推者是也所不知謂非知可料非數可推恍惚杳冥鬼神帝者是也終天年而不夫此特爲知人而言故云知之盛耳猶待知而後當故所持者特未定也又豈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天人混融乃真知也齊物論云知止乎其所以不知是已寡謂貧約之時成喻盛大之時處約當以順運則害生處盛當以謙雄則禍至養士以事釋之義長即經所謂不思慮不豫謀是也若然者應酬接物之間過於事情蓋適然耳何悔之有當於事情亦適然耳何自得之有譬夫飄瓦虛舟無心於逐物故物亦不忌之以是而登高何者爲倖以是而入水何者爲濡以是而入火何者爲熱哉因知而升至於道猶若此況忘知而頓悟者乎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

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嗇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郭註寢不夢無意想也覺無憂遇即安也食不甘理當食耳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噓言若哇氣不平暢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與化爲體泰然任之故往來而不難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猶復探求死意邪不問所受者何遇之無不適也夫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物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皆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

呂註無思慮則寢不夢無嗜欲則食不甘然後其息深深而以踵矣踵者氣之元息之所自起身以足爲踵息以所自起爲踵皆以其至下言之深之又深則至於無息矣衆人失守而屈服者其噓言若哇求息

以踵可得乎其天機淺物觸則發也其息以踵則去物遠矣知生而悅死而惡出而訢入而距以棄其所謂脩然者則是以心捐道愛生而忘其生之所始畏死而求其死之所終不能喜而受之忘而復之昧於自然而益生焉是以人助天也

疑編註真人夜寢旦覺不異於人不夢無憂則異於人蓋心無思者魂閑而不遊乎物其寢所以無夢形無爲者神閑而不役乎物其覺所以無憂其食不甘猶不食也

其息深深者真人之氣藏於深眇踵者身之下極氣藏於密而不暴於外也息者鼻其所自而心爲之主屈服者爲人沮制其氣挫折故噓言不平暢而若哇噓者受食之處嗜欲深者神馳識昧察其天機止在肝膈之上而目之前去本遠矣孟子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是也不知悅生則其出何訢不知惡死則其入何距脩然往來至神不動而已不忘所始歸其根也不求所終一付之命耳方其生也不

問何物喜而受之及其終也不思所歸忘而復之是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也詳道註古之真人其寢也魂不交故無夢其覺也形不關故無憂味而不味於味故食不甘直養而不耗其真故其息深不悅生不惡死則其生死也任天出不訴入不距則其出入也任物若然者翛然往來而已夫累於物者忘其始趨於利者求其終其受有所不適其復有待乎思唯真人不忘所始而歸其根不求所終而至於命故受而喜之忘而復之無思也不以心捐道無爲也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碧虛註神凝者不夢心空者無憂無所嗜故不甘也真人火在水下故其息無所不之衆人水火相亢故不寧極嗜欲深者天機淺真水濁則天光昏爲道者無悅惡自任者無訢距不忘始則存其本不求終則不預謀不用心而棄大道不益生以致不祥此真人之行也虛齋註無寢無覺無食無息此真人也息

自喉出衆人皆然至於寐熟喉中咯咯所謂嗑言若哇也悅生惡死出訴入距所謂欲深機淺也真人無是則往來自由矣故能不昧本然之天與物相爲無窮也受而喜之不累於生忘而復之反其本也不以心捐道則心與道一不以人助天則人與天一也真人之於天道安乎自然而已虛齋云其寢不夢神定也其覺無憂與接爲構而不以心關也其食不甘即無求飽之意其息深深道家修養之論實原於此神定則息深自踵而上至於口鼻神無所養則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之若內無真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於人看參禪問話者可知嗜欲即人欲天機即天理深淺言消長之分數也此段一句是一條貫道書釋典皆從此出自不知悅生已下只說出生入死事不忘始不求終即是原始要終之說受形於天安得不喜全而歸之無所係念也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也不以人助天壽

天有命人力無所加也其寢不夢與覺同也其覺無憂與道同也食不甘則淡手無味息深深則不離其根真人之息以踵此是養生家要學南華爲憫世人逐物喪真神衰氣耗不得已而發露斯言人多疑踵字說之難通蓋以喻身之下極若能反求諸身見其息之深深則知所謂踵矣衆息以喉人所共知息之所自來者即踵也嗜欲熏蒸重閭湮塞息離踵而不能復止往來於喉間是以略爲外物抑挫則其氣屈服不伸而嗑言若哇易繫云失其所守者其辭屈此皆由於嗜欲深錮有以賊其天機非天機之淺也不忘所始即受而喜之不求所終即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竊疑捐應是緣徇也逐也庶悵下文不以人助天之義齊物論不喜求不緣道可證音存而字訛耳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類類淒然似秋燠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不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郭註所居而安爲志雖行而無傷於靜其顙顙然大朴之貌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其亡國也因人心欲亡而亡之燬若陽春蒙澤者不謝婁若秋霜凋落者不怨夫聖人無樂也莫塞而物自通無親也任理而物自存時人者未若忘時自合之賢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累當矣善爲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福應其身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之徒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者也
呂註其心志者志於道也容寂則神凝不動顙顙則反朴無態凜然似秋非有所惡

燬然似春非有所愛喜怒哀通四時則同乎天和所以與物宜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吾無心於惡之也澤萬世不爲愛吾無心於愛之也其於物也因其自然通其於仁也天下兼忘其於時也行藏在我因而不失其所守者君子所守異乎凡民者士也忘高深遺死生者役人也故自聖人仁賢以至役人雖尊卑貴賤之不同要皆有所謂真然後足以充其名若狐不偕務光之徒皆役人之役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唯無所爲而爲之乃所以自適其適也

林註其心志忘已也其容寂忘物也其顙顙忘形也凜然似秋真人之義燬然似春真人之仁喜怒哀通四時則人民鳥獸各得其宜其神不疲其德不喪何有窮極哉聖人用兵非得已也因其有罪而伐之故不失人心湯武之事可見矣聖人利澤所及者廣所施者遠而未始有心以愛人堯舜之心可見矣聖人任物之自通非有心而樂通之也不可得而親踈是所謂至仁也

賢者動與天時冥會非求會於天時也欲一夫道必齊利害而通之反是則非君子也行名則唯名之逐而失已之修非士也役人者自立而足以使人失其本性而忘身作偽則受制於人非役人也

詳道註內無所汨故其心志外無所動故其容寂殺非爲威也生非爲仁也其顙顙然則不爲物感可知矣聖人用兵因人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義之盡也因人所欲利而利之故不爲愛人仁之至也其於物也以不通通之其於仁也以不親親之蔽於天時則人事廢非賢也關於利害則情偏紛非君子也行名失已伯夷之徒是也亡身不真申徒狄之徒是也
碧虛註心志一之而已容寂反照也顙顙如額之不動數兮若朴也知天則通四時知人則與物宜忘外利則得內利慎內害則遠外害身名兩全謂之善士忘身徇物受役多矣若狐不偕之徒皆受役亡身者也趙註其心志當作忘其容寂靜也其顙

類然確實之貌。凄然煖然順乎四時與物宜而莫知其極。無所往而非順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則殺之而不怨。澤施萬世不為愛人。則利之而不庸。通物近利不足以言聖。有親則私不足以言仁。隨時變遷不足為賢。利害不通不足為君子。行名失已不足為士。有所徇而亡其身。則不能從羣動矣。若狐不偕之徒。皆亡身不真者也。

庸齋云。志者有所主而一定之意。類然大貌。凄然怒也。煖然喜也。無心喜怒。猶四時之春秋。隨事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接而生時手心也。用兵毒天下。施澤愛天下。皆以無心行之。則亡國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力於我何有。自樂通物已下一段。皆譏誚聖賢以明真入之道不可及也。

志字諸解多牽強不通。趙氏正為忘字與容寂義協。其論甚當。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小差耳。其類類然若老聃出沐之時也。自前古之真人形容至此。言其不

以死生利害動于中。故外貌能若此。喜怒通四時。則與天合道。與物有宜。則與人合德。又惡知其窮盡哉。用兵亡國而不失人心。人忘乎我也。澤施萬世不為愛人。我忘乎人也。聖人盡已之性。而通物之性。蓋出乎自然。非用心而樂通之也。至仁無親。而博愛賢者。無時而不中君子之於利害。通而一之。無所避就。而禍患亦未嘗妄及焉。行所以成名。名所以表行。失已則無其實。非士也。亡身而趨於偽者。受役而已。何足以役人不役於人。而自適者。其唯真人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五

名五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學

內篇大宗師第二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似也。與乎其似也。德也。厲乎其似也。世乎。摯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縛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郭註。真人與物同宜。非朋黨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常遊於獨。而非固守。曠然無懷。乃至於實。暢然知適。故似喜也。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不以物傷已。而無所趨也。至人無屬。與世同行。故若屬也。摯乎。未可制。高放而自得。連乎其好閉。綿邈深遠也。刑者。治之體。而非我為禮者。

世自行而非我制知者時之動而非我當德者彼所循而非我作以刑爲體者任治之自裁雖殺而寬以禮爲翼者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小大相君不得已之勢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矣丘者性之本物各足於本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

○呂註真人與物有義而非朋盛德若不足而不承也先聖嘗嘆觚不觚真人之觚觚矣與世推移非堅而不能自舉者也其道彌滿六合而未始有物然而居其實者也邵之言炳受而喜之崔亦猶催迫而後動瀟乎進我色而容物也與乎止我德不失已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則屬乎似世猶可制也譬乎大哉則不可制也連乎好閑不與物通故恍乎忘其言也此皆言其似而不可以狀求也仁者於殺則矜之以其愛之也不仁者於殺則快之以其惡之也

真人無所愛惡則其殺也豈不綽乎哉此則見其所體矣克己復禮則視聽言動莫非禮也用之爲翼以行於世而已入於不古不今則豈有時哉物抹而後有知是其不得已於事也以德如軌轡之可循則有足者皆可與之至於丘也丘者中高之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凡此皆用吾真而已何勤行之有哉

○林註真人與物宜而不爲黨心若不足而其道首出萬物之上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不足而不承也與有自適觚者獨立而人皆可入故曰不堅其道舒張雖虛而不華也喜則其色炳煥崔則迫而後動進其色而不藏止於德而常靜夫惟進我德故屬乎其似世夫惟止我德故譬乎未可制終則退藏於密連乎好閑恍乎忘言而至矣以刑爲體者其殺如秋冬理之當然雖殺而綽然有餘也禮者德之華所以行於外有翼之象以知爲所者因時之自然不得已於事也丘者地之高有足者皆可

至以德爲循亦猶是也此皆真人出而與人同者亦何嘗經心哉

○評道註其狀義而不朋不可得而親踈若不足而不承不可得而貴賤觚而不堅行雖弗圓而非固守虛而不華文雖弗實而非滅質邵乎其似喜暢然自適也崔乎不得已迫而後應也瀟乎進我色蓄精於內發神於外也與乎止我德利用於外不蕩於內也屬乎譬乎連乎三者至爲去爲也倪乎其言至言去言也真人之道至於去爲去言者以刑禮知德爲本而已矣經中多以山喻道丘喻德貌姑射之山隱々之丘具茨之山崑崙之丘是也真人之道用之不勤而人真以爲勤行者是觀萬物之衆而疑天地雕斲之勞也

○碧虛註真人之容狀非有朋黨也復能謙冲若愚卑而不受觚而不堅虛而不華邵乎似喜崔乎不得已言其虛曠悅懌應物有節也瀟乎與乎言其溫顏教育厲乎整乎則聽屬而仰高也連乎好閑恍乎忘言

此真人之道不可測識者也而刑體知德治世之具必有以體翼時循之刑不寬則失治體體不與則化不行知不明則事留滯以德循體然後能行於道也土高曰丘人物之所歸聚有足言能行者皆可至也真人無為自合天理世人見其成功則以為勤行者也

趙註與物宜而非黨周而不比也中不足則外物易入此無所入實若虛也觚有稜角易與物忤堅而不觚則觚不觚矣虛而不華大而非夸也邵乎崔乎外洋洋見於顏色中實迫而後動也邵乎進我色安妥而能遠與乎止我德和而不流也厲乎其似世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整乎禾可制廣矣大矣物莫禦也連乎好閑無關鍵而不可開悅乎忘言默而成之也刑體知德不得已而應世之道也以刑為體象刑惟明藏於不用也以禮為翼知和而和必以禮節之也以知為時動靜不失其時也以德為循言與有足者至於丘丘山也有足

人也與二者無足也特寓形骸象耳目人見其不行而自至真以為有足也

庸齋云義而不朋中立不倚也儼然若不足而不自卑承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之隅而無圭角也張乎舒暢貌虛者有若無不華實也邵邵似喜不喜崔下也處世應物有不得已之意酒乎先悅貌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故曰進我色與乎自得之貌進我德吉祥止止也望之厲然與世人同而其中實有崔乎不得已之意整乎未可制不屈於世也連乎密也好閑不欲開口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其既言亦若不言故悅乎其忘言也兩句一意以刑為體雖殺而綽綽乎無忤我心也以禮為翼行於世而徇俗也時乎用知是不得已而應事也循天德之自然而無所容力譬人登丘山有足行者皆自至不必謂勤勞而後至也

此言真人之狀者其心善淵而不可測姑即其形似者論之義而不朋與物宜

而非黨也若不足而不承自卑者人尊之也在衆人則宜物必黨不足必承矣

觚而不堅廉而不剝也虛而不華實若虛也邵乎崔乎則言其情似喜於濟人利物又似乎不得已蓋無心之應斯真應也酒乎進我色睟然見於面人喜即之也與乎止我德愛人也以德人亦樂得之此皆言其德容之盛有以化物厲乎難釋崔本作廣乎言德量廣無不包足以容斯世所以整乎大哉獨成其天也連乎其好閑莫見其根門若是則真

人之道不容聲矣禮刑知德皆先王治世之具行乎自然與民宜之德則循之而皆可至於高循謂安而行之非必勤勞而可得也陳碧虛照文如海張君房校本喜已世下三乎字並作也與上下句協似亦有理

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卑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衆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郭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惡善惡與彼無二無有一者天也彼彼而我我也真人同天人齊彼我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任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真人在畫得畫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今人有所不得而憂虞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獨化之謂人之所因者天之所生者獨化人以天爲父晝夜寒暑皆安之而不敢惡況卓爾獨化於玄冥之境又安得不任之哉真者不假於物自然不可違豈真君命而已故證以涸魚之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夫非譽皆生於不足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爲一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

呂註夫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異故其好之者美與善也而美善出於此不好之者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亦出於此則好與不好一也一猶水之湛然者其不一猶水之波流亦水而已知此則非獨止而後止也然有一有不一者其一與天爲徒退藏於密也不一與人爲徒吉凶與民同患也莫之致而致者命莫之爲而爲者天死生之相爲夜旦出於命與天則人之有所不得與此物之情也吾何爲哀樂於其間哉以天爲吾之所自生身猶愛之況生之所自生其爲父也卓矣獨不愛之手苟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無足忻明矣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苟知其真者而聽之則死無足距明矣性命之源涸處乎人偽之陸而吻濡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而不知死生聚散也蓋悅生惡死者情無死無生者道譽堯非桀亦情而已知兩忘非譽而化其道則所以忘死生者未始不同也

林註此言刑禮知德皆真也故復明好與不好冥爲一致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則一與不一復爲一矣天人齊等無有高下豈復有一與不一之相勝哉死生之理命也陰陽之常天也真人任其自然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與然猶有患慮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天地之祖真者萬物之母物自天生以天爲父樂從而不敢違況天之祖予以君爲勝乎已猶以身死難況萬物之母乎涸魚濡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以喻大道之世物各適遙難犬相聞民不往來及至後世道散朴離歧踳爲仁覺覺爲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始思所以治之譽堯非桀紛爭無已不若相忘於自然也

陳詳道註一者無迹於天下卓然獨立塊然獨處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侯王得之以爲天下正是以古之得道者始於致一中於抱一終於反一此真人所以無適而非一也萬物本一而不一者物之私意

冥夫一者則知物之私意亦一而已故入而一則與天為徒出而不一則與人為徒與天為徒而不失人與人為徒而不廢天則一與不一復為一矣夜者旦之藏死者生之始觀夜旦之不足係則死生豈足邈哉哉真人無情於生死而生死與之皆則夫人之有所不得與皆者物之情也人知以天為父以君為尊而不知所謂尊者尤當愛真者尤當守也至仁無親則有恩以相生養者不足於仁也至知無知則有情以相非譽者不足於知也江湖譬道之廣大故言道者多以水喻之

碧虛註得與猶相與人之不能一好惡同天人齊彼我者皆物情之所係也彼唯知尊愛天命而未識保其妙道唯知死節事君而不知外身修真魚失水則相濡沫適江湖則忘矣人昧理則相非譽得此道則化矣

趙註好之也一弗好之也一好惡在人我則無好惡也天則無好惡人自有好惡耳

何勝負之有知夜旦相代天之所為死生相代命之所為通乎晝夜之道則知死生之說人而不知此理則悅生惡死情皆然也子之所以孝其父者以父為天也而在已之天不知愛可乎臣之所以忠其君者雖死不顧而真君之所存不知尊可乎魚處陸而思水人處亂而思治皆不免悅生惡死之情相忘江湖相忘道術則生死一理何喜何懼哉

庸齋云一自然也造化也好惡之異同皆不出乎造化之外故一與不一皆一也人能同好惡則知天故與天為徒以好惡為異則知人而已故與人為徒真人無好惡異同無分乎天人但循自然而已酒魚之相濡沫喻人處世有為相忘於江湖喻體道無為也譽堯非桀一句是其獨見自得處無桀亦無堯無譽亦無毀而忘而付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

此論真人好惡出於至公亦猶無好惡也故好亦一弗好亦一其一也一不一

亦一其一與天為徒本乎自然無所不一也其不一與人為徒或出使然不純乎一也以道觀之一與不一亦一而已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亦何相勝之有蓋恐世人泥夫迹之不一而失其理之大同故又喻以人之生死猶天之有夜旦凡戴天履地者俱不免而有所不得與知者皆物情蔽之耳若攝情歸性混合天人則可以與知死生之理猶夜旦之常而不足芥蒂也人以天為父而猶尊愛之況已之卓然者乎君愈乎已而身猶死之況已之至真者乎此又直指道體以示人人能反求其卓然至真者則知吾之生死乃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儻不明此則失其所以生何異魚之處陸而吻濡以照沫視相忘於江湖為何如哉

南華自謂吾為是論亦無異譽堯非桀未能相忘而化其道蓋欲人忘言而以心契之又所以掃其迹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六

名

武林道士 褚伯孝 學

內篇大宗師第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避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避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存善夫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郭註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死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吾死亦善也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又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以必變之符將任之而無係也夫有力之大莫大於變化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

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不移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山日易而視之若前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雖至深至固無以禁其日變也無所藏而任之則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避而不得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也人形是萬化中之一遇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與之萬化萬化無極與之無極誰得避之哉夫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猶足以師於人況玄同萬物與化為體其為天下所樂不亦宜乎

呂註大塊之於我固無情也苟為善吾生則善吾死必矣吾何悅惡哉物無大小心存則存心亡則亡苟為非道未有存而不去者故藏舟藏山於壑澤可謂固矣吾心一適則忽然失之夜半玄極之時有物於此徙而藏之玄極之處非有力者能若是

乎夫藏小大得宜而猶有所遷以有涯之生藏無窮之宇宙而欲其無遷豈常物之情哉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得所一而藏於所一則彼有力者雖欲負之而走將安之哉非真知不足以與此

林註大塊造物之名於形言載於生言勞老則無能為而自佚死則不期息而自息真人無佚無息此特為勞生者言耳夫能善吾生之理則死亦善矣生而不能充其善死何望於善乎舟取其浮而能移山取其止而不動夜半喻冥理無迹有力者指造化負之而走言其推移也夫形隨化遷物豈守故俯仰之間已倏萬變世人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為化所遷不自知也故莊子有舟山擊澤之喻唯物物而不物於物者造化所不能移也需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與此意同若夫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藏而都任之索所遷而不得此常物之大情合於性命之理而與化為一也夫以無生無死之性託於有

變化之形亦萬化之一過耳何獨喜之有形有生不出百年而使其形者固無終始所遇何極其樂可勝計邪聖人之所遊者藏天下於天下之道故無所不存也善天善老善始善終雖未忘生死亦能盡性故可為人師法而況至命而能物物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者乎

詳道註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載我勞我為可惡矣而人悅之佚我息我為可樂矣而人惡之此無他無道以善之也道之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吾之在我任其所存而不使負趨之在彼豈私其藏以固其所有喜其形以矜其所遇哉夫藏舟於壑藏小也藏山於澤藏大也夜半非可見也有力非可禦也舟之於山小大動止雖殊而為有力者所負趨則一然則人之於化將為靜以藏之與將為動以藏之與化非動靜所能免孰若藏天下於天下曠然與化為一邪常物之大情莫不與化為一特累於物而淪於小者而

已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避故不係於物而物之所係不待於化而化之所待也碧虛註大塊元氣也我者靈物之稱靈物本無生老死於何而有由其有形也則是我本不載為有形故我本不勞為有生故我本不佚為有老故我本不息為有死故觀此道之善能生物則必亦善能死物矣今且以樂天為善吾生知命為善吾死又何欲焉夜半有力者陰陽不測之神負之而走造化不停之謂也且藏物者寧無術而物將逃也曷能禁之然物不在藏理有不遷者庸詎知之乎夫飛不知沈沈沈藏矣此不知彼則彼藏矣是謂自藏非物藏也此常物之大情而非假借達人以宇宙為一室則失天下之有矣非藏而何天下者動植萬類之總名所謂藏者密移而不覺也夢為鳥而屬天夢為魚而沒備所化無極樂亦無極何獨遇人形而喜之手物之所不得避者造化也聖人遊於無心無化之途則物皆存矣人之倏倏徒美其迹

至一無迹萬化所宗有善有待皆非懸解也

趙註生為行人死為歸人生必有死行必有歸造物之所以善吾生善吾死者在此安乎自然而已舟壑山澤是藏小大有宜陰有以轉移之而不自覺也言有形終有變遷若藏天下於天下則上下四方古今來須臾不能離又安得而避哉形色即天性天性即形色常物之大情言人與物理皆然也夫具百骸而為人猶喜悅之況使其形者乎聖人知圓形世間不逃乎數與之為無方所以皆存也天老始終處得其善人猶效之況運於無形而能形此形者乃萬物所係一化所待善之善者也可不尊之乎物有萬而化則一者此也

庸齋云藏舟藏山夜半負走之喻言人之為計雖至深密而有不得自由者藏天下於天下則付之自然無所遯矣萬物之真實處常如此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一身千變萬化萬物皆備於我其樂可

勝計哉聖人遊心自然無得無喪故曰避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造物能此人猶效法之況道乎萬物所係一化所待只是說道其立言則一節高一節莊子筆勢如此

大塊本以言地據此經意則指造物載我以形猶云以形載我百骸具而神來之蓋不得不載也勞我以生者起居飲食痛痒寒溫皆所以役我蓋不得不勞也使我以老者血氣既衰形體日羸志慮日消蓋不得不佚也息我以死者氣竭神逝四大各離偃然寢於巨室蓋不得不息也由是知世人當生而憂死皆妄情耳但於其生也思所以善吾生凡傷生悖理損人害物者不必為則吾之死也惡得而不善蓋生吾者造物而善吾者我也其生其死何有異哉藏舟藏山喻人處造化中而欲逃造化之遷變不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遯遯則不存矣唯其無所藏故物不得遯而

皆存物不得遯而皆存之處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遇曠然達觀無往不存此藏天下於天下之道也雖出機入機生化萬變見其日新耳物安所遯哉世人執於私見往往認物以為已有謂舟山為不避之物壑澤為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不悟夫冥樞潛運寸晷不停物與地者與形俱化而不自知也然則欲超遯化將有道乎曰無藏無執心與天遊欲求見在猶不可得又惡知所謂遯化哉

善天善老諸本皆然唯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善少善老於義為優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狝常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滅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

矣得之以遊大川肩脊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郭註無情之情無為也常無之情無形也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咸得自容莫見其狀未有天地自古固存明無者不得有而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故知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也夫道在高無高在深無深在久不久在老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上下無不之不可以高卑穉內外無不至不可以表裏名與化推移不得言久終始常無不得謂老也自稱常氏得之以挈天地至騎箕尾而比列星道不可得此言得之明其自得耳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既得其生又何患生之不得而為之哉為之則傷其生矣

呂註耳目得之而視聽手足得之而運動豈不有情乎寒暑得之而往來萬物得之而生育豈不有信乎然求其為之者不可得是無形也或不言而喻或目擊而存是可傳也而莫得而有之不可受也以心契之胎然而合是可得也而莫得其朕不可見也萬物之生未嘗無本根而此則自本自根萬物因天地而後有此則未有天地自古固存鬼帝得我以神我則不神雖鬼帝猶無靈響也天地得我以生我則不生雖今日猶為太極也高深言其形久老言其時我則無形無時所以道隱無名也古之聖人雖隱顯不同未有不得道而為聖者非特稱常氏至於傳說而已道為天下母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非特維斗日月而已此非人情所能測然亦不過得道者能之此其所以為大宗師歟林註情謂性命之情信者其中有信莫之為而常自然陰陽之所不能役也道有情於萬物故物生而不遽然成功而未嘗有

為應物而未嘗有形也夫可得可受者未離乎物可得可見者未離乎色傳無所傳故不可受得無所得故不可見輪扁之子不能受之於父也象罔求珠可得而不可見也靜曰復命自本也各歸其根自根也自古以固存能存存而不變也神之在人為鬼神之在天為帝聖人之死曰神言其死無異乎生也凡人之死曰鬼言其生無異乎死也然則盡人之神吾先乎天地矣老子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故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生為不生在老為不老也自稱常氏至傳說總論得道之人意與老子昔之得一章相類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為父則氣者母也斗為天之綱維堪壘神名馮夷水神肩吾製名禺強北海神名西王母以至於傳說皆古之得道者其事不可盡考當以心求之無泥其迹也詳道註感而遂通有情也有情故有信寂然不動無為也無為故無形齊物論云可

行已信而不見其形又曰有情而無形道其可易知邪唯其如此故可傳之於心而不可受可得之以性而不可見以其傳無所傳得無所得故也其原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其用則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上下無常存非可以高深言也變化無常體非可以久老言也神鬼神帝則道者神之父也生天生地則道者神之母也自稀帝氏以至傳說言古之得道者或升于天或蟠于山或潛于淵而皆能全其不亡之壽不測之神此所以為大宗師之妙也。

碧虛註常善救物有情也感而遂通有信也有情而無為有信而無形所以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也鬼為陰主帝為陽君陰陽之所以不測者為其有神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者為其有道也道之高深久老固不可以心思言議而無所不在焉老君自天地谷神萬物侯王而言得一漆園自稀帝至傳說皆言得之斯又忘其一矣是

以道之通變千聖莫窮也

趙註有情有信可得而名言無為無形不可得而名言可傳而不可受有情有信而實無可受者可得而不可見無為無形而實無可見者鬼之所以能靈帝之所以能主宰者皆以此而神也此下中言道之功用其義甚明不待詳釋

肅齋云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道字說大宗師也情信皆實也無為無下手處無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唯造道者知之關尹子一章發得傳授字甚明自本自根原其始也未有天地此道固存是曰無極而太極鬼者造化之迹帝者天之主宰鬼帝之所以能神者此道為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是曰太極生兩儀故不知其高深久老也自稀帝氏以至傳說言皆得道而後能如此也

自篇首敘真人之道死生之理至此則又論道之體及上古得道之人以證之語雖奇異理實明白諸解論之詳矣其

間神鬼神帝之語尤為吊詭輒陳常見附于條末云鬼帝即陰陽自本自根無形而神者也運動而生天地可名可道有形而神者也其為體也無在無不在無為無不為又何高深久老之足議哉竊詳此義本於道德經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亦陰陽異名能知玄牝之門則知鬼帝之說神則處陰陽之中而互為體用是謂無方不測之妙也信能知夫生天生地者則我身之所自來不期知而知既知所自來則其去也有味然者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七

名七

武林道士 緒伯 秀 學

內篇大宗師第四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撓寧撓寧也者撓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聃聃聃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

寥寥聞之疑始

郭註外猶遺也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外生則都遺之也遺生則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幾而作斯朝徹也忘先後為見獨無古今與獨俱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則無死無生矣任其將迎故無不將迎任其毀成故無不毀成夫與物冥者物榮亦榮未始不寧榮而任之莫不曲成也自聞之副墨以至玄冥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又推寄於寥寥玄之又玄也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故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呂註人間道則憂患不能入所以年長而色穉有聖人之道者得其大本大宗有聖人之才者能以是道推之天下國家也卜梁倚有其才而無其道故守而告之由粗以至精已外天下而後外物外物而後外生外生而後朝徹言沉冥於有身自省至是徹而為旦也見獨者彼是莫得其偶無古無今參萬歲而一成純也不死不生則

死者我殺之而我未嘗死生者我生之而我未嘗生將迎成毀雖皆撓之而我未嘗殆故名曰撓寧撓寧者撓而後成者也道以體之為正則文墨所論者乃其副也洛誦謂綿絡貫穿而誦之子孫者言道之所在乎此也瞻明見理之明聃聃蹈而行之也需役需物而使之於謳詠歌以樂之也自副墨至瞻明學而有所見自聃許至於謳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為道之體玄冥則無見無知寥寥則無亦不立疑其為始而莫知其為始乃其所以始也林註道者命之配才者性之能有聖人之才已盡性矣有聖人之道則至命也言聖人之才非無道也出而濟世所主者才也言聖人之道非無才也入而無為所主者道也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引之而入於無為似亦易矣猶守而告之三日然後外天下七日而後外物九日而後外天生天與物忘之猶易生者人所難忘外生則不生而能生生是為道之極致夜氣存而

朝亦徹之然後能見獨獨者離陰陽而無偶見非目之所及也無古無今非世變所推不死不生則至於命矣命物而不命於物能殺生者也物物而不物於物能生生者也其為物也亦強名故任物之將迎成毀也夫物為物所摠則動亂而不寧唯道則摠而後成也副墨翰墨載本洛者出書之地誦者記習之也瞻明有見而明理聶許附耳而相許也需役有待而行於詎見於誅歌玄者妙之體冥者明之藏參者一所以絕有二所以絕無冥者空寂之名而後疑無是始也製此九名以喻聞道必有漸也

○

詳道註物者身之累故外物而後能外生者道之累故外生而後能朝徹蓋夜氣不忘故朝而能徹道無與偶故所見者獨合古今為一時通死生為一貫則無將無迎無成無毀純氣不虧於內萬物莫摠其外而色若孺子不足怪也彼生之徒則殺生矣而殺生者不死彼殺之徒則生生矣

而生生者不生其為物也往者無不將來者無不迎成者無不毀毀者無不成此以摠而成者也

○

碧虛註有聖人之才質必資聖人之妙用蓋聖人之妙用必資聖人之才質若守朴不變未可言其備守而告之謂其可傳也外天下則知土苴之可遺外物明緒餘之不足顧外生者悟嗜醴醴之虛幻朝徹者獨見曉焉見獨視道無匹也無古今通萬世也不生不死復於宗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謂戮貪生之賊者身存進益生之妄者速死也物榮而已寧隨成不能傾副墨教典也洛誦習讀也見理曰瞻明耳告曰聶許需役則待用於詎則誅歌玄冥謂幽漠參寥謂造極疑始則莫知其未始有始也

○

趙註外天下外物外生三者同一外但由粗而精耳既能外生固不侗照所謂朝徹也朝徹則所見者卑所見者卓則古今常存古今常存尚何生死之有列子生物者

不生化物者不化正明此理自將自迎自毀自成一任乎物之自然而無不將迎無不毀成未嘗不與物接也榮寧者人為此語所榮絆忽有所悟眾理皆解是摠而後成也子葵又問何從而聞斯語副墨書也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誅歌也玄冥默會參寥求之於遠也疑始意其有初皆寓言也

○

膚書云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而已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解但言一節高一節耳朝徹者胸中朗然如平旦澄清之氣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死矣殺生不死生生不生言雖殺之而不為死生之而不為生也無將迎成毀即是自然而然也雖摠摠而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是摠而後成也因言而後書之簡策則墨之副也苞絡而讀誦之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也後文同前解謂道從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到了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

無名之始。始又是無始之始。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道者所以建中立極。啓迪人心。才者所以開物成務。恢規創業。聖人以天下爲心。任教化之重於斯二者。蓋不可偏廢焉。權夫二者之重輕。則寧處道而有餘。無或流於才勝。所以女偶之化。卜筮猶守而告之。恐才之障道而難入也。始外天下。特遺其粗。外物。遺其在彼者。外生遺其在我者。在我猶遺則無所不忘矣。朝徹明物之所未明。見獨觀物之所不觀。無古今則時不可拘。無死生則形不能定。以死爲危。則不能殺生。以生爲患。則不能生物矣。唯其無將無迎。無成無毀。所以無不將。無不迎。無不成。無不毀也。其名爲撓。寧郭氏撓同。榮今定如字。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罕有不撓拂其心者。衆人則撓之。而亂聖人則撓之。而寧之。而亂道之。所以喪撓之。而寧道之所以成也。亦猶常應常靜之義。但立言頗

奇。後文則墨至純始諸解。備悉茲不復贅。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曲偻發背。上有五管。順隱於膺。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跼蹐而銕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漫漫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鵲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而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郭註。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順任而去世。謂

之失。安時處順。謂之懸解。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能解則無所不解也。天不能無晝夜。我安得無死生而惡之哉。

呂註。曲偻發背。至句贅指天。言病之拘攣。而可惡。此特陰陽之氣有沴耳。其心閑而無事。是以雖跼蹐而不害於鑒井鑿井者。反照於性之譬。又將以子爲此拘拘。若厭其生。而以發子杞之問。浸假而化者。凡三而予之所體者。則一。此所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予何惡哉。以無有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神則轉之者也。故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生之來不能知。則得者時也。其去不能禦。則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無所懸。此所以爲解也。若非時而求當順。而逆則是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者也。求不能却去。不可禦。則知物不勝天矣。吾何爲惡之哉。林註。四人皆知道之士。能以無有生。死爲一體。遂與爲友。自曲偻至指天。言子輿之病狀。人受陰陽之氣而生。今有此疾。是二

氣災沴之所致然形雖有疾心閑無事跡
 解鑒并歸之造物欲顯物理故寄於嘆嘆
 耳夫身屬造物則隨陰陽之變浸假而化
 臂為難為彈子因求時夜鴉炙浸假而
 化屍為輪神為馬子因乘之而不辭蓋隨
 化而安何所違哉有生死則有得失得非
 我得係乎時而已失非我失順乎理而已
 此所謂懸解有生則懸無生則解也子與
 謂使我如此者天也天者物之所不能勝
 吾何惡哉

○詳道註首與脊尻高下不同而同於幻形
 無與生死去來不同而同於幻事此所謂
 死生存亡一體者也左陽主生故左臂言
 為難右陰主殺故右臂言為彈得為可樂
 而安之不為樂所動失為可哀而處之不
 為哀所遷有哀樂之謂懸無哀樂則懸解
 也夫水性非凝也凝而為冰則水失其所
 融土性非立也立而為壙則土失其所安
 人性之結於物亦猶是也要在解之以復
 其本而已

碧虛註以七尺之軀即太空之體無有死
 生存亡而一貫之也莫逆於心逆則非友
 矣左臂為難因而求司晨右臂為彈因而
 求鴉炙尻乘陰以喻輪神強陽以況馬子
 因乘之而遊豈更駕哉死生猶外之而況
 哀樂乎得其變則來時而動失其化則去
 順而靜此乃達觀明脫者也其不能自解
 者為死生變化之所結縛也

○趙註子與舉化難化彈輪馬之喻因而求
 時夜鴉炙乘之而遊固無是理但借以明
 浸假化而為異物不過順物所宜而已何
 容心哉繫者為形係累解者吾今而後知
 免也

○膚齋云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人自無而
 有既有有而後有生死也常哉已下皆言
 其病狀使我為此拘拘者造物也浸假一
 段最奇言假使造物漸漸化子之身以為
 他物吾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
 惡之意是雖寓言亦自有理懸解者心無
 所係着不能自釋者有物結之萬物豈能

勝自然之理哉

○按此四人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
 尻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與之為友與
 庚桑楚篇始無有而有生俄而死以
 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無
 有死生之一字者吾與之為友義同諸
 解論之詳矣下文郭氏從有沴為句餘
 解因之者義載崔氏本從其心為句閑
 而無事屬下文亦自有理人之圓形天
 地間已為造物所拘而今所病學拳若
 此是又為形所拘也雖陰陽之氣有沴
 於外而心閑無事跡躡鑑并始嘆為形
 所拘似亦未能忘情終安於天所賦則
 亦何惡之有假使化子之臂為難彈因
 而求難彈之實假使化子尻神為輪馬
 因而求輪馬之用既入化機當隨所遇
 而任之其可拒邪得者時失者順即是
 適來夫子時適去夫子順也此所謂懸
 解懸則係於造物解則造物不得以係
 之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以結之唯順

自然之理而不忤不距可以解此結縛
故曰物不勝天也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
之子犇往問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
曰偉哉造化又將矣以汝為將矣以汝適以
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
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
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擇矣彼何罪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
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鉞大冶必以為
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
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
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
遽然覺

郭註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
將化而死無為怛之自古或有違父母之
命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者也當死非所禁
橫有不聽之心適為悍逆以速其死非死
之罪也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理常

俱也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金之踊躍世
知不祥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
亦妄乎人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明己之無
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寤寐自若而不
以死生累心也

呂註鼠蟲人之所甚賤而氣形之散為肝
與臂又其所惡者也於斯時也問以所賤
所惡蓋以考子來之所安知陰陽之於人
不翅父母而聽之知大塊之息我以死而
善之則安用問其美以汝為美以汝適邪
夫躍冶之金人必以為不祥人之願為人
也亦然今一以天地造化為鑪冶則鼠肝
蟲臂無往而不可吾何容心哉成然寐遽
然覺言死生之際若寤寐之從容不為之
變也

林註鼠肝蟲臂物之微小者與齊物論蛇
蚺蜩翼義同言造化之變無窮人所不能
知也子之於父唯命之從而不敢違人受
命於陰陽奚翅父母死生變化亦聽之而
矣或為鼠肝或為蟲臂隨所遇而安彼造

化者近吾死安敢拒捍苟或拒之罪在於
子彼何罪哉

詳道註鼠肝怒之存乎內者也蟲臂怒之
見乎外者也人生天地間欲捍陰陽之命
而莫之聽何異乎鼠肝蟲臂乎陰陽之於
人不翅於父母而不可不從也以身譬冶
金不可以踊躍而必為鑊鉞凡以明其無
喜怒於生死耳

碧虛註道在屎溺而況於鼠肝蟲臂乎世
之違尊親之命者謂之不孝則逆變化之
理者豈曰順道邪造化近吾死若不聽而
抵捍者是自悖其天真於化何罪譬夫大
冶鑄金範猶不可違化豈得逆哉成然寤
交則寐遽然形開則覺交開之形雖殊寂
寞之性一也

趙註美以汝為美以汝適言無所用汝也
將化為鼠肝蟲臂之微不可知也鑄金為
劍唯大冶之所為犯形為人唯化工之所
命為鼠肝為蟲臂吾又安能知之哉成然
寐全歸之義遽然覺蘇醒之義也

庸齋云鼠肝蟲臂言物之至小者便是趙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草之論唯命之從不聽則捍即前段物不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奇絕賈誼陰陽爲炭萬物爲銅自此中出成然寤然覺以生爲寐以死爲覺却下六字如此結上一段文意真奇筆也

古之所謂友者唯其莫逆於平日故能規正其將死當子來妻子環泣之際叱之使避無驚其化則異於常人之所爲矣又語以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何以汝爲此又釋其滯念而開其曠懷也鼠肝蟲臂言生之至微而不足道者設使造物所命亦安之而已其可距乎於此有以見灼知生死之理則無適而非樂無時而不安推其緒餘足以濟朋友之危解世俗之感豈小補哉大塊載我以形至善吾死也重舉前文以證蓋慮常人之情畏死而不得免則預爲他生之計毫釐

係念萬劫縈纏譬夫雖治之金亦抵以異而鑊錮不可必得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爲爐造化爲冶萬化無極吾與之無極何必曰人耳人耳而憂其不得邪又沉於鼠肝蟲臂肝掌臂半觀古人之所以自處者若此則豈生死所能拘蓋以生爲寐死爲覺故也以死爲覺則何時而非覺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學

名八

內篇大宗師第五

子桑戶孟子及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熱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問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及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使汝往吊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

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宰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郭註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五藏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備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心志以恤手足運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為愈篤而內外愈困矣能忘其生則無不忘隨變化何所窮極相親而笑莫逆於心明至親而無受念之情也人哭亦哭俗內之迹臨尸而歌方外之志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若乃矜乎名聲牽乎情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夫理有至

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吊者方內之事施於方外則陋矣以生為附贅懸疣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死為決疣潰癰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死生代謝未始有極故不知勝負之所在聚散變化皆異物也所假雖異共成一體故忘肝膽遺耳目任理而直往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其所以觀示衆人者皆其塵垢耳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雖為世播枉但與汝共之明已常自在外也人之與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莫不皆然各自足而相忘也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彼以反真為樂則臨尸而歌乃所宜也先王制禮使人平好惡而復人道之正則以反真為樂者豈非禮意哉遊方之外則與天為徒故以死為樂而不足哀遊方之內則與人為徒故以死為哀而無歡樂若三人者與之為徒而樂其死則倍死忘生者衆矣無三人者則綢繆於死生之間而不能解亦至人之所哀也內外之志不同此所以不相及孔子使子貢往吊欲其知禮意不出乎性命之情而天下之妙理有不

在禮法之間也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非陰非陽以生為附贅懸疣則以生為喪而侈之以死為決疣潰癰則以死為友而樂之也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則非以為實肝膽耳目忘而遺之則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又安能為世俗之禮哉孔子以為己則遊方之內而盛稱方外之高子貢疑其雖遊方內而所依者或不在此蓋所遊者迹而所依者心也天之戮民言天刑之不可解若孔子則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安有所依足

以累其心哉是以遊方內而不必出安天刑而不必解也此非吾所獨與汝共之又引魚以喻人穿池而養給不必大水也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相忘江湖則非特穿池而已相忘道術則非特無事而已畸人侔天所以外而不內也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則謹於禮法而不知性命之情者是也

林註有相與之道無相與之事有相為之心無相為之迹登天遊霧致虛極也撓挑者宛轉於造化之表相忘以生者不戀生無所終窮未常死也編曲織簾也而已反真我猶為人所以發猗嘆之聲子貢怪而發問二人以子貢不知禮意所以相視而笑也脩已德行無有禮法外忘形骸俱同死生其道難測無以命之孔子曰彼遊方域之外者子遊方域之內者方外禮之意方內禮之文內外勢殊則不相及矣與造物者為人則造化不足擬其用遊乎天地之一氣則天地不足極其壽附贅懸疣者

氣之聚決疣潰癰者氣之散異物者生死變化同體者六骸耳目異物既為假同體豈其真哉遺內忘外莫知終始言其與化為一也孔子拘於仁義禮法故以為桎梏亦猶天刑之不可解也蓋不得不然故云與汝共之子貢見三人者不耦於人道故問畸人孔子曰不耦於人道者求似於天道則侔於天者以天言之為君子侔於人者以天言之則小人也聖人能天能人混同萬物又何畸人侔天之有哉

詳道註形者造化之所為命者造化之所賦不能順形則於拘拘不無惡不能順命則於喘喘不無怛子祀順形子來順命二者雖殊其於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一也然而順形未能忘形順命未能忘命若子桑三友登天遊霧撓挑無極此忘形也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此忘命也忘形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忘命故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方外者之所為若天孔子則居方內而不辭安天戮而不避無事而生

定不必方外而後樂猶魚之穿池養給不必江湖而後安以道觀之孰知小人之非君子君子之非小人邪然則君子小人以畸侔於天者言之彼三人者特賢於天之小人而已聖人混同物我無往不適又何區區於畸人侔天乎

碧虛註無相與者自與無相為者自為自與則自治自為則無為此所以為相忘友登天遊霧高蹈絕塵也事撓而挑去莫然無際故能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也編次歌曲鼓琴相和為奏戶也欲嗟警衆人耳哭泣踴躍禮之文安生順死禮之意修行無有不見踐言之迹無以命之未知其為君子乎方外者妙意方內者粗迹彼數子者方將與化俱而遊乎太空同混茫而不二以生死為水漚之生滅豈天雨之因為哉假合五行之異物託乎造化之一體墮形體故忘肝膽聰明故遺耳目出自虛無入於空洞澗世莫染自得方外之趣安能為繁偽之禮以示衆人哉達人以目依

爲務而以依聖迹爲教傳故雖聖賢超異而應物不別也魚得水則相忘於波濤人得道則相忘於行路由其穿池而各養無事而全生也順天然則忘禮法修禮法則失天然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失天然者也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脩禮法者也能兩全者其爲孟孫才乎

趙註相與於無相與以至無所終窮此姑射神人之道也前章但能齊死生此則有不死不生者焉子反琴張鼓琴歌和以反真爲樂而笑子貢之不知禮意孔子知其道之所存發明忘肝膽遺耳目之妙子貢因問夫子將依方外邪方內邪孔子謂我與汝皆桎梏於禮法是天刑之不可解也穿池而養給求安乎水也無事而生定求安乎道也魚不離乎水人不離乎道遊方之內也相忘於江湖相忘於道術遊方之外也畸人者與人不耦而與天合矣天道則真人道則傷此其所以異也

庸齋云相與以無心相爲於無爲登天遊

霧挽挑無極即遊乎萬物之表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即不忘所始不求所終也往待事猶助原壤沐柳之類編曲織箔也反真即復初禮意猶云禮之本也此或謂莊子寓言按禮記載原壤狸首之歌則知自古以來有此離世絕俗之人不待學道而後有也脩行無有言無德行與造物爲人即是與造物爲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乎物之初贅疣痼癰喻此身爲天地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即勞生息死之意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地水火風假合爲身之論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則彷徨逍遙何所不適哉子貢問夫子所依者方內邪方外邪天之戮民即天刑不可解故不得爲方外之人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穿池而養亦足自給言得水不拘多少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爲生畸人獨異之人故合於天天以爲君子則人以爲小人人以爲君子則天以爲小人矣莊子之所謂君子有譏侮聖賢之意蓋謂禮樂法度

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爲天之君子也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相與於無相與淡以成交也相爲於無相爲靜以成德也登天遊霧則飛行無所拘相忘以生則不知有身世逍遙物外何所終窮哉一笑莫逆則神交心契目擊道存非後世薄俗當面論心背面笑之比也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則桑戶之爲人可知二友鼓琴相和以反真爲樂則其旨趣亦不凡矣子貢習乎禮文宜其怪而見問蓋禮意所在唯遊方外者知之且夫子非不知此也使子貢往觀而發其所問欲有以誨之耳與造化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陰陽之變不得以二之故以生爲贅疣聽其懸附死爲痼癰終於潰決惡知先後之所在哉假四大而爲身限內外而兼忘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其所以爲大宗師之道也子貢復問夫子何方之

依夫子謂予以仁義禮樂化人乃枉桎於造物者與汝共之言舉不逃乎此也魚藉水而活人藉道而生安乎水者穿池足以給安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此喻遊方內者亦安於方內而已至於相忘江湖道術之間喻遊方之外非世禮所拘故處死生之變從容而不怛也子貢聞方外之風離世絕俗遂問畸人答以畸於人者侔於天言其違俗必合道也由是知天之小人乃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即天之小人也兩句只是一句明畸侔之不同天人之各異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喜處喪蓋嘗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

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進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郭註夫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無所不安與化為一猶忘所知於當今豈待所知而預憂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方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今在夢中自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生之非死也死生覺夢不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邪以變化為形之駭動不以損累其心以形變為旦宅日新其情不以為死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故人哭亦哭自是其所宜也死生變化吾皆吾之玄同內外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夢為鳥夢為魚無往

而不自得死生之變亦無時而足惜也所造皆適故不及笑排者推移之謂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安於推排與化俱往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

呂註夫惟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有內外死生之異莫必遊方之外以死為樂至於臨尸而歌邪是以居喪哭泣與人同而不為哀戚所累則與人異故寓之孟孫氏以明至至者不離乎世俗之同生猶是死猶是哭泣猶是雖欲簡之而不得彼三子者雖不知死生存亡之所在而以生為貴以死為反則未為不知所以生所以死也以反真為樂為人為數則未為不就先不就後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所以死則生無所喪死無所反也不就先不就後則死無足樂生無足數也非特如是而若化為物者固待其所不知之化而彼亦不知也蓋方將化惡知不化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則吾今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彼有人之形

故有駭形而心不動故無損心死生猶夜旦故有旦宅無人之情故無情死此孟孫氏所以特覺也夫唯知此故人哭亦哭無涕不哀是自我所以乃而不足怪也且汝方夢爲鳥爲魚亦不知其夢則今之所言爲覺爲夢殊未可知以明孟孫氏則忘吾而特覺者也適所以笑適而造之非自適也故不及笑笑所以排笑而獻之非樂笑也故不及排排者排遣憂愁而去之則孟孫之忘死生亦不可造而獻也安排則非有爲而排之去化則知其不可禦而順之寥則不礙天則不一則不二道盡乎此矣

其既覺死生不能累況世俗之禮乎彼孟孫氏當其母死見人駭亦駭而心不損旦屬陽生也形以喻宅凡人以情徇形故情形俱死至人知形非吾有視爲旦宅故形有死而情不死孟孫脫塵獨悟故曰特覺也說文乃象氣出之難言孟孫哭不出於本心因人哭而哭之此所以爲難也吾生吾死無往非吾夢爲鳥夢爲魚隨所遇而安之不知今之說者覺而說乎夢而說乎蓋未達死生之理雖覺亦在夢中及其既覺更無覺夢也偶然而適適非常而強爲適故不至於笑心不樂而爲人笑此獻笑也排者推移造化之理唯無所不通者適而及於笑樂然後笑者笑而及於排故至人安其推移忘其變化入於寥寥而與天爲一也

心則不以形爲徇有旦宅而無情死則不以生爲累如此則順其在彼者而無所逆故人哭亦哭安其在己者而無所憂故哭而不哀也夫適生於所安笑發於所樂強爲適則不至於笑爲人笑則不能排而去之孟孫之心未嘗哀樂特因人哭亦哭造而獻之之謂也其不至於哀宜矣安其推移而無損心去其變化而無情死乃入於寥寥而與天爲一也

○
碧虛註哭位居喪事死之禮無涕不哀達死之道此能盡行而進於知者也以死生爲一條故莫可簡雖簡略死生而未能簡略哭位也夫有所避就者常情今之有身者化物既爲化物從其所化今將化也安知死入空寥而不再爲人哉今將不化也安知生居短景而交臂已失哉形隨化遷故有駭形心同空寥故無損心形乃神之傳舍今旦居之則修治明旦遷徙爲棄物唯達者隨變而常生故無情死也說文乃象氣出之難謂忘哀戚而哭位之不易也

生亦吾死亦吾故曰相與吾之至人無已何處不吾夢爲魚爲而屬天沒淵亦猶是也人之迷惑死生覺夢久矣不識居喪景者無覺夢超象外者無生死也夫造作適樂不及笑之自然陳獻笑容不及推排之無著孟孫氏安於推排不恤去化乃入於寥寥之天混冥而不二也

趙註孟孫才母死不哀而以善喪之名蓋魯國夫子謂孟孫盍死生之理造致知之域然不得不居喪不得不哭泣所謂簡之而不得也然不戚不哀則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生死先後言孝於其母事生事死一也若化爲物謂彼既化爲異物矣其所不知者不生不化也又豈待其所不知者與之俱化而後已邪化者形也不化者非形其化不化惡能相知哉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所謂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夫子謂回吾與汝未覺者也孟孫氏已覺者也人哭亦哭不知其然乃旦也言旦爲生夜爲死世人認生以爲我而不

知爲夜之旦也吾所謂吾者亘古今而常存夢爲魚爲不知夢也今之言夢有以異於夢乎造適者無入而不自得故不及笑獻笑者觸機而喜故不及排安於造物之推排而離於生生化化之域乃造於高遠而與天爲徒也

盧齋云進於知者進進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雖欲簡不得而所爲已甚簡矣不知所以生死先後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順造化而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自然又安知將化已化與不化哉彼知道而我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形有老少之變雖可駭異心閑無事故無損心旦生也宅居也死生猶夜旦知生之所居者暫則死非實死故曰無情死特覺人哭亦哭言隨衆耳此是欲簡而不得處是自其所以乃言其自得之妙欲簡而不得乃隨衆以哭也且今之相與既以我而怪之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何如邪此莊子鼓舞其文

觀者當別具一隻眼夢爲魚只是前篇化蝶之忘今之言者其覺其夢即周夢爲蝶與蝶夢爲周與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適之甚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出於自然何待安排世間萬事窮達得喪皆已排定我但安其所排隨化而去乃可入於寥天一寥天一只是造化做成名字如此

前章子祀子輿子犁子來相與爲友子輿形病而心無事子來將死而神不懼達理而順化者也次章子桑戶死二友編曲鼓琴相和而歌忘形而樂化者也至此章居母喪也欲簡之而不得故哭無涕而心不哀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又惡知以蹕踊哭泣而爲禮哉大意明死生之不足異使人安而順之樂而忘之生者不至推毀死者免於驚怛神遊所至其樂融融則所栖託必不入於暴戾之軀矣請觀蜩蟬蛻蝶之化其理可推將化未化凝然寂然固知彼我之

分殊潛倏天地之氣應則蛻甲于此而化形于彼矣方其化也或誤為他物所觸則志怒而變為惡類心變於內形移於外豈有以感召之夫化雖由於造物亦有以見物之自造也其機可不謹哉心之所適為造適造適則真樂內全不在乎外而後樂因物而笑為獻笑獻笑則出於勉強不及推排之自然物之窮通係於造化之推排人之哀樂係於推排之所遇能安於推排順於造化乃入於寧遠舍乎自然天人混融無二道矣此言孟孫氏明數達變順化忘情壹以死生為夜旦姑寓覺夢於其間何足以係哀樂邪或問孟孫氏情忘死生心無哀戚達則達矣然施之於母喪薄親悖禮得不為名教罪人乎曰彼方外之士所以報親者以實不以文蓋有在手陰功密行解胎散結而極乎全神超化之妙豈屑屑為世俗之禮哉昔孔子之友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則尤甚焉者孔子

過之若不聞亦卒不加責此遊方內外之辨禮教文質之殊非達觀不足以語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九 名允

武林道士 楷 伯 秀 專

內篇大宗師第六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軼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剗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適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剗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鰲為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郭註黜以仁義剗以是非言其以形教自虧不能遊自得之場意而不敢求涉中道願遊其藩籬而已許由不然之意而謂天

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亦有須冶煅而為器者故無莊據梁黃帝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此寄言以遣云為之累夫率然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點精劑而棄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蓋澤萬物皆自爾耳亦無愛惡於其間安所寄其仁義故見其日新而非巧也遊於無為師於無師而已矣

○呂註道之大通遙蕩恣睢轉徙之塗是也無莊自美而累於美據梁恃力而累於力黃帝寄齊心服形以復乎無知則其始不能無用知也鍾所以鑄鍾所以煅煉言三人之亡其累非天性無之亦在於鑄鍾煅煉之間則安知造物者之不息我點精我則使我乘其成心以隨先生之無為邪夫鑄澤萬物長於上古刻彫衆形此吾之所遊而以爲師者也子欲息點而補劑亦以是爲師而已

窮理充方內之治天下者故其告意而若此許由謂堯既黜汝以仁義則汝以是非矣汝來何爲適蕩遠恣睢轉徙往來自適觀意而既悟爲仁義是非之所拘而不能出今願遊於道之蕩離而許由以盲瞽喻之意而心願受教故舉三子之亡其美力知者皆在鍾鍾之間人之所以至於道亦由學耳詎知造物者不息補我點劑使乘其所成之道以隨先生邪許由謂物皆自造我與物俱不可知冥之而已吾師乎指道而言鑄碎萬物而不爲義與亡國而不失人心意同蓋萬物皆自然仁義之名將誰寄哉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言道之至久也覆載天地道之體刻彫衆形道之用凡吾之所遊者如此已

○詳道註古之論道者再變而及仁義八變而及是非仁義者道之散是非又仁義之薄則仁義之害猶然汝是非之害猶然汝也亡其知則無知甚於失美與力者矣許由謂仁義是非之所盲瞽者不是以見道

意而謂美力知者治煅而去之皆可以入道則前之所虧者在補息後之所成者在訓導耳故鑄碎萬物非戾之也澤及萬世非愛之也長上古而不老則其變日新彫衆形而非巧則其用日藏非遊於仁義是非之表者能如是乎

○碧虛註以聖迹爲刑戮於何遊夫縱散自得無係之場夫知力美者稟受所有斯難去者皆因聞道而亡失此言聖賢情性猶假鍛鍊而成況中下之才乎今雖爲聖迹所虧豈知造物者不有息補乎且性之虛靈點劑何損今乘此成全之性以隨先生之後又何猜嫌夫道師未嘗有仁義之名今汝招點劑之詬得不怪哉若光景都亡始可遊道之區域矣

○趙註由謂意而竟既以仁義是非點劑汝之身無復有彷徨適通之樂矣意而願遊其藩由以盲瞽告之意而方悟仁義是非存於胷中果足以害道也於是引美力知爲喻言一經大治怡然理解安知我之點

不息則不補邪吾師乎言吾所師之道吾所謂仁義非子之仁義也陰慘而萬物殺非義也陽舒而萬物生非仁也亘古窮今非老也範圍曲成非巧也吾道如是而已當於此而遊之

庸齋云遙蕩放蕩恣睢縱橫轉徙變動也盲瞽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意而謂去故習而自悟在轉移之間顧乘自然之理以事先生由嘆未可知言未必汝能如此也吾師乎已下方說出本篇大宗師

蓋無爲而爲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仁義名之也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此意長於上古等三句皆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吾之所遊者如此而已矣

許由一於無爲兼忘天下者也竟不免於有爲兼濟天下者也兼忘則已逸而天下化兼濟則已勞而天下逸聖人一出而有一處而有方內方外之分所異者迹所同者心也躬服仁義明言是非方內

之學也遙蕩恣睢轉徙之塗方外之遊也意而爲方內禮教黜淫殘削之餘而聞言心悟願舍方內而遊方外志亦可嘉然由未之許意而遂引三子天稟殊絕猶聞道而化則吾之此來也亦在陶

鑄錘鍊之間耳夫學道者所以求復其初保其全而勿傷也既黜既削而望造物之息補不亦難乎信能明夫物之自造則所謂黜削者亦在乎自息自補造物何與焉意而謂儻然可息而剝可補

吾將復爲全人乘此成全之機以隨先生之後而進乎道未晚也人患過不知改迷不思復意而悟昨非而今是亦可謂善復者矣人之所師者道吾師手指道而言也下四句發明大宗師之道超

仁義而貫古今蓋出於無爲之爲不化之化豈世間技巧所能及哉遊謂徜徉自得於其間無適而非道適也故經中不一言之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

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坐忘矣仲尼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郭註顏子以損之爲益而夫子謂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猶未玄達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坐忘者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然後曠然與化爲體而無不同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故無好惡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呂註人之爲人也久矣其悟道雖在一言之頃而復於無物非一日之積也回聞心齋而未始有回則悟道於一言其忘仁義

禮樂以至於坐忘則非一日之積也。同則物視其所一，故無好化則未始有極也。故無常同於大通，則同於化而已矣。

林註：忘仁義而進於忘禮樂，猶未離乎封域，則有物也。又進而至於無物，則肢體於是乎墮，聰明於是乎黜，離形去知，同乎大通。此其至也。蓋墮黜猶出乎勉強，離去則自然矣。同乎大通與物為一也。好惡起於不同，同則無好惡，命萬物之謂化。化則無常也。言回能與物為一，與化為人，予亦願從其後。蓋孔子謙辭也。

詳道註：枝海以為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觀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而忘物去知，而忘心，宴然無所係累，則道果何在哉？與我兼忘而已。此回之所以賢也。義近禮仁，近樂故忘義而後忘禮忘仁而後忘樂。蓋回之忘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忘損之又損。

之以至於無損，非造坐忘之妙，何足以與此。

若虛註：顏子之益謂損外益內也。愛物之謂仁，利物之謂義，愛利屬乎外，忘之則可於道則未也。禮者體之威儀，樂者心之伸和，心體係乎內，忘之則可於道則未也。坐忘者無時而不忘，墮肢體謂即應而忘，黜聰明謂即照而忘，即應而忘離形去知也，即照而忘同乎大通也。體同太空則無好惡，心同造化則無斷常矣。

趙註：仁義禮樂君子不可一日去。顏子心融乎理，則四者之名不立而忘之矣。墮肢體離形也。黜聰明去智也。同於大通則與道為一矣。夫子之意蓋謂好惡兩捐，常變俱泯，是所謂同是所謂化。汝果能是，吾將汝師，意其未必然也。曰墮然曰離去，未免於有心，亦不得謂之忘也。

庸齋云：坐忘之說乃莊子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益矣。言有所得也。先忘仁義而後忘禮樂，猶外天下而後外萬物至

於坐忘則有無俱遺，四肢耳目皆不自知而同於大通之道也。與道為一則化則無所住而生其心矣。

仁義本乎心，心致虛則忘之易。禮樂由乎習，習既久則忘之難。顏子於斯二者既已俱忘，則亦能人之所難能矣。而夫子猶以為未盡欲進之而造夫道之極，於此有以見鑄顏之意。他人至是則望崖而反矣。顏子又從而進坐忘之妙，夫子乃驚駭反問，訝其得之之速也。回告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必由忘己而後忘物，斯為坐忘矣。夫不知所以同而同是為大通之道，豈好同而同之哉？猶大化之運頃刻不停，人處其中與之俱運，勿蒙長慧壯勞老逸，其間出處動靜與

廢變遷亦何常之有？蓋非欲化而求化也。物理自然，古今一致，唯得道者我欲不化忘之而已。此二句乃夫子印證坐忘一段公案。欲人求同於異，安化為常，冥形於忘，合道於虛，則至矣盡矣。人而

信能無以外習滑湛然之真則夫生忘者亦學道分內事夫子推之爲賢蓋所以獎成之而誘進其徒云耳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郭註此二人相爲於無相爲者也今裹飯而往食之亦天理自爾非相爲而後往也子桑鼓琴哀歌求其爲之者而不得言物皆自然無爲之者也

呂註莊子論大宗師而卒之以孟孫才顏回以爲如孔子之徒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而後爲至也然恐學者以子桑之徒爲不及孟孫氏子與之徒爲不及子桑於是復合而論之其言則皆至於命而安之之辭

諸子之迹雖不同以道爲大宗師而至於命則一也

林註子桑忘形遺生故當其病也不以病爲病一歸之命而已不任其聲以病而力微故舉詩如此其趣也父母至親天地至公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則亦命焉耳萬化咸歸於一命此道之極也碧虛註寒與之衣飢與之食猶魚之相濡以沫非矯情也不任其聲憊也趨舉其詩不成章曲貧病之極求其爲之者而不得卒歸之於命任命則無不達矣

趙註子桑固窮安命與夫子厄於陳蔡而絃歌不輟顏子居陋巷而樂不改意同膚齋云不任其聲無力而聲微也趨舉其詩情隘而辭感也父母豈欲吾貧天地豈私貧我語最精絕求其爲之者不得而歸之命蓋謂自然之理在天地之上命即自然之理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高於列子力命篇矣古之所謂友者道義相資成德就業急

難相濟生死不渝者也觀子與之於子桑無愧於交道矣淋雨而憂其病知子桑之貧也裹飯而往食之知子桑之飢也入門聞歌而驚問悉子桑困窮而怨尤失其操守也子桑謂父母豈欲吾貧天地豈私貧我可謂達人高論非困窮所能厄也第以爲至此極猶未能忘情於其間既而歸諸命則能以理勝而處之有道使子與所以忘言也

南華用以結大宗師之旨即西銘所謂貧賤憂戚玉汝於成蓋非磨礪之久涵養之極不足以大任故也學道君子宜深體之

民物之衆主之者君學徒之衆訓之者師天生聖賢作之君師所以建隆治體恢拓化源使人知道德之可專性命所當究君臣父子無失其倫天下國家同歸于治者也然而正心誠意之本傳道授業之微非師無以任其爲道也至矣宗師則爲學者所主而專之之稱冠之以大猶云衆父父

也。首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其本。以知之所知養知。所不知則以人合天。知出於不知。是知之盛也。故繼以真人真知寢不夢而覺無憂。出不訢而不距。虛而不華。恍乎忘言。誠若無爲也。而刑禮知德治世之具。密有以體異之。而至極乎內聖外王之道者也。夫人之愛其父。忠其君。而身猶死之。況其卓然至真者乎。真之可貴。有尊於君父之命。而世俗罔知。徒從事乎啣濡漂沫。不若相忘江湖之爲愈也。大塊載形。俟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設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理。無不避。雖堅澤深固。猶不免乎變遷。有以見造物者無形而有力也。以有限之軀藏無窮之宇宙。惡係其不避哉。唯能藏天下於天下。斯無遯矣。是乃聖人所遊一化。所待生天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遇人之形而竊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爲老。登雲天而處玄宮。皆真人之妙用。大宗師體之以爲本。民物學徒倚之以

爲命者也。女偶之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係之矣。紀來之莫逆。相交則物我不得間之矣。故左難右彈。神馬尻輪。聽造物之化。隨所遇而安古之所謂懸解也。曾何蟲臂鼠肝之足較。而妄啓羅治之疑邪。子反琴張弦歌而吊桑戶。以涉世爲勞。反真爲幸。此遊方之外。異乎世俗者方且與造物爲人。則壽夭窮通不足盡其變。天地寒暑不得拘其體矣。孟孫氏有駭形而無損心。猶夢爲魚鳥而屬天。沒淵安於一時之化。豈以形間而異情哉。昔者南華夢爲胡蝶。亦猶是也。而今之所言爲覺爲夢。唯超乎覺夢者知之。顏子墮體黜聰。坐忘造極。傳心理窟。繼統聖門。原夫出藍之青。實爲師者善化之力也。至於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爲之者。不得卒歸之於命。有大宗師之道。而不得行於時。故是篇終於子桑之安命。真人已得道。則超乎命。世累不得係之。大宗師主乎弘道覺民。然而命有窮達。或行或止。此係乎時。而道無益損焉。所謂真

知則究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以處已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宰物而言。處已之命。子桑是也。宰物之命。其唯大宗師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九

武林道士 稽伯秀 學

應帝王第一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郭註有虞泰氏皆世事之迹非所以迹也

所以迹者世孰名之哉故衆羣變履萬世有夷險迹有不及也夫以所好爲是人所惡爲非人者以是非爲域也能出於非人之域必入於無非人之境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臧仁而要人邪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夫如是則真必是人非人之有任其自知故情信任其自得故無偽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有虞之世也呂註齧缺問王倪即子知物之所同是邪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然則物無知邪所謂

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於所不知王倪之不知乃真不知而體之者也有虞亦訓憂虞泰氏亦泰定之義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而泰定有虞氏之迹猶臧仁以要人而人從之固得人矣然以仁爲臧而是之不免以不仁爲否而非之是未始出於非人有人有非人樊然殽亂矣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一以已爲馬以已爲牛莫之惡也故其知信而不疑其得真而不偽惡知不仁之爲否而入於非人乎自王倪觀之則有虞氏不及泰氏可知矣不及者言其迹泰氏則有虞氏之所以迹也欲得其所以迹者解心釋神深造乎王倪之所不知而已

林註泰氏上古淳朴之世至堯則朴散而法成舜又因堯之法而增大之所以不及泰氏非聖人之道不同蓋時事之變聖人應迹亦不得不異耳有虞氏以仁爲善而要天下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人之

有仁則以不仁爲非人以人道言之有虞氏固出於非人矣以天道言之則有人者亦未免於非人也徐徐于于皆舒緩貌以形容其淳朴或以已爲馬或以已爲牛一安之而已故其知情信而其德甚真未始入於非人言其無是非也

詳道註道以不知爲內知之爲外不知爲深不知之爲淺故齧缺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齧缺因悟喜而以告蒲衣蒲衣乃語以無爲之迹經曰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之民又曰有虞氏之藥瘍鋒有擅行皆臧仁以要人於道已不淳矣故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則物我兼忘無所係累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其所知者情信其所得者甚真於道淳而不滿故曰未始入於非人泰氏失之於老聃曰吾以爲人也而今非也所謂非人義蓋如此碧虛註聖人行不言之教則四問四不知者乃應帝王之綱紐也虞氏喻有知泰氏喻無知臧人以要人有善惡也未始出於

非人謂趣同流俗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無物我也知性不偽故曰情信所行不喪故曰德真未始入於非人謂超出塵表也

趙註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必至於無知然後為真知齧缺躍然而悟以告蒲衣蒲衣曰子何知之晚也有虞以仁為善求以得百姓之歡心此人之合未始離乎天也泰氏則覺寐自得以我為馬可也以我為牛亦可也喜怒不作物我兩忘此真入之道也其知情信覆載寒暑無差也其德甚真無一毫之偽也此天之合未始離乎人也有虞之於泰氏猶堯之於許由也庸齋云四問而四不答即維摩經以不言為不二法門之意齧缺悟其不言之言喜而告蒲衣蒲衣謂汝今方悟邪泰氏古帝王懷仁以結人心亦可以得人不出於如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為徒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天而曰非人是其奇筆以己為

馬以己為牛皆置之不問聽人誰何也其所知皆實理其德在己皆天真也到此處天亦不足以名之任其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曰出後曰入看他下字處

齧缺問王倪即齊物篇中四問是篇復舉以標其首明真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而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聽者為之聰明者為之視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為之治豈不偉歟故齧缺因王倪之對喜而告蒲衣蒲衣謂汝乃今知有虞不及泰氏蓋以仁為善不能不虞而出之未始出於非人德合乎人而已泰氏覺卧自得知德俱真未始入於非人則道合乎天何有出入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臧字音義舊作藏故崔註云懷仁義以結人也成疏因之呂氏從臧釋之以善林陳諸解皆從呂說或謂臧藏二字通借用按漢書食貨志輕微

易藏則是借藏為藏而無以藏代臧之理今本多作臧以善釋之為當

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有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為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郭註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為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是以帝王任之而不為使萬物自成也汝曾不如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呂註君人者聲為律身為度而用人惟己則固有所謂以己出經者矣以義制事而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則固有所謂式義度人者矣此特其明之用非命物而化之者則所謂經者未必經所謂義者未必義不

免爲欺德而已是猶涉海鑿河不足以有成使蜚負山不足以勝任也夫大物之至重神器之不可爲而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則治外而已正而後行確乎能事則非治外之謂也若然者無有偏陂而人不見其所向無有反側而人不見其所背無有好惡人不可得而就避也凡吾之所爲者皆出於玄同則天下之真情僞得矣孰敢操奇器以探我領珠於九重之淵哉今夫鳥鼠之高飛深穴以避患也嘗謂二蟲之無知乎人又知於二蟲不能無已而使彼有以窺之則二蟲之不若也

林註用已出法度以治天下終不能成功如涉海鑿河使蜚負山言不勝其任也古者聖人治天下使民各安居物皆遂性何弊弊於法度以治外哉言聖人順民物之性於事確乎有能之者因而任之止於分內耳夫鳥高飛鼠深穴所以避患也不待教而然民有常性使之盡分而已何必作爲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哉詳道註日

中不以晦菴衆始者不以權應物不以晦菴衆故以己出經不以權應物故式義度人如此則如涉海鑿河不循其理使蜚負山不量其才也不循其理非所謂正而後行者也不量其才非所謂確乎能其事者也夫鳥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則聖人之治豈可以己出經而取患哉

碧虛註出經濟之術用仁義之道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不修己而飾人故曰欺德治外乎言必先治內也正而後行邪則不能率衆也禽鼠微物尚違害以全生理而況於人乎言出經式義乃治世之具非君人者之所以具也

趙註日中始告肩吾以聖人之治天下立經陳紀爲萬世法則天下莫不服從矣接輿謂大海無際涉而鑿河蜚至小使之負山喻藉區區之經式義度以整齊天下俾之向化萬無是理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爲而民自化聖人盡其在我者而已豈以治外爲務哉鳥鼠猶知避危就安而不

待教人而不若二蟲邪

腐齋云經式義度皆出於己以身爲天下化也度人即化民經式義度與和豫通同欺德言自欺非實德也治外者言化之以身則有跡也正而後行順性命之理也能其事者盡此自然之事也鳥鼠之避患言有迹者必有累曾不若二蟲之知也

日中始務明而好爲首者也故告肩吾君人之道若此以己出經式義度則正人以法而不安其性命之情人孰敢不聽而化諸則必人之已從非心悅誠服也故接輿指爲欺德謂非實德不特欺人抑自欺耳以是而治天下憑虛莫濟必不勝任也夫聖人之治豈務外乎言經式義度皆治外之具正而後行確乎能事謂道德性命之理吾身之內務本立於內則施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也且禽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況欲君人而欺德以召患乎曾二蟲之不若也故古之應帝王者無欲無爲天下自化

若任知能以爲之則君勞於上民亂於下何望乎治哉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諸解多從經從人爲句林趙從度爲句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以已出經式義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

續考吳門官本作以已制經制字獨異博參衆說林趙斷句爲優今從之

天根遊於殷陽至夢水之上適道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棄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墳壤之野故又何弔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焉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郭註問爲天下則非超於太初止於玄冥者也與造化者爲人則任人之自爲莽眇羣碎貌衆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放乎自得之場不治而自治也任性則漠漠靜於性而止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

也容私果不足以生而順公乃全也

呂註無名人則體道者也體道者無所忻厭此云忻厭與人同也忻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衆莽眇之鳥出六極之外何則彼其爲人存亡在已出入無迹孰肯以天下爲事汝又何弔以治天下感其心爲遊心於淡至無容私焉是乃無事而取天下之道也

林註天根自然之本無名指聖人不豫謂不見於其先而乃發問也與造物者爲人倦則又棄夫杳冥而能飛者出六極之外此言聖人之道無乎不在而實無爲斯足以應帝王矣汝又何法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言其不足以感動我也天根又問答以遊心於淡則無味合氣於漠則無暴無味所以清神無暴所以養氣也則物來而不逆大同而無私不期於治而天下治矣詳道註天根以言本無名以言聖天根起本以應末出晦以趨明而問爲天下無名人所以鄙之夫與造物者爲人已涉於有

事矣故厭則衆莽眇出六極遊何有處墳壤也莽眇喻心衆之以遊即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而無私者也若是則不爲天下而天下自治又奚以法治之哉

碧虛註與造物者爲人有意自造也衆莽眇出六極墳虛履妙超陰陽也遊何有處墳壤造道之域居空同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有私則失自然矣

趙註天根者宗主之稱無名者真人之號殷陽盛明之地夢水寥冥之鄉造物者覆載天地彫刻衆形本非有心予猶厭之而超乎形氣之表又何必以治天下感動我心爲無名人又問乃以順物自然之理答之凡有心於爲者皆容私也天根此問之失在爲之一字無爲則天下自治矣

膚齋云與造物者爲人處世而順自然也遊於世間已足將遊乎造物之外莽眇虛無之氣何有墳壤太虛無極也何故以治天下感觸予之心弔字崔本作爲亦何故之意淡漠無形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

合於自然前云無聽以心而聽以氣則此氣字合以性釋之順造物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何必爲天下乎無名人即子虛焉有之類

天根喻自然之本當隱晦育任物自化今趨於盛明之方自願以求有爲故問爲天下無名聖人所以鄙之謂何所問之不悅我心也乃自陳無爲放曠之樂就以點化之與造物者爲人言與化俱運任而不助也莽眇猶杳冥爲喻飛行無迹墳垠虛豁貌言我逍遙自適若此汝何法以治天下感動予心哉天根又問無名人告以遊心於淡無嗜欲也合氣於漠無所累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有心於爲天下則有私而失其自然名曰治之而亂之所由生也蓋治天下之道無他善復其自然之本則身脩而天下治矣天根不知及求諸己而懷實自迷哀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一

武林道士精思學

立二

應帝王第二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微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簾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郭註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不足以比聖王蓋以文彩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脩乎無方者也天下無明王則莫能自得然功在無爲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而民莫知恃賴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爲己名物皆自以爲得而喜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與萬物爲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何暇遊虛哉

呂註嚮疾者趨事之速彊梁則非以柔勝物而徹之非能無知疏之而明非明之所自出學道不勌則未能日損以爲道者也能有所技則勞其形思有所係則怵其心猶百工以矧長有無胥易非聖人所以用天下也虎豹猿狙之來田藉皆有以取之則夫勞形怵心而爲天下用者亦彊梁疏明之所自取也藉猶借言巧力爲人所借也有力弗居化貸弗恃則凡有者不得舉而名我使物自喜而已所以然者立於不測遊於無有故也則向之所以比明王者不亦疎乎

林註明者神之散王者聖之動應帝王者出而治世故以嚮疾疏明爲問答以如是而可比明王則是胥徒好易技係勞形怵心者皆可望於聖人虎豹以文而來田獵猿狙以便而招絕藉皆可以比明王乎子居驚問明王之治答以功蓋天下而無有化貸萬物而不恃言古之明王無意於天下而天下歸之以至運精神以化天地之

德動心術以應事物之變其本莫不始於此故雖有功而不舉以為名化物而不自以為喜是以天下以功歸之物自喜之立乎不測之上而陰陽莫能制遊乎無有之鄉而萬物莫能累也

詳道註嚮疾強梁則與能如嬰兒異矣物徹疏明則與明道若昧者異矣學道不勸則與絕學無憂者異矣明王即聖人聖人無為而天下化今弊弊於三者而與物為事猶以技係交易而牟利者也豈惟勞形怵心外患將至矣夫明王之治有功弗居則我何力於民化物不恃則民何得於我是以名不舉而迹不彰實不聚而患莫及以虛而為羣實之宗以無而供萬物之求也

碧虛註所嚮之處嫌疾強梁不容惡也徹通事物疏豁明白尚聰明也以此妄知易彼自然使其技能相係勞苦其形怵惕其心者也虎豹猿狙喻以能召患似不自己忘我也而民弗恃忘功也有莫舉名忘名

也遊乎無有兼忘也明王之治如是而已趙註嚮疾者所志捷疾強梁者剛果敢為物來能明力行不勸如此可比明王否答以道尚柔晦無為若此則與道相反而為才所累豈惟勞形怵心又有害焉猶虎豹猿狙來田來藉皆以才掇禍不足以治天下也子居更請蓋銳於有為老子則安於無為故答以功成而若不自我出物化而弗恃以為能物各自適而莫能名吾之功即孔子贊堯所謂民無能名而巍乎有功者也

庸齋云嚮疾強梁等語雖不指名而譏孔子胥刑徒易更也猶云卒更也必古有此語猶漢云鬼薪授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術之人也言如此為學身心俱勞猶虎豹以文而招田獵猿狗以便而招繩藉此貶之甚也子居再問卒告以功蓋天下似不自己至使物自喜即功成不有帝力何加之意立於不測即是遊於無有鼓舞其筆端耳已上數段皆述其命篇之意

嚮疾諸解不同音義載梁簡文以嚮同響猶庖丁章羞然嚮然讀同響之義然考本章大意呂林碧虛如字釋之為優今擬解云嚮疾謂應物之速強梁則非守柔者也物徹謂樂通物疏明則非葆先者也學道貴於無為而乃以不勸為功猶以技能相易相係不免於勞形怵心言所求者非其道也且也至可比明王乎乃老聃反問之辭謂若以前論嚮疾強梁等可比明王則虎豹因文彩以致獵猿因便捷狗因執狸而致繩藉亦足以比明王乎子居始悟茫然問明王之治乃告以忘功善貸地名遁形始可以論明王之治蓋子居所論者迹而老聃所論者心迹之判久矣夫執簞說之不通聲有離來二音至大之牛豈狗能執音義載李氏本作狸為當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

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雖而無雄又奚卯焉而以道與世允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曷吾示之以地文胡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曷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曷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

矣吾弗及已壺子曰曷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饗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郭註未懷道則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濕灰同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雖動靜流止之不同無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坐忘即謂將死觀其神動天隨即謂有生耳誠能應不以心理自玄符與化昇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非相者所測此應帝王之大意也德機不發曰杜權亦機也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感應之容也存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利名之飾皆為棄物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居太沖之極浩然無

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物各不平混然一之管窺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淵者靜默之謂雖流水之與止水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至人用舍雖異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無為深根寧極虛而委蛇無心而順物不知誰何汎然無所係變化類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食豕如食人志貴賤也於事無與親唯所遇耳去華取實雖動而真不散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也呂註既其文未既其實實則不識不知之處是也夫道未始有物虛空無相莫之與匹猶眾雌無雄吾非應物居然有藏於曾中猶無雄而卵是以道與世允而必信者故使人得而相也地與陰同德則莫得而見示以地文使得而見也不震則不動不正即不止機者動之微也初見濕灰以為死不知其杜也及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見為杜權而非正也天則與陽同波莫得

而見示以天壤使得而見也名實不人則無爲機發於踵所以示之也壤者物所自生踵者息所自起是以知其有生而爲善者機也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冲則莫之勝而一是以疑其不齊莫勝則平故謂衡氣機也三淵之義以喻心善淵雖流止之與鯢拒蓋未嘗不淵也太冲莫勝亦若是而已矣及乎未始出吾宗則藏於天而示以無所示彼莫得而見故自失而走蓋季咸以其心相人之心我無心則彼所以相者亦不能獨立是以失滅而不可復得也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無心無爲其止也因以爲茅靡則莫知其爲靡也其動也因以爲波流則莫知其爲流也求我於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此其所以逃也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於事無與親致虛之極也雕琢復朴塊然獨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雖萬物擾擾而吾之封自若終莫之變也

林註列子見季咸而疑其師道之不及壺

子告以質由文顯道即事彰言我與汝盡其文未盡其實何由得道與猶衆唯無雄何由而卯汝既未盡我道之實其道猶與世亢而必信於人故季咸得而相汝也濕灰言將死之證示之以地文不示則無文矣不震則寂然不動正者貞也貞夫一故體安靜不正則非一所以爲地文德雖有機杜而不發彼所不能知也天壤者覆載之功已及於物猶道德之機發於本根而名實未能入也踵者形之下極善者可欲之謂彼之所見曰機壺子自謂爲權權則所見者粗機則所存者妙故也始則杜機於至寂之中而相者疑其死次則發機於至極之下而相者疑其生已而不動不靜非死非生參差不齊無得而相也太冲者至虛而中莫勝列子所謂莫朕是也衡至平也應物則參差不齊氣虛而待物猶未離乎機壺子藏神於至虛無朕之際而動靜陰陽之不齊猶衡之應物故使季咸不可得而相也鯢大魚審停審止水爲淵喻

示以地文流水爲淵喻示以天壤大魚盤桓以爲淵澄湛湍急參差不齊示以太冲莫朕之謂也列子有九淵此引其三以明壺子之事耳太冲猶未離乎氣機至於未始出吾宗則與天同矣此季咸所以自失而走也無心而順物故虛而委蛇不知其人是誰是何也弟者放任靡者順從彼且爲弟靡因以爲弟靡彼且爲波流因以爲波流此言壺子之變化在已也列子見壺子之道遂自覺悟以爲若未始學也歸爲妻嬰兒豕如人不知有貴賤物我也不役於務去華就實塊然獨立事雖紛擾而守其封域終不爲之變也

詳道註與道遊則無心故死生禍福之機泯於內不可得而相也與俗交則有累故死生禍福之機兆於外可得而相也此季咸所以於衆人則其術神於壺子則其術窮也地文者陰柔之體疑天壤者覆育之功見太冲者天地之中氣也陰柔體疑所以應物者靜故曰杜德機止水之淵是也

覆有功見所以應物者美故曰善者機流水之淵是也至於太沖莫勝則非動非靜若死若生不上不下當中若衡故曰衡氣機觀拒之淵是也水之或止或流或為觀拒其淵一也壺子之機或杜或發或為太沖其道一也善觀水者察其淵善觀人者察其道而已列子悟壺子之道自知不足為其妻憂忘我也食豕如人忘物也忘我故無內外之殊忘物故無貴賤之別心若死灰形如槁木紛而封哉而莫之動一以是終而莫之變也。

碧虛註理猶實也事猶文也壺子謂吾與汝無其文故未既其實而固執以為得道猶有雌無雄矣以生化今有季咸之文斯足以顯壺子之實以道為有而與物无敵故為術者所相地以不動為文見其深根寧極不震不止動靜不發蘊道息念杜德機也反常曰權杜權則復常之義天以發生為壞見其神采外耀也真人之息以踵生氣一動沖和遍軀發自根本豈止眉宇而已哉子之先生不齊但見形質而已太

沖莫勝謂太空無勝負而不知所以然衡氣機則輕重平一不可以動靜觀也夫水之波蕩無涯而淵渟鑒物一也猶至人靈府虛豁洞鑒故相者無所施其術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形之語言則已出宗矣弟靡波流皆罔測貌食豕如人視彼若此塊然獨立無比擬也紛而封哉外蕩而內澄一以是終如此而已矣

趙註列子神季咸之術以為愈於其師壺子告以我之所以許汝者盡其文耳而其實則未汝固以為得道與眾雌無雄而又奚卵言有形之類皆陰也必有無形者為之主宰而汝以道與世亢必欲人之見信非無心而任理故人得而規汝示以地文寂然而止也萌乎不明也不震動故正之正則動矣此謂杜德機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是也天壤與地文對坤靜而乾動也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以萬物為芻狗而勃勃乎有生意此謂善者機老子云虛而

不屈動而愈出是也始見以為弗活再見以為有生又見而死生不可測故以為不齊太沖莫勝列子作莫勝是也示以太空漠然無朕而中有機纖老子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是也大魚盤桓以為淵靜中有動衡氣機也止水為淵杜德機也流水為淵善者機也示以未始出吾宗泛應萬變而本然者常存也弟靡列子作茅靡茅靡波流即與之虛而委蛇也列子悔其學之未至於是去文反質槁木其形雖處紛擾

之中而所守不移一以是終而已莊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蓋有深意夫為國在仁義禮樂今乃泯然不見其迹人以為國將亡矣及發政施令犁然當於人心又以為為國將興矣至於寓威武於文德之中行爵賞於刑罰之外則規國者不可得而測識矣此聖人治天下之妙道而託之於神巫之相也
盧齋云文喻外實喻內汝未盡見其實固以為得道乎無雄吳卵言無心亦無迹也

此句喻其心未化故可以形見目以其道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便是有迹使人得而相汝也。濕灰言其生氣欲滅地文釋家修觀名萌乎若生之意不震不動也不正者不可以指定言此不正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德機生意開其機而不動有生意欲滅之狀遂以為弗活矣。於杜開之中而動機已露故以為有生。天壤亦是觀名。天田者自然之壤猶今修養家以舌間為天津之類名實不入有無俱遣也。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太冲即太虛莫勝不可捉摸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平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所以為不齊也。鯢相止水流水釋氏皆以為觀名。雷信也。壺子到此方說出向之所以示季咸者皆此。淵也。九淵方示其三耳。太冲莫勝未始出吾宗皆是觀名。類靡拉投波流莽蕩故自失而走也。為其妻喪已下皆墮體黜聰之意不復贅釋。季士表論云季咸者以我之心感人

之心以我之見感人之見故禍福壽夭之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為真故棄而走也。彼至人者踐形於無形之表超數於無數之先又惡得而相哉。故始示以地文而疑其死次示以天壤而疑其生殊不知形之生死心之起滅也。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壺子未始有心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冲則陰陽之中莫勝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一謂不齊耳。三者皆謂之機以其動之微可得而見也。及其未始出吾宗則示以無所示彼以實投我而此虛彼以有受我而此無彼之起心役見有盡此之離人入天無盡所以自失而走也。壺子謂見吾三機則獨立我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我亦忘矣。示之者誰邪。見之者誰邪。莊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之應世唯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唯退藏於密故吉凶同患一將出其宗弊弊焉以天下為事則人得而

相之矣。古之帝王所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以此。王旦論云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故使人不可得而相。孔子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及其即之又變而為溫然聽其言也又變而為厲矣。是豈可執一而相哉。夫堯一而已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若此之多變然則聖人出而治天下使人不可得而相者固所以取天下而用之之道也歟。

季咸以心感人而知其心者也。道與世亢則不能無心有心則有跡使人得而相也。始見壺子而哀其弗活蓋至人心若死灰季咸無所施其感耳。不震者地之體不止者坤之化萌所以示之文可見者也。杜則捷聞莫窺機則微有可睹此至人潛德內蘊之貌有非術者所能測識也。再見壺子喜其有生謂見杜權矣。權又機之顯者始欲杜而今微顯所以知其有生也。天壤謂自然之地生物

之本也名實不入心不動也唯能至靜故其機發於下極吾身生意之所自始養而為浩然之氣廣而為及物之仁是謂繼性發見生生而不窮者也又見壺子而疑其動靜不齊無得而相則至人之妙用有出於術數之表者矣太沖者虛之至故莫窺其朕兆也衡以平而善應氣以虛而善入皆無心於物故不待感而自應然謂之機者以所以示之者言也三淵喻前三機之有深意九淵僅示其三而季咸之技已窮至人非有心於出奇以屈人也特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蓋不示之示無宗之宗亦虛而已何出入之有然則壺子所示者愈近而季咸所相者愈遠宜其自失而走也季咸既滅既失壺子亦無有也然則列子將奚為哉因悟向所學者皆其土苴而今始識其真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隕然而道盡之謂也比章實寓應帝王之妙旨託之季咸之相所以神壺子之道使後

之心醉技術者亦將少醒焉耳吾與汝與許也孔子曰吾與點也義同既其文一本作無其文天屈西北為無側加小卜為無姑既不正當是不止不齊如字莫勝是朕無疑三淵審字列子並作滿音盤水盤酒也本經音義云司馬本作壻聚也義或近之弟靡舊註同類未詳所據今此列文茅靡為正即草上之風必偃庶湯下文波流之義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二 立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應帝王第三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郭註物自當其名而各自謀物自任其事而主其知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見得則不知止不虛則不能任羣實用心若鏡鑒而無情來即應去即止故雖天下來照而無勞神之累也

呂註無為名尸則我無名而天下莫之能名無為謀府則我不謀而天下為之謀無為事任則我無為而任事者責無為知主則我無慮而天下為之慮體盡無窮則光大之至遊乎無朕則鬼神莫睹況於人乎若然者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所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所謂虛者豈虛之而

後虛哉吾心本虛故也其心若鏡不將則既往無所存不迎則未來不可見應而不藏則方今不可得以盡其受於天者如此是以勝物而不傷也

林註至人之心物感則通事成而寂有若鏡然明無情應物而妍醜莫欺是謂勝物而不傷至人無爭而是非莫欺因時循理而神亦莫之傷也

詳道註鏡之於物至則應之而其光不藏去則聽之而其光自若不迎於其來不將於其往夾者不窮而吾應之也常虛而無心此所以勝物而不傷也自無為名尸至而無見得以心之虛而致道也自至人之心至應而不藏以道之虛而至用也

碧虛註為名尸則形必瘁為謀府則神必殆為事任則才必竭為知主則識必昏體未盡則有窮有迹則不足遊矣盡其所受乎天則任之而已有見有得則不妙無見亦虛而已用心若鏡物來斯鑑彼自來往而妍醜無隱無心於勝物故物亦不能害

也

廣齋云無為名尸為善無近名是也無為謀府不謀焉用知是也無為事任事雖不可不為而不以事自任也無為知主人雖不能無知而不以知為主也此四無字是禁止之意與論語四勿字同體察見也見道至於盡而無窮極而心遊乎無物之始也天受我以此理我能盡之而不自以為有得見其有得則近於迹矣鋪叙至此以一為虛字結之用心若鏡已下數句只是解一虛字文勢起伏平淡之中自有神巧豈不奇哉

趙虛齋以此段連南海之帝為一章其註義略而不論按此段乃承前季咸章而立說用以總結其意觀文義可知名尸謀府事任知主言季咸恃知謀以察物而要名任事也體盡無窮已下言壺子之道不可測識至人則指壺子明矣非有心於勝物而不能不勝使季咸自失而走是也唯其不爭所以善勝物又

惡能傷之哉蓋明任道則其用無窮任技則其能有限也

南海之帝為儻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儻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郭註為者敗之呂註南陽喻儻然而有北陰喻忽然而無中央不有不無所以會合之也儻忽雖異乎渾沌而渾沌未嘗與之異故去待之甚善知其為善而謀報之則所以視聽食息者日鑿而與物通矣欲其朴之不爽不可得也

疑獨註道體全而為渾沌判而為儻忽其精在乎中其粗在乎外分中央以為南也此道之所以喪也喪道者必自外至故曰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無所不可故曰待之甚善日鑿一竅以明有所害也七日而渾沌死言不待數之極已足以喪道矣詳道註陰陽合而為渾沌渾沌散而為陰

陽以合者善乎散則其用無方以散者鑿乎合則其爲易敗老子云有象有物有精即渾沌儻忽之謂也謀報渾沌之德則以情誠道鑿數而渾沌死則以人滅天七日者言不待數之究已足以死渾沌矣

碧虛註南帝寓有爲北帝寓無爲中央之帝寓大朴也三氣未分謂之渾五行未彰謂之沌有無不分故曰善待南北二帝不識渾沌之真而妄興空鑿以致朴散老子云開其兌濟其事終身莫究是也

吳儔註儻者幽而有形忽者微而有數渾沌之全體散矣謂之中央之帝亦不離乎儻忽之間耳然則儻忽之相遇莫非渾沌之地也待之甚善以其公而無私謀報其德則私而有意矣道之全體將受其害故不待數之究而渾者分沌者散此所以爲死也

趙註應帝王篇前四章論治天下之道後章發明前意而歸功於渾沌之德南離也主目司視北坎也主耳司聽言人恃其耳

目之聰明而強其所不知則其真始離矣此知者所以行其所無事而惡夫鑿也庸齋云此段只言聰明能爲身累故以此形容臆肢體出聰明則爲渾沌矣本是平常說語撰成日鑿一竅之說真奇筆也渾

沌即元氣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鼻口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知識萌而有喜怒好惡渾沌之竅鑿矣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莊子纓說得來更是奇特如此機軸豈

後世學者可及哉

右章計七十四字郭氏引道德經一言以蔽之簡要切當莫越於此研味之餘偶得管見附于衆說之後云

南華經所謂渾沌猶道德經所謂混成冲虛經所謂混淪皆以汎道之全體本來具足不假修爲者也然而世有隆替道與時偕儻化而爲有忽化而爲無道體於是乎裂矣自一生三猶未至於鑿也及乎時相遇於渾沌之地則物交物

而心生猶薪火相加理無不然者渾沌無所分別待之固亦盡善使儻忽不能忘情而思所以爲報則渾沌之德未能不德故不免夫恩害相生之累日鑿一竅患由斯入也七日而渾沌死則情實

開而冲和喪也宜矣帝王之迹著而大道之體亡何以異此

古之應帝王者無爲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此堯舜三代已試之效後王法之以垂統立極豈以知治國汲

汲於謀術者之比哉故南華以畱缺問王倪爲是篇之首有虞喻多慮泰氏喻無爲無爲足以配天此帝王所應歷數所歸而億兆民命之所寄託者也若夫以已出經式義度欲以化天下之民無異矰弋熏掘而致鳥鼠是逮其高飛深穴之逃蓋有爲則有心有心則知謀所由出姦詐所自生雖父子之天有所不能固其於君民之際求如標枝野鹿之相忘可得乎是以天根問爲天下答以心澹氣漠順物無私子居

問明王之治答以忘功善貸使物自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為為之凡有天下國家者蓋求諸此鄭有神巫期人生死喻知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先事知幾燭微無隱可謂當代著龜然而一見壺子哀其將死再見幸其有廖三見疑其不齊無得而相則觀形察色之技於是乎有限矣明日又見自失而走何壺子之多變而季咸之不神邪此言料國者知謀數術不越乎人為之偽所以用之有窮而無為之主憲天體道垂衣一堂精神四達與化無極巍巍蕩蕩民無能若則豈知謀可度術數可窺哉結以南北二帝過於中央言道散為物離無入有條忽即有無異就微妙之所以分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儻忽之鑿唯其善待之必有善鑿者不若彼化無心相忘而交化也萬斛之舟不容滯針何怪乎七日而死渾沌哉竊惟南華一經肆言渾沌湍激籟號作新出奇跌宕乎諸子之表若不可

以繩墨求而內篇之與窮神極化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初學未得其要鮮不迷眩日華之五色者參考其創意立辭具有倫理始於道遠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已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齊物齊而已可忘已忘而養生之主得矣養生所以善已應世所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德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為師標立道原範模天下為聖賢續命脉為萬世開迷雲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為聖為神外則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斂之一身不為有餘散之天下不為不足也帝王之功雖曰聖人餘事然躋世真淳挈民清靜應化極致莫大於斯故以終內篇之旨儻忽生而渾沌死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夫今之人鑿竅而死渾沌者多矣將何術以起之曰塞兌閉門用之不勤是為真修渾沌之術歟詳七篇命題各有所主其間或舉例稠繁混淆其辨竊窺的指以古

人德合者配于逐條之下云逍遙遊之極議當歸之許由宋榮以解天下物欲之桎梏而各全自己之天也齊物論之極議當歸之子綦王倪以祛彼我是非之惑得其同然而合乎大通也養生主之極議當歸之老聃彭祖以紀過養形骸之謬知生道所當先也人間世之極議當歸之遽接與明出處去就之得宜勿撓逆鱗以貽患也德充符之極議當歸之王駘申徒嘉言內充者不假乎外德威者物不能離也大

宗師之極議當歸之孔子顏回有聖德而不居其位弘斯道以覺斯民也應帝王之極議唯舜禹足以當之謳歌獄訟之所歸應天順人而非得已此南華企慕往古聖賢筆而為經標準萬世若夫真人之所造詣即七篇而不泥離七篇而脗合所以外混光塵內存慧照出入聖闇開化機而不可以形教拘也善學南華者於內篇求之思過半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篇駢拇第一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郭象註駢枝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性爲多故云侈耳或云非性欲割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至治之意哉物有大小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羅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各正性命也方之少多未嘗有限少多之差則有定分不可相歧各守其分無不自得或者聞多

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駢枝之於手足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有用而然猶五藏之情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聰明各有本分多方不爲有餘少方不爲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若忘其所貴保其素分則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呂惠卿註駢拇枝指非不出乎性而德則所無也附贅縣疣非不出乎形而性則所無也於所無而有之此所以爲侈其氣爲五行其德爲五常其事爲五事其形爲五藏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非道德之正則亦所無而已故駢於足枝於手皆爲無用而所謂道德之正者無爲以反一而已

林疑獨註駢枝與形俱生出於性也疣贅因形而有出乎形也以性配德性在天而德在人以形對性性在內而形在外出乎天者人以爲侈出乎外者內以爲侈此自

然之理也夫仁義道德未嘗不相爲用而仁義之迹所以見惡於道德者猶疣贅見惡於形也駢枝喻仁義之本疣贅喻仁義之迹形性喻道德之正駢枝出於性而不可去猶仁義之本亦出於性也疣贅出於形而可去猶仁義之迹出於人爲故可去也若能忘仁義之迹則冥於性命之理與道德爲一矣忘形骸之累則駢枝亦出於形性與四肢同矣贅疣乃形外之物仁義之迹亦性外之物去之所以全其形忘之所以渾其道也

陳詳道註性以德立形以性成駢拇枝指在德無是也故曰侈於性仁義之端具於始生之時則道之駢枝者也而其用見於已生之後則道之贅疣者也人知駢枝之無用贅疣之爲累而不知仁義之行亦然蓋尚道德則仁義爲無用用仁義則道德爲有累也
碧虛子陳景元註駢枝與生俱生故出乎性而爲生德之餘贅疣生後而有是出乎

形而為性之外累故皆曰侈夫五行均則五常無偏乃道德之正今多於仁義是五藏之氣重慶必有少之者故非道德之正也且駢枝之於手足皆無用之指何足決齧哉若夫駢枝於五藏之情淫僻於仁義之行多方於聰明之用者乃駢枝於有用之處所以重增其弊也

竹溪林希逸處齋口義云與生俱生曰性人所獨得曰德駢枝本於自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為侈矣贅疣之為累亦然似此性德二字與吾聖經稍異多方猶多端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故曰非道德之正告子言義外莊子併以仁為外矣以仁義為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為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也

褚氏管見云天命之謂性物得以生之謂德會德性而充之之謂形是皆稟乎自然所以尊生配道體天立極至誠而不息者也凡在德性之外皆為駢枝贅疣所謂多方乎仁義聰明而非道德之

正故漆園立是論為外篇之首而議者謂薄仁義為太過且老莊之學非好為高大而固薄仁義也蓋尊道德則仁義在其中然當時所謂仁義皆多駢旁枝而非正者耳故不得不辭而闕之若仁義根心安行中理其去道德也何遠夫駢枝贅疣氣之暫聚初無痛痒之切身任之而勿嫌可也或者惡其累形而欲決訖之其為害愈甚故真人善巧設喻以祛其惑觀學者心冥體會即偽明真則天命之至理可全得以生之良貴可復道物一致天人渾融回視駢枝贅疣何足為吾形累而所謂聰明仁義者皆自吾德性中來是亦道之微也但不徇其迹以求善於物思復其本而同乎大通則亦終歸乎道德之妙而已何淫僻之有哉多方於聰明之用一句今本皆然碧虛子陳景元云張君房校本此句無方字引後文多於聰者為證其論頗長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箚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立寬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故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郭象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聲目自困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主也曾史性長於仁而性短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榮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黃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榮詬聘其音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於擣杙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羣言之主也此數

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是一家之正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自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以枝正合乃謂合爲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爲歧以短正長乃謂長爲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爲不足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性分非可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矣

呂惠卿註明者謂其自見今以所見爲明是以自見與所見合而駢之也聰者謂其自聞而聲律絲竹皆在外者則是益而多之也故道之所自出率性之自通則天下皆足於己不爲有餘也擢德則助長蓋性則厭其所生唯其爲之太過以收名聲則天下相鼓和之以奉不及之法此曾史之所以枝於仁也道在不言則辯非道也元貴謙比而累之繩貴條直而結之句所以通其讀而竄藏之心貴乎虛而遊於堅白同異之間啟行跬立以喻無用之言如累

瓦結繩然者此揚墨之所以駢於辯也凡此皆非天下之至正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則無爲自然而無所加損矣

林疑獨註駢於明者爲五色所亂不知道在內者可以返視也多於聰者爲五聲所亂不知無聲之和非聽所及也枝於仁者仁之散故擢其德蔽其性以收名聲使天下如吹笙鼓簧更相肩動以奉其法常若不及也駢於辯者其辭如累瓦之險其執若結繩之固邪說隱微曰竄句堅執白馬異同之論分外用力於無用之言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天下之至正道德是也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已彼正正者正物而不正於物不失其性命之情而萬物之分明矣故合者不爲駢枝者不爲歧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各任其自然之分則憂無所遣而自去矣

陳詳道註擢德塞性以明曾參仁其親之過史鰌仁其君之過也累瓦結繩危辭蔽敵然譽之也聖人無名而枝於仁者收名

聲仁者不憂而仁者反多憂則其去道也遠矣形無駢枝而駢枝生於形非形之常然也道無仁義而仁義出於道非道之常然也形安其常然則駢枝不足爲之累故合不爲駢枝不爲歧道安其常然則仁義不足爲之患故藏於其德善於其性而已矣今世之人已陷身於仁義之患且蒿目以憂之是決駢駢枝者也不仁之人復強仁義以饗富貴是決性命之情而爲駢枝者也

陳碧虛註駢拇者比五指之數則爲不足駢明者以兼倍之性謂之有餘聖人收視反聽以養內映世俗慕離曠之聰明縱耳目於外景以困弊其形骸則離曠爲亂耳目之帥矣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奔馳四方失其真性則曾史爲惑人心之宗矣辯之縱橫如累瓦重疊學之博喻如結繩屈積論之眇微者其竄句隱語之謂乎遊之卓詭者其離合是非之謂乎譽之小道者其敵跬不進之謂乎大辯若訥多

言數窮故楊墨爲悞。悞性之首也。夫形性之有餘不足皆非至正之道。以所稟正性而能自正者謂之正。正若役彼從己役已從彼皆失其性命之情矣。合不爲駢枝不爲跛相忘形骸也。鶴脰不斷。鳬脰不續。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

庸齋口義云。五色文章古者以養目。而莊子以爲亂淫。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用明者也。若以爲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爲是矣。多於聰者亦然。德性本靜而強於爲仁是擢德塞性。使天下黃惑鼓動以奉難行之法也。多言而無味者比之累瓦。結繩寬政。言句以爲辯。故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也。敝跲勞跲也。其言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也。以爲非乎。則楊墨之徒以爲是矣。多駢旁枝。言皆餘贅之事。非至正也。正猶云自然而不失性命之實理。故合不爲駢枝。不爲跛。長不爲有餘。短不爲不足。此數句即大秋毫小太山之義。跛起也。有所跛則不平。貼自在矣。鳬鶴

短長出於本然之性。性之所安無憂可去也。仁人何其多憂。一句堯舜孔孟皆在其中。

此段發明前意。謂人各有正性。性各有良能。能各有分量。一毫不可強故。慕離朱者喪其明。希師曠者損其聰。習冒史者過於仁。學楊墨者僻於辯。此皆以不足企有餘等而上之。攀援無極。非天下之至正也。彼至正者盡性命之情而無所企羨。人安其分物得其宜。合不爲駢枝。不爲跛。長短各適而無有餘不足之累。世間憂患不待去而自去矣。是謂盡己之性而後盡物之性。然則金物之樂所以全己之樂也。歟。竊詳經文。索元當是累九彼正者宜照上文作至正。不爲跛當作跛皆傳寫之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四 三四

武林道士稽伯秀學

外篇駢拇第二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餐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器器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啣衿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經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經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

與

郭象註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俱當任之恐
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可謂多憂也駢於
拇者謂不足故泣而決之技於手者謂有
餘故啼而訖之如是則羣品萬殊無釋憂
之地矣惟各安天性曲成而無傷又何憂
哉及兼愛之迹可尚天下之目亂矣以可
尚之迹萬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
難而後拯之然今世政以此為仁若無可
尚之迹則人安其分豈有決已效彼以養
○
竊非望哉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同然
皆得而不自覺故與物無二而常全任道
自得抱朴獨性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仁
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真耳東西易
方於體未虧於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
地乃大惑也夫與物無傷非為仁也而仁
迹行萬理皆當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當而
無傷非仁義之招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
所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常在
美色挽世不由於惡而常在仁義則仁義

者挽天下之具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雖
虞氏無易之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易矣
呂註仁義列於五藏而大仁不仁至義不
義美為而非人情乎惟其為之太過而不
由道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彼仁人多
憂則為之太過者也夫駢枝之於手足或
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至於去之而憂則
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則有餘於數
之類決性命而養富貴則不足於數之類
然莫知其非性命之情而守之則決之而
泣訖之而啼之類也夫待規繩而正膠漆
而固者是削性侵德失其常然常然者不
事平規繩膠漆而自然正固不知所以生
不知所以得古而不弊今而不新此所謂
常然而道德之正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
膠漆繩索而遊於其間而使天下惑耶易
方則以東為西易性則以無為有人生而
靜招仁義以挽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疑獨註仁義本於人之情性今且擢德塞
性以為仁義非出自自然故莊子意其非人

情不然則彼曾史之為仁何其多憂也古
人所以行仁義者自其本性而充之後世
乃徇仁義之迹入人為之偽故但見其多
憂耳苟不以天道任之則以駢枝為人道
之患欲傷而去之所以啼泣憂悲也蓋以
駢枝譬仁義信能冥其本乎自然則與道
德同體而不可去不能如是而徒徇其迹
人見其迹則思去之此所以為憂也今世
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心憂則目為之亂也
凡物任其自然則安傷其性命則憂駢枝
○
亦性之自然今欲決訖而去之猶仁人憂
世患而欲救之徒益其憂耳不仁之人決
裂其性命之情以養富貴良由仁義之迹
故得緣而為偽是以疑仁義非人情也自
三代以下撲散而不可復何其器器也夫
待鉤繩規矩而正非自然之正曰削其性
待繩約膠漆而固非自然之固曰侵其德
屈折者禮樂之末喻者仁義之迹以此
慰天下之心是失其常然也天下之常然
豈有所待而為正固哉不知所以生而自

生不知所以得而自得故能合古今齊生死物不能傷而無虧矣則仁義之迹又何必連連相續如膠漆繩索而遊乎道德之間哉此言曾史之徒不能無心以遊道德反為仁義束縛而不能解何天下之人競

慕仁義之名而惑亂其心也易方猶易以悟易性則迷而不返此小大之辨也曾史襲仁義之迹故可非之有虞氏之仁義充其性者也而莊子非之何耶蓋責其所始不得不然且先王之於仁義將以成民性

而復於道也後世因其所陳之緒餘而專嚴其迹以為天命之至盡在此矣操所以成性之迹遂以為性豈能使棄其名而樂其實哉所非者虞氏之迹所存者虞氏之心經曰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此取其存心也

碧虛註利揉成就削性者也牽合附會侵德者也此皆失其常然夫蓬麻曲直孰為鈎繩珠玉圓方孰為規矩松栢女蘿孰為膠漆連理合穗孰為經索物材天性皆由

自然故誘然皆生同然皆得古今若一無興廢也舍道德而趨仁義是為易方徇利名而殘生是為易性自有虞氏舉賢流凶招呼仁義以挽天下天下莫不奔趨喪命者由是胥改以致惑易也

庸齋口義云駢枝雖為手足之病而不可強去強去則為憂苦矣萬目者半閉其目目睫茸茸然有獨坐憂愁之意憂世自勞倉繁富貴此皆自苦故並言之又歎仁義非人情乎言其非出於本然自三代而下

此說盛行何其嘈雜耶夫性德出於自然非人力所為若必待修為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鈎繩繩約膠漆皆修為之譬故屈折响喻以慰天下皆失其常然而曲直方圓不用人力則為正理誘與美同考然而

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不知其所生不知其所得故古今若一無加損也連連不已貌膠漆自固經索自拘也離性以為仁義為之不已則泥執固東何以遊於道德之間徒以惑天下也小惑則四方

易位太惑則易天地之性矣立仁義之名以挽天下天下為其所使而奔趨之知仁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易其性也

仁義出於情性非其人者偽之駢枝出於形體累於形者惡之南華為見世之尚仁義者舍己以效人徇迹而忘本故歎仁義其非人情乎謂矯性而為之不出於安行是挽天下之患為己憂者也恐天下之不理乃奔馳以救之而猶不勝也蒿目以憂焦心以慮豈非決駢配

枝之謂與彼不仁之人決性命而不顧饗富貴而不及其禍發必剋則人貨俱亡而後已耳蓋仁有性之之真必有假之之偽惡夫假禽禽者器以虛天下之民故重歎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

而下為仁義者何其囂囂浮薄耶夫物之本性正固出乎自然有待而正則非至正有待而固則非真固是則削性侵德失其常然無異乎手足之有駢枝也夫常然者其為曲直方圓不待乎鈎繩

規矩也自生自得不知古今之殊成虧之異道德混成仁義為無用矣又何必膠固其迹以惑天下哉小惑易方東西錯位未甚害事也太惑易性則失其常然叛道背德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然其病源浸淫已久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挽天下舉以仁義易其自然之性性不真而仁義亦偽矣天下猶奔命而從之安於失性而不悟此真人之所哀也

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徇利士則以身徇名大夫則以身徇家聖人則以身徇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徇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間臧與穀則挾策讀書問穀與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莫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徇也彼其所徇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徇貨財也則俗

謂之小人其徇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郭註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故為有為者所尚尚之則失其自然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癡癡之事易無拱之性者夫鵲居而穀食鳥行而無章者亦何性而不徇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亦徇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癡癡充膺之變其迹則傷世之迹也然揮斤八極而神氣不變手足癡癡而居形不擾則其徇哉無徇也乃不徇其所徇而迹則與世同徇也天下所惜者生今徇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徇是非不足復論夫生異為殘性異為易皆由高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反冥我極堯桀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呂註神降而為聖王則聖之外也自三代以下一見聖王之迹而其所為神者隱而不見矣如禹之胼胝湯武之征伐雖出

於不得已而其迹則不免於徇天下之弊也莊子欲絕其迹而反於神天之本宗則其論聖人固宜如此非小之也男婚婢為臧穀則良家子牧羊以喻守意守意乃所以養心也挾策讀書則無不善而不免與不善匹博塞以遊則放逸無良而其所出則良也二者皆害於守意雖事業不同忘羊均也伯夷死名則挾策而亡羊之譬盜跖死利則博塞而亡羊之譬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此為道者所以貴乎兩忘而化其道且天下盡徇也所徇仁義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所徇貨財則不知身之多於貨其徇一也而有君子有小人焉其殘生傷性則盜跖亦伯夷不知得之病於亡則均也

疑獨註伯夷為清之名而身死焉盜跖為貪之利而身死焉二人皆未知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而所逐者惟外之塵垢執糠耳夫首陽之名長在而伯夷之身孰存東陵之貨常積而盜跖之魄孰有故曰其

於殘生傷性均也如是則伯夷奚必是盜跖奚必非此道之所以一也伯夷聖之清莊子深詆之者以其迹見於世而與盜跖為對故言此以矯當時襲伯夷之弊以刻意尚行者也其名雖與盜跖為對而神與

孔子同遊學者不可不知也夫天下盡徇苟不徇仁義以求名則必徇貨財以適欲天下之大致不離乎利名之間所徇仁義則世俗謂之君子而不知已為天之小人所徇貨財則世俗謂之小人而不知與世所謂君子者均美徇仁義者損其分而益其性徇貨財者損其性而益其分皆能安其性命之情則天之君子非俗之君子俗之小人經所謂人之小人是也

詳道註三代而上天下以仁義易其性三代而下天下以物易其性世愈久積愈散矣伯夷死名蓋不能弱其志盜跖死利蓋不能強其骨也臧者義之善殺者信之善男而婦婢曰臧女而婦奴曰殺男貴義女貴信故也羊之為物羣而不黨恭而有禮

其性未嘗不善也制字者以羊從言為善羊從大為美莊子以忘羊譬忘德宜矣臧殺之拘縱不同而均於亡羊夷跖之善惡不同而均於殘生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碧虛註凡有迹者皆徇也名聲既彰迹不可逃矣臧殺亡羊小惑易方也夷跖殘生太惑易性也天下盡徇則盜跖亦伯夷矣又何君子小人之分哉

腐齋云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大以下抑高也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事業不同殘生則一讀書博塞不同亡羊則均皆徇物之失也夫莊子豈不知夷跖之賢否其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亦以下抑高之意

上古淳朴民俗熙熙不待治而自治是以民安乎性分之自然君得以成端拱無為之化自三代而下以物易性遂偽喪真雖賢惡貴賤之不同各以所徇為是而弗悟其達於道也故其殘生傷性

無以異然後為民上者設為刑政賞罰以道之齊之勸之懲之上下俱備而姦詐生刑政賞罰有所不能制則民非其民國非其國矣此實原於上下交徇之過以致君民兩失喻以臧殺亡羊義甚

切當且天下盡徇則俱失其本然之天而滯于一偏之見反指不徇者為非何君子小人之分哉夫伯夷之清盜跖之行萬世之下昭若白黑漆園混而一之者以所徇而言舉不免乎有迹聖人猶不逃評議而沉跖乎治道之在天下若權衡抑彼所以揚此其勢不得不然唯求其平而已使天下無徇而免殘生傷性之患則聖人盜跖固有間矣然其所以善所以惡又當超乎仁義聖知之外觀之

外篇駢拇第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郭註屬性於仁狗仁者耳率性通味乃善也不付之我而屬於彼雖通如彼我已喪矣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

明也故善於自得者忘仁而仁謂仁義為善捐身以徇之比如性命還自不仁身且不仁其如人何任其性命乃能及人而不累於已同於自得可謂善也夫絕離曠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舍已效人者也效之若人已已亡矣雖所失之異途其失一也故愧道德而不為謝冥復之無連絕操行忘名利從容放浪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呂註性者物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而曾史屬於仁俞兒屬於味師曠離朱屬於聲色非吾所謂臧也臧於其德乃臧之體非謂仁義能臧之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則以有謂其所臧者特未定也任性命之情則無謂而不可名真所謂臧也聰明者亦然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是謂見聞聞者也苟其見聞在彼而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未能自得其性命而適之則盜跖伯夷豈有間哉以

其皆非道德之正也上不為道德下不為淫僻則兩忘矣夫伯夷聖人也安有不自得適而可為聖人哉蓋其制行方且欲廉頑立懦則其迹不免於有為莊子方言情命之情以兩忘名利以夷跖同為淫僻及其論高節戾行足以矯世則夷齊之節與許由善卷孔子顏闔同列於讓王矣疑獨註屬者性有所係著非大同於物而無私者也故曾史俞兒師曠離朱之於仁味聲色皆不免乎徇非吾所謂臧也臧於德者任其性命之情性命之情即正性正味正色正聲萬物之所自有者而數子強為之非自得自適也唯能性性而後不屬性於物而味味聲聲色色者見矣含其聰則反聽舍其明則內視及聽則聞道內視則見道道得而性得矣不自見而見彼者喪已而逐物不自得而得彼者離性以求道雖夷跖之不同其淫僻一也則知仁義所以喪道淫僻所以亂德皆莊子所不為也

詳通註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蓋人之耳目本自希夷聲色在前其從妄廢口之於味亦復如是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又況多駢旁枝以屬其性者邪

碧虛註曾史俞兒師曠離朱皆偏於一能役性若物失其天真豈得謂之善哉藏於德者以自得為善任其性命之情自聞自見而已若得人之得適人之適皆喪已於物者也故上不敢為仁義下不敢為淫僻此養正性命者也

庸齋云任其性命之情即是順自然自聞自見之論是其獨到不可及處一大藏教不過此意自得自適即是自見自悟大抵欲分別本心與外物不得其本心而馳騁於外者皆為淫僻也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為善無近名為惡無

近刑也道德即自然近名近刑則非自然矣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修身其譏評堯舜夫子曾史伯夷皆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耳

性若太虛窮之無有而無乎不在也一有所屬則涉乎偏徇而非道德之正雖曾史離曠特受異氣工於所長以道觀之猶不免為徇僻況以所短睇所長不至學邯鄲之步者鮮矣故皆不足以為善所善在任其性命之情出乎道德之正無強改徇徇之失耳目口之於聲色味也未嘗強通亦不强關任其自然而無容私焉此天下之至正也何物足以撓之人之聰明而至於自聞自見則有異乎世俗之聰明所善在乎自得自適則有異乎世俗所謂善仁義去而真性全藏於其德而已德主乎中道將來舍外物何自而入哉若其不自得通一徇乎人則是同為淫僻耳賢不肖也奚擇南華自謂上下不敢為而安於性命之

自得斯為道德之正也歟本經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為郭象所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存焉內篇既詳述道德性命之理故於外篇首論德性所不當有者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竊謂當篇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見自矜者之遠於道而南華敷演滂沱浩瀚若此蓋弘道闡教不得不盡其辭而達其意以祛世俗之迷使之復乎自然而合乎道也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其所漸被木潤山輝及為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己之真淳喪矣故聚曾史離曠揚墨得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為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猶奔燕之舉失其性命之情離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鳬鵠之無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然斯為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吾將奈何遂設臧穀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徇為君子小人

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絕
尚性無所屬反本冥極遊乎物初則駢
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
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為至而本然之聰
明不廢也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
見與顏子所謂仁者自愛知者自知義
同所以自得自適而無企羨之心則夷
距之賢否將有辨之者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六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馬蹄第一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配草飲水
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
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
之維之連之以羈帶縶之以阜棧馬之死者
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
有概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
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圜者中規方者中
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鈞直者應繩天
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鈞繩哉然且世世稱
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
下者之過也

郭註駑騏各適性而足非辭鞅而惡乘但
無美於榮華有意治之則不治也治之為
善斯不善已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
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驟步求其過能之
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任駑騏之力適
遲疾之分雖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眾馬

之性全矣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
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狂而
不返哉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
治能以規矩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
之善治不亦過乎

呂註馬之配草飲水而無羨義臺路寢則
民耕織自給無羨於高明之譬也伯樂以
燒剔刻雜治馬而死者十二三則強為仁
義而天下始疑之譬也飢渴馳驟而馬之
死者過半則屈折禮樂而天下始分之譬
也天下有常然因其性而為之今陶匠之
埴為方圓曲直皆失其常然者也為天下
而失其常然是乃不知在宥之道而治之
之過也

疑獨註馬之真性逍遙於原野之間而不
羨義臺路寢及至伯樂燒剔刻雜而馬之
死者十二三飢渴馳驟而馬死已過半此
皆尚人為之偽以闕其真性故也陶匠之
治木埴而中規矩鈞繩豈木埴所欲哉聖
人以仁義禮樂治天下亦猶是也而世皆

稱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木埴聖人善治天下此皆大道已散不見天地之全而唯治人之為稱莊子所以深詆之

詳道註上有形而無生木有生而無知馬有知而無義三者雖殊而善治之者莫不因其性而不違其自然循其理而不示其或使故馬盡其能而埴木盡其用然則善治天下者豈異是哉

碧虛註夫馬之知配飲翹陸而已無用義臺路寢猶擇雉之不願畜樊也及至伯樂則治之將與物性已弊才不勝任抑死過半矣土有方圓而陶者就規矩木有曲直而匠者施鉤繩馬有驚驥而伯樂用鞭策民有賢愚而聖人與法度皆順其情而為之後世之御馬而敗者非伯樂之才也治民而失者非聖人之道也而反歸罪於伯樂聖人是未知其所善漆園所以興歎也庸齋云義臺路寢王者之居一作義臺養也居移氣養移體之地燒剔刻削皆治之也雖謂絡其頭鬣謂解其足連列也標街

也飾鑄鏤之類馬制於人而不能自適所以死者愈多陶匠以土木為器無異馬之被燒剔刻維也而人皆以伯樂陶匠為能猶秦氏而下以治天下為能也

物有常性民有常德其德不離民性得矣何在乎過求過養以損德傷性哉真人為見世俗澆薄以人滅天不安本然之分而求益分外之知凡上之御下下之事上舉不免以知術相籠知術窮而不肖之心應雖嚴刑峻法有所不能禁也靖原其端由於上之人好知之過啓其多知而又為知以救之不亦勞且多事乎欲正本澄源痛革其弊故借馬立喻以明治之之失觀任治道之君子有取焉耳自三代而下民性既離刑政賞罰之所以立則是四者治天下之概飾鞭策也而知術姦詐之萌實由於此後篇所謂并聖知而竊之者是也然則今之為治者將何如曰主以道德而四者為之輔斯可矣舍道德而專刑政無異

乎伯樂之治馬千里之足雖得以自別而馬之受害者不少矣若其不任道德又廢四者則一家不能自齊如天下何陶埴之喻不越前意其失在我善治之一語矜已能而有心以為治何以復民

性而全常德哉故曰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埴埴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居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覺寔為仁踈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懷樸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

之過也

郭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故放之而自一非黨也是曰天放填填順順自足而無求於外之貌不求非望之利止於一家而足罷亡同得與一世澹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與物全而無害德不離而民性素樸無煩乎知欲也聖人者民得性之迹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有聖人則有斯弊將若之何殘樸為器毀玉為璋以至色為采聲應律皆變朴為華棄本崇末其於天素

有殘廢矣世雖貴之而非其貴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也

呂註民復常性而不離其真則所謂聖者不可得而見故無欲而素樸未始有疑也同德而不離未始有分也及離乎其真有

所謂聖人者出為仁為義不由乎自然為禮為樂不由乎至正而天下始疑始分矣殘樸為樽以況毀道德為仁義毀玉為璋以況離情性為禮樂皆多駢旁殺之道也絕巧而返手朴則工匠之罪除棄仁義而任道德則聖人之過免矣

疑獨註古之神人在宥天下則無意於治順民之常性會於正命之極而已織而衣耕而食同德相親而不偏黨天放者出手自然而非人為也填者實充乎內順者真顯乎外任足之所行而不由運信目之所視而不入邪禽獸草木皆得遂性命之理而無天閼之患獸可係巢可闕以明人無機心則物無所憚同居族並人民自樂又惡知君子小人哉同手無知非無良知也同手無欲非無可欲也始於其德不離終於是謂素樸民之常性得矣覺蹊踳皆用力貌為仁義而不順性命之理天下始疑矣澹漫樂之散摘擗禮之偏由仁義而有禮樂有禮樂而性情離此天下所以分

也夫仁義出於道德禮樂出於性情上古世質民淳仁義與道德為一體樂與性情不離後世廢道德以言仁義離性情而議禮樂是以有曾史之仁義非堯舜之仁義有世俗之禮樂非三代之禮樂老子所以提提絕滅之在莊子亦所不取也殘樸為器工匠固不能無罪因救弊之迹聖人亦不能無過也

詳道註夫至德之世養生不奪於嗜欲而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所求不出於分外而山無蹊蹊隱澤無舟梁如是則視人如已視己如物物我兼忘內外無間所以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也又惡知君子小人哉心有知而擇腹無知而容志有欲而動骨無欲而立聖人之治天下虛其有知者實其無知者故能使民同手無知弱其有欲者強其無欲者故能使民同手無欲無知所以德不離無欲所以民素樸素者性之質言純白而不染於物也樸者性之全言混成而不散於器也老子云見素抱樸少

私寡欲經曰素朴而天下莫與之爭美由於民性得故也

碧虛註民有常性織衣耕食一而不黨游於自然貿易未興不相往來俗儉約而物繁滋中無機而外無忌素朴而民性得矣不善為治者用力行仁矜持尚義離道以善懷疑弗信矣屈折為禮縱逸為樂陰德以行冲和分裂矣機搏六律皆治世之法過則為亂此云工匠之罪聖人之過者見其末敗而推責其古今之常情也

而論齋云同德謂其得於天者同常性前篇所謂常然也純一而無偏黨肆樂於自然之中填填滿足顛顛直視皆形容其拙朴無心之狀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津未通也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雜居物無害者草木遂長未有斧斤之禍也羈獸而遊樂巢而閤人與物相忘也如是則安有君子小人之分哉無知無欲純乎天理及至聖人強行仁義流蕩禮樂然後心迹始分不純一也道德自然也莊子以仁

義為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為強世故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人之過所以結上文也

前論治道之弊欲有以革去之故此謂善治者不然上陳至德之世民性真淳而無所企慕衣食足用而無求羨餘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即民不往來舟車無所乘之謂也羣生連屬草木遂長言其生物繁茂禽獸可羈鳥巢可閤言無心而與物化也由是知鳳巢于園麟遊于囿至和感召理誠有之如是則上無欲而下無知德不離而民素朴又恐有君子小人之分哉及至後世聖人以有為治天下致力於仁義勉強為禮樂於是民始疑而天下始分矣故南華以殘模毀玉為工匠之罪廢道用仁為聖人之過然而模玉不毀何以為器仁義不立何以衛道曰天下之撲散久矣無患乎

之器也聖人之道散久矣一變而為仁義再變而為禮樂三變而仁義禮樂徒存其名是使後人而復衰後人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六

五三

十四

武林道士楷而芳學

馬蹄第二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街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跄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郭註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羣馬之性不失夫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含哺鼓腹民之真能及至聖人屈折以禮樂懸跂以仁義而民始好知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呂註馬之食草飲水相靡相踉知已此矣猶赫胥氏之民無知無爲含哺鼓腹也加之衡扼齊以月題猶屈折禮樂懸跂仁義

以匡慰天下也馬知介倪詭街竊轡而至盜者猶民踉跄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介間端倪闔曲控扼驚則馬之很曼則馬之諛知夫衡扼街轡介倪闔扼之所在而施其驚曼以詭街竊轡此馬之知所以至盜也然欲馬知不至於盜人心不至於好知者無它反其真性而已矣

疑獨註馬之真性安於飢食渴飲喜則相順怒則相踉而已不知其它也及加以衡扼齊以月題額上的顧象月齊謂整飾之唯其勞役馬之形體故馬知介倪介猶賓介之介兩旁助馬者倪同老倪之倪牧馬者也言馬因人制遂知有介倪而詭詐生矣闔者志之室扼者體不伸驚如驚曼如病曼皆形容其憤怒之狀詭街自出其街竊轡自脫其轡言人害馬之真性故矯詐而至於爲盜此伯樂之罪也赫胥氏上古帝王之號居不知爲行不知道含哺鼓腹民如嬰兒此外非所知也屈折禮之末徒能正其形而不能正其性情懸跂仁義

之未覺足慰其心而不能常安之也是以民好知而不止此亦聖人之過也

詳道註聖人以仁義慰天下之心而民始疑以禮樂匡天下之形而民始分夫馬之食草飲水猶民之耕而食織而衣也喜則相靡怒則相踉猶民之一而不黨也穿牛絡馬皆人爲之過馬之知而能至盜豈善治馬哉故是篇始終言此以排人偽之極蓋謂棄道德而徇仁義則君臣父子不能無分疑棄仁義而任道德則雖禽獸萬物可與族處故以赫胥氏終焉

碧虛註馬之真知唯造父秦丙知之不施鞭策有日行萬里者至伯樂而下加之衡扼齊以月題而不免詭街竊轡之弊也民之常性唯赫胥氏知之不立法度而民咸遂其天性至堯舜而下則屈折禮樂懸跂仁義因之以賞罰而鬬爭莫止其弊益甚矣故曰聖人之過也

膚齋口義云此段又把前論翻出愈奇看它交頸分背字便見喜怒哀之狀月題今所

謂額鏡介獨也獨立而脫怒之狀也圍扼曲頸以扼拒驚猛曼突也言其抵拒不受羈絡之狀詭計以入街潛竊以加脅與人抗敵故曰盜是伯樂使之也若無衡扼街轡之事則豈見其介倪闌扼之態哉民之好知爭利無異馬之競街竊轡也

古之聖人以康濟天下為己任唯恐一夫之失所思有以撫育安全之豈有求於世而然哉蓋出乎性情之真道德之正在己所當為者是謂上德不德下知有之而親譽不及焉逮乎後世樸散民流知詐日作出應聖人之運者匍匐重所以拯民於水火諄諄善誘以覺民於迷塗愛利之而仁迹彰裁決之而義功見節文之而禮興和樂之而樂出是亦因民所尚適事之宜而為之制度猶未至甚矣也然而治久則民玩法久則弊生更張則法苛令嚴則易犯亦勢所必至矣吁七竅既鑿其有復於渾沌者乎此馬蹄之所以作旁騭曲喻之所以

繁且廣也末章又論馬之真知以歸當篇本意至舉赫胥之世民知含哺鼓腹而已無為自得之意舉見于此則上之人不擾可知

南華引古證今覲復淳風於萬一奈何世道交喪爭歸於利而不可止卒歸過於聖人豈立言君子所得已哉切於警人心救時弊不得不反以矯之而或者議其為憤排之雄則過矣善觀莊子者究其意略其辭可也介倪舊音屬脫聲聲牙而義難通今定從本音言人以知御馬而馬之知介然已見端倪思為詭街竊轡之計則是馬本無知而人啓其知也

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叙題意以御馬明治民與尚書御馬喻臨民義同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哀曲盡其態雖畫筆之工曾不是過然則人心之善否又安能逃其精鑒哉次借陶桓立論以演上文言有心有為於治而攪拂天

下之性情不若無為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疑無異伯樂之從事乎燒剔剗錐以求追風之步名曰治之而害其甚焉所謂聖人之過者設為仁義禮樂以教民號之令之唯恐其不至殊不知樛枝葉繁而根幹衰政迹彰而姦弊作此淳朴之所以散刑罰之所以興上下交兵而不息也故漆園高言以矯之博喻以化之使天下舍偽還真知所趨向有以見至人之心猶未忍怒然於世也未引上古民淳俗厚熙熙自樂以證皇王無為之効後世聖人束以禮樂慰以仁義求治太過而至於不可治矣

太上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南華之論得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七

胙篋第一

將爲胙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絨膝固扁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絨膝固扁鑄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嘗議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閭閻之所布衣絰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閭四境之內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手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郭註爲大盜積爲大盜守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法聖人者法其迹迹者已去之物非

應變之具美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手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爲人守之爲大盜者不盜其聖法則無以敗其國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爲金當之具呂註攝絨膝固扁鑄以防胙篋發匱之盜世俗所謂知也及巨盜至則負之而趨唯恐其不固然則世俗所謂知有不爲大盜積者乎立宗廟社稷屋邑州閭以守四境者世俗所謂聖也田成子竊齊國并其聖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世俗所謂聖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真聖知者固不然也

疑獨註胙者潛開也攝絨膝固扁鑄此世俗之知禦小盜而已大盜至則負匱而趨向之絨膝固非唯不能禦盜適足以資盜也世俗所謂知非周萬物之知故不免爲大盜積世俗所謂聖非不可知之聖故不免爲大盜守此老莊所以欲絕棄之也田成子竊國并與聖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凡聖人之迹見於法度者皆不免於盜然以

田成之安比堯舜不亦過乎曰凡有身而爲天下之所寄託者皆執轡繯餘何足校優劣若夫堯舜之不可寄託天下者豈田成子得以擬議邪

郭註知謂造篋匱絨膝固扁鑄者積謂聚斂實貨而蓄聚者聖謂掌符節權衡斧鉞者守謂保宗廟社稷封疆者且齊國之創制立度何嘗不法聖人而田恒奪其聖知據有其國則聖知者乃大盜之資也

腐齋云世俗之知本爲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備盜以絨膝固扁鑄者世俗之知也穴室負匱探囊者超俗之知也人有超俗之知造化間幾何而一遇哉以之上監天和以養形保神下盜地利以肥家富國何不可者而乃甘於妄意室中之藏以希不義之貨而不顧公論之不可逃遁

臭之不可掩何弗思之甚邪竊嘗考其所由亦有以致之者世無積而守之彼惡得而奪之然自肚篋之欲充之而至於竊國信乎履霜堅冰之不可不謹也夫竊國者非并其聖知之法而竊之雖得國無以自立則聖知者天下之利器在人用之如何耳其權或墮姦雄之說中未有不反為所制者後文云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小盜有誅而大盜無禁是豈齊民之術哉彼既竊國為君而又禁民為盜亦知仁義之不可廢也得非以聖知之法守其盜賊之身乎漆園慨立是論所以誅千古姦雄之心麟經直筆之嚴可以並行於世矣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割黃弘胞子胥靡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

人也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郭註暴主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臣而莫之敢抗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放其毒而使天下側目哉聖勇義知仁五者所以禁盜而及為盜資則聖人之利天下少害天下多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夫唇竭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數也且聖人不立尚於物而不能使物不尚人無貨賤事無真偽尚尚聖法則天下吞聲闔服此乃桀跖所至賴以成其大盜者也若乃絕尚守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拊擊聖人而我撲自全

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矣。錫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盜止而華尚之迹都去矣。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禁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所利不得輕，則小盜之所因大盜之所利也。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所以禁盜也。大盜又逐而竊之，反為彼用，是以成其大盜而大盜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適足以誅竊鉤者耳。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貨，故不可以示人也。

呂註世俗所謂知所謂聖者，皆以法為之。所謂至知至聖，亦不出乎聖勇義知仁之名，而不知知之所以知聖之所以聖也。故四子者不能舍其身而跖之徒反資以為盜，則世俗之所謂聖知者不免為大盜積守耳。至知在於不知，至聖在於無名，而世

俗之聖知反所以資盜，則利天下少害天下多非虛言也。唇齒以況相因，魯酒邯鄲以況非相因，而相因然則欲治天下莫若掎擊聖人。縱舍盜賊，善惡兩忘而已。夫心谷不虛而賊心得以起，其間者以聖為淵而壅之也。錫聖川而涸之，則谷虛而盜不生矣。心淵不實而賊心得入於其間者，以聖為丘而傾之也。夷聖丘而損之，則淵實而盜不侵矣。此聖人已死，大盜不起，天下所以無故也。所謂死者，不生其心是已。賊心生而大盜起，雖重聖人以治天下，是重利盜也。詳見下文并竊之語。故竊之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而莫之能禁也。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況其尤大而揭諸侯者乎？雖軒冕斧鉞有所不能禁，勸凡此皆離真為聖之過，而猶以聖法明天下，是示人以利器，故大盜得以奪之也。

疑獨註道有君子有小人，得道之正則聖勇義知仁，皆正就其不正者而充之，則為

大盜而已。盜之所謂道者，妄意所藏，先入後出，知可否分均也。凡得其一者為小盜，跖得其金者也。莊子嘗寓言於雜篇與吾夫子為對，以明大盜與大聖，其知一也。所用不同耳。善人則資五者以立，已惡人則資五者以為盜。善惡皆本於人心，而天下為善者常少，為惡者常多。莊子所以深矯之，魯酒薄邯鄲，圖聖人生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理。且聖人制法豈有意於起人之偽，人自襲其迹以為偽，所謂掎擊聖人者，深惡聖人之迹也。若禪家所謂我當時若見釋迦瞿曇出世，一棒打殺，意同縱舍盜賊，亦欲息詐偽耳。川谷之水相通，丘淵之土相資，喻聖人之迹大盜所資，聖人已死，絕聖棄知之意，大盜不起，爭尚之迹都去矣。苟不絕聖知以止盜，反重聖法以治天下，跖之徒將乘之以為盜，是重利之也。夫斗斛權衡符璽仁義皆聖人治天下之具，莊子意謂凡涉形器法度者皆大盜所資為盜，而至於竊國則斗斛權衡符璽

皆爲所有而刑責自己出矣且堯舜三代之所賴以爲治者其形器法度與後世同而治亂之迹異者彼所賴雖在此及其成功則此雖存而可以無用也後世認認然唯此之爲賴其權一墮姦人之觀則所賴以安者往往以致危田成子之事是也聖人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幹萬化故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機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此所以行萬物於術內而天下莫能禦又豈以利器示人哉

○評道註以知治人莫如齊國以知治身莫如四子以暴亂人莫如盜跖皆曰嘗法聖人矣然齊國不免田氏之篡四子不逃時君之戮而盜跖竟以壽終是法聖人而爲治者無益竊聖迹而爲惡者無害則聖人之於天下也不足以止盜適足以起盜也莊子非不知聖人應物適時而已後世禍亂隨之而起者蓋唇亡則齒寒膏酒薄而邯鄲圍其可以齒寒而責唇邯鄲圍而魯耶率歸過於聖人者遺其有迹之累也

○禁哉

○碧虛註知之出也或利或害聖之顯也或生或死利害不能惑者至知也生死不能動者至聖也若四子者皆矜知誇聖而自取滅亡又惡知至知至聖哉聖知大盜相因者也聖知生則大盜起大盜止則聖知亡捨擊聖人絕棄之也縱舍盜賊不貴貨也聖知泯絕民性淳厚天下平而無事矣夫竊仁義聖知者欲其貴也盜金寶珠玉者欲其富也然天與之則公人取之則私若公公而私私豈軒冕所能勸斧鉞所能禁哉

○廣齋云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恃而竊聖知者或以自利也爲盜之道是莊子撰出以譏世其言雖怪而實有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唇齒川谷之喻明聖人不爲盜設反爲大盜之資聖人不生大盜不起言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天下自治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而制法姦人得之益以欺世戰國諸侯篡

奪而得皆大盜也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既爲侯立國則亦以愛民利物爲事是并竊仁義聖知也名爲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諸侯竊國立於人上故曰揭而世未有用刑以禁止之者皆憤世而爲此言

○世之所謂至知至聖者例不免爲大盜積反不若不以聖知稱者無所積而盜莫能窺也故引四賢以證聖知之不足恃夫天生忠賢匡君輔國節義所在有死無貳而上或不之察惡其逆耳拂情始則疎遠之甚則譴斥之而彼忠不能自泯終於戮之而後已吁忠賢之戮姦臣之幸也欲證若此國其能久乎夫爲巨姦大盜豈無其術所謂術者亦不越乎聖知之法以所資者重故所取不容輕然其厲階非一日之積必酌其君上之可罔有司之可欺因時乘勢以遂其悖道之舉然猶不免資聖知仁義以爲治如前立國者所云一廢而一興川谷丘淵之消長也聖生而盜起膏酒邯鄲

之相因也雖重以聖知而為治重利盜
跖也宜矣且竊鈎者受制於聖知之法
而竊國者奪聖知之法以制人是以善
人少而不善人多雖軒冕斧鉞不足以
為勸懲也信知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彼竊窺其機將為所奪猶魚
之脫淵螻蟻得以困之矣語云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則聖人之治天下
必有神而化之之術歟此一節自易嘗
不法聖人至聖人者天下之利器凡十
一處聖人字今本皆然唯陳碧虛照張
君房校本並作聖知考之前文世俗所
謂知世俗所謂聖之語則說亦可通據
當篇本意正論立法之多弊則從元本
可也竊意張氏當時被旨校定及碧虛
述解進呈之時恐其間論聖人處語或
有嫌權易以聖知因而傳襲耳然有當
用聖人處若曷嘗不法聖人不得聖人
之道不立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聖人已
死聖人不死此不可易者餘易為聖知

亦自有理至若聖人者天下之利器則
是聖知無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九

立八

武林道士楷和芳學

肱德第二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撻玉毀珠小盜不起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摺斗折衡而民不爭殫
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捫亂六律
鑠絕竿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舍其聰
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
舍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擺工倕之指
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
史之行鉗揚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
始玄同矣彼人舍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舍
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舍其知則天下不惑
矣人舍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揚墨師
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煥亂天下
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郭註去其所寶則不施禁而自止賤其所
貴則不加刑而自息除矯之所賴則無以
行其姦巧小不平者大不平之所用也外
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害矣夫

聲色離曠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聰明各舍人舍其真也夫以蜘蛛蛄蛻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者任其所能不責萬民以工僇之巧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自能則大巧矣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擯也去其亂性之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彼曾史揚墨離曠工僇者所票多方使天下躍而效之效則失我我失由彼彼為亂主矣若夫法之所用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耶

呂註莊子所謂絕聖棄知者非滅典籍棄政教也不以生於心而已適王毀珠者非

出府庫棄諸山也不以貴之心而已焚符破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恃也捨斗折衡非果捨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非所恃也然後民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塞師曠耳欲反聽也我反聽則天下舍其聰膠離朱自欲內視也我內視則天下舍其明擯工僇之指天下始有其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天下之德始玄同則在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彼外立其德而煖亂天下者則非舍其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用也而或者謂莊子真欲捨擊聖人縱舍盜賊殫殘法度者豈可與之微言乎

疑獨註大盜盜法小盜盜物盜物者禁之以法盜法者化之以道符璽本以行信斗衡本以致平及其弊也行信者反為大不信致平者反為大不平此莊子所以欲焚破捨折之使人目不入色耳不入聲心不入觸種種色相隔越於外而以性命為主

收視反聽不恭離曠而得其性之固有是謂大巧若拙也曾史楊墨惑亂天下所以欲削其行鉗其口使之咸反於一天下之德始復於道而玄同矣人舍其明則天下之明皆足以自照人舍其聰則天下之聰皆足以自聞人舍其知則天下之知皆足以自知人舍其德則天下之德皆足以自得此所以不爍不累不惑不僻也彼曾史離曠數子者皆非充其固有之性使天下勞神疲慮以殉之則是煖亂天下法所無用也

詳道註荀卿曰符節契券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下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鈎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下乘是而後偏衡石稱懸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下乘是而後險斗斛量藥所以為均也上好貪利則下乘是而後鄙蓋法生於聖人之所不得已而行於後王之善守有是人無是法上古不失為善治有是法無是人末世不免於竊亂莊子之論不該於人法相資至謂

為是以量之為是以矯之則非是而竊之乃欲焚破挫折而後已者蓋欲飲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以復歸於道德之本而已矣○碧虛略而不論○庸齋云璵玉毀珠以至捨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絕聖棄知之意非實論也與老子不肯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義亦相類但認得過當耳東坡云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字邪擢亂抽簏之燦絕焚棄之外立其德重外物而失本心燦亂熏灼而撓亂之也此段不過敷演前文以結絕聖知棄聰明之意使人全性同德而已諸解已詳不復贅釋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宓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其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

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傷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誣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恃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燄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使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嚶嚶之意嚶嚶已亂天下矣

郭註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適故常甘富故常美雞狗相聞不相往來無求之至也今贏糧趨賢而棄親去主至治之迹猶致斯弊上好知之過也夫攻之逾密避之逾巧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況於人

乎上之所多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逐多則迷矣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已致人不止其分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忘其知哉

呂註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也故結繩而用之無欲也故甘食美服樂俗安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至德之世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皆知非其所不善惡與不善也莫知非其所已善美與善也復手無為則雖美與善亦非性命之情也民不往來而自為族是謂種種之民其所有賢贏糧而趨則役役之使也其教我也似父其諫我也似子則嚶嚶之意此皆尚賢好知之過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聖人大盜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以去知為言

疑獨註當上古十二帝之時天下之民食

無所擇而甘衣無所擇而美其居其俗不擇地而安樂之難徇相聞不相往來人物繁息無求於外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今羸糧趨賢不憚其遠者以名利滑其天性此上之人好知之過也自弓弩車戈至喫詬同異復明上好知之過以致魚鳥人獸皆亂而失其性矣所不知者多知所已知者良知所不善者非可欲所已善者可欲也莊子欲人忘其外好充其自然之理而不見可欲之善也上好知而無道日月山川之悖燦四時之施墮矣下至小蟲小物皆失其性則大者可知種稂之民言各隨其所受性而生淳朴未散也今舍淳朴而悅役役含恬淡而悅噉噉宜其亂天下也

詳道註軍多令則亂言多給則辯故知多則事多事多則患多此治天下者所以貴夫小知去而大知明也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則於窮理之知為贅知非其所不善莫知非其所已善則於盡性

之仁為虧虧於仁贅於知則所知非真知所非非當非矣天運曰三皇之知上恃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屬蠶之尾解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與此喘豕肖翹義同傳曰多事生之憊多言德之賊役役多事者也噉噉多言者也天下惡得而不亂哉

碧虛註南華引上古容成太庭十二氏無為之治以證今世為治者之弊結繩則立法之始事不可終靜靜久則動也至於上好知而天下亂矣鳥獸蟲魚不安其生沉於人平機詐之毒上干天和故草木昆蟲咸被其害太上云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之福信哉斯言

庸齋云十二氏只伏羲神農軒轅見於經餘無聞焉或得於上古所傳或莊子撰出如佛言我於過去某劫也以天地間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可考者三千餘年伏羲已前必有六籍所不傳者未可遽以為無也其所有賢者羸糧而趨之暗說孔孟在

其間誦滑堅白解垢同異皆當時辯者之事以取魚取鳥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亦是以魯史與斗斛權衡並議之意求其不知者務外以求異求其已知者曉然易見自然之理也所不善在人者所已善在我者即齊物論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它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者亦非也大而日月山川微而喘豕肖翹莫不失其性甚矣好知之亂天下也歎息一句結了卻以三代實之道遙遊曰湯之問革也是已起句也此曰三代已下是已結句也起結雖異同一機軸

此章舉至德之世上下無求民各自足以證今時之不然十二君者其間或典籍未聞祝融已下迹漸可考竊意伏羲已前民性素樸則繩猶未結也故所食皆甘所服皆美樂俗安居何知帝力隣國相望而無攻掠之憂難大相聞而有阜豐之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耕鑿自給無求於外只此數句寫出太古淳

朴之風蓋引道德經小國寡民章語云後世遂至延頸舉踵羸糧趨賢棄去親不遠千里而求之尚賢之迹著使民求奇務異以尊耳目所不及必有名浮于實者應之是相率而為偽欲天下不亂可得乎下文文明好知之害物使生民失性雖禽獸蟲魚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皆知求其所不知謂分外求知知測天地間鬼神之類所已知謂己之良知辨微危尊德性之類所不善己自以為非者責人求備之類所以善己自以為是者矜能自用之類信能於此精擇而謹趨之則知善皆出於真性情各歸於正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苟或反是則日月山川為之悖燦人民其能自安乎此皆原於上好知之過種種之民謂得祖氣之正可為種於天下者也。是篇以胠篋命題諸解罕及胠字之義唯林疑獨云潛開也今考監韻胠脅也則胠篋者從篋之脅旁開而取物此竊

盜之行也經意謂治失其道法令滋彰上以知防民民亦以知窺其上防之弗周必將乘間而有之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田成子盜齊并竊其聖知之法以致身安國霸則知盜亦有道而世俗之聖知不足恃也如此四子之不免乎戮宜矣世間善惡二塗皆實聖人之道而立然而為惡者常多趨善者常少則其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也可知蓋消長之理猶唇齒川谷之相因若重以聖知治天下其為盜跖之利不輕矣為器以平之并器而竊之立法以治之并法而竊之吾將奈何哉此實由乎為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為私利天下有彼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棄知捨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為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全其所受而已為欲矯世俗之弊其言不免乎過訐詭有以激回之馬蹄未足

盡其喻至胠篋而極矣奈何道大難用徒託空言獨唱於前卒無和者無怪乎古今抱道之士高蹈山海而不返也吁使任治道之君子皆如漆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 立元

武林道士楷 伯秀 學

在宥第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怙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怙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驚而後有盜跖曹史之行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紛紛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郭象註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真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

無為故有誘慕好惡而民性淫矣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無治乃不遷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喜怒哀位居處無常此皆堯桀之流使致斯患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哀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哀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天落也慕賞乃善賞不能供畏罰乃止罰不能勝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所以當功過非所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而三代已下紛紛然與迹競逐以所寄為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呂惠卿註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其常性常德即我之性德是也在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任自然而不益宥者放之而不縱如圓之宥物也不淫不遷無為而已無為則無我無我則治天下者誰

哉故兩忘堯桀之是非也人生而靜何有樂苦使之樂苦是淫其性淫其性未有不遷其德者也萬物負陰抱陽沖氣為和人莫不有沖氣之和以與天地通而堯使民樂其性至太喜而毗於陽桀使民苦其性至大怒而毗於陰故傷其沖氣而墮四時之施寒暑之和不成反傷人形矣至於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所謂兩相傷也於是天下始有喬詰卓驚非常之行喬則高尚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驚則不羣皆非平易中正此賞罰所以不給性命之情所以不得而安也

林疑獨註天下所自生者莫不自在天下所自得者莫不自有聖人觀天下自在之性而在之使各適逍遙之遊因天下自宥之德而宥之使各安其理義之悅在之者使天下成其性宥之者使天下順其德故性不淫德不遷聖人亦無為矣豈有治天下者哉心無所苦謂之恬恬有安靜意心相承順謂之愉愉有惟悅意喜則氣散而

陳詳道註有天下者欲開天而不開人爲
福而不爲賊莫若在宥之而已在則莫之
擾宥則莫之迫莫擾則性不淫故誘然皆
生而不知所以生莫迫則德不遷故同然
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又孰治天下哉治天
下者不失於不恬必失於不愉不愉則太

陳碧虛註上古之君存天下者寬之而已
非有心以治之也故天下不淫其性不遷
其德斯無爲而自治也昔堯亡自存之道
而施仁愛使民失常性以至親之譽之桀
無寬物之恩而務苛急使民失常德以至
畏之侮之性淫德遷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人之喜怒通乎陰陽陰陽不和反傷人刑
矣喬誥高奇之論喻曾史之流卓犖獨行
勇猛比盜跖之徒也賞善不足言詐善衆
罰惡不給言實惡多故喧譁競逐以勢利
爲務何暇事恬愉壽考邪

林氏庸齋口義云在者優游自在宥者寬
容自得天下之人皆不亂德皆不移又

在者存之而已有天下而不與焉宥者
矜而恤之故親民如傷焉是以聖君端
拱乎廟堂之上百姓恬愉於畎畝之中
性不淫而德不遠形聲和而天地應上
古至治之風也自三代而下句勾然以
賞罰爲事使民無以安其性命之情至
戰國縱橫則有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
畏者矣南華立在省之論有心於復古
者歟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理有逆順喜

怒不能盡忘在乎調之以宜發而中節不失乎和而已若過喜過怒偏陰偏陽則寒暑為之失序況於人乎原其太過之由本於克己之治一使民欣欣一使民瘁瘁此喜怒之所由生也由是而善惡著焉賞罰立焉天下始高亢其行窮詰其辭卓異其身於事為之間善者為曾史惡者為桀跖舉天下不足以為勸懲何暇安其性命任治道者至是亦無所施其術矣而江海山林之士猶拳拳在念覲有以救藥而痊復之其言雖詭詭而心則義黃之心也豈可以迹異而輕議哉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憊倦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

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儆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郭象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存亡無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然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憊倦憊也也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又尊之豈不甚哉哉非直曰寄而過去乃珍貴之如此且無為者非拱默之謂各任其自然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抱道懷仁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故出處語默付之無心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遊塵之動任其自然而已矣

呂惠卿註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聰明仁義禮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亂德

悖理而已八者存亡皆可言無益損乎其真齋割而不全卷束而不舒憊倦而不散憂結而不解皆所以亂天下而乃尊之惜之齋戒以言鼓歌以儆以為天下之至真在是世迷日久吾若之何哉夫臨莅天下誠出於不得已而無為則我莫為不貴愛以身於為天下而以徇之哉斯則可以寄託天下者也貴則不輕其身受則不危其身託如託身寄如寄物則貴重於愛託重於寄也無解五藏則不散而淫手仁義無擢聰明則不引而屬手聲色尸居龍見其見出於無為淵默雷聲其聲出於不言神動則感而後應天隨則不召自來如此則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即萬物之以息相炊累則炊之積也萬物歸之如塵自集又何暇治天下哉

林疑獨註仁義者禮樂之體禮樂者仁義之文由性以充於內則與道為一由聰明以求於外則離道為名天下苟安其性命之在己者則此八者存之所以立人德亡

之所以立天道若夫徇名逐迹則此八者始嚮割卷束僉聚臺括而亂天下此皆言其拘滯不通之意而天下乃始尊惜之齋戒至儻之形容其尊惜之狀吾亦無如之何矣夫君子為天下所歸不得已而臨莅莫若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無為所以治已無不為所以應物堯舜之道不過此耳聖人入而同乎天則無貴無愛天下亦不知有可尊可親故無所寄託及出而之乎人則有貴有愛天下知有尊斯託之矣天

○下知有親斯寄之矣無貴無愛乎神有貴有愛存乎身身者神之所寄託天下又寄託於吾身吾身寄託於天地天地寄託於虛空以是考之凡有形者皆不免有所寄託也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意同而辭異蓋於有往意而未至若有似意而不實老子因有天下者而言莊子為未有天下者而言若可者見其已有天下而心不係於天下古之人若堯舜者是也言可以者見其未有天下而心不忘於天下古之人若孔孟者是也各有所主而已解其五藏則精神魂魄意散而不全擢其聰明則耳目鼻口形逐而不返豈君子治心養性之道哉是故居則如尸見則如龍然則如淵聲則如雷四者皆出於無心應時順理而已動如神之應物行如天之隨時唯其如此故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若遊塵之自動我何與焉

○陳詳道註聰明聖知仁義性樂之於天下聖人豈強為哉凡以應時適變不得已耳昧者守芻狗為神明指蓬蘆為聖宅豈直過而去之乃肅戒以言鼓歌以儔如此而欲天下不惑也難矣貴以身於為天下則為天下不若吾身之重愛以身於為天下則為天下不若吾身之親此忘天下者也貴以身為天下愛以身為天下非忘天下者也忘天下則適已而已非忘天下則有以適人然皆未能無身也老子曰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則無身者何貴愛之有哉貴愛其身雖下於聖人亦天下之所願為君也故可以寄託天下然老子於貴以身言若可寄愛以身言若可託可以必辭也若可疑辭也寄其所付託其所恃也以忘天下與非忘天下言之則可以若可之辯明矣若夫寄託之說當從老子為正無解五藏則道德不支於仁義之歧無擢聰明則耳目不沉於聲色之傷尸居則無事龍見則事出於無事而未始有事淵默則不言雷聲則言出於不言而未始有言如是則順物而動其動也不以心而以神乘理而行其行也不以天而以人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如在橐籥之中而已又何暇治天下哉

○陳碧虛註收視聽於內則聲色莫能感藏仁義於已則道德何由失約禮樂於身則邪偽莫能干絕聖知之迹則疵病莫能襲斯八者古人卷之以治身末世張之以喪本習卷難其卷僉震亂其震謂陳述難其卷懷必至於亂天下天下不貴重簡易而

反專惜繁難其惑甚矣故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而性命之情不安者未之有也貴身愛身於為天下者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若是則得喪不在已憂樂不為身故可以寄託天下也尸者不言而整肅龍者變化而彰明道性真常如淵之靜默號令應時如雷之發聲神運于內象見于外寬裕自守羣物動昇雖云不治天下而治法存焉

林氏廣齋口義云悅聖之聖近似能字猶言草聖故於盜亦曰聖此皆不可以語蓋字義釋之安其自然則此八者雖有亦不能為累鬱卷局束儉囊多事齋戒跪坐言卿重致恭鼓歌以儻不知手舞足蹈也蓋讓一時學者吾指它人而言汝輩如此果如何哉不得已而下說無為自然之治此三字便見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為天下而後可以天下託之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為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此二句文奇而理正禮記曰筋

骸之束解其五藏即是不束擺抽也謂過用其聰明尸居即禮云坐如尸龍喻文采威儀可則也淵默深靜不言雷聲感動人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神動天隨言動容周旋無非天理也此三句理到而文奇萬物炊累即是萬物以息相吹言我但無為於上而民自作自息如遊塵之炊累又何容心以治之哉

聰明仁義禮樂聖知八者雖出於人為各具自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亡之不為失存之不為得也若心有所悅則滯迹成弊害有甚焉者矣行其無事則安其性命之情滯迹成弊則鬱卷儉囊而亂天下也鬱卷謂拘束於仁義禮樂儉囊謂馳騁其聰明聖知一人膠擾於上何望天下之泰寧然天下猶慕而尋惜之齋戒以言則神其說跪坐以進則重其傳至於鼓歌以儻則樂之無厭其惑不可解矣吾奈此何哉此重歎之辭不得已而臨莅迫而後動也莫若無為

任物性之自然故貴以身為天下則不賤其民愛以身為天下則能親其民若是然後可以寄託天下矣寄託互其文不必分輕重無解五藏斂五常而歸於道也無揮聰明泯聲色而全其真也是故善處者以時而出其出必神善寂者以時而鳴其鳴必大皆由已涵養之功以符至神之運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從容無為我自得也萬物炊累物自得也物我俱得而天下治矣又何暇治天下哉○儉囊二字諸解並以亂釋之而無音切按毛晃增韻以儉囊之囊附得字條引莊子為註續考漢書賈誼傳國制搶攘上音儉仕庚切下女庚切亂也詳此經文儉囊字舊以亂釋之則當與漢書搶攘音訓一同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在宥第二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滅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擾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因殺綽約柔乎剛強廉劇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擾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肱脰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慈其五藏以為仁義於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堯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喜怒相疑惡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讓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斬鋸制焉繩墨殺焉推轂決焉天下蒼蒼大亂罪在擾人心故賢者伏處乎大山嵯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

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其美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為桎梏繫桎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桎梏繫矢也故曰絕聖棄知天下大治

郭象註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焦火凝冰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雕不琢各全其橫何氷炭之有俛仰之間再撫四海風俗之所動也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踴躍人心之變靡所不為任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債驕債驕者不可制之勢夫黃帝非為仁義也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見迹見則世必徇之是使物擾也至若堯舜之名皆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故駭者自世世彌駭迹愈粗粗之與妙猶塗之夷險遊者豈嘗改其足哉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所異者時世之名未足以名聖人之實雖有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自喜怒哀

相疑至誕信相讓莫能齊於自得立小異而不止於分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於是有斬鋸推轂之禍雕琢性命遂至於此若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天下無患矣斯迹也遂擾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惡直醜正善徒相引任真者失其據業偽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方復攘臂用迹治迹可謂無媿而不知恥也桁楊以接指為管桎梏以繫桎為用聖知仁義者遠罪之迹迹遠罪民斯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矯詐生而禦侮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呂惠卿註在宥而不治所以不擾人心治而感之則是擾之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莫知其知也上下因殺至其寒凝氷則非所宜擾者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則出入無時也居也淵靜動也懸天儼驕而不可係所謂操存而舍亡者也真人恐學者直以堯舜為未至故又言黃帝以仁義擾人心

其旨在於絕聖棄知非其人有間然也聖知不去不能無以仁義擢人心以我有心故也有心則有迹不免以身徇天下以至於有所謂凶德而去之也自殷無朕至規法度此以身徇天下者猶不能勝以不能絕聖棄知也施及三王則下有桀跖之窮凶上有曾史之過善備墨畢起交相疑欺未有得天下之至正者所以性命爛漫百姓求竭於是有新錡推鑿之禍不得不然也故賢者退伏而避患萬乘憂慄而不知所以為之之方凡以不能無為以及其性命之情而已今世殊死至刑戮相望三語則又非三代之比而儒墨乃難鼓撻臂於罪人之間而欲與之論議是不知恥之甚也今欲救之而不反性命之情重之以聖知仁義則是適天之刑增固而不解重利桀跖使得為先聲而從之也

以擢拂之也於是是有陰陽之患焦大疑米即蹀躞寒靜勝熱之意僥仰之間再撫四海言夢寐之頃得天下者如南柯枕中之事淵靜即潛默懸天則所係高遠偵驕言其縱逸與心懷意焉喻同法始乎伏羲至堯舜而述著又述黃帝之述而行之以至殷瘦而無肢脰禿而無毛徒能養天下之形不能安天下之性憂苦其五藏以為仁義矜莊其血氣以規法度陰陽交戰於一身其能安於性命乎性命不安其能勝天下之情偽乎於是有流放之事施及三王則法愈久而迹愈繁故有桀跖曾史之分儒墨競起相疑相欺淳風既喪天下衰矣性命爛漫百姓竭矣新錡喻仁義繩墨喻禮法推鑿喻刑辟皆擢人心之具也故天下者春大亂萬乘之君無以安其位矣殊死至相望形容囚殺之多而儒墨猶徇仁義之迹離跂攘臂於其間欲有以救之此不知本者也蓋以迹治迹猶以火救火其能有功乎接摺校梁也淮南子云大者為

柱梁小者為接摺鑿杓者鑿頭厠木如柱頭杓也嚙矢矢之鳴者銜楊因接摺而後成徑捨因鑿杓而後立聖知仁義者欲民違罪之迹也民尚迹則矯詐生銜楊接摺於是而具唯去其所以擢人心者則天下治矣

陳詳道註孟子論人心曰操則存舍則亡莊子論人心曰憤驕而不可係蓋操之而不舍者人也放之而不係者天也為治者不可以人廢天以人廢天非所以在宥之也為學者不可以天廢人以天廢人非所以充養之也夫人心排而下之則拘以四進而上之則怒而殺廉而劇之使傷而不全離而琢之使文而不質則陰陽之氣沴矣其傷也憤其起也驕執而係之使聞而不舒則不肖之心應矣仁義內也故慙五藏法度外也故矜血氣然仁義行而姦偽生法度彰而暴亂作故堯之至治不免四凶之誅況三代以下乎夫桀紂貴為天子藏獲所不為孔墨窮為匹夫而宰相所憚

貴賤之分在行不在位此所以言下有禁
跡上有曹史也相疑相欺以至春者大亂
內刑也殊死桁楊外刑也有外鑠則內刑
至有內刑則外刑作故儒墨起而天下亂
然後刑戮相望也殊者絕之戮者辱之接
者桁楊之累接者非桁楊桁楊因接者
而後具鑠非桎梏桎梏因鑠而後成
聖知仁義非罪惡罪惡因聖知仁義而後
致故以聖知譬接者仁義譬鑠也

○碧虛註人心本靜摠之而亂排謂毀之進
謂譽之炎涼其外水炭其內機心一發即
徧空際成心縱蕩甚於奔馬也昔者黃帝
始以仁義摠人心堯舜又勤苦以養天下
為仁義規法度然猶不勝也是以流放四
凶延及三王天下驚駭儒墨並興相毀相
欺德異而真散知流而民竭故聖賢必處
以全其生在位者憂危而莫救也法今之
嚴由於摠摠至刑戮交馳於道術之間者
其摠神高論之所致手始有聖知仁義之
利終成桁楊桎梏之害故賢者在位日約

其法味者在位日滋其令治迹澆淳在人
而已無道之君亦必假聖賢法度以行其
暴虐豈非曹史為桎梏嚙失哉

○肅齊云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合觀尤妙排下者不得志之時心趨向
下得志則好進不已心愈向上上下下皆為
因殺自累自苦也剛強之人或為締約所
柔項羽涕泣於虞美人是也廉劄圭角雕
琢磨磨少年得志多少圭角更涉世故皆
消磨了焦火凝水形容其喜怒哀憂一俯
仰間其心中往來如再臨四海之外言疾
急如此淵靜喻不動念一起時如懸係於
天也債同債債驕亢厲之狀係猶制也此
段橫寫人心最為奇妙脫無肢體肉不生
之意匪無毛勞其足也矜梗其血氣猶云
榮其內規為仁義法度勞苦如此猶無如
天下何故有流放之刑四罪而天下咸服
本辭事而莊子喚作堯此是其辭參差而
諛諛可觀者也延及三王下而小人則為
桎梏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曹史之名起儒

墨之爭而相疑相讎性命之情到此都狼
籍了百姓求竭言無以應之也既不勝天
下逮至於用刑故賢者隱遁而君自勞被
罪者益衆而儒墨於此時猶高自標致支
離翹跂於衆罪人之中可謂不知恥也甚
矣桁楊械也接者桎中橫木楔齧失今之
響箭也

○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民心不臧
然後用臧之之術治術之設興於中古
立法之君而弊於後世徇迹之臣經所
謂木植之性豈欲規矩鉤繩哉崔駰不
明人心本具至善乃欲以政治善天下
之心老聃告以但勿摠之足矣何作為
以善之今人心之弊多好抑下尊高所
以至於爭競因殺而不知締約所以為
柔剛強之道遂廉劄其鋒雕琢其質喜
怒外觸水炭內攻一點冲和幾何而不
銷鑠哉況念頭一舉萬水千山淵靜天
懸不足為喻此所謂債驕而不可係者
也上古無為君民各適處混茫而得清

漢高皇帝為治始以仁義搜人心至堯舜則政治畢具搜之愈深搜之既深犯之必力故不免施四凶之誅而天下大駭恩害相生理之必至者也上有不同之治下有不同之德性命爛漫而無以復百姓求竭而無以供於是斬鋸推鑿之禍興天下大亂不可救藥賢者伏處以避禍萬乘憂慄而苟存以至殊死者相枕於道路刑罰不中可知矣而為治者乃始攘臂乎桎梏之間謂已足以任繁劇而善治亂也殊不知致亂之由實為自召無異置人於墊溺而後褰裳力拯以為恩非唯彼遭困厄而已亦勞且憊矣由是知世所謂聖知仁義未必不為桎梏桎梏曾史楊墨未必不為桎梏利器也道德經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斯為不治之治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

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而自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莫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頓下風塵行而進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之精窮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選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

以為絲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當我給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郭註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窈冥昏冥皆了無也老莊之所以屢稱無者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任其自動故閑靜而不失慎內全其真閑外守其分知無涯故敗也極陰陽之原則有官有藏但當任之任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身不夭乃能及物也物無窮而人以為終徒見其一偏耳皇王之稱隨世上下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偏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入無窮遊無極則與化俱日月參光天地為常都任

之也物之去來皆不覺故以死生為一體無往而非存也

呂註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通之處道為無名之樸故曰質陰陽道之散故曰殘雲氣不待族至益以荒矣則非輔其自然而有以虧之間居三月齋潔之至順下風而進循本以求之治身而可長久者唯道為然是乃問其質也窈冥則無形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致而有所謂精者可知言則非其極也必至於昏昏默默乃所以為道之極此言道之體無視無聽至乃可長生則與之入道也抱神以靜則形不期正而自正必靜必清言其不可撓而燭之形不勞而全精不搖而復乃可長生矣夫神無形而麗物不麗於物而反乎無見無知不守其形將安知乎慎內則塞其兌閉外則閉其門此養神而保之之道反是則多知而敗矣人未知道則域於陰陽而未嘗至其原無見無聞無知則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得是而窮之則知天地有官其

官也以此陰陽有藏其藏也在此慎守汝身物將自壯則美為而外求哉黃帝又語以向之所謂無見聞知道之體而已至其用則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無知乃其所自知也蓋道之為物無窮無測而遂止於無見聞知則是無窮而以為終無測而以為極也得道者為皇為王以其神明而皇王之所興起也失道者見光為土以其形不出照照覆載之間也百昌生土反土以其形而已故余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則以為終極者非知我者也與日月參光則其明不息與天地為常則其久無窮當我終乎不知其為當也逮我昏乎不知其為遠也人盡死而我獨存則求之吾身不知何物而可以至於此也萬物之靈唯人為最造化之為人不知幾何而一遇而人之聰明恂達可以與此者又幾何而一遇也而不孜孜焉則彼以慈為寶者固不厭數數言之也

以治天下故言其迹廣成不治天下故言其道黃帝欲取天地官陰陽此至命體神者所為陰陽言其氣天地言其形氣精而形粗精者神之質陰陽者道之殘蓋可問可答者易散而為天地也可官可任者神散而為陰陽也雲氣未族而雨則陰陽失其理草木未黃而落則萬物失其道以至日月昏晦皆非神人之治也間居不以物累三月數之小成至道之精太易也至道之極太極也陰陽生於太易天地生於太極窈冥昏默則未有象數故謂之精謂之極目不亂於色耳不亂於聲故神全不動邪氣不干而形止於一矣無勞汝形老子曰載營魄是也無搖汝精老子曰抱一是也魄者形之主一者精之數學道者當廓其志勿累於形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抱一而體神矣今人死而有升沉之異者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淪於幽陰化為異物若神全之人雖魄之陰滯將與神為一而無所不之也目無見則內視

耳無聞則反聽心無知則無思故塵自外隔根自內固而形可長生也慎內則真不散開外則塵不入此為道日損之意多知則務日益所以為敗也大明之上顯道也窈冥之門玄德也至陽無陰至陰無陽原者陰陽之本萬物所自出彼物無窮無測而以為終極者以人言之耳皇者王之所自出天道也王者出於皇人道也先以言天土以言地蓋得道者出為王入為皇無所不可失道則有所偏在上見光在下為土而已今天下百昌之物始出於土終化為土土豈有心於物哉人生於無形死於無形豈能係於人間余將去汝言身雖在人間而心已離之而與造物者游矣無極不見其始無窮不見其終門者出入所自野者空曠而無適莫也與日月合其明與天地合其德故至人之心若鏡物來則應物去則忘當我物來也縉乎有係物意達我物去也昏乎有忘物意物之去來皆不覺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言神人與造化

為一死生不得與之變也
詳道註夫天地有官可任而不可違陰陽有職可委而不可離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則是人御天而逆其自然物幾何而不殲乎老子曰道其夷而民好運又曰益生曰祥苟欲速而益之則子生未孩而始誰雲氣不待族而雨何異乎握苗者哉此所以上悖日月益以荒矣黃帝退捐天下能外物矣未能外生所以問治身之道廣成子告以必靜必清則於外生得之矣故又告以物無窮極也昏黷則視聽不可見聞窮冥則搏之不可得也耳目者心之冠故必無視無聽然後抱神以靜動濁者形精之靈故必靜然後無形必清然後無勞精此所以貴閑慎而不貴多知也陽為顯故達於大明之上陰為幽故入於窈冥之間守其一精之至也處其和之至也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精和之至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夫道前無始而後無終與有數者異上不皦而下不昧與有體者異光

者陽之精土者陰之質失道則上役於陽故見光下制於陰故為上而已萬物生於土又反於土吾將去之也與日月參光則合其明與天地為常則合其德當我縉手與我合者縉而為道遠我昏手與我遠者昏而為物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謂彼則盛其技業以傷根抵此則深根固蒂以存枝葉也
碧虛註有所欲有所取非精妙也乃粗質爾有所法有所治非全真也必傷殘矣自而治天下陽災陰沴二景失明又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捐天下膝行而問修身廣成始告以窈窕冥冥強名道之精昏昏默默強名道之極不以色為色不以聲為聲故神靜而形正靜則神不勞降則精不搖不妄視故無見不妄聽故無聞不妄想故無思三者皆真故神住形留也慎內則虛心開外則塞兌蓋懼夫多知之為敗故能超手陰陽會乎道域也三辰煥明五嶽安鎮天地有官也四時資生萬物結成陰

陽有藏也。自治則物化而日強純一。則沖和之所聚。故脩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李淳風天无主物簿云。千二百謂之大紀。一曰陰陽之小紀也。道本無始。豈有終不知誰子。豈有極上為皇而下為王域中之大也。上見光而下為土。同一物也。萬物自生自滅。吾亦修來修去太虛之門。無窮造化之野。無極與日月參光不自顯也。與天地為常。不自異也。物之當我如絲緒絡然。而不覺物之遠我如暗冥昏然而不知人。其盡死理當隱景而我獨存。吾有不亡者是也。

庸齋云。官陰陽使陰陽各當其職。物之本然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謂害物之事。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羣生亦自生自遂。有心以官之。反為物害矣。雲不聚而雨。此有而彼無。不待黃而落。失時也。窈冥昏默微不可見。無視無聽耳目俱忘。靜而無為。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動搖。則可長生。今修煉之學。原於此無。

勞無搖。此無與多字同。有禁止之意。無見無聞。無知又解。無視抱神而勿慎。內不動其心。閉外不使物得以動吾心。也不識不知。而後德全。多知則敗事矣。大明即太虛。窈冥即無極。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我之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安其所。則此身可以慎守。物皆自堅固。物謂我身所有之物。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所以千二百歲而形不衰。廣成子之謂天言其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以有涯隨無涯也。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是知物無窮無側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子亦指無窮無測者言之。上為皇。下為王。如天下篇內聖外王。皇無為。王有為。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下為土者。地也。言居天地。情然無知。舉頭但見日月低頭。但見地下而已。百物生於土。反於土。神奇臭腐交相化也。去汝者。離去人間無窮之門。無極之野。言天地之外。故可。

與天地日月同其長久也。緇同冥昏暗也。當我迎我而來。速我背我而去。物之去來。我皆泯然而不知也。

空同一作崆峒。司馬舊註云。當北斗下山也。爾雅比戴斗極為崆峒山。自古雖有此山。似亦意有所寓。斗居天中。幹運萬化。山戴斗極地之中也。空同當天地之中。喻人之一心處中。以制外。善居之者。物莫不聽命焉。廣成子或云。老子亦不必泥迹。但言古聖人也。黃帝往問至道。答以天地之精。渾淪曰。質陰陽之氣。已判曰。殘汝所欲問者。猶近乎道。汝所欲問者。殘餘而已。去道已遠。何足議哉。黃帝退而問居復往。問治身之道。始告以無視無聽。抱神正形。必靜必清。無勞無搖。至彼陰陽之原。修身之道。極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職。蓋指身內而言。使人善求之。千二百歲。特揆人間短景一紀之數。若要其分靈降氣。生化之源。則亘古窮今可也。自有天地。陰陽則有人有。

物後乎吾身巧歷莫算斯為無窮無測而人以爲終爲極者以形化觀而不觀其不化者耳上爲皇而下爲王此以得道而言不在有位而稱也故雖時有不同命物之化則一上見光而下爲土言失道之人精魄化燐火骨肉歸塵土是爲虛生浪死徒勞造化之鼓鑄者也百昌之生土反土亦在乎得道失道之分道無得失物有去來出機入機所以爲化余將去汝言我不歸土而昇於太虛則與二儀兩曜同其長久矣當我近我者絳手與道合也遠我背我者昏手冥暗無知也人其盡死謂衆人終於化而我獨存此我非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靜明妙虛徹靈通本來之我不可以色見聲求是以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也竊惟二聖親傳道要具載此章初無甚高難行之事易簡明白若此後世薄俗好奇尚怪設爲存想抽添交媾採取之說勞神苦形以求泰定至有以盲引盲聘

永車於大山而弗悟者幾何而不喪其所自生哉吁世無真鑒久矣因伏讀廣成遺訓得以發余之狂言亦將有以狂而取之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二

武林道士稽學

在宥第三

形一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儼然止顰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子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

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泮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間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郭註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知所往而自得所往故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夫乘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是以爲民所做效而不得已也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也自然得解獸群而鳥夜鳴則離其所以靜草木昆蟲坐而受害矣蓋有治迹亂之所由生也噫毒哉歎治人之過深僊僊坐起貌嫌不能隨然遠放故遣使歸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付之自然則無爲自化同手溟溟與物無際莫然無魂坐忘任獨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知

而復之與復非矣有間有闕失其自生默而知之常自得也

呂註雲將以澤天下爲已任者扶搖之技動之末也鴻大而蒙被觀其名可知願合六氣以育羣生則有意乎澤天下曰吾弗知是真知也人莫不有求有往我則不知所求不知所往凡以無知而已執掌拘係貌雖遊者若有所拘係而吾觀天下之真不遇此物而已萬物並作吾觀其復復則不妄朕又何知自以爲猖狂則無爲已民之放則未能無爲天則無爲物則無知有知有爲則亂天經逆物情而玄天弗成矣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之所在而以存其精神美其根本者未有不知此非所以彰彰言之也夫唯玄天所以弗成而災及鳥獸昆蟲者凡以不知無爲而治之之過也毒所以治疾無爲而治之猶無疾而毒之僊僊手歸矣欲其反本以求之人莫不有成心在乎自養

而已自養則無所事爲而物自化蒙形體則不知有六骸吐聰明則不知有耳目倫則理之在我物在外者也泮溟氣之虛而待物者我與物忘而同乎泮溟則心解神釋而莫然無魂此所以處無爲之道也云

云物之方興我則不知使物歸根亦不自知則渾沌堯礪而爲一以至終身不離無問無闕而物自生也方其無知不知其無知也而曰此名無知邪則是問其名此果無知邪則是闕其情猶物之方生則其根而視之未有能生者也天之所以造物亦若是而已矣

疑獨註雲將雲主帥鴻蒙陰陽未判之氣扶搖指風喻其無形遊者任其自適列子所謂至遊是也雲將未見道體故指時事爲問而願合六氣以育羣生鴻蒙曰遊未能無對次則仰視曰吁已無對矣未能無示終曰吾弗知吾弗知則無示矣此道之極致也執掌謂制縛始雖有所制縛而終亦自得舉目皆正而無妄矣其所觀如此

我又何知蓋以不知為知是真知也天有經物有情亂而迷之玄天所以不成玄者妙之體天言自然也鳥獸昆蟲皆具性命之理順理則安違理則亂今強治之是解其君而使夜鳴也曰心養者萬法由心起養之以理鎮之以靜物來則應物去則忘然後能無為而無不為離形去知同乎大通人倫物理混而為一故解心釋神莫然無現此人道之極由之而合乎天者也夫物云云指幻化各歸其根言空性幻化有滅空性無壞故至於命者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則道離矣始有所制於是有名性命所在於是有情名與情皆非神人復命之事無問其名則名不害實無闕其情則情不勝性物故自生言萬物之理得矣雲將聞言而悟天指鴻蒙降德示默皆言神人接物之意得無所得故起辭而行

元氣運動之謂上不降則下不昇五運乖則六氣悖有宋之野膏澤之所也不知所求則於物無係不知所往則縱步無心物雖衆多羣分自正朕又何知哉雲本無心而民隨之即有心也將不得已而民效之則有迹也有意變常則亂任已從情則逆既亂且違天理難成故山林無靜景林藪少和氣由於法度太明制割深刻之所致也心養謂以心惻養無為則養心有為則心養心非我有性原本空動靜不知同乎渾渾沌沌光景俱滅歸於窈冥渾沌不離知則離矣無名無情何問何闕哉在默何求云德不得起辭而行即是妙用也

皆枝耦矣此有心以治人之過故歎曰毒哉僂僂乎使之急歸也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子細體認汝但處於無為而物自生自化將從前聰明皆吐去之倫與淪同泯沒而與物相忘則與渾渾沌大同矣渾渾沌無形無氣之始解去有心之心釋去有知之神無現猶無知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無知無覺則終身不離乎道纔有知覺則是離之凡有分別之謂名有好惡之謂情無問無闕則無分別好惡此即無為自然故物各遂其生矣天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已得此道得其所得拜謝而去也

雲將施雨澤調陰陽者過扶搖之枝喻趨動境明其欲出而澤物也鴻蒙之元氣爵躍而遊言運動自適元氣運而雨澤施以譬聖君在省之化雲將願合六氣以育羣生不免於有心與前章取天地

官陰陽義同鴻蒙以不知知之道盡於此雲將不能領會而退泊再達鴻蒙復有問始告以不知所求不知所往言求諸已而足不在遠問他人浮遊於世執掌自得故足以觀見真理又何必向外求知哉此數句發明有以教之而雲將猶未悟乃自陳其猖狂不得已於民之狀鴻蒙就箴其失謂汝徒務多言多事以亂天常逆物理敗其玄默之天故飛走草木昆蟲皆失其所此治人之過也。毒誑治言有治天下哉汝歸休乎無復多問雲將心疑未釋再願聞一言鴻蒙告以汝所疑者爲心失其養心者神之舍養以無爲則神全神全斯足以化物自墮爾形體至莫然無魂乃心養之訣至極則養亦忘矣萬物云云各歸其根動極必靜自然之理何容知識於其間但當渾渾沌沌守而勿失知識一萌則離道矣問名闕情皆屬乎知倘能絕此則任物自化何在乎合六氣以育羣生

哉雲將乃悟多言足以害道示默之爲降德在反求諸身而已由是知以澤物爲已任者勞而罔功任天下之自治者逸而俱化蓋育萬物和天下不越乎全神養心之功古之神人使物不疵厲而年穀熟者以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

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親有者昔之君子親無者天地之友

郭註心欲出羣爲衆僥者皆以出衆爲心所以爲衆人不能相出矣衆皆以出衆爲心而我獨無往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爲衆主也吾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多故因衆則寧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己爲之此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爲之患也三王之所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已以一己專制天下天下既塞己何由通故一身不成而萬有餘喪悲夫有土之君不知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言不能用物即是物耳不足以有大物夫用物者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明其自爲而不窮也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是乃獨往獨來獨有斯獨矣且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得不貴斯至貴

也若信其偏見以獨異為心則雖同於一
致故是俗中一物耳非獨有者也夫百姓
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
天下何心哉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問者
為主應者為配處乎無響則寂以待物行
乎無方隨物轉化也挈提萬物使復歸自
動之性即無為之至矣以遊無端則與化
俱出入無旁玄同無表與日俱新故無始
終也頌論大人之形容與天地無異有已
則不能大同天下之難無者已也既無
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觀有者昔之君子
能美其名者耳觀無者天地之友任其獨
生者也
呂註道之無為自然非特人君體之而以
道佐人主者亦當因眾以寧無事於為人
之國也一人所聞不如眾技之眾而欲自
任以為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三
王之興君臣之相與固有以是為利者而
末世多以是為患欲為人之國者攬其利
而不見其患也黃帝問廣成堯之見四子

皆以大物為患欲明物物者之非物而已
吾所體者道道外無物是以謂之獨有夫
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而不為天下
先此所以為之配也處乎無響則寂然不
動行乎無方則未始有封故能挈天下而
往以復之撓撓而不必靜是所謂萬物並
作吾以觀其復而藏天下於天下也故能
遊乎物之終始而方之不能聞時之所
不能拘也頌論言也言則出於不言形軀
形也形則象於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已
矣無已焉得有有哉惠然慈仁謂之君子
聖人所以與人同也則觀有者特可謂之
君子而已至於觀無則天地之友與人同
者不足以名之也
疑獨註惟至於命者喜怒哀惡皆出於正
若同乎已而喜之異乎已而惡之此欲以
出眾為心易嘗出乎眾哉惟學以窮理思
以盡性而至於命則不求出眾而在萬物
之上矣明先王之道因眾人之知以安其
心則已之所聞不如眾技眾矣合眾技以

成已之能非聖人孰能與於此三代之王
為國而受其利末必有害後世觀其迹而
不明其本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其成人之
國一猶不足而喪人之國萬猶有餘蓋恐
當時有土之君不知僥倖喪國之患也凡
為人所有者皆物而有土為大今有生者
雖至久不能生生有物者雖至大不能物
物唯不生者能生生不物者能物物故有
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也
聖人不物於物物非有也非不物於物物
非無也明乎此則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
蓋能出入六合遊乎九州治天下百姓聖
人之妙理也獨者離陰陽而無對獨往無
所因而往獨來無所從而來獨有無所有
而有也至貴者莫之爵而常自然無所受
命者是矣大人之教聖人之應物也響之
答影之隨皆無心於形聲而不知所以然
聖人之於物亦若是而已無問則寂有問
則應任其自然而盡天下之所懷使各安
其性命而為天下配此論聖人之業前云

獨有至貴則論聖人之道也處手無響故不聞其聲行乎無方故不見其形此至靜也挈挈萬物同適乎至靜然後出而應物於撓撓之間故能與造物者遊乎無端出入無旁也日新無故則無始無終矣樂其意然後能頌得其理然後能論孟子曰惟聖人可以踐形言可者僅可也莊子論神人則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與孟子相表裏大同則公而無私故能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非常有無非無故觀有者不見其無觀無者不見其有不見無是溺於色不見有是溺於空二者皆倚於一偏而非全也故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昔之君子施之於今則泥矣天地之友施之於天地之父則不通也

詳道註古之得道者虛其心弱其志心虛則無分別之妄志弱則無企之非如是則和光同塵豈以人之同異於己而爲之喜惡哉是故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求出乎衆而不得不出乎衆矣世俗

則不然因衆之同以立己所聞之異則衆之千百皆吾敵也吾一人之所聞安能出乎彼哉此所以不如衆技衆矣雲將猖狂而民隨所往皆以出衆爲異至於災及鳥獸禍及昆蟲非大撓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乎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故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吾心非物也心非物故能物物物物非特物物又能官然喪其大物乘雲御龍出入六合而獨往獨來矣有大物者不能無之不物者不有之也吾能不物而吾之所以不物者又非物孰有出衆之心哉不出乎衆是出乎衆也心不出乎衆是不有其有而其實歸於獨有不貴其貴而其名歸於至貴老子所謂不居不去無私成私是也影因無情於形形立則影見響因無情於聲聲至則響應其見也枉直不在我而在形其應也清濁大小不在我而在聲大人之教如此故有問應之盡其所懷不惑愚也爲天下配不爲主也處乎無響則其默足以

應物行乎無方則其動足以周物復之撓撓與執掌以觀無妄意同遊乎無端與遊乎物之終始意同形者生之質軀者形之別頌之所以樂其生論之所以究其本合乎大同則天地並生萬物爲一庸有有己之累哉

碧虛註大人者聖人之總名大人以自治之道提挈萬類適性而動歸乎本源道無首尾日新無故頌美大人之容儀而與道冥也冥已則藏物物我都忘惡得有有人之君子未能忘形若自忘者始能化物也腐齋云欲人同己而不欲異己是必我出乎衆人之上也以己之所聞必欲衆人皆歸向而後安則雖欲出衆而不出乎衆矣若謂之獨見必衆皆不知而後可既欲人同我則我不如衆人之技多矣如此而欲爲人之國是撓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爲患害也以此謀人之國是以德倖爲心但見有喪安得有成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爲其所惑也此分明譏當時塵囂遊說

之士物物者有心有迹不物者無爲自然無爲則無所不爲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知物物之不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闡關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爲一非人可得而二之故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此則至貴矣大人即獨有之人形必有影聲必有響自然之理有問於我則盡此懷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當天下之大也我爲主配爲賓無響無聲無臭無方無迹也撓撓羣動無已貌羣舉世之人往歸於撓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世間是出世世間非二法無端無旁皆無極也不見其始安知其終以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既與萬物皆同則無已矣何者爲有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爲友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自堯舜而下皆在其中
恐異而喜同宜已而輕彼此世之常情以出衆爲心者也衆同已而喜之則已

與衆無異矣曷嘗出乎衆哉若此而欲爲人之國是覽已往之利而不見方來之患幾何倖倖而不喪人之國於存人之國至萬有餘喪乃衍文奇筆恐夫有上者之不知蓋警其爲民上者有土大物也有而不與焉斯可以物天下之物若執而有之爲物役矣僅能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奚止治天下而已出入六合遊乎九州即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義故能獨往獨來物無與偶獨有斯道非至貴而何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隨扣隨答不違民願爲天下配則不敢爲主而爲客應出乎感非求應也處乎無響響讀同響言居無不在也行乎無方動無不之也挈汝適復之撓撓一句頗難釋諸解亦未甚顯明審詳經旨與道德經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意同蓋大人之教主在動而化物故遊乎無端無旁而與日俱新無始終也頌論猶議論議論大人之形容合乎大同與道

無異即道德經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之義諸解多着意於頌論二字故於下文說之不通大人則無已已既無矣何物足有哉君子則務學期達乎道是以未能忘物而所觀無非有猶庖丁始解牛所見無非牛昔之君子尚然今之君子又可知矣故思觀無之人而專之觀無則絕學而至於道猶庖丁三年之後目無全牛矣天地生於無者也能觀天地之所生則與之爲友非過論也若夫德契自然道超象外揮斤八極出有入無可以提挈天地把握陰陽豈止乎與之友哉故康節先生云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響字舊無它音似與下文不協宜讀同響猶猶方也養生主若然響然讀同響應帝王驚疾強梁舊註云如響應聲之疾則二字古通互用此處緣上文有聲之於響字混有差誤耳

武林道士耕田子學

在省第四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龐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達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絕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郭註曰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後之則亂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事藏於彼故匿彼各自為不可不為但

當因任耳法者妙事之迹安可以迹粗而不陳妙事我當乃居之所以為遠親則苦偏故廣乃仁夫禮節者忠於係一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事之難者雖一非道執意不為雖神非大況不中不一不神者哉故聖人順其自為自然與高會也不謀而一所以為易恃於仁則不廣率性居遠非積也自然應禮非由忌諱事以禮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御粗以妙故不亂也恃民之自為而不輕用因物而就任不去其本也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為不可得而止也不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矣不能虛已以待物則事事失會此不明於道者之可悲也天道任萬物之自為人道以有為為累不能率其自得也同乎天之任物自然居物上而各當所任君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語也

呂註人貴物賤賤則宜若可以不任而不可不任也故因於物而不去以其賤則莫足為而不可不為其為也輔其自然而已君尊民卑卑則宜若可以不因而天之親聽猶且因之故恃於民而不輕通變之謂事非觀未然則不能知其匿也故接於事而不辭制而用之之謂法法非妙道而天下以為分故齊於法而不亂仁則君子所體而行仁近而義遠然非義則仁不能獨行雖遠而不可不居故薄於義而不積仁本孝弟義以利物義疎而仁親親止於父子虎狼之所同非所以為至故會於仁而不恃禮以節民心為事而無一物不由則不可不積故應於禮而不諱德者性之所同有不明於天則不絕故成於德而不累莫非道也所以為一然而不易則萬物之應不備故出於道而不謀無為則天之所以為神而有不為則非無為之全故觀於天而不助向之所論絕去聖知損棄仁義與夫符璽斗衡之末皆欲焚破剖折而無

遺此則自天道之精微至於事法之匪粗皆不可無何也夫天之所以神也一煦而萬物盈一吹而萬物虛其所以成物一而已矣莊子猶是也向之所言則一吹而萬物虛之時也今之所言一煦而萬物盈之時也亦以成物而已此其所以體神而入天也歟夫道一而已不明於天則不能無為而不絕於德由人而下猶可強焉者也道則有天有人不通之則無為有為皆無自而可不通且不可況不明乎無為者使物有為者使於物天道則無為而尊者也有為者貴人無為者貴於人人道則有為而累者也莊子非深乎涉世而有為者而諄諄若此蓋觀之天地之理古今之效知其得失實在此而已矣

疑獨註物至賤也不以其賤而不任其自然民至卑也不以其卑而不因其常性賤而不任是無物也卑而不因是無民也天下其可無民無物乎夫事不為則蠹壞而難興不匿則太顯而害道法不粗則民不

知不陳則世不畏也義路也遠而可避仁宅也近而可居然義不可以不居者以其不可無仁也仁不廣則無以博施濟眾不親則愛無差等禮不節則放而無法義不積則薄而不厚德不高則無以異眾人不中則不能與有足者皆至一則屬數道之散也易則無窮道之變也道無數則學者不能窮道不變則萬世受其弊天不神則功不妙不為則物不成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是也此十者由用以入體之序聖人與天合故觀天之自然而不相助德出於性因而成之而不以為累也謀者指事而言顯於道以應物豈指事而言哉會者自然相合特者心有所賴與仁相合與性為一故無所恃也義者因理而動諱者言違於心薄於義而不積大義也應於禮而不諱大禮也事成則接之而不辭法成則齊之而不亂民為邦本特之而不輕物為國用因之而不去此一節言聖人因體以致用之序任其自然而順之者也物生於道

道統乎物聖人為道不為物而物物自遠故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荀子曰精於物者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蓋欲其精於道而不役於物也古之言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明乎在天以求乎在己則絕於德矣苟不通於道無所往而不滯礙大道散而有天人之分君無為而在上天道也臣有為而在下人道也天者自然人者使然人而非天者有之未有天而非人者也詳道註有物而後有民有民而後有事有事而後有法行法在義行義在仁禮所以節文仁義者由是而至於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一而不可易者道卒乎神而不可不為之天此由人而入乎天也及由天以之人則德自得者也道施諸物者也民有物者也物有於民者也不明於天者以人賊之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以事汨之故無自而可然則不明於道者又豈能通道哉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故良匠無為於斲木而有為於運斤良

御無爲於布武有爲於攬轡然則爲人君者豈與下同事爲人臣者豈與上同德哉經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君坐而論之者以言臣作而行之者以能此有爲無爲之別也

碧虛註物無棄物不可謂賤而不任用人無棄人不可謂卑而不就使事有顯晦不可謂隱匿而不爲法貴適時不可謂粗迹而不陳義有裁斷不可謂近遠而不處仁者博愛不可謂親疎而不廣禮能治亂不可謂撙節而不積德有高下不可謂中順而不高道之虛無不可謂守一而不易天理自然不可謂神妙而不爲觀於天而不助至因於物而不去又覆衍前十條夫外物弊弊何足云爲而有生所須不可不爲昧於天理者專禮法滯陳迹喪已於物者無自而可也不言而在言所以爲尊受役而居下所以屬人王者法天無爲臣下事君有職天道人道勞佚不同若不察而倒置亂自此始矣

庸齋云觀此一段有精粗不相離之意道爲貴物爲賤人豈能遺物哉道爲尊民爲卑君豈能離民哉明白者道也以之對事則事晦匿矣然亦豈能盡遺世事故不可不爲道精而法粗法豈能盡棄故不可不

陳言義則去道遠而義豈可去故不可不居仁愛雖非至道而豈能遺仁故不可不廣禮有節文似於強世故不可不積德者人所同得然有當自立處雖與世和同而不可不高也一於自然者道然有當變易處故不可不易不可知之謂神天之所爲固不可知然人事不容不盡故不可不爲觀於天而不助謂不容力成於德而不累積以爲高言其無容心也不謀不計度不恃不自以爲恩薄追近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不諱不拘忌不讓無所退縮不亂有簡直之意民雖可恃而不輕我以倚重之物雖可因而不去本以就末幹轉從上數句到此已盡却提起物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此物字即精者爲道粗者爲物事

事物物皆在其中若以道心皆不足爲然有不可不爲者此便是人心處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事雖不可不爲必知自然之理則可若不明天理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純不通於道即是不明於天故無往而不窒碍也無爲而尊者天道自然有爲而累人道不容不爲者也上句屬道心下句屬人心累與危字相近主者天道以道心爲主也臣者人道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論身中君臣齊物論迹相爲君臣其有真君存焉是矣此段自賤而不可不任至篇終乃莊子中大綱領與天下篇同東坡云莊子未嘗譏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余謂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爲一之理於此篇得之

此段始於任物因民即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之義次敘事法義仁禮德皆不可不爲以其紀綱治道一日不可闕者也繼以一而不可易者道則一得萬畢操縱在我前八者之存亡無益損焉

而其妙用則又超乎八目之表結以神而不可不為者天言其皆出乎自然也自觀於天而不助翻序前十條以歸於民物又明十條之所以然使學者知所持守不至茫然無統也至猜其過乎道至粗莫過乎物末又舉物者莫足為而不可不為然則物之於人難去也省矣但能明於天通於道純於德則不待去物而物自不能為之累矣關尹子云聖人不去物去識唯不通乎道者無所往而非累也道一而已此又有天人之別以明君臣之分猶元氣之判為陰陽也陰陽之迭運天人之相因蓋不可偏廢此云相去遠矣則以分言之所以警天下之為人臣者也孰謂南華之論一於清虛而無關治道哉○是篇大意謂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故以存民有衆為懷未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淫而德不遷為民上者善怒平而賞罰中蓋因天下之自治

而無為治之勞故民易從而法不撓也後世君天下者失其輔世長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為事上有傷墨曹史之是非下有桁楊桎梏之拘制然後為治者不勝其勞而民無所措手足矣猶且以仁義聖知為足以得天下之情奪之悟之家傳國效而弗悟其為撓民之具此南華所以願絕棄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發見者有在於是國政不至於僨覆人心不至於蠹壞從容無為而任萬物之吹噓鼓舞又何暇治天下哉次設崔瞿之問以發老聃之旨明乎為治者罪在撓人心此桁楊桎梏之所自來而桀跖之所以為利者也故黃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靜長生之要身為本家國次之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為中此所以為在宥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體黜聰守根不

離所以為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叙君臣擅法殆無道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為無為之別相去雖若不侔發於其心見於事業一也特以表君臣之分正其所當為者耳

太上云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三

武林道士楷 仙秀學

天地第一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沉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郭象註天地均於不爲而自化萬物一以自得而爲治天下異心無心者爲之主也以德爲原無物不得得而不謝所以成天無爲則任自然之運動自然而爲君非邪也各當其分則無爲位上有爲位下官得其能而治矣上無爲則天下各以無爲應

之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而不塞萬物自得其行人人自得其事而技者物之所不用也夫本末相兼猶手臂之相包一身和則百節皆通天道順則本末俱暢一人垂拱玄默百姓比屋可封故一無爲群理都舉矣

呂惠卿註天地之大萬化而未始有極雖化而非其所以化均則無小大異惡長短之辨乃其所以化也道生一而至於萬何從而治哉一則各復其根而不知乃其所以治也人卒雖衆其主者君原於德則其化通於天地之均成於天則其治反乎萬物之一此二者同謂之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爲也天德而已則是以真君君天下物其有不化者乎以道觀言則未嘗有言言而無言天下之君其有不正者乎以道觀分則無爲爲君有爲爲臣君臣之義其有不明者乎以道觀能則無能無不能天下之官其有不治者乎以道沉觀則物無非道萬物之應其有不備者乎天地之所以

爲天地者得是而已人而得是則德與天地通而萬物莫非我道之爲物如此其大在上者用之以治人則事而已能有所藝則技而已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宜矣誠知其莫不兼於天則所以畜天下者豈有於技能事爲之間哉故其天下足天下化百姓定者在我而已凡以通於一而所得者無心故也萬事莫不出於一鬼神之所以靈則出於吾心而已

林疑獨註萬物生於天地人卒靈於萬物天地未離乎有形人物又形之至繁而不可勝數者然其所宗道而已矣其化均者若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遺其治一者若天下之動正夫一其主君者寡者衆之所宗是也君主人物以德爲本而終成於天玄者數之所起揚雄以一玄生三方玄古之君謂三皇以上無爲乃所以合天德也在上無爲唯出命以正乎下在下有爲唯盡瘁以事乎上以道觀其出命之言則

天下之君正辨而制之謂之分以善為尚謂之義以寡君御眾民其責賤勞逸莫不有辨制之分以道觀之其義明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孟子曰能者在職是也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是也夫道有本末本所以立體末所以明用莊子遊方之外者非其言之過高蓋立體然也及四觀而入於遊方之內非其言之太卑蓋明用然也通貫天地謂之德周行萬物謂之道上順理而治人者變通之事能有所藝者技而已矣技者事之末故兼於事事者義之末故兼於義至於德兼於道道兼於天皆本末相因故古之養天下者下達於技上達於天天下百姓萬物至繁且廣而使之自足自定自化者本於天道無為而已故明足以畢萬事幽足以服鬼神也

德成於神而不可不為之天則其為實未嘗為也故古之以道莅天下者任其自然而已君之用天下也以言臣之為天下用也以能君臣之合有義萬物之交有應然言非道不正能非道不治分非道不明應非道不備則凡見於云為之間者無非道也藝則有所極技則有所工技兼於事而義存焉以事兼於義故也義兼於德而道存焉以德兼於道故也明夫本末精粗之相兼則稗稗瓦礫無非道人與萬物無非天居天下者豈它求哉推此以畜之而已夫情之無欲也行之無為也性之淵靜也無心者能之是以一之中未嘗不該萬萬之多未嘗不歸一傳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此聖人抱一所以為天下式侯王得一所以為天下正無心得而鬼神服也宜矣

以自然之道觀世之言教清靜無為者其君必正職分不越者君臣義明方能稱任者其官必治周覽萬物咸得應用者庶可備具矣道者虛通昇乎上德者柔順降乎下義者流行通乎物事者應治役乎人技者隨能應乎藝故技兼於事則治事兼於義則適義兼於德則順德兼於道則適道兼於天則合乎自然矣無欲而天下足三句即道德經無欲而民自朴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混茲三者通乎一真則事無不畢神無不服矣

林氏虛齋曰義云其化均者皆是元氣萬物雖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眾主之者君而已天之與我者為德人力無加焉人君體此則無為自然天德玄遠玄古猶云遠古也名之為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有此分則有君臣之義便是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天下事非一人所能隨能而盡其職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耳萬物未嘗無對上下前後各相應皆出乎自然天能覆

能生地能載能成通同此德也故萬物各具自然之理上之所以治者禮樂刑政皆治之事也事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技也道德精者事藝粗者精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德即道道即天兼者合二爲一之意義合作藝音同而字訛

褚氏管見云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化其治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於德故物不能離成於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無爲而德合自然所以可久可大其出言作命莫不聽從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汎觀而物合乎道則應無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苟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地者德與天地合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治人爲上縱意

手刑政賞罰皆事而已況以藝能而入於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畜天下者無它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爲而萬物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撓之而不濁也民惡得而不定哉又舉記曰者古書有云通于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手況於鬼神乎

天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處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輔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遊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郭註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

爲此爲而此爲自爲乃天道不爲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愛利之者任其性命之情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德者人之網要非德而成不可謂立道非偏物故內自得心大則事無不容沛乎任萬物之自往也不貴難得之物乃能忘我況貨財乎富貴來寄心常遠之壽天兼忘所謂懸解況窮通之間哉不私世利委之萬物忽然不覺榮之在身不顯則默而止蛻然無所在也

呂註夫道如此其大心不刳不足以體之體道而無爲則人貌而天矣以是而愛利之謂之仁以是而得所一謂之大行不殊俗寬之至也有萬不同富之至也執德之人通一畢萬若紀之在綱也德成則無待而自立道在我則無應而不備萬物莫足以傾之則完矣君子所以刳心在此十者而已及求諸已以明其心之大事無不容則已刳之效沛乎爲萬物遊周行而不殆

也若然則藏金珠於山淵不知貨利之可欲窮天之可醜不私一世之利藏之天下而已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物之所利非己也顯則明明以德而非以位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萬物備於我則一府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同狀而已矣

疑獨註剗心去其欲而使之虛也爲者人也無爲者天也日月星辰運於上飛走動植交於下其化也不知所以化其功也不知所以功此無爲而爲也言者聖人不得已此無爲而言也天則言其自然德者自得而已愛利所以爲仁能同所以爲大寬者能容不可畜之物富則所同者廣也執德不回則能立紀一而能大則能立德循道而行乃能事謂之備不以物挫志則無所喪矣明此十者則心無所不包沛然與物往所樂在內貨財富貴何足以動之壽夭窮通亦餘事耳故不以世利爲有以天下爲泰若以爲顯則明矣不顯則闇

然而日彰也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則與造化玄合非體道者不能與於此

詳道註萬物皆備於我能有之而勿失則富矣紀散則眾目亂德失則衆行乖故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也韜乎

其事心之大則執大象之謂沛乎其爲萬物逝則天下往之謂也古之以道莅天下

者示之不以迹詔之不以言使人自得之上之化下也無樂餌之可悅下之樂上也非慕羶而來求藏金珠於山淵不以物累

身也不計壽夭窮通不以身捐道也一世之利厚矣而不以爲己私天下之權重矣

而不以爲己顯終至於萬物不得與之殊死生不得與之變非無心者能然乎

碧虛註首稱夫子曰者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夫道汪洋流注充塞太空唯靈府虛

者方能容納焉自治而爲合乎天然守中而言遠離沮喪度生接物心不退轉人之

所惡我無嫌猜和光同塵不立圭角萬類滋茂共豐區宇持至德而爲紀循至理而

善建順真常而不偏離外景以全內明此以鍊心則事無不隨理無不容恩無不沛物無不遂者矣金珠貨財患本也壽夭窮通內疚也私處顯情病也一有係乎心則患不完矣

肅齋云剗心去其知覺之心也爲以自然謂之天得於己者謂之德無爲言之謂無所容言異者亦同曰不同同之崖異有迹也物物不同而我皆有之之謂富所執之德各有條理之謂紀卓乎如有所立德之成也循道而行無所不備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明於此十者包括萬事皆歸我心則此心之大無外故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藏金珠於山淵藏富於天下也不以壽夭窮通爲榮辱不以一世之利爲己私人亡弓人得之之義雖王天下不自以爲尊顯黃屋非心也胷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爲顯故不以王天下爲顯也聚萬物而歸一故曰一府死生無變於己故曰同狀也

天地非能覆載所以覆載者道也聖人非能為能言所以為言者道也洋洋乎大哉謂道無不在然非刳心使虛則無以容道室虛而後生白也天道無為自然人能以無為而為則合乎天道以無為而言則為已之得施之於外則愛利之謂仁物不同而視者一則所有者大行不異物非寬而何萬物事齊吾悉有之可謂富矣執德循有所持德成則不待乎持由有紀而後能立也順於道而大備物孰能挫其志哉信明斯理則此心足以韜藏萬事與物偕往事物無極吾與之無極是謂與化為人斯能化人矣至使金珠無用藏於山淵貨財富貴皆為外物則壽夭窮通又孰得而患之不以世利為已私忘利也不以王天下為已顯忘名也然所顯者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為刳心之極致歟○郭氏從顯則明為句後

來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貫無隱范先生連下文為句義長今從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五 形四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學

天地第二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抹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郭註聲由寂彰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任素而往非好通於事也本立而知不達然後其德彌廣心由物抹而出非先物而唱也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開昧而不和故窮其源而後

能物物極至順而後能盡妙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矣

呂註淵乎其居言湛而不動渙乎其清言通而不濁夫道若是而已矣以爲無邪金石不得無以鳴以爲有邪金石不考則不

鳴萬物孰能定之素則無所與雜逝則無乎不在通於事則物徹疏明知通於神則周萬物而不遺奚以通於事爲哉本原者道事其末也立之本原則韜乎其事而事

自通心非物採寂然而已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夫耳聞目見口言心思無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日用不知非得之在我不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惟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則在我得之而執古御今矣忽然出動而萬物從之則藏不虞以生心而未嘗強謀也夫道之爲物雖不可見乃見之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深而能物其中有物是也神而能精其中有精是也至無而供其求則天府之富無窮時騁

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則其分未嘗不足易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是也

疑獨註淵乎其居言天下之至深渙乎其清言天下之至精此託淵水以明道金石不得無以鳴亦在考之而已蓋鳴由寂彰

聲由考應至幽而不可測故萬物孰能定之素逝則抱朴而往故不從事於務也事者道之末神者道之本去末立本故其德廣有物採之言應而不唱形不自生所以生者道生不自明所以明者德存形以明

道所以踐形也窮生以立德所以盡性也故其出動也萬物莫不從之此謂王德之人見曉於冥冥聞和於無聲道之極致也故深而能物神而能精其接物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此道之所以無窮也

詳道註道以清靜而有神非感則不應金石以清靜而有聲非考則不鳴其應也萬化相推而無方其鳴也五音相變而無窮孰能定之哉通物則失已辭事則失物聖

人因於物而不樂通接於事而不敢辭故能定能應也譬夫木有不鏘則不發土

有水不擊則不達而水火之用常周于天下者以其能應而已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心之出有物採之也世人不明乎此

弊弊然以物爲事名尸謀府事任知主莫不挽而有之其弊至於亂天經逆物情而不知已可不悲乎夫存形窮生非忘形生也而忘形生者始於存與窮立德明道非忘道德也而忘道德者在乎立與明如是

則可不出動以同民吉凶之患故忿然勃然而萬物從之冥冥見曉視不以目而以神也無聲聞和聽不以耳而以氣也深之又深入而與物辨矣而能物焉不以物忘己也與易精義入神以致用同神之入神出而與物通矣而能精焉不以物累己也與易利用安身以崇德同深而能物故至無而供其求神而能精故時騁而要其宿也

碧虛註水之幾於道者其居也淵乎其渟

其動也溲乎其清猶金石不考不鳴物有其性因而求之乃可得也質素獨往恥通於事立之本原歸根復命也知道於神知常曰明也德無不被故動涉真趣為物取揀也道體生物德用昭明善存形者必能究生之理善建德者必能獲道之微是故德業蕩蕩其出無形其動無迹冥冥之中見曉聞和寶玉久藏夜闇有輝煥之景精神內捷靜默有靈光之祥能物能精謂恍惚妙物窈冥真精也至無而供其求無為無不為也時騁而要其宿動極歸乎靜也大小長短脩遠一貫之以道而已矣腐齋云金石能鳴自然之天人之考擊亦天機也庸詎知所謂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素遊素朴而往恥通於事能之而不為本原即物之初心出謂應物揀之猶感也凡有形生皆同此道然非自得於已則此道不明言不知存我之形以究始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自然之道非聖人不能也忽然而首出庶物勃然不得已而動萬

物從之猶云萬物親也見曉聞和亦自見自聞而已深之又深而能應乎物言其能精能粗存於我者虛應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時出而用之要其歸宿不可以一言定也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近或遠便是時中之意脩遠合作近遠其意方足

道之淵乎溲乎天也金石有聲亦天也感之而動人也考之而鳴亦人也天人相因寓物而見以喻王德之人素朴而往恥通於事非不能也待扣而應耳立之本原猶金石之為器知道於神猶聲之在考擊也然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其德豈不廣大哉心因物揀而出即感而遂通之義蓋能存守此形斯能盡其生之理能立己德斯能明道之自然善充養其在我者則其出動也物安得不從之手至於冥冥見曉無聲聞和則其親聽有非常人所及者故深而能物則物不遠道神而能精則精不離神至無而

供其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時騁而要其宿近曰遠遠曰反之義結以大小長短脩遠六字乃作文奇筆言舉不逃乎此也脩遠當是近遠腐齋之論得之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郭註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得真也聰明喫詬失真愈遠得真者非用心象罔然即真也

呂註赤水之北喻玄之極處崑崙之丘形中最髙也南望則向明而觀之珠之為物不可以知知識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繳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疑獨註南望旋歸則自明以求復其根遂至遺其真性使知索之真性愈遠以聰明言辯索之皆不得也唯離形去知黜聰明忘言說謂之象罔乃可以得真性也

碧虛註動心則真水失照慕高則至理有乖急欲反本妙道已喪矣彼無不聰故知不能符彼無不明故視不能偶彼無不辯故說不能契象罔恍惚也人無心而合道道無心而合人亦強云得之耳黃帝歎曰乃可以得之乎言實無所得也

庸齋曰義云此言求道不在於聰明言語即佛經云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火燒須彌山玄珠喻道象罔無心也

世之求道者往往以知識聰明言辯爲

務而喪失其本真弗悟有所謂無知之知無見之見不言之言乃所以無不知無不見無不言也珠喻心之圓明玄謂心之妙用唯當養之以晦然後用之無窮今乃向明而求此所以遺之也使三者索之不得皆以有心故若夫象罔則形亦無矣心何有哉乃可以得玄珠而起黃帝之歎是珠也人皆有之耀古騰今輝天灑地靜則凝聚動則散離心淵塵汨而障其光明性海濤譟而失其位

置一身不能自照何暇燭物哉黃帝始以聰明知識爲尾以得珠而不知其爲賊珠也及使象罔而後得之蓋欲人屏除聰明知識復還性海之淵澄則玄珠不求而自見矣篤信之士當從此入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髡缺髡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髡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叔乎天下髡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大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郭註配天謂爲天子聰明過人則使人跋之而又用知以求復其自然過彌甚矣故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若與之天下且

使後世任知而失真矣夫以萬物爲本則羣變可一異形可同斯迹也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與物乖矣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專於後奔競而大馳將興事役之端使物牽而制物指麾動物令應上務不能忘善而利人以應宜與物逐而不自得於內今日受其德明日承其弊未始有常何足以配天乎有族有祖言其事類可得而祖效衆父迹也衆父父所以述也若與之天下非但治主乃爲亂率夫禁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而禍之由恒非能篡齊國乃資仁義以賊之故曰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呂註髡缺之其性過人則非黜聰棄知而動於不得已者以人受天則非全於天也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乃在禁之之處以是爲合於無爲而與之配天其能不以人廢天乎本身而異形則不能無我專知而火馳則不能去知是以爲天下所役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也四顧而物應非尸居

而使民不知所往方且應衆宜非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者故與物化而未始有常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無爲之所出未嘗不始於損之而已則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損之者非衆父所由出故不可爲衆父也蓋謂不能無知則堯舜之所以分而治亂之率也是知以知治國者乃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疑獨註齧缺之聰明睿知徒知大道之迹又以人爲而受天自然之性失之遠矣夫過生於聰明又爲知以禁之其過愈生而不可禁也本身異形則未能忘形尊知大馳則勞神奔逐緒使興事役之端物絃任知以礙物也四顧而物應使物歸己也方且應衆宜應物之宜也未能與造化冥與萬物相逐而化若然者皆不出於自然知有時而盡力有時而窮本荷其德復承其弊而未始有常也雖且應衆宜與物化而未知大道之本故曰有族有祖可爲衆父而不可爲衆父衆父者有祖之謂也

得道之真則無治無亂任己無爲則非禍非賊若徇於有迹資於聖知不免爲禍賊也

詳道註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齧缺齧物而缺之也自聰明睿知至未始有常者齧也自治亂之率至南面之賊者缺也族其所歸祖其所始也古之臨民者未嘗不以聰明睿知而其妙至於神武而不殺然後爲至今齧缺聰明睿知而已所以可爲衆父而不可爲衆父也乾爲萬物之父衆父也太始爲乾之父衆父也衆父治天下者也衆父在宥天下者也在宥則無治無亂治之則亂生焉故曰治亂之率也明此以北面則非臣故曰北面之禍明此以南面則非君故曰南面之賊也

若虛註恃聰明則福鮮性越羣則害多以機械之心望純白之應則遠矣其可與之配天乎彼且恃君人之勢而慢天理自尊貴其形而運知速作法束物周覽衆務以一應萬逐物不息何足以合自然然術有

始末政教嚴峻未能忘迹可以戡難定禍而難爲臣下所謂以知治國者是也

虞齋云配天謂王天下聰明睿知給數敏捷此其過人處修人事以應天故曰受禁過猶持心而未化知過之所由生則不待禁止矣乘人而無天知有爲而不知無爲也我對物曰本身而異形尊其知而急用之有若火馳也爲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曰緒使物絃爲事物所拘礙也物來必應各度其宜爲物所汨而失其自然之常非能定而應也雖然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衆父者出於衆而可爲父衆父之父又高一等矣率謂將帥言此人之用於世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以此以爲君爲臣皆有患害也

由謂齧缺聰明睿知其性過人是論其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尚有爲而求合於無爲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爲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

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專知而大馳機謀急遽也為緒使則役於事為物絃則礙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眾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還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齒缺之學亦有宗有君祭嘗聞道者也可為眾父特不可為眾父父耳眾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唯其不可為眾父父故以有為治天下適所以亂之為君為臣俱不免乎禍賊而已此言用知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若此夫齒缺為許由之師而由不許其配天何邪蓋配天乃外王之學而四子所傳者內聖之道出則為帝王師入則為眾父父彼何以天下為哉故由不頌齒缺之所長而示其短使不為蟻慕而得以全其高是為尊師之至衛道之切也學者當以心求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六

形五

武林道士楊仙秀學

天地第三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若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鵠居而鵠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郭註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志定分富而寄之天下故無事也鵠居則無意求安鵠食則仰物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則猖狂妄行自蹈大方脩

德就問則雖湯武之事應天順人未為不問也故至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天行其死物化厭世上僊乘雲帝鄉一氣之散無不之也三患莫至何辱之有

呂註聖人盡天道故體合變化而物莫能累君子盡人道故吉凶與民同患而壽富多男驥人所欲不得不以多事多懼多辱為辭也堯非不盡天道所以與人同者盡人道而已鵠居則不知所處鵠食不知所由來鳥行而無章其迹莫覩也神僊之說有求之於服食吐納之間世儒以為狂而不信豈非也蓋生而抱神其歿也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其歿也亦必全天而不隕詩書皆有在天之說則去而上僊奚為而不信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則封人之退已乃其所體也

疑獨註華地守封疆之人請祝聖人使壽富多男而堯皆辭之答以多男則為屬累所役而多懼富則為財所役而多事壽則為生所役而多辱是三者不足以養無為

之德適所以為有生之累耳封人曰始也
以堯為體道聖人今含有超無適為賢人
君子矣多男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分
人何事之有鵠居無常處穀食仰物而足
鳥行無章無文迹也與物皆昌兼善天下
脩德就閒獨善其身壽極千歲厭世上僊
則三惠何由至哉

碧虛註多男而授之職令各自治也富而
使人分之藏金珠於山淵也鵠居不營巢
穴穀食無求而飽鳥行則無留迹與物皆

昌樂時立事脩德就閒雖靜自守也脫去
塵穢躡景乘虛白雲喻道炁帝鄉真境也
封人所祝世俗所貴堯不惑而辭之隨而
再問封人曰退已將有忘身之深旨乎
腐齋云富壽多男人所欲也學道者則以
為不足介意天生萬民必授之職言人生
墮地便有衣食分富而使人分之各付諸
人也鵠居無定所穀食非自求鳥飛而無
迹皆言其無心也與物皆昌物我各得其
生脩德就閒無道則隱也厭世上僊解脫

之意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惠謂少壯
老即楞嚴經恒河水之喻堯猶欲問而封
人不答但曰退已接與超而辟荷蘇丈人
至則行矣亦此意

大哉堯之為君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
廣天下既治遊觀乎華校封人者亦隱
淪以樂堯之道三祝聖人取天下之至
美歸以報上以為道之可獻者也而堯
則例辭之知非所以養德也封人申而
言之為道之贊及觀其以九男二女事
舜於吹竽之中富有四海而不與上壽
百十八而但落巍蕤蕩蕩超乎三惠之
外矣封人之論冥合於堯之迹則亦堯
之徒也然其如天如神如日如雲之極
致豈封人所能測哉無彰當是無章文
迹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
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
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授予吾子辭為諸

侯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
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
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
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也他手耕而不顧

郭註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
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聞是以雖有天
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
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同一堯耳
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
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己也
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解忽然而往何然而
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
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弊起於堯而
舉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
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
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莊子之言不可以
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堯舜之脛直獨
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
聖棄知之意焉
呂註古之稱禹者以為神禹德至於神則

其於堯舜宜無間然則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與賞罰而民且不仁亦時而已矣而言此者明君天下以德其於賞罰固非得已也

疑獨註伯成子高當堯而為諸侯至禹而退耕於野蓋謂堯治天下以無為民不待賞罰而有所勸畏今禹用賞罰民且不仁德衰刑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廢吾農事用力而耕無復回顧也

詳通註玄玄之民實而不知其為忠當而

不知其為信為善無近名而不知有所勸為惡無近刑而不知有所畏堯雖不賞不罰而民勸畏方之不知所勸畏者固已薄矣又況賞之而使勸罰之而使畏哉此所以德衰而刑立也夫堯非不賞不罰也蓋賞一人而天下悅善賞也罰一人而天下服善罰也賞罰少而悅服多謂之不賞不罰可也華封以聖人責堯子高以堯責禹禹之視堯可謂玄矣堯視聖人玄之又玄者也

碧虛註堯舜禹之治天下猶道德仁之利萬民其利廣博而伯成子高之論充志絕俗端方不屈若此真王者之師也言訖而耕他偈不顧有務農崇本還淳反朴之意庸齋云此言世變愈下在禹時便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言無廢吾耕事也他偈低首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賞罰而民不仁蓋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訟之意借三聖以言之

已上經旨顯明諸解詳備無待贅釋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生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喙鳴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緼緼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郭註無有故無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而未有物理之形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莊子所以屢緼初者以其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

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又何營生於已生而失其自生哉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所以明物生之自得斯可謂德也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性脩反德以不為而自得之不同於初而中道有

為則其懷中為有物有物而養之德小矣無心為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其合緼緼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呂註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而未形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以生而謂之德是為萬物之母也未成者有分且然而已而謂之命令則無間乎未形之初也至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而後謂之形形體保神而未嘗失各有儀則而未嘗妄謂之性性則不失乎已形之後者也凡此無它萬物均之得一以生命則有分而無間性則保神而不失神則妙萬物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故性脩反德則合乎一之未形德至同於初則無亦不可得矣同乃虛其虛至於未始有物虛乃大其大至於不同同之若是則以無為言之而合喙鳴喙鳴合則通於天地而與天地合矣天地之間其猶囊籥喙鳴合與天地為合亦若是而已其合緇緇非斯合而合非有所知見而合也是謂玄德則原於德而成於天同呼大順則無所與逆之謂也

疑獨註太初者氣之始以其未見形故曰有無物有則名隨之此既無有名將安寄一者道之所以名物之所以命其得而有莫得而無一之所起起於至妙未有形也物得以生言其受命則命在我故謂之德得其在我者也未形造化之始然已有辨制之分是分不在物成形之後雖有分而且然無問此物之命也且若不可以為常之義物有生則有形生出於命形出於生人之有生則與道同體有形則與道合容留動者陰靜陽動而生物物之成就則自

然生理故命之在我謂之性性之在物謂之理形者道之象也形體賴神而存能保其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命出於生之前性顯於神之後也天下失性既久聖人教以脩性性脩而至於無所復脩則反於德反於德則冥於極而同於初初者未始有物無物則虛故同乃虛虛而後有無窮之體故曰大大者有為而未嘗為故合喙鳴喙鳴者無心於言為之間也喙鳴既合蓋以事業合天地天地與我而我與之合也與天地為合者豈知之所能為哉緇緇若昏無心而自合耳是謂玄妙之德無往而不順聖人之道極矣

詳道註自泰初以至於無名推而上之也自一之所起至謂之性推而下之也雖平芒芴之間太易也變而有氣太初也氣變而有形太始也形變而有生太素也有大初故有一而未形有太始故物成生理有太素故各有儀則有一而未形其精甚真是也未形者有分其中有信是也且者方

來而未知其所始無間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留者陰動者陽物以陰陽留動而後生理以物成而後具形體所以建神而保之神所以統形體而使之萬物備於我莫不有儀象法則存焉此所以謂之性有德而後有性故始以物得以生繼以各有儀則人之脩也由性而後至德故性脩而後德至德至同於初初乃虛虛乃大則復歸於嬰兒大人之事也合喙鳴喙鳴合而至於與天地為合則復歸於樸聖人之事也其合緇緇若愚若昏則復歸於無極神人之事也至於神而無以加矣

碧虛註有則非初強名太初一之所起尚未有迹有迹則屬元氣矣靈光之物卓然而生謂之德氣降未兆清濁已分所稟無有間斷謂之命一靜一動化生萬物物成生理故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脩自然之性反初生之德德同太初乃虛乃大而無邊際也合喙猶脂合脗自然其鳴無心所謂終日言未嘗言也喙有

上下如天地之合塞兌閉門妙理冲默至德冥深同乎大順之道矣

劉宗註太初氣之始故有無太始形之始故無名一之所起則有名矣一雖未形而物得以生者以有一故也一未形則渾淪而已可名渾淪固已有分矣且者非久安之意無間者始卒若環無端之可指也其中精其中有信未形有分之謂也建德若偷且然之謂也綿綿若存無間之謂也然命之降也不留則不足以生物留而不動足以生一物而不能生萬物方其留也未嘗不動方其動也不害其流故能生物也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生則有性冥性則足以知天知天則反於德德至則合乎道矣

虞齋云太初造化之始所有者無而已未有此有字安得有此此乃一之所起也一便是無故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有矣各有其有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起之時若有分矣而又分它不得故且然無

間無間便是渾然者有分便是槩然者此命字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運動生而為物則是動者留於此動陽也留動靜也靜為陰此句有陽生陰成之意物得之而生成則生生之理皆具以元氣之動者而為我之生者此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便是詩有物有則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則皆此神為之便是性中自有仁義禮知之意脩性以復其自然之德德至則與無物之初同同於初則虛虛則大既虛而大則有不言之言合喙不言也喙者言也喙鳴合之合又與上合字不同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緼緼猶浪浪浪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玄妙之德與大順同矣大順即泰初自然之理也一氣未兆無亦無稱及稱泰初有無而已不可得而名言是為未形之一而一之所自起也一立則有名矣萬物得一

以生各具自然之德造化分靈降秀實肇於斯而為人物之本雖形狀未觀而氣之清濁所鍾已有分際人得之而為人物得之而為物是也且然猶齟齬不齊萬物羣生種類不齊而元氣流行殊無間隙此之謂命天所命而物受之以為命者也凡此皆造化密運莫窺其迹唯聖人通化能以理測之至於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然後人物動植昭然可觀世俗以此為始而不知其來遠矣物物各有生理唯神主之能保其神儀則自備蓋有是物必有是則皆已性之所發見有生之所以立也性本不假乎脩今謂脩者不失其儀則全天之所與而復乎向之得以生之德德至則同乎泰初是又反流歸源以人合天者也同乃虛則還於本無虛乃大無物足以喻大亦強名耳喙鳴即殷音之義鳥喙之鳴出於無心無心之言合於喙鳴則喙鳴亦與之合天地之無心善應亦

若是而已矣夫人與天地為合非有心有為可致坐忘而自合故緇緇若昏猶子母氣應啞喑同時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德至同於初之良驗也若是則其德玄同無天人物我之間天下至順莫大於此留動說之不通應是流動猶云運動也音存而字訛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七

形六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天地第四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郭註強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斯矯其性情矣懸字言其高顯易見執狸之狗獲狙之便此皆失其常然者也首趾猶終始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順目新之化而已其動止死生未始有常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治在人不在乎自用也天物皆忘非

獨忘已復何所有哉

呂註可不可然不然則以齊物為事離堅白若縣寓則以辯物為事是若果是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則可不可然不然易為其不可哉然以是為事則是知齊而不知其所以齊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礪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則堅與白雖未嘗離而離之若縣寓胡為而不可哉然以是為事則是知辨而不知其所以辨也此二者雖相反物之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而已矣是以為聖人乎能有所技則勞形思有所係則怵心獲狙之便則以技而勞形也執狸之狗則以思而怵心也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在天則日月星辰在地則山川草木凡有首趾無心耳者不害其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也奚獨至於人之無知無情而疑之哉苟為無知無情則有形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而已有形者人物無形者鬼神

無狀則造化是也此三者有介然之有則不得皆存其所以皆存者盡無而已矣苟爲盡無豈而所能聞而所能言哉則其動止死生廢起此又非其所以也其所以者有超於六目何以齊與辯爲所謂亂而非治也也有所謂治者其在人也忘物忘天其名忘已忘己之人是謂入於天入於天則治而不亂矣

○疑獨註有人治道若相放效制物以已可乎不可然乎不然不知以道自信徒以堅白自鳴言我能離堅白之說若縣寓高顯可比聖人乎答以此不過以是非相易用此技藝係累其身勞形怵心如狗之係頸而獵獲狙自山林來皆失其常性者也遂告以所不能聞與所不能言首趾猶云天地大道之實^六冥不可以聲聞言盡凡有天地終始言與道冥會而無心無耳者衆矣有形者身無形無狀者心也人皆以爲有而我以其所有者盡無之則其死生動止廢起皆陰陽消息之理不知所以然也有

治道者皆在人耳我既忘物忘天何暇於治人手天物俱忘名爲忘已如是則冥於自然之理又何必張縣寓之辯哉

○詳道註不可不然此倒置於所爲者也離堅白若縣寓此多駢於所辯者也執狸之狗成思以其能執也故不得適其適獲狙之使自山林來以其能便也故不得安其安自有以觀之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自無以觀之則有形與無形無狀而皆存盡無非有死生廢起也所以有是者豈其所以哉故聖人亦應之以無有治則在人而已若夫在已則無所不忘與夫設倒置之能張縣寓之辯者固有間矣碧虛註可不可不然然飾知以求異也離堅白之辯若縣寓高空使衆昭然也以妄相易以技相係疲憊蘭形體驚怵心神猶獵犬被繫獲狙入檻皆困技能而致患也有首有趾形可觀也無心無耳意莫知也無耳故不能聞無心故不能言有形者有首有趾無形無狀者無心無耳也皆存者體

與化冥盡無者亦無無盡也其動止死生廢起又非其所以也夫復於何留意有治在人自治而已忘物則同物忘天則同天忘已則不二矣何所不入哉

○膚齋云治道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離堅白同異之多端我能分辯之若懸於天寓之間胥易技係解見前篇成思者爲人繫縛而愁思自山林來爲人捕而來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有首有趾言人之項踵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然而然者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即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盡無者言世無此人也凡動止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而然者不自知耳因人事而治之我無容心故曰有治在人天物俱忘是謂忘已忘已則入於自然入於自然則與天爲一矣

今有人焉若放效先王之治道立法度

以律衆興教化以導民而法度不近乎人情教化不循乎物理可天下之不可然天下之不然所謂離堅白若懸寓者也若是者可比聖人乎蓋讓當時尚揚墨以爲治而自比聖人者老聃曰是猶胥徒在園以能相易以技相係而勞形怵心無異獵犬被縛獲狙出林皆以能而召患此喻鄙之之極也余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直指道之微妙難明處以啓其蒙有首有趾謂凡頂天立地之人無心無耳謂不能思道不能聞道者往往皆是也有形者人無形無狀而皆存者道也盡無則至於俱忘前所謂不能思不能聞者可見矣其動止死生廢起特人事之代謝若認而有之以爲治在人而已何足以入天乎倘能忘物則天與已不期忘而自忘是之謂入於天言道合自然無容人爲於其間也此章與應帝王篇楊子居見老聃問答相類但結語有優劣耳

蔣閭見季徹曰魯君謂鮑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爲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覩觀然驚曰鮑也此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播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凡堯舜之教民溟津然弟之哉欲同手德而心居

成俗易然無迹復性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溟津自貴之謂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心居者不遂於外故德同也呂註必服恭儉所謂忍性以視民則其自爲處危矣拔出公忠所謂尚賢也其爲臺觀多矣如是則吾不能無迹人投迹者衆夫大聖之治天下播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民不窺觀以投上之迹則滅賊心而進獨志若性之自爲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德遺堯舜而不爲豈凡堯舜之教民而推先之溟津然弟之而繼其後哉欲同手德而心居則無爲而萬物化矣疑獨註蔣閭勉以必服恭儉拔出公忠爲輔民之要季徹以其未能安於無爲自然故局局然俯身而笑且若以斯言治國是自處至高以聳動天下之視聽使物皆歸之投迹於臺觀之下者衆矣鮑問言若夫願言其流及於下風而自化矣季徹告以大聖之治天下也因民心之自然如風雨

搖蕩萬物而使之成教易俗也。外物入害其良心曰賊。心賊心既滅則獨志進矣。獨言其無偶而不累於物。若性之自為而不知其所由然。百姓日用而不知此神人之治也。其虛殆杜糠足以陶鑄堯舜。豈以堯舜之教民為兄而以己自然之道為弟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心居則不逐外物也。詳道註必服恭儉非無為也。拔出公忠是高賢也。帝王之德為無為則天下無疲蔞之患。不尚賢則天下無夸跂之爭。如此則因其自搖而搖之。因其自蕩而蕩之。故其賊心隨滅。獨知日進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今也勉以服恭儉拔公忠為事。則是開人之天而導其賊心。開天之天而捐其獨志。其於帝王之德不亦遠乎。夫樂餌以可悅而過者止利於暫而不可以常濡沫以不足而不相忘利於寡而不該乎眾。此所以神人惡眾至而執大象天下往也。若夫鼓螳螂之怒臂設臺觀之危形使人奔合而投迹豈非樂餌濡沫之論與。

昔舜以恭妻累其聖。列子以錯舉驚其誠。南郭子綦以知而嚮之為憂。庚桑楚以社而稷之為患。要在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然後為至也。碧虛註恭儉公忠非無為也。危其臺觀非安穩也。尚賢則佞歸。迹眾則偽集。民之搖動聖人因而任之。民之放蕩聖人因而安之。使教成俗易則賊害之心隨化。絕滅民各進其己志若性之自然也。兄堯舜之教者尊其聖知民溟津然弟之者下之散漫不明也。今既民安其自然何用尊堯舜之聖知而使民散漫哉。欲同乎德而心有所著矣。言其有所尚非自然也。腐齋云螳螂怒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任大也。其自為處者言自然之地如此則似危其臺觀以示人人往歸之投足者眾矣。言以名聲自累也。搖蕩猶轉移賊心有為之心獨志獨得之志。民既成教易俗滅去私心而進於道如生知之性而不知為上之化以堯舜為高而我次之故曰兄堯。

舜之教民而弟之溟津有低頭甘心之意。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欲者聖人欲其民如此也。有為而化物者其用勞無為而自化者其濟博。拔公忠危臺觀此有為而化者滅賊心進獨志無為而化也。搖蕩猶鼓舞鼓舞民心使之成教易俗順導之而勿撓此化之始也。滅賊心而進獨志則因病施藥化之中也。至於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化之終也。堯舜之治民不過此耳。奚必尊之為兄溟津然弟之哉。溟津無分別貌如此則是欲同乎堯舜之德而心有所著矣。凡此皆所以祛有為之治掃堯舜之迹而歸乎絕聖棄知之意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八

形七

武林道士楷伯芳學

天地第五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濮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澠澠捐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爲橈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之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

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溥脩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整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常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混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郭註用時之所用者乃淳備也欲脩淳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矣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夫神全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淳備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於世此宗

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若列子心醉於季咸孔子以其背今向古蓋爲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徒知脩古抱灌之朴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夫真渾沌者豈以外內爲異而偏有所治哉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者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彼世俗所識特識其迹耳

呂註能執古以御今則凡日用無非渾沌之術豈必天地之初哉彼以有機械者有機事機心而不知機心之所自生者未始有物則是識其一不知其二也知忘神氣然形骸以斬道德之全不知行於萬物者無非道則是治其內不治其外也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即所謂廢心而用形者是也彼聞子貢之言始慙然而後乃笑宜其以機械爲累而不肯爲則不識不知乃所以爲渾沌也此篇方論天德無爲恐或者謂必無爲如濮陰丈人然者則不可與經世矣故論真渾沌之術乃遊乎世俗之間

而不爲累也矣

疑獨註指撥然用力貌前輕所以入水後重所以上水也機者動之妙處械者機見於器事者機見於爲然皆起於心機事外也機心內也凡有諸外本於內心主中貴虛物不可雜色不可染故曰純白若機動於中則物得以雜色得以染故純白不備則精亂而神生不定神者所以載道也若夫不定則爲物之所載矣吾非不知桔槔之械羞而不爲耳自博學至貴名聲於天下不過期人之知忘神氣則無心斂形骸則忘我乃庶幾於道矣汝未能如此則身猶不治何暇治天下哉汝宜行矣無妨吾事天下一人言孔子不知復有夫人指漢陰丈人也孔子極高明之道子貢所不能知故見假脩至道而心惑之聖人之於事也無可無不可於功也無成無不成或用力量而見功多或用力多而見功寡未嘗滯於一隅子貢之知孔子蓋孔子之鑒諸人間者耳故訝其今徒不然而見其神全

者聖人之道至於極致則同乎天矣故出則與民並行而民不知其所往芒昧乎其性淳其行備世之所謂功利機巧者皆出於人爲此人心必忘之矣此子貢之心不明而以假聖人之道爲真也夫聖人之志無之無不之聖人之心無爲無不爲顧天下之譽亦非不顧天下之譽受天下之非亦非不受天下之非得其所謂得其言之意失其所謂失其言之意也然不顧天下之譽易不受天下之非難漢陰丈人非其志不之非其爲不爲則未能忘非譽故有所不顧不受也若聖人之性雖天行不加窮居不損及其應物則亦隨時而已今夫人之徒不以天下之非譽爲增損未知其心果何如耶子貢未聞夫子性與天道之說故以彼爲金德之人而自爲風波之民若以夫子觀之則彼猶蹈一偏之弊也渾沌者離乎形氣數之強名術所以對道而言也執一而廢二樂內而忘外皆非聖人之全道明白則顯其白入素則不知矣

無爲則顯無爲復機則不知矣體性則與性合一抱神則不離於神以是而遊世俗與人爲徒而不失其天若是者汝將固驚邪言汝亦不知而不察也則真脩之與假脩可見矣
詳道註渾沌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視不以目而以神聽不以耳而以氣則機械何自而生聖人之於天下抱一以周萬遊內以應外人之所爲不可不爲器存所用不可不用則機械在物而不在心機事在時而不在械曠然與世偃仰莫知所以然而然則雖子貢之時使渾沌復作其能運天運人而不爲機械乎機械之作特通其變使民不倦而已機械由於機心機心必虧純白是識一而不知二治內而不治外此假脩渾沌者不免夫驚世之患也至人之於德不脩而物不能離脩渾沌之術其德固已淺矣又況假脩者乎
碧虛註子貢謂爲國者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是果與衆異邪功利機巧必

不入斯人之心矣。非譽不受如渾池也。風波之民易動搖也。渾池自然備之則非真故云假也。一謂體二謂用。脩心者離境治外者同塵。體性抱神以遊世俗。此古之民也。渾池無寂則鬼神莫識。沉於人手。

庸齋云：機械器也用之則為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不能純一。虛明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一所以不能載道也。擬聖慕聖人於于自大貌獨結哀歌言人不己知而自誦自說或比之擊磬於街則非矣。忘神氣猶點明墮形體即忘己也。汝能如此猶且庶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早除慙惡項項自失貌託生於世雖所行與人同而自不知其所以往此人心必無功利機巧之事也。譽且不顧況於毀乎。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為世故所役而不定假大也。渾池即天地之初識其一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二心不分也。內心也。外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無為則復歸自然之朴體性。

全其性抱神與神為一言。汝未知此道宜手驚也。

舍勞就逸人之常情。聲名利亦人所欲。而世有棄至易而從至難。甘懸壺而安陸沈者。豈土木身心而至是耶。蓋見道篤而自知明立志堅。凝有以勝之。久則安。安則化矣。此漢陰丈人所以恥機械而甘抱甕身。吹呖而目雲霄也。卒使善說辭者不能回其心。易其操。古長沮桀溺之徒。歟。此雖本於氣稟高潔。亦積學涵養之功。何謂學。勝其勝己者何。謂養。充其在我者而已。作色而笑。笑當是答。

醇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范風於東海之濱。范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范風曰：夫子無意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醇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捷顧指四方之民。莫不

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載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怡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郭註：行其所為因而任之使物為之則不化矣。指揮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任其自為。故也。共利共給而無自私之懷。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客又願聞其所以遊答以乘光乃無光。故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虛空無所懷者非閑塞也。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呂註：注焉不滿酌焉不竭則天府之富也。范風不知其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故以為無意於橫目之民也。官施拔舉不失其宜則非無意於尚賢使能也。畢見情事行其所為則非使人匿情而投迹者也。行言自

為而天下化手挽傾指而民俱至則非以實勸罰沮也此聖人見於治而非所以為德德人者無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其心未嘗不虛也四海共利共給之為悅則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若嬰兒失母則不知所依若行而失道則不知所往財用有餘則四海共利之而已飲食取足則四海共給之而已此德人之容而非所以為神也泰宇發光所以照也神則乘之以照而非先與形滅亡而已所以雖照而曠也致命則去故而復常盡情則離偽而居實萬事消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芸芸歸根混則合而為一冥則照亦忘矣

疑獨註水幾於道注不滿酌不竭其神之謂乎欲其出而治民故顧問聖治言官則知拔舉不失其職言能則知官施不失其宜畢見其情事則無有不當言行出於自然則天下俱化手指目顧遠民皆至言聖人出而為治也無思慮忘美惡以其無累於物也四海共利之之為悅非自給也嬰

兒失母言無所恃行而失道言無所止財用飲食不知所從來言無求而自足也上神謂神之又神乘光則在先之上而乘之形影莫覩歸於無而已矣致命者其之致而至盡情則性無不盡矣神人者命之已致性之已盡天地猶樂況於人乎況於物乎萬物各復其性命之情則與道為一故曰混冥首論聖治即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次論德人即大而化之之謂聖末論神人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治言其業德人言其德神人言其道其實皆聖人之事也

詳道註以言則詳詳所以應物以道則芒昧所以冥物故出則言聖治入則言德神拔舉而不失其能與拔出公忠之屬同乎挽傾指四方俱至與投逆者眾同此謂聖治非以不治治之也無思慮至飲食取足通神之道不過如此特以德人名之者德者神之體神者德之用盡其體者未必妙於用妙於用則必本於體此德人神人

之所以分也神於五行屬火火無常形乘物而有物存則光物盡則亡神之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而乘光照曠亦若此也

碧虛註大壑即東海注不滿酌不竭以喻道源無窮無所宜無所能不見其情行所不為者治之要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蓋不治者聖治之妙也無思慮慮用心若鏡故四海願共利給之嬰兒失母所託皆親也行而失道所向皆安也遊心於澹故物饒而自至合氣於漠故腹充而忘知此有德者之容也上乘元氣之光乃無光也光既無矣形何有哉此謂照曠太虛一體也得天命則物情盡舉內忘外萬物復情各歸其根此謂混冥靜曰復命之謂也

庸齋云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也官施得宜拔舉得賢盡見事事可為之實順而行之所行所言皆是自為不為人而為天下自然化之矣舉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聖人之治天下如此居行靜動也靜動無心故不藏是非美惡即

是不忍善不忍惡也共給共利與人同樂之意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言其無意於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置之不問言其無心也上神言其神上騰出乎天地之外日月之先在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有身猶無身照曠大昭晰也致極乎天命盡其性中之情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事無累於我也復情復於實理復於實理則萬物與我為一混冥即渾沌之義

諄芒將之大壑蓋厭世隘陋故慕其註酌不竭而欲遊焉北風疑其無意於民遂問聖治答以官施拔舉得宜盡能則在位者稱職遺遠者得升政事之間畢見其人情事理而得以行其所當為行者言者皆出於自為而無矯揉之弊以誠格物天下焉有不化者哉手挽頤指遠民皆至則近者可知此聖人之治效也繼問德人答以居無思行無慮言其動靜無心美居自派四海之民有未得其所有者皆願利給悅安之則修之天下

其德普矣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皆親民如傷之意財用有餘儉則常給飲食取足充勝而已不知其所從來言未嘗著意於財食而自供其用蓋本於利給天下之所致也此德人之容儀見於外而可觀者而非其實所謂實則有不容聲矣又問神人答以上神乘光所謂遠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言神人出陽入陰變化莫測也上神神之至極乘光凌虛躡景之義蓋非虛則不能發光非曠則不能容照也必至於已之命斯能盡天下之情天地之樂操之民心可見天親天聽亦猶是也萬事銷亡本於我無為而已使萬物各復其本情是謂混冥混冥則我亦忘矣況於物乎論神人而結以混冥此又明其所以神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亦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

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樂殤也禿而施髡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高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郭註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均治則願各足復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為君哉且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操藥脩父其色然然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也夫至德之世賢當其位非尚之也能者自為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下如野鹿放之而自得也其義仁忠信率性自然非由於知蠢動相使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主能任其自行故行無迹事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呂註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武王亦以亂而後治之執不以天下為事而有不及

哉故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髦病而求賢則是亂而後治之也操藥脩父其色然道不至於兼忘而六親不和有孝慈因聖人之所羞也則有虞之治亦豈得已而謂過於武王哉自其述觀之雖伏羲燧人猶不得為至德之世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處乃所謂至德之世也以其無為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傳孰得擬議於其間哉

○
疑獨註莊子之意欲如太古之世使人各安其性命之情若堯舜治天下之道皆操執緒餘非所貴也民有亂者有虞氏以仁義治之猶藥之治瘍也髦者所以飾無髮醫者所以攻有病皆非任其自然亦猶亂而求治也操藥脩父其色然然世人以為孝而聖人羞之者主天道而言所以教人道之弊也夫至德之世不尚賢則人不爭名不使能則人不爭執操枝無情於在上而自在上野鹿無情於在野而自在野端正者義之本相愛者仁之本仁義者端正

相愛之名迹也實者忠之本當者信之本世俗所謂實當者求忠信之名耳蓋至德之世以仁義忠信與性為一體未嘗離而求其名迹也蠡動而相使言各任其性交相使役不以為賜亦適然耳行而無迹事而無傳無意於行事故也

○
詳道註瘍之為患非疾之為患患之淺深雖殊其實於藥一也五帝之世非三王之世世之淳漓雖殊其實於治均也由此觀之其可以舜之藥瘍為是武王之藥疾為非乎莊子以治天下者為孝子以天下為慈父尹文以已為弟子以天下為先生蓋以天下為心者未嘗不自卑以尊人然後得天下之親譽也然與實然喪其天下者異矣

○
碧虛註丹朱不肖有仁聖威明以代之殷紂殘惡有戡定禍亂以伐之皆非恬然均治也黔首有病重華以仁義之藥治之病而求賢亂而求治豈良賢孝子所願聞邪不尚賢政無爭不使能故無敗上如操枝

之無心下如野鹿之自得此亦感召之理有表則義見焉有憎則仁出焉有詐則忠顯焉有疑則信彰焉無上四條則下四事亦亡矣蠡動之相使役物情自然不以為賜也無迹無傳不以為特異也

○
腐齋云滿稽以征伐不及推遲因無鬼之問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治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為累無勝何用藥不无何用鬯不病何用醫孝子為父操藥其色然然不若父之無病也脩慈父與益同進也後羞之恥也至德之世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不尚不使操枝枯枝與野鹿皆無情無欲之喻端正脩身相愛相親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蠡動有生之民相使相友助賜猶恩也無迹無傳言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

○
唯其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名唯其堯子不肖然後有禪舜之舉蓋有揖遜於其前必有征伐於其後者亦猶有瘍

而後有樂有禿而後施髮有病而後求醫也夫孝子脩樂此分內事而聖人差之者謂不若父無病之為愈也況以征伐而求治者乎故引至德之世以明末俗之澆薄觀人去彼而取此也以其不尚賢不使能故能如標枝如野鹿標枝樹杪之枝居高而不知其為杪也端正應是相正考下文可見此四不知乃所以同歸於道俱化於兼忘之域仁義忠信特世人分別之迹耳蠢動指薄朴之民相使而不以為賜友助而無責望之心也行而無迹即鳥行無章事而無傳則所過者化此其所以為至德之世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九

武林道士褚君學

天地第六

孝子不設其親忠臣不誦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如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說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說人則拂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說人也合譬辭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說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之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第八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于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嗔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

俗言勝也以二垂墮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于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愛屬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大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郭註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不謂之誦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在於從俗是以聖人未嘗隔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背俗而用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導說則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說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夫合譬辭辭應受導說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眾亦為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向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免奔湯武隨時而已故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動

笑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常自用也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莫若即而同之也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天下皆不願為惡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厲者自思善也

呂註臣子然君親之所然而善其所善則世俗以其誦說而謂之不肖不知其然而善之為非者果必然邪至於然世俗之然而善則不謂之誦說所以嚴於君而專於親果安在邪謂已導說則必作色惡其名之惡也而終身導說合譬飾辭聚眾不免為其實則終始本末不相當也合譬飾辭皆非其理之當而以此羣於人所以為導說也夫合譬飾辭聚眾取為導說且不可則夫不知反性命之情而垂衣設采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說與夫人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乃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則所謂病者能言其病其病之者猶未病是猶可為也至於終身不解

不靈則病而不能言其病是無可為者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猶可致譬道與之世得道者多失道者少二人惑則勞而不至喻道喪之世失道者多而得道者少今天下惑子雖有析辯不可得也則世道交喪無可與明此者民之迷也其日已久則雖析其辯此亦莫之從此乃至人之所深悲也大言不入於里耳至俗言勝也以惠子之聰明猶謂莊子之言為無用則世可知矣二垂踵惑則惑者一人之足而所適不得小惑易方也今天下惑則所謂大惑易性也子雖有析辯可得乎我非愛其道而不以明天下也知其不可而強之則我亦一惑而已非致命盡情而兼忘天下者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與之相忘而已不推則誰其比憂邪譬之厲人恐子似已則道之為物人心而已而彼獨不得則其疾豈特厲之比身而同手流俗合乎汙世豈特子似已之比吾雖釋之而不推彼獨不憂邪

林疑獨註世之所謂孝子者能順親之意所謂忠臣者能得君之心親之所行未必皆合於義而子一勿順之則入乎諛君之所為未必皆合於義而臣一勿從之則入乎諂孝則不諛忠則不諂臣子之盛也為臣子者以順君為事而不能以道義繩之則世俗指為不肖然亦未知其果不肖邪此言從君親而違世俗皆未必是而違君親順世俗則不謂之導說夫世俗果能嚴於親尊於君乎皆非先王任其兩行之道導者取其意而引之諛者因其好而入之世俗知惡其名而不羞其實猶惡醉而強酒也合譬則善為言飾辭則善為文始是而終非本善而末弊出於鄉原之學世俗多從之及其終弊亦不罪坐此所以為之而不息也世所謂君子者垂衣裳以為文設采色以為飾動容貌以為禮以取世人之愛此真導說之人而不自謂之導說與斯人為徒是非相通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愚而自知其愚小愚也惑而自知其

惑小惑也三人行而一人迷所適之方猶可至惑者少也二人迷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當時天下皆惑而莊子一人求嚮至道終不可得也大聲淡而無味猶咸池大韶也折揚皇華俗之小曲高言極高明至言至於道至言所以不出者以俗言多而勝之也在與鍾皆圓擊之有聲以二在二鍾齊擊則聽者無所適而惑矣況今天下皆惑一人雖有嚮道之心詎可得邪知其惑不可解而強解之又一惑也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哉醜惡之人尚欲其子之妍則惑者豈不厭迷而思悟邪詳道註義可以從則孝子從義不從父故易蠱之三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則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世俗謂之不肖子矣道可以從則忠臣從道不從君故臨之二咸臨吉無不利則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世俗謂之不肖臣矣然世俗之所謂然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豈俗固嚴於親尊於君邪以無不盡惑而莫之傾

也導則逢人之過諛則長人之過人皆有導諛之實而惡導諛之名豈特如此哉又至於合譬以明之飾辭以文之聚眾以傳之是終始本末不相坐而終莫不以受其過可謂愚矣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於所適之路也以二在鍾之聲惑而所適不得惑於所適之意也蓋天下之理以多變寡則易以寡惑多則難其習俗之薄以哇聲俗言導之則易以大聲高言入之則難今天下皆惑子雖有所嚮庸可得邪○碧虛註從世俗則失尊嚴於君親順君親則得導諛於世俗然君親者一人之私善世俗者天下之公是私心則非忠孝公論則非詭諛故賢人君子未嘗獨異於世也夫導諛者亦嫌人指其不正而終身導諛善苟合也以至飾辭聚眾戶外履滿聖人觀之可謂導諛矣而世人稱美之詎復有罪坐者哉謂彼希意則憾之而不受彼之順顏則恬然受之與夫我冠博帶文藻語言雍俞僥仰樂人稱譽者為如何哉可解

者非大惑有靈者非大愚終身不解不靈者矜名嗜利之心未剝耳若以已所見解釋彼愚惑我寡彼眾豈不悲哉大聲之不入里耳高言之不止眾心如擊在撞鍾其音必異不唯聽瑩而又莫知所之矣人人欲悟蓋因不得已而惑於惑則孰與之憂乎厲人怨子似已亦自知其惡也則愚惑者豈無趨善之心哉○腐齋云不諛不諛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為然隨其所行以為善不知諫者也○在君親則以諫為是不諫為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善者而為之隨其所以為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蓋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己而與造物為徒者也我之所謂道即與世俗同則我之所為亦導諛世俗而已惡導諛之名而終身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合譬飾辭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己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而終不能離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垂衣

設來動容言儒者之衣冠容貌循循善誘故以為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學於我者皆流俗庸人我之是非與彼不同則亦流俗之人耳既與庸人為徒而不自謂為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終身不解不靈言其不自知新舊趨嚮也天下皆惑於其說我雖獨有所趨嚮何以回一世哉折楊皇華里巷曲名以比俗言大聲古樂喻至高之論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垂足而坐不肯行也二垂踵感即前言二人惑也或作垂踵義不可解乃傳寫之誤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惑也不推不必推說比近也付之不言則不近於憂此自解之言庸人恐予似是自知其惡而世之感者皆不自知則不知庸人矣到此譬說而句似結不結真奇筆也

善君親之言行則俗謂之不善善世俗之言行而不謂之諂諛俗非嚴於親尊於君也蓋臣節主忠子道主孝不當以諂諛事其君父也至於待世俗則所然

所善不稽其實未免為導諛而已惡其名而為其實終身由之而弗悟辭辭聚眾以相考然卒至於害道敗德若鄉原之所為是其始終本末誤處若此不相坐猶云不相安也彼乃棄衣設來動容以媚世而不自謂導諛非愚而何知惡惑者非愚惑言其猶可化至於不解不靈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三人行至不可得也言世之惑者衆非一人所能回大聲不入至俗言勝也發明前意垂踵當是垂踵二人垂踵感而不行所適猶不得既天下皆惑予雖有所求至其可得邪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增其惑不若舍之而不問夫復何憂哉此其人見其不可救而自歎自解之辭結以屬人生子取火視之言醜者猶不顧子之似已則迷者豈無向善之心在上之人有以覺悟之其本然之天固未嘗不在也經云聞天者德生聞人者賊生可不謹歟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懷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固可以為得手則鳴鶴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崇其內皮弁鹵冠擗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榮槀外重經綬腕腕然在經綬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屈指而虎豹在於囊橐亦可以為得矣

郭註畧而不論

呂註犧樽青黃以譬曾史之脩滿中之斷以譬盜跖之行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乃所以為得惡取曾史盜跖於其間哉夫色者非明而色色者明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聲者聰以五

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五臭之薰鼻五味之囑口趣舍之滑心亦若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之所以使性飛揚而不止也彼揚墨者固天下之才士而不聞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間乃始離跂自以為得則鳩鵲之在籠也亦可以為得矣夫禁其內而使道不得集約其外而使心不得解其經內支盈於禁外重經繳自達者觀之在經繳之中既曉然明矣猶自以為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疑獨註以青黃之搏比溝中之斷美惡雖不同然其本一也而為物皆失其性也盜跖曾史行義不同而同於離本失性亦猶猿搏與溝中之斷耳五色亂目五聲亂耳鼻之於臭口之於味亦然因懷擁塞之患達屬病也趣利舍害滑亂其心心亂而性亦散矣此五者皆生之害而揚墨離於性命之外以此為得不能無困以因為得鳩鵲在樊籠之中亦可以為得矣趣舍有聲色

以禁其內冠弁搢紳以約其外內蓋於四支者如禁搢經繳繩也以趣舍塞滿於內府方之禁搢搢紳約束於外形摩之經繳以況困弊也而自以為得者何異罪人反縛交臂歷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乎

詳道註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蓋人之生也性靜而莫之動德厚而莫之達妄境在前靈源遂滑以至忘不實之良貴趣無窮之微屑者豈不惑哉此君子所以貴乎齋也然管夷吾曰耳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聞聰目欲見者善色而不得視謂之聞明以至

體之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關通意之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關性凡此諸關廢虐之主也拘此廢虐之主戚戚然以至久生非吾所謂養何邪蓋善齋者不戚戚戚戚者非善齋也

碧虛註本生資金削器則性毀人本自適行義則真殘故視聽食息存之亦可亡之

亦可唯趣舍不係乎心者道達乎塵垢之外豈經繳囊檻所可繫哉

肅齋云其斷在溝中破為猿搏之餘者也雖禁辱不同而同為枯木耳此與藏穀亡羊意同聲色臭味皆足以亂性以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因懷衛迷人自鼻而通於頤也濁口汙其口也或作囑非屬

爽乖失也以趣是舍非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揚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彼以其說自困而以為得則鳩鵲在籠亦可以為得矣貶之之甚也以其趣舍是非梗礙曾次故曰禁其內冠弁搢紳儒者之服以禮拘束故曰約其外內則支塞充盈如禁柵然外為禮文所拘如罪人被縛既曉目視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為得則罪囚之人囊檻之虎亦可以為得矣蓋極口以詆揚墨也

此段引喻以明失性之弊諸解已詳茲不贅釋

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眾多在君天下

者汎觀以道通行以德無為無欲官治分明蓋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大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得而並攝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為聖人余謂有天地而無聖人亦何以為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不可無者也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絕人遠甚而不知刻心無為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鬻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有子高辭諸侯而耕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俾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

然服恭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帥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屬人之怨子似已太惑者終身不靈殘骸為樽滑心傷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因為得若揚墨之苦艱難為者也至比之鴟鴞虎豹則非唯薄之而惡之亦甚矣昔孟子聞楊墨而聖道明世世稱之以為功不在禹下余於此亦云南華之功不在孟子下後世必有以為然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 形允

武林道士 楷 伯 秀 學

天道第一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競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郭象註天道帝道聖道三者皆任物之性而無所牽滯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萬物無足以挽心斯自得也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明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休則未嘗動倫理也動則得者不失其所以動夫無為也則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俞俞從容自得親尋萬物之本皆在不為中來有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進為撫世此又其次故退則巢由進則伊呂無為之體大矣何所不為哉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業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靜而自得自天子至於庶人彌無為而彌尊也。呂惠卿註天道運轉無窮而未始有物故萬物成非雕而刻之也帝道一日萬幾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歸非悅而求之也聖道

無乎不在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服非以力服之也明於天道於聖知其皆運而無所積則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也運則轉變無窮無積則介然之有不留乎會中也雖吾之自為猶將昧乎無不靜者以為而未嘗為故也沉人各為其為而有不靜者乎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若以靜為善而後靜非本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則其本自靜非靜之而後靜也何則萬物得我以生我則不生萬物孰能鏡之明乎。此則於其並作也乃所以觀其復於其芸芸也乃所以歸其根復而歸根則其自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上際下蟠無所不極而載之聖人之心則其靜也非特水之靜燭鬚眉平中准而已蓋天地於此乎觀則是其鑑萬物於此乎形則是其鏡也虛則無所於遂靜則一而不變活則安於無知漠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動漠則合氣於漠此六者聖人之所以無為也天地之平則無有高下道德之至則無以復加

此帝王聖人之所休也蓋應萬幾之變供萬物之求而無此焉則無所於休而其神憊於事為之衆矣其能虛乎虛者創其心則靜乎其事而其富至於有萬不同故虛則實雖不同而其理未嘗亂則虛非特以實而倫又將以靜而動動而得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則靜而動動於不得已而當則動而得者也致虛而至於靜則萬物不足以鏡心而無為無為則任事者責而不勞矣俞俞則無往而不然憂患於何而處年壽所以長也明乎虛靜之說則恬淡寂寞亦若是而已所從言之異耳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植乃其所以為本也古之聖人或南面而為堯或北面而為舜或以帝王之德處乎上或以玄聖之道處乎下或退居閒遊或進為撫世其明乎萬物之本則一也。林疑獨註道無不在故在天為天道在帝為帝道在聖為聖道天以道而運寒暑代謝日月迭行未嘗有積故萬物莫不以之

成帝道聖道之運亦然帝者神之出聖者王之入帝王言其位神聖言其道也明於天故無為而為道於道故吉凶與民同患無為而為者其化通乎六合與民同患者其德順乎四時是以古之帝王雖六通四辟而其所以為德者任其自為而已故其心昧乎無不靜聖人之靜不為動對非世所謂靜也善即所謂性自其繼道以言則善也自其成之者言則性也性者命之在我未嘗不靜而世人所以不得與於此者以其心逐物所以失之唯聖人不以物撓心所以能靜也心譬則君性譬則國君正則國治不正則國亂自然之勢也欲盡其性必先靜心水靜則明則平大匠取法水靜猶能若此況人心乎心者精神之宅靜之則精一而神全撓之則精竭而神疲精一神全則其心圓明何所不照此天地之堅萬物之鏡也心虛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至於無為無為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帝王聖人之所休息也唯其無

為則會道於虛虛則實者萬物自然之理無不在焉其為出於無為則向之實者虛矣虛之而靜靜而後動所以不失其動不失其動則無為無為則羣才各任其事當其責使之盡性分之極而已俞俞自得其心所以冥乎至理而忘物我之分憂患不能處死生無所係歸根復命而與造化為一此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北鄉即孟子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玄聖若虞舜側微而玄德升聞素王若孔子無位而尊是也退居閒遊樂許之類連為撫世伊周之類聖人之迹雖趣時應變未嘗同其為道一也陳詳道註天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成萬物也而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歸天下也而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服海內也而海內服蓋聖人之於天下達則為帝王之德窮則為玄聖之道書稱堯以帝德廣運而終於為天下君此帝道運而天下歸也孟子稱孔子東西南北無思不

服此聖道運而海內服也虛靜恬淡者心寂漠者氣無為者神也能致虛守靜心淡氣漠而至於無為此所以為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而帝王聖人休焉休謂其所要宿之地玄者妙之本素者性之質玄聖素王與書所謂玄德同帝王天子與書所謂玄德同陳省虛註體不言者明於天道物變者通於聖委之動植則自然為也昧然弗知則無不靜也聖人之靜也應物而不為非圓寂之靜也隨物撓寧而後成非曰靜也善故靜也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毫髮難隱心靜則有無易照故虛靜則吉祥止而妙道生恬淡則神氣王而虛白集寂漠則靈府寬而真君寧無為則和理全而性命永此非特異也乃天地之平常萬物之至正聖人之所休止也心休則事虛事虛則理慾理慾則性靜性靜則動不妄矣無為則所責不在己責不在己則俞樂而無憂年壽長矣明於此者謂虛靜等八

目是道之密用無為之事也。處上則為明君，處下則為帝師。周之柱史、晉之司空，是也。退居閒遊，伯夷、叔齊是也。進為撫世傳說，呂望是也。君臣定位，不相凌越，則天下治矣。

林氏廣齋口義云：帝道聖道本難分別，經意蓋以帝為三皇，聖為五帝。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此段主意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六通四闢，猶云四方上下無所障礙，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此句最精，神萬物不足以挽心，故不求靜而自靜也。以水鏡喻靜義，甚精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八字，演一靜字。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至極之事。帝王聖人之心，休止於此，休則虛，即惟道集虛。虛則實，即樞家云：真空而後實。有實理之中，自有倫理，便是渾然之中有粲然者。虛則靜，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無不當，曰得各當其事而任其責，是無為而無不為也。憂患不能處，處猶入也。

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即是仁者壽。又提起八字，斷之以萬物之本。言此理出於萬物之初也。餘論與同前解。

猶氏管見云：言天則地，在其中言聖則人在其中。帝則兼三才而運化，故六通四闢而德行乎內，所以治人化物上為皇而下為王者是也。其自為則入而治己，反流歸源，明道若昧，無有不靜者矣。凡人之靜，必靜之而乃靜。聖人之靜，豈以靜為善而靜哉？物無足以鏡心，故耳言其本靜，非使然也。水靜則明，則平大匠取法，亦言其自然。明平可鑑，可准以沉人之精神，靜極而明。天地萬物莫逃其鑒，一身之貴，何以加此？而昧者役不知止，憊不知息，以至漸盡而莫救，可不哀邪？夫欲求所以養精神之道，不越乎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天地之平道德之至亦豈外乎此哉？故物理於此而曲當，聖人於此而休息，雖萬緣擾擾而不生，其心然恍惚有物至理存焉，物不終。

靜動斯得，久任事者貴，則我無為憂患去而年壽長，得其本而操之故也。若是則為君為臣，無不合道，進為退處皆得其宜。此聖道法天運而無積之技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一

形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道第二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專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郭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爲物所尊故美配天者唯樸素也天地以無爲爲德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順天所以應人

天和至而人和盡天樂通則人樂足矣物變而相雜曰黷自鑿耳非吾師之慕仁者兼愛之名無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遠無期故無所稱壽巧者爲之妙皆自爾故無所得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也故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動靜雖殊無心一也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我心靜而萬物之心通通則服不通則叛聖人所以畜天下者莫爲哉天樂而已矣。呂註靜而聖自內而言動而王自外而言無爲也而專則所以臣天下者無事於才知樸素而莫與爭美則所以服天下者無事於文采凡以明白於天地之德而已故處上處下進爲閑居雖不同而其大本大宗未始異也通乎此則無爲而與天和均調天下則與人和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與人和者謂之人樂不過師於此而已整物不爲戾澤世不爲仁以至雕琢衆形而不爲巧此莊子之所師也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無師則其樂非外至故曰天樂也知

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而我未嘗生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死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爲靜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爲動也無天怨無人非以其未嘗在彼也無物累無鬼責以其未嘗在我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所以然者一心定而已故其王天下也外則其鬼不崇內則其鬼不疲萬物安有不服者哉夫心所以定以其未嘗不虛未嘗不靜也吾能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所以爲天樂聖人之心以畜天下者也。疑獨註前論聖賢出處之迹不同故此云以其靜而言之均可以爲聖以其動而言之均可以爲王以之處下爲素王以之閑居則十服無爲也而貴所謂良貴是已聖人之心未始以天下之器爲器抱吾之樸而已未始知天下之色爲色見吾之素而已若然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此所以自任於性命之內明白於天地之德大本大宗言命與性惟其任性命而與天和所以調天下而與人和天與人豈相勝哉故各

盡其樂也雖樂而不知其所以樂適其自
然而已其生也天行適來時也其死也物
化適去順也其所以不生不化者豈非天
樂哉動靜各得其宜故無天怨人非無物
累鬼責適今乎天故其動也天德及乎幽
故其靜也地物無所累心定乎一出而王
天下則萬物各正性命鬼不崇則無天傷
魂不疲則神凝而性復矣若然者一心定
於內萬物服於外虛其知靜其心推天地
之大本通萬物之至理此又所謂天樂無
所往而不適也聖人之心所以能畜天下
者以此

詳道註言靜而聖則動而王者明之出也
動而王則靜而聖者神之降也僕者器之
本器於天下或用或捨機則不期於用捨
而常尊素者色之本也於天下或美或惡
素則不期於好惡而常貴故樸素而莫與
之爭美政和則人人和則天地和天地
和則萬物遂萬物遂則神鬼寧神鬼寧則
幽有所歸明不為厲所以人歸德於鬼鬼

歸德於人而天下明白矣老子云以道治
天下其鬼不神列子云物無疵癘鬼無靈
響是也

碧虛註靜而聖動而王皆以無為為尊樸
素為美乾坤以簡易為德簡易者萬物之
宗本宗本不失則人事和人事和則天理
順而陰陽宣暢矣自離非義也自榮非仁
也自來非壽也自化非巧也不為它役故
曰天樂物物自樂自和則動不為動靜不
為靜矣心定者造化不能移陰陽不能改
與太虛不二也聖人之心能養天下者太
和而已矣

庸齋云靜而聖動而王即是內聖外王四
字其道樸素無文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
若曉然知此天地之德則可與天為徒和
猶合也大本大宗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
自根意同均調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吾師乎至不為
巧數句先見大宗師篇以為許由之言此
則上加莊子曰顯見是言言不可作實話

看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物化隨物而化
也靜為陰動為陽波流也聖門只曰不怨
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鬼責兩句愈
自精神鬼見曰崇魂倦曰疲曰鬼曰魂即
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
虛靜之理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此之謂天
樂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

道之在人靜則為聖動則為王皆以無
為而尊樸素而美猶天地之德何嘗有
為何嘗文采而陰陽四時無不為日月
山川無非文明乎此理則天下之大本
大宗立矣所謂本宗即內聖外王之道
與天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與人和
人樂天樂皆出於和其名雖異所以為
樂則一猶聖王內外之分而道本無殊
也整物不為戾澤世不為仁忘乎善惡
也至於忘壽忘巧則非時所攝非能所
係南華之所師者師此而已生為天行
自然運動死為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
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

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即同德同波之意一心定而無為天下之所歸往無鬼責故鬼不祟無物累故魂不疲行無愧乎幽顯物何為而不服此無它以虛極靜篤之理推於天地

通於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乎此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雖難彫萬物不自悅也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

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哀經隆殺之服喪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惡知處宜責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

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逆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郭註用天下而有餘閒暇之謂也若汲汲然求為物用故可得臣及其為臣亦無餘也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非有為也若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權則非臣矣各司其任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用天下者亦有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為天下用者

亦自耳但居下者觀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為各用其性而天機互發則古今上下誰無為誰有為也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植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堯舜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也天地萬物之化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功自被成同乎天地之無為也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任自然運動則五事不損而自舉所以先者本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所作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此大道之序非但人倫所尚也所以取道為其有序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雖適而不失其分得分而物當其形形明而無所復改物自任則罪責除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賞罰者失得之報也愚知貴賤各

當其才行其所能之情而無相易棄名稱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自明天至刑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之序治人者必順序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必通順序之道寄當於羣才斯乃上之所以畜下也呂註無為也則以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為之用故有餘有為也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為之用故不足不明乎天者不純乎德德則無為而已故上無為下亦無為而與上同則稱德道則有天有人無為而尊者天道有為而累者人道也故下有為上亦有為而與下同則言道上也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不自慮而天下為之慮辦不自悅而天下為之悅能不自為而天下為之為天不產而萬物化非我產之地也不長而萬物育非我長之也帝王無為而天下功非我為之也此天之所以神地之所以富帝王之所以大也無為也者

是乃道之所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者也知五末者須精神心術之運而後從之則向所謂虛無恬淡寂寞無為者又所以保精神明心術而養其本之道也養其本則末從之矣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先也君先而臣從至夫先而婦從此人道尊卑之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處乎下春夏以生而先秋冬以成而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既作而區從微至著莫不有狀則盛衰變化皆有成理而不可易天地至神不測而有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之本末上下其可易乎非特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先後為出於天地之理也而宗廟朝廷鄉黨行事一時之所在猶各有所尚而不可亂皆大道之序而已則語道而非其序者安取道哉此百家之所以往而不反聖王之道所以闇營而不發也天者性命之極欲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謂道者非道所謂德者非德唯真道真德則仁義之所自出也仁左義右則有

分有守而形可見名可言有刑名而不亂則因任而不失其才能內原其心外省其迹則是非得其實罰當於理憑知處宜而不敢違貴賤履位而不敢易仁賢不肖繫情而不敢偽也必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名當其實凡事上畜下治物脩身莫不以此而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文王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周之士亦皆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所以為太平而比隆於唐虞也驟語刑名賞罰不知其本始也則天與道德其為本始歟則不正以末為本逆則不順當後而先言道而無本末先後之序則是自亂自亂則人之所治也

○
疑獨註帝王之德宗乎天地故覆載之功大主乎道德故萬物不能移常乎無為則無不為矣以有為而為則有所不足以無為而為則其為有餘古之人所以貴乎無為也無為者為上之道有為者為下之道為上者以道揆故兼物物為下者以法守

○
故以物物上不兼物物非帝王之德下不以物物非臣職之任此上下之分也古之王天下者循道而行順理而動未嘗見其有為之迹知而不自以為慮辯而不自以為悅能而不自以為德配天地之化育故無為而天下功神者妙萬物富者畜萬物天能神而不能富地能富而不能神帝王能天能地而德充大於其間易所謂聖人成能者是已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形而上者道之本形而下者道之末其本則要其末則詳主道無為所以執其要臣道有為所以貴乎詳下之五末是也為帝王者守其至要主其大本則所謂末者自舉矣為臣者必分之以職各任其事運其精神動其心術勤勞盡瘁然後事從之而成也夫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法成則末學者從之而起不知所當先者道也故君先臣從父先子從此自然之理神者明之妙明者神之祖天所以為神地所以為明天尊地卑神明之位分矣春夏

○
先秋冬後聖人因之先賞而後刑也變者離無入有化者因形移易萌者物之達區者物物所以有別也夫萬物生死區別盛衰變化形狀不一者咸歸於自然隨天之序而已況人倫之大者豈不若是哉蓋自然至理其本出於天地其用散於人倫苟失其序則悖天廢人其可以為道乎萬物待是而存者天莫不由是而出焉者道道之在我曰德以德愛人曰仁愛而宜之曰義先後上下謂之分不侵不擅謂之守形者物此也名者命此也因其形名而任以所宜為必原其情必省其事然後辨是非明賞罰懲知所處得其宜貴賤所履當其位仁賢不肖各行其能無以彼此飾其情也能各有限名必當實以此事上畜下以此治物脩身則知謀無用而歸於自然其治所以至極也舉書曰者逸書也有名者皆因形而命之此道之所以散若冥之以道則長於上古先於天地未嘗有形未嘗有名故非所以先也五者陰陽之中所謂

命也至於命乃可命物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者陽數之極賞罰者量時而通變又爲道之終故九變而賞罰可言刑名者道之末賞罰者道之終語道而不求其本始皆爲倒逆也爲人所治者知治之具治人者知治之道也知治之具者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辯士一曲之人蔽於道者也

詳道註先針而後縷可以成惟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縷微物猶不可無序而況道乎莊子於人道則述君臣父子之義於天道則推春夏秋冬之理自天至刑名明道與物之自然因任至賞罰明人事之使然也蓋因任不足然後有原省原省不足然後有是非是非不足然後有賞罰賞罰雖非治天下之道亦治之具也伯成子高以禹用賞罰而去焉者蓋識其以教之末者爲本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刑名物也故驟而語者不知其本賞罰末也故驟而語者不知其始也

碧虛註以天地爲宗不稱長也以道德爲主不屬實也以無爲爲常常不矜故有餘君忠無不容仁也臣道無不理義也君當垂拱無爲若同臣道理事是不主也臣當職事有爲若同君德容納是不臣也上不

專執任羣才之能故無爲而用天下臣職所司以勤勞治事故有爲而爲天下用也由是知知落天地必取衆謀辦萬物必取衆議能窮四海必待衆爲斯無爲之業也天降氣而長育故莫神於天地升氣而產化故莫富於地帝王自治而功成故德合二儀也本謂理末謂事理在簡要君道也事在詳備臣職也本末雖異須待精神冥運心術發用先循理本然後事末以表之先後之序隨物生焉然非聖人不能法象以序立教以道爲主法度立而利害隨之用貴賤之位而實知罰愚因才能之分而徇名求實以上九目爲世治教五變而刑名可舉取五行生剋之義九變而賞罰可言陽九極變之旨也刑名以天理道德

爲本賞罰以刑儀名器爲始專任賞罰豈非倒道乎語失次序豈非迂說乎刑名賞罰治之具妙用次序治之道迹所以爲天下用理可以用天下也名數禮教下之所以事上也無爲自化上之所以畜下也

虞齋云落天地言其大雕萬物言其巧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帝王無爲而成天下之功亦與天地同也要在主君道無爲也詳在臣臣道有爲也威武文德之補助故五兵之運德之未明刑以弼教故賞罰五刑教之末禮法刑名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言皆從心生非由外鑠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先此論尤妙看得莊子亦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蓋當知所先後若天地之行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故曰殺也所尚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也以陳爲治之序凡有九等分守職也刑名稱也因任因所職而任之原免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免之去之

矣是非旌別淑慝也賞罰捷以記之車服以彰之類應知處宜言當其任履位猶當位襲安也安其情實則分能由名各有所處而無容心歸於自然而已古書雖有刑名之說未嘗舍本以求末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則失其本始是治於人而為天下用非所以用天下也刑名賞罰為治之具分守仁義為治之道也刑名即形名古文通用

夫以天地為宗道德為主者豈有它哉以無為為常而已無為已難能況常而不變者乎此古人所以貴也無為有為上下之所以分及是則君不主而臣非臣矣知不自慮辯不自悅能不自為無為之本也天不產而物化地不長而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此無為之效也曰神曰富而大足以色之此帝德所以配天地而乘之馳萬物用人羣特其餘事本要未詳自然之理自三軍五兵至隆殺之服雖五事之末而必由於精神

心術之運則古人所不廢也但非所先耳若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先後猶天尊地卑之不可易而聖人取象焉神明之位上下不紊四時之序先後有倫萬物化作萌區有狀而物之盛衰變化見矣此天地之序而人所取法者也索廟朝廷卿黨行事莫不有序而道在其中語道而非序何取於道哉故自先明天而道德次之至仁賢不自矜情皆因之而不可無必分其能以稽效必由其名以考實事上畜下治物脩身之要莫越乎此知謀不用歸於自然此太平之至治也後引書曰至畜天下也蓋衍上文餘意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二

形一

武林道士 補 仙 學

天道第三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昔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莫為哉天地而已矣郭註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常加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四時晝夜皆不為而自然也膠膠擾擾乎則目嫌有事故曰古之王天下者莫為哉天德而已矣呂註天德則雖出而未嘗不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往來屈伸莫有為之者也晝夜有經則相代乎前而莫知所萌雲行雨施而天下均乎矣則其視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者豈不膠擾乎舜之所言乃天之合堯之

所言人之合也而世儒之所以知堯者止此而已故獨之二聖以明所大而共美者爲在於此與黃帝不異也

疑獨註不教無害至哀婦人即是不教侮鰥寡之意美則美矣未能澤及萬世而不

爲仁此所以未大天德者自然之道得於已故出而有爲未嘗不靜若日月四時雲行雨施豈有心於天下之物哉帝王之道宜若是而已堯聞舜言知向用心之非膠膠擾擾遂於人爲而昧於天德故以舜爲

天合已爲人合天合者與天同人合者與人同天地覆載萬物德無不被爲帝王者莫不體之雖黃帝堯舜亦莫大於德合天地而爲美也

詳道註不教無害至哀婦人者仁也天德

出寧至雲行雨施者道也仁人也而無不

爲故曰人之合道天也而無爲故曰天之合然堯舜一道也堯行天道而所言者人

舜行人道而所言者天行天而合乎人故其德止於充實之美行人而合乎天故其

功歸於光輝之大膠膠言其止擾擾言其動也

碧虛註不教無害不廢窮民仁人之心無以加此舜以爲弊迹未去故未大也天德

而出寧人事則感動矣昏明有序開闢有常昇降氣交天地之德也堯悟已之所爲

膠膠擾擾亂之又亂也天之合無心人之合有迹天地者古之所大王天下者體之而已矣

庸齋云天德者自然之德出寧者首出庶

物萬國咸寧日月照至雲行雨施皆形容

無爲而爲之意堯謂我之所爲未免自爲擾亂合於人而已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三

句是堯自嘆之辭天地自然之理古今莫大於此其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它

但法天地則可矣

天德者無爲之化出寧者爲而無爲日

月照四時行皆自然運動無爲之者故

晝夜有常而無差忒雲行雨施品物既形君天下者所以體之以立德而民莫

不歸弘之以化物而物莫不從也堯於

言下有省始悟日前所爲膠膠擾擾天

合之與人合相去遠矣以是觀之堯舜

之德若有優劣而結以黃帝堯舜之所

共美則又泯然無分此南華立言抑揚

閭闔之妙學者熟味當自得之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

是歸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

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

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性兼愛無私

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

子亂人之性也

郭註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若以正之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世所謂無私者釋已而愛人欲人之愛已也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自天地固有常至樹木固有立皆已自足不待於兼愛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呂註孔子不用於時欲藏其言以待後之君子十二經謂春秋孔子所以經世者在於此孔子以人道教天下藏其妙用而未之嘗言則十二經之所以經世者不過仁義而已老氏絕學反撲而示之以真則仁義在所擯兼宜其以為非人之性也自人道觀之仁非特成已又所以成物義非特利物又所以立我君子之生成在於仁義故以為真人之性也自道之真觀之中心物愷非外鍊我也無物而不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者也幾乎言近之而未至後言夫兼愛則非天德而出寧雲行而雨施者

故以為迂也凡名生於不足則無私焉乃私也欲使天下無失其牧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此所謂物之自然也德則無為道法自然又何必偪偁乎若擊鼓而求亡子焉言人之失性非仁義所可復也

疑獨註微藏史者掌藏書之官孔子為道不行欲藏其書於周室之藏府以俟來者時老聃免官歸居孔子往因焉而聃不許孔子嘗剛訂定書修禮樂作春秋六緯而贊易道此六經也又緒為十二經以說之聃以為支離太謾顧聞其要答以要在仁義聃遊方之外謂仁義非自然之性孔子遊方之內謂仁義真人之性也言人心中心莫不欲物之愷樂兼愛而無私此人情之自然又復明仁義之出於性也老聃曰噫幾乎後言者近乎偪矣兼愛未免乎有係不若無愛之至也無私未免乎有私不若不知其私之為私也夫子所以兼愛無私者欲使天下不失其養也莫若任其自然

使之相親而不知以為仁相友而不知以為義自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皆無為自然各極其性而已矣放德則不知德之為德循道則不知道之為道又何必偪偁然用力揭仁義於天下以求復其性無異擊鼓而求亡子也

評道註老聃之教以道德為宗孔子之經以仁義為本放德循道則天下無為而得性居仁由義則天下有為而倍情此莊子所以記孔子之迹以明之也中心物愷物而悅之兼愛仁也無私義也兼愛則有所不愛非所謂至仁至仁則無親無私乃成其私非所謂至義至義則不物君子所以貴忘仁義而求其至也孔子嘗語老聃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為久矣此言十二經者緒六經為十二也

碧虛註孔子欲藏書而老聃不許謂已陳芻狗不足留也縱橫六經故曰十二上仁無為而成上義不行而至率性而動宜偽也哉勿愷則未能忘情無私則不免有迹

仁義之情去道遠矣若春生秋斂之有常晝日夜月之有明星斗歷天之有列飛沉從類之有羣草木榮生之有立歛而循之可也何獨偏然用力為哉

庸齋云西藏書於周堂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書也繙及覆言之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為太汗漫物擅以物為樂後言淺近之言幾猶危也物之不齊何由兼受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曾中便有箇私字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物物皆有自然造化何可容力但當倣自然之德循自然之道如此而至矣擊鼓而求逃亡之子言驚動世俗也

孔子為見世衰道微欲以所述之書藏於周之藏室以俟後世聖人蓋不得已而託空言以垂世立教其志亦切矣老聃不許者謂道既不行於當世徒存糟粕其能有濟乎十二經說者不一陸氏音義舊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加六緯為十二經一說易上下經與十翼又

云春秋十二公經孔子所作者也此說近似要之引喻之言借以通意不必深泥其迹中其說謂當其言但謾而非要耳孔子曰要在仁義此治世之道所當先者老聃謂非人之性則還淳及本有道德存焉孔子答以中心物性陸氏音

義物一作勿今從之中字宜音去聲則不中心亦不怒矣故兼愛而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聃曰危乎不及之言所以遠乎道也以其無私故成其私若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天地日星禽獸草木其不各遂其性各當其宜人之放德循道亦若是而已矣又何必用力於仁義若擊鼓以求亡子終無可得之理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知神聖

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虛然而目衡然而頽頽然

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觀於泰凡以為不信違境有人焉其名為竊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還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適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郭註鼠壤有餘蔬言不惜物棄妹不仁言無近思生熟不盡於前至是故常有餘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自怪譏刺之心所以憚脫過去也呼牛呼馬隨物所名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若受之於心

則名實俱累斯受其殃也服者容行之謂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以有爲焉之則不能常服矣豈然進趨不安衡出也頽然發露闕然施辭義然踉蹌目矜貌言其志在奔馳不自舒放趨舍疾速明察是非也秦者多於本性之謂巧於見秦則拙於抱朴凡此皆以爲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非脩身之道邊境有人亦如汝所行非正人也夫至人用世既不患其大靜而順之任真而直往未嘗有所困也進道德而以情性爲主至人之心定於無爲也

呂註鼠壤有餘蔬則可以賑季女之飢而棄妹則不仁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而積斂無崖則不義老子絕學反朴示人以真而士成綺求之於仁義則譊然不應乃所以使其意消而心却也知巧神聖自以爲脫焉則絕學反朴未始有物也而子以某事爲不仁某事爲不義則是呼我牛而謂之牛呼我馬而謂之馬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吾所以漠然也聞

允濟事而受之紛身不救自遺其殃者也吾服也常服則其心未始不在道吾非以服有服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士成綺知而不足以得至人之心者以其在己者不足故也容崖然則若不與物交目衡然則逐物於外頽頽然則若大朴口闕然則其言欲出諸口也狀義然則若不朋而其心則若擊馬而止也動而持非能不動發也機不可以制也審而察則非襲明知巧而觀於秦非素樸守約者也凡此所爲皆以爲不信而已邊境非遊於道之中竊則非其有而取之也於大不終則天地未離乎內於小不遺則秋毫待之成體天下之物其有不備者乎廣無不容淵不可測此道之所以爲神也則流而爲形失而爲德廢而爲仁義乃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有世不足爲之累能棄世也天下奮操不與之偕忘天下者也忘天下故不與利遷能棄世故守其本凡神之所以困以不知此而已矣於道不塞於德不離退仁義而

不留賓禮樂而不主若此而後其心有所定也
疑獨註鼠壤有餘蔬言其不索棄蒙妹而不教言其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言其不義積斂無崖言其不廉是不知老子而妄譏之是以漠然不應吾心正卻言向者譏刺之心已虛矣夫巧知神聖未免有迹老子嘗欲絕棄之故自以爲脫焉呼牛呼馬隨其所名至人混同萬物豈有牛馬之異有實斯有名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則名實俱累所以再受其殃若忘名實無物我毀譽是非任其自爾何殃之有哉恒久也服謂服其心使之不動老聃謂吾心任至理服之久矣非有所服而服之所以毀譽不能入也鴈行斜步側身避影言其隨後履行接跡也容貌崖岸不能自適其心不安日亦馳動而衡出也頽然高亢闕然越語言矜容儀夸言以服人也義然求合於宜繫馬而止意在奔蹏也動則爲物所持發則疾如機括明察審乎是非巧知逐

於多事凡此皆以其不能信道而有諸已無異邊境有人其名爲竊盜者也夫道無不通大而天地小而毫芒無乎不在此萬物所以備廣大而無不容淵深而不可測也形未離乎有數德者道之在已仁義又道之散是皆所以爲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精粗哉夫至人之心與造化爲一故有天下而不足爲之累雖舉天下奮其權謀至人之心未嘗與之並逐也審乎真性不爲利所遷極物之真而常守其本故通之則爲道合之則爲德道德之所進仁義之所退進本退末自然之勢也禮樂者性情之散至人不役於物則以性情爲主禮樂爲賓明其進退而辨其賓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詳道註鼠壤餘蔬非儉也棄妹非仁也積斂無崖非至足也非儉則於物無所愛非仁則於親無所厚非至足則於心無所慊觀其外以及其內察其粗以及其微則知老子爲非聖人矣然而大儉不畜大仁不

仁大廉不儉固非成綺之所能知此老子所以漠然不應也夫巧知神聖吾自以爲脫去矣而子謂我有聖之名非聖之實豈知我者哉而容崖然至知巧而親於泰此教成綺脩身之道也經曰真人其容寂其頽頽其狀義而不朋則崖然頽然義然非郭氏所謂進趨高露踈蹠者也老子曰安平泰經曰宇泰定則觀於泰非郭氏所謂多於本性者也動而持與妄行而蹈大方意同知巧而親於泰與執掌以觀無妄意同邊則不得中竊則非所有脩身之道貴於體而行之邊境而竊者庸能知之乎物之大者必有終小者常見遺道則於大不終於小不遺然大小不離乎有體而無體者不期於大小以大小而論道亦筌蹄而已矣夫神之所應者外忘外則神全心之所存者內忘內則心靜天地萬物外也故外之遺之而後神無所困仁義禮樂內也故退之賓之而後心有所定也

也成綺復自謂昔之邪心今直退矣老子告以吾於恢悅恬怪之名脫去久矣若呼馬爲牛非誣即桂也有實斯有名有名斯有累若更不受反受其殃服用也吾之用也常用之道故無迹焉吾非以常用之道矜持有用而使人貴之也成綺恭問脩身老子謂汝容止乖崖精神馳突造作淳朴揚聲威厲其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言未經調御強自執持動有機關靜多猜慮揣摩越分皆以爲不信此道故若戎敵之多詐也至大無外故不終至小無內故不遺不終不遺故萬物備不能容物則狹矣爲物所測則淺矣治物之具至人之緒餘也有世亦大矣而至人不以介懷鎮以無名之樸故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則虛無合乎德則不喪退仁義則少私賓禮樂則寡欲用心若此非定而何

腐齋云食蔬之餘棄於鼠壤闢味之地是不愛物故以爲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言積畜有餘也向有所譏今其心退然無有謂

既見之後忽然有覺知巧神聖有為之學脫焉出離乎其上也我既無心時馬呼牛聽汝而已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讓而我拒之是兩重過也即是和過作非之意吾之所行常常如此非以為當行而行之即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履行遂進躡足漸進也崖然異狀衝然突視闕然口喏義然堅固繫焉而止即坐馳之義舉動矜持發若機括明察精審自恃知巧而驕泰之意見於外凡此皆不誠所致遽境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以為賊謂其機心太重不循乎自然處世必招禍患夫子老子也大而無極曰大不終細而無餘曰小不遺即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也萬物莫能外此道故曰備廣大淵深形而為德為仁為義皆其妙用之餘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哉有天下之天不足累其心雖奮而執天下之操此心亦不與之偕往言心不動也不計利害究極真理故能守本然之靜外天地遺萬物其心不動神又何所用哉通乎

道德即合乎自然以仁義為後而非所先所主者性情而禮樂為賓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棄妹頗難釋諸解多音律按陸氏音義舊註音末言其棄海末學也今從其音而別為之說成綺見鼠壤餘蔬而疑老子非聖蓋謂聖人於物無棄取蔬之本而棄其末是不惜物近於不仁下文云生熟不盡於前言食物滿前狼戾也昔人入山訪友將至所居見溪流菜葉遂不往亦此意是乃以世眼窺聖人故以不應應之御音階訓虛悟昔譏刺之非也老子謂知巧神聖吾已脫去呼馬呼牛聽之而已汝先以聖期我已非知我者况又以非聖責我何異牛馬妄名吾無益損焉吾服也常服二句四服字解者不一按此即參耒服膺之服言其能擇能守也謂吾服膺聖道常常如是非以擇守為事而有所服也履當是履履不踴跟也其行勿遽故若此崖則不平

衡則奔突類則高亢口闕則欲言而未出狀義則剛介而自矜此所謂似繫焉而止也動而持非自然而靜發也機非自然而動持之發之則有心有跡矣察而審知以察為明也巧而親泰機心見於驕色也凡俗以余言為不信請觀不由正道之人名為盜竊之行蓋痛鍼成綺之失夫子曰以下乃誨之之辭夫道超乎形數不可以大小論故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及乎有形有德有仁有義皆神化之末唯至人能知其本耳至人者有天下而無累天下奮操而不與之偕言物雖動而我自靜也審乎真道利莫能遷窮物之理能守其本故天地可外萬物可遺其神足以勝之夫何所因哉唯能通道合德則仁義自退禮樂自賓至人心有所定故足以定天下之心也

天道第四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而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

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郭註其貴常在言意之表故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耳輪扁之不能喻子言物各有性教學無益當古之事已滅於今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呂註莊子言此欲學者遺言忘書而不求於形色名聲之間也夫斲輪事之粗者然疾徐甘苦得於手而應於心者雖父子猶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爲物其傳之難於斲輪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魄之喻非虛言也

疑獨註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則所謂書者不過陳述而已世以爲書足以盡道不知道者也言者莫不貴意意者隨道而無窮言不足傳則所謂書者何足貴哉世之所貴非所貴也不可言者道之全可以言者道之散道不出於性命之自然必也會之以無形因之以至理聞於寂寂見於

冥冥可也而世之人舍自然之常性求先王之陳迹愈求而愈失矣夫耳目所聞見不過乎形色名聲其於書也亦若是而世人迷其失性謂形色名聲爲能得彼之情此可悲也若能忘其形色名聲而棄言遺書因之以心會之以意則天地之至理性命之大情可不言而喻矣篇扁以桓公感於先王之陳迹而不知大道之本故以斲輪之事喻之在乎循之以理而不失其性不疾不徐得手應心數者自然之性存焉者所謂理也口不能言所以不能喻之於子而老斲輪斲輪技之末猶不可以言喻況欲求道於書乎唯善學者讀其書求其意舍其迹會其心斯免輪扁之譏也

詳道註書言之於意猶形色名聲之於情情不可得之於形色名聲意不可傳之於書言必矣故善易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善詩者得志而忘辭得辭而忘文豈非所謂詞紀畢易狗捐醇醪流精粕棄者哉桓公所以因輪扁而悟讀書之非王壽

所以因徐馮而起焚書之舞也

碧虛註古人已往所傳者書語而已胡足貴哉譬如問答五味只可說其形色名聲甘苦之味終莫能告也舍形色名聲則知者不言斯得之矣輪扁之得心應手妙莫能喻者有術數存焉此所以終身行之也年隨時化道逐日新古人語此未嘗不慨然也

庸齋云書能載道所以貴之貴在道不在書也以道爲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在道而不在言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與書皆不足貴矣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不可見聞而世人欲以形色名聲得其實可悲也夫此段發明前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精妙若此書載古人之言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舖豈知酒味哉

跡者履之所出而跡非履也書者道之所寓而書非道也悟者因書以明道迷者舍道而求書故桓公溺於陳言輪扁

得以進說以粗喻精即事明理無適而非道也夫斲輪者選材施工所以任重致遠而推行於天下即懷道抱德而欲有以濟世之譬也其運斤之妙得心應手雖父子不能相傳則方圓長短之數疾徐甘苦之節一得之於自然有不容以言書者矣況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道其可以書盡乎扁之老於斲輪豈惜捐於推鑿之間而勞筋骨骨爲哉蓋因道進技以天合天得其所爲輪用力少而見功多故終身由之而弗舍也推是理以達於書宜無難矣桓公蹄跡遺心遂謂聖人已死焉也得以盡其辭而救其失夫聖賢所學者道所傳者心苟得其心則知有不死者存此道可以坐進又豈在說說乎紙上之糟粕耶此有以見聖賢不得已而立言傳書南華借此以祛世人泥象執文之弊學者信能見月忘指而復吾混成之天則迴視挾冊諸生不直一笑此條大意與庖丁解

牛章相類但末後久桓公領話耳留此一語以惠後人必有承當者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首次以帝王聖道玄聖素王之事業以道德為主無爲之常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中叙德教禮樂仁義分守形名賞罰治世之具無不畢備然皆不離乎人道之常何也蓋善論天道者必本乎人能盡人道者可配乎天天人交通本末一致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又安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至論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所以立人極贊天道也若夫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己出炳靈獨化地道人道其有不從者乎夫修治具以明治道古今之通論然有用之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其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君臣詳要之宜故也世謂南華立言多尚無爲而略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皆出於天理

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然之理則可以由治具而通治道使君臣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謳歌不知帝力謂之無為可也至若孔子欲藏書而繕經以說成綺問修身而其容崖然是皆狗人而忘天所以老聃弗許也唯至人知仁義為道之末禮樂為道之賔能天能人極貞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有世而不足為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糟粕陳言而寫之於輪扁蓋恐學者狗跡遺心舍本趨末則去道愈遠但當究夫聖人有不亡者存則學者當自絕學而入傳者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糟粕為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卷四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運第一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械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郭象註天不運而自行地不處而自下日月不爭所而自代謝勸主張綱維之者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各自行耳不可知也雲雨俱不能相為亦各自爾設問自爾之故夫事物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原至極亦無故而自爾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呂惠卿註天運地處吾不知其真運真處

也日月爭所吾不知其真事所也求其主張綱維與推而行是者皆不可得意其有機械而不得已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吾不可得而知也水之升而為雲雲之解而為雨求其隆施與淫樂而勸是者不可得風起西東彷徨無定求其噓吸披拂者不可得此乃道之不測而為神者也知神之所為則主張綱維隆施披拂是者皆以此而已五常即五福鸞用五福咸用六極順之而吉也反是則逆之而凶九洛即洛書

九疇九疇之用至於福極則治成德備監照下土而天下載之此所以為上皇上皇則擎天地馳日月隆施雲雨噓吸風氣而常居無事之地者是也豈必求之於鴻荒之世哉

林疑獨註天圓自動豈有意於運地方自靜豈有意於處日月往來無所止所以無爭也天之運也執主宰而弛張之地之處也執綱紀而維持之日月之往來孰居無事推而行之此皆自然而然豈有為於其

間意者必有機械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天地者形運轉者道機械之動非不得已亦非得已也陰陽之氣鬱結則為雲雨者陰陽之和也雲所以致雨亦有所不能致雲之為雨雨之為雲孰與廢之孰居無事過樂而勸勉之皆不可知自為而已天一生水故風起北方或東或西在上彷彿孰嘘吸拔拂而使之然哉六極四方上下五常五行也此皆自然而有莫知其故帝王順其理則為治逆其理則為凶九洛九州聚落也言帝德廣被遠民安居若日月之照臨下土天下莫不載之樂其治安其生民性復朴如上皇之世也

陳詳道註天地之運處日月之往來雲出於地而本乎天雨降於天而本乎地風直乎東而起於北其覆載也其照臨也其散潤也豈或使之皆載於道之自然而已今夫野馬飄蕩而不動旋風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日月歷天而不周然則天地之運處以其不運不處也日月之往來

以其不往不來也果莫詰其主張綱維孰知所謂若有真宰者耶

陳碧虛註清妙之氣無時不運重濁之形未嘗不止水火之精互為升降有主張綱維之者則勢矣有機械運轉之者則樂矣雨從雲以施化故雨出於地雲憑氣而交合故雲出於天人身清濁之氣亦猶是也是知雲不為雨雨不為雲相濟之理暗與事冥恐有為之者哉雲自陰施雨自淫樂有勸勉之者則私矣有嘘吸拔拂則敗矣

寒暑燥濕風火六氣氣極則變故曰六極金木水火土五運運常則化故曰五常氣和則教成運乖則政敗也九洛謂洛書九疇洪範所陳者是也王者得洪範九疇則彝倫攸叙五福被民順也失洪範九疇則彝倫攸教六極傷民逆也不順不遜任物自爾得不謂之上皇歟

林氏庸齋口義云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四游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如人相追奪故曰爭其所主張綱維

皆著力之意不得已不自已言亦不由它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所以為雲為雨但不知雨為雲乎雲為雨乎陰施猶作止淫放樂戲劇也言何人為故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天形倚於北故風自北來東西上下彷彿往來披拂搖蕩也發問不言人又是變其筆法六極六氣五常五行也此皆是自然之理九洛九州聚落古文通用帝王順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人也

褚氏管見曰天運地處日往月來人所共知也然其所以運處往來人所莫知也是孰主張綱維之者意其有機械運轉而不能自止耶蓋謂天地亦物也虛空中之至大者耳物之運動必有使然者第人居兩間而不自知猶磨蟻之俱旋而弗覺也雲為雨而興耶雨為雲而作耶與夫風氣之東西上下孰陰施而嘘吸之耶已上皆發問之辭而述其舉

問之人或以為華大變體不可以常法拘也六極五常解者不一以洪範六極五福釋之為當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即彞倫叙教之分也九疇洛書之事是矣帝王由此理而行則治成德備光昭六合而天下戴之以致民淳物阜忻樂太平上古三皇之治無以加之也按此答語似乎不應所問考其歸趣義自昭合治道躋乎上皇則君民各安其自然之分人事盡而天理可推則其運處往來之機不言而喻是所以答之之道也

說之不通非虛無張氏故本件在上陳詳道註亦然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道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顯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郭註無親非薄惡之謂夫人之體非有親也首自在上足自在下藏府居內皮毛處外內外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無有親愛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其取於有親哉孝不足言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凡名生於不及故過仁孝之名而缺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冥山在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無親而仁愛以言之雖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彰而愈非至理也至人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無為使各自得其為則眾務自適群生自足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此

所謂兼忘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天下莫知泯然合道也太息而言仁孝失於江湖乃思濡沫也夫貴在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至顯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是以道不渝去華而取實故也

呂註世俗皆以愛為仁則虎狼之父子相親何為而不可言仁哉若夫至仁則天地聖人之仁是也與道合體而無為豈容心於其間哉此至仁所以無親也謂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此不及孝之言也至仁無親則過孝之言也南行者不見冥山去之遠也至仁則孝不足言亦去之遠也敬者禮也愛孝情也忘親道也忘之在己者也使親忘我忘之在人也兼忘天下我能外天下而已天下兼忘我則天下往而相忘也為仁而至於此則德道堯舜而不為利澤萬世而莫知是謂與道合體而無為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自至仁觀之則孝悌仁義忠信貞廉皆自勉以役其德

豈足多哉故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則操天下之富貴而制其爵與財者也至顯名譽并焉則修其可願而至於至仁則孝悌八者雖遺之而其名譽固已并於其間矣道不諭言其道無所往而不在也疑獨註有仁則有迹故有所親愛以親愛為仁則虎狼亦有親愛何為不仁及問至仁答以無親任其性命之自適雖親而不知其為親也太宰謂有親則有愛愛則孝之所由生今云至仁無親無親則不孝莊子言其本過孝也太宰言其迹不及也冥山喻道通以喻孝以其殉孝之迹而違於道本也敬住於親愛出於心忘親者忘其所愛而無所不愛矣雖忘親而親未能忘我則我之孝未免有迹也夫在我者忘之則易在彼者化之使忘則難能使親忘我而不能兼忘天下則猶有所累既兼忘天下必也使天下兼忘各任其性命之自然親而不知其為親愛而不知其為愛也為道而至於德道堯舜則無為矣故利澤萬

世而天下莫知豈直是歟而言仁孝乎哉蓋謂仁孝不足言也太宰悌仁義八者皆人飽而為之以役其德非德之自然此道之所以散也豈得為至貴至富至顯哉國爵并焉其之爵而常自然也國財并焉棄天下如弊屣也名譽并焉所獨學孔子是也若然則任於道而不變矣詳道註猛獸不失所親警蟲不害所受則人之相親愛以為仁者不過類此而已天地以萬物為易狗而萬物自育聖人以百姓為易狗而百姓自遂苟以濡沫相給樂餌相悅則同此而失彼利一而廢百仁愛之迹而不知聖人不仁所以為至仁也仁生於孝孝生於愛由愛而至於至孝則愛不足言由孝而至於至仁則孝不足言所謂至仁者豈過孝不及孝之言耶而太宰必以孝愛為至仁惑矣冥山極北而南行以觀雖至邇而冥山愈遠喻至仁無親而孝愛以言孝愛成而至仁遠矣至仁者非特忘親也而使親忘我以至德道堯舜

而不為兼忘天下也利澤萬世而不知天下兼忘我也如是則仁常周於有餘而愛不生於不足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太息生於不足者也碧虛註至仁者不獨親其親則近於無親非實無親也言孝則有私私則非至孝敬外貌也愛內誠也有志則易無心則難行孝而于不記則易奉養而親不錄則難德及一家則易化周天下則難忘人忘化是謂兼忘兼忘之治治之至也王人視聖德猶杜鰲以百姓為易狗然而仁孝之行未嘗須臾離唯修德自勵而已豈欲求知哉至貴謂德全則軒冕不能動其心故國爵并焉至富謂知足則金玉不能易其志故國財并焉至願謂自適則是非不能變其性故名譽并焉此守道而不渝者也高齋云虎狼仁也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排抑儒家之論然亦有理至仁無親者親而不知其為親乃為仁之至孝不足言非不孝也孝不待言矣至仁在孝之上是為

過孝若太牢所問乃不及孝之言也敬孝猶有迹愛孝則相忘以至忘親忘天下皆謂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也德素充舜而不為利澤萬世而不知又豈以仁孝嗟嘆自夸哉孝悌至廉貞世以為美德實相勉以自苦而已不足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國財我之至願何取於名譽故皆屏去之是以道不淪所謂當然也前八者皆以有為自役而我常無為也

虎狼至惡以父子相親而可以稱仁此世俗以親愛為仁者也故真人因其間而矯言之太宰疑其非仁遂問至仁答以至仁無親大哉斯言惜乎太宰不能領會終以親愛為仁而又歸仁於孝不悟至仁之可尊孝固不足以言之謂之不及也宜矣南行而不見冥山喻親愛之遠於仁也敬孝主於親愛孝本於心忘親則事親以適無所難矣使親忘我則不貽親念行無迹矣兼忘天下則與

之俱化天下忘我則化亦冥矣猶春風夏雨長育萬物而不恃其恩此仁孝之至也故德遠充舜而不為其塵垢桀獠足以陶鑄充舜也利澤萬世而不知功蓋天下而不似其自己也如是則豈待歎美而言仁孝哉蓋謂得其體則用不在言矣世以孝悌貞廉八者為美德徒自困耳學而造乎道德則至貴至富至願足矣回視爵財名譽之可屏除猶以道德無為而視夫八者之自役也此道亘古窮今未嘗有所變此所以為至貴至富而人所至願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五 端二

武林道士精伯秀學

天運第二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成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忘卒聞之而惑蕩蕩然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徽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歲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者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于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遠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槁梧而吟自

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遂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委蛇故急吾又奏之以無急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遯養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徒不主常聲世疑之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姦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欲聽之而無接焉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急急故適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適道可戰而與之俱也

郭註不自得者坐忘之謂由是知至樂非音聲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自然律呂滿天地間但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矣故因其自作用用其所以動運轉無極而以變化為常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

然悚聽奏以陰陽燭以日月用天之道也齊一於變化而不主故常滿谷滿阮無不周也塞兌守神大制不割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故鬼神不離其所日星不失其度止於有窮常在極上佳流於無止隨變而往也慮之不知遂之不及聞然恣使化去弘敵無邊無所復焉也物之知力各有齊限形充空虛無身也故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息既息乃復無急此其至也命之所有皆自然耳混然無係隨後而生適在體中故無別形布揮不曳幽昏無聲所謂至樂也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所謂寧極也死生實榮隨物變化明聖人應世非唱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心悅在適不在言也有姦氏之頌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懼然悚聽故是崇耳未大和也次急故適迹稍減矣惑故愚愚故適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

呂註樂即道也洞庭之野廣漠之虛奏之雖人以天理而美樂出虛也行以禮義由

太清而建樂居太始也四時萬物莫非樂也感衰文武經綸之不可亂清濁陰陽調和之未嘗戾其聲流光乎天地之間然不感則不發也求之本末無首無尾死生債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故懼此無它我人以示之彼以入之而已以人入天則萬變不同所謂一者豈可待宜其懼也又奏以陰陽燭以日月則天而已矣其短長不常滿谷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為量乃其所以為聲也揮綽則不制於宇宙高明則所以為天鬼神守幽日星行紀止之有窮流之無止唯所示而已欲慮之而不知遂之不及目窮力屈委蛇故急此無它我以天示之彼以天受之而已吾又奏以無息調以自然混遯養生萬物芸芸也林樂無形各歸其根也布揮不曳動無方也幽昏無聲居窈冥也死生實榮散徙無常則不制於一矣此舉世之所疑而聖人體之於起居造次之間未嘗離也所謂聖者無它達於情達於命耳聽目視莫非是也則其

天機而已矣以張爲哉此所以爲天樂無言而心悅也故舉有茲氏之頌咸池之妙若此欲欲聽之耳其無接而吾之聽不用故感也此無它忘乎人忘乎天而已始懼故崇次怠故遁卒感故愚身之所以不能載道者以其智識昭昭也唯其去知而愚所以載道而與之俱也

疑獨註古之論至樂者豈鐘鼓管絃度數之末而已哉其理蓋極於天地之表其情蓋流於陰陽之妙無形可視無聲可聽

所謂樂居太始老子謂大音希聲者也始奏以人未離乎人也次奏以陰陽者天也終則至於神生死不可測故調以自然之命人道故行之以禮義天道故燭之以日月無怠者神也神則役陰陽統日月兼禮義易所謂陰陽不測者是矣道至於無體然後人疑之疑故惑惑故愚故道此之謂也

詳道往始奏以人而行以禮義微之以天而達以太清其巧見於變化之不窮故聞

之懼懼則神出故崇中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而其用存於流止之不測故聞之怠怠則墮體懸聽故道終奏以無怠之聲調以自然之命而其指歸於無形無聲之窈冥故聞之感感則遺知若昏故愚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是謂愚故道也

碧虛註大雅之音淡不入耳始聞之懼非流俗所美也審聽若怠終聽而惑蕩蕩然默莫識其所以然也奏以人者和暢品彙

微以天者譜美自然行以禮義上下不越也建以太清廓清區宇也四時迭起而合序萬物循生而莫逆文武理常陰陽氣順流光其聲元和普應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豈有窮哉陰陽和則君臣合德日月明則姦佞莫進故治道日新化無凝滯鬼無靈擊法令不差慮而知則不妙矣望而見則不晦矣遂而及則不冥矣卓然獨化而無所適所以無窮無屈也廓然凝合則靡順而息息至和則無怠至樂則自然如業

灌脩篁之響皆曰天籟怒者其誰耶物性湛然布揮不曳也真風浹泊幽昏無聲也沖氣混成故動於無方大象無形故居於窈冥見其或動或靜拳斂滋繁而謂之生死實榮也隨氣盛衰應節而變疑其不常故考諸聖法而達鬼神之情遂萬物之命寂若死灰則機息五行自運則官備也茲氏之頌古樂章名形夷莫覩聲希莫聞視聽無由不惑而何心懼則不祥神怠則道藏意惑則愚愚則近道矣

腐齋云奏以人事微以天理禮義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自此以下言其樂變化驚動可喜可愕流暢光華不見終始既常且變求其歸一之地而不可得所以懼也陰陽日月亦是和暢光華之意變化不常愈出愈奇也塗塞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物而爲齊量鬼神守幽日星行紀皆言其不用知巧而循自然止於有窮至遂之不及形容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故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形雖充滿而忘身

若虛至委蛇放弛所以息也無息不已命猶理也混同相逐如萬物叢生林然而樂布散揮動非由率或幽昏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故死生實榮散徒無常此世人所疑乃以警於聖人也達情達令極於自然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是曰天樂楞嚴經云及流全一六用不行是也決於此時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茲氏頌四句即是前意添作一轉使成節奏此文法之妙前言懼息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言人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息故道是欲能不能之時惑故愚是意識俱忘之時也南華論道而舉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蓋謂化物之速無過於道感人之切無過於樂然求至音於曠寂之中非樂道者不能也凡人聞道之初中交戰則始懼也少焉戰勝則似息矣及乎情識漸泯懼息俱釋然後進乎和樂復乎無知此入道之序也竊詳本章三奏之義

與齊物論三籟相參奏之以人行以禮義始乎有作也微之以天達以太清漸近自然也四時迭運萬物循生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而不離乎文武經綸感衰清濁之間此樂之初奏合乎人籟也次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滿谷滿坑以物為量即所謂地籟也終奏以無息之聲調以自然之命充滿宇宙苞裹六極法天之行健而且然無間矣至是則達情達命而視聽不以耳目非形非聲而有形形聲聲者存此天籟之妙也故若混遼叢生萬竅怒鳴也林樂而無形即所以怒鳴者求之而不可得也布揮而不曳厲風濟也幽昏而無聲衆竅為虛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則入於不測之神故生死實榮散徒無常此凡人所疑而聖人之所考據也天機不張墮體黜聰也五官皆備存而不用也至於無言而心悅非天樂而何禮云大樂與天地同和人之

道性未有不和樂而得者樂臻於和而天地應非人不能成也故此章借樂以喻道使學者知形氣交和至音清暢無聲聞和初不在乎金石絲竹之繁奏也未舉有茲氏之頌明至道至音有非視聽所能接是以卒之於惑惑故愚此猶顏子不可及之愚見聞知識一時都泯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是樂也器非凡制音具先天至樂至和充滿天地絲竹莫寫晝夜常聞解使師裏懼而聳瞻驚土偶歌而木人舞然則成池之妙豈在乎音聲律呂之間哉善聽者當不以耳而以心不以心而以氣則以虛合虛聽於無聽所樂者天其樂全矣太上云樂與餌過客止醵潛之下必有聞寔而作者吾將與之論樂焉太和當是泰和儼然當是惘然惘然自失貌茲氏一本作森必遜切太古無為帝王之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美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

何也師金曰夫易狗之未陳也威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愛之而已將復取而威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易狗

取第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國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耶夫水行莫如用舟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設世不行尋常古今非

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轡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糲糲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獲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訛謗號裂盡去而後懷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

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郭註凡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它效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時過而不棄與矯效之端故時移世異禮亦宜變因物而無係不勞而有功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彼以爲美者此或以爲惡禮義當其時而用則西施也過時而不棄則醜人也

呂註聖人之禮義法度皆應世之迹方其應世也嚴之飾之則易狗未陳齊戒以將之譬及其過也委而去之則易狗已陳行者踐之之譬也取已陳易狗寢卧其下則心有所係不夢必昧取先王應世之迹與第子絃誦講習不息則伐樹削迹窮於商周之夢國於陳蔡死生與鄰之昧乃其報也唯不能過而去之而心有所係則舟陸之非宜周魯之不行未知無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以治人則非桔槔之俯仰而不得罪以應變則非粗糲味反而皆可口猶衣狹狙以周公之服是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也夫有教立道而無心仲尼則雖取先王應世之迹而絃誦講習宜有

所係哉視伐樹削迹商周之窮陳蔡之厄猶鷦鷯委實相過乎前也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則美舟陸之必行周魯之必用而不知無方之傳以至俯仰得罪而不知禮義法度應時而變與夫顰之所以美哉蓋學

孔子而不知所以爲孔子則其弊常若此莊子所以數言之

疑獨註六經者先王之陳迹適則用之過則棄之猶易狗未陳則威以篋衍已陳則踐之變之而已若復取之而寢卧其下不夢必昧蓋祭祀鬼神之餘物或足以致它妖師金以此意告顏淵今汝夫子迷古人之土梗陳迹欲有爲於時使弟子遊居寢卧於仁義禮樂之下故不免世患是推舟於陸行車於水也夫應物無窮者隨時適

變無古今此無方之傳也又喻以桔槔
俯仰在人引之非引於人也今仲尼用力
於仁義禮樂要世人而從之非若桔槔者
也故先王法度猶衆果之味不同而皆可
於口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周公後狙
喻古今之不相侔也禮義法度則一而所
用之時不同猶西施里婦之顰則一而美
醜異矣

詳道註齊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
八蠻之哭殊聲而皆悲是以聖人之治天
下乘時以制宜因民以立法果可以利其
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故
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
夏質而不文周文而不質古之法其可行
於今今之法其可膠於古乎孔子推古以
御今非膠之也欲緣迹以復於所以迹而
已師金恐天下之人溺於緣迹之弊所以
始況以芻狗舟車次況以桔槔橘柚終況
以猿狙好醜猶古今周魯之不可一也諺
曰以書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

不達事之變

碧虛註師金情夫子之有才而不達如芻
狗已棄復用必招不祥蓋治貴日新履迹
則弊以周道可行於魯則太行可以盪舟
不若舍陳迹而任自然應天理而隨物化
故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
於治治則爲法矣猶口之於味欲甘與甘
欲辛與辛應時而變者也故順後狙之性
則易馴效西施之顰者愈醜也

庸齋云師金亦荷篠丈人楚狂接輿之類
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
世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無方之傳不
執一之道古傳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應
世而無窮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
應物之喻狙梨橘柚味各不同以譬三王
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以古之禮樂強
今人行之是強後狙而衣以周公之服以
今人而學古猶里婦而學西施之顰也此
段凡六喻節節皆奇
芻狗所以致敬也祭已而存之則歎興

法度所以適時也時過而執迹則弊至
此師金所以譏夫子而醒其窮於商周
之夢解其困於陳蔡之昧也而猶違違
然覲復古於今行周於魯無異盪舟而
求利涉之功宜其應物輒窮而至於死
生相與鄰也倘能如桔槔之俯仰無心
橘柚之甘酸可口則奚必強後狙以周
公之服責里婦以西施之美哉無方之
傳言古傳此道無有定方在任治道者
相時施政使民宜之而也易曰窮則變
變則通其師金之謂歟取弟子是聚第
子昧音米物入眼爲病於此說之不通
陸氏音義載司馬云狀也音一瑛切成
法師疏直作魔夢中怪也其論爲當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六

三

武林道士豬伯秀學

天運第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
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
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
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
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
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
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
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
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
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
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
仁義先王之運應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
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
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
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

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
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聞其所不
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
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遷者爲能用之
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
矣

郭註求之於度數陰陽而未得此寄孔老
以明絕學之義中心無受道之質則雖聞
道而過去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故
未嘗通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外有能受
者乃出耳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雖性可
學成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
藏聖道也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矯飾過實
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矣仁義者人之
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遊寄而過去
則冥若滯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僞生而多
責故至隨時而變無常迹也從簡故易養
不損己以爲物遊而任之斯真采也采真
則色不僞矣天下有以所非自累者而沒
命於所是非立乎不貸之圃也舍之而悲

者操之不能不慄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
喪矣所以爲戮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呂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而道非一二
三也求之於度數則不出乎數之中故五
年而未得道分而爲陰陽而道非陰陽也
求之於陰陽不出乎天字之大故十有二
年而未得道之所以不可獻之親告之兄
弟子孫者以中無主外無正也中無主則
我欲授之而彼不止外無正則彼欲受而
我不行物之有主固有之也道之在己有
其固有而已莫之有而有之是中無主而
不止射之有正所以受之也道之於人與
其所受而已莫之受而強之是外無正而
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以其
無正也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以
其不止也不隱則不能推而納之之謂也
然則道非可求之於度數陰陽求諸己而
已非可獻之於君親自得而已名者不可
多取多取則德之蕩也仁義不可久處久
處則親而多責道遠則無所不適苟簡則

其求易賄不貸則不與物交如是則凡所來者莫非真也不能讓祿知有富而已不能讓名知有顯而已不能與人柄知有勢而已而親權者操舍之累害性尤甚一無所鑒觀濁水而迷清淵不休則天刑之不可解怨思至生殺八者正之器非正之道唯循大變而無所滯乃所以用其器之道也以其道用其器此正之所以為正也天門者循大變而無所滯者所由出入也以爲不然則天門弗開可知矣

疑獨註夫道妙在陰陽之外其粗在度數之間於此求之而未得必無思無求然後得之於陰陽之外也既不可進獻其上又不可告與其下者無它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思之所以導德性學之所以道問學中無主言其不能思外無正言其不能學由外入者學中無主以思之則外入者不止於心由中出者思外無學以正之則中出者不行於人道由中出不爲外所受則是不止聖人不出學由外入無

主於中是不能思聖人不隱出顯隱藏也易曰輝光日新其德由中出者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由外入者也由中出者所以致廣大由外入者所以盡精微此道之所以全也名者天下公器若有私則是不實之名不可多取仁義之於道猶傳舍之於路只可一宿不可久處言不著於仁義之迹也道遠無爲不貸無出采真之遊即天遊也嗜實好權之人心靈愚昧不能鑒見玄理以闕其所不休息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思至生殺八者唯大人用之然後爲正之器天門者精神往來一闔一開萬物出入於此其變無窮者也

詳道註莊子以孔子行年五十一而不聞道蓋言以明道之不易聞也度數不過於五陰陽不過於十二仁以立人故假道以行義以立己故託宿以處然假道以行非不宿也孟子以仁爲安宅爲廣居是也託宿以處非不行也孟子以義爲正路爲大道是也貸應彼之乏而終以見還田者與

作利養之地食於苟簡之田然後甘其食立於不貸之國而後善貸且成也碧虛註孔子明有用之用而未得無爲之道道者無絲忽可度量無小閤可算數無支干可推算故求之而未得也老聃告以道之爲物君親臣子莫得傳授者難其器也中無原本則吉祥不止外無質正則至德不行妙意出乎聖人之懷外無受道之質妙意雖明猶不出也至言入乎學者之耳內無容納之量聽瑩自惑至言何嘗隱耶名者實之有多取則招患仁義非一定之法遽處豈安居之處古之至人假而行之寄而居之遊於自得之場准於養者之野連牆而不相往來是謂采真之遊具則不僞矣夫於富者慳祿誇榮者惜名恃權者多忌俗態之常也有鑒則知止知止則不辱怨思等八者名實之所係名當其實則器不濫矣運變則塞塞則名實虧名正則實正或矯而爲之是靈府之不通也

廣齋云度數禮樂也陰陽物理也五年十

二年初無別裁但言精粗求之久而未得耳自道而可獻以下四句發得極妙學道者雖有所聞於外而其中無主非所得留之不住也外無正者我無所得則外無質正何以自行由中出者此謂教人我言自中出而彼不能受則聖人不告彼矣由外入者此言受教至言自外而入彼之聽彼未有見而中無主雖聞亦無所得非聖人有所隱也此四句極精微道不可傳病在此四句而已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仁義不可久處為其有迹觀見也絕有聲迹可見禍患之所由生假道託宿過則化之焉苟簡不貸易養無出皆不費於我是謂采取其實之理也富顯權三者標之而患失則懷舍之而迷德則悲畧無所見以視其所不休迷而不知反者也心無見而不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也怨恩等八者有此人世則有此八者之用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大變造化也能順而無汨則在我者正而可以正物苟

未能無心而以為不然則宵中之天昏塞矣詩曰天之牖民便是天門之意度數之學可以律歷考也陰陽之學可以氣候推也道之為體不關律歷不涉氣候所以於此求之而未得唯無心而任化者不期合而與之合非求索所得也使道而可獻至莫不與其子孫言道不可以有心傳不可以私意得也中無主謂內無其質故道不舍止外無正謂世無師匠故道不流行若鄙人之於匠石則中有主外有正故能成其妙斷況至道授受之微神交心契於恍惚杳冥者乎夫聖人以道覺民猶天降甘露未嘗擇地然非瓊瑛之器不能容受此不受於外無主於中之謂也名多取則毀至而害生仁義久處則迹見而多責至人所以假託之而無滯迹故世間憂患無由及也以道遠故無為以苟簡故易養以不貸故無出則雖物迷乎前吾亦何事之有是謂采真之遊言不容一

毫私偽於其間如天之運出乎自然而生生化化未嘗息此人之所以貴道之所以神也而世俗皆以富顯權三者為是而不能謙操懷舍悲將無復逍遙之日矣此之謂不休而一無所見以燭之是天刑之不可解也怨恩等八者正之器唯正人能用不失宜如喜怒哀樂雖聖人不能盡無在乎中節耳循大變而無所淫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成或不屈者是已已正而後器正器正斯可以正物其心以為不然則是泰宇不虛何足以論道天門喻心之虛明心法如眼豈容有物哉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虻嗜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士于皆耶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黠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衆網魚相與

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

郭註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使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乘之斯易持易行之道若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夫鵠白鳥黑自然各足無所偏尚故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若魚之相忘於江湖乃忘仁而仁也孔子謂乃今於是乎見龍言老聃能變化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也呂註至人之心若鏡而仁義惺然亂之豈非播糠眯目蚊虻嗜膚之比哉天下莫不有無名之朴而能使之無失則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言其自動自立又異條條然若建鼓而求亡子耶天下已失其朴而救以仁義無異建鼓求亡言以聲聞名譽求

之也且鵠白鳥黑朴之自然何所加飾則言譽之觀無所加廣於人之性亦若是而已魚處陸而相响以濕不若相忘於江湖則天下失其朴而相响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德之江湖也龍之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則未始累於其身也老聃以仁義為播糠蚊虻則不累於其身可知矣疑獨註撲者道之全仁義道之散風者道之化物德者道之在人使天下無失其道之全但當任其自在依風而動據德而立矣必揭仁義以求道德若建鼓以求亡子耶鵠白鳥黑自然而然故不足以為辨也名譽者所以物色而非其朴故不足以為廣也魚處陸而濕沫相濡雖頃刻相親而性命之理已失不若相忘江湖各自足也薄俗相親以仁義特一時之愛而性命之理已失不若相忘道德各自足也古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蓋以此孔子聞老聃之言變化無窮歎其猶龍而合散無常也口且不能言何規老聃哉

碧虛註騁於仁義者猶批糠眯目枝於聰明者猶蚊虻嗜膚欲不惜亂可得乎不雕琢則朴全倣淳風以化物總至德以自完足矣又何苦荷擔仁義奔走陳跡哉猶鵠白鳥黑物自群分夫何足辨酒魚之响濡相濟於恤之情見矣不若相忘江湖之為樂也孔子見老聃而云見龍夫龍冥會元氣合而成體也飛潛煥爛散而成章也出處無心故乘乎雲氣動靜以時故養乎陰陽老聃聖德莫測若是余規諫何施哉

庸齋云嗜膚眯目偏說迷心之譬惜毒言其苦憤逆也放風順化總猶執也若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立何待教乎猶負大鼓而求亡子無由得也夫鵠白鳥黑不待浴然自然之質不足致辯以名譽觀示天下便有是非此心不廣大矣魚之响濡能幾何若處江湖則相忘於水喻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上下亦相忘矣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縈然者也言龍在天地之間可見

而不可見也。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養乎陰陽以天地之道自樂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無異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故聃以描繡眯目蚊虻嗜膚喻仁義之憤心。蓋借是以鍼世人之膏肓。使天下各得其渾然之真。則化物也。動之以風治身也。立不失德矣。必傑然自標仁義之名。以爲道之極。致若達鼓求亡子。無由得之也。夫鵠鳥之不待浴。黔則白。黑之實知。之審矣。故不必辨。至道博大不可名言。今乃求之於仁義之譽。何足以爲廣哉。猶涸魚之相濡沫。非不親愛。視江湖相忘之樂。爲何如。然今世正以濡沫微愛爲仁。而不知聖人不仁爲仁之至也。孔子見老聃歸而不設目擊道存。不容聲矣。龍之成體。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則動靜不失其時。德澤足以及物。而神化不測者也。故古之論聖人神人者。皆以龍爲喻。非夫子不能形容。聃之德非聃不足以當夫子。

之喻然。二聖人者。皆人倫之至。顯仁義用更相發明。無容優劣於其間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七 端

武林道士 稽伯秀學

天運第四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王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親。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兢。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夫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

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屬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取乎其無恥也子貢覺然立不安

郭註親死不哭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強哭殺其殺言親服有隆殺也子生五月而能言謂教之速未孩已擇人謂其競教速成也不能同彼我而心競親疎故不終天年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盜自應死殺之非殺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求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今之以女為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復何言哉雖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亦不免乎弊也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故立不安

呂註老子以仁義憤心比播糠眯目蚊虻嗜膚則以五帝三王為非聖宜矣子貢又求之於讓爭順逆之間則其迹之尤粗者自迹言之則使民心變固不若親親不若一然均不免於治天下而使民有心而已名曰治之而亂天下者自此始苟為用知豈待五帝三王而已雖三皇之知亦將上悖日月下睽山川其知惜於屬蠶之尾矣獸之伏於山林夜行晝居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則鮮規之甚也子貢聞其非三皇五帝而不得其所以非故楚楚然不安也

非純任天道以治天下也及乎法成於堯則降天而入人民心已相親矣然禮法未詳備故有殺其親喪而民不非之至舜則純以人道治天下民非獨有親而競心起故澆淳散朴大道廢有仁義矣民欲叢生故孕婦十月而生子教之太速故子生五月而能言未至於孩提已能分別誰何赤子之心易失如此去神人不死之道不亦遠乎降及於禹民心有競而淳朴變矣然用兵征伐未嘗不順人心所殺者盜將以止殺書曰刑期於無刑是以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各分其種以亂天下也帝王治迹既弊則儒墨是非皆起非作始無倫也積久而成弊故以女為婦上下悖逆莫甚於此時何可言哉鮮規微獸猶不安其性命之情而況於民乎

碧虛註不言而化行尸居龍見也名振而身晦雷聲銷然也升降有常發動如天地也三皇五帝德有優劣其治不同而係聲名一也黃帝之治天下兼忘故親死不哭

而民不非光治天下使民心親為親殺其服而民不非舜治天下使民心競民爭早育未孩而誰人始矣為治天下使民心變孜孜為生人有心也被伐不怨兵有順也為授啓而天下化故曰人自為種非一人私故曰天下耳以至聖知生而天下駭儒墨與而大道分宜其處女早嫁而舜倫攸教也是知立法成治法變必亂日月薄飲山川崩竭四時愆亢不和之氣甚於蜂蟻使萬物失其性命之情者用知治國之過也。

腐齋云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稱夫子門人而修謁也俗堂有微意應微問答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此後一節下一節制服以其親之重輕為降殺昔無此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子兩歲而後能言今十月而生五月而言未提孩而早能問人為誰矣心變謂變於古人有心謂各存私心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也為盜者可殺則殺法禁詳矣當此時也人皆自

分種類各親各子特共此天下而居耳其作始之時猶有人倫之道其弊至於亂倫而以女為婦又何可言哉禮記大道為公一段亦有此意前此多尊三皇至此又併抑之謂其知亦能拂天地造化之理委如屬萬解少親求也小獸所求解少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

尸居龍見則冥冥而見曉雷聲淵默則聞和於無聲發動知天地陰陽同運也此子貢贊仰老聃之德所以願見之老聃方將倨坐於堂凝然入寂寂而常應應夫微眇之間也子貢謂三皇五帝之治不同皆係名聲於天下自使民心一以至使民心競心變則知世道愈降人心日虧矣親死不哭殺其親服此猶禮文之略未甚害事也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則變化速而民始天有心有順人自為種而天下駭矣原其作始未嘗無倫而卒未嘗有倫以其求治太過不度物情強天下之從己是乃亂之招也復何

言哉夫三皇之知離性未遠然猶倖日月墮山川而惜於屬藝之尾使蟲獸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斯民可知況後世任情識而資知巧者乎是豈足以語夫不以知治國之福之義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新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過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鵲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墜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鵠魚傳誦細要者化有第而兄弟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郭註所以迹者真性任物之真性其迹則

六經也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鵬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生于故曰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者至人皆順而通之雖化者無方而皆可失焉者無目而可也如鳥鵲魚沫細要者化物之自然各有性人之性則舍長親幼故有弟而兄啼也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若緒經以說則踈矣

○呂註六經者先王之法明在度數而見於書非其所以化也其所以化者神明而已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以是而化天下宜其不用也白鵲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相感者神而不以聲蟲雄鳴上風雌應下風相感以聲而不以形類自為雌雄故風化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道通而不可壅故也豈可以言議意測則知所以化天下者不在陳迹之間求其道而已矣孔子不

出三月而得之於齋心服形之際悟夫鳥鵲魚蜂莫不皆生而其所以生者未嘗同則知之所不能知也化而已矣有弟而兄啼情使之然化則均可以生情則雖兄弟不能均得欲人之化也難矣久矣夫立不與化為人則為道而不至於與造物者為人也又安能化人哉世之學孔子而不得其所以迹者其患常在此

○疑獨註用六經陳迹以治天下而不求其道德性命之意猶人認迹而不知其出於履也白鵲與蟲皆以風化不待合而子自生同類之雌雄各有以相感得類則其化不難此皆造物自然之理性命之不可變時道之不可壅者但當任之不可強以先王陳迹亂其自然之性也三月者天時之一變明其悟道之難鵲魚蜂三者皆不因淫慾而生化故孔子得之以發明老子言道之意有弟而兄啼言人多憐幼而舍長久矣夫言其來非一朝一夕也與化為人者隨造物之生死而心無係累故必須舍六

經之陳迹而人自化矣
碧虛註聖賢明識即時所用今之存者簡冊而已詎復應務耶應用為履應過為迹白鵲之相視鳴和豈有迹哉賢愚之性不可易貴賤之命不可變窮通之時不可止聖人之道不可壅也悟則无碍為金迷則壁玉皆石孔子遂悟鵲魚沫皆自爾耳不假於外也兄弟先後尚有憎愛況於時代乎言物各獨化豈有與化為人而不能化人者哉

○庸齋云夫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喻自白鵲相視已下一段文字極奇凡物皆風氣所生故曰風化類自為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為一類故能如此風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孺交尾也沫相濡化生也兄弟同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故啼不與化為人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與造化為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為之為若無為之為則與造化

同功經意蓋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一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也

白鵲之相視蟲鳴之相應皆以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是所謂兩精相搏而神應之陰陽相求自然之理故性命不可易時道不可壅也鳥鵲乳至有弟而兄啼四句乍讀難通熟究其義化理甚博蓋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耳夫天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機雖默運於無形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中人爲之主億兆之中聖人爲主聖人者與化爲人之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非官天地府萬物而獨運乎亨毒之表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觀夫鵬蟲之風化鳥鵲之孚乳魚之傳沫蜂之祝子皆出乎自然之性成以專定之功此感彼應不可致詰故謂之化人爲最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越乎自然之理專定之功耳故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爲能化以孔子之聖猶齊心

三月而後得則大化之妙豈容輕議哉本篇以天運地處啓論端設問日月風雲

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上皇之治體天運而行德教故無爲而化民樂自然次論至仁無親至貴屏爵行其無事亦法天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之張樂明大道之淵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因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泰和萬物寒暑協序生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窮冥天機倖而五官備則隨物潛藏觸處發見不可以形拘聲盡而天遊所到無非至和希聲所存無非至樂也若夫治道比已陳之勢徇法度猶相反之祖桀復祖製周公之衣醜婦效西施之美此明夫政治貴乎適宜烹鮮在於不撓爲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天與化同運節以鼓舞時其需澤長養而熟成之民惡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嘆其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洎開闢雷之妙遂棄六經陳迹而究其所以迹不出三月與化爲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矣易曰天

行健此其所以爲運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此其所以爲化也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八

瑞玉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刻意第一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專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噓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澹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

郭象註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皆各自得

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引之無所執為也忘故能有若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忘而有之也若厲己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矣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非夫寂寞無為則亢其平而喪其質矣

呂惠卿註自刻意以為高至導引以為壽皆有待於物不能無不忘無不有也澹然無極則不為刻意仁義功名等所役衆美從之則所謂高修治閒壽者不召而自來凡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如此而已則知所謂恬澹寂寞虛無無為乃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蓋亦不忘無不有則不累於有無所以為無為也

林疑獨註凡為亢者未必知脩為脩者未必知治為治者未必無為無為者未必能壽為壽者未必能死而不亡各有所蔽未若聖人之備也聖人者不刻意而高無仁

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常無是也無不有常有是也常無非實無常有非實有故澹然無極而衆美之所歸天地之德亦若是而已恬淡虛無皆出於道德別之則恬淡寂寞者天地之平虛無無為者道德之質也

陳碧虛註高論許由魯卷非世伯夷叔齊也枯槁鮑焦子推赴淵中徒狄下隨也遊居學者仲尼洙泗子夏西河也致功伊尹呂望并兼管仲商鞅也數澤巢父嚴光間曠公閔休牧馬童子釣魚任公子漁父也吹噓呼吸胎息六氣之法熊經鳥申澤神五禽之術也忘有得有忘得入極天地中空而萬物生聖人無心而衆美成寂寞為天地之平虛無為道德之質也

林厲齋口義云刻苦用意以行為尚高論怨誹憤世疾邪也枯槁寂寞投赴淵靜即入山恐不深之意為脩好脩潔教誨為師於世也致功并兼莊子當時目擊之事避世間隱超出是非之外與為亢非世者不

同能經鳥申即華佗五禽之戲無不忘無不有即無爲無不爲無極無定止衆美從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如此道之質言其本然者也

稽氏管見云此篇首論古昔聖賢趣高不同自枯槁赴淵至養形壽考其義可見若夫不刻意而高至不導引而壽可忘可有澹然莫量此天地之全美聖人之至德非若前條各藩偏見自以爲得之比譬夫夷清惠和而夫子獨稱聖之時是爲集大成者也唯其無不忘斯能無不有若執而有之何由造乎忘哉吁一陶能作萬器無有一器能作陶者以其非形然後能形形以其非物然後能物物天地聖人之德亦若是而已矣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恬矣平易恬恬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禍先不爲禍殆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

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尤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魄不罷虛無恬快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郭註休乎恬快寂寞息乎虛無無爲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夷而無難患難生於有爲有爲生於患難故平易恬交相成而泯然與正理俱往不平不悵者豈唯傷其形神德並喪於內也天行則任自然而運動物化者脫然無係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無所唱也會至乃動任理而起天理自然知故無爲乎其間故災生於違天累生於違物與人同者衆必是之同於自得故無責生浮死休然無所惜也付之天理理至而應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一無所欲故魂不

疲乃與天地合其恬快之德至德常適情無所樂靜而一者不可變也其豁然確盡乃無纖芥之達夫物自來耳至悵者無交物之情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矣

呂註聖人休休焉不役心於取捨之間平則不陂易則不艱恬然無知快不交物所謂寂寞無爲者亦若是而已夫憂患邪氣所以得入而襲之者以知知物物交而隙生其間故也生也天行則未嘗生故出不忻死也物化則未嘗死故入不拒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爲靜也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爲動也不爲禍先則禍亦不至不爲禍始則禍亦不來蓋爲禍先禍始非感而應非迫而動非不得已而起則是用知與故人之所爲也循天理之自然天不能災物不能累則無人非鬼責也宜矣故生浮死休無感而寂物至而應發乎天光而非斂其

條起滅故爲道之過四者皆起於好惡好惡則悲樂喜怒之未形於外者也夫人之心終日爲慮而未嘗止則惡能頃刻而靜哉德人不憂不樂至於一而不變是爲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若虛船之觸物而不怒是爲虛之至不與物交則無味是爲悵之至若然則雖入水蹈火無往而非我庸有逆乎是爲粹之至也

疑獨註天行者時聖人生則安其時物化者順聖人死則處其順陰陽雖異利物則同靜故以德言動故以波言福者是之報禍者非之召是非不自我禍福何由萌言是非皆化於道然感則必應迫則必動不得已而後起也夫爲福先禍始者知也不感而應不迫而動者故也夫知與故則循乎自然無天災然後無物累人非然後無鬼責生浮死休則不知忤惡不思慮者以其無患不豫謀者無事可虞不羈非清疑所生不期則大信不約寢不夢覺無憂其神全也純粹不疲亦由於此虛無足以

見無爲恬悵足以見寂寞以是而合乎天德則悲樂喜怒好惡者所以爲道德之邪失也以天道觀則無悲樂喜怒好惡以人道觀則六者有所不免故以不憂樂爲德之至以明悲樂之爲邪不變爲靜之至以明喜怒之爲過無忤爲虛之至以明好惡之爲失不與物交又明無所於忤之意無所於逆又明不與物交之意故爲粹之至也

疑獨註憂患入於不平易衷氣襲於不恬悵神德全完者諸垢詎能染哉生之暫來天行也死之暫去物化也無損益乎其真得陰陽之體不爲天下先本無應也感而後應本無動也迫而後動本不起也不得已而起循天理而不欺忘物累而不騙人非既無鬼責何有生浮死休任理直往舍光藏輝大信不約覺夢自得神魂不疲虛無恬悵乃合天德修德者忘悲樂履道者忘喜怒哀已在好惡也故至德者希夷泊乎內至靜者生化莫能移至虛者無忤

至悵者遠俗至粹者莫逆也

虞齋云平易恬悵即是無爲神不虧即是德全天行順天理而行物化親身猶蛻也隨感而應我無容心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無心應物之意去其私智離其事迹則循乎自然若得若林汎然無著何思謀之有光而自晦不必於物神全故純粹寬靜故不勞凡有悲喜好惡則非自然憂樂不係於心方爲至德主一無適而順自然雖與物接不爲物所累也曰靜虛曰悵粹即是自然之德但如此發揮耳

休休和樂貌故平易恬悵憂邪其子以其德全而神不虧故也天行言一氣之運物化言一氣之散即同德同波之謂禍先猶不可爲況於禍始乎感而應迫而動言不得已而應物其應出於無心雖爲而一無爲也夫知與故則無知無事循天之理則順乎自然天災既無物累自免人非不及鬼責何來故能生浮死休思斷謀絕若美玉之含德天時之

有經也寢不夢則覺無憂神純粹則理何勞是謂虛無恬惔乃合自然之德心譬則鶴也情譬則矢也衆矢趨一鶴鶴能無中乎今人立乎穀中而不思爲避鎗計欲其德全而神不虧也難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恬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抑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郭註物皆有當而不可失象天德者無心而皆會無非至當也常在當上住與會俱而已若夫逐物而動是人行也愛劍者猶

押藏況敢輕用其神乎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爲精神者固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而非輕用也所有無方同天帝之不爲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落於外則冥矣精者物之真也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達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迹耳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爲素則雖龍章鳳姿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類庸得謂之純素哉

呂註觀聖人之心虛無恬惔如向所言則雖終日從事而精神不勞古之人所謂廢心而用形視聽不以耳目者以此令也屬耳目乎聲色而役心乎取舍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以至於弊且竭宜矣水性清平固自然也直不雜莫動之而已知其如此而以鬱閉不流爲莫動則不能清所謂天德者其象亦猶是也故純粹不雜水清之象靜一不變水平之象動而以天行水

之不以鬱閉不流爲莫動之象也而天下之方術有制於虛靜而不知觀復於並作之間歸根於芸芸之際者不知此養神之道故也而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又不足以與此劍之押藏以其用之利也精神際天蟠地其用之利豈止干越之劍哉其名爲同帝則其貴豈直劍之可寶哉乃不知礪之以純粹押之以靜一藏之以無爲將之以天行是不明乎貴賤之分也惟神是守守之以純素而已方其守也則有所謂守之者守而勿失則守之與所守者合而爲一矣倫即理也人而合乎天理則亦天而已矣此聖人所以貴精也素者無雜純者不虧唯真人能之疑獨註形不可太勞精不可太用形役於精精入於神至於神則變化在已可以不死不生豈形之勞精之用哉夫清可濯平可法其流不含有夜者水之性也體自然之德而不流於使然之偽故能不雜不變動而以天行也純粹不雜所以窮理靜一

不變所以盡性快而無為所以立本動而天行所以趨時養形之道盡矣夫名劍出於干越莫不以為神神藏而不敢用至於身則不知所以寶豈愛身不若劍哉亦弗思耳劍者器之寶精神者身之寶器實用之不過敵一人身寶藏之可以流無極化育萬物易所謂曲成而不遺不可為象所謂神無方是已其名為同帝亦強名耳守其神者將以至於神至於神則與神為一純素不足以名之一之精通則合乎自然之理矣又舉野逸之言以證之聖人貴精精則入於神所體者純素而其用則精神而已是之謂真人

碧虛註形勞精用越分而傷性故也水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身中真水亦如之若純粹靜一動合天理雖不鍊形而神已王矣利劍外物尚知珍貴精神搖蕩而不收得不謂之倒置乎善攝御者可伴造化善養素者守保神氣故能混合冥一通乎天理矣野語四事貴精為上謂虛其靈府塞

其六鑿也質不為塵染則素神不為事撓則純體備純素非真而何

庸齋云以水喻養生鬱閉不能清則非全然枯木死灰矣不雜其動此無為也不流不能清無為中有為也天行一日一周非無為中有為乎養神即是養生提起神字便親切愛劍者猶神藏況精神乎化育萬物亦此汙然無迹可見故其功與天帝同為純素之學者始則唯神是守久則與神為一大而化之之謂也未化則與道為二矣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理合聖而不可知之謂也貴精即神也純粹即乾之純粹精真人至人聖人非有優劣也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時令行理之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此則學問工夫處學者當細參之

養神之道貴在無為故喻水之清平寂而常照及其動也法天之行健而燿際乎兩間實本於不雜不變無為而已此照而常寂也精用則勞竭所以貴乎靜

鬱閉不能清所以貴乎動然於非靜非動不即不離之間而妙道存焉其為貴也豈但干越之可寶而已哉同帝則與天為一天即神也故其精通合乎天理至此又不可以天道人道分矣卒引野語為證歸於貴精而結以能體純素體之則俱化矣非真人孰能與於此

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礪其意達世矯俗苦節獨任為天下所不能為而觀人之從已無異乎穿牛絡馬失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華歷叙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為亢孔孟之為脩伊傳之為治巢許之為閒老彭之為壽以述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為聖為賢者以其有為而不累於有無為而不溺於無因時之可否為身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無無為平易恬淡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留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貴何從而至死生謀慮何由而滑哉夫如是故靜虛惔粹與物無忤卒歸於養神之功而申以神藏干

越之喻劍之於身輕重為何如其去取灼然可見而世人猶昏迷若此故其立論始於非刻意尚行之習而終於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則知刻意尚者之為假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為本純素以守神為先至於與神為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為哉南華所以言此者蓋欲矯當時學者之偽習俾安其性命之自然復乎道德之純素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九

端六

武林通士 稽伯孝 學

繕性第一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郭註已治性於俗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求者愈非其道也已亂心於欲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雖知周萬物恬然自得也知而非為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宜出它哉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無不容者非為仁而仁述行

無不理者非為義而義功著若夫義明而不由中則物愈疏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志得則樂信行容體而順乎節文其述則禮也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矣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呂註繕性於俗其患常在益生而失其初而又俗學以求復之則滋遠矣滑欲於俗其患常在趣舍以雜其明而又思以求致之則滋昏矣恬者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知其生而無以知為而不用則異乎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恬非俗學以求復其初也易之神明老氏之恍惚莊子之恬知其實一也古之治道者未有不以是交相養而能至者也恬之失在昧則無以發其照曠知之失在蔽則無以復乎混冥二者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非自外至也通於天地者德德則和也行於萬物者道道則理也德之

體和而其用無不容則為仁道之體理而其用無不理則為義表明而物不得不親中也中純實而非偽樂之所由生信則有諸中形諸外而為文禮也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萬物各正性命則自蒙已德矣所謂德者莫以冒彼為哉禮樂偏行則道德滋遠而不能無冒冒則物必失其性天下所以亂也

○疑獨註古之真人不治性於俗而抱其素樸所以能復本初不滑欲於俗而精思通道所以能致其明詎有蒙蔽者乎夫唯歸性於俗則所競者偽而又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則所逐者情而又用思以求致其明終不可得矣復初者盡其性致明者至於命初則未有物明則已見道也恬則安安則靜靜則知知則動動靜交相濟故知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而出乎使然故言德理出乎自然故言道德得乎已故無不容博愛之謂也道散乎物故無不理事得其宜之謂也有容以為仁有理以

為義義明而後物親力表吾之不欺忠者不欺之謂也仁足以容義足以理忠足以與物親則至樂生於中而節文著於外若夫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者聖人也聖人之德非有心於覆天下而天下之物各正其性如強欲以德覆冒之則物必失其性矣

○詳道註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所本者真欲之所貴者正本也繕性於俗則真沉於偽矣而欲以俗學求復其初則學愈博而性愈失滑欲於俗則正淪於邪矣而後思以求致其明則思愈煩而志愈迷古之治道者不然以恬養知故能致其明而理無不窮以知養恬故能復其初而性無不盡性者知與恬之本和理者知與恬之用知恬交相養則仁義禮樂混而為道德德知恬交相失則道德枝而為仁義禮樂夫仁出於德義出於道固已薄矣又況樂出於仁禮出於義哉

而何躁競必昏恬靜必知有知不役善保靜也知而不用故能和恬而自葆故有理雖假積習而本乎天然自得故能和衆已通故能治物上仁與德同以含容為本上義與道同以通理為原處中和而不滯者樂也整容貌而中節者禮也禮以應物樂以正性自檢則真率人則亂彼自正者以蒙養已德德固則守恬而不冒此乃各正性命恬知相養者也

○席肅云繕性以俗學識當時儒墨之言性者以俗學治性而求復理性之初滑於利欲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至愚無知者也定能生慧故曰以恬養知知吾本來無物何以知焉然後能定故曰以知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和理猶云和順靜定而得其本然和順之性也恬養知知養恬六字最妙道德即是和順無不容即無不愛無不理各得其宜也義明而後與物親便是盡已之謂忠以中心真純見於外以其發見者求之中心即是樂則生

生則惡可已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之節文即是周旋中禮也外求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言只見得一半蒙猶晦也德猶不露而彼自正不冒者我非以德加諸人也冒則物必失其性矣

請解並以俗學立說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學上無俗字其義簡明言性本自然不假修學今之學者貴乎日益以要世譽是治性於俗也而猶刻苦進學以求復性初博而無要真愈失矣貪著愛情沉迷不反是謂欲於俗也而稍深思曲慮以求致其清明知竭精勞清明愈遠矣凡人非天縱之資固不可以無學學者所以涵養性天發其慧照以古人之成績印我心之同然期於還淳復本而已非閒人鑿竅以益其知見增其雜毒之謂也夫人性無有不善亦不能無欲率性以通則欲出於正如飢食渴飲寒衣倦息之類治性於俗則欲出於邪食必珍飲必醇衣必華息必縱是也欲

入乎邪則性失乎善溺於流俗遠乎道矣道以恬淡為貴俗以華競為先學非其學思非其思人心道心之所以分上善大惡之所以立也唯絕學無思乃可復性初而致清明奈何外學以難之

妄思以障之是以學日益而真日損思日煩而道日踈此真人之所哀也若夫全自然之性而不為俗所治者本初不期復而復存正性之欲而不為俗所滑者清明不期致而致惟道集虛故也語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學與思者聖賢資之以進脩而南華不取何邪蓋賢者以內學為學近思為思聖人以絕學為學無思為思所以異乎世俗多聞博識之學也由內學而至於絕學由近思而至於無思聖賢之能事畢矣恬主靜知主動靜生潤動生炎炎潤得中而和理出焉和者德之粹理者事之宜二者皆吾性中物非由外鑠也世人知恬不能交養動靜所以或偏利害

相摩生火焚和而真性虧矣唯治道者動靜不越乎道應物而不藏存恬以養知知生而不用又所以養恬性極乎和事盡其理而天地之和應矣此修身以及天下之明驗也後叙仁義忠禮樂志

字詳郭註成疏皆當是中治道至於尚禮樂則愈下矣所以亂繼之禮樂非能亂世而繼之者不能無亂勢使然也若能由禮樂而躋乎仁義由仁義以歸乎道德斯為弭禍亂而致隆平之術也歟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連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淩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隔心然民民始

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郭註任其自然故至一夫德所以下棄者由聖人不繼世在上者不能無為而義無為之迹故致弊也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安其所安而已聖人能任世之自得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善者過於適之稱有善而道不全行者達性而行之行立而德不爽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彼我之心競為先識則無復任性忘任性斯乃定也文博者心質之飾初者性命之本也

呂註所謂處混茫而得濟渙者即堯人義黃至一之妙處而諸聖人者混茫渙渙之粗迹也自其妙處觀之以道莅天下而使民無知無欲謂之至一亦其宜也自其粗迹觀之均於為天下而其德不免於下衰而不出於至一也故為道者常絕聖棄知復歸於無物而是篇論至於此者誠以夫至一之際雖堯人義黃不得容於其間也

而世之學聖人之言與其述者不知吾身有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處則聞此言而驚疑笑訝不足怪也自堯人至唐虞則治化之流渙渙散朴時有厚薄其應不同所謂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偽也夫道無不善有所謂善則不合矣德無所行有所謂行則不爽矣仁則善之長義所以行之也道德性而已仁義則性之發乎心也離道險德是去性而從心矣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今以心定天下之心則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故附以文而滅質益以博而溺心文則禮樂博則學質則性也禮樂行而天下亂求所以復初致明何可得哉

自此而始故孔子斷書首於唐虞也善者道之散人知可欲之善則離道以逐善行者德之迹人知可行之行則以德為險行為夷矣然後去性從心而彼心亦起彼我之心相識強生分別以知為知故不足以定天下也文博則質滅博記則心勞民始惑亂而不能復其性情矣

詳道註一則全於道而無所順順則順於物而無所安安則無亂矣一之失然後順順之失然後安安之失然後亂自古之人三降而至於唐虞民始惑亂而不安無以反其性情不順也無以復其初不一也夫道本繼善實離之也行雖行德實險之也性者心之國心者性之君性未嘗不靜而心或使之靜者未嘗不淳而使之者離之善為道者存心以養性不善為道者去性而從心則彼我之心競為先識攬是非攬利害其去道也遠矣彼間間之知惡足以定天下哉以知為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以文以飾質而適以滅質益之博以迫心

而適以滅心是揚塚止塵縱風止焰天下幾何而不惑亂乎

碧虛註至德之世素朴無知澹漠無欲故淳一焉燧人鑽火伏羲畫卦順物情則不一矣神農耒耜黃帝干戈有所安則不順矣堯征丹水舜伐有苗則朴散矣為善近名離道也獨行損生險德也去湛然之性師自成之心以心度心競為前識此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知知不足以定天下恬可以養萬物為道則質存絕學則心靜素知則反本無為則復初也

腐齋云混芒即晦藏不自露澹漠則上下不相求舉世純全於道無欠曰至一知有理可順則統一已離人各以理為安則有已而離於道矣有善之名則道益遠有行可見則德不^昭平去自然之性從有為之心我以有心為彼以有心應是心與心相識察也用知不足又益之以禮樂文華用心於此則猶陷溺也

鬼神守其幽萬物遠其性至於人有知

而不用非在混芒而得澹漠能如是乎此之謂至一言上古君德真淳民心無二也連德下衰有逆之者故以順天下為心則離乎至一矣有撓之者故以安天下為心則忤其真性矣下至唐虞與治化以散淳朴離道德而為善行則去性愈遠以心識心用知不足附以文博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已之性情猶不能自得其如天下何南華論唐虞之世已離道若此蓋上古淳質猶嬰兒之夫孩次則能言笑而有喜怒由茲已降喜怒哀樂交乎中姦詐機險形於外觀其還淳復朴不亦難乎今欲澄源而清流故以燧人伏羲例在德衰之列則其所期望者躋民於太古之上而有德無位惜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

端七

武林道士精伯秀學

繕性第二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郭註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世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若不貴乃交相興也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相與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迹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閉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與哉時命大行此澹漠之時也反任物

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時命大窮此不能
澹漠之時也雖有事之世聖人未嘗不澹
漠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道之所以不喪
未有身存而世不與者也

呂註世與道交相與則聖人作而萬物觀
世與道交相喪則聖人遊乎世俗而莫之
知固已隱矣美以自隱於山林間為哉反
一無迹華胥之夢姑射之遊是也深根寧
極確乎其不可拔者是也龍蛇之蟄以存
身亦若此而已矣觀莊于此言似亦慨然
於時命之不遭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
夫聞道者有過於與廢之間則所以存身
者固不可不知若莊子則所謂不與聖人
同憂亦何慨然於大謬之間哉
疑獨註居古而行今之道則道喪世也居
今而行古之道則世喪道也有斯世然後
可以行斯道不然則世與道交相喪而已
道無由興乎世命也世無由興乎道時也
時與命俱相戾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
德隱矣若列子居鄭園莊子居濠園是也

隱者隱其德自隱隱其形長沮桀溺之徒
形隱者也古之隱士非避地避言括囊其
知也時命大謬安之而已當其時命而其
道大行於天下聖人未嘗自以為違反歸
于一而不以迹示人也不當其時命而其
道大窮於天下聖人未嘗自以為窮深固
其根而安其極也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
居不損是矣一者精義無迹然後入神根
者盡性寧極然後至命百姓日用而不知
反一無迹之謂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深根寧極而待之謂也
詳道註古之人知與恬相養則道與世可
知矣今之人世與道交相喪則知與恬可
知矣世喪道則俗日薄道喪世則德日衰
世無由興乎道此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
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亦將隱矣況其下
者乎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身閉言藏知
之謂也身出心隱而陸沉者也與夫友木
石群鳥獸者固有間矣經所謂天下有道
聖人成焉者功成於無為反一無迹也天

下無道聖人生焉者保性命於長存而深
根寧極也成焉而不以已忘物生焉而不
以物害已則能視窮如通視通如窮神不
馳於外精不耗於內豈非存身之道乎
碧虛註人存則道興人亡則道喪世道交
喪歷運使然人與世末也其要在乎本若
老聃守藏史南華更濠園其德隱矣隱故
不自隱時使之然也伯夷采薇于陵垂釣
時命大謬也反一無迹功成不居也傳說
版築呂望磻溪深根寧極也
虛齋云道與世交相喪則有道之人何能
作興世俗之聞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
道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衆亦
不識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夫隱士非欲伏
身閉言藏知知時不可所謂邦無道則愚
是也反一無迹功成不有也道雖可行而
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根極即自
本自根極止也深根猶退藏於密寧極猶
曰安波止存身以待時而已
詳夫世道交喪之語意甚可悲真人超

出世累固未_レ必以一己之過不過介懷此特爲世道而言是亦悲人之悲耳究其極致又有足以解人之悲者能於言下以至理燭破則處窮如通視毀如成其得失果何如哉古之隱士知時命之謬而安之故德隱身不隱雖處亂世而和光同塵害莫能及今之隱士寬身避地名隨迹彰不安所安固有行怪而召譽者矣反一無迹則明道若昧深根寧極則良賈若虛所謂隨時隱顯能龍能蛇則此身何往而不存此道何存而不可哉文中子天隱人隱之說蓋原於此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不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及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修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僥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圖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

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郭註任其真知守其自得行於坦途塊然大通自得其志獨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全也所謂得志者全其內而足去來在外物得失非我也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己故無忻懼之喜也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營外而虧內是爲倒置也

○呂註存身則靜而已行身非徒靜必應變而不害乎靜可也忘言而知無不知去知而德無不備危然處其所則不待避世離物而世物無足以累之此行身之道也道不小行德不小識則不少損以趨世不少損以趨世正已之謂也樂全者無以益其樂志於道而求得之此所謂得志也道則性命軒冕物之寄耳今以其寄去而易其無以益之之樂則喪已失性是爲倒置者也

○疑獨註存身有命以在天而言行身有道以在人而言不以辨飾知真知無知也不以知窮天下兼忘天下也不以知窮德自德不德也道行乎外則大德有所識則廣小行所以傷道小識所以傷德正已則天下之物皆取正乎我豈小識小行所能與哉夫憂樂出於性命天下不能損益之者憂樂之全也舜以不得父母爲憂雖天下之富貴不能損顏子以簞食瓢飲爲樂雖天下之富貴不能益過此皆憂樂之外也

○樂苟不全不足謂之得志有物奪之志又失矣夫人在天地間寄也軒冕在身又寄於所寄世人執吾身而有之貴軒冕而寶之以此爲得志及其寄去則不樂而不知其非吾性命所有也故君子不榮道不醜窮此所以無憂也若以所寄軒冕爲樂其去爲憂則向之得者其樂未必不荒喪已失性謂之倒置也宜矣

○詳道註以知窮天下小行也以知窮德小識也道出於命德出於性人生莫不全性

命道德之理而心之所之者不外乎此則所謂得志者無它樂全而已失性之人忘其不贊之身而逐夫儻來之榮以軒冕為性命之根以形骸為哀樂之府不知其所得者塵垢臭腐而所失者乃吾之所以為我也何異乎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哉碧虛註善行者貴默守愚者福全燕處超然歸根復命又何為哉小行則矯俗小識則矜街有益必有損豈為得志哉物之儻來不可固其去不可止隨物損益受役多矣中無主者失之則憂故其得之未嘗不荒是樂乎外而喪乎內矣

庸齋云存身言不用之時行身言用之時也有知見而不飾以辭知有餘而不敢盡用故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充然處其所謂所立者高反其性即反一無迹也無為者道之大有為則小行不識不知德之大有識則小識正已而物正則所樂者全其得志在此不在外物也無以益其樂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軒冕外

物知其去來不可必故達不肆窮不屈其樂道與它人樂軒冕同樂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在物則物去樂亦去矣樂有去來則非真樂故未嘗不荒也已與性本也物與俗末也重末而失本故曰倒置之民

辯知者戕身之具故存身者不取焉天下之德歸於玄默無知而已巍然言獨立不群處其所謂靜定於此足以反其自然之性何必定求哉小行小識形容所見者小故為道德之累大人者正已而物正則至樂全而本志得唯其性命足重於內是以軒冕可輕於外儻來暫去付之無心若寄去而憂者寄來則必樂樂必荒矣已因物而喪性因俗而失則冠屨倒施欲化天下之民也難矣

當是存身上文可照尤當是處

是篇主意謂人無超逸絕塵之見而苟徇世緣漸失其本皆繕性滑欲於俗者也雖未為顯惡而妨道為尤甚況又益之以外學亂之以妄思而欲復初致明是猶適郢

而北其轅也其人又慮學者憚其空無渺莽無所致力設為恬和交養之論使之易入焉夫人處世間酬機應變不能忘知知用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則知見事去則恬存久久調熟二者俱化精神魂魄融為至和符性命於希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之人處混茫而得澹漠雖有知而無所用則其為化也博矣奈何政失淳和俗趨浮薄離道險德滅質溺心至於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

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期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來無容休戚於其間尚何以知辨焉而其樂全志得有超乎軒冕之榮者人患不知求耳此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南華心事亦聚見於此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一

端八

武林道士 楷伯孝學

秋水第一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為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闈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

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在天地之間不似粟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郭象註不辨牛馬言其質也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政尚之情無為乎其間也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窮百川之量懸於河河懸於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譽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誇跂俯仰自失此生民所惑也欲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故

秋毫無以累乎天地所謂小者無餘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然後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道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若觀大而不妄其小視小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誇豈達乎南華之旨哉小大之辨不可相毀故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為不出乎一域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小大之塵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

呂惠卿註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學自外至而未達乎大道之譬涇流兩渚不辨牛馬則為道而不出乎兩旁中央而未至乎無所不見也順流至於北海言循理而求則必得其所歸旋而望洋向若曰趣大道從無窮之遊也拘於墟則小大之所限為於時則久近之所束於教則方術之所制天下所以不得逍遙者以此出涇洩而觀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於無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也萬川歸之不盈則益之不加之益尾闈泄之不虛則損之不加損非久

近所專非小大所限此水之幾於道也計四海在天地間中國在海內人卒在萬物若亡若存如此其微而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憂勞不過於此而或辭之以為名語之以為博自大道無方觀之輕其義而少其聞豈虛言哉

林疑獨註拘虛者不能背境篤時者不能趨變東教者不能循道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聖人之言應時而變所變者言所同者道道散而為教教者各售其師之說久而成弊則泥束不通今為儒者則非釋為釋者則非道不知三聖立教其心則一儻不明此皆束於教者也今河伯出渙渙而觀海則不蔽於一曲可以語大理矣夫北海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虛遠過江河之流豈可量數而未嘗以此自多者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則為其所制役吾形在天地間若小木小石之在泰山也費空蟻穴梯米糲子皆至小者而置於山澤之間亦如

北海之在天地也夫物數以萬為號取其盈數言之人是萬物中一物中國九州人眾所聚何異一毫之在馬體耶五帝之連續揖讓三王之征伐爭國仁人之愛民任士之勤職雖事素不同俱盡於毫末而已伯夷辭國以為名仲尼修經以為博而誇大於當世亦猶河伯之自多於水也陳詳道註老子多以水喻道道在乎有本水貴乎有源莊子所以以北海喻聖人之道秋河喻百家之術當是時也大道裂於百家天真沉於俗習而一曲之士方且欣然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猶拘墟之蛙不可以語海篤時之蟲不可以語水及其悟也然後仰天庭而卑天下之居登泰嶽而知衆山之小此秋水之篇所以作也蓋百家之學以長衆為能故託之河伯聖人之道以順物為功故託之海若百川歸之不盈尾閭泄之虛歸墟無底故也以小大相視則有餘不足之累生以小大相忘則俯誇仰歎之情汎莊子不期於相忘而期

於相視將以驅小道歸宿於大方而已矣陳碧虛註望洋見水之盛大貌未至海門則成鄙陋所以為無隅者所嗤是故通變適時廣大之道也君子小人各有涯量越分妄語自道其醜知其醜者乃可語理知愚惑者非愚惑也大水莫大於海未嘗以自多者蓋取善下後身之義齊魏之爭蝸角兆民之虞毫末皆為貪者舉喻五帝之所建謂連續仁義也林氏庸齋口義云涇濁也河水驟至而濁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之涇也洋海中若海神名拘墟篤時蟪蛄不知春秋之類尾閭沃焦也見山海經壘空小穴也人處萬物中之一此合太虛之間可名者論之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二句發得極妙言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所知所能皆不出其內也褚氏管見云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故秋水至而河伯欣

然東至海則望洋而歎無怪乎海若引井蛙夏蟲之喻繼又形容北海之大不可量數然計四海之在天地中國之在四海奚啻馬體一毫末則安知天地之外不有大於天地者乎故是篇借河海問答以明小大少多之分與鯨鵬蜩鳩之論相類文體機軸變換愈奇海若首答大意在曲士東於教欲有以祛其自多之謬使爲大方之歸而已矣辯論極致詳見下文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畢令故故遠而不閤微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

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郭註物各有量死生時行得失皆分終始日新各足而無餘則知遠近小大之物各有量畢明也今故猶古今遠長也報短也證盟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生死故不以長而悅閤短故爲跋索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能忘其憂喜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明始終之目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雖死生之化若一而所知各有限生時各有量莫若安於所受之分則大小俱足若秋毫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爲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繞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耶呂註道非小大豈有定體今夫天地吾以爲至大極吾知之所知而莫得其盡則吾所謂大者豈真大所謂小者豈真小耶小不爲寡大不爲多以知量之無窮也我以爲畢則今爲今未及言而今已爲畢則所謂畢與今者豈有止哉證夫畢今之皆故

則達而不閤援而不跂以知時之無止也吾安能鬱鬱侍百年之王則達而閤者也彭祖以久特聞衆人匹之則援而跋者也日中則具月滿則虧察乎盈虛則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有始必有終有終必有始原始要終而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以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則物之所謂時分終始豈真知也哉知而非真知則所知固不若其所不知也生而有知未生則無知則其生之時固不若其未生之時也知至小也無窮至大也以至小而求窮至大之域是以迷亂而不自得也疑獨註以形觀物有大小以道觀物無小大量者物之取平時者物之變化分者物之辨制始終者物之死生以大知觀之是皆不足以爲物之遠近小大也明證今古所行之道雖甚遠而心無不通之閤所取之物拾之甚易而無強行之跋此知時無止者能之察乎盈虛故得失無心知分之

無常也。世人之憂，皆係乎得失。唯大知者，知得失非己任，其自然而無憂。喜於其間，明乎坦途，故死生不足以動其心。則日新而無故也。夫人有知，則為知所役。勞形怵心，遯物忘己，不若無知。冥然自得矣。人生之役，為生所役，膠擾不息。不若未生之時，寂然至虛而已。人之知，至小萬物之境，至大以至小，求至大非迷亂而何？

○
詳道註：知物量無窮，則小大不足為多寡。知時無止，則今故不足為厭。故知分無常，則得失不足以憂。喜知終始無故，則死生不足為禍。悅人之所以觀是者，以其所知也。所以有知者，以其有生也。能冥其所以知而復乎未生之時，則孰知大者不為至細，細者不為至大耶？

○
碧虛註：物量無窮，則不可以言小。大時無止，則不可以言代。謝分無常，則不可以言得。喪終始無故，則不可以言變化。大人離除玄覽，知物遠事小，其用乃象已近。理大所貴甚微，故其量莫極也。顯普通而不可

明，即今據而不可證。物還不可問，日新不可跂。故時難留也。察富盈之何貴，故得之不喜。知貧虛之何賤，故失之不受。知生死為去來，故不知悅惡也。迎不見，背隨不見。復理豈有故哉？是知分別之知，有盡。恍然虛曠，無窮生，則利害紛錯，死則寂寥一空。以蟻蛭之趣，究崑崙之墟，則困矣。毫末具體，細倪有餘也。天地傾缺，大域不足也。腐腐云：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也。物量無窮，言不可量。數時無止，言寒暑晝夜分無常。言有無得失，終始新故。大知之人，然後有下面四知。明今古為一故，迎而未至者，遠而不憂。據而可取者，易而不踣。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明乎此則知終猶始，不可以終為故也。人之所知者，人所不知者，天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以我之至小，欲窮至大之天，其乎迷亂而不自得也。

人能知夫物量時分之無常，又何終始

○
小大多寡之有考，明今故之不停，則此理可見。述謂歷時之久，據謂推移之遠，不問無厭其所生也。不踣無求，蓋其生也脩短定，分安之而已。人固不能無生，不能無知。而經云：不若無知，不若未生者，蓋為世人不務真知而求妄知，不務全生而求益生，以有限而追無窮，忘素分而希券外，在己之利害不能自明。何以定物理？細大之倪域哉？不若無知。王倪對髀缺之間是也。不若未生，髀缺不願人間之勞是也。然既生既知矣，將何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為生，不知為知，則於生何累於知何有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一

七

武林道士 楷伯秀學

秋水第二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高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間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郭註目之所見有常極故於大有所不盡於細有所不明直是目所不逮耳精與大

皆非無也。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異便之勢。言意所不能及。何精粗之有。言意有也。所以言意者無也。求之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舉足而投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無害人而不自多其恩。應理而動任物所能。而位當於斯。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各使分定。適中自任。自足而已。理自無欲。故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任理而自然。正直榮辱不接於心。故玄同也。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故不聞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任物而已。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

呂註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直不盡耳。非不可圍也。自大視細者。蟻螟。蚊虻。視之而不見。直不明耳。非無形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無形者數不能分。不可圍者數不能窮。可以言論者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之精。道則超乎言意。不期精粗焉。故大

人之行不出乎害人性自然也不多仁恩非有為也。門隸則以利為事。辭讓則不爭食乎力。則不借人。貪汙則友是辟異。則以殊俗為事。佞諂則從君親而非從眾也。凡此皆出於自然。世之爵祿刑罰不足以為勸懲矣。夫豈知是非之為分。細大之為倪哉。人能約分之。至於無所分。此道人所不聞至德所以不得而大人所以無已也。

疑獨註經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故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世之議者因其目力之所視。遂以為得其愚甚矣。且天地者空中之小物自我觀之。其大無極。非天地之大特吾身之小耳。秋毫者形中之細。自遠觀之。則不可見。非秋毫無物。吾去之遠也。遺其目力以神會之。則至大者亦可圍。至小者亦有形。此海若所以善議道而以理推之也。蓋至小為微精。則又小埤者。練也。自大觀之。猶為細物。自精視之。已為大之威也。物之

精粗可以意致言論者極物而已豈足以盡道唯不言之言耳所不能聞意所不能察有心者所不能得也其可以精粗盡哉大人者自足於分內雖不害人而仁恩及人亦不多因性之所有而不加益也雖不為利動而不賤門隸門隸抱關而為食者也貨財雖弗爭亦不多辭讓以與人事不假人而食力不多行雖殊俗而辟異者少為在從眾故也凡此所以為大人之行高不為夷惠之清和卑不為盜蹠之殘暴又豈知爵祿之為勸我恥之為辱與夫是非之分細大之倪哉故道無所聞德無所得由於大人之無已盡其性分之內而至約也

詳道註大人之於天下忘物以心忘心以道不出乎害人幾多仁恩也而不多仁恩貨財不爭疑當辭讓也而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疑多食乎力也而不多食乎力行殊于俗疑多辟異也而不多辟異不賤門隸以自貴不賤食汙以自潔不賤俛詒以

自直如是則爵祿我恥無所慊其內是非大細無足辨乎外則凡精粗之在夫言論意致者亦莫容心哉故聞非聞彼得無所得至於無已則吾喪我矣而安有物哉非約之以分而至其至者不足以與此

碧虛註蟻蚋莫適海涯大鵬不顧蓬艾所親有極過量則殆矣精埒不出於形而未免於言論意致也知恩利召害故貨財不爭雖行殊于俗常和而不唱爵祿不足勸我恥不為辱外其身也是非不可分細大不可倪虛其心也道人不聞聞則可道也至德不得得則次失也大人無已已亦物也以上皆約分之至非自然而然也

庸齋云管中窺天者不盡鵬鳥下視塵埃者不明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不可圓之大不可以數盡曰稊曰光亦不可也精粗局於形故可以言論意推若小大皆無形則非言意所極不可以精粗論矣雖不害物亦不愛物故曰不出乎害人不仁恩門隸賤役求利者我

不求利亦不以求利者為非我不爭貨亦不以辭讓為能事皆自為無所資於人然不盡用其力以自食貪汙之人亦不鄙賤之其行無異乎人而不自崖異為在從眾和光同塵也不賤俛詒由由然與之處焉能浼我之意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大不聞則無名不得則無喪大人者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已分之事約分則盡已也

自細視大至於不盡而止非大止於此也自大視細至於不明而止非細而無形也精者細之極埒者大之盛小大雖殊皆有形有數故有成壞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圓則非形可定非數可分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超乎精粗則言意所不能及也言意不能及形數不能分者其唯道乎故大人以利物為先而不以仁恩自多不為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此下皆述大人之行異乎世俗以至俛詒亦不賤之則君子小人聽其兩行是非小

大不足爲辯又何爵位職恥之足爲勸
懲哉由是知大人虛已而道德自歸非
越分而求也夫道德至貴也求之分內
而足則亦至易也今世人乃棄內而求
外舍易而趨難不亦惑乎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
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
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
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
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
地之爲糗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
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
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
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
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
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
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
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
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
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

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
殊技也鵠鵲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
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
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
矣然且語而不含非愚則謹也帝王殊禪三
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
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熙熙乎河伯汝惡知
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郭註物無貴賤各自足也自貴相賤此區
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貴賤不在已
斯所謂倒置也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
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
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糗米無以殊
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相如相傾
不可勝察也天下莫不相爲彼我斯東西
之相反也然猶脣齒未嘗相爲而脣亡則
齒寒彼之所爲濟我之功弘矣故因其自
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因其
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

有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患
患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素而情性
爛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物皆自然
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然無非
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
天素不能相爲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
不能相爲可見夫應天順人而受天下者
其迹則爭讓之迹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
矣若就其殊而任之則物莫不當天地之
理萬物之情以適性爲治失性爲亂殊性
異便是非無主能付之天均恣其兩行則
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呂註以道觀物安有貴賤以物觀之自貴
而相賤而道非物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
已而道非俗也道非物與俗則非貴賤也
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知天
地差於太虛而至於爲糗米毫末差於無
形而至於爲丘山則所謂差者其數觀矣
而道非差則非小大也因其所有而有若
東必有西因其所無而無無東則無西知

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所謂功者其分定矣而道非功則非有無也因其所然而然所非而非知堯桀之出於自是而交相非則所謂趣者其操觀矣而道非趣則非是非也若然則爲道者兩忘而休乎天均惡用而倪貴賤小大哉以堯舜之讓爲是則之噲以絕以湯武之爭爲是則白公以滅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不可室穴騏驎不能捕鼠鷓鴣不能畫視三者不同而欲齊之是未明乎天理物情也某夫言其獨義徒言其衆

疑獨註若物内外言性分之内也無貴無賤自然之理有貴有賤強爲之別觀之以道則無彼我是非孰爲貴賤觀之以物則各貴我而賤彼夫物之貴賤非出乎性因習而成故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物之小大理不可易而形則有差惟其小不求於爲大則小者足以謂之大大不求於爲小則大者足以謂之小因其所大而自足

則毫末可以等丘山因其所小而無餘則丘山可以等毫末萬物差數無窮所觀者如此而已有者妙有常有者也無者真無常無者也舉天下動植之物生育長養莫不有功於其間此可謂之有也然而功之所屬乎造化自然而已此可謂之無也涉有則不見無冥無則不見有其相反若東西而實不可相無則功分自然而定矣萬物之理有是有非彼我相非堯桀所以辨也因其自然而相非則趣操可觀故或讓而帝或讓而絕或爭而王或爭而滅爭讓之禮於堯舜湯武之時則貴於之噲白公之時則賤若堯桀亦各有時而已未可以爲常也又譬之梁麗騏驎鷓鴣之殊用殊技殊性也蓋師是師治師天師陰皆其一偏其不可行明矣禪之與繼不因時順俗則謂之某當時順俗則謂之義本一而末不同何足論其優劣乎

詳道註以道觀之物無貴賤離道以之物之俗故差則有小大功則有有無趣則有

是非然吾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以至功之有無趣之是非吾一以是觀則孰知大小有無是非之辨哉然天下之理異而同而異其變不一而不可以爲常以差與功趣觀之異而同也或遜而帝或遜而絕或爭而王或爭而滅同而異也異而同者不在物而在道同而異者不在迹而在時非特是也用有殊器能有殊技生有殊性貴此則彼賤大彼則此小貴賤小大惡可以倪之哉由是知是非治亂天地陰陽常相爲用而不可以貴賤小大論也

碧虛註道無貴賤物情好惡耳世俗所尚皆外物也夫小天地大毫末非理也若因其大而謂之大則物皆可大因其小而謂之小則物皆可小此差數也以差奪理久矣東西之相反猶高下之不可相無功自我有濟彼必矣我若無功彼何賴焉堯之所然而然之則天下莫不然桀之所而是之則天下孰敢是聖凡趣操詎可同哉

堯舜湯武順天時守功分者也之喻白公
逆人事執彊數者也故貴賤無常在乎趣
操之異君子小人器識分矣然而非治
亂常相倚伏不可不察也師天無地師陰
無陽者膠固不明未可以語道是時達俗
者在貴賤當時順俗者方小即大矣
腐齋云自貴而相賤雞麀豕豕時為常也
貴賤不在已即軒冕憤來之意以天地比
糲米毫末比泰山則等差之數不足言矣
各任一職以為功曰功分農商工賈世間
不可闕一猶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也
以堯為是以桀為非固趣操之當然以不
有廢者君何以興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
見矣因其小大有無然非即齊物論因是
之惑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喻之天地陰
陽亦喻其不可相無冀夫義徒即堯桀之
論

物無貴賤已物兼忘也自貴而相賤彼
是未忘也貴賤不在已忘已任物也因
大而大因小而小即物所宜也以至功

趣之有無然非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
物理人情於斯可見矣故爭讓之迹善
惡之行貴賤有時而未可以為常猶殊
器之異用殊技之異能殊性之異便不
可以一弊論也若師治而無亂師陰而
無陽非明乎天地萬物之理者也禪繼
順逆各因其時而已故不必多言也縱
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惡知貴賤小大
之所從出哉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
者當於未始有物求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三

端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第三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
吾終索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
謂反行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
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屢乎若國之有君
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
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吟域兼懷萬
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
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
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
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郭註貴賤之道反覆相尋自拘執則不美
於道隨其分故所施無常不能隨變則不
齊於道無私德公當而已無私福天下所
同求故汎汎然無所在奄御群生反之分
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疎而承翼哉唯其無

方故能以萬物爲方而莫不皆足死生者無窮之一變耳非始終也知成無常處故不以形爲位而守之不變欲舉之今去而不能欲止之使停又不可變化日新未嘗守故但當就用不可執也若有爲不爲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呂註學者平日係於有物一聞道無貴賤小大則於爲不爲辭趣舍之際莫知所從固其宜也所謂貴賤者是物之反衍而已非道也反則有往反爲貴往爲賤行則有耗行爲貴耗爲賤則當放志而無拘拘而志則與道大蹇而不通矣所謂少多者物之謝施而已非道也謝則有榮謝爲少榮爲多施則有歛施爲多歛爲少當兩行而無一一而行則與道參差而不當矣無私德則於所君之人無所獨賴無拘而志之謂也無私福則於所祭之人無所獨與無一而行之謂也無所吟域與道通而不大蹇之謂也其執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與道當而不參差也恃其成則不知終始

之不可故位乎形則不察乎盈虛而不知分之無常也年不可舉故達而不悶時不可止故撥而不跂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則天行而已是所以語大道之方論萬物之理也奈何係心於辭受趣舍之際哉若驟若馳言變化密移則何係心於爲不爲之間固將自化安排而去化之謂也

疑獨註萬物之理冥於自然非爲也非不爲也又何措意於辭受趣舍之間哉衍者有餘施者所分也貴賤少多出於強生分別非道之具理道之具理則一而已以道觀之貴不爲加賤不爲損多非有餘少非不足又何有貴賤少多之別哉無私德則於所君之人無所獨賴無私福則於所祭之人無所偏與此下註文並同呂說

詳道註衍者廣平之地反之則平復爲陂平陂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往反豈異是哉施者仁之用謝之則賜予而不以爲仁多少之數豈足計哉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少多而不累於利若是而

不反其真者未之有也

碧虛註當受而不受何爲乎彼舍而我取何不爲乎貴賤小大不出乎二端耳貴賤無主而反覆流行常也大道其夷而放心自得通也稟分有數而少謝多施宜也世道參差而行止適變理也德私則不履穀福私則不久長有吟域則不溥汎有方所則有承接扶翼之而兼懷之德喪矣已上皆辭貴樂賤之義忘我則無短長忘心則無生死忘位則無盈虛忘年則任化忘時則任遷忘消息盈虛則執爲之終始夫物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其變如騖其移如馳陰陽爾四時爾固將自化何容心於爲不爲之間哉

庸齋云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反而求之吾身綽綽然寬衍也若以貴賤是非自束則與道相連施則有多少謝去其施則無多少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參差矣國之有君祭之有社論此心以道爲主而無所用其私此心廣大無所窮極

則無町畦萬物皆備於我是兼懷也無所私愛其孰承拱扶之耶無方即無心無心則無短長無生死不恃其成即不離成也盈虛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不位乎其形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來則時不可止大義即道也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爲何者不爲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夫固將自化

○河伯未明天理物情則猶有所疑復以辭受趣舍爲問海若告以世間所謂貴賤少多是其一反一衍一謝一施耳若拘志而一行與道差差矣若君之於民德無不被杜之於人福無所私明道之無方而兼懷萬物也物之死生乃形化之一變非道之終始也故成無常處不以形爲位而守之其去不可止其來不可禦萬物盈虛之理如斯而已夫物生若馳其機不息任其自化無容爲不爲於其間況辭受趣舍乎此言應物貴乎無心則死生不足爲累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踴躍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郭註何貴於道以其自化知道者知其無能無能則何能生我我自生耳四肢百體已不爲而成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理者必能達過分之知達益生之情舉變應權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故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則苦不能苦雖心之所安亦不使犯之知其不可逃安乎命之所遇審去就之非已故莫之能害也天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內外之分皆非爲也知天然之知自行故雖行於外而

常本乎天位乎得與會相應有斯變也知落天地事該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金牛馬不絆穿路者天命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若乃走作過分驅馳失節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爲而故爲之者命其安在所得有常殉名則過也

○呂註任物自化即道也河伯不悟乃謂何貴於道海若告以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己皆知道者之事而非體道極致至於水火不害寒暑不侵則體道者固如此也非謂其薄之言察乎安危謹乎去就莫之能害則知道達理明權而已寧於禍福知其不可奈而安之則天在內矣察於去就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在外矣以是而入德雖未能天而不人而德在乎天矣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則出天而之人踴躍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則由人而之天也自無以人滅天至是謂反其真則其於道也豈特知之而已哉

疑獨註大同呂說

詳道註知道者必達理達理者必明權權者以無心應物而不失其平庸詎以外傷內以物害己哉焉道而至此則能以之應人踴躍而屈伸以人復天反要而語極此海若之論始於齊小大同貴賤中於察安允謹去就而終於明天人反要極蓋能齊物則能全己全己則能復道而至於要極則反其真而已矣

碧虛註知化化之道達生生之理者必能

適物之權故樂全而無傷察安允審禍福謹去就故也是以有德者內守天理外修人事然後位業可得而進退出處在我可以反要妙而語極致也牛馬天理也穿絡之者以人滅天飢渴馳驟以故滅命貴馬驪牛則以得徇名也守天而不失還朴而不偽矣

庸齋云此問尤妙言既聽造化之所為則人亦不必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亦有此問文公不曾答想難言也故莊

子於此說箇權字又以不以物害己一句明之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權用之在我者有道之全體然後有此大用明於權則知輕重也薄謂迫近之至德之人固知事有數豈物所能害然亦不恃此以

薄之猶知命者不立乎嚴牆之下察安允謹去就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說聽之自然天內人外即前篇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乎天言自然之德知天人之行此知字從人心上起本乎自然而安於所得此句又屬道心住居之安也踴躍而屈伸謂進退各循其理此句又屬人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理之至極也牛馬四足得於自然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此便是人心一段事至滅天滅命徇名則人心流於允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既知天知人能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是謂反其真故人事命天理也

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至是而雪濤噴薄使人應接不

暇頃更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偽還真中為虛湛者有類於此夫至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權以達理察安允謹去就物孰能害之然亦未嘗恃此而傲物也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

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體天居德則屈伸從世反要語極則勿失其真若然則處已處人之道盡矣故河伯心真體會而無所復問焉今學者自信不及群疑室心與河伯同病者不少儻能於海若言下豁然有省如雲開月見則昭昭靈靈求諸已而足何暇它問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三

可見

知天人之行天當是夫

武林道士積伯秀序

秋水第四

愛憐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愛謂
蛇曰吾以一足踰踰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
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螻者乎
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
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
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
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
謂風曰子動吾脊骨而行則有似也今子達
達然起於北海達達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
何也風曰然子達達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
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謂我亦勝我雖然夫
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
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郭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生之行也豈
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
以見心不知所知恍然而自得矣達達
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

者欲有其身矜其能所以逆天機而傷神
器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
知慮魄然無爲而任其自動故無動而不
道達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也乘
萬物仰羣才使才各自得物各自爲而天
下莫不道達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
呂註愛以一足憐蛇之多足蛇以多足憐
蛇之無足蛇以動其脊骨而憐風之達達
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則目之繁此
見彼而憐心之無所見而無往不至可知
也愛以一足爲易憐蛇多足之難蛇以多
足爲易憐蛇無足之難天機所動莫知其
然則其難易豈在於多少有無之間哉由
是知風目與心莫不出於自然若河伯之
區區計夫貴賤少多何足以與此夫風以
小不勝爲大勝而人之目與心之用其神
於風也遠矣乃不能得所謂無見無知而
能見見知知者以制萬物之大勝豈真知
也哉
疑獨註愛一足而危蛇萬足而安蛇無足

而疾風無形而動化目著色相心入簡法
者也以一足憐萬足少憐多也以行達憐
行疾多憐無也蛇以有形爲累而憐風能
動化風以無見而憐目之有見目以爲物
所役憐心之處中而無爲也踰踰行危貌
如唾之噴豈期於如珠如霧皆出於天機
自然則衆足之行達無足之行疾與夫行
安用足者亦天機而已風之起於北海入
於南海出於陰而歸於陽也爲人所指蹈
皆不能勝及其折木蜚屋則能勝矣喻聖
人之學至於如風則無以復加自愛之一
足相憐至風則已矣蓋有心有目然後有
所憐目觀於外心動於內所以以此慕彼
而無窮至於無心無目如風之於物則無
所憐矣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詳道註以足爲用則一足不如萬足之多
故愛憐蛇以足爲累則萬足不如無足之
愈故蛇憐蛇蛇有有矣觀無有爲不足故
憐風風達達矣以有方爲不適故憐目目
之爲用司視而已心則無所不司故憐心

也

碧虛註物有以少勝多以無勝有者皆天機時命使然強勢不能奪至理莫能究其變蛇風相憐之謂歟見莫如自知莫如心目見而弗辨者蘊其明也心知而弗言者韜其智也此以小不勝而為大勝者也庸齋云自一足說到無足皆天機自然之動可謂奇文中間又以人唾喻蛇之多足其末歸之於風而心與目却不說此文字變換奇之又奇者也就風上又說箇小不勝為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河伯海若問答既畢南華又自立說以衍前意云變蛇蛇以足之少多有無相憐是著於體也心與目之以內外勞逸相憐是著於用也皆物之妄情耳唯風則有體而不礙指踏無體而能成大勝有用則動化萬物無用則達達入海蓋造化虛吸復歸於造化而已喻聖人屈伸從世體用兼資出處兩全終不失道人見其小不勝而輕易之及積而為大

勝則不止乎拔木蜚屋而已豈有心於勝物哉天機所動自然而然視彼河伯海若貴賤少多大小精粗之論亦如異類之以妄情相憐而不悟物物皆具自然之理無容憎愛於其間也大形數之少多行止之遲速各安其自然則莫不足乎道此聖人處世所以無往而不适也或疑後文細述相憐之義至風而止憐目憐心之旨遺而不論疑獨結以有心有自然後有所憐其說得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市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

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郭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時勢適然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夫漁父獵夫烈士之勇各有所安聖人則無不安也知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也

呂註孔子之畏匡安於死生之際而不懼卒之以匡人請退者明夫不能去知與故而以死生為憂者非徒無益適足以累其心而已

疑獨註窮通在己時命在天求通不得則易處諱窮不免則難處猶語云富而無驕貧而無怨也古人未嘗以窮通為累各安其時而已夫不避蛟龍兕虎白刃者一偏之小勇若臨大難而不懼此聖人之大勇兼三者而有之孟子之勇於義可以與此孔子謂汝宜安處我命受制於造物匠人其知予何未幾將甲者辭而退以是知至於命者不生不死孔子盡之

碧虛註孔子遊匡宋人圍之所謂指踏皆

勝我也及其知非請辭而退所謂大勝者也

腐齋云此段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與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今其止息不必言也

此章明死生有命窮通有時故君子不立巖牆之下亦不求生以害仁臨大難而不懼知今有所制則盡人事於平日安天命於此時而已蓋內待其至貴至

需者則外之窮通利害不足以動其心卒使將甲者知非請辭而退有以見人不勝天而以弱制強之驗也非聖人燭理之徹自知之明何以與此陸氏音義注云宋當作辭臣衛也今本多誤作索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訛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聞吾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蹇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蹇果乎井幹之上入休乎蹇蹇之蹇赴水則接腋持頤蹇蹇則沒足蹇蹇還軒蹇蹇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

此亦至矣夫子莫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

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距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

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與且彼方跼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真用管聞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奇

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郭注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左足未入右膝已繫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也以小羨大故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所不至夫遊無窮者非辯察所得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以此效彼兩失之矣

呂註是非之境言其所自起得於是非之所自起是以視堯桀為一而知不知此觀之茫然無所容其喙也黃泉六極之下太皇太極之上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忘乎幽明無方而入於神也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乎大通則會乎冲和出神而遂於明也要而言之所謂六通四闢形充空虛是已此意之所不能盡言之所不能論也而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用

管闔天錐畫地之類也

疑獨註公孫龍因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
今聞莊子之言茫然若失而心異之公子
牟引井蛙海龜之喻故驚而自失也夫其
知不能知是非之境論極妙之言無異於
井蛙耳而莊子之方上過乎天之高下極
乎地之深夷然四解顯諸仁也淪於不測
藏諸用也始於玄冥則寂然不動反於大
通則感而遂通其妙若此豈察辯所能得
哉壽陵燕邑邯鄲趙郡餘子弱齡之子聞
趙郡其俗善行遠不遠千里舍已能而強
學之不得趙國之能而反失故步此邯公
孫龍不自量而學莊子非唯不得莊子之
道終必失其舊業矣
碧虛註野人以負日之煖而欲獻之至尊
猶井蛙之將命海龜也海大故水旱不能
損益人之達道者寵辱豈能忻戚哉富貴
以是非爲主舍是非而明寓言詎知輕重
者耶時利宗子極致夸時利者未聞久長
之策也且莊子者方躡沈溺已起象外隱

淪神化東西俱忘矣自寥天復乎原本若
乃以規法之言而求之以察是用管窺天
之類是故學行失度匍匐而歸學智忘其
茫然喪道矣

廣齊云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信然人類盡

矣莊子漆作十年九潦八年七旱便自別
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高遠莫同
釋解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始於玄冥
在無極之先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
察之明窮之以言辯不亦小乎邯鄲失行
之喻尤佳

公孫龍趙之辯士能合同異離堅白困
百家窮衆口及聞莊子之言而茫然失
措蓋逐外學而忘本真者其患常若此
故魏牟告以井龜海龜所見不同使知
是非之所起妙論之所存斯可以登天
徹衆夷然四達始於玄冥契虛合無也
反於大通與道爲一也今徒以區區口
辯而欲窮莊子之道無異壽陵餘子學
行於邯鄲直匍匐而歸耳餘子猶云孺

子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

秋水第五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罵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郭註事生而曳尾塗中性各有所安也

○呂註莊子不知有死者也而云此者以故時之趨利而忘生唯二大夫之知足以與此

疑獨註莊子引神龜之事以辭楚王之聘蓋不願以身取富貴而殘其生也

碧虛註是知軒冕外物非性命之有也腐胥云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莊子解名以神龜爲喻義甚真切蓋賢才之士爲國排難圖治實有賴焉而功成患集身或不免猶龜能靈於人也昔

陶隱居畫二健牛以答詔一拘窘於鞭繩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鷁子知之乎夫鵲鷁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鵲鷁得腐鼠而嚇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郭註搜於國中揚兵整旅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也

○呂註莊子之所踐如魏牟之言則無所恃者也其自比於神龜鵲鷁而以惠子爲鵲鷁梁國爲腐鼠不亦可乎

疑獨註鵲鷁屬其趨向大棲必擇木食必擇果飲必擇水蓋貴禽也鷁者穢惡之鳥嚇者拒物之聲

碧虛註惠子恐而搜於國中是謂親權者不能與人柄以富顯自驕何異鵲鷁據腐鼠而嚇邪

腐胥云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譏耳練實竹實也

按應作搜郭註可證成疏謂搜索國中尋訪莊子疑獨因之義頗淺近蓋本於偏旁之誤臨得腐鼠而嚇鵲鷁又何足與語練實醴泉之味碧梧高潔之棲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知我之濠上也

郭註莊子謂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惠子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尋惠子本言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特是魚然後知魚也循汝安知之云已知吾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

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呂註循其本則惠子謂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是子非我而固已知我不知魚之樂則我非魚而能知魚之樂矣是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也我則知之濠上而不待爲魚而後知也

疑獨註魚藏於深眇而自得經曰於魚得計蓋深知於魚而取之也人生於陸而安於陸魚生於水而安於水盡已之性而後能盡物之性此所以知魚之樂惠子昧此而強辯是非所以分也莊子請循其本欲其由恕以觀之終曰我知之濠上也以我在濠上之樂推之則知魚之樂矣

許道註以迹觀之萬物與我無同形以理觀之萬物與我無異性惠子以形觀形故云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以性觀性故已非魚而知魚之情蓋齊小大遺貴賤則天地爲久矣而與我並生萬物爲衆矣而

與我爲一是以處此足以知在彼之趣居顯足以知潛者之樂也

碧虛註在我逍遙則見魚之容與惠子以人魚爲異故與難解是失齊物之旨惠不知莊事固然矣莊不知魚理豈然哉專惠子本問安知魚樂之句是惠不知魚而問莊也是以儻魚游泳從容者唯莊知其樂乎濠上耳蓋謂魚樂與人樂雖異其於逍遙一也

齋齋云循本者反其初言汝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方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此篇河伯海若問好與傳燈錄忠國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慧云這老子軟頑撞着這僧又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活大門口大波瀾開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

李士表論云物莫不具乎道則於我也何擇性莫不足乎天則於我也何有雖契物我之如此蓋有不期知而知妙理嘿會神

者受之有不能逃於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沫無網罟之患無濡沫之恩從容乎一水之間者將以是爲魚樂乎以是爲魚樂又奚待南華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蓋將無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無所託非言則道妙無以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物與我爲兩者之蔽耳物將自有其物則莊固非魚安知魚樂我將自有其我則子固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所以請循其本本末皆不知者昔人寄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在我者蓋如是也視生如死視已如魚視豕如人視人如豕在物者蓋如是也若然則在在皆至遊而無非妙處物物皆真樂而無非天和真獨濠梁之上儻魚之樂哉吾知莊之與魚未始有分也唯明至樂無樂真知無知者可以語此

明己性者可以通物故天下無遺情昧
己性者無以知人故在物多帶迹莊子
之知魚以性會之也惠子不知莊以形
間之也驟讀此章莫不喜惠子之雄辯
視南華之聖若不足攻暨聞循本一言

而五車之學無所容噪則惠子之本可
知矣經中往往力救惠子之失未有若
此二字之切至者蓋使之友求而得其
性本通乎物理之同然則彼我無間於
大情動寂皆歸於至理奚待入水而後

知魚哉再詳經文謂惠子不知魚之樂
全矣全猶必也又全然不知魚樂之意
碧虛以樂全名章似失本旨今擬名循
本章庶協經意

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問答喻細
大精粗之理明道物功趣之觀各本自然
無貴無賤成敗得失時適然耳翻覆難
卒歸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則求之
性分之內而足是謂反其真有非言論意
察所可及也次論變蛻蛇風之相憐喻人

以才知短長為愧術而非悟天機之不可
易小不勝之為大勝也信明此理則物各
足其分何所憐哉無所憐則無所慕故企
羨之情息分別之意消斯為要極也歟孔
子遊匡而臨難不懼知命由造物非匡人

所得制也若為橫逆沮屈何以見聖人之
勇非龜海鼈即前河伯海若之義而歸於
達理明權物莫能害謂世俗沈溺所見隘
陋雖知有聖賢在前強欲企羨猶餘子學
行反失故步蓋以所短而希所長越分而

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寧曳尾於塗中
鵲鵲豈留情於腐鼠皆歎時之淖薄傷道
之不行也終以莊惠濠梁之論言物我之
性本同以形間而不相知耳會之以性則
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知魚之樂
固無足怪而競言辯之末忘性命之本者
斯為可怪矣此語非獨鍼惠子之膏肓亦
所以警世之學一先生之言而煖姝自悅
者無異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故以結當篇
之旨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六 表二

武林道士楷伯秀

至樂第一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夫天下之所事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大惡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
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
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富者苦身疾作多
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貴者夜
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
也與憂俱生壽者惜惜久憂不死何之苦也
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
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
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
曰忠諫不聽躊躇勿事故夫子胥爭之以殘
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
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
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

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
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
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樂無譽天
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
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
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
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
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
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郭象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以
爲有樂邪而至樂無歡以爲無樂邪身已
存而無憂擇此爲據避處等八者莫足以
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過乃全耳凡厚味
聲色失之無傷於形得之有損於性今反
以不得爲憂故愚也內其形者知足而已
觀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夫達生然後
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
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烈士見善
矣未足以活身善則過當故不周濟躊躇
勿爭唯中庸之德爲然有善無善當緣督

以爲經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吾未知
樂不樂無懷而忘物耳夫無爲之樂無憂
而已俗以鏗鎗爲樂美善爲譽天下是非
果未定也無爲而任之是非自定矣百姓
定則吾身近乎存譬夫天地自清寧非爲
之所得故物皆化有意乎爲之則有時乎
滯也無從出之者皆自出耳無有爲之象
皆自殖耳人得無爲則無樂而樂至矣
呂惠卿註略而不論
林疑獨註無樂則不憂無身則不死求其
至樂而不憂活身而不死者無有也然則
何爲何據何避何處何就何去何樂何惡
雖然亦奚爲奚不爲奚據奚不據但因時
順理無心於其間者至矣夫天下所事者
富貴壽善所下者貧賤大惡又以身安厚
味美服聲色爲樂求而不得則爲苦而憂
懼以此養形亦愚矣富者累於財貴者累
於位身愈壽而憂愈長益遠於性命之理
矣烈士忘身而徇名若以爲不善又足以
活人必活人而不失身斯爲盡善故古之

人忠諫而不聽，躊躇而多事。若子胥好爭，反害其身，然不爭名亦不成。是誠有善邪，無有邪？今世俗之所為，非正為所樂，非真樂正為無為，所以能有為。真樂無樂，所以能盡樂。吾未知世俗之所樂。果樂邪？果不樂邪？世俗樂於有為，聖人樂於無為。無為誠樂矣，而世俗以為大苦而不能行也。故至樂者無樂，至譽者無譽。夫是非起於有為，唯無為則是非自定。無是非，非心何適？而非樂身何往？而不存哉？清寧者，天地之德。而天地非恃於清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道出而為物，物入而為象。無從出，不知從何出。無有象，不可得而見也。職職言各有主，皆出入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者，天地之道人，位天地之中，豈得無為哉？

奚策列士敢為而身不免者，以為天下見善故也。是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名不可必，必在全王而已。俗之所為，所樂奔競，誣誣然如將不得已，是以塵妄為樂，而以無樂無譽為苦。是非果未定也。若乃自守分內，性真不移，可以定是非矣。兩無為相合，澹然而象美，從之上下有為而不交，則和氣否塞矣。朕兆之初，本無出入形象之迹。然萬物皆自一氣芒芴而來，所謂造物者無物而有物之自造也。人多前識，不能無心安得無為哉？

褚氏管見云：人處幻境之中，難遂者樂，難保者生。故是篇首數至樂活身之不可必得，而兼有使人安其素分，無所為據，去就於其間，則亦奚樂矣。惡哉！天下所樂者，富貴壽喜厚味聲色也。而倚伏之機，莫測美善不可常有，所下所苦者，貧賤天惡所求不得也。而能遊乎物初，則已猶可忘。何外累之能及今觀？夫富者之苦，身疾作貴者之思慮，善不善者之憂，不死皆踈外其形，去道遠矣。列士之不足活身，亦猶是也。故忠諫勿爭，徐有以啓悟之，則君無過舉，臣得盡職。君臣之盛也。若夫子胥因爭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有邪？觀俗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為誠樂矣。而世俗以為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必知至樂之無樂，至譽之無譽者，然後安於無為。始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夫欲求至樂活身者，唯無為近之。天地無為而清寧，故萬物皆化，人而能無為，物惡得

不化哉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
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
也我獨何能無縣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
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雖
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
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
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數數然隨
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郭註未明而縣既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
者推至理以達累也

呂註莊子之所貴則孔子孟孫才顏氏而
其制行則若子桑子反子琴張之徒何也
蓋人道之弊天下沈於哀樂之邪而滅其

天理故救之之道爲若此

疑獨註莊子襲諸人間不能忘人道故妻
死則鼓盆而歌見其情發乎聲也惠子謂
子已長身已老不爲不久死而不哭亦見
其無情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答

以其妻始死也豈得不縣然及察其本無
生無形無氣則果何自而有哉冥於真空
而莫得其昧也精鞫而爲物斯有氣有氣
斯有形有形斯有生芒未有象陽之始也
芴未有數陰之始也陰陽之中各有沖氣
氣變而有形有以設飾之形變而有生有
生則有死死生相隨如環無端蓋自無氣
無形無生以觀之則萬物者真空而已自
有形有氣有生以觀之則無變而有有變
而無猶四時之運相爲無窮人且偃然寢

於巨室巨室指天地萬物譬室中之人人
何嘗不出入於室萬物何嘗不出入於天
地哉

碧虛註聞死感繫人之常情鼓盆而歌假
物達累也人本無生孰爲形氣混乎冥漠
之際相因而有此生今又化而歸無何異
四時代謝而往來無迹推求原本故止世
慮也

庸齋云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
動轉者釋氏云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四

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鼓盆之事亦寓
言如原壤登木而歌豈親死之際全無人
心乎聖門之學所以盡其孝慕者豈不知
生死之理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
迷故爲此過當之舉便是道心惟微不可
以獨行於世所以有執中之訓李漢老因
哭子而問大惠以爲不能忘情恐不近道
大惠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語極有
見識若其它學佛者答此問必墮偏見

莊子妻死章以世情觀之人所難忘者

而處之泰然何也蓋究其形氣之始悉
本於無雜乎芒芴有氣有形形生而情
識愛樂無所不有至若親姻情好假合
須臾耳惑者認以爲實緣情生愛因愛
生貪滋長業緣生死纏縛害形損性一
何愚哉真人痛憫凡迷方便開喻謂天
下之物生於有有歸於無此自然之理
金石有壞況於人乎須以毒眼覷破世
間使無一毫障礙青天白日萬古靈靈
固已無容憂喜於其間而又鼓盆而歌

者寄聲於無情之物所以矯流俗哀婉
痛泣適用其情之弊若云易悲為喜則
亦不免於偏見耳列子載魏有東門吳
者其子死而不哭人問其故曰吾嘗無
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與向無子同
吾何憂焉此達人大觀所以異於俗也
然則外物之儻來不足介懷也宜矣
縣字說之不通當是慨然歎也芒芴宜
讀同恍惚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嶠之虛
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
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
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虛垢也死生
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
焉

郭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
若云我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
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呂註黃帝之所休則心死形廢如土壤而
不覺柳之生其肘也柳者易生之物以滑

介為事則其初不免驚而惡之終知其生
之為假借塵垢又何惡焉古之所謂觀化
者其道蓋如此

疑獨註黃帝之所休大道也柳陰木左陽
肘柳生左肘陰陽之變也夫生者造物之
假借皆塵垢批繅何足愛惡易曰通乎晝
夜之道而知明此理也今觀於陰陽之變
化而化及我又何惡邪

褚虛註二人或以支離離散為善或以滑
稽介獨為善觀化空於冥冥之丘峻極之
墟而柳發其肘左取生義夫生者化空之
假借於空論之生為塵垢長景沉之死為
昏夜也是故生者不生者不化者不化今
有生乃常生忽化乃常化以常生觀常化
則知常生不真常化不空空化相通於理
何患哉

庸齋云黃帝之所休謂容休息於此柳瘍
也今人謂生瘍也想古時有此名字假借
喻外物塵垢言至微釋氏所謂四緣假合
是也觀物之變化而化及我言我隨造物

而變也前言履歷然惡之亦人情也思死
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為主又何
惡焉

按柳生左肘其語頗怪諸解略而不論
獨呂註及之偶得管見廣而為說云柳
者易生之木左肘罕用之臂臂罕用而
木易生喻無心無為者之速化也夫肘
動物也柳植物也動植異性形質亦殊
變化而不自知故處乎大冶之中者例
莫適焉儻悟吾生之為假借塵垢則肘
也柳也均為物耳何所容其親疎愛惡
哉由是知萬物與我同一化機然非靜
極無以見所以滑介叔觀於黃帝之所
休而化及之黃帝主德主靜休亦息靜
之義靜者化之體動者化之用觀化而
化及與化俱者也身與化俱何往而非
我此言有情化為無情則無情者亦或
化為有情至樂篇種有幾已下可見皆
造物所化耳行小變而不失大常當無

適而非樂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七

卷三

武林道士楷伯考學

至樂第二

莊子之楚見空髀髀然有形撒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髀髀枕而卧夜半髀髀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髀髀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髀髀深嘆感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郭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無當生而憂死此莊子之旨也

呂註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以其一體而已則世之貪生惡死者固非是樂死而惡生者亦豈所以為一體邪而莊子言此者以世人所病尤在於貪生惡死則南面王樂之說豈無為而言之乎

疑獨註莊子寓言於髀髀相答問以齊死生使人生時安生死時安死則陰陽變化所不能役無為當生而憂死當死而戀生也

碧虛註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趣死者以人間為勞唯超死生者可以論其大槩矣。庸齋云髀然虛而堅固從然從容自得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說生死之理撰出髀髀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求其意莫作實話看

南華致髀髀五問可謂灼見世情憂患之端據髀髀所答則雖有世患何由及哉觀者往往於此反疑其樂死惡生誤矣蓋見世人貪生惡死營營不息喪失本來之我則此形雖存與死何異故立

是論以矯之庶警悟其萬一猶良鑒之
因病施剝損彼所以益此其勢不得不
然知生之有涯取溫飽而止不多積以
資業也知死之爲息則委而順之不忤
化而增戚也如是則生而無勞死而無
苦從然以天地爲春秋何往而非南而
王樂邪陳碧虛名此章爲兩謬所以破
二見之感其論得之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
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
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諸
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
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
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
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
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
止於魯郊魯侯侯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
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
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
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

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鰕鰒隨行列
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說
說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
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
之相與運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
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
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係
達而福持

郭註內求不得將來於外合內求外非惑
如何實而適故係達性常得故福持
○呂註知不知是非之境而聞莊子之言則
眩視憂悲固所不免是以屢及海鳥之說
欲學者深思而慎出也街城窰穴之殊器
千里捕鼠之殊技夜明晝暗之殊性此先
聖之所以不一其能不同其事也名止於
實則無過實之名義設於適則無過施之
義係達則隨其係之短長而不求通求通
則不達矣福持則因其分之小大而不過
與過與則不持矣
疑獨註顏回適齊欲以三皇五帝之道教

齊侯不知齊侯稟性有定欲強教之則必
有辱此夫子所以憂子貢所以有問也褚
盛金囊綆并索也小不可懷大短不可汲
深以其稟於天命不可得而損益任其自
然而已彼將內求不得必求諸外而惑生
於心雖欲全生豈可得乎古之人有以直諫
殺身者以此猶以九韶太牢觴海鳥于廟
而不知好惡之有異也是以聖人任萬物
之性故不一其能萬物各盡其能故不同
其事聖人無名因實而後有名聖人無義
因適變而有義則名止於實者不爲浮名
義設於適者不爲非義係達則無往而不
通福持則無入而不自得也
碧虛註受命自然不可勸成其猶小囊詎
能容大稟質定分不可遷適其猶短綆詎
能引深海鳥之驚九韶猶齊侯之感皇道
也人有賢愚故莫能一事有古今故莫能
同名實不越則有條而不塞義理適用則
禍去而不免矣
庸書云命與形得於天各有一定之分不

可損益以古人之道與齊侯言未能感動以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顏子以譏當世遊說之士猶以人食養鳥失其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莊子衍出一段說話壇讀同澶水中沙澶地也人才不同人事各異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福持者福常保持也

楮小不可懷大喻令有所成而莫易綆短不可汲深喻形有所適而莫強是皆得之於造物無容益損於其間今回與齊侯言先王之道將不契其素心則感而無主反傷其形矣故繼以海鳥之喻對太牢而不敢享聞韶樂而增憂悲此以己養養鳥失其本性終於不飲食而死耳後又申言以鳥養養鳥之意使求其所適而合其性情則物我之養皆得是以聖人不一其能順物性之自然也不同意度人事之可否也故名止於實而不浮義設於適而不過此條理之

所以暢達多福之所以扶持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捷達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歎乎種有幾得水則爲鼈得水土之際則爲龜煩之衣生於陵也則爲陵烏陵烏得蟻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蟻增其華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窻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鵲鵲鵲十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鹽願駭生手食鹽黃軫生手九猷督芮生手腐蠶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郭註各以所遇為樂歡養之實未有定在
夫變化種數不可勝計自得水則為鼈至
皆入於機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
生也

呂註遊魂爲變無所不之則百歲腸髓何知也剗心而至於無知則知其未嘗生未嘗死與之均矣汝果養而畏於死乎子果

歎而悅於生乎夫唯知遊魂之無所不之而精氣之爲物則其種果有幾邪故鼃與蟾衣陵烏一種也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屯而其生各不同烏足螭螭胡蝶與陵屯亦一種也或得鬱樓或以根以葉而其變各不同鵠鵠撥乾餘骨斯彌食醯順酪與胥亦一種也或以竈下或以日久或以其沫而其生各不同黃軹之於九猷瞽芮之於腐蠶羊奚之於不筭則不知其種之所自生也久竹也青寧也程也亦一種也而馬與人有自而生也則物或以無情相生或以有情相生或以無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無情皆遊魂精氣之所爲也凡列子所言則嘗聞見而知之其所未嘗聞見者可勝道哉

疑獨註列子在生而安生，七體在死而安死，各以所遇爲安。是知未嘗生未嘗死。養者未必實養，歡者未必實歡也。豈古絕字絕而復生有繼之意，得水則爲豔，萬物生化之始也。次述蛙蟬之衣，以至程馬人皆

生化之物或一形數變或因形移易或死而更生或生而反死生此死彼相因無窮而形生之主未嘗替無是以聖人知生不長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有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動靜之主出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

碧虛註予未嘗死也其生果歡樂乎汝未嘗生也其死果願養乎此欲極其不生不死之理也時列子適逢道邊有蛙因指以論化機蛙感火氣則為鵲得水則相繼而生說文及韻為虛遺類水涯著音如夫乃科斗所出遺類於山阜之上變而為草名曰陵島藥名車前草此有情入於無情猶山蛭化為百合也鬱樓糞壤也鳥足草生水邊俗呼墨草鳥足方用之一草而根葉異類由氣有陰陽也蓋物有相胥生者不可一槩論胡蝶就熱化為鵲振初出形潔若脫千日能飛其沫為斯彌之蟲此言小大之化相因無窮斯彌為食醢已下明有

情之物觸類而變替為爛草腐蠅也此乃無情化有情猶朽麥之為胡蝶也腐蠅生羊糞即羊蹄菜有情復歸無情也羊糞與不生之老竹比合而無情相交而生青寧形似刺蝟俗云敗竹園多刺蝟是也尸子云越人呼豹曰程或謂程為獬廌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蓋五運六氣觸物感變難以致詰也

腐齋云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曰歿如此倒說此是弄奇處種有幾者言世間之物生種不同姑以至微者論之大者亦無異於此而文字之妙不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屬愈有愈好陸者水上初生苔而未成蘆墳之衣則已成苔附土著岸者陵屯田野高處陵島車前草鬱樓糞壤鳥足之根為蟾蜍其葉為胡蝶之別名此下說化生之蟲自鵲振乾餘骨至替為腐蠅皆蟲名謂萬物變化生生不窮也末復却把至怪底結殺此是其驚世駭俗處羊糞草名草似竹而不生荀者曰不荀久竹青寧

蟲名程亦蟲也馬亦草名如馬齒蘭之類人亦草名如人參人面子分明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故為此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人為其愚弄看它不破萬物之變如雀化為蛤鷹化為鳩腐草化為螢鼠化蝙蝠何所不有出機入機即是出生入死便是火傳不知其盡也

此章自種有幾至馬生人詳見列子南華舉似差畧其文夫動植生化之理耳目不可徧及非格物君子不能盡知蓋極論物類變化之不常以明人死生死去來之不足怪但知有不化者存足矣按經文所載雖未悉通姑以文義考之當從二醢字為句次九猷腐蠅次羊糞至青寧為一句參諸音義亦然成法師疏乃從願輅黃輅替為久竹為句恐非經意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斯彌為食醢食醢生乎願輅願輅生乎黃輅黃輅生乎九猷九猷生乎替為替為生乎腐蠅腐蠅生乎羊糞羊糞比乎不翼久

竹生青寧云云此則排句整齊第加衍太繁文無變體非南華文法也續考列子註引爾雅熊虎配其子豹山海經南山多獬豸郭璞註豹之白者曰獬豸程是獬豸之別名獬豸又豹之別名也

是篇名以至樂而首論有生爲累憂苦多端以至避處去就周知所擇而莫得其所以活身之計何邪意謂人能於憂苦中心生厭離勇猛思復則其樂將至矣故凡俗之所謂樂者未知其誠樂否邪蓋天下之事盛則有衰極則必變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獨故達由是知貧賤憂戚王女于成則禍福之機常相倚伏所以舉世陷於哀樂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於性命之情乎故卒之於無樂無譽是爲至譽至樂也已三次載鼓盆而歌囑體之答皆以人所不樂爲己之樂則其樂也豈世俗所可共語哉中敘觀化而化及者肘變而無惡求己而不得者開樂而驚憂此言順化則其樂皆同拂情則雖養非樂也終論人并

蟲獸生化之不常而斷之曰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大哉機乎孰能張是凡涉形器罔不由斯生死變化循環無極若化生而惡死或樂死而厭生皆滯于一偏而非樂之至必也無樂無不樂無生無不生然後不爲化所役不爲機所運達夫大衍虛一不用之妙泯然無際湛兮若存斯爲至樂也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八 表白

武林道士 楷伯秀 學

達生第一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莫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莫足棄生莫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郭象註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無奈何者命未事也知止其分物稱其生足矣有餘則傷也守形太甚故生亡知非我所制無爲有懷於其間故養之彌厚

死地彌至若放而任之性分各自爲者皆在至理中來不可免也更生日新之謂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所以遺棄之無所偏爲故能子萬物所在皆成而與化俱還輔其自然也

呂惠卿註生之所無以爲非所待而生也知之所無奈何知所不能知也凡形不養者以其生生之厚不皆在物之不足凡生亡者以其動之死地不皆在形之離生由是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真是爲然不可不爲者人安能免於爲形邪欲免爲形者有世而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不以爲形爲事而與彼更生得所謂更生者則幾存矣事本不足棄不棄則累於事而形勞生本不足遺不遺則役於生而精虧形全精復則德同於初矣萬物者稟精於天成形於地其合則吾之所以成體天地氣氣萬物化醇是也其散則物之所以成始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也合則不虧散則能移不虧固精矣能移則又精以其所

稟於天者反以相天則所謂存生者豈不妙哉

林疑獨註生之所無以爲益生曰祥是也知之所無奈何當富壽大是也養形在乎物逐物無已必爲形累爲生在乎形守形不離生亡者有之謂形雖存而生理已亡也來不可却去不可止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果不足以存生然則世真是爲哉雖不足爲而其爲不免欲免爲形莫若棄世世者人與我同生而不可去也大覺者以此爲大夢大者既亡何物足累無累則用心正平故能與彼更生生生不窮則至於命矣夫事矣足棄生矣足遺哉然其始亦莫不在乎棄與遺也故形不勞而精不虧若然者與天爲一與化爲友天地交而萬物生體則有形始則有氣合則有有散則爲無形全則明精全則神精而又精乃天下之至神故能以已之天相萬物之天也

陳碧虛註達生之情者任其富貴貧賤知

官非強趨貴非妄慕也達命之情者任其賢愚通塞知賢非粹學通非力致也金玉潤屋而儉嗇不用神氣壯盛逐物而亡者莫不皆然悲夫世人之倒見唯外身者可無死地矣理皆自爾雖不足爲然有生之所未免也夫爲形之患莫大於世緣忘緣則無累無累則不危而德業日新同彼再生庶幾乎道矣在世非事不立有身非生莫存則事莫足棄生莫足遺哉至於形全精復與造化爲一合則成羣物之體散則

歸太無之先也善達生者忘形故形全忘生故精復形精既壯與化推移研妙不已歸輔其自然而已

劉摯註生者我之有命者天所制達生之至者足以知天達命之至者未嘗忘人生之所無以爲而已之則凡可已者皆不爲也知之所無奈何而安之則凡可安者無求於外也不求不爲與道合矣然人之形於世世之有夫累常相纏而不相離也且形非道也世非我也而累在手物耳以理

觀之於斯三者累遺也累可去則世於我也何有世可棄則我於形也何羨不有於世不羨於形則達生達命也至矣
林氏腐齋口義云生之所無以為者言身外之物知之所無奈何者人力所不及也
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形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存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即前云物莫足為而不可不為也為與不為皆不免於自累欲免於累非棄世不可棄世非避世也處世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則我自我世自世矣
正平者心無高下決擇更生則與之無窮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遠而自遠矣四大假合成體散則復初歸無形精全則能變化是謂能移也體道至此則精而又精可以贊造化矣
褚氏管見云許由高隱而辭釋知生之所無以為也夫子厄陳而弦歌知知之所無奈何也儻不安其生而益之物有餘而形不養矣不安其知而役之形不

離而生亡矣生之來不能却善養以致之也其去不可止過養以傷之也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是知養之為養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蓋不明其所以養而養非其養也生不足為以其因養而亡然有不可不為者若飢食渴飲之類其為也不免以有世存焉耳故欲免為形莫如棄世有世而遺之何累之有正平謂視物如一而與世俗之生道不同故曰更生更生則近於道矣事固不足棄我能轉物也生固不足遺我亦忘之也然而形全精復則本於棄事遺生由粗以至精也與天為一斯其極致歟夫世間萬物皆稟天地之氣合則為萬物之體出而有也散則復還天地之始歸於無也形全精復則能通化故潛天而天之地而地在人為人遇物為物也精而又精謂純亦不已反以相天則歸乎受氣之初萬化所不能役此由達生以達乎忘生之妙也為世為形義亦相

類互其文耳

子列子問關尹子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憚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乎靜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莫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莫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運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鏃于鋒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郭註其心虛故能御羣實至通故無不可
非物往可之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
獨遠耳同是形色之物未足以相先常遊
於極非物所制也止於所受之分實然與
造化日新終始者物之極飾則二矣不以
心使氣不以物離性萬物皆造於自爾若
醉者之墜車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
千將鏤鐫與雕為用然報讎者不事折之
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皆以其無
心故也不虞而知開天也知而復感開人
也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知之用性動者
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知用者從
感而水勸而不已斯賊生也任天性而動
則人理自全民之所患偽之所生常在於
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呂註天地之運萬物之變孰非氣邪誠能
守乎純氣則不窒不熱不危無足異也凡
以至虛而已豈知巧果敢可得與哉譬龍
之為物合而成體則上極下蟠而無不至
散而成章則入於無有而不可見亦以氣

而已凡有貌象聲色皆物也物與物何以
相遠則莫足至于先物是色而已先則未
有物之初色則物之已有莫足以至純氣
之守至虛之遊乎物之造乎不形則非貌
象聲色故止乎無所化而不去矣夫得是
而窮之者將戾乎不淫之度則不嫩不昧
適與之當而不過也藏乎無端之紀則始
終相反乎此不可得而窮也遊乎萬物之
所終始則所謂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也壹性則不二養氣則不耗合其德以通
乎物之所造則性修反德而與造物者同
之手不形若是者守全而無卻物莫事入
焉夫全於酒者死生驚懼不入其胃中則
藏於天而全之者宜其物莫能傷也常有
司殺者殺則人之過之猶于將飄瓦而已
此天下所以均乎雖伐國而無攻戰之亂
也開天者德生以其併忘其無知無為也
開人者賊生以其德有心而心有眼也不
厭其天則開之而已不忽於人畏人之所
畏也民而知此幾乎以其真矣

疑獨註純者不雜守者致一不雜則靜致
一則專氣靜而有守所謂專氣致柔是也
豈在知巧果敢之列夫貌象聲色物豈相
遠而世之所先者不知踐神明之容特先
之以喜怒哀之色莫足以先乎物哉凡物之
所造有形乃自於無形有化乃自於無化
言神明之德動靜皆存得是而窮其妙理
以極於無形無化物焉得而止焉禮度有
法故不淫道紀有本故無端唯無終始然
後能終始萬物故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
而不害合其德而不散也若然則通物所
造而不爭守其自然而不虧物之自外來
者安能入於我哉此下又設三譬醉者墜
車得全於酒而不能傷也鏤千飄瓦以其
無心而人不怨也人之天有為中之自然
天之天無為中之自然老子云地法天
人法地也道法自然天之天也德生者不以
知治國賊生者以知治國不厭其人不以
人賊天也不忽於人不以天廢人也民幾
乎以其真言其化下也以此而已

碧虛註以其密行故能冥通不過虎兇不避甲兵者持守不雜心無機巧也物皆形色孰為先後有形則有所化得是不形不化之道故無有窮盡物各自正矣彼謂潛行而不室者不越法度含章藏耀遊乎萬物之終始歸乎太虛而已矣壹性養氣合德三者混一與化同矣其天守全其神無卻室熱惴惴何事入焉醉者之物莫能傷亦猶是也聖人蘊乎天理鬼神莫觀其迹有心有情則招折招怨矣故以之治身則和暢治國則太平不以知役知而以忘去忘忘機者德役知者賊不以有德自足不以無知為失則近乎真道矣
腐齋云純氣之守守元氣而不雜也貌象聲色謂有形迹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與物同耳何以至于未有物之先人之不能見乎萬物之終始者皆以迹自累是色而已前敘四字後只舉色字文法也造物無形而止於無所化言其無變易也得此造化之理而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

故為得而止焉不淫之度一定之法無端之紀無窮之理萬物之所終始造化是也壹性合德與造物為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內既全而無卻外物莫事入焉醉者墜車鏖于飄瓦之喻極精密有理人之天猶有心天之天無心也開天之天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則心猶未化六根皆為賊況外物乎
列子得風僊之道故其問若此答以純氣之守一語盡之蓋人獸草木虛空金石有情無情不離乎氣人則得氣之純僊則能守此純氣而抱神以靜故其動也物莫能窒大莫能熱危莫能慄也夫孰象聲色物無相遠又奚足以相先舉不離乎形色而已然則所謂先者物之不形乃物之所自形物之無化乃物之所自化則萬物之終始可見矣得是理而窮之物為得而制焉故將處乎所受之分藏乎日新之紀而遊乎物之至極壹性養氣與天合德通乎物之所造則

超乎形色之表矣其形可忘其神無間物莫事入其舍哉次論醉者全於酒聖人藏乎天故莫之能傷也鏖于飄瓦喻無心無情雖觸人而人不悲沉不觸人乎人能若是天下均平戰爭殺戮何自而有故天性人知在手所開而德賊分焉學者慎諸○物為得而止焉止字說之不通郭註云至極者非所制也當是制字聲近而訛耳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撮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撮之也吾處身也若操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
郭註累二丸於竿頭用手之停審也故其承蜩所失者錙銖之間累三而不墜所失

者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乃無所復失遺彼故得此也

呂註知水蠅之道則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不分亦若是而已

疑獨註病倭曲腰承蠅如拾仲尼見其巧妙疑其有道而問之答以五六月蠅鳴之時累丸至危習之精者猶能使之不墜此習承蠅之法也鑑錄數之微一者數之始猶撥之者離一而入無矢概抹橋木形容其不動不以萬物易蠅之翼何為而不得此豈天性所有哉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耳

碧虛註蠅可以作醢故承取之初習承蠅累彈丸於竿頭以驗其手不搖動累二丸而不落失蠅猶錙銖至累五而不落則身如斷木臂如槁枝蠅集而不疑故取之如掇也由是知一志凝神則道無不得豈特來蠅之翼而已哉

庸齋云不反不側只是凝定其心一主於蟬而不知有它此借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是事但以爲技而不知有道寓焉

乃凝於神凝當是疑後前錄章可照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喜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无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郭註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習以成性達若自然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覆却雖多而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所遇皆閑暇也若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乎

呂註觀操舟金注之說則形全精復者非棄世遺生至於其神無却不足以與此疑獨註此寓言達生者率性任真心無係

累無往而不自得善游者率性操舟猶有未至若乃善沒水之人未嘗見舟而使操之也覆却陳乎前而不入其有中惡往而不暇哉注者以物賭戲射也鉤貴於无金貴於鉤心無所貴故巧心有所貴則潰亂矣

碧虛註操舟若神善游者不懼溺也驚沒於水者則不待舟即便操之言忘水者猶存舟未嘗見舟兼忘之也憂患不入於宵次內有餘裕故也喻无瓦器投物必審鉤金重實射物戰殆是知輕水則舟可操重貨則心計拙此自然之理也

庸齋云善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射而賭物曰注射者之巧本一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惑惑則雖巧者有時而拙矣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聞之操拔箏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聞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骨而為貴為蔬則願食糟糠而惜牢美
不願加肴炙手彫俎之上意謂逆性命之
理以居富貴不若順性命之理而樂貧賤
莊子自喻以龜而喻世人以蔬其微意可
知

碧虛註解牛皮為鼓正三軍之眾為牛計
者不若服輓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
堂為狐計者不若走澤此牢蔬所以不願
加肴炙手彫俎之上建生建命之旨者也
腐齋云玄端冠也犛芻養之也豚同象猪
机也曲而可以聚物曰聚像春官之類也
左宣公二年宰夫膳熊蹯不熟殺之寘春
即此義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形死置身跌
躓之上春薄之中亦甘心焉為蔬謀如彼
而自為謀如此何邪

已上四章大意相類病傳承蜩用志不
分似亦發明前章化氣之守調人操舟
若神即精義入神之謂也牧羊鞭後則
示養生之規祝宗說蔬則警軒冕之感
是皆所以破世人之昏迷歸達生之妙

青經言知明不復贅釋○拔筭上清末
初李氏舊註云把也腐齋曰義同根拔
之拔拔筭掃帚也諸解畧而不論無隱
范先生云拔讀同拂拂筭皆服役者所
執解義通而音訓未明詳玩字形參之
以理而得其說拔當是帋傳寫小差監
韻帋音拂與翼同全羽也亦侍者所執
脰脰陸氏音義云字當作篆輪畫輻車
所以載輊聚當作篆才官切像當作蔓
力九切謂殞於最塗翼蔓之中也而舊
傳經文用字若此續考禮記檀弓篇天
子之殯最塗龍輅以樽又云設蔓翼蔓
同柳最聚也聚木蓋棺而塗之龍輅則
篆畫龍文也經意蓋謂取富貴者之死
以易蔬之生蔬猶不為之豈有人而不
如蔬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九 卷五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序

達生第二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馬公撫管仲之手
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語為病
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
鬼惡能傷公夫忿滯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
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
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
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窺有警戶內之煩壤
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蜺蜺雖之西
北方之下者則決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華
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
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穀其長如轅
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
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袒公顧然而笑曰
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
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郭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患去而
性得者達理也

呂註此言憂疑則鬼雖無能傷而自傷疑釋則病雖在已而自去然則全於天而物無自入者宜其莫之傷也夫皇子告敖何從知鬼之名與其形若此蓋古之民之精爽不携戒者在男曰巫在女曰覡能猶鬼神祇之居則知其名與形如此豈無傳乎疑獨註此數鬼名古人所傳莊子引之理寓其中凡學未至天道者皆不可以議其有無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亦存而不論也桓公澤中所見皇子告敖因其疑而解之故告以委蛇之狀見之者殆乎霸其言中桓公之心其疑遂釋而不知病之去也今人病而問卜求醫用巫而獲愈者亦此理昧者不知耳

碧虛註管仲無心故不見鬼桓公有心故見鬼成疾陽氣上發而陰凝則善惡陰氣下發而陽伏則善惡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矣及問鬼之有無答以有鬼之狀洎陳委蛇則正中公之所見是知欲無小大得之則喜疑無巨細釋之則散臨機貴

於啓悟此至人所以未能忘言也

虞齋云談詒氣逆之病沈瀦泥之中也桓公所見者在澤中故獨問委蛇之狀始疑為妖故懼而為病及云見之者霸故喜而病去矣此事又與見豕負墜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人既以此語入之文辭則世間亦有此事不足怪也

桓公因疑而致疾則非藥所可瘥告教以妄而止妄遂不藥而成效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奸惡又人之妄情也明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人之逐妄喪真皆見鬼而成疾者也然則孰知治之善哉告教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斯為治病之良劑歟蓋戲瓦出而心痛除引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信能澄心滌覽虛白內融一塵不留萬境莫撓則鬼何由而見病何由而入哉據所載鬼名似涉怪誕然孔子家語亦有夔象象之說左傳新鬼大故鬼小史記滿池君

獻璧之事則鬼不為無有也但陰陽各得其所兩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紀緒子為王養閼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憊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未難矣其德全矣異難無敢應者反走矣

郭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

呂註人之所養能如木雞不為物感而變則亦莫之敵矣

疑獨註此以養雞喻養生而所養有漸次虛憊恃氣無實而自矜猶應響景接悟之速也疾視而盛氣求敵而必已之勝也雞雖鳴而已無變則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至於望之似木雞異難無敢應則知德全者非但己無心乃能使物不生心此養之至也

碧虛註虛憊恃氣軒昂太上也猶應響景

於術瞻顧也疾視盛氣使僻光儀也雖鳴
無變同塵不耀也至於望之似木雞異難
無敢應則心灰形槁物莫與爭矣

庸齋云聞警而應見影而動則心猶爲物
所移疾視而盛氣言神氣王而形不動首

云虛憊而恃則氣在外此言疾視而盛則
氣在內至於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
此言守氣之學借雞爲喻

虛憊而恃氣暴其氣以求敵也猶應響
鼻有所逐而忘內也疾視而盛氣內充

而發見有意於勝物也望之似木雞則
內融而外化遺物而獨立異難無敢應

見者反走矣此明養氣以全神神全而
威著之效也人而學道至於形如槁木
則氣與神不待養而自全鬼神猶爲之

飲服況同類乎古之人所以不爭而善
勝者以此○難已乎說不通按列子本
文作難可闕已乎莊文脫畧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
鼉魚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

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
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
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
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
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
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
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
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郭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
汨也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
無難矣用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
不通哉

呂註由乎性命之理與齊俱入與汨皆出
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猶可蹈也至於鼉鼉
之所不能游則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宜其無所蹈而不適也生於陵而安於陵
爲故故則非出於性而人之所爲也長於
水而安於水爲性性則其所偏能也苟無
其性而習之則雖能之不至乎人所不能
及也

疑獨註呂梁丈夫之蹈水有道而不爲私
任理者也故與齊俱入與汨偕出而不爲
所溺始乎故則有所因長乎性則有自然
者成乎命則不知其所因所緣而亦非自
然矣是故安於陵安於水而不知其所以
然也

碧虛註齊如磨臍之旋入汨者洄洑而涌
出私已逆水則不能成性命矣生於陵而
安於陵不失其故也長於水而不危因
同本性也游於湍流而不知所以然者達
成天命也明達生之旨有如呂梁之游因
習而成者也

庸齋云此段與前操舟意同故本然也孟
子曰言性者故而已謂性命自然之理從
水之道而不爲私順而不逆之意安於安
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故性
命二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

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歌其妙在手從水
之道而不爲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
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爲私人亦無害

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
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久成自
然也成乎命則與水相忘不知所以然
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按此章即與
物無逆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
為涉世之標準歟○並字舊無字音宜
讀同停去聲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
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
之有雖然有一馬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
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不敢懷慶賞爵祿
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
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
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
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
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郭註視公朝若無鼓暮之心絕矣必取其
材中者不離其自然也蓋因物之妙故疑
是鬼神所作耳
呂註器之所以疑神者猶如此則外滑未

消而欲遊乎物之所造者不可得至矣
疑獨註梓人名慶鐻止樂之器一名鼓象
伏虎形背有二十七齟齬未嘗耗氣虛一
而靜也不懷慶賞爵祿忘利也不懷非譽
巧拙忘名也忘吾有四肢形體則神全而
與天為一故能視公朝若無而外事之滑
心者消然後入山林觀木形與鐻合者然
後加手而不強求之推己之天以合物之
天此器之所以疑於神也

○碧虛註役慮則耗氣無欲則靜心不懷慶
賞爵祿屏外事也不懷非譽巧拙息內念
也忘吾形體忘內外也然後入山林采自
然之材合自然之巧所以妙若鬼神而魯
侯疑其有術也

庸齋云鐻鐻鼓之拊乃筍簫之類所以懸
鐘鼓刻木為獸形者也不懷爵祿非舉忘
其肢體謂純氣自守外物不入也觀木之
天性形軀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以我
之自然合物之自然而已
未嘗耗氣則神全矣又齋以靜心是為

養神氣之道故見於用也其巧專而外
滑消觀夫木材天性合鐻形者然後加
手則用力少而見功多此器之所以疑
神也然而以天合天之妙不可以言盡
唯窮神知化斯足以與焉人而不能為
慶賞爵祿非舉之所移則凡所舉措何
往而非凝於神耶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
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
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馬果
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
猶求焉故曰敗工倭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
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枉忘足履之
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
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
適者忘適之適也

郭註馬力竭而猶求焉故敗明至當之不
可過也雖工倭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
之易也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是非生於
不適所過而安故無所變從是知識適者

猶未適也

呂註授之御至善矣而不能無敗於馬力既竭之後則爲道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爲知之所無奈何者亦無自而成矣工倭旋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蓋乎規矩蓋則其畫與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後合乎方圓也夫唯如此則其靈臺一而不桎至於忘足忘腰心忘是非未嘗不適者此其不以心稽之證歟

○疑獨註授之御中規繩莊公以爲有文者不能過也使之回旋如鉤百度而反馬力已竭而猶求焉故知其必敗此明性命之理順其至當而已不可過求也工倭能旋疾以用規矩得於手而心應之未嘗有所稽留故其靈臺虛一而不爲利慾所桎梏也忘足則履無不適忘腰則帶無不適忘是非則心無不適內不好變外不好從過其事觀其會以行其典禮則事會無不適是爲忘適之適也

○碧虛註御中規繩如組織文繡使之回還如鉤百往百反皆復故迹也韓嬰曰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馬之蹶敗由策御之過分民之知竭由政教之苛察故達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工倭之應物無滯而性不雜者指與物化也心無稽留故其靈臺一而不桎也忘足忘腰末也心忘是非則本亦忘矣況於末乎內外在我所過皆然自適而常適乃無適之適工倭之妙亦猶是也

○庸齋云御之巧如織組然故曰文弗過鉤百打圓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雖巧而必敗人之自用豈可過勞其神乎工倭以手旋轉其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如吳道子畫佛像圓光一筆而就指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云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手筆兩忘而畧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也故其靈臺純一而不拘礙適安也會猶造造道而至於適則內境純一而無

所變雖與物接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久則併與適亦忘之也

○詩云執轡如組兩駉如舞可以證文弗過之義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喻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鉤百謂圓驅而不止故知其必敗力竭而猶求則非唯馬敗而人亦勞只公密而不言惡其沮志也少頃而驗斯表先見之明然於危已無濟矣世之聽忠言而不能行者其失亦若此工倭旋而蓋規矩諸解中呂說明當所論蓋字尤有理庸齋於蓋字頗費辭而後論精到合二家之長斯爲盡善也經意不過謂達生之人心通物理而物與之合非區區求合於物故其巧妙其功深徬徬於世而未嘗不適是爲忘適之適蓋人處世間能與物無忤則無往而非適矣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

歲事君不過世實於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過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聲言，蹶蹶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數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歟，廢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若載鷹以車馬，樂鷄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

驚乎哉

郭註：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凡自事者皆無事之業，率意自為，非恃而為之，任其自長，非宰而長之也。已養鳥養各有便均，任性命之適而至矣。

呂註：此篇之旨在乎存生，以至神全精復，與天為一。若孫休之所為，則反之者也。其間斯言，也不能無憂鬱眩視，而不敢飲食，故終之以海鳥之說云。

疑獨註：子扁慶子孫休之師，休自謂居鄉無人，謂我不脩，臨難無人，謂我不勇。然而耕田不過豐歲，事君不過治世，居鄉里為人所擠，居州部為人所逐，何罪於天而受命如此？其師告以子獨不聞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則五藏皆虛，遺其耳目，則六塵不入，故彷徨塵外，逍遙無為，真君之為出於無為，故為而不恃，真宰之長出於非長，故長而不宰。今汝修身飾知，自顯於世，宜其罹害也。得全形而無天，自比於人數，已幸矣。何暇乎怨天尤人哉？又恐孫休不

知而驚其言，遂舉海鳥之喻，言善養生者各任其性，分之適而至矣。

碧虛註：休自謂身脩志勇，所造不過乃不知天命，妄興五歎也。夫至人之行，不顧人知，忘其肝膽，忘其喜怒，平遺其耳目，況見聞乎？脩勇實逐世塵垢也。自行遺忘，皆無事也。今休將為而恃欲長，而宰要人，知用矜伐，苟免幸類，究人耳。蓋孫休欲務生之所無，以為故扁子答以知之所無，奈何是知大聲至音里，甚俗夫之所必惑也。惡得無驚乎哉。

庸齋云：賈讀同擯，棄也。明汗驚愚言其自異，歟。啓小孔竅喻其所見者，小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邪？此識當時學者淺見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使之自得而食也。鳥養之喻已見前篇。

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孫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逕庭矣。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虛，遺耳目則外靜，然後彷徨乎塵

垢之外凡人世有爲事迹皆塵垢也能
離乎此則行住坐卧莫非無事之業所
謂世出世間矣何爲可恃何長可宰邪
今汝飾知脩身昭若日月以覆世間之
禍患得全形無夭亦幸矣何暇乎天之
怨哉此所以深警其迷而使之知復也
海鳥之喻文意顯明

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養而傷生
命在天而莫達或以故而滅命儻達於斯
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爲深根固
抵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所無以爲
者已之命之所無奈何者遠之知其非所
當務而吾有純全之天不可須臾離也請
觀醉者之視車轍者之於鑊干則亦何所
容心哉承嫺操舟以明積習而造妙牧羊
畏途在手鞭後而戒危說靈喻貪爵者不
如見鬼顯不能冥妄者多惑此後設喻不
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旨可謂諄且切矣夫
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爲求之而得弗求
而失也人之患難有出非虞不爲幸而可

逃智而可免也在乎修人事以順天理求
其無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至若
岩谷清修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而治人
亦不過美人倫與教化同歸乎道德之理
而已然的知生焉可重而能警乎衽席飲
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而以木難
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
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烏聞鍾鼓而憂悲
蓋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
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已之生推以利物
之生與物同適志適而無不適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九

卷五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

卷六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山木第一

莊子行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
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
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山舍於故人
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
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美殺主人曰殺不能
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
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
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
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
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
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
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
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
廉則挫辱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
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
之鄉乎

郭註設將處此耳以免乎累竟不處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莊子亦處焉不可必故待之不一方唯與時俱化者能涉變而常通耳

呂註聖賢之不容於世其累常在材故莊子數數言之深戒乎材之爲累也若夫愚不肖以不能鳴見殺亦多矣豈以不材必可免邪則山中之木主人之鴈其失均耳故將擇夫材與不材之間而處之然猶似道而非道也以道之爲體不涉兩端亦非中央則材不材之間猶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無譽無訾不可得而貴賤一龍一蛇不可得而聖凡消息盈虛與時俱化或升或潛和而不乖豈係乎材不材之間凡以浮遊乎萬物之祖而已萬物之祖猶云衆父也若是則物物而不物於物胡可得而累邪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離有成必毀康則見挫事則見議然則材不材之間欲免乎累何可得欲無累者其唯道德之鄉乎

疑獨註天下之理其發如機可乘而不可制天下之時其過如矢可因而不可執故昨日之木以不材生今日之鴈以不材死是以聖人因時乘理與物俱流而不凝滯於物與世俱化而不拘係於世一龍一蛇其變無常不得而譽不得而訾與時俱化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以應無窮之變此先王所貴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免乎離合成毀胡可必哉欲免此者其唯道德之鄉乎

碧虛註鴈之不存者無其文也木之大本者有其質也至人藏其質而混其文所以遊於世而不僻道德日新也浮遊無迹也無譽訾則能括囊同龍蛇則能顯晦與時化則隨世宜無專爲則可上下以和爲量動則循理遊乎物祖爲不逐末如此則世累莫干太古之道也若夫物情賢則謀猶材木也不肖則欺猶黠鴈也道德之鄉在手不必而無迹也

庸齋云材與不材猶有形迹不免乎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斯爲全其天也乘道德即順自然一龍一蛇喻用舍隨時無心故無譽無訾專爲則有心上下進退也以順自然爲度或上或下皆可祖即始也萬物之情私情也人倫之傳傳習也此下數句曲盡人情處世不由人胡可自必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故囑其弟子識之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也

爲聖賢者無不因學而成學聖賢者往往徇迹成弊唯得心遺迹斯無弊矣不以不材而生鴈以不材而死此可見之迹也然其所以生所以死豈專在乎材與不材亦有係乎所遇焉故真人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猶以爲未免乎累而欲脫去之特未知所遇者如何耳能否係乎材所遇係乎命或謂材屬人而命屬天則截然二途矣蓋材亦出於天而成之在人命全之在人而有係乎天所遇則天人相因之迹而美惡之所以著

也故材不材之間賢者之事超三者而無累則入手聖矣是以必至於遊乎鳥物之粗物而不物於物然後材之所不能役命之所不能拘也故聖人不貴材罕言命鄉字舊無它音今擬從去聲

與向同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除患之術淺矣夫豈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

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傍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迷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免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舫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焉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郭註有其身而矜其國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故令其無身忘國而任其自化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若各恣本步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去國捐俗謂蕩除其習中君乃謂真欲使之南越也形偃謂躡跡留居謂滯守

形與物夾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若能少費寡欲則無所不足涉江浮海不見其崖喻絕情欲之遠君無欲則各反守其分自此遠矣謂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有人者有之以爲己私見有於人爲人所役用也有天下而寄之百官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非見有於人也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則世雖變其於虛已以免害一也

呂註以魯國爲皮者患之所生由手不能忘其國也蓋形不遺則國得爲之累剝形所以去皮心不白則欲得爲之染洗心所以去欲離人入天此爲遊於無人之野建德之國所以立道也其民愚朴寡欲則非屬於文之不足作不知藏物至而供其求與不求報仁而不以爲恩也不知義之所適則不高往來不知禮之所將妄行而蹈大方可樂可葬則終始所不去也建德之爲國如此而所以不能遊者以國與俗縻之而已棄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則不勞

而至矣夫道通甚夷而人視之若遠且險者以形僂而不遯留居而不進耳以無形僂無留居而為車以少費寡欲而為輿其患不能達哉不見其崖與乎無窮之遯送君者自崖而反則拘於虛而畏其深遠者莫之敢前君自此獨立無匹而人莫之能從也儻遊乎此非有於人非見有於人也堯之為堯如是而已大莫建德即前章所謂萬物之祖道德之鄉是也次論虛船觸舟而不怒向之乘道德而浮遊者其於世也亦若此而已矣。

心存神忘形不行而至矣魯侯又慮道遠無繹此皆不能忘物認言者境市南子欲其求之於性分之內使之少費以畜神寡欲以養心雖無繹而自足矣江喻道德喻海不見其崖背境也不知所窮適變也如是則送君者皆自境而反言其至於道者中人之所不及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於人壽非有人則能以貴為寄非見有於人則能以寵為下故無累無憂蓋欲魯侯去累憂而與道遊於大莫之國也虛舟以喻無心故觸物而不怒有人在其上則有心於物而物擇之矣人能無心以處物孰能害之。

碧虛註剗形則文皮去洒心則嗜欲除既能自治則是遊於無人之野去此尚賢取彼立德是為建德之國愚故少私朴故寡欲知義所適故藏知禮所將故報不猖狂何緣遊方外不妄行何緣蹈大方生可樂死可葬終始居而不離也願君去其緒餘與精妙相輔而行憂無舟車未能懸解又憂道遠無繹攀緣未絕也少費寡欲無繹自足鵜居而穀食也涉江浮海望不見崖絕塵無著也自崖而反言力小者不前君自此遠矣視聽不及也堯非有人忘汾水也非見有於人日用不知也我忘人則無累人忘我則無憂故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莫之國謂造化也虛船觸舟喻無心而遇物向也不怒非有人也而今也怒見有於人也人不怒虛舟則物不害虛已可知矣。

肅齊云以皮自累言有名於世皆能召禍也前言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此又云建德之國看此一段今人禮淨土其源出於此戰國時南越未通中土借以立言初無它義耕作自食而無私富有禮義之名故無所適無所將猖狂從心而行皆合乎大道也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無形僂不有其身無留居不有其國如是則可以往矣涉江浮海至不知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

自此遠矣言學道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餓送登舟至於海崖皆已及歸矣譬見舞劍而喜草書始因劍而悟既悟則劍為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大莫之國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虛船觸舟而不怒此喻最佳

孤豹栖伏隱約猶不免於患皮為之災也今魯國君位無異文皮之賈揭信能剝形則外皮自去洒心則內欲自除超然達俗是遊無人之野也到此恐魯侯渺茫無據又設建德之國以誘之作不知藏見在而足與不求報施不為恩又安知義禮之所適特哉所以恣行而不離乎大道也可樂可葬言安生安死去國捐俗則舍其係累與道相輔則歸於無為若是者可以至於建德之國矣魯侯未悟又慮道遠而無舟車告以但能無以君侯自事仍無繇此國位以是為車則可往矣又慮幽遠無隣無糧曷至故凡著物滯有者畏墮於虛其患常若

此又告以少費寡欲無糧乃足君其泛乎道德之海而無崖無窮送君者喻辟位嗜欲平日相從諂諂者一旦棄去而遊乎無窮則向之相從者望崖而不可進遂與之日遠矣夫有人見有皆不免憂累唯能若堯之蕩蕩無名斯可免患顧君去累除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莫即無也蓋由無人之野斯造建德之國大莫則德亦忘矣即道遙遊所謂無何有之鄉是也虛船觸舟備見前解○無須史離居然不免於患舊從居為句諸解多因之今定從離為句居屬下文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一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山木第二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何乎其無識倘乎其怠疑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文賦歛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郭註怕然守一非敢假設以益事選用其本性任其純朴而已無所趣無所悅而任彼往來順乎眾無所係而用其不得不爾當故無損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為斯大通之塗也故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呂註有術設其間則非所謂一也彫琢復朴去華務實也何乎無識不知誰何倘乎怠疑不敢欲速也送往迎來勿禁勿止強梁無所抑曲傳無所遏而出於彼之不得已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以其無所設

於一之間而已況天下之理有大塗者乎
庖丁所以遊刃於其間而有餘地也
疑獨註鍾者虛中而善應以喻人心賦歛
以爲鍾喻畜養精神以治心也爲壇祭鍾
而後用喻成心之體然後成心之用也三
月天道小成上下之懸體用備也王子慶
忌問何術之設答以抱一以爲用無敢設
也復朴喻復性無識忌疑何思何慮也往
來勿禁各任所適從其彊梁柔剛也隨其
曲傳不彊柔也因其自窮所以不窮故賦
歛而毫毛不挫此皆不出乎性分之內是
以無損而自足也
碧虛註用心專一於其間豈敢妄設邪彫
琢復朴制度淳古也倘乎忌疑凋儻無退
也勤誠將迎而無抑牽順其拒扞任其附
已因其自窮非勢取也賦歛而毫毛不挫
民悅故無損也而況有大道者乎
庸齋云循自然之理純一而無雜故曰一
之間無敢設也彫琢復朴去圭角而歸自
然無識而若怠若疑無容心之狀勿禁勿

止無將迎也強梁不順曲傳順也皆隨而
聽之自窮自至言或順或逆終皆不求而
自至故無毫毛之傷大塗謂可坦然而行
無容心以處之也
金石奉天之器應律呂而調陰陽國所
當備者而賦歛於民以爲之則宜難成
也今乃三月而成上下之懸設祭應鍾
上下各六所謂編鍾是也怪其成之速
故問何術之設而致是答以唯知純一
是守無敢有所設也既彫既琢始於有
爲復歸於朴終乎無爲所以至於無識
而若怠若疑也萃乎芒乎送往迎來若
畜豎之過前也來者勿禁隨其曲附也
往者勿止從其彊梁也因其自窮使各
盡其情而已吾能止此而上下二懸猶
足以不擾而辨況懷大道於身者乎蓋
其謙辭也此言以道處物者無往而不
從容執物而障道無往而不係累夫賦
歛以成事後世爲國者所不免有遺存
乎其間則事成而民不害也所謂有道

者何守一復朴而已矣
孔子圖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
吊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
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
其爲鳥也翬翬然似無能引援而飛迫
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
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
害是以免於患真不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
者師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
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
伐者無功功成者隱名成者虧熱能去功與
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
處絕絕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損勢不爲功名
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
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
大澤衣裘褐食枵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
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郭註惡害生於役知以奔競木伐井竭才
之害也夫察焉小異與衆爲迂混然大同
無獨異於世矣故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

將寄言以遺迹因陳蔡以託意恃功名以爲已成者未之嘗全功自衆成故還之道昧然而自行彼皆居然自得此行非由名而後處之無心而動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恣情任彼彼各自當其責寂泊無懷乃至人也辭交遊去弟子取其棄人間之好若草木之無心故鳥獸無所畏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

○呂註紛紛猥猥則雖紛而不亂似無能而非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則躊躇不得已於動止之間也進不敢先退不敢後無出而陽無入而藏也食不先嘗必取其緒庵乎不爭之地也行列不斥人不得害則羣於人之道也知功名之成必有虧而去之以還與衆人此大成之人所爲也道流而不明居則人莫見其功得行而不名處則人莫聞其名得則德也純常比狂猖狂妄行也不爲功名遠與衆人也此所謂有道者能以有餘奉天下也陳蔡之厄所以

處之非不足於此亦知之所無奈何耳學仲尼者苟不知有所謂行列不斥與鳥獸之可入則不至於揭日月而行而爲功名之所累者幾希

疑獨註大成之人指老子去功爲名還與衆人此所以不墜不虧也道流於天下而不見其迹德行於天下而不聞其名不雜不變無心若狂故不責於人而人亦無責此至人之道也至人不欲名聞於人子何喜於名也夫子於是辭交遊去弟子逃於大澤衣褐食糲盡棄人間之好而求物外之理鳥獸爲之柔馴況於人乎

○碧虛註鳥名意急取其無害者之心引援而飛食取其緒言避害之深也今孔子飾知以刪詩書脩身以定禮樂昭如日月衆人師仰有如直木甘井先遭伐竭伐功矜名必無全者故神人無功其功歸民聖人無名其名歸臣道氣流布何嘗彰顯至人所居得行其道而民不見其迹也純常比狂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削除聖迹則無

功矣捐棄權勢則無名矣緣飾知以驚愚故有陳蔡之厄也於是孔子辭交去徒逃於大澤亦猶意急之迫脅而棲行列不斥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虞齋云意急然也迫脅而棲言近人爲巢不斥不多各依人家故外人不得害之順道而行默然自晦故曰道流而不明所居得行其志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不名處純常一也狂若無心不爲功名人我無責無迹而化也至人欲無聞於世子何以名爲喜乎末後數語與列子食豕如食人意同

○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二句脩勻分讀義自顯然郭氏乃於明字下著註故後來解者不越此論唯呂氏疑獨二家從居從處爲句蓋得當是德名應是明志與上文義協言道德流行無往不在但不欲自顯其道德以取伐竭耳純常比狂彼此無責故能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此孔子服膺大成之言而

洗心藏密之效也故標示後世以為規戒焉

孔子問子桑雝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則迹於衛窮於商周圖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雝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伴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雝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義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郭註君子之交無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之交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絕無故而自

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其愛益加進去飾任素也因形率情故不矯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任朴直前故常足也

呂註學孔子而不知有所謂天屬唯學與書之為務則所以交於天下者皆人合而已形莫若緣緣則不離而合矣情莫若率率則不勞而逸矣不離不勞則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奚用求文以待形哉不求文以待形則不待物宜矣此絕學捐書之尤至者也

疑獨註以勢交者勢窮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唯父子兄弟天屬也其相親之道尤見於窮禍患害之時故太史公曰疾病未嘗不呼父母詩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故假人之亡國林回不以千金之璧為利而以赤子為愛出乎天性之自然蓋其始無所因而合今亦無所因而離也君子以道交故淡小人以利交故甘道交之與天

屬其致一也孔子犯患之後交徒益散者其始有故而合亦有故而離也舜之將死以其真道命令禹曰形莫若緣不以心使形也情莫若率不以物忤情也形緣則不離情率則不勞故無文而友質無物而自足矣

碧虛註天屬淡以親利合甘以絕無故以合所以親有故以合所以絕孔子絕學捐書弟子加進去其利合留其天屬也舜之將死以真道清冷曉悟禹曰形屬外因物而順之情屬內自率而領之物順則合自領則逸既合且逸豈假文米以待形用固不須外物之附已也外物謂親交徒友輩庸齋云冷音零曉也以真道告之緣謂因其自然率謂循其自然不離與道為一也形指我文指身外之物不以身外之物待我待猶宴客曰待不以身外為文華則不待於物此不待不實之也

天屬相收出乎自然無故而合也利合相親出乎使然有故而合也以夫子之

交徒比林四之赤子則有故無故可見
倏親甘絕又爲世道沉言之此相收相
棄之所以分也夫子既悟歸而絕學以
至於無爲捐書而究其所以跡弟子無
指遜之禮而相忘於前其愛益加進則
去飾任真皆天屬也美獨父子而後爲
至親耶形緣而不離則已常存情率而
不勞則性常逸所謂我者得矣又何待
乎禮文何資乎外物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二

武林道士 稽 伯 考 舉

卷八

山木第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原係履而過魏王魏
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
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
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
柝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昇達
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柝棘枳枸之間也危
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
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
相之間而欲無憊美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
心微也夫

郭註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枝雖古之善射
莫之能害勢不便而強爲之則受戮矣

呂註明雖放言若此而不見害者虛已以
遊世之證也

疑獨註大麓也屨履帶履壞故以帶係之
魏王歎先生之憊莊子答以是貧非憊乃
引騰猿自喻得柝梓豫章猶君子之得時

今處柝棘枳枸之間謂遭昏主亂相雖欲
不憊不可得也如欲強以直言行道比干
之見剖心微驗昭然也

碧虛註無行千人謂之憊不遇固窮謂之
貧夫騰猿之處木也得勢則王長處難則
危行人處昏亂之世而欲逞英林召患必
矣

庸齋云攬把也蔓纏繞不柔上著加急字
其狀猿尤精結以微也夫三字亦奇

外利祿而守志者貧無所守而氣餒曰

憊貧者士之常憊者士之喪故南華於
一字之間必正其名所以欲充其實也
騰猿之喻夫豈得已意在柝梓柝棘之
分以形容其不遭時耳觀南華所對可
謂確乎其尚志者矣吁士抱道而不遇
貴音何代而非魏王耶然心廣體胖足
以勝之則亦何貧憊之有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
右擊槁枝而歌姦民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無官角木聲與人聲粲然有當於

人之心願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鵲鳴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以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郭註天損之來唯安之故易而物之僮來不可禁禦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卒矣言變化無窮皆自然也任其

自然則歌者非我也天地之行不可逃偕逝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感應旁通為四達故可以御高大物之利已非求而取之夫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而已盜竊者私取之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若鵲鳴之畏人而入於人舍此所以稱知況之至人玄同天下故相與杜而稷之此無受人益所以為難也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正以待之無所為懷也凡言天者皆明其不為而自然人亦安能有此自然哉故曰性是以聖人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

呂註彛氏之風猶彛氏之頌木聲人聲犁然有當於人心則其心亦槁木槁枝而已已自無已而廣之則是造大愛之則是造哀也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今則天損而已安用廣已以造大邪無始非卒正以待之人與天一晏然體逝而已安用愛已以造哀邪知今之歌者則知所以為始卒

為天人者莫不在此矣天地之行非人所得止運物之泄非人所能閉無受天損則與之偕逝不敢以為損而去之也執臣之道猶不敢去而況所以待天乎此無受天損所以易也爵祿並至命之在外者苟受物所利以為益與盜竊何異哉君子於四達並至之際以為物之所利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以是不敢受而取之如鵲鳴之畏人而襲人間則天下相與杜稷之不可去此無受人益所以難也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禪之者即不化者也又惡知其終始哉有人有天皆天而已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此有人之所以為天知其為天則晏然體逝而終矣

疑獨註七日不火食則幾死矣至於命者安之而無死地歌彛氏之風心樂乎道也有具無數則不役於陰陽有聲無官角不役於五行也孔子恐回聞歌而遂廣已之事以造大意見厄而遂愛已之生以造哀情故告以無始非卒言變易無窮也合天

人以言之今之歌者誰乎不知所以然而然也飢渴寒暑陰陽之患窮極不行亦天時也天地之行運物之泄皆本於陰陽陽於人不啻父母是以與之偕逝也夫臣受命於君猶不敢去況受命於天乎始用四達言其變諸人間無所不通爵祿並至脩天爵而人爵從之君子得爵祿以利物豈係於己吾之命有在外者謂人益自外至以至公而受人益非竊盜以取之凡不能克其類者皆竊盜也吾若取之何哉言受人益而非私也鵲鵲襲人間人受而和之故得免害喻聖人和光同塵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化萬物者化也輝之者變也變化代興莫知終始正以待之而已有人中之天有天中之天人而不能有天性而無命也天而不能有人命而無性也性命之理猶陰陽之不可相無體逝而終順性命之理而合天人之變也

飢渴窮極不憂則易爵祿勢利不動則難無始而非卒言有此命則有此報人之所造不異天賜今歌聲變常不知所以然也夫荒旱寒燠窮塞不通者天損之也同彼升降則易逆之則難且君命所至猶不可逃況所以待天乎爵祿之來期於利物非為己也命屬乎內爵祿榮外亦命也天下公器豈私受哉燕之稱知能遠害也擇居之便宜落實而不顧避人深也然而須臾人舍者以巢巢在焉孔子自謂窮塞天命故易安爵祿人事故難却然歷險難而不忍去者慶基在魯故也且物莫不有始卒唯盡性命之情者始卒莫與焉具形而間人也窮經爵祿天也既與天合則窮達非人矣人之不能順天理而妄作亦性然也故聖人泊然無情隨化所往此達命之至也

之歌者亦非我也無受天損貪而樂也無受人益富不淫也謂天損之時不容不安故易人益之來欲辭不能故難窮極不行推之不去運物之泄氣數往來皆天也君命且不得違天命其可違乎此無受天損易也始用謂此意總明四達所向無礙事隨而集爵祿外至亦命使然故曰吾命有在外者無功而祿君子耻之視如盜竊然有推不去者此無受人益難也鵲鵲即意息畏人而與人相近居社稷祭祀之地人自敬而存留之如燕在人家人自愛而容之官處富貴之人能如鵲鵲之無益無害於人則亦無譏惡之者既富貴矣安得無益無害此所以為難無始而非卒言不知其始終但居造化之中待之而已人者天所生故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為之故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此性與生字同人性生而有皆得之於天非人所與也故聖人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

摘木摘枝皆無情之物歌效民風傷今

思古也廣已而造大猶云張皇其事憂已而造哀鍾情憂戚也夫天損之來安之則易人益之至辭去則難孔子嘗謂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南華反立說語意尤奇而於理無悖此所以度越諸子也蓋貧而無怨難指俗而言無受天損易為學道者而言若顏子簞食自樂無受天損易也王子搜登車仰呼無受人益難也蓋天損之來安之在我不以損為損此所以為易人益之至制之有尊不可辭却此所以為難然而禍福倚伏勢若循環又安知天損之非益人益之非損乎是以達人視損如益處窮如通故不淫不移死生莫奪也信知無始而非卒則何損之能損哉天人之理互相因成今之歌者亦非我也造物使之耳夫物受天地運化不啻人臣之從君命唯抱道在躬者不受其損也四達並至命在外者得之有道非竊取也則人益之來君子亦有時乎受之矣鵲鵲畏

人而襲人間喻處世全身之知其顧窠巢而不去猶人守社稷而不可離也天地之化物不覺其變人當以天合天安時任化爵祿窮枉非所介懷人而不能有天會鵲鵲之不若也運物碧虛照江南古藏本作運化於義為優枉當是室本經多通用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顧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躑躅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許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願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郭註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手異鵲也目能觀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夫相為利者常相為累故有欲於物物亦欲之許問之也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入俗從俗不違其禁令也以見問為戮夫莊子推乎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摶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呂註觀異鵲之利而從耳目之好是守形也不知有虞人之詐足以為辱是忘身也動與物交即濁水靜而玄覽即清淵夫至人之於清淵未嘗頃刻迷也而莊子言此者明虛以遊世如與魏王言者雖足以無害而畏人之所畏又不可不然也

疑獨註樊籬也感觸也蟬得美蔭所利者小只忘其身螳螂捕蟬有意於得所感漸大故非徒忘身又忘其形異鵲又從而利之志在必得其惑愈天性命之理皆忘之

矣世人爲利欲所惑者愈大愈忘可不謹歟莊子於此悟而數曰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舍譚而回栗林虞人疑其盜栗遂而許之莊子知物情若此居家三月不出戶庭蘭且莊門弟子疑而問之答以吾守形而忘身觀蟬鵲所利而已亦忘其身觀濁水而迷清淵以其見彼而反照以此也夫子指老子入俗從俗和光同塵之義碧虛註夫物相爲累而忘其所不忘者由彼此之感召故莊子指彈反走而虞人疑其盜栗也三月不庭因虞人辱問故守形追悔今乃忘身悟夫向者覽外境之塵而失內照之明也夫子指長桑公莊子之師入俗知禁則遠禍踐境違今則招欲喻孔子涉人世而不免戮辱皆幸脫烹伐者也腐齋云翼大不逝目大不親逐物而自迷之狀螳螂與鵲異類而相召皆忘形忘真相累者也守形養生言我爲養生之學忽因逐鵲而忘其身是以欲而汨其理也濁水喻人欲清淵天理也入國問俗候入宅

人果園是違禁也此言物無小大有所迷者皆有所迷而不自知也

樊舊說同藩籬之藩音訓俱遠兼氣象隘陋非所宜遊今依字以山樊釋之則陽篇夏則休乎山樊謂山林茂密之地三月不庭音義註一本作三日詳下文頃間之語則三日爲當傳寫小差耳從其俗碧虛本作從其令元本應是令字故郭註及之與禮記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義同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郭註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也
呂註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所以無往而不愛也

疑獨註夫驕盈矜伐人神之所不與虛已脩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

碧虛註妍美者自驕故爲人所賤醜惡者自卑故爲人所貴陽子使弟子記其事欲後世行賢之人去自賢之行也且美惡二妾有以見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矣腐齋云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段與前蟬鵲章皆是學者受用親切處

存自賢之行則美者人猶惡之況於惡乎去自賢之行則惡者人猶愛之況於美乎美惡由于形愛惡由于心貴賤由于命形一定而不易命有時而窮通心則隨物而變故其愛惡也無常至於彼自美惡而吾不知其美惡則心與物忘同乎溟濤然後可以化物矣彼能去賢此能忘賢是爲不尚賢所以使民不爭歸於自化無爲而治莫大於斯故用以結山木之論

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樗櫟社之義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鴈不能鳴而見殺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諦觀之亦熟矣夫

本以擁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可謂例以不材而幸免也材與不材俱為著迹中間一路猶涉假說以其似之而非故未免乎累必欲離三者而獨立乘道德以浮遊與物同波與時俱化超物祖而無累去文皮而無災則建德大莫之國不在速求而自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賊斂而毫毛不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以無心應之至論陳蔡之厄不若鵲鵲之知螳螂蟬鵲不知挾彈乘之此皆處材而未盡善故不免乎累也林回棄壁甘負赤子而趨帝舜命為貴形緣而情率則知華天屬而不待外物矣衣大布而過魏王擊槁枝而歌叢氏明處貧而非憊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之來處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而真似者也故真人不憚諄復期學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三

表允

武林道士褚伯秀

田子方第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賂工文侯曰賂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儼然終日不言召前主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郭註言東郭順子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而順物故真不失夫清者患於太潔今清而容物則與天同清虛正已物邪自消故不欲動不欲言自覺其近也土梗非真物知至貴者以人爵為累也

呂註其為人也真則固人貌而天矣凡人之心未始須臾不緣物真人則虛緣而葆真凡人之清則患於太察真人則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在諄諄之間使人意消則所改者不在事為之際聖知仁義則言與行而已如子方之師則所謂道德也求諸形而不得故形解而不欲動求諸言而不得故口鉗而不欲言則非學之所及故知其所學為土梗耳夫魏豈不為我累哉

疑獨註凡虛而順物者多失於無所守清而拒物者多失於無所容世有無道之物正容以悟之使人取正於我而邪意自消孟子云正己而物正也是也文侯始未悟道則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及聞子方之師道德若此遂悟理而忘形忘言然後知吾向所學者真土梗耳土梗猶土直知道者一身尚以為累況魏國乎
碧虛註赤宅七真人也不形好惡天也虛緣葆真混俗也清而容物天合也正容悟

物以身率事也使人意消方寸之地虛矣
聖知仁義名教也子方之師道德也悟所
學為土梗因真而別妄也知魏國為我累
有大物者難忘也

庸齋云雖人貌而具自然天德虛心而順
物未嘗動其心曰葆真清則易離物而能
容之宜其大也人有非道動容貌而使之
自悟消其不肖之心形解口鉗言其自失
以有國為累故未得深究無為自然之道
也

褚氏管見云名所以彰德外學也內學
則以為累德故凡學道之人為世所稱
者皆未能無迹非德之全若東郭順子
其徒猶未嘗稱之世人又安能窺其萬
一特因文侯之問遂言大畧其為人
人貌而天謂外同光塵而內不虧其自
然之德虛緣則無為也而能混迹以葆
真清則忤俗也而能快度以容物正容
以悟此為容之道使人意消則德博
而化容之在我其化在彼此人所難能

者而順子能之非唯不待手稱揚而亦
不可得而稱揚也聖知之言仁義之行
脩其外者耳子方之師之德足以使人
內化文侯聞風而悟至於形解口鉗亦
可謂達化者矣悟所學為土梗則知絕

學為全真悟魏國為身累則知無位之
可久此使人意消之良驗也又況於觀
多規誨者乎其為人也真疑此真字為
冗下文有之誤加於此詳文義可見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及舍於
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斯見我
今也又斯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
入而數明日見客又入而數其僕曰每見之
客也必入而數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
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
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
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數也仲尼見
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

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
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郭註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
委蛇其迹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
弊有斯飾也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目

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呂註進退成規矩則威儀詳於折旋之
間從容若龍若虎則機變出於燕閑之際
諫我似子道我似父則非得我於肩睫之
間此所謂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者也

禮學之弊如是魯人則尤甚者夫東郭順
子正容以悟物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則
古之聖賢所以相與者如是其微邪
疑獨註禮義出於人心知禮義之迹而不
知其本故陋於知人心但見其進退威儀
之間耳其諫之則如至親其教之則如至
嚴文勝之弊一至于此溫伯雪子所以屢
見而屢數也若夫仲尼見之則目擊道存
而不容聲由是知見於言語威儀之間皆
其粗者也

碧虛註明乎禮義謂進退規矩威儀辭辟也。陋於知人心謂諫我似子道我似父也。心契常道則目擊而妙存其可道者禮義容聲而已矣。

庸齋云規矩有法度龍虎成文章諫我似子道我似父交淺言深也目擊道存即正容悟物之意。

言所以在意得意而言可忘禮所以接誠誠至而禮可薄故先聖教人務脩其實而文非所尚也則夫進退從容諫我道我者形謀成光去道愈遠謂之陋乎。知人心也宜矣昔韋鼎請見文中子子三見而三不言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教不殺之嚴矣是亦庶乎目擊道存之義云。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踵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

絕塵而回踵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同無器而民治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卻而不知其所終雖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焉於庸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郭註心以死為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自成見功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為亡耳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有不得變而為無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動自無心其化常新不以死為死也雖然成形又

奚為哉知命不係於前而與變俱往不可留也雖執臂相守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而人未嘗以此為哀何邪庸肆非停焉處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人生若馬之過肆無駐須臾新故相續不舍晝夜汝殆見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服者思存之謂甚忘謂過去之速言汝去忽然思之常若不及俱爾耳不問賢聖未有得停者不忘者存謂繼以日新雖忘故吾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與物無不冥也。呂註步也趨也馳也可追而及也至於不言而信不比而同無器而民治乎前則不知所以然而已故以譬奔逸絕塵而回踵若乎後矣心未嘗死者不知有死也則心死而後人死次之此哀莫大者也日之出東入西物莫不比方而獨有自有趾者待是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而日未嘗有存亡也物有待而死生而所待者未嘗有死生也則吾之所以不言而信不比而

周無器而民治乎前者終以是而已使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則與萬物皆有待而生其能體所待以至於不知其然邪以是日徂則非不化以待盡可不哀與則哀莫大也汝求吾所以奔逸絕塵之處而莫得是殆著乎吾所以著而不見乎吾所以不著也人心操存舍亡孰有所以著而可著乎是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與求焉於唐肆何異唐與肆馬之所閱而非馬所居也吾服汝也甚忘則所謂吾者無有汝服吾也亦甚忘則所謂汝者無有然汝美以甚忘爲惠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則所謂奔逸絕塵者可見矣

心死非不亡之死人死者形化而心不化也日之出東入西萬物莫不附麗凡具形體者皆待陰陽而後成功出爲陽故存入爲陰故亡萬物皆有待而死生舉不逃乎此也唯無死生則無所待矣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待盡無所待也此孔子無生無死也日夜無卻合陰陽爲一體效物而動無心以順物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爲死薰然而成形不以生爲生也日徂言與化俱往交一臂而失言造物之驅人百年一瞬耳人知以死爲哀而不知此理尤可哀也著明也唐肆鬻馬非停馬處言欲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猶藏舟藏山而夜半有負之而走者所以見者日新也若夫故者已盡矣安得有之吾服汝也甚忘使汝忘吾汝服吾也亦甚忘使吾忘汝服猶思也吾有不忘者存繼之以日新也

自喪之謂遽伯玉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非者其心活耳目之出沒不已比物之生化不停觀者非日莫見履者非日莫行目得日新之妙則視不眊趾得日新之妙則履不踚是曰成功也日出則萬類皆見日入則萬類皆晦萬類有休王之數死生各有日唯逃手數者無所係待也仲凡知死生有命故上不逆造化下不期所盡效物而動物攫亦攫日夜無卻心無間斷而不知所終有終則間斷也陰陽之氣薰然成形若規度前事則恃於天理是以聖人常保日新期至則往且吾汝相與交臂之頃已成陳迹有志之士寧不慨然吾所以顯著外化也汝殆燕幾於此而彼已盡矣美足論哉吾之一不化者則非汝所及故建若手後矣日新之妙百姓日用而不知以其無迹也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焉於唐肆唐肆豈停馬之所哉吾汝相服甚忘即不責其師不愛其資之義師資兩忘吾汝何患忘乎故吾身非我有也有不忘者存

道無不在也

腐齋云心死喻無所見生而無所見尤甚於死故哀莫大焉此方可數也日出日人言自朝至暮有目有趾摩動之物必待日而後事可爲人事之存亡係日之出入萬物有待於道猶人事之待乎日也人受形則此道在身無所遷變致物而動無所容心無卻無間斷言此身無非和順之理雖知事物無非命而不以命爲規度也日徂者與之俱往交一臂並立也吾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得此道汝但見吾所可見而不知有不可見者道必至於無而後盡汝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唐無壁屋詩云中唐有壁唐肆今之過路亭求馬於唐肆刻舟求劍之意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行也吾與汝之所行必極其不可知汝與吾之所行亦必極其不可知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汝雖未至於此亦可悲焉汝既有奔逸絕塵一解未盡到汝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所見

不同而已之不忘者仍在謂見到無處方盡依舊只是有時道理也

孔子奔逸絕塵而回雖若手後即揚子所謂顏若孔之卓也聖人之心湛如止水物來斯竭潛應所感是謂與物爲春日夜無卻者也若其心死則枯槁絕物滯於頑空沈淪幽寂莫使復陽故哀莫大焉既心死而不復陽則人死亦隨之矣日有出入以喻物有死生有目當是有首天地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首有趾謂凡戴天履地之人是指造化物之存亡係於造化之出入所謂有待者也日徂則與化俱往吾與汝共處一生之中若交臂而過頃刻失之不可哀與汝殆見乎吾所以見特覽其迹陳迹已化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腐齋說爲近又疑當時開闢有此名如京師馬行樊樓之類要亦不必深究吾服汝也甚忘謂吾思汝之前事已俱化矣汝之思吾亦然此古今聖

賢愚知所共非可以計力免但當委而順之知有不忘者存足矣竊觀此章問答極於出生入死造化推遷之理先儒所未發明羣弟子所不可得聞者也唯顏子優入聖域故夫子以此告之再詳交臂而失一語有以見奉奉於道義之間情均天屬德意蕭然惜夫化機之不可停羣居之不可常也然而知有不忘則大常者存非化所役去來見在無得而間之前所云者特其涉世之迹耳豈足以窺聖賢之蘊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四

表

武林道士褚伯秀

田子方第二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然似非人孔子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樞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因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蕭蕭至陽赫赫蕭蕭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而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入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數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六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胃次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

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消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肆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祿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沙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騷難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郭註然似非人寂泊之至無其身心而後外物去初者未有而修有遊於物初然後明物之不為而自有也心因口辟欲令仲尼求之於言意之表試議陰陽以擬之出天發地言其交也莫見為紀之形而未嘗守故明其自爾故無功也生萌於未聚死歸於散所謂迎不見首隨不見後至美無美至樂無樂也死生亦小變知小變而不失大常故喜怒哀樂不入於胃吹知身

貴於祿故棄若遺士苟知死生皆我則所貴者我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已為道者解乎此所謂懸解也老聃謂天地日月皆不脩為而自得孔子謂此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也

呂註未始有物則起居語默孰非遊於物之初心因焉則非知所能知口辟焉則非言所能言議乎其將非其至也夫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遠之為歲近之為日外而萬物內而一身莫不有是也或為之紀莫見其形消息改化以是而已生萌死歸始終無端亦以是而已則向所謂物之初者殆是也天下之所美所樂非美樂之至得此而後為至美至樂也獸之易數魚之易水此其小變而不失數水之大常得是而遊之者天下莫不一而同焉則死生莫之能滑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知身貴於祿則貴在我雖有小變豈以所賤而失吾所貴哉萬化無極亦莫足以累吾心已為道者解乎此故也

疑獨註物之初謂未有氣質之前試議其將難以盡言也。肅肅北方之氣赫赫南方之氣大呂陰聲生於己是出乎陽也。黃鍾陽聲生於亥是出乎陰也。陰陽之中各有仲氣以爲和而物生焉。物得以生不知其紀而莫見陰陽之形消息盈虛至日有所爲。總言陰陽變化之理生出於不生此其所萌也。死入於不死此其所歸也。非是陰陽也。孰爲之主哉。天下之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所得日新所玩無故得在己之至美而遊乎物之至樂可謂至人矣。死生小變道大常也。獸易數魚易水猶人處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也。以死生爲小變則喜怒哀樂何足介懷。天下者萬物所同得其所同則死生莫能滑沉得喪禍福乎。聖人以道爲貴其次貴身則有患矣。人皆知身貴於隸而不知身爲大患知道貴於身則貴常在我而死生不得與之變天地之間萬化無極何足以累乎心。唯有道者能解乎此。孔子既聞至言復問老子

德配天地猶未能忘言何也。老子告以水之於約至人之於德天高地厚日月之明皆本於自然又何脩焉。謂吾雖有言猶無言也。碧虛註橋木遺物謂其藏精蘊神離人立獨謂其喪耦入寥遊於物初未始出其宗也。擬知而心已困欲言而口又辟離心忘言斯近之矣。夫肅陰之氣降乎下赫陽之氣升乎上二儀通和萬物妙化謂其有綱紀也而不觀其形死消息有數晦明有常謂其有造爲也而不觀其功用生則萌於恍惚死則歸於實冥無端則莫知其始無窮則莫知其終若非此道何物爲之宗主邪。孔子又問遊學於忘言之道夫學道詎有所得得其性之至美至樂而已其於死生也猶獸之易數魚之易水暫爾小變又何患焉。夫天下者旁礴萬物而爲一自其同者視之則已之百體猶臭腐也此之死生猶寤寐也況其它乎。故視執御與軒冕猶易水易數耳所謂外化而內不化者也。

貴在於我未始非吾其樂無涯詎復有患譬水之汔挹而善利豈有所造爲至人之德業廣被豈有所脩治猶天高地厚日月之明何假脩焉是以夫子自喻以詭譎去覆而識天地之大全也。虞齋云立於獨言超乎世表物之初無物也陰陽發乎天地四句只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交通成和即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似有物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晦明自有所爲而莫見其功始終無端皆言造物也。至美至樂贊道之妙魚獸雖易水易數而水草不失猶人同此天下豈能自異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沉禍福乎。僕隸去來棄如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哉。世間萬化無極又何足爲心累但愚俗不解唯已與道合者方曉此耳。至言指前文謂老子猶不能離言語以脩心孰能免此答以江河之水汔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爲而自然

也至人之德與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又何容力乎

物初者無名天地之始即太極也肅肅出天赫赫出地即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循環無端似有物爲之紀而莫見其形即所謂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明夫物初則知己之初以至天地之初亦若是而已得是至美而遊乎至樂斯爲人道之至也夫物之生死有萌有歸人之生死可不深究小變謂生死大常不壞也不壞者一靈之本靜而曰性舍虛空爲有餘動而曰心入塵垢爲不足達斯理者涉變而通知常曰明其存也如月在水其化也如風行空何易水易數之足慮哉天下者萬物之所同則四肢百體豈吾獨有知肆臆可棄而身貴常存則何得喪禍福之能滑夫水之於清性自然也喻至人之德無假借爲而物自歸之天職生覆地職形載主數化者聖人

之職斯其所以爲大全也雖此章要旨

在南華亦嘗有云察其始也本無生非徒

而有氣氣變而有形有生又變而之

死是相與爲四時也又云善吾生者所

以善吾死則先聖不言之秘真人已詳

言之人患不求耳是道也可以心會而

不可以言盡即揮家究竟父母未生已

前風火既散已後雖因師指而入終焉

直須自悟所謂說破即不中是也學者

勉之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

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

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圈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珙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統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說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郭註德充於內者不修飾於外

呂註莊子數假孔子問學於老聃之徒以

明所謂聖知者非至道之盡也此言不發

則學者無以知尊孔子之實

疑獨註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斯真儒也

內有其道質也外有其服文也有一不具

皆非儒也唯聖人踐形然後能稱其服學

不至於聖人而服儒衣冠此俗儒也舉魯

國儒服而真儒一人則尊孔子之至也

碧虛註爲王佐者一變而足典儒教者何

假三千故羊質虎皮必有惑者盛德若愚

豈無知者哉
腐齋云此段蓋言儒服者多而皆不知道也

南華以問世卓犖之才而居涸濁之世
時人無足與語無以發胃中之奇遂上
論皇王中談孔老下至揚墨祭跖悉評
議而無遺其於察言行之實判心迹之
微不啻明鑑之燭秋毫也或謂所談多
譏孔子徒觀其言而不究其意耳是章
結以舉魯國儒服而儒者一人余謂導
孔子者莫南華若也請觀東坡莊子祠堂
記庶表余言之不妄云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
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
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
揖而立詆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
僂僂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
則解衣槃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郭註內自得者外事全故神閒而意定也
呂註小則百墨美之得政大則有虞氏之

動人以外物入其心而能至是者未之有
也解衣槃礴所以爲真善畫者也

疑獨註爵祿小物死生大事能外爵祿未
能外死生能外死生則無所不能矣夫內
矜則外莊內足則外閒內矜則神散欲進
而有不受之嫌外閒則神定雖爲而有無
爲之意元君擇畫史而得其真由此道也
碧虛註待時命而飯牛人必觀其行事父
母而忘生衆必察其孝急於人用者學未
至道然自得者藝必精粗迹尚爾況妙理
乎
腐齋云方其飯牛豈有求爵祿之心唯其
不求所以見用動人者感動而化之畫史
之無心於求知而解衣槃礴元君所以知
其爲真畫也

爵祿無心而飯牛故穆公與之政而治
工拙不矜而槃礴故元君知其畫之真
心虛則物附內足者外閒故也今世之
從事才技者汲汲然恐人之不知而用
才者則惟外飾是取宜其得之不精也

再考飯牛而牛肥只應作飯牛而肥謂
百里奚雖處賤躬耕而樂道忘貧四體
充悅非謂牛肥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四

田子方第三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顴乘駿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民有瘳乎諸大夫感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鯁解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鯁解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故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文

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郭註聊以卒歲竟無所求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尚同則和其光塵襟然自成則與衆務異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為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文王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矣斯須者百性之情當悟未悟之頃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呂註知臧丈人之足與為政得之於其釣莫釣之間屬之以夢期之以卜而不卜者上恐大臣父兄之不安下恐百姓之無天也用之三年觀於國其效至於如所言則言而能夢不為不信欲卜不卜不為不敬直以循斯須而已典法無更六典八法受於天子者此其為一國之道也偏令無出則可以公之諸侯而後出此所以可及於天下也壤植則壤其所樹之黨鯁解則非先王之嘉量也

疑獨註此一節寓言文王用太公之事文王未得太公之時其心不忍百姓之無天託夢以求之亦聖人順人情之道及受之政大常之法不改不正之令不出三年之後天下尚同故列士壤植散羣植耒耜之

直列士之操也方其尚同之時列士之操無用故壤列士之羣無施故散高同則天下無異務故長官者不成德鯁解不入於四境功成如此故文王北面事之而大公昧然不答汎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文王之舉太公非不能獨行以應天意蓋不欲有異於衆故託夢以徇衆人之情於斯須之間耳

碧虛註其釣莫釣謂直釣也託釣待時隱於釣以為常耳文王假夢質諸大夫大夫謂先君之命何疑何卜遂迎而授之政列士壤植散羣謂國治則忠臣隱諫諍廢也長官不成德謂民淳政簡鯁解不入境時和歲豐也尚同則君臣一心同務則四民著業顏子猶疑託夢之非實答以權之予

牽在爭斯須之間文王盡之矣又何論刺焉

劉晏註三代直道而行知藏文人之有道則授之政可也美必託夢以信諸大夫哉蓋知道者必達於理明於權道天也自信可也權人也豈可廢哉仲尼與文王盡之而顏子有所未及也然則高宗之夢有類是矣高宗則所謂直道而行者也精神四達與天地同流至誠之驗天人之際猶影響也其夢餐良粥者不足疑矣莊子之寓言以爲文王欲明權必考古以驗今故假夢以信於人學者或因藏文人之論以推傳說則失之

庸齋云常釣者釣常在手而無意於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壞植散羣言不立羣黨不成德不有其功同務與衆同事不自異也外國被斛小大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諸侯無二心莫不知歸也朝令者聞文王有及天下之問故逃去終身無聞古本屬之夫夫上夫字讀同大太山刻石始

皇文曰御史大夫義同

壞植說者不一司馬註云行列也散羣言不養徒衆一說植者疆界頭連屋以待諫士故成疏云諫士之館也無隱范先生云植者邊疆植木以爲界如輪關柳塞之類壞植散羣則撤戍罷兵隣封混一此尚同之俗也續考司馬子長樂穀上燕王書云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註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竹田曰篁植以爲界之物也按此則范講爲

可據餘義備見諸解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者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齊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途還足二分垂在外折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降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懷然有徇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郭註盈貫謂滿左手如扣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前失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水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象人謂不動之至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害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

呂註引之盈貫持滿之至肘措杯水平直之至前矢適發而復者方矢復寓而在弦復者則矢往而音還方矢則與前矢並言其前後相續而不絕象人謂其用知不分此射之射也不射之射則所謂純氣之宇非知巧果敢之列故登山臨淵而不動其心發無不中推是以往則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固其宜也

疑獨註御寇之射用知之害者故能適矢復者方矢復寓此射之中非道之中也及觀伯昏無人之登山臨淵皆行遠巡御寇汗流至踵則猶是聖知之粗可見矣若夫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則非聖人莫能故曰

爾於中也殆矣夫射之射謂不出於力分之外不射之射力分又不足以言之

豐庭註考之射法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故可措杯水其肘上弦發矢往復皆前箭所謂擘括而入也箭方去未至的復寄

杯水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象人不動也是射之射謂猶存射法若登山臨淵而能射非唯忘法兼亦忘形故能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也

庸齋云發之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者於弦上者纔去方來之矢已寓於弦言一箭接一箭如此之神速是射之射也若登山臨淵背行逡巡而伯昏無人能之者不射之射也所謂純氣之守揮斥八極而不變者也

此章明精藝而神耗者易窮以道而通藝者不憚當發矢者寓而如象人可謂盡射之藝矣又登山臨淵則悚汗而不能立況欲射乎此伯昏所以示不射之射特寓道於藝非以是為極致也然亦

揮斥八極之漸與習養神之道者請觀諸此或疑御寇者書而自貶若是何邪蓋抑已所以尊師尊師所以尊道也與學射界之弓者不侔矣○無隱范先生講宗呂註兼證郭氏小失云方矢猶方

舟之義並也謂並執之矢已寓於弦非寓杯水於肘上也其論為當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其去不可止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于人貴人賤哉仲尼問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盜人不得刳伏戲黃帝不得交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手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郭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也故其名不足以友其人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使人自得者與人而不損於己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呂註鼻間栩栩然則其息以踵而深深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知命而安之也不知其在彼在我以道而忘之也躊躇四顧則自省之不給何暇至于人貴人賤哉古之真人所以不得說不得濫不得刳不得友者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故也若然者其神可以經山入淵充滿天地與人愈有言道之無窮也疑獨註此即論語所載令尹子文之事又託有吾以明之栩栩然氣微動貌軒見之來不可却則順受之其去不可止則任之而已得失非在我又何憂喜乎忘乎彼我

歸於大同得喪所以自汎天且不能貴賤之況於人乎真人與化為友故知者不可得而說美人不可得而盜盜人不可得而劫義黃不可得而友唯其如此故經山不介入淵不濡居固而不失其亨充滿天地與人而愈有也

碧虛註鼻間栩栩然色澤欣暢貌吾無以過人不矜故無憂耳且有生是妄逆旅誠虛軒冕去來何異蜚蠊之過目也故躊躇弗進存神道德之鄉顧盼四方御氣宵冥之域彼之貴賤何暇及哉古之真人朴素故難說質真故莫渝寡欲故遠盜無求故不屈是知心無礙者生死不能變形無累者爵祿弗能縈若然者其神無方故貫至堅而無畫其氣無體故沒至柔而不濡潛蘊於無內充盈於無外推功與物物足而已有餘也

席潛云鼻間栩栩然息在內而有自養之意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

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躊躇四顧謂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者賤者知者不得說非言可窮美人不得盜非色可淫盜人不得劫非威可屈義黃不得友遺世而輕天下也介間卑細貧賤也道在已而充塞天地推以化人用之無盡也

中心閑豫故鼻間栩栩然息深而動微知爵祿之來不可却去不可止以為得失之非我而無憂色此其所以過人者也不知其在造物乎其在我乎以為在我則無造物以為造物則無我彼我兼忘夫何憂哉躊躇四顧言其自得何暇至於人貴人賤則所樂也內其視三仕三已若遊塵之過前此言安命者忘貴賤輕利者忘爵祿也故仲尼以比古之真人真人者死生無變於已以其浩然之氣充塞天地故推以利人其用無極南華寓言於有吾叔故所以為可仕可止之鑑而於內樂無益損焉斯可與之

論道矣

楚王與凡君坐少屬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郭註言凡有三亡微不足以喪吾存遺凡故也遺之者不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以為存矣噉然無矜乃常存夫存亡在於心之所指耳天下竟無存亡也

呂註天下有常存不死不生者是也得其常存而存之則存其存矣凡楚局足以當存亡哉

疑獨註國之存者物存也吾之存者命存也至於命者國雖亡而已有不亡者存係於物者國雖不亡而已之所存者已喪矣楚王利人之國左右曰凡有三亡微欲有其國也凡君不係於國故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識楚王之存存者已亡國之存無益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楚

未始存此以道觀之故無存亡也

碧虛註楚王有吞夷之志故使左右以言感之凡有三亡微謂不敬老不尊賢不養民凡之亡也不足喪吾存不以皮為災也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國雖存而生已喪矣由是知存亡在道不在國邑也

庸齋云此即則者有尊是存之意謂道之在已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為亡楚不為存則世之得喪皆外物耳然其意尤在楚不足以存存一句失者既不足以自歎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此語誠有味

凡君不以國亡係念而能存已之存知身之重於國也楚王以國存自矜而已之所存者已亡以國為重於已也已重於國則國雖亡而無傷國重於已則國雖存而已無濟矣是知君子所當存者在乎道德而不在國位而況區區得喪下於國位者乎

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而天隱德潛耀有不容稱者遂足以使文侯悟所學

之非真知魏國之為累可謂善揚師德一言悟主者矣何患乎已之不立道之不行

邪仲尼見蘊伯雪子目擊道存則啓迪之機不在手詳詳訓古之間顏子數起遠絕塵囿若乎後則大化密移蓋求諸交臂易失之際老聃遊乎物初而孔子識其離人立獨具眼相逢造妙若此而猶有問不幾於贅乎然非因機關理則無以惠後學故詳及於陰陽成和生物之奧由其萌以究其歸使人人知天地之大全而忘形骸之

小變是亦聖人弘道濟物之盛心也哀公謂魯多儒士則以衣冠取人莊子稽其行實故得以少之及其號於國而獨存仲尼有以見真道之不磨偽學之易泯衡鑑昭昭其可欺耶文王舉臧文人政成而夜遁則知有心為治者任賢惟急應物無心者功成弗居君臣之道至是極矣所以示萬世之標準也至若伯昏以射觀列御寇叔敖三已而無憂色此又論至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為一揮斥八極死生無變者也

學道必至此地方為極則不然皆外徇而中殆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國存亡之喻明物我內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六

正一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知北遊第一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无爲謂焉知謂无爲謂曰子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无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賭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慮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也

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於神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爲謂无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子問乎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子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郭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在自然非可言致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矣禮有常則鵠效之所由生故爲道者日損華偽華去朴全雖爲而非爲也物失其所故有爲物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唯大人體合變化化物无難也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生死爲異更相爲始未知孰死孰生俱聚

俱散吾何患焉各以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然彼之所美我以爲惡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死生彼我豈殊哉以不知爲真是知之爲不近明夫自然者非言知所得是以先舉不言之標後寄明於黃帝則自然之冥物槩可見也呂註知北遊則反本以求其所同而玄之極隱則不皦斧則不昧无爲則无事无謂則无言有言不答所以无爲謂也反於白水之南又趨明以求之狐闕之丘或不盈之地狂則不知所往屈則不伸黃帝之宮意之所在也夫道不可以知知无爲謂則不知是真知也狂屈欲言而忘非不知也是以似之我與汝知之是以終不近也道无方故不可致致則招之使來德在我故不可至至則自此至彼德則无爲而仁可爲也仁則所厚而義可虧也禮則爲而莫之應懷臂而仍之是相偽而已所以爲亂之首也故爲道者日損以至於无爲則仁義禮樂不得不絕滅之及无爲而无不爲

則仁義禮樂孰非道耶今已為物則已有知欲歸其根而不知不亦難乎大人則光輝而物不能蔽歸根於芸芸之際亦易事耳生死始終無端元紀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知其氣之聚散為徒又何患乎故萬物一也持其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二者交相化而已是以知通天下—氣聖人所以貴一

疑獨註北與水皆知之所屬隱幽而分顯喻陰陽之中無為無謂者道也三問而不答欲其得之於無言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蓋不可得而言也及於帝官而問焉黃帝以喻中道故答以無思慮無處服無從道所以為知道安道得道也知則未能忘言遂曰我與若知之彼無為謂與狂屈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能體無為之道以行有為之事故以無答為真是欲答而忘為似之言者終不近道也又引老子之言而語以知者不言之意無為無謂則真知也深遠之道不可致日新之德不可至仁可

為也上仁為之而無以為是已義可虧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是已禮相偽也故見於道德仁義之復是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日損見知則可至道日損猶有為損之又損則至於無為無為則萬法皆空唯變所適也今已為物欲復歸根反本不亦難乎唯大人則易耳死者生之始則知生為死之終易曰精氣為物氣之聚也遊魂為變氣之散也若死生為一吾又何患神奇人之所好臭腐人之所惡本乎—氣運轉無窮聖人貴一所以明夫自然之道非言知之所得當冥手無言之理而至矣碧虛註知北遊於玄水之上欲藏知於淵然也然知不終默有隱伏則有奔起知無所息故扣杵冥以求安無為謂以無答為答其旨深哉白水則向明而趨帝宮靈府也黃帝即真君收視及聽諸有皆空以知為是不知為非者重增過耳不言之教即妙有也且真是與真知皆為道障尤難除者也大道无形可致上德無德可至仁者

兼愛弊則偏私而有可為義主裁斷弊則傾奪而事可虧禮尚威儀弊則矯飾而淳偽生矣皆自知之失以至乎亂當先損其知後損不知以至於無知無損而後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無為則無我其唯大人乎唯忘生故死莫能係唯忘死故復生之原知其紀者識其先有其聚者歸於散以死生為一條惡往而不暇哉神奇者性臭腐者形萬類皆以性存為美性壞為惡性之化為形形之復乎性不出一氣耳得一萬事畢孰不貴之哉夫有無之利用粗妙之相須也故先舉無為謂之不答示至理幽微次以狂屈欲告而忘明語默冥會終以黃帝之知所以假言詮道惑於知則為粗超於言則為妙也

腐齋云篇首一段分真是似之不近三節主意歸於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繼以道不可以言致德不可以述求仁義禮皆有迹則道墮矣而禮為尤甚墮體黜聰此為道日損也損之又損則忘其故吾之時至於

无為則循天理之自然无所不可為矣求道而有迹則已猶與物同欲見本根之地難矣歸根言返於无物之初唯大人无為則易也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如花木之發終无不盡之理則其生者猶死矣伊川云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即此意死生往來孰知其所以紀綱者氣若知死生只是一理吾又何患為徒為一也萬物生死一理而人自分好惡美惡如花卉方盛則為神奇凋落則為臭腐不知葉落黃根生者又自是而始是臭腐復化為神奇古今往來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此故不以死生禍福為分別一者无分別也

褚氏管見云知北遊於玄水喻多識之士欲求歸本源隱弁之丘謂未能全隱其知猶有以示人也无為謂則不復以知言故問而不知答反乎白水之南又向明以求之抓闕則疑心已空狂盛人以為狂而曲全者也欲言而忘明其不可得而言反於帝官則求諸內黃帝居

中之主有扣不得不應違害以知道安道得道之要在乎无思无慮无從而已耳是謂得其實似之次焉不近則遠於道矣知言之相反若此宜其夫子之於人聽言而觀行不言之教以身率之无待於言也夫道降而為德仁義禮猶人生而知知而能能而役役則為物所物欲復歸根也難矣唯大人則能物物所以易也死生者一氣之聚散神奇臭腐交相化亦以人之所羨所惡言之耳聖人貴一則混然无間何分乎神奇臭腐哉唯知死生為徒者可以語此知謂黃帝曰已下重衍前文義不待釋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无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其序恬然若亡而存沛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郭註至人无為唯因任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故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死者自死生者自生圓者自圓方者自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知自古以固存豈待為之哉計六合在无極之中則陋秋毫雖小非无亦无以容其質四時運行不待為之昭然若存則亡矣挈然有形則不神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不知其所以畜也

呂註天地无為而无不備有大美也四時變通始終不惑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无不在有成理也美則充乎其中法則可效理者无所往而不通皆歸乎道而已聖人原美達理知其不為而自然者觀於天地而已矣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則以物觀之物已死生方圓矣何自而知其根哉雖然扁然而萬物物莫非彼也自古以固存彼未常去也陰陽四時各得其序非彼

而誰爲哉若亡而存不形而神則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萬物以是相蘊而不知其然此之謂本根

疑獨註大義陰陽也明法生化也成理性命也聖人本天地陰陽之義達萬物性命之理入而爲至人則無爲出而爲聖人雖有爲而亦出於不作也觀天地之會通以行其典禮而已神明者天地之至精百化自化神明則與之而不奪故物之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是上古而不老是已六合不離此道之內秋毫亦待此道而成天下莫不由此以浮沉道常日新而無故是以陰陽四時因之以得其序若亡而存不形而神物由之以養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妙萬物者是也推此可以觀天道矣

不改乾坤非神明莫能容秋毫非至精莫能成聖人法天地之行物受其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腐齋云大義即易云以美利利天下明法謂寒暑往來一定之法成理謂小大長短之所以如何說得無爲不作皆自然聖人所以順自然者得諸天地而已神明至精言妙理物之死生方圓皆神明至精爲之孰能究其根極扁即翩然言物化无停而造化常存東坡云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非真見不能道此浮沉往來不故常新也惛然不可見油然生意也若亡而存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神不情形而立也此段南華自立說亦接前章无爲无言之意首三句即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體天地而育萬物豈直塊然无爲不作如木偶哉蓋爲出於无爲作本於不作若天時之運行地利之發育不越乎自然而已合天地之神明至精與物百化榮枯形狀昭昭可觀而

莫知其爲之者此所謂根也扁然而萬物即萬物芸芸之義自古固存道不渝也故大綱六合細入秋毫與物同波而日新陰陽俱運而有序若亡而存恍惚有物也不形而神冥冥見曉也萬物莫不生育於斯而不知此爲本根所謂本根者亦宣他求哉反求諸吾身得其所以生我者是已知其根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學道至此始可進又玄一步故曰可以觀於天矣。今彼陳君虛照散人劉得一本合彼參之上文於義爲優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七

三

武林道士楷仙秀學

知北遊第二

舊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憤而元求其故言未卒舊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郭註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无心不可與謀獨化者也

呂註正形則坐而鑑一視則无妄窺故邪氣却而冲和歸也攝知則歸根一度則不淫神來舍則守形而不離也德美則充而同於初道歸則止而集平虛新生之憤則不知其所之言未卒舊缺假寐則聞其言而寐也被衣行歌而去之悅其安之易也形槁心灰則寂之至真其實知以其无知也不以故自持則其生之道也後三句謂

其所自出吾不知其誰也

疑獨註形正則不依視一則不淫故和理出焉攝知將以去知一度將以忘度故心虛而神來舍也唯其至和故德將為汝美唯其至虛故道將為汝居瞳然如新生之憤言其神全元求其故日新也言未卒舊缺假寐被衣喜其得道行歌而去之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化俱往也媒晦无心不可與謀與化為人也

碧虛註體不邪目不蕩則冲和集收知覺

簡法度則吉祥止然後衆美從而純白留瞳光及照視不浮外其道庶幾乎故耳聞可道神入妙門言下懸解凝寂若寐也形若槁骸心若死灰正形一視也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攝知一度也媒媒晦晦則德美无心而不可與謀則道居此皆歌頌舊缺之德容而假寐妙旨難以言盡也腐齋云正形一視忘其形體耳目也攝知一度去其思慮意識也如是則元氣全而神來舍矣德美謂其足以潤身道居居天

下之廣居也瞳然无知而直視貌初生之憤視而无心赤子亦然元求其故言不知其所以視者何也言未卒而寐語意相契不容言也實見此理之真事物不入於心矣媒晦茫忽貌彼既无我心有不客言者彼何人哉深美之也

善誨者立條必簡善學者受化必速正形一視所以檢外也攝知一度所以肅內也可謂條簡矣言未卒而睡寐則尤可謂速化者也瞳然如新生之憤一句

形容德美道居无心无為粹然與物相忘之狀最佳觀此可以知入道之方矣被衣行歌之辭與子貢讚漢陰丈人義同人患在為謀府知主今也无心而不可與謀故歎美其淳德謂世間无復有此人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郭註身非汝有而況无哉若身是汝有則義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令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有也至於子孫亦氣自委結而蟬蛻耳故其行處飲食皆在自然中來強陽猶運動明斯道者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

○ 呂註觀天下之物得擅者莫若汝身而天地之委形汝不得有而親汝身之所存者莫若乎生而天地之委和汝不得持其成汝生之所本莫若乎性命而天地之委順汝不能違其正觀汝之身知本无知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所味是皆天地強陽之氣所為則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之哉
疑獨註丞者古之得道人身者載道之器而身屬乎造物之與奪則非我有是天地

之委形也身猶不能自有況於道乎非特身也生與性命皆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委順至於子孫亦其委蛇耳知其皆非汝有則當任之自然故其行其處其食皆從自然中來而不知所以然也天地強陽之氣人稟之而生亦因之而死胡可得而有邪

○ 碧虛註夫道視聽搏之不得果可得而有乎身者塊然而自有豈汝之有哉答以既云獨化即屬我有委隨也身且非汝有隨天地之形而有生非汝有隨天地之和而有性命非汝有隨天地之順而有子孫非汝有隨天地之蛇而有故其行處食也皆元氣鼓吹而動於汝何有哉

○ 腐齋云委聚也四大假合曰委形陰陽成和而物生曰委和性命在我即造物之理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曰委蛇強陽即生氣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而非我有也圓覺經云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不知所持无執著也

○ 丞或云舜師諸解罕詳及續考碧虛子音義註云古者帝王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蓋官名也此說明當夫道本无形因物而見身非我有以神而靈天地委形有成必毀所謂吾者暫寄為耳曰生曰性亦然則子孫之為委蛇又可知矣故其行處飲食一當任之自然天地之和氣流行生育萬物此榮彼謝彼死此生皆道之運化无極而物之受命无窮者也汝惡得而獨有之蓋明天地造化无私以破世人執有其身而憐子愛孫之惑始可以入道矣此南華真切為人脫離解縛之要訣也

○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閑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摗擊而知夫道實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无迹其往无崖无門无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殫思慮恟遠耳目

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元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嗜聽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政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張隨其天參紛乎死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无值辯不若默

道不可間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郭註曰冥冥曰无形曰道皆明其獨生而无所資借形則猶精以至粗也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爲也夫率自然之性遊无迹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寄精神於物表是以无門无房四達皇皇道遂六合與化偕行也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天地萬物皆不得不然是以聖人斷棄知慧付之自然使各保止分容恐无量也與化俱者用物而不役已明道之賸物在於不賸而物自得言无功乃足稱道也无所偏名教然自放所遇而安了无功名反於宗者不逐末嗜聽物直聚氣耳死生猶未足殊況壽夭哉物无不理但當順之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然其知慧自相齒當順所遇宜過而過調偶和合之謂帝王所興如此而已隙駒忽然乃不足惜已生又死供是化也死物不哀死類不悲解僕墮秩言其獨脫變化氣氣无爲用心於其間

也不形形乃成務則不至然而塞之故得也呂註精神於道猶爲昭昭至道之極則冥冥物成生理則有倫其精甚真則无形也而萬物以形相生來往无迹四達皇皇也人而邀於此則休乎萬物之與體強思達其用无方天地萬物之生成莫非是也夫博非知而辯非慧聖人已斷之益非益而損非損聖人之所保也淵乎其若海巍巍知其紀有運有量非道之内萬物之所資非資於外也由是而求道得其所矣非陰非陽唯道是從直且爲人與人同耳反宗與天同也嗜聽謂非所義壽夭等觀堯桀其足分哉果蘇有理萬物所同人倫相齒大道之序不違不守不去不取之謂調而應之德之所以曲成偶而應之道亦不考不鳴也帝王之所興起不過由此道耳人生如駒過隙莫可留止物哀人悲不明其未嘗生未嘗死故也解僕則弛張莫拘墮秩則卷舒无礙魂魄往而身從之言不出手

大治不形之形形之不形衆人之所同知
非務其所將至也至則體之不至則論之
而已明見於道則无值故辨不若默其聞
於道則无聞故聞不若塞言者无言聽者
无聞此之謂大得也

疑獨註有冥冥之志然後有昭昭之功有
无形之道然後立有倫之事致一之謂精
不測之謂神萬物相生以形而所以相生
者此所謂精也故胎生卵生各正性命而
至精之妙出乎自然以不來爲來不往爲
往无門无房四達皇皇也知此道者四肢
耳目會於真理所以用心不勞應物无方
天地萬物之運行生化亦莫不由乎此若
夫以博辯爲知慧者聖人已斷棄之而非
損益之所增減者則聖人之所保也與化
俱往而无窮供物之求而不乏物往資焉
而不匿此皆道之功用也中國有人謂聖
人非陰非陽言其側直且爲人者過過此
形非有意也故反於宗以觀物之變化生
者啗醴氣之暫聚耳世間果茲皆有性命

之理人倫之尊卑長幼亦然調而應之者
天德偶而應之者人道帝主興起於此然
皆應世粗迹非聖人之妙用也夫人處世
間忽然而已出生入死如晝有夜而遂境
昧理從而悲哀之此皆束縛於親愛如弓

之在發書之在秩唯獨脫者則能隨解之
紛爭宛乎魂氣无不之死則人之歸也不
形之形生而來也形之不死死而去也此
固人所共知非將至之務也謂生死之理
衆人亦能言之彼至命者則不論論則不
至也故辨不若默聞不若塞是得无所得
得之大也
碧虛註陽出於陰有生於无其理煥然精
神者冲妙之緒餘形質者和氣之土其故
錯雜類分胎卵莫侔也其來莫知孰謂之
迹其往莫測孰謂之崖出則徧滿於何爲
門入則充盈於何爲房无關无刺彌羅皇
皇也遇此冲妙之道者與天爲一應物无
窮天不得不高四句皆指道混元云得一
是也夫以知詢道則所聞寡以慧答道則

其辭訥絕去知慧古人所取損益之所不
能加而淵乎魏魏也運量萬物而不遺者
先務其本非由外也故物往資焉而元匱
乏此明冲妙之不益不損也直且爲人道
貌天形也將反其宗入於寥天一嗜醴結

聚而爲有生之物頃久復散爲无枝寄天
爭是非皆妄情耳植物无情猶具陰陽之
理人品不易莫越先後之序聖人事至則
應既往則忘而欲興事務者未嘗不以調
和爲德應偶爲道也人生世間交臂易失
唯湛寂者无出入不化者无死生解脫墮
秩即決疣潰離之義紛綸宛轉欲化未化
之間魂魄不守則百骸潰散神歸其宅也
不形之形不化者能化化形之不形化物
者不化也在形屬粗人皆知之得道者粗
妙皆忘矣言論則徒語其糟粕而无所值
故聽止於耳而以不得爲得也
虜齋云有倫可別萬物也无形造化也精
神在人者也萬物以形相生人禽皆在其
中人雖貴於物其生則同无門无房不可

尋求豈知所出入邪。逮索而見此道則體安。思達應物无方。自天地至萬物四句。形容微上徹下。无非此道人以博辯為己能。而不知所以知慧者造物也。故聖人以造物斷之。不以益為益。不以損為損。所保者在。我外物不得而加焉。終則復始。應物无窮。未免乎有心有迹。物往實為而不置。則无心无迹矣。非陰非陽。不可以物名也。有人之形。而心遊物初。直寓形天地間耳。宗即物之初。嗜醴氣不順也。自其本初而觀。有形適足為累。百年之間。以天地比之。須臾而已。果誠微物。生有時。萌有種。自然之理也。人倫有上下之相制。強弱之相凌。然同處世間。相為齒列。不違則順之。不守則化也。調和偶合。道德之自然。帝王興起。不越此理而已。出生入死。即往者伸來者屈。易所謂窮神知化是也。物自无而生。死又歸於无。本同一理。而人物自為悲求。此有所包裹。而不明如在。發蒙之中。能自知覺。則解發墮蒙矣。紛冤言其變化大歸。返其

真。定不形之形。不可見者。形之不形。體中有不可見之形。釋氏所謂唯有法身常住。不滅。此事人皆知之。未能離形以求。故不得至學。者將極乎至。則所從事不止如斯。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此。又說高一層話。見而有所遇。曰。值此有迹之見道。不可以形迹求。則无值矣。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也。昭昭生於冥冥。至形本生於精明。天下之有生於无也。萬物以形相生。一生二。二生三。三之義。來往无門。而四達皇皇。无非門也。思慮恣達。而耳目聰明。无非用也。天地萬物。莫不由斯。則道之為用大矣。世人徒以區區博辯為知慧。而欲求合乎大道。聖人已斷棄之矣。此章首所以先令捨擊知慮。而後告之。必至於世間。益損所不能加。則淵乎。巍巍終始。萬物運量。萬物而不遺。雕琢衆形。而非巧也。物往實焉。而不匱。至无而供其求也。此其所以為道。數中國有人。非陰非陽。言有无死生。不得以係之。直且為人有

人之形。而无人之情。將及於宗。遊乎物初之謂也。人生乃一氣之結聚。雖壽夭不同。等類耳。莫足以分堯桀之是非。觀夫果。茲雖微種。類滋榮。各有條理。人倫之貴賤。高下相齒。亦然。是以聖人遇則順之。不迂。物性過則忘之。不介。已懷曰。調曰。偶皆應物之妙用。而不離乎道德之間。此帝王之所興起。人民之所依賴者也。夫物之出機入機。亦其常理。而世人不免乎悲哀。未離乎自然之發蒙也。若以理燭破。則發蒙自解。魄往身從。乃大歸耳。何足哀耶。不形之形。出而生也。形之不形。入而死也。是人之所知。非將至而難明之事。眾所同論也。然理至則忘言。可言則未至。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若塞若默。此謂大得。則辯之與聞。失可知矣。運量萬物。而不匱。碧虛照散。人劉得一本。作不道義長。

武林道士 褚 伯秀 學

知北遊第三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
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
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
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
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
於監市履狝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无乎逃
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
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无何有之宮同合
而論无所終窮乎嘗相與无爲乎澹而靜乎
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无往焉而不
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
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
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无際而物有際者所
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
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
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郭註舉其標質言无所不在而復問此斯

不及質也夫監市之履狝而知肥瘦者愈
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
所在而每況之下賤明道之不逃於物也
必謂无之逃物則道不周若遊乎有則不
能周徧咸也同合而論然後知道无不在
斯能曠然无懷而遊无窮此皆无爲寥然
空虛志寧然則无所往故不知其所至有
往則理未動而志已驚矣但往來不由於
知耳不爲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常理其
有終乎馮闕虛廓之謂大知遊乎寥廓處
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物物者无物而物
自物故寧也物有際故相與不冥真所謂
際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
物而物物者竟无物際其安在既明物物
者无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爲之者誰
乎皆忽然而自爾

質矣履狝者每下愈況則期道愈下豈不
愈非其質邪而乃必欲逃物以爲无非所
以爲无不在也故前四者雖不同而无不
具道之體猶言之有周徧咸其指一也遊
乎无何有之宮而得其同合者則焉有四
者而非道邪萬物雖並作而嘗相與於无
爲則澹漠調閒者莫不復歸其根寥然而
已吾志不逐物則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去而來亦不知其所止往來而又不知其
所終此則道之未嘗有物而物之无非道
也故彷徨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所窮由
是知物物者與物无際小大不得而倪之
物有際者所謂物際則非物物者也不際
之際際之不際猶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盈
虛物也爲盈虛者道也彼爲衰殺本末積
散亦猶是也然則爲稊稗螻蟻爲瓦甓屎
溺者誰歟
疑獨註貴而上者去道愈遠賤而下者取
道愈近世人常忽其下賤者而不知求道
爲最近禪家所謂佛在糞堆頭與此意合

市正名獲問監市履豕之法愈履難肥之處愈知履豕之要今問道所在而況之下賤明道之不逃乎物也若謂道必逃乎下賤之物則道不周矣至道散而在物則為理大言散而在人則為教周則不缺偏則不偏咸則无私以喻道无不在三名雖異其實則一澹而靜言其體合於心漠而清言其心合於氣調而間言其氣合於神寥已吾志神合於虛也若是則无往而不知其所至自至也去來不知其所止自止也吾已往來而不知其所終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彷徨馮閑乎虛曠之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此能物物者也能物物者與物一體而无際矣際者岸畔物有際者所謂物之際也釋氏云前際後際是已不際之際物物者能之故雖有際與不際同際者同物不際者處已既明物物者无際又明物不能自物則為之者誰乎皆忽然而自爾盈虛衰殺本末積散皆在彼者我何與焉虛心以觀陰陽之變而已

碧虛註固不及質言所問失其宗本故引監市履豕以喻之脫下有肉則知上肥矣道體虛无何處无之无既不逃乎物物亦不逃乎无道則淨穢无間言亦粗妙俱通是以周臣太清徧及萬物咸被其化育猶希夷微之不可致詰混而為一也遊乎无何有之宮有則不周矣同合而論无所終窮窮則不徧矣嘗相與无為乎為則不咸矣澹漠調間皆為道者日用寥空其志而已不知其所至周也不知其所止徧也不知其所終咸也以至於彷徨馮閑而不知其所窮則非知識思議可及也道體无際化物亦无際有際在物不在道也不際者无際故能容一切之際若其有際不能容无際之物矣道有盈虛之名而无盈虛之實物有衰殺之迹而无衰殺之理道化有本末而體无本末物形有積散而性无積散由是知道物未嘗相逃妙用无乎不在也

愈下也汝无固必之心則物之至理皆无所逃周徧咸三字以喻物无精粗其理一也无何有之宮志已見而无固必之意同合而論无有精粗安有終窮哉澹靜漠清調間皆形容无為之妙能講究至此虛一之旨則吾之志願足矣故曰寥已吾志已讀同矣既无往矣安有所至雖有去來而无所止我既往來而又不知其所終但見其彷徨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窮極大知即道與物无際則與俱化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與物未化則有際有窮所謂物際者也窮而至於无窮則為不際於物之際得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也物之盈虛盛衰本末聚散皆若迹而不可窮此即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而其體性周徧法界此云道在瓦甓稊稗指其至下者言之觸類而通則知徧一切處何物不具此道但人品不同見有差別聖人見道不見物凡人見物不見道蓋因

物以障之非道有存亡也今所問固陋不及道之真質反不若復者得其象肥之要也汝若謂道之逃乎卑下之物則不能周徧咸矣混三者而遊於无何有之鄉安有所窮極邪所謂澹靜謙清調閒者終歸於寂寥而已吾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謂神遊八極舉意即到以至不知所止不知終窮皆形容此道用之无盡物物者道也與物无際通生萬物之謂也而物有際者謂物各有限量是所謂際也道何有際哉不際之際道散而為物也際之不際物全而歸道也道散為物則易從踪趨流出乎自然也物全歸道則難及蹤還源出於使然也若悟夫為盈虛者非盈虛為積散者非積散則安知使然之極不歸於自然者乎

子僻陋慢訥故棄子而死已矣夫子无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奔垠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无形聽之无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又問乎无為无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无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數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无問問无應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无應應之是无內也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

宇宙內不知太初是以不過乎垠嶠不遊乎太虛
郭註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運放杖而笑自有吾以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信也夫體道者人之宗主而道非言所得在乎自得耳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无名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形自形耳形形者竟无物有道名而无物名之不能當也不知故問不應則非問所得故終不聞无問无應是絕學去教歸於自然之意而強問之所謂責空實无而假有以應者外矣若夫婆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
呂註夫體道者天下君子之所繫則聖生王成莫不繫於此今於道秋毫萬分未得一則其精至於不可分所謂致一也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體道而萬化未始有極者乎夫老龍言之藏其狂言而死凡以道之為物非視聽所及人之論者謂之

冥冥而非言可論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泰清聞論道而非道以爲足以求之於无窮而无窮不知也无爲非本无爲知其无足爲而无爲是以知之也不然則玄同矣知道之可貴可賤可約可散則不免乎數也

无始則極乎始之所自是以知不知爲深知之爲淺不知爲內知之爲外也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无窮是也知乃不知无爲是也孰知不知之知則无始而已夫道不可聞見言則聞見見言言者誰邪有形而後有名知形形者不形此道所以不當名也則聞聞者不聞見見者不見言言者不言可知有問而應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无問以問者不可得也問无應以應者不可得也凡以其未始有物而已无問問之是問窮則不知其无窮而无以問爲也无應應之是无內則未得其未始有物於內也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不觀乎宇宙不知乎泰初則非時與方之所攝也不過乎崐崙不遊乎太虛則不知

形之高而天地萬物畜乎其中矣

疑獨註體道則與道爲一非學道知道者比无形无聲无臭曰希是也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以是論道猶非道也夫可以貴賤約散者道之數不可以貴賤約散者道之體不言不知則見其本矣故曰孰知不知之知夫道无聲无色无名故不可見聞言而有聲聲色色名名者存知形形之不形則道不當名是以問者固非而應者亦未是問道者猶未知道況應之者乎問窮无內不若不問不應之爲愈也以不應之應答无問之問其神矣乎故外不觀乎宇宙之廣內不知乎泰初之妙不過乎崐崙則脫乎地不遊乎太虛則離乎天非至神孰能與於此

碧虛註天下君子所繫言道爲百王師今於道傳之秋毫尚知隱秘況其全備者哉窮冥者耳目所不及論道則窮冥亦非故泰清問无窮无窮答以不知知則有窮矣又問无爲无爲知其得道則貴失道則賤

守之則約舒之則散此道之數也不知深矣內矣是无名常道理之妙也知之淺矣外矣是有名可道事之微也有問則涉迹豈能知妙故問道者未聞道聞則不問矣无問无應猶淄澠之水易論而甘苦之味難言不知而問謂之无問无問問之是爲理屈不知而應謂之无應无應應之是无內照以无內照之應待理屈之間猶與瞽者議黼黻瞽者論宮商也又奚識宇宙之廣泰初之寥崐崙之崇太虛之邈哉

廣齋云有體道之人則天下君子皆歸宗之今神農於道未有所見亦知老龍之死爲藏其狂言況體道而與老龍同者乎狂猶大也蓋謂道在不言藏其言者所以爲道夫道无形聲不可視聽若論說於人以冥冥名道亦非道也即言者不知之意形聲有也冥冥无也知有之爲无不若併与无而无之蓋謂神農此言亦未爲道也貴賤合散皆道之可以歷數者不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形形之不形即不物乃能

物物道不當名不當對也有道之名則名與道對立離其本然之真矣道本无問問而答之我已離道彼之問者亦非道矣問窮者所見至於問而窮謂泥言語求知見也无內者中心未得此道得此道則不應之矣

此章明道至大不可以問答盡聖賢於此段身而已人處萬物之中不啻豪末之在焉體其於道也亦然故老龍死而神農與欽奔桐弔所謂體道者正指老龍隱而顯之耳世人以視聽莫及為合道之冥冥非知道也特見道之无而未能力无也泰清問无窮无窮不知也又問无為无為知道之數而已乃問无始无始定知與不知之淺深内外即篇首黃帝云不知真是忘之次之知之終不近也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孰知不知之知謂不必求知而有自然合道處无始乃悟道之不可以聞見言也形形之无形猶云生生者不生則道不可得而名

也故問者應者皆未聞道問則不問亦不應矣道无問而強問是因問而窮道无應而強應是无主於內又安足以知至大至先至高至廣者哉。中而歎說之不適義當是印詩瞻印昊天與仰同傳寫之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九 正四

武林道士 諸伯秀學

知北游第四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乎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為无有矣何從至此哉

郭註此皆絕學之意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

呂註光曜者秦宇終光而能照无有則无照矣此光曜所以不知其為有為无問之而不得問也窅然空然視聽搏之所不及此所以為无有也唯其有无所以為光曜不能无无是以未能无有也及其无有則无所至何從至此哉

疑獨註光曜明知之稱无有體道者也體道故不可以聲色名相求然此三者混而為一其體无乎不在亦无乎不同是以光曜歎其孰能至此乎言其不可以有加矣

碧虛註无曜喻內照无有喻妙本內照體
乎妙本者也謂其有邪則實然空然謂其
无邪則有无焉而未能无无也且論无議
有曼衍无窮絕有斷无妙從何悟微乎哉
光曜之間知北遊之大旨也

腐齋云子能有无未能无无此語至妙未
能无无言我猶在无字中為无字所有何
從至於實然空然乎圓覺云說无覺者亦
復如是无覺可謂妙矣而猶以為未盡與
此義同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
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
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是用之
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无不用
者乎物孰不資焉

郭註捶鉤之輕重而无豪芒之差都无
懷則物來皆應也

呂註无用无不用唯道為然

疑獨註大馬楚之大司馬有工人善捶鉤
帶鉤老而藝精故司馬疑其巧而有道答

以非有道也內守固則外物不能亂自少
而好此藝於外物无視非帶鉤无察此其
所以精也蓋用心於此則不用於彼故此
愈精是用之者假不用所以長得其用也
无不用者道也物孰不資焉巧者知之精
知之精猶若此況道之精乎

碧虛註道在有守而已若无察无守是都
无所用也凡有用於此必无用於彼是用
之者假夫不用者也假不用為用故長得
其用善治萬物者无有不用故用得資焉
腐齋云非鉤无察即前所謂唯蜩翼之知
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无不用者道
之无為而无不為者也言我以不用之妙
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況道之无為无
不為者天下孰不賴焉

光曜喻學道而有所見心華發明之初
无有則損而至於无為宜其不得問而
實然空然視聽搏之不可得也光曜始
悟而歎其道之至何所修為而至於此
乎猶河伯見海若望洋而歎也子能有

无謂知萬法皆空故獨明此道然猶坐
於无未達重玄之域今汝得為无有何
從而至此哉重數義其不可及也捶鉤
之於物无視不用世間之用能无有之
謂也非鉤无察精其在我之用能有无
之謂也至於无不用則无无之謂歟天
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有无互顯故
物孰不資焉无之為物實然空然最難
形狀而道妙所立至神之運實資於此
世人執著於有不知從无而生還歸於
无耳故真人多以此立論破世人之執
見明萬物之始終信能靜而求之忘而
契之萬有俱空一真獨露始知用假不
用而長得其用非虛言也。及為无有
矣諸本皆然審詳經意當是无无上文

可照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
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
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
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

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无古无今无始无終未有子孫而有孫子可乎毋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死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无已聖人之愛人也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郭註仲尼言天地常存乃无未有之時虛心待命斯神受也思求則更致不了非唯无不得化而為有有亦不得化而為无是以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為无故自古无未有之時而常存也子孫孫子言世世无極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死生无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即所謂物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物自然即物之自爾吾以至道為先物道乃至无既无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而猶有物无已明

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无已者亦取於自爾故思流百代而不廢也

呂註天地孰名之知所以名天地者則知所以生天地者知所以生天地者則未有天地猶今而已神者先受之不思而得也又且為不神者求所以為不神也古今終始相待而有无待則皆无矣儻明此則知所謂未有天地矣未有天地而可知則未有子孫而有孫子也使之勿應欲其不以有心求之蓋心有所謂生而後能生其死心有所謂死而後能死其生此以有心求之之過也死生有待邪體本无待也有无待皆有所一體知死生為一體則安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先天地生則物物者也物物者非物則物出不得先物也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猶其有物而已猶其有物无而已矣言其未始有物也聖人之愛人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也此乾元所以統天君子體之以長人者也疑獨註未有天地之前果可知乎以有天

地之後推之則可知矣荀子云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千載之前今日是也故孔子對冉求曰古猶今也冉求始則虛心以問虛則神生故昭然終則聞言未悟中心有物以礙之而不神者來舍故昧然孔子復告之以无古无今无始无終以神言也未有子孫當待其化而遽欲有之不可也本无死也因生生死本无生也因死生生死生各有一體皆不相待也太易者未見氣也非形非氣所以能物物能物物則非物以

其為物雖出物先而不能先物猶其有物所以不能先也猶其有物則无窮已聖人之於物也以不仁愛之而其愛終无已者蓋取諸此

碧虛註問未有天地欲明先物也答以古猶今以身觀身也昭然謂幼稚聰慧昧然謂中年昏晦神者先受之專氣和柔受道之樸全也又為不神者求嗜好无厭欲美頑質也老同幼則无古今生如死則无終始有子故有孫是相因之道明古今之有

自而散有爲无積无成有不離乎造化也不以有此生而生其死不因此死而死其生明生者自生死者自死非因生而死非因死而生言其本无待也皆有所一體有无異道也天地獨化之大者儻有先者物自先耳不得謂先天地生者物也然物與天地皆有所一體雖同是物而物物自生前物非後物亦猶子子孫孫各不同也故物物各有太極若言物後而後物復先猶其有物而物物无窮已也聖人窮狗百姓而百姓愛之无已者亦取其不先物故也

腐齋云神者在我之知覺不神者知覺之靈氣所昏也昔之昭然虛靈知覺者在故能受之今之昧然虛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求也无古今終始言造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之也本應謂不必更言纔有生字則有死字是因生而後生一死字纔有死字則有生字其義亦然死生所待一體而已體猶

理也物物者非物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不可以物名之既名爲物不得爲在天地之先矣如此便是有物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此是一句既有物則相物无窮已聖人愛人有迹可見形迹相求无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物者之非物也

冉求此問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等問一答使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蓋求也雖升夫子之堂所習无過世學則其聞見不越乎耳目之間未有天地之先豈能逆知識宜其怪而有問也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未有天地之先吾身之本來是也知吾身之本來則知天地之先知天地之先亦以有天地之後推之耳聖人者執古以御今則必能推今以明古豈止百世可知哉夫天地乃空中之細物物中之至大者有形生於无形終亦必歸於壞但人居短景目不及見猶夏蟲之不知冰耳神者先受之

知其神而神也又且爲不神者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昔昭然者汝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之今昧然者聞道而忘其知識是不神之中有神存焉汝又何必更求邪蓋使之反照心源得无所不得不昧无古今則死生不得以係之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謂其獨化非有所待也猶向息非今息前焰非後焰之義復提起問端云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无先天地生者物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一有物出涉乎形器便不得爲先物由其有物故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林林總總日接乎前能卓然獨立不爲所惑者鮮矣是知人物无窮由於造化之无窮故聖人仁愛之心及物亦无窮然均不免散渾朴爲澆漓太古无爲之治不可得而復也夫欲還太古无爲之治其唯善求已之先天者歟。經文猶字疑當是由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將无有所迎四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焉章氏之圖黃帝之圖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蓋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无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阜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逐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郭註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以心使形故外不化常无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化與不化皆任之无心而恣其自化非將迎靡順則足而止也夫无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蓋和也儒墨之師天下難

和者无心者猶能知之況其凡乎處物不傷至順在我而已无心故至順至順故能无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山林阜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為无故而樂无故而樂亦无故而哀則所樂不足樂所哀不足哀也世人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如逆旅耳知之所遇者知之所不遇者不知也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亦然由此觀之制不由我皆自得也由知而後得假學故淺矣

呂註古之人外化則與之偕遊內不化則有不忘者存今之人內化則其心與之然外不化則規乎前而不日但也與物化者一不化則安有化不化有化有不化則非所以為不化安可與物相靡其行如馳而莫之能止哉與之莫多則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而已曰圖曰官曰室言世蓋衰而遊之者益少其居益狹矣君子若儒墨者師猶以是非相蓋蓋則傷之甚況今之人不與之相靡也難矣聖人處物不傷物

則是非兩行而休乎天均物其能傷乎故雖與人相將迎而獨遊於无所將迎也世人為外物所役哀樂得以入其舍山林阜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二者相為往來而未常息也其來莫禦其去莫止則其身直為物所寄如逆旅耳蓋知遇而不知所不遇遇則偶物不遇則離物也能而不知所不能則為物役不能則役物也无知无能人所不免言其固有皆可求之而及務免乎人之所不免則失性甚矣豈不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而齊其知之所知以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雖知之亦淺矣

疑獨註外化而內不化者形隨物遷而中有主內化而外不化者心隨物化而形未忘與物化者形化而心不化故曰一不化夫物之化與不化聽而任之安然與之相應順又使之各足於性分无欠缺也固者四時之地圖書場園狹於園宮狹於園室狹於官言之性命自廣大世變下衰

不能使之復朴乃感其廣居而使之狹遭時使然也彼聖人者宜有優劣乎儒墨之說是此非彼最難和之歸一盤者和而一之也蓋聖人處物不傷物故物亦不能傷兒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是也此全德之人唯能與人相將迎所謂將迎者同人而已凡人之情樂新厭故天下之物未有新而不故者以必故之物待易厭之情天下之無樂也宜矣富貴者之樂勢利幽閒者之樂山林不過待外物以為樂安有新而不故故而不厭者哉及故而厭則哀繼之矣哀樂之寄於吾身猶逆旅耳唯學而至於道者不居富貴而有宰制役使之實不隱山林而足以閱萬物之變實之存不匱變之出无窮則所樂日新而无故何有厭而哀者邪

如聖人之遊行居寢於圓宮室又何將迎哉儒墨君子尚不能无心而分別是非況其下者乎處物不傷物光塵一體也物亦不能傷彼我无心也唯无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然无心而不將迎者易將迎而不迂物者為難也山林无情於人而人多樂之者靜與性合也遇變即哀情使然也世之人皆為哀樂所將迎故遇則禍多不遇則福全能者受役不能者役人也是以聖人肯乎无知无能而世人乃強知強能與物相傷是為大病僅能去其妄言妄知而入其不知所以知者則深矣達矣腐齋云應物而不累於物為外化應物而不動其心為內不化與接為構為內化與物靡刃為外不化以我之內不化而外應乎物所遇者化而无將迎則化亦不知不化亦不知一不化者无心之心安猶豈也靡磨也宜與之相磨而必欲與之相勝哉稀韋黃帝有廣湯武儒墨之師皆未盡內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非相贅贅謂五味

相奪也圓宮室謂其以此為窠曰不傷物即與物化與物化故能與人相將迎也凡人遊於山林其心必樂樂則有感感必哀矣蘭亭記中正用此意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旅舍耳遇謂可見不遇不可見可見者人不可見者天能其所能人也其所能天也舉世之人皆有不自知不自能者唯其知人不知天故欲免其所不可免者豈不悲哉故至言无言至為无為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所可知者為知其所見淺矣

外化者柔以和先內不化者介以立德內化者心隨物遷外不化者矜持矯俗世之人不化其所當化而化其所不當化此古今澆淳之所以別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聖人土苴以治天下與物化也真以治身一不化也誠能真以治身則推之天下特餘事耳將无內外之可辨化與不化同歸於化矣故安然與之

相順而必无過舉也。園圖宮室言聖人之所安後世遊之者益少而日狹其居所尚者儒墨之師猶不免是非紛競以相齟齬況今之人其能處物无傷而與人相將迎乎无怪其棄園圖宮室羣居之樂而為山林阜壤獨善之舉也。凡物之理動極必靜在人之情樂極必哀滑鄭市者慕山林之清樂山林者无不厭之理蓋性情密移與化同運不自覺此身為哀樂之旅舍也。外物篇云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與此同過。謂物接於前者不過則遺物離人見猶不見也能謂施為處當者不能則如愚守朴絕學无為也。人莫不以物之去來為哀樂不悟吾身亦暫寄耳。況所遇所能又吾身之暫寄者哉。唯无知乃真知无能乃真能。是人所固有而不免者。今棄其固有而反務乎多知多能苦心勞形役役以至於斃此真人之所哀也。凡人固不能无言无為但无心於言為之。

間則言為之累自去斯為至言至為也。若齊限以為知之所知則淺陋不近道矣。君子之人當是古之人三字詳下文可照。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為有言之所自也。北遊則趨其本方有還源之意。玄水至妙而存澤物之功有心於為道之譬无為无謂則冥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答不知乃真知也。黃帝答之愈明其知道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離形去知墮體黜聰无為而萬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道不可得而有身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於无通天下一氣耳。神奇臭腐之变化陰陽嗜醜而自生勃然出溲然入眾人所同也。與物化一不化聖人之所獨也。死生任化發蒙自墮則居化而任化无化无不化忘化而化。化安化安不化哉。每下愈況故道在瓦甕用假不用故工乎捶鉤以今日而知天地之先不居則不去也无將迎而通内外之化處物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境而靜者无所不

靜不因物而樂者无所不樂。非化所能運非累所能侵。可以一日為百年可以百年為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寓非臺中之天地哉。靖觀世人之為物逆旅往往以所遇所能而殘生傷性无異沉檀就爐騰馥須臾而形已燼矣。莫若不遇不能之全其真也。太上云不言之教无為之益天下稀及之故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為去為終外篇之旨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

正五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雜篇庚桑楚第一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盡然知者去之其妻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壞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儕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牛胡不相與尸而祝之杜而饗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第子異之庚桑子曰第子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祖子于賢人之間我其拘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郭象註畫然飾知挈然於仁擁腫朴也執掌自得始異其素知而任愚終悟夫與四時俱者无近功也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為也至人尸居而百姓自往非由

知也故不欲為人標杓老子云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呂惠卿註老聃之道絕仁棄知而不尚賢非以明民而愚之故其臣妻之仁知者皆去而遠之唯擁腫執掌是與畫然挈然仁知之小者擁腫連執掌拘執則非任知與仁者也畏壘之民化楚之道无所事知而致力於衣食之間所以大懷楚之所為足以新人耳目故灑然異之其道无為而成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尸祝杜饗皆為君宗者所從事言民欲推尊之意夫春秋皆天之所為萬物莫知也聖人所以尸居而百姓不知所往今畏壘細民欲祖豆于於賢人之間所謂不能使人无保也我其可以不辭而為人之標杓乎

林疑獨註物受命於天則役於天民受命於君則役於君第子受命於師則役於師天役物以生而息物以死君役民以事而息民以財師役第子以學而息之以道凡有所受命者皆不免乎役故楚學於老聃

而稱役也聃非有私於楚而楚獨得聃之道者能充其性分之實故也畏壘為貢之羽山見洞靈經其臣妻皆取樵朴之人而去其畫然知挈然仁者无用之材與之居不職之臣為之使三年大壞民皆異之无近功故日計不足有遠效故歲計有餘民化其德欲立之南面杜饗而尸祝之與老子可以寄託天下意同春至而物生秋至而物成自然之道行而人弗知也居則如尸言其靜環堵之室言其陋而百姓猖狂欣慕自往依歸非由於知也今畏壘細民欲以禮器待我於賢人之間是以我為人之杓也杓小器便於眾用而已則是有違老聃之訓是以不釋然也

郭象陳景元註偏得老聃之道言其悟理最深故智略仁義皆所不取而擁腫不材執掌自得者與之從事是以初驚情泊後欣俗阜道脩德長民欲尸祝之不釋然者尚嫌有跡春秋皆自然之道不言而自行於我何功哉故尸居潛隱民莫得知宜肯

爲人之標杓耶若當俎豆是吾不解師言而故違之也

劉熙註老子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而畏之民乃欲尸祝庚桑則楚之於道其猶未耶又聞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反受其殃今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楚之於順物其猶未耶又聞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存乎千世之後特其跡耳然則庚桑之道造乎无爲而未能无不爲也

林氏庸齋口義擁腫執掌猶支離也灑然

滿灑有異於人歲計有餘久而有益也尸祝社稷敬祀之意鼓舞筆端如此下語不釋然不樂貌豈无得而然言天實爲之天道已行自然无心之喻不知所如往言與世相忘杓小器必我小淺易見故人得而知之釋氏云我修行无力被鬼神觀破不釋於老聃之言者恐負師訓故不樂也

褚氏管見庚桑太史公作亢桑一作亢倉諸子中之一家也唐朝冊號洞靈真經其經云庚桑子居羽山之顛何桀註

羽山在徐州莊子言畏壘指其形之拙朴畫然絜然皆顯示貌爲仁知而不晦藏則不仁不知者疾之而患至根也寧與椎鈍者居彼此无心風溥俗阜久而民樂其化願推尊之日計不足慮計有餘積絲成帛之義庚桑以爲不知己恐民歸附而爲己累也夫春生秋成天道自運聖世之民何知帝力令乃陳列子於賢人之間我雖不自賢而猶爲彼所尚是立杓於此以召矢石也吾肯爲此乎然則庚桑之居畏壘韜光未密不能使人兼忘莫若列子居鄭國之混融无迹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還其體而鯢鱖爲之制步切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鸇狐爲之祥且夫專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禹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賢而擲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弑父臣有弑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阮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郭註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稜而勉夫子聽之答以去利遠害乃全若擇身利稜則粗而淺曾魚鼈藏身之不若也二子謂堯舜何足稱揚哉將今後世妄行穿鑿而植纖亂簡髮數米理錐刀之末也混然一之元所作爲乃充滿耳若拂戾其性以待其所尚真不足以知繼之則偏矣僞以求生非盜而何民於利甚勤則无所復顧由於堯舜遺其迹飾僞播其後而致斯弊也呂註老聃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楚得聃之道故藏

身不厭深眇德遠堯舜而不為也夫以未始有物之間而分辯堯舜何異鑿垣植蒿既非宜而又无用唯能輔物自然而不散為則簡易而有功不然則猶簡髮數米曷足以濟世哉聖人之治使民无知无欲以堯舜之迹觀之不免舉賢任知卒至相軋相盜則有知為欲之大民性為其所遷亂之所由生也

○疑獨註弟子謂賢有德者則尊之以位能有才者則授之以職堯舜之治尚然況畏曼細民感庚桑之德化者乎答以魚鳥不厭高深所以期免患也人欲全生藏身不厭深眇而已堯舜者真人出而應世之迹是其塵垢秕糠耳何足以稱揚哉二子之言辯不能順性命之理猶鑿垣而植蒿也簡髮數米言其小計堯舜雖德之盛漸離天而入人莊子所以非其迹而防其流也慮民相軋故不高賢而无爭心慮民相盜故絕聖知而利百倍夫賢知數物不足以厚民徒使上下交征以至日中穴隙而不

顧者皆因堯舜遺迹致弊而然歟相食且人惡之況人相食乎

○碧虛註汙濁凡鱗所專而蛟鯨不避丘阜狐狸所善而虎兕不處是以道德光大俗難隱藏先善與利聖人常事唯高遠深眇者利官莫能侵而彼全其形生者不足稱揚也辨析賢愚將毀淳朴簡髮數米喪失混同聖人不尚賢絕聖知所以厚民使不為篡竊也而任知之士目前圖成而已宜料他日之敗哉

○腐齋曰義鱗孤雖小可以主溝丘言地无小大皆有所尊先善與利名出則利入也言人有賢能人必尊敬之今畏曼細民樂於尊能敬賢夫子當聽之而已默離山魚失水喻名見於世則能害身介獨也蓬同蕩以堯舜二子為辨猶鑿垣而植草无此理也於利甚動言為生甚苦穴隙即穿窬之盜

○弟子謂尊賢先善堯舜遺法畏曼舉而行之未為失當答以至人藏身不厭深

眇猶九淵之龍蟄而後能神也夫堯舜繼統作君功成治備莫非由仁義而行若无可疵者南華主於老氏純仁素義之說凡欲揚道德而抑仁義必指堯舜為首意在拔本塞源不得不爾觀者當

○求其主意无惑於緒言可也故謂子雖引以為辯猶植蒿取蕪穢簡髮徒自勞何足以濟世且仁知數物世之所專以為可以致治儻无道以統之但徇其迹將見姦弊橫生豈止乎相軋相盜而已俗既卑薄切為利謀則臣子之分有所不安君父之尊有所不畏叛倫悖理將无不為矣庚桑不受畏曼之祝是察病於未形而先固其本也世患何由而及哉

○南榮越聲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聞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金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蠋越雖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失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乎胡不南見老子郭註全形謂守其分而无攬乎生之外也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不强相效兩形聞而不能相得將有聞之者達耳謂早聞形隔故難化也

色心知不辨是非世所謂聾聾與狂也為道者則以不自見為盲不自聞為聾不自得為狂狂與聖在念與不念之間耳我形之與彼形固皆保精神則无方也安有聞而不聞者其所以相求而不能相得有物聞之而已越雖云未聞道其所知已異乎常人但未能以楚之言契之於心也疑獨註越懼庚桑之道難至遂發惡乎託業之問答以全形抱生即老子云管窺抱一也管窺則形全抱一則生全專氣致柔无思无虑可以及此言也越未明庚桑之意謂形雖一而耳目與心不能相為用以聾聾狂者觀之則耳目心三者各異於形矣夫豈知聾聾狂者之所以為形全哉我形彼形俱聞而外見諸理物或聞之與接為構欲相求而不能相得者六賊為之孽也越自知未化庚桑之道勉聞達耳而已奔蜂越難喻己才小不能化大使之見老子所謂大而化之也

賢則全形忘知則抱生疏濬千日斯言應矣有主不執故狂弗自得六鑿相攘故物或聞之膚受者達耳神悟則徹心牛泮安有鯢鵬之化蜂房安有鵬鴞之離理固然也庚桑所以謝越之問者欲藏其狂言以自全而推至理於老聃耳

庸齋曰義人之心與耳目皆聞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猶聾盲者之无所見聞我形與人形本開闢而无蔽今乃為物欲所聞以心求心不能相得夫子教我勿使思慮營營勉以聞道庶幾其能達矣奔蜂越難之喻義同前解

越聞至人藏身不厭深眇遂問於何託業而可踐及此言庚桑誨以全形而勿損抱生而勿離忘思絕慮功周千日庶幾可矣若前所云尊賢先善皆勞思而為之損形雖生之本也越猶未悟乃述中心之疑謂目與形本同而盲者不能自見耳與心之於形亦然聾者不自聞狂者不自得即連叔曰豈唯形骸有聾

盲哉知亦有之今越非形有瞽盲正坐知之瞽盲所以費庚桑點化形聞即覺也我形彼形俱聞而應物本无所蔽及物入而為主所謂我者反爲客矣相求而不能相得猶孔門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相求而相得則子知我而我知魚矣今雖承師訓勉聞達耳未能心悟也庚桑至此无所施其巧遂使就有道而求速化將无不解之惑矣於此有以見庚桑之德不責人之難化反揆己之不足所以廣師門之樂有躋弟子於成材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一
三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一 正共

武林道士 韓 伯 秀 學

雜篇庚桑楚第二

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憐哉

郭註老子問越何與人偕來之衆揆三言而來故

呂註越欲爲道其心不能致一而揆三言則謂與人偕來之衆亦宜矣以道與世尤

其心莫得而藏此老子所以得之於眉睫之間也道者物之所生唯致一能得之今越規規然以越舍不一之心索之於无窮之間若喪父母而揭竿求之於海固固然哉欲反其性情而无由入此至人之所憐也

疑獨註羸同羸最糧器七日七夜言暴道之切晝夜不息也老子知其自楚之所來揆三言而至故問與人偕來之衆越遂懼然莫辨主賓繼陳三條以求決蓋爲天明仁義知之本故有此疑老子告以向吾見眉睫而得汝今又言而信之世之術士以言貌觀人亦此理但學不至者不免於妄耳越失道之真猶童樵失所親而欲揭竿測海以求斷不可得汝亡人哉言失爲人之道也

碧虛註問何與人偕來之衆謂衆色不定意不一也懼然顧後懷疑失容吾所謂者非言非貌驚故忘答慚故失問朱愚丹心愚惑也夫仁知義三者彼我皆爲愚既目

擊道存矣又況有言乎海非藏親之地罕非探淵之策喪本无歸固然失措欲反性情而无由入此所以可憐也

庸齋曰義赴方獨見而老子以為與眾偕來釋氏所謂汝心中正闕也朱愚猶顯蒙仁知義三語謂无心又不可有心又不可疑而未決也規規寡淺貌揭竿求海言求无於有亡人亡失其本心之人欲見自然之道不可得也

何與人偕來之衆一語勘辨甚力此楚老為人真切處若内无真見聞此鮮不懷疑宗門諸老慣用此機赴於言下忘答失問遂以第二機接之及其懼消漸釋陳述三條觀免世累老子告以汝如孩童失親而揭竿求海言真性之至親不能保全而致喪失乃欲為仁義以索之於无涯世事之中愈求愈遠身雖存與亡无異矣憫憫无歸貌欲反性情而无由入則是速能思復聖人不棄所以憐而進之信能超三言而无累斯為

反性情之道也歟。朱愚難通碧虛云

江南古藏本作株愚取形若撮株之義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執藝養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内捷内獲者不可綽而捉將外捷内外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全諸人而求諸己乎能儉然乎能侗然乎能見乎手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啜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掇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郭註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獲於外則心術塞於内欲惡獲於内則耳目塞於外故必无得无失而後

為通偏獲而不可況内外獲乎耳目眩惑於外心術流蕩於内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抱一不離性還自得當則吉過則凶无所上也止謂止於分已謂无追故速舍人求己全我而不效彼也无停迹无節破任聲之自出而不由喜怒哀任手之自握而非獨得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信足自行縱體自任至於物被亦波斯順之也

呂註知趣舍滑心而惡之欲洗濯而復於虛靜是為召好去惡然猶未之能行所以自然鬱鬱之氣充津津有所漏獲則物之粘著而難去者今惡耳目之獲於聲色而欲物物以持之是繁而捉也則莫若内捷内捷則心不出而外不獲矣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是也心術獲於事為而欲事事以止之是縲而捉也則莫若外捷外捷則物不入而内不獲矣老子云開其門解其紛是也故寂然不動萬物不足以撓其心不然則雖有道德者猶不能持況做效而

行者乎所謂聞道者知其未始有物而无
所事焉也越自知其病未足以勝大道之
藥但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衛生以无爲爲
經一者道之所自生言詳所止何事上蓋
哉此皆能止其思爲而求諸己故也儵然
无係侗然无破則如兒子矣使其嗶出於
哀怒而不和其能不嗶乎以至握而不知
其爲握視而不知其爲視其行止一出於
无心與物宛轉同其波流此衛生之經也
疑獨註心存好惡所以自愁洗去其惡亦
孰矣然而鬱鬱津津猶有發見於外者獲
猶羈絆捷謂關閉耳目之於聲色外獲也
不可使至於繁捉而納諸內以捷閉之身
意之於觸法內獲也不可使至於緣捉而
置諸外以捷閉之與由外入者中有主則
不入自內出者有正於外則不距意同譬
人家有不肖子爲姦於外者捉而閉諸內
爲完於內者捉而閉諸外嗜慾之害身猶
不肖子之害家防閑不可不謹也越引里
人之病以自喻病病者猶未病猶列子云

生生者不生越欲聞大道而未得其方猶
飲藥以加病也願聞衛生之常道而已答
以抱一勿失則不待卜筮而知吉凶凶險
而能止已則終止矣足於已而无待於外
故綽然侗然不失其赤子之心專氣致柔
而常德不離是以入鳥獸而不亂逢虎兇
而不傷其嗶握視也一出於无心以至任
足之自行任體之自爲與物同波而不離
乎道也
碧虛註能病已病者猶未病聞道愈惑者
爲難悟故知大方之難窺願聞小乘而已
抱一勿失專而藏照也知吉凶者誠明能
止已則不役求諸己則自信儵然侗然无
所係累能兒子乎全其朴也兒子淳德未
虧故聲完而握專无著而神定縱任而无
忤同流而莫汨此皆衛生之經也
虛齋曰義召好求其是去惡離其非未忘
好惡所以自愁孰同執謂用功之久鬱鬱
意未寧一故津津可見獲以皮束物捷閉
門之牡皆檢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檢梏

則繁多而不可執捉將反而求之於內曰
內捷中心擾擾欲自檢梏則綢繆而不可
執捉又將求之於外曰外捷言學道不得
其要內外皆无下手處若此者其在身之
道德且不能持況欲循自然之理而行者
乎越陳愚惑之甚欲聞大道而自不知其
受病之處雖承教而愈惑猶飲藥以加病
今不敢求聞大道願聞衛生之經而已抱
一謂全真勿失得於天者无所喪无卜筮
知吉凶至誠可以前知也止即定已即大
休歇舍人求諸己不務外也兒子啼而聲
不乾无容心而不傷其和也捉者屈而不
可伸小兒久握而无室破共其德猶云同
其性言人皆如此目不瞬者視而无心不
知所居所爲而與物同波此可爲衛生之
常道也
請入就舍願留而受業於門召好去惡
則不能忘情於善惡之間又不知所好
之果善所惡之果不善耶自愁一本作
息愁又作愁息說俱未通審詳經意猶

書云自怨自艾之義退處旬日怨艾日
前爲學不力見道不明今雖遇聖師卒
難陶鑄至於洗心復見可謂有志而能
自新矣老子謂洗濯孰哉古同執勞
勞乎勇達於子充乎顏觀然其中津津
形見於外猶有未除之惡此又勉進向
上一步而成其自新之志也內轍即六
根之盤固外轍即六塵之染著捷則關
閉防閑以嚴其界限之意諸解多從捉
爲讀疑獨從繁從緣絕句亦有理內外
二轍人之通患在中主者善持之則
情不流而性可復心不撓而道可進矣
越猶未悟引里人有病猶能言已有病
而不能堅忍不可以進大道願聞衛生
之經而已能抱一則心不二不務得則
必无失无卜筮知吉凶垢去而心鑑明
也知至則能止造忘則能已舍人求已
內足而不假乎物也能見子乎此誠切
喻使人皆可以求諸已而復乎本來之
天其嚆握視之所以異於成人者內韞

仲和而无心於外故也衛生之經何以
加此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
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
地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
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
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
也吾固告汝曰能見子乎見子動不知所爲
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
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无有惡有人
災也

郭註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欲自謂至人
之德冰解凍釋明非自爾至人无心皆與
物共不以利害相撓也越謂已便可得此
言而至耶答云非謂此言爲不至但能聞
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
適可以爲經胡可以爲至哉故學者不至
至者不學也禍福生於得失人災由於愛
惡今槁木死灰无情之至憂患得失何自
而來

呂註人心湛然如水知識結破而不能虛
猶水凍而爲冰知衛生之經冰解而凍釋
矣至人心常如水故德不脩而物不能難
交食交樂而不以利害相撓也不與爲怪
故世俗所不能異不與爲謀故世俗所不
能同无係无碇又何能抱一能勿失脩然
侗然之足問乎此至人所以爲衛生之常
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見
子之不知所之爲而若槁木死灰者是
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
也人能身槁心灰安得而累之哉

疑獨註越聞衛生之經便以爲至人之德
止於此矣冰解凍釋喻人爲物欲所蔽聞
道則釋然也至人者仁足以安土故受於
地者不擇而食之知足以事天故受於天
者不辭而樂之不以我敵人不以己徇物
則利害不足以撓其心矣不爲怪以高奇
則能常其德不爲謀以任知則能守以仁
不爲事以好動則能鎮以靜脩然侗然去
來无累此至人之德也越又問然則是至

乎老子復舉前語人能如兒子之槁形灰心何禍福之能及哉

碧虛註越以此為至人之德是見彈而求炙也故鍼藥去病言教解感皆非至者至人脩德以調陰陽庶人竭力以事稼穡交食所以養形交樂所以和性人和物阜誠心无撓利害兩忘任常不怪空有元係愆其遊適是衛生之經已理至則忘言也夫欲至極者必先反淳朴淳朴如嬰兒為道之捷徑若以言為至猶咀糟粕而求醇液之美也

腐齋曰義越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聞老子所言高妙又有至人之德之問老子曰非也恐其住著於此故示以冰解凍釋脫灑自悟之意交食乎地與人同也交樂乎天與天同也不與物相撓為怪而无謀度事事之迹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之經衛生之經即至人事以此見得非也二字不是實語越又問然則是至乎老子曰未也則當別有話頭却又再

舉前文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耳

列子載陳大夫聘魯稱吾國有亢倉子者得老聃之道魯侯使上卿厚禮而往之則知庚桑子之道與老子无異故其推仁愛物善誘樂育之心唯恐其不至也

是篇首庚桑子曰凡四南榮越問者三泊越往見老子老子曰者八其諄諄誨導不忍棄人於失道之域蓋可見矣夫真性如水虛明澄湛非有非无及為物欲蔽結如水凍而成冰冰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靈而結形不靈開道悟理則冰解凍釋清靈何損焉人患弗及求耳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也交食乎天均陶太和也若然則人物利害何由及怪行謀為何所用往來安得而不適生經安得而不衛學道造此固已至矣而猶曰未也達語其至又復引兒子之辭以告此師家作略轉換人耳目處分明兩手分付要人力量承當蓋人之性質本素日與物接客氣乘之相刃相靡皆吾敵

矣信能專氣致柔而至於還淳復朴粹如嬰兒又何禍福之能及難覆客問至此辭窮理盡亦无所施力矣奈何越之載道力微卒无領會一語惜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一

武林道士 褚 傳 孝 亭

雜篇庚桑楚第三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郭註德宇泰然而定則所發者天光非人

耀也故人見其人物見其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人而脩人則自得所以常泰常泰故反居我宅自然復助出則天子處則天民二者俱以泰然而得之非為也故凡所能者雖行非為雖習非學雖言非辯所不能知不可強知故止斯至也意雖欲為者必敗理終不能也
呂註身著人之宇不否不亂則發天光天光者不識不知明白洞達人見其人而莫知其天是人貌而天者也人有脩者乃今

有恒為道必至於天而後可久也人舍謂羣於人天助獨成其天也天民非人所得而民天子以其繼天而生也天下之物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唯道不可以知知故學所不能學經云學不學是也行所不能行不道之道是也辯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或反此而不免有為則敗之而已矣

疑獨註宇者氣之宅陰陽交為泰宇泰定則冲氣生于中自然之光發于外人見之

者人道人不見者天道世人莫見至人合天之道但見其同人之迹能襲而脩為有恒者矣有恒則可久是為成性之人方盡人道人雖舍之天則助之人之所舍非人之民是天民也天之所助非人之子是天子也士有窮居陋巷不為人所知而去就聽天者天民也有達處廊廟為天之所助而資養泰夫者天子也今之學者強學其所不能學故損性強行其所不能行故損德強辯其所不能辯故悖理此皆不止於

性分之內故不能有所至而敗其自然之分也

碧虛註靈宇大寧者慧光內發天廷外瑩我牛人謂之牛我馬人謂之馬物物自名而天光不妄也脩大寧者和光不忤未始異常與物和同人所蔽舍奉天子物天所佑助此有恒德者也世學學所不能學至學學其所不能學天下難事必作於易是也世行行所不能行至行其所能行聖人言易行天下莫能行是也世辯辯所不能辯至辯辯其所不能辯善者不辯辯者不善是也知止乎其所不知而至猶操舟者止於溺欲其驚沒則殆矣反其自然非敗而何腐齎口義至此莊子泛論至理宇譬臂中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是誠而明也天光既發則人見其為人而已自同於天矣脩真至此有恒者也即是至誠悠久如此則天助之人歸之天民言非常民天子天愛之如子也人之學行辯三者皆有迹所不能學不能行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知

至於所不能知而止則為造極反此道者造物敗之

身者神之宇神安宇泰定猶主鎮靜而家和平君无為而國寧謐也泰然而定則行住坐卧无非定不在乎堅制強執似繫焉而止也天光即已之靈明內發外見如鑑无隱人見其同乎人而實與天為徒矣若能脩此乃含有常之德德有常則功著天運外親若愚世人忽而舍之天則愛而助之以其心合天德故也天民則德超乎人光而不耀天子則體天立極推德及人即所謂以此處上天子帝王之德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凡此皆君子所當學當行之事世人多務學人之所能而失己之良能唯至於道者學人所不能學學不學是也行人所不能行无微迹是也辯人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信能造此則是知人之所不知是為知之至若舍此而求進乎道則敗其自然之鈞无以陶成已

德何望乎發天光而得天助哉乃今難釋疑當是。乃合天均古本作鈞通用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遠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含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无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无名唯庸有先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致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兵莫憎于志鏖鏖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郭註因其自備順其成形心自生耳非虞度而出之理自達彼非慢中而敬外天理自有窮通有為而致患乃人也安之若命其成不滑靈臺清暢尋意不能入也有持

謂不動於外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則失也發不由己誠何由而當其不居分內所以為失幽顯无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避分內者行不由名期損已以為物行无名者本有新光因而用之志期費者雖已所无猶借彼而賈賈人見其賤而自以為安也窮謂終始且謂券外而賤者其身不能自容則雖已非已既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而其志之所櫻焦火凝冰故其為兵甚於劔戟蓋心使氣則陰陽微結於五臟所在皆陰陽故不可逃也

呂註萬物與我為一備物也將形謂无往而物不從物來而心出非生於虞也於是而敬生因之以達彼非有持於外敬以直內也若是而萬惡至者天也以其非為而敗之故不足以滑成靈臺不動則有持而持之者莫知其鄉蓋以不持持之耳知此則所謂誠已發而必中節矣否則妄作凶又惡能當哉業自外入而无主於中亦將不舍不舍謂去之之速每更為失者俗學

以求復其初不免為蒙蔽之民。券所以主物而有之有諸已而行之為券內誠已而獨行也。無諸已而行之為券外不見其誠已而幽顯不能一也。无名者道故信矣而不期與焉而不費券外者期而後能信實而後能與唯庸有光不用則復歸其明唯賈人也可以市而已人見其不足而跋扈猶魁然自大也人能見其未始有物則與物窮而無我無我則物入而不礙是謂知常容否則與物且而已其身不能容所謂汝之片體將為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為地所不載又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則盡人可知矣志之為兵傷人之心鏖鎔則傷人之形而已盜之為寇可逃而免陰陽之寇莫逃於天地之間唯至人弱其志而不必故無兵藏於非陰非陽而無心故萬物不得而盜也。

人為也至人之學已至於命雖事之可惡者不足以滑亂其成心靈臺有持欲其存也苟不知其持之道而有志乎執守又不可持矣仁能成已推而及物則無不當若不誠而妄發業入於中而不舍則向所謂得者更為失矣故為惡於顯則欺人為惡於幽則欺鬼於心有愧其敢獨行乎止乎券內不越分也無待於外所以行乎无名出於券外好為人也逐物無窮所以志乎期費行乎无名則充實而光輝發外期費者以名迹求受於人唯恐其不受人見其好跂其足危矣猶魁然自大而不知變知變則物入焉與物且者不必於物身猶不敢自容況容人乎至人無親無親者盡人道天道其有不盡乎人知兵之憎毒不知心之為害尤甚兵害猶可避心害無往而不值也過喜則寒寒外過怒則熱熱大皆心使之唯无心者陰陽不能冠五行不能賊也。

有漸為將形括囊不安之意以生應物之心內自恭肅外弗見侮無為而禍臨者天命也有繫而獲罪者人事也處患而不憂者靈臺不枉成性不虧也有持則真性存不知其所持无主也而不可持者隨其成心而師之不誠已則所發皆妄道業難入更致重失也券內者行乎无名故自明券外者志乎期費則賈人見其危跋扈謂安固也與物窮者謂券內之人與人愈有券外之人苟且容身而已無親者人不保附而孤絕期費之志毒過鋒刃妄發之心冠甚陰陽故憎毒之氣无所逃也。

腐腐曰義萬物皆備於我將順其生之自然退藏於不思慮之地心之應物隨時而生釋氏所謂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敬存於中自達於彼至此而不如意事是天實為之何足以滑我胃中混成之德持謂有所主雖主而不知其所主而不可持者專於持守則為未化一句三持字語其精微人未能誠已而有所妄發發而不中業已

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舍此恥過作非也每有所改更轉見差失葉不訓事如今人言葉已成行之業如此者人誅鬼責必不可逃知幽明之可畏則當謹獨故能獨行券內不越已分人無得而名券外求在人者也志之所期不過費用之資圖自利耳惟庸有充實而光輝常在舍已外求志在得利商賈之用心人見其跋高自立魁然可尊而不知沒入於利欲窮盡而後已且謂逐物苟得趨禍不悔者身不自容於人何有親戚疏素人道絕矣心有所著皆能自傷憎於兵器陰陽之傷亦猶寇也心和平則不能為害矣

人而知萬化生乎身備物之大者則能順乎生理矣藏猶深造生心謂應物深造无思之地而物來斯應應以无心敬在中而自達彼身脩而物化之謂至此猶有无妄之災安之而已不足以滑吾成全之性靈臺喻心之虛敞高明外物之至鑑而不留納於其中則極而不靈

矣持謂主宰之者知其不可持故以不持持之不誠已則非敬中發不當則无以達彼皆為之失也葉謂世間有為之事不趨乎善必趨乎惡為善者常少為惡者常多是以莫逃人鬼之誅因果相緣而无已以道觀照善惡二業善猶為幻沉於惡乎然而為惡者心常有歎夢寐猶不自安生死之際焉能弗怖非鬼神仇之心實使之也為善有心希求福報妄念一萌真性已失物得以誘之故善惡二業有一於胸中而不合離食為而愈失又安知所以持靈臺之道哉惟通乎幽顯之情者乃可獨行天地間俯仰而无愧也凡人事務內者貴實故行平无名而建德若偷務外者貴華故志平求用而矜能自銜唯能用光歸明斯可常也賈人求售則非深藏若虛者此言无常之人重外輕內人見其跋立不安而自謂魁然碩大也與物窮者言盡物之性入循歸也與物齟齬則彼我角立

身不能容安能容人與我之大賢何所不容我之不賢人將拒我義同不能容人則孤立而无與身外皆他人耳志異而矛戟生不啻陰陽之寇原其所由心為之賊大哉心平善惡所出禍福之機也苟不得其持之之要則物欲撼之流於不誠不當人非鬼責之莫逃雖天地之大而片體一節將无所寄矣是以君子謹所出。幽間舊音開詳上文顯明之義則此當是幽間傳寫欠筆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二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序

雜篇庚桑楚第四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出无本入无竅有實而无乎處有長而无本剝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有實而无乎處者宇也有長而无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而无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聖人藏乎是

郭註成毀无常分而道皆通不守其分而求備所以惡分也本分不備而求備所以惡備也不反守分內其死不久不出而无得乃得生也滅其性矣雖有生何異於鬼有形而能曠然无懷則生全而形定歟然自生非有本歟然自死非有根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者无根竅以出之宇有四

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无窮宙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无極死生出入皆歟然自爾而无所由故无見其形天門者萬物之都名猶云衆妙之門物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而竟无出入門其安在以无為門則无門也夫有之未生以何為生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明有不能為有而自有非謂无能為有若无能為有何謂无乎一无有則遂无矣无者遂无則有歟生明矣是以聖人任其自生而不生生也

呂註物皆具道故无成毀則其分也乃所以為通其成也乃所以為毀而惡乎分者以其有備而分之也惡乎備者以其分也以備其分也以備則對備而有分分有異乎通矣其有以備非无為而自備則成有異乎毀矣此道之所以散也夫唯分而不

實不能反乎无物也出而不反與出而得矣以異乎故其為鬼一也唯能以有形象无形者而定矣定則不為死生所亂也夫物之出必有本出於道者則未始有本也物之入必有竅入於道者則未始有竅也物之有實者必有處而出无本者有實而无處物之有長者必有本剝而入无竅者有長而无本剝然則經文宜曰有所出而无本者有長有所入而无竅者有實文義方全宇有四方上下則有實矣我以上為

上居我上之上者則以我上為下以至下與四方亦是宜有乎處哉宙者古往今來固有長矣今以古為古後以今為古亦宜有本剝哉悟此則宇宙所不能制六通四辟无乎不在也雖有死生出入而莫見其形是之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有不能為有必出於无有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是也有所謂无有則非无有而无有一皆无之乃所謂无有也聖人藏乎是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者也

疑獨註道出乎天分本乎性分有虛有毀
道則通貫之人不守分而求備所以懸分
也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大
備而無求又何惡哉物出道而不反則見
其鬼能反則不離乎坤出而有得謂之死
神則无死矣滅而有實與鬼同也唯有形
而无累常象於无形則定矣夫物歟然自
出而不見其本歟然自入而不見其歟出
言生入言死有實性也无乎處不著境有
長者道本則終始也有出則有實性實性
本空故曰无竅凡有形器者莫離乎宇宙
之中而其死生出入不可見此之謂天門
天門者精神往來一闔一闢萬物出入於
此然而本无有也必有出於无有而无有
一无有斯為至矣聖人藏乎是故物莫能
傷也

碧虛註大道通微有无咸備然而物各有
分不可一槩論也如魚得水則生燭得水
則死本分已定物之素備也所以惡備者
雖惡而宿業莫逃故曰其有以備其陽而

不反則陰氣來舍故見其鬼開兌濟事曰
出而得若乃失者同於失是謂得死也天
光已滅雖有實性而與冥冥之物不二矣
學道者以虛為身以无為心非定而何造
化无本太虛无竅雖无本竅而理則有實
而未識何處妙本无天是謂有長而不見
始末觀其卓然獨化是无竅而有實也四
方上下莫窮有實亦莫窮往古來今无際
有實亦无際有生死出入之名无生死出
入之迹故曰天門造物者无物有形皆自
造而天門亦无有也蓋有不能生物所生
在於无動不能化形所化在乎靜有老皆
不免涉迹故寄至无妙有之理而混為一
无有聖人藏乎是與造化俱也
廣齋云世人分成毀為二以道觀之一而
已足道其分也心分彼我則於私必求備
凡有皆歸於无而私求備者但求其有故
有道者惡之應物而能反則為得而能神
逐物而不反則淪於鬼趣矣與物无是死
非則此心常生孰是非而不化則此心為

死出而得是言役於外而得自是之見即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有无者天地間實
理若以私心滅之而貪著諸有以為實則
其人與鬼无二唯能以有形象无形則見
理定矣釋氏云但空所有勿實所无是也
物必有所始而不可知物必有終而不見
所入之處實理雖有而无方所可求古今
如是而不見其終始宇宙以喻道之廣大
而常存物之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而无形
可見此造化之妙天門即造化自然因物
出入於斯故曰門凡有出於无有而此无
有者又一无有也聖人之心藏於无有亦
藏於密之意

道本乎一真體混成通生萬物其體分
矣然則萬物之成乃大道之毀也所以
惡乎分者以萬物分稟道氣无不備足
聖人應物繁而道愈分樸散而難復也
所以惡乎備者為人不能忘物以契道
資生之物愈備而衛生之道愈疎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夫道之通乎萬

物猶水之通乎百川道无心於通物物不得不稟乎道水无心於通川川不得不納乎水道通物而後生成之德者川通水然後運載之功成然則其分也亦豈惡乎分其備也亦宜惡乎備哉此與齊物論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萬物无成與毀復道為一義同出而不反謂忘道逐物見其動之死地是者指此道謂出生而得此道則入死也亦以道矣得死謂得其死所與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相類世人毀滅其真性認物以為實形雖存而與死无二所謂行尸是也唯能以有形象无形則身心俱空物何能動出非无本也而人莫知其所謂入非无寂也而人莫知其所歸信能身心俱空則虛而靈寂而照物來必鑑一毫其歎況已之所萌所歸乎實謂真性長謂性所自來真性隨處發見而无定所在眼曰見在耳曰聞是也性所自來宰形分化莫知終始長於上古而不老是

也有所出而无本者有長言出生亦莫究其根但與化流行而已有入而无寂者有實言入死亦莫見其門但一真不昧而已呂氏補句義甚明當以无乎處者為宇則所居而安以无本剝者為宙則所適而得宇宙何能不容人物人物亦何能離宇宙哉萬物生死出入必有主張綱維之者而莫見其形是之謂天門以物所出入強名曰門而實无有也若執於无有猶不免乎有併无有一无之乃造真空之妙而萬物萬理具焉聖人識乎无有故能无所不有也。劉同標末也

也故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臘肢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廢廟又適其僂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微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烟與鶯鳩同於同也

郭註生者喪其散而歸乎聚死則還融液也雖欲均之然已分矣故或有而无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三者雖有盡與不盡俱能无是非於智中故譬之公族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是者已復差之職謂聚氣既披然有分各是所是是无常在故曰移所是之移已著言前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臘者之臘肢喻各有用僂謂屏廟寢廟則以燕享屏廟則以僂溲僂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廟矣是非彼此因而乘之則均耳物之變化无時非生則所在皆本所

知雖異而各師其知乘是非者无是非也物之名實果各自有各以已足為足以為是非之主故莫通當其所守非直脫也不能隨所遇而安之若玄古之人无是无非何移之有同共是其所同亦與螭鳩无異也

呂註三者雖異皆歸於道猶同為公族而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其親疎非一也夫於未始有物之間而有生焉猶膚之有臑非其體也而二家之談披然分辯一以為有物矣而以生為喪一以為始无有俄而有生是以未始有物之全體移而為有生之臑亦不可知者也譬臑祭具百物而有臑臑非不可謂之百物而不可散不可散者以其體之下而已觀室周寢廟又適其偃焉偃非不可謂之室而不可觀不可觀者以其處之賤而已道无不在則不可以言移是非所言者亦若是而已二家之說為是之故而曰舉移是所以為未至未盡也夫移是之說始於有生是以生為本生出

於有知是以知為師因以相乘而是非隨多是移移則果有名實而因以已為正至其弊也以已所是為已節而守之至於以死償節不知所謂已者亦未始有物用舍窮通皆非我也而妄有知愚名辱之分此今人移是之弊猶螭鳩之同於同又安知有天地之大耶

疑獨註未始有物太初之前有物則太初之後太初者氣之始氣有陰陽故物有生死物生於有有生於无知生為喪其无則知死為反本然而死生已分矣自有物之後生始於无有既有生俄而有死无有譬首生譬體死譬尻三者雖有前後而皆一身猶昭景等四族本一姓散而至於不一也臑者黑臑以臑為有生之贅而披散之曰移是非所言者以其不可知也知而言之則是愈移也臑者大祭脰臑牛藏方祭則不可散祭已則可散不可散則以散為非可散則以散為是此是之可移也猶在寢廟則以燕享為是適屏廟則以偃泐為

是也人係於生故執己是若能遺生是將安寄有生則有知因以乘是非是非皆安而執以為名實因以已為質質則定而不可移已則是是非之主欲人重已節因以死償之若然者以用舍為知愚以窮通為名辱此舉世之移是也與螭鳩之同以蓬蒿為是何以異哉

碧虛註未始有物自然難言唯勤行密脩者默而悟之其次有物謂臑脾也至人以生為喪以死為反是以有生死雖有生死之別皆出沖氣一宗猶昭景屈異姓系楚公之一族著戴謂衣冠偉威甲氏謂第族崇高著封謂郡縣豐阜事雖非一而不離乎楚都猶氣方臑聚而生俄披散而死不知天地密移而妄執是非以有生為是則以披散為非以沖氣為是則以臑聚為非是非无主故非所定言在學者辨而析之喻脰臑臑臑可散也而大祭備物不可散生死臑披其義亦然寢廟偃廟又重喻是之可移生為是非之本知為是非之師故

乘之而无窮以爲果有名實因持以爲己節至於死而不顧亦各是其是而已何異蜩蟬之同於偏見哉

腐齋曰義无物之始生死始終不分也次則有生死之名以生爲喪寓形宇內以死

爲反歸其真字繞有生死便是有物是以分已上爲无物太極之初也次焉有物陰陽既分也其次有生則有我雖有我猶以死生爲一三者雖有次第皆未離於道譬公族分三其姓則一昭氏景氏以職任著

甲氏以封邑而著著戴即任職也昭景甲雖非一氏皆楚公族上言三者雖異同一公族却於四也字下著一非也結之就上生下絕而不絕此作文妙處賦金底墨亦疵病言元氣凝聚成人亦元氣之病與生者醜噫物也義同人生同此氣而強自分別各私其是非所言者謂人各有一是所是者未定故不可知也臘祭之備腥膾牲之一體也祭時牲體分列諸俎謂之散所祭之牲本是一物爲不可散喻人之所是

移而不定也五藏只舉百體只舉足趾文法也猶一室之中有寢有廟有偃息之所在在不同而同乎一室猶移是之不可定以臘祭與室而觀則所謂是者皆可移而不定之是也故曰舉移是

稟質爲人既形而下欲復乎未始有物不亦難乎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亡則亡我心不萌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儻造乎此則雖有生死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能之次則有物而有死生之分然能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與常人處生死流者異矣又次曰无有生死之分首體尻焉三者雖異而同出乎道猶楚之公族則一而有昭屈景三姓之別蓋謂貴戚滋衍而封建制度之不一喻人知識日增而嗜欲滋廣也賦者釜底結墨似形非形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有生亦猶賦耳俄而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言其有无故試言之喻夫臘祭之有腥膾備牲

體以爲神則不可散祭畢分胙則爲可散觀寢廟則肅然起敬適偃廟則无褻慢焉此皆可移之是也經文詩嘗言移是五字詳文義合在上五句前不可知者也之下觀郭註可證人之自是以其有生則有知知爲之師二者相乘而不已果孰以爲名實因以爲己質則不可變矣謂不能照破幻塵而認虛爲實至於以名實爲己節而以死償之皆由自是其是以致此弊舉世循習莫悟其非无異蜩蟬之同於榆枋之適而不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四 无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雜篇庚桑楚第五

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鷙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

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謀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盡胷中則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者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謀也知者之所不知猶脫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郭註蹶市人則稱已脫誤以謝兄則偏謂之大親則已矣明恕素足也不人者視人若已不相辭乃禮之至義者各得其宜則物皆我謀而後知非自然也譬之五常未嘗相親而仁已至金玉小信之質大信則

除此矣以性動故稱為此乃真為非有為也目非知視而能視心非知知而能知所以為自然若得已而動則為強動故失也動而效彼則亂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也

呂註他人關弓而射我則談笑而道之以其無恩於我不以恩望之則蹶足不得不辭以放鷙兄弟關弓而射我則涕泣而道之以其恩於我則以恩望之故雖蹶足不嫌於不愛以偈而已無所事辭大親則恩之至勿偈可也由是言之禮義仁知之至者皆無所待於外知禮意而不為俗禮以觀衆人不人之禮也行之而宜不求宜物不物之義也事至而應無所預謀不謀之知也以百姓為芻狗而使天下兼忘無親之仁也信矣而不期辟金之信也苟至於道則五者無不至矣志者心所之心者德之和德則道之在我者是以微志而後解心去累而後達塞善志貴弱以富貴等為志非弱也悖而已矣故不可不微養心貴

虛以容動等為心非虛也諍而已矣故不可不解德以同於初為至則欲惡等為德之累不可不去也道以通于一為達則去與等為道之塞不可不達也凡此諸累不蕩於胷中則道集矣不專無以為道故道

者德之欽不生無以見德故生者德之光性者生之質性動而有為為偽而失矣生而無以知為則知者接也非與生俱生者也謀而後用知則知者謀也知者之所不知則知之所自知猶脫者之所不脫乃其所以脫也故動以不得已則性之為非為之偽是以謂之道也動無非我則物與我一何得以動亂之誠能如是則天下彼我是非雖名或相反而實未嘗不相順者以道無非我故也

疑獨註以天屬之親不嫌於不敬在他人則有嫌矣故蹶市人則稱誤以謝兄則偏謂之父則無復有言由是知言辭之非實可見矣至禮猶天故不人至義忘已故不物至知同物故不謀至仁博愛故無親至

信不論故辟金也悖則不通故微之譯則不脫故解之累則不明故去之塞則不虛故達之此四六者不蕩於中則正于一則靜而明虛而通也必矣可道之道為德之欽能生之生為德之光命之在我為性曰生之質性動而為莫非自然人為則偽所以為失以知而接物謀事皆不免於用知知者之有所不知猶睨者之有所不見若神則無不知無不見也性出乎靜不得已而應物是其動動不失正使物皆自得安有不治者哉不得已而動若相反然使物皆自得則實相順也。

碧虛註凡有脫誤於人者情疎則不免辭謝情親則恕之而已至禮者忘已則治有人則亂矣至義者守節自全在物則虧矣至知者不思而明多謀則惑矣至仁者易狗萬物親疎大同矣至信者未嘗失約宜俟金璧以為質哉貴富諸事不能悖亂者志通也容動諸事不能絆網者心空也慾惡等事不能緣累者德厚也去就諸事不

能閱塞者道明也諸事不愚於靈府則洞然明靈遐覽太漠世事有為之患豈足以馱溺耶夫有迹者難侔於無形枯槁者詎比於華耀無性者有生亦何由質正哉親聽息意皆性所為所為非具為道之失故不接不謨安用知為知者於所常知則知之其所不知則昏然矣猶睨者斜視而不能直見也迫而後動動則斯得真以治身何所不治內外物我猶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

腐齋曰義禮義知仁之王者皆不待於外物曠足之喻義歸下文四六不墮於宵中此教人下手處欽者守持之恭生者德之發見性在我者質本然也性而有為為而流偽則為失矣應接謀慮皆性中之知知者以其所不知而為知猶嬰兒之睨而無所視凡所動用以不得已而為之謂之德即忘我也於忘我之中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物不得以亂之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若相反而實

未嘗不相順也此又是一般說話

曠足以親疎而分敬驚則世俗之所謂禮者相偽而已矣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大親則不喻而愛敬常存脫誤曠足無所復問故禮義知仁之至者皆不資於有物有為而自造其極此出乎天理自然故不容擬議而行者合轍也至於徹志解心去累達塞則由乎人為又下一等繼以四六者不墮於中以示入道之要由正而靜所以應天下之動自明而虛所以容天下之實則與前所謂至禮至義者無間而同歸乎道矣德者物之欽道又德之欽則其尊可知生者德之光義當是德者生之光人而無德矣以生為物得以生之謂德是也性者生之質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是也性之動謂之為則知無為者其性未嘗動為之偽謂之失則知有為者其為未嘗真世之任知者與接為構相與為謀唯恐接之不備知之不博以自苦

其形神而弗悟知之所不知者乃其所以知猶脫者之所不脫乃其所以脫即本經云踐者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故凡應物處事必不得已而動則出於性之自爲而無失矣此皆與世之名相

反而實相順老子云正言若反此有道者所以異於俗而能處物不傷也

昇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燕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昇昇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移晷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

之道

郭註善中則善取譽理常俱也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爲之人也工於天即俚於人矣全人即聖人也蟲能守蟲即是能天都不知而任之斯謂工乎天威以取物物必逃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在畫所以飾貌則者貌已虧殘不復以好醜存懷故移而棄之胥靡無賴於生故不畏死復謂不餽而忘人不識人之所惜無人之情自然爲天人矣彼胥役形殘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出爲無爲此是無能生有有不能爲無之意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爲皆當聖人以斯爲道宜求無爲於恍惚之外哉

呂註經中有天人神人至人聖人此又有全人焉聖人者逃變化雖工乎天而拙乎人全人則又出其上故工乎天又俚乎人也彼歧行喙息群分類聚者蟲能蟲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蟲能天也全人之所惡

惡人之天也人之天則知其不知所以然天之天則忘其不知所以然夫不知其所以然猶且惡之況天乎人乎而擬議之耶雀適昇必得之威也彼不適者則非威所得以天下爲籠則萬物畢羅而無所逃況於雀乎唯深之又深而能通天下之志者斯能以天下爲籠是故有若伊尹百里奚者皆莫逃焉以其所好籠之也介者以外非譽猶能移晷而弗惜胥靡以遺死生猶能登高而不懼況夫能忘人宜其復謂而不餽也玩習至於再三而不能忘人之所不能不愧忘人因以爲天人明所謂天人者不止於忘人忘人爲之因而已此則同乎天知者宜其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也夫怒常出於不怒爲常出於無爲不怒無爲則未始有物而物所自出也氣者虛而待物人不能平而暴之故不靜誠能平其氣未有不靜者心於人則神也人不能順而滑之故不神誠能順其心未有不神者有爲欲當誠已者也躊躇以興事豫若

○
冬淅川皆不得已之義

疑獨註以威得人所獲者少以心得人所獲者衆以射取之者威也以好籠之者德也伊尹好調鼎負鼎以干湯湯以庖人籠之百里奚好服五色羊皮秦穆公以五色羊皮籠之故各得其心而為之用也介者小人蓋以飾外小人已忘形骸外非譽而不倦服習至於有成而不餽其師是忘人道也由忘人道因而自以為入於天人不免一曲之蔽也未能忘已則有所繫累敬之則喜侮之則怒唯同乎天和者喜怒不由敬侮而發而繫天下之治亂若武王一怒而安天下此怒出於不怒也出怒既不怒則出為亦無為故不暴其氣而性靜不運其心而神全欲事無不當則緣於不得已此聖人應物之道也

○
天又豈顧人之譽工而毀拙者禽誤入羿之穀士固入國之籠羿得禽則威羿威而禽繫國得士則昌國昌而士勞一得一失自然之理如伊尹百里奚皆未能無心忘好故為成湯穆公所籠若心無所好豈可得而籠耶夫飾容者喜譽貪生者懼亡復習玩好而不餽遺者忘棄人事也緣習成性因以為天然者亦猶介者外非譽役者遺死生矣方其戮辱之時何情及於喜怒哀哉性同乎天和者亦然有怒而不出則蓄而愈怒出之則靡然不語矣有為而不為則沮其欲為為之則曠然無為矣由於本性無怒無為故也平氣靜照則何所怒順心安神則何所為其動也緣於不得已則當於事情此聖人之道也

○
惡之況我自分別天人乎羿善射故雀畏之以天下為籠則雀不待射伊尹百里奚亦因所好為人所籠若無所好則超然物外誰得而籠之介兀者之移去華飾蓋其心於毀譽棄外之矣齊庸城旦春之人不愛其身故登高不懼即心無愛則無所著之喻復如易之反復道謂同習餽予人也言此道在已不是實貨但知為已則是忘人忘人則入乎天矣徐無鬼篇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詳此可知不餽之意同乎天和與造物為一也怒自不怒而出有為於世亦無所容心即是無為而無不為變換下語緣於不得已而後起言應物而無心羿不工乎射人安得而譽之聖人不工乎治百姓安得而歸之然而物歸則已累彼工則此拙此必至之理工天拙人猶之可也若工人而拙天則純乎人欲累將若之何此工天假人所以為全而免乎幽顯之患夫卵生濕化翔飛政行蟲能蟲也鳥慧鵠友蛛網蠅丸蟲能天

也人之能人能天亦可類推矣。金人惡天惡人之分別以爲天非惡自然之天也。況肯自分天乎。人乎必也。藏人於天混而一之。所以爲金德而免世間之累也。一雀遭昇界以威得之威之得物未若無心得物之衆。若以天下爲籠所得豈止乎雀。唯有所好然後可籠。然無欲彼惡得而籠哉。介兀之不願師胥徒之不懼死皆以刑戮之餘人所不當而已。亦無意乎生全無可奈何姑安之耳。

○

至於復謂之入中心無所愧懼能忘人所不忘因而入於自然此言處患之久安而化也。況本乎自然而能天能人者其脫塵獨悟詎可量哉。區區外貌之敬侮何足以介浩然之懷。同乎天和即人之能天者出怒不怒則所遇者化出爲無爲則事成無迹。聖人非絕無喜怒絕無作爲也。特不因細故以發不爲己私而動一志養氣以乘事物之機怒所當怒爲所當爲一以百姓之心爲心有以

勸善懲惡亦猶不怒不爲也。氣平而靜心順而神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其有不當者乎。經文不諱難釋一本作不愧今從之。

庚桑之於老子具體而微然其未至者猶有所立。卓爾居畏壘而民稱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於衆心欣感欲推而尊之則愛利之迹著物交而情生是以南榮所見亦猶畏壘也。庚桑恐已德不足以化遠使往見其師將有以轉移其心而警發之是爲換手接人使之的信無疑然後至言可入故其入門一勸棒喝不施問答俱喪是爲撒手懸崖命根斷處幾何而一遇耶惜乎南榮不能直下承當而曼衍支離鋪陳長語老子揣其病源而痛鍼之乃退舍自愁灑濯復見亦可謂善受教而能自新矣。故其再接也乘機直指盡去其津津之惡徐有以發藥之趣自撥受道器淺但願聞衛生之經即道之方充廣在人耳老子諄以抱一求已還嬰順物衛生之經熟見乎

此問詰至極又復歸結於能兒子乎。言有宗事有君也。次論泰宇發乎天光靈臺不知所持謂室虛而白生不必以有心有爲汲汲求也。券外券內之說志惜鑠鑠之喻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決擇焉。無有生死序先後而同一體。寢廟偃厠勢貴賤而各有宜蓋欲悟有生之本無破移是之妄見至叙貴富欲惡之勃志終心則知志欲一而心欲虛凡涉物累而障虛明者不可不棄而遠之所以全吾天而復乎道也。臘具脆肢而可散不常昇工中微而拙乎藏譽此皆解執滯之凡見廓虛玄之化權混天人工拙而超乎物我是非忘毀譽敬侮而造乎不爲不怒靜則平氣養浩在不擾也神則順心好和而惡姦也如是則澹然獨與神明居定于一而應無方矣。此庚桑所得老聃心傳之奧若顏子之於尼父有不可容聲者南華繼絕學於百年之後猶孟氏聞而知之操踐至極成功一也故舉以爲天下式。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五

武林道士 褚伯學

徐无鬼第一

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无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盤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默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發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无鬼曰吾直告之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

日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兼羶桂乎馳馳之逕踈位其空聞人足音跼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譽歎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譽歎吾君之側乎

郭註耳目好惡内外无可故云病矣超然不對不悅其言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有好之可也從橫說之而君未嘗啓齒是樂鵠以鍾鼓故愁聞相狗馬而喜猶人去國而見其所知各思其本性所好也得其所好則无思无思則忘其所以喜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矣

呂註无鬼忘武侯之勢而藏其病武侯以其不下已故超然不對无鬼託相狗馬以喻已无求之意狗之下質執飽而止猶人饑則為用而有求者中質若視日猶人所視高遠未能忘已者一猶忘之則忘已可

知馬之中規矩鉤繩是國馬也以況國士之遊乎方內者天下馬有成材不習而自然若邨則无與樂若失則无與匹若喪其一則喪我之至非特亡之而已超軼絕塵不知其所以況天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也意謂狗之上質與天下之馬猶若此則吾安知君之勢而下之君安得不相之乎武侯悟其意所以大悅夫言以道接者也言不當道雖詩書禮樂不足以動言而當道雖相狗馬猶足以悅夫人失其性命之情而耽於人偽猶去其鄉黨親戚而流於遠方與逃虛空以羣魑魅之間者也所謂真則其性之固有猶其鄉黨親戚之舊也非至狂惑其有間真人之啓歎而不悅者乎

疑獨註无鬼魏之隱士女商魏之宰臣武侯文侯之子也武侯以无鬼苦山林之勞故於見而勞之无鬼謂雖居山林未嘗有勞今君盈嗜欲則性命之情病黷嗜欲則耳目之情病二病不可逃我所以勞君君

何勞我武侯不對忤其心也无鬼知其不可以語大遂以相狗馬之技因其好以中之下質飽食而无所能中質意趣高遠上質若亡其一者數之精而猶亡之粗者可知次論相馬中繩鉤矩皆教習之法天下馬有成材故不言方圓曲直其顧視若有憂邨若有所失此猶可以形相求至於喪一則超軼絕塵不知其所矣橫說者逆從說者順武侯好武惡文故女商稱六經爲橫兵法爲從以求合其意又引越國流放之人以喻初去國數日見所知識者而喜及乎旬月見所嘗見而喜及乎期年去國人既久思國人滋深但見其似鄉人者亦喜矣若夫逃難而入虛空之境野草桂塞魑魅之徑人跡人位率皆空虛當此之時非必見人但聞人足音楚然亦喜矣又況昆弟親戚言笑於其側喜可知也今武侯心好大馬思之久矣故聞善相者而悅不必見其實也遂歎久无善言聲歎吾君之側故聞此淺技而悅也

碧虛註盈嗜欲則性命之情病黷嗜欲則耳目之情病即前所謂內外獲也若亡若喪皆不自得之意亡一不自得未若喪一之甚也蓋借狗馬而言豈以是爲至哉欲反武侯之意使之自粗而入然後導之而造夫精微也

吳倚註无鬼蓋神人也因時乘勢而不容心於其間所以言者亦默寓其意是以循道之歸而不逆其理順彼之好而不忤其情故雖武侯之剛暴亦悅而笑喻之有道故也

席齋曰義狸德資質如狸狗之下者視日凝然上視而目不瞬一者生之性雖生若死猶望之似木雖此馬之上品也中規矩鉤繩言其件件合法度不必泥而求合成材謂自然天成若邨若失悶然之意喪一即亡一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至此皆借喻之言六發太公兵法金版猶云藏於金匱奉事有功言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流入去國之喻不待釋聲歎喉中之聲

褚氏管見狗馬常畜也。所能不過擊盜代步雖善相而得其真亦來爲絕技武侯聞之大悅何耶蓋善說者必因其所好而寵之則其言易入猶王好戰而以戰喻也請玩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絕塵之姿可想象而得伯樂九方臯之技至是亦無遺鑑矣。視日亡一猶可形容至於卹失喪一又善述其難寫之狀非若國馬之可以規矩鉤繩喻也一者物始萌兆若亡若喪猶云恍惚有無之間不可指定其形質唯其啓之有道所以得武侯之心其效速於詩書義略也。後引去國者不免懷思以喻失性者亦必求復有人乘機以發之何異迹跡空曠之地而聞人足音哉久矣夫已下乃歎惜无人以至言妙理感悟武侯之心故使之聞相狗馬而悅儻有賢臣近輔以道德微言漸化而密融之吾知其良心善性如水之回淵浩乎其莫禦也是以凡有洗心向善者君子不拒焉或疑

无鬼賢士也見武侯而突然語狗馬似无意義蓋武侯素驕慢故忠良之臣莫進真人之言莫聞无鬼求見故有以救正之而侯以常士待遂申言吾見狗馬尚能相其優劣而爲之去取君之見士豈不能鑑其賢而加禮敬耶此又言外之意云

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禍邪无鬼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寡人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神者好和而惡森夫森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无鬼曰不可愛民官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

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无威鶴列於麗譙之間无徒驥於鎬壇之宮无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智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郭註天地均養不以爲君而恣之无極若苦民以養其耳目鼻口是違天地之手也神者不自許物與之耳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森也愛民之迹爲民所尚愛已僞矣僞則名張而競與父子君臣懷疑相欺欲偃兵可得乎從无爲爲之乃成耳義成於前僞生於後民將以僞繼之也仁義有形故僞形必作成則顯也變謂失其常然鶴列陳兵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但不當爲義偃兵亦无爲盛兵走馬得中有逆則失矣守其朴而朴有所能則平率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以道應物物服而无勝

名不知以何爲善則雖尅非已勝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己之誠使甲兵无所陳而非僞也

呂註以知治國之賊不以知治國之福則愛民固官民之始僞兵固造兵之本以知而不以道故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則成美固惡器也器則已遠乎道雖有愛民之仁僞兵之義亦僞而已愛民之形成固有伐則官民之始僞兵之形變國外戰則造兵之本惟无形則无所造矣。鶴列於麗譙則佳而觀之徒驥於錨壇則玩而觀之非不得已而用之也凡得而不順天理則是藏逆於其間以巧謀勝人則恃知而不以道以戰勝人則以兵強而不以德殺人兼地以養吾私與吾神私則自許神者則惡而病之謂之善戰而勝人不知執善而勝惡乎在君若不得已而欲爲之脩誠以應天地之情而物无不應美患民死不脫哉

疑獨註天地有形之至大而所養者一一

者元也易稱乾元坤元天地猶宗之况人乎天地之道以平爲正登高居下何分短長今君處上以自高苦民以自養姦賊攻於外心神喪於內神者不許此所以病不得不勞之武侯又以愛民僞兵爲問愛民之迹著則民爭以愛爲仁官之始也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與故曰造兵之本是皆有爲之爲故始不成也模散則爲器器成有美惡本雖欲爲仁義皆不免於僞耳形者物此者也是爲造形形成則有功功著必有伐變則失其常守利欲戰於外矣鶴列陳兵之象麗譙觀兵之地錨壇習兵之所得於已則逆於人此藏逆於得也巧者機心內萌雖勝人而不利己謀者疑懼而未決戰者殺人以求勝是皆害其所養不可爲也以此養其私不能成其私以此養其神不能全其神其戰雖勝非善勝之道唯能脩誠以應天地而勿撓則民无大傷何必爲義僞兵哉

碧虛註武侯久湛欲而忘本故无鬼直言

勞君之形與神夫天地之養人君民无二今則損不足以奉有餘逆理也人神與天神同其至公自許謂自與之私是所謂姦也民從君化君病則民傷故勞之武侯達問爲義僞兵之要魚處網則思濡沫民困匱則思仁義也答以愛尚則不均而害多義立則必虧而爭與皆由爲者敗之故危殆及而成功寡也道失而後有仁德失而後有義仁義崇而民性遠則僞生矣至若鶴列麗譙徒驥錨壇皆非久安之策不足尚也順天理則无喪失好武事則懷併吞巧謀多則先窮戰爭極則易國應天則公自聖則私神豈容私哉天道祐善勝果在此矣

虞齋曰義天地生物本同无高下貴賤之別以外物養形而心中不自得曰神者不自許和謂同物姦自私也我神本與萬物爲一情欲自私以昏之是其所惡也則病矣君病此而不自知我故勞君也有意愛民乃害之有意僞兵乃造之姦惡之成皆

有迹故曰器以有爲之心爲有迹之事曰形造形成定也心執定而不化則克伐怨怒行而傷其內爲外物所變亂曰外戰鶴列兵陣名麗譙宮樓名錫壇祭祀之地蓋謂人心若與物關則一室之內皆若步兵騎卒陳列於前无非爭奪之境也人情以得爲順失爲逆无得則无失故曰无藏逆於得此句下得好巧謂機心知謀自機巧出戰爭又自知謀出以此求勝以快耳目之私是若勝矣然而冒中爲物所戰撓雖勝而神者勞矣故曰勝之惡乎在勿已猶云莫如此但脩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與物无所迁不爭而善勝則民死已脫矣何僊兵求哉

无鬼再見武侯宜爲身謀而希進用哉欲有以匡救其失而免民於難也武侯乃云厭惡雖而干酒肉其尊已薄人甚矣无鬼不爲勢屈直云勞君之神與形則非特就之亦且哀之武侯猶未之省蓋平日湛於聲利嗜欲不暇形神之顧

所以聞告茫然无鬼又陳天地之養也一以繫其自尊之心其要在神者好和而惡姦一語神則己之真而武侯以爲義僊兵爲問因失義而後思爲義困窮兵而後思僊兵遠反其常直真情哉夫恩害相生理之必至无爲任真庶可全也凡事成而美者皆爲惡器謂迹之著見愛民僊兵迹之尤著者也我以此心感彼以此心應謂之形造形成必召伐動與物迁斯外戰矣况列兵陣盛騎卒夸耀於世觀天下之歸己得之不順於理皆藏迹也天所助者順逆其能久乎巧勝則事物之間无非機知謀勝則圖度浸大而害物漸深至於戰勝則殺人兼地焚都墟國宮莫甚焉皆由於積暴所致然恢恢之網莫逃而身亦與之俱盡矣故當自微而謹遏之今乃藉君臨之勢恣无窮之欲以養吾私與吾神者較之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請武侯自度之君若未明養神之道但

脩己誠以應天地而勿撓即是順天地之養而見其與己爲一則君民熙熙至和潛暢物无疵癘人无夭傷何在夫區區求僊兵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六 室二

武林道士褚孝學

徐无鬼第二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駟乘張若詔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瘥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亦奚異乎牧馬者哉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郭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雖欲之乎大隗可得乎各自若則無事無事乃可以爲

天下乘日之車出作入息也爲天下莫過自放任物亦美櫻焉故我無爲而民自化夫事由民作令民自得必有道也馬以過分爲害師天然而去過分則大隗至矣呂註隗高也大而高者無如道覆被萬物即具茨之義欲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至襄城之野皆迷而無所問塗亦猶七竅鑿而渾沌死夫欲見大道而聖知不絕宜其至於上達迷而不悟也馬之辰午南方心火也童子則無知者以童子牧馬則宜知具茨之山大隗所存也人心具神神則無方而遊不出乎六合之內非有瞽病不若是欲已之則莫若以明而上達乘日車而遊襄城是也雖然少瘥而已以其猶乘日之車也弗乘而遊乎六合之外其猶有患耶爲天下者亦猶養心豈有他哉去其爲害者而已夫隨成心而師誰獨無師既知其在我所以稱天師而退

也襄城縣屬汝州在具茨山之南牧馬言順物性而擾之童子未有知未有與也此寓言於黃帝六臣者學道所賴以求至其所襄城喻中道野言其無適莫牧馬童子能指七聖之迷故黃帝異之山則未離乎所存則不離乎在此道之粗可告可學者若道之妙非絕學忘言不能致也聖人之治天下事出於無事爲出於無爲又美事爲少遊六合之內言昔曾爲人間世之事經世不能無患故有頭目昏眩之病乘日之車隨日新以變化襄城之野近具茨而去塵遠故病少愈又復遊乎六合之外超出物表之意莊子蓋謂學道者必先至於道之所在故曰大隗所存不免出而應世涉患故曰少遊六合之內適有瞽病又復遊乎六合之外則入天道而無爲又美事焉黃帝又扣之不已遂以牧馬之事告之去其害馬者聖人用刑以安天下之意碧虛註黃帝功成不居故訪道於幽深而遇牧馬童子童子以牧馬喻治國有旨哉

馬之真性競草飲水自足民之真性耕食織衣自足更無他事乘日之車謂乘日新之道隨化而不滯再問不答示以不言之教也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爲害字民者昧乎法令之生姦乃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失之矣

劉緊註無思無爲之妙唯至神獨與之感通而所以應天下者不得已而同民患耳故曰予自遊六合之內適有咎病同民患之道無他順陰陽之明法與物出作入息無違其理而已故曰乘日之車而遊乎裏城之野如是則民患去矣此功成身退之時也其歸於道不以物爲累故曰今予病少痊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也爲天下之道未達其上者莫若去害性者爲養性之本去害馬者爲牧馬之要此粗而可以言傳者故童子不得而辭焉

吳儔註具茨謂充足而有所覆藏以喻道之全體居是山者大而無敵而無上故云大隗也裏城無人之境喻道之路以黃

帝之迹觀似猶未冥於道而欲見之七聖者所以見道之具至裏城而無所問塗者蓋以道之全體本實在我則所謂具茨之山何暇訪之於彼而大隗所存豈七聖之可見哉唯牧馬童子乃能知之牧而去其害馬者喻其能全性命之情而不益生此即具茨之山大隗所存也

虞翻曰義六臣名皆寓言乘日之車言與日俱往猶云日新也言六合之內未離於物則有目昏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爲六合之外爲天下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內而已牧馬者能順其性而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矣天師者釋其天人可爲我師也

黃帝見大隗於具茨猶見四子於姑射蓋神交氣合不可以形相求黃帝輔以六臣者喻六識未泯則猶以知見能解爲聖雖欲之乎大隗而中道不免於迷大隗混成喻道之體具茨全覆喻道之用裏城之野則郭郭猶存非洞虛廣

莫之比蓋未能虛廓洞達暢手無垠非唯賴之以求道者莫之適從而一精明之主亦昧然無所向矣然猶知問塗於牧馬童子亦庶幾焉牧馬童子喻守心之神猶禪家牧牛之譬然而牧者何物牧之者誰耶知慧能及六情無異善牧之去其害馬者爲天下亦若是言其本無難與治民如牧羊意同替病目者目力所及不過六合之內拘於形器而不能徧燭無外斯爲病也有教之去其病者謂能乘天光而上達則遊裏城之野何迷之有今病少痊而遊於六合之外則無形器之拘而猶知有六合内外之分所以未爲全愈而云少痊也童子不過以自然爲師而能若是故黃帝稱天師而退此輩寓言以明學道之難多中道而畫當卜諸心君而力主之乘天光而上達形器而道遠具茨之山不待問塗而可至矣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

則不樂察士無後許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吝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遷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郭註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囿也。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能同則事同所以相比業得其志故動事非其巧則情物得所嗜而樂權勢生於事變。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雖欲自用可得乎故貴賤無常能各有極若四時之不可易也。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

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

○呂註人莫不有至樂之處得是而避之其為囿也大矣。而諸士者獨樂其性之所偏則囿於物而不能囿物者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趨向不同而遭時有用不能無為則一以不知真君所在也。夫時有所用而為之非性命也。時有今昔猶歲有寒暑今一遭之遂守而不舍不能無為此皆順比於歲寒而不知有暑暑而不知有寒以所遭為常而不物於易者也。人莫不有真君存焉而乃馳其形性逐物而不知反此至人之所悲也。

○疑獨註知者樂運其才辯士好騁其言察士務窮詰人三者皆役於物故曰囿道能招世人使之慕事能中民使之樂筋力兵革勇敢皆言其能為國禦難枯槁幽隱山林法律執法議罰禮教謂化民仁義謂利物農以草萊為業商以市井為業庶人無暇日且暮皆有業百工有器械之巧則業

長而壯矣。貪者務多積不積則憂奪者務權勢不尤則悲勢物之徒好有為有為主於變以變為樂則所遭之時不同不能無為也。凡此眾事皆為物所係各蔽一曲非同於大通者也。夫歲所以統四時易所以統萬物聖人與天同故能統於歲而不為歲所統物於易而不為易所物一曲之士反此為歲所統者若四時之殊氣為易所物者若萬物之異形也。

○碧虛註黜計慮則知士窮廢合縱則辯士困崇簡易則察士閑能內養而不樂外馳則物不可得而役也。招世之士尚賢所以興朝中民之士循理所以榮官時有患難則勇士矜夸佳義干戈則不親耒耜枯槁之士不事王侯宿於名而已。法令與則完情勸禮儀威則矯飾脩行仁義者以際會為得志若其士不學農不積工不巧商不貨羣庶失業由於自情也。貪者貴財過於身夸者重勢甚於命以勢役物樂於變動如耳目鼻口當有用之時莫能自遏也才

知各任則事業成四時失序則歲功廢不順比於歲皆為物所遷其心化其形與之然是之謂不反誠可哀也

腐齋曰義思慮百變說有條凌轢問訊爭分毫三者各以所能為喜一日無之

則不樂皆固於物者也招世者耀名欲興起而立朝廷之上中民則庸人故以爵祿為榮筋力者以濟難自矜勇武者見患難而喜枯槁隱士留意名聲法家者派多求治事故客於持容貌貴際以交際為重草

萊謂耕種市井商販之事比和樂也旦暮之業謂日積其贏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有所恃曰勢有所積曰物小人依附豪貴多從史有所作為而後可以得志遭時有用欲無為不可得也譬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非物所自由不物於易猶云非物自為變易也馳役其身心溺物而不反可哀也已

此章起論突元疑前有缺文不可復考其詳知辨察士之所樂乃學道者之所

悲何背馳若此是各為其能所圖而不得自由者也招世謂舉善旌賢以來天下之士故可以興起朝廷中民猶云宜民故當榮以官爵後叙諸士農庶百工趨向之不同各執一偏但以得用為樂而忘其勞苦失性之為患然而不能變通用各有極極則姦偽生而患害作矣當其處無用也常以有用為心思所以設施注措妄念未嘗暫息遭時有用則志滿意得作法逞能之不暇又安望其無為哉貪者不積則憂吝者不尤則悲亦不越前意是皆安其所不安者也亦猶春秋冬夏之統溫涼寒暑雖順比於歲而各得其偏不能與物易寒令不可施之於夏暑令不可施之於冬不物於易猶云不易於物錯綜其文唯至人心同太虛而身備四時之氣所以能易物而不易於物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七 空三

武林道士 諸伯芳 學

徐無鬼第三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室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墨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竊子於宋者其命聞也不以完其求鉏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竊聞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本而足以造於怨也

郭註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以謬中爲善射則天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謬中皆羿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爲復相非乎猶魯遽之與弟子俱亦以陽名陽而橫自以爲是或改調一絃五音隨改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絃而二十五絃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未爲獨能其事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無異於彼而未能相出也未始吾非言各自是惠子便欲以此爲至莊子遂舉齊人竊于於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爲是故爲之而反以愛鍾器爲是束縛恐其破傷失亡其子而不能速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也又引楚人寄而竊聞者言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闔齊楚二人所行若此未嘗自以爲非今五子自是宜異斯哉

呂註天下皆羿固不可惠子知莊子言爲已發故以爲可言中則爲羿不必前期是則爲堯不必公是此所謂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者也雖然五子不皆是則皆堯之說不立矣不然則若魯遽之調瑟不免以聲律相召而已施自謂賢於四子而實無以異施以爲我固無異於四子然與我以辯未始吾非則奚若言此者欲以成皆堯之說莊子以微言感動之父于之道天性也而齊人竊于於宋其命聞也不以完以喻施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愛其求鉞鍾以束縛其求唐子未始出域譬施於辭辯名聲之外物則愛之而恐其傷至於受之于天者則失之而不知求爲可惜也楚人寄而竊聞者譬施亡其真宅之歸而於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徒與物不適而已非所謂知也

公孫龍名與夫子其孰是耶魯遽之弟子能於冬日取千年灰擁木須臾出火可以燬鼎夏日瓦餅貯水陽中煮沸置井內而成冰以此爲得遽之道遽謂是直以類相召非吾所謂道於是爲之調瑟堂堂各一而宮角皆應或改調堂中一絃而室內五音皆無當絃動謂鼓之而不應舊音也言其以聲召聲未始有異而音之君唯聲聲者能之魯遽以此自夸然亦以同應同未爲獨能其事五子各私所是無異遽之夸其弟子而未始相出也惠子謂今四子方且與我以辯未始吾非便欲以此爲是莊子遂引齊人竊其子於宋命門者守之出入有制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亦自以爲是求鉞鍾以束縛求失子不出境言愛異物勝於同類而不自以爲非惠子自是亦猶是也昔楚人有客寄於竊聞者竊聞謂有罪而守門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與舟人闔既忘其恩便違此怨所爲如是亦不知非與惠子之徒無異也

碧虛註射之謬中者非善人之自是者非公五子以相勝爲道殊魯達以優劣稱術異而不知有大同者存堂室之瑟調則律同矣宮角之絃變則音異焉是故寂室爲五音之主靜默爲眾辯之宗而惠子乃以雄辯爲極故莊子引齊人躡子以喻遺殘嗣續實貴外貨叛道求勝其悟已非寄而躡關則寓迹不高夜闕者所爭無明未離本則滯有崖造怨者難免其非也

篇辭曰義前期指的也若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爲羿喻天下無歸之是人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爲堯矣五子學既不同孰爲真是冬日不以火而鑿鼎夏日能以水而爲冰實若難矣冬至陽生夏至陰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以陰召陰則夏不熱雖違時而有可召之理非吾之謂道言其術未高請各置一瑟於堂室鼓此而彼動宮角皆相應以其音同猶曰易也若只調一絃而於五音中不定一音鼓宮亦得鼓徵亦得故曰無當鼓一於此而彼二十五絃皆動

比之宮應宮角應角爲又難矣以理推之五音皆以音爲君舉不離於絃上之聲故曰未始異於聲如此與陰召陽陽召陽何異遽乃自以爲勝亦各是其是非真是也拂猶抗鎮屈服也躡音擲佳足也不能行之子用以守關而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爲是而求小鍾乃加護之愛物而不愛子亦自以爲是猶亡子於外而求之鄉域是惑也楚人有病足而爲關者此別是一句與上躡字不相關有遺類略相似也言此三事與五子略相似亦猶前言若是也耶不結於怨也之下而先結於此是作文妙處此章大意皆譏惠子之自是以惠子好辯故特爲詭譎之辭有不可遽曉者以因之東方朔與舍人辯亦此意

皆羿皆堯之論莊子力鍼惠子之病以救其自是之失故舉魯遽與弟子所較優劣陽召陽陰召陰即是以同應同耳及改調一絃於此而彼衆絃皆變聲不同故不應也五音皆聲而音則有所主

是爲音之君在乎善聽者別之耳故鼓宮宮動鼓角角動以類相從未爲特異也五子之各是一偏而非公猶宮止於宮角止於角而不能相通也惠子猶未悟以已能超出四子而未始吾非則吾

之所是真是矣莊子遂引齊人輕子重鍾失恩背理而亦自以爲是至於楚人寄關而關不自知非則三轉語矣於此有以見莊子於惠子受友之篤詳後章經意可知聲猶木也音以喻棟梁榱桷音之君喻良匠之手所以成棟梁榱桷者皆不可以相無也

莊子送楚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鑿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壁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郭註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亦無所用之

呂註唯其如此莊子所以每與之反覆而深惜其不至也

疑獨註有惠子之問然後有莊子之對惠子既歿莊子歎其無知言者故引匠石自喻郢人以白土汗其鼻端使匠石運斤斷之匠石雖工斷須有郢人不動之質然後能成其妙宋君乃欲為之匠石謂臣則嘗能斷之然臣之質死久矣質指郢人已死不可為也莊子自謂吾坐惠子猶匠石之失郢人故歎曰吾無以為質無與言之矣

即伯牙絕絃之意

碧虛註槁木其形者有之臨刃而不驚者鮮執柯運技者有之當鼻而縱揮者寡是知目擊之遇忘言之對世豈常有哉

廣齋曰義運斤成風言其急捷盡鑿而鼻

不傷斲者固難矣立者為尤難質者用巧之地言有惠子之辯然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無可與言者矣

莊子抱道高堅非時俗可探其淵大則論端無由而發僅一惠子可與言時得

以申其汗漫無崖之說以豁暢胸中之奇哉道囑文亦或是在是及惠子歿過墓而憶之顧從者而與言其感慨可知夫匠石之斷天下敏乎也然非郢人能立則亦無所施其工臣之質死已久矣故運斤無失而彼能忘形以聽斲者豈易得哉莊子之失惠子亦然吾無以為質一語頗難釋審詳經意前云臣之質死久矣又須得質死之人不怖不動乃可施斲今惠子既亡此質雖存而無以對猶無質也謂世無知音孰相激發者無與言之矣有以見傷悼友生之切惠子平生時有譏刺之言南華每盡忠竭力而救正之雖不逃辯給之名而所務者清談雅論免墮當時縱橫詭詐之習是亦尚友之力也故南華於其歿後猶致意焉聽而斲之據郭註云瞑目恣手陳碧虛照江南李氏書庫本此四字係是經文後人誤引為郭註緣此四字不類註文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八

空三

武林道士 諸伯秀學

徐無鬼第四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郭註上忘而下畔謂高而不亢哀不已若故無棄人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無所指手足遺之未能盡遺故僅可也呂註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五者皆其所體者也公故可以爲公王故可以爲王王公之名蓋由於此若隰朋之德可謂容乃公者乎

謂容乃公者乎

疑獨註桓公之霸管仲之力仲病坐公問誰可屬國仲復問公欲誰與公云鮑叔牙

叔牙仲之友仲曰不可潔廉可爲善士未可大有爲不已若者不比之則失人心而寡助聞人過而不忘則人多怨若使之治國上則鉤制其君下則逆其民心得罪將不久矣公曰然則孰可仲曰不得已則隰朋可上忘者忘勢下畔接有境也愧不若黃帝則道日以高哀不已若者則德日以博君道以德分人臣道以財分人自其化而言謂之聖自其業而言謂之賢以賢臨人臨之不得其道以賢下人善下則人歸之有不聞有不見言其能反聽內視所以無不聞無不見也

碧虛註鮑叔不能強力忍垢兼濟天下而欲使物齊已潔廉故鉤君不比故逆民隰朋之爲人不諂不傲尊道恤民聖不自德賢不恃財以賢下人焉有不得故大者宜爲下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兼忘天下

也鮑叔之舉管仲公也仲之舉隰朋亦宜私哉

厲齋曰義不比不數之鉤要束之逆強之以禮義也上忘忘其勢下畔離遠而無求於上也以德分人猶云德乃降黎民懷以財分人不自私以賢臨人擅名而自矜也有不聞有不見言其不察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列子亦是寓言

叔牙仲之賢友也公問屬國仲宜以叔牙對而乃審所欲與公以叔牙爲言仲知其賢而才不足以治劇處其執中無權鉤君逆民乃斷以不可蓋不以與已善而私其舉使之不勝任而得罪於君也勿已則隰朋可言僅可耳上忘而下畔按列子作下不叛張湛註居上而自忘不憂下之離散也足以證莊文誤逸古文畔通作叛據此方論隰朋之德似不可以背叛言若從邊畔說又不通宜從列文下不叛爲正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言其爲政寬恕不銜已聰明以

爲苛察善下而能得人知其可以屬國
蓋與其以知治國作法富民寧若寬厚
得衆而相安於無事此仲知人能任所
以成勦齊之功忠於君而愛於友在義
實爲兩得也可不謂云列文作可不諱

云爲當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拏見巧乎
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
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
恃其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
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
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郭註敏疾也給續括矢往雖速狙猶能搏
也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
也

呂註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于色鋤色
者去其心而已所謂容動色理辭氣六者
繆心是也

疑獨註狙以矜伐其巧恃山林之便以教

人而取死因以戒不疑無以色驕人不疑
受訓歸而師有道之士鋤去驕矜之色而
任朴素故國人稱其賢也

碧虛註恂懼幽潛者免禍縱慢踴躍者罹
災故狙恃獨巧不能逃衆前也山林異類

以無識而教人猶不免速死況人爲物靈
有知有識而欲教忽同類之尊者乎不疑

歸而鋤其驕色國人稱之易悟也夫

鷹齋曰義敏給言射去速而狙能搏捷其
矢亦甚速相者左右之人齊射之狙雖巧

捷力不能敵見執而死矣此爲於能擬禍
者之戒

狙之與人異類也得深山茂林而王長

其間唯人聲之惡聞況見其身乎然則
觀吳王而攫拏見巧是其速死之徵故

不免乎射而猶能搏捷矢可謂敏給

也已王怪其過巧遂命左右趨射之則
莫非殺中能無中乎其執樹而死也亦

宜王於此悟夫傲物之速禍出羣之招

患也因戒其友無以色驕人不疑歸而

鋤色辭顯非勇於進善嗜克爾耶猶聞
三年而後國人稱之蓋爲善在乎不倦
千日而後成功若爲惡則不崇朝而殺
身有餘地矣可不戒哉

南伯子綦隱兀而坐仰天而喑頰成子入見

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
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

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

之彼故知之我必賞之彼故驚之若我不有
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不賞之彼惡得而驚

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
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郭註齊國三賀以得見子綦爲榮子綦知

爲之不足以救彼適足以喪我故以不悲
悲之則其悲稍去泊然其心枯槁其形所

以爲日遠矣

呂註田禾一覩齊國三賀爲我先而賣之
彼故知而驚之心未盡於內而有迹於外

故爲人所知也夫天道未始有物也有介

然之知存於心則爲自喪喪謂失其本心

子綦以人之自喪者在此而悲之欲其復也然知其喪而悲之猶為喪而未復吾又悲夫悲人之悲則其為喪與夫悲之者皆莫知其所矣此所以日遠而不為物所累則形其有不槁心其有不灰者乎

疑獨註物之尤謂有過人之才而能忘其身心若是子綦猶以為未也吾嘗居山中國君一覲而國人三賀我何以得此於人我若不以聲名先之彼何得知而嚮之凡哀莫大於心死人皆喪其良心故我悲之我悲之又可悲矣以此遺累猶為未至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遺之又遺而世界日遠矣

碧虛註到子居鄭國而陸沉適齊國而受饋蓋宿名者如日蔽雲中其光必發是以鸞實名德生乎巢許之間故後世山林養浩者有借巖居之高為仕路之捷遂無真隱矣悲人之自喪傷彼鸞名也悲夫悲人者知非在已也悲夫悲人之悲者悟有心之誤也然後理事日遠而大同乎溟滓矣

庸齋曰義曰先日責言我有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此所以為自喪悲人之自喪而不覺其悲又可悲也山穴之中舊所居地言我當時唯以悲人之悲自覺所以道日高遠遂至今日形槁心灰也

此即齊物論首南郭子綦故顏成入見問端亦同隱几靜極之際仰天而喟則其機已動故乘而問之尤謂物之最靈今乃灰槁若此子綦引往事以對田禾齊君聞子綦之賢入山一顧而齊國三賀其得賢其理可以致治也我有則彼知我實故彼嚮言不能自晦而招來聲名名至則身累貴重者患生非自喪而何是為可悲也吾悲自喪者迹近而易見吾又悲夫悲人者則漸深而歸於自悲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付之無可奈何以不悲悲之而聽天籟之自鳴自己然後世間之憂累日遠故能形槁心灰若此也信知懷才而隱古今所難唯龍脫世網鴻冥高雲者斯可以始終之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九

四

武林道士 褚伯學

徐無鬼第五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東野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郭註聖人無言所言者百姓之言故曰不

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出於口固為未之嘗言今將於此言於無言宜僚叔敖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固為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彼謂二子此謂仲尼道之所容雖無方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言止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知非其分故辯不能舉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也海受物無所辭故成其大聖人汎然都任有而無之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己雖謚而非己有令物各足故實不聚功非己為故名不立若為而有之則小矣賢出於性非言所為夫大愈不可為而得唯自然乃得耳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其自備者不貪己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反守我理而自通順常性而自至非摩拭也不為而自得故曰誠

呂註三人不同時亦是寓言所謂不言之言非無喙也誠如二子所為則雖有喙三

尺猶為不言彼二子所為是謂不道之道此仲尼之不言是謂不言之辯世豈知哉德所不能同辯所不能舉者固無名也止乎無名則吉祥之所止否則名雖若儒墨不免妄作凶矣道之在天下猶百川之於海受之而不辭聖人并包澤物亦如之不知誰氏無爵無謚此聖人無名所以為大也夫以善言為賢且不可而況為大豈在於言乎則知之所不能知者辯固不能舉而有不言之辯也聖人不為大為則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道之所一德不能同而有不道之道也天下所以大備者固無求而大備也人亦莫不有所謂大備者誠而已矣誠則無求無求故無失無棄以其足於已不以物易之也大人者知在我之萬物無不備故反之而不窮長於上古而不弊故循之而不摩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為而成者也

疑獨註古者飲食必祭示有所尊叔敖宜僚侍宴之次受酒而祭欲仲尼有言以教

之故曰古人皆於此會同之時而有言已仲尼嘗欲無言故曰聞不言之言矣未之言言於此乎言之蓋欲知其言出於不言也楚白公勝欲作亂殺令尹子西二人皆遣使召宜僚宜僚正弄丸而戲不顧二使者二人皆不得宜僚各解兵而歸叔敖聞燕高枕執羽扇而自得使敵國不敢侵折衝千里之外仲尼引此二人無爲而息難以證不言之意此言出於不言雖有喙三尺亦不害於不言也彼無言無爲是謂不道之道常道也此言出於不言是謂不辯之辯大辯也合衆德而歸乎道道能同之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則照能舉之辯不能舉也以德相勝以言相高名同儒墨者不能慎密以固其命凶斯及之海之所以爲大以其無所不納聖人所以爲聖以其并包天地而不知誰氏莫之爵而常自然謚因功立功成弗居則無謚矣生無爵故實不聚死無謚故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善守者不嫌於不吠士善行者不嫌於不言夫言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此孔子欲無言之意備者足於用求則不足也天地無心於萬物萬物自盈天地間此所以爲大備有求而備備之小者也欲知大備須知無求無求則無失無失則無棄然後不以物易己也能反己則能循古不越乎誠而已矣

碧虛註弄丸者轉丸於掌以爲戲適鬼谷子有轉丸法猛獸之語謂聖知無窮若轉丸之無止類獸威之無盡也故宜僚視天下事者轉丸於掌中甘寢高卧秉羽扇而指揮若三子者豈事於言乎默而識之喙長何害言出患生三絨矣蓋故有不道之道不言之辯道之所一即不道之道知所不知即不言之辯故雖善辯若儒墨亦所以召禍耳海以容納故淵廣聖人并包故無名生不顯德死無留稱以實不聚故名不立此之謂大人才全不器也人貴造道不在能言容物曰大廣濟曰德存大者當謙損有德者當支離猶覆載無心素爲萬

類生之育之動植以成唯其無私無求故大備藏金於山而不采沉珠於淵而不泳任民復朴而不棄不爲物所遷也歸根而無極循古而不泯大人之誠合乎天地也腐蠶云弄丸戲事秉羽扇而甘寢無作爲之意夫子謂二人皆能無爲之爲何待我說頗有喙三尺言我無如此長喙也道之所一即自然德者得於己出於人爲不能同自然之道此德與本經他處德字又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不知誰氏無得而名實不聚言有善不歸之身賢者不以多言爲能況大人乎有大之名不足以爲大況自然之德又何名乎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則已貴於物在反求而已循古道而行無所容力也

弄丸於掌轉運無窮應用之機在乎方寸以喻世事萬變其匪由人達士觀之等如遊戲熊宜僚楚之知勇士也司馬子綦謂若得之可敵五百人則其才可

知隱居市南適意于此視天下事無足為者矣彼白公勝將謀不軌而觀其相成之何不知已之甚宜其弄丸而弗顧也此雖戲事而能使白公作亂不成子西免禍是兩家難解也孫叔敖三仕三已而無喜愠則其量未易測也酣寢閒暇秉羽扇而清談皆能使敵國投兵而退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是為不道之道不言之辯有口難以形容夫子頌有喙三尺方可議論此事非實有三尺喙也道之所一乃萬物之祖德自歸之知所不知乃道之真非言可載故德不能同辨不能舉也儒墨雖以善辯著名至是亦無所施其辯矣聖人海量并包澤及天下而不有其功故爵謚不立名實俱忘是以能如天地之大備而不在于有言有為也大備故於物無求無求故於道無失無失故於人無棄能居今而常循古通物而不失已蓋本乎誠而已誠則實行之著見物焉有不化者

哉夫大備矣多矣字無求下當盡無求字屬之下文不摩一作不磨為當
牛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相也為祥子綦喜曰異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羊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鵲生於穴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攪吾與之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價焉凡有怪微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之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金而需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乎刑而需之於齊適當渠

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郭註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為隨所遇於天地耳循常任性脫然自爾斯不為也順而無擇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為功而償之何也無怪行而有怪微故知其天命也為而然者勿為則已不為而自至則無可奈何故泣之後使相於燕為盜所得金恐其逃刑之則易售也
呂註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綦以道揆之子綦與其子遊於天地者皆至人衛生之經而有怪微焉知其天與非有以取之也
疑獨註室西南隅曰與未地屬羊東南隅曰穴辰地屬鵲羊因牧而有鵲因田而獲人事也羊生於未鵲生於辰天理也未嘗為此人事何為有酒肉之怪此言陰陽性命之理非人所能避也吾與相遊於天地遇於天者不辭而樂之遇於地者不辭而食之不與為事與之為道也不與為謀與

之為理也不與為怪與之為常也故能乘天地之誠而不與物撓世俗與宜者吾未嘗為也今乃有與國君同食之徵是世俗之所願者償其形耳夫有不常之徵者必有不常之行我與吾子皆無之而有此徵者天與之也凡事之至於極者聖人皆歸之於天所以出命者則安而已矣渠公富商之家

碧虛註至於是極遇福而懼父則不祥言其拒福酒食入鼻口言外養之厚不知所自來言無功受祿猶未嘗牧田羊鵠忽生於室為可怪也遊於天地合乎自然遂樂於天樂其俗遂食於地甘其食不為則守中不謀則率性不怪則守常乘天地之誠體道也不與物相撓順理也不與為事宜無擇也真功無迹而世事有償怪行既無則幾於天與雖定分莫逃而不無憂懼是以泣也九方歎以術自信而子綦以道獨明是故修為而不免患皆命也夫吳儕註九方歎術窮於有數知盡於有限

故其相相也知與國君同食以終身之為祥而不知遭刑以傷生不祥莫大焉然則子綦之出涕微也夫

腐齋口義未嘗牧未嘗田而羊鵠生於室異事也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與國君同食之事吾順天自樂適地自養無事無謀不與為異而一循乎自然不敢應乎事惡知宜不宜我方樂於無為而彼所云若此是有此世俗之債未償誠怪微也吾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為閭者也

九方歎以術而知人子綦以理而占事術相者知食肉之祥而遺其則理占者懼分外之福而安於常然則闔乎定命人力莫移安知術之不通乎理理之不包乎術又何祥不祥之辯請觀夫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其得失果何如哉知命者聽之而已今子綦以未嘗牧田而羊鵠忽生莫知其所自來亦惡得不怪且我與吾子樂天之道食地之利不從事

手詭異之謀而與之乘天地之正故於物無撓於事忘適一任乎自然之道而乃謂將與國君同食此世俗之願非吾望也無怪行而有此怪微幾天與之既知其天與又何以泣為蓋至人燭理之微慮事之變知福之盛必出於禍之極未有無因而至者是以不免乎泣也無幾何而下具述禍福倚伏之機相者謂與國君同食後乃食於渠公之街肯義註渠公齊之富室為街正以此與遺刑而論則相術未為全驗不若理占之近道而無所希倖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

空五

武林道士稽 伯孝 學

徐無鬼第六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當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識且假夫禽食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猶一硯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唯外乎賢者知之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彘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官大圍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卓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糴也舜有糴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

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足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郭註仁者事尚之原仁義既行將偽以為之其跡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若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硯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割割之則傷也唯外賢則不偽矣蓋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非夫通變邈世之才而偷安一時之利者皆豕彘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而精神常金若少而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知不崇朝可乎眾自至耳非好而致之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出於不得已豈比而利之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蟻魚羊三者未能

無其耳目心意故未能去繩而自平絕迹而玄會也

呂註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則是假夫禽食者器也謂之仁義不免於有知有知則隔於形器非天下所同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猶一硯而已非輔物之自然曲成而不遺者也所謂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而其未存乎千世之後是已以暖為是不知天下有至足以姝為是不知天下有至美故學一先生之言自以為足而不知未始有物者名之也濡則不去需則有待安於卑污而不知耦故以豕彘名之收卷婁攬不藏其糴使天下慕而歸已故以舜名之由夫學一先生之言而不知未始有物故為利則濡需為害則卷婁以舜之迹言之天下於我何加適足勞形而已故以卷婁言之眾至而歸之雖如堯舜乃神人之所惡故不與之比則彼不利而至矣此真人之所以無甚親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已天下悅而歸之舜亦悅而順之舜

視天下猶弊屣而其所以爲弊者視舜猶塵垢秕糠耳非神與真而何蟻以知而多事魚以深而全生羊以意而多狽以目視目則見見者得矣以耳聽耳則聞聞者得矣以心復心則知知者得矣夫知與意則藏身於深渺之間而得所謂見聞聞知知者則無所往而不平輔物自然而無爲矣此所以復其真之道也

疑獨註法始於伏羲而治成於堯舜者仁人之迹所由起也愛以親之則民聚利以和之則民至譽以崇之則民勸致其所不欲則民散於是世之棄仁義者少利仁義者衆以其殉名迹跡離性入偽欲行仁義而不出於誠世之貪如禽獸者將假斯器以爲穿窬之資舉世皆竊仁義之名以爲盜於天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矣且以一人標仁義之權斷制以利天下猶暫視而欲周平四海本欲利之而不知其害天下也賢人有仁義之名者唯外乎賢者知之與老子不高賢義同暖自溫姝自美濡

者潤需者待卷自屈妻自歛此製名以鄙當時之俗夫學一先生之言者泥陳迹而昧聖道以溫暖姝美自悅未知夫道在無物之初也奎形象蹄身之曲處乳間股脚溫煖之所品賴豕存濡潤需待以爲安利而不知屠者一至與豕俱焦喻世人未能出乎境域而有所待者皆不免禍患故曰域進域退自非邈世之才而偷安一時之利皆濡需者也夫舜受命於天其真在內而不發緒餘土苴則爲百姓之所悅慕三徙以避堯之子而民自從之童土無草木之地舜勞苦於天下不得休息此所謂卷妻者也三者皆非道之真故神人惡衆至雖至亦不私比之無親無疎把德煬和以順天下此所謂真也蟻之知小魚之計深羊之意狼聖人去其小知得其深計棄其狼意目視自欲其自見耳聽耳欲其自聞心復心欲其自知若此則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循言其猶未能絕迹而獨立也碧虛註暖姝姝好自悅也濡潤需頃偷安

也卷妻牽拘不伸貌喻曲士膚淺偏執自足而不知大方之家以窮理盡性爲未始有物也苟尸素而濡潤曰域進不需頃而禍及曰域退惡來順紂而同誅亦何異於豕豕聖人窮狗萬物無寄託之近迹民之歸也如蟻慕羶故其所至一年而成市二年而成邑三年而成郡鄧墟邑名童土無草木堯舉舜自代冀天下蒙澤舜功成年老而不得休閒仁義之羶所致也功成則衆至而親譽之親譽久則不比至於畏之侮之則不利矣唯能無所親疎而外乎賢者則民不歸慕於蟻棄知也相忘江湖於魚得計也恬淡無爲恍然德化民知有君而無慕羶之聚於羊棄意也收視反聽灰滅其心率意而平自中繩墨應物趨變無不循理也

腐齋曰義暖姝淺見自喜以譏學者不知未始有物之妙濡滯而有所待貪著名利之人奎蹄曲隈群豕居之自以爲安不知其不足恃也域喻囿心於富貴卷妻偃僂

自苦貌言脩德之人自以為名人皆歸之反以為苦終身不得休息借此以諷有為之君抱德煬和養其德而不露蟻至微而未能盡無知羊至愚而未能盡無意真人則無知無意矣魚之在水自得真人為計亦然水喻造物魚喻其身真人心之耳目皆與人同但無心而用之故目視目耳聽耳心復心也繩則自然之平變則循之順其動也

○ 藹缺許由皆能貴其真以治身而無以天下為者也觀其所論亦非拙於治庖者顧樽俎之不可越遊方內外有勞逸之分耳夫仁義五常之首不可輕嘗但後世行之不至者往往認跡為履愈失其真既難性而任情則仁義不出於安行利心存乎中不免繼以偽似之而非是誠足以害道故老莊氏還淳復本之學皆辭而闕之若夫至仁大義涵天育物配道德以立人極者又何闕之有仁義至於堯已為濠薄許由恐其為天下

笑蓋察影而知形所以欲逃去之而免乎後患也凡治天下當無為而自化儻牧豕焉欲有以愛利之力有不及不免繼之以偽偽出而患害橫生矣為人上者信能以百姓之心為心雖不行仁義而與之暗合不然則譬夫禽食之人而假之矰弋網羅之器其害物也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於瞥見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情徒知尚賢之為利不知其為後世害也唯外乎賢者知之必超出一頭地然後能識破也後叙煠妹卷要需以證前義條衍頗詳諸解備悉神人惡眾至連下二句言民之歸堯堯之舉舜而眾心悅服皆理之自然非比而利之故無親無疎而以德順天下此真入以其緒餘應世之驗也蟻魚羊三語為舜有禮行而發立言甚奇當先蟻次羊後結以魚不為禮之所化蟻素知也不著禮行以動人羊棄意也如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

之迹猶魚不厭際而相忘於江湖豈非得計哉夫然後以目視目而不眩於色以耳聽耳而不惑於聲以心復心而不役於知則天下之目可一耳可同心可盡矣故其平如繩為天下法其應事變一循理之自然無利物之私無忤物之患何憂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心為治以治之耶眾人以名利為域眾政以豕身為域進退猶成敗也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

武林道士 褚 伯孝 學

徐無鬼第七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量也枯梗也雞壘也豕鬻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鷦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攪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徇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郭註居事而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爲

得於死或以爲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悲矣夫有形者自然相與爲累唯外乎形者靡之而不磷猶風日過阿實已損而不自覺恃源以往也無意則止乎分所以爲審有意則無涯故殆所以貴其無能任其天然苟不能忘知禍長多端反守其性則其功不爲而成就欲速則不果已實謂知能故亡幾之禍皆有其身之過不知問禍之由乎有心而脩心以救禍也

呂註以天待之則無爲而應感不以人入天雖爲而未嘗爲真人不知有死生有時日得之也生失之也死萬物不得無以生是也此爲輕生者而言有時日得之也死失之也生以生爲貴以死爲反是也此爲惡死者而言猶藥之或甘或毒時爲帝而不常其餘臣佐而已以生爲得死爲失則輕生者之藥也以生爲貴死爲反則惡死者之藥也視彼病而投之其變何可勝言

大夫種知亡越之可以存而不知身之所以愁猶鷦目能夜不能晝所適不可移鶴脰能長不能短有節不可解解之也係於有形而不知其源也風日之過河非不損而河以爲未始攪恃源而不竭也通者與物無不適亦有源而已水之於土蟲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則無情而守之審者耳之於聽目之於視心之於思未嘗須臾不在則物守物而審者其聰明心志非若水與影之無情故不能不殆凡能其於府也殆府五藏殆謂安其所不安不給改則禍滋萃夫惟迷非一日故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上士所以損之又損者以殆之不可成也而世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

疑獨註以天待人誠而明也以人入天明而誠也無得失無生死此所以謂之玄量鳥喙雞彘炎也皆藥之至賤者時能療病遽爲君臣得失窮通無異於此世人妄計賤彼貴我宜知用舍在時而已昔越王句

踐棲兵會稽大夫種能知亡之可再存而不知身之將死猶鷓鴣目晝暗而夜明鶴脰能長不能短各適一時之利解去其適則悲有所徇者不免乎一偏也夫陰陽有氣萬物有形氣妙而形粗氣摩其形必有損風日陰陽之氣河水有形者也風日過河河水必損而不自覺雖相與守之而河無所撓拂者有源可恃也喻人處陰陽之中日有所損恃有命存焉水之於土影之於形物之於物皆無心而守之故其守也審雖審而不逃造化之密移昨日之物今已化矣而昧者不知故耳目心之於徇皆不免於危殆也凡能出於府藏則為所役必至危殆既成而欲速改不暇給矣是以禍生滋甚若反本復性則順而有功欲其事果其待必久而世人乃以多能為已實此至人之所悲以至爭城爭地而殺無辜之民不知問禍起之由故也

碧虛註以天待人任其自然不以人入天偽難契真也得之生失之死與物同也得

之死失之生與物異也萬物得時則榮失時則悴真人得時不榮失時不悴猶藥之董梗壅本雖賤物而良醫主療時用之以為君喻真人御世無時而不治也種能存國不能活身喻醫療他疾不能治已病鷓鴣目鶴脰之有適不適喻種之才知而終不免禍風吹日曝河水耗滅譏倭佞入忠臣失權所恃重者其撓拂亦不輕矣水離土則散影離人則滅物去物則空人失道則亡唯善審者幾乎全目徇離朱耳徇師曠心徇曾史末有不危殆者及覆緣於功過善惡之果目前未見耳世有情功為已實而禍不旋踵者大夫種是也

虞齋曰義不以有心預自然之理曰不以人入天生死得失一聽自然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生而曰失亦可死而曰失亦可如醫用藥主君為帝其餘為臣藥雖同而用有輕重猶人在世得時則貴失時則賤在我者初無二也大夫種為越報吳能於亡中求存可謂知矣而不知反以

殺身鷓鴣目鶴脰又重引喻風日皆能損水而河未始撓者其源長也故物雖損已而我無所撓拂此五句自是一意水土相入形影相依物之守物自然之理耳目心之徇物皆非自然凡知出於智府自以為能皆危殆也給猶及反訓覆因謀功之心必致敗覆有待久之謀其心固必而不化此皆為身之害而人人以此為寶古今亡國殘民無已者不知於此致問故也

以天待人其義灼然謂以天理為主而人事應之入天者以人事為主而天理恃矣次古之真人四字只應是故字上文有此誤筆重出言或得此道而生失此道而死理之常也或得此道而死失此道而生又出於人事之變如顏夭距壽之類譬藥中之烏喙豕麥隨證施用主治則為君佐使則為臣適當其時非有常也種之工於謀國拙於全身猶鷓鴣目鶴脰各有所適強其所不能則悲矣又喻風日過河不能無損損而不覺

恃其有源然則得失利害之攬心人能無損乎欲補之者道爲之源凡事物之來能不納於靈府則吾源壯矣事物之起伏不啻查竇之過前又何所攔拂哉水之守土理相資而實無心影之守形則所自出而不能相無者物之守物各

生其心雖相守之審而互生互剋或然或流有若外物篇所云者則不能無殆矣況以耳目心之所徇爲能殆成而不給改其禍長也固宜夫欲反歸本源當

致功於改過待久而決成世人乃以聰明心知爲己實此真人之所憫也亡國戡民禍之大者其端實起於耳目心之所徇實在謹遏其源耳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者不知而後知之其間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頓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闔不亦問是已莫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郭註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況欲知天地之所謂可不無其心哉大一即道也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用萬物之自見大目也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大均也體之使各得本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真不挽則自定持以大定斯不持也物未有無自然者循之則明無所作也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用彼之知故似不知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應物冥而無方各以其分萬物雖頓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不可相代推而揚之有大限

也若問其大權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之理可得而知莫爲而惑若此也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爲名也

呂註足所踐者少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所謂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人之知也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以謂則大一太陰以至大定從可知矣爲道者主之以大一則無所不通入窈冥之門至至陰之原則亦至於至陽之原矣物負陰而抱陽所以係而不能解不知有至陰之原故也目視有限不視以目則無不見緣其一未有能均和以是非任其兩行緣以大均也無南無北無東無西體以大方也其精其真其中有信稽以大信也澤楚不熱河汜不寒雷破山風震海而不驚持以大定也盡有天則止乎知之所不知循有照則雖不知而無所不知冥有樞則彼是莫得其偶始有彼則所以應彼是者固無窮也其解似不解言本無係故不解而後解其知似

不知以其本無知故不知而後知此至人所以遊乎世俗之間若愚若拙也問以有崖無崖皆爲有係崖謂自邊微而求之然亦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韻不可係滑不可持若無物而有實也往古來今若不^大相代而不可虧也能以是問之可不謂有大揚權牛揚謂發其幽權謂勸其實彼不問是則我不能以是告之唯能見其未始有物則不惑以是解其有物之惑而猶存未始有物者亦惑而已唯解之而復於不惑庶幾大不惑也

疑獨註此言無用之爲有用不知之爲能知也明矣大一謂天大陰謂地大目者天無不見大均者地無不載大方生萬物而悉備大信應萬物而不期大定鎮萬物而不動夫知始於知終於養之以不知而所知至於如此之妙故曰至矣一係乎數貴乎通之陰主乎凝貴乎解之大目無意於見物物來而視之大均無意於順物物至而緣之大方嫌於無體故以易爲體大信

嫌於不考故稽之以道終之以造物持之而已天下萬物之理各有一天循理以觀之則有光自冥以觀之則有樞有始則有彼無始未有物無彼亦無我也解似不解知似不知凡論至其極者皆疑之以不知而後知斯至矣問而有崖切問也問而無崖泛問也切問可窮理未可以盡性泛問可博知未可以反約故皆不可也滑稽多不實而或有實焉古今相代而理實無代能盡其理故曰不虧如上所陳可不謂大顯揚權論乎事不可則已何惑而爲之夫人之惑已以不惑解之彼雖復於不惑而解惑者尚大惑也此莊子遺言之意碧虛註地至廣大人之所踐容足而已恃其不踐之處而後行之無窮道至微妙人之所知可道而已賴其忘言之趣而後悟之無盡故至人以無用無言爲天之所謂也大一妙有知之者廓然通達大陰玄寂知之者恍然蛻解大目天光昭然微視大均平一靡然緣順大方渾然無不體用大

信誠然無不稽考大定至靜默而持之所以成上諸妙用也凡此七日皆有天然之理順理則明寂然自運始即道對道者皆彼也恍然自解故似不解自然而知故似不知知不知而後知之愈澄而愈照也道不可以有崖求又不可以無崖求萬形參差實理則一韻滑參差也古今不生死自殊理不可虧生死自具是有大發揚高權存乎其中何不問諸此道知道則此理不惑矣大惑終身不解下愚上知莫移猶鶴脰不可斷鳧脰不可續也稟生受氣蓋有由然唯識倖造化者然而知之若假世學而欲復於不惑是大惑之人徒欽尚於大不惑也

廣齋曰義人之踐地少所不踐者多喻人所知無幾其所不知者皆天也不恃所知而恃所不知可以知天矣大一造化之運者大陰至靜也大目所見大均謂分劑大方與太虛同體大信真實之理大定總持萬物者也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

論云非彼無我即此彼字謂造化也曰天日照曰樞曰彼雖可解之知之亦似不解不知者不敢以為可知可解是謂不知為知乃真知也問者問造物之理以為有崖無崖皆不可謂滑稽轉言造物不可捉摸若無物而實有古今只此造化用之不窮此事可不為大發揚而權論之世人乃不知問此理又何疑乎以此不疑之理解天下之疑復歸不疑之地庶幾大不疑矣只是不疑二字鼓舞出此數句結一篇之文可謂奇特

足踐之地不若所不踐之廣心知之事不若所不知之多不恃其所踐所知而以無用為用然後可以知天矣天道難識不容擬議故無所措知於其間止乎其所以不知斯真知也要在日損之功人欲既盡天理見矣自一大陰至大信皆因知天而後知首以大一通之道貫萬理通生庶物稟陽而結形遇陰則解化生於無而歸於無也大目視物所不

視大均順物使自平大方以無方為體大信稽之以不期終以大定持之所以應天下之動而已常無為也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則順理而自明冥中有樞寂而常運始由平彼和而不唱也以不解解天下之紛以不知知天道之秘又何所施其頤問而考其有崖無崖哉由是言之雖若頤頑滑稽而有實理存焉古今不易各盡其分可不謂有大揚權乎漢書揚權古今揚舉也權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世人胡不問是而恃其妄知之博昧夫自己之天又安足以知乾元之所謂此蓋心天無照有感以障之故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惑者妄情之偽不惑者本來之真本來之真我之自然者猶知尊尚之則非大不惑也若真造不惑之地有何不惑之可尚亦何惑之可解哉

說之有道首言良駿以啓其心兼明君之於臣下可不具眼乎遂能始終合徐救其虐民奉已之過蓋人之良心善性無幾盡之理猶去國者見似人而喜也及其再見然後納忠逆耳以警其失奸和而惡姦盡脩身之要脩誠應天地盡為國之道得聞斯語社稷之福也何在乎為義以宜民偃兵而求治哉黃帝見大隗而七聖皆迷喻人之六識既昏則心君不能獨朗猶知問塗於牧馬童子則不遠復故至人取之寓言明君欲見大道當絕聖棄知求諸守心之神而去其為吾害者則大隗不求而自至矣豈若武侯者苦國民以養耳目至於神者不自許然後求夫為義偃兵哉唯其後世君德不淳所尚非一遂有諸士趨向之不同潛形性而之萬物無復望其歸根則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楊東東者各執一偏自以為道盡於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鄧人聽斷足以成匠石之巧也又喻有隰朋之才然後

足以致管仲之舉終不以鮑叔私愛而易之也狙以傲人而連斃人以狙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若灰心槁形者之累日遠弄丸東顧者難可解乎九方默知相祥而不言其則許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觀微而知彰外賢而獲利者也董梗廋雲時為帝以喻人之移是風日河水之相攪以喻化之移人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唯知足恃不踐心恃不知者則盡已天以燭物之天已不惑而解天下之感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二

雲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則陽第一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獨鶯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挽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速也故曰待公閱休

郭註王果言公閱休之為人以抑彭陽之

進趨而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苟盡故德薄而名消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急聖人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故其家人不識貧之何苦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不以為物自苦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望風而靡使彼父子各歸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間靜而不二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呂註公閱休無求如此宜其為王所信神者人心之同可以窮而入之夷節自謂不能入而其所與交固已顛冥於富貴之地相助以消言其德不長而日消凍在冬而假衣於春暘在夏而反風乎冬言求之無得也楚王嚴暴非佞人正德莫之能挽欲我言之非所能也唯佞人能挽君之正唯正德能挽君之邪佞人夷節正德閱休也我樂而忘貧則家人亦忘貧道尊德貴爵

祿不足以爲高則王公化卑矣飲人以和其德足以沃人心無所事於言矣並立使人化無所事於勢矣父子歸居不廢人倫也一間所施無嗃嗃之悔人心若是其速則解其繆矣閔休之爲人如此可以言之於王而必信故曰待公閔休

疑獨註魯人彭陽字則陽夷節楚人王果楚大夫公閔休隱者也夷節無天德而有俗知不能以神道自許顛實於富貴之地固足以消子之德非助子也譬凍者假春爲衣喝者俟冷風禦暑言求王果之助非所急也況楚王爲人威嚴如虎若不入之以佞則必化之以正也聖人雖貧而樂故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不以爵祿爲顯使王公化高爲卑於物無逆與之爲娛未嘗言而人飲其和與人立而人化其善使人人父子各宜於歸居守一而無事道自施於人故與世俗相遠矣不若釋楚王而從閔休也

碧虛註則陽求見王爲利祿之計王果引

隱士抑食競之心無德而有知尚文去質也不自許以之神者舉指敗罔心神交固而湮沉乎嗜欲也救凍喝者人事待春冬者天時王果任天時而不從人事所以救則陽之失也老萊之妻織春伯鸞之婦賃春家人忘貧也魏文侯尊段干木漢光武交嚴子陵忘爵祿而化卑也與物爲娛則同塵而不溷與物樂通則和光而不耀不言之教煖然似春鎮以無名之樸而使人自化德化有序人安其居其道簡易無所施爲而趨進者弊弊焉以干祿爲事與有道者之心相遠去矣

腐齋曰義神乃我之自然顯達富貴不知有自然之神是不自許此相率而自損之道故曰消也凍者得衣則煖如春喝者得風則冷如冬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不足彭陽好進是其不足告之以隱退如執熱而濯當寒授衣將有補也佞人正德謂真小人方能屈撓其身以事之王公忘爵而下士化尊爲卑也窮理自娛與物無核自

保其真不言而悟如以至和飲之也並二人化使人意消也彼其猶詩云彼其之子此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手則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所施間暇殊不容力言在家在鄉各得其和閔休之德與彭陽相遠若是也

褚氏管見王果言夷節之好進不能爲公閔休之行而二人者皆楚王所愛重也今則陽以榮進爲心故求薦於夷節夷節弱於德強於知不知內有神者可尊而外達於富貴非以德相助徒取消燮耳猶假衣於春何足以救凍反風乎冬何足以救喝違宜背理求之無益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人性本善無有不可至於神者有得於已而信之篤然後能自許今夷節貪競若此是不自許以之神也況楚王嚴暴非夫姦佞之人及德之正者不足以撓動之蓋行之善惡不越此二途子何不捨惡趨善從閔休以進庶乎可久也故聖人已下叙閔休

之德足以化物而一出於無為至若不言而飲人以和並立而使人化非聖人不能也

聖人達網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操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郭註玄通無外而皆洞照不知其然而然非性而何操者自操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此非赴名而高其迹率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任知而行則憂患相繼鑑物無私故人美之夫鑑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美於人譬聖人人與之名也鑑之可喜由於無情不問知與不

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性所不好豈能久照聖人無愛若鏡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性之所愛故能久也

呂註人心網繆於事物不知有所謂一體者唯聖人能達之故內不見我外不見物物我為一其所謂固周盡矣而不知其然者止於性而非外得也復命則歸根操作

○ 甚甚也雖靜而復命不害乎操作是以終日言未嘗言終日為未嘗為凡以天為師而已天則知之所不知也我何以自知為聖哉人從而命之耳無知則無憂衆人憂乎知而所行如馳無幾時而有止也若之何而可以至於此乎生而美者人與之鑑而告之而後知其美於人若知若不知若聞若不聞其可喜終無已人好之亦無已以其出於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告之而後知其為愛人也若知與不知聞

與不聞其愛人終無已人安之亦無已其出於性也不以知不知聞不聞而有所加損焉

疑獨註聖人解脫束縛而通大道渾然一體無內無外不知其然而然性也復命者靜操者作動皆以天為師也聖人非有意於名天下之人自以名命之憂乎知之不明則是好用知知有時而窮故所行無幾而止矣若之何以至於道也鑑無情於人愛之以別美惡知之亦若不知聞之亦若不聞為人喜而愛之終無已使鑑亦有知有聞如人情之愛惡則其照不能久人愛之亦不能無已也鑑之可喜本於無情人之好之亦出天性故終無已鑑能照而不能言苟不相告則亦不知鑑之美於人也聖人之愛人亦無情而人與之名若不相告則亦不知聖人之愛於人也若以聞知而愛人則其愛有時而止矣人之安聖人之仁亦無已性也

碧虛註達網繆不滯於物周盡一體莫非

我也知其然則去性遠矣靜動雖殊皆以自然爲師聖人無名人感其化從而命之夫以有涯之生而憂無涯之知故曰常無幾時且欲止而不行復未知如之何也人有美容則人與鑑照之令知容美於人也或知或不知或聞或不聞其美容可悅何嘗已哉然人好美之亦未始休者天性也聖人之愛人無已人之安之無已亦性也腐齋曰義網緣謂陰陽往來相因不已聖人達陰陽造化理窮精粗合一之妙循乎自然而不知所以然故也任其動用作爲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爲主憂乎知者人之私知憂慮萬端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爲有行而尼之於命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猶命也原其所患皆自知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夫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則亦不知其妍美惡分別憂端所自故曰不知不聞其嘉終無已我忘美惡與物無心則人之好我亦無已此自然之理故

曰性也

網繆謂世界糾纏不得自在皆始於有我與物爲敵故也唯聖人能以道通之使周盡物理歸于一體而不知其然蓋以性會之而不以物我生心何所不同哉故於靜默之際而有動作者存則知動作之中不離復命之道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知陰陽無消盡之理此皆以自然爲師非出有心而自有主之者至於大而化之之域人則從而命之以爲聖非聖人自聖也亦大德必得其名之義世人乃憂乎智之不足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謂欲以智爲名而驅馳不息將若之何哉喻以人因鑑而知美不告則不知鑑之照人無已人之喜鑑亦無已聖人愛人而人與之名亦然故其愛之安之也亦無已皆出於性之自然各安其宜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三

武林道士 稽伯秀學

則陽第二

舊國舊都望之惘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惘然況見聞聞者耶以十仞之臺縣衆聞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閭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未始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陽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郭註得善物猶暢然況得性乎見所嘗見聞所嘗聞猶暢然況體其體用其性耶衆之所習雖危猶閑況聖人無危乎冉相氏古之聖王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與物無終無始忽然俱往日與物化故常無我而

常不化夫爲者何不試舍其所爲乎唯無所師乃得師天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況又不師耶必至於天人始物都無乃冥合也故湯委之百官而不與焉任其自聚非固之也任其自散非解之也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功不在已名法者已過之跡非適足也故曰羸然無心者寄治於群司則其名跡並見於彼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感應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耶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爲有死生故若無死生歲日之計除矣

呂註望舊國而暢然人之情也雖陵木緡合猶之暢然亦不忘其本而已況吾之所^以見聞者與天地並則爲吾之國都又久矣而見之聞之猶以十仞之臺縣衆間則無所不覩其暢然可勝道哉衆間謂無人之處環中運轉無已而未始有物隨成而無所爲是以無終始無幾時也幾謂計數

與物化者一不化則胡爲而不舍之其行恒無幾時而有止也夫欲師天而不得則與物皆殉其以爲事而已聖人者未始有天人始物也偕行不替備而不誼所謂復命操作是真師天者所以合之也湯得司御主調御門尹正所入登恒成有恒之脩主調御者心正所入者道恒則道之久此皆以天爲師也唯師之從而不固於物又得隨成爲之司其名則之名羸法得其兩見隨成則司御等名皆隨吾之成心非有爲之者之名也其精爲道其羸爲法見其名之所由生則知法之所由成是爲兩見雖有所見而不知天下未始有思慮猶爲未盡也故仲尼盡慮爲之傳仲尼非傳湯也隨成則冉相氏之所得者以是知司御等名爲寓言除日無歲則不知有宙無內無外則不知有宇唯盡慮者足以與此疑獨註人性逐物迷而不返猶去國都之久望之暢然而喜入於國都十識其九猶有悅志況見所嘗見聞所嘗聞喜可知也

真性譬丘陵草木入之者譬將反本十識其九反之未至見見聞聞反之已至言見性之樂猶見舊國都之樂也夫高臺懸危習而登之亦如間暇況得真性者乎冉相氏三皇已上聖君得真空之理運轉無窮隨順萬物以成其道無終始幾時與物化也與物化者一不化一不化者能化也世之有爲者何不舍其所爲而復於自然真性可得矣然有心於師天則不得況與物殉而不反者乎未始有天有人而天人自存未始有始有物而始物自我行世則屈伸而不替備行則守謙而不溢與理冥合若之何而如此也司御門尹官號登恒製名言登恒道者可爲人師也聖人從師不爲師所固但任其自然彼且爲嬰兒與之爲嬰兒是也湯得此三人爲傳從之而不固隨順而成其道湯反爲司其名彼三人者其跡不見於世矣此名羸法兩見於湯湯雖爲盡人道之聖人其時法未備至仲尼之時天下之變備故盡慮以制成法

是又爲湯之傳也

碧虛註弱喪之人望故里而忻暢雖林屋荒穢十亡其九尚懷欣悅況見不失見聞不失聞而妙有湛然者耶大道之高明無隱如建崇臺於勝地縣鐘鼓於廣野整人

耳目咸使曉悟衆聞音開謂廣野環中空故能轉物以其隨成故不可以終始幾時定之得環中之道則與物無際化雖日遷而原本湛然又何容心於化不化哉以其未嘗取故亦未嘗舍無心師天乃師天也。若厭沒於塵埃復如之何耶師天者必忘人事徇物者必忘妙本未始有天則人事不廢未始有物則妙本無虧與物混而不背真履行具而不溺塵若假僞於綢繆何爲而若此昔湯良臣司主臨御以爲師傅故從之而不囿囿者任之極是以門尹登恒得其隨物自成之功而主其名名法者政治所難忘而況適名益法照然兩見且百官司御其職各盡慮以傳之盡慮則無思慮矣故可以爲師傅除日無歲則終始

不囿無內無外則死生隨成此達綢繆而周盡一體之道也

厲齋曰義久旅而歸舊國必暢然有感入其中則草木緼合比昔十失其九猶且暢然況求道忽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

聞皆吾固有之物能不喜乎臺最高處縣張樂衆多也間駐猶云笙鏞間作處最高之地聽交奏之樂可以聳動世俗耳目況聖人以虛無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爲如何環中至虛之喻無終始如一也幾時猶古今幾者時之變日與物化言與物日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者也世人何不念去故習而歸至道耶以自然爲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若有心於爲事則末如之何人有爲也天無爲也非唯無事爲之跡併與無爲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跡也無物之始無跡也非唯無有物之跡併與無跡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世與人同無廢替之事萬行俱備不著

於一泓猶齊物論老泓泥著陷溺之意與道爲一不求而合求合則不可得而合矣昔湯以伊尹爲師不爲其所籠圍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無爲之地使尹主其名湯無爲而尹有爲湯無名而尹有名也

此名在世是爲刺法兩見身與名爲二不得其混然之一也伊尹之任自未爲奇孔子又慕之盡慮以輔相斯世亦欲爲伊尹之事此語識之也容成氏古聖人合三百六旬而爲歲遂日除之但謂之日不可謂之歲老子云數車無車之意外名固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舉此以證自然之義人之真性渾全久而內虧者外爲聞見所移浸遠其內猶去國都之舊漂寓他鄉遇明師啓發之安有望哉都而不暢然者雖陵木緼合十失其九猶爲之欣喜況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出於性之本然如高臺縣衆人之中無所不覩也昔冉相氏得虛通之道其爲治也隨物而成其性與之無終始則忘其化之大者

無幾時則忘其化之小者小大久近俱而一之只今見在又何執著日與物化者前焰非後焰一不化者今吾即故吾何嘗舍離哉夫欲師自然而有心徇物則不自然矣其爲事也若之何而可濟耶聖人忘天忘人所以能天能人忘始忘物所以能始能物與世偕行而不替順物而已無虧也所行之備而不溢周物而無過舉也動合於道若之何而能如此也湯得三臣爲之傳師其道之無爲而不爲政術所囿蓋賢臣之政術所以固天下而育萬民其致君尊安者道而已技能無與焉此又在乎君之用舍而治亂禍福之機見矣湯得隨物順成之道爲之司其治天下之名功成於三人而名歸於湯此名皆刺法耳非湯之真也得其兩見謂君臣相資而成治道其跡著見於世也故仲尼盡慮於其後以成治世之法雖不與湯同時是亦爲之傳也曆家積日而成歲帝王積知而

爲聖湯非三臣爲傳無以成其治道非湯與三臣開創於前仲尼亦不能獨成於後猶內外之不可相無也及其道成德備澤流無垠皞皞熙熙民忘帝力則聖知亦與之俱化除日無歲之義也又何內外之分哉。經文入之難釋疑只是合字連上文讀之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而以匹夫從雖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三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

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遂北旬有五日後反君曰噫其虛言歟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於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魏中有梁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君慙然若有亡也惠子入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者猶有嗃也吹劔首者呌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呌也

郭註蝸至微而有兩角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則天下無爭也人迹所及爲通達謂四海之內今以四海爲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有限則不問大小不得與無窮者計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慙然若亡悼所爭者細呌而已矣曾不足聞也

呂註罪莫大於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固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欲

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不免於有見。又亂人也。唯求其道，則不滯一偏之見。亂之所由息也。人能遊心於無窮，則四方上下相通達之國。若魏若梁，皆我心之所自起。非唯王與觸蠻無辯通達之國。魏梁觸蠻亦無辯也。知此說，則莫大於秋毫。太山爲小矣。王悟夫爭之所自起者，本無有也。是以惘然若亡。神人聖人，大人本無優劣。所從言之異耳。吹管者，嗚有所受也。吹劔者，吹無所受也。

○疑獨註戴晉人梁之懷道者，通達舟車，所通蝸角觸蠻之喻。蓋識當時好戰之君，魏王以爲虛言，證以人事，則見其實。意在四方上下有窮極，不知遊心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言其處有窮之地，通達中有魏魏中有梁。梁中有王，愈近愈小，以至於王之身，則與蝸角觸蠻何異？由是觀之，凡世間有形者，未嘗無累。況至於爭國爭地乎？吹管聲大，吹劔聲小道，竟舜於戴晉人之前，不足聞也。

碧虛註王者之師，明行征伐，若以虜掠爲事，使彼怨憤發，疽而拔國，非所聞也。今衍欲以小憤興兵，侵暴隣國，固亂人也。季子言勿伐縱隣國之驕，亦亂人也。華子之自下以爲亂人者，欲推有道之士而進諫也。所謂求其道者，脩德勿爭而已。惠子請見晉人陳喻以解之，寓意蝸角言其甚微，爭於兩國之間，不出一穀之內，旬有五日一氣也。喜怒之氣有反，必復。天地寄於太空，小石之在太山，通達之國寄於宇內，似梯米之在太倉，魏處通達之國，似毫末之在馬體。而況魏有梁，梁有王，不似觸蠻之在蝸角乎？今齊魏之爭，與觸蠻之戰，有辯無辯乎？大人者，出六合任自然，聖人則居域中，守法度，吹管者嗚然，而鳴吹劔者吹然，而過喻堯舜政教，人所稱譽，以道論之，曾不足聞。又況伐國虜民乎？虜虜口義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役者苦矣。華子之言著一伐字，則未免容心，故三

者皆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蝸角之喻，本虛下面說得成，實無窮太虛之間，通達即中國以太虛觀中國，甚微以中國觀魏，又小於魏國。觀梁都又小於所都，中求王之身，愈微愈小，以太虛而下觀王身，與蝸角觸蠻何異？惘然若失，悟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窺吹之有聲，吹劔首則無聲，謂有道者之前，欲說仁義，皆無所容聲也。

○犀首武士官號，時公孫衍爲此官，欲請兵攻齊虜民，拔國恃強，輕敵固亂人也。季子謂兵久不起，爲王之基志在安民，靖國何爲，而謂其亂人耶？蓋華子欲伸後說，故以此撓動魏君之心，待其切問而後告之。奇哉君求其道之一語，謂前犀首所言非其道，季子欲止之，而無其道若謂二者皆非，未有以處之之道，舉不免爲亂人而已。惠子請見戴晉人是求之有道也。蝸角二國以喻齊魏所爭者，甚微詳見諸解，不復贅釋。吹管有聲，喻衆人之譽堯舜道堯舜於晉人之前。

猶吹劍無聲論伐國於華子之前亦猶是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四 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則陽第三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妻登極者子路曰是續纒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遺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以丘為必使楚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郭註埋於民與民同也藏畔謂進不榮華退不枯槁聲消謂損名其志無窮規長生也所言者世言而心與世異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著明也何以為存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室虛果逃去也
呂註見孔子來而登極者示不與之接將從而之高聖人僕聖德而僕者埋於民則

不為可見之行藏於畔則不居中正之德聲消志無窮退藏於密而遊方之外口雖言而未嘗言欲無言而不能無言與世違而不屑與俱將欲遁世而去也以聖德遊人間而人莫知猶處陸而沉者以孔子之迹言之棲棲然以天下為事則似佞也然而人皆為宜僚則橫目之民誰與較聖人之道特陸地而不傳也昔微生啟嘗以孔子為佞孔子答以非敢今於宜僚則自謂為佞人以明所貴者在此而棲棲者非得已也

疑獨註蟻丘地名賣漿水之家登極昇高而望樓樓衆多理於民與民同藏於畔不見境聲消損名志無窮志於道也無意於言聊以應物心與世違外與人同耳聖人天隱在陸而沉隱於鄺市者似之莊子寓言於孔子宜僚以非聖人之迹其室虛謂不見其迹於此有以見夫子與民同患宜僚離人入天者也
碧虛註登極者昇屋棟而觀孔子執僕御

之事師聖人者也猶庚桑楚爲老聃役自理於民如列子居鄭國人無識者自藏於畔如長沮桀溺耦耕隴畔故聲消而志暢言出而心忘不屑與世俱處陸而若沉也孔子度宜僚之不見已猶嚴信之恥見許由而何以爲存言汝何緣留得此人也腐齒口義極屋棟僕猶徒埋隱畔也藏居比隣而人不知聲消逃名存陸而沉喻隱於鄆市著猶知佞多言何以爲存必去而不留也

古者風俗淳厚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各安其素分內足而無求於外故也今夫子遑遑歷聘欲以仁義化天下使之屈折禮樂而失恬愉之性彼隱德潛耀之君子宜其徙而之高唯恐去之之不速也然而聖人愛人無已不問己之窮達嘗以兼濟天下爲心與彼陸沉獨善者不可同日而語夫子知其爲聖人僕役而未昇堂與是亦逃名求志者必市南熊宜僚也聖人知人之審若此子路欲

召之而夫子知其必不至其室虛即語云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於此尤足以彰夫子先知之明而陸沉獨善者處身之隘亦隨其見地各從所好而已矣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

焉勿滅裂昔子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子來年變齊深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餐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莠莠蘗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療疽亦離內熱溲膏是也郭註鹵莽滅裂謂輕脫末略不盡其分功盡其分無爲之至也夫遁離滅亡以衆爲之所致若各至其極則有何患莠莠害黍稷欲惡傷正性形扶疎則神氣傷以欲惡引性不至於當此鹵莽之報也呂註爲道日損以至無爲是所以治形理心者也而乃遁天離性滅神亡情以衆爲

而不知止則鹵莽之甚矣其安易持未兆易謀內之欲惡爲莠莠外之蘗莠扶吾形尋擢吾性天理滅矣於是時而欲治之可得乎並潰漏發已下皆欲惡爲孽奪其真之所爲也

疑獨註爲政治民而鹵莽滅裂則踈略而無成功封人推已治田之事亦然明年遂變所用之法而深耕熟耰其禾繁滋終年厭餐用力多則報亦侈也人之治形理心亦如之遁天逃其自然故離性滅情亡神以徇衆人之所爲動之死地者也蘗莠始萌扶苗之形而長及其已盛則害苗欲惡之情始動形亦隨而充盛及其穢而不節則害性故必制於始萌之初否則尋擢吾性性失欲熾精氣潰漏不擇所出遂成癰疽疥癬內熱溲膏之病至於神去形遠而後已此治性鹵莽之報也溲膏即便濁之病腐齋口義封人因耕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稼說倣此變齊易其耕法好惡之性

猶律章即茅塞其心之義性蔽塞則欲日長如蒙蔽始萌充滿其身言通身是人欲以人欲扶其形則動失自然之理拔去真性而天理滅矣性失氣亦病有並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此段戒人縱欲者必殺身也

變齊舊音去聲耕法也司馬如字謂變其耕法不與人齊一云變齊國之耕法碧虛引說文禾麥吐穗上平曰齊審詳經意去聲為當與分劑同謂限量也齒莽之人不盡耕耘之齊量故其實亦齒莽今寧昔日之齊量而盡其功力是以未繁而厭餐以此為治形理心之喻可謂切當人心天性皆不越乎自然唯其逃自然所以離其性以至滅情亡神而不悟皆溺於衆人所為故也欲惡之害性無異律章之害苗蒙蔽即律章之初生始則扶苗同長終則過盛而害苗欲惡拔性而失真則形軀潰漏所向成疾必至漸盡而後已此治形由莽之報也

可不戒哉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亭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當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郭註殺人大苗謂已下事大苗既有則雖戒以莫為其可得乎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而斧趾生奔馳乎夸跂之間非病而何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君莫之失

則民自得君莫之枉則民自正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皆由人君挽之以至斯患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為物所顯則皆識為物所易則皆敢輕其所任則皆勝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竭則以偽繼將以避誅罰也主日與偽士於何許得其真乎

呂註矩蓋嘗有位者解朝服而慕之致其哀矜之意明至此者已固嘗有罪焉故不嫌於訟在上者不能忘榮辱則民觀所病不能輕貨財則民觀所爭今立人所病而使之病聚人所爭而使之爭欲其不為盜殺不抵於死豈可得也陽武以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以得為在民失為在己也伊尹以一夫不獲曰時子之辜一形有失其形退而自責也今則愚不識罪不敢罰不勝誅不至異乎先王之宥不識量人力而矜不能者矣民知力竭不得不以偽繼之上出多偽而欲下不偽不可得也疑獨註大道日散詐偽日起生民受災自此始矣汝何罪而先罹此莫為盜乎莫為

殺人乎後言大災之事榮辱貨財窮困人之身等是也上古之時不競榮辱故人不病所病不富貨財故人不病所爭今之人君立乎榮辱之上處乎貨財之中是君人所病之端衆人所爭之本又重故以困窮之役不得息雖欲無死不可得已以得爲在民至退而自責言古之人君愛民反身之道今則不然下四句指時君之政爲物隱匿而以不識者爲愚後文可以類曉凡此皆不緣人情而逆爲之計民知內端而不可爲故繼之以僞上之人不能反本而區區於其末將何以救止之哉

矣上既失其民從其化欲流之清在澄源耳
腐齏曰義莫爲者得非爲盜爲殺人乎榮辱名貨財利病患害也在上者好名然後有此害爲國好聚財然後有所爭失得正枉兩句即百姓有過在乎一人一物有失其形退而自責即匹夫不被澤若已納之漢中匿其物而不言反以不知者爲惡大爲難行之事而以不敢者爲罪重爲任不量人之力量其陰不計人之程強其力所不能必以僞應之強其知所不及必以欺應之過取無厭必爲盜以輸之是上使之爲僞爲欺爲盜也又誰責乎
栢矩請之天下遊夫子欲乘舟浮海之意至齊見罪人戮死在道則當時諸國政化可知幕朝服而哭哀矜之至也世間陳餘疾厄縲紲喪妻謂之災而性命慘傷莫大於戮死汝獨何爲先懼之莫爲盜乎莫爲殺人乎何爲而至此極也又得非榮辱貨財之召病啓爭而至

是乎立人所病衆人所爭其來久矣禍其可免乎此語有識及時政之意次叙古之君天下者心存愛育唯恐一夫之失所以治成而化洽今則不然已下直指時政之失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也結以於誰責而可乎又有嗟嘆不足之意觀有仁君子反躬而加察焉信能節已之養而去病絕爭民化其德而刑措不用豈不重善盡美哉。一形當是一物傳寫之誤見腐齏註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五 空十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學

則陽第四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而卒訖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郭註化謂順世而不係於彼我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情變未始有極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唯無生無出者能觀其門而測其根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用物之知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然非大疑而何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呂註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是而卒訖之以非與孔子同然知或未止乎其不知所則所謂是者固未定又安知

今之所是五十九非也夫物生而莫見其根出而莫見其門則知之所不知者乃萬物之所由生出也而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至其知之所不知則常恐其虛而莫之恃每至望崖而反其為疑也豈不大哉已乎已乎且無所逃言若此者終不可與有至而其身之不能容也雖今所言為然未知其果然耶使人忘言以契之

疑獨註夫人自幼至老新故相代處造化中不覺其遽伯玉能順化日新未嘗不始是而卒非未知今之謂是非五十九年前之非也物生之根即天地根物出之門即玄牝門二者皆本於谷神其源一也知之所知智者之事知所不知聖人之事知尊其智而不知尊其聖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言不知止其取舍之心萬物於造化無可逃之理我以為然彼或不然是非之所以起各任其然則當矣

碧虛註化化不停交臂已失世之求者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倖於我者也世之去非者

非者邪曲也去忤於心者也倖我者未必真是忤心者未必真非故有始是卒非之嘆五十九固今之是今若悟非乃知昔之未是知其是之未是惟莫之是者無非故至是無非至非無是夫虛無恍惚至道之根淡泊寂寞衆妙之門此萬物之所生出也人之所知出乎不知因其不知而後知也不明此者豈不大疑乎世事紛紛日新其變知與不知莫知止也所知者人事不知者天理人事有為是非莫逃天理無為安逃哉若以已所知而謂之然則衆謂之不然者亦多矣然乎言未必然也

虞齋曰義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一年也又安知六十歲之是便為是耶物生必有根其出必有門但人不見此是其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以為至矣此大惑也無所逃謂自然而然不知之知道古今徹上下何處無此理如何逃得與乎皆疑辭

明有所易謂之變暗有所易謂之化行

年六十而六十化謂人處世間其形容知識能解事為被造物賄易而不知未嘗不始是而卒非也及乎耳順之年更事既久庶乎是非可定物理可明然猶未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年之非也此言物變無窮事變無窮人心之變亦無窮三者交相化而古今成焉得失著焉事融理定是非乃審然猶未知後世之公論何如也人閱人而成世事更事而成化若蚊虻野馬之過前不知其幾而吾之至靈真常者固未嘗變也人而知此死生不足以動其心矣物之生死出入有根有門而不見者皆知尊其所知以為己能而不知恃其所不知而後能知信能知其所不知則萬物之根門可親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化與不化與之俱化則亦何惑之有蓋人生所知所能特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一耳聖人亦不能盡夫知能又豈能逃乎物化哉雖然吾今所言以為是者亦未

知其信然否也凡聖賢論化皆有不取指定之辭乃其不可致詰之妙此所以為化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犇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靈公有妻三人同浴而浴史鮒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犇韋曰夫靈公也死上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郭註靈即無道之謚男女同浴此無禮也以鮒為賢而奉御之勞搏幣而扶翼使不得終禮此所謂肅賢也帶者奉御之物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子謂鮒賾言不馮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為者不可

得為而愚者以為為之在已不亦妄乎徒識已然之見事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呂註大弢伯常騫則以人論之犇韋則以天論之以天論則雖名謚固非人之所能為也

疑獨註是三人皆為太史官故仲尼問之靈公飲酒湛樂亡也田獵畢弋荒也得謚為靈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言靈即無道之謚謚法辭而不損曰靈伯常騫曰公與三妻同浴史鮒奉御而進使之搏幣扶翼而出以其能敬賢所以謚靈也犇韋曰公死上葬沙丘掘得石槨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言天理不可憑此地本屬靈公之父反為其子得之則公之為靈也久矣彼二人何足以知此

碧虛註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曰靈其靈素定謚自冥符若以俗情料方外幽冥之理何足以識之哉腐齋曰義衛君所為如此謚之為靈何耶言未足以當其惡也奉御猶今言召對搏

執執見之幣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沙丘古人葬處石柳先有靈公之名則生前已定人何力焉不憑其子言子孫不可託此地為靈公所待也

靈之為謚可善可惡故夫子問於三人大毀答以唯其如此所以如此則靈為無道之謚明矣伯常騫曰公與三妻同浴無禮執甚焉及賢臣奉御而進使人搏幣扶翼而出之幣謂奉御次物是於人欲熾然之中天理一毫之善未至全泯則其謂之靈幾可以善言矣希宣曰公卜葬而得石柳之銘昭然靈公之字冥符千載其所謂靈也久矣彼二人何足以知之義同處父之柳勝公佳城莫非前定至於名謚亦豈偶然但當盡人事以應天理其謚號美惡則係乎生前之所為在人不可不謹謚始於周公以一字示褒貶亦嚴矣哉不勤成名曰靈古之人主不善終者有靈若厲之號至於達人大觀善惡兩忘去來見在等

無滯迹無爵無謚倫然順化使人無得以議其善否豈不混成盡美哉三人各一答首言其不道次言其敬賢後言天理一定以述論之不無優劣卒不逃天理之一定耳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人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夫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譬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郭註大人無私於天下天下之風一也自外入者大人之化由中出者民物之性性得正故民無違心化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并天下一萬物夷群異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而天賜則有時而廢矣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若由賜而能有時而闕矣豈惟文武凡性皆然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時世有變無心者順之於此為戾彼或宜正於此或差於彼各信所施不能離也比于大澤大山之無棄材合異以為同也言丘里則天下可知有數之物不止於萬況無數之數謂道而足耶通物無私強字曰道所謂道可道也名已有矣將無可得而比耶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

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

呂註合姓名為丘里異為同也散丘里為姓名同為異也非如一家之言異不能合同不能散也百體莫非馬指之不得馬立百體而謂之馬譬大人不以其大全觀之則所謂大者亦不可得比以丘山江河所以為大之至也故自物觀之萬物莫不備於我則自外入者有主於中而不執有萬而無不容也自我觀之汎乎其為萬物逆則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周行而無不徧也天之於四時不因其固有而賜與之則功有所不備而歲不成矣君之於五官不付之眾為而我之則知有所不周而國不治矣文武殊才萬物殊理其為不賜不私亦若是而已無私故無我無我則莫有名之者無名故無為無為則無不為矣時變無停禍福無常有拂有宜善或為妖也物情各徇殊面不一有正有差正或為奇也物理不齊如此道者所以公之未始容心趣舍於其間比于大澤百林無不備觀

乎大山水石無所分此之謂丘里之言道本強名則謂之道不可以為足也凡物無窮萬不足以盡其數而期以萬者以數之多者稱之天地形之大陰陽氣之大道者為之公則非形非氣故無名也名不足以盡道而名之曰道亦以其大者稱之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與無名者比哉若以謂之道者為道是猶認狗以為馬也

疑獨註十家為丘二十家為里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為風俗而不知合併天下以為公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則道愈離而物愈乖矣指馬百體而不得馬立馬百體而謂之馬散同為異合異為同也丘山積卑江河合流以喻大人合併天下以為公唯其公也故自外入者中有主而不執不執則能通由中出者外有正而不距不距則能行是以不私而天下一不賜而萬物成四時氣殊天不賜故歲成五官職殊君不私故國治以至文武殊任萬物殊理

君道不私故德備而無名不賜則自成蒙澤而不謝不私則自正功成而無報也大道無私於物故無名無為無為則物各自為而無所不為矣時世有變禍福倚伏拂者或以為宜殊面異向也正者或以為差各執所見也比于大澤異材而同用大山異植而同壇此合異以為同而未離乎有形有數是之謂丘里之言天地陰陽形氣之大者道為之公皆因其大而號之也若此者已有矣其小大貴賤乃將得比之哉

碧虛註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家為部五部為里合十姓百名之異為一丘一里之俗或散一丘一里之俗為十姓百名之異亦猶離馬之百體曰頭尾眼耳合其頭尾眼耳總曰馬也此即公孫龍離堅白

合同異之旨山積眾石河合百川大人合併郡國以為公分之則楚越有異并之則風化一同亦無異乎丘里之合散也外入者事中有主則事不滯中出者理外不邪則理自速矣涼氣殊天任之而不賜故歲

功成工虞職殊君委之而不私故天下治
文武材殊大人任之而不賜故德業備動
植理殊道生之而不私故無名也物物自
名非道強名之物物自為非道強為之道
無所為故能無不為也冬春之代謝皇王
之謀得於此為禍為戾於彼或為福為宜
比乎大澤眾材大小皆中法度大山水石
精粗皆聚一壇所謂丘里之言亦若是而
已大道無極物亦無窮今據多而號之曰
萬若物止於萬則道亦有極何足以稱象
帝之先大道合併形氣而為公強名曰大
字之曰道既曰大道已有之矣安得與未
始出其宗者比哉
腐齋曰義聚并為丘聚丘為里里中十姓
百名人物雖異風俗則同合異為同之喻
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為同
萬物同一理散同以為異萬物各一理合
百體以為馬體上無馬名立其百體謂之
馬也合併以為公合萬物之異以為同也
有主而不執執則非自然正者萬物之理

出乎臂中其理與物不相距則無同異矣
不賜不以為功萬物殊理大道合之以為
公故無得而名也洋洋流行貌倚伏無常
或有所拂而反為宜塞翁失馬之類人自
殉之心如面之不同有所正則拘執反或
失之譬大山大澤木石之材皆中度可用
合異以為同也稱物數而為萬總形氣為
天地陰陽道者為之公皆以其大者言之
耳雖已有道之名豈可以此相比哉
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德之尊者考
衆情而立論猶所謂月旦評及各有里
諺流傳以記其風土事物是謂丘里之
言合異以為同也共出丘里而有少長
賢愚貧富得失之不齊同而異也天下
之大起於丘里道之大貫於事物散同
而為異猶指馬之百體合異以為同立
百體而謂之馬也言之則有合散冥之
則歸混同理有至極不可容聲矣丘山
積卑江河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
理蓋能合丘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

情亦猶是也在乎公之一字而已道經
云公乃王王則天下之所歸往安得而
辭哉故自外入者學也君子之學主乎
道主乎道則物無不通由中出者思也
君子之思正乎理正乎理則物無所距
猶四時殊氣而成歲五官殊職而成治
總歸乎大人之德備以闡大道之無私
又惡可得而名焉無名故無為無為而
無不為此理之必至然而時有變遷機
有倚伏有以所拂而宜者有以所正而
差者皆由自殉已情故不免於殊向譬
大澤之百材合而為匠石之用異而同
也大山之木石散而為天下之用同而
異也若冥理而歸于道復何同異之辯
哉夫道之為名不足以盡道物數稱萬
不足以盡物各以其大者言之耳形之
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
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詎可盡耶然既
有道之名則不可與無名者比所以至
人之道行乎無名故天下莫得而名也

是章類着物論之說有無生死此則頗
開治道又翻出丘里之言一段立說愈
奇製名寓意謂至公而能和天下則少
知者所當請問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六

案一

武林道士褚伯學

則陽第五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
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
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
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
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
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
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
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
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
能竟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
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
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
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未生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
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

往無窮吾求之末其末無止無窮無止言之
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
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
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
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
極

郭註問物之所起或謂道能生之此皆自
爾而無所生凡此事故云為趣舍近起於
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過此已往止於
自然其相理相使皆物之所有非無能有
之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廢起
無所原隨此議之所止或謂道莫為也或
謂道或使也或使者有使物之功物有自
然非為之所能由斯而言季真之言當也
至精至大皆不為而自爾物有相使亦自
爾也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凡物云云皆
由莫為而過去實自使之無使之者居指
物之所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求之於言
意之表而後至焉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

然自死吾不能遠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此二者世之所疑物理所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常不為而自然道不能自有有者自然也物所由而行故假名曰道舉一隅便可知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極於自爾非言默所議也

○呂註少知聞謂之道則已有而不得與道比故疑於無物問萬物所生惡起所謂制乎虛者也日月往來昇降消長相照相蓋相治也寒暑屈伸玉相生尅相代相生相殺也物生天地間隨陰陽四時而運是以欲惡去就乘之以行雄雌片合動靜有常故有安危禍福聚散等事此名實之可紀而精之可忘非不可致詰者也先後相隨之謂序相理而未嘗亂也橋則乘之以行運則因之以濟相使而未嘗定也窮則反終則始陰陽爾四時爾是物之所有非道之無也言知之所止極此而已此則萬物

之所生起非所以生而起有名萬物之母是也若夫觀道之人未嘗無物故不隨所廢未嘗有物故不原所起泊然無名出手六合之外豈言知之所及哉季真莫為隨所廢也接子或使原所起也雞狗之鳴吠其所化所已為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為也精至無倫則無內大不可圍則無外或使莫為果安在耶此所以未免於物以其不麗於實則麗於虛故也以有名實為物之居不知其未嘗有以無名實為物之虛不知其未嘗無所以言而愈疏也生死之不可却止則超乎言意雖近在身而不可親也或使莫為皆疑之所假而非理之真往無窮則迎不見首來無止則隨不見後是物之理非物之形也或使莫為則可言可意不免與物終始而已惡觀所謂無止無窮哉道不可有以其無有也有不可無以其自無非我無之也然則道者假名安可以名為道莫為或使皆在物一曲何足以合乎大道言而盡道希言自然也

○言而盡物多言數窮也自物觀之則道非物自道觀之無物非道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終身言未嘗言則非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非默也議至於此然後為極

疑獨註陰陽則相照以日月相合以天地相治以風雨四時則相代以寒暑相生以春夏相殺以秋冬為有陰陽四時欲惡雖雄於是橋起安危禍福悉由之矣至於相理相使與夫窮反終始者皆物之所有言知所能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則見於形氣之表豈復留意於物而推廢起之由哉此議之所止也莫為則自然天也或使則使然人也和同天下則非一曲矣雞鳴狗吠人所共知其所以鳴吠與所將為雖大知不能以言意求矣由是而推至於極大極細皆非人力所能為也莫為則知天不知人或使則知人不知天滯物一偏終以為過虛實有無之名相因而生可言意則愈疎不若求之言意之表也夫人之生死

順乎性命孰能禁阻此理非遠在吾身中如四時循環而不可觀則或使莫為之說疑其為假而非性命之至吾觀夫復命之本其往也無窮出生之末其來也無止言道之無則與物同理言道之有則與物終始非有非無出於強名則或使莫為皆在物一曲而未至於大方況欲語道之無方乎言而足者內無所嫌故盡道言而不足者反此不若非言非默而道物兩得之也碧虛註少知問世間萬物之所生起太公告以陰陽四時照治生殺之理人民欲惡去就禽獸之雄雌片合橋起高動觀事有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不同而相易相生相摩相成之不一外有名稱可紀內有精微可志自天地至于萬物皆隨次序而相理相使物窮則反事始則終彈言竭知止極事物之粗莫能窺道之藩籬也唯觀道之人不隨物之廢起而任物之芸芸我則括囊全生而已又問道之莫為也其如事業何道之或使也其如自然何當物之情

孰偏孰正答以雞鳴狗吠是人所知而其知其所以鳴吠謂其莫為耶何緣而忽鳴吠謂其或使耶他物何為寂然自化之理孰知將為之情孰識唯置其莫為者則可以察或使之情任其或使者則可以審莫為之理推此而論雖至大極細皆不免於物莫能累夫物所積者名與實名實喪則物何有唯妙道至理不跡思議氣來則生氣散則死方生復死方死故生可謂近矣而理不可觀在於冥悟而已或使則利人莫為則自全達者左右逢原迷者疑心未釋假道而行耳吾觀道之本末空寥恍惚不可隨迎論其無窮無止亦與動植無二世以有用無為為言教之本既形言教則不能起物故與之終始有無二理皆借妙本而行率真之無接于之有皆一曲之論見笑於大方之家有無皆貫事理兼明為言而足言而足則道無遺矣有無偏執事理互陳為言不足言不足則物無逃矣道之極也默不能默物之極也言不能言

若離其言言去其默默然後冥會忘言之機目擊衆妙之極
腐齋曰義照猶應盡猶合相治相消長也春生秋殺隨時代謝然後有欲惡去就安危禍福等事皆同中之異者橋拱而起片即判也自欲惡已下其名實精微件件可見可書也隨序之相理即陰陽相治橋起而運相為消長故曰使窮通終始物之必然言知之至極此而已唯知道之人於所以廢起者皆歸之自然故言議至此而止
莫為言事皆偶然或使有主之者雞鳴狗吠喻人所知不同雖有大知不能盡其言意所自化所將為若以此理分析語大語小不可窮已皆累於物終以為過謂有物司之是實也謂本無所主是虛也有實則有名為累謂無則名實俱泯然所謂無者終在亦累於物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意度去道遠矣未生不容不生當死豈可違阻此理近在目前而不可觀以為或使又以為莫為世之疑情假此而起即本始未

動之時觀之見其往者無窮即既動而止之時觀之見方來者無止但泯於無方可合萬物而同一體或使莫為皆未離於物與之終始不免於有何可得而無之若以真實而觀道之一字亦是假名二者之論泥於一偏安得合乎大道我有真見終日言亦無妨若無真見雖多言而不離於形似道精也物粗也若要其極言默皆不足以盡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釋氏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勞先起亦此意。

天有陰陽四時人有欲惡去就物有雌雄判合橋起鴻虛而起庸有用是有而不言事或無因或有因皆出於天人萬物之文化而本於道之緒餘安危至聚散八者又自前而生其迹愈粗歷數人據紀述無遺於是隨次序以相理而君臣父子之義明鴻虛運以相使而窮反終始之機著故其言知所至極物而止此治世之論方內事也若夫方外觀道之

士則不隨物所廢不原物所起首尾既忘中亦不立然則何所容其擬議哉季真接乎當時有此二家之論各執一偏猶揚墨之為我兼愛以其不合乎道故以雞鳴狗吠鄙之人皆知其鳴吠而不知所以鳴吠則吾於二子之論又安能知其所自化哉以此理析之凡至小極大或使莫為皆不離於物莫免乎愚或使有由然則實也莫為雖虛有名則實係之未得為全無也昔之語道者必離四句謂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離此即是道猶舍東西南北即中也請觀夫四時之往來日星之奔運天行健而不息海崖吸而有信莫之為耶或使之耶然則有為之者有使之者鳴吠為風氣所使生死為大塊所使四時日星天海皆有主宰因之但為於無為使於無使耳人之生死去來不可阻此理近在身中而不可觀其義亦然觀草木而往者無窮觀其來而來者無止則知受役於

造化者往古來今而不息非獨我也何可勝言與物同此理而已若泥於或使莫為則有言有名之所自起與物終始而無已也道不可有有之則窒滯而不通何由造虛玄之妙道處有無之間而不著於有無假有無以行無所往而非道若季真接乎者各殉一曲豈可達乎大方言而足者得道之精言而不足者得道之粗言一也而有道物之分若究其極物之虛即道也言默皆不足以載惟超乎言默之表斯為道之極議也轍褚氏統論是篇自則陽玉果起論稱山樊隱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有以見至人喜達物之網繆使之歸乎恬暢是謂飲人以和而使人化者也裨益治道多矣以其愛民無已故民愛之安之亦無已蓋以道濟物出乎性情之真民安有不化者世人往往徇物失己日遠蒼鄙望之暢然則未至蔑盡猶思所以求復而能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其忻悅當何

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心君正而五官理國君正而羣輔賢非獨利於一時猶足以興日後之化如湯得三臣傳於前而有夫子繼其後若四時之成歲功又河內天外人之辨哉次因齊魏敗盟而

舉兵遂引觸蠻為喻以眇當時好戰之君明所習之隘陋所爭之不足爭也孔子舍蟻丘讒有迹之可嫌封人輪焉禾忌欲惡之為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於伯矩歎辜人以失為在已正已以正物也遽璦隨年化恃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為靈定基於未然則凡所為者不得不為造物有定算託之於人耳若夫丘里之言合散同異馬非百體立體得名大人合并為公萬物殊而道備猶大澤之有材大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產而同歸不越乎形氣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季真接子虛實皆為執滯未免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乎言默之表

心融而意得之道物之極議存焉則知可道可名之非真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物第一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甚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富有窳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僂蜉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敵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憤然而道盡

郭註善惡所致俱不可必藏血化碧精誠之至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是以至人無心應物唯變所適天地大絃所謂錯行苟不能忘形則隨所遭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心若縣謂希跡者高懸敵則非清夷平暢生火謂內熱也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

其和焚矣大而黜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唯債然無矜遺形自得乃盡也

呂註凡非性命之精皆外物也故不可必龍逢比干以仁為可恃而必之惡來桀紂以不仁為可恃而必之皆至於不免為善

惡而不近形名則何必之有夫外物非獨不可必於人亦不可必於己君親莫不欲臣子之忠孝而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欲臣子之忠孝在己者也蓋道未至於債然而盡雖在己所欲猶為外物而不可必況在人者乎伍負其弘諸人必其在人者是以

至於死亡憂悲血化為碧忠誠之至而猶不能必於欲忠之人豈不哀哉木相摩則然同類不能無相害金守火則流異類不能無相害陰陽錯行已下言其大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震而為霆發而為光或出於所異或害於所同以至生火焚和而月不足以勝之也蓋大患有身安能無憂或係於所同或係於所異是為兩陷墮蟬不得成其所欲為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

敬沈屯而不得解猶陰陽錯行天地大絃之時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猶有雷有霆水大焚槐之時雖清明之性如月不足以勝焚和之火此皆出於有心債然則縱心而至於無心道盡於此矣

疑獨註在己有義在物有命義有可修之道命無可必之理外物不可必主於命而言臣子之忠孝在己者也以忠孝求知於君親在物者也外物雖不可必在己者不可不盡忠孝而不見知於君親者龍逢孝

已諸人是也非唯不見信愛卒至誅戮憂悲此其不可必者君子修其在己以俟在天者而已木摩木則火生火守金則燦金大不以所生而不焚金不以散釋而失性也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陰陽順則天地通而風雨時唯其絃而不通則雷霆奮擊水火焚槐水所以滅火乃出火而焚槐今之電火是也聖人至於命則不為陰陽所制無憂樂於曾中世人必於外物五行所以為之賊陰陽所以為之寇為憂樂所陷

而不能逃也墮蟬疑惑不能成事遂意則慰幸意則敬遇境則沈餽物則屯利害交於臂中摩摯內熱則是生火焚其和理而性不全矣月者天之陰火者人之陽人欲熾而天理虧月不勝火之謂也陰陽五行之乖宜惟人欲惡之所召能債然忘形於利害之外斯道盡矣

碧虛註道安平內事涉於外在我猶不可必況外物乎以仁義為可必則夷齊不餓死以知為可必則比干不剖心以忠為可必則伍負其弘不遭戮矣此忠賢倖倖兩陷而不可逃也碧者憂之色心主血忠臣憂國故血化為碧伍負其弘知事君盡忠而不知逆君之致禍孝已曾參知事親盡孝而不知親嫌而致憂皆未明外物不可必之理也惡來順紂同孽相濟而不免猶木之相摩龍逢紂善惡異性而遭誅猶金火相守也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忠孝被刑則國家傾覆忠孝臣子所當盡也不幸而遇闇君頑父逆理暴虐猶水中有火

乃焚大槐淮南子云老槐生大是也忠而諫諍則憂及其臣佞而諂諛則憂及其君皆陷有為之禍是以憂休而志不得成其心欲高顯於天地之間而世道交喪鬱閉屯溺之使無所施用忠佞相摩意怨日熾人和焚棄矣忠孝之誠如月暴虐之性如火月固不足以勝之唯憤然無心而至順者忠孝之道盡矣

庸齋曰義桀紂之時賢不肖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長弘被放歸蜀割腸而死蜀人以匿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月之識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亦此類孝已曾參皆以孝而害身是不可必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本至堅見大而流皆言其不可必絃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此皆陰陽錯行而為災之事兩陷謂人道陰陽墜蟬怵不安心若懸言其繫縛自苦鬱悶陷溺利害交戰內熱生火焚陽留中之和氣也人之天性如月但

為物欲熏灼其為月者不能勝之憤然放弛貌道盡天理滅盡而後已也

諸氏管見外重者內輕物得則已失凡世間利名毀譽成敗得失非性命所有者皆外物也而世俗認為真物而忘反以至殺身而弗悟何耶蓋凜風所尚非利則名而毀譽榮辱亦隨之有識者知利之為汙不屑就焉則慕名以自高名之貴者無過忠孝以其能致君親於無過有足以補國家興教化故也若上古風淳君如標枝民如野鹿則安有犯顏逆鱗之舉亦豈有刀鋸鼎鑊之威哉為臣不幸而遇暴君悖理專殺即陰陽錯行雷霆發之時也而後忠見焉為子不幸而遇虐父害逐流離即水中有大焚槐之時也而後孝聞焉槐色正黃喻性中和木之為物絞之得水鑽之得火陰陽之性具焉水中有火陽侵陰位至於焚槐則過亢矣和能不傷乎譬人身由陰陽而生抱沖和而立或得以寇

之者物為之累而氣動于中喜怒哀吽陰陽交勝沖和自損客邪乘入無根之木其能久乎兩陷謂外而事君奉親內而修身養命皆不逃乎憂患心惶迫而志不成若縣係於天地之間無求解脫處慰字難釋或借從鬱音義頗明白慰散於思慮沈屯於嗜欲言著物之重所以利害交戰生火內攻沖和焚燼而患生焉夫陰陽之氣運於太虛而無形其舒慘之機則隨人喜怒感召而發吁人亦至靈矣可不自愛重乎又譬以月之明雖大而虧多盈少出於天理也火之明雖小而然之益烈由於人為也天道惡盈其虧也易復人為好盛其盛也易衰月不勝火人欲盛而天理滅之譬也月盈而虧則有常度虧而復盈明何損焉火之熾也燎原燭天及其薪盡灰土而已世有臣子盡道而遭困阨者乃所以成忠孝之名而虐之者自速於盡則是身不勝暴虐之勢而理實勝之猶月

之形不勝大而明實勝之矣吁忠孝之名成臣子之不幸也道德經云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亂有忠臣然則何以處之曰儼然而道盡儼然而道盡已忘而物化之謂也已忘物化又安有生火焚和之患哉

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於我枯魚之肆任公子爲大鈞巨緇五十指以爲餌躡乎會稽投竿東海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鎬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剡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

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揚竿景趨灌漑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世亦遠矣

郭註莊子貸粟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

大何益任公子立言志趣不同經世之宜各有其適也

呂註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於活身而不務有餘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於大成而不期近效

疑獨註濟人之必必及其時若監河侯之諾莊子以邑金則後時而無及矣故申以輟魚之喻言侯不知莊子之急猶莊子不知鮒魚之急也任國之公子爲巨鈞大緇有興事造業之意猶捷牛大魚食之至禪

赫千里言存心遠大者所得雖遲而驚動天下任公子得魚至無不厭若魚者喻所得大者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驚而相告言存心遠大者得志於天下傳名於後世古伊尹太公之徒是矣鯢鮒魚之小縣令

官之卑皆非求大之所也

碧虛註常與謂相親者魚水常相親今失之矣故無所安處夫衣人在寒食人在饑激江水以迎輟魚不亦晚乎投虎千金不如一斑肩之謂也任公子爲巨鈞大緇而得大魚於暮年之後世之輕量人材諷說事務者聞此風俗特異驚而相告蓋喻淺學之徒不可與論經世大業也竿粟鮒所謂荆蘇之竿鹽絲之綸是矣縣軒高也謂高名令聞

爲齋曰義邑金采邑之租金波臣猶水官常與常時相與者輕才揣量諷說猶塗說累小繩縣揭之號今猶賞格言飾小說以干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所能得幾何俗字屬下句言世俗之士

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呼舊音去聲義當是吁字去聲歎也鮒鮒魚波臣舊註波蕩之臣吳越之年頗難釋諸解略之獨碧虛云吳越水聚之地王猶江海爲百谷王張君房校本遊下加說字去聲

其論亦未通詳義考文粗得其意主字元應是土誤加首畫耳說頗簡明此段大意謂人處道中如魚在水不可須臾離苟失道於身而欲假之於外類望監河侯之邑金何足以濟目前之急大鈞巨綱喻所操者大則其得必豐累當作縲綸也風下俗字為冗出於誤筆此言人之守道久而見功不可貴以朝夕之效及乎涵養成就見之設施澤及萬物豈止澗河東蒼梧北而已哉鮒魚下忿然作色四字誤筆重出縣平聲高名令聞之說為優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八 卷三

武林道七緒伯秀學

外物第二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摩其顙儒以金椎控其顙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郭註詩禮先王之陳述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儒者乃有用之以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呂註小人之儒資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以異此疑獨註先王之世已遠儒者有資其迹以為盜而至於發冢猶舉逸詩以諷亡者兼證口中有珠宜取之也夫仁義之迹大故田恒資之以竊國詩書之迹小故儒者資之以發冢由詩禮之迹充之以至於仁義由發冢之心充之以至於竊國不可不謹也

碧虛註詩以導志禮以導事皆垂訓以異扶治道者也君子則持詩禮以修身小人則誦詩禮以為盜君子少而小人多故聖迹之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夫盜不掘夷齊之家必廢桀紂之墓者蓋有以致之是故多藏必厚亡老氏之深戒腐齋曰義此喻當時遊說之士借聖賢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傳者大儒為首而告其下青青之麥二句賦墓田下二句譏富者古逸詩也接其鬢而下教其取口珠而無損也

詩禮之於天下所以正治道而防其流與法並行使人有所興立也聖人世不常有故其為慮也深思有以盡革天下之弊出於禮必入於法合於禮而法可除聖人之心本無而已奈何季世薄俗有資其迹以為姦者至於發冢而不恤則非獨害及生民死者亦不得安於泉下其流毒可勝道哉而猶舉詩語以諷可謂為所不當為用所不當用也南華

憫世真切而無所效其力遂旁譬曲喻以致意焉至若魯號多儒及數其實而儒者一人則此章非無爲而言蓋欲誅其心而正其教使之爲詩禮所當爲盡儒行所當盡又將以示時俗厚莖之戒起後世淳朴之風一舉網而衆目張於治道豈小補哉

老萊之弟子出新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郭註長上促下耳却後而末僂視之僂然似營他人人事者謂其能遺形去知故以爲

君子捐而退受其言也設問令老萊明其不可進一世爲之則其迹萬世爲患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不及之事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隱括進之謂也順之則全靜之則正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呂註老子孔子初無間然世之學孔子者泥迹而不得其心故莊子有是論自脩上促下至誰氏之子以貌求聖人者也躬矜躬行而矜之容知則非威德若愚者夫大亂生於堯舜之間今不忍一世之傷而有爲以救之是驚萬世之患也豈富有之業固窶耶將亡其謀而有不及耶言皆不在是也夫惠非大知然以歡樂爲驚終身之醜猶且有所不爲至有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者此中民之行進焉耳況體道君子其可若是乎豈不能絕棄聖知兩忘善惡皆驚萬世之患者也道無不爲而反焉則無非傷無爲而動焉則無非邪安有可貴而

譽之哉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躊躇之謂也奈何載而有之以爲非矜不可得也疑獨註末肩背僂僂然耳後貴人之相視若營四海言廣見無私躬矜容知謂未能無經世之迹業可得進進於道也夫仁義聖知者聖人不忍一世受害故爲之以救當時而後世資其迹以爲害以聖迹治世抑使人陵辱至於固陋貧窮又忘其簡易之理而不及真道也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中民性可上下進之則上達何必惠焉惠者小人所懷故君子不取相引謂趨名相結謂樂隱趨名所以同民患樂隱所以充已欲二者皆有所偏所以爲中民相忘而閉所舉無是亦無非矣人之性反則傷順之則全動則邪靜之則正躊躇不遽故能順性命之理而每成功欲速則不達也孔子載道以行當時終有矜色故老萊告之以此

碧虛註躬矜謂其欲明汙容知謂其將驚愚故皆今去之一世之傷數也含容則苟

免萬世之患迹也。驕驕則不救。復詢仲尼。歷聘遭難。守道堅固。致此貧窶耶。或亡其謀。略事業。弗逮耶。以惠爲悅。而驚物者。聖人之所醜也。中士之性。易誘。世治則援引就名。世亂則交結。退隱仲尼。述作皆美。充而惡禁。若泯絕聖迹。毀譽何有。順世者不逆。故自全。靜慮者不撓。故自正。聖人從容行道。功業自成。猶不居。況不成乎。忘言則無累。載紀則矜名也。

○
腐齋曰。義末微也。言背微曲。視若營四海。即蒿目以憂世。躬矜汝身矜持之行。客外飾知思慮。整同傲汝。既如此。是宜窮也。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相交結。皆庸人所爲。堯桀兩忘。則無毀譽矣。反謂背自然之理動。而弗靜。無非邪僻。聖人不得已而後應。所以每每成功。汝奈何以矜持之志自負耶。

老萊弟子形容夫子狀貌。見於三語末。句似得聖人之心。非具絕塵眼。未易道此。與闕史仇璋狀文中。子之語相類。而

其師已知之。聖賢心通神會。若此。躬矜謂全身是誇耀。容驕色知多謀。皆足以召患。故令去之。驚一作驚。爲僞言。不忍一時之患。爲仁義以救之後世。殉迹成弊。馳驚而不止也。抑固窮。實輕於用世。

○
耶或無謀而慮弗及。此耶何歡於爲惠之心。形見於外。而不可掩耶。蓋識夫子遑遑遊聘。徒自困其形神。是馳驚終身之醜。庸民之行。進於此耳。進則相引。以名退則相結。以隱譽。堯桀非桀。由此而生。若兩忘非譽。堯桀奚辨哉。反謂反前所言。不能兩忘者。則愛惡存懷。與物皆傷也。動謂內無定見。喜譽惡毀者。則隨物趣舍。於行爲邪也。是以聖人待時而動。徐以興事。每有成功。奈何自負其能。終不免於矜也。夫子之與老萊。猶出爲堯而隱。爲由南華寓言。以警世之不知時。而強爲以要譽者耳。非實貶之也。

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闔阿門。曰。子自宰路之淵。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

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割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見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
郭註。神之不足恃也。如此。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爲全。不用其知。而用衆謀。猶網無情。故得魚小。知自私大。知任物去善。則無所慕。無所慕。則不驕。而自善。汎然無習。而自能。非歧而學彼也。

呂註。龜有知而不得免。患有神而不能避。網是爲有所困。有所不及。爲道者所以絕聖棄知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寡不勝衆。其情得矣。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有知。

網無知也故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則治國者何以知爲哉嬰兒無石師而能言苟以知而與天下之民處其能使之不知乎

疑獨註善知人之吉凶龜之知也割而不喪其靈龜之神也然而不逃余且之網不免元君之厄是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夫聖人者聚衆人之善并天下之知所以爲至知也凡無情於物然後能得物故魚不畏網而畏鷄鵲去小知則知周萬物去小善則善出天性嬰兒無師而能言漸染而不覺宜用知以求之哉

碧虛註龜七十二兆八九之數故關子明易傳以七十二爲歷法蟪蛄辟兵而不免仲夏之穀難明將旦而莫逃鼎俎之難靈於彼必昧於此是謂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衆忘多知魚畏有心能去知人之知而養自知之明去離道之善而保自全之善則近道矣嬰兒淳朴漸散與能言者處也既能言矣分別是非而利害主焉

腐庸曰義阿門曲側之門名之以知則有窮時人有至知者豈能勝萬人之謀鷄鵲有心害魚非網比也我有心彼亦有心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爲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之石同碩碩大之師能教人嬰兒不待教而能言皆自然之喻

寧路淵名神龜所居爲清江使河伯之所則以知而見役兼由清入濁所以不免乎患猶能見夢於元君則其神靈未泯也龜陰物而介色白應陽其圓五尺配五行也卜殺龜而吉明此不爲己私雖不利於己而能著靈於人也七十二鑽而無遺筭言其材美上符天候然而入網莫逃割腸不免者其神其知有時而窮皆不足恃若不爲清江使而曳尾於塗中以全無知之知不神之神斯爲至知至神矣又何有網罟之憂哉此章與史記龜策傳相類但彼作漁者豫且即此人是故有至知者慮衆人之謀得

以勝之而不敢全恃衆知之謀無異鷄鵲之於魚非若網之無心而可避也欲避患者當去自己小暗之知而取衆謀以爲知則大明而周物是以去已善而天下之善歸之如嬰兒與能言者處久而俱化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八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外物第三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大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流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戚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郭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性之所能不得不爲性所不能不可強爲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德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

殊能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易世無以相賤所以爲大齊同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隨時因物乃平浪也當時應務所在爲正本無我我何失焉教因彼性故非學彼意自然承而用之則萬物各全其我矣

呂註世情以有知有能者爲有用無知無能者爲無用而不知無用者乃有用之所自出也自道觀之則世所謂知能有用者其小焉當容足之於地耶列子云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物皆觀此我之所謂遊我之所謂觀也莊子之遊亦若是而已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物皆遊物物皆觀雖欲不遊不可得也人而不得道雖欲遊之不可得也流遁之志因俗而爲卑決絕之行離世而爲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蓋蔽於一曲以至覆墜大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爲君臣亦時而已易世無以相賤其不當於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卑不爲流遁高不爲決絕唯道

之從而已故至人不流行無轍迹也若遵古而卑今則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世淺薄其心孰能平而不彼乎唯至人乃能遊世而不爲僻異之行外順人而內不失已因於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所教者彼之所有非教以所無也不能適天下之意則彼是生矣達其意而承之何彼之有此至人之所遊也

疑獨註有用之用器也無用之用道也器有極其用小道無窮其用大莊子論道其言濇博故惠子疑其無用告以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譬行地雖至廣人之所用容足耳足外若無餘地恐墊溺而不敢行然則無用之爲用明矣逍遙遊論大樗大駘皆此意遊者有行有止而自在者也人皆有自在之性有能者有不能者在學與不學之間學而至於反本則能遊矣雖不務外觀亦無不在此能遊也不學而爲物所蔽雖日務外觀亦不能自在矣流者逐物而不反適者防患而不進決者果於動絕

者滅其跡皆滯於一偏以之爲知則有所不知以之爲德則有所不載故靈氣覆墜心惰大馳雖與爲君臣時適然耳何貴何賤哉至人唯變所適遇則因之不留行焉以三皇已前觀今之世孰不爲風波之民唯至人隨世而遊出於天性故能順物而不失已彼來則教之未嘗有事於學承彼之意而從之不以彼爲彼也內篇曰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是也

碧虛註人以跳蹈之外爲無用之地若掘之墜下至於黃泉獨存容足地則不能跬步矣壁之種植必多空地斯能蕃茂則無用之爲用明矣人能遊學於道性自然也安得使不遊乎不能遊學於道亦性自然安得使之遊乎世人不知分量妄役流蕩遁逃之志果決卓絕之行刻意以爲高亢皆非至知厚德所因任也覆墜謂不遊學而廢業大馳謂苦遊學而進益各務所趨而不反顧在時所尚適爲君臣而已何分貴賤哉唯至人出處有道各行其志而學

者貴遠忽近其弊已久以上古聖賢觀今之世無不波蕩失性者至人則隨世行隆外應物而內全真彼之所教我者世道不必學也然亦承其意而不彼外之所以得全於世此之謂能遊

庸腐口義塾掘也若容足之外皆深淵則不可行故曰無用之用遊者自樂之意有能有不能喻有達有不達流通達物決絕自異至知厚德修自然之人任爲也覆墜陷溺世故大馳奔逐利名此皆不能自反者雖時間有君臣貴賤之分身沒何有唯至人所行與世無留戀以古今爲一學者尊古卑今不知世變若以上古觀今日則皆爲波蕩失性者矣遊世而不僻則不以古今爲是非順人不失已外混世而內有所存彼之所教自以爲是我固不學之亦順承其意而無彼我之分此即齊物論因是之意

遊者逍遙自適於無用之地以全己之大用唯達道之士能之能之者不得不

遊不能者不可強也蓋謂時俗逐物而流通者多否則又爲決絕之行刻厲矯亢而不自適則視人世如鼎鑊陷窄至於負石自沉抱木燔死者有之何望乎逍遙遊哉故皆非至知厚德者之所因任類多顛覆奔馳於名利以求慰其心雖一時有君臣之分若易此一時則無以相貴賤唯道爲天下貴悖道則無以取重於世也故至人聽物流行而不遏與之同遊乎天地之一氣耳古往今來乃其常理我能轉物則可反今爲古豈貴耳賤目妄有尊卑分別哉且以上古觀今之世孰不爲波蕩之人心忘古今遊世而不爲僻異之行順人不失已以衆心爲心而我心得矣是謂反今成古何尊何卑仲尼答冉求以古猶今也即此意是以人來學者因彼性而教之不學其所不能承彼意而順之不以彼爲異也如是則古今物我同遊一天雖相後千萬年相去千萬里相處千萬人無

異合堂同席於漆園夫子之門而樂黃帝老聃之道也此言至人應世非唯能自遊於道又能與物同遊所以貫百王於一道參萬世而成純者也

目微爲明耳微爲聰鼻微爲顫口微爲甘心微爲知知微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而哽不止則跖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閤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誰知出乎爭榮生平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鐻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乎而不知其然

郭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殷當也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然知欲之用制之曰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理有常運無情任天實乃開闢空曠遊不係勃谿爭處攘運也自然之

理有寄物而通者夫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禁暴則名羨於德急而後考其謀平往則無用知榮塞也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事物之生皆有由事由理發故不覺也

呂註人之耳目鼻口不爲聲色臭味所壅則爲聰明爲顫甘爲知德壅則哽而不通不通之甚則相蹂躪得失交戰於胸中幾何而不至於跖此陰陽之患所以作衆害之所以生也凡物之有知者息存則生息去則死息之出入隨子午以消長循陰陽而左右與元氣交通無日不然則是天之穿而通之日夜均乎未始有降人顧以聲色臭味塞其實而不使之通所以降而不殷也人能恬淡虛無則真氣從之正形一視則天和將至是以胞有重閤周固生白而邪穢不能侵心有天遊逍遙無爲而事物不能撓室必有空虛以異乎尊卑否則婦姑漬而勃谿矣心必有天遊以出乎塵垢否則六鑿跖而相攘矣六鑿即耳目鼻

口心知也人誠知所謂天遊則雖遊乎人間世萬物無足撓心其神足以勝之也奚以大林丘山爲善哉上德不德故無名有名則德之溢暴之而不藏又名之溢也則謀不得不稽乎諒知不得不出乎爭榮不得不生乎守此所以成實乎衆宜聲色臭味榮其外思慮知謀榮其內而不能相通也夫爲道者之治心治之於未亂無若草木怒生而銚鐻始脩也

疑獨註微者通而無累六者皆微則無所不聰明無所不顫甘無所不知無入不自得此之謂反本故能內視反聽以至鼻口心知皆內求諸已然後六根解脫衆塵不染於此所以入道六者不微則爲物所壅相陵賤而害衆生矣夫生物之有知者以息爲主息者沖氣之往來本由於心而鼻其所自也前言六者貴微息則六者之主入之好惡不中者蓋有物塞之非天之罪自然之理通穿萬物晝夜不息無降殺也而人自以六物反塞其實耳胞有重空乃

能容五藏通氣液天遊喻心虛無係道生其中室者婦姑共處中不虛則尊卑競爭心者衆好所攻中不虛則六鑿攘奪此所以害生若其心虛則死生驚懼不入於中無往而非適也大林丘山神之所寄故善於人人知山林之善而不知有神者主之神之寄於山林猶自然之理寄於心也德者性之自得名生則德溢德溢則人不好德而好名爭名則暴矣誑者言之急事者凶之器謀欲速故出於誑知好勝故出乎爭榮謂衆好內實故生乎爭皆非自然者也衆所宜者不一官事合乎衆宜則果於成矣春雨之時草木銜地而生未達則怒農器於是乎始修則倒植者過半凡物倒植則無生理當春則倒者亦植造物所為不知其然也此皆言順自然之理

惡之孽所致非天之罪也元氣貫通萬物人之寢穴晝夜昇降與之無窮乃為嗜欲所害寢寐結滯神明何所託哉身內有丹田三宮金堂玉室胞有重閣也心中有竅謂之天府神遊息於其間室隘則婦姑反戾心礙則欲惡紛紜是故茂林為丘山之美林伐則氣象損奇才為士人之美才役則精神耗名譽者虧德忘暴者損名謀貴深靜稽乎敦急則淺陋矣智當晦藏出乎爭則與物競矣若能榮立不移而自保守免為物所害也官事果乎衆宜在私則決乎自殉德形則名知顯而暴爭與春澤則草木生而銑鐸起衆人逆道以求生猶草木反根而欲秀也

此息也或至於不當理者豈天新之耶天理之在人身日夜發見人以物欲自塞其心竅耳胞膜空曠心君主之以天理自適謂之天遊室窄而婦姑爭鬪喻心蔽塞則六根相攘矣大林丘山人見而善者平日耳目隘窄不能存自然之神以勝物欲故也求名利則德性蕩溢性暴急則名亦蕩溢言併與名失之誑同弦有急急意而後稽於知謀有爭競而後知謀所出守執不化而後有榮哽不樂之意求衆事之宜者固執不通之弊此言癡兒欲了官事官事不可了也春雨至而草木怒生人修田器以鉏拔之豈有心於戕草木哉為耕種計不得不然蓋生者自生拔者自拔草木去而所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也其毀也成也由是而觀得喪生死皆當聽其自然自德溢而下皆容心之失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耳目鼻口心能通而無係者皆由知微為德所致苟無德以貫之則五者俱壅

○
 聞寂寞塞物欲騰踐為害多矣夫生物之有息所以通一身之氣交天地之和昇降而滋榮之故經久不衰當老益壯今養生家正主此論但不能培養其源而又有有所作為以壅閉之則非與天地元氣流通之道元氣貫穿萬物無時休歇其有衰殺者人自以六物反塞其實實耳動物恃乎息植物恃乎根皆受氣之所倚以為命者也胞謂腔子重閣謂此身從空而有身內又有五藏之空以行氣液天遊謂心中能虛則無往不通也室不虛則尊卑勃戾心不虛則欲惡凌奪吾室與心有主之者外物安得而撓動哉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以平日所見隘陋忽覩虛曠高明之境心必喜之此乃神不勝物反為所勝山林草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大化密移理之必至唯至人不假物而樂故不因化而哀化在我而能轉物故也然則物之善人也豈真吾人之樂物也豈真樂哉

○
 蓋外有慕則內虧重於彼則輕此矣夫名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為德之失有名而慕之又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為謀則知出而爭與此眾官生之驗及有能守者又病在崇塞而無變執一己之私若官事則務在眾宜眾宜謂前六者皆微而無私則其規懸響響思慮與天下共否則嗜欲紛起如春雨日時草木怒生而不可遏震怒於是乎始修言治之不早草木雖拔得而再生時使之然人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而降而不殷則所以扶衛而補續之者豈無其道哉要在知其時而已此又南華密示養生之秘旨學者宜深思之顛

同珍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九明卷一 谷四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外物第四

靜然可以補病皆城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踰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踰河塞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郭註補病休老止遽非不病不老不遽也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人言其內聖人言其外趨舍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之過也其波蕩傷性遂至於踰河失兩聖之意乃都無所

言也

呂註靜然至止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雖然動而後有靜繁而後有損熾而後有滅擾而後有寧為勞者言之所以息其勞佚者則未嘗動安用靜未嘗繁安用損未嘗熾安用滅未嘗擾安用寧此所以不問也唯有德而後佚佚者神聖之所兼也孔老同生於周莊孟俱遊於梁而其言未嘗相及者道不同不相為謀也神人聖人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君子小人則有義利之分矣官師之勸其黨至於毀死許由之逃其徒至於蹈河殉迹之弊至此莊子恐後世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故引此二者卒之以筌蹄之喻俾學者忘言以求其意也

疑獨註然當是默字之誤皆城謂剪齊須鬚以滅老顏字又作剪滅靜默補病非不病也休老止遽皆出人為而非自然是勞者之務故佚者未嘗問焉誠猶取也聖人者神人之緒餘有為天下之功賢人者聖

人之德業有治天下之效君子者賢人之名迹有治國之事小人則君子之反也故皆未嘗過而問焉演門宋城門其地有親死而善毀者宋君嘉其孝爵之為官師鄉人慕之強哭詐毀至於滅性而死者半此殉迹之弊聖人雖有治天下之迹本出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許由務光古之無為者逃堯湯而去之見其未能無不為紀他申徒狄則尤甚者也筌蹄之喻我不待釋

碧虛註靜然補病未可以完神皆城休老未可以還嬰寧以止遽未可以灰心真語云時以手按目四皆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為之見百靈老形之兆發於目皆披城皺紋可以沐浴老容雖然勞者之務故佚者超然不顧聖人則有名神人則無迹賢人尚行義乃聖人之餘事君子貴循理乃賢人之塵垢小人事苟且乃君子之贅疣也演門黨人哀毀過禮強哭傷性由殉外失真係祿之深也紀他申徒又躡

寂路河湯失真性皆刻意尚行好名之過獲魚兔則筌蹄可忘悟道妙則言教賴舍漁獵之夫尚不虛飾其筍罾探微之士美用巧事於談說乎

庸齋曰義心能安靜則向之失者可以補全剪滅物欲可以優游至老寧其身心可止遽急此皆言失而後復先病後瘳故曰勞者之務若安逸之人曾中本靜則不問及此非佚者之所猶事賦嗣聖人以仁義治天下是駭之也神人則無此賢者以

威德駭世君子以聲名駭國小人營營求合一時但高一著則無此矣演門有善毀而得爵者鄉人慕之毀死者半此言好名之累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躡於寂水躡有鄙薄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此已可笑三年後申徒又慕隱名蹈河而死此極言好名之過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

補病休老止遽皆勞損於前而後求復

非佚者之事故過而弗問神人之於聖人聖之於賢賢之於君子亦若是儻求合於時則去君子遠矣此皆以大觀小其德量有以包含之而不復問卒使自化則等而上之可及也故凡物之在外者聖人以不必必之然後涉世而無患所以三教聖人設化雖不同而其言未嘗相訾不過乎開人心資治道同歸於善而止耳駭同駭德充符惡駭天下崔本作駭可照演門善毀黨人慕之遂忘死許由逃堯申徒墓之遂蹈河是皆認迹以爲其併己之真失之無異指筌蹄而求魚兔何惑之甚耶故南華思忘言之人而與之言言忘而意可得矣是篇首論內外之輕重以明物我之親疎在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內者由乎我求則得之而世人多務外求而不得怨尤至矣故建言以破其惑夫忠孝立身之善行猶不能必君親之知以在內求其外故也況以外求外者乎由

是知性命之內無非道悟之則全性命之外無非物必之者失唯儻然無爲闡與道合斯可逃乎兩陷也莊子儻衆而中轍魚之喻則惠物在及時任公垂釣而鄙小說之非則明道當存大儒者微詩習禮乃或發冢取珠其初學未必不正及爲物欲所遷則冒禁傷化有所不恤反不若下愚不學者之猶有忌憚而安乎定分也是皆原乎上之人以聖知治民之過久則姦民之雄者併聖知而竊之矣復寓言於老萊仲尼以兩忘非譽世患自息即我無爲而民自化之意白龜能見夢而不能逃網則神不自神而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恃知以脫患不若忘知之無患也次以知無用而始可以言用其義互相發明至論人有能遊謂遊心於淡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下往往遊所不當遊

至於火馳覆墜而不顧雖聖人復出未如之何間有樂於遊者不過以江海爲閑山林爲善而放蕩終身焉此遊世而僻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誨以身貴六微則道不欲應有知恃息則人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天遊故勞者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申徒逃湯而蹈河皆由上貴卓絕之行是以下立潔脩之名本欲礪世興教而不知傷生害俗也故舉以爲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詳諄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

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一

武林道士 褚 魯 著

寓言第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爲耆父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自有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郭註寄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十言而七見信飽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者也。既之於言，因物隨變，日出猶日新日新則盡自然之分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已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是也。父之譽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之己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同應否反互相非也。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必取是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使不借外十信其七年在物先而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直是陳久之人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故曼衍莫能定。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於物，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立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復不齊矣。言彼所言而我竟不言，故未嘗言亦未嘗不言。彼我情偏有可不可，而物各自然自可，統而

言之無可無不可而至也。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天落雖變化相代其氣則一於今爲始於昨爲卒，理自爾耳。莫得其倫，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也。呂註：寓言十九則非寓而言者十一，重言十七則非重而言者十三，而已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則寓與不寓重與不重皆卮言也。何謂寓言十九？夫道近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則疑而不信，猶父不爲子媒，必藉外論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與直言，故也。何謂重言十七？同已則應而爲是，異已則反而爲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重者，耆艾之人而言之，以已所重猶已言也。凡此書中稱引古昔者，皆是以耆艾爲重者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足以先人，則人從之，人而無以先人是謂陳久之人，爲足重哉。言出未始有言，則其日出猶卮而已。卮之爲物，酌於罇罍而時出之中虛而無積

也天倪則無爲之至聖人所休和以是非休乎天均則出處語默無非天均因以曼衍即是理而推之所以窮年也唯無我而不言則齊有言則有我有物安得而齊故齊與言言與齊未始齊也不言雖齊猶與言不齊未足爲大齊唯言無言而後大齊危言是也故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自也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無不可可知矣萬物之種其出未始不同知其同則知始卒若環是謂天均天均者是非於此而和萬物所齊無爲之至故曰天倪也疑獨註寓言製名以言重言世俗所重危言猶老子云善言無瑕謫也危滿則傾空則仰喻言之善者因時而適變日出而不窮乃能和之以自然之分十言而九見信七見信皆局於陰陽之數不能無窮也言出於已俗多不信故父不爲子媒而藉外論之是謂寓言也重言如托以孔子顏回之類言雖出於已可推重則爲耆艾如無

經緯本末雖耆艾亦非重也學至於道斯能先人否則陳人而已聖人之言應物當理往而不留故曰日出唯能和以天倪所以曼衍窮年也危言出於不言不言則萬理自齊言則不齊矣莊子危言出於既齊之後而齊與言言與齊皆不齊也莫若無言雖無言而未嘗不言孔子欲無言亦何嘗無言言出於無言則雖終日言所以應物也何意於言哉雖終日不言無妨應世也何嘗不言哉此莊子危言之意有自也而可有可有自也有自也而不可無可無自也下文體此有自有然是非彼我之所起可不可然不然將以齊彼我一是非也而然於然可於可固有所然固有所可則使萬物各足於性命之內然可在物不在我也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耶種者物生之始萬形萬變其化無窮相代始終如環無端莫得其倫理是之謂天均人力莫與焉天均言其平天倪言其始皆自然之論

碧虛註寄寓之言十取其九德重之言十不信三此世俗之見也危滿則傾空則仰中則正日出則斜過午則昃及中則明危言取其正日出取其中君子言出中正而明和之以極分而已藉外之言人多取信父之譽子難爲巧辭世人不察是非而以已同爲善重者取其耆艾若年先而無德非先也止是陳舊之人耳危言日出中正而明和以極分之理因以不滯之辭所以盡其天年而無悔吝不言謂默然則寓重危言皆齊蓋以不言齊之也不言之理自齊寓重危言自不齊耳故曰齊與言不齊是言自屬言齊自屬齊此與一與言爲二之義略同言無言謂無情之言危言中正豈有情哉無是非愛惡之情則無是非愛惡之言故終身言而未嘗言言若乃謹默括囊而中正未嘗去心則是終日不言未嘗不言也有自而可與不可有自而然與不然言其皆有由然乎然可乎可由於道故也其不然不可不由於道故也固有所然

所可則無不然不可矣故再舉危言可久
總結前文萬物異種理自相代有形化無
形無形生有形有情交無情無情變有情
始不見首卒不見後循環莫測故曰天均
自然均平取其極分而已矣

劉槃註水之在危猶言之在德不滿則不
發也自外來者益之而不可增由中出者
雖多而未嘗虧故曰危言日出物之有際
必有端倪自然之倪始卒若環故曰和以
天倪如草蔓水行以譬自然之緒道全而
物不傷故可以盡年也終身言未嘗言終
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為支離老子
不為簡約矣若以寓言以析人之合重言
以析人之信皆有為而言言之末也則危
言者其為言之本歟

庸齋口義危以貯酒飲之有味日出者件
件之中有此言以天理而調和眾心也父
為子媒人必不信故藉外論之已言所以
止其爭變也借重於耆艾則聞者不敢非
古先帝王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變

始終期年期頤之年年先而學無所見不
足以先人所謂陳久無用之人耳曼衍自
得窮年以此送日月也以無言為言則歸
于一理若以一而形諸言或以言而論此
一皆為容心不齊一矣唯無言則齊無心

之言是也故終身言而未嘗言不言之中
使人悟理則非不言也凡入所謂可與不
可然與不然皆各有所是我何從而然可
之唯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固有所
然所可則無不然不可矣齊物篇論此甚
詳非以自然之言調和眾口豈能千古不
磨萬物之種同出於造化往來終始相代
於天地之間其倫理之妙莫得而窮之天
均者天理之同然也

寓重之義諸解已明十居九七之論為
優則出智臆而言者無幾蓋謂世俗之
人中無所主輕重隨人故從權立言乘
機化導俾從信而入陶成善心其憂世
愛民亦切矣危言解者不一夫危之貯
水喻言之載道道固非言所能盡水亦

非危所能量遽謂道不屬言水不屬危
不可也故其言日出而不窮人亦聽之
而不厭非若寓言重言之有所去取也
蓋能和以自然之分則可以合天下之
心而我無心何同異是非之辨哉父不
為子媒一語足以盡寓言之旨我所以
藉外論之者為彼難信故也其同異在
言而應反見諸迹不若無言之混成而
人莫我異無言之混成又不若無心之
言能化物而無迹也重言亦出於已言
經緯論其才本末明所學此又有警勵
學者之意危言無窮而能和以自然之
分優游曼衍以終天年何世累之能及
至此亦可矣後又隨掃其迹云凡天下
事物之理不言則齊與道為一齊與言
猶無與有粗妙異理惡得而齊唯超有
無而冥粗妙者斯大齊也故曰無言曰
當是言字下文可照此又明夫未嘗言
未嘗不言之妙神而化之不滯有言無
言之迹而天下風靡影從也夫言之有

可有然出於固然固可則無不然無不可矣此卮言所以併包寓重而無遺故言滿天下無口過也本經末篇自叙有云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則知是經所言浩瀚宏深千變萬

化不越此三條而已然而絕迹易無行地難不言易言無瑕謫難南華立此三言所以免乎瑕謫也夫以言免瑕謫猶未若忘言而無瑕謫忘謂有而無之非不言之偏執也忘言極議夫子之欲無言近之世間萬物同出乎機而異形有異相代無窮猶言之同出乎心而立論有異辨諍無極聖人因而不自唱應彼而言非我言也故若環無端莫究其極我則和以是非而休乎自然之分而已是亦遺言之意云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而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

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齟齬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爲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若後其材知而不復本靈則生亡矣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法律皆衆人所爲聖人就用之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爲也我無言也好惡是非義利之陳直用人之口耳口所以宣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爲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呂註傳稱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從心則橫心所念更無是非橫口所言更無利害是也道未至於從心則不免於化

化則必始是而卒非六十之所謂是安知非五十九非也惠子不知此乃孔子之與人同者至其與天同者則自古及今未始有化而真以爲勤志而行服知而知也謝謂絕去之物得以生之謂德所謂受才乎

大本復靈以生也未生則無氣無形安有所謂靈生而有氣有形而復其靈也鳴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調言而當法無事於義理之釋及夫義利陳乎前我則從而好惡是非之此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爲而自化者若夫使人心服而不敢齟齬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乃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吾且不得及彼者是其謝之而未之嘗言也

疑獨註孔子六十而耳順則無是非矣惠子未知以爲勤志服知而得也謝如陰陽代謝未嘗有言大本造化人才皆受於造化能反本復靈生理得矣若役於外物本失靈喪何生之能存律者述陰陽之氣法者順天地之德聖人與陰陽合氣故鳴而

當律與天地合德故言而當法今則義利交陳於前以起好惡是非而出於己之私見直服人之口不服人之心欲人心服者順而任之不敢逆立因天下之定而定之所以為順也已乎已乎欲無為之意我無為則彼自定故曰吾且不得及彼乎

碧虛註年運既長德性愈明此與蘧伯玉章辭同而義別蘧瑗悟始是卒非未能自忘仲尼則行化不滯使人忘已難也始而所是隨事應變卒而非之終歸正道也前既未是今亦必非此愈損而愈益也勤志則少變服知則多矜孔子久辭世紛未嘗載其言也受才質於大道者聖迹不足恃復靈性以出生者隨變而任化故其聲合中和語成文教義利陳諸方冊豈直服人之口而已以至奔馳師仰使人心服遵古循理孰敢逆立持此委順世間可以定天下之定也吾不及彼孔子謙辭

高齋曰義勤心服事於知見謂博學也孔子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

言耳才猶性本始也謂造物稟靈者知覺之性反歸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鳴即言律即法蓋利在前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可以服其口未能服其心必含義利是非乃可使人信服無敢對立為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莊子既稱夫子之心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乎敬夫子之至也人生隨年而化賢惡所不免者內而知慮日增外而形貌日改得失利害之相攻是非成毀之變易凡幻塵泡影倏起倏滅於前者皆化也夫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生道日新不滯陳迹其居化與人同而受化與人異黃帝書云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信哉夫六十歲為天地枝幹之一周人生上壽之中半更事既久是非可定矣然猶未知今之所是之非五十九非也靖原其由患在於有我苟未至無我猶未必六十歲之後為真是故璩夫子亦有五十九非之歎

勤志謂積學服知謂任能夫子謝去所學所能久矣默進此道而人不知耳人皆受才性於造物必能復其已靈生道乃可長久以至充之以學問美之以德業鳴當律言當法猶云聲為律身為度此皆由靈而出人道可謂大備矣及其義利陳乎前而以己之好惡為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世之學者往往皆然今夫子乃使人以心服而不敢垂從無私鰥立定天下之定言其化之速也已乎至彼乎乃莊子歎服夫子之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一

武林道士 褚伯學

寓言第二

曾子再仕而心在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悲第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以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郭註縣係也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係祿以養也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

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恬暢盡色養之宜矣彼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呂註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則無所縣者固不可以有哀也死

生亦大矣而哀樂不能入則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過乎前其小大多少不足較也明矣

疑獨註曾子為貧而仕祿始及親雖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親亡祿不及而心悲

此所以心再化也門人以曾子能愛親而不以祿為係累故問仲尼仲尼謂參之孝愛孝也未能忘親則有哀樂於曾中豈得無係累唯無係者可以無哀故視鍾釜如彼其輕也言曾子未能至此

碧虛註心樂心悲為再化孝心不必論貧富侍養亦豈在厚薄而曾子言此者猶有達之心也夫然參稱至孝必無係祿之罪又何有哀乎彼視鍾釜如蚊虻則其係可解矣

廣齋曰義第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變有悲喜也既已縣已言只此悲喜便是有係若無係則外物過前猶蚊虻而已豈足悲喜乎

古人學優則仕志在澤民祿以代耕期於仰事俯育而已豈若季世之仕者俸祿之外棧剝取贏極耳目口體之養未嘗過親庭而問焉者有之曾子三釜及親而樂三千鍾不泊而心悲其悲樂係親之存亡非係祿之厚薄也然而心不

免於再化門人所以有問夫子謂參於二者之間不能無所係累親之存亡係固不免祿之厚薄不必存懷可也若無所係者又豈有哀乎彼視鍾釜猶蚊虻耳曾子之孝行著乎萬世仕祿三千鍾則所未聞南華寓言亦責備賢者之意所以勉人以孝行為重仕祿為輕親之待不待祿之及不及一付之於分又何所係累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朱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

郭註野謂外權利從謂不自專通彼我而

與物同來者自得也。鬼入外形骸天成無所為不知死生所遇皆適大妙則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而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生而有為則喪其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於私也。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爾非有由也。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遺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靈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呂註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為物而欲復於無物則其致虛守靜非一朝之積也。野謂忘仁義賓禮樂從言心之莫逆通言心之微物即物物皆遊物物皆觀矣來則道集之謂鬼入即鬼神來舍天成云云不知死不知生則知止乎其所不知大妙則神

矣。故萬物而為言然後能體神也。生而無為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為而後有死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矣。生而有為死之所自故聖人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始卒若環則生陽而已安有所自以有為為自亦以物情言之其果然乎故體道窮神者不知有死生惡有所適所不適欲求之歷數人據未始同也。又惡乎求之禍福人事之間哉以為無命耶終若有所制也以為有命耶求其始不可得也以為無鬼邪而有以相應以為有鬼耶而無以相應是以止於所不知而無所容心斯得之矣。

疑獨註野謂不文從謂不違通則不礙物忘我也來則不去鬼入復靈天成與天合德不知死生聖也大妙神也至於神而極矣此學者入道之序人生而有為以累其生則死之所自由私其生故有為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至於命者大同於

物公而無私則無死矣。生陽死陰知死生與陰陽為一則無自矣。果然知此理則生不足樂死不足哀又於何而適不適也。歷數天之象人據地之器人處兩間天地之道求之於我而已。命者天道鬼者人道始終以天道言相應以人道言天人交通陰陽性命之理備矣。寄之於有無之間而疑之是深於知道者也。

碧虛註野謂初心質朴從謂不逆他情通則徹理無礙物則同一混成來謂眾歸其德鬼入深造窅冥天成無為自然不知死生則有無一體九年大妙則數究純陽神化莫測也。生而有為動之死地為有私故勸之從公背公者必以私死其死豈無由哉。生者強陽之氣無所自也。汝果能至於大妙乎。大妙者無公私生死無適無不適可謂至極者也。在天成象歷數可推在地成形人據可知。唯我無心孰能測之事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者皆天命使然相應謂前學道九驗鬼謂靈響有應無應

在用功之深淺通靈之遲速也學道雖有序其要在乎獨化論程則九年而悟不出手旦暮耳

腐齋曰義野及朴從順從通大徹也物如槁木死灰來謂寂寞之中有不滅者鬼人納造化於臂中天成與天爲一也不知死生即無入而不自得大妙極玄也自一至九借爲節次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人生爲有生執見自私也以至公之理勸之欲其知世間無不死之物謂之死則有所自來生之始無所自既始無生安得有死陽謂動之始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否也適不適猶云然不然要極而觀然不然未可定也歷數人據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世間萬事萬變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茫茫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暮寒暑時至氣應安得謂無鬼神謙未必福仁未必壽安得謂有鬼神此言造物不可知之意

人生隨俗凋喪日失一日學道者損之

又損所以求復其初野謂漸還質朴從謂順人不失已通則徹理物則忘我來謂人歸之鬼入造乎恍惚天成合乎自然不知死生則無去無來九年大妙則數極造微神化莫測矣人能以無爲爲宗乃可登假乎此而世俗耽於有爲日趨死地勸之以公者以其死由乎私也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以其下有私字絕句私謂貴愛其生奉養過度本求益己損莫甚焉故令去之歸乎公道也死者因生爲有自生者從無而始爲無自生而無私則亦無死天不能殺地不能埋汝果能若是乎由是知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又惡論其適不適耶天有歷數可推否泰地有人據可考治亂吾又何從他求哉夫自二儀分判幾千萬年生物而不知其終非命何以立禪物而不知其始命從何而立歷數人據有禍福之相應豈無鬼神主之天道有時而難誑人事有時而無準則又疑其無鬼神

也此言造化精密難窺唯其難窺所以爲造化但當盡人事以俟之故向上之學使人反究自己天地之始終一身靈物之隱顯盡性而至於命明鬼而極手神在手力行心契則功躋大妙亦何待手九年哉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罔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大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罔乎

郭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自爾故不知所以甲似蛻蛻似蛇影似形而非形也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故不可問也

呂註罔兩生於影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

叟影之俯仰行止隨人而已豈知所以哉形之有影猶蠅之甲蛇之蛇而非蠅甲蛇蛇也影得日火則屯而顯遇陰夜則代而隱此乃影之所待而為影然而無情豈知有待耶影之所待者日火陰夜而不可謂之有待況以有待者半以有待者影之所自出即形是也以固兩無待知影之無待以影無待知影之所出者亦無待則不為形所累矣彼來往則我與之來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皆非我也又何以有問乎。○
疑獨註叟更指衆固兩矣稍問何必問也凡屬造物者皆有所待而不知所以然甲似蠅蛇似蛇影似形而非蠅蛇與形也火日有光影之所聚陰夜無光影之所藏此吾所以有待也而況形又有所待乎言待造化也形來則我與之來形往則我與之往形強陽則我與之強陽此皆由於獨化又何足以有問乎
碧虛註一燈一影十燈十影燈影既多微陰益衆詢其俯仰行止形使然耶影自然

耶其動靜有無皆莫知所以影與微陰則有形而無礙蠅甲蛇蛇則有質而無性當其未蛇止有蛇蠅及其已蛇甲皮固自有焉則影也形也其不相因明矣蠅也蛇也亦何嘗顧蛇哉世謂形生影影生微陰然影之生也聚於日火代於陰夜於形何有形當明而影生似有待也處暗而影滅似無待也來往運動雖由乎彼應之無心則在乎此又安所致詰哉
虞翻曰義叟更詰若隱若顯貌稍猶率略言予之所有本不知其所以然蠅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蛇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蠅蛇以影比蛇甲亦似之而非也物遇日火則影聚陰夜則影代去矣彼指形影自謂彼豈吾所待耶然形之動又有所待故曰而況乎以有待者半形待強陽之氣而動我亦從之其為強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論同但添日火強陽之說
凡天下之物有形必有影人所共知而

影外微陰曰罔兩人多不察焉蓋因影之蒙昧而依附彷彿於其間其陰參差疊出故云衆罔罔罔兩之於形猶七情之於心心不官而七情縱則反受其攻影不明而罔兩多則反遭其罔然而影之所待豈罔兩可知心之所冥豈七情可立哉此論物理相生有若因待而或有或無非因非待以譬形生之始思慮之端亦猶是也義極精妙昔賢所未發夫影生於形非日火則莫見有若相因也日火雖光非形則無影本於獨化也影之於形行止不離一身之至親者其動靜有無必有主宰世人日用而不知則罔兩之間無足怪也齊物論云若有真宰而不得其畧正明此義所謂真宰者即獨化之主萬物萬形賴之以生育運動而因待有無之所從出也信能反而求之恍惚之間而見曉闇和則獨化之理明罔兩之疑釋矣強陽謂人稟造化之氣能運動形體而掉運外物者其

聚則有其散則零直寄焉耳儻知獨化之主則真我長存彼之聚散無足問也況景外微陰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唯唯盱眙而誰與居大白若辱威德若不足陽子居就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揚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郭註唯唯盱眙眙眙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尊形自異故揚者避之去其矜夸故與之爭席

呂註盱眙自異則舍者迎將之召也老子所以歎子居形謀成光則戶外屨滿之召也伯昏所以去御寇其趣一也疑獨註子居揚朱之字進盥漱巾櫛明其潔已脫屨膝行言其謙恭唯唯盱眙矜夸

見於外誰與汝居也告之以聖人知白守黑故大白若辱不自滿腹故威德若不足子居聞言而悟其往也舍者迎將有禮避席讓竈言其外矜故人致敬及聞道而去外矜之色故反也舍者與之爭席不示人以迹不知所以敬之也

碧虛註盱眙傲慢之容其往也威儀盤礴使人敬畏其反也視猶衆庶使人忘我也肅齋云盱眙矜持言物我未忘嘗若與人同居家公旅邸之主場炊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則不知有可敬謂得老聃點化則退然自晦人亦視之以爲常也

盱眙自異人誰肯與汝居耶夫行潔白者人將汗之故韜晦而若辱德盛大者人將虧之故涵養若不足此全身之道也今汝反此所以爲不可教子居聞告然不安容爲之變則其心改悔可知故其往也逆旅主人迎將於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言室家通敬之避席避竈則衆皆駭異及其反也舍者爭席則

矯飾去而真實存使人忘外敬之粗迹也古之人所以入默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者以此

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之意自揆立言既多恐後人洵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危言如水在危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日出而不厭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爲固然固可耶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得行志當世猶親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富以究其真從微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年化始是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如此況欲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間乎爲親爲祿也若夫開言而悟有若子游一年而野至於大

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所謂寓重危言者皆在過化之域矣次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充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大開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睢盱於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之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予嘗閱東坡蘇文公莊子祠堂記謂寓言篇末當連列御寇篇首而不取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且二篇合一義或可通而四篇遺黜無乃太甚竟其所病者讓王條列繁而義重複盜跖皆孔子若太過說劍類從橫之談漁父幾詆聖之語此所以不為坡翁所取也然祠堂記中嘗謂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則亦燭其立言蔽弊之本心矣又何以嚴迹為嫌竊考讓王等四篇較之内外部若有間然其指歸不失大本蓋立言者不無粗精之分抑揚之異或

門人補續不得其淳所以置諸雜部之末自可意會無煩多議以啓後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三 卷

武林道士 褚秀學

讓王第一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舜以天下讓善養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

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異以異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

笑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曰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玉與王子搜援綬登卓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殘害所謂士者危身輕生以干澤此讓王之篇所以作也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

下易其生者揚雄以為先哲免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不以其歷試而後授之以天下乎殊不知竟之所以得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謂暴之於人是也使由無避竟之意安知其試之不如舜乎

疑獨註憂藏乎心謂之幽憂支父不以天下害其生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雖異乎俗而皆未能無心也善養喻懷道之深石戶之農喜閑而敦本善養之言為己而求自全石戶則指后之為人嫌其德未備皆未能無所不適也大王曰避狄不忍以土地而害人民可謂能尊生矣夫有身不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過則傷身貧賤者迫於利利過則累形能免二患乃為尊生也王子搜避位而逃可謂不以國傷生矣雖不累於物而愛民愛己之心未忘則猶有係未能無迹此皆聖人之緒餘非其也聖人之真者忘生而

家之所寄託時適然耳又何傷乎

碧虛註外天下者眾害不能干重其生者他物不能惑唯暢然虛懷則可託身於四海之上也天地大德曰生至人之所實貴故不以天下易之義揭饒粥以自足孰肯以物為事而喪其天真哉是以狷介者不肯屈於人德厚者乃能貴其下勤節葆力所以立大功放浪不反所以激貪鄙地所用養養物也物之所養養民也今爭所養之物而害所養之民聖人不忍為也富貴者重夫在乎養傷身貧賤者輕亡在乎利累形故為君而致患不若退隱而自全也虞齋云幽憂之病猶云暗疾夫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有天下而不與也捲捲自勞貌係力勤苦用力也堯舜二段無結語與前意同用以為養謂土地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為重物為輕此識當時患失之士唯無意於君者方可以託國故越人欲得王子搜為君也

褚氏管見天生聖人所以續道統明人

倫贊天地有萬物也君位之有無不與焉然謳歌獄訟之所歸有不可得而辭者亦一時寄託焉耳雖居萬乘之尊四海之富而土階茅茨惡衣菲食不知其勢之重位之極也蓋由得之非心所以處之非榮故其辭讓易如脫屣夫物莫大於天下能以天下讓無物足爭矣其智中所存詎可量耶至若與之天下而不受亦豈中無主者所能為亮舜大王之德業固不待讚揚而諸子之高節非莊子不能盡見徐考其辭讓之語太意不過卑物尊生輕外重內以樂聖人之道而惡為君之患也且與之天下古人循不屑受肯效後世矜恃力恃理越分而妄求者哉幽憂之病按呂氏春秋引此章高誘註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已謂方憂身之末治何暇治天下為此所以異乎俗也大王之避狄而不忍害民王于搜逃民而恐其害已恐害民則能愛已恐害已則能愛民此越人

所以欲得為君以其德著而不逃蟻慕也若夫上德不德民無能名則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是又超出一等矣南華雖不盡言其意有在於此詳後章經旨可見云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於不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疑獨註廢謂斬斷而無用能不顧其臂以取銘而有天下乎侯曰不取也由是知兩

臂重於天下身之於臂又重也以韓國比天下韓已輕矣所爭之地又輕於韓今反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是棄其甚重爭所甚輕豈不惑哉

碧虛註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疆場廢地何苦爭為鴻烈解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鯨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毫折鏃鉅而競刀錐可謂不知輕重者也

腐齋云銘猶契約攫其銘可以有天下愛身者且不為之況韓國比天下尤輕今乃以不得為憂戚而至於愁身以傷生又重於失一臂矣

韓侯與魏爭邊境所侵之地蓋無幾而憂形於色可謂於所輕者重而所重者輕矣魏之諸臣諫者莫聽華子入見諫

之有道焉左攫銘而右手廢右攫銘而左手廢一利一害不可免也在人審利害之輕重而去取之耳侯知臂重於天下身又重於臂而不知韓之輕於天下所爭侵地又輕於韓審知其輕則重者

自見侯開謀並悟明輕重之當然吁韓侯亦賢已哉華子亦知矣哉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亦不詳及

疑獨註顏闔處窮而通真惡富貴故莊子取之夫得道之真者不可以生死言故朝聞道而夕死及其貴愛以身為天下則聖

人之迹也絲緒之餘土草之賤微末不足道聖人為天下之迹出於天下之寄託亦聽之而已故曰餘事所以之所以為言有所動作必察其當然後應之隋珠彈雀喻世人以生易富貴棄重而就輕也

碧虛註緒餘土苴言去身愈遠則愈粗聖人之治身也虛心弱志帝王之立功也手跡足跡以立功視治身特餘事耳顏闔知其所以之之未可也所以為之未必也故不受幣焉士有甘藜藿而忽富貴者身可屈而道不可屈其自重若隋珠輕利祿如燕雀耳

虞齋云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兩截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心有天下而不與方可以盡無為之治但其言抑揚太過而心實不然緒餘土苴只就餘事上生猶云塵垢糝糠近世荆公之學真把做兩截看了以此施用多舉緒餘土苴之語所以朱文公深辯正之以珠

彈雀喻甚明當

察闔之心真惡富貴者超出世俗所見萬萬矣惜乎不灑忱以辭乃失誠於使者似亦稍虧淳樸德使者既造其家又見其人而不能力致之乃從其辭而反審無乃過淳乎夫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於闔固不容多議然魯侯渴心求賢幾何而一遇幸遇之又交臂而失不得與之共理大業以躋昇平實由乎使不使之過故申言以為戒且天下功業宜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為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流所可窺測耶所以之所以為即語云所由所安也今世本恐聽者謬多者字真以治身治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為冗隋侯之重侯當是珠此章全見呂氏春秋可證不韋去莊子非遠必得其真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

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不詳及

疑獨註士以正行而見知人以察實而求

○我則彼之所審者確我之見知亦無愧矣

子陽為鄭國相未嘗與列子接忽因人言而遺之粟夫因人言而知之必因人言而

罪之此其所以不受也

碧虛註士甘陸沈無聞豈肯屈志而受無

名之祿苟殉妻子之情而躑躅於禍網哉

虞齋云子陽以人言而遺列子粟非真知

已也譽而可信毀亦信之矣

子陽相鄭東人物之權以重輕一國者

也有賢在野而不知可乎聞人言其有

道而遺之粟則亦遇賢而能敬也列子以為因人之言而遺我惡知不因人言而罪我耶故辭而不受此君子親微而知著見往而知來也其妻拊心有言乃世俗鄙見執謂有道者之妻子而為此哉夫至人之所為雖其妻子猶不能盡識況他人乎此言被褐懷玉之士未易知知之又當致之有道斯可以盡人才而得其用漁父篇云下人不親不得其真信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昭王昭王反國

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

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

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

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

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

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知

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

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

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

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郭註以義明不復釋

疑獨註方莊子之時人多不安義命而僥

倖富貴故引屠羊說之事警之雖處屠肆

而能叙分如此誠可以激礪薄俗三旌三

公之位也吾知其為富貴矣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今於屠羊說見之

碧虛註誦持書而發蒙居屠沽而守義者

何代無之夫竊勢以為己功市權而要重

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

虞齋云大王反國悅反屠羊各得其本分

事三旌三公車服各有旌別也

昭王賞說示復國而推恩說之辭賞安

義分而不愷蓋王失國而不能伏其誅

則王復國而不敢當其賞理亦宜然世

之無功叨賞者多則以安命辭禄者爲創見王命見之高其行而欲識其人說以爲不可毀約而見遂終辭焉不使君有妄施之名其不欺如此士君子之所難能也而屠羊說優爲之使舉國臣人化說之德而克肖焉何患世道之不交相興乎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患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緹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

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溺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謂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已上三章意義同賈郭呂不詳釋

疑獨註原憲貧而無怨者也曾子貧而能自道也顏子貧而樂道者也養志者忘形原憲是也養形者忘利曾子是也致道者忘心顏子是也

碧虛註子貢相衛結駟連駟入窮閭過原憲而歎其何病憲答以是貧非病子貢愧其言之失也夫迂趨世態希望功名親比周旋交構朋黨學不治身教藉資給坐仁義之患威與馬之飾學道者且忍爲哉原憲則學道而能行守義而不屈者也曾子養志故不仕忘利故寡舍忘心故契道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辱者行修於內不殆者無位不作此仲尼之所誦今於顏子見之

虞翻云夫妻二室皆以甕爲牖故寒寒之抵風雨也華皮爲冠緹履曳屣也假仁義以文姦曰愚緼袍絮衣無表外破而絮見腫膾虛浮也商頌所歌之曲若出金石言其有節奏致道者忘心無心故近道也學道足以自樂二程先生每教人求顏子樂處不可草草看過誦之久矣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也

原憲安貧絃誦學而能行雖居環堵蓬門如坐廟堂之上仁義禮樂不離其身故也子貢榮居相位是雍容之時帝者能枉駕而顧亦見其友誼未忘然問其何病則不知心之甚同學於聖人之門而所見若是故憲歷分貧病以告之自希世而行至與馬之飾乃學者之大病子貢身坐膏肓而不自知賴憲痛鍼力砭誠友中之師也曾子腫膾胼胝於絕

肘見其貧可知然而養志忘形歌若金石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萬乘之君不得而友況欲臣之乎顏子知足樂道無位不忤襲夫子之步得夫子之心而一無所作爲單執自樂豈紆朱懷金可比哉

夫三子者皆孔門高弟親受聖傳所造有精粗故所樂有深淺若子貢之遊說列國榮官殖貨以駭動世俗則所樂與二子不侔矣故南華舉以爲戒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郭呂略而不論
疑獨註魏公子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公子之貴其心最爲難勝故雖身在江海而心居魏闕自言其未能無心於富

貴奈何而可以忘此答以重生則利輕利輕則不思魏闕矣牟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所以有私瞻子告以苟不能自勝其私則神道寧無惡乎神生於虛今年心未虛所以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挫損情欲重傷其性與無壽之人類矣言牟爲萬乘之公子一旦隱居巖穴欲如布衣之士實爲難能然有其意則可期之以至也

○碧虛註公子牟雖嘗省道味之淡不能勝樂餌之美順所好則養生開神靈則察虛既失養形之樂復增開神之憂非重傷而何魏牟慕嘉遁之名虧隱居之實其意易發其操難持然比之顛冥富貴者固有間矣

腐齋云知吾生之可重則外物輕矣理未能勝姑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神神惡之矣此非自養之道不入壽者之類可謂有其意勉而行之者也

象魏觀闕國君之門淮南子作魏闕音

訓同許慎註天子之兩觀也不能自勝則從謂從順性情不強抑闕或連神爲句謂從心神所適也夫學道者當損情去欲志尚清虛此乃云從其性情使之神和意暢是無惡乎不能自勝也又云

強闕而不從此之謂重傷則是使人任情縱樂以爲道有類列子載管夷吾所謂養生之道肆之而勿闕者也原其本意蓋爲公子牟生於富貴而欲隱巖穴實爲難能若過闕其情恐傷其性故寬以誘之進進不也成功一也南華取此以爲富貴學道者之勸庶不至望崖而反若夷吾者以伯國強兵爲事宜其立論之偏又非牟比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爲學道者之法譬名醫瘵疾必審入而處方期於瘳疾而已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讓王第二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糴顏色甚憊而絃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絃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求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

丘首

郭氏略而不論

呂註自顏闔御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子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之人湛於人偽者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叙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為難猶且為之則不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為易可知矣

疑獨註夫子之道充塞兩間何窮通之能累方其院於陳蔡而無上下之交七日不火食夫子不以為憂而絃歌不輟當時知夫子者獨顏回耳子路子貢不免有無恥之譏遂召二子而與之言窮通在道而不在于物今子抱仁義之道何窮之為此臨難而不失其德也道德在己非臨難無以見猶天寒而後知松柏故夫子以為幸也遂反琴而絃歌二子釋然而悟執干而舞不知天高地下喻夫子之道不可得而形容由是知古之得道者窮通皆樂而所樂非

窮通也

碧虛註可謂窮矣是觀其迹以窮通在時未知道本也松柏遇霜雪而益茂聖人遭患難而不移以桓公文公越王之事證陳蔡之院實由文顯道以事彰也天高地下喻仲尼之道大道德猶金石一調而不可更窮通猶琴瑟曲終必改調是知窮通在人猶風雨寒暑天理之常也許由謝堯而枯槁於潁陽共伯辭位而得志乎丘首仲尼不懼蔡陳之院柴立乎二間之間也

腐齋云不糴無米粒藉陵爍之天寒松柏即後凋之義因陳蔡之院而後聖人固窮之節見可為法於後世故云幸也削然音瀟瀟灑之意抗然喜躍貌子貢曰數句述自悟之意商周謂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民也

子路子貢所言者夫子之迹顏子知夫子之心所以忘言也窮通在道則世間得失無所益損焉不窮於道則不失於德又何患難之能移歲寒而知松柏臨

難乃見聖人此所以爲章夫子復琴而絃歌一安於命而不損其樂子路執干而奮舞悟理而心悅不知手舞足蹈也子貢曰數句讚夫子之道太難窮道德於此義當是得上文可照許由共伯之

自樂其樂亦以得此道故也丘首山名碧虛照江南古藏本松栢之茂也下有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三句故其註又共伯得下有忘字窮於商周商字說之不通諸解遺而不

論獨庸齋及之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卡隨而謀卡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勉之以讓卡隨卡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

賊也勝桀而讓我也以我爲貪也吾生平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逐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手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辱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澶水

郭註士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志

尚清退高風邈世與貪利沒命者固有天地之降也舊說曰如下隨務光者其視天

下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謀矣

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爲六合之外固當付之堯舜焉湯耳浚然無係然從衆得失無繫

於懷何自投之爲哉若二子者可爲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呂註見後章

疑獨註舜與湯一道也舜順得而湯逆取

順者由天而之人逆者及道而入德舜讓

北人無擇見其復命之深又言湯伐桀得天下以讓卡隨務光示湯無心於天下所以伐之者爲民非爲己也伊尹相湯伐桀之事具載於書而湯讓天下未嘗經見莊子製名以寄讓王之意

碧虛註潔身之士以榮爲辱若北人無擇者上可與仲武爲儔下可與子陵爲友不以物挫志者也若卡隨務光者不臣亂世逃之而已何遽至於自沉蓋有激於後世也

庸齋云舜讓其友他無經見亦是寓言強

力有作爲忍垢奈汚辱卡隨務光古之隱者自沉之事亦不可考

舜與無擇友也必知其可任故讓以天下爲無擇者不受則已或逃而去之何

至自投清冷耶蓋指舜之居畎畝而遊堯門以爲辱行則其立志可見何舜之

不知心所期愈下也湯將伐桀有爲方銳卡隨務光無爲者也而湯因之以謀是欲適越而北其轅也後得伊尹乃成

伐桀之功歸而讓卡隨隨非特不受而
已又恥其見汚而自投稠水洎讓務光
務光數其非仁非義非廉之悖道卒不
受其祿不踐其土而負石自沉此三子
者皆高節厲行剛介不回自古有死又
奚恤焉故南華舉此以激勵頽俗云竊
詳本章大意舜禪之事雖不見他書以
得之於讓而施之讓盡善盡美人無間
言若湯之讓恐非其本心無以逃天下
之議卡隨務光稠水瀘水之事蓋言其

○ 避之之極存而勿論可也

昔周之興士有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
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
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
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
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
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
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
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
高也不以遺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

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
以為信揚行以悅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
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
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
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首
陽之山遂餓而死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
也苟可得已則不必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
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 郭註語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不言其死
此云死者明守道以終也

○ 呂註若無擇隨光夷齊者非特不受人之
天下與其爵祿又以聞其言處其世為汚
辱至於弱餓而死此其於樂道以忘生者
益為難世俗之情所不信也數子皆聖賢
則於死生之義固達矣夫死有重於太山
有輕於鴻毛而舜禹之讓其流為之噲殷
武之事其末為贖輒聞無擇隨光夷齊之
風者於天下後世豈小補哉則死非所愛
也而韓非乃云湯恐天下以己為貪乃讓
務光恐光受之乃使說光湯欲傳惡聲於

子光遂投河司馬遷亦不信有所謂隨光
者韓非以知殺身則其量湯與光宜若此
蓋許由支父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後
世尊生而輕利也無擇隨光夷齊之徒則
棄生以殞天下使後世忘生而重義也其
為仁則一而已矣莊子方論至道以遺名
利則夷齊隨光皆在所斥及論讓王以悟
危身殉物之俗則皆在所貴觀者知此則
言忘而意得矣

○ 疑獨註孔孟稱夷齊為聖人以信於後世
莊子所載者史臣之言其意蓋欲矯世俗
殉物之弊所言不能無過此篇本旨以起
高尚遠退之風使貪夫廉懦夫立然亦未
能無弊夷齊之弊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
而莫之敢抗也蓋不得其時則制行以矯
世亦有以使之然若因時乘理順物之自
行則無迹而無弊矣
碧虛註薄朴之世祀神不祈福事君不貪
祿與政為政與治為治從人欲也江海為
百谷王以其善下之今乃自成自高自利

聖人所不與也。修文王之業，夷齊辭孤竹而就有道，宜荀爵祿者，載來轍西山，養志幽林，其粟性高潔也歟。

厲齊云：析舊猶析福，無求猶無名。與政爲政，爲而無私，遽猶汲行，貨謂以利，祿招天下之士，阻兵行險，保威立武，揚行昭其名也。其並乎周言我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也不賴，不以爲資。言二子非欲高節，厲行以爲亢，使富貴有可受之理，則亦受之，唯其於義不可，所以如此。天下間商亂也。周德衰，謂周方興而所爲又如此，惡其以知謀取天下也。

夷齊棄君位，往觀於岐陽，蓋慕周之德，化願爲聖人，氓共樂無爲之化而已。武王使叔旦與盟，而誘以爵祿，豈二士之志哉？故舉神農之世以證今日之非時，杞不祈福社臘郊禘，盡敬以報神，非有所觀望也。則治國無爲，可知與？政爲政，無私於己，與治爲治，不擾亂之不壞人，以自成，不卑人以自高，不以遭時自利。

則視人猶己物，得其平。今周見殷之亂而急於修政，幸彼之危而圖之行，貨保威悅，衆要利無異，推亂以易暴也。時闇德衰，與之並世，恐汗吾身不若避之。北至首陽而甘餓死，焉大餓死之及身患也。卽行之虧心患也。心患推之至於冒刑，犯義流毒無窮，身患終於一己而有足以障顏波興教化者，故民到于今稱之而孔子許之以仁。二子亦求仁得仁而無怨也。今天下間周德衰，陳碧虛照江南古藏本作殷德衰，殷德衰故周滅之也。

郭氏云：此篇本意以起高尚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棄天衢入紫庭，時猶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几乎故矣。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爲聖佐，不猶高於蒙蹇塵者乎？其事雖難，爲然其風少弊，故可貴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喻也。伯夷之弊使暴虐之。

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抗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爲聖人之迹，則夷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夷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無迹之名也。陸德明云：或謂讓王其意多重生，而卡隨務光二子自役于水，何也？曰：莊子之與存乎反本，反本之由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高風，標傲世之逸志，在不降以礪俗，無厚身以求生。雖時有重生之辭，亦終歸棄榮之意，所以深祛塵務之弊也。其次者被褐啜菽之士，而全道高尚，超俗自逸，寧投身於清冷，終不屈於世累也。

劉堅云：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拒，於不得已而不已者，無所不取，無所不拒，近猶無所不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所廢，其不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裁之之域矣。夫狂狷者，固中道之弊而。

後世狂者非特進取也至於貪生愛利顛冥於嗜欲之地猶者非獨有所不為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為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宜不失者也王者域中之大於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如王子搜者蓋可見矣聖人至於外無物則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至於內無我則為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夫身居吠畝者無殊致矣。

褚氏統論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於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弊屣者也子華顏闔曾顓公子牟之徒係真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巖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實啓有國有位者重道尊生之心清靜無為之教所以

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忘已殉物者小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矣夫懷道抱德而為人之所寄託者或不顧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至自沉而喪不貲之軀耶蓋士不得中道而徇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之無厭必至於篡逆讓甚者避之無所必至自沉而後已此非特明其不受又見其不受之極以暴白於後世亦慕名之過唯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于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為矯亢要名後世者比實以世間德衰不容並立志在出塵高舉抱道獨全雖死奚恤若夫為君而讓則其迹顯未為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五

卷八

武林道士楷伯考學

盜跖第一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奈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跖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鋪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

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駢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極重矣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餚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墓下謁者復通盜駢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盜駢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奸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駢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

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駢曰夫可規以利可諫以言者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奸人見而悅之此吾父母之遺德也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奸面譽人者亦奸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利而以恒民害我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疆雖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柶木上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伐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

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駢大於子天下何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駢子以甘辭說子路使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直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君餓死於首陽山骨肉不羣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投河爲魚鮑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

承操歎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若告我以人事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親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時之具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皆非通達者也丘之所言皆吾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伋伋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具也美足論哉孔子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丘所

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頭幾不免虎口哉

郭象註此篇寄明因眾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不因眾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

呂惠卿註夫子與盜跖善惡相對吉凶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唯其對而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觀跖之所以拒夫子者則天下之不仁而為利者其說皆如是又惡可與言哉凡治其心者苟不能絕棄聖知仁義則亦不免為巧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故不譽堯非桀兩忘而化其道以復乎未始有物此人心之盡而道之體也今不直言寓之孔跖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反覆辯難以見其情之實

林疑獨註聖賢立言以扶世教世變則不能無弊故仁義忠孝之實皆不見於當時人之所習者不過徇以求名利耳莊子寓言於孔跖以非聖人之迹為湯文武已因堯舜之迹矣至於夷齊鮑焦申徒子推比干子胥之徒皆學聖人而得其偏迹愈彰而害愈甚此莊子所深病也獨以孔子盜跖起論者善惡之極所以為對莊子之寓言猶易之立象以明意善學者求其矯弊之意毋認言而泥迹也

陳碧虛註世俗之人輕生就死何異犬豕流磔怒憤投寬有如操瓢轉移皆利身後之名而喪素養之命夫徇外者疾疫世而不稱甘亡身而不反適內者趨富生之樂以為達亦順往而不歸也且天地之長景日月之明輝無窮無極也今以倏生之齡嘆然之息託於其間復不能縱心娛樂而乃焦苦其形神以圖身後之名失淳古之道故雖跖之兇頑其所論之疑仲尼亦不能奪也

虞翻曰義涌泉喻氣主飄風輕揚也為偏枯言其胼胝磔大流豕喻其以身就殺若犬豕然離麗也言泥著於名不念本失其本真之性伋伋豈無也

褚氏管見父不能詔子兄不能教弟此
人倫之不幸也橫行天下侵暴無厭此
生民之不幸也夫子以道德仁義化天
下豈不雲合景從而獨不得行於斯又
遭其困辱焉此聖人之不幸也然而夫
子猶日月適與惡曜交躔暫為冷氣侵
薄曾何傷乎經意蓋謂非借夫善惡之
極以為對形迹之著以為言則無以盡
其辭而明其意此聖狂之所以辯也夫
子首陳三德以其最下者歲之與說趙
文王三劍義同詳詁之所言雖出於強
辯其間亦自有理不可盡以人廢言然
皆觀其迹而未得其心所以有是不著
之論此章辭雄氣逸如洪源疾注不可
應遏使人難以著語故郭氏於三章之
下略述大意而義自明觀者毋以辭害
意。樞戶義當是握苦鈎切技木之冠
取嫩木皮以為冠捷衣捷腋之衣大袂
揮衣也張其尸曰磔屍烹也雖名當是
利名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
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
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苟得曰無恥者富多
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
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
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
紂責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賊聚曰汝行如
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
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
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
勢為天子未必貴窮為匹夫未必賤貴賤之
分在行之美惡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
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
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弑君竊國而
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
情悖戰於胸中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
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
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
何以為別乎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

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責賤有義乎王
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
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
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目
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
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
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
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
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圖機
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
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
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
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康之
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
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
必其行故服其袂離其患也
郭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
蔑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呂註善與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與
利對故子張不能服苟得苟得所以訟於

無約也。子張以干祿爲學，則知有名苟得，則知有利無約體道而信者也。夫爲惡與利，世謂之小人爲善與名，世謂之君子。此以人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可得而分矣。枉直視乎天之中，則無枉直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則雖中而不執，以爲中此道，之所以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是非皆一無窮執圓機，而無不應獨成，而意與道徘徊，則躊躇與事以每成功。凡若此者，所以之天無轉而行，至將棄而天此則已。之天不以人廢天之謂也。忠信廉義，世所謂名與善也，而皆不免乎患。世人但知利惡之爲累，而不悟名與善亦非道也。是以無約之論重及之。

疑獨註：子張爲行舜趨有踐迹之嫌。莊子因非聖人之迹，取以立論，滿而務苟，得其製名可知。行者德之可見，有行而人信，利亦隨之名利者，信行所自出。信行又義之所自出也。子張之論主乎義，故觀名計利。

義真是也。若舍名利反本以觀，則士之爲行不可一日無也。爲行者，行已有恥，而其言貴約。苟得則謂無恥者，富多信者，顯此多言以求信於人，非有諸己之信也。無恥則臨財苟得多信，則飾言求進，此論爲行不若爲言之愈。若真名利反之於心，則士之爲行徒抱其天而不知人也。世之躁進名利之人，常以人滅天，故其言如此。子張謂桀紂無行，故小人恥爲孔墨有行，故貴者亦讓貴賤之分不在勢之窮達而在行之美惡也。苟得又論小盜竊財受制於人，大盜竊國爲諸侯，而人莫能制，并與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昔桓公田恒盜之大者，而管仲爲臣，孔子受幣以言論，則賤其爲盜以行考，則受幣爲臣，倖戰於甯中，不亦拂乎？又引遠書云云，意謂不在行之美惡，但以成者爲上，則是弒君竊國未必不利也。子張又謂不爲行則貴賤疎戚無倫，君臣父子何紀？苟得引聖賢中之背倫失紀者，以爲證，且爲名爲利，皆不順於道，各執。

一端日與子訟而不決，約者訟之契，券無約則不假乎此矣。君子小人雖有名利之分，其於素本遂末則一也。無爲小人至將棄而天無約，所以釋前意而教戒之。轉行成義，言徇名之失，赴富徇成，言徇利之失，唯無所徇而合乎自然，乃至也。比干剖心而下指古人之忠信廉義，而召患者以爲龜鑑也。

碧虛註：士之處世，先敦信行，任使次之。任使已明，利祿次之。利祿已明，故名顯而義著。若乃棄名利而反省，則斯須不可舍其行義也。信者，仲下同言俗士處世，忍垢自伸，且取利名之豐厚，要在惡求惡食，強聒而不舍也。若乃棄名利而反省，弗由修飾，但抱守天命以俟之，桀紂有位而無行，小人恥與並孔墨無位而有行，卿相服膺焉，計德不計位也。儒者循稽而不可法墨者，自矯備世之急，何以別？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哉！今之爲士者，不溺於名必沒於利，二者皆背理未能脫去其縛，吾昔與子以下。

皆無約語所為者任己所不為者契物莫為利反其自然而已莫為名順其天理而已但助決天然涯分則曲直棄置不復論也觸目無滯出處有守執汝議論不為是非所折故曰圖機意不緣物則獨成而與道徘徊久行易則遂境義成則喪真而失其所為子張以此為行義也趨富者速禍求成者多敗而棄絕天命矣苟得則以無恥為多仲也

○
庸齋云子張謂欲求名利修義為是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所自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多信者多為可信之言以求榮顯苟得謂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棄名利而反其心必欲得之以縱吾心之所欲猶為天真而不矯揉也言行之情悖戰於中謂其不相顧成毀首尾即得時為義徒失時為棄夫蓋言仁義之行皆為詐偽非天真也五紀五常六位三綱也子以仁義之名為得我但為利而已不假矯偽之名言名利皆非真實道理也無約喻自然能循

○
自然則無君子小人曲直之分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理四方應四時往來皆一氣也執圖機則無是非信意獨行而從容中道矣轉行皆道成義以義成功也無與毋同若正言必行而求合於忠信廉義必遭殃害也意謂飾詐以求利達不如任之為愈蓋以矯孟子天爵人爵之說

○
行者義之著見信任與利又行之驗也義由中出行見于外則信任與利皆從外來故考名利而義真是也若不以名利為言而反求諸心士之行義不可一日不為也蓋謂行義士所當為名利之儻來不必計此子張立論也多言以求信於人富顯之所自出無恥者以此為是若不以名利為意而反求諸心則為行者獨抱其天而不通乎人也此苟得立論子張孔子之徒苟得乃跖之徒宜其相反也至論藏聚恥稱桀紂卿相不敢當孔聖則行可貴也小盜拘而大盜為諸侯則利可樂也此又引古聖賢以

○
證其各有所偏不能無弊二子之論不伏故苟得曾與訟於無約小人徇財至章末並無約之辭謂二子皆徇一偏未為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徇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此獨成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為義之名友趨於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也比于剖心以下條指其偏徇之失不免於患而為士者猶取正其言求必其行服狄雅患而不悟也悲夫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五

盜跖第二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忻懼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所得遠賢人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以為威強東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事國而較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

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與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啖芻豢醢醢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後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弱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合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

含滿心戚離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終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郭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呂註無足以富為見下貴是為安體樂意之道知和以為富者同生同鄉而世輒下貴之則其中無主可知是與俗化於世棄其至重至尊者以為世俗之所為失其性命之情謂之安體樂意亦疏矣慘怛恬愉不監於體怵惕忻懼不監於心則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向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干仞之雀是也雖至貴至富者猶不免於患況足於財者乎無足以富為是謂人性皆然孰能辭之知和以為不知足者不能讓畔故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知足以無以天下為故棄天下而不以為廉廉貪之實反

監之度而已度謂器之小大不同謂人性皆然不可也。後弱於馮氣言馮恃多資其氣驕滿體澤則馮謂形體潤澤則恃而不知衛生極言富之爲害如此其終也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人乃緣意絕體而爭之此則向所謂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也。夫孔子不能化盜跖子張不能服荀得荀得取直於無約無足見屈於知和則知善惡名利不足以相勝唯道德足以勝之也。

疑獨註無足貪而不知分故謂人未有不欲與名就利者人利其富則歸之下之爲人之所下則貴可自養其善乃樂子何無意於此智不足以致此而力不能行耶推正理而不忘以遺貪求之心耶知和對以今好利營富之人中無主正不必自享富貴但得與之同生同鄉則以爲超世絕俗是與俗共化於世遂去至重之生棄至尊之道以爲人之所爲而不能任天之自爲去道不亦遠乎夫人之情感物而動非體

之所有非心之所存爲者好爲所以爲者無爲而無不爲唯人不知無爲是以雖處富貴之極而不免於患也無足又言富之勝人窮天下之美極天下之勢聖賢所不能及道德所不能勝勇者助其威強知者助其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無位而嚴若君父此富者之事也若夫聲色滋味權勢人之所同欲不待學而能此性之見於情者天下之人孰能辭焉知和又謂智者之爲動以百姓不違其度度者心之法是以足而無所爭無爲而無求今之不足者求四方爭而得之亦不自以爲貪有餘故雖得天下而辭之亦不自以爲廉貪廉之名雖見於外而實由於內反照之心足以知矣不以貴驕人所以長守貴不以財戲人所以長守富見之於幾計慮慮反恐傷其性故辭而不受非以要名譽天下自以名譽歸之堯舜之讓許由善卷之不受皆就利辭害非與名譽而名譽與焉無足謂知和所尚持守名譽苦體絕甘何異又

病長院而不死者知和曰天下之物以平爲福有餘爲禍財其甚者今富者惑於外好遺忘本業後塞於不正之氣若負重升高可謂苦矣貪財權以慰心竭慮靜居則沒溺於欲體澤則馮陵有爲求而不得則疾生矣積財若堵馮而不舍辱將至矣古人積財聚粟以備鄉閭饑荒疾患之用所以濟衆而成德也今富者多積而無用求益而不止憂積於內無所不思防患於外無所不備財爲天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察及盜賊之患至求盡其所有則性命之情已竭所積之財又單欲反一日之貧賤無事不可得也而乃緣繞其意以深思決絕其體以禦患豈不惑哉。碧虛註此章重解前二章世之與名者欲貴就利者欲富二者安逸之道誰無其意乎或識暗不知或知而力怠推正理而不忘謂委命而弗取其於富貴也何有世俗以與富貴者同時同鄉猶誇以爲勝而內有主者不爲物遠達古今者不爲事動也

物莫重乎身身莫重乎生今乃同俗化世去重棄尊以爲其所爲而論安體樂意之道何緣近之處貧賤則怵惕富貴則忻愉是昧本而矜迹也爲者爲與名就利之爲而不知富貴之自爲也舍其自爲而欲與就者知其不免矣夫唐空之蟻唯聚膾臠蒙袂之士恥近嗟來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又何藉乎因扶哉繼肆者遇聲色則心樂驕侈者處權勢則體安此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爲已也。不違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伐四方志在安民非利實貨故不爲貪及其功成名遂禪位有道亦不自以爲廉也王子搜逃乎丹穴顏闔飯牛辭聘此豈要名譽哉辭以天下讓善養善耕而不顧此豈與名譽哉貪饕之人以恬淡爲病寂寞爲院而不知平易爲福有餘爲害唯財速禍慘於他物而世俗弗悟也以恬淡寂寞之士觀鍾鼓醪醴則畏亂道業觀膏粱充溢則動多艱苦觀權勢取慰者溺爲身疾觀

攫金不顧者甚於戰辱而委積無厭憂畏不釋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當此之時真性已竭貨財已單思放鷹犬於蔡上聞鶴唳於華亭詎可復得耶。腐儒云此人指富貴者非有甚高難及之行心無所主失其正性而爲流俗所化非他是已覽察古今向背以求自利而已至重至尊者天理皆棄而去之獨爲其所謂求富貴之事此豈安體樂意之道耶爲其所爲乃人爲所以爲者天理也棄天理而弗循雖天子猶不免患況其下者乎富貴之人極其美好盡其權勢至人賢士有所不及使人因人皆言其力可役物俗云財能通神之意天下雖以我爲非我亦安能辭避此設爲貪者之言也知者所爲以百姓之同得於天者爲主不敢違於法度德足於己則無所爭爲不在人求無所與四處四方也貪廉之實非務外也求天理法度而監之反身而慮之不以美名害身有天下而不與賢名歸之而無愧非求以興

名譽也此又把堯舜許由都做好說無足謂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則徒苦其身身雖存而如疾院不死耳平爲福至財其甚者數句極妙嘆謂塞滿其口後弱不自在馮氣怒而氣不通慰猶足取竭事做盡也雖靜居亦沒於嗜欲體肥澤而有驕滿之意積財如堵戀而不舍戚戚焦焦滿於胸中藏於內者恐人劫取運於外者恐遺寇盜可謂憂且畏矣及其患至雖欲求金其生去其財如貧居一日之無事不可得也。盡性即金生竭財盡去其貨單獨也緣意絕體謂纏縛其身心

無足耽於利故以富者安體樂意之事爲言人而得富以處世養身無所不利也知和耽於名故動不違度足而不求計患慮反知利之不足恃而實患速禍也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譽自歸之耳無足又譏其持名苦體無異病院而偷生知和告以平爲福有餘爲害通天之下至論無足亦爲之心服矣此後至

篇終備言富者之所為其心術機謀不逃乎達人之鑑然皆無益於身終不免為大盜積守而已及其患至知非已晚石崇臨東市歎曰奴輩利吾財是也南華述此聞之者足以戒云○該音該奇該非常馮音憑憤奮不通也離同焦樓疏憲繭繚繞其意謂深思決絕其體謂忘生也

○
劉縯云天下無是非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非是非泯於人之性之德為吉非之德為凶易曰吉凶者正勝者也夫不能處於正以均忘而紛紛於有為之域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雖孔跖之分而相謂為盜矣莊子非不知尊孔子而賤盜跖也以世人不悟均忘之理相勝以知相誇以能若復徇情而尊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爛漫矣故借天下之所共非者而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人亦不能以辯勝故篇末以子張之言為未當而以知和之論終焉

諸氏統論按盜跖所言強辯飾非抑人揚己至矣卒使聖賢通論亦為之屈此天下暴惡之尤者也或者議其營聖不與出於後人附會理蓋不然夫孔子之仁盜跖之暴固不待辯而明設為是論者蓋欲彰夫子聖道之至容德之大也然則夫子之所以聖又豈跖所能知以行察行以心灼心宜其立論若是此姑道跖之知夫子者耳夫子之聖使跖盡得而知則跖非跖矣故夫子雖受抑而名愈尊跖雖自揚而惡愈著則天下之公是非未嘗泯也據辭源義諸解班班無以相出竊詳言外微旨蓋有所寓而讀者罔究例以訾聖為疵使至理未伸於千載之下輒為之辯正云經意本以譏當時國君卿相恃富貴擅生殺而不可以理化使孔子復生亦不免其侮辱故比以盜跖而以孔子自喻次設子張問滿苟得滿而務苟得故所答亦無異乎跖此皆以辯勝人不悟夫喪其背理

而遠乎道也繼以無足問知和志在與名就利以安體樂意為先是亦苟得之徒故知和告以富者貴其積而能散惠眾周物貧人倚之以為命而免轉徙填壑之憂昔陶朱公善理產業致富則散之鄉鄰凡三散而三徙又避其為善之名也今富者溺於聲色嗜好而求益不止多積若堵而愛畏滿懷利愈重而害愈深鄙鳩金谷之覆轍可鑑反不若耕鑿自給者可以養生盡年而無累也凡此皆所以痛鍼世俗之膏肓竊顯聖賢之教思學者信能遺其迹而究其所以言融名利之私心歸道德之大本無為清靜之化足以仁壽八荒豈止康濟一身而已於此足以見南華衛道弘化救時憫俗之心與孔孟無殊轍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六

說劍第一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牛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牛莊牛弗受與使者俱見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今設戲請夫子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如何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鋸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統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直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鈇以賢良

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四封之內無不賓服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頭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郭註無聞

呂註莊子之制行願曳尾於塗中而不為太廟犧牲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說劍實所未聞蓋借此以明道之所用無往而不可耳能止其君之喜好而安其國之危則其澤之所及亦豈小哉故有道者有時而為之許其事而辭其幣明君子之不可以

貨取服其服用其禮所以同其事然後言可入也夫天子之劍以天下爲之所以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此所以用神器之道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也能知其本末輕重之所在與其所以論制之法持行之時則用之而天下服矣自燕溪齊岱至渤海恒山喻天子之劍以天下爲之自五行刑德至下絕地紀喻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人可以御神器故臣諸侯而天下服此唐虞三代已試之效也莊子之所以爲劍者如此文王聞之茫然自失乃知已所好者非真劍也諸侯以一國爲劍故以士言士者民之望也知勇居先故以爲鋒清康居次故以爲鏑賢良倚以爲幹者故爲脊忠聖植以爲本者故爲鏑豪傑則吾所持而行者故以爲鏑爲國者觀其所以爲鋒鏑鏑者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也天下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者在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問庶人之劍

則正指王之所好以救其失劍士皆服斃其處明所以勝剛強者如此而已矣疑獨註人情之所爲好者物不能奪況居人上勢高心侈言不可入道不可化者乎故趙文王喜劍而莊子以劍士見因其所好寓意於其間陳天人之道及天子諸侯庶人之事以感動之遂能止文王好劍之弊言天子之劍必以鄰國與夫山海之險爲之鋒鏑鏑包裏而繞帶之制論以五行刑德開持以陰陽四時故能逆之無前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非天下至神孰能與於此至論諸侯之劍則資治於人故以知勇清康忠聖豪傑爲鋒鏑鏑是以用之如雷霆之震無不賓服者矣又問庶人之劍答以即日所好無異鬪雞氣盡力憊而死言用小術不足以治國也與齊宣王好勇孟子對以大勇義同王聞其語心懷愧負繞食而不敢餐於是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謂聞莊子之言能悔過也

碧虛註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法天地神化法四時故政修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是以天下爲劍豈直太阿干將比哉趙文王之喜劍傲更所以進說其旨在乎神武而不殺者也古有寶劍名曰含光視之不見觸之不見覺影無由直擊無清濁匣於廟堂之上則威懾四夷用於敵國之際則一童子佩之却三軍之衆若乃示之以中虛開之以外漠運之以無形發之以無作進退而鸞舞麟振屈伸而鳳鸞龍躍又何事乎杖御長短敦校速捷擊搏腰領斬斫死傷而弗休止耶夫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劍者一夫之勇象於鬪難一旦命已殂矣何用於萬乘之國哉

劉堅註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指小而慕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若其不與已同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物

情自責而相賊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
斬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
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絕趙
王終身之好有固其理也夫突餐垂冠曼
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
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
尊其所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
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
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
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物而
畜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
其道哉若夫枉己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
說劍似求合矣蓋自盜跖漁父皆非已事
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微矣
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之意上決浮雲下絕地紀形容其所用廣
大三統所食之地而不敢坐愧弗自安王
既感悟不用此戲劍士皆退服自斃於所
居之處也
褚氏統論南華立言明道高越九天深
窮九地闢闢造化鬼神莫測及其引事
物以爲喻則不出乎人間世之談而玄
機妙義隱然于中有足以覺人心救時
弊者說劍一篇辭雄旨微鏗鏘千載豈
浪鳴哉漢書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
顯則劍術其來尚矣故漆園借此以發
胷中之奇或者泥於形似遂認爲說客
縱橫之論經意一失指夜光爲魚目者
有之伯秀不揆淺陋竊考南華所以言
之旨中爲說云趙國以喻一身文王喜
劍心牽於利欲之譬也太子惺惺之猶
志有所覺而不能制心之失求莊子止
王所好喻推理以勝之也所陳三劍言
其理有優劣具眼決擇差等見矣十步
一人言其鋒莫當千里不留行言其用

捷速養神之全者似之天子以鄰國爲
固諸侯以賢士爲幹庶人恃匹夫之勇
可以趙王之尊而好庶人之劍是昧德
性之至貴趨物欲之至卑日夜相擊於
前又惡保其無損關難之喻卑之甚也
欲有以救其失而復其初非繩以至理
不可及其理勝欲消所存者正性則亂
毒刃爲神器亦無所事乎心矣此由失
以求復不免艱難而得之是謂勉強而
行成功一也所云天子諸侯庶人三劍
之等殊喻稟性之厚薄趨向之高下而
成功有優劣也古之君天下神武而不
殺者皆得此劍以神其用豈直太阿干
將比哉於是趙王繞食而不能餐禮義
悅心芻豢有不足美者使王安坐定氣
劍事已畢奏矣言心以動虧性由靜得
得性者復吾本來之真亦由無所得也
趙王不出宮三月則能守之以靜養之
以虛成性存存而不變矣劍士皆服斃
其處以喻即時心死蓋工技者去和技

者息回視所謂神器亦與之俱化又何有天子庶人之別哉從太子之請而辭其幣與魯仲連存邯鄲而不受千金義同卒能止趙王之戲好而安其國茲又寓治道於其中而不廢也蓋南華痛憫世人耽於物欲失性而不自知故創為是論以明復性者在手中有主防欲如警心纔有覺即推理以勝之不待乎劍士夾門日夜相擊然後求夫善說者以止之也此寓道於技以立言而解者往往以外象求合使正大之理為之久湮併陷至言於辯者之固可為太息茲因鑽研至極遂悟反流歸源庶符立言本意云子玄於是經得其心髓雄文與論與之並駕爭驅獨此篇不著一語使人深造而自得之也恐或者於此乎致疑故不得不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八 傳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漁父第一

孔子遊乎絳帷之林休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下船而來鬢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曰非也侯王之佐與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求之至澤畔方將杖桴而引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

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天之理也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太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以傷庶物諸侯暴亂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上無君侯有司之勢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

人謂之愚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者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曰丘也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曰甚矣子之難悟也八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

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真者所以受於天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羶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敗問舍所在請因定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賴端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舟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

不分庭伉體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竿逆立而夫子曲要聲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恠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褻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爭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郭註此篇言無江海而聞者能下江海之士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蟬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至命固所以為至人之道也呂註孔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則宜有漁父之譏哉所以言此者蓋世之學孔子者不過其迹故寓言於漁父以明孔子之所貴者非世俗所知子貢之告漁父者乃世儒所知孔子者也夫天下雖大亦物而已

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孰肯以物爲事故道之真以治身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誠如子貢所言非其任而爲其事則其分於道也豈不遠哉八疵四病宜其不免也觀後世得孔子之迹者而考其所爲則莊子之言千載之下猶親見之得不謂之神人手疑獨註莊子寓言於漁父以明七十而從心然後造至命之地則六十九以前皆孔子經世之迹也其間八疵四病亦人情所不免者聖人順人情而制法其見於言行之際固亦未嘗不即此而心蓋已離之矣。莊子寓言以非其迹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各有其序所論疵病切中事宜然則孔子稱六十九而無所得豈非以未能從心耶若夫從心則服仁義行忠信飾禮樂選人倫凡所以治天下者皆非其真猶因指見月而指非月也孔子至此亦無所事乎受教漁父亦不可容聲故曰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俱相忘於無言也

所感故豐足而無憂志小者無圖大之謀失御者寡持執之術故功不立而祿不守也謀而不當言而不信役重則工贏貴多則貢惡悖道生怨故有後期而致者變宜則不和易常則傷物怒深則暴亂憤極則攘伐禮樂煩則人淫食稅多則窮賈能反而修之疵病免矣歷聘諸國而欲無謗猶奔塵而欲衣不緇冒雨而欲巾不濕也在物還物屬人還人修身守真彼我無累真者自然之性內發於精誠外感於天人其用於人理也忠孝哀樂各得其宜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禮者世教真者天性愚者恤於人變於俗故於道則不足也漁父之道不經不營澹然無欲而衆美從之仲尼所以歸敬也

劉鑿註同於己則是之故趙王以莊子爲賢異於己則非之故暴師以仲尼爲盜無同也無異也唯道所在吾將致其所專而盡言之此漁父之篇所以作而必寓言於孔子也夫天真與人理相去遠矣而其本末先後未嘗相廢真積於內神動於外刑名禮法之用又其外者焉仲尼明憂患與故以與民同將以利天下守真之士亦且致貴愛於身老氏嘗謂貴愛以身爲天下然後可以寄託天下則其利天下之術固有不治而治者矣此孔子之所取也若夫長沮桀溺之潔身而亂倫未嘗不辭而闢之以此知寓言之意有所在也

高齋云春秋後倫朝覲失序也稱譽詐僞譽所不當譽以敗惡人毀所不當毀以類色投人之好曰類適無善惡皆欲其悅已。曰兩容八疵四病人之大患去此乃可語道也漁父謂凡夫子所爲皆爲人而已所以不免世謗若修身而守真無物我之對則無所累矣今不求諸身而汲汲爲人不亦外乎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即至誠感神之意強哭強笑強親與其真者六句甚切當真在內者神動於外禮者文飾於外世俗之爲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不知天爵之貴者以世俗之祿爲祿甘爲流俗所化故

但見其常懷然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又為學者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

褚氏嘗見漁父或謂此蓋扁舟五湖屈原渾畔所逢者竊謂亦不必泥其人但隱德藏輝潛身湖海若太公望嚴子陵張志和陸龜蒙之徒其間有併姓名俱隱者豈得而盡考緇帷吉林木茂密暗如帷幄因以為名南華寓言於漁父孔子問答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意同蓋孔子為人心切則經世迹著所以人得而擬議故漁父告之以去疵遠患修身守真而還以物與人夫名亦物也造物者所靳過分則忘之真者在己之良貴外物不足比人而不知貴真則中無所主祿祿而受變於俗也宜矣畏影惡迹及強哭強怒二喻其精當事親則慈孝以下一段大有益於治道有以見漁父亦非獨善其身者用舍有時耳孔子聞言而悟願棄所學而卒受教蓋治世

有為者聞無為之益不得不宗焉刺船而去示過化而無留迹待水波定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則一聆至言心悅誠服其人雖往敬猶存也凡漁父所言明世俗之知孔子者不過如此特其行世之迹耳唯南華得夫子之心指其迹而非之則所謂真者可默契矣世人多病是經譬孔子余謂南華之於孔子獨得其所以尊之妙正言若反蓋謂是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九 傳二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列御寇第一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瞀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況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蹠足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為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其悟

何相就也巧者勞而知者愚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郭註漿謂膏漿之家先錯言其敬已內不解則外矜飾舉動盤辟而成光儀外鎮人心內實不足以服物若鎮物由乎內實則

使人貴老之情篤也以美形動物則所患

亂生矣夫漿人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任平

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必將有感

則與本性動也細巧入人爲小言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

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

呂註聖人被褐懷玉全其形生其藏身也不厭深眇內誠不解則未能忘心誠發於

形而成光可謀而知非藏身之道也食於

十漿其半先饋是有以外鎮人心使之輕

乎貴老而重己則鑿其愚而自貽也鑿同齋唯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乃能使人無保也出異則藏用不密感豫則搖

而本性養心存神之大患故以莫告而小言者爲毒而莫覺見其悟者不可謂之相就也孰言其重然而至於成爲學者日益故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爲道者日損去知巧而復無能故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疑獨註內未能解脫故見外而成光謀有密察之意不能內隱其德故有外鎮之迹

則人皆逐外而輕平貴老耆物碎而雜亂之貌謂德性未造懸解而密察之心形

于外患由之而雜生矣夫漿人利薄權輕猶競趨我況萬衆之主身勞知盡求賢爲

助必將責我以功所以驚也善哉觀乎言非徒見彼而能反觀也禮見尊者脫屣而

升堂戶外屢滿言歸之者衆果爲人所保也發藥謂善言教人如藥治病夫列子能

盡性矣而未至於命未能遺形滅迹故爲人所保非列子使之保而不能使人無保

也經云使天下兼忘我難是矣物我兩忘者物感則應焉用豫出異人之迹而使之

來感耶必且有感則搖動汝之本性外物得以入之與汝遊者又莫汝告而以諂佞入汝乃人毒也不能覺汝之迷曷爲相孰孰猶知也相知則熟矣巧知之人不免憂勞非巧非知則無能而飽食遨遊汎若不繫之舟也

碧虛註內誠不解心未虛形謀成光事威儀也以外鎮人心使人畏其光彩輕平貴

老而尊我恐其患亂生也實利不多而遇我若此況萬衆之主乎主尚賢則其責任

不輕是以驚也戶外屢滿人果保附垂訓苦口猶賢之發藥有迹故人保附無心則

人莫知列子能不失德矣未能支離其德也感物悅豫有心出異搖汝本性理何可

堪從遊之人皆出汝下忠告莫聞唯事巧毒誰何明曉以相規戒哉且人來保汝不

求無爲而必學巧知唯聖人知其然也故虛懷無繫委任群材無勞無憂飽食遨遊而已

虛齋云誠積於中而未化形容動成光儀

所以人敬之趙州云老僧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即此意實者老耆人所當敬今反輕彼而敬我豈猶聚言其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宣樂之家敬我若此況為君者乎君方身勞知竭必將求我為用使效其成功此乃鑿其所患人將歸向係汝為師矣此係字便有不足之意看敬人之見又高一著古人坐席必脫屣而入急於迎敬人不及穿屣提之而走也不能使人無係汝即是使人忘我難而為用之言汝何以致此人感動悅豫若此汝必不能自晦乎異出見乎外且搖動汝之本性尤無益也汝朋友又無相規正者則終身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為如何巧者必自勞知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則飽食嬉遊而已此段文歸結在一虛字上真奇筆也

也按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則此五漿先饋當在居鄭之前然見饋漿而驚其察人檢已亦微矣戶外屨滿則是不能輟晦人爭趨而保附之汝焉用此感悅之道出異以動人耶凡有以感人者必先搖其本性彼方從而化之又何說也我若無心鬼神莫能測況於人乎汝之朋友又莫汝告徒以巧佞入人而汝莫覺悟何相重蒸習熟若此古文熟與孰同爭任巧知以勞以憂無肯安於無能者此無能猶云無為也無為故無求飽食以遨遊汎若舟之不繫亦虛而已矣碧虛照列子本文作無多餘之贏

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拌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適天之形聖人安其所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其所不安郭註翟緩第名緩怨父助第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已能為儒又化第令墨第受已化而不能視已為良師遂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楸柏之實夫造物以下莊子辭也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然則習學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緩自美其儒謂已有積學之功而不知其自然也夫有其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無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其倫也穿井所以導泉必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矜而有之不亦妄乎觀緩之謬以為學父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乎其間也夫仍自然之能以為已功逃天石也故刑戮及之聖人無安無不安順

百姓之心所安相與異所以爲衆人也
 呂註緩自爲儒而使第爲墨以至相與辯
 其父助翟而緩自援皆其人而已若緩之
 所以爲儒翟之所以爲墨則其人之天也
 論其人則父子兄弟不一其身儒墨不同
 其業論其人之天則一而已其父之所夢
 者乃緩之天緩之天即其第之天而緩不
 自緩矣言彼之爲墨天實使之良者受之
 於性非學所能亦天而已謂其第爲而子
 自謂已之天爲良則忘其父子兄弟之辭
 ○
 學儒而儒學墨而墨與緩之爲柏實乃其
 所以報皆天使之也而人不知所以使已
 助人者未嘗異也乃以已爲有以異於人
 至於賤其親如緩之所爲可不悲哉此與
 齊人以并爲已有而至於相梓者無異世
 之不知其天而賤彼貴我者皆緩也原其
 所以失性如彼者以其有知而已有德者
 以不知所以全其天也況有道者乎有知
 則適天適天倍情則不免於復是以古者
 謂之適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衆人安其

所不安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
 疑獨註呻吟詠詠之聲喪氏地名儒者之
 成名必至於適天地人而後已吟詠三年
 而得之者特其粗耳當時通儒已不可得
 如緩者鄭國用之河閼喻澤及之遠三族
 父母妻也緩之爲儒第之爲墨蓋因其性
 分以充之而各以其術辯爭是非父助翟
 而緩自殺又託夢於父謂教汝子爲墨者
 子也翟不能順已而父又助之子所以怨
 死其真性已化爲楸柏之實矣良如良心
 ○
 良能之良知能與心皆出於真性謂之良
 楸柏堅固後凋言爲儒之性不可變人各
 有一天學者所以充其可欲也造物之所
 與人不能強無之造物所不與人不能強
 有之此緩翟儒墨之分雖父之尊嚴兄之
 愛友不可得而移蓋彼有一天使之如彼
 也夫人之以其所見有異於人而賤其親
 皆由學術之偏此雖人也亦有天存焉齊
 人之并飲者相梓汲水而不知其源猶當
 時爲儒者執其末以爭是非學不至於命

則無由知其本有德者猶能以不知爲知
 而不自矜況爲道者乎天刑謂命之自然
 而不可逃緩乃欲適之莊子所以不取所
 安者仁不安者不仁皆人道也若天道則
 無安無不安業理應時而已矣
 碧虛註緩以積憤而自殺父以妄念而成
 夢塚上楸柏成實言其堅貞不化鍾此歲
 寒之質以爲信也夫離曠之性本聰明故
 造物報之以聰明彼性本有者報之於彼
 形非緩自能爲儒又能教第爲墨也學者
 ○
 爭教而相辯無異并飲而相梓皆勝心所
 使唯有德者則不欲人知又况爲道者乎
 適天之刑謂棄茂天理而自就刑戮也聖
 人安其鶴脰之長而不續鳬脰之短衆人
 反此故天理人事悖矣
 膚齋云河潤九里澤及之廣以其餘資使
 第從墨學學不同而論異父愛翟而助之
 緩怨父而自殺遂見夢於父曰資給汝子
 爲墨者我之餘澤也今爭而致殺何不視
 我家上松柏已成實矣言其死之久良是

垺音浪家也莊子從而斷之曰緩謂已能使弟爲墨而不知造物於人自有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爲應而以人之得於天者爲應彼學墨而墨是造物以其天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而成也彼故使彼上彼指造物下彼指其弟夫人謂緩也齊人之井飲相拌私有其水所見與緩同夫有德者以造物爲不可知而況得道者乎通謂棄其天理刑謂得罪於造物也

人各有正性得之於天而不可移緩之爲儒翟之爲墨皆天性本有假學以成之耳儒師堯舜墨師大禹皆學於聖人儒主中庸墨則流於兼愛過猶不及故聖門不取焉當時儒墨並行皆足以致貴顯緩乃自謂已能爲儒又能使弟爲墨以此自多二教指趣不同遂相與辯其父不能禁之以理而偏助翟爲緩者當順處而徐悟之天性無不復之理何遽至怨父而自殺其所損亦多矣餘憤未消猶見夢於父謂何不試視已家上

其精靈已化爲楸柏之實實猶質也言其堅貞不變真性猶存莊子於是斷之曰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猶復天言性也緩之化爲異物不復其形矣而能見夢以自陳其性未嘗滅也彼故使彼結上文言人形非久性必有歸一念所存不可泯也緩以怨憤而死性猶不滅而化爲堅貞之本然則養生得理盡年遺累順化而復初者其真性所歸當如何哉鄭人之爲楸柏

語之似怪按夸父之生鄧林則亦或有之蓋有情無情生化何極舉不離乎形器之變幻人處其中而不自知所以與之俱化若知有所謂無形而不變者則不受物化而化能物矣夫人至皆緩也所以責世儒之陋所見若是何望其通三才而理萬物有德者以不知言緩所以失道爲有知而分別耳渾然不知所以全其天也適天之刑訓解不一詳下文所安所不安即其證或析爲別章遂

至經意不貫言緩遁逃自然之理而棄背父子兄弟之天是不安其所安怨憤而自之於刑戮是安其所不安也南華以適天之刑一語結緩之公案所以爲後世不安天理而狠愎自戕者之戒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

傳三

武林道士褚學

列御寇第二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泚澤學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草牘敵精神乎寒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郭註知雖落天地未嘗閑言以引物應其

至分而已事在於通無貴遠功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所見則乖逆生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矣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爲上者未之亡也苞苴以遺竿牘以問小

知所徇也昏於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導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爲之累則迷而失致是以至人泊然無爲任其天行爲知則所得者細必任性大寧而後爲至也呂註之天之人之分此無爲謂所以云狂屈似之知與黃帝終不近也龍之爲物其變化有似乎聖知屠則絕棄之謂單千金之家空其所有也無所用其巧則亦無所事於絕棄矣此之天之全者也兵莫憚乎志鏖錮爲下聖人之才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則可必也然而未嘗必歸之天而已是以必不必則不爲不得志之所傷故無兵衆人反此故多兵順於兵而行有求有恃之而亡者矣小夫之知不離問遺之間則是敵精神乎寒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非其任也此所以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則不能太一形虛矣唯聖人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至其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乃所以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者也夫心之爲物莫知其

鄉亦大矣而其知不離乎苞苴草牘之間此其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爲可悲也疑獨註聖人非有意於言不得已而應物孔孟之心一而言不同者以此楊子在可以不言之時而以言爲悅意之所歸亦無異於孔孟其相去一間者在言與不言之間耳故曰知道易勿言難道勝於物乃能不言此以言與不言分天人其實未嘗相離也世俗人爲之欲熾故用以矯之屠龍者士之妙技然而無所施用言莊子之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不務無益之功故術不可不謹也順者命必者義聖人於義有可必之勢而處之以順蓋有命也故無兵衆人於義無可必之勢又不知命而行之以必故多兵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以必不必也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此以不必必之也兵非在外喜怒交戰於胸中者是也然喜怒亦人所不能免順而行之有求可得恃而用之則亡不可不節也苞苴香草以行杞禮竿牘書

簡以通誠意皆世俗小夫所為徒敝精神於蹇淺非兼濟導物求合於太一形虛之道也如此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太一數之始太初氣之始於形虛言太一於形累言太初庶不可無數累嫌於不虛故也無始未有始之先無何有太虛也水於藏為腎主精水人役精神於事物坐馳於嗜欲之境至八藏精神於無始甘瞑於何有之鄉衆人之水流乎有形故易竭至人之水流乎無形故無窮發泄乎太清無所不之也而小夫不知太寧之道亦可悲夫

碧虛註心有是非而默然天也心有惻隱而形言人也天而不人則常存內照孰可欺哉志汗漫者所學虛大技嘔奇者其益支離龍者變化之物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不可的視又惡可得而屠設為此大言耳至於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則深有旨云外物不可必故至人儼然任之以免恚忤若強欲必之則有扶眼藏血之禍可不謹歟

庚桑子曰懷志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慘而已敝精神乎蹇淺小有志大有所亡也迷惑宇宙不知大初者所謂目察秋毫而不覩泰華耳調絲竹而不聞雷霆也歸精神乎無始則匿其聰明甘瞑於無何有則抱其虛曠故能知行乎寥廓施用於寂寥今汝乃緣標末而喪大本是可悲也腐齋云勿言難謂難於忘言知道而忘言則離人絕迹與天為徒矣竭家資以學屠龍學成而無所用莊子自喻其道大而未有所施也聖人以必不必即知其所不知衆人以不可必之事為可必故多爭競用兵爭之大者若順其爭心則行於世者皆有求敵之意以爭自恃亡身而已饋遺書問皆蹇淺之事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耶所以迷惑乎宇宙為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至人則歸精神於無物之始而安處無為之地甘瞑善睡以喻安處水流人見其有形不知實出於無形及其發泄

而去又歸於太清之虛無世人不知事物之終始亦猶水然知在毫毛所見者小大寧即無為自然之理無所不包也

知道而言知之事也知道忘言聖之事也聖則天矣知者言道猶足以弘教誨人未為深失也世有淺學設聞而矜街自足者口雖不言而形色已言又何足以知古人契合天理之妙哉屠龍諸解多貶題與經意不侔唯呂註得其旨碧虛以無益名章亦失之今擬易名忘妙章併迷管見云人從學求道猶入海求龍然而見龍者少見而能屠者又幾何人蓋以喻學道之難而見道能忘為尤難也始於求龍而得見則知吾身有無窮之變化終於得龍而能屠則明吾道有不形之至神龍非尸居莫見當求諸恍惚窅冥之間屠非刀刃所加故超乎若嚮肯綮之外窮神極妙豈桑林之舞所能形容哉單千金之家即是空諸所有至於千日功成而無所用其巧則一

以神遇能解俱忘不知龍為何物屠者何人也禪宗有云龍牙山中龍一見使心息即此初段工夫竊詳屠龍四句文絕奇而語甚簡義與庖丁大章並驅彼章末則猶存用此則體冥而用亦忘所以為至聖人以必不必有者亦無之衆人以不必無者強欲有之也兵謂嗜欲交戰於中者其有無亦在人而已凡順於兵者欲行有求之志不悟恃之而至於亡小知從事遺問以敝精神是亦自兵也何望乎志存兼濟以導天下之物理窮太一以形天下之虛太一數之始萬物自此離無入有以形相禪生生化化而不息者也衆人迷惑乎宇宙蓋以今之形累而不知太初之本無至人則歸精神於無始即太初無何有之鄉是也水為五行之首可見而不可執有形而又無形故形降則流潤乎萬物氣騰則發泄乎太清隨陰陽而運成造化之功者有在於是世人則役知於細微

而不知有大寧之道同天運而不息大寧即真性之未動此心之未萌物感而應即天一之生水發泄乎太清之謂也宋人曹商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寤為棄之主而從車百乘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宜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郭註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呂註凡賤其身以干澤者皆舐痔之徒也疑獨註曹商得車而誇咤莊子引醫痔為喻鄙之之甚也

碧虛註治愈下而得愈多是以抱道者遺榮貪利者忘辱也

腐齋云痊亦癰類醫愈下而賞愈厚鄙其汙辱不足貴也

曹商以車自侈南華以道自尊車修一

時而遺臭無窮道尊萬世而流芳不歇人之趨向可不謹耶

魯哀公問顏回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廖乎曰殆哉坂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親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寧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子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親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郭註至人以民靜為安一為貞幹則遺跡萬世飾競於仁義雕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也飾畫則非任真將令後世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後世人君慕仲尼之遐軌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不自知也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復自得於體中也彼百姓汝哀公各自有所

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之見驗效彼非所以養已正不可也此為後世慮明不謂當時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布而識之則非芻狗萬物商賈不齒況士君子乎要能施惠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怒之此百姓之大情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桎楚桂栝靜而當則內外無刑不由明坦之塗謂之宵人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也呂註易以貞為事之幹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唯忘心可以致一致一所以為貞幹為天下國家者儻不知此而徒欲任聖知以為治其弊必至於如所言也夫道法自然猶鶴之不日浴而自有聖知為之累則是飾羽而畫也羽者天質自然畫者人為之巧猶從事華辭以大為小名實輟亂事不出乎自然則皆強為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若然者不能忘心而受乎心不能體神而宰乎神此所以為民也何足以上民哉道之所以不可與人者以其中無主

而不正也則彼仲尼能宜與抑予自願養與唯絕學而心養者乃所以致一也徒欲以聖人為貞幹誤而可矣非所以為正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若雲行雨施則何不忘之有商賈不與士齒古禮也以事齒之禮之變也神者不齒人之性也責義而賤利禮實出於人之性至於好利而忘義者失其本心故也金與木刑人之體動與過刑人之心寂然不動者心之正動無非邪也有為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否則皆過而已揚子云責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宵即夜之謂為道未至乎光大而不免內外刑者猶為宵人耳唯真人寂然而為緣於不得已內外之刑安能累哉疑獨註袁公知仲尼之粗故欲用以為貞幹眾事之動歸乎貞猶眾枝之生附乎幹也顏闔謂使仲尼治國非唯不治適足以危國方且修飾羽儀感其文彩從事華辭則不務實以支為指則喪其本性有所欲忍而制之言其非真以此視民而不知民

之不信已使後世之治天下者見其迹則以心受之以神宰之而不能外形骸以順性命何足以為民上哉且民與袁公各有性命之宜又豈必效汝與若欲效彼予非所以養也欲以仲尼為貞幹以誤言之則可正言之不可也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恐後世徇迹成弊不若任其自然布如泉布用有輕重施人而不忘此人布也天布則施者不見其物受者不知其恩人布則施而務報商賈猶不齒之難以事齒之神者弗齒事與道殊也金與木害人四肢動與過害人五臟宵人即小人之暗昧者故不逃內外之刑始於陰陽之惠不能反則金木及之唯真人乃能免此碧虛註繪畫羽毛以為飾支蔓華辭以為文刻意眩民故俗多偽受事以勞其心宰物以役其神已將自病何暇治民哉汝與願與並音黨與之與予從推與音彼指仲尼汝爾眾也言仲尼之德宜眾黨與推予養眾誤試用之未知可否離實學偽不若

已之施政而欲民不忘其德非無心也雖負販之徒尚有不望報者況士君子乎有惠有報俗情所稱無惠無報神理所尚因惠責報利害生焉外刑金木內刑動過顯明幽暗俱不可逃是以作法者氷炭戰於內犯令者斧鉞戮於外上下俱失其和何望乎平治哉

腐齋云貞幹猶云賢輔貞固足以幹事也既畫彩色又飾以羽毛言文藻之甚以支爲指不知本也忍性矯激臨民之上以示之自不知其不真實也愛乎心者心著乎此故神識以此爲主宰何足以長民宜猶益願養也後若以彼爲賢而養之無益於汝誤汝則有之不知其已民可以不治治之有心於治則難治矣施政而不忘即有心於治譬商賈之人爲士者不屑與之蓋因事偶相聚會其神亦不樂之彼有爲之人故有道者不屑與之俱也報鞠問食猶日食之食病之也人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唯真人免此

袁公欲以仲尼爲佐觀其國政有瘳是病而求賢也求之切者望必重故問諸顏闔以印其心闔遂歷陳時賢之弊尚之無益徒使殉迹生姦民愈難治仲尼時賢之著者借以立論飾以羽毛加之彩畫喻從事浮華之辭支離而不究本源矯揉其性以示民而不知其不信已而生姦以應之也物至則以心受之心受物則神主之內不虛而外紛擾與民同耳何足以上民闔又反問彼仲尼果有益汝與汝能自順養其民與誤應是悟汝當於此省悟可也如上所言皆使人離實學偽非所以示勸於世不若勿爲之愈民之難治以其知多實由爲民上者有以啓之若此所爲猶商賈之不可與士齒雖一時以事齒之如杜祭鄉飲之類其神亦不屑與之俱言其趨向不同賢不肖所以分也彼學偽之宵人宜其莫逃內外之刑矣宵人謂冥行而無知見雖處白日猶長夜也動謂心念

始差過則見諸行事過形而不可掩所以金木訊之陰陽食之食猶寇也真人體純素而無爲何內外刑之能及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

三

十二

武林道士 諸 勇 學

列御寇第三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親厚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慄而違有堅而緩。有緩而針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難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微至不肖人得矣。

郭註險於山川至去義若熱。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但難知耳。未為無迹。夫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觀所由察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呂註慄者少立故與益及長與不肖反。順慄與違及違者質直而好義則非順慄也。堅與緩緩與針皆相反者。故察之不可以一塗也。

疑獨註山川之險有形。人心之險無形。天之運行有期。人心變動無期。考之山川之險與天之變化難明。未若人心之為甚也。厚貌深情言其難測。自貌慄而益至有緩而針言人之情貌相反。知此亦不能無迹。但為難知耳。莊子之九微以述觀心而知君子小人之所有也。

碧虛註此言山川之險可觀。人心之險難測。有貌謹嚴而情益傲者。有貌長厚而情不肖者。有貌順急而情疎遠者。有貌堅確而情散緩者。有貌徐緩而情急悍者。其內外相反若此。不可以一塗觀。故君子用九微之法。忠者託遠而不變。敬者密邇而不慢。能者任繁而不敗。知者應變而不窮。信者守約而不偷。仁者臨財而不欺。節者固危而不易。則者酣飲而不亂。清者濁處而不行。若不質之行。事而以風鑑取人。未足以盡君子小人之情實也。

虞翻云有貌雖厚而實求益利者。有內抱所長而外若不肖者。有素順慄急而反

達理者有似堅剛而實緩弱者。有若寬緩而實偏急者。此言人之不可知。若渴言其銳進。若熱言其遠退。以九微驗人。賢不肖見矣。此段議論甚正。借為孔子之言。則知莊子非不敬孔子也。

天有寒暑晴雨之變。可以度數測也。地有山川澗谷之險。可以梯航濟也。人心方寸其變其險。有不可測。不可濟者。何耶。人心操存舍亡出入無時。是為難知。難見者。然有所麗而形見焉。鑑貌察辭。亦可得其六七。但彼文之以深厚。則此不免乎微試。其心正者。形於動作。無非正。其心邪者。形於動作。無非邪。雖巧為矯飾。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其要在上之人欲不逾矩。平易近民。則天下之心猶一心也。天下之俗猶一家也。何慮其難知。何憂其難化哉。自貌慄至若熱言其內外相反。自遠使之至難之處。試其所守之堅。以九微而得賢不肖之情。固善矣。然而已亦勞。

只不若當事物之來示之以虛而徐觀其眼目定動如見肺肝況又言而信之安可逃於衡鑑耶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而叱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僂伏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貴達生之情者僂達於知者皆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郭註唐謂堯許謂由言而夫與考父誰同於唐許之事有心爲德非真德也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得率心爲德猶之可也役心於眉睫之間僂已甚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爲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爲凶首若中

無自好之情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失天下皆思奉之矣窮謂窮於受役天下未嘗窮於所短而常以所長自困緣循使物而行僂快不能俯執困畏怯弱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通外則以無崖傷其內怯而靜乃厚其身耳仁義者天下皆望其愛愛有不周故多責僂然大恬解宵釋散也隨者汲然與化俱達者每在節上住乃悟也

呂註正考父至孰協唐許言器度大小有如此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毀則爲賊矣。德有心而心有眼知識具而敗其則賊莫大於是內視則所謂賊也五官之動迷而不反莫非凶也中德爲首謂德有心有心則有我自是而非彼故有以自好而叱其所不爲也八者俱過人則自裕故以是窮三者不若人則自強故通達孟子論孤臣孽子操心慮患義同知慧外通則物至勇動多怨仁義多責此明世俗之所美者非美所惡者非惡要在強行者有志以遺其

形而已人能於生而達之則所謂天而生者無以知爲也僂然而已於知而達之者知吾之所知出於無知而未能無知肖之而已命者造物所爲吾與造物爲人故達大命者隨之而不去知窮達在天而不在我故達小命者遭之而不辭也

疑獨註一命士二命大夫三命卿也僂僂至循牆皆言退讓之威儀命愈增而讓愈加也不軌謂侮之呂距直腰貌車上舞輕浮之甚呼諸父以名傲慢之極堯許以天下讓而彼不能故曰孰協唐許此言君子受命而愈恭小人受命愈不遵德有心下德也上德則無心心有眼動心也靜心則無眼德有心則賊道心有眼則賊德道德喪則人僂生僂生則內視思慮營營敗其真性矣凶德謂眼耳鼻舌心心爲中德動則四者從之中有以自好人不爲己之所好則營營之此心之賊也八者俱過人不免爲人役所以窮三者不若人然得保其身所以達人有八極三必如形有六府自

然之理也知慧外通則傷其內勇動多忤則人怨之仁義則人望其愛而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儡者人之不能同於神也達命之情則同於神矣達於知者肖者其小道大故似不肖達大命者忘死生而無累樂天者也達小命者貧富壽夭遭則受之安之者也

碧虛註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有心謂增愛是非有眼謂馳逐景物內視謂明察分別去取也凶德謂眼耳鼻舌心主於中自好自是而瞽其不同己者是謂內視內視而敗矣凡勝物之極者久必窮困畏不若人久必達此乘除之理知慧而務外勇動以招怨仁義而不周皆用失其宜非所以全身也故達生之情者大悟無係達於知者肖以愚拙達大命者隨順生死達小命者遇則安之何窮通之能累哉

虛齋云德有心數句於學人分上最為親切禪家謂之透漏心又曰第二念為德而

知其為德則是有心於有心中又有思前算後之意是又開一眼以此有眼之心而內視則千差萬別不復知有渾然者矣凶德指心耳眼鼻口有以自好言已有能而皆人所不能此心不可以學道圓覺云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亦此意八極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三必言慷慨不足有時而達緣循柔順偃快隨起倒貌形有六府言人身中有此六箇蘊畜之地知慧勇敢仁義達生達知達命是也遭者猶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聽之而無容心矣所言六府後以命字紬繹為兩句結之此文法也

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此段猶是哀公與顏闔問答曼術餘意蓋謂聖賢處世不以窮達累其心三命而循牆以達為懼也三命而名諸父以達而驕也皆不免寵辱驚心安足以協唐堯許由之高致哉堯之黃屋非心由之不肯越俎出處雖殊其心一也故用以結前章之義後又論世俗自好之弊而不知

窮達之由命也為德而有心則分別生而惠不廣矣又役心而有見則知慮煩而內不靜矣惠不廣則害德內不靜則害心故為賊之大內視謂忤度其所欲為經營布置如在目前規擬其必成而敗亡繼之矣釋氏說五種眼唯天眼肉眼眼在而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顯成德之效此心眼戒敗德之原不戒手敗曷臻乎成二家之論相為表裏凶德有五視聽言貌思之不由乎正者心主中而為首因有以自好謂人莫我及而瞽毀之此敗德之始加以凶凶從之何惡弗為哉人能自中德而反之復猶未達轉凶為吉在人力行耳八極三必亦奇正相生循環之理猶人身府藏應陰陽之盈虛消長而不自知也知慧所以養德而用於外通於事則勇動而多怨仁義所以廣惠而博濟為難故不周而招責達生者偶然恬解達知者消然忘知大命隨而任之小命安於所遇賢人君

子所以窮通皆樂而世患莫及者以此
。子順與子字難釋疑當是汝育音消
義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二

武林道士緒餘

列御寇第四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
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
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子曰取石來鍛
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子
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
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
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
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夫或聘於莊子莊
子應其使曰子不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
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
可得乎

郭註取富貴者必順乎民望若扶奇說乘
天衢以擢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
故如有所舉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食曰
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
而行也樂生者畏犧而辭聘觸讎聞生而
曠覺死生情異各自當也

呂註世之冒險探嘗以微寵名幸而不寤
者皆探珠之類也此乃至人之所危而哀
之彼用以驕釋人不亦謬乎莊子入於不
死不生嘗以死為南面王樂則太廟犧牲
非所畏也而俗方危身傷生以蹈利故其
制行如此

疑獨註緯蕭易食業之至賤一旦子沒淵
得千金之珠必遭驪龍之睡也使驪龍而
寤子之身安有哉今子得宋王之車何以
異此又引太廟犧牲答聘使不以利祿累
其生也

碧虛註韋緯蕭而獲珠何異不田而鵲生
幸遭其睡亦險矣夫誇十乘而忘齏粉之
禍却聘使而慕孤犢之生其賢愚之標可
見矣

虞齋云驕釋者驕於而孩視人緯蕭織蘆
為箔得珠遇龍睡喻人之取富貴皆危道
也使其君覺悟禍必不輕奚微之有殘食
無餘也太廟犧牲一段與處曳尾於塗中
意同

緯蕭一本作葦蕭言採薪以給食碧虛本從之其子沒淵泗戲得珠非所望也故亦不識為奇而驪龍之睡寤曾弗介意父欲取石銀試則有心矣且謂驪龍若寤將有粉身之禍幸一生於萬死淵其可復入哉此喻奪人所欲者禍必重縱睨彼無心而得之僥倖不可再也奚微之有或疑微下逸軀字理蓋不然此四字正是奇筆庸庸說為當犧牛之喻明不待釋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其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鵲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鵲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不公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微微其微也不微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微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郭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不若任萬物之自平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

之必不合矣夫役其所見受役多矣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也呂註得天地萬物之所一而同焉以為體則其生也備物以將形其死也以此為齋送非虛言也彼患烏鵲螻蟻之食則不免于奪之偏唯無心則無所于奪于以平之則平之至于以微之則微之至苟有心則不無取舍失其常心是為至不微至不平也欲以平之則其平也不平欲以微之則其微也不微猶之水也莫動則平大匠取法唯其平也故以平之則平唯其微也故以微之則微凡今知所以于奪者明而已其不知者乃所以為神也明者唯為之使而神則微之此明之所以不勝神也而愚者莫知所謂神獨恃其所見以入於人則用功於外安能反其性命之情哉疑獨註先王制為葬禮棺槨衣衾以掩其

○形以盡人子之心而已非不知其神魂歸天精魄反土形如蟬蛻造化異物也為人子者有所不忍先王因人心所有而節文之莊子非不知古人制禮之意而自處如此者蓋當時禮文過侈務厚葬以相勝不獨盡其心而已故高言以矯之欲其反本復朴也以天地為棺槨亦有以見其已至於命則凡在命之下有形有象者皆為已所役故萬物備於我而無求也至人之處已者如此若夫處人則有先王之禮在且形骸之委於地上與地下皆不免為物所食奪彼平此不免於偏聖人存神不存形者以此夫平者不平微者不微以不平平天下則天下自平非有心於平之也不微微天下則天下自微非有心於微之也天下有平則有不平平出於不平則無不平矣萬物有微則有不微微出於不微則無不微矣唯平與微神者主之則明者為之役神者天道明者人道故明不勝神也世之愚者恃其所見由明以入於人

而滅其天用功於外而不知有內可不悲哉

碧虛註璧玉珠璣富者用以飾棺今以日月星辰為之豈不備耶任為螻蟻為兩平奪彼于此為不平以偏見平萬物萬物何由而平以偏見應群動群動何由而應分別為明明者受役神則冥冥虛通物無不應分別有盡冥漠無窮是為明不勝神也而世之愚者恃己所見探彼隱情奪為我有功於外而不知反至人所以興歎也

腐齋註此章譏當時厚葬之弊葬為而于蟻蟻見之偏也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之則其平者亦不平矣物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本莫之為而以為或之使是以無心為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至於神則聽其自應而已明不勝神言有心不能勝無為而愚者恃其私見入於人為求功於外可悲也夫

古者因山為墳不封不樹上無通泉下不及泉務藏形而已則棺衾之朴素葬具之簡約可知後世習尚侈侈璧玉珠璣生前受用已為過矣用之以飾棺則明器之繁夥登陸之雄廣固不待言蓋由據尊恃貴厚享於前則送終之禮勢不容薄歷觀古之侈葬如虎丘驪山者自以為固可千萬年終不免為大盜積耳今南華弟子欲厚葬其師是亦人心所當盡然猶蹈俗習故慨謂吾以天地為棺槨達哉斯言古所未道楊王孫裸葬之說劉伯倫荷鍤之意皆自此發夫既委形于地則為螻蟻何以自免曰吾之生也蓋本於無而外蒸蟄蠃內變蛻蛻皆因我而有及其死也猶蛻甲蛇蛻委之而往神則無不之也又何為螻蟻蟻之足慮哉明謂形之可見者必葬形中不可見者主之欲動而動欲止而止其中有信即此所謂微也不平者形形有貧富壽夭之殊神之在人則一以

神觀物無有不平以形觀物則不平矣微者扣之而應感之則通若以不信視物物亦不信之矣形本無微取微於神以外求微於內內重而外輕也若以內求微於外則其微也不微其微也不微則其平也不平矣明者為使動用有限神者微之靜體無極故曰明不勝神也真人立是論非唯矯時俗厚葬之弊抑使後世學者所重在內而不在外所養在神而不在形平微之由已出神明之暫相須也信能造此則與天地為一日星象光棺槨而珠璧之非過論也南華沖虛二真人應期私教躋世清寧遺訓流芳千古蒙惠二經旨趣互相發揮蓋不可以優劣論然本經首載列子御風猶有所待而後篇引用不一或議以漆園之木縱橫馳騁自出環奇何不可者而乃必蹈沖虛之轍耶愚嘗考其所以云凡有德者必有言言所以述行也行同而言異者無之造極玄談古今一致直言曲喻正說

反說皆所以明道也南華樂道前賢之善舉其全章以寓己意者十有六其冥晦章列文甚略莊子特詳焉故每章歸結則時見出藍之青精彩倍越莊子得列文而愈富列文賴莊子而愈彰前謂御風有待猶以跡觀後取立言微妙則以心契編末又以御寇名篇明所舉之不隱歸趣之合轍也然而當篇所載列文無幾疑為郭氏刪易之始乎鎖鑰之事戒其出異感人未幾而戶外屨滿不能使人無保也次以緩翟文爭憤死化為楸栢適自然而之刑戮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知而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效於屠龍甘詆痔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詆痔皆所以警學徒而鍼時病也至於賴貞幹以扶國不若休之悟動過之刑心當加謹只九徵用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八種三必之不常一珠九殞而僅得又以喻處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召患也儻能因其有

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舍犧牛而為狐犢亦在人為信而力行之篇末結以莊子死示幻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焉為之食猶以世眼觀唯至人忘形任化無于奪之或偏體神用明顯平微之不謬此其所以離人入天而登假乎道也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三 傳六

武林道士 積善學

天下第一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兼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標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蓄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鄉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

數散於天下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郭註爲以其有爲則真爲也真爲則無僞矣又何加焉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使物各歸根抱一而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凡天神至聖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仁義禮樂又四名之粗迹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其名法操稽之數民理既然聖賢不逆古之人即向之四名本數明故末不離無乎不在所以爲備數度可明者雖多已疎外也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六

經散於天下皆道聖賢之迹尚復不能常稱用其迹而無統天下不免於亂故明聖賢之迹又未易也百家穿鑿各信偏見而不能都舉聖人統百姓之大情因爲之制百姓寄情於所統而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國異政家殊俗所長不同不得常用未足備任各用其一曲故析判萬物之理闇鬱聖王之道余入難遇故也古人之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道術流弊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之情喪矣。

呂註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所治方術施之有爲爲不可加方術各不同則古之道術果何在曰無乎不在但不得其全耳既不得其全則神明何由降出神降則聖之所生明出則王之所成一者神明之主所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其體大同所從言之異耳語道先明天天者所宗也故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所以入神不真則不至聖人則全天體神之至者故統道德而兆變化此即神降而爲聖也及其見於仁義禮樂章然慈仁謂之君子則明出而爲王也由聖人而上與天同由聖人而下與人同者也以法爲分而不可犯以名爲表而不可亂以操爲驗而不可欺以稽爲決而不可惑此皆有數存焉數多者位高而用大數少者居下而治小百官相齒以此而已上則聖之所生下則王之所成無不備者故能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明本數而不疑係末度而不失其道不爲六合所拘其運無乎不在古之道術其大體如此而所謂神者數不能計度不能度不可以書言傳也明在數度者有司出其法國史記其迹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多能明之自詩以道志至春秋以導名分皆古之道術明而在數度者先王以其數施於有政散於天下故百家時稱道之亦不出於古道術之外天下有道聖賢明而道德一學者得見其全不爲奇方

異術所蔽及其亂也天下多得其一端察焉以自好雖各有所長而不該不遍一曲之士而已天地有大美而判之萬物有成理而析之以古人之全而察之彼百家者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聖王之道闇而不明人各為其所欲為道術為天下裂矣

疑獨註道術無乎不在方術則有在矣言道之體無不在道之用未嘗無在或謂之神謂之明或謂之聖謂之王或降或出或生或成是果有在乎夫神者明之藏明者神之顯聖者王之始王者聖之終圓融和會使之無間猶四時之氣不同所以成歲功則一曰天曰神曰至曰聖君子百官其本末精粗雖不同皆不離乎一而已出而有別者宗生而不粗者精真者精誠之至合天德而通乎道謂之聖人四者非同非異出入殊迹聖人出而為君子則道德散而為仁義禮樂又散而為法名操稽以備百官之用又君子之緒餘也聖人散道以

致用故有法散同以立異故有分百官述法而不及道言分而不及用名者實之實表者裏之外百官充名而不盡實充表而不及裏所操者行而有驗乎外所稽者智而決出乎果其數一二三四即名法守具也

也器有大小識有遠近故百官以此相高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所以養民也化之而蕃息居之而富藏老弱孤寡有以給神明天地有以配然後育萬物使之順性和天下使之時應而其澤流於百姓也本數言其精末度言其粗明而有係此道所以備而無乎不在也其微而在性命者可傳以心法所不能傳可有諸已史所不能有明而在數度詩書者法史稽紳能明之六經各有所道同歸于治而已夫老莊之槌踰仁義欲矯枉以歸直也矯之太過又歸於枉至此獨以聖人六經為言所以矯向之過枉者耳六經判而百家各是其所是道術所以不明時稱道於口不能以心體之致聖賢闇而不明道德二而不一各為

其所欲為私祭以為知私好以為仁所以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其於內聖外王之道必不合矣

碧虛註天下方術各成一家以求有用於世道惡乎在哉言醇英已去糟粕徒存也然神降明出由於有道聖生王成非有二途以窮冥為宗天人也精粹而無雜神人也守真而不偽至人也若乃宗自然之理本不德之功行虛通之途逃神妙之機斯乃治世聖人居域中之大統上三名者也次論君子百官以仁義禮樂治天下熏然慈和惠及萬物立法以定職分授名以表性行觀操以驗才能稽考以決黜陟皆有術數存焉道不足則用法法不足則用術術不足則用權權不足則用勢勢不足則反權權反術術反法法反道道則無為而自化也術者人君之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物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為君有術而臣得窺非術之與者君有勢而臣得為非勢之重者要在先正名分不相侵奪然

後術可施而勢可專也百官以事相齒亦不出乎一二三四之序法名操稽之目用以教養萬民使無失業而已太古之時無法而自備非設法以備之也配神明則鬼無靈響醇天地則四時常若育萬物則年穀常豐和天下則人無大惡所以仁及草木信及豚魚者由乎明本數係末度也主無爲而尊本數也天道也分守也臣有爲而累末度也地道也原省也本末之分在審之而已此道六通四辟而無礙凡天地秋毫神靈形器推移轉徙無有入於無間也其在陰陽律歷詩書禮樂者其數散於天下百家之學時稱道之及其朴散時濫世道交喪察察以自好不能相通爲用故聖王之道不明而人各爲其所欲爲往而不反日遠乎道矣道術爲天下裂學者之不享也

腐齋云莊子於本篇論古今之學猶孟子末篇聞知見知自篇首至將爲天下裂是箇冒頭總序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

於家數中鄉魯之學力述於總序則知此老亦以其所著書多矯激之言未嘗不知聖門之學爲正人皆以其學爲不可加言人人自是古之道術與仁術心術字同惡乎在即無乎不在有時中之意言學雖不同而道無不在也神降明出何由而見聖生王成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一謂造化曰宗曰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但作文如此以天爲宗至以道爲門皆無爲自然之意兆於變化則原於一熏然慈仁以氣象言法有區別名有操準其所驗決亦各有據一二三四言其纖悉明備以衣食爲主教民務耕桑以老弱孤寡爲意發政施仁之本配神明四言功用之大本末即精粗六通四辟無施不可也次序六經之學分明是說孔子及散爲百家眾技天下多得其一端而察然以自夸猶耳目之不能相通於天地神明有所不備矣內聖體也外王用也內外之道不明人各以其所欲爲而自爲方術述而不反道術將爲天

下裂一句結得甚力

此篇首論當時學者各殉己能以有所施用爲不可加而不知無爲自然之妙理所以遠乎道然則古之道術果懸乎在曰無乎不在後人自爲其方有以間之國異家殊而流爲方術矣夫道術者所以配神明而行治政厚風教而通物情使民由之不知歸於自化上古聖君所以端拱無爲而視天民之阜也其神明之所降出則由事感而應雖爲非爲聖生王成斯又神明施化之效自不離於宗至謂之聖人所以成乎天則聖者之事而神至在其中自以仁爲恩至謂之君子所以成乎人則王者之事由道而見於治故以內外言之次叙法名數度詩書禮樂皆先王致治之具得其人而後行者也道可配神明則可醇天地德可育萬物則能和天下本數即所謂一自一以往皆本也聖之所生以一爲本王之所成因貳以濟本末相須而治

道備矣古者聖王之爲治也察其憂民也深非唯求理於一時直欲爲法於萬世自道志至名分皆聖人致治之迹也施之天下而放有淺深見之事爲而政有治亂者爲聖賢之指不明道德之歸不一學者徒資已陳之芻狗治莫致而妖異興焉各得一端而自以爲大全無異指蹄涔爲東海也天地之大美非道不能備神明之形容非德不能稱彼自爲其方者詎能造於是乎結章數語言意激切有以見南華用心猶夫子時哉之歎。有爲不可加爲下當最爲字欲爲應是欲爲詳文義可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四

傳七

武林道士緒餘

天下第二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純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歆死無服墨子沈愛兼利而非關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金墨子獨生不歆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國不受已末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動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涇洪

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雖無腴腴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禹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跣跣爲履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腴無腴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郭註勤儉則瘁故不暉然財有餘故急有備太過太循不復度衆所能也物不足則闕令百姓勤儉有餘故以闕爲非不怒但自刻既自以爲是欲令萬物皆同已先王則恐其群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

得也。毀古禮樂，嫌其侈靡，物皆以任力稱情爲愛。今以勤儉爲法，而爲之太過，雖欲饒天下，非所以爲愛也。獨成墨子道，而非道德，不類萬物之情，其道嚴而無間，使人憂悲難行，不可爲聖人之道。聖道使民各得性之所樂，則天下無難矣。故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而與物俱往。墨子徒見爲之形勢，而未觀其性之適，謂自苦爲盡理，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爲墨於墨之中，又相與別。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皆願爲之主，以係其業，意在不侈靡，而備世急，所以爲是爲之太過，則非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故爲治之下，爲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求之不得，世無其輩，枯槁不食，所以爲真，好才士而已，非有德者也。

子特見其備世之急，遂以爲常，所謂得一而察焉，自好，非可與人同也。自作爲，非樂至博，不異皆爲之太過，己之太循者也。先聖禮樂有節，喪葬有儀，今乃生不歌，死不哭，不同先王毀古禮樂，其儉薄如此，非特不愛人，亦不愛己矣。墨子本以汎愛兼利爲心，而不察人之不堪，甘其苦而爲之以約矢之者，鮮則未敗。墨子道也，哀樂人所不免，先聖爲之節文，墨子使之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人情乎？生勤死薄，使人憂悲。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而墨子爲之太過，不可謂聖人之道。己雖能任，奈天下不堪，何其去王道遠矣。昔禹遭洪水，其勞至於此，所謂備世之急者，墨子以爲常，然則非也。夫勤勞備世之意，則是爲之太過，天下不堪其行，即非將使後世學者自苦以相進而已。勤儉固難爲，而墨子優爲之，真天下之好求之，不可得，可謂才士也。夫疑獨註大道，既喪諸子，繼出有若墨翟滑釐者，有若宋鉏尹文者，其終若患施之徒。

相辯以數千言，莊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墨教勤苦儉薄，以逸樂侈靡爲非，故使數度不暉，而以繩墨自矯，足以備世之急，而財用有餘，故墨翟之徒聞風而悅，終爲之則太過，終己之又太循，生不歌，故爲非樂，以節用爲道，故死無服，其道使人各足而非闕，自刻故不怒，好學而使物同己，故博不異，生勤死薄，毀古禮樂，不與先王同也。自黃帝有威，施至周公作武，明其生不歌之非，自古之喪禮，至士再重明其死無服之非，末敗言其終於敗也，使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類乎？言獨誰成，墨而違萬物之情，變也。其道大嚴，使人難爲，其去先王也遠矣。蓋先王與民同患，其道本諸人情，非期於難行，欲使天下皆知己也。昔禹遭洪水，決江河，親操耜耨，沐雨櫛風，其勞形天下也如此，後世效之以自苦爲極，夫禹之道非墨也。流習之弊，則有所謂墨相里動至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分別同學而異趨也。以辯相訾，以辭相應，以最能

辯者爲聖人願爲之尸冀傳業也墨子之勤儉備患則是過於自苦則非言亂則居其上論治則居其下真天下之好求其比類不可得墨子才近禹而道遠於禹所以不能無弊止於一墨而已

碧虛註墨氏之教不侈靡不暉耀勤儉厲已救世之急但儉過太過已能循而衆難遵非樂節用生憂死薄可謂大拂人情然而汎愛近仁兼利近義非關近禮不怒近知又好學而廣尚同則亦異乎流俗也其

與先王不合者毀古禮樂爲特甚自咸池至作武及棺槨之重數皆古禮樂也墨子則生不歌死無服況珠玉乎以此自行固不情以此教人亦太忍終不免倍誦無倫之弊人之歌哭笑樂發乎本情今一切非而去之與世情不類矣枯骸無潤使人憂悲泉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任既不合天下之情去王道遠矣墨子宗禹勤儉故稱其治水之功九滌天下之川謂九州之川滌除無壅腫無版至置萬國皆載

其粗迹未造妙本而後世效之以自苦爲極至有割肌膚斷肢節以徵福者此又學墨之弊也相里勤之徒未敗墨子道者也以辯博論大者爲師遂至清談好勝之弊以勤儉備急則是以憂苦教人則非後世效之亂之上也治何望焉然而好學勤厲無對於天下強學立志教件仲尼亦才士之美者也但所行失道德之正耳

虞齋云不教後世以侈故不飾麗萬物不以禮樂度數爲暉華拘束其身以矯世欲天下之用有餘主於儉以足用言世人以衣食不足故致爭亂也後之學墨者遂抑過太甚非樂節用墨子篇名以鬬爭爲非不以怒爲道博不異者廣其說而尚同教人愛已兩失其道不近人情故曰不類大轂猶大朴其行難爲也逆天下之心而墨子獨安之既不合人心非可以王天下墨子稱道至形勞天下也如此述禹之功績九讀同鳩鳩工而難治之奇偶本具而曰不忤此強辯之辭巨子墨學之大成者求

之不得言無復有斯人雖極其枯槁而爲之不止可謂豪傑之士矣

不侈靡於萬物不暉耀於禮儀勤謹節儉以備世人之急此禹行之見於世者墨翟滑釐聞風而悅遂至爲之太過而勤苦難行體之太循而枯槁無類作爲非樂節用以教天下生不歌死不服即非樂節用之見於行者也汎愛所以兼利非關所以不怒亦不失爲賢厚也好學務博觀人同己則心猶好勝未能克去其私至於毀古之禮樂則非獨悖乎聖典亦拂天下哀樂之情強民以難從人已俱不愛矣由是知墨子之道終於敗不可行於天下後世也當歌不歌當哭不哭其於人情不類矣生勤死薄苦轂憂悲逆物情而人不堪其去王道遠矣墨子又稱大禹治水之功勤勞若此使後世學墨者必以自苦爲極而欲力扶其教殊不知禹當洪水之變父殛而功不成是又變中之變遂刻苦捐軀嗣

成厥績非可以為常也以處變之迹施之於常無異病已而鍼灸徒增瘡痍不智孰甚焉相里勤之徒又稱別墨爭相皆辯推其業成者為聖人巨子猶儒家云碩儒皆願繼其後至今不決此自是一段言當時墨學之中又有分別墨翟禽滑釐再續前話其為人之意則是教人自苦則非致亂則居首致治則下術也然而墨子其性所好天下莫及辛以立教於當時固非聖人之道亦可謂才士也夫昔孟子開楊墨以為非聖人之道峻辭而力拒之若不共戴天者有以見術道之切南華又詳述墨氏之行事與其源流中言其疵弊而不廢其所長可謂公論而存恕議不及楊氏意在其中矣墨學大為楊學老聃皆出聖人之門學有所偏耳猶師商同學於夫子有過有不及此楊墨之芽蘗也故學不可不謹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恃於眾願

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有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眇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闕禁攻殺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殺兵為外以情欲寡淡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郭註技逆也畢足而止不望有餘華山上下均平以表其行別有萬物不欲令相犯錯強以其道眇今合調令和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物主見侮不辱以活民為急救闕殺兵所謂調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調之理然也見厭強見所謂不辱

不因其自化而強慰之則其功太重請置五升之飯明自為太少也宋鉞尹文稱天下為先生自稱弟子日夜不休以為民謂民亦當報已圖傲乎揮斥高天之貌不為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所以為救世之士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也

呂註不為俗所累不求飾於物推誠以及人在醜而不爭願人安養而不求餘其心有不然則以為垢而洗之是以此白心也

夫物之紛爭由於交侵而苛急別而宥之乃所以息紛爭而願安寧之道心之為物無所不容則宜無所爭也二子語其容而行之以眇合歡以調海內是謂心之行欲置之為主推而宗之自見侮不辱至強聒不舍此所謂調眇之道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然為人太多為已太少此二子所以不合於是言我日夜不休以救世人人必不至於圖傲乎救世之士而不我顧則我必得活不以饑死為憂其行適至是而止

過此則非二子所知謂其不聞道也

疑獨註若夫與世俗脫而無累於物任而不飾於人安而不苛於眾順而不忤願天下安寧畢足而止宋尹二人其道小異於墨故繼之墨翟之後言其流風末世尚有如此者故開風而悅之華山之冠宋尹以此表其行接萬物以別有大小為始聖人之道則物我同體而無所別大小同區而無所有所容以其迹所行非其心二子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其意願天下之安故以駟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為主與皆願為之尸意同自見侮不辱至強詒不舍皆自任之過上說其君下教其民有以見為人太多見侮不辱至於置五升之飯而足見其自為太少圖傲放大而以救世為事也夫能仁而不能變不足以立義二子於仁為過而於義不及君子不為苛察言必自出其力苟為無益於天下而察之不如其已言必欲救世也外以寢兵戰內以寡情欲其精粗小大雖不同所行至是

而止耳

碧虛註無情故不累朴素故不飾直道故不苟因任故不忤願天下安活而不過養明白此心如而是而已華山之冠以表心之堅正治如頂之均平以區別賢愚寬有典法為治本而言行不虧也法寬和則合民心宇內稱美樂推以為君矣忍辱止闕使民不爭寢兵守慈民尚雌靜以此說天下使民必從而顧其安活是為人太多也勤儉自苦請日置五升之飯猶推予先生寧已忍饑不忘天下是自為太少也我必得活哉言我思救人天必活我圖傲半言不圖傲也豈圖夸傲為救世虛名而已不為苛察務克己也不以身假物力行以率物凡無益於天下者不為之外以不爭和調物情內以寡欲節抑已性事有精粗不同但去其非理者而為之斯治道之極也腐齋云飾猶目奉枝拂人情別有猶在宥隨分自處為別寬闊自安為宥客謂體行謂用以和駟合人之歡以調一海內請欲

置之以為主也強詒不舍人厭聽而誇說不已日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猶不得飽弟子可知忍饑自苦日夜不休豈為久活之道蓋欲以此矯夫託名救世而自利之人圖傲謀矯之也猶豫讓曰吾為此至難所以愧天下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是也其說又曰不為苛察無爾我之辯事皆目為而不惜人力以為助於天下無益之事明知其可為不如已之其學之大意欲人外無攻戰之爭內無情欲之滑至此而止耳

不累不飾則心虛而守素不苟不忤則務誠而和樂以此化俗接物普願安全既身不過享則不妄求多積自貽患害是為長安寧之道以此立教於天下明白本心而無隱情宋尹聞風而悅繼行其道華山之冠以表行之方正均平其接物以別善類有為蒙為本則必不趨乎惡亦足以厚風俗興教化但行之有弊不若聖治之大全而可久也心之容

猶云手容足容言其動止氣象心之行言其注措設施大槩以本心之善見諸行事和調海內不關不怨善安足養而止此語有惠而不知為政之音當其中欲置以為主願遵承其教也耐辱救關

傳七

十一

寢兵止戰皆守柔不爭之義強弱強見必欲人聽從其說請置五升之飯見其自為太少寧已饑而不忘天下見其為人太多日夜不休至於罷極而歎曰我必得活哉言我勞苦以救人造物必能活我也今世之苦行陀頭道者勤儉於已而周悉為人頗似之但不學無聞其弗及遠矣圖傲乎一句頗難釋諸解唯郭註近之此乃南華歎息之辭圖傲猶謀疎也言其莽廣不切事情二子欲以一己之力濟天下之衆而不度其難行也不務苛察是謂善有不惜物以榮身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是謂善別也外行則禁攻寢兵使人各足而無爭內行則寡欲情欲律已不貪而無患事理雖有

大小精粗要其所行至於是而極言其不能躋聖人堂與所以止於墨學而已此段論當時墨家之弊其間語有主賓宜審詳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四

傳七

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五 傳八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天下第三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不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骸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權拍斲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

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及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魀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理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郭註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都用乃周任其性乃至泠汰猶聽放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隣傷焉不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爲橫復尚賢也非天下之大聖欲壞其迹使物不徇耳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泯合不能知是非前後矚目恣性苟免當時之患魏然而獨立也推曳而後行往所謂緣於不得已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爲不知道欲今去之如上塊也亦爲凡物云云皆無緣得道道非偏物也夫去

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爲賢聖而云塊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傑所以笑之未合至道故爲詭怪得不教焉謂自任之道莫之是非所謂齊萬物窳然連風所動之聲不順民望雖立法而魀斷無圭角也道無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爲不知道雖然槩乎嘗有聞但不至也

呂註不黨無私則中虛而無主故與物爲一不顧不謀與物俱往古之道術者寂然不動之時二子聞風而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三子者之所不知也天大地大道大而有所不能則知萬物有所可有所不可選則不過教則不至唯齊之以道則無遺矣是故慎到棄知去故而緣於不得已泠者清其濁汰者去其擾古之人由是以入道非以是爲道三子以道爲止於此蓋不知智與己未始有物也夫萬物並作力其所以復而其甚焉乃其所以歸根不足以撓吾心也慎到之所以爲道理者以爲知不知而已將薄之而後鄰傷之唯無知

乃所以全也慎到徒知夫知之不知而不知夫不知之乃知也諉諉不定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賢聖所以棄知去己也推拍魀斷連下三句則泠汰於物之謂椎拍鍊治之魀斷破絕之宛轉則與之俱往故忘知慮前後魏然而已推曳而後動若風羽之旋磨石之隨則其動非我也若無知之物而已故無建已用知之患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無譽無過慎到以是爲道理夫唯塊不失道蓋知絕聖棄知之說而絕棄之者乃所以爲聖知也則奚以異於死人之理豪傑所以笑之而得怪於天下田駢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以其教則不至也言古人至於莫之是非而已其風窳然惡可而言亦幾乎未始有是非而知者不言之說至於所爲與人反而欲以不聚人觀則不免於魀斷而已夫道未始有物也故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奚以常及人而以椎拍魀斷爲哉其所謂道非道而所是不免於非以其端於無知之域三子雖非知道槩

嘗有聞者若墨翟解鑿宋鉞尹文非唯不如道又未嘗有聞也道本出於性命之情而其真以治身今墨翟解鑿制行舉離於天下至於人已不愛則喪本失其為甚故論道術為天下裂而先及之次以宋尹則為知道田慎則知而近之由粗以及精也疑獨註道術有在於是三子聞風而悅明其道與宋尹異故齊萬物以為首非若接物以別宥為始者矣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道運於中能包而不能辯由是知萬物皆有所可有不可故混之則適任之則至包之則備辯之則有遺矣是以慎到素知而不辯去已而不接緣迹於不得已之域未嘗求物之感而欲適之求言之通而欲動之吟汰自放不累於物故以薄知為猶近傷於理將欲都忘之無任則無事無行則無迹賢則有事素聖則有德行笑而非之皆不尚之意推拍者支其特往之形既斷者削其既殘之緒與物宛轉舍是與非則累免矣不師知忘前後心

若死灰魏然獨立未嘗唱而常和未嘗感而常應行如推車往如曳尾緣於不得已也故若風還羽旋磨石之隱其德全而動靜無過蓋以於物無知於我無己所以患累莫及焉夫吉凶生於動毀譽出於有建二子遊於吉凶毀譽之外故至若無知之物以塊然為不失道也道者有形所同由德者有心所得雖瓦礫之微道無不在而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適得怪焉田慎同學於彭蒙得不教之道其風窳然幽隱而有疑意其情狀非可明言也常人不能聚觀以未能齊萬物既斷無圭角貌其所謂道或入於非道其所謂是或入於非是三子既嘗聞道而未得道也老子嘗曰絕聖棄知而莊子於此不取彭慎疑若相戾然蓋寓言於二子削去其迹庶幾將來知其為矯一時之言耳

物有可有不可者故有治法存焉若舍法而用選施教則事不周理不至矣道總包而無遺有自然之法也慎到以下四句謂必如此然後可以無遺於汰猶揀鍊以法揀鍊物之糟粕以挾天下之道理用法雖非善猶愈於無法無法則道理不立亂莫甚焉薄知未免有心有心不能無患謏體訛倪而笑尚賢之無倫縱脫狂誕而非聖人之虛曠斯法弊之所致也推拍敲斷桎梏既斷刑截肢節然所施用宛轉物情無是無非苟可免禍忘慮忘知魏然安處靜則推曳而後行動若飄風與旋羽無用知之患若無知之物雖神明降出亦無所施為言其枯槁絕物所以人皆怪之三子皆以墨學立教有教則有是非今云莫之是莫之非如風窳然有音無辨是為得不教焉及其反於人情又不免敲斷刑截此所謂道非王道也言其法雖是而行之則非三子皆不知道然亦為學而有聞於時但其立教非正耳

腐齋云趣物爲物之理趣不兩一也彭田慎三子皆齋之隱士其說謂天地亦萬物之一其爲首者無爲之道天地所能各有偏大道包之而無所分辨物有不可還之則不能周教之則不能盡歸之於道無餘論矣去知與己無爲也冷汰於物無拘礙也其說曰若以知與不知爲分則迫於知而近自傷謀解不定無任不留心於事故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故以天下聖學爲非推拍斷無圭角也故能與物宛轉無是非以免世俗之累風還羽旋磨石之隄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物唯無知則無是己之患無容心之累動靜順理不求知於人無譽所以無咎何用賢聖之名但塊然無知可以不失道矣有此議論如今山林修苦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爲猶死人也此等人爲學自相契合有不待教而能者其師之言曰古之爲道者本以無是非爲主發言如飄風窺然無所容心故曰惡可而言其見常與人相反不能聚

合倫類而觀不免爲一偏之說但求無圭角而已既斷與前說斷同其言雖壯偉而所謂道者非道也三子不知道此莊子斷一句以大槩觀之亦皆有間於道但不得其正耳

能不黨則無私善決而不以己見爲主使天下物趣皆歸于一不慮不謀與物俱往三子聞風而悅以其道同故也其立教以齊萬物爲首物本不齊齊之者道天地物之至大尚無全功況他物乎道包之而不辨此所以齊也萬物有可有不可選之教之愈不齊會之以道則無遺矣故慎到棄知而若愚去己而任物不得已而應雖爲非爲也澄己之源以清冷沙汰萬物無不從者矣其知者出於不知若但薄其知猶近於傷性必至於無知乃全也誤牒不任事故笑天下尚賢以爲治者次句配上文義自明白推拍鞭答乾斷即後文既斷謂刑截罪人言雖任法用刑而與物情宛轉

周決公平而當理也舍世俗之所謂是非而究極乎事理之實則可以無患苟免是其謙辭不師知則忘前後之慮魏然若枯槁推曳而後動其動也如風還羽磨無心於動故無過夫無知之物不立已不用知動靜無心自與理合譽既無矣毀亦何存故不慕聖賢之名以塊然無知爲得道而不知有感通潛化之理所以豪傑笑怪以爲死人無異也田學於彭但任物性自然學以扶植之而不矯其本故云得不教焉謂學道至於莫之是非而已言出如風過窺然無心於是非之辨豈可復論其所以哉是以常反人之情不聚觀於天下聚觀與危其觀臺相類然猶不免任法施刑無法則又難治矣其所謂道者非道故所言雖當亦不免爲人所非三子皆未知道其學當有間於時不可全泯也詳南華所論則彭田慎之學又優於苦獲已齒之徒故列於後與關尹老聃差近

焉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達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

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郭註有積為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無有何能建達之以常無有明有物之自建也天地萬物皆各自得而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耶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不自是而委萬物物形各自彰者動

靜若水鏡喻常無情易乎寂乎常全者不知所得也物各自守其分則靜然而已無雄白也雄白者尚勝自顯豈非遂知過分以殆其生耶古人不隨無涯之知故其性全性全然後歸之如溪谷天下樂推而不

厭也雌辱後下皆物之所謂垢也取實者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取虛者守沖泊以待群實無藏者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歸然獨立自足之謂其行身也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無為者因其自生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能矣無貴於上僂也委順至理則常全無求而福自足隨物故不得咎理根於太極之初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為紀去其甚泰至順則金石無堅逆逆則水氣無與順金逆毀斯正理也進躁無涯為銳各守其分自容有餘不削於人全其性也
呂註以道為精則以物為粗以物為粗則

以無物為精矣道未始有物故以有積為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獨與神明居而已古之道術本末精粗無乎不在此云以本為精極時而已道本無物而時有焉則猶有未樹也達之以常無有則物不能拔矣一與言為二有所謂一則非太一太一則一亦不可得故萬物歸焉而不知主道無形則不爭故以濡弱謙下為表觀其表則中之所體可知物各歸根體自空虛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異乎

推拍乾斷以為道者也關尹子曰十一句皆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之功老子曰知雄守雌知白守辱雌靜而不鳴辱謝而歸根溪輸而不積谷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則建以常無有主以太一之謂也處後而受垢以濡弱謙下為表也處虛而無藏故不毀萬物而物為之用此其所以有餘不先人而隨人所以徐而不費異乎勞形苦己以為道者矣因物之自虛而不毀之則異乎若無知之物矣曲全免咎是所

謂福以深為根則無事於堅以約為紀則無事於銳至虛至大故常容物不削於人蓋以本為精而澹然獨與神明居則所體者道之真可謂至極故歎曰古之博大真人哉

疑獨註常無欲以觀其妙以本為精也常有欲以觀其微以物為粗也以有積為不足積之則有限散之則無窮也莊子嘗曰至無而供其求蓋給天下之有者至無也應天下之實者至虛也澹然無欲故與萬物遠不離於精故與神明居無者對有之無常無者非無之無不為有對所謂常有亦不為無對者也建之以常無有則冥矣豈復分微妙於其間哉常無常有所宗者太一太一則天下之一不得以先之故守之以柔弱為之以謙下表言其見諸外也人皆取實已獨取虛則以空虛為實徐而不費無為笑巧則以不毀萬物為寶存已以空虛接物以不毀柔弱謙下老子之行也空虛不毀老子之德也處已無居故能

使物亦無居隨時變化超脫於六塵之外而形物自者無障礙也動而順故若水靜而明故若鏡易乎有象而若亡寂乎無聲而若清同不以為同故若和得不以為得故若失未嘗先而嘗隨人和而不唱也溪容而善納谷虛而善應知雄守雌不為物先知白守辱養之以蒙榮利人之所先垢辱人之所後人皆取實有積故不足已獨取虛無藏故有餘如山巋然獨立而無不足也其行身也愈鈍而後利外益而內不損任物自然不離不斷人之於福以有求求之已之於福以不求求之曲全其身苟免於患是所謂福也深者道之根約者道之紀堅則有毀之者當守之以柔銳則有挫之者當養之以虛厚於虛物曰寬容厚於處人曰不削此關尹老聃之道也

萬物皆我動而無心靜而能照感而遂通無常情也若亡非無若清非濁和非合汙失非喪已不先而隨後其身也知雄守雌謙以自牧知白守黑處昧而明受天下之垢能忍辱也無藏故有餘與人已愈有躁則精神耗巧則為人役苟免於咎福何求焉深根故未始出其宗約紀故操之也易寬容於物則廣慈不削於人則博濟此皆真人涉世之粗迹關尹老聃之所勤行者也

虞喬云以有積為不足藏富於天下也以無為宗以太極之始為主表者應世接物見於外空虛則物皆全實理樂軒所謂一物都無萬物全是矣無居無私主自著隨物形見水之動鏡之靜谷之應皆無心者也若亡似有而無若清若濁而無名以同於物為和以無所得為得知雄守雌以能隱於不能知白守辱居高而不為高溪谷下而能容物之意唯其以虛為實故無藏而有餘安徐而無損人皆以巧為巧我以

無為為巧人皆以福為福我以免咎為福以深為根言其本在太一之始以約為紀言以易簡為守身之法凡物堅銳則有挫毀以容物為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而全其生此天下至樞之道也

道為生物之本精微莫觀物為道之緒餘粗質具陳世人務積物以為養愈積而愈不足虛空曠遠神明所含并包廣納無毀無成雖天下萬物富有亦安能勝虛空之無人能滄然無欲則體合太虛而與神明居矣身外無積會中有餘此關尹老聃之所優為也萬物之有生於無而人之妄情倒著於有能究常無固難常無其有為尤難欲建立於常無有之地非主以太一不可太一者有一而未形即天地之先人之性初也能主於是則知夫未始有物故以濡弱謙下為未未謂見諸行事故與物處而不立敵我空虛而不毀萬物不毀謂存而勿論蓋已忘而物自化何待毀物而為無

物滿前則實也虛之在我耳在已無居形物自著亦此意水動鏡靜谷應皆喻無心自然之為若亡不可得而有也若清不可得而撓也同而混之則和執而有之則失是以不先而隨終身無恙知雄守雌見剛而思柔知白守黑處明而尚晦溪谷喻善下而眾流歸之受天下之垢有容德乃大無藏故有餘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如是則歸然立乎萬物之上無一物介吾心無一物非吾有矣其行不躁而常自足心樂無為不羨世巧人皆求望外之福已獨以曲全為福苟免於咎福莫大焉深根謂內固約紀謂省緣所以免堅毀而銳挫也寬而容物則不削人肥己可知矣凡此皆世八立身處物之極致而博大真人之粗迹也按道德經云知白守黑莊丈小異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六 傳元

武林道士 褚 世芳 學

天下第四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悠縱而不儻不以跡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連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詭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閭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謂道而上達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訖芒乎昧乎未盡之者

郭註無形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任化也何之何適無意趣物莫足歸故都任置以無端崖之辭時悠縱而不儻不急欲使物

見其意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與也其厄寓言俱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已無是非故恣物兩行形群於物故與俗處還與相合無傷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彼此充實不可已多所有也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案其辭明為汪洋然為之昌言亦何嫌乎此

呂註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為死與則未嘗有生以為生與則未嘗有死以為天地並與未嘗有古今以為神明往與未嘗有彼是然則芒芴無為寂然不動而已萬物畢羅無不任也莫足以歸其唯神之所為乎以謬悠荒唐不可窮之辭時恣縱而不苟蓋皆有對不以觴見之則雖無實不經不害其為信言也莊語猶法言唯道之從而已厄言喻道之日用無窮重言寓言所以趨時也人不吾言之信故稱古昔以為重重言不能喻而後有寓言夫莊子之所體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故其言亦然傲倪猶踈親也

不譴是非所以群於世俗著書雖瑣瑣而連犴無傷也連謂無間隙犴則有定體然不可得而求非世俗所可貴也諷詭言之異非世俗所可賤也唯其有諸中而充實不可以已故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則入於神矣其本宏大以天為宗可謂調適上遂不離於宗者也故應化也其理不竭解物也其來不蛻謂形不待蛻而後解芒昧無盡此神之不可知者也

疑獨註至人遊心於寂合氣於冥雖有形而若無形章故鼎新而不常天地者神明之體神明者天地之用體有常而用主變外物而至於外死生體道而至於任變化雖萬物畢羅而不出乎道之外古之聖人所以其道為萬世法天下貴者要在無不該無不過而已莊子立言矯時之弊自知其不免謬悠荒唐是以列于諸子間風之後從縱所言無有偏黨以泛觀而不以觴見之天下不可與莊語故以厄重寓言繼

之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言其通理當物也是非本無有故不勞造或從言者達之以言也唯其混是非故處世無忤所言瑣瑣而連犴無傷其辭參差而諷詭可觀皆充實於內發見於外不可自已也與造物者遊無生死終始故其本弘大其宗調適其應化解物也乘理而不竭因時而不蛻故芒昧而不知其極無終始而不離於宗者也

碧虛註寂寞無形道之體變化無常道之用生死道之化天地道之常神明道之迹芒乎何之至莫足以歸道之妙也不儻謂中法度不以觴見無偏也莊語正大之言南華著書以中正為宗而曼衍無窮以重德為體而真實不偽以寄託為用而廣施教導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則侔於天而不暗於人是以處人間世也瑣瑣奇特連犴相從參差不常諷詭可觀其道充實淵妙無窮故能無心而一變化廣大而極根源調適物理上遂化元也夫

道可以言論至極則渾淪之精微何其粗也可以意慮窮盡則造化之冲漠何其淺也故自古聖賢作述相繼而莫能已也

肅齋云自寂寞無形至忽乎何適明至神與造化同運而無迹故萬物畢陳於前而

莫知其所歸無偏黨則不以觴見所見不主一端也莊語端莊實語與天地精神性來與造化自然為友也不隨無所泥連作和同無傷無識刺參差抑揚不定詼詭滑稽也此皆自說破其著書之意充實不可

以已言道理充塞其間亦世間不可無之書也上達天理故能應於教化解釋物理不說不離於道茫昧言其書之深遠然其實中所得又非言語可盡也此篇自總序以下分列為五自處其末總老子之後明其學有源前三段著三篇雖然皆斷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文字轉換處筆力最高

無形無常言道無物而神化死與至往

與言人任化而無極世乎至以歸言忘適者無往而非適以謬悠之言恣縱而不苟猶云猖狂妄行而蹈大方不使物見已之觴介言混俗而不失道也以天下不可與莊正之語故立危重寓言以

致意焉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離人入天放曠八極不傲倪於萬物不責人之是非故處世而和光應物而無忤立言雖瓊瑋而與世順從無所傷也其辭參差不齊即所謂荒謬詭譎可觀即所謂瓊瑋也其中充實而見諸外也如此與

造物遊與無終始者友即與天地精神往來不可形容其妙也其本弘大深闊猶云以深為根其宗調適上達猶云以天為宗應化謂出生解物謂入死言人處造化之中為化機所運其理不可窮詰其來不可說免茫昧無盡此其所以為造化也信能冥心於茫昧之際而得其所以運化者則可與天地精神往來無愧乎稟靈為人矣此段南華首於論

化次則自述其所言所行後又歸結於化明已能窮神知化所以橫說豎說無非道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大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枳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圖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綽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隕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蠶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遂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郭註昔余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捶連環之意而皆云莊子之言遂以為辯者之流按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陰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制真所謂無用之

談然膏粱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循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呂註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希言自然則有言者不得已也而施之口談自以為賢不知天地之虛曠而有我之甚不能守雌者也宜其以天地為壯存雄而無術也夫聖人以無言為言所以為德今施恃其辯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則不知無言者也為言所役不能自勝則弱於德以勝人為名則強於物其塗隕謂非六通四闢之道也天地之道所以大者以其無為今施之能不免於有我由天地之道觀之雖辯且博猶一蚤一蠶之勞而已於物何庸哉一與多皆道也一為本多為末則一雖不足為本末之備然比之忘本逐末者尚可曰愈貴於道亦幾矣施不知反本以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逐物而不反也夫無聲則響絕處陰則影滅已無

我則天下莫與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辭之末以與物競異於窮響以聲而形與影競走也其失性甚矣所以深惜而悲之

疑獨註外猶有外謂之大至大則無外故謂之大一內猶有內謂之小至小則無內故謂之小一蓋施之辯能反人之心易人之意或與天下辯其數難三足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名狗非犬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形矩不方是也或與天下辯其色白狗黑是也或辯其上下天與地卑是也或辯其長短龜長於蛇是也其論大率以謂萬物無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方圓之異無青黃黑白之別以齊萬物為首謂大道散而有形名皆出於人之私以為差別而已施恃此以與天下辯卒以善辯為名然以天地之功規施之辯猶一蚤一蠶之勞者此古人所不為學者所不道故於惠施則不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所以惜其有才而終於逐物以喪其本真也

碧虛註太虛無外而不二秋毫無內而介然可積則有厚何止乎千里自太虛觀之則天地皆卑從蒼蒼視之則山澤悉平交臂已失日方中方睨也俯仰陳迹物方生方死也物有貌像聲色大同也物以類聚羣分小異也由於一氣所化畢同也萬形種種畢異也既定方所便有窮今適昔來意先到形可分神可出則連環可解論術不論理也燕北越南自分中央沖虛混合未嘗間斷惠子以此論大示於宇內辯者樂之同聲相應也卯本無毛而化雖有毛雞本兩足數曰一二即成三也郢以建都為有天下大半皆古人強名以胎為卵猶方言也楚人呼蝦蟆為丁子有尾謂為科斗時海山火獸不以火為熱山突出為口猶云溪口路口也車輪所轍謂之轍則不言地矣目非能自見所以見者神凡所指者指其不至之處若至則境足相接是不絕也龜長於蛇論壽不論形規矩為方圓之法非方圓之物鑿枘亦假合會遇理不

相因猶形影之獨化飛鳥移而影未嘗移也矢發則行而不止落則止而不行狗有懸蹄謂之大則常狗非大也黃馬驪牛三離合同異如堅白石焉若狗形白而目眇則眇不呼白或蹄屢而形白則忘白而命屢駒有母則不稱孤矣方寸之地朝夕施用終刻其盡尺捶不竭之義論道不論物也與天下之辯者為奇此其根柢也天行健地博厚是其壯也惠子恃其口談欲以敵之而不知守惟恬靜以養天和徒存雄而無術也倚人欲倚仗古人以立說不能自成一家之學故問天地風雷之故惠子徧為敷說既多且怪自賢好勝弱於德也博辯尚異強於物也以天地之道觀惠子之能猶蚤蚤耳何足數哉世所以貴道者以其書傳也惠子之書充其一家之言庶幾可矣若雞三足已下所論非備世之急者不知大辯若訥而分別批糠以因役其精神漆園所以重嘆惜也

之偏者惠子則專於好辯故不與道術聞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歷物考之詳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此八字與莊子說同但謂之大一小一便生爭論一則無大小於中又生分別同而異異而同也無厚至薄也積之則厚其大可至千里天氣下降則與地卑山氣通澤則與澤平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物方發生其種必前日之死者物有大小為小同異合萬物之同異為大同異大者不出小者之積小者合之可以為大則無同無異矣南方指海無窮謂之方必有窮天傾西北海居其南比三方尤遠也今適昔來言雖未至其地先聞其名而後來也連環各自為圓本不相連亦猶解也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其國人各以國之中為天下之中天地乃萬物中之一物猶一體也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鴨為鴨雞為雞毛各不同是有毛矣雞本二足有運行之者是為三也楚都郢而為王亦與有天下同

犬羊之名出於人若初謂犬爲羊則今亦以爲羊矣胎卵之生雖異其名亦出於人謂馬爲卵生亦可也丁子蝦蟇始爲科斗則有尾水寒火熱亦人名之有火中之鼠則非熱矣空谷人呼而應非山有口乎行地則爲輪著地則不可轉謂不輟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目不能至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使龜如蛇長則不可謂之龜謂之龜則其長只合如此既謂之矩不可又謂之方規義亦然柄在鑿中而柄之旋轉非鑿可止圍之不住也鳥飛影隨但可謂鳥飛不可謂影動矢在絃爲止射侯謂之行離絃而未至侯則爲不行不止之時狗犬一也謂狗則不稱犬牛馬二體黃驪色也以二體與色並言謂之三以黃驪附馬牛之體而見亦謂之三黑白之名非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爲黑亦可名狐駒則非有母又言嘗有母也尺捶析而爲二今日用此明日用彼萬世不盡可也此又學者推廣其說與惠

子相應強辯而不已根柢言其本領不過如此恃其口才以爲壯而與天地同所存自以爲雄而實無學術也倚人畸異獨高之人天地風雷皆造化之妙豈可容言惠子不讓而對徧爲之說以反人爲能與世不和適也內無所得曰弱於德而徒強辯於外隄幽暗也以天地之道觀惠子所能猶套套然亦何用乎但以一人之私見自足則可若以此爲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惠子終不知道僅以辯得名亦可謂有才者但放蕩而不知反爲可惜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窮響以聲不知本也形與影競走亦然莊子終篇以惠子結末雖不與間道之列然語亦奇特故存而不廢著書與作文異亦自有體製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絕筆獲麟中庸之上天之載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製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者於文或略所以罕能盡善獨艾軒先生文節林公道既高而文尤精所以六經之說高

出千古所恨網山林公樂軒陳公之後其學不傳今人無有知之者矣

莆田艾軒先生工部侍郎文節林公光朝字謙之一傳爲網山林公亦之字學可再傳爲樂山陳公康字元際皆有文集行於世竹溪林公庸齋先生樂軒之嫡嗣也

陸德明音義卷末載云子玄之註論其大體亦可謂得莊子之旨矣郭生前嘗膏梁之途說余亦晚觀貴遊之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幟梁之契發郢匠之模而言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郢匠復同窳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耶曰夫欲極其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喻乎莊子振微音於七篇列斯文於世重言盡涉玄之路從事展有辭之叙雖談無貴辯而教無虛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恐遺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嫌將法斯文之弊故大舉惠子之宏辯也劉熙統論云道體廣大包

覆無遺形數肇一奇偶相生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算矣古之人循大道之序順神明之理於是有內聖外王之道其在數度者雜而難偏然本末先後之出于一而散為萬者未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或靜或動能短能長以矯天下之枉而曲當不齊之變且伏羲非無法也而成於堯二帝非無政也而備於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而玩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任也伯夷矯之以清清近隘也柳下惠濟之以和不逆世以蹈節不徇俗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不能盡全也道至於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千百年而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下諸子之立家者各是其是也莊子之時去聖已遠道德仁義裂於楊墨無為清淨墜於田彭於是宋鉏尹文之徒聞風而肆莊子思欲復仲尼之道而非仲尼之時遂高言至道以矯天下之卑無為復朴以絕天下之華清虛寂寞以挾天下之

獨謂約言不足以解弊故受術而無家謂莊語不足以喻俗故荒唐而無崖著書三十三篇終之以天下道術其言好專老聃而下仲尼至論百家之學則仲尼不與焉先之以墨翟禽滑釐之徒次以老聃關尹而後自叙其學結以惠施多方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太真人猶在一曲老聃之書得吾之本故調適而上遂惠子之書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之書曷嘗不專仲尼哉知其所以專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於言外可也

○南華著經篇分內外所以迷道德性命禮樂刑政之大綱內聖外王之道有在於是而立言超卓異乎諸子卒難階梯見謂僻誕然而淵雷夜光不可泯也雜篇則凡人間世之事旁譬曲喻具載無遺雖經郭氏刪削遺文叙事蓋仍其舊至於末篇叙天下道術皆不免於有為趨尚或偏末有久而無弊者乎讀若紛亂莫究指歸夷考分章截然有理一儒

道二墨教三明治四論法五讚老六叙莊其論天下古今道術備矣繼之以自叙明其學出於老聃也立言既多慮學者以辭害意故以評惠終焉載其雄辯而闢其舛駁使後人知所趣舍也愚初讀是經終卷至惠施多方以下莫窺端倪與列子載公孫龍詎魏王之語絕相類難以措思容喙橫于臂臆有年矣淳祐丙午歲幸遇西蜀無隱范先生遊京獲侍講席幾二載將徹章竊謂同學曰是經疑難頗多此為最後一闕未審師意若為發明度有出尋常見聞之表者暨舉經文眾皆凝神以聽師乃見問諸友以此論為何如眾謝不敏願開迷雲師曰本經有云恢恢恬恬怪道為一存而勿論可也眾皆愕然再請明訓師默然良久曰若猶未悟耶此非南華語是其所開以為舛駁不中之言焉用解為自至大無外至天地一體皆惠子之言雖三足至萬世而不竭乃從學辯者相

應之辭時習佞給務以誦怪相誇肆言無執一至于此或者不察認爲莊子語愈增疑議皆不究其本源故也郭氏知此而不明言使觀者自得世有好奇之士爲彼怪語所惑遂苦心焦思生異見以求合其說雖勤何補於是衆心豁然如發重覆而觀天日也竊惟聖賢垂訓啓迪後人義海宏深酌隨人量幾註之學見有等差須遇師匠心傳庶免多歧之惑否則死在惠施句裏無由達南華向上一關雖多方五車不過一辯士耳古語云務學不如務承師至哉師恩昊天罔極茲因纂集諸解凡七載而畢業恭姓辦香西望九禮儼乎無隱講師之在前洋洋乎南華老仙之鑑臨于上也所恨當時同學南北流亡舊聆師誨或有缺遺無從質正徒深嘆嘆耳師諱應元字善甫蜀之順慶人學通內外識究天人靜重端方動必中禮經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是

也江湖宿德稔知其人不可復贅述聊誌師徒慶會之因子卷末俾後來學者知道源所自云咸淳庚午春學徒武林緒伯秀謹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六

莊子口義發題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隱遁而放言者也所著之書名以莊子自分爲三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雖其分別次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卮言三者通一書皆然也外篇雜篇則即其篇首而名之內篇則立爲名字各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篇爲尤精而直言之意則無彼此之異陳同甫嘗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若莊子者其書雖爲不經實天下所不可無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爲百家之冠此語甚公然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紬繹出左丘明司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此是豈可不讀然謂之難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蓋以其語震動而見易搖也況此書所言仁義性命之類字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吾夫子爭衡故其言多過當二難也鄙略中下之

人如佛書所謂為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過高三難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蹊徑求之四難也況語脉機鋒多如禪家頓宗所謂劍刃上事吾儒書中未嘗有此五難也是必精於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脉知禪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一有所歸著未嘗不跌蕩未嘗不戲劇而大綱領大宗旨未嘗於聖人異也若此眼未明強生意見非以異端邪說鄙之必為其所恐動或資以誕放或流而空虛則伊川淫聲美色之喻誠不可不懼希逸少嘗有聞於樂軒因樂軒而聞艾軒之說文字血脉稍知梗槩又頗嘗涉獵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之機自謂於此書稍有所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最後乃得呂吉甫王元澤諸家解說雖比郭象稍為分章析句而大旨不明因王呂之言愈使人有疑於莊子若以管見推之則此書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得罪於聖門者使莊子復生謂之千載而下子雲可也非敢進之作者聊與諸同志者

共之齋林希逸序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雖陽家雖常為家澤國史學無所不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爾言也其言沈澹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問同賢使厚幣迎之許也子獨不見邪答之犧牛手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綢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為非朕其可得乎子西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之中自快無為有因者所羈終身遊汙以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真經其人書為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一

篇齊林希逸

內篇逍遙遊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字名之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遙言優游自在也論語之門人形容夫子只一樂字三百篇之形容人如南有木如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亦止一樂字此之所謂逍遙遊即詩與論語所謂樂也一節之言以一樂字為首看這老子言中如何若就此見得有些滋味則可以讀樂若樂若一此詩形容中之樂併一樂字亦不說也此詩法之妙乎如七層塔上又一層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

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焉

此段只是形容會中廣大之樂却設此譬喻其意蓋謂人之所見者小故有世俗紛紛之爭若知天地之外有如許世界自視其身雖太倉一粒不足以喻之戴晉人所謂蝸角蠻觸亦此意也北冥北海也鯢鰔之名亦寓言耳或以陰陽論之皆是強生節目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字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之俚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可以南徙也南冥亦海也莊子又以天池訓之齊諧書名也其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如今山海經之類然此書亦未必有莊子既撰此說又引此書以自證此又是其戲劇處搏飛翔也扶搖風勢也三千九

萬即形容其高遠也去以六月息者此鳥之往來必歇住半年方可動也野馬塵埃三句此是他文字最奇處前後說多不通野馬遊絲也水氣也子美所謂落花遊絲白日靜是也言此野馬塵埃自何而得皆世間之生物以其氣息自相吹噓故虛空之中有此物也此三句本要形容下句却先安頓於此謂人之仰視乎天見其蒼蒼然豈其正色特吾目力既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濛然爾鵬之飛也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里其野馬塵埃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人之在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下得來多少奇特若如從前之說以鵬為大野馬塵埃為細與前句不相接後句不相關如何見得他筆力水之積也不厚為下句風之喻也坳堂堂上坳深處也其水既微但能浮一芥而已以杯盞之類置其間則膠住矣膠音教言粘住不動也鵬在天上去地下九萬里風自溪

谷而起而後蓬蓬然周遍四海鵬既在上則此風在下培厚也九萬里之風乃可謂之厚風如此厚風方能負載鵬翼背青天言飛之高也莫之夭闕無障礙也圖南自北海而謀南徙也圖謀也蜩蟬也鸞鳩學飛之小鳥也鶯或作鸞音預亦小鳥而已兩字皆通決起者奮起而飛也捨突也奮起而飛欲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有時猶不能至又投諸地控投也言我所飛不過如此且有不能彼乃欲藉九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池奚以奚用也此意謂淺見之人局量狹小不知世界之大也適莽蒼者三殫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莽蒼者一望之地莽蒼然不見我欲適之一往一來不過三飯而腹猶果然果實也食未盡消也言其近也將為百里之佳則必隔宿春搗糴米而去非可三殮而已為千里之行則須三月聚糧矣此三句以人之行有遠有近則所食亦有多有少亦如人見有小大則所志趣亦有遠近又為鵬與蜩鳩之喻也二蟲者蜩鳩也言彼何足以及知此故曰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知不及大年此兩句又是文之一體以小知大知一句結上鵬鳩又以小年大年一句生下一段譬喻朝菌大芝也亦名曰及生於糞上暮生見日則死彼但知有朝暮而已安知有晦朔也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冥靈木名也大椿亦木名也此亦寓言不必求其實言冥靈之生一千年方當一歲大椿之生一萬六千年方當一歲彭祖僅年八百至今乃以高壽特聞於世人皆欲慕之而不及亦是見小而不知大也久壽也

匹暴而求似之也
陽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備者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一箇證據言向來湯曾問棘即此事也棘人名也是已即是也據此一句合結在下以結語爲起語此其作文數舞處窮髮不毛也扶搖風勢也羊角亦風之屈曲勢也搏飛翔也絕雲氣者言九萬里之上更無雲氣人言泰山絕頂雲皆在山下雷鳴如嬰兒聲然令人亦言雲只在半天是也圖南且謀適南冥也言謀爲南徙之計而後往南海也斥鴳小澤也斥澤之鷄小鳥也飛之至者言我翱翔蓬蒿之間其飛如此亦至樂矣又何必他

往哉其意即與前段同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知效一官言其智能可以辦一職之事也行比一鄉言其德行可以比合一鄉而使入歸向也德見知於一君是爲遇合而可以號召於一國言主一國之事也此三等入各以其所能爲自足其自視亦如斥鴳之類宋榮子見之大者也猶然笑貌也宋榮子之爲人雖舉世毀之譽之而不加勸沮言不以爲意也視彼一鄉一國之士但見可笑然宋榮子之所以能此者何也蓋

知本心爲內凡物爲外故曰定內外之分
在外者則有榮辱在內者則無榮辱知有
內外之分則能辨榮辱皆外境矣斯已矣
者言道理只如此也彼既以本心爲重外
物爲輕則豈肯汲汲然以世俗爲事數數
汲汲也雖然宋榮子之能固如此亦未有大
樹立作家慶若列子者以身御風而行
虛空之間半月而後反其御風之時泠然
而善此形容其飄飄之貌也泠然飄然也
善美也彼既能乘風而行又視修身以求
福汲汲然惟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未數數
者言其未肯似他如此數數也人之行也
在地列子之行也御風此雖免乎行矣而
非風則不可故曰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
之正理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以遊於
無物之始而無所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
此乃有迹無迹之分也至於無迹則謂之
至人矣謂之神人矣謂之聖人矣無已無
功無名皆言無迹也特下三句贊美之又
贊美之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
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
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
口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
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待子吾將爲名乎
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實乎鶴鵲巢於深林
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
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
俎而代之矣

燭火炬火也日月既明何用把火時雨既
降何用抱甕堯謂許由立則天下自治而
必使我主此我自見其不足故以燭火浸
灌自喻也尸者主也致天下者言以天下
歸之汝也名不出於我而出於人則是在
外者也以名對實則實爲主而名爲賓吾
不爲賓者言吾不以外物自喪其身也鶴
鵲偃鼠許由自喻也言其有以自足也偃
伏也偃鼠潛伏之鼠也歸休乎君言君且
歸去休不必來訪我也庖與尸祝其業不
同言我不能舍我之所樂以代汝各守其

所守亦猶尸祝不肯違越去其樽俎而代
庖人烹割也

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
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
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聾者無
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
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
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
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特猶陶鑄堯舜
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肩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此皆寓言亦
不必就名字上求義理中間雖有一二亦
可解說而實不皆然也無當者無實也往
而不反者謂其大言只說前去而不回顧

也河漢天河也河漢無極謂天河在天不知其首尾之所極逕音徑庭音趣逕庭只言疆界遙遠也大有其有也其言不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也藐姑射山名也冰雪瑩潔也所養者金陽氣伏而不動故疑然若冰雪今之服氣道人亦有能為此者綽約者柔媚可愛也處子處女也則神全不食以下四句言其神妙也其精神凝然而定所居之地百物自無疵癘之病而年穀自熟蓋接輿之言如此狂與誰同有吾以其言為欺誑而不可信也曰然者言固是如此也汝固疑而不信也文章之觀示鐘鼓之音聲人皆見之聞之而替者聾者無預此形骸之病也豈唯形骸有此病在心亦有此病言其心無見識猶聾聵然故不知此語而以爲誑也時是也女與汝同前後解者皆以此時女爲處子故牽疆不通其意蓋謂如此言語是汝一等人能之此等人其爲德也周游乎萬物之上而世自治彼豈肯弊弊然以治天下爲事言

其無爲無不爲也斯與斯同亂者治也言一世之人自析乎治我但無爲而彼自治我何用自勞弊弊自勞之意也物莫之傷者言外物不能動其本心也稽至也水之大可以至天而斯人不溺旱之甚可使金石融流土山焦枯而彼亦不熱言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塵垢粃糠緒餘也謂此人推其緒餘可以做成堯舜事業豈肯以事物爲意物者事物也爲事猶言從事也陶鑄做成之意也據此一語便是郭子玄所謂不經者但其著書初意正要鄙夷世俗之儒故言語有過當處不可以此議之如李太白曰堯舜之事不足驚莫比夷齊輩高潔與此何異

宋人資章甫而通諸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章甫冠也越人既斷髮不用衣冠宋人以此爲貨而往越宜其無貨也莊子此言蓋謂其所言廣大今世之人無非淺見此言何所用謂世不足與語此也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此章亦見廣而後知自陋之意以堯之治天下古今第一入矣而於汾水之南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猶且恍然自失況他人乎發其天下忘其天下也窅然茫茫之意也四子既無名或以爲許由齧缺王倪被衣或曰山海經云藐姑射在窅海外汾陽堯都也在堯之都而見姑射之神即堯心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話正要學者如此揣摩前後解者正落其圈積中何足以讀莊子其實皆寓言也大抵謂人各局於所見而不自知其迷者必有大大見識方能自照破也

破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啻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

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
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
我世世為泝泝就不過數金今一朝需技百
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
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就則
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
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
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瓠可為瓢者也實瓠之子也一瓠之大其
子五石則亦可盛五石之水矣堅重也瓠
半飽也瓠落淺而大之貌也掊擊碎之也
不龜手者言冬月用此藥而手不裂也泝
泝打洗也統繁也以有此藥而為人洗繁
數世以此為業也掊浮水之壺也以壺繫
腰乃可浮水故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莊
子既以不龜藥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
有此大瓠何不思之以為浮江之壺慮思
也何不慮者言子之思何不及此也蓬心
猶茅塞其心也此段之意亦謂見小不能

用大而已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
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
以候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
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
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
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
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惡木之名也大本樹之身也擁腫盤結
而瘤癭也不中繩墨規矩言其不中用也
立之塗近於道旁也此惠子戲以喻莊子
之大言無用也狸狌狐之類也教者物之
遊邀者也伺候而欲食之方其跳梁之時
不避高下亦最小而桀黠者一旦爲機網
所中遂殺其身辟法也機辟猶言機械也
斄牛旄牛也其牛至大而不能如狸狌之
執鼠此意蓋喻世間之物有大有小各自

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爲無用也無何有之
鄉廣莫之野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
可樂之地也役役人世有禍則有禍若高
飛遠舉以道自樂雖無所用於世而禍害
亦不及之即退之所謂刀鋸不加理亂不
聞也故曰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安所困苦
哉惠子之問莊子之答如今人說隱語然
後人就此機軸繹多少文字其原實出於
此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一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 聲二

篇 齊 林 希逸

內篇齊物論上物論者人物之論也
也然今齊論而爲一也齊論也齊者一
問不同更相是非故莊子以其爲不若
意也天輔地輔人輔就聲上起聲言之
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
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
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
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惺不亦善乎而問
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隱几者憑几也嗒然者無心之貌也喪其
耦者人皆以物我對立此忘之也槁木者
無生意也死灰心不起也今之隱几者言
今日先生之隱几非若前此見人之隱几
也○
有我則有物喪我無我也無我則無物
矣汝知之乎者言汝知此理乎吾即我也不
曰我喪我而曰吾喪我言人身中總有一
毫私心未化則吾我之間亦有分別矣
吾喪我三字下得極好洞山曰渠今不是

我我今正是渠便是此等閑寂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
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
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
聞之琴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
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
者激者謠者叱者吸者呬者譟者突者咬者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
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
之刁刁乎

子綦因子游一問知其亦有造理之見欲
以天籟語之遂如此發問也方道也問此
理果何如也大塊天地也天地之間因何
有風亦猶人之噫氣也是唯無作言其不
作則已也作則萬竅怒號者言縱動則滿
世界皆是也萬竅萬木之竅也琴琴乎長
風之聲也畏音偉佳音翠上畏佳者林木
搖動之貌百圍言木之大也兩手相擊曰
圍上言萬竅此但以一樹之大者言之則
其他可知文法也大木之竅穴其形之不

同各有所似枅柱上方木斜而深者圍如
枅圍之負者注曲者污下者此皆言其竅
穴之形自激者至咬者言竅穴中之聲于
之聲輕喁之聲重言風之前去其聲如唱
于隨其後而至者則如唱喁輕重相和也
冷風小風也風小則其相和之聲亦小飄
風大風也風大則其相和之聲亦大厲風
者猛厲之風也濟者止也風既止則衆竅
之中向之爲聲者皆不聞矣故曰爲虛調
調刁刁皆樹木爲風所搖動之形前曰獨

不聞後曰獨不見此一段文字之關鎖也
而汝也莊子之文好處極多如此一段又
妙中之妙者一部書中此爲第一文字非
特輕子一部書中合古今作者求之亦無
此一段文字詩是有聲書謂其寫聲狀之
景也何曾見畫得箇聲出自激者至咬者
八字八聲也于與喁又是相和之聲也天
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而不可見之聲
却就筆頭上畫得出非南華老仙安得這
般手段每讀之真使人手舞足蹈而不知

自己也此段只是說地賴却引說後段天賴自是文勢如此說者或謂此言地賴自然之聲亦天賴也固是如此風非出於造化出於何處然看他文勢說地賴且還他說地賴庶見他血脉綱領

子游曰地賴則衆竅是已人賴則比竹是已敢問天賴

比竹笙簧之類也人賴豈特比竹金石絲匏之類皆是此特舉其一耳前說地賴後說天賴却把入賴只一句斷送了此亦是文法讀莊子之文須如此子細檢點庶得箇入處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吹萬萬物之有聲者也言萬物之有聲者皆造物吹之吹之者造物也而皆使其若自己出吹字使字皆屬造物自取者自取於己也咸其自取言萬物皆以爲我所自能而不知一氣之動誰實使之氣發於內而爲言遂下一怒字與怒而飛同亦屬造

物

大知開闢小知間闢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大知者上知之人也開闢者從容自得也小知小計較者也間闢者言言是言言非兩目分別也大言者氣較太者也炎炎有光輝也較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此一句內小言者小小見識之人也詹詹者瞻前顧後也百家之說市井之談皆在此一句內此四句總說世間有此兩種人知理會事功者言理會學術議論者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搆日以心聞

既說上四句了却就人身上發明其寐也魂交言夜則神集於其心也其覺也形開言晝則四體皆動用也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內搆合也應於外者爲接言人夜則安寢平旦以來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內役其心如戰戰然日如是故曰與接爲搆日以心聞即孟子所謂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者孟子說得便平善被他如此

造語精神百倍亦警動人後之禪家其言語多是此等意思

縵者害者害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縵者有一種人做事縵縵但地又有一種人出著言語便有機穿故曰害又有一種人愚前弄後不漏落一線路故曰害此皆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然皆不得自在皆有憂苦畏懼之心所謂小人長戚戚是也孔子則謂小人戚戚莊子之意則堯舜周孔皆爲戚戚矣事之小者則惴惴然而懼故曰小恐惴惴事之大者則憂深慮遠若失若疑故曰大恐縵縵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也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態伏啓態衆出產蕃成茵其議論是非各有所主若射者之謀中的然故曰其發若機括謂一語不虛發也司主也好勝之心自守不化留戀於曾次若

與人有詛盟然用心憂勞日銷月鏹謂其內自苦也物生於春夏殺於秋冬憔悴之時也故以為日消之喻此三句下是意上是譬喻却如此下語意有所隔一去而不可回故曰溺之所為之上之字助語也下之字往也不可使復之也此之字亦訓往言不可復挽回也其為物慾所厭役如被絀勝然至老而不可救拔故曰老而絀者謂其如墮於溝壑也此等人身雖生而心已若死者矣故曰近死謂其曾中無知也。陽生也言其心已死不復活也此以上形容世俗之用心喜怒哀以下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貌謂其在內者如此故其見於外也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時乎憂慮時乎嗟歎時乎變換意態如此不得又欲如彼熱者憂疑而不動之貌姚夾庠之貌佚縱逸也啓開放不收斂之貌態做模打樣也其人雖如此實皆不自知如樂之出於虛如氣之蒸成菌言許多種人皆是造物使之便是吹萬如此說造物處又不謂自然而然

言人不能以道自持則做出許多醜差皆若鬼神使之然讀莊子者却要如此體認得子細
一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日夜相代乎前造物之往來者也莫知所萌言不見其所起之處也已乎已乎猶今人言是了是了意謂所萌之地雖不可知然旦暮之間不過得此而已此者造物也這一此字甚重不是輕下非彼無我這彼字却是上面此字言非造物則我不能如此然造物之所為必因人身而後見故曰非我無所取如此說得來雖若近而可見矣然其所為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故曰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真宰造物也若有者似若有之而不敢以為實有也朕萌芽之地也不得其朕即莫知其所

萌也可行者言天行之可見者也已信者甚實也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而不見其形即莫知其所為使也有情言有實也即已信也無形即不見其形也自日夜相代以下皆言造物之所為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反反覆覆細繹許多語句辭甚切而意甚至蓋欲人於此著意自點檢也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遽相為君臣乎其有其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百骸九竅六藏即人一身之所有者也此以下又就人身上發明一段更是奇特賅者備也存在也言人之一身備此而皆在也吾誰與為親者言吾所獨親者誰乎這一親字下得極有理且如人身或有病在手為其所苦則方病之時手乃為身之讎也六根皆然汝皆悅之乎者言六根之中皆喜之乎亦有所私喜乎且其在身之用何者為貴何者為賤如頭痒而手搔則手

者頭之役望遠而足行則足者目之役役者臣妾也然而不足以相治者手足耳目鼻舌互相為用也受役者為臣役之者為君足時乎而用手手時乎而用足故曰遞相為君臣百骸九竅六藏之君臣既不可得而定名則心者身之主也其以心為君乎心又不能以自主而主之者造物則造物為真君矣故曰其有真君存焉我雖如此推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得其所謂君者初何如損乎情實也故曰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服役而不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大抵人之形體非我自有必有所受者既受此形於造物則造物與我相守不亡以待此形之歸盡而後已而人不能一順乎

造物乃為外物所汨與之或逆或順以此而行盡其一生如駒過隙不能以一息自寧故曰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相刃相逆也相靡相隨汨沒之意終身服役言自苦也不見其成功言無益也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即此意也蕭然疲役

又形容其役役勞苦之狀不知其所歸不知何日可休歇也人生之自勞如此壽雖百年亦何益故曰不死奚益其形化者從衰得白從白得老也年滿高而德彌即則是形化而心不化在我既無見識徒以心為形役形衰而心亦疲矣故曰其心與之

然芒芒然無見識也彼愚惑之人亦當回首自思曰凡人之生其胸中本若是昧然無見乎豈我獨昧而人亦有不昧者此意蓋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理未嘗不明汝以人慾自蔽故至於此知道之人豈如此芒昧乎此所謂金篦括膜要汝開眼也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

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成心者人人皆有此心天理渾然而無不備者也言汝之生皆有見成一箇天理若能以此為師則誰獨無之非惟賢者有此愚者亦有之知代古賢者之稱也代變化也言其知變化之理也心自取者言其心有所見也若此心未能見此渾然之理而強立是非之論是者自是而不知其理之本然譬如今日方始適越而謂昔日已至之矣天下寧有是理哉此謂強其不知以為知也如此則是本無所見而強以為有既已無所見而自以為有所見雖使古聖人復出於汝亦不可曉他人又奈汝何哉神禹即禹也借以為古聖人之稱也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轂者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此篇本爲齊物論是非而作前既發爲三
籟之論謂天地之間凡有聲者皆出於造
物却又引而伸之演說人身皆爲造物所
使絀絀發越至成心處而後住自此以下
却說是非之論風之於竅比竹之聲吹萬
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而後謂之言言則
非吹比也所謂言者皆各言其意也故曰
言者有言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其所言
者特未定也謂汝雖有此言其出於汝耶
其出於造物耶故曰未定其言果汝之言
邪其在汝者未嘗有此言而爲造物所使
遂爲此言邪穀者鳥之初出卵者也穀之
爲音未有所知汝之有言亦不自知若以
爲異於穀音則實不能自異則以爲與穀
音有分辨乎無分辨乎言其實一同不可
得而分辨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

齊 林 希逸

內篇齊物論下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
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
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
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
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
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道本無真偽不知道因何而隱晦故有此
真偽至言本無是非不知因何而隱晦故
有此是非之論惡乎往而不存者謂大小
精粗是道無乎不在也惡乎存而不可者
謂是是非非皆可也小成小見也一偏之
見也因人之偏見而後此道晦而不明榮
華者自相誇詡以求名譽也偏見之言自
相誇詡則至言隱矣自是而後始有儒墨
相是非之論人之所非我以爲是彼之所
是我以爲非安得而一定若欲一定是非
則須是歸之自然之天理方可明者天理

也故曰莫若以明物無非彼者言以我爲
是則以彼爲非也物無非是者言我以爲
是則人以爲非也在彼之說我則不爲之
見察在我知者則自知之物我不對立則
無是非因物我之對立而後有是非非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生
方可方不可方可不可因是因非因非因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有彼有是止與方生之說同此是撰出一
箇方生字來做譬喻蓋生必有死二者不
可相離若只說生而不說死是見得一邊
而已雖然汝雖見得一邊據道理來他自
相離不得如生則必有死死則必有生纔
有箇可使有箇不可纔有箇不可便有箇
可如何離得既知其說之不可離則不若
因其所是而是之因其所非而非之古之
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
者即因其是而已矣前說因是因非此又
只言因是省文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若以是非而論則它之說一是非也我之說又一是非也我與它又何以異汝雖分爲人我其實分不得故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言彼與我皆無也偶者對也若使彼之與我不對而互混人已而一之則爲道之樞要矣環之中必虛我得道之樞要則方始如環中然如環之中則無終無始而無窮矣是亦無窮非亦無窮者言聽其自然也如此則爲自然之天理故曰莫若以明舉前一句以結此段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指手指也以我之指爲指則以人之指爲非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爲非若但以我

而非彼不若就他身上思量他又非我物我對立則是非不可定也馬博塞之善也見禮記投壺篇下馬有多寡博者之相是非亦然若以此理而喻之則天職覆地職載亦皆可以一偏而相非矣萬物之不同飛者走者動者植者亦若等馬之不同亦可以一偏而相非矣此蓋言世間無是非也只緣有彼我則有是非終不成天地亦可以彼我分乎此皆譬物論之不可不齊也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可者可不不可者不可之故曰可乎不可乎不可道無精粗行之即成皆自然也謂之而然說底便是也我何所然乎因其然者而然之我何所不然乎因其不然者而不然之物固有所然者固本來也言物物身上本來自有一箇是底故曰固有所然固有所可既有所然有所可則物物皆

如是也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蓬與樞與西施恢怳情怪通爲一

蓬屋梁也樞屋柱也梁橫而柱直屬惡而施美恢大之與樞狹詭變之與循常譎詐之與平直妖怪之與祥瑞皆不同者也以道觀之則橫直者各當其用美惡者各全其質皆可通而爲一矣言皆歸之造物也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成毀物之相戾者也然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毀譬如木之在山伐而用之毀也以之作室則爲成物矣譬如用樂吹之咀之分也合而和之可以成樂有筋有角而後成弓在弓則爲成在筋角則爲毀秦不亡則漢不興漢雖成而秦則毀以此觀之初無成也亦無毀也故曰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己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唯達道者知此理之爲一則去其是者不用之而寓諸庸之中以常爲用而隨用皆通通則自得矣故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此亦無他不過因是而無是非之事如此而已惟至於不知其然而循其自然此則謂之道也以下句已字粘上句已字此是其筆端遊戲作文字處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神明猶精神也勞苦精神自爲一偏之說強相是非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此亦是做兩字設譬喻起與方生一樣文法芋山栗也一名橡子名三與四也實通七數也名實未嘗變但移易朝暮而衆狙喜怒隨之此喻是非之名雖異而理之實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爭矣洪野處云列

子勝於莊子如此譬喻二書皆同但把字數添減處看便見列子勝不得莊子和之是以非者和其是非而歸之一也天均者均平而無彼此也兩行者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未始有物者太極之先也古之人者言古之知道者自無物之始看起來則天下之理極矣其次爲有物是無極而太極也自有物而有封是太極分而爲兩儀也兩儀雖分覆載異職各循其理何嘗有所是非是非起於人心之私彰露也私心既露則自然之道虧矣道既虧則有好有惡在我則愛而在物則惡佛氏所謂愛河是也虧其道而溺於愛此自人心之私然以造

物觀之何嘗有所成虧故曰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此言人世是非之爭到了皆歸之空也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便是未始有物之時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後有物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哀樂便是有是非未能回思念未起之時則但見胃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莊子之言若迂闊若能如此體認則皆是切身受用之事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鼓琴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和幾乎皆其感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稽之雄聖人之

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既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最爲親切且如有琴於此用而鼓之則一操之曲自有終始此終始生於既鼓之後若不鼓則安有終始哉如人一念若不起則亦無有物我之同異也昭姓也名文古之善鼓琴者師曠樂師也策擊樂器之物也今馬鞭亦曰策左傳繞朝贈之以策羊曇以策擊西州門皆馬策也枝猶持也持而擊曰枝此二字想古語有之師曠枝策即言師曠擊樂器也據梧以梧爲几而凭之故曰據梧因上言鼓琴遂引說三子言三子之技皆精幾盡也言其智於此技極其盡也技精而有盛名於世故曰皆其盛者也載事也末年晚年也言從事於此終其身也三子之好自以爲異於天下之人故曰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三子既自好之又欲誇說於人故曰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我雖如此誇說而所聽之人本自分曉乃強欲以此曉之故曰彼非所明而明之如惠子之

強辯自愚也而以終其身堅白本公孫龍之事莊子却以爲惠子但借其分辯堅白之名耳昧自愚也上言三子此但以惠子之辨爲結亦是文法也堅白汪家以爲堅石白馬之辨蓋曰堅則爲石言石不必言堅白則爲馬言白不必言馬亦猶黃馬驪牛三也史記蘇秦傳注又曰龍泉水淬刀劍時堅利故有堅白之論曰黃所以爲堅白所以爲利齊辨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二說雖殊皆辨者之事爾昭文既以鼓琴終其身而昭文之子又傳文之緒業亦終其身綸緒業也上言惠子下句又以昭文之子結此是筆端鼓舞處終身無成者言只它一人自會教別人不得故曰無成凡天下之事若只據其所能而可以爲了當則我之現前所能者謂之了當亦可也若據此現前者未爲了當則凡天下之人與我皆不得謂之了當成猶言了當也此兩句雖是結上三子之技然其意甚廣蓋所言三子之技亦是譬喻物論

是非非專說三子也滑稽言不分不曉也滑稽而可疑似明而不明也耀明也聖人之心其所主者未嘗著迹故其所見之處若有若無國欲也言聖人之所欲者如此也所以去其是不用而寓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自物無非彼以下至非一無窮也既解以明二字自以指喻指以下至適得而幾矣又解因是二字却直至此處又以此之謂以明結之文勢起伏縱橫變化細領自是分曉僕嘗謂齊物論自首至尾只是一片文字子細看他下字血脉便見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手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此段又自爲是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故曰與是類手與是不類乎此便是他下字血脉前言言非吹也到此換頭又喝起今且有言於此一句亦是他前後血脉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易地而看則見類與不類皆相類矣其意蓋曰把他做我看把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以

異矣此便是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之意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
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
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
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莊子之文纔下雖然作一轉處其語皆妙
其意蓋謂雖云無是無非亦且說一說故
曰請嘗言之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
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此無極之上又上一層
也有有物也此有之生必自無而始故曰
有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未始有無即無
極之上層也列子所謂有太質有太素
有太初亦是此意當初本無簡有不特無
簡有亦無簡無忽然有簡無則必是生出一
簡有如此推明其意蓋謂其初本來無
物因有我而後有物我因有物我而後有
是非大意不過如此却恁地發明果是高
妙據此處合曰俄而有有矣今不曰俄而

有有而曰俄而有無此皆其筆端入妙處
這箇無字雖是有果是喚作無得否故
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箇無字
雖未可知然既喚作無字便是有無之名
矣故曰今我則已有謂矣然我雖有此言
謂即言也然不知此言果可謂有耶果可
謂無邪此與般音處同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
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
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
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
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
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
是已

此兩句雖是設喻以明是非有無之理然
此語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此言
也後乎莊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千百年
獨到之論秋毫之末至小也而謂之莫大
太山至大也而謂之爲小其意蓋謂既名
曰秋毫纔大些箇便不可以秋毫名之矣

太山纔小些箇便不名爲太山矣若以太
山爲大天地更大故太山謂之小亦可殤
子爲名則是極殤子之數矣更多些箇則
不名殤子矣彭祖雖曰至壽比之天地彭
祖爲大矣此兩句細看得出便是若是而
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
乎物與我無成也若人會如此看則大而
天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天地亦不得
爲大而萬物又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
一草一木一禽一蟲亦與我相類故曰天
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說了箇一字
却就此一字粘起曰既爲一矣且得有言
乎意謂既是混然爲一則和箇一字亦不
當有今既有一字矣則安得謂之無乎以
混然之一與此名一之言自是兩箇故曰
一與言爲二既有此二矣又有一與言爲
二一句則成三箇矣自此三箇但管生將
去自千而萬自萬而兆直至巧於曆者亦
算不盡而況凡常人乎若如此看得未當
初因箇無字引起遂至於有自有一自

一而二自二而三已自如此言之不已何況更自生有乎以此而觀則惟無適爲是何以謂之無適即因是而已自箇是字說來到這裏又結一結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吟也請言其吟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此段又自是字上生起有封即有彼我也。有常有主也。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心之私有箇是字。故生出許多疆界。吟。疆界也。八德之名只是物我對立之意。却鼓舞其文。做出四句左右。彼此對立之名也。倫理也。義事宜也。總有彼此對立。則說理說事各有主意也。分。分析也。辨。辨別也。分析皆同。但字有輕重。總有主意。則各自分析。辨別也。競爭亦一意。但競則甚於爭。爾既有分。辨則大者必競。小者必爭也。看此等文字。即就字義上略擺撥得伶俐。便自好。若道倫又如何。義又如何。分又如何。辨又如何。爭又如何。競又如何。便非莊子之意。

矣。且倫字義。字分字辨字競字爭字本無甚分別。如何名以八德。看得他文字。破不被他鼓舞。處籠罩了。方是請得莊子好。雖使莊子復生。亦必道還汝具一隻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上面既說了。彼我是非。到這數句。又別生箇說話。來發明此老。曾中多少玲瓏。多少快活。六合之外。天地之外也。存而不論。即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也。六合之內。宇宙之間也。宇宙之間。合有許多道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立此議。以強天下之知。春秋史書之名也。此一句。又是既有君臣上下。凡見於史冊者。皆是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立此議。而何嘗與世人爭較。是非。蓋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爲至言。纔到分辯處。便是你曾中自見。得不遠徹。

也。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到這裏。又自發一箇何也之問。懷之者。退藏於密之意也。聖人於此。卷而懷之。衆人於此。則必辯而明之。以相誇示。纔有分辯。便是無見識處。故曰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嘽。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因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對立者曰稱。謂之大道。則無對立者矣。不言之中。自有至言。故曰大辯不言。無仁之迹。而後爲大仁。嘽滿也。猴藏物曰嘽。以廉爲廉。則有自滿之意。國語曰。嘽之德不足。就也。言其自小。即此嘽字。清畏人知。清畏人不知。皆不得爲大廉矣。不怯者不見其用勇之迹也。既說此五句下面。又再解一轉。昭者明也。道不可以指名。昭然而指。

名則非道矣故曰不道言而形諸辯則是自有見不及處矣常者可見之迹也有可見之迹則非仁之大成矣廉而至於有自潔之意則不誠實矣清自潔意也信實也勇而見於伎則必喪其勇矣國圓也言此以上五者皆是箇圓物謂其本混成也若稍有迹則近於四方之物矣謂其有圭角也幾近也向字與於字同意天下之真知必至於不知為知而止則為知之至矣不知之知便是不可言之辯便是不可言之道若人有能知此則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曰此之謂天府天府者天理之所會也天理之所會欲益之而不能益故曰注焉而不滿欲損之而不能損故曰酌焉而不竭至理之妙無終無始故曰不知其所由來孫光者清疑之耀也孫藏也藏其光而不露故曰孫光

物皆照而沉德之進乎日者乎
昔者上著一故字便是因上文而引證也宗膾胥教之事無經見亦需言耳不釋然者不悅也蓬艾之間喻其物欲障蔽而不知有天地也謂彼之三國物欲自蔽未能向化而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亦對立矣十日並出亦見淮南子此蓋莊子寓言淮南子又因之而粧撰也言日於萬物無所不照況我之德猶勝於日而不能容此三子者乎此意蓋喻物我是非聖人所以冥之不可辯者照之以天也十日之說即莫若以明之喻也

知止其所不知但如此撰造名字鼓舞發揮此所以為莊子也既曰吾惡乎知之又曰雖然嘗試言之此皆轉換妙處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此兩句發得知止其所不知又妙其意蓋謂不知便是真知也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淫寢則腰疾偏死猶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懼懼後獲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度民食芻糲麋鹿食薦蛆甘帶鵲鴉若鼠四者孰知正味獲獾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鮪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且吾嘗試問乎汝者又爲發端之語也鮪安乎水猿猴安乎木人能處此既各安其所安而皆不能安其所不安則是三者所處皆非正也豈得以人異乎猿猴哉芻草木之食藜藿之食也鷹隼也帶蛇也麋鹿則食草蛆則食蛇鵲鴉則食鼠人則食芻藿所嗜好甘美皆不同則四者之

味孰為正哉。徇徇猶群也。徇徇以徠為雌麋鹿一類物也。鮪與魚非二物。即如此下語。此一段雌雄之喻。却就毛嫱麗姬發此三句。言人之悅好色者。其與禽魚何異。我之視徠鹿。亦猶徠鹿之視我。然四者之於色。孰為正乎。決猛也。驟走也。此三節皆為是非物我之喻。故結之曰。自我觀之。仁義之分是非之論。紛然而淆亂。亦猶皮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辯。樊然紛然也。報維也。

○
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涇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王倪即至人也。神矣者。言其妙萬物而無迹也。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死生之大。且不為之動心。而況利害是非乎。此一句却是朴實頭結殺一句。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此因至人又發聖人之問。且就此貶刺聖門學者。務事也不從事。不以為意也。有就有違。則是知有利害矣。利害不知何就違之有物之求。我歸我也。亦不以為喜。不緣道無行道之迹也。無謂有謂。不言之言也。有謂無謂。言而不言也。孟浪不著實也。夫子指孔子也。言我以聖人之事語之。夫子其言有妙道。而夫子以為不著實之言。吾子謂如何。吾子即長梧子也。瑩明也。言必黃帝聽此而後能明之。

且汝亦大早計。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鷄。失乎。昔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昭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茫。茫。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汝亦大早計者。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以為妙道之行。是見少而自多之意。鷄未出卯。而早求其呼。更挾彈而未得。鷄早求之以為。奚此早計之喻也。時夜度其時。而呼更也。我試為汝妄說。汝且妄聽之。看如何。妄猶言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說。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聽也。奚何如也。此一字。奇旁日月。附日月也。挾宇宙。宇宙在其懷內也。昭合者。言渾然相合。而無縫罅也。言至理混然為一也。滑稽也。滑稽。昏昧也。人世汨汨。滑稽。以隸而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也。

○
士尊大夫。大夫以士為隸。大夫尊卿。卿又以大夫為隸。推而上之。彼此皆隸也。而却自為尊卑。眾人迷於世故。役役然。聖人以不知知之。則渾渾然。猶愚也。也。愚也。無知之貌也。參合也。合萬歲而觀止。此一理更無間雜。故曰一成。純萬物盡然者。言萬物各然其所然。人人皆有私意。所以天地之間。自古及今。積無限箇是。守故曰以是相蘊。相蘊者。猶言相積相壓也。

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父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子牧乎國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前面就因是上發到以是相蘊處却又把前頭死生無變乎已一句就此發明喪去鄉里也弱喪者弱年而去其鄉也久留他鄉而忘其故國恐悅生而惡死者亦似此也麗姬晉獻公之姬也姬得於驪戎之國故曰麗之姬父驪戎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也始者去戎而來晉故以爲悲及其既貴與王匡牀而食而後以始之泣爲悔以

此爲死生之喻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此語占夢書多有之夢覺之間變幻如此方其夢也不知爲夢又於夢中自占其夢既覺而後乃知所夢所占皆夢也此等處皆曲盡人情之妙若此處見得到則知衛玠之間樂廣之答皆未爲深達此亦學問中一大事如樂廣之訴則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果爲何如耶大覺見道者也禪家所謂大悟也君貴也牧圉賤也愚人處世方在夢中切切自分貴賤豈非固蔽乎竊竊然小見之貌某與汝所言皆在夢中我今如此說謂汝爲夢亦夢中語耳此意蓋言人世皆是虛夢但其文變化得奇特弔至詭怪也我爲此言可謂至怪然至怪之中實存至妙之理使萬世之後苟有大聖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此亦後世有楊子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

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惑聞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

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此一節又自以是相蘊處生來亦前所謂利害之端也勝負不足爲是非則是我與

若辯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點問者言其見之昏也二人見既皆昏則將使誰正之議論與彼同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若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若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我是一箇若是一箇此人又是一箇則是三箇人皆不能相知必須別待一箇來故曰待彼也邪此彼字便是造化矣便是天倪矣天倪即前之天均也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是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

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
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
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倪分也天倪之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與
不是然與不然皆兩存之即前之兩行也
纔以爲是纔以爲然則又有箇不是不然
起來便有是非之爭也聲言也化聲者謂
以言語相化服也相待者相對相敵也若
以是非之爭強將言語自相對敵而求以
化服之何以因其所是而不相敵邪故曰
○
若其不相待此二字下得最奇特若其猶
言何似也不相待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
倪儘可游衍儘可窮盡歲月故曰因之以
曼衍所以窮年也因之順之也曼衍游衍
也窮年猶子美所謂滿瀟送日月也能如
此則不特可以窮年併與歲月忘之矣非
特忘歲月併與義理忘之矣年義既忘則
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振字便是逍遙
之意既逍遙於無物之境則終身皆寄寓
於無物之境矣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
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蚴蜩翼邪惡識
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此一段又自待字上生起來罔兩影邊之
薄薄者無特操者言其無定度也吾有待
而然者言影之動所待者形也我雖待形
而形又有所待者是待造物也形之爲形
亦猶蛇蚴蜩翼而已我豈徒待彼邪蜩蛇
既化而蚴翼猶存是其蛻也豈能自動耶
○
我既待形形又有待則惡知所以然與不
然哉此即是非待彼之喻也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
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
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
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此一段又自前面說夢處生來栩栩蝶飛
之貌自喻者自樂也適志者快意也言夢
中之爲胡蝶不勝快意不復知有我矣故
曰不知周也遽遽儼直之貌此形容既覺

在牀之時此等處皆是畫筆在莊周則以
夜來之爲胡蝶夢也恐胡蝶在彼又以我
今者之覺爲夢故曰不知周之夢爲胡蝶
與胡蝶之夢爲周與這箇夢覺須有箇分
別處故曰周與胡蝶必有分矣此一句似

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就此參究便是
樞家做話頭相以此之謂物化者言此謂
萬物變化之理也

○
此篇立名主於齊物論末後却撰出兩箇
譬喻如此其文絕奇其意又奧妙人能悟
此則又何是非之可爭即所謂死生無變
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之意首尾照應若斷
而復連若相因而不相續全是一片文字
筆勢如此起伏讀得透徹自有無窮之味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四

庸 齋

林

希逸

聲四

內篇養生主也猶釋家所謂主人公
所謂丹基也先言道通之樂次言無
是無非到此乃是做自已工夫也此
三篇似有次第
以下却不盡然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
知思也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
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

其可畏也已語助也以下已字粘上已字

與前齊物篇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
思算自以為知為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
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做後世者深
矣此之所謂殆即書之所謂惟危也已而

為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故而作也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
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愛
用者為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為善又無近

名之事可稱為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為惡
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所謂上
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
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

理自然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為常而
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之意以為
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之
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其天年即孟
子所謂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也孟子自

心性上說先仗如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
上說便如此悞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人
之意則同也晦庵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
刑兩句語脉未盡乃曰若畏名之累已而
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精入於惡矣為惡

無近刑是欲擇其不至於犯罪者而竊為
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
為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及
駢拇篇參考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
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書證之尤為的當也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
之所履膝之所踣者然鸞然奏刀騞然莫不
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
曰諱善哉技蓋至此乎

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力則
肩有斜勢也足之所履亦其用力之時足
之所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踣踣微曲也
以身就牛則膝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箇
宰牛底人若與入音騞亨入音若然鸞然
騞然皆是其用力之聲却以奏刀兩字安

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
在宇十月蟋蟀在我牀下亦是以蟋蟀字
安在中間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
莫不中音者言其若鸞騞之音皆合律呂
也桑林經首皆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者

之聚也合於桑林中於經首亦形容其中
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惠王也諱歎也技
蓋至此言如此其妙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

未嘗見金牛也

釋刀捨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通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金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可一目而見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太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

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

立之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而然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腠理而解之大郤骨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處也導者順而解之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窾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我之為技其用力也皆未嘗經涉其肯綮之間綮音項肯綮者骨肉相著處也肯綮處且不用刀況大軀乎軀音孤大骨也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良庖庖之善者也族庖衆人之爲庖者也劣者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所大骨而有損刀或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刀猶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刀皆若新磨然言其無所損也硎砥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硎

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我之刀又甚薄以甚薄之刀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遊刃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此意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撓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爲養生之法也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惓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爲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境逆處多是手脚忙亂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添此一轉族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我之解牛雖曰目無全牛矣雖

用刀皆在於大郤大窾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作箇難事做惓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儆戒也視爲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遲遲焉行其刀此但言加子細之意也我既如意子細爲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言輕輕然亦不敢甚著力也謦音慄解音蟹謦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力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已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

者從容也即自得意也滿志者如意也非曰其志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用力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好好收拾其刀而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爲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爲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末後遂輕輕結以待養生爲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省力處須子細看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其知天也非人也公文軒軒名也右師者已刑之人爲右師之官也介獨也刑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已如此邪人則之邪則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

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爲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斷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吾見其難處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喻乃言人生處世逆境常多便是履虎尾遊於羿彀中之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

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而爲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斲斷乎樊中斲願也樊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王不善也王音旺不善不樂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

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適天之刑

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處先托老子貶刺便是爲貶刺堯舜夫子張本道我於老子

亦無所私而況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之問謂老子於秦失老朋友也何其弔之如此不用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爲其人者言吾始以老子爲非常之人也今因弔之乃知其不爲非常人

也何者老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而有以感會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悲哀且慕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理背棄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適天之刑倍與背同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上面既說了秦失一段就此却發明盡死

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

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也

夫子有道者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

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

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既知其來去

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為樂去亦不足為哀

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縣者心有係

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

能以死生係著我矣言雖天亦無奈我何

也故曰帝之縣解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

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

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

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

前面講理到此却把箇譬喻結末豈非文

子絕妙處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四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五

廣 林

卷五

內篇人間世上篇言養生此言人間
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求其得
好可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迂闊何
得不理會事便是外篇所謂物莫足
為也而不可以不為一段意思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

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

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民其無如矣

其年壯其行獨者言少年自用不恤衆議

也輕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

而戕賊之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

之蕉然謂輕民如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

曰以澤量與此意同本是若澤蕉却倒一

字曰澤若蕉此是作文奇處雲澤也夢亦

澤也雲夢皆為水今有土可耕不曰雲

夢土作又而曰雲土夢作又玄亦纖纖亦

纖不曰玄纖纖而曰玄纖纖此文法也如

往也民其無如者言其無所歸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賢門

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廖乎仲

尼曰諾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

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

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

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傷而知之

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

軌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

行也且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

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

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

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

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此聖賢之言也

莊子却反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謂

如人能醫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

若是已治之國又何用我願以所聞思其

則言欲以所聞於夫子者而告之衛君使

之思其法則而知改悔庶幾其國可安也

若殆往而刑耳若汝也殆將也汝知如此而

往將為彼所刑戮而已謂不可往也道不

欲雜者言此心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所

容心謂彼既如何我又如何救之便是容心則在我已雜矣我既不純一何能救之雜則多者言多端也擾者亂也擾者自苦也言汝且自苦何能救人古之人必先存其在我者而後可以諫告他人苟存於我者未定何暇及他人乎彼之所行雖為暴惡我方自苦何暇及他德自然也知私智也纔有求名之心則在我自然之德已蕩失矣纔有用知之私則爭競所由起矣故曰德蕩平名知出平爭相軋者相傾奪也。○爭之器者言我以私智用彼亦以私知用彼此用智其爭愈不已器用也曰名曰知皆天下之凶事此事不可以盡行言之必有禍也。○厚也厚德即實德也厚信實有可信之行也我雖有德有信而未達彼人之性氣我雖曰令名令聞而未達曉彼人之心謂我如何而強以仁義法度之言陳術於暴惡之前人必惡汝謂汝矜誇自有其美也繩墨法度也術與述同箇人者凶人也必名汝曰凶人既有此名則萬

反及汝汝今此去殆且為人所齒而已豈能化衛君而救其國乎。○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闖其捷而目將榮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願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彼若知賢而悅之知不肖而惡之則何用我更別有所求故曰惡用而求有以異彼惟其不知賢不肖所以如此所為彼既不知賢則安知汝為賢者而信汝之言乎詔召也若汝也衛君不曾召汝故曰若惟無詔汝既不召而自往則彼以王公之貴必將乘汝言語之間而爭欲求勝鬬爭也捷勝也汝到此時為其所困則目必將眩然榮眩也而汝也而色將平之者言汝方為顏色以求平於彼謂屈服其顏色以求自解也口將營之者言自將營救解說也容將形者言容貌之間必見恐懼踴躍之形

也心且成之者言用心以成順之也梁武帝辯折賀琛處正合此卦影蓋言其爭不勝而自屈服也他本凶暴又得勝汝一勝其氣愈旺則是水救水火救火也益增也益多者言增多其惡也順此而往則其為惡愈無窮極所為暴戾益甚矣厚言者猶深言也汝未有以信於人乃以不信之身而深言於暴人之前必為其所殺也。○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擣之是奸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龍逢比干皆脩其身以愛民為諫不知民自別人之民汝乃下而偃拊之偃拊愛養之意也桀紂不愛民而汝乃愛桀紂之民是下拂其上也所以見殺脩善也因其好善反以擣怒之謂此皆好名之過也叢枝

胥教有尾皆是寓言國為丘墟死為厲鬼屬無後無歸之鬼也。蓋枝胥教有尾之所以取禍至此者皆用兵不止以求名實也。實利也不能勝言不能堪也。言求名目利之人雖亮焉且不能堪至於滅其國而沉汝乎。滕音升亮焉無此事皆寓言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皆其庸詎可乎。

又設一轉言汝之欲往也。必有所以用也。且試以語我。嘗試也。來助語也。端而虛者。端正其身。虛豁其心也。勉而一者。勉勉而謹終如始也。能如此則可否惡惡可者言甚不可也。陽為充孔揚者。言得志之人揚氣方充滿其貌甚揚揚自得孔甚也。采色不定者。言其驕矜之色不常也。尋常之人每每不敢違而順之畏之也。彼見人人

皆畏已而汝欲以言語感動之。彼將求欲案服汝心以快其意。故曰。求容與其心。容與自快之意。日漸小德也。言汝此等人名之曰小德。且不能成。況能成大德乎。執而不化者。固執而不能回也。若如此則外將以端虛而求合於人。內則守其勉而一者。謂我在內無所皆病。後倘止於如此。能能自以為可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斷乎。而人善之斷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詘曲奉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以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

然則而下又設為顏子之答。分作三截。內直者。內以此理自守。其真實也。此直字與

真字相似。自天子之貴下而與我皆天之所生。則是皆出於自然者。豈敢以己言自私欲人善其是者。不善其非者。若無此自私之心。則其渾渾若童子然。則與天合矣。故曰。與天為徒。外曲者。外直擊詘曲奉之禮。人人皆為之。則我亦為之人。於我亦無疵病。此因拜下禮也。雖遠眾。吾從下處生。此等議論。以譏誚聖門。如此則與人合。故曰。與人為徒。成者。自己之成說也。比合也。以自己之成說而上合於古人。言引古人以為證也。雖借古人教誨之言。乃是當面陳說是非。而皆有譏誚之實。蓋謂我之所言。非出於我。古人已有之言也。若如此則雖許直以暴其所行。而人亦不以為罪。故曰。雖直而不病。與古為徒者。言其說與古人合也。若是則可者。言如此可以說衛君否也。

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譏。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政事也法方法也謂汝所言事目方法太多而終是不安謹謹者臺安也雖能如此三者固亦無罪然亦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故曰胡可以及化此其病在何處蓋汝三者之說皆是師其有為之心便是容心便非無迹便非自然之道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晦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

無以進者言更無向上著也有而為之其易邪言汝道汝有此伎倆要為之甚易邪纔爾此輕易之心則晦天之意不相樂矣故曰易之者晦天不宜此兩句最是人生受用切實處祭祀之齋在外心齋在內一志者一其心而不雜也聽之以耳則聽猶

在外聽之以心則聽猶在我聽之以氣則無物矣聽以耳則止於耳而不入於心聽以心則外物必有與我相符合者便是物我對立也氣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虛即為道矣虛者道之所在故曰唯道集虛即此虛守便是心齋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得使言得教誨也此為顏子頓悟之言謂未得教誨之時猶自有我及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矣忘我則虛也盡矣者謂汝之所言盡其理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若汝也人世如在樊籠之中汝能入其中而遊不為虛名所感動有迹則可名纔至有迹則是動其心矣處世無心則無迹無迹則心無所動故曰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自此以下正是教人處世之法入則鳴是

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是不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意與論語同但文奇耳有方所則有門無方所則無門矣有臭味則有毒無臭味則無毒矣毒藥味也此皆無心無迹之喻宅居也以混然之一為吾所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之中則人間世之道盡矣幾盡也

絕迹易無行地難

迹足迹也止而不行則絕無足迹此為易事然人豈能不行哉必行於地而無行地之迹則為難此意蓋謂人若事事不為此却易事然謂之人生何者非事安得不為唯無為而無所不為則為難也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為人使易以偽言為人慾所役則易至於欺偽唯冥心而聽造物之所使則無所容偽矣人使即人欲也天使即天理之日用者也難易二字有意易易流也難無所容其偽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

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言鳥之飛必以翼也無翼而飛便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所謂神也此句乃喻下句蓋以有知爲知人之常也惟知其所不知則爲無知之知此則

造道之妙矣

瞻彼閭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瞻視也此以虛室喻心也謂視彼密室之中繞有空缺處必有光入來是光自空中

出也以彼之闕喻我之虛則見虛中自然生明生白即生明也不曰生明而曰生白此莊子之奇文也即此虛明之地便是萬物之所由萃吉祥福也止於其所止下止字是虛處也唯止則虛唯虛則明便是戒

生定定生慧之意若我繞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雖坐於此而心馳於外又安能坐忘乎此以坐馳二字反說坐忘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

几遠之所行終而況故爲者乎

耳目之聞見皆內通於心我若無所容心則順耳目之聞見雖通於內而實外於心知何以謂外於心知蓋言心不動而外物不能入也雖聞其所聞見其所見而無心

於聞見也如此則此心之虛與鬼神通何況人乎謂到此方能感化人也鬼神來舍即是至誠如神比心之中自有鬼神與造物通故曰來舍上既說了却結以一句曰此是萬物之化也言此乃造化之理萬物

之所由出也舜禹之所見其大樞紐止如此伏羲几遠以此行而終其身何況其下者乎几遠或謂古帝王之名然無所考必竟寓言也散若言尋常之人也自絕迹而下又別發明不可粘上段說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皆務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懼成事若不戒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

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沮而不減費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而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其有以語我來

諸梁葉公之名也子高其字也使諸梁者甚重言使齊之行甚重難也甚敬而不怠者言待汝雖有禮而所扣之事其應常緩匹夫之相與扣應之不酬且無如之何況

諸侯乎所以慄而懼也子指夫子也言夫子嘗有教我之言曰事無小大鮮不言以惟洽方得事成也寡鮮也不道不言也爲國謀事若不成則必有刑責故曰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事而多以憂思致疾故曰有陰陽之患若欲成與不成其後皆無患者惟有德之人方可自此以上皆曰孔子之語也今我自受使命以來飲食之間不知其味粗者不知爲粗臧者不知爲臧臧美也言粗食亦猶美食也當時多

有飲食之事則厨爨之間寬常不冷故厨者欲清而不能今既憂思飲食寡少則寬常清矣且我朝方受命而留中焦勞夕已飲水矣情者實也我方受命未嘗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受患也為人之臣至於如此實不可當任當也子其有以語我謂何以教我也來助語也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此一段却是十分正當說話其論人間世至有此語豈得謂莊子為迂闊大言者大戒者大法也命得於天者子之事親與生

俱生此心豈得一日去故曰不可解義人世之當為者也臣之事君世間第一件當為之事名曰君臣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何適非君莫非臣子何處而可逃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親而盡其孝則東西南北惟父母之命宜擇地之安而後為之此心纔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能變易蓋事有難易或有禍福既出君命則是自家合做底事此便是天命又可奈何止得安而順之若命順命也能如此則為至德之士為人臣子亦看所遇如何不幸而遇其難亦所不得已但得行其事之實而已情實也言但得朴實頭做前去豈得復顧其身雖其禍至於死生之異亦無可奈何夫子其行可矣者言汝只得去也夫子指葉公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

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此下又轉一轉說盡人世情狀信有物以為信驗也如符節之類是也相靡相順也近處之交接則如此若其交者遠則必以言語盡其情忠盡情也然其言何自而達必有人傳道之然傳言之間其兩喜兩怒者最難彼以喜而來此以喜而應則其說好處多有過當故曰溢美溢過當也若彼此皆怒則其說不好處又多過當故曰溢惡纔是一等過當說話必是不實故曰凡溢之類妄既不實則其聽之者必皆莫然而疑未能盡信莫致疑貌也纔至致疑則兩邊之惡皆歸於傳言之人必加之罪故曰莫則傳言者殃因其奉使故以此為戒法言者古有此書也故舉以為證傳其常情謂傳言之人但傳其平常朴實頭說話其言語過當處則不可傳故曰無傳其溢言傳言能如此則庶幾可以自全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陰泰至則多

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衰也夫風波易以動實衰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急蕭然於是並生心屬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既說了傳言却又引喻世間此類之事句句皆是世情此皆莊子妙處以巧闢力今之戲相搏者陽喜也陰惡也其始等閑格手只是則劇其終常至於實實爭打蓋其戲太甚則多有過當用巧處奇異也泰至過當也相招而飲皆以禮也始初筵秩秩之時也亂載號載之時也蓋飲酒至於過當則其爲樂也多異常故或成爭競也凡事亦然者言人世他事亦常如此也諒信也始者之相與同爲一事未嘗不誠實相信及至其後鄙詐生焉此又一事也始者之有所作爲止爲苟簡之謀弄到末後或成一件大事此以上只泛說世間又括

起箇言行來蓋人世之相與涉言語則風波之所由起風行波上虛而紛亂之意纔說箇行字便有名有迹有名則實衰矣風波易以動者言其易至於紛紛而不已也實衰易以危者言實不副名或成患害也無由無端也忿怒之言多是道設初無端由故曰忿設無由偏辭一偏之見也花巧言語只是說得一偏故曰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言獸死之時其聲音又何所擇此譬喻忿設巧言之人纔至於爭競則言語之出皆不服簡擇今誘所謂相罵無好語是也氣息第然者怒也屬狼戾也怒氣既起則狼戾之心並生我既如此則其應我者以我之剋核大至必生不肖之心或時至於相戕相賊亦皆爲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既爲怒所使而不自知又何暇計其終自比以上皆言世情或因好成惡故牽引說至此兩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五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六

篇 齊 林

卷六

內篇人間世下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棄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到此又引古書之言就奉使事上結今君命也無遷移其令即所謂傳其常情也若受其命令而私欲圖成或至遷改其說則不可事之成不成亦聽其自然不可強欲其成故曰無勸成益求多也纔於平常心上起箇過當之念便是有求益之心此便不可過度者過其常度即過當也遷令勸成皆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也必危故曰殆事人之相與要好極難初非一日可成必須悠久而後定故曰美成在久一言之不相投一事之不相順有不轉步而便成惡者故曰惡成不及改此意蓋謂要相惡甚易要相好甚難所以尤當慎也我若乘

事物之自然而遊其心於自然托不得已而應之意以養其中心則此為極至矣又何必有所作為而後歸報邪報反命也作為過度以求益也致命者言以真實而致君命於衛也言汝之行也莫若只以真實

致其君之命而已不可過為思慮論其成與不成也即此真實致命便是難能之事汝須要能盡此方可就此又著一難字蓋謂處此亦難矣所謂遊於毅中中央者中也此篇名以人間世者正言處世之難也看這一段曲盡世情非莊子性地通融何以盡此曲折說者以莊老只見得道心惟微一截無人心惟危一截此等議論果為如何但讀其書未子細爾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道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其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

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顯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顏闔將為太子之傳而求教於伯玉有人於此者指太子也其德天殺猶言天奪其鑒也殺猶銷鑠也隕霜殺草之殺言其德性為造物所銷鑠也無方無法度也言彼為敗度敗德之事縱而不問則將來必危吾國若欲救正之則其禍必先及我太子之智能知人之過而自為過惡則不知改奈之何者吾無如之何也正汝身者言且就自家身上理會起就從也隨順之也和調和也誘導之也外為恭敬隨順之形而內則盡我調和誘導之心故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莫若者言求其方法無出於此也雖然一轉又妙之二者和與就二者也隨順而與之為一則是就而入也有誘導之心而圭角稍露則是和而出也就而至

於入則和自家都放倒了故曰為顯為滅為崩為蹶和而至於聲名出則彼必忌害必成殃禍故曰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處大最奇嬰兒者如無知小兒然也無町畦者無畔岸也言其跌蕩而無繩準也無崖者無涯際也言為事不思到盡處如何也嬰兒無町畦無崖皆是形容無知妄為之人彼方如此無知如此妄為我且順之故曰亦與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如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達之者覺悟之也無疵者無過也肯艾軒於此嘗言蕭中舊有人父死不葬蕩其田業以恣所欲田且盡親戚憫之飲錢以給其葬彼陽相許又以其錢行前所為眾親皆忿之有族人焉出而與之遊任其所為一夕酣飲至于極歡撫其背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其人翻然而悟恸哭而歸遂葬其父卒為善人正此處道理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

而美者以犯之幾矣。彼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振威，弱適有蚤蚤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臂，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此下又說幾箇譬喻，螳螂恃其才之美，欲以其臂當車轍，此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積屨也，伐誇也，幾危也，屢誇其才美以犯世之忌者，必危其身。故曰：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虎之性易怒，故養之者必調和去其怒心，以虎而於養已者亦有媚愛之意，此無他只是順之而已。若逆之，則必爲所傷矣。故曰：其殺者逆也。筐竹器也，蟻灰泥之器也，以此盛其屎溺，可謂愛之忽有蚤蚤聚於其身，不能隨時持拊而去之，則其馬必至決去，銜勒毀碎其身。首上帶絡月題之類，此其中心之怒忽然而至，則前日之愛皆忘之矣。僕緣者，僕僕

然緣聚也，亡與忘同。此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之意。人之相處，有終身從遊而一語至於爲仇者，此言處世之難也。看葉公子高與顏闔二段，便見此篇名作人間世分曉。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櫟以爲樹則害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其以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子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

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曲轅，山名也。櫟，木名也。社，之中有此櫟木也。論語曰：夏后氏以松，周人以栗，古者社中皆必以大木爲主，絜之以手量之也。兩手合而圍之，爲一圍，百圍大也。十仞高也。枝可爲舟，則其身可知矣。厭觀者，言觀至於厭足而後已也。散木者，言無用，散葉之木也。液，猶其液出而槁槁然也。樹柱也，立木以爲柱，故曰樹。文木者，言木之可觀而可爲用者也。櫟社，見於匠石之夢，曰：汝以我爲散木，則是以文木而比量我也。相梨橘柚果蓏，皆文木之可食者，故爲人摧折，是以其能而害其生，能者可用之才也。吾之求無所用久矣，而汝乃今知之，幾死爲匠石之言也。猶今人罵人以半死漢也，爲予大用者，言我之無用，乃我之大用，所以全其生也。我若有用，則人伐之久矣，又安能至此大乎？且也只是且字之意，漆箇也。字若與予皆物者，匠石雖人，我雖櫟樹，皆

天地間一物汝何獨以物相識故曰若與子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一句之中四箇也字一箇哉字此皆莊子文奇處汝亦無用之人何譏我無用之木故曰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審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診占也弟子聞其夢中之言乃曰此木之

志趣若取於無用則何必用而為社審者猶言汝開口勿言也彼指櫟也其所以為社者亦直寄寓而已豈料今日又為汝不知己之人以為社而詬厲之詬罵厲責辱也使其縱不為社亦豈有人翦伐之彼之所保自與眾人不同而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所保猶言所守也且幾有翦乎此幾字與殆字同意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託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咭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未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獫之杙者斬之三圓四圓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圓八圓貴人富商之家求樺傍者斬之故未然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此段與前段同但就中又細繹數句別說話見大木焉有異者言其大有異於尋常也雖有千乘之駟馬隱於此樹之下而求其所陰賴亦能託之故曰隱將託其所賴託自我託物也賴彼求陰於我也軸解不實也如今芋莖然咭食紙反以古咭之則爛人之口以鼻嗅之則著人如醉言其臭也此木惟其不材所以能全其生至於如

此其大古之神人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才而已故曰神人以此不才嗟乎歎美而言之也荆氏地名也楸栢桑三者可用之木也前言可食之木此言可用之木宜地氣所宜也找搯也麗屋棟也高名大家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二字本同但明字音同而字異耳樺傍為棺用也言此地所宜之木或拱把而見伐或三圓四圓而見伐或八圓七圓而見伐言不可得而留惟其有可用所以自禍如此解古巫祝者書名也解之中有曰牛白額者豚額折而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河如西門豹之事故漆痔病一句莊子好奇尊要漆此等說話適者往也言不可以之往祭於河也此三者之不可用巫祝之人皆以為不祥而不知惟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其在神人觀之則此不祥乃大祥也凡此二段皆言處世之難若求以自見於世必招禍患故以此譬之

支離者順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王管在上兩髀爲骨挂鍼治鍼足以糊口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提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累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身體無收拾之貌疏其名也順下而至臍其身曲也肩反出於頂上會撮推臂也五臟之管皆屬於背背曲則管向上也兩髀腿兩邊也背曲身下則髀似其脅也此形容一廢疾之人爾挂鍼縫衣也治鍼浣衣也以此爲糊口之計鼓策以算數米也播去其粗而得精米故曰播精足以食十人言其速也徵召武士選戰者也據臂於其間言選擇不及已也大役工役也不受功不以此事責之也功如左氏晉人城杞賦功於諸侯戰役之事既皆得免而又以病得粟與薪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支離其德言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以無

用爲大用也此與不才之本亦同意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避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翼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此段因論語所有借以譏侮聖門也來世既不可待已往之世又不可追既生斯世而爲斯人時既不可爲則當自晦而已於此而強懷救世之意非知時者也故曰德衰天下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已方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於刑爲幸耳又何敢他求乎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處亂世而僅免刑以全其生此特一羽之福而汝亦不知有之載受而有之也亂世之禍苟及其身常

至殺戮是重於地也而汝亦不知避之韓詩曰榮華不滿眼殃禍大如屋即此意也已乎已乎猶言休休也以德自尊而下臨他人取禍之道也殆乎危乎也畫地而趨言其自拘束以自苦如畫地而行焉陽明也人之本性本來光明汝迷而失之則必至行於世而有傷卻曲者言回護避就也不能任真直道而行如此回護避就則必至於傷吾足傷吾足者言其不可行也山木以有用而招斤斧之禍是自取冤傷也膏火以明而可用自取煎熬之禍因可食而後人伐之漆因可用而後人割之此皆不能自隱求名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譬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六

卷六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七

聲七

篇齊林

希逸

內篇德充符得應也有指已則可以應而應也

魯有兀者王貽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

問於仲尼曰王貽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止直後而未往耳止將以爲師而況不若止者乎真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元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獨若之何

常季孔子弟子也中分魯者言魯人之從夫子者半而從貽者半也立不教與弟子立而無所教坐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言而往從之者皆空虛未有所見一見而歸即充然而有得矣無形無所見也心成心感之而自化成也常季見其如此故疑以爲問仲尼曰夫子指王貽也直後而未往言我欲往見之特尚遲耳如某者且將師

之況他人乎真假豈特也引天下言欲率天下之人皆師之也彼兀者也而王先生是一句王勝也言其如此猶勝於先生則與常人亦遠矣先生指孔子也庸常人也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

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中一大條貫釋氏一大藏經只從此五字中出所謂死生事大如救頭然也是不得與之變者言死生之變雖大而此心不動亦不能使我與之變也不得不能也與之變者隨之而變也此語謂出於孔子乃莊子之寓言儒家闢以爲異端者謂其於他事皆不講明而終身只學此一件其說甚正然釋氏之學正以下愚之人貪著昏沈而不可化故以此恐懼之而使之爲善耳其教雖非其救世之心亦切爲吾儒者不容不聞其說而亦不可不知其心也彼以人無貴賤所畏者死耳故欲以此脅持之使入於道或謂釋氏畏死而爲此學失其心天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棄乎無假而不

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地覆墜猶大傳言乾坤毀也遺者落也言天地雖墜而我亦不與之墜落亦猶前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讀莊子之書與語孟異其語常有過當處是其筆法如此

非真曰天地能覆墜也審者明也見之盡也無假者實也如此等句皆莊子下字造語之妙處若言明乎實則拙矣不與物遷與不得與之變不與之遺同命物之化者言萬物之變化皆受命於我此猶釋家所謂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也宗者言萬物之始也守其宗者言斯人之所守在於所物之始亦猶前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之意莊子之書如宗字只訓始字求其意則不止曰始而已如此讀得方見其妙處守其宗者全體也游其和者大用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常人不知萬物之同出於一初雖其肝膽

亦自分楚越知其同出於一初則萬物皆與我爲一也此兩句看他下語開闢廣前後能文之士用此機關者不少蓋莊子之書非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獨精絕所以度越諸子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

耳於聽宜也目於視宜也彼能如此則不獨以耳聽不獨以目視此揮家所謂六用一原也音豈可觀而曰觀世音此雖異端之言而皆有深意德之和者與天地四時同也此和字非若中庸所謂中節之和而已讀此書當別具一隻眼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所喪言其觀於萬物無欠剩即讀婆姪一段便是此意此又翻公文軒介與之說也遺土猶言如土之自遺墜而不知也

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

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爲己修身也以其知言人有此識知則能修此身得其心以其心者言有此知覺之心則能得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與知覺之心非二物也特如此下語耳其意蓋謂

人皆有知人皆有知苟能盡之則可以爲己可以得心亦是常事耳故曰得其常心最者尊之也不曰尊而曰最此莊子之文所以奇也物人物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

流水止水皆以喻心流者不能止者也能止其心所以獨賢於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焉惟斯人則能之故曰惟止能止衆止此一句蓋言未能安其心之人而求教於彼彼乃能教之而使之安却如此下六字豈不奇哉揮家所謂將心來與汝安學者曰求心了不可得其師曰與汝安心竟便是此一段話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

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以松栢比舜以舜比王貽但言其得於天者獨異於衆人故能正其所生以正衆人之所生此生字只是性字或曰舜豈可比王貽若如此讀莊子是癡人前說夢也

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微證也驗也保守也守其始初之一語而必有證有驗只一信字却如此下句不懼下著一實字無此實則不能不懼矣九軍

者言衆兵也或戰國之時有爲九陣者亦未可知不必拘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之說自要自信也荆軻蕭政之徒求名而自信者也彼惟守此一信且能不變於死生而況有道者乎此一段今觀佛書中有坐蟬巖守虎穴者亦只此不懼之實而已莊子如此等處皆有所見非特寓言也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官天地天覆地載天生地成各職其職而

已府者聚也萬物隨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之意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亦是府萬物之意但語脉有不同耳寓六骸者言六骸者吾所寄也象耳目與不知耳目之所宜同意目象目而不止於視耳象耳而不止於聽故曰象耳目一知之所知上音智下如字智者得之於性知者智之用也以其得於天者而無所不知故曰一知之所知心無所見曰死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登升也假至也注音實音遐皆誤彼豈擇日而至於道乎言不擇日而升至於道無時而不在道也即道不須史離之意人之所以從學於王貽者從是而已此是字重以物為事物者人也言彼豈肯以為人為事乎蓋人自求學於彼彼何嘗求以教人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

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我出于止子出我止欲其相避也申徒嘉

又不如其約不違者不避也齊者同也執政自謂也言子與我同出入則與執政同矣後人者先已也先已而後人則是貴我而賤物有學問則見識廣大取者求也言子學於先生將來以廣其見識乃淺狹如此乎取大兩字佳與堯爭善四字最奇言子既兀矣縱能為善得如堯乎自反言其不自量也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憐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流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變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狀述也聲述其過以為足不當亡者眾人皆然不言其過以為不當存者已鮮矣唯有德者知事有命豈人之所能奈何哉

此三句是三等人若命順命也遊彀中數語極奇絕此易所謂履虎尾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人之生世動是危機易以虎尾喻已為奇矣而莊子曰羿之彀中彀中者張弓而射箭端所直之地也善射莫如羿彀中乃其必中之地喻世之危如此況在戰國之時此語尤切心幸而不中者命也廢然乃自失之意言其怒至此盡失去之反歸也言一見先生而歸皆失其所以怒矣洗字其佳言以善道告我如洗

濂我而不自知也形骸內外一句最好此
皆前書所未有者稱者謂其能言也如左
傳所謂魯人以爲敏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
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
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
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
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
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
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
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
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斲以詼
說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
邪老聃曰胡不宜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
不可爲一貫若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
刑之豈人解

踵見繼見也不知務猶言不曉事也尊足
者性也尊足二字下得奇所可貴者不在
形骸之外也賓賓司馬云恭貌是也詼詼

幻怪只言好名而已已桎梏者言名爲已
之累也天刑之猶天罰之不與之以道也
莊子借孔子以爲言或抑或揚皆寓言也
但如此段曰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
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此語亦有益
於世教死生爲一條不可爲一貫即齊
物篇可乎不可乎不可之意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貽他
丈夫與之處者愚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
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
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
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
腹又以惡駭天下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
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
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
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
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問然而後
應記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
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
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惡人者形醜者也不倡常和言其無所作
爲也無君人之位者言其無貴權也聚祿
富也望人之腹者飽也望滿也月盈曰望
看此等下字莊子之筆端豈可及哉知不
出乎四域言其所知非出於世外也雌雄
合其前與物狎也此即鷓鴣鳥不驚之意悶
然無意而答之意記者無繫著之意寡人
醜乎醜者愧也授之國者授以國政也卹
焉若有亡卹漢王如失左右手之意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
死母者少焉胸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
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
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
則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
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
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
貽他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
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於形骸之美
惡也胸若驚貌不得類者不似始者也已

身也言不見其身得似始者故如此分下兩句此皆莊子弄筆處變使其形之說若以名教律之此語大有罪豈古人所謂事死如事生不忍死其親之意此皆其形容之文有過當處不可以此律之亦不可不知其非也戰死不用翼非行禮之喪也實用也則者於屨而無所愛外飾無所施也此亦形容有德在內不在外之意天子之御不爪翦不穿耳不修飾而全其形之意新娶者免役禮記有之不得復使官中不得役之也此借全形以形容全德之義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此段歸結在才全德不形一句前言死生亦大而不得與之變於此又以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飢渴寒暑等總言之此是

絢繅發越處規者求也此等事之變天命之行日夜相更迭於目前雖有知者亦不能求其始不過曰自然爾然爾不足以滑和者言不能滑亂胃中之和也只是不得與之變一句不入於靈府者不動其心也和豫通三字一意豫悅也通流通也心既不動則使之自然和順豫悅流通而不失其兌兌亦悅也此一句便是莊子之文和豫通猶曰周徧咸也見後篇日夜無卻者言日新而不已也卻止也與物為春者隨所寓而皆為樂也物事物也此春字與兌字同接而生時於心者即佛經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接猶感也時猶時中之時也隨事之所感而應之不偏不滯故曰生時於心才者質也如孟子曰天之降才也才全猶言全其質性也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殆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

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德不形者言其德無所可見也水停則平平則可以為法法準則也內保停也外不蕩止也即前所謂鑒於止水者又如此變下其文和者中和之和也成者全也全此性中之和是其德之修也德不形隨事物而見言其無所往而非德非一端所可名故曰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執民之紀四字佳即是執國之柄憂其死者言能愛民也哀公安得南面而君天下此皆莊子下筆過當不照管處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與孟子友之云乎意同皆是寓言不可以實求之閔跂支離無服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有贅贅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有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閔跂曲背也支離偃之貌也無服無胥也

偃曲缺胷醜之甚也。肩有者細長之貌也。甕甕大瘰癧者也。此兩句皆喻人之好惡不在於形骸之外。偃癰之人得意於君視全人反不如之。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人不_レ忘其忘而忘其所_レ不忘。此兩句極佳。即孟子一指不若人之喻。所可忘者形也。所不可忘者德也。誠忘者真忘也。知有形而不知有德者真忘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尊。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曰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

聖人有所遊遊者即所謂心有天遊是也。知去聲以智處事也。約以禮自檢束。工藝能也。孽齒孽也。膠泥也。固也。接接於外而忘其內也。商賈也。如所謂買名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吾之累矣。聖人無所謀於世則不用智矣。不斷削而自合於理則不用約矣。守其內而無事乎外則

不用德矣。不貨者不來售也。則不用藝能矣。四者不謀不斷無喪不貨也。天鬻天食天祿也。猶言天爵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猶言有天爵而不求人爵也。

以接而生時乎其心才全而德不形一智之所知由前言之三字皆是好字。到此段接德智又成不好字。此鼓舞其筆不照前後所以為異端之書。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瞽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此段乃莊子與惠子問辯之言。有人之形以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語。惠子因而問之也。羣於人者言與人同類也。是非不得於身者言無入而不自得。超出於是非之外。獨成其天與天為徒也。言人能外於是非無入不自得。則與天為徒而所造者大矣。天與之形者有物也。道與之貌者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言人不以好惡之情而內傷其身者有益則有損。常因自然則無所益亦無所損矣。言有餘不足皆為病。益生者有餘之病也。好惡出於自然而無所著則無所損益矣。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是以益生為益生。非莊子之意也。莊子與惠子為至密之友。惠子博學而好辯。故莊子以外神勞精識之外神者神用於外也。猶言神不守舍是也。槁梧枯木以為几也。瞑倦也。堅白辯之名也。選授也。言天授子之形而子乃自苦如此何也。只一鳴字韓文公就此抽出一篇序如許其妙。莊子安得不為作者。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七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八

聲八

蕭林希遠

內篇大宗師上大宗師有道也猶言自然聖法天大法道通陰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人之生也凡事皆出於天故曰天所爲然身處世間人事有當盡者故曰人所爲人事盡而天理見是以其智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不役役以傷生故曰終其天年聲八既知天又知人故曰知之盛也此數語甚正雖然有患而下此一轉尤妙知有所待而後當知在我所待者在外或無所求而自得或必有求而後得皆不可得而定當者定也亦可否之當也事既定而後

見其當與不當之一字下得最工若以爲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以爲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此所謂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也譬如壽夭不貳莫非命也而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便見天所爲與人所爲不定處莊子看世事最精此等處當子細玩味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羣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寡不足也不逆順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爲誇雄誇也士與事同古字通用如東山詩曰勿士行枚也羣謀也無心而爲之故曰不羣事過而弗悔過失也猶今日躊躇也當而不自得當諦當也猶今日恰好也事成也自得自多也凡事或失或成皆委之自然不以失爲悔不以成爲喜也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

熱即無入而不自得也知之能登假於道言其所見深造於道也兩若然者此是莊子筆勢知與智同假至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噬言若哇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寢不夢神定也所謂至人無夢是也其覺無憂者與接爲構而不以心關也其食不甘即無求飽之意禪家所謂塞飢倉是也其息深深真人以踵衆人以喉道書修

○養之論其原在此神定則其出入之息深深皆自踵而上至於口鼻所以有數息之法神無所養則其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之哇吐也噬咽也內無真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於人此一句看參禪問話者方見得莊子之言有味如所謂蝦蟆禪只跳得一跳便是若哇之易屈服也嗜慾者人欲也天機者天理也曰深淺者即前單所謂天理人欲隨分數消長也此一段一句是一條貫

道書佛書皆原於此足見此老自得處不可草草讀過惜不見大慧張平叔與之論此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此一段只說生死出生也入死也脩然而往脩然而來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受而喜忘而復即是生死兩字不距者不逆也脩

○然隨之之意也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即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也或問趙州曰和尚百歲後向那裏去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草是不求其所以受受其形也得之於天安得不喜復歸也全而歸之無所係念故曰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心外無道也不以人助天壽夭有命人力無所加也此十字當子細讀之不捐者不斯須離之意

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顙頤凜然似秋燠

然似春喜怒哀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志者有所主而定之意此書字義不可以語孟之法求之前輩云佛氏說性上說得心既曰異端矣又安得以吾書字義求之寂靜也面壁十九年是其容寂處顙大也顙顙也頭容直故見其顙顙然凜然怒也暖然喜也無心而喜怒哀通四時之春秋也極止處也物事物也隨事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以接而生時乎其心者也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

用兵毒天下也施澤愛天下也皆以無心行之則亡國者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力於我何有吾書亦有此意但莊子之筆形容處說得多過當如曰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螯萬物而不爲義皆是此類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階務光伯夷叔齊

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此數句乃是譏誚聖賢以形容真人之不可及其意蓋謂世無真人不知至道自聖人而下無大無小皆非也樂通物者聖人之心以無一物不得其所為樂也通得所也不任物之窮通而以此為樂不足為聖人矣無心則無親疎有疎有親有心矣有心則非仁矣順時而動知天時者也賢者以此為能亦非也就利違害君子能之未能通利害而為一則君子亦非矣士必為名名者實之實為實失已也故曰非士真自然也不知自然而勞苦以喪其身是役於人者非役人者也此皆過當之論故孤不借而下如伯夷叔齊箕子皆遭譏訕以為役於人而失其已者故曰不自適其適其語雖偏其文亦妙孤不借務先胥餘紀他申徒狄皆古之賢者不自適不自得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

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濇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濇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具以為動行者也

此一段形容之語儘有溫粹處但說得太瀕洞佛書中多有此類狀容也義而不朋中立而不倚也慊然若不足而不自卑卑者奉承而自卑之意左傳使之副者曰承與乎容與也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之隅而無圭角也張乎舒暢之貌也虛者有若無也不華者實也邴邴喜貌似喜而不喜崔下也處世應物有不得已之意亦猶悶然而後應也濇聚也充悅之貌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故曰進我色止我德者即所謂虛室吉祥也止止也與乎自得之貌厲嚴毅之意望之厲然亦與世人同也

而其中實有崔乎不得已之意故曰似世濇乎大之意也無所屈於世故曰未可制好閉不欲開口也連合也密也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其既言亦若不言故曰悅乎其忘言也兩句即一意悅乎俯下之貌體本也翼附也聖人則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此則曰以刑為本而禮為附皆是反沈綽乎其殺者雖殺之而綽綽乎母忤於我心也行於世以禮徇俗也時乎用知則用知是不得已而應事也循德者循天德而自然也循乎自然而無所容力譬如人登小山有足行者皆自至人以為勤勞而後至言不必勤勞其心而行亦自至也此無容心之喻也丘小山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一自然也造化也好與弗好即好惡也其一同也其不一異也好惡之有異同皆不出乎造化之外故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

一人能以好惡爲同則知天者也故曰其一與天爲徒若以好惡爲異則知人而不知天者故曰其不一與人爲徒以人勝天不可也以天勝人亦不可也真人則無好無惡無異無同無分於天人但循自然而已此釋氏所謂有無俱遣老子所謂兩者皆歸之玄故曰天人不相勝此乃一與不一皆一也一即大宗師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

死生猶旦夜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情實也人力所不得而預此則天地萬物之實理也曰命曰天即此實理也此數語蓋以死生之天命發明一與不一之意曰父曰君人世人所尊愛莫大於此而是道之大尤出於君父之上故曰可以爲衆父父故曰其有真君存焉卓高也不可及也真自然也此語蓋謂人皆知君知父

而不知道之爲大宗師也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相煦相濡口相向而相濡潤也處陸之相濡不如江湖之相忘喻人處世而有爲不若體道而無爲也譽堯非桀一句雖若未經此其獨見自得處無桀亦無堯無廢亦無興無善亦無惡無毀亦無譽毀譽廢興善惡皆相待而生與其分別於此不若兩忘而付之自然付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佛家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曰有無俱遣又曰大道無難惟嫌揀擇皆此意也兩箇泥牛闖入海直到如今無消息一語最佳大塊天地也有形而後有生生則不能無勞老而筋力衰則自然安佚矣息者休止也善吾生者全吾身也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夫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壑中之舟澤中之山可謂藏之固密而有時乎失之夜半有力言造化也負之而走失也言人之爲計雖至深密而時有不得自由者所謂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便是昧者不知也小大舟壑山澤也壑之大可以藏舟澤之大可以藏山以大藏小是有宜也遯失也藏天下於天下付之自然也凡在天之下者皆付之於天則無所遯矣萬物之真實處常如此故曰常物之大情也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一身千變萬化安知其所止苟能知之則萬物皆備於我天地與我爲一其樂可勝計哉

聖人遊心於自然則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造物也善者能也言造物能此人猶效法之況道乎萬物之所繫者道也一化之所待者道也此所謂大宗師也說得一節高一節此是莊子之筆勢若聖賢之言則平易而已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一道字說大宗師也情實也信亦實也無爲無下手處也無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此兩句非知道者不知之關尹子有一章發得傳授字甚好自本自根推原其始也推原此道之始則自古未有天地之時此道已存矣是曰無極而太極也鬼造化之迹也帝猶易曰帝出乎震之帝也鬼之

與帝所以能神者此道也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故曰生天生地自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也不爲高不爲深不爲久不爲老四句發得越痛快六極六令也

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軾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垺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有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自稀韋氏而下有十三箇得字皆言得此道而後能如此也稀韋氏古帝王也挈天地猶言整齊乾坤也氣母元氣也襲陰陽之氣而在我也此又是修煉家之所祖堪垺山神襲崑崙馮夷水神有吾太山之神黃帝登雲天鼎湖之事也玄官猶今太清真境焉北方之神也少廣神僊之居也入莫知始終八字意同而句

有長短此文法也十三句之中却以日月斗入其間又以彭祖傳說證諸其後此是其筆端踰越規矩處不可以聖賢之書律之當令作一眼看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撓寧撓寧也者撓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瞿明瞿明聞之聃聃許聞之需役

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子葵子綦皆是寓言年長而有孺子之色此今修煉家之說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如此分別兩句極佳非莊子不能道前此未有也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而已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分解不過謂一節高一節耳外生者遺其身也朝徹者曾中朗然如在天平旦澄徹之氣也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死生又把殺生字說不死生生字說不生此其筆端鼓舞之常法言雖殺之而不為死生之而不為生也將送也無迎送無成毀即是自然而然也攫者拂也雖攫攫汨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寧定也攫攫而後見其寧定故曰攫寧攫寧也者攫而後成此名也

九箇聞字真是奇絕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後書之簡冊故曰副墨形之言正也書之墨副也洛誦者苞絡而誦之也依文而

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故下子孫兩字瞻者見也見徹而曰瞻明斯與囑同以言自許故曰爾許役者行使也需待也可以待時而行使也故曰需役於謳者言之不足而永歌之也於嗟歎也言其自得之樂也凡此數句謂道是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也是奇特到了却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即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此意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八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九

蕭 林 希逸 聲元

內篇大宗師下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順隱於膺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跼蹐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爲鷄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鵲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之意無者自無而

後有也既有有而後有生死也莫逆於心
心皆自悟而相契相順也偉哉造物者言
造化之大也拘拘者病之狀也曲倭曲身
貌發背瘡也五管瘡之發處也順下而隱
於臍肩脊而高於頂皆形容其病軀之狀
句贅髻也指天露頂也在身陰陽之氣不
和而後成病故曰有疹其心間而無事不
以病為憂也跼蹐扶曳而行之貌自照于
井而見其形歎曰使我為此拘拘者造物
也汝惡之乎此子祀戲問之也假使也浸
漸也此一段最奇只浸假二字便自奇特
言假使造物漸漸以予之身化而為他物
吾亦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惡
之意是雖寓言亦自有理得者時失者順
即前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亦是說死生之理縣解者言其心無所繫
著也苟為物所著則不能自釋故曰不能
自解物有結之萬物豈能勝天此皆安於
自然之意自然之天即大宗師也樂軒嘗
云莊子三十二篇只是自然兩字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
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
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
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
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
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擇矣彼何罪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治
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鉶大冶必以為
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
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
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蘇
遽然覺
曾子之易言其言如許聖賢之學也莊子
為此論又自索條比者呵止之聲避者使
其妻子遠去也怛驚也謂其無以哭泣而
驚怛將化之人鼠肝蟲臂言至小之物也
便是趙州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草之論但
其文奇唯命之從我不聽則為擇逆亦前
段物不能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自奇絕

賈誼曰陰陽為炭萬物為銅皆自此中抽
繹出金若能言人則必以為怪造物之視
人亦猶大冶之視金此等譬喻非莊子孰
能之成安也成然蘇之狀也遽然覺之狀
也以生為寐以死為覺却下六字如此結
上一段真文之奇處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
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問而子桑
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
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
戶乎而已及其真而我猶為人衛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
相與於無相與相與以無心也相為於無
相為無為而為也撓挑踴躍之意無極無
止也登天遊霧遊於物之外也相忘以生
無所終窮即所謂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
終也彼言不忘此言相忘則此八字只是

不求其所終五字也。莫然冲漠無有之貌。有間有頃也。往往事猶助原壤沐樽也。編曲織箔也。或編曲或鼓琴。指孟子反于琴張而言也。猗助語也。嗟來歌者發聲之詞也。反其真猶言復其初也。我猶為人。猶便是忽聽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此等皆其文之奇處。禮意猶言禮之本也。莊子雖爲寓言。而禮記所載原壤擊髀之歌。則知天地之間自古以來有此一等離世絕俗之學。今人但云佛至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此等人不待學佛而後有也。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

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修行無有言無德行之也。無以命之。猶言喚作何人。始得方外方內。猶今釋氏所謂世間法出世間法也。意趣既不同。而使汝弔之。我則失矣。故曰外內不相及。而某使汝往弔之。某則陋矣。與造化者爲人。只是與造物者爲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於造物之初。附贅縣疣。喻此身爲天地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即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之意。假於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爲身故曰托於同體。雖肝膽耳目亦不自知。即忘身之意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謂原始要終而不見其初也。彷徨浮遊之意。芒然無所見知之貌。塵垢之外。即方之外也。無爲之業。即自然也。憤憤然自昏之貌。爲世俗之耳目而行禮。徒自昏勞。此老子禮以強世之意。觀者示也。音貫。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

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下人也。

何方之依者。夫子所依行者。方外耶。方內耶。天之戮民。即前所謂天刑之而安可解也。謂我不得爲方外之人也。吾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敢問其方。猶問其故也。魚相造乎水。即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之意。穿池而養。亦自以爲給足。言得水不拘多少也。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爲生。無事而自定。無事無爲也。畸人畸者。獨也。言獨異之人也。侔合也。畸則不侔於人。而合於天。天以爲君子。則人以爲小人。人以爲君子。則天以爲小人矣。莊子之所謂君子者。有譏侮聖賢之意。在於其間。蓋以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爲天之君子也。此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須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衰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蓋魯國者以善喪之名高於一國也壹猶常也言其常怪之也言怪訝之久矣進於知者言其進進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如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也雖欲簡不得而其所為已為其簡故曰夫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之意就先即始也就後即終也順造化而為萬物故曰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自然也已乎助語也既聽其自然則安知將化已化與不化哉此類皆其鼓舞發越之語彼

既知道能聽其自然而我乃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駭形者形有老少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

駭異而其心閑而無事故曰無損心宅居也且生也死生旦夜也知生之所居者暫則雖死而非實死也故曰無情死情實也特覺人哭亦哭言隨眾也此是其欲簡而不得之處是自其所以乃此六字最奇言

其自得之妙所以欲簡不得簡而乃隨眾

以哭也此句最難解故數本以上句乃字與下句且字合為宜也兩字良可笑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也只是且字添一也字前篇中屢有之

矣吾者我也且今之相與既以我而怪之

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如何邪故曰且也

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莊

子大抵如此鼓舞其文若非別具一隻眼

者亦難讀也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學若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夢為夢魚只是前篇化蝶之意今之言者

其覺乎其夢乎即所謂蝶夢為周乎周夢

為蝶乎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言適

之甚也亦猶杜詩所謂驚定乃拭淚樂軒

先生亦曰及我能哭驚已定矣此言驚也

造適言喜也驚喜雖異而不及之意同排

安排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此笑出

於自然何待安排故曰獻笑不及排此排

字與下句排字雖同而文勢異不可聯上

字就造物之間事事皆排定死生窮達得

喪禍福皆已定矣我但安其所排隨造化

而去乃可以入於造化之妙矣寥天一以

是造化字寥遠也寥天之一即前所謂其

好也一其不好也一之一也又做成名字

如此皆莊子弄筆處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

曰而奚來爲軼夫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剗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華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剗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資汝者教汝也明言是非辨別是非也爲助語也軼亦助語也奚來爲何必來也黜剗點汚汝也猶言汝被他教壞了遙蕩恣睢轉徙猶前所謂撓無極彷徨塵垢之外之意遙蕩放蕩也恣睢縱橫也轉徙變動也藩者藩籬也言我不敢求其堂奧且願至於藩籬即是願聞其略如此翻下盲者瞽者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也

無莊古之美者也據梁古之勇者也言汝能有道而化我使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不知其勇知者不知其知去故習而自悟在汝轉移之間故曰皆在鑪錘成行也成自然之理也去我前日之習而行乎自然以事先生故曰息我黜補我剗使我乘成以隨先生也噫歎也未可知者言未見得汝便能如此也吾師乎以下數句方是說出箇篇名大宗師字鑿粉萬物而不可名以義澤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蓋言無爲而爲自然而我無容心故不得以此名之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是此意長於上古言在天地之先也千古萬古常如此安得以老少名之上而天之所覆日月星辰下而地之所載山川丘陵多少是巧且如天左旋經星貼天而不動日月五星乃右轉或遲或速或流或伏川巖水石多少奇怪皆造物爲之衆形之間如百卉羣木多少奇異非巧而何但喚做巧不得凡此數句皆是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

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故曰此所遊已言吾之所遊者如此也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粲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其後也此一段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莊子在當時亦知顏子之爲亞聖也坐忘之說乃莊子之說以此求顏子則誤矣蓋者言有所得也先仁義而後禮樂是以禮樂爲高於仁義一卽蓋莊子仁義二字只爲愛亞凡此字義皆與聖賢不同先忘仁義而又至於忘禮樂亦猶所謂外天下而後萬物也至於坐忘則盡忘之矣此有無俱遣之時所謂今者吾喪我亦是此意四肢耳目皆不自知故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墮肢體也去智黜聰明也大通卽大

道也所謂聖者無所不通睿作聖睿即通也觀此坐忘二字便是禪家面壁一段公案同者與道爲一也與道爲一則無好惡矣無好惡則化矣化則無所住而生其心矣故曰同則無好化則無常請從而後者言汝更勝於我我反不及而在汝後矣賢者勝也此賢於人之賢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段只言窮達有命撰出這般說話也是奇絕恐其以飢而病故曰殆病矣古人彈琴必有歌如舜鼓琴而歌南風是也若歌若哭者力弱而其聲微也不任其聲者言無力聲不出也趨舉其詩所謂情隘而其

詞感是也歌得不成頭緒故曰趨舉父母豈欲貧我天地豈欲貧我此數語最精絕求其爲之不得言既非天非地非父非母則孰爲之然則使我至此極甚者命也此意蓋謂自然之理在於天地之上命者自然之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便見列子力命篇不及多矣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九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

居齋林

齊逸

聲子

內篇應帝王言帝王之道合應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四問而四以不知答之即維摩經以不言爲不二法門之意蒲衣或曰即被衣也莊子所言人物名字多是虛言即烏有亡是公之類不必致辨齧缺悟其不言之意故喜以告蒲衣蒲衣曰而乃今知之者言汝于今方悟也而汝也泰氏古帝王也即大庭氏之類藏懷也要結也以仁而結人之心亦可以得人不出於如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爲徒也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天而曰非人皆是其弄奇筆處其卧徐徐安

也其覺于自得也或以己爲鳥或以己爲牛皆置之不問言聽人誰何也其所知皆實理情信皆實也其德在己皆天真也到此處天宇又不足以名之是其任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曰出後曰入看他下字處帝王之道任自然而已其名篇以應帝王意正在此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有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蜚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有吾先見日中始後見狂接輿故接輿以此問之經常也式法也義處事之宜也以經式義皆出於己言以身爲天下法也度人者化人也以身法而化天下故曰以已出經式義度人經式義句法便與和豫通同度音渡孰敢不聽而化言民皆聽順而

化之也欺德者言自欺也非實德也欲以此治天下難於涉海鑿河而使蜚負山也鑿河即是疏九河之類治外者言化之以心則無迹化之以身則有迹也正而後行者順性命之理而行也能其事者盡此自然之事也確乎斷乎也言其爲治斷斷乎如此莊子之意主於無爲故其說如此所以異於吾儒鳥高飛而避矰繳鼠深穴而避熏鑿言有迹者必自累今不能行無爲之化而至於有迹是其無知之愚猶不若二蟲也二蟲鳥鼠也神丘猶曰神阜也天根遊於殷陽至蒙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三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子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蒼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墳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子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以爲天下爲問便非無爲而爲之道故以爲鄙人之問而使我不豫不豫者不樂也與造物爲人者言處於人世而順造物之自然也厭足也飽也言遊於人世既已飽足則將遊於造物之外蒼眇之鳥虛無之氣也無何有之鄉墳垠之野皆言太虛無極之地也何帛猶何故也注訓法字法亦故也以治天下之問而感觸子之心所以不豫此感字猶言微觸我也帛字崔氏作爲亦是何故之意淡者恬淡也漢沖漠無形之地也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合於自然故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前言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看此氣字便合作性字說順造物之自然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矣何必爲天下乎有心則私矣此天根再問而無名人又以其真實語告之其名曰無名人便見前後所稱人名皆是子虛烏有之類所以後篇有寓言重言之說如稱黃帝孔子顏子狂接輿則是借重於其名以實己之說寓言則是無名人天根蒲衣子之類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
 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
 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耳也
 虎豹之文來田獲狙之便執簾之狗來藉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感然曰敢問明五
 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吳舉名使物自喜
 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有人於此言有箇人如此也此數句是不
 指名而譏侮孔子嚮疾趨走捷疾也彊梁
 剛健也言敏於學而能力行也物事也徹
 通也言事事通徹而所見虛明也疏虛也
 以此而學道不倦可以比明王否言學之
 爲王者事如此可否胥刑徒也易更也猶
 言卒更也胥易之名必古有此語如漢所
 謂鬼薪是也技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術
 之人也此二等胥易則勞其形技係則
 怵其心言如此爲學身心俱勞是猶胥易
 技係而已怵心言其心恐恐然也虎豹以
 皮有文故招來田獵之人藉繩也所以束

縛者也繫合作狸狗能執狸與獲狙之便
 捷可觀皆以招來束縛之禍言有能必自
 累也執狸字又見天地篇若以有爲之學
 可以爲王者事則是虎豹之類亦可比於
 明王矣此與之之甚之辭也此三句文自
 奇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即功成而不有
 之意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此朝野不知而
 帝力何加之意貸施也言施化於民也凡
 字訓釋亦就平反處呼施字便與施字同
 義天施地生雲行雨施天施兩施此二字
 平反雖殊其義則一有莫舉名者言其所
 有人莫得而舉名之民無得稱之意使物
 自喜言我雖無功可名而物自得其樂猶
 韓文所謂人自得於江湖之外也不測者
 不可測識也只是無有字立乎不測只是
 遊於無有筆端鼓舞大率如此以上數段
 皆是說其名篇應帝王之意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
 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

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
 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
 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
 使人得而相汝

歲月旬日或遠或近神巫相者也其言皆
 驗若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
 者心服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
 盡其內也而汝也汝未嘗盡見其實固以
 爲能得道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意當以
 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即生也無
 雄又奚卵言無心則無迹也此一句是喻
 其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亢高也自
 以其道爲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此便是
 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
 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
 治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嚮吾視之以地文明
 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

也地文者此猶樵家修觀之名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不震者不動也不回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惟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為濕灰灰活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之意杜德機亦是修觀之名德機生意也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為弗活矣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慶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

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為全然有生意也天壤亦是觀名天田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今修養家以舌間為天津以頂上為泥丸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即是有無俱遣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

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師示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太冲莫勝亦觀名也太冲太虛也莫勝不可捉摸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以為不齊言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

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鯢桓止水流水皆是觀名今佛家以為觀而古人以為淵淵有九名猶今觀音十二觀也審信也言鯢桓信乎為一觀止水信乎為一觀流水信乎為一觀壺子到此方說出向者所以示神巫者皆此淵也我有九淵而方示其三言我之妙處猶有未盡者審字作審非列子九淵之名皆全洪野處謂列子勝於莊子恐未為的論若此九

淵皆說盡則不得為奇文矣可盡不盡正是莊子之奇處精論文者方知之此章本有四節就此說淵九名一項却入第四節文章伸縮之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及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歸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已滅矣言不可見也未始出吾宗亦是

觀名虛虛無也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茅音類茅靡者拉扱也波流者莽蕩也言其看我不出但見拉扱莽蕩故自失而走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為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鼎竈之間而不出也食豕如食人言集神於內而不見其外也於事無與親者言其雖為事而不自

知若不親爲之也。彫琢其聰明而歸復於朴。卽前所謂墮枝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偶。安有封畛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其終身常如此也。一常如此之意。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莊子於此又說盡無爲而爲之事。尸主也。不以名爲主。是爲善無近名也。府聚也。前言不譽事。不謀焉。用智卽是此意。有意於謀。則是謀聚於此。可謀則謀。無所用心。故曰無爲謀府。事雖不可不爲。而不以事自任。故曰無爲事任。人雖不能無智。而不以智爲主。故曰無爲知主。心有所主。則私矣。此四箇無字。是教人禁止之意。與論語四勿字同體。察也。見也。見道至於盡。而無窮。枉而心遊於無物之始。故曰體盡無窮。而

遊無朕。朕兆也。始也。無朕卽無始也。天之受我。以是理吾能盡之。又不自以爲有得。故曰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見其有得。則近於迹矣。佛經所謂依幻說覺。亦復如是。便是此意。鋪說至此。以一虛字結之。此

一句甚有力。虛卽自然也。無所著也。鏡之於物。妍媸去來。照者自照。何嘗將之。何嘗迎之。將送也。照形而見形。照物而見物。謂之應鏡中。何嘗留之。故曰應而不藏。至人之心如此。所以於物皆無所忤。故曰勝物而不傷。天道不爭。而善勝。便是此勝字。若鏡數句。分明是解上面一虛字。文勢起伏。豈不奇哉。平澹之中。自有神巧。此等文字也。

南海之帝爲儺。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儺與忽時與過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儺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

此段只言聰明能爲身累。故如此形容。墮

肢體黜聰明。則爲混沌矣。本是平常說話。粧出日鑿一竅之說。皆奇筆也。儺忽混沌。皆是寓言。不可泥著。泥著則爲癡人。前說夢矣。混沌卽元氣也。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鼻舌。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混沌之全也。知識稍萌。則有善惡好惡。是竅鑿矣。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混沌不鑿也。莊子翻說得來。便如此詭怪。但文亦奇矣。

莊子三十二篇。分爲內外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自駢拇而下。則只擬篇頭兩字。或三字爲名。如學而爲政之例。其書本無精粗。內篇外篇皆是一樣說話。特地如此。亦是鼓舞萬世之意。但外篇文字間有長枝大葉處。或以爲內篇文。精外篇文。粗不然也。又有以七篇之名次第而說。如曰先能逍遙遊而後可以齊物論。既能齊物。又當自養其身。故以養生主繼之。既盡養生之事。而後遊於世間。故以人間世繼之。遊於世間。使人皆歸向於我。故以德充符繼

之內德既充而符應於外也人師於我而我自以道爲師故以大宗師繼之既有此道則可以爲帝王之師故以應帝王繼之雖其說亦通但如此拘牽無甚義理却與易之序卦不同善讀莊子却不在此但看得中間文字筆勢出自無窮快活

文字最看歸結處如上七篇篇篇結得別道遙遊之有用無用齊物論之夢蝶物化養生主之火傳也德充符之以堅白鳴人世間之命也夫自是箇箇有意到七篇都盡却枉撰僞忽渾沌一段乃結之曰七日而渾沌死看他如此機軸豈不奇特中庸一篇起以天命之謂性三句結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亦是文字機軸但人不如此看得破耳向待先師講春秋至西狩獲麟先師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所以絕筆於此是夜散行西軒廊間忽問曰今日獲麟處看得如何希逸應曰以中庸聖人所不知之語斷之諸家所未有也但經始於王正月終於西狩獲麟當時下

面若更有一句夫子亦必不書矣先師曰如何希逸曰如此歸結一句更如何添得先師不答而出已夜深矣即叩伯已丘丈之門曰肅翁春秋讀得甚好某與朋友讀春秋許多年未有如此見解者言之喜甚至半夜方歸後兩日伯已丘丈與希逸言之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一

卷十一

外篇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拇足大指也指手指也駢合也枝旁生也與生俱生曰性人所同得曰德駢拇枝指皆病也本出於自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爲侈矣侈剝也似此性德字義皆與聖賢稍異附贅縣疣亦病也駢枝則生而有之贅疣生於有形之後故曰出於形而侈於性多方多端也用之用之於外也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也非道之自然故曰非道德之正告子言義外莊子則併以仁爲外矣以仁義爲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爲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多方猶多事

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技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

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繫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敵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五色文章青黃黼黻古者以養目而莊子

以為亂淫故曰駢於明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明者也若以為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為是矣故曰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意亦然蓋以禮樂為外物也擢抽也塞猶言茅塞也德性本靜而強於為仁是擢德而塞性也法禮法也不及者人所難及也使人行難行之法故曰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簞鼓以言語黃惑鼓動之也以瓦而繫以繩而結事之無益者辯者之多言連牽不已累疊無窮而無意

味故以累瓦結繩比之竄定猶言修改也修改其言句以為辯故曰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敵勞也跬音企蹠跬也其言皆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故曰敵跬以譽無用之言若以為非乎而楊墨之徒則以為是矣多駢旁枝猶言餘剩也自然之道本無多端此皆餘剩之事非至正也至正者本然之理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跬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正正者猶言自然而然也自然而然則不失其性命之實理雖合而不為駢雖枝而不為跬雖長而不為有餘雖短而不為不足此數句極有味即前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也跬起也有所跬則不平貼不平貼則不自在看他這般下字豈苟然哉性長性短言長短出於本然

之性也長短性所安無憂可去也鳧鶴之喻最佳意與噫同歎也以鳧鶴二端言之則仁義多端非人情矣故歎而言之使仁義出於自然則不如是其多憂矣多憂者言為仁義者多憂勞也莊子之為此言自

孔孟而上以至堯舜禹湯皆在譏侮之數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譽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累贅也

手足之駢枝雖皆為病而不可強去之去之則為憂苦矣枝多一指也故曰有餘於數駢合二指而不可分故曰不足於數蒿目者半閉其目也欲閉而不閉則其睫蒙茸然故曰蒿目蒿者蓬蒿之蒿也蒿目有獨坐憂愁之意此莊子下字處憂世之患而自勞仁人也貪饕富貴而破壞其性情不仁之人也二者皆為自苦故並言之又歎曰仁義非人情乎言如此看來仁義信

非出於本然也其言嘈雜也三代而下此說盛行何其嘈雜也

且夫待鈞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性自然也德自得於天也皆非人力所為若必待修為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鈞繩繩約膠漆皆修為之喻也侵削戕賊也固定也屈折其身以為禮樂响俞其言以為仁義欲以此慰天下之心皆是失其本然之理故曰失其常然响俞猶嫗撫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鈞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縲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縲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常然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為駢枝者不為跂以下意同曲直方圓或附或離或加約束皆當出於自然而不用人力則為正理

誘與養同養然而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皆自然也故曰不知其所生不知其所得古今不二者一也不可虧者亘古窮今不加損也連連不已也膠漆自固泥也縲索自拘束也離性以為仁義為之不已則固泥拘束何以遊於道德之門徒以感天下也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言道德故其書專抑仁義而談自然亦有高妙處但言語多過當大抵莊子之所言仁義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讀者當知自分別可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抑自虞氏招仁義以挽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感迷也方四方也小迷則東西南北易位矣大惑則失天地之性矣借上句以形下

句招猶今人言招牌也立仁義之名以挽亂天下使天下之人皆趨於仁義奔命為其所使而奔趨也知仁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易其性也在小人則殉利在君子則殉名卿大夫則殉其家人主則殉天下殉從也忘其身以從之曰殉若莊子之意則天下國家名利均為外物也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大以下抑高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者指上言聖人大夫士小人也事業名聲雖不同而其忘身傷性則一此皆殉物之失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之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

於其間哉

博塞讀書二事之美惡不同而亡羊則均此喻最佳挾策即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瓊猶今骰子也亦曰齒亦曰目塞與賽同伯夷盜跖莊子豈不知其賢否特借此以立言此皆是其過當處君子小人雖異而殘生損性則一其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是皆以小抑大以下抑高之意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

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屬性猶言留意也會曾子也薛史子魚也名鯀以俞兒師曠離朱而比曾史亦是以下抑高之意臧善也言雖如此非吾所善也善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即順自然也此數語之中如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一大藏經不過此意安得此語若此等語皆其獨到不可及處這一彼字不是輕可下得禪家所謂狂天逐塊所謂幻花又生的果便是這箇彼字自得其得自適其適即自見自悟也大抵分別本心與外物耳不得其本心而馳騖於外則皆為淫僻矣自聞自見若在吾書即論語所謂默而識之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孟子所謂施於四體不言而喻伊川春秋傳序曰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皆是此意但說得平易爾晦翁懲象山之學謂江西

學者皆揚眉瞬目自說悟道深誠而力闢之故論語集解以識音志曰默而記之爾孟子不言而喻亦曰不待人言而自喻不肯說到頓悟處蓋有所懲而然非語孟二書之本旨也若以伊川默識心通之語觀之豈得音志乎然學道者若用功之時常有等待通悟之心此尤不可所謂執迷待悟則隔須彌山矣頓漸自有二機不可謂有漸而無頓亦不必人人皆自頓悟得之仲弓之持敬漸顏子之克己復禮頓也不然何以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何物也一日而得之非頓悟而何有此數語先提起一句曰克己復禮為仁乃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為仁由己由人乎哉語勢起伏便與禪家答話一同子細吟玩方見其味顏子既於言下領略乃曰請問其目此即禪家所謂如何保任之時四非四勿便是盡心知性知天之下繼以存心養性事天修身俟命之事也其曰為仁由己即禪家所謂此事別人著力

不得也先師嘗曰佛書最好誣吾書誣則易曉也上不敢為仁義之操是為善無近名也下不敢為淫僻之行是為惡無近刑也道德自然也余恐有愧於道德雖不為近刑之事亦不為近名之事近名則非自然矣故曰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修身其戲侮堯舜夫子曾史伯夷初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而已

塘東劉叔平向作莊騷同工異曲論曰莊周憤排之雄也樂軒先生甚取此語看來莊子亦是憤世疾邪而後著此書其見既高其筆又奇所以有過當慶太史公謂其善屬書雖辭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勉也其言洗洋上音洋下音華

自恣以適已此數句真道著莊子

外篇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乾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反音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

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馬丁邑丁編之以卑立二反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此段言外物能為身累之意翹足而陸者

凡馬立時其蹄必有跂起者也此是下句處義臺路寢即是王者之宮室義者養也居移氣養移體之地必當時有此二字燒剔治馬蹄也刻削也亦削其蹄也錐之籠給也羈絡其頭也鼎絳其足也今所謂前

鞅後鞅也連列之也卓棧槽檣也衆馬列於其間也整齊排布行列也櫛街也飾鑣纓在領下故曰前有櫛飾之患馬制於人而不得自樂其樂所以死者多矣即元龜與其曳尾於泥中意同但其間下數箇之字與前言二三後言過半文字華密如美

錦然古今多少筆法自此萌芽而出或曰外篇文粗誤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

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陶泥匠也匠木作也泥之與木皆人之之而成器亦猶馬之被燒剔刻錐馳驟主齊也豈不失土木之性人皆以伯樂陶三為能亦猶秦氏而下以治天下為能也可前篇仁義非人情之意此三數行之文乃意不過如此但文字精好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埴埴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隴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闖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同德者得之於天者同然也人之生也各業其生或耕或織皆是自然天機故曰常

性常性者即前篇所謂常然也黨偏也倚也純一而無所偏倚放肆自樂於自然之中故曰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命曰猶言謂之也齊物論之天行天鈞天遊與此天放皆是莊子做此名字以形容自然之樂至

德之世言上古也填填滿足之貌顛顛直視之貌形容其人樸拙無心之意又就其卧徐徐其覺于于應帝王中翻出此語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水路未通也人各隨其鄉而居自為連屬一鄉之中自有長幼上下相連屬也禽獸羣居深山去

人尚遠無害之者草木各遂其生長未有斧斤之禍也羈係禽獸而遊擊引鵲巢而闢人與物相忘也東坡雜說有少時所居書室鳥雀巢於低枝桐花鳳四五日一至

頗與此處相似見詩集二十八卷異鵲詩注以此觀之上古之時必是如此禽獸可與同居萬物可與同聚又安有君子小人之分族聚也並同也無知不識不知也無欲純乎天理也舉世皆然故曰同乎無欲

不離渾全也素樸純質也當此之時各得其自然之樂故曰素樸而民性得矣其德不離是謂素樸兩句相因而下句只用素樸二字接過古文法也今人之文更無此等法度

及至聖人蹙蹙^{上步}及為仁蹊蹊為義而天下始疑矣^下蹙蹙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為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前言及至伯樂此言及至聖人以下段應上段也蹙蹙勉強而行之貌蹊蹊行立不安之貌蹙蹙即汗漫也流蕩之意摘僻用手足之貌僻合作僻向音樂是也此又是自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中翻出言雖不經其文亦奇始分者言其心迹始分矣分則不統一矣如此分字皆是下得好處樽刻木而為之故曰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玉不

琢不成器故曰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自然也莊子以仁義為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為強世故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若孟子曰即文斯二者樂斯二者聖賢之言也此書禮樂仁義字義不同並以為外物矣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人之過兩句此上文結語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執曼詭街竊樂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蹊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此一段又是把前頭許多說話翻做數行中間添得幾句愈是奇特喜則交頸相靡

怒則分背相踶分明是一箇畫馬圖也相靡相摩擦也看他交頸分背字下得如何銜扼車上之物扼輶也月題今所謂額鏡也介倪介獨也獨立而睥睨怒之狀也閤扼曲頸而扼拒也不受銜絡之意驚猛也曼突也不受羈勒而相抵突之狀詭設計也竊潛地也詭計以入銜潛竊以如轡皆是悍驚不受調服故銜轡之時如此費計較也與人抗敵者曰盜馬之知至於抗敵人伯樂使之也若無銜扼銜轡之事則馬自馬人自人豈見其介倪閤扼之態哉民能已此者言民之所爲止於如此也匡正也以禮樂而正人之形以仁義而慰人之心皆聖人作而後有此上古本無之縣跂高揭而提起之意踉蹌不自安也好知爭利比馬之說銜轡也內篇外篇正與左傳國語相似皆出一手做了左傳又成國語其文却與左傳不同如莊子此篇便是箇長枝大葉處故或者以爲非莊子所作却不然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二

外篇肱篋

席 齋 林 希遠 產一

將爲肱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滕固局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篋揭篋檐囊而趨唯恐緘滕局鑄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手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網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七方二千餘里閭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看此篇便見得憤排之雄處粧撰一段譬喻自爲奇特肱篋開也探手取之也發亦開

也鼠竊之盜却下此六字非文乎絨滕繩結也攝纏繞也扁管鑰也鑄鎖也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其弘胞結及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胞裂也靡爛也皆得罪而喪其軀也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自恃而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

為盜之聖勇義知仁此是莊子撰出這般名字以譏侮儒者其言雖怪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挾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楚方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趙以魯不得而援也唇與齒似不相關唇竭而齒自寒川與谷不相干川竭而谷自虛丘夷與淵不相干丘夷而淵自實即今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也以喻聖人之法不為盜設而反為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生而大盜不起挾擊聖人縱舍盜賊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下治也

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竭則谷自虛矣川與谷雖不相通而春夏之盈秋冬之涸却同也丘夷山頽而夷平也猶曰

山附於地利也山夷則土實之於淵是不相關而相因也無故即無事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也聖人復出而制法愈密欺詐者得之益可以欺世故曰重利盜跖也魯酒薄而邯鄲圍又見維南子其文稍異意亦同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斗斛權衡符璽仁義四者並言以下抑高之意竊鉤小盜也鉤腰帶環也戰國之諸侯篡奪而得皆大盜也小者誅而大者乃如此憤世之言也既為諸侯則其立國亦以愛民利物為事是不特竊國併竊聖人之仁義聖知也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貴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

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名爲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之諸侯皆竊國者立於人上人誰不見故曰揭如此大盜昭昭於世併仁義斗斛權衡符璽以竊之而世未有立賞以求捕用刑以禁止者是皆憤世而爲此言魚不可脫於淵言不可離水也聖人之法只可自用不可使人人皆知之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明者天下皆知之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撻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拙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撻玉毀珠焚符破璽利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絕聖棄知之意非實論也殫殘者毀削也盡去聖人之法民始純一可與言道也故曰民始可與論議此皆憤世之辭故人每以利斗折衡焚符破璽之事譏議之其實即老子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

之意但說得過當耳東坡曰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字耶

擢亂六律鑠絕竿瑟塞聾瞶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攬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會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擢亂者拙擢而紊亂也六律有長短之叙拙而亂之使其不可用也鑠絕焚棄之也有聾瞶之耳而後能爲律樂之事塞其耳則人之聽皆合乎自然無此等造作也明巧兩句其意亦同因巧字却舉老子大巧若拙一語以證之亦是文法處曾史有忠孝之名楊墨有仁義之言攘除而棄擯之使仁義之說不行則天下之人同得此德

始歸於玄妙矣不鑠不消散也不累無係累也不惑不相誑惑也不僻無偏陂也以曾史楊墨與師曠工倕離朱並言亦以小抑大也外立其德者重外物而失本心也燭亂者言熏灼而撓亂之也以正法言之此等人皆無所用言皆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此一句結得極有力文字之好處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

十二箇氏只軒轅伏羲神農見於經自此以上吾書中無之或得於上古之傳或出於莊子自撰亦未可知亦由佛言我於過去某劫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所可考者三千餘年豈有許大天地地方有三千餘年伏羲以前必有六籍所不傳者但言之則近於怪妄然亦不可不知且如吾閩自無諸以來方見於漢至唐而後漸有文物無諸之前當猶草

昧可也近時囊山寺前耕於野者忽得一穴其間金玉之器鼎彝之屬甚多人皆竊而去之最後既虛鄉人皆相率而就觀其塼無大小皆雕人物龍虎不勝精巧此前穴也其後一壁以鋤斧擊之鏗鏘然有聲但堅固不可動必是銅鐵所灌意非有國者之墳不然書籍所載閭之上無聞焉則必有之而不傳者然則容成大庭之類不可謂無之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手諸侯之境車軌結車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
甘食而下又是山無蹊隱處抽繹出來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便是暗說孟子荀子推而上之孔子亦在其間矣觀齊稷下

與蘇張之徒便見莊子因當時之風俗故有此論好知則非自然之道矣故曰好知而無道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鈞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

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誦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畢有柄之網也弋繳射也機變變詐也削格猶漢書曰儲胥也猶今之木柵也捕兔

○鹿者亦有之置罟亦網也知詐以智而相詐也漸毒相漸染而為毒亂也誦桀誦也

滑汨亂也解垢隔角也堅白解垢異同皆當時辯者之名以取魚取鳥取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之亦是以曾史與斗斛權衡並

識之意每每常常也常常如此而至於大亂皆好智之罪也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

不知者務外求異者也已知者曉然而易見者也自然之理也不善在人者也已善在我者也即齊物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他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者亦非也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噓之蟲宵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嚙嚙之意嚙嚙已亂天下矣

○上而日月下而山川中而寒暑四時微而至於喘噓宵翹之物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此歎息一句而結之也喘噓微息而動之物附地者也螭蜥之類宵小也翹輕也飛物也蜂蝶之類宵蕭種種設實之貌役役務外作為之貌嚙嚙嚙嚙也上句既結了却以三代實之謂三代以下便是如此故曰自三代以下是已嚙嚙役役兩句對說下面只拈嚙嚙字結便與前篇素樸而

民性得矣處同道遠遊曰湯之問棘也是已起語也此曰三代以下是已結語也起結雖異同一機軸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二

虛一

九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三

虛三

外篇在宥

肅 齋 林 希遠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怙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怙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此篇又做一句破題又是一體在者優游自在之意淫亂也靜定則不淫矣宥者寬容自得之意遷焉外物所遷移也使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於外物又何用治之乎不怙不靜也不愉不樂也以堯對桀言之曾史盜跖之類也全書意勢皆如此其理皆未正然筆力豈易及哉以不怙比不愉便無輕重矣

人大喜和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

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卑訥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奴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也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有四時不至寒暑不和之事氣序既逆則人亦病矣使人者言因堯桀在上致人如此也喜怒哀失位居處無常謂妄為妄動也懂懂往來朋從爾思是思慮不自得也成章有條理也不成章則失中道矣喬好高而過當也詰議論相詰責也卓孤立也喬猛厲也此四字皆形容不和之意盜跖曾史只是替換賢不肖字用心既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為天下者於其賢者而賞之於其不肖者而罰之賢非真賢出於好偽舉世皆然故欲賞而不足不給亦不足也言世

問此等人多矣其意皆是譏賢者乃與為惡者對說所以重抑賢者也人人皆慕賞避罰以偽相與則豈能安其性情自然之理哉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僉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情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儆之吾若是何哉為明而好五色為聰而好五聲皆亂其真矣故曰淫德與理自然者仁與義有心以為之故以為亂於德而悖於理技能也淫樂也彼以禮樂為外物故曰相於技相於淫相助也助益之而愈甚也藝業也疵病也素能自勞病乃自苦以聖知之名而悅之則愈勞愈苦矣故曰相於業相於疵此

聖字上近似能字猶今言草聖之聖也故於盜亦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此皆字義不同處讀者當自分別不可與語孟中字義相紊亂八者明聰仁義禮樂聖知也安其自然則八者雖有亦不能為累故曰存可也亡可也不安其自然則八者能為害矣鬻卷局東之貌僉囊多事之貌豈直過也而去之言不特獵涉一過隨即休止齊戒以言謂鄭重而誇說之跪坐以進謂致恭盡禮而相傳授鼓歌以儆之謂言之不足手舞足蹈也此皆識一時之學者吾若是何哉言汝輩如此果何為哉吾非自言指他人而言也猶詩曰我姑酌彼金罍婦稱其夫也書曰我用沈酗于酒微子稱紂也此是文法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

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此段直說無為自然之治不得已三字便有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為天下而後可以天下托之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為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此兩句文亦奇理亦正讀莊子之書於此等句又當子細玩味禮記曰筋骸之束解其五藏便是不束矣擢抽也過用其聰明也尸居者其居如尸然即曲禮所謂坐如尸也龍文采也尸居無為而威儀可則自然有文故曰尸居而龍見淵深也靜也然不言也雷聲感動人也雖不言而德動人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也故曰淵默而雷聲精神也天天理也動容周旋無非天理故曰神動而天隨如此三句豈可以莊子為異端之書乎理到而文又奇所以度越諸子炊累即是野馬塵埃生物以息相吹之意炊動也累微細而累多也虛室之中漏日如卵灰看日影中微塵便見此兩字下得奇特若動而又不動

若多而不見其多故曰炊累言我若無爲於上而天下之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得自樂如萬物之炊累然又何用我容心以治之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擾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因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劇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澗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價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合而觀之便見奇特無擾者無撓亂撓拂之也排下者不得志之時愈見頹塌得志之時則好進不已上此心上也下心趨下也向上向下皆爲因殺乃自累自苦之意綽約儻美也剛強之人或爲綽約所柔以項羽而泣涕於虞美人是也廉劇主角也彫琢磨礪也諺云入大學者菱角入去雞頭出來即此意也少年得意之人多少圭角更涉憂患世故皆消磨了故曰廉劇彫琢

其內熱時如焦火然其凜凜時如凝冰然此皆形容人心燥怒憂愁之時一俯仰之間而其心中往來如奔馬四海之外其急疾也如此撫臨撫也猶言行一過也其居也澗而靜言心不動之時其動也縣而天言此念一起之時如縣係於天價與憤同倚驕亢戾之狀不可係即不可制也佛經云如何降伏其心看他降伏字便見得價驕不可係之意此一段模寫人心最爲奇妙非莊子之筆亦未易能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擾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肢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煨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股無肢猶髀肉不生之意脛無毛言勞其

足也矜音勤與種同牙柄也項籍傳錡種棘矜此言矜梗其血氣也猶曰榮其內也規爲也言其爲仁義法度勞苦如此雖如此勞苦而猶有無奈何處故有放流之刑不勝天下者言其無如天下何也四罪而

天下咸服本舜事也而莊子喚作堯所以曰其辭雖參差而諛說可觀見天下篇此便是參差處是實供吐了堯舜且如此延及三王尤大可駭矣施延也三王既如此所以下而小人則爲桀跖之行上而君子

則慕曾史之名而起儒墨之爭於是自喜於我而加怒於人自以爲知而以人爲愚自以爲善而以人爲否自以爲信而以人爲誕彼此皆然故有相疑相欺相非相譏之事即齊物篇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之意爛煨字下得好性命之理到此都狼籍了求竭者言下無以應之也

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推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擾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嵒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懷乎廟堂之上今世

殊死者相枕也折撈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據臂手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折撈據摺也仁義之不為桎梏繫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桎距嚙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此段言其不勝天下遂至於用刑鉗錮繩墨推繫皆用刑之具也繩束縛者也墨黥也春春者猶籍籍也罪在櫻人心者言自黃帝始也賢者隱遁不出而其君自勞天下之被罪者其眾氣象如許而儒墨於此時猶且高自標置於舉世罪人之中故曰乃始離跂據臂手桎梏之間離跂支離翹跂也據臂奮手言談也乃自許自高之貌意歎也甚矣哉言其所為已甚也儒墨於此可謂甚不知恥也上下兩甚矣字意却不同皆是奇筆處折撈據摺也相推行者相撈撈也折撈據摺因聖知而有桎梏繫拘因仁義而有桎距借曾史之說得以自文而為害是曾史為盜跖之嚙矢也棲

摺今枷中橫木亦楔也嚙矢今之響箭也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今行天下間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倭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是致和而使萬物育也官陰陽以遂羣生是變調陰陽以順萬物也官各任其職也陰陽不相戾各當其職曰官物之本然者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者言害物之事也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羣生亦自生自遂之物有心以官之則反為物之害矣而汝也指黃帝而言也族聚也雲不族而有雨是此有而彼無也不待黃而落失時也荒者日月有薄蝕廢其光也荒廢也翦翦猶淺淺也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帝曰茅閭居三月復

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挫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故以為善問窈窕冥冥遠而不可窮也昏昏默默微而不可見也無視無聽耳目俱忘也神存於心曰抱靜而無為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搖動則可以長生今修煉之學皆原於此如仙如佛自古以來必皆有之亦不是莊子方為此說也無勞無挫此無字與勿字同有禁止之意自無見耳無聞心無知又解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兩句神守其形則可以長生此神字今修養家所謂嬰兒是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達於大明

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

慎汝內不動其心也閉汝外不使外物得以動吾心也纔多知則為累矣不識不知而後德全故曰多知為敗至陽之初大明也至陰之初窈冥也原初也大明之上太虛之上也窈冥之門無極之始也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是此等說話但其說涵畜莊子要說得暢快故其辭如此為汝者教汝也遂從也猶往也入窮也言欲教汝極至於此也官職藏府也此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也我之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居其所則此身可以慎守物物皆自堅固物者我身所有之物也故曰物將自壯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此所以形雖千二百歲之久而不衰也處者處事處物也感而應之者也天地即吾身之健順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緼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廣成子之謂天者言其可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是以有涯而隨無涯也此兩句極有味以羸言之則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亦此意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是知物無窮而物無測也子在川上而曰逝者如斯夫亦指其無窮無測者言之上可以為皇下可以為王此皇王字如聖畫倫王盡制如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皇是無為者也王是有為者也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也下為土者地也言居天地之間瞻然無知舉頭但見日

月低頭但見地下而已百昌百物也生於土而反於土葉落歸根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之意去汝者離去人間之意無窮之門無極之野猶言天地之外也可與日月天地相為長久故曰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緼與冥同昏暗也當我者迎我而來也遠我者背我而去也物之來去我皆泯然而不知故曰當我者緼乎遠我者昏乎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儼然止執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問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

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

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也拊解雀躍形容其跳躍自樂之意儻然自失之貌勢然屹立之貌叟指鴻蒙也趙州見投子實油而歸州云久聞投子今見實油翁投子曰油油看禪宗此事便見雲將曰遊乃是莊子形容鼓舞處油字與遊字不同非以油為遊也不報而對曰遊仰而視曰吁畫得自妙育羣生之問便與前黃帝之問同掉頭掉頭也天忘朕邪朕我也呼鴻蒙為天言前日曾一見尚記得否豈已忘之邪浮遊周遊也猖狂軼蕩也不知所求無所求也不知所往無所往也軼掌紛汨也無妄真也遊於舉世紛汨之中而自觀其真不得已於民言欲謝絕之而不可也放劫也民以我為法也天之經常物之情實皆

自然而已今既以有心為之則是亂逆其自然矣豈得成自然之化故曰玄天弗成玄虛也猶言先天也默羣而不爭則無異類同類之別今各解其羣而去則是有爾我同異也鳥皆夜鳴驚也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皆自有心以治人始亦猶前曰罪在揆人心也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僂僂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後使庚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泮演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聞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拜稽首起辭而行然則吾奈何者言今既如此如之何而可也毒哉猶石頭所謂苦哉苦哉是也僂僂乎急去之貌言彼已自毒自苦可急歸

去不必問我這一段莊撰問答處便似傳燈錄上說話心養者言止於此心自養得便是曰養心而曰心養當于細分別徒但也言汝但處於無為之中而物者化自化者往來不息自生自化之意也將從前許多聰明皆吐去而莫留之倫與論同淖沒也泮沒而與物相忘則與泮演大同矣泮演無形無朕未有氣之始也解心解去其有心之心釋神釋去其有知之神莫然定也無魂者無知也指曰魄神曰魂無魂者猶前言塊然以其形立也解心之心與心養之心自異解神之神與抱神以靜之神自異此等字又當于細體認云云眾多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無知無覺之貌渾沌則終身不離乎道矣纔有知覺則與道為二故曰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此一句甚精微當著眼看凡有分別之謂名凡有好惡之謂情聞者見也無問無聞則無所分別無所好惡矣此即無

爲自然也我能無爲自然則物物各遂其生是其固然者也故曰物固自生固者固有也降猶言賜我也默者不言也賜我以自然之德不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之已得此道躬親也自也言自於吾身求之乃得其所得矣遂拜謝而去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拔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自此以下至篇末乃是莊子自鋪說一段欲人同己而不欲其異已是以我皆出手衆人之上也以己之所聞必欲衆人皆歸向而後安則我何嘗異乎衆人雖欲出衆而何由出衆若謂之獨見則必衆人皆不

知而後可既欲人人同我則是我不如衆人之技多矣老子曰我希則我貴矣莊子又如此翻騰出韓退之論文所謂猶有人之說在亦是此意其心如此而欲爲人之國是欲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爲害患也以此謀人之國是圖僥倖也僥倖爲心但見有喪安得有成但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爲其所惑也有土者有國也指當時諸侯而言也此意分明是譏當時歷聘遊說之士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物物者有心有迹也不物者無爲而爲自然而然也無爲則無所不爲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知物物之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故曰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闢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爲一非人可得而二之故曰獨往獨來是

謂獨有如此則至貴矣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響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伏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大人至人也即獨有之人也形必有影響必有響自然而然也有問於我則盡吾之所懷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獨當天下之大也我爲主配爲賓無響無聲無臭也無方無迹也撓撓羣動不已之貌適往也挈捷也汝指舉世之人也復歸也挈舉世之人而往歸之於撓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於世間者是出世世間非二法也無端無始也無旁四面皆無極也出入而遊乎其間日日如是不見其所終安知其所始故曰與日無始以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也故曰合乎大同頌贊也我身既與萬物皆同則不

得而自私是無已矣既已無已則何者爲有即龐居士所謂空諸所有勿實諸所無也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爲友者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者自堯舜而下皆在其中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藏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

觀此一段莊子依舊是理會事底人非止談說虛無而已伊川言釋氏有上達而無下學此語極好但如此數語中又有近於下學處又有精蘊不相離之意以道爲貴則物爲賤矣人豈能遺物哉故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任用也以道爲尊則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相依也匿隱也晦昧也明白者道也以事對道事則晦昧矣然

豈能盡遺世事哉故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道者精也法者藏也法豈能盡棄哉故曰藏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言義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故曰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道無親疎仁則有愛雖非至道而豈能遺仁哉必推廣之故曰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禮有節文似於強世而不可不爲故曰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豈一日一人之力可爲故曰積德人所同得也雖與世和同而有當自立處豈得與人同故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中和同也一於自然者道也然而有當變易處豈容執一而不變故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不可不知之謂神天之所爲皆不可知人事不可以不盡豈可盡棄之不可知哉故曰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

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不助者不容力也在於人者不容不爲而以道眼觀之則雖爲之而不容力故曰觀於天而不助此助字與助長字同不累者

不累積以高也累積以爲高則是容心不自然矣累音壘不謀者無計度之心也不恃者不自以爲恩也會聚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薄逼也近也所行雖近義而不自以爲有曰集義則不化矣不諱者不拘

忌也應應接也拘於禮文則有所諱避可行則行隨事而應接之故曰應於禮而不諱讓退縮之意也接事之間直情徑行無所退縮故曰接於事而不讓以法齊物雖紛雜之中而有簡直之意故曰不亂民雖

可恃而不輕我以倚重之物雖可因而不本以就末轉轉從上數句到此已盡却又提起一物字曰物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此物字即是精者爲道粗者爲物事事物物皆在其中矣若以道心觀之皆不足

為然而有不可以不為此便是人心處觀此一句則莊子豈不知精粗為一之理者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統於德言世間之事雖不可不為而必知自然之理則可不明於天理之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統一矣不通於道即不明於天也無自不可者言無往而不窒礙也上言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到此結處又曰不明於道則知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兩句只是一意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此兩行最妙最親切於學問但讀者忽而不深求之無為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之不容不為者也上句便屬道心下句便屬人心此一累字便與充字相近主者天道是以道心為主也臣若人道是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不是朝廷君臣從來讀者只作君臣就誤矣此是一身中之君臣齊物論曰其遽相為君臣

乎其有異者存焉當如此看可也莊子之書大抵貴無為而賤有為前兩轉既說有為者不可不為又恐人犯有為無為作一例看故於此又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開闢抑揚前後照應者看得出自是活潑潑地但其言語錯雜難辨變化故人有不能盡知之者兼其間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親而不可不廣者仁此語不入聖賢條貫所以流於異端須莫作語孟讀方可自賤而不可不任以下至不可不察也此莊子中大綱領處與天下篇同東坡以為莊子未嘗識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今日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為一之理於此篇得之更有一說聖賢之言萬世無弊諸子百家亦有說得痛快處耳如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威用之謂之神何嘗不說精底何嘗不說

粗底說得如此渾成便自無弊樂軒云儒者悟道則其心愈細釋家悟道則其心愈贏此看得儒釋骨髓出前此所未有也如莊子此段把許多世間事喚做卑喚做贏中間又著箇不可不三字似此手脚更贏了便無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氣象若分別得這贏細氣象出方知樂軒是悟道來是具大眼目者他人關佛只說得皮毛他既名作出世法又以絕人類去倫紀之說開之何由得他服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三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四

廣 森 林 希 遠

虛三

外篇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

其化均者言皆是元氣也治主也萬物雖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衆其主君也猶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天之與我者爲德我能推原其德之初皆自天而成之則人力無所加矣爲人君者能知乎此則無爲而順自然矣無爲自然便是天德玄遠也玄古猶遠古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天地之間有氣則有聲有聲而後有名名

之爲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此自天地之初纔有聲時便自定了此是自然底故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定官聲也道自然也既有此分則自有君臣之義便是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意故曰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用於世者多隨其能而盡其職其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蓋天生許多人出而做許多事故曰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萬物之間未有無對者有寒則有熱有雌則有雄有上則有下有前則有後有左則有右箇箇相應皆出自然故曰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此四句最妙其語亦純粹天能覆能生地能載能成同此德也通同也萬物之間各有自然之理行乎其中故曰行於萬物者道也上之所以治者如禮樂刑政皆治之事也事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技也道德精者也事與技粗者也無精無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道德即道道即天故曰技兼於事事兼於義

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兼者合二爲一之意義合作藝因聲同故傳寫之訛耳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畜天下即孟子所謂以善養天下者我無欲則天下自然足我無爲則天下自然化我能靜則百姓自然定淵靜澄靜也萬事不過一理故曰通一而萬事畢得於我者苟能無心則非特人服之鬼神亦服之記曰者猶傳有之也此語上世所傳故莊子舉以自證此五句極純粹上三句與老子略同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刻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

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遊也

夫子言其師也剝心者剝去其知覺之心也去此知覺之心而後可以學道人自然也為之以自然則謂之天得於己者不言而喻故曰無為言之之謂德無為言者謂無所容言也異者亦同故曰不同同之如此大矣崖異有迹也實解然也物物不同而我皆有之故曰有萬不同之謂富即萬物皆備於我也紀條理也所執之德小大有序各有條理故曰執德謂之紀卓乎如有所立德之成也循其道而行則無所不備備道全美也完全也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故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十者天德仁大寬富紀立備完也韜藏也包括萬事而無遺皆歸於心此心之大無外矣故曰韜乎其心之大也遊者往也遊者如斯之遊也萬物往來不窮而吾與之為無窮故曰沛乎其為萬物遊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

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富藏於天下也不近者遠之也不以壽夭為哀樂不以窮通為榮辱醜字下得便勝辱字一世之利與一世共之不拘以為我之私分人亡弓人得之之意也雖王天下不自以為尊顯黃屋非堯心之意也曾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為顯故不以王天下為顯也聚萬物而歸之一理故曰一府死生亦大矣而無所變於已視之若一也故曰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淵乎其居靜也居者不動也定也濇乎其清不混不雜也金石之鳴亦自然之天也故曰金石不得無以鳴言鳴底便是道也然金石雖有聲非人考擊之則不鳴人之考擊亦是天機也此兩句又是一般道理亦猶前所謂庸詎知吾所謂天者非人乎

所謂人者非天乎故曰萬物孰能定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亦是此意但於此書文字說得奇耳

夫王德之人素遊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王德者言有王天下之德也素遊者以素朴而往猶易言素履往也事事無不為無不能而不以此為名故曰恥通於事本原萬物之初也知道於神至誠如神也採取也物有取於我而後其心應之故曰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採猶感也出猶應也萬物皆造化所生凡有形者皆同此道也然非自得於我則此道不明言不知也下句生字言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存我之形以窮究其始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其自然之道此非聖人不能也蕩蕩乎言其大也忽然出首出庶物之出也勃然動不得已

而起之意也萬物從之是聖人作而萬物觀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冥冥無形之地也視於無形而其見曉然即恍兮惚兮其中有象也人皆以爲無聲而我之所獨聞如八音之相和所謂非見彼也自見而已矣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深之又深入玄入妙也而又能應乎物言能精能粗也神無形也精氣也以無形而見之有氣形上形下之意也存於我者虛而應於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也時聘時出而用也要其所歸宿不可以一定言或大或長或短或速或近便是時中之意脩遠合作遠近其意方足今曰脩遠脩即長也分明是箇近字意或

是上面既曰小大長短此言脩遠則近亦在其間不然則是筆快失檢點處但此兩

三段散語文字精甚他人如何有此筆法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段言求道不在於聰明不在於言語即佛經所謂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火燒須彌山却粧出一段說話如此玄珠道也知知覺也離朱明也契詬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知覺聰明言辯皆不可以得道

必無心而後得之此等譬喻也自奇絕。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鬲缺鬲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鬲缺可以配天乎吾稽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鬲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

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段段是撰出愈出而愈奇若此一段謂外篇粗於內篇可乎配天猶書云殷禮陟配天也言王天下也要邀致之也圾危也殆亦危也聰明叡知性也給捷也數急也敏見快也應事之間以其性之敏故應之捷給此其過人處也修人事以應天理故曰以人受天審明也禁過猶持心而未化也。知過之由生則不待禁止之矣乘人而無天言盡其有爲而不知無爲也乘行也行其在人之事故曰乘人身我也以我對物故曰本身而異形火馳如火之馳言其急也自尊尚其知而急用之故曰尊知而火馳緒末也爲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故曰緒使衆性之意也物絃爲事爲物所拘礙也物隨四方而來顧視而應之故曰四顧而物應事事而應各度其宜故曰應衆宜爲物所汨而失其自然之常者非能定而

應也故曰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化爲事物所變動也常一也未始有常無定也一箇彼且七箇方且古今以來那得這般文章雖然又轉一轉言其雖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故曰有族有

祖只此等閑四字下得亦奇衆父者出於衆人而可以爲其父也謂其高一世也衆父之父則高又高矣衆父之父天也自然者也率將帥也言此人之用於世亦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北面臣也南面君也言以此爲臣道以此爲君道皆有惠害故曰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舜使聖人富堯曰舜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舜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舜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富壽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爲不足介意莊子却如此翻說越見他高處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即是孩兒墮地便有衣食分劑山谷所謂百草愁春雨是也富而使人分之言各付諸人也

天聖人鵜居而穀食爲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十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鵜居無定所也穀鳥初生者也其母哺之雖食而非自求也言無心於食也鳥行飛也無彰無迹也隨所寓而無懸著也與物皆昌者物與我各得其生也修德就閑邦無道則隱也厭世而上仙解脫之意也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患少壯老也撈骸經恒河水之喻便是三患身常無殃自樂也上言壽富多男子下却倒說壽既在後其壽又多此亦文之機軸也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猶欲問而封人不之答但曰退已猶言

你去休接與趨而辟荷杖丈人至則行矣伊川不得與同舟者言皆此機關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

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他佗乎耕而不顧

此段又言世變愈下一節不如一節在禹時便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者落廢也言吾不暇與汝言恐廢吾耕事也他佗低首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子賞罰而民不仁其意蓋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訟之意却借堯舜禹之名以言之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

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
同乃虛虛乃大合喙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其合絳縹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手大順
泰初造化之始也所有者只是無而已未
有箇有字也有猶無之則安得有名此乃
一之所由起也此一字便是無字故曰有
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矣凡物各有
其有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起之時也若
有分矣而又分他不得故曰且然無間且
然猶且也且字下常添一字無間便是渾
然者有分便是然然者此命字即天命謂
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之動運而不已
生而為物則是其動者留於此故曰留動
而生物留動二字下得極精微莫草草看
動陽也留動靜也靜為陰此句便有陽生
陰成之意物得之而生既成物矣則生生
之理皆具以元氣之動者而為我之生者
此謂之形也看他形字却如此說實他書
所無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此一句
便是詩有物有則便是左傳所謂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則也形體氣
也氣中有神所謂儀則皆此神為之便是
性中自有仁義禮智之意若以吾書論此
四句第一句德字却是性字此性字却是
性之用矣所以道此書字義當作一眼看
性修反德者言修此性以復其自然之德
德既至矣盡矣則與無物之初同矣及德
猶言復禮也至極至也同於無物之初則
虛矣虛則大矣既虛而大則不言之言合
喙者不言也鳴者言也以不言之言如此
下二字便是他奇筆處下面却翻一轉又
曰喙鳴合此合字又與上合字不同矣言
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
矣以此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喙
鳴合與天地為合絳縹猶泯泯也泯泯然
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謂之玄妙
之德則與大順同矣大順即太初自然之
理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
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雖堅白若縣寓若是則

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
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丘
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
有趾無心無耳者眾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
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
此又非其所以也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
其名焉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以我之可明
彼之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辯者之
言雖曰堅白同異紛紛多端而我能分辯
之若懸於天宇之間謂能曉然揭而示人
也離分析也胥易技係解已見前篇成思
者為人所繫縛而成其愁思也自山林來
者言為人捕而來也前曰執殽此曰執狸
殽字誤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與天
道不可得聞之意有首有趾言人之頂踵
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
狀自然而然者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
即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此一句
下得亦奇盡無者言世無此人動止起

居也廢起窮達也言起居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而然者人皆知動止死生廢起之爲動止死生廢起而不知其所以爲動止死生廢起者也退之還文暢序曰江河所以流人物所以繁亦有所見之言但今人等聞讀過了治者治事之治也人者人事也因人事而治之則我無容心故曰有治在人非惟忘物併與天亦忘之此謂之忘已忘已者無我也入於天者入於自然也猶前曰入於非人也上曰忘乎天此曰入於天入則與天爲一矣惟其忘而後能爲一也但應帝王曰未始出於非人未能忘乎天也未始入於非人出乎造化之上也與此入乎天之語又異此皆其鼓舞處不可執者執者則難讀莊子矣

將聞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

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聞勉觀觀然驚曰勉也沈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薦陳也請以所言陳之拔出公忠之屬舉賢也無阿私無偏黨也輯安也局局笑之貌也螳螂怒其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以任此大事也曰怒而飛曰草木怒生此言怒臂莊子喜下一箇怒字其自爲處者言其自爲所處之地如此則似危其觀臺以示於人人將往而歸之則投足而來者愈衆矣多物人物之多也意言名聲愈盛而世之趨者愈衆則自累矣觀觀驚之貌聞此言而無所知故曰沈若於夫子所言風者遺風之風亦猶曰言其略也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咸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凡堯舜之教民溟溟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搖蕩也轉移也賊心有爲之心也獨志獨

得之志朝徹見獨之獨也民既成教而易其習俗皆滅去私心而進於道但如生知之性自有而不知爲上之化故曰不知其所由然以堯舜爲高而以我次之故曰兄堯舜之教而弟之謂堯舜豈能勝我我不在堯舜之下却下句如此也是好奇溟溟有低頭甘心之意民字即是人字言凡人能如此則豈肯兄堯舜之教而自處其下也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居安也欲者聖人欲其民如此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大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捐潄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智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

責然懸俯而不對有間為圖者曰子真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圖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獨張其說以賣名譽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畦間鑿隧為水溝也抽拔也決湯洋溢而湧出也言取水之易也此數句形容得括樞自好機械器也用之則為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純白不備言不純一。虛明也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一也道所不載言不能載道也要求學問工夫這般處皆當子細體認子真為者猶論語曰吳自也擬聖言慕聖人也於子自大之貌獨弦哀歌言人不已知而自誦自說貴名沽名也獨弦哀歌譬喻說也此之擊磨於術則非矣忘汝神氣猶曰點其聰明也復汝形體即忘已也汝能如此猶尚庶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此譏吾聖人之言無乏即無落也

子貢卑陳失色項頑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金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此乎薄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卑陋慙惡之貌項頑自失之貌不自反言不復其常也天下一人言孔夫子也事求可為則為也力少而功多便是括樞之類徒獨也今其人獨不然言漢陰丈人也託其生於世雖所行亦與人同而不自知其所往即浮游而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也故曰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淳備純一渾全也此乎無形迹之貌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言此人心中心必無功利機巧之事也此忘字與亡同無也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

下譽之得其所謂整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儼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夫人者指漢陰丈人也不以毀譽為損益譽且不顧而況毀乎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所言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為世故所役而不自定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特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假大也假修大修也渾沌氏即天地之初也術道也識其一者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二者言心不分也內本心也外外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素者素朴也無為則復歸於自然之朴體性全其性也抱神一也汝特固驚邪固宜也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異也

諱芒特東之大壑適遇死風於東海之濱死

風曰子將異之曰將之大聲曰異焉焉曰夫
大聲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
將遊焉花風曰夫子無意乎橫目之民乎願
聞聖治諄若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
舉而不失其能舉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
言自爲而天下化乎挽頤指四方之民莫不
俱至此之謂聖治

大聲大海也橫目之民撰出此等字以形
容世人也遊於大聲者言世間不足觀將
觀於海官施不失其宜隨職而各當其任
也拔舉而不失其能無遺才也情事實事
也盡見事事可爲之實順其所可爲者而
行之故曰罕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所行
所言皆是自爲不爲人而爲也天下自然
化之自爲者爲己非爲人也手挽挽動也
言舉其手隨所頤而指之民莫不應書曰
惟動丕應僂志是也手挽頤指指麾拱揖
之意聖人之治天下如此意謂古帝王也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
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

爲安怡也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僅乎若
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
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居行動靜也動靜無所容心故曰居無思
行無慮也不藏是非美惡佛家所謂不思
善不思惡也共利共給與人同樂之意怡
乎悵然之貌若嬰兒失母若行失道皆言
其無意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
致之不問言無心也德人比之聖治高一
層矣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
之謂混冥
上神言其神騰躍而上也出乎天地之外
日月之光反在其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
言雖有身似無身矣照曠者言大昭晰也
致命極乎天命也盡情者盡其性中之情
也此情字與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
同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事無所累於我
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復情復於實理

也萬物皆復於實理則與我爲一矣混冥
即渾淪也即所謂渾淪沌沌也神人比之德
人又高一層如此分別蓋謂古帝王之上
更自有不可及者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
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
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
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
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髮病而
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着
之

滿稽之言以征伐不及於揖遜因無鬼之
問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於治
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爲累也無瘍何以
藥不禿何用髮不病何用醫蓋言喚作治
天下便是病了無爲而治則無病也孝子
爲父操藥其色終是不樂不若父之無病
也故聖人以爲有心於治天下則可愧矣
其言雖不正譬喻處亦奇特修進也與着
同古字通用着之羞恥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曰不尚賢不

使能標枝枯枝也但見其枝不見其葉故曰標枝野鹿標枝皆是無情無欲之喻端正修身也相愛相親也相與以實誠也由心之謂忠當事事得其當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有生之民也相使相友助也不以為賜者不以為恩也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是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此皆形容太古之世

孝子不說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威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

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佛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

不說不諂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為然隨其所行為善不知諫者也君親則以諫者為是以不諫者為非而我之於

世隨其所善者而為之隨其所以為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此意蓋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己而與造物為徒者也導順也諛諂也我之所謂道只與世俗同則是我之所

為亦導諛世俗而已矣若人加以導諛之名則我必不悅而終身所為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聖人以天下通行者為道而莊子以為道必出於一世之上故以古之帝王與聖賢皆作下一等者乃如此發明一段筆勢翻轉信不可及然其言亦太過矣

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執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為徒過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

至也

合其譬者言合天下譬喻以立說也飾辭者言修飾其言辭也聚眾者言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已也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要其終也不能離於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

末不相照應矣故曰不相坐猶不相當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執以誘誨學者故以為媚采色文章也循循以誘誨學者故以為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已之所是學於我者皆以為是已之所非學於我者皆以

為非學於我者皆流俗之庸人也我之是非與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矣既與庸人為徒而不自謂為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莊子之意蓋以其所獨得者人皆不知故已與人異遂有此憤排之言非正論也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窮三人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者雖有析向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解不入於里

耳折楊皇華則噓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在鍾感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感予雖有折斷其肩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感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終身不解不靈只言其不自知也折向趨向也三人同行而二人皆感猶且勞苦而行不至今天下皆感於其說我雖獨有所趨向何以回一世哉此予字莊子自道也折楊皇華里巷之曲名也大聲古樂也喻其至高之論也不止於衆人之心者與之說不入也折楊皇華比俗言也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者垂其足而坐不肯行也二垂踵惑者即前言二人惑也所適不得即前言勞不至也傳寫之誤以垂爲金以踵爲鐘皆不可解以前句證後句合作垂踵分明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感也此自歎之言謂我既知其不可告語而欲強以語之是我又添一惑也釋之舍去也不推不必推說也比近也付之不言則不近

於憂矣此自解之言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厲人惡人也中間添一之字猶前言驪之姬也此是其文法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已

是自知其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以前面大惑終身不解大愚終身不靈又如此譬說兩句而不結斷此皆是弄筆處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懷中額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癸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難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固可以爲得乎則鳩鵲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其斷在溝中者破爲犧樽之餘者也同此

一木或爲犧樽或棄溝中榮辱雖不同必竟皆是枯木矣此與臧穀亡羊處意同五

色五聲五臭五味皆人力爲之故以爲亂性以此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懷衡逆人也中額自鼻而通於額也濁口

汗其口也厲英牟失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而汨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故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楊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而乃自以爲能彼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以此爲自得則禽獸在籠中亦

爲自得矣貶之之甚也濁口一本作渴非也

且夫趣舍聲色以崇其內皮弁鵠冠搢笏修以約其外內文盈於崇外重經繳皖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以其趣舍形諸言語見諸顏色與人爭是非冒次爲之梗礙故曰趣舍聲色以崇其內皮弁鵠冠搢笏修以約其外搢笏服必以禮強自拘束故曰以約其外搢笏執也紳修長帶也其在於內也文塞充盈

如柴枲然言曾中不自在也外為禮文束縛如罪人被束縛然纒繳繩縛也眈眈目視之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為得是罪囚之人與囊檻之虎亦以為自得乎極口以詆揚墨亦已甚矣交臂束其手也歷指繩縛其手而指可數也囊與檻並言亦猶俗言胡孫入布袋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五

虛 希 進

外篇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道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若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帝道聖道本難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為三皇聖為五帝也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無積字更分曉此段主意却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但讀者不察之耳六通四辟猶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障礙也昧然者冥然之意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此一句最精神言聖人非以靜為好事故欲如此靜萬物不足以撓動其心故不求靜而自靜

也鏡與撓同以水以鏡為靜之喻即眼前說話但是文字精到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把一靜字演作八字要得分曉也平定也至極也言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極至之事也休止也言帝王聖人之心止於此也亦猶曰止於至善也休則虛即惟道集虛言祥止止也但此下又言虛則實實者倫矣發得又精神虛則實即禪家所謂真空而後實有也倫理也實理之中自有條理便是渾然之中有

樂然者上句發了虛則實下句又言虛則靜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無不當其宜故曰動則得矣任事者責言各任其事而盡其責是無為而無不為也俞俞安樂之貌憂患不能處言不入於憂患也處有陷入之意憂患不能入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久便是靜者壽也四句以虛靜無為字相生成文此莊子筆法也到此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之以萬物之本本者初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初處上即南鄉之君也處下不仕者也玄聖素王言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也退居而閑游隱者也進為而撫世用於時者也觀此一句其意何嘗不欲用世何嘗不以動靜為一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者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者和者謂之天樂

靜則為聖動則為王即是內聖外王四字無為也而尊尊貴也言天下之道莫貴於無為也樸素無文采也雖若樸素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故曰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明白者言曉然如此也若知此天地之德則可以與天為徒故曰與天也和合也大本大宗即是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調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既曰天和人又曰人樂天樂鼓舞發越其筆勢大抵如此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蓋莫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此數句與大宗師篇同却又著莊子曰三字

前曰許由之言今以為自言可見件件寓言豈可把作實話看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過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也物化隨萬物而化也靜則為陰動則為陽同波同流也聖門只曰不怨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句愈自精神鬼出而見於人則曰崇其鬼不崇言神藏而不露也其魂不疲言精神不倦也曰鬼曰魂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而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故曰推於天地而通於萬物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

天天下必有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天地道德皆無為之理而已此段又將無為與有為對說以無為為君之道以有為為臣之道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者言臣當勞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者言君當佚也

用天下君也為天下用臣也如此說臣主又是一意不可與在宥篇天道人道同說若如此拘泥便讀莊子不得且如此篇既言君當無為臣當有為而前章又曰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又曰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則臣道亦無為矣豈其說自相戾乎所以道若如此拘泥則讀莊子不得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落天地言龍絡也絡與落同彫萬物者言

其巧也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故曰天不生地不長帝王以無為而成天下之功亦與天地同也乘天地者猶曰乘六龍以御天也馳萬物者役使羣動也此段只是贊說君道無為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量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自此以下又說有為蓋以無為為本而以有為為末要在主君道無為也詳在臣臣道有為也威武文德之補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矢矛戟戟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度量等差也刑名名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禮法度量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哉也哀之末也

即與其易也寧戚之意此數句甚平正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以生非由外鑠我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此一句尤好看得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成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高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因上面一先字與一從字又說許多譬喻蓋言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人取而法之故曰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取象焉天地四時亦喻說也化作化生也詩言蔽亦作止是也明萌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隨

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殺等也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爲先也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

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世次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此段自言爲治之序凡有九等以天爲第一道德爲第二仁義爲第三分守爲第四刑名爲第五因任爲第六原省爲第七是非爲第八賞罰爲第九分守職守也刑名

名稱也刑與形同因任是因其所職而大任之也原免也有減也不任其事則免之則省去之矣是非旌別淑慝也賞罰捷以記車服以彰之類也莊子其言爲治之序如此不知天討有罪天命有德賞罰何嘗

非天豈九變而後及之如此議論便去聖賢遠甚但言先明天次道德其下又有此數節亦不是捨粗而求精愚知處宜言當其任也履位亦猶當位也襲安也安其情實則君子小人各有所處也必由其名稱名責實也知謀不用必歸其天言事事雖各有處而無容其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太平之世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

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書古書也古書之中雖有形名之說而未嘗捨本以求末故曰非所以先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之則失其本始矣倒置也迂逆也若逆此自然之道倒置其說則是治於人者是爲天下用也非用天下者也以刑名賞罰爲治之具以分守仁義爲治之道何嘗差錯但說得複雜爾一曲一偏也上所以畜下則是君道下所以事上則是臣道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教嫗侮也苦哀憐之也嘉善之也婦人寡婦也既與孺子對說雖無寡字而意自明天德自然之德也出寧者肯出庶物萬國咸寧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日月照而四時行也既晝而夜夜而復晝常常如此經常也雲行雨施隨時自然此皆形容無為而為之意膠膠擾擾言撓亂也堯曰我之所為未及於汝未免自為撓亂所以只合於人而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三句謂堯自歎之辭也天地者古之所大言天地自然之理自古及今莫大於此也共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他為但法天地則可矣前言堯舜既有抑揚此又與黃帝同說殊無輕重若泥其名字則窒礙不通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繕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

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特異焉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手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西藏書於周室者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書也繕反覆言之也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為太繁太謾言太汗漫也物愷者以物為樂與物為一之意也後言猶曰淺近之言也幾手危乎也物之不齊何由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胷中便有箇私字有此無私字便是有心故曰無私焉乃私也牧養也欲使天下無失其所養則天地之間物物皆有自然之造化何可容力但當依放自然之德循行自然之道能如此已為極矣故曰已至矣

亡子逃也擊鼓而求言勞苦而驚動世俗也如此乃是亂人之性故歎而言之意歎也夫子猶吾子也偈偈勞力之貌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百舍重趼而不敢息言其勞也趼足跟厚皮也食蔬之餘棄於鼠壤暗昧不明之地妹與妹同暗也是不受物也故以為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言其積蓄有餘也生熟者生物熟物在目前者用不盡也猶且收積不已故曰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是以不答答之也刺者譏也卻退

也向有所讓今其心盡退然無有謂既見之後忽然有覺也巧知神聖有為之學也脫者離也言出乎其上也我既無心呼馬呼牛聽汝而已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此一句最純粹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我而我乃拒之是兩重罪過也即是恥過作非又翻出此語服行也吾之所行常常如此非以為當行而行之謂不自知也故曰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即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却如此下四箇

服字皆是奇筆處

士成緡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頰頰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焉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違境有人焉其名為竊

鴈行避影形容其側身之貌履行一步蹠一步也履行遂進形容其蹠足漸行漸進之貌崖然有崖異之狀衝然有突視之狀闕然口喆之狀義然堅固之狀馬性欲馳

雖繫止而自有奔突之意即生馳之意也形容得最好動而持舉動之間有矜持之貌也發也機即所謂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察而審者好用明察而又精審略不藏蓄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恃其智巧而驕泰之意見於外也凡此十事皆不誠所致故曰凡以為不信不信不誠實也若見實理則無此病矣邊境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之以為賊謂其機心太重不循乎自然處世能招禍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夫子老子也大而無極曰大不終細而無餘曰小不遺即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也萬物不能外此道故曰萬物備廣廣乎大也淵乎深也形而為德為仁為義皆其妙用之餘也形見也神妙用也定審定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也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

下齊操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運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有世有天下也雖有天下之太而不足累其心操權也雖奮而執天下之操此心亦不與之偕往言心不動也不為利運言不計利害也究極萬物真實之理故能守其本然之靜外天地遺萬物不動於外也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困乎通同也道德自然也退仁義以仁義為後而非其所先也賓禮樂所主者情性而禮樂為賓也定靜也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而世豈識之哉

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不在書也以道為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意而不在言隨鶴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之與書皆不足貴矣以此為貴皆不足貴故曰為其貴非其貴也名名言也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豈有形色名聲哉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得其實可悲也哉情實也果斷也見聞斷然不足以得之故知道者必不言而有言者必非知道者也今世之人其誠見豈及此所以可悲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

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夫此段只前段之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如此極為精妙甘滑也苦澁也徐寬也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澁而難入要得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但是說不出雖父之於子亦不可傳書載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舖豈知酒味哉道而可獻人莫不以獻諸其君道而可傳人莫不以傳於其子亦此意也大凡著書所載所言必非一事此書翻來覆去只說一箇自然之理而撰出許多說話愈出愈奇別無第二題目若如此看愈見莊子不可及虛讀佛書者亦然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六

虛五

篇 蕭 林 希 逸

外篇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事於所乎孰主孰是孰維網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此數行句句精絕五箇字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四維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却喚作爭其所言如人相追奪也此三字誰下得主張維網但是著力之意機絨不得已運轉不能自止言亦不由他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所以為雲為雨但不知雲為雨乎雨為雲乎如此設問豈不奇特隆施隆起也施止也與張弛同言或作或止孰為之也淫樂淫放也樂戲劇也勸助也言何人為放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四

方皆有風此言起北方者順天形而言之
天倚於北則風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上或
下彷徨往來之貌言上不言下文法也披
拂搖蕩也

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
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路之事治成
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發問不言人名又是自變箇筆法六極六

氣也五常五行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
也九洛九州也洛聚洛也洛與落同古字

○通用治成德備言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
治九州功成而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
之此乃三皇向上人也故曰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
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

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
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
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
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以虎狼為仁便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排

抑儒家之論但其言雖偏亦自有理諺云
惡虎不食子豈非虎狼之仁乎至仁無親
者言仁主於相親而不知其所以相親乃
謂仁之至孝不足言者非不孝也蓋至於
至仁則孝不待言矣至仁則在孝之上過
於孝矣若太宰所問乃是不及孝之言也
言汝未能盡仁則於孝為不及我能盡仁
則過之矣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

則去之速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

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

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

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

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

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

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

焉至顯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冥山在北自北而南行至於郢則望北山

皆不見矣此是去之已速非不及也等閑

小小譬喻以發過孝不及孝之意亦自奇

特敬孝猶有迹也愛孝則相忘矣自此以

上曰忘親曰忘天下天下忘我但要一節

高一節此書筆法例如此皆以有迹不若

無迹有心不若無心遺棄也蔑視之意蔑

視堯舜不足以為德澤及萬世不足以為

仁又豈以仁孝自誇美哉太息而言嗟歎

自夸也孝弟仁義忠信廉貞八者世人以

為美德其實相勸勉以自苦而已故曰自

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役勞也不足多不

足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

何取於國財我之至顯何取於名譽并焉

○屏言皆屏去之也至貴至富至顯無為之

道也國財埒國之財也不渝不變也即所

謂常然也八者有為以自役而我常無為

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

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

蕩然不自得

此段把樂來粧撰一項說話又是一般奇

特始而懼繼而怠終而惑言我聞此樂如

此三變蕩蕩精神散也默然口噤也不自得不自安也為此樂所驚駭也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達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感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勢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汝殆其然哉言我之樂而汝聽之宜其如此三變也奏作也微猶琴徽也行之達之動作聲起也人人人事也天地理也禮義聲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謂始作之聲平正如此自四時迭起以下又言作用之時變化驚動可喜可愕且作且止而未見歸宿之地也發生文也肅殺武也倫經次序也四時生殺萬物循序而生長既盛復衰猶樂聲之有文武倫序也琴有文武絃即此文武之類故曰文武倫經流光流暢光華也謂其陰陽清濁之聲如此流暢光華若勢蟲將奮而雷發聲之時迎之不見其

首隨之不見其終故曰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首尾即終始也死生儕起所常無窮言或作或止既常且變故其常者無窮也求其歸一之地而未得故曰一不可待汝之初聞所以懼者如此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王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陰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攝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委蛇故息陰陽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暢光華之意長短剛柔同為變化不可指定故曰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同也故舊也不主故常言愈出愈新也滿阮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陰卻塞其聰明也卻與陳同言七竅也點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萬物而

為之劑量言我之作樂不用智巧而循自然也其聲揮動寬綽自然有高明之名鬼神守其幽即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也日月星辰行其紀往來自然也若有止而又若無止故曰止於有窮流而無止欲慮不知欲望不見欲逐不及皆形容其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四虛即太虛也我當是時立於太虛之中隱几而吟且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其形雖充滿而自忘其身若空虛然乃至於委蛇放弛而沉汝乎汝惟如此放弛所以息也儻然無心貌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寂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無怠不已也。自然之命即自然之理也。若混逐養生者如萬物之叢生而混同相追逐也。林樂林然而樂言林林總總無非樂也。而不見其形布散揮動而不容力以牽曳幽昏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其所居乃在於窈窕冥冥不可窮極不可窺測之地。非生非死非華非實行流散徒言不定也不主常聲即不主故常也。世人至此疑而不曉乃以問於聖人稽考也問之意也達於情者達於實理也遂於命者極於自然也。身之五官皆備而天機不動謂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此則得其自然之樂故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即天機不張五官皆備之意也無言而心悅謂其悅樂有不容言者汝於此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到此又撰出一頌此乃文字納繹之妙處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即是塞平天地此頌四句本無別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此是作文之法。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前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這一轉尤妙蓋言人之求道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崇森爽之意怠而遁是欲罷不能之時惑而愚是意識俱亡六用不行之時看此三節便似禪家作用其間說樂雖作三段亦無大分別但鼓舞其言而已。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街巾以文繡戶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春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街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圓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

此段議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荷蓀丈人楚狂接輿長沮桀溺皆是此一種人芻狗結草爲狗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篋筐也衍筭也蘇取草也昧塵入其目也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斯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也無方之傳不執一之道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應世而不窮。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

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槌梨
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
者應時而變者也

相梨摘柚人皆美之而其味各不同此喻
三王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相果屬似

梨而酸

今取獲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訛謔挽裂
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異乎周
公也

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今人行之是強獲狙

而衣以人之服也不曰人之服而曰周公
之服意在譏侮聖賢故多如此下字周公

制禮有冠冕衣裳之制故曰周公之服
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

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
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

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

窮哉
顰顰顰也今人而學古人猶以里女而
學西施之顰顰之所以美者必有西施而

後可道之所以行必見古人而後可而夫
子言汝夫子也此段凡六譬喻節節皆好
寫文莫難於譬喻王陽軒遺書云平生要
目做箇譬喻不得才思量得皆是前人已
用了底莊子一書譬喻處件件奇特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
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
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
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
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
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
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
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
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年十二
年初無義理但曰精粗求之久而未得爾
自道而可獻以下四句發得極妙即是道
不可傳乃如此發出這般言語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
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

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中無主而不止非自見自悟也言學道者
雖有所聞於外而其中自無主非所自得
雖欲留之不住也外無正者無所質正也
今禪家所謂印證也在我既有所自得而
質之有道之人得其印證則可以自行我
無所得則何以印證於人此兩句雖分中
外其實只要自得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
此謂教人者我之言雖自中出而汝不能
受吾與回言終日不違能受者也汝不能
受則聖人不告汝矣故曰聖人不出由外
入者無主於中此言受教者我言雖自外
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中無所主雖聞
其言亦無得也即禪家所謂從門而入者
不是家珍汝既無得則但以聖人為隱聖
人實不隱也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
乎爾便是此意此四句儘自精微須子細
參究道之不可傳無他故也其病在此四
句而已故先曰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

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道遠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園道遠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也遠塵草屋

也仁義不可久處言有德者不可久也觀見也纔有聲迹可見則禍患之所由生故曰觀而多責假道託宿不可久處也過則化之意苟簡苟且也言隨時而不著相也不貸者猶今生言不折本也易養易足也無出不費力無費於我也采真采取真實之理也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懷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此即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奪者死權之意操之而患失則恐懷舍之而迷惘則自悲三者皆然無所鑒者略無所見也闕視也所不休迷而不知返也心無明見而不

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之人也天之戮民言天罰之以此苦也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淫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君臣之間曰諫師友之間曰教有此人世則有此八者之用器用也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循大變順造化也無所淫無所汨也我能循造化而無所汨則在我者正而後可以正物我未能無心而以自然之理爲不然則是其實中之天已昏塞矣故曰天門不開詩曰天之牖民便是天門之意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喙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喙膚眯目偏說逆心之喻也昔卽夕也左傳曰居則備一昔之衛憊然毒之狀也言

自苦也憤吾心逆吾心也亂莫大焉言自亂性也放風順化也順化而行故曰放風而動總執也若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立又何待教之乎王建路鼓于寢門建鼓言所建之鼓也招呼天下之人而教之猶負大鼓而求亡子也傑然自高之貌

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庸衆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鵠之白鳥之黑自然而然不待浴之黔之此二喻最佳黔染黑也黑白之朴言黑白皆有自然之質無美無惡不足致辯以名譽而觀示於天下便有是非之意有譽則有毀此心便不廣太矣黑白是非之喻也魚之相濡共能幾何若處之江湖則相忘於水中矣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則上下亦相忘矣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

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言予又何規老聃哉規諫也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然者也龍在天地之間可見而不可見故有散合之喻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也養乎陰陽言以天地之道自樂也噲合也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然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

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夫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子婦女何言哉

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稱夫子之門人而修謁也偃堂居於堂上而自倨有傲物之意應微言其問答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自此以下一節下一節前篇亦集有此意於此又添出數句頗奇特制服以其親之輕重為降殺故曰為其親殺其殺蓋言古無服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兩歲而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謂早也誰問也未至於孩提而早能問人為誰矣始早也誰謂誰何也使民心變變於古也人有心人人各有私心也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也為盜之人可殺則殺不以為罪法禁詳矣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特共此天下而居故

曰而天下耳其作始有倫言其始如此作為之時人倫之道猶在今其弊也至於亂倫而以女為婦又何可言哉謂其不容說也權記大道為公一段亦有此意但莊子說得太甚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恃日月之明下睨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鷹犬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覽然立不安

三皇之知亦拂天地造化之理前此多尊三皇而抑五帝到此又和三皇罵了鷹犬即蜂類也其尾有毒鮮少也規求也小獸之求不過鮮少如狐狸之類言此等智巧其為毒也亦如此小蟲小獸而已皆譏侮而卑抑之言惜毒也覺覺然不安之貌也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

其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禮記中亦有老子呼聖人以名處想問禮於老聃而師之孰知其故者孰知其典故也鈞取也幸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笑汝也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喻也

夫白鵲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墜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鵲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而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立得之矣

此一段文之極奇者白鵲之雌雄不交而生子但眸子相視而已凡物皆風氣所生風字從蟲便有生物之義故曰風化言生

子也鳴於上風應於下風謂在上在下也黃帝順下風而行却與此同此風字與風化字又別類自為雌雄言其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為一類故能如此風化螟蠕之於蟻羸則非類而以况化此則以相視而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也烏鵲鵲鵲交尾也魚傳沫者相濡以沫為生子也細要蜂也化化生也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必乳絕而後生凡不得乳而後有弟故曰兄啼此句下得尤奇絕佛經中多有此類要盡文章之妙此類皆不可不知

不與化為人者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能與造化為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為之為而非無為之為無為之為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所言胎生卵生化生濕生其樂必出於此其意却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皆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七

篇 齊 林 希 逸 虞 洪

外篇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謗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度間賸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刻雕刻也工苦用意以行為高也為亢為高也怨謗憤世嫉邪也非世議論世事是非也枯槁寂寞也赴淵投赴淵靜也即入

林恐不密入山恐不深之意爲修好修潔也。教誨之人爲師於世也。致功并兼是莊子當時自擊之語。避世間暇隱者也。逃世遠去超出是非之外。故與爲亢非世者不同。熊經鳥申即華佗五禽之戲也。無不忘無不有。即無爲無不爲也。無極無定止也。衆美從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如此也。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此篇只是一片文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故曰字。臨末用一譬喻。却以野語有之。爲結須子細看他筆勢。敘明道德之質本然者。曰質平易恬淡。即是無爲之意。神不虧即是德全。著此三字。愈見精神。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故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

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

天行順天理而行也。物化視身猶蛻也。同波同流也。隨所感而後應。我無容心。故超出乎禍福之外矣。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無心應物之意也。知私智也。故事迹也。去其私智。離於事迹。則循乎自然矣。若浮若休。即泛然無著之意。不思慮。不豫謀。即何思何慮也。光而不耀。自晦也。信而不期。不取必於物也。其神全。故純粹其魂。靜故不勞。罷與疲同。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矜。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有所悲樂。有所喜怒。有所好惡。則非自然矣。憂樂不係於心。方爲至德。一而不變。便是主一而無適也。無所於忤順。自然也。忤

逆也不與物交感而後應。雖與物接而不爲物所累也。曰靜曰虛曰淡曰粹。即是一箇自然之德。如此發揮。忤與逆同。但忤深而逆淺。故作兩句。下粹無疵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其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形勞則弊。精用則勞。此養生家切實之語。即前篇不搖其精。乃可長生是也。勞而不已。必至於竭。故曰勞則竭。以水爲喻。雖似尋常之說。但曰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則非全然如枯木死灰矣。不雜則清。其動則平。此無爲也不流不能清。此無爲之中有爲也。香嚴所謂喚做閑坐。又不得也。鬱閉而不流。則是禪家所謂坐在以下。鬼窟裏。所謂默照邪禪也。天之行也。一日一周。非無爲之有爲乎。故曰天德之象也。養神即是養生。提起一箇神字。便親切了。此便

是道家之學釋氏却不肯說這般神字如曰無始以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便是罵破這般神字

夫有千越之劍者神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實愛其劍則神而藏之劍且如此況精神乎此精用則勞之譬也四達旁流下蟠上際言精神之用如此也化育萬物亦此神也然而無迹可見故曰不可為象同帝者謂功用與天帝同也為純素之學者其始則唯神是守守而勿失因功久也久則與神為一矣此大而化之之時也守而未化猶與道為二也化則與道為一矣天倫即天理也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合此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此一章頗與吾書合但說得鼓舞變動遂成異端

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

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野語田野之語猶里語也聖人貴精精即神也以利名志三句形此一句也素一色也故曰無所雜純渾全也故曰不虧純素

即乾之純粹精也真人至人也前曰聖人之德此又曰真人便如內篇所謂至人無己神人無名皆只是聖人字却換許多名字非曰真人至人又高於聖人也

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時命行謬之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此其分別學問工夫處讀者不曾子細為之參究甚孤莊子千載之意

外篇繕性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愚以求致其名謂之蔽蒙之民

繕性治性也繕性以俗學識當時儒墨之言性也初自然之理性也滑汨沒也滑欲於俗以利欲滑沒於世俗之中也明虛明之理也以俗學治性而求復其理性之初

滑於利欲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至愚而無知者也蒙蔽之民以此名俗學之愚者也文字起語最難如此喝起三句方說古之治道者真是好文字東坡言因讀莊子而悟作文之法履之而後知也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手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恬靜定也定能生慧故曰以恬養知知吾有生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為如此而後能靜定故曰以智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理順也和理猶曰和順也靜定而得其本然和順之性故曰和理出於性性字即自然字恬養知知養恬此六字最妙釋氏有曰戒生定定生慧却未說慧能生定也如此等處當子細讀道德即

是和順故曰德和也道理也無不容即無不愛也無不理即各得其宜也義明於中而後能與物親便是盡已之謂忠也情發見者也以中心之真純而見於外以其發見者而反求之中心即是樂則生矣生則

烏可已也故曰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之節文即是動容周旋皆中禮也故曰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任也信行猶安行也外求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猶言只見得一半也蒙晦也德積於已不自眩露而彼物自正故曰彼正而蒙已德彼正即物正也不冒者言我非以德加諸人也德不自晦而求以加諸人則失其自然者矣故曰冒則物必失其性以善服天下不若以善養天下便是此意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清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混芒之中即晦藏不自靈之意清然漠然上下不相求之意舉世皆純全而於道無所欠闕故曰至一莫之爲者言無所容力也鬼神不擾山川鬼神莫不寧也四時得節天地節而四時成也

達德下衰及堯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渙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誠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三箇下衰其文自奇知有理之可順則其純者一已離矣故曰順而不一人各以理爲安則知有已知有已則離於道矣故曰安而不順作意於爲天下而興其教化則非無爲自然者故曰渙醇散朴渙漓也有善之名則速於道矣有行之可見則德不平易自然矣故曰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險不平易也去其自然之性而從其有爲之

心故曰去性而從於心我以有心爲彼以有心應故曰心與心識相識察也似此心字皆機心也文者文華也博者名物之多也禮樂庶事備也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以禮樂故曰知而不足以定天下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博繁多而寡要用心於此則猶陷溺也

由是觀之世衰道矣道衰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道與世交相喪言兩不相入也既不相入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聞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亦不知矣非聖人自隱也人不知之不求隱而自隱矣故曰隱故不自隱言其所以隱者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在目前而人不識之也此五字下得亦奇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

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因上面隱字又拈起隱士來說隱士非欲伏身閉言藏知時不可也藏知邦無道則愚也時命大謬言與時命大相戾也謬戾也反一無迹者言成功而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故曰反一根極即自本自根也極止也深根猶曰退藏於密也寧極猶曰安汝止也存我以待時故曰深根寧極而待存身即存我也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因存身字又說箇行身存不用之時也行用之時也不以辯飾知有所知見不飾以文辭也不以知窮天下有餘不敢盡也不以知窮德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也

危然處其所所立者高也而反其性已即所謂反一無迹也無為者道之大也有為則為小行小行則害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之大也有所識知則為小識小識則喪德矣正已而物自正初不求於正物故曰正已而已矣以此為樂則所樂者全矣其快意者在此不在外物也得志猶快意也以此二字生下一段文法也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固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足於內者無求於外故曰無以益其樂便是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也軒冕外物也適然而來故曰儻來去留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寄此三字下

得奇絕知其去來之不可必故達亦不肆窮亦不屈故曰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趨俗者屈已以趨時也彼道也其樂道與他人樂軒冕同故曰樂彼與此同樂者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者在物則物去而樂亦去矣其樂既有去來則非真樂故曰雖樂未嘗不荒也倒置者言不知本末也已與性本也物與俗末也重末而失其本故曰倒置之民

此篇亦是一片文字最要看他結上生下起下接上處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七

士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八

虛

廣齋林希逸

外篇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而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問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涇濁也黃河之水驟至而濁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之涇也渚涯河中央渚也渚涯兩字一般輕重若以渚訓際則間字下不得不辨牛馬遠而見不明也不見水端不知水之自來也渚海中也有若海神名也世間道理千般萬般只聞其百自以為多聞道百三字想古有此語意在夫子與伯夷故借河海以言之大方大

道也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渚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間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拘於虛者言局於其所居也篤於時者言所知止一時也鰥姑不知春秋之類知爾醜者言知自愧也尾間洑焦也出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沃隨乾以海比之天地但見其小豈知其大禪家所謂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猶自有天來便是此意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鼎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

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而之自多於水乎

鼎空小穴也蜂窠之類人卒人眾也人在萬物之中只為一物之數此合太虛之間凡有名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此兩句發得極妙樂軒云乾坤雖大人身小拳石空中作勝遊便是此意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萬聖千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似此說話固是曠遠發得亦自有理伯夷辭之以為名夫子語之以為博此語從前誰道得任士任事之人言治世之士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止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今故故遠而不問報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

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這一轉話。又好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也。物量無窮。言物不可得而量度也。時無止言。寒暑晝夜相尋無已也。分無常。言有無得失人之分。割或先或後。初無定也。終始無故。言無終無始。無新無故也。是故大知者。謂有大智之人。而後有下面四知也。觀遠猶近。故不以大小爲多寡。而後知量之無窮也。證鄉考明也。今故今古也。明於今古之爲一。故迎而未至者。雖遠而不憂。擬而可取者。雖易而不跂待之。而後知時之無定止也。盈得也。虛失也。盈虛消長與時偕行。不以此爲喜。溫而後知分劑之無常也。明乎坦塗者。猶曰識乎正道。

也。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即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意。明乎此。則知終亦猶始。不可以終爲故也。此便是原始要終之說。人之所知者。人也。其所不知者。天也。且如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之。即禪家所謂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子。至小我也。至大天也。以我至小。欲窮至大之天。宜乎迷亂而不樂。此數語若在禪家。便是一大公案也。莊子即等閑說了。自是故大知而下。是解上面數句。其辭伸縮長短。齊而不齊。此文法也。倪端也。域方所也。語其小而無端。窮其大而無所。故曰何以定至細之倪。何以窮至大之域。

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此一轉。又好至精者無形細。也不曰至小。而曰至精。皆是文之活處。信情者謂信乎此語之實。耶。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窺天之類也。自大視細者。不明鵬鳥下視野馬塵埃之類也。小之微者曰精。言小而又小者也。大之盛者曰埤。言大而又大者也。殷盛也。異便異宜也。就小大上。又生出此兩句。也是精絕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不可圍之大。不可以數盡。曰稊曰兆。亦不可也。物無精粗。皆局於形。故可以言論。可以意推。若小者大者。皆無形。則言不可論。意不可極。既曰無形。則不可以精粗言矣。故曰不期精粗焉。察致者察其極至也。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

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開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雖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爲能故曰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門隸賤役而求利者也如曰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我雖不求利而亦不以賤役而求利者爲非故曰動不爲利不賤門隸纔有賤役貴已之念則有迹矣我不爭貨財而亦不以辭讓爲能故曰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以辭讓自多則近名矣事事皆自爲之而無所資於人然亦不盡用其力以自食故曰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言有餘不敢盡也貪汙之人亦不鄙賤之爾爲爾我爲我也故曰不賤貪汙其行實異乎人而不自爲崖異故曰行殊乎俗不多辟異也辟僻也辟異崖異也爲在從衆和光同塵也不賤佞諂由由然與處焉能沒我之意也不賤不鄙惡之也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大此則道人也至德也大人也不聞無名也不得無得無喪也約分者言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已

分之事也聞曰我聞於古有此語也約分即盡已也但如此換字耳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

前言不賤門隸不賤貪汙所以換此一轉又添箇貴賤與細大同說若物之外內者合物之內外而論之也至極也惡至何者爲極也貴賤小大求其端倪於何而極盡其理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鷄鵠稊米時乎爲帝也在我則不見在彼則知之百骸

九竅賤而存焉其遞相爲君臣手亦此意也此一句下得最好貴賤不在已即軒冕

儻來寄之意也差等差也天地只此稊米豪末可敵泰山則其等差之數不足言盡可見矣功分功勞分限也各任一職以爲功故曰功分農商工賈隨分以致其力而世間少一件不得亦猶東西南北雖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趣操者趨向志操也以堯爲是以桀爲非因趣操之當然然以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可見矣因其大小因其有無因其然非即齊物因是之意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把堯舜與之噲湯武與白公相形而言此皆憤時之激論中間多有此類但觀其文勢可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驎騁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往言殊

技也。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含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然乎？河伯沒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梁屋梁也，麗音禮，屋棟也。大小各有所用，故曰：殊器駢騷，往各有所能。故曰：殊技。鷓鴣訓狐也，梟也。夜則眼明，見日則暗，性不同也。是非治亂不能相無，亦人世之所必有者。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而喻之。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相無也。篡夫義徒即是棄桀之論。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雖縣乎？若祭之有仕，其無私福。

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執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騷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這一問又好奇，言既無貴賤，既無是非，則我之辭受，取舍將何所從？衍寬裕也。反反而求之也。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則反求於吾身。身自綽綽寬裕，故曰：反衍。若以貴賤是非自為拘束，則與道相違矣。故曰：無拘其志。與道大蹇，蹇遠礙也。施則有多，有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故曰：謝施。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差池矣。故曰：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國之有君，祭之有社，皆論此心以道為主也。而無所用其私，故曰：無私德。無私福，此心廣大如四方之外，無所極窮，則無私畦町矣。故曰：無所畛域。三句三箇其字下，得自別萬物皆備於我是兼。

懷也。而無所私愛，故曰：其執承翼承翼拱扶之也。此二字形容私愛之意，無方即無心也。我既無心，則物無短長，亦無生死，不恃其成。即前所謂不確成也。盈虛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位不定也。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無來，則時不可止矣。公義即大道也。物之生也，若騷若馳，即所謂逝者如斯。夫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為焉？何者？為不為？是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夫固將自化。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蹈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此一問又好奇，言既聽造化之所為，則人亦不必學道矣。宋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亦曾有此問。文公皆不曾答，想難言也。莊子

到這裏說箇權字自是作家又有不以物害已一句愈自分曉看來莊子見道自是親切特請其書者看他不破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也權用之在我者有道之全體而後有此大用也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知輕重也水火禽獸盜賊四句著四弗能字却以非謂一句結之看他語脉極是下得有力薄迫近之也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豈物所能害然亦不謂恃此可以薄之而不能也譬如死於水火固曰有命自投於水火可乎下云謹於去就其意愈明亦猶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也察安允定禍福謹去就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害皆說聽之自然莊子到此處何嘗驚突寧定也天在內人在外即前篇所謂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乎天此言自然之德也而必曰知天人之行這箇知字便從人心上起來本乎自然而安於其所得故曰本乎天位乎得此句又屬道心位居之安也躊躇進退也屈伸進退各循

其理此句又屬人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也理之至極也故曰反要而語極猶孟子曰將以反說約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這數句發得人心道心愈分曉牛馬四足得於天自然者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此便是人心一段事以人滅天以故滅命會得而殉名則人心到此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猶四勿也既知天又知人於此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故曰是謂反其真命天理也故人事也得得失之得也憂憐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憂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乎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

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骨而行則有似也今子達達然起於北海達達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達達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蹈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夔無角一足而行見山海經蛇百足蟲也蛇無足者也自一足說到無足皆言天機自然之動可謂世間至奇之文中間又以此人之唾喻蛇之足此處又妙其末却歸在風上而目與心兩項却不說此皆文字變換奇而又奇者也踰蹕一足行之貌也無如矣無似我者也何可易邪不可變易也有似有可見之像也達達然風聲也指我以手指風也蹈我以足蹈風也就風之中又添說箇小不勝大勝愈見奇特即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之意小雖不勝而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自然而然者物物不可違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結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道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天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料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令其止息不必言之意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遺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不可因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沈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

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蚌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莫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聳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焉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蜃負山商蛇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蛙與且彼方跳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莫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真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青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

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喏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公孫龍當時之辯者也指其名而言之所以闕之也井蛙海鼃之喻都是撰出不知這老子胃中如何有許多劣相蚌井中赤蟲也螭螭也坎井之地蚌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蚌蟹與科斗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人人如此說安得水旱如此之久信然人類畫矣莊子漆簡十年九潦八年七旱字便自別了這般等閑處亦看得筆力適適猶統統也商蛇小蟲也跳躍也大皇天也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之高遠也夷然即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於無極之先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察之小明而欲窮索之以言辯不亦小乎邯鄲失行之喻尤佳國能邯鄲國中所能之步也學未成而故步又失所以匍匐歸也列子所言魏牟公孫龍與此全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筭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往先者往見之先道此意也以境內累者言欲托之以國也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鵲子知之乎夫鵲鵲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鵲得腐鼠鵲趨過之仰而視之曰赫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赫我邪

赫恐奪其食而爲此聲也以鵲之腐鼠而赫鳳比惠子以國相而赫我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好譬喻自莊子而下爲文字者無非竊其機關這一部書天地間如何少

得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譏爾練實竹實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上也

這一般說話又奇備其本者請反其初也言汝當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之意方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則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二人最爲相知想當時對話亦自可觀

此篇河伯海若問答正好與傳燈錄忠國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慧云這老子軟頑撞著這僧又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活大門戶大波瀾開合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大慧語中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九 庚

外篇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莫爲奚據其避累處莫就莫去奚樂莫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大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眼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憐憫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躊躇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經詎

然如特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樂無樂。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治身唯無為幾存。

此篇乃是以以前篇不以物害已一段推廣言之。要為奚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便與屈原卜居文勢一同。言貴善等善四等人也。善惡名譽也。疾作動而作之也。思慮善否為職事而思其憂也。惛惛老而不聰。明也。烈士為名譽者也。四段本同意。皆以物害已者。今既說貴富壽三段了。却以烈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也。躊躇與逡巡同。爭則殘其形。不爭名不成。此兩句說破世故。名為名而至於殘其形。不得謂之善矣。今俗之所為以下結前四段也。舉羣趨者言舉世羣然而趨之也。詎詎然必取之意。可已而不已。故曰如將不得已。吾未之樂。未之不樂者。謂世俗所謂樂不樂我。皆不知如何也。此深鄙之之意。然我

以無為為樂。而俗人反以為大苦也。至樂在於無樂。至樂在於無譽。而世俗之人執知無樂之樂。無譽之譽。乎。然則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如此數句須識他文字。指向往起。伏方見好處。幾存者言無為則庶幾存其樂也。

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此數行乃是收結前語。兩無為相合而後能化生萬物。便是無為無不為也。無從出者不見其所由始也。殖生也。萬物皆在自然中。生故曰皆從無為殖。此篇自天下有至樂至無為哉。只是一片文字。起伏抑揚最好玩味。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

死也。我獨何能無然。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遁乎命。故止也。

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也。釋氏曰。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又曰。在眼曰視。在耳曰聽。在手執提。在足運奔。便是此生。字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也。此一段乃是發明死生一貫之理。鼓盆之說亦寓言耳。且如原壤之登木而歌。豈其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若全無人心。是豺狼也。夫子尚肯與之友乎。聖門之學。所以責其孝慕者。豈不知生死之理乎。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著者。故為此過當之舉。此便是道心惟微。不可以獨行於世。所以有執中之訓。莊列之徒。豈不知此特矯世俗故。為此論耳。李陵老因哭子而問大慈。以為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慈

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老此語極有見識其他學佛者若答此問必是胡亂亂道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嘒喻之盧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蹙蹙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滑介即是滑稽之意這般名字豈不是撰出黃帝所休謂帝嘗休息於此柳瘍也今人謂生瘍也想古時有此名字蹙蹙蹙蹙之病中之意也假借者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也塵垢者言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釋氏所謂四緣假合今者身當在何處其意實原於此觀化者觀萬物之變化也及我者言我將隨造物而變化也前言蹙蹙蹙蹙之此言又何惡焉前後之語似乎相戾蓋病而惡之亦人情愚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為主處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撒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自吾使司命復生字形為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之乎髑髏深瞋蹙蹙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髑髏空虛而堅固之貌從然從容自得之意諸子凡子所言之也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擬出髑髏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知其意莫把作實話看便錯了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曰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

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鯁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四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堯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感入感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鬴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說說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褚布袋也縷汲井之繩也譬力小不可以任大之意命與形得於天者各有一定之

分不可損益以古聖人之道而與齊侯言
我又未能有以感動而化之則特有罪我
之意此借顏子以譏當世遊說之士鳥之
所食非人之所食以人之食而養鳥違其
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聖門只是一句他却撰出許多煩洞說話
御音迓迎而觴之也觴飲也壇音但與壇
同水中沙澶之地故曰澶陸不一其能者
言人才各不同也不同其事者言人各事
其所事也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隨其
意之所適而得其理故曰名止於實義設
於適蓋言人各隨其分也條達者直截不
費力也獨持者言福常在也持保也非我
所能而不為過分之事則不費力而常保
其生無所患害其意止如此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鵲據蓬而指之
曰唯子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
乎予果歟予種有幾得水則為蠶得水土之
際則為蠶蟻之木生於陵也則為陵馬陵馬
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

胡蝶胡蝶膏也化而為蟲生於蠶下其狀若
脫其名為鵲據鵲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
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醢生
于食醢醢生乎九獸皆生乎腐蠅蠅生
比乎不第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生馬馬
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
機

從見者因而見也據蓬者彼在蓬草之中
據其蓬而指之也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
滅者曰歟却如此到說此皆是筆頭弄弄
虞汝與若指鵲也這鵲字便是寂滅為
樂也種有幾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者
種各不同下面把箇至徹底說不是以小
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
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
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
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峯斷坂愈讀
愈好列子於中又添兩句便不如他有了
兩句墮者水上塵垢初生首而未成亦有
絲縷相繫之意但其為物甚微耳蠶蟻之

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
岸處例多而厚故曰衣此兩句說了箇青
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陵屯即田野中高
處也陵馬車錢草也鬱棲蠶蟻也車錢草
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為鳥足草鳥足之根
又化而為蟻蟻為足之葉又化為蝴蝶蟬
蟬蛻蟲也青蚶蝶之別名也就蝴蝶下添
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蠶下之蟲
有化生者名為鵲據軟而無皮無殼故曰
若脫如今柑蟲然鵲據又能化而為鳥乾
餘骨鳥名也斯彌蟲也口之流沫又化為
蟲食醢蟻蟻也蟻蟻化而為醢醢醢化
而為九獸九獸化而為黃軫黃軫化則為
腐蠅腐蠅化則為蠶皆為此處以生乎字省
了兩句文法也黃軫九獸腐蠅皆皆皆蟲
名也此意蓋言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
盡時也上面一截說了却把箇至怪底結
殺此是其驚駭世俗處莫把作實話看平
吳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
久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蟲也程

亦蟲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菜馬
欄草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也人面
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
說故意爲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爲未
詳是千萬世之人爲莊子愚弄者不破也
萬物之變如雀化爲蛤鴈化爲鳩腐草化
螢鼠化蝙蝠何所不入於機者言歸於
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
傳也不知其盡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九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

看 著 林 希 忠

虎

外篇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
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
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
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
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
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
者莫如弃世弃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
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弃而生奚
足爲弃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
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
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
精反以相天

生之所無以爲者言身外之物也如人生
幾兩履一口幾張匙是也知之所無奈何
者言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
全其形此世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而形

豈長在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不離而生亡者
有之矣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即前所
謂物莫足爲而不可以不爲是也其爲不
免者言爲與不爲之中皆不免於自累欲
免於自累非弃世不可也弃世者非避世
也度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
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
心無高下決擇也猶佛氏曰是法平等也
更生者與之爲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
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
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與
其生者不待遺弃而自遺弃矣精復者精
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
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
形精即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故曰
能移精即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
可以贊造化矣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
形精字不同反猶還以事之之還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憚請問何以至於此關
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乎
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
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
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
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
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
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
全其神無御物異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
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
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
乎其會中是故運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
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其
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鏃千雖有伎心者不
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
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
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急
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潛行不室嘿運而無所障礙也行乎萬物
之上而不憚如御風而行是也純氣之守

守元氣而純一不雜也知巧容心也果敢
容力也言此非容心容力所可為也此
語似為迂闊而實有此理看今伏氣道人
便可見貌象聲色聲謂有形迹也萬物之物
皆拘於形我者有迹則與物同耳則何以
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局於一身而不能
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累故曰是
色而已色即迹也貌象聲色上面本有四
字到此即舉其一文法也造物者無形故
曰物之造乎不形無終無始一而不二故
曰止乎無所化化易也言其無所變易也
得是而窮之者造化之理也言得此造化
之理而窮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
故曰物焉得而三焉淫亂也不定也不淫
之度一定之淫度也無端之紀無物之初
也紀即理也萬物之所終始造化也壹其
性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離也與造
物為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
此理之在我者也無御無間也在內者既
全而無間則外物異自入焉運物而不惜

言雖為物所運觸而其神不動故不懼也
醉者墜車之喻極為精微藏於天故莫之
能傷即前篇不以物害已一段所謂無為
是也鏃千傷人飄瓦中人而人不怨之者
以其物之無心也此二句即是無心之喻
其言極有理天下平均者言行於天下無
好惡也爭則有攻戰殺戮之事我無心矣
無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天猶有心
也天之天無心也開明之也德生者自然
之德也開人之天心猶未化心未化則六
根皆為六賊況外物乎不厭其天言不弃
其天理也不忽於人者言人事之有為者
未嘗忽之而不為但為之而無容心耳如
此則近於真實之理幾近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兩僂者承蜩猶振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
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振之也吾處身
也若操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
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

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傳丈人之謂乎

承蜩持竿而拈蟬者也累九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郭象下兩箇傳審字亦自好概株拘今所謂木格也概株也株木之名也拘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側止是凝定也當承蜩之時其身如木概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二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爲技而不知道實寓焉病僕背曲者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

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没人泗而入水也善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覆却萬端而不動其心故曰不入其舍心者神明之舍也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王欽若曰以陛下爲孤注即此注字以瓦爲注則全無利害輕重之心以鉤帶爲注則已有顧惜之意矣以黃金爲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殫矣矜吝惜之意也射者之巧其心本一而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惑矣惑則雖巧有時而拙矣既答其問又以此喻結之不特二喻皆極天下之至

理看他文勢起結亦自奇特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簞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拔簞掃帚也拔猶根拔之拔操拔簞以持門庭供弟子洒掃之職也牧羊本聽其自然若行者在後而不逐其羣則鞭之此意便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單豹隱者而見殺於虎張毅往來富貴之家雖無尤傷之患而胃中狂燥以內熱而自殞皆在人未盡者不可委之天此段於學道者已分上最爲親切推此則知莊子前後說天道入道之意先設喻後以二事實之文勢亦奇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榮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無入而藏不專於主靜也無出而陽不一

於動也紫立無心而立之貌其形如稿木是也動靜無常不倚一偏故曰立其中央三者言上三句也蓋此三句則可名爲至人矣故曰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極至也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乎人之所取畏者惟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以畏塗喻惟席即蛾眉伐性之斧之意此示人寔慾之戒莊子此語雖聖賢聞之亦必爲之首肯此豈異端之學乎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瘠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癯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瘠謀曰不如食以糠糲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脰脯之上聚俸之中則爲之爲瘠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焉者何也

玄端冠也瘠芻養之也尻脰之後也脰猶篆也補机也机之有文者曰脰補俸曲也

曲而可以聚物者春售之屬也前篇編薄曰編曲則知此亦竹器也左宣公二年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其於踖踖之上春薄之中亦甘心焉即退之所謂處行穢而不羞餽刑辟而誅戮是也爲瘠謀如彼而自爲乃如此此語可謂善喻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詰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滯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有髻戶內之煩壞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蟹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洸陽處之水有固象丘有萃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輒然而笑曰

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此一段與枉蛇之說相類但此說較奇特談詒猶今嘔噦之聲氣逆之病也忿滯即鬱結也病在身之中而當其心今人所謂中管之病也沈滯泥之中也履神名也髻亦神名也煩壞糞壤也寘寘亦鬼名也倍阿鮭蟹屋中東北方之鬼名也洸陽屋中西北方之鬼名此以上言人家中所有鬼物之名固象水中之神名也萃小丘埳之神名也夔山之神名也徬徨野中之神名也委蛇大澤中之神名也桓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委蛇之狀桓公始疑爲妖故懼而爲病今日見者必霸故喜而病自去矣輒然笑之貌也此事之喻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人既以此語入之文辭則是世間必有此事亦不足怪也紀消子爲王養閭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憊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焉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威氣十日又

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

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為外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初言虛憊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却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望之似木鷄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鷄以為喻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段亦與前言操舟意同並流汨流也故

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己矣性命自然之理也齊者水之旋磨處也汨湧汨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順而不逆之意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字強求意義則誤矣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技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與

鐻似夾鍾此雖注家之說然鍾以金為之宜削木所能成愚按大輿類篇曰鐻鍾鼓之拊也是乃筍簞之類所以縣鍾鼓也筍簞之形為鳥為獸刻木為之極其精巧者

工記中可見猶鬼神言精絕非人所能為也耗氣者氣不定也齊以靜其心而後定不懷爵祿不懷非譽忘其四技謂純氣自守而外物不入也無公朝者亦不知有朝廷矣唯其如此故我之巧心專而外物之可以淆亂吾心者皆消釋而不留入山林觀天性觀木之性也木之形軀各有成象皆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加手取也以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故曰以天合天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鈞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六轡如組織而成文也御之巧如織然故曰文弗過鈞御馬而打圓也鈞百而反言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者雖巧必敗人之自用又豈可過勞其神乎此一喻極為的切極為端正

工倭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到此又散說數句倭爲共工故曰工倭旋轉也以手旋轉畫而爲圓也言工倭制器之時旋轉其手其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考工記云蓋之圓以象天地蓋乃至圓之物故取以爲喻非謂其實爲蓋也如吳道子畫佛像圓光只一筆便成遂入神品即此類也器圓不用規只以手畫之其技入神矣指手指也指與物化猶山谷輪書法曰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是也手與物兩忘而略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稽留也或曰圓則中規何以曰矩殊不知圓之中自有矩圓而不中矩非圓矣今匠者削木爲圓必先取方便見規矩不相離之意所以曰規圓生矩靈臺心也一純一也不桎不拘礙也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適安也足安於履要安於帶若無物然故曰忘足忘要會猶適也適道而至於適則內境純一而無所變雖與物應接乎外而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言久則併與道亦忘之譬如足初踣履見其恰好則知有履之適著之既久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忘適也此以人之常情而論乎適須自體究便見得莊子盡物理處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昭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過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軀首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

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真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鮪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聽以車馬樂鸚鵡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實於鄉里擯棄於鄉里也明行自別於汙俗也飾知驚愚修身明行言其有心求名以自異也若揭日月著其名也彼固惑而求矣彼之來本自惑非先生惑之又何罪於我歟啓小孔竅也言其所見之小也寡聞學之淺也其見本淺吾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疑自惑乎此蓋譏當時之學者以其所見者小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

言使之自得而食也委蛇自得也焉養之喻已見至樂篇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一

外篇山木

齊 林 希逸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異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管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辱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忘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不材全其天年前此屢言之矣今漆鴈以不材見殺之說又自一意蓋言材與不材皆猶有形迹故未免於自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斯爲全其天也乘道德者順自然也一龍一蛇猶東方朔曰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也用捨隨時我無容心故無毀亦無譽專爲則有心矣無肯專爲即無心也上下進退也和順也量則也度也以順自然爲則或上或下皆可萬物之祖萬物之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能故曰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情此私情也傳習也人倫之傳人類之傳習也此以下數句曲盡人情有合則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筵席也有成則有毀言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也露圭角者必至於自摧挫居人上者必爲人所指議有心於事爲其名必虧人之惡其成樂其敗者衆賢者於此特爲全身之計則必有計度思慮故曰賢則謀小人患失無所不至則爲奸爲欺而已矣故曰不肖則欺處乎世間事不曰人何

可自必故曰胡可傳而必哉悲夫者歎世俗之不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此語切於人身故囑其弟子識之勿忘唯願乎自然則可以自免故曰其唯道德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欲見專賢親而行之無須史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豈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踈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居然安然也於此用之有無因而得患之意謂不應有憂患而不免於憂患也隱約僻處也居於深僻之中雖有飢渴出而求食於江湖之上猶且避人而與之相踈遠也胥相也此退之所謂倪而喙仰而四顧

深居而簡出者也以皮自累言有名有位於世皆能惹禍也此言甚切人心涉世深者方知之

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前言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也此又以建德之國名之看此一段今人禮淨土其源流在此戰國之時南越未通中國故借其地以爲名初無他義知作而不知藏言耕作以自食而無私蓄也未有禮義之名故曰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將行也猖狂妄行從心所欲皆合乎道故曰蹈乎大方與道相輔而行謂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

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無形倨不有其身也無留居不有其國也能辨此心則可以往故曰以爲君車心無所求則無所不足故曰少費寡欲雖無糧而乃足涉江浮海望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如此教演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此句最爲深妙言學道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之餞送登舟至于海崖皆已反歸矣擊竹而悟操簾而悟皆其送者也譬如見舞劍而善草書始因劍而悟之既悟則劍爲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求觸舟雖有操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此

三呼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有人者以我而役物也見有於人我爲物所役也二者皆非自然之道若堯則不以已役物亦不爲物所役故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大莫之國冲漠太虛之地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以此結上章也語意既足乃以譬喻繼之方舟兩舟相並也我舟方行而爲虛舟所觸舟既虛而無人故雖觸我而不怒忽有一人而在虛舟之上則必呼其人之張歛之張撐開也歛卻退也呼而不應至於三度則必叫罵之無人虛也有人實也向也無人則不怒今也有人則不能不怒人情然也此喻極佳蓋言我若無心則與物自無忤遊於斯世而虛其心又何患害之有既說一大段却把此譬喻結便是文字首尾起結之法列子有同此段

北宮墨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鍾爲壇乎郭門

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者曰一之間無敵設也者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率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歛民之財以鑄其鍾先祭而後鑄故曰爲壇三月而成鍾有祭所以懸鍾也祭有兩層故曰上下縣此言編鍾也何術之設者言用何術而成此之速一純一也循自然之理終始純一而無所雜於其間故曰一之間無敵設猶言此間別著不得一件也既彫既琢復歸於朴言去圭角而歸於自然也侗乎其無識之貌儻乎其怠疑無容心之狀也或往或來無將無迎故曰率乎芒乎率塊然之意芒無物之狀來者勿禁往者勿止言順其自然而無迎無送也強梁去而不順者曲傳回而附我者我皆隨之聽之任其如何也自窮者自至也言或順或違要終皆不求而自至故曰因其自

窮我雖賦歛而於人無一毫之傷故曰毫毛不挫大塗者言此是順事坦然而行但以無心處之故能速辦也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翾翾然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師知以鷖鳥修身以明行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讓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則迹指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于何事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赭褐食糗糒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子惡死乎言處此瀕死之患難其心亦厭

惡之乎不死之遺言自得而無禍患也意
忘今之燕也紛紛聯聯飛之貌也引援者
飛也迫脅而棲近人而為巢也進不為前
退不為後言其往來不爭也緒棄餘也取
蟲而食世所棄餘也不斥不多也雖為行
列而不如鳥鴈為羣之多各依人家外人
亦不害之直木甘井以聲名自見之喻也
大成之人大道之士也自矜伐者必不能
成功以功名自喜者終必自在隱處皆自
損也還與眾人言退而與眾人同也順道
而行雖然自晦故曰遺流而不明所居之
時雖得行其志而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
得行而不名處不處不有之也純純常常
一也此於狂若無心也削迹損勢不以功
名為意謂無迹而化也我不責人人亦忘
我此至人也至人則欲無聞於世子又何
以名為喜乎末後數語便與食家如食人
處同借孔子之名以申其說此重言也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
迹於衛窮於商周圖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

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
不開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
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可寡矣為其累
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
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
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
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
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
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子桑雎即尸也假人假國之人也棄璧
負于此喻最佳天合者必常相收聚利合
者必相棄背君子之交淡而親小人之交
甘而易絕皆說盡人世情狀此語雖入之
語孟亦得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氓詩便
可見也此一句又是一箇好條貫無挹於
前者不拘目前挹拜之禮而其相愛之意
愈加進也
異日桑雎又曰舜之將死其冷禹曰汝戒之

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
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
固不待物
冷音零曉也以真實之道而告之為故曰
真冷緣因其自然之意率循其自然之意
不離與道為一也形我也文身外之物也
不以身外之物而待我故曰不求文以待
形今人宴客曰待客此待字之意也不以
身外為文華則無所資於物矣故曰固不
待物此待字又是不用之意三箇待字自
作而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原音赫係履而過魏
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德邪莊子曰貧也非德
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德也衣弊履穿貧也非
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
其得枿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
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
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
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
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患莫可得邪此此干之

見剖心微也夫

大布贏者也廣帶也正帶中結也係履履弊而以索穿之也傷病也挽把之也蔓纏繞之也此兩字狀猿之在木自是不苟王長言其志感意得也柘棘枳枸有刺之木

也振動恐也不柔之上著箇加急字自是好醫會有頭項強直之證是加急而不柔也以之狀猿尤精神微也夫言以比干之事比之則見其證驗此三字亦奇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

右擊槁枝而歌蔡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官角木聲與人聲其無有常於人之心類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廢已而進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人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槁木几也槁枝策也落物篇所謂策枝是也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其具雖擊而無節奏故曰無其數無官商言不合五音也木聲擊者也人聲歌者也犁然端之意

廣已專我也以專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者無畔岸故曰恐其廣已而造大也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故曰愛已而造哀也造音挫人與天一也言在我者皆天理也今之歌者非我也故曰其誰乎

四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斤

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鵲鷦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杜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天損窮時也無受者貧而樂也人益者富

貴之也無受者富貴而不淫也尋常之論則以處富貴而不淫為易貧而樂為難莊子却如此反說極有意味言天損之時事不由已雖欲不受如之何而不受不容不安貧也故曰易人益者如富之日至名位

之日高日增月益我欲辭而不能所以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故曰無受難窮極窮塞也不行推不去也運物運氣也泄發也運物之泄氣數之往來天也吾亦與之俱行亦與之俱泄故曰偕逝即

所謂與時偕行與時偕極也君命其臣且不得違天之命人何可違乎此無受易之意四達謂意之所向無所窒礙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則事隨以集而無窒礙也並至而不窮交至而不已也我不求物之利而利自至故曰非已也爵祿皆自外而至時命使然故曰吾命其在外者也無功而祿君子恥之視之如盜竊吾雖欲不取之而有推不去者公孫賀拜相而哭非無受人益難乎鵲鷦即意怠也不給視者不足視

也非其所宜處之地雖目有見亦以不足視而去之果實之落必懼而飛恐害已也故曰棄之而走其志雖畏避於人而乃與人相近而居故曰襲諸人間襲入也杜獲祭祀之地雖無可畏亦無可取人自敬而存留之如燕在人家雖無益亦無害而人亦容之言處富貴之人若能如鷦鷯之無益亦無害則亦無識惡之者然既曰富貴矣安能無益而無害故曰難無始而非卒者言不知其始不知其終也萬物之變化更相輝代孰知其終孰知其始但居中以待之而已正中也謂處造化之中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爲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也此性字與生字同在人之性生而有者皆得於天豈人所得而預之聖人惟知人之所不能有故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孟子曰是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是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晏然安然也安時而處順以終其身故曰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異般不遊目大不觀察囊躍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陰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走走虞人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簡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其真栗林虞人雕陵地名也樊園之蕃籬也感周之穎飛從穎前過也般大也遊往也翼大而不能往目大而不能觀逐物而自迷之狀執彈而留之將以取之也螳螂因蟬意在得而忘其形異鵲又利螳螂而忘其真故有不遊不觀之狀螳螂與雀異類而相召也皆忘其形忘其真相累也虞人守園者諄罵之也不庭不出其居之庭也守形養生

者也我爲養生之學忽因逐鵲而忘其身是以愆而汨其理也濁水喻人慾也清淵喻天理也夫子老子也入國問俗問禁也故曰入其俗從其俗他人之園而我誤入是違禁也以吾爲戮言爲虞人所辱也此段蓋言物無大小有所逐者皆有所迷此乃學者受用之語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爲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受用親切處看此數篇或以外篇爲非莊子所作果然乎哉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二

壹二

肅齋

林

希

逸

外篇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賂工文侯曰賂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稱道數當言稱誦道理拍拍皆當也其爲人也真純也人貌而天馳雖人而有自然之天德也虛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故曰葆真葆養也清自潔也清則易離於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有非道未嘗責之以

言但動容貌而使彼自悟自然消釋其不肖之心故曰使人之意也消賂工之善猶可容言順子之美不可容言故曰何足以稱之全德君子言順子也形解言自失也土梗者得其粗不得其精也以有國爲累故不得以深究無爲自然之道故曰夫魏真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數明日見客又入而數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數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數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伯名也雪子其字也禮義有爲之學也陋於知人心陋劣也謂其不誠本心也振振德也言必有益我也故曰振我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動容周旋中禮也規矩有法度也龍虎成文章也大人虎變是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謂交淺言深也目擊而道存即正容以悟使人之意消也容聲容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動物而

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雖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有不忘者存。

不比而周。言不待親比之。而其情自然周美也。無器者不可以迹名也。民蹈乎前言。人自來歸也。以此比夫子之不可及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者言我至此不知其爲如何也。奔逸飛馳也。絕塵去遠而不見其塵也。瞠目以視也。步趨馳者皆以馬爲喻也。惡可不察者言。當更於此精察也。心死者無所見也。生而無所見。猶甚於死也。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比方可數也。日既明。時物之長短。小大皆可盡見。故曰莫不比方出自東方。入于西極。自朝至暮也。有目有趾。羣動之物也。必見日而後事可爲。待是待日也。故曰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人事之存亡。

係日之出入。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萬物之有待於道。亦猶人事之待乎日也。故曰萬物亦然。生死皆循是道之自然。故曰有待而死。有待而生。生而受其形。則此道在身。無所遷變。以待其終。故曰不化以待。

盡。不化者無所遷變也。效倣也。倣於物而行。不容其心。故曰效物而動物。事物也。無隙者無所間斷也。不知其終者無已時也。渾然此身無非和順之理。故曰薰然而成形。薰和也。雖知事物之無非命。而日用之間。不以命爲規度。即所謂聖人不言命也。日徂者。日日如是。與之俱往。純亦不已也。交一臂者。並立也。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得此道。故曰交一臂而失之。著可見者也。汝但見吾所可見者。而不知有所不可見者。故曰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盡無也。道必至於無。而後盡。汝但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也。故曰彼已盡矣。而汝求以爲有。肆貨馬之地也。唐無壁之屋也。詩云中唐有甕。唐肆今之過路亭也。貨馬者來去。

不常止。就其肆求之。刻舟求劍之意也。忘不可知者也。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行也。吾與汝之所行。必極其所不可知。汝與吾之所行。亦必極其所不可知。故曰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亦甚。忘意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汝亦與我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也。雖然。又轉一轉。謂汝今雖未至於此。亦何患焉？蓋汝既知奔逸絕塵者。瞠若乎其後。則是知有此一解。未盡矣。若到此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日所見不同。而。

在我之所不忘者。仍舊在也。釋氏所謂悟後依舊是。故時人意謂見到無處。方盡。仍舊即是有時道理也。故曰雖忘乎。故吾而吾有不忘者存。此兩箇吾字。就顏子身上自說。又與上面吾服汝服吾字不同。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某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振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

不亦反卷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被髮而乾即離騷所謂睇髮也然凝定而立之貌非人猶木偶人也振元元然也遺物遺外物也離人離人類也立於獨者超立乎一世之表也物之初也無物之始也辟合也心無所知口不欲言故曰用焉辟焉將近也謂其深妙者難言且擬議其近似者也故曰言乎其將前曰其樊其風此言其將即變換為丈也肅肅嚴冷之意赫赫輝明之意即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如此下四句陰陽和而後萬物生交通互往來也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曰交通成和紀者綱維主張之意也亦似有物主之而不可見故曰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為之

紀者造化也一晦一明晝夜也消息滿虛四時之氣運日改月化日異而月不同也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日日如是而造化之功孰得而名言之相反不同也始終雖不同而其端不可尋譬如造化為蛤謂雀之終則蛤實始焉謂蛤之始則雀實終焉大而帝王之禪代亦如是如何見得盡故曰終始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窮此分明是說箇造物但不指其名却又曰非是也孰為之宗是即造物也宗亦造物也言不是這箇孰為之主宰莊子之文句句生活便是此等處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中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大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胃次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廢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肆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

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至美至樂贊道之美也不疾不厭也行少變言易數易水也不失其大常所食之水

草猶在也萬物之生皆在乎天之下故必聽天之所為豈得以自異故曰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知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其心而況得喪禍福乎介芥蒂也隸僕隸也僕隸去來棄如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者天地之間變化相尋萬古如此何有盡時得喪禍福無非自然又何足以為吾心之患故曰萬物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但世俗之人不能解此惟身與道一者方解曉乎此已身也身與道一故曰已為道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釣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

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荅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假借也至言者指以上許多言語也謂老子其德如此猶且不能離言語以脩其心他人孰能免此脫免也謂必不能離言語以求道也說與脫同老聃曰不然者謂假言語以脩心其說非也洵取也與酌同江河之水酌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爲而自然也才質也水之所以爲水者自然之質也至人之德本乎自然雖不假脩爲外物亦不得而離間之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矣又何容力乎故曰夫何脩焉醯醢醋甕中之蠅蝶也其包覆於甕中豈知甕外之大言所見者小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圍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

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方術也言魯之儒者學術與先生不同也緩佩玦者言其行詳緩而佩玦玉也玦取能斷之義一丈夫言孔子也此意蓋言儒服者多而皆不知道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方飯牛之時豈有求爵祿之心唯其不求所以見用於穆公動人者言感動而化之也死生不入於心者無爲而爲心無所動也到此又等閑說這兩句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知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

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儻儻猶灑漫也舒適自得之意受揖不立者言與衆史相揖而略不佳也槃礴箕踞之狀贏即裸也此言無心於求知乃真畫者東坡形容畫竹與杜詩曰神閑志定始一掃亦近此意

丈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丈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駟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寡手諸大夫覺然曰先君王也丈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丈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賦婦斛不放入於四境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賦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丈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西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

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此一段把太公事却如此粧撰別箇話頭常釣者釣常在手也釣竿雖在手而無意於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這般句語皆是好處無天者言無所主也偏朱蹄者其蹄只一隻朱也先君王也言所夢乃文王之父也典法無更不變易法度也偏令無出無一事肯出號令也號令之間獨言一事故曰偏令壞植散羣言不立朋黨也。不成德不自有其成功猶易曰武從王事無成也同務與衆人同事功而不自異也。鯁即庾也外國之鯁斛大小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則諸侯無不知歸也故曰無二心朝令者朝聞文王之命有及天下之間故逃去終身無聞猶書曰暨厥終罔顯也且屬之大夫古本作夫夫司馬云上夫字作大字讀夫一大也太山石始皇文曰御史大夫蓋篆字夫與大同見文鑑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

爲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循斯須者言苟徇一時之計欲衆人易從也又豈可議刺乎

列御寇爲射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闔青天下降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引之盈貫開弓而至滿也前手直而肘平可以置一盃水於其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沓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繞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逡巡者面向高上而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逡巡三分其足

一分在岸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無人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闔青天下降黃泉揮斤乎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險夷之境界猶怵然而恟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爲射而欲求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怵懼也恟目恟動也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鼻間栩栩然息不在外而在內有自養之意也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此數

句發得精神踴躍四顧者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者賤者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
得濫盜人不得刻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
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
乎太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
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知者不得說非言辭所可窮也美人不得
濫非聲色所能淫也盜人不得刻非凶威
所能屈也伏戲黃帝不得友通世而輕天
下也介間也石雖無間可以穿而過也故
曰經乎太山而無介處貧賤之地而不以
爲病故曰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者道
也道在已者既塞天地推以化人用之無
盡故曰既以與人已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馬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
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
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此意即則者喪足而尊足者存又如此換

箇話頭謂道之在已不問有國與無國也
凡不爲亡楚不爲存則世之得喪禍福皆
外物矣然其意猶在楚不足以存存一句
失者既不足以自歎則得者亦不足以自
矜自歎愧也自矜誇也此語尤有味此學
問切身受用之語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二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三

肅 齋 林 希 逸

外篇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符云反又音之
丘而適遺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子欲有
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
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
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
孤閼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
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
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
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慮無服始安道
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
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
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

前後人名皆是寓言如此三名却有分別
知有思惟心者也無爲謂自然者也狂猖
狂也屈者振然如槁木之枝也此書猖狂
字便與逍遙遊字同猖狂而屈然無
知之貌也此段只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故雖出許多說話問而不知答是此中無老僧面前無閑契也缺山欲答而忘其言是猶知有問者也故曰無爲真是狂屈似之似近也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此者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知者不言此是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言之教即維摩不二法門也道不可致不可以言致也德不可至不可以迹求也仁義禮皆爲有迹有迹則於道隔矣生二莊子以禮爲強世故比之仁義其迹又甚故曰道之華亂之首華外飾而無其實也外飾之偽欺詐之所由生也故曰亂之首黠聰明墮枝體此爲道之日損者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是忘其故吾

之時能無爲則循天理之自然無所不可爲矣物迹也求道而又有迹則是已猶與物同而欲見自本自根之地宜其難矣復歸根者言取歛而返於無物之初也大人無爲者也大人則易之其易也三字莊子

文法若他人則曰唯大人則易之矣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下一句易說上一句難說且如花木之發爲枝爲葉是其生者也然此已發者終無不盡之理則是其生者猶死矣伊川曰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此語極好便是此意碩果不食剥者復之萌也謂之碩果死者矣種之再生非死爲生之始乎死生往來萬物皆然孰知其所以爲之者紀綱紀也主張而爲之者也氣之聚散爲生爲死人皆知之若知死

生只是一理則吾又何患爲徒者死生爲一也死生本一理萬物皆然而人自分美惡好惡如花卉之方盛則以爲神奇落而在地則爲臭腐殊不知葉落囊根生者又自是而始則是臭腐復化爲神奇也既生而落則神奇又化爲臭腐矣亘古窮今來來往往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此故不以死生窮達禍福爲分別故曰聖人故貴一者無分別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此數行解得前意甚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

池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惓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即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明法者寒暑往來盈虛消長皆有曉然一定之法則何嘗犯商量故曰不議鳧短鶴長麥黍仰或寒或熱。或苦或甘皆是自然之理而之所以長短甘苦者如何說得故曰有成理而不說不作即無爲也無爲不作皆順自然也聖人之所以順自然者亦得諸天地而已大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神明至精言妙理也百化百物之化也上彼字在天下彼字在物底物之或生或死其生也或方或圓皆神明至精者爲之既已有矣孰能究其根極之地故曰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扁然即翩然也有去而不已之意便是逝。

者如斯萬物之化相尋而去無所窮已而其造化常存東坡所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若非有所見亦不能道及此六合爲巨未離其內言天地雖大不出造化之內也秋毫爲小待之成體若無此秋毫之體則無秋毫之名即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也沈浮往來也不故常新也萬物往來而不窮日日如此故曰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惟其不故所以四時運行而得其序也惓然不可見也油然生意。

也若亡而存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神不恃形而立不隨生而亡也畜養也養萬物者道也而人不知之此造化本根之地也觀於天者不過此理故曰可以觀於天矣。舊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墮焉如新生之積而無求其故言未卒舊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昧昧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

人哉

此一段又撰出兩箇知道之人相與語釋氏所謂好手中呈好手紅心裏中紅心正汝形一汝視是忘其形體耳目也攝汝知一汝度是忘其思慮意識也度意度也天和者元氣也忘其形體耳目則元氣全矣神者釋氏所謂主人公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非來舍矣德將汝美德潤身也道將汝居居天下之廣居也墮無知而直視之貌續之初生未嘗不視而何嘗有所視亦子亦然無求其故謂人不知其所以視者如何也此即形容無心之貌言未卒而睡寐者言答之未已而自睡也語意相契不容於言故如此狀出真其實知者言其實見此理之真也事物不入其心故曰不以故自持故事也媒媒昧昧忽無見也彼既無心而我有不容言者故曰無心而不可與謀穹壤之間有此人物故曰彼何人哉深美之也。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

也。後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為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後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我，即造物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蛇也。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為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皆非我有也。圓覺所謂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一段亦自奇，特不知所持無執著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拮拏，而知夫道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疏淪，通達之也。澡雪，洗滌之也。拮拏，屏去之也。杳然，深奧之貌。崖，邊際也。崖略者，謂深妙者難言，只言其邊際粗略而已。昭昭可見者，也。冥冥不可見者，也。見而可得，分別者，謂之有倫。有倫，萬物也。無形造化也，精神在人者，也。形可見者，精不可見者，九竅人類也。八竅禽類也。以人與禽並言，故抑之也。佛經所謂胎生卵生濕生皆原於此，此意蓋謂人雖貴於物，而其生也實同。故欲其捨色身而求法身，莊子之意亦如此。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強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

道與。其來無迹，其往無崖，言造化之間去者來者無地可尋，逐也。四達，皇皇言太虛之間人之室居，則有門有旁，太虛之間但見其皇皇之大，豈知其所從入從出者乎？邀於

此者，言邀索而見此道也。四枝強，即圓覺所謂身體輕安也。恂達，通達也。不勞，順自然也。無方不定也。即是以接而時生乎其心者也。天地日月萬物若非此道，誰實為之？此四句只形容微上微下無非此道而已。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償，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償，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皆醢醢之氣，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博之無所不知也。人之辯博皆誇以為己能，而不必出於汝之知慧，其所以知慧者造物也。故聖人只以造物斷之，不以益為益，不以損為損。所保者在我，而外物不得而加焉。此聖人之事也。終則復始，終亦不

已也運量萬物而不匿應物而不窮也運用而量度之故曰運量此未免於有心只爲君子之道蓋言其有迹也以我而應物則爲運量萬物物至而我應之則爲萬物皆往資焉便是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如此而不匿則謂之道道者無心無迹也中國有人焉謂天地之中有至人焉非陰非陽言其不可以物指名也有人之形而其心遊於物之初直寓形於天地之間耳故曰直且爲人時反於宗宗者萬物之初也噉噉氣之不順者也人身之氣有所不順則爲疔爲贅造物之氣生而爲人則亦其不順者也故曰自本觀之言反於天地之初而觀之也此意蓋是貶刺人身便是釋氏所謂皮囊包血之論子細看來太藏經中許多說話多出於此堯桀是非言人世是非之論固有此身而後有之百年之間縱有長短比之天地須臾而已此數語亦好果蘇有理人倫雖難辨所以相齒聖人遺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

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濛然莫不入焉果蘇物之至微也者其生也有時其種也有種自古及今其類不雜非有自然之理乎舉其微者言之則大者可知矣人倫之中雖有許多厄難如上下之相制強弱之相凌壽夭之爲悲喜此皆厄難也然而同處宇宙之間相爲齒列君臣父子中國夷狄亦皆造物中之一物也聖人則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則無分精粗彼我皆曰相齒亦高論也遭之而不違者遭時有違順順之而已過之而不守者所過者化也調和也偶合也隨感隨應相與和合道德之自然者也帝王興起亦不越此理而已忽然者即須臾之意出生也伸也來也入死也屈也往也注然勃然推擁而出之狀油然濛然活熟也此即往者伸也來者屈也易之所謂窮神知化者也

其天殘隨其天衰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物之初生本無而有又化而死則是既有而無同乎一理而人物之類自以爲悲哀愚惑也殘藏弓之物也衰囊也愚惑之人猶有所包裹而不明也能自知覺則解其殼而隨其衰矣降落也棄之也紛乎宛乎宛轉也言變化也魂魄精神也精神將散則軀殼從之故曰大歸即返其真宅之意也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理論則不至

不形之形不可見者也形之不形於形體之中而有不可見之形也即佛所謂唯有法身常住不滅也然此事人皆知之而未能離形以求之故不得而至焉務事也學而將極乎至則其所從事者不止如斯而已故曰非將至之所務也衆人之論皆如此而未有至之者故曰此衆人所同論也

又就此語演說謂能至者則不論纔有此論則爲不至矣故曰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蓋謂不形之形此本易知不待言也若以此爲論乃是未造其至妙之地此又說高層話

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見而有所遇曰值此有迹之見也道不可以形迹見則無值矣故曰明見無值辯不若默繞有辯則非矣嘿不言也所謂道者

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謂之聞則非道矣有聞不如不聞塞其耳而無聞也故曰

道不可聞聞不若塞大得猶言深造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蟻

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

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

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

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

此段撰得又好雖似矯激之言然物無精

粗同出此理亦是一件說話釋氏所謂無情說法无爍熾然常說即此意也期而後可者言指定其所而後可質本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也監市猶今之賣肉行頭也履狶者以足躡豕則知其斤兩輕重也況比也下監市之賤者也正獲之官欲知狶之肥瘠若問其卑賤者則其比況說得愈明故曰每下愈況正市令司也獲人名也此以喻問道者也

汝唯莫必無手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

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

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

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

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

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徬徨乎馮

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莫必者無固必之意也汝若無固必之心

則物之至理皆無所逃又豈疑於吾言故

曰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字同訓

故曰異名同實此一句蓋喻物無精粗其

理一也無何有之宮志已見而無固必之意也同合而論言無精無粗合而同論安有終窮調閒和安也澹靜漠清調閒皆形容無爲之妙而已家虛也已與矣字同言能講究至此虛一之妙則吾之志順足矣

故曰寥已吾志此四字下得簡而有力既

無往矣安有所至雖有去來而無所止宿

之地上兩句既言往來不可知之意又結

云我既往來而不知其所終則但見其徬

徨馮闕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極

矣徬徨徬徬也馮闕虛曠也大知至道也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不際者所謂物際者

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

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

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與物無遺際是與物俱化者也與物俱化

則可以物物即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

與物未化則有產際矣既有產際則窮於

其所際有際則有窮矣故曰物有際者所

謂物際者也極而至於無極窮而至於無

窮則爲不際於物之際而得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者也謂於產際之地而見其無崖際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際之際際之不際此等句法皆是莊子之文奇處衰盛衰也殺隆殺也舉其一則知其二也盈虛盛衰本末聚散皆若有迹而實不可窮此則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蚶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蚶荷甘日中夢^反野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喟然放杖而笑曰天知子僻陋慢訥故棄子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子之狂言而死矣夫蚶荷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參聞也推開其戶而入喟然放杖之聲也天知子以天呼老龍吉也夫子在則有啓發子之大言今既死則無啓發子之言蓋謂老龍吉死而無言矣蚶姓也蚶名也因

弔老龍而聞神農之言體道者與道爲一也繫歸而宗之也有體道之人則天下之君子皆歸而宗之今神農於道未有所見而亦知老龍之死爲藏其狂言況其體道與老龍同者乎狂言即大言也其意蓋謂

道在不言藏其言而死所以爲道神農未造此境而亦爲此言況高神農者乎秋毫之端至小矣於此而未有萬分之一少之又少可知矣佛經算數譬喻亦有此語勢道本無聲形不可視聽若論說於人以冥冥而名其道是特強名而已實非道也故曰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即言者不知之意形聲有也冥冥無也知有之爲無不若並與無無之蓋謂神農之爲此言亦未爲知道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

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發語之端著於是兩字即是佛經我聞一時之上著如是兩字也道之有數謂可歷歷而言也貴賤合散皆道之可以歷數者約合也內自得也外與道爲二也不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也形形之不形即不物乃能物物也當對也有道之名則名與道對立即離其本然之真矣故曰道不當名道本無問問之而答我已離道彼之問者所聞亦非道矣問窮者言其所見至於

問而窮蓋謂泥言語求知見之非也無內者中心未得此道也得此道則不應答之矣宇宙可見者也故曰外太初不可見者也故曰內崑崙崑崙在於宇宙之外太虛又在崑崙之外崑崙且未過安得至太虛乎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執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執能至此乎子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執視其狀數語只形容道之不可見也子能有無未能無無此言妙之又妙也未能無無則我猶在無字之內為無字所有矣何從至於窅然空然者乎固覺曰說無覺者亦復如是覺而至於無覺可謂妙矣而猶以無覺為未盡即此未能無無為無所有之意前之知無為泰清無始此之光曜無有似此等名字其寓意却甚明非他玉倪被衣等之比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

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規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執不資焉

鉤帶也大馬大司馬也捶鉤也大司馬之屬有鉤者老而精絕至於無毫釐之差言其巧也非鉤無察即前所謂唯蜩翼之知也用心專一於鉤之外無所見也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者也無不用者道之無為而無不為者也言我以不用自然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而至於老況道之無為無不為者天下之物孰不資賴之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未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

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死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太極之初陰陽判而為天地天地之運行

陰陽之往來循環而無已古亦如是今亦如是也以古猶今而答未有天地之問意蓋如此昭昭見之甚明也神者在我之知覺者也不神者知覺之靈為氣所昏也昔日之昭昭虛靈知覺者在也故能受之今之昧然者虛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求而未知也無今古無始終言太極之理一動一靜無時不然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之也有此人類則有此子孫有此宇宙則有此陰陽無一息之可間斷也已矣未應矣言汝到此不必更形於言矣纔有生字則有死字是因生而後生一死字也纔有死字則有生字是因死之名而後死其生者也此即無生無死四字又如此變換言句死生

之有待一體而已一體猶一本也即一理也即造化之自然也物物者非物則有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豈可以物名之故曰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非物之物不可以物名也既名爲物則不得爲在天地之先者矣如此便是有物也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此是一句既曰有物則物之相物無窮已矣故曰猶其有物也無已如此等處皆其文字之妙者聖人之愛人則有迹可見矣形迹之相求至於無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物者之非物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韋氏之園黃帝之園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釐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

與人相將迎

無將無迎即無心於物者也應物而不累於物則爲外化因感而應不動其心則爲內不化故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接爲構日以心聞則爲內化與物相剗相刃而見役於內則爲外不化故曰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我之內不化者而外應乎物所過者化而無將迎則化亦不知不化亦不知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一不化者無心之心也安猶宣也相靡言相磨也靡與剗同安與宣與也多求多也求多相勝也莫多則不求相勝也必與之莫多言至道之人必與物不求多以相勝也稀韋黃帝有虞湯武儒墨之師皆未能盡內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非相釐言其猶有是非之爭也五味相奪而後可以爲聲故曰相釐以稀韋而下與儒墨對說是以小抑大之意國宮室者謂其以此爲窠臼也不傷物即與物化也既與物化則物亦不能傷謂其無所累也惟其

心無所累所以能與人相將迎前言無將迎此言與人相將迎即無爲無不爲不物乃物物之意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泯矣

凡人遊於山林臯壤之間其始也必樂既樂則必有所感感則哀矣蘭亭記中正用此意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旅舍也此言自無主人公爲物所動也遇可見者也不遇不可見者也可見者人也不可見者天也能其所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皆有不自知不自能者既謂之人皆不免此故曰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唯其知人而不知天故嘗用心用智欲以免

其所不可免者豈不可悲也哉至言則無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爲則無爲矣故曰至爲去爲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知者爲知其所見淺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

卷二

二十一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三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四

富 齋 林 希 逸 堂三

雜篇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杜而饗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子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役徒也門人弟子也偏得獨得也臣僕也畫然分明之意絜然慈柔之意擁腫鈍朴也執掌猶支離也洒然異之者言見其蕭洒有異於人也歲計有餘者久而有益也

尸祝杜饗只是敬祀之意四字輕重一般如此下語皆是其筆端鼓舞處南面者必其所居向南不釋然不樂也春秋之所以得而然者天爲之也故曰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大道自然也此蓋自然無心之喻尸居環堵之室而自託於猖狂與百姓爲一人皆不知其所行爲何如故曰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如亦往也言與世相忘也俎豆猶言位置也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之如釋氏言我脩行無力爲鬼神觀破是也不釋然於老聃之言者恐負吾師之誨而不樂也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由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矜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

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辯也將
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
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
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
穴^昔坏^又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乎堯舜
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
人與人相食者也

鯢鱖雖小可以主尋常之溝壑狐雖小而
可以主步仞之山此言地無細大皆有所
尊也先善與利言名出則利入也堯舜之
時其於賢能亦然言人有賢能之善則人
必尊敬之今畏壘之地雖小而其敬賢之
心亦與古同謂夫子當聽從之也函車吞
舟函亦吞也介獨也碣流蕩也此喻名見
於世能害其身也全其形生長生久視者
也藏身不厭深眇欲避世而無名也二子
指堯舜也以堯舜爲辯猶垣牆之上將欲
種草無此理也謂引證失其宜也簡髮而
櫛數米而炊形容其屑屑容心之意舉賢

則民必爭以知爲任則民愈詐之數物者
言以上數事也民於利甚勤者言爲生甚
苦也坏牆也日中穴牆即晝爲盜也千世
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謂天下之患自
堯舜始也

南榮趺蹙然正生曰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將
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
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
此言也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
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趺曰全汝
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
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蠅越
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
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
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託業言受學也及此言者欲及庚桑子之
所誨也具人之形其心耳目皆同故曰吾

不知其異也人人有此心而狂者不自得
亦猶盲聾者之無所見聞也辟閑也我之
形與人之形亦皆開明而無所蔽而我乃
爲物欲所間我欲以心求心愈不可得故
曰欲相求不能相得我方求心了不可得

而夫子謂我勿使思慮營營若於此詘勉
以求聞道亦庶幾其能達乎趺爲此言未
有脫離處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盡其
言欲指其往見老子故曰辭盡矣蓋託爲
謙言非果辭窮也奔蜂小蜂也蠶蠅豆中
大蟲也越雞小雞雖大鷄亦大鳥也小蜂
不能吃大蟲小雞不能覆大卵此喻其力
量尚小不能點化汝也遂使之往見老子
南榮趺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
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趺曰唯老子曰子何
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趺懼然顧其後老子
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
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
南榮趺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
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

義則反愁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趙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趙方獨見而老子以為與眾人偕來正釋氏所謂汝胃中正關也忘吾答因失吾問者言其心茫然失所問答也去其知而不知則人以為愚矣朱專也朱愚猶顛蒙也若有心乎用智則反為我身之累此意

蓋謂無心既不可有心又不可即釋氏所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其言仁義處亦同三言之患其疑即一也若汝也見汝眉睫已知汝為未知道今觀汝言果然故曰又言而信之規規蹇蹇之貌揭竿而求諸海言求無於有茫乎而無歸著也亡人者失其本心之人也惘惘憂愁不自得也欲反情性而無由入言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可憐憫也

南榮趙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

自愁復見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提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繆而提將外捷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召其所好欲求其是也去其所惡欲離其非也有好有惡其中自惑故十日自愁孰哉孰與熟同言用功亦久矣鬱鬱乎未寧一之意也縱有所惡則心有所著故津津然而可見獲以皮束物也捷閉門之牡也

二者皆執提飲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檢而求之於內故曰將內捷心中之擾擾欲自檢提則網繆纏繞而不可執提內既不定則又將來之於外此言學道而不得其要或欲制之於外或欲制之於內皆無下手處若此者其在身所有之道德且不能自持乎況欲行道乎放道而行言循自然之理而行之也能循自然而行此至人之事也

南榮趙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趙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趙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手能勿失手能無卜筮而知吉凶手能止手能已手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儻然手能儻然手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噬不噉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掣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旁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病者方病人有問之能自言其病之狀則是其病猶未甚也病至於甚則不能言矣我今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虞言蔽惑之甚也雖有教誨之言使我愈見惑亂故曰猶飲藥以加病今皆不敢請教只願學衛生之道而已抱一者全其純一也勿失者得於天者無所喪失也無卜筮而知吉凶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能止能定也能已即釋氏所謂大休歇也舍諸人而求己不務外而務內也儻然無所累之

貌惘然無所知之貌能兒子乎不失赤子之心也嗥哭也嗑喉也嗑聲乾也赤子嗥啼而聲不乾無容心而不傷其和也現屈不可伸也人之手久握而不伸則伸時必有窒礙小兒則不然者其自然之性箇箇如此共同也德性也目視而不瞋雖視而無所視也未知外物也知有外物則為偏矣瞋與瞋同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即言無心也委蛇隨順也或行或居動而與物隨順波流也同波即與物偕往之意如此則可以為衛生之常故曰是衛生之經已

人史也
楚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也及聞老子之言如此之妙故有至人之德之問此問自是而老子又曰非也蓋恐其住著於此又成窠臼即釋氏所謂立處非真是也冰解凍釋即脫洒自悟之意相與交食於地與人同也交樂於天自同乎天也交俱也同也相與相觸也為怪為異也不為謀無計度之心也不為事無事之迹也又曰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則所言衛生之道即至人事矣以此而觀則前面非也兩字分明不是實話楚既聞此又曰然則是至乎意謂此道即至道矣而老子又曰未也既曰未也則當別有話頭却又提起前頭能兒子乎之語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話禍福無有者言超出禍福之外也人災者世情之患害也我既超出禍福之外則去世遠矣又何有世間之患害乎曰非也曰未也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也禪宗多用此一解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自此以下莊子泛言至理也宇謂中也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也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光既發則人雖見其為人而已自同於天矣人有脩者脩真之人也脩真之人至於天光既發則有恒矣恒久也便是至誠悠久也至誠而至於悠久則天亦助之人亦歸之舍止也歸也天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天子者天愛之如子也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能學所不能行所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所知至其所不能知而止則為所造之極故曰至矣天鈞即造化也有不即是者不就是也即就不就是反是也反是則失造化自然之理矣敗失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備物者備萬物之理也萬物皆備於我也將形者順其生之自然也不虞不計度不思慮也退藏於不思慮之地而其心之應物隨時而生即佛家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存於中者敬則應於外者無不通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達通也彼在外者也萬惡者不如意之事也吾之所造既至於是而猶有萬惡至者則是天實爲之非人事之失有以致之又何足以滑我胃中渾成之德故曰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靈臺心也不納於靈臺外物不入其心也外物不入其心所以不滑其成也有持者言有所主也不知其所持者雖有所主而不知其所主大而化也不可持者言有所持守則未化矣此一句三持字最說得精微不可草草看過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數句又說不善之人未能成已而有所作爲妄發也妄發則每事皆不當業已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自舍此恥過作非者也更換也恥過而作非每有所更改轉見差錯故曰每更爲失業亦訓事今人曰業已成行業已如此便是此業字如此之人所爲既不善矣非有人誅則有鬼責言幽明之間有不可得而逃者人能知幽明之可畏則能謹獨矣故曰明乎人明乎鬼然後能獨行此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以君子慎其獨也獨行即慎獨也似此數語入之經書亦得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賁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

無親者盡人

券內者所求在我之分內也即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內者也無名者人無得而名也券外求在外者也務外之人志之所期不過爲費用之資耳言求以自利也唯庸有光充實而有輝光也庸常也充常在也舍已而求外志在得利商賈者之用心也故曰唯賈人也賁高而自立之貌人見其外或富或貴有過於人則以爲魁然而可尊而不知其與物欲相爲終始至於窮盡而後已是一身皆沒入於物欲之內矣故曰與物窮物入焉且苟也遂逐於物苟且以求得有至於喪身而不悔者故曰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身且不能容於人何有以其不能容人之心及其甚者則親戚骨肉皆踈棄矣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人而無親則人道絕矣故曰無親者盡人盡絕也看此數句莊子如何不理會世法

兵莫憐于志鏖鄒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志者心有所著也心有所著皆能自傷人之自害莫憐於此志尤甚於兵之鏖鎬故

曰兵莫憐于志鏖鎬爲下陰陽之氣皆能傷人猶寇也然此心若平和則陰陽豈能

爲害故曰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即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是也此兩句極佳在

心學工夫此語最切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成毀二事分而爲二以道觀之一而已矣故曰道通其分也人心既分彼我則於其

私也必求備故曰其分也以備凡有皆歸於無而私於求備者但求其有知道者惡之故曰所惡乎備者其有以備也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

應於外者能反於內則爲德爲德則能神能天遂乎外而不知反則淪於鬼趣矣故曰出而不反見其鬼釋氏曰鬼窟裏活計即此是也無是無非則此心常生執是非

而不化則此心爲死出而得是言役於外而得自是之見者也齊物曰近死之心不可復陽即此意也

誠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實者天地之間實理也無心則虛虛則實若以私心滅之而以有者爲實則其人與鬼同矣故曰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鬼趣淪

沒皆私心滅理貪著諸有而不知真空實有者也人能於有形之中而視之似無形則見理定矣象似也釋氏云但可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便是此意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出生也萬物之所由始也未嘗無本而不可知故曰無本入死也萬物之所由終也

雖知其所終而不見其所入之處故曰無竅實理雖有而無方所之可求故曰無乎處

有長而無乎本則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則者宙也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自此以下解上三句也理在今古千萬年如是故曰有長然而不見其始終故曰無乎本則本始也則末也終也老子曰虛而

不屈動而愈出雖出者不窮而不可屈其竅虛也虛乃所以爲實故曰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出入一也此解入字却曰所出

可見其意宇四方上下也道無定所四方上下皆是也故曰宇即爲飛于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古往今來曰宙道之往

來千萬年而常如是者即宙也生出也死入也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而無形可見此造化之妙也天門即造化也自然也因言出入故下門字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故曰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於無有而此無有者又一無有

也故曰無有一無有齊物曰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即是此意藏者退藏於密也聖人之心藏於無有故曰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無物之始死生終始無分其次則有死生之名矣喪旅寓也齊物言弱喪而不知歸以生爲喪即寓形宇內之意以死爲反言歸真也以生爲寄以死爲樂纔有生死之分便是有物故曰是以分已上焉者無物太極之初也次焉者有物陰陽既分也又其次者曰有生有生則有我矣雖知有我猶以死生有無爲一是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也三者雖有次第而皆未離於道譬如公族分而爲三姓則同也昭氏景氏

以有職任而著也甲氏以有封邑而著也戴任也任職也昭景甲雖非一氏而皆楚國之公族也上言三者雖異同乎公族却於四也字之下以非一也結之就上生下絕而不絕之體此皆文字妙處

有生賦反誠也披然曰移是當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

賦反誠也釜底黑也亦疵病也喻氣之凝聚也天地之氣聚而爲人元氣之病也前言生者暗噫氣也與此意同人之生也同是此氣而強自分別故曰披然披者分也既有分別則各私其私既私其私則各是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移不定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移也其意只與齊物論同而又撰出移是兩字非所言者謂不當言也謂移是之說在人皆不當言言之皆爲私也人雖各有一是而其所是者不定故曰雖然不可知者也

臘者之有臘音臘也音臘可散而不可散也臘祭也臘牛有葉也胫足指也牲之一體

也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散而置列俎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謂之不可散則五臟四體已分於鼎俎矣譬猶人之所謂是者移而無定也五臟只是百葉四體只是舉肢文法也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僮焉爲是舉移是一室之中有寢有廟又有僮息之所在在不可謂之寢謂之廟謂之僮則同乎一室謂之室則又有寢廟僮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可定也此兩句即移是之喻也舉皆也以臘祭與室而觀則其所爲是者皆移易而不可定之是也故曰爲是舉移是請審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微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蚴與鶻鳩同於同也

上面既結一結又提起移是字再說是以生爲本言既有是字則以生者爲本以其所知之智爲師因此而後以是非相乘孰

爲名乎孰爲實乎故曰果有名實曰果有者言其非必有也實本也因吾一己之師以此爲本而欲人皆聽己之節度故曰因以爲己質使人以爲己節惟其因此自私是非之爭難以死償之而亦甘心焉故曰因以死償節下節字因上節字而生也唯其如此故於用舍窮通之際有知愚榮辱之分今世之人皆移是者也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微通也蜩與鸞鳩皆同識大鵬亦猶移是之人不知至道之士而非笑之其見識與蜩鳩同矣蜩與鸞鳩同人又與蜩鳩同故曰同於同也此鼓舞之文

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凡則以姬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此數行又別一項說話與市人行而躍踏其足則必以放傲自責而辭謝之恐其怒也若兄躍弟之足則姬謂之而已必無所辭謝蓋其情親不待謝也大親父母也若父母而踏其子之足則併與姬謂亦無之

矣情親之至自相孚也至禮有不人謂禮之至者無人已之分忘其揖遜也至義不物謂義之至者不待物而度其宜也至知不謀無容於謀度也至仁無親者言不見其相愛之跡也至信辟金者言不待以金寶爲質也辟音屏除也躍足之喻爲下面禮義五者設也

微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謀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盡胃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微與微同解釋也顯華顯也嚴威嚴也勃志言六者能悖亂其志也動舉動也理辭理也謬心者言六者能綢繆牽繫其心也累德者情勝則累其自得之真也知心知也能才能也塞道障道也盪盪亂也去此勃志謬心累德塞道四者之六害則胃中不爲之盪亂此教人下工夫處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先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謀也知者之所不知猶脫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欽持守而恭敬也生德之發見者也發見則有光華矣性在我者也質本然也性之動而後有爲有爲而流於人偽則爲性之失接應也設謀也應接而至於有謀慮皆性中之知也此處字義與語孟不同以莊子讀莊子可也也不可自拘泥嬰兒之視而無所視曰睨知者以其所不知而爲知亦猶嬰兒之睨也此即智者行其所無事之意凡所動用皆以不得已爲之則謂之德即忘我也於忘我之中而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治安也物不能亂之謂治曰德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雖相反而其實未嘗不相順此又是一般說話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

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俟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

微妙也射之中至於微妙故曰中微羿之不能使人無譽已亦猶聖人不能迷天下之名也工乎天者盡天道也俟乎人能自勝於人也俟音良善也能也全人者全德之人也蟲鳥獸百物之總名也物物雖微皆有得諸天者如能飛能走能啗能嚙能鳴能躍皆能達其天性故曰能蟲能天謂之全人則不以天自名矣有天之名則有入之名故曰全人惡天惡者不樂有其名也在人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況我自分別天人乎故曰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唯蟲能蟲唯蟲能天此八字極妙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龍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龍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龍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龍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移反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羿之射見雀必得雀亦畏之猿見養由基抱樹而啼即此意也以天下為龍則雀皆在龍之中不待射之矣主意不在羿只引生下句而已此意蓋謂人有所好惡則必為好惡所迷伊尹百里奚亦因其所好而為人所籠耳我若無所好則超出乎萬物之外誰得而籠之介者兀者也畫華飾之服也侈擗去之也其足既兀華飾何足為美蓋其心於毀譽棄外之矣故曰外非譽也非毀也胥靡城旦春之人也彼為罪人不愛其身故登高而不懼此心無所愛則無所著之喻

夫復謂不飽而忘人因以為天人矣復及復也猶易之反復道也謂習熟也不飽者不以遺予於人也言此道在已不是責貸但知為己而無為入之心則忘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純乎天矣故曰天人謂與習同徐無鬼篇有曰我必貴之彼故需之觀此可知不飽之意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

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敬我亦不以為喜侮我亦不以為怒即所謂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也天和造物之和氣也同乎天和與之為一也怒雖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不怒而出自然之怒非有心之怒也以此一句喻下一句至人出而有為於世無所容心雖為亦無為也是其所以為者本自無為而出即是無為無不為又如變換言句欲靜則必平其氣氣不平則不能靜矣欲全其神則必順其心而無所拂少動其心則神不全矣凡有為而欲得其當則必緣順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不得已者無心之應也應事而無心則為聖人之道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此篇文字何異於內篇或曰外篇文粗內篇文精誤矣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五

庸 齋 林 希 遠 當

雜篇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盈嗜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理去其嗜欲好惡則頽失耳目之常皆病也擊音擊引却也狸德言其資質與狸同狗之下品者也狸德字下得好視日者凝然上視而目不胸也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狗然故曰若亡其一猶雞之似木雞也此上品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

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夫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

馬之中規矩繩墨言其身件件合法故借方圓曲直以言之不必就馬身上泥而求之成材者言天成之材也若卹若夫即悶然之意喪其一即亡其一也不知其所去而不知其所止也此皆借喻之言武侯悟其無心自然之意故大悅而笑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發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疏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鼉鼉之逕踰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譽歎其側者

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歎吾君之側手
金版六發即太公兵法也此書藏於朝廷
故曰金版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從橫反
覆鋪說之意也不可泥詩書爲橫六發爲
從也奉事從王事也以詩書六發之說見
之行事皆有效驗故曰奉事而大有功啓
齒笑也流人去國流落之人也所知舊知
識也所嘗見僅識面也似人者似其鄉人
也山間之蹊曰蹊馳之逕柱塞也跟音郎
類篇云欲行貌也位居也止也言其困倦
欲行而又止伏於谷中也空谷也聞足音
而喜但是人則喜之矣不必其知識鄉人
也此意乎言武侯本然之真離失已久略
聞此語如逃空谷而聞足音所以喜也彈
家所謂久客還家是也聲歎喉中之聲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
厭蔥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
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杜稷之福邪徐無鬼
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
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

與形式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
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
爲萬衆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姦姦
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
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
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
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
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
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
間無徒驥於鎬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
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
民兼人之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
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胃中之
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
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賓與擯同棄也養者生也生於天地之間
皆此人也故曰天地之養也一一者同也
登高不爲長居下不爲短無貴賤之喻也
外物之養者形而於心中不自得故曰神

者不自許也和與物而同而爲一也姦自
私也在我之神得於天者本與萬物爲一
情慾自私所以害之則是其所惡也惡其
自私則神者病矣君有此病而不自知其
爲何病我欲勞之故曰故勞之唯君所病
之何也有意於愛民乃害民之所由始有
意於偃兵乃用兵之所由造殆危也以此
心爲之但見危而無所成也美惡之成皆
爲有迹故曰器也以有爲之心而爲有迹
之事則非所過者化矣故曰形固造形成
定也執其心一定而不化也此心不化則
克伐怨慾行焉傷其內也故曰成固有伐
變爲外物所變亂也心與物聞故曰外戰
鶴列猶魚麗之類兵陣之名也徒步兵也
驥騎卒也麗譙宮樓之門也鎬壇祭祀之
地也古人祭祀必於路寢此言宮之內也
其意蓋曰君之用心若與物聞則一室之
內皆若步兵騎卒列陣於前無非爭奪之
境界也釋氏所謂一切由心造是也有得
則有失得順境也失逆境也無得則無失

故曰無藏逆於得此一句下得恰好機心也智謀自機巧而出也戰爭又自智謀而出也以此而求勝於人雖殺其人民無并其土地以快吾耳目之私是若勝矣而不知吾之宵次爲物所撓是形與神戰外雖勝而神者勞矣勝於人而自勞其神孰爲得失故曰不知孰善言那箇是也如此而爲勝何以爲勝故曰勝之惡乎在勿已者言若莫如此也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而與物無所撓拂此不爭而善勝也我能不爭而善勝則民已脫死各得其生又何偃兵之求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駟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閼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

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子病少瘳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七聖黃帝與方明昌寓張若謂朋昆閼滑稽也此等人名皆是寓言若以大隗爲大道之隗然者亦鑒說也瞽目眩也乘日者與日俱往即日新也言六合之內未離於物則有自昏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爲六合之外意謂爲天下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內而已非吾子之事者言汝物外之人雖不預此亦須與我說破也馬成羣而牧之各隨水草但順其性而使之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矣亦牧羊而鞭其後者之意天師者言天人可以爲我之師也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圓於物

者也

思慮之變百種變換思量也談說之序說得成條理也凌陵轢也諄訊也好察之士則與人爭分毫毫三者皆隨其所長而自以爲喜故一日無之則不樂此爲物慾所籠罩者也故曰圓於物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興朝興起而立於朝廷之上也招世者立招子而爲名於世即好名者也中民者庸人也榮官但以爵祿爲榮也筋力有才力者也矜難以濟患難爲矜誇也勇敢武士也奮患見患難而喜也枯槁隱士也宿名留意於聲名也法律法家者流也廣治多求治事也敬容矜持容貌而爲外飾也貴際以交際爲重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

之巧則壯

草萊耕種之事也市井商販之事也比和樂也旦暮之業日積月累其贏餘也勸喜而自力之意也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即自誇也

錢財不積則食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

夸誕之人趨附權勢一日退失則悲矣尤甚也欲愈盛之意不尤不甚盛也有倚恃者曰勢有積聚者曰物徒趨附者也勢物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樂變以變詐為樂也依附小人好動而不好靜多是從史主家使其有所作為而後可以得志故曰勢物之徒樂變自此以上與不樂三句皆是一意但長短變換如此下語文法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遭時有所用言時使之然雖其身亦不自由雖欲無為亦不可得也譬如一歲之間

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皆非物之所自由故曰順比於歲不物於易此一句乃上句之喻也不物於易猶言非物自為變易也馳其形性言役其身心也潛之萬物潛沒也汨沒於萬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反反者猶釋氏言回光自照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覺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前期而中言有所指之地也有的而後見其精若舍向而射則中者皆為羿矣此句喻下句也其文極妙天下既無歸一之

是人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為堯矣揚揚朱也秉公孫龍也墨翟楊東與惠子為伍其學既不同則孰為真是冬寒之時不以火而鑿鼎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為冰其違時也若難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夏至之日陰氣已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矣以陰召陰則夏不熱矣雖似違時而有可召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言其術未高也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上一瑟於室相去雖遠而鼓此則彼動宮之應宮角之應角以其音同猶曰易也只調一絃而於五音之中不定其一言鼓宮亦得鼓徵亦得故曰吾音無當纔鼓其一於此而相去之遠者二十五弦皆動比之鼓宮宮動鼓角角動又難矣然以理觀之不問宮商角徵羽皆是以音為音故曰音之君皆不離乎絃上之聲故曰未始異於聲如此則與以陰召陰以陽召陽者何異魯遽乃自以為為勝其弟子亦各是其是而非真是也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謂是亦即如此魯遽也

惠子曰：「今夫儒墨揚棄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竊子於宋者，其命闇也不以完其求，鉗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竊闇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聞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抗對也，相鎮以聲以名聲相屈服也，未始吾非言要終以我爲是也。竊音擲的說文云：「住足也。」竊而不能行之子曰：「竊子齊人以其竊子而寄之宋，謂其可以守闇也，守闇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爲是矣，然而求致鉗鍾乃知束縛而愛護之何愛物而不愛子乎？彼何嘗不自以愛是鉗鍾小鍾也，唐亡也子亡在外而只求於鄉域之內，是其惑也，彼何嘗自以爲惑此又今是一句不與上竊子之意相關遺餘也，略也，類似也，言此三事皆與惠子揚墨之徒略相似也，故曰有遺類矣，亦猶前言若是也，邪然不結於怨。」

也之下而先結於此，正是其作文之妙處。寄客也，楚有竊闇之人寄於外國不能自歸附舟而返方至於岸，而是夜之半即與舟人有爭忘其濟已之恩，已造成仇怨矣。岑岸也未始離岸言載之而來舟未離岸又非久而忘之也，竊住足也，病足而爲闇者故曰竊闇忘恩之闇是夜固不自知旦而視之能無所愧乎？方其闇時彼亦自以爲是也，凡此數句皆設喻以譏惠子之自是，但以惠子好辯故特爲說諷之辭，有不可遽曉者以困之，此乃二人平生戲劇之言，東方朔與舍人爭辯亦有此意可以參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堊，白泥；以白泥漫其鼻端，其薄如蠅之翼。」

乃使匠石削而去之，運斤成風，言其急也。泥盡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然其人若立得，不定匠石雖巧安得其鼻不傷？是立者尤難也。質是用巧之地也，此意蓋言有惠子之辯而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則無可與語者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紫廬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屬國，托國也，不比之，不比數其人也，鈞要束之意也，逆強民以禮義之意也，凡此數語謂其黑白太分明也，上忘者忘其勢也。

下畔者離遠而無求於下也畔離也以德分人猶曰德乃降黎民懷也以財分人不自私也以賢臨人擅其名以矜手下也自不聞有不見者言其不察察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於列子亦寓言而已謂語我

也云自言也故曰可不謂云至於大病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搯見巧乎

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

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錮其色

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委蛇攫搯一作跳躍來去攀執樹枝之意

敏給射之矢去速也狙能搏接其矢亦甚

捷速相者王左右也衆人齊射之狙雖巧

捷力不敵而死矣死而見執故曰執死錮

其色者去其驕矜之色也去樂甘於自苦

也辭顯退而就辱也此爲矜能振揭者之

諭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貧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需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需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物之尤也言人物之中爲最大也田禾齊君也國人以其見賢者故質之我在當時

不能自晦其迹故有此名曰先曰賣言我

必有形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我也以形迹

自見者乃自喪者也悲人之自喪而不

能自覺其身則其悲人者又可悲也山穴

之口地名也我在當時惟以悲人之悲而

自覺所以其後道日加進遂至今日形若

槁骸而心若死灰也故曰其後日遠矣遠

者道愈高遠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

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

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也德

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

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

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

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時可以

劇談雖古人亦然也夫子答曰我有不言

之言未嘗與人言今於此言之弄丸戲事

也秉羽扇而甘寢無作爲之意也汝二人

皆能爲無爲之爲又何待我說喙三尺者

言無如此之長喙也宜僚叔敖之事與史

家所載殊異亦寓言而已道之所一自然者也德者得之在己者也在造物之一者與人爲者不同故曰德不能同看此德字與本書他處說得又自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矣故曰而不知其誰氏民無得而名也實不聚者言已雖有善而不以歸之一身也賢者且不以多言爲能況大人乎有大之名則不足以爲大而況自然之德又可名乎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者已貴於物也。

○循古者順古道而行也不摩不容力也。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相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釋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梓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以來吾未嘗爲牧而將生於與未嘗好田而

耦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價焉凡有怪微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別之則易於是乎別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酒肉入於鼻口而未知其何所自來言何自以得也梓牝羊也與西南隅也突室之東北隅也未嘗牧未嘗田而此物忽生於室中異事也此意蓋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此邀樂於天者順天以自樂也邀食於地者隨世自養而無他求也事世事也謀私謀也世事私謀則於自然之道爲怪異我未嘗與吾子爲之言無心於世也故曰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一委蛇者一循乎自然也不求應乎

事亦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與之爲事所宜償還債也我方樂於無爲而彼之相與國君同食則是其分劑之中有此世俗之債未償也如此之相怪證也我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乖異之事故曰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也爲閭者也此一段又言

人世有出於意外之事者亦其命也

○箇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覲薄姑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知此四者則可以聚其民也致其所惡非其所欲也致所惡則民不歸也順其好惡求以得民皆容心者也仁義之行施

之於外有爲之爲故曰無誠貪如禽獸者或假此仁義之名以爲用故曰假夫禽貪者器規割也一覲者猶言一截截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而利天下則其純朴自然之質皆一截截斷矣外乎賢者出乎賢者之上也必出乎賢者之上而後知有心於利天下者反以賊天下也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柔姝是也擇疏鼠自以爲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雖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問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手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暖姝淺見自喜之意此以譏刺好學者未知未始有物者言不知無物之妙也濡需濡滯而有所需待貪著勢利之人也疏鼠豕之毛也曲隈蹄之曲處也股脚腰下腹達與足相近之處此即乞兒向火倚冰山

之意言所恃者不足恃也域者固其心於富貴之間而不自知也故曰以域進以域退卷婁偃偃而自苦之貌其意蓋言修德之人自以爲名而人皆歸之反爲所苦終身勞役不能自己借此以譏侮帝王也童土猶童山也謂其始之所居在於不毛之地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衆至者衆人之所歸也不比不和也不利

自害也抱德煬和養其德而不露也煬者內自溫暖之意蟻至微之物也而猶未盡能無知羊至愚者也而猶未盡能無意唯真人則無知矣無意矣故曰於蟻棄知於羊棄意魚之在水悠悠自得真人之自爲計但如魚然蓋以水喻造物以魚喻其身也蟻之與羊其所食者猶在外未能無求故不若魚也真人心之與耳目皆與人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繩之乎自然之乎也變而循

之順其動也不以有心而預其自然之理故曰不以人入天其生若得若失其死也亦若得若失不以死生爲得失聽其如何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失亦可生而曰失亦可

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壘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

董川鳥也雞壘雞頭也豕零木猪豕零者制藥隨其所用各有所主主者爲帝其他爲臣謂之藥者其實皆同隨其所用而有

輕重亦猶人之在世得時而用則爲貴不得時而用則爲賤其在我者初無貴賤也此數句奇文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

曰鷗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大夫種能爲勾踐報吳於已亡之中而求存可謂智矣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始者之用種爲帝之時也及其殺之又一時也鷗之目用於夜而不用於晝亦隨時也鶴脰

之節雖長而不可斷解斷也言鶴之立其兩脰或伸或屈亦要隨時而用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櫻也恃源而往者也

河上之風日皆能損水而河未始以爲損者其源長也其源出於自然故物雖損已而我無所櫻拂也此五句自是一意只但使風與日但相與守河謂風日共守而不去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水土自然相入形影自然相依守不相離

也物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是也審定也信也謂

決定如此也此三句是一意天地之間自然一定之理決不可易也看此三箇審字

方知第七篇淵名之審不可以睹字易之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知

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

殆危也

殆危也有心於用明有心於用聰有心於知物皆非自安之道故曰殆府職府也智

出於智府自以爲能凡如此者皆危故曰凡能其於府也殆不給即猶不及也危殆

既成則不及改矣茲萃愈多也茲與滋同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實不

亦悲乎故有亡國戰民無已不知問是也反覆也緣因也因謀功之心則必至於自

覆敗果必也有待久之謀則其心固必而

不化此皆爲身之害而人人以此自喜如得實然故曰人以爲已實古今之亡國與夫被刑戮之人相尋而無已皆不知於此致問而已言其不問道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踈而後善

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

天之所以謂也

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過少許若皆削去

其地僅能容足則難行矣博遠也於其所踐之外必有足所不踐之地則其行也可

以致遠蹶亦踐也此句以譬下句人之所知者能幾何其所不知者皆天也不恃吾

之所知而恃吾之所不知則知天矣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

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大一造化之運者也天向一中分造化是也陰靜也大陰至靜也極其靜定則無所

不解矣解音解猶佛書所謂解脫也大目所見者廣也大均大分劑也緣順也大方

太虛也大方無隅混然一體故曰大方體之大信真實之理也稽者決也知此真實之理則無疑可決矣大定物物之定理也持總持也總天下之物者此一定之理也盡有天脩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而不知而後知之

凡事到盡處便見天命故曰盡有天即人事盡而天理見也循乎自然則吉凶禍福榮辱得喪其理皆見故曰循有照冥冥之中自有執其樞要者即所謂主張綱維是者也故曰冥有樞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論曰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即此彼字故曰始有彼彼造物自然之理也曰天曰無曰樞曰彼難可解之知之亦似不解不知者謂不敢以為可知可解也惟其以不知為知乃真知也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謂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闔不亦問是已矣感然為以不感解

感復於不感是尚大不感

問者問造物之理也言我欲問造物之理以為有崖際不可也以為無崖際亦不可也謂頡頏也滑旋轉也言造物之妙無所捉摸也不可捉摸則若無物而有實有之故曰頡頏有實從古至今只是一箇造化初無更代而用之不窮何嘗有一毫虧損故曰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以此理言之豈不為一項大議論乎揚推提撥發揚而論之也闔何也是造物之理也何不問此造物之理又冥疑乎故曰冥感然為以此不疑之理而解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庶幾乎至於大不疑矣趙州問南泉不疑之道便是此數語之意尚庶幾也只不疑二字莊子鼓舞出來却提出此數句以結一篇之文可謂奇特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六

肅 齋 林 希 逸 堂

雜篇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擲斃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因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陳者假衣於春賜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挽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速也故曰待公閱休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夷節嘗薦則陽於

王未用而歸也此子宅者言其無定居也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欲其自悟也無德而有智不知有大理而純用私智也神在我之自然者也顯達富貴之交堅固不解而失其本心不復知本身有自然之神故曰不自許以之神也其於人也非相與爲善乃相率以爲自損之道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此句自下得好凍者得衣則其暖如春賜者得風則其冷如冬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也彭陽之好進是其不足者也我告汝以隱退如執熱之以濯寒之授衣將於汝有補也形尊而嚴言恃勢以陵下也罪人而不赦好殺如虎是不仁也撓自屈也非真小人孰能屈撓其身以事之有佞人之正德謂真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自佳故聖人其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用之意王公尊者也忘其爵祿而能下士化尊爲卑也窮萬物之理以自樂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爲疑其於人世循乎萬物之理而略無

窒礙以自保其真爲樂故曰樂物之通而保已有不言之教可以悟人如以至和飲之也佛書所謂如飲醍醐是也目擊而道存正容使人意也消故曰與人並立而使入化彼其猶詩曰彼其之子也此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其所施一本於閒暇殊不容力焉故曰而一間其所施此言其在家在鄉各得其和也其於人心若是其遠猶言人之度量相遠如是哉蓋謂公閱休之心如此而彭陽之心若彼其相去遠矣吾又不若夷節者言夷節佞人也彼亦好進者也所以進汝於王我豈肯似彼耶此鄙薄夷節之意也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是一句

聖人達網緣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操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網緣者陰陽造化往來相因而不已之意一體者精粗合而爲一也聖人達乎造化

之理而窮盡周備精粗合一之妙所以循乎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性也性自然者也操作即動用也動用作爲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爲主故曰以天爲師命之者稱名之也以聖人之名從而稱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者以人之私智其憂端多少計較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爲有行而尼之於命人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命也止尼也此兩句曲盡世情推原其患皆自知字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故下面有美鑑之喻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者則亦不自知其妍矣有妍媸美惡分別便是憂端之所

由生故曰不知不聞其喜終無已我既無美惡之別與物以無心則人之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故曰性因鑑美之喻又及聖人愛人之名其意蓋謂愛人至於有名則有心矣有心則離本真之性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歸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聞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久旅而歸見其舊國都必有暢然之意言有所感也縱使入其舊國之中人物已變丘陵之上草木皆荒穢緇合比之昔日十失其九但有一分相似處猶且暢然有感而況求道之人忽然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者皆本然固有之物能不喜乎佛氏所謂本來面目本地風光便是此意十仞之臺最高處也縣張樂也衆縣多也間猶言笙鏞間作也處甚高之地而聽交奏迭作之樂可以聳動世俗之耳目而

況古之聖人以虛中無爲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也如何環空中之物虛之喻也無終而無始終始如一也無幾無時無古今也幾者時節之變也日與物化言與物俱往日新又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底如此用出來舍者去也聞者何也言世俗之人何不省去故習而歸至道也冉相氏即古聖人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徇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

師天而不得師天言以自然爲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故曰與物皆徇若有心於爲事則未如之何矣纔有爲事之意便非自然也有人有爲也天無爲也非惟無有爲之迹亦併與其無爲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跡也

無物之始無迹也非惟無有物之迹亦併與其無迹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乎斯世未嘗不與人同於人世初無廢事也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不替不廢也萬行俱備而不著於其一故曰所行之備而不洩齊物曰以言其老洩也洩者泥著而陷溺之意也與道爲一則不求而自合若求合於道則不可得而合之矣故曰其合之也若之何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莊子把這一句却改名換字以其官爲司御又曰門尹登恒皆是做此詭怪說話傳者輔也言尹輔湯也湯雖以尹爲師而不爲其所籠也故曰從師而不固湯之無爲也自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於無爲自然之地使其輔相之尹而主其名故曰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言湯無爲而尹有爲也湯無名而尹有名也司主也言門尹擔當了許多有爲之名也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客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之名此名也。贏餘也。剝也。言此名之在世間是剝法也。猶言長物也。而見身與名爲二也。有心於爲名則不得其混然之一者。故曰得其兩見伊尹之所擔當已自未爲奇特。而孔子又慕之。盡其思慮將以爲輔相於斯世言矣。夫子又欲爲伊尹之事也。此是譏侮聖人之意。容成氏借古聖人之名也。合三百六十日而後爲一歲。逐日而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日不可謂之歲。故曰除日無歲。此一句自好老子曰。數車無車亦此意外之名。因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故曰無內無外。舉此二句以證自然之意。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隣。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挾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

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魏瑩魏惠王也。田侯齊威王也。胥靡刑餘之人。城築之所役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役者以爲苦矣。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也。而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也。衍犀首之名也。華子之言。蓋謂著一伐字。則皆未免於容心。故以三者皆爲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故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華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螭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螭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螭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魏之中有梁。梁之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

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鳴也。吹劔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一呌也。

此一段極好。惠子聞華子有求道之說。故薦戴晉人而見之。王晉人有道者也。觸角之喻。似若虛言。而下面說得來。却成其箇故曰。請爲君實之。無窮太虛之間也。通達之國。即中國也。以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爲微細。若有若無。故曰。若存若亡。乎。杜子美曰。俯視但一氣。烏能辨皇州。即此意也。以中國而觀魏。魏又爲小矣。梁是其都也。於魏國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小矣。於所都之中而求王之一身。愈微而愈小矣。自太虛之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身。與觸角之蠻觸何異。故曰。無辨。言其同也。惝然若有亡者。茫然自失。而知其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猶有竅。比之簫笛。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嗚然之聲。若以劔首而吹。則一呌而已。言其全無聲也。此意蓋謂有道者之前難

欲說仁說義說道說理皆無所容其聲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
登極者子路曰是穠穠何為者邪仲尼曰是
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
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
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
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
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
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僕人也夫若然者其
於僕人也蓋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
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之地有膏粱之家夫子宿於其家也
登極者升其屋極而望人也穠穠紛紛也
聖人僕者言聖人之徒也自埋於民自隱
於民間也畔鄰也藏居於比鄰人亦不知
之也其聲銷逃名也沈不在水而在陸喻
隱者之隱於市廛也言此人必為市南宜
僚之徒宜僚姓熊居於市南楚人也著於
己者謂我必知之著知也僕人多言之人
也何以為存言其必去而不留矣其室虛

者逃而去恐夫子言之楚王而召之故逃
去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園莽治民
焉勿滅裂昔予為耒耕而園莽之則其實亦
園莽而報予芒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
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擾之其禾繁以
滋予終年厭殫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
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適其天離其性
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園莽其性者欲惡
之孽為性萑葦葦葦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
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澹膏
是也

封人因耕而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釋
說實倣此也變齊者變易其法也厭殫飽
食也以眾為言世間此等人多也惡好惡
也孽妖孽也好惡之害其蔽塞本然之性
猶萑葦也即茅塞其心之意性既蔽塞則
其昏欲之長如萑葦之始萌充滿其身言
通身皆是人欲也扶助也以物欲而助其
形則視聽言動起居飲食皆失其自然之

理故曰尋擢吾性尋漸也摧拔也始者真
性只為之蔽塞及其甚也漸漸拔而去之
是天理盡滅真性既失氣亦為病故有並
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也並
潰者漂疽疥癰也此膿血之病也漏發者
內熱澹膏也今之消病也此一段所以戒
世人之縱情欲而不知學道者終必殺其
身也

相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
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
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暴
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
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
親所病貨財聚然後親所爭今立人之所病
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
此得手

天下猶是者言天下皆如此莫為盜莫為
殺人者言汝之所以被罪而囚者或為盜
手或為殺人乎莫為言莫是如此也榮辱
名也貨財利也病患害也在上者尚名而

後有此患害爲國好聚財而後有此爭競
謂此事皆自上始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
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即此意
以名利而役人使之自困無時而已安得
不至於此其意蓋言太古之時無名無利
故風俗醇厚國無刑人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
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
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
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違其塗而誅不
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
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
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失得正枉兩句即百姓有過在子一人一
人之形有不得其生則人君退而自責即
匹夫不被澤若已納之溝中也今則不然
者言後世也匿爲物蔽其物而不言而以
不知者爲愚大爲難行之事而以其不敢
爲者爲罪重爲任不量人之力也遠其塗
不計人之行程也強人所不能而乃罰其

不勝者誅其不至者在土之人其所出政
令一日僞於一日士民安得不僞乎強其
力所不能必以僞應之強其智所不及必
以欺應之過取而無厭必爲盜以輸之是
我使之爲僞爲欺爲盜也又誰責乎三句
一體即就下句盜竊上結非惟此一句意
易明亦文法也

逮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
之而卒誅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五十九非也

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如一年也
然安知六十歲之是便爲是耶此一則話
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
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
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且無
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其生也必有根其出也必有門但人不見
之耳此是其所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
而不知其所不知者乃爲至妙此大惑之

人也且無所逃者言自然而然而不知之知
通古今徹上下皆如此何處而非此理如
何逃得然與然乎者後辭也謂之然與而
其所以然果然乎子貢對曰然非與即此意
也見衛靈公篇然與音餘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犂耳曰夫衛靈
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
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
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淫而
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其慢者彼
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
公也犂耳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
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
視之有銘焉曰不鳴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
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畢弋取鳥獸之用也諸侯交際之禮皆不
應答之其人如此謚之以靈何耶言未足
當其惡也大弢曰此亦因國人所同是而
謚之上是字猶此字也進所進所居之處
也奉御猶今言召對也搏幣者執其寶見

之幣而靈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肅敬也沙丘石櫛先有靈公之名則未生之前此名已定於人何力焉此段蓋言世事皆出於自然也之二人大使與伯常騫也沙丘古人葬處也不偶其子者其子孫不可託遂為靈公所奪也馮託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人合井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咸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然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然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洋百村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聚井爲丘聚丘爲里故曰丘里一里之中

有十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合異以爲同之喻也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爲同萬物同一理也散同以爲異物各具一理也合百體以爲馬一體之上無馬之名此散同以爲異也立其百體乃謂之馬合異以爲同也積而爲山合而爲水亦此意也合井而爲公合萬物之異以爲同也有主而不執也言所主雖在內而無所執執則非自然矣正者萬物之理也出乎算中者其理與萬物同則自然相順而不相距也不執不拒乃順自然而無同異之意天不賜不以爲功也猶言非相爲賜也五官列爵惟五也各職其職君何私輕重馬大人於文武之德時乎而文時乎而武可用則用亦非相與賜也故爲全備之德萬物各具一理故曰殊理以大

人有自殉之心則如其面然皆不同矣有所正者執定而拘泥之也有所泥者或失之即今人謂擬則差也故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比譬也譬如大澤之中百物之材各中其度無小無大皆可用也同壇即同地也木之與石本在一山初何分別此合異以爲同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物不止於萬而言萬物其總數也期約也約言之也天地陰陽亦形氣之總名爾形氣不止於天地陰陽但以其大者言之道之爲公亦因其大而借言之耳雖已有道之名而亦豈可以此相比喻而言邪故曰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狗馬不可爲類者也斯此也因道之名若以相比並而爲此

辨說則如犬馬之異類不可得而合也不及不相若也遠甚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雄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萬物之生從何而始故曰惡起相照相應也相蓋相合也相治相消長也四時相代春生秋殺隨時各有不同也因此千後有欲惡去就雌雄分合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事謂因有天地陰陽而後有人世之事也凡此數者皆是其同中之異者橋然而起橋拱高也片判也片合即分合也庸有常有也以成即相成之意但換下一字文法也自欲惡而下至於聚散其名實皆可紀其精微皆可志謂件件可見非惟可言

亦可書也隨其時序而相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起也橋起而運相為消長故曰相使窮而反為通終而復為始此皆萬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於盡亦此而已知而及其至亦此而已盡心盡力只說得箇物字故曰極物而已惟知道之人則於其所以廢所以起者皆歸之於無皆歸之自然則其言議至於此而止謂到這裏無可說處矣

少知曰李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人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李真接子當時有此二人各為其說一曰莫為一曰或使莫為者言冥冥之中初無主宰皆偶然爾或使者有主宰無非使然所謂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是也正於其情正得其實也偏於其理見之偏也二者孰

當孰否也雞鳴狗吠不同之喻也言人所知既有不同則雖有大智之人亦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其意所自化者言其所自見之妙讀猶誦也其自見之妙豈能誦其言而知之所謂為所欲為也其所欲為之意豈能以意度之斯者此理也若以此理而分析之可以語大可以語小言不可窮也無倫小之極不可圍大之極也二者之說皆未免於物累而要終皆有過患言其皆有節病也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或使則實者謂冥冥之中有物以司之是實也莫為則虛者謂冥冥之中本無所主是虛也既有實則與名俱矣則是繫於物矣居者在也言在於物之中也故曰是物之居若謂之無則名實俱無而所謂無者終在未能併與無者無之亦是繫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大抵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免於言則去道愈疏遠

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監河侯說苑曰魏文侯也亦未必然或是監河之官以侯稱之不然則侯是其姓也邑金者采邑之租金也汲臣猶曰水官也

此段必當時有此戲言因記於此亦今人所謂速水不救近火之意枯魚之肆者言待得此水之來吾已為鱗矣常與當時相與者也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犢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十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脂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矰灌漬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千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巨緇大黑索也犢音界牛也鉤與陷同海

水震蕩聲侔鬼神言此魚搖動海水其聲可畏也憚赫驚恐也千里之人皆聞其聲而懼也厭厭飲而食之也輕才揣量淺見之士也諷說道聽塗說者知其常而不知異見其小而不見大故驚以相告也累小

繩也灌注也灌漬言流水之小漬也鯢鮒小魚也縣令猶今揭示也縣與懸同縣揭之號令猶今賞格之類言見小之人飾其辭說干求于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縱得之能幾何故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世俗之士也俗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曰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遠矣猶甚矣也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臆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鬚髮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類無傷口中珠

此段蓋喻游說之士借詩書聖賢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臆自下語上曰句臆傳者大儒為首而告其下也青青之麥

生於陵陂賦墓田也生不布施何含珠為讖富者也此詩只四句或是古詩或是莊子自撰亦不可知接其鬚髮以下大儒教小儒之語接撮也擊以手按之也顛顛下也控其顛者控開其顛也別亦開也言歌此詩教其徒徐取其珠而欲無所損也詩曰何以含珠為則我今取之亦合古詩之意矣

老萊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窳邪亡其略弗及邪患以歡為顰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出薪者出而採薪也脩上上長也趨下其

行趨錯也末微也言其背微有倻曲之狀後耳者面前視之不見其耳也視若管四海即高目以憂當世之患之意躬矜汝身矜持之行也容知容外飾也知思慮也業可得進者言道業可得而學否也一世之

傷一時之人憔悴可傷也驚傲然而不恤之意言汝為一時而憂過用其心能貽復世之患汝皆驚然而不顧也汝既如此道之窮宜也窶窮也固宜也汝之道其窮如此是不知天下之事有非智略所能及者故曰亡其略弗及邪亡與忘同惠施惠於人也歡欲得人之歡心也以施惠而得人之歡心為驚以此自驚於世不可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庸人之所為則務人於此而已故曰中民之行進焉耳中民庸人也

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而自相交結

以形容中民之為也堯桀兩忘則不惟無

毀亦無譽矣故曰閉其所譽反背也及背自然之理則無非傷道之事也不好靜而好動則無非邪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躊

躇者欲進不進之意以躊躇與事即不得已而後應也惟其無心所以每每成功載自負也汝奈何終身以矜持之意而自負故曰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此一句下得奇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闔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今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蓍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阿曲也阿門曲側之門也宰路淵名也清江之神使我使於河伯再欲殺之再欲活

之再三遲疑而不決也卜以殺為言遂殺之七十二鑽言用之而占七十之智豈能敵之此言我苟有心則人亦以有心應我故以此喻之惟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為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我故曰去善而自善矣石與碩同石師碩大之師能教人者嬰兒之能言不待求師而自能者與能言者同處則自然能言二次也龜靈於人而不靈於己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此意蓋謂名之以知則有窮時此下數句却汎言世情以實之人有至知者豈能以一身而勝萬人之謀鵜鶘之取魚飲涸其水而後盡其魚此有心害魚者非網之比也上言人若有心而害我一人也大知自善自然之理也不教能言自然之喻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

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

也亦明矣

墊極也容足之外皆為深淵則不可行矣
即前謂足也踐恃其所不蹶之意故曰無
用之用見篇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
且得遊乎夫流通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
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
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賊故曰至
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
以狝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汲唯至
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
不學承意不彼

能遊者則遊之不能遊者終於不能此言
世有達者有不達者也遊自樂之意也流
遁逐物而忘返也決絕與世判然自異也
任為也至知厚德循自然之人則其所為
無流通決絕之失矣覆墜言陷溺於世故
也火馳逐於世如火之急也此皆為世俗
所累而不能反身自顧故曰不反不顧言
不能回光返照也雖一時之間有貴有賤

名為君臣而沒身之後貴賤何故曰夫孰
能不汲學著之古今只自三皇五帝為始
此蓋譏貶古帝王之意僻偏也遊於世而
無所偏倚不以古今為是非也雖和光同
塵不與世相忤而我之所存者自在故曰
順人而不失已彼之所教自以為是我固
不學之然亦承順其意而無彼我之分此
有言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也惟至人
之所行則於世無留戀之意故曰至人不
留行焉古今人情大抵相類安有淳澆之
別學者尊古而卑今不知世變者也狝韋
氏三皇五帝之先也若以天地之初上古
之世而觀於今日則皆為波蕩流逐而失
其性者矣即齊物因是之意故曰承意不
彼

目微為明耳微為聰鼻微為顫口微為甘心
微為知知微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而
不止則跖跖反則累害生物之有知者恃
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
則顧塞其實

微通也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微則耳目之
所視聽為真聰真明鼻口之所嗅味為真
顫真甘心之所知者為真知德為至德矣
壅壅塞窒礙也哽哽咽而不通也跖者足
所踐之迹也我之見道苟窒礙哽塞而不
能自覺則累於形迹矣不止迷而不知止
也既累於形迹則累害生矣息生也生之
謂性人皆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所
知覺所謂知覺者恃此息也人莫不然而
或至於不當其理者豈天靳之不殷不當
也天理之在人心日夜發見其孔竅發見
處何嘗有止息故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
穿心竅也無降無止也實亦心竅也人以
物欲而自蔽感是塞其實也顧乃也
胞有重關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
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
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
誠諸知出乎爭榮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春
雨日時草木怒生銑鑄於是乎始脩草木之
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胞胥膜也人身皮肉之內有一重膜包絡此身重間者空曠也人身之內如此空曠而心君主之以天理自無則謂之天遊勃礪爭鬪也窄小之屋婦姑常在而前則易至於爭鬪此即不虛曠之喻心體寂塞不知天理之樂則六鑿必至於相攘遂六鑿六根也大林丘山人見之而必喜者是其平日耳目窄隘不能存自然之神以勝外物忽然一見空遠之地則以為喜故曰亦神者不勝求名於外則德性自蕩溢矣暴急而不自安則名亦蕩溢矣言併與名失之也有誑急之意而後稽度於智謀之事誑與弦同有爭競之心而後智謀之所由出守執不化而後柴梗不樂之意所由生果實也塞也齊物曰腹猶果然之果也求衆事之皆宜而後分職以任事者有固必不通之弊此言癡兒了官事官事不可了也銚鐻田器也春雨時至草木奮然而生故曰怒生當此之時人知備田器以為耕種之事則必鋤拔其草木其草木之得雨

而方生植者皆傾倒過半矣到與倒同子美曰霜倒半池蓮即此倒字銚鐻之人豈戕賊草木之生哉為耕種之計不得不然亦不自知其於生意有害也此意蓋言生者方生拔者自拔草木雖去而耕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也其毀也成也由此而觀則成敗得喪死生禍福皆當聽其自然何必容心乎自德溫乎名而下皆容心之失也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靜然可以補病腎城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靜然者安然也補病者去故即新捨末而歸本也此心能安然則向之失者可以補而全之矣皆腎城皆職者屏除物欲而全其天理則可以優游而至老遽急也能寧其心則可以止遽矣此三句皆言既失而復猶楊子曰先病而後瘳也故曰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若是句絕言其已見物累之苦而後能自悔若夫安佚自得之人

習中本來泰然自得則不問及此矣佚自得者也非佚者之所猶曰非佚者之事也所猶所其無逸之所也

聖人之所以賦天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因未嘗問一句又生下四句賦與駿同聖人以仁義而治天下是賦之也神人則無

此矣賢者以威德而馭世聖人則無此矣君子則以聲名而馭其一國賢人則無此矣小人則營營以求合於一時君子則無此矣演門地名也善毀孝也以孝而得爵遂為官師其黨人慕之乃至有哀毀而死

者言好名之為累也官師猶今日官負也竟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怨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霖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跽河

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亦相率而

隱於窾水跋與躡同此一字鄙薄之意也紀他之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其苦弔之而已自可笑三年之後申徒狄又慕隱名以至自投於河此蓋極言好名之累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上面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亦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筌蹄取魚取兔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言寓意也得其意則忘言矣不能忘言則泥著而失其意矣惟忘言者而後可與言此篇文亦精細在兔意在於得兔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七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八

雜篇寓言

庸 齊 林 希 逸 堂主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文不爲其子姪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

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說話寓言者以已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蘧缺王倪庚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卮言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曰卮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衆人之心也藉借也不出於已而出於他人曰外故曰藉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求婚則其人必不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此

罪不在我因人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也若以爲出於我則在人之見必有同異之分應是之也反非之也與已不與已此言他人自私之見也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已止也已言可以止其爭辯也借重於耆艾之人則聞者不敢以爲非可以止塞其議論也古先帝王聖賢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知變知首知終也期年期順之年也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但以期順之年而稱爲耆宿則其年雖先不足爲先謂無以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是不能盡其爲人之道此陳人而已陳人謂世間陳久無用之人也此意蓋謂我之所借重者皆耆艾可尊之人非徒以爲前輩人物而借重之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

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曼衍者遊衍自得也窮年者以此送日月也不言則齊以無言之言則歸於一理齊一也以此一而形諸言以其言而論此一皆爲有所容心則不得爲齊一矣故曰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惟無言則齊無言無心之言也終身言未嘗言無心於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不言之中亦可悟理則非不言也有自有所由來也言凡人之所謂可所謂不可所謂然所謂不然其言皆有所自來故各是其所是我則何從而然可之惟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隨其不然者不可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

固有所然謂凡物各有所是也既各有所是則物物皆是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意齊物中論之甚詳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者言我非以自然之言而調和衆口若與之同爲是非則豈能要諸久遠哉蓋謂自然之理千古萬古跌不破也萬物之種同出於造物以其不同形而相代於天地之間則人以草爲草木爲木禽爲禽獸爲獸但見其形之不同而不知同出於元氣其種則一也萬物之在天地

往來終始若循環然其倫理之妙人莫得而窮之謂其不可盡知也此之謂天均均者同也天理之同者故曰天均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盡立定天下之定已乎

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服知者服事也知知見也勤心以從事於知見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子已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爾孔子云者莊子舉孔子之言謂孔子嘗有此語也受才乎大本猶言受性於太始也大本即造物也靈知覺之性也復返也反而歸之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鳴亦言也律即法也當者言皆當理也以利義陳於前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口而未能服其心是必舍去利義而忘其是非好惡乃可以使人信服而無敢與我對立而爲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盡者悟忤遂也盡立者對面而立則我爲順而彼爲逆周禮曰以受諸侯之逆亦言向我而來者爲逆也莊子既稱夫子之言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孔子哉只此可見莊子非不知敬吾聖人者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

樂後住三千鐘不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鐘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不泊言不及其親也無所縣其罪乎者縣繫累也謂曾子此言有繫累之罪乎無繫累之罪乎蓋疑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既已縣矣者謂止此悲喜之心便是有所繫累也若無所繫累則外物之輕重過於吾之前者猶鳥雀蚊虻然豈以此為悲喜哉

○哉雖有悲喜則有心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一年而野返其朴也二年而從從順也於是非喜惡無所逆也三年而通大通徹也四年而物猶槁木死灰也五年而來寂滅之中又有不寂滅者也禪家所謂大死人却活是也鬼入者納造化於其胃中也天

成者與天為一也不知死不知生無入而不自得也大妙者極其玄也自一年至九年此即借為節次之語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

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此數句言無生無死之理生有為者言以生為有生則有死矣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以至公之理而勸之欲其知造物之間無不死之物故曰勸公以其死也然謂之死則是有自矣謂之死而有所自則求其生於萌動之始本無所自既其始也無生則安得有死陽動之始也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乎否也所適然也所不適不然也要其盡而觀則惡乎然惡乎不然言謂之有亦非謂之無亦非故曰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

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

曆數星辰日月之往來有曆書度數也人據人迹之所至有可考據者猶言圖經也以曆數及人據而求之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故曰吾惡乎求之天地之間日遷月化誰能知其所終其運而往也必有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然茫茫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必有暮寒必有暑時至氣應毫髮不差如此相應安得謂之無

○鬼神然謙者未必禍仁者未必壽幽明之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謂之有鬼神此數句乃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
眾問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大與日吾也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

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聖賢若隱若顯之意也精略也率略也謂其何爲準然有此問也予之所有本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故曰予有而不知其所燭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蛇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蛇燭之生而以影比蛇甲也似之而非者言以此爲比亦近似之而非果然也在日與火之中則有此影故曰屯屯廢也晝陰而無日夜至而不火則影不可見是代去也彼指形也吾影也言吾之有待者彼乎故曰彼吾所以有待邪然形之動也又有所待故曰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強陽動也形待強陽之氣而動彼形之所以往來者強陽也彼以強陽而動我亦從之其爲強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同但添強陽火日之說又要弄筆頭禪家所謂重說偈言也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

中拂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雖雖肝肝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覺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場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也雖雖肝肝矜持而不自在之貌離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場者炊者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化則退然自晦而人視之以爲常人矣此篇文亦細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八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九

廣 齋 林 希 逸

雜篇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無以天下爲者言不欲爲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下而不與者也異於俗者言其與世俗不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自衣皮毛夏自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

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捲捲自勞之貌葆力勤苦用力也德爲未至者言非自然之德二人皆逃而去之妻以首戴夫以背負共攜其子而逃此二段無斷語者即與前意同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固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感哉

所用養者謂質之以自養者也即土地也

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爲重以外物爲輕也此譏當時患失之士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與王子搜搜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君乎君乎言以我爲國君乎惟無意於爲君者方可托以國故曰越人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逮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

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攫拏取之也銘猶契約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愛其身者且不攫之況以韓國比之天下則輕矣以不得爲憂戚乃至於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臂矣故曰知輕重此喻甚有益於世俗此段文似內篇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聞宣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其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

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苴布麓布也聽者謬言誤聽也土苴上音捨下知雅反糟粕也意謂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其在聖人之道皆餘事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脩身則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作兩截殊不知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其本心如堯之非心黃屋如舜禹之有天下不與如此方可以盡無爲之治但其言抑揚太甚耳緒餘土苴四字只就餘事上生亦猶曰塵垢秕糠可以陶鑄堯舜也其造語過當處皆此類荆公之學真箇把做兩截看了却欲以此施用多舉緒餘土苴之語所以朱文公深辯之莊子立言之過或語後世似亦可罪然其心實不然也危身棄生以徇物便是以外物累其心也所以之所以往也所以之所以爲兩句只一意以珠彈雀人必不肯以物累身人則不知此譬喻甚明切此

一段文似內篇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鄭國之相曰子陽列子鄭人也以人言而遺粟言其非真知已既非真知已則譽者可信毀亦可信矣此說亦甚切當此段與列子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

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實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而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三旌三公也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此段亦佳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榻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

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惠與焉之師憲不忍爲也

茨者苦也以華蓋屋也夫妻二室皆以覓爲庸故曰覓庸二室壁中鑿而取明者曰牖以舊衣而塞其牖抵風雨也故曰楊以爲塞絃拊琴瑟也匡坐正坐也紺深青赤色也表素者以白色爲外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而車大也華冠華皮爲冠也縱履曳其履也希世而行言其所以行媚世也。也比周而友所交非人也學不爲己而爲人教人非爲道而爲利假仁義以文姦故曰仁義之惠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種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枰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緼袍今之絮衣也無表者外破而露其絮也種膾虛浮也正冠而纓絕方欲正其冠

而纓又絕纓所以維其冠也肘見枰之袖已破也踵決履之後已破也曳縱扶曳而行也商頌所歌之曲也若出金石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也養形者忘利不達外物以勞其身也致道者忘心無心則近道也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吾嘗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郭外田也郭內園也顏子未必有此莊子之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樂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顏子樂處此不可草草看過也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乎已者無待於外也審信也在我者真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失不足喜懼也

無位而不作不以人不知爲愧也誦之久矣於今見之謂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也某之得者言真得友也

中山公子牟謂臧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臧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臧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爲衆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知本心之可貴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也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己則且聽而順之此言在江海之間而時起此念不必強爲抑遏也若強爲抑遏則能內傷其神亦或至於致病故曰不得自勝則從從順之也順之則於神無傷故曰神無惡乎不能自勝一傷也此念動時也若於念起之時強抑遏而不順之則苦於自制是二傷也故曰重傷

此非自壽之道無壽類者不入壽者之類也魏牟以公子而爲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此語即中庸勉而行之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和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自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則然反琴而弦歌子路茫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道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

風雨之序矣故許由疑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藜藿不糝言有菜而無米也藉陵轢之也無禁者不以爲罪也天寒既至知松栢之茂即所謂歲寒而後知松栢也因陳蔡之厄而後聖人固窮之道可以自見可以爲法於後世故曰於丘其幸乎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和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自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則然反琴而弦歌子路茫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道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

奔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澹冷之淵不若是而已言奔之所爲已自不是汝之

自失止在一身可以已矣而又欲汙我遂投淵而死此事他無經見亦只寓言也辱行猶曰穢德也

湯將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勉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辱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澹水

強力有作爲之意忍垢耐世俗汙辱之事武者遂之言戰伐者成功也仁者居之以務光爲仁者也下隨務光皆古之隱者但

其自沈一節亦不可考或亦寓言而已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壤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索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叔旦叔者弟之稱也加富二等者言倍其祿也就官一列極其品也殺牲而取其血

以盟而後埋之舉神農而言謂上古之世不如此也時祀祭以時也不祈喜者祀而不求福也盡治而無求者無求名之心也與政爲政治爲治雖有爲而無容心也遽爲政者汲汲然脩其善政也不行貨者言以爵祿而招誘天下之士也阻兵行險也保威立武也揚行揚其名也以亂易暴言與紂同惡也其並乎周者我若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也猶曰如衣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不賴者不取以爲資也后山云觀年方賴祿是用此賴字戾行尤也刻意曰爲尤而已矣即戾行也言伯夷叔齊非欲爲高節戾行使於富貴稍有可受之義則必受之矣亦不至爲此高尤之舉惟其於義無可受之理所以如此天下闇商亂也周德衰者謂周方興而其所爲又如此也惡其以智謀取天下故曰德衰此篇不全似莊子之筆但隋珠彈雀兩臂重天下說反屠羊數段猶佳然終不及他篇矣若盜跖說劍漁父則又甚焉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九

卷之二十九

十三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

堂九

高齋林希逸

雜篇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孔子下車

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謀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黃飭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紫綯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而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

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兄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親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常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則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穢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

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殖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遂於魯則述於衛窮於齊圓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殖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貴帝貴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美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執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

蠶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剖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疏条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母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癯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佞佞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

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運波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入保者閉門自守也心如涌泉言其氣方旺也意如飄風虛驕輕颺之意也妄稱文武言妄稱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技木削木枝之皮以爲冠牛角牛皮也得幸於季言與下季得相親也望履懷下言一見於懷下而望其履也此再通謁之辭知離天地知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不能出其知之外也能辯諸物才能可以辯名諸物也謂其無不知也其卒之也要其終也禹偏枯言其胼胝也執論之詳論之也磔犬流豕言其身之自殺如殺犬豕也操瓢而乞有求於人也離麗也泥著於名也故曰離名不念本不知其本真之性佞佞即汲汲也執轡三失言轡屢落也車馬有行色言其

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微無也得無往見跖
乎若前乎者若我前日之所言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
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
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
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
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
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
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襄曰汝行
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
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
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
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
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
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
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
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
曰執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

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
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伐桀武王殺
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
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
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
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
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
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
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
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者
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
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
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扶眼忠之禍
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
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
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誦
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殊離其甚
也

盍不爲行者言何不脩其德行也觀之名

計之利而義真是者言欲求名利惟脩義
爲是也人若棄名利則反違其心無以自
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此學干祿之意
也

多信者顯言多爲可信之言以求榮顯此
言假信之名以自利者子張言以義求利
滿苟得則曰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矣若
謂棄名利而反逆其心必欲得之則縱吾
心之所欲以爲苟得自滿之計猶爲天真
而無矯揉故曰抱其天也

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即前膝蓋篇之
論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謂其行不顧言
言不顧行也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即前
所謂得其時者爲義之徒失其時爲暴夫
此意蓋以仁義之行皆爲詐僞而非天真
也五紀五常也六位三綱也君臣父子夫
婦也子正爲名者謂汝以仁義之名求得
我則但爲利而已不假矯僞之名也爲名
爲利皆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實不順
於理不監於道無約無拘束而聽其自然

也曰滿苟得曰無約此又寓意於其名者如前篇知無爲之類

棄其所爲者捨其所當爲而不爲謂不能存生保性也徇其所不爲者謂爲利爲名乃其所不當爲者也循天理自然則無君子小人之名矣故曰無爲小人反循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言亦不爲君子亦不爲小人則可以徇從欲天理之自然矣而汝也無曲無直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理故曰若枉若直相而天極東南西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屬消息往來皆一氣也故曰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執圓機則無是非故曰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信意而行獨得於我則從容體道矣故曰獨成而意與道徘徊轉背也背道而行自名以義以求成功則失其所謂本真者矣故曰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而汝也趨赴於富而求殉其成功則將失其自然之天矣故曰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凡曰無者言莫如此也禁止之意也正其

言謂以忠信廉義之言爲實也必其行者謂必爲忠信廉義之行也服被也離麗也言必遭其殃害也子張欲行義以求富貴因干祿之語而借其名也滿苟得則以苟得而滿其欲爲自然之道故設爲問答之辭意謂矯飾以求利達不如直情之爲愈蓋矯孟子天爵人爵之說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天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但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彼權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推正不忘者言汝之無意於富貴豈其智

不足邪意度也度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邪故推正理以遏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邪此人富貴之人也言此等富貴之人皆與我同生斯世同處此鄉豈是絕俗過世之士言其非有甚高而不可及也其意蓋謂此亦眼前人耳我豈不知之此人其心全無所主全失其性命之正但知趨時以求已分之益而爲流俗所化言其所爲皆俗人也是非之分者言以他人爲非以己爲是自求其身之益也古今久近也前一時如何今一時如何覽察其時之向背以自求利也至重至尊者天理之自然也皆棄而去之獨爲其所謂求富貴之事此豈長生安身養心之道也求富貴之人其身其心或安或否或悲或喜迷而不覺不能自見故曰不監於體不監於心爲爲者爲其所爲乃人爲也所以爲者天理也知有人爲而不知有天理雖爲天子猶不免於損身之患害況其下者乎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

人之所不得違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此又不言貴只言富窮美者可以盡求其所好也究勢者可以盡權勢之事也雖至人賢人亦有不及焉言其力量之可以自用也使人因人乘人皆言其富可以使人

也即十萬通神之意欲欲富也惡惡貧也避貧而就富不待教而後能故曰不待師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之人雖皆以爲非而我安能辭避之此設爲貪者之言無足貪而不知足也故名以無足滿苟得之類也動以百姓者言智者之所爲舉以百姓之同得於天者爲主故不敢自違於法度百姓所同得有物有則者也度即則也足而不爭德足於已而無所爭也無以爲故不求爲不在人而在天人力無所與故曰無以爲知人力之無所與則不求矣。使其在我有所不足則窮極四方而爭求之亦不以爲貪此求德也求在內者也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爲廉此貪廉二者之實非以爲人也非務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之故曰反監之度以財戲人鼓舞天下也慮其反反身而慮之也雍黎民於變時雍也不以美害生者言其無爲而爲不以美名而害其身有天下而不與也可以有之

言天下之賢名可以自有而無愧也其爲道爲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興名譽也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好說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下久病民阨而不死者也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管鐘鼓管籥之聲口嚙於芻豢醢醢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後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戚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諸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必持其名者言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之利則徒然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然絕甘

去美味也。約養儉以自奉也。久病長阨而不死。即易所謂貞疾常不死也。平爲福。有餘爲害。物莫不然。財其甚此。篇文字枝葉太冗。比之讓王。漁父。又不及。但如此一句。亦好語也。豈可派沒噍噍滿其口也。猿猴之類。曰噍噍。其意者動其意也。言役其心也。遺忘其業。失其所當爲也。噉氣怒其氣。而不得通也。悒悒不自在也。若人行負重物。而登高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今諺云。有勢莫盡用是也。靜居則溺。言不耐閑。而自沒溺於嗜慾也。體澤則渴者其身。充肥悅澤。則渴滿有驕漲之意也。滿若堵者。言積財而高於堵。所謂阿堵物是也。不知避。不知足。趨求而未已也。渴恃也。恃此以爲誇。而不能含服。摩念不忘也。念念不忘。但見焦焦戚戚之意。滿於胃中。故曰滿心戚戚。不自得如此。猶求益而不止。刻諸劫取也。藏於屋內者。恐有剽盜。故爲樓。疏周環其室。運而出外。恐有大盜必威其徒。旅而不敢獨行。疏窻也。樓牆上之樓。

也。亦者曰亂曰。若曰疾曰。辱曰憂曰。畏是也。遺忘而不察者。言皆失檢點。而不自覺也。單獨也。但也。故事也。反復也。及其病患已成。雖欲求全。其生去其財。但求一日復如貧居無事之初。而不可得也。盡性全生也。竭去也。反願去富而就貧也。及至於此。則名亦何在。利亦何在。緣意絕。體纏縛其身心也。爭利之時。徒纏縛其身心。反以成此禍患。非愚乎。東坡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此見極高四篇之中。盜跖尤甚。而太史公莊子傳。但謂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譏孔子之徒。略不疑其文字精粗異同。何也。豈子長之意。且以其非議夫子。爲言不暇。及其文字。乎不然。則此書此篇。在漢而後。或目散軼爲人所竄易。亦猶今列子也。

雜篇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

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一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適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

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授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鋸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鋸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

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項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秦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喜劍者喜劍闕之戲也夾門擁門也以劍術之士而客於王之門者三千餘人以幣從者言以此爲從者之奉也猶今人言犒從也蓬頭突鬚露其髮與鬚也垂冠不高其冠如今包巾也纒繞於項下者也曼胡寵魯也短後不檐也語難者欲聞之時以語相詰難也示以虛閑以利與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鷙鳥將擊必匿之勢也設戲設劍戲也敦劍者敦斷也以劍相擊也御杖御用也杖執也鋒劍首也鈇刃也鐔劍口也鈇劍把也最以四時言用之有時也制

以五行順五行之理也日爲德月爲刑日月陰陽春夏秋冬皆順造化自然之意直之舉之案之運之上決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廣大之意茫然自失者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之淺故自失也上法天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時地利人和也四鄉四方也牽而上殿者挽之而上也三環者不坐而行環所食之地三市也此自愧之意也服與伏同王既不用此戲劍士皆退伏自斃於其所居之處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

南華真經曰義卷之三十一

堂十

庸齊林希逸

雜篇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舡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桴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飾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

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惠不擇善否兩容頽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緇帷林名也揄袂揚袂也選人倫者東選其理以教人也行言者不告子貢子路而去行且言也遠哉其分於道者言其離於道遠也挈船蒿也反走退行數步而後進也緒言微言也謂其略言而未盡也卒相某者言終以教助某也同類相從同聲相應者言此理人人同得之也釋吾之所有者言釋去吾所有之道也經子之所以者條陳世人之所宜知也釋放下不說也經條陳也四者自正各任其職也四者離位相侵其事也一官各治其一職人人各憂

其所事憂思也詩曰職思其憂是也乃無所陵乃不相陵奪也微賦不屬不屬不繼也功美不有無功也不持不能持守也春秋後倫朝觀失序也天子有司天子之公卿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非已事而強為之自兜攬也莫之顧而進之不使之言而強進其言逞口才也佞口才也析離他人之交親賊害之也稱譽詐偽者譽其所不當譽私為欺詐也敗惡猶毀辱也毀其所不當毀也毀譽出於私意為姦而已矣。匿姦也以顏色投人之好曰類適無善無惡皆欲其悅已故曰兩容揣人意之所欲而潛引拔之長其惡也此險人也八疵者言八者皆大疵病君子不友者君子不當與之友也明君不臣者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好經大事喜經理國家大事也紛更變異以易其常法自欲高立功名挂高也叨忝也專用其私智獨擅其事任侵人之權而喜於自用貪者也狼狽戾而不受諫也他人雖有善以其不同已亦以為不善自

矜誇也此四者人之大患也能去此疵患方可學道故曰始可教已凡此皆子處人世所宜用者故曰子之所以者用以自檢點也

孔子慨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遁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不知所失者言不知何過也四謗魯衛宋陳蔡四辱也處陰處靜道之喻也審仁義之間辨說仁義不同之理也同異之際是非之分也動靜之變隨時之宜也受與之度辭受之節也好惡之情喜怒之節講明

情性之理也漁父之意謂夫子之為此皆為人而非為己所以不免於四謗若脩其身而守其本真自然之道而無物我之對則無所累矣還以物與人者言以外物還之於人而一歸之自然則物我不對立也今不求之於身而汲汲於為人是務外而不務內也

孔子慨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

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即至誠感神之意也強哭強怒強親真悲真怒真親此六句甚精切真在內者神動於外言有諸中必形諸外神動者精神感動於外也事親以適者適親意也功成之美無一其迹者功成而不有無一事而有其迹也不選其具者不擇其味也無問其禮與其易也寧戚也禮者文飾於外故曰世俗之爲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也法天貴真而不拘於俗者不以非世俗之所好爲拘也恤於人者憂不與人合也不知天爵之貴故曰不知貴真以世俗之祿爲祿而甘爲流俗所化故曰祿祿而受變於俗如此之人但見其不足言常憮然也湛於人爲溺於務外之學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過也若天幸然先生不差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合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

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顛淵運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過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犁逆立而夫子曲要聲折再拜而應得無大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過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比之服役言比之弟子也舍所在問其居也延緣葦間以撓撐舟沿岸而去也此四字畫筆也水波定舟去速也如此其威者

言如此其敬畏之也逆立對面立也拜而應者手揖曰拜也湛於禮義有間者言汝浸潤於禮義之學亦有時矣彼非至人不能下人者彼漁父若非至人豈能使人如此降下而尊敬之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真者推誠自屈以求教於人庶幾可聞真實之誨也此一句乃爲學之本故長傷身者言不如此則無益於身而有損也萬物之死生皆在一道之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

自讓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讓王篇中猶有一二段漁父篇亦有好處盜跖篇比之說劍又疎真矣據盜跖篇今謂宰相曰戰國之時未有稱宰相者此篇後人私撰明甚前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其篇數與今不同唐書只四十卷即今行於世者不知所謂五十二篇者更有讓王說劍之類乎抑猶有莊子所作而不傳者乎

雜篇列御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奚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手順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蹠而走擊手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爲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挫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執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遊遊沉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奚方而反言在何所而回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其人敬已不待買而饋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於中而未化也解化也謀動也形謀形容舉動也成光者有先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爲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曰老僧修行無力爲鬼神覷破即此意也貴者老者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我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豎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久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多餘之贏言其求利惟欲多欲有餘而已贏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貴賤微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如此況爲君者身方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用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整其所患也効獻也皆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不必出海矣人將歸向守汝而

爲師矣處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不足之意蓋瞀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屨滿從學者衆也敦杖蹙之手順堅立其杖而往之於順也蹙拄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履而走古人坐於席必脫履而後入急於善瞀人故不及穿屨也發藥者言教誨開發而藥石之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爲用之者言汝之所爲何以至此者人之感動而悅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吃使乖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既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感觸搖動汝之本性其於身尤無益也無謂即無益也又尤之意也與汝遊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能爲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爲如何也相執相誰何也相借問之意也凡世之人其巧者必

自勞其智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則於外物無所求但飽食嬉遊而已泛乎若不繫之舟言其心無所係者也其歸結即在虛字上虛則與大虛爲一而遊於物之初矣無能即無爲之意也

鄭人緩也呻吟喪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子也閻胡常視其良既爲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既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適天之刑

呻吟歌詠也祇三年恰三年也河潤九里以此喻其澤及人之廣也以其餘資使其弟從墨者而學之緩爲儒而弟翟爲墨學既不同遂有辯論之異父愛其弟而助之緩怨其父而自殺遂見夢於其父曰資給汝子以爲墨者我之餘澤也今兄弟既爭

而自殺我之墳上松柏已成而生實矣言其死之久也良或作琅音浪家也閻胡常視其良者言何不視吾冢也閻與胡皆何也舉此舊事莊子遂從而斷之曰緩以爲使其弟學墨者我也而不知造物之於人自有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爲應而以其人之所得於天者爲應彼之學墨而能墨是造物以其天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之而能也彼故使彼上彼字造物也下彼字指其弟翟也夫人指緩也以己爲有以異於人謂以其學儒而澤及三族有過人也以賤其親者怒其父也言天實使彼能墨而緩乃以爲己能而怨其親是不知天也井泉出於自然者也梓相爭扭也齊人飲於自然之水而因水相爭此水豈汝之私有邪其所見亦與緩同今世之人皆不知天而以私意自爭故曰今世之人皆緩也看彼故使彼井飲以下言語便是莊子文章讓王而下四篇安得此語有德者且以造物爲不可知而況得道者乎莊子之

言每謂一層之上更有一層故以有道有德爲分別適天適棄其天理刑者得罪於造物也此句責緩之徒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所安者自然之理也所不安者人爲也勿言難者謂難於忘言也知道而至於忘言則與天爲徒矣知道而未免於言則未離於人爲猶有迹也古人則純乎天而不人矣之即也往也之天之人歸於天歸於人之意

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單彈也言竭其千金之資也學難成而無龍可屠此意蓋自喻莊子之道廣大而未有所施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不必者不可知者也。以不必者為必，即知其所以不知也。無兵無爭也，眾人以不可必之事而自為可必，故多爭競也。用兵爭之大者，故舉其大者言之。人若順其爭競之心，則其行於世者常有求敵之意。言物我不能忘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以知力之爭而自恃，而必至於亡其身而後已，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精神、手、寒、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

苞苴、饋遺也。竿牘，往來相問勞者也。此皆寒淺不足道之事。彼小夫者，蔽其精神以此為智，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於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邪？形虛即無形也。其所見若是，則上下之字古今往來之宙且迷惑而不知，蓋為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也。惟至人則歸其精神致於無物之始，而安處乎無為之地，甘

美也。瞑睡也。以美睡喻安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水之流也，人皆見其有形而不知其實出於無形。言自無而有也，及其發泄而去也，人又不知其歸於太清也。太清即太虛也。此意蓋以庸人不知事物之終始，如觀水然，故曰知在毫毛，言其所見者小也。大寧，大安也。即無為自然之理也。悲哉乎三字在下句汝為之上，歎其見小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搗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瘍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困窘，織屨言貧賤而自織屨也。搗項黃馘，言其老也。項，搗瘦而無肉也。黃馘，髮黃而被耳也。瘡亦癰類也。癰瘰在上，痔瘡在下。

賢愈下而賞愈厚也。以舐痔得車，鄙之言其污辱不足貴也。

魯哀公問於顏回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坂手仲尼方且飾羽為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順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

貞，固足以幹事。詩曰：為邦之幹，貞幹猶賢輔也。有瘳者，言國之弊病可得而醫也。坂，危也。殆亦危也。殆哉，坂乎危之甚也。畫，采色也。物既加以采色，而又以羽飾之，言其文飾之甚也。華辭，華麗之言也。以支為首，謂其所主之意不知本也。忍性，矯激也。視民臨民之上也。不知不信也。自不知其不真實也。受乎心者，其心著乎此也。宰乎神者，其神識以此為主宰也。夫何足以上民者，言不足以長民也。彼指夫子汝指哀公也。言謂彼有益於汝，汝故曰彼宜汝歟。願養也。言汝若以彼為賢而養之，無益於汝。

必誤於汝誤而可者猶言誤則有之也今若使國中之民皆離真實而學詐偽非所以教民也視教示之也若為後世而慮不若已之休已也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民可以不治治若有心於治之則難治矣故曰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有心而治者也施施政也布陳也天布即天經也有心於施政教則非天經矣譬如商賈之人為士者必不肯與之為齒縱因事偶然相與聚會而為齒列而其胃中之神亦有不樂之意譬彼有為之人有道者亦不肯與之齒矣此蓋以商賈喻仁義之學者外刑者刀鋸三木內刑者動與過言人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也訊鞠問也陰陽食之者有造物之譴也食如日食之食病之也外

刑一句形下句也離麗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綬有綬而紆又皆干反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厚貌深情言矯飾之貌未易見隱伏之情未易測有貌雖朴願而情實求益利者有智中亦抱所長而外不似有能者不肖不似也有柔順懷急而反達理者綬纏繞也有似堅剛而實軟弱纏繞者詩云昔為百鍊剛化作繞指柔綬繞指也紆急也有若寬綬而實褊急者此皆言人之不可知也其就義若渴者言其進銳其去義若熱者言其退速也即是進銳退速一句如此下得便奇特相去遠者易至相欺故以遠而

觀其忠近而親者易至於褻慢故以近而觀其敬剝煩劇者才易困故以煩使之而觀其能見未明者對答必遲故卒然問之觀其智期約之急易至於失信故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臨財易至於苟得故委之以財而觀其仁此仁字與道字同患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以危而觀其節酒能昏人故以醉而觀其威儀則儀則也色能惑人故以雜處之而觀其自守微者驗也以此九者而驗之則賢與不賢可見矣此一段議論甚正乃借為孔子之言可知莊子非不敬孔子也

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執轅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舞三命而名諸父執協唐許僂背曲也僂腰曲也俯身伏於地也言爵愈高而身愈下也循牆而走不敢當正路而行謙也世有此賢者則人孰敢不以為法軌法也而夫者彼丈夫也呂鉅驕矜之貌也車上舞者言輕掀也名諸父者驕其

宗族呼叔伯之名也唐堯也許許由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而且不受此等小人所得能幾便驕矜如許宣知有唐堯許由之事乎協合也以我與唐堯許由合而觀之則可見輕重孰協者言彼又孰能合而觀之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此數語於學道人分上最為親切禪家所謂滲漏心又曰第二念便是此意德為德也為德而知其為德則是有心矣此最為學道者之害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於其有心之中而又有思前算後之意喻如心又開一眼也此謂之滲漏謂之第二念以此有眼之心而視其內則千差萬別紛紛擾擾不復知有渾然者則無緣可以成道矣故曰敗敗不成也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叱其所不為者也凶德有五心耳目鼻口也中德心也言耳

目鼻口之害不如在心之害故曰中德為首有以自好言我有所能也叱叱也謂也以此之能而誦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學道矣圓覺云不重久習不輕初學大慧云切不得道我會他不會便是此意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敏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伏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敏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倪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窮有八極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達有三必言懷然不足者有時而必達美觀美也髯有鬚也房玄齡云李緯如鬚鬚是也長身長也大腰圍大也壯有力也麗有華采也勇氣盛也敢志堅也此謂八極言八者皆過人必以此自恃而其終也至於窮緣循柔順不得已於事之意偃伏隨倒隨起之意困畏有所困厄而憂畏也此三者比之他人皆不如人而必至於通達言其與世無競人必喜之也此皆莊子矯亢之論

形有六府言人身之中有此六箇蘊畜也府藏蓄之地也知慧一府也外通者以其知慧用於外而求達也勇敏一府也恃力者必多怨仁義一府也以仁義求名必多憂責倪肖達生一府也達有生之理必倪然自高達知一府也達衆人之智見必每事而消詳之肖音消達命一府也在天者為大在己者為小達在天者則隨順之聽自然也達在己者則隨時所遭皆歸之命遭者猶有得失棄命之心隨則無容心矣此二者自有分別所言六府而末後命字細釋為兩句此亦文法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夫

驕穉者驕矜而有孩拊莊子之意也驕穉也蕭蘆草也與編曲字同恃此而食以此爲貨也取石鍛之悉其珠而毀之也此意蓋喻人之求富貴者皆危道也皆歎君也其君覺悟則必遭誅戮其微之有殘食無遺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與前篇龜曳泥中意同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齊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此意蓋譏當世厚葬之人奪鳥鳶而與螻蟻見之偏也此言雖過非真達理者未易及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微微其微也不微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微之夫明之不勝神

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其平則其平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而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故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微微其微也不微微驗也唯爲之使者言其莫之爲而以爲或之使者則是以無心爲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至於神則聽其自應驗而已明之不勝神言人之有爲不能勝無爲也愚者恃其私見而入於人爲每每求功於外不亦悲乎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一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二

篇 齊 林 希 逸

雜篇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思以義爲理以理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時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導志書以道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導名分其

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案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莫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莫稱神明之密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莊子於末篇序言今古之學問亦猶孟子之篇末開知見知也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至於道術將為天下裂分明是一箇冒頭既總序了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而鄭魯之學乃鋪述於總序之內則此老之心亦以其所著之書皆矯激一偏之言未嘗不知聖門為正也讀其總序便見他學問本來甚正東坡云莊子未嘗譏夫子亦看得出。

方術學術也人人皆以其學為不可加言人人皆自是也古之所謂道術者此術字與仁術心術一同惡乎在無乎不在便有時中之意言百家之學雖各不同而道亦無不在其中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言神明之道何自而可見也聖人生成之功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者造化也曰宗曰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但如此作文耳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皆無為自然也兆於變化即原於一也聖人即天至人神人也薰然慈仁此以氣象言也法則有區別故曰以法為分名則有標準故曰以名為表以標為驗以稽為決言其所驗所決各有所據也其數一二三四言纖悉歷歷明備也相齒者大小上下有序也也事為常者各有常職也以衣食為主者教民農桑也蓄息蓄藏如三年耕一年食之類是也老弱孤寡為意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是也凡其分官列職為政為教皆是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平言古之聖

人能盡之也可以配神明可以配天地醇和也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言其功用之廣大也本數未度猶言精粗本末也係相屬之意也謂本末不相離也六通四闢言東西南北上下用無不可也運道也道之運小大精粗皆道也故曰無乎不在看此數句其於道之體用未嘗不明也數度可紀者也言其法度曉然而可紀者皆有舊法世傳之史書也尚多有之言皆載此事也鄭魯之士措紳先生此指聖門而言之也分明是說孔子六經春秋道名分即名分兩字便有懼亂臣賊子之意其數散於天下言鄭魯得其全而其學或散於天下設教於中國分為百家亦時時有稱道此事者但不能全如鄭魯之學而已天下大亂是說春秋以後也賢聖不明上無文武周公下無孔顏之徒也道德不一散而為百家也天下多得一謂天下之人多得其一端而察焉以自好謂只察見其一端便自好而自誇也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言

耳不能視目不能聽口不能嗅鼻不能味
各隨其所能故曰皆有所明以此譬喻百
家衆技亦皆有所長亦時乎可用但不能
該盡周徧聖人之道故爲一偏一曲之士
而已天地之美因是而分判不全萬物之
理因是而分析不合若以古人學問之全
而察之則知百家之一曲者少能備天地
之美稱神明之容美道之在內者體也容
道之在外者用也稱當得也衆能稱神明
之容者言當不得也內聖體也外王用也
○內外之道至此不明人各以其所欲而自
爲方術百家之學自今以往迷而不知反
必不可得而復合矣使後世之學者不能
見天地之純全古道之全體此後世之不
幸也道術之在天下自此皆分裂矣故曰
道術將爲天下裂此一句結得極有力亦
極爲好文字
不修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
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已之

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
墨子仇愛兼利而非闢其道不怨又好學而
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
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濩文
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
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
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
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
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
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
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嚴使人憂使人悲
○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
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
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
禹之運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
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
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腴脰無毛沐甚而棉疾
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
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躋爲服日
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

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
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
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嘗
以觭偶不侔之辭相應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
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
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
必自苦以腴無腴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
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
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修後世不教後世以侈也靡麗也不以
萬物之飾爲麗也暉華也不以禮樂度數
爲暉華也繩墨自拘束也自拘束其身以
矯世而欲天下之用皆有餘其意主於儉
以足用故曰備世之急言世人以衣食爲
急故至於紛爭以致亂也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言古者學問之中亦有此理而墨
翟禽滑釐獨聞其說而喜之故曰聞其風
而悅之惟其喜之遽至於爲之太過言過
甚也循順也大循其說抑過過甚故曰已
之大循已者抑過之意也非樂節用墨子

書中之篇名言墨子既作爲非樂即用之書欲天下之人其生也不歌不用樂也故非樂其死也無殯歛之服近於裸葬以此爲節用汎愛兼利於人無所不愛也故以爭鬪爲非以不怒爲道博不異者尚同也推廣其說以爲博而主於尚同也雖博不異而其教不與先王同自黃帝以來至於武王未嘗不用樂而墨子欲毀去之古昔以來自貴至賤未嘗無居喪之禮而墨子亦欲毀之以三寸之棺爲式而不用槨節用也以此教人太儉苦矣故曰忍不愛人言非所以愛人之道也不愛己者言自苦也未敢者言墨子之道要終必不可行也人生不能無歌而墨以歌爲非人情不能無哭而墨以哭爲非不能無樂而以樂爲非是其道全不近人情故曰其果類乎類近也言如此果與人情相近乎其生也勤苦其死也薄葬太嚴言太朴也其行難爲者言所行之行他人難做也反天下之心不近人情也天下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之

任亦堪也雖一人獨能堪忍知天下不能何既離於人心則非可以爲王天下之道矣名川天地之間大川也支川焉疏鑿而爲之也囊盛土器也報抵土之具也九音鳩鳩其功而雜治天下之川墨子之說謂禹大聖人且自勞如此而況他人乎豈與殷同賂與魯同木曰屨革曰屨服用也相里姓也勤名也亦學墨而爲師於世者其弟子皆五國諸侯之徒言從學者衆也苦獲已商鄧陵子三人名也此三人皆居南方亦讀墨書而其誦怪尤倍於墨子又且其說皆不同故自名以別墨言墨之別派也不忤不異也奇偶本異而曰不相忤此強辯之事也以舛偶不忤之辭相爲問答故曰相應巨子者猶言上足弟子也樛家謂法嗣是也傳其學者既多取其得法之大者以爲聖人而主之尸主也冀得爲其後世言其巨子又傳之弟子以爲之後也後世猶曰子孫也不決不斷也言其傳流至今猶在也推原其始則墨翟之意亦是

美意但所行太過當故曰意則是而行則非相進者相尚也言傳墨子之道者相尚爲自苦之事欲以此治天下未見其治必先能召亂也故曰亂之上也雖然墨子之好出於其心之真今世亦無此人矣求之不得者言更無復有斯人也不舍不止也雖極其枯槁而爲之不止亦可謂豪傑之士矣才士者豪傑之稱也孟子闢楊墨此書亦以楊墨爲言者屢矣今以道術分論數家而不及楊氏者意以其學不足比數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顧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鉅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賈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聞禁攻殺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欺而強見也

不累於俗去世俗之累也不飾於物不以
外物自奉也不恆於衆不拂人情也以人
人得其生爲願視人猶我皆願其足以自
養而已以此爲心而暴白於天下此宋鉞
尹文之學也^{十一}華心冠名也別宥即在宥也
隨分而自處爲別寬闊而自安爲宥始本
也接萬物以此意接引人也心之容心之
體段也講明其心以語人而名之曰心之
行行者心之用也今釋氏所謂大用現前
是也以和融之意而合人之歡以此調一
四海欲尊置宋鉞尹文二人以爲其教主
謂民好聞也爲受侮不辱之說以救之謂
時世好戰爭也爲某攻寢兵之說以救之
上以說其君下以教世人雖天下之人皆
不聽之而彼自強聒不啻言誇說不已也
上下皆見厭而強以此自見必當時有此
謗語故以此一句結之而曰故曰也
雖然其爲人大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因置
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
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國傲乎救

世之士哉

其爲人之意太多其所爲太自苦其爲說
曰每日但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
生以此五升猶且不飽弟子安得不飢言
其師弟皆忘飢以立教而謂我不忘天下
日夜不止蓋曰我之自苦如此豈爲久活
之道哉但以此矯夫托名救世而自利之
人故曰國傲乎救世之士哉國謀也傲矯
之也亦猶豫讓曰吾之爲此極難所以愧
天下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便是此意李
翰林有獨酌寄韋六詩曰念君風塵遊傲
爾今自西便是此傲字
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
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
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
止^{十一}
其說又曰不爲苛察苛察則非別有美言
不當有爾我之辯也不以身假物有事
皆自爲而不假借於人以自助若於天下
有損而無益雖明知其可爲亦不如已之

故曰明之不如已也其學之大意則欲人
於外無攻戰之爭於內無情欲之汨寡淺
滅削情欲也其學之大小精粗雖不同而
其所行之大意僅如是而已適僅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
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
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
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
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
慎到棄智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
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誤
辯美又^{十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
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十一}拍^{十一}百^{十一}乾^{十一}
五^{十一}管^{十一}斷^{十一}反^{十一}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
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十一}然^{十一}而已矣推而
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
石之隧^{十一}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
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智之累

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_{況通反}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_反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題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舉乎皆嘗有聞者也

不黨亦無私也易坦夷也決去私意而無所偏主趣物者言萬物之理趣也不兩者一也不顧於慮不謀於智無計度也於物無擇無所決擇眼界平也與之俱性順自然而行也彭蒙田駢慎到皆齊之隱士其說以爲天地亦萬物之一者謂之物則皆齊同而其爲首者則無爲之道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言有所偏也大道道家之學者也但知包容爲一而無所分辯此在當時有一種辯說之學有此語皆有所可有所不可者言各有一偏也若

就萬物之中而選擇之則決不能周偏以此爲教則不能盡其極若歸之道則無餘論矣故曰道則無遺者矣選擇則有不可也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無爲也泠汰脫洒也泠然而踈汰於物無拘礙也以爲道理者以物物無礙爲至理也其說曰若以知與不知爲分則將迫於知而近於自傷矣薄迫鄰近也諉解不正不定之貌無任不留心於事任也尚賢以任事也彼既不事事故笑天下之尚賢爲聖之學必尚操行彼既縱脫而無行故以天下聖學者爲非推拍輓斷皆無圭角之意與物宛轉而略無圭角亦無所是亦無所非以苟免於世俗之累爲意不以知慮爲師無思慮也不知前後不思算也魏晉魏巍然者兀然不動之意也推之而後行曳之而後往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也風還羽旋磨石之隨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隨轉也回也以不見非於世而自全動靜隨其自然而不爲過甚故不得罪於世人其

學如此者何也蓋曰物惟無知則無是已之患亦無容心之累動靜皆順故不離於理不求知於人欲終身而無譽唯其無譽所以無咎故曰未嘗有罪也無知之物木石瓦礫之類是也建已是已而自立也故其說曰人之處世何用聖賢之名但能若土塊無知之物則可以不失於道故曰塊不失道看此等說話便似今之深山窮谷頭陀修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爲猶死人也適得怪焉者言彭蒙之徒以此見訝於世也得不得教者言其初學之時自相契合不待教之而後能也彭蒙亦有所師其師之言曰古之有道者本以無是非爲主窳然風之聲也謂其發言如飄風之窳然無所容心雖言而何所容言故曰惡可而言其見常與世人相反不能聚合倫類而觀故爲一偏之說不免於但求無圭角而已既斷無圭角也其言雖甚壯而所謂道者非道也故不免於世人之非笑題與偉同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此莊子斷一句

也。繫手者以大槩觀之，亦皆有關於斯道，但不得其正耳。此等結句，看他文筆。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清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闢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義，以空虛不毀為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手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雖然，而有餘其行身也，餘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稱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手古之博大真人歟。

本道也。物事物也，以有積為不足者，言藏富天下也。與神明居，是守自然者。關尹師於老聃者，此言先弟而後師，一時筆快之。

語耳。以無物為宗，以太極之始為主，建亦主也。濡弱謙下，即古柔長存之意。為表者，言其應世接物，見於外者如此也。空虛則物物皆全，故曰以空虛不毀為物，為實。實，實理也。樂軒所謂一物都無，萬物全

是也。在己無居者，無私主也。形物自著者，隨物之形，見皆自然也。水之動，鏡之靜，空谷之響，應皆無心也。苟乎若亡者，恍惚之中，若有物而又若無物也。寂乎若清，不見其清之名也。以同於物者，為和以無所得。為得有得則失矣。未嘗先人常隨人，即追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知其雄，守其雌，以能而陽，於不能也。知其白，守其黑，言自高而不為高也。溪谷在下而能容物，為溪為谷，有容乃大之意也。人皆取先，己獨取後，即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也。受天下之垢，知白守黑，也不以實為虛，以虛為實，故曰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即以有積為不足也。惟其以虛為實，故雖無藏而歸然常有餘。亦一物都無，萬物全之意。

徐安也不費，無所損也。人皆以巧為巧，而我以無為為巧，故笑之人皆以福為福，而我以無福為福，曲全者，致曲而自全其身也。苟免於咎者，福莫長於無禍也。以深為根，言其本在於太一之始也。以約為紀，言

以至簡至約為守身之法也。紀法也。凡物堅者銳者，則有挫有毀，即所謂齒剛則折也。以能容萬物為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矣。不則於人，言獨全其生也。可謂至極者，言此天下至極之道也。謂之博大真人，尊之之辭也。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及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儼，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隨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瑣瑣而遠非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詠詠可觀。彼其

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闢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達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耗其乎昧乎未之盡者

寂寞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以不一爲一也死與生與不知生死也據此一句即知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與天地同體也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動而無迹也萬物畢羅各盡萬物之理也莫足以歸人莫知其所歸宿也謬悠虛遠也荒唐曠大而無極也無端崖無首無尾也時忘縱而不儻者其說放縱而無所偏黨也儻與黨也不以觴見者其所見不主一端也觴奇也以天下之人愚而沉溺不可以誠實之言喻之莊語端莊而語誠實之事也曼衍無窮也爲真者言借重於古先欲人以爲真實也爲廣者寄寓於言廣大不拘也與天地精神往來與造化自然者爲友也不傲倪萬物者不以此傲倪於

世也莊子之意正傲倪於斯世而乃爲此反說不謹是非者是非無所泥也無是無非而後可與世俗居處也環瑋高壯也連舛和同混融之意無傷無譏於人也參差或彼或此或抑或揚不可定也詭譎滑稽詭譎也此兩句自說破其著書之意蓋謂其言雖怪誕而自可玩味看得此兩句破便讀得莊子彼其充實不可以已者言其書之中皆道理充塞乎其間亦世間所不可無之書也本即宗也言其書之本宗無非弘大深闊調適之道也闊闢廣也肆縱放也上達者可以上達天理也其言雖皆無爲自然然而用之於世則應於教化而解釋物理謂可以化俗而明理也其理不竭者言用之不盡也不說者謂其言自道而末不說離於道也芒乎昧乎言其書之深遠也末之盡者言其書中所得非言語所可盡也

三段著三箇雖然皆斷說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兩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此是其文字轉換筆力最高不可不子細看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脫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墨翟宋尹彭田慎到之徒猶爲見道之偏者若惠子則主於好辯而已故不據道衍闡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其書五車言其所著書以五車載之而不足也其書雖多其所學未正其言亦不當故以舛駁不中識之歷物之意言歷歷考其所談事物之意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也此八字自與莊子所說同但謂之大一小一便生辯說之端謂之一則無大小矣於一之中又分大小便是同中之異異中

之同也無厚至薄也不可積者精則厚矣積之不己其大可至於千里又言大與小同也言千里之大即無厚之積也天雖高地雖卑而天氣有時下降則亦為卑矣故曰天與地卑山高於澤而澤之氣可通於山則山與澤平矣脫側視也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矣則中謂之側亦可故曰方中方睨物方發生而其種必前日之死者故曰方生方死有大有小是為小同異合萬物而為同異則為大同異雖謂之大而不出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為大則無同無異矣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泥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必有窮四方皆然獨言南者非特舉其一見其三蓋天傾西北而海獨居南北之三方又遠故特言之今日適越而昔來言足雖未至乎

越而知有越之名而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為昔來矣兩環相連雖不可解而其為環者必各自為圓不可以相粘不相粘則非連環矣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知有燕越人但知有越天地之初彼此皆不相知則亦以其國之中為天地之中也萬物與天地為一則天地雖大即萬物中之一物何以為大小即一體也大觀者言以此為獨高於天下也故以其說教學辯之人天下之學者既相與樂之而其說沒廣故又有卵有毛以下之論

卵有毛雞三足野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驤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柶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鑿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狐狗未嘗有母一尺之極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師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圓也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卵有毛者言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雀之為雀雞之為雞毛各不同譬如雞為鴨伏卵出於卵者為鴨毛而不為雞毛則是卵有毛矣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是為三矣野有天下言楚都於郢而自為王亦與得天下同矣犬可以為羊謂犬羊之名出於人而不出於物使有物之初謂犬為羊則今人亦以為羊矣謂羊為犬則今人亦以為犬矣馬有卵者胎生雖異於卵生而胎卵之名實人為之若謂胎為卵亦可即犬羊之意丁子蝦蟇也蛙也楚人謂之丁子丁子雖無尾而其始也實科斗化成科斗既有尾則謂丁子為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之況有火中之鼠火浣之布鼠能出入於火中火可以浣布則非熱矣空谷傳聲人呼而能應非山有口乎行於地則為輪繞著地則不可轉則謂輪不轉

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而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龜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為龜矣。既謂之龜則其長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不可矩即方也。規即圓也。既謂之矩則不可又謂之方。既謂之規則不可又謂之圓。杓雖在鑿之中而杓之旋轉非鑿可止則謂之不圓亦可言圓之不住也。鳥既飛則影隨鳥而去但可謂鳥之飛不可謂影之動。矢鏃之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之止其射侯也則謂之行離弦而未至射侯而未中則是不行不止之時。狗犬即一物也。謂之狗則不可謂之犬矣。謂之犬則不可謂之狗矣。故曰狗非犬馬牛二體也。黃驪色也以二體與色並言則謂之三黃驪二色也。馬牛皆體也二色附於體而見則為三矣。白狗黑黑白之名非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之以孤則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言嘗有母也一尺之捶折而為二今日用此五寸

○ 明日用彼五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凡此以上又皆學於惠子推廣其說以與惠子相應。然其身強辯而巳即桓園公孫龍之徒是也。師人之心者蔽人之心也易人之意者變亂人之意也。一時之辯口雖可屈而其人終不心服此辯者達於其中而不自知也。故曰圓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者謂愈恃其聰明以與人強辯也。特獨也。獨與其徒為人所怪評而已其本領不過如此。故曰此其抵也抵本也。自恃其口談之才以為其壯與天地同所存雖自以為雄高而實無學術。

○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鰲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巳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墜墜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蠅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樂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及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 倚人者畸異之人也。南方有一獨高之人曰黃鰲見惠子而問天何以不墜地何以不陷風雨雷霆誰實為之此皆造物之妙豈可容言惠子亦不辭讓而應客亦不經思慮率然而對且徧為萬端之說萬物萬端也說既多而猶以為少增益以怪誕之論但以反異於人為其能欲以口舌勝人自為名譽是以與世皆不和不過不相得也在內本無所得故曰弱於德徒然強辯於外故曰強於物。陳者幽暗也言其所行之墜不明白正大而幽僻也以天地之道而視惠施所能猶蚊蚋然以此而為人物於世亦何用手。故曰何庸充足也。若但以一人之私見而自足猶可若以此為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愈勝也幾殆也不能自寧不自安分也散於萬物者謂散求萬物之理以遷就其說而無所厭足終於不知道

而僅以辯得名卒終也惠施亦為有才者但放蕩而無所得遂於外物而不知反是可惜也駘放也譬出於聲聲本響末也窮響於聲不知本也影出於形形本也影末也欲息其影不知形止則影止乃與形共走亦不知本之喻也此篇莊子之終也却以惠子結末雖以其不勝聞道之列亦以辯者之言固皆以無為有而其語亦自奇特故以真之篇末蓋者書雖與作文異亦自有體製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絕筆獲麟如中庸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製不可不知也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者於文或略所以讀得不精神解得無滋味獨 艾軒先生道既高而文尤精妙所以六經之說特出千古所恨網山樂軒之後其學既不傳今人無有知之者矣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二終

南華真經後序

南華一書今古之奇筆也然專之者或流於猜虛譏之者或疑其怪誕雖文字之妙不容泯沒而第得不明為書之累久矣余少侍樂軒陳先生聞其緒餘之論頗知好之而未_{十一}能盡通其章句其後與竹溪共遊而學時取而共讀之喜其剖析之明而離合不常所聞無幾然而好之益甚矣既成進士南歸閑居之日久遂得究力於諸經其於此書也愈讀愈好而愈疑之蓋此書之所以難通者字義多異於吾書言論或達於先聖古趣之不可詰如憑虛捕象同而赤手搏蛟螭會歸之不可定如窮三江而昧支流遡九河而迷故道每一開卷未嘗不躍然以喜亦未嘗不惕然以感戊午訪竹溪於溪上因語而及溪忽謂我曰余嘗欲為南華老仙洗去郭向之陋而遂舍轉移未有開戶著書之日憂患廢逸以來遂以此舒憂而娛老今書幸成矣余喜而就求之歸而亟讀之則見其條分而縷析支斷而節解章無虛句句無虛字縱橫捭闔鼓

舞變化若無津涯而字字句句各有著落恍然如醒得醒如醉得醉然後知其自立於一家而不可拘以字義雖縱懷於幽眇而不遺於世事非不知聖賢之可尊而恥於尚同非不知詭譎之為過而主於抗俗今人古人信誦雖異要皆徒窺其藩而未達其奧也竭來試邑雖簿書填委日力窘束而惜旦之初更國未合必張燈調誦之或竟一篇或終一卷手舞足蹈如見其人於是作而言曰南華之書斯世所不可無竹溪之解亦南華所不可無者也蓋竹溪之學得於樂軒樂軒得之網山網山得之老艾歷三世之傳而無旁出者竹溪既盡其師之傳又蒐獵釋老諸書於六經子史之外故能究此老之隱微盡此老之機解使南華而可作必以竹溪為知我者也讀此書者今可以無憾矣吾邑雖陋以其好之篤又欲廣其傳縮節褻離幸而集事因識其所以好所以得所以喜者如此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肅翁嘗為文字官矣今以實謨直主玉局觀屬齋其書室也其諧文頗似莊子

此書以口義名者謂其不為大雅俚俗而直述之也景定改元中和節宣教郎知邵武軍建寧縣林經德序

莊子雄豪宏肆以神行萬物之上以心遊宇宙之表至樂極詣古無斯人其言辭蕩汩變化凌薄日月疏快雲河妙密流動鱗鬣羽爛天昭海溟左縛而不環遠雄而不肆又文之傑立宇宙者也。腐翁著此書解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情其情而思其思事其事而覺其覺故能言其言而指其指聲言笑貌身親出之而人親覲之然則是詎可以幸取力致哉。腐翁學精識絕淵源深而練習熟其恬發之境屢摩之地高曠則無有與摠靜深而顯然上達吾觀。腐翁歸然抱負體用於天地之間充足明偉有以自伸其猶鯢鰲耶而又沈浸於其書如彼則其言非。腐翁孰能得之哉今。腐翁所著卓然起莊子於朽骨發千古之寶藏。腐翁亦博大弘偉豪傑鉅儒哉余始得是讀之輒書奇過於編末以傳子孫非敢曰能知。腐翁之是書也景定辛

閏十一月己巳三衢徐霽景說跋

緣園老仙之作是書也其見道精其憤世甚不惟其隱放之跡足以行之奇崛之足以發之至於茫昧浩渺之莫窮數變變化之不一則蓋亦信其眼力之所及筆力之所至有不

自知其過於激鄙於誕者其初心豈曰吾欲以此而垂世立教哉又豈曰吾欲以此而崇若抑儒哉奈之何讀之者之不之察也非以虛無宗之則以異端聞之見既出塵語又驚世往往句讀之未盡通字義之未盡明則又以疑辭闕之脫簡諉之彼其心亦豈欲得此於後之人哉。腐齋先生王堂林公得聖人之道於。樂軒樂軒之視漆園所謂後世之子雲。腐齋之於。樂軒則太玄之俠邑也於是出而為之著其篇焉分其章焉析其句焉明其字焉使篇無不解之章章無不解之句句無不解之字向之虛者以實異者以同疑者以信脫者以完而南華一經歷幾千百載始得為天地間全書豈惟老仙將崔羅於九萬里之上樂軒亦必且手舞足蹈於瞻前

忽復之間矣或曰以性命之書加訓詁之學若。朱夫子所謂集大成者其自易經以至騷詞莫不有釋乃獨闕然於莊書者將無不可哉同曰上規姚姒下逮莊騷非韓公之言乎晉宋人未足盡莊老實處非朱子之言乎不然豈其猶有所未盡耶抑果有所待而然耶腐齋之功當不在朱子下矣同懼夫學者忘昔之難樂今之易而或至於忽之也故重言焉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叙

碧虛子造 習一

太史公曰莊子嘗爲蒙漆園吏著書十餘萬言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隋書經籍志向秀注二十卷郭象注三十三卷又果賡有南華論二十五卷陶隱居真誥序錄曰莊子受長桑公微言撰內篇七卷以三言爲題者當是法璣璣之環轉三景之煥明故造真誥編爲七目亦用三字爲標隱居著述蓋有所宗焉唐天寶中詔冊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經是知南華之義所來尚矣僕自髫角好誦是經非事趣時破卷而巳斯乃道家之業務在長生久視毀譽兩忘而自信於道矣豈與有待者同日而論哉今述章句復成七卷謂難章辯句委曲枝派也以逍遙游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七篇爲內實漆園命名之篇也其次止以篇首兩字或三字爲題故有外篇十五雜篇十一或謂外雜篇爲郭象所刪修又按陶隱居曰莊子作內外篇而不言其雜篇復覽前輩注解

例多越略殊難稽考今輒於二十六篇之內取兩字標目而一段成篇者得駢拇馬蹄肱篋刻意繕性說劍漁父七篇以配內立名而曰外篇其次讓王盜跖在宥天地天道天運秋水至樂達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庚桑楚徐无鬼則陽外物寓言列御寇天下十有九篇比乎內外之日則奇偶交貫取其人物之名則條列自異考其理則待陰陽之數究其義則契言默之微故曰雜篇今於三十三篇之內分作二百五十五章隨指命題號曰章句逐章之下音家解義釋說事類標爲章義書成嘗數其正經得六萬五千九百二十三言合馬遷之所記亡其四矣復將中太一宮寶文統錄內有莊子數本及笈中手鈔諸家同異校得國子監景德四年印本不同共三百四十九字仍按所出別疏闕誤一卷以辯疑謬公孫龍三篇以備討尋焉乎後之學者不幸不見漆園簡英之完篇章之大體妙指浸爲諸家裂元豐甲子歲上元日叙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一

莊子姓莊名周或字子休宋之蒙城人也與梁惠王齊威王同時嘗爲漆園吏師長桑公子受其微旨著書十萬餘言目之曰南華論其學本於黃老又師楚人蜩淵後隱於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昇天補太極圖編卽唐開元十九年五月四日侍中裴光庭請冊四子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詔冊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經文字號曰通玄真經列子號曰冲虛真經庚桑子改爲洞靈真經南華者義取離明英華發揮道妙也

內篇逍遙游一內七篇曰漆園所命名也夫人能元已然後功名泯絕始可以語其逍遙游矣逍遙游者以其獨步方外矜誇未忘故次之以齊物論夫齊也者忘物而自齊也而未齊者即有彼我之論焉彼我猶環入環中之空則齊矣能以空自齊者未識死生之主故次之以養生主主者精神骨髓之真君也形猶薪也主猶火也夫能存火者薪也薪盡則火滅矣唯善養生者莫知其盡復有獨耀者

不能與人群故次之以人間世夫處行而不染者善能和光同塵同塵故有德故次之以德充符德形則物忘雅德者才金才全則可以為師故次之以大宗師為師者莫如真人真人豈得有心哉无心則可以成造化故次之以應帝王夫帝王者大道之原教化之主居四大之一為萬物之尊廣矣深矣相者莫能測矣其駢拇而下別无指義編次皆重復衍暢七篇之妙云

順化逍遙

北冥本亦作溟免經切嵇康云取其溟漠无涯也梁簡文帝云官冥无極也鯢公渾切爾雅魚子也名鯢者謂魚卵初化未辨鯢鯢取其混同之義蓋言鯢爾鯢之將大不知其幾千里也鵬古字作朋以為朋黨之義故出聲與衆禽不別也蓋言朋黨爾朋之將飛不知其幾千里也南冥南海也義同北冥齊諧戶皆切司馬彪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名搏徒端切為飛空以爪搏風作勢騰翥也扶搖爾雅云颶風也色邪也嗟切助句不定之辭後倣

此是而已矣見文如海本舊作則切堂於文切咸无英云堂庑切陌之地芥吉邊切李願云小草也則膠古者切又如字李云黏也風斯相支切新也今培薄回切蓋也禮記曰墳墓不培培猶治也夫於春切司馬云斬也關於葛切司馬云止也李云墓也嵇田聊切司馬云蟬也鶯鵲於角切本亦作鶯或作鶯音預司馬云小鵲也毛詩草木疏云鶯鵲斑鶯也我決喜快乎穴二切李云疾也搶七更切司馬云集也崔云著也支通云突也榆音喻木名枋而止音方李云檀木也文如海及江南古藏本作捨榆枋而止控苦貢切司馬云投也引也崔云叩也莽莫浪莫朗二切蒼七蕩切又如字咸云郊野之色遙望之不甚分明也三養七升切果然文本作類飽貌春來客切糧音良彼之二蟲又何知也見文本舊作之二蟲又何知朝菌其隕切司馬云大芝也天陰生真上見日則死一名白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崔云真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支通云舜英朝生暮落滿

尼云木槿也問文云秋生之芝也晦朔朔旦也晦冥也蟪蛄音惠姑音姑司馬云蟪蛄寒蟬也一名蜺蜺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云蜺蜺也或曰山蟬春高者不及秋秋高者不及冬楚詞云衆蟬也一云夏蟬也生於麥稷中亦謂之麥節夏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冥靈本作螟李云本名也生江南以葉生為葉葉落為秋此本以二千歲為一年大椿也倫切李云生江南一云生北方也此本三萬二千歲為一年此大年也見成本舊關彭祖成云姓戴名銓帝喾之遠孫善養性能調鼎造雉羹於堯堯以其善調味必能養生善養生者必能養人遂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夏經商至周年八百歲特開在本作待開

極變逍遙

湯史記云謹法除虐去殘曰湯帝喾之後與之苗裔姓子字天乙有聖德故祭於南巢棘李云湯時賢人博物者也窮髮崔云北方无毛地也山以草木為髮羊角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斥呂石切指名也一曰大也鵲亦

作駒於謀切難類也翱翔五刀切曰飛也行
下孟切此毗至扶至二切李云合也而玉篇
音能奴登切說文熊屬足似鹿能獸堅中故
傳賢能也或如字而安也易宜速侯而不寧
鄭氏讀今不取微如字司馬云信也崔云成
也宋榮子司馬云宋國賢人猶然笑之李云
謂猶以為笑加沮意呂切敗也數數音朔下
同司馬云猶誤也崔云迫促意也簡文所
論切謂計數也列子李云齊人名國寇或作
御寇得風仙乘風而行與郭穆公同時陸機
要覓云列子御風常以立舉歸于八荒泠然
音零成云輕舉貌六氣風寒暑濕燥火謂之
六氣司馬云陰陽風雨晦明也之辯平免切
辯者變也鄭衆注云御六氣之辯者即是游
變化之遊也惡手音鳥成云猶於何也无已
音紀

无已逍遙

堯史記云謚法翼壽傳聖曰堯帝夢之子姓
伊祁字放勳有聖德年十五封唐侯二十一年
登帝位都平陽光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

而老今奔奔打天子之改薦之於天堯遊位
凡二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年而
崩奔奔城於詩為唐國許由高士傳云字仲
武陽城槐里人通耕獵水之陽箕山之下
日英公燭火音野又字召切字林云炬火也
一云雖火謂小火也時雨成云神農時十五
日一雨謂之時雨漢子鳩切灌古亂切天下
治直史切致理成功曰治直蓋切理也下不
弄出以義求之鶴子連切鶴音達郭璞云桃
雀也成曰巧婦鳥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偃
兒知字說文鸞兒也李云鸞兒也成云偃兒
形大小如牛赤黑色律疏疏有三甲象耳尾
端白好入河飲水金樓子云晉寧縣境內出
大兒其狀如牛土人謂之偃兒天時將災兒
則從山中出遊吹散落其毛悉成小兒五
穆查耗也庖人鮑交切掌厨人也周禮有庖
人職尸祝之六切尸者太廟中神主也祝者
太常祝也謂執祭服對尸而祝之一云傳兒
神辭曰祝樽子存切本作尊酒器也俎側呂
切肉器也

无功逍遙

肩吾李云賢人也連叔李云懷道人也接輿
音餘高士傳云姓陸名通字接輿楚人隱之
賢者也與孔子同時而伴狂不仕常躬耕楚
王遣使以黃金百銀車駟二乘聘之不應於
是夫負其氣以游山海莫知所終无當丁浪
切司馬云言語宏大先的當也驚怖音布切
懼也運古定切庭教定切李云運庭謂微過
也成云過差也亦是直往不顧之貌貌音選
又珥侶切簡文云遠也姑射音浪李食亦切
山名在北海中綽約昌黎切李云柔弱貌處
子文云謂守雌靜而不為物所傷也疵在斯
切病也司馬云跛也癘音屬李音賴惡病也
狂樂王切李云癘也瞽音古目无縫如鼓皮
也與手音諫及也下同之觀古亂切聾鹿工
切耳不聞也瞽哉見天台山方瀛觀古藏本
舊作盲時女司馬云猶癡女也向云時女座
靜柔順和不唱未嘗求人而為人所求也
旁薄剛切又作磅礴音博切司馬云旁磅礴
混同也萬物以為一句絕世斬音斯求也乎

亂本作亂古治字後人轉寫作亂弊弊扶世切簡文云弊弊經營執浸子鳩切稽音弊至也溺奴歷切塵垢古口切猶染行也執惡矣切糠音康猶煩碎也陶徒刀切範土也鑄朱庚切錄金也竟奔先已解前章史記云奔溢

法仁聖威明日舜顯帝六世孫也父曰瞽叟母曰握登感大虹而生生於姚墟因即姓姚生於鳩水亦曰鳩氏目有重瞳目字重華以仁孝著於鄰黨先聞其賢妻以二女封已於虞年二十以孝聞三十總百揆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都蒲坂或言平陽或言蒲濬今上谷也踐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无名道遠

宋人宋今梁國睢陽縣商後微子所封資章甫李云資貨也章甫商冠也以冠為貨越會稽山陰縣斷丁管徒短二切司馬作教教斷也四子司馬云王悅醫缺枚叔許由汾水之陽扶云切成云汾水出太原西入于河水北

日陽今晉州平陽縣在汾水北昔堯都也宵然鳥丁切李云猶悵然成云深遠貌悉其息依切

通物道遠

惠子司馬云姓惠名施宋人也為梁惠王相魏王成云梁惠王也昔居安邑國號為魏後為魏秦所逼徙於大梁後改為梁借號稱王貽音怡遠也貽音護種音勇切而實五石成云大可容受五石也威音威割音口切判也成云分割也黠毗遠切夕也則赫戶郭切又音護下同本作權音護落簡文云林落爾落也司馬云林布護也落宋落也言其形平淺受水則宋落而不容也嗎然許橋切李云嗎虛大貌崔作許吾為手傷切梧之方殆切司馬云擊破也龜手愧惡切龜手黑皮皴皴也并扶經切浮也游音歷切李云游聲也成云游猶游也說爾也謂游於水中也說音曠小爾雅云絮細者謂之說李云游游說者漂絮於水上統絮也以百金以見江南古藏本舊闕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為一金百金謂

百斤也謂音育賣也技場彼切術也以說始觀切又如字有難刀旦切之將子匠切大敗必道切不應以為大樽司馬云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所謂腰舟也慮謀思也蓬之心郭云蓬生非直達者向云蓬者短而不暢曲士之謂也

无為道遠

樽敎魚切本名成云樽漆之類突之甚臭惡木也或云似椿擁腫音勇切李云猶盤瘿不中丁仲切下同卷曲音摧成云不端直也同去如字李亮目切狸力之切姓姓生二音司馬云袖也成云野貓也教者五到切支遠云伺彼急散謂承夫問殆也司馬音迷謂伺迷翔之物而食之雞見之屬也跳音條不辟音避下倣此機辟毗亦切成云機開之法覆車之類也罔音音古成云罟也繫牛呂之切李音來成云繫牛猶繫牛也出西南夷其形甚大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成云莫元也謂寬曠无人之處不問何物惡皆无有故曰无何有之鄉彷彿則切

復音皇符復猶翔也一本作方羊廣雅云
彷彿徙倚也咸云縱任之名也安所困苦哉
文本作安所窮困哉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二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二

習二

內篇齊物論二
習二
造

齊我

南郭子綦者其處云楚昭王之庶弟莊王之

司馬名定字子綦有道之士居于南郭因以
為號隱於斯勿思也凡音紀而噓音虛吐氣
為虛噓為吐吞切解體貌似容息依切下同
其偶五口切匹也對也司馬云偶身也身與
神為偶成云身與神為匹物與我為偶文云
卷偶者謂忘形神也顏成子游李云子綦第
子也姓顏名休謐成字子游何居片於切處
也槁木古老切人籟力帶切蕭管之音也風
俗通云齊作蕭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管長
二尺郭璞云蕭管長一尺二寸一名為籟今
詳其義籟者取其聲之衆也故有地籟天籟
非止蕭籟之稱也地籟衆竅之聲也天籟即
人籟地籟之聲會歸天然故曰天籟夫音扶
大塊音性音對二切凡氣也混成也司馬云
大朴之貌噫已戒切文云吐氣也萬竅皆中

切怒呼胡刀切咸云猶鼓怒呼也文云出
聲也琴琴良救切長風之聲也李作颺通作
琴畏於見鳥罪二切佳醉於子唯二切李云
畏佳山阜貌咸云扇動乾之竅崔本作竅似
鼻似口司馬云言風吹竅穴動作或似人鼻
或似人口似拊音非柱上方木也今之斗檣
是也簡文云檣檣也似圈起推其阮二切杯
圈也徐邈曰如羊取之闌圈也似曰其九切
注者鳥鵲鳥姓二切司馬云若徒曲也汚者
音烏司馬云若汚下也漱經歷切如水漱也
古弔切司馬云聲若微喚也謫者音孝李在
文切簡文云若箭去之聲司馬云若雖謫之
聲叱者音實切司馬云若叱出聲吸者許及
切司馬云若虛吸聲叫者古弔切司馬云若
叫呼聲謫者音豪司馬云若謫天聲寔者於
先切一音音司馬云深者也若深寔天寔咬
者於文切又音殺司馬云聲寔切咬然唱
于如字唱喝五恭切又音愚李云于喝聲之
相和也冷風音零李云冷於小風也小和胡
卧切下同飄風鼻遙切司馬云疾風也爾雅

云四風為飄屬風司馬云大風也向云烈風也濟子細勿向云止也調調音條刀刃都光切向云調調刀刃皆動搖貌比竹岌岌必履二切自取或云猶自得也

齊智

大智開開何開切安也小智開開古見切開別也炎炎于廉切或云猛烈也簡文云吳盛貌詹詹音占李云小辯貌在作開開魏交文云麻則魏神交合是陰開也其覺古孝切形開文云覺則形識開張是陽開也與接為構人世接識構結惟愛綴者末旦切寬慢也客者古孝切深固也客者隱匿也小恐曲勇切惴惴之端切心不寧也綴綴係忘其性也機括古俗切機弩牙括箭括詛側疎切况也盟音明普也其殺色界切來也其弱叔秋切其厭於葉切沒也如緘古咸切繩也老誼凡質切深也義取深淵江南古藏本作道復陽陽謂生也哀樂音洛熱之涉切司馬云不動貌姚音遙輕浮貌一云長也佚音逸能放貌一云過也啓諸以切開張貌態教代切恠淫貌

一云意也蒸楚唐切成茵其限切芝茵也得此忘言之道亦常道也未有強名故云此也真宰養生主也其朕除忌切兆也百骸戶皆切成云百骨節也六藏江南古藏本作五藏六府夫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府身別有九藏氣天地人天候頭角之氣人候耳目之氣地候口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氣四故曰九舊本云六藏者謂腎有兩藏也其左為腎右為命門也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氣與腎通故言藏有六也賊古未切司馬云備也簡文云兼也其遽音第真君太一尊也恭然乃結切簡文云藏病困之狀芒手其剛切芒昧也成心謂妄成是非之心也與有知字黨與之與也神禹史記云誼法泉源流通曰禹又受禪成功曰禹字文命誼之子啓之父也神禹者謂大禹治水有神功故謂之神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年百歲也吹也如字又叱喘切猶鳴也穀音苦且切司馬云鳥子欲出卵中而鳴

曰穀音一云破卵出鵪曰穀

齊是非

道惡乎隱音烏下同其偽或作其詭在本作真然者也儒墨儒學宗周公文王墨學宗夏禹道樞尺未切如戶樞之義中空而轉物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夫指馬之義自司馬彪向秀郭泰至有唐名士皆謂漆園寓言構意而成斯喻遂解疏者皆歸不同今按公孫龍六論內有白馬指物二論乃知漆園稽考述作有自來矣故備錄二論附章句餘事之後以示將來云故為子偽切下以義求之莛音廷司馬云屋椽也極音盈司馬云屋柱也厲如字惡也李青煥病癰也西施司馬云夏姬也按句踐所獻吳王美女也恢苦曰切大也簡文本作平悅九妻切成云奇變也惱怪音決李云惱乘也怪異也其分如字復通扶又切下以義求之幾矣音機查也謂之道句絕崔讀謂之道勞云因自然是道之功勞狙公七徐切司馬云狙公與狙官也崔云養後狙者也廣雅云狙獼猴也賦茅

音序與村同樣子也賦謂數布之最朝三暮四司馬云朝三升暮四升天均崔本作鈞陶鈞也昭文之鼓琴司馬云古之善琴者師曠成云字子野晉平公樂師或云賢大夫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善音律能吹見神之技策司馬云枝柱也策杖也崔云舉杖以擊節也惠子之據梧成云謂惠施以梧為机據而談論猶隱机者也或謂梧為琴非是故載之末年以其始好不廢故書之於今也堅白之昧終夫離堅白合同異前輩亦講說不一今備錄公孫龍堅白論續指物白馬論之後以補闕疑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音倫論緒也崔云琴弦也雖我无成亦可謂成矣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雖我亦成也滑疑古沒切亂也所圖國者規畫限域也謂域於分內素而不用也秋毫司馬云毫在秋而成至秋而失細故以喻小也傷子鍾命者也或云年十九以下為傷巧屑謂巧於屑數也

齊道

有封封域也有參之忍切參畔也等音具

謂封域參陌也有左有右左陽右陰有倫有義崔本作有倫有義有分如字有辨別也有競有爭並通曰競對辨曰爭又謂爭閭之事不稱尺證切不蒙欺算切並也又復藏食處也不蒙者猶无所蓄藏也徐邈音操謂不食故无所操邈也仁常而不周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成不伎之改切邈也害也國五九切圖也幾向其衣切天府无不藏葆光无不藏也

齊治

充奔並解道通篇宗膾古外切胥息徐切教五高切三國名也崔云宗一膾二胥教三也一云宗膾叢支胥教達艾喻其蕃國卑小十日並出鴻烈解云充時十日並出謂積豐也俾并射之中其九日為落而死者謂九日潛退也

齊物

醫五結切缺丘悅切王倪五結切高士傳云王倪晝缺並先時賢人惡乎音馬下同庸詎其操切字林未知同也庸謂庸常也詎何也偏死司馬云偏枯死也鰭音秋魚名儒之瑞

切慄音栗恂音荀並恐懼貌休脫獲猴音來侯芻初俱切小爾雅云軒謂之芻藁音惠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藁以所食得名藁音眉成云似鹿而尾長薦脫線切司馬云美草也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卿音即蛆子餘切蜈蚣也爾雅云蕨藂卿蛆似蝗大腹長角能食蛇腦帶崔云蛇也卿蛆好食蛇眼鰥尺夷切焉也鴉於加切焉也嗜市志切獮匹夷切狙七餘切司馬云獼狙一名鴉野似猿而狗頭其聲善與雌猴交異類牝牡也鴉音葛野音威或以鴉狙為二名鴉野為二名皆非也為雌如字又音妻毛嫱在夷切趙王美姬也麗姬力知切晉獻公之妻以為夫人也決喜缺切驟士救切決驟疾貌崔云疾走不顧為決驟樊然音煩樊然猶糾紛也殺亂何文切謂殺俱之雜亂尸故切向云凍也崔云暖酒也飄風振海毗音切見江南李氏本舊闕

齊死生

瞿鵠子其俱切士之道號也猶如鵠死子長梧子名立李云居長梧下因以為號門文云

長梧封人夫子向云履鵠之師孟浪且如字
向云孟浪音沒闌无所趣舍之謂李云猶較
吟也崔云不精要貌或云半略也之行下孟
切黃帝即本朝聖祖天壽也按大中祥符五
年十月二十四日具宋皇帝御製聖祖九天
司命保生天壽降臨記云吾人皇九人中一
人之數是趙之始祖吾於世有功故再降乃
軒轅黃帝母氏感電夢天人生於壽丘史記
云生而能言後得道升天聽教定切瑩於迦
切認可道為妙常猶視玉色以耳聽也時夜
謂難能司時夜見彈徒旦切鵠子驕切毛詩
草木疏云大小如斑鳩綠色其肉甚美可以
作炙陳藏器本草拾遺云鵠古人重其肉固
當肥美一名鵠一名鵠其人呼為鵠魂惡聲
鳥也賈誼云鵠似鵠其實一物也一日鵠鵠
妖鳥也之奚音子何也審何聲也旁日月薄
莽蒲光二切休也扶戶牒切崔本作扶宇宙
治教切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
宙膺武幹切李云无波際貌向音膺若兩膺
之相合也滑古沒切亂也向本作相滑音昏

滑滑紛亂未定就惡范徒奔切范然无知直
往貌劉得一作范其華切注云若惡而范范
說文竹覆蔓也相纏於本切積也予惡音鳥
下惡乎同惡死馬路切弱夜息淡切文云秦
人孩孺移家于楚楚忘秦故云弱喪麗姬
已解在前艾封麗戎國艾地守封疆人之女
王所產云獻公僭稱王斬音所求也覺音教
下同竊竊竊竊自私貌如竊盜之自私也予
如字予生曰甘予死曰予饒九妻切其解音
豎者是旦暮過之也達道之士以萬世猶旦
暮王子年拾遺記云扶桑萬歲一枯長生人
視之如旦暮此其類爾

齊同異

蹇闇音暗李云蹇闇不明就惡能音鳥下同
天倪崔寔二音自然之分則是之異乎不是
也其无辯矣見江南古藏本舊作亦无辯然
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矣見
江南古藏本舊无矣字化聲爭辯是非之聲
其猶變化耳曼音萬衍以戰切文云不停滯
貌司馬云无極貌振暢也止也无竟極也窮

也崔作境

齊因

罔兩郭云景外之微陰向云景之景也崔本
作罔罔云有元之狀最乃蕩切李云罔也无
特獨也或作持操與音餘蛇蚺音附成云蛇
蚺蛇蛻皮也蚺翼成云蚺翼非翅也謂蟬蛻
殼也與寓言篇蚺甲同言非如蛇蚺蚺翼之
類有所因待吾之獨化出於自然何所待哉

齊化

胡蝶徒協切蚨蝶也栩栩況甫切文云適性
貌成云忻暢貌徐云喜貌崔本作翩翩自喻
李云快也成云曉也志與音餘下同覺古孝
切遽遽音果李云有形貌文云驚怪貌崔本
作據據引大宗師云據然覺今本亦作遽
內篇養生主三

養性分

有涯魚佳切分也又作崖緣督以為經緣由
也督正也經常也以養字尚切

得生理

庖丁白交切庖人丁其名也成云掌厨丁役

之人管子有屠牛坦一朝解九牛刀可剗毛
文惠君司馬云界惠王也所倚於切切所躋
音理觸也剗也嘉然呼切司馬云皮骨相
離聲響然許文許亮二切奏連也騁然呼獲
切崔云聲大於君也中音丁仲切下同桑林

司馬云湯樂名崔云宋齊樂名左傳襄十年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注桑林湯天
子之樂名經首司馬云咸池樂章名則堯樂
也或云秦樂名諸音無聲也技具切切下
同所好呼報切臣以神遇向云暗與理會謂
之神遇不以目視其道遺然官知止官法也
法在知止而理未可得是以一朝解九牛也
而神欲行空竅已忘批備結鋪連二切擊也
大郤去逆切謂開郤交際之處大竅管切
空也肯苦等切著骨肉也一日骨无肉也許
叔重云骨肉肯肯著也榮苦挺切司馬云猶
結處也文云肯榮謂交聚也大軼音狄郭云
軼度大骨也崔云榮結骨也良庖良喜也割
也司馬云以刀割肉故咸咸更作崔云歲一
易刀猶堪割也族庖司馬云族雅也東也聊

音刑磨石也為戒子偽切下同譟然化百切
咸云骨肉相離之聲也已解音蟹下同牛不
知其死也見文如海劉得一本舊闕提刀徒
猛切躊躇直留切躊直於切問豫貌善刀而藏
之善穗善也收刀不藏惡也

遺刑累

父文軒司馬云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右師
官名宋人也惡乎音馬介音咸崔本作元又
作既斷足也郭云介傷別也天與其人與並
如字又並音餘司馬云為天命為人事使獨
司馬云一足曰獨或獨曰介有與如字郭云
兩足共行曰有與

遠樊籠

澤雉澤中之雉也一豕陟角切不斬音析求
也樊中音煩李云藩也所以籠維也雖王于
此切志氣盈豫貌又威也

釋縣解

老聃吐蓋切廣聖義云字伯陽或字聃生楚
四苦縣縣解身長九尺蹈五把十美肩方口
雙柱三編日角月淵具大聖之相居岐山之

陽西伯詔為守藏史康王時為柱下史昭王
時西度函關在同二百餘年秦失本又作佚
各依字讀老君友也三號尸無切其人也夫
本作至人也少者許照切遁天徒逝切逸遁
天理也倍情布對切加也倍加倍情也哀樂
音洛下同二本作憂樂縣解崔云以生為縣
以死為解火傳直專切傳者相傳繼續也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二

。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三

習三

碧

虛

子

造

內篇人間世四

化導

顏回史記云字子淵魯人也年二十九髮童
白蚤死仲尼史記云姓孔名丘字仲尼魯人
湯之後生萊周之世有大聖之德回之師也
衛君司馬云衛莊公剛曠也按左傳衛莊公
以魯哀公十五年冬始入國時顏回已死不
得為莊公蓋是出公解也行下孟切獨崔云
○自專也國重者无若燕似遠切燕不堅之草
言德澤虛美也醫於其切思其所行則廢幾
其國有瘳乎云由切愈也所行見江南李氏
本舊聞語音熙歎聲也若往而殆刑耳見張
君房本舊作若殆性而刑耳所爲子傷切相
軋於熙切轅轅也車所踐也信紅苦江切簡
文云慈實貌攪其兩切街笑銷切貴也見江
南古藏本舊作街人惡鳥路切下惡不肖同
有其美也崔本作人惡有云貴也與上街賣
義相貫矣舊音吳下同舊夫音秋惡用音鳥

若唯无詔句絕音也言也其捷在接切焚之
尸屬切禁史記云法滅民多殺曰禁關龍
達成云禁之賢臣盡誠而達新首尉史記云
誼法殘義損善曰尉王子比干成云尉之叔
父忌諱而敬到心附音撫音云低附謂愛憐
之也下拂符弗切達庚也以擠子計切排也
是好叶華切叢支才公切胥教解在齊物篇
有尾音戶司馬云國名在始平郡按即今京
兆郭縣也虛厲如字又音墟居宅无人曰虛
死而无後曰厲語我魚據切下同告也惡惡
音烏未允聲也下同容與成云放縱也火云
○自恣其情也不管音紫毀也斬乎音斬擊其
驚切蹠其里切攀拱手也蹠蹠也曲拳音
權禮容貌无疵才斯切病也謫之陟華切罰
也不謀徒協切軍中反問曰謀師心自信成
心也有心而爲之其易邪心一之見張君房
本舊作有而爲其易邪暉天胡老切暉明也
不宜說文宜者所安也不知音汝食也華許
云切平來也未始得使句絕謂未曾得使虛
心而的有此身也其樊區域也閱者音穴切

空也生白者陽明也吉祥止止吉祥道也
夫虛靜絕念則道集矣坐馳形坐而心馳也
夫拘解使切李云使也所紐女九切系也成
云網紐也伏羲許宜切即太暉三皇之始也
凡遽其居切向云古之帝王也散焉悉旦切
李云故也崔云德不及聖王為散

命使

葉公音攝文云姓沈名諸季字子高楚莊王
之遠孫沈尹戌之子為楚大夫食采於葉借
稱公時北狄伐楚楚昭王懼使子高求救於
齊將使所吏切下侍使同將命者也王使音
史役也今也慄之音栗李云懼也常語魚據
切下同寡不道以懽成江南古藏本作寡有
不道以成懽執粗音羸羸也不藏作即切善
也懽七亂切欲清七性切字宜從清從清者
假借也清涼也熱與音餘下慎與同以任而
林切哀樂音洛下同不易如字移也又以豉
切云輕易也而惡鳥路切下同乎諒誠信也
泰息張切下同易以以豉切下同偏辭音篇
崔本作譌音辯氣息弗然待弗切崔音切心

屬如字李音類刻核幸格切漢書宣帝傳云
錄核名實于古太平經有核事為古人以核
作初通用

師傳

顏閭闕切崖本作虛骨之賢人隱者也先
事魯定公後通衛為靈公太子師傳靈公左
傳云名元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太子司馬云
刪賸也後為莊公遠其居切伯玉名璵字伯
玉衛之賢大夫也天殺天然好教為德无方
李云方道也為蹶其月切欺也為模於齊切
○地反物為模為蠶魚列切哭也或作孽嬰兒
崔云騎騶遊也无町徒頂切哇戶圭切李云
叮哇咩咩也无成後就无崖文云无禮法也
无疵似移切病也螻蛄音堂郎有命斧之蟲
勝任並平聲幾矣文本作幾殆矣為其于偽
切下同媚養成云順則悅媚可以馴和盛音
咸下同矢或作屎同以蠟市於切蛤類溺如
乎切劉得一作屎从尾从水蓋音文蟲並庚
切僕緣音木切向云僕僕然去蟲緣而獨貌
貌音如字云僕卿也而拊音撫

不材惡名

匠石匠是工人之通稱石乃名也曲轅音東
曲轅道名也櫟力狄切不材之木也杜封土
曰杜土吐也云能吐生萬物故謂之杜其大
蔽必世切數千牛見張君房成書英文如海
本舊關繫與結切集韻云繫束如其小大也
顏師古注漢書云繫繞也百圍李云徑尺為
圍蓋十丈也十仞七八曰仞觀者音官下同
匠伯伯長也為乘匠之長也不輟丁勞切厭
於豎切散木患且切木以不材為散速腐未
○斧切櫟也液音亦櫟亡言莫千二切司馬云
液津液也謂脂出櫟櫟然也崔云黑液出也
蠹丁故切見夢胡為切惡乎音烏下同文本
謂才之美也櫟梨則加切櫟均必切抽余故
切果蘇力果切木子曰果車子曰蘇泄思列
切美泄在地也苦其崔本作枯梧音口切擊
也而幾死之散人句地又惡知散木匠石以
不材為散木櫟杜以材能為无用故謂匠石
為散人也覺古孝切而診且信切占夢也詒
呼豆切屬如字詒辱也屬病也且幾音機近

也翦乎子淺切伐也

神不矜能

南伯子綦即齊物篇南郭子也伯長也商之
丘司馬云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千乘駟馬日
乘將隱氏其所賴見張君房本舊作隱將莊
其所賴材夫音扶奉曲音權軸直竹切解如
水軸之直解也咭食紙切駛許救切狂醒音
呈病酒曰醒

材致不祥

荆氏司馬云地名一曰里名宋國有荆氏之
地宜楸柏桑宜此三文本也拱恭勇切把百
雅切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狙七餘切
猴音侯獼猴也之杙以職切成云杆原也以
繫杆獼猴也司馬本作杙音八云欲以杙戲
狙猴崔本作拔音跋云杙也三圓徑八日圓
之麗如字屋樞也求擇音膳傍薄剛切司馬
云杙之舍一邊者謂之擇傍故解古貴佳實
二切被除也祭鬼也願息黨切頌也亢鼻苦
井切司馬云高也頌折故鼻高又仰也痔直
里切適河司馬云謂沈人於河祭也西門豹

為鄭今方斷之

疏德養身

支離疏成云云支離者百體寬疏因以為名
願以之切於項司馬云曲頭縮也淮南子
云脊骨高於頂也會古外古治二切據子外
子治二切指天司馬云會據臂也古者臂在
項中脊曲頭低故臂指天也五管在上李云
管喻也五藏之喻皆在上也兩臂音陸崔云
僕人腹在臂裏也為臂許切司馬云脊曲
解立故與脊並也挫寸外切推也鍼執金切
○司馬云挫鍼縫衣也治解音解故衣也謂補
袖舊衣也鋤口音胡食也鼓笑初草切崔云
鼓笑操著也播精崔云卜卦占兆也以食音
嗣據如平切三鍾司馬云六斛四斗曰鍾

有用致患

孔子適楚史記云孔子圍於陳蔡楚昭王與
師迎孔子孔子適楚僅音觀曉也晝地音復
郤曲郤曲乞的切退也謂退身由全也郤曲
郤曲見張君房本舊作晉行郤曲轉寫誤也
郤音乞逆切今不取

內篇德充符五

鑑遺

元者五忍切則足曰元王駘臺殆二音魯人
未見傳記從之如字李才用切下同常季仲
尼弟子丘也直後而未往耳直在貽後未得
往師之耳而王于況切威也勝也其與庸亦
遠矣仲尼自伏席下不亦太甚地覆步履切
墜直類切而守其宗者也見江南藏本舊開
肝膽丁覽切所喪息浪切下同最之但會切
果也鑑古暫切流水崖本作沐水受命於地
唯松栢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
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見張君房本舊開保
始之徵李云徵成也終始可保成也九軍李
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為九軍簡文云兵古
以攻九天收九地故謂之九軍也自要一逆
切六骸身首四支也假人古雅切

游內

申徒嘉成云鄭之賈人姓申徒名嘉元足者
也子產姓公孫名嘉字子產鄭之賈相也元
人即伯昏瞀人也古有遁之士列子嘗師之

不足以自反邪張君房本元不字拜音詣先

時善射人穀音遙張弓也中郭云弓矢所及
為中地丁仲切下不中同佛然然弗切
暴怒執不知先生之說我以善邪吾之自寤
邪見張君房本舊開子索色百切楚然字大
切驚怒貌乃稱知守果也

務全

叔山无趾音止李云叔山字也无足趾也踵
束勇切向云踵也崔云无趾故踵行見賢通
切子不謹前句絕前行下並切語魚據切孔
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張君房本无其字實賓
中外无主執斬音祈詛尺叔切詭九妻切詛
詭奇異也幻滑辦切極之石切木在足也拮
古毒切木在手也

德平

魯哀公定公字名將惡人醜貌哀駘臺殆二
音它徒何切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衛國之
士也常和戶外切下同惡駢胡楷切雌雄李
云禽獸屬也期年音基市四時曰春傳國大
事切悶然音門李云不覺貌記若浮劬切不

係也醜乎自可惡也。在本作規。无幾居豈切。俄頃也。與樂音洛。常使所更切。一本作遊。狎子徒門切。與脉同。食音飲。成云謂飲其乳也。少許照切。少頃也。胸若本亦作瞬音奔。在云日動也。謂无母胸目若少頃之間也。翼實所

甲切。成云歸武之具。武王所造。形似方扇。翼以木為欸。以白布畫為雲氣。如今之旗也。伏車兩邊將軍行師陷陣而死。及其葬日。不用翼實。資送也。之。屨供過切。復也。取妻七句切。以滑音骨。於允徒外切。悅也。无卻去逆切。間也。能離力智切。閔子史記云。名損字子審。音人仲尼弟子。在四科之數。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甚有孝行。

德忘

閔音因。跂音企。支離无脈。市幹切。閔曲也。跂不正也。閔跂支離。言脚常曲。行體不正。卷縮也。无脈名也。又閔跂。僵者也。跂行也。脈臂也。說始銳切。下同。衛靈公已出人。問世。為胙音且頭也。肩胡切。曰切。李云。肱小貌。甕鳥送切。卷鳥莽切。李云。寬亮大瘳貌。大瘳一頓切。痛

也。齊桓公史記云。襄公庶子小白也。謚法辟上。兼曰。杜為孽。魚列切。惡用音鳥。下同。不斲。陟角切。雕斲也。无卷息浪切。天邪音育。卷也。天食音嗣。亦如字。受食如字。又音嗣。

无情

眇亡小切。眇手機小貌。瞽牛刀切。瞽手李大貌。惡待音鳥。下同。好惡呼報鳥。路二切。倚於綺切。搞苦老切。梧音吾。而瞑音眠。成云。搞梧乃失膝几也。惠子好談名理。行則倚木而吟坐則凭几。而睡天選。空特息。應二切。投也。與也。任也。鳴无理之言。謂之鳴。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三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四

碧 虛 子 造 冒四

內篇大宗師六

真人行

庸詎其廢切。庸用也。詎何也。不暮夜手切。謀也。不慄音果。不濡而朱切。濡也。登假更夏切。至也。其覺古莽切。深深內息貌。真人之息以踵。章勇切。踵足跟也。故腎脉起於足跟也。大在水下。故息無所不之。眾人之息以喉。水大相尤故不穿。挫其噍音蓋。郭云。咽喉也。哇獲。竭切。崔云。結也。言咽喉之氣結礙不通也。天機淺真水濁則天光昏。惡死鳥路切。不訢音欣喜也。不距音巨。李云。欣出則悅。生距入則惡。死偷然音蕭。成云。无係貌。顙息索切。顙也。顙深追切。徐去軌切。郭云。大朴貌。向本作冠。然託大權也。渙然七西切。煖然音隄。徐既晚切。故樂音洛。行名下五切。狐不偕。成云。姪。故字不偕。武云。先時。賢人不受先禪。投河而死。務光成云。黃帝時人身長七尺耳長七寸。人云。商時人解蘇養生好鼓琴。陽與天下不受。

乃負石自沈于盧水伯夷叔齊被神記曰孤竹國有女悅其門下書生飲其墨汁而生子棄諸國中猶虛之不死其上生一椶竹直上與林相交家人以為神便收養之及長有武力後夏后氏列土而封之遷為墨胎氏號曰

孤竹君成云遼西孤竹君之二子神農之裔姓烈台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敦字公達父死兄弟相讓不肯嗣位聞西伯有道往觀焉文王崩武王伐封夷齊叩馬而諫武王不從遂隱于河東首陽山采薇而食終餓而死或曰夷齊隘號也隘法曰克教衆義曰夷

執正克莊曰齊箕子胥餘成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又云箕子胥餘沐身焉屬被髮伴狂封之叔父諫紂不從被囚奴號或云胥餘者任子胥也諫兵王不從扶目而死沈尸于

江又云其王賜子胥屬錢之劍自無紀佗徒河切成云湯時逸人跖于蘆水而死申徒狄商時人負石自投于河解在監跖其骸攻乎切鄉飲酒之爵也一日觴受三升者謂之觴酈酈音內簡文云明觀崔平取狠切向云

動貌簡文云連貌滴乎故六切簡文云聚也入澤也厲乎屬嚴也崔本作廣云邑羅廣也誓王燕切王云高遠於俗也薛昌略切寬也其卓竹角切獨化之謂泉涸尸各切竭也相濡音儒吐沫也以沫音末相忘音亡

不變化

大塊若對切解在齊物篇佚音遠於壑大各切所避杜本切遷也逃也焉樂音洛可勝音升善天條廣往史記云失勿少也張君房本作少許照切

得道妙

可傳直事切太極未見氣也六極地數六故曰六極乃陰之極者也先天志應切長於丁大勿稀章氏詳直切司馬云上古帝王名以挈音結切成云驅取群品提挈二儀伏戲音

義三皇之君取犧牲以充庖以襲氣母司馬云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謂道也又云伏戲入同元氣故儒曰皇維斗李云此斗為天下網維終古不惑也得切差也謂歷於終始指建為常无有差忒堪坏扶眉切又音那司馬

云神名人面獸身崑崙山名在北渚之北馮夷司焉云清泠傳曰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謂河伯也大川黃河也肩吾神名太山東嶽也黃帝已出脊物篇玄宮黃帝之後高陽氏也生有靈異得道處于真宮

真宮北方宮也禺强音虞山海經云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焉姓族氏字婉林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乃西華至妙洞陰之極尊戴華勝佩虎章崑崙山

次名曰少廣王母常居焉不復生死故莫知始終或曰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彭祖解在逍遙篇五伯夏昆吾商大彭宋周齊担晉文又音霸傳說音悅以相息亮切武丁

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司馬云傳說商相也武丁商王高宗也夢得傳說伏羲之於天下於陝州河北縣傳最嚴築之所而得之相於武丁奄然清泰傳說星精也東維箕斗之間天漢之東維也傳說一星在

尾星上言其乘東肆騎笑尾之間崖本此下更有其生无父母无登假三年而形遊此言神之无能名者也

才道相胥

南伯子葵或云即南伯子綦也女傷音為古之有道女人也年長張文切孺子如喻勿稚子也弱子也惡惡乎音為未允聲也已解人間世篇後不復出下惡子音同上梁倚卜梁柱倚名有才器人也亦易以鼓切參日音三朝徹司馬云朝旦也徹達妙道也故見江南古藏本舊關殺生者不死我食生之賊者身存生生者不生達益生之妾者達死攫寧音嬰謂聖人隨物動靜雖攫而寧也高誘注云覽攫猶及也副墨謂則或翰墨者典教也自此已下皆寓言耳洛誦澁洽讀誦也瞻明見理曰瞻明聃許弄說文附耳小說也謂審相許與也需役音須待也役使也用也特使謂行用也於詭為侯切頌美威德也玄冥謂明也玄冥漢也悟道幽微也參七南切寥力彫切參承也寥空也謂參承道柱也疑始莫知

其未始有始也自則墨至闕冥七重方可高參寥耶至疑始九重方入太无難測之鄉大道无始之境矣

死生友

子杞鴻烈解作子未行年五十四而病偃僕子與音餘子犁禮子切子來四人並方外之士為虎苦差切偉哉音見切向云美也崔云自此至鑑子并皆子杞自說病狀也拘拘音胸司馬云體拘攣不中也曲僂力主切曲腰也發背背骨發露也句俱遇切贅之貌切指天李云句黃項椎也其狀似贅言其上向天也有殄音麗陵亂也跂步四切躑惡四切旋行不直貌而鑑古暫切嗟乎此子與亂也汝惡為路切下同曰亡知字渡子鳩切漸也為彈徒旦切鶻尸賜切及章夜切解在齊物篇哀樂音餘縣解音盤下同无所係也喘喘人故切環而此山叱避昌失切无恒丁達切驚也倚其於詩切兕肝盛臂以尻微賤也不翅詩智勿則擇胡旦勿擇抵也鏐鏐音美邪音吳人子將為吳王迫知美名鏐鏐因名鏐初

四千將鏐初曰鏐鏐王于年於達記云昆吾山地中多升鏐石為鋼鋼色青而利草木皆劒利土亦鋼而精其山有獸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為窟亦食鋼鐵膽腎皆如鐵其味者色白如銀昔其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於金盞而封蓋依然王今捨其庫穴親得雙兔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為兔所食王乃召其初工今鑄其膽腎以為劒一雌一雄號于將者雄號鏐鏐者雌其劒可以切玉斷犀王深寶之大鑪力叔切惡乎音為成然現交也達然音果形開也覺古孝切

相忘友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並方外之友相與齋親也徒而小切挑徒了徒光二切莫然莫无也謂寂爾无言有閒俄頃也侍事見張君房本舊作侍編曲必達切謂編火辭曲以和琴也李云曲盤辱也相和胡切我猶在本作獨人持於宜切辭也是惡音為下同命之本名也疣音无決古穴切疣胡亂切潰胡對切

端倪音涯芒然美剛切无係貌彷彿剛切德
音皇衍德通遠皆自得遠疎之名憤憤工内
切亂也以觀古亂切示也相遠七報切指也
下同相忘音亡下同道術知字已中道也或
音連言講遠非是畸人居宜切不偶也而俸
於天音謀等也亦使也獨行之人不偶於俗
而從於天然也

无情死

孟孫才李云三桓後名才魯之賢人崔云才
或作牛惡知音鳥下同如覺古孝切下同駭
形崔本作咳云有嬰兒之狀旦宅形為神介
言運易之速猶旦暮之宅所以乃說文乃象
氣之出難也庸詎其庶切下章同而厲屬至
也造適造作也獻笑獻陳也及排皮皆切排
推也寥天一乃彫切謂天之寥寥高遠也一
者不二也

游道域

意而子李云賢士也資設資給也為軼之是
切辭也語助也是也照其末切則魚黑切李
云取道德以為仁義不似照乎破冥同以為

是非不以則乎遠蕩然也恣睢許華切自
得執轉從无係貌又變化貌其潘父煩切區
域也盲者一本作眇音解解在通遠篇以與
音豫及下同黼黻音甫弗白與黑為黼黻
似齊形也黑與青為黻而巳相背也之觀

古亂也无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法
師疏云无莊古之美人也母莊飾為務過高
丘先生以理飾之過惜乃遺其莊飾之美據
梁古之多力人也力能換梁易柱以力後物
過美門子以道教之遂悟乃失勇技之事鑑
音盧鍾之聲之華二切李云鍾鳴頭顱口句
鐵以火大也成云鍾寗也鍾鍛也謂治鍛之
義也曰噫音醫聲也崔云辭也又作意謂
時意而名也我為子傷切鑿子乎切碎也長
於丁火切

坐忘

復扶父切見賢通切下同楚然子六切變色
就墮許規切壞也離形力智切去起呂切无
好叶報切

推極委命

淋雨音霖左傳云雨三日以往為霖殆病殆
危殆也食音嗣不任音士而趨七佳切崔云
不任其聲德也趨舉其詩无音曲也
內篇應帝王七

不言之教

蓄缺五結切下丘悅切王倪王季切二人已
出齊物篇四問而四不知謂再四之問或齊
物篇中四問子知物之所同是乎一問也子
知子之所不知邪二問也然則物无知邪三
問也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四
問也蒲衣子尸子云蒲衣八歲舜與天下即
被衣王倪之師也秦氏司馬云上古帝王也
又无名之君也藏仁才剛切崔云懷仁心以
結人也簡大本作咸喜也以要一遙切秦氏
之世見劉得一本書闕徐徐司馬云安隱貌
于子司馬云无所知也簡文云徐徐于子寤
寐之狀

无為之治

日人實切中知字又音仲始李云賢人也肩
吾之師崔本无日字以語魚據切庶民見張

君房本舊作武義度人欺德欺妄也涉海鑿
在洛切下同河漢海涉涉涉涉涉涉涉涉涉
河必元成理確乎苦學切堅觀鑄則能切同
也戈遠織切以繩繫箭而射之魍魎音子小
見也神丘杜壇也熏音云切

自然之化

天根音元氣也无名入音道也皆寓言殷陽
文云山名在衡州山南曰陽又云地名蓼水
音了水名不豫問豫也莽莫傷切耿步小切
六極之外陰陽之表也曠苦廣切垠力黨切
昂昂音藝法也於淡徒音切於漢音美

聖人无名

陽子居居名也子男子通稱也嚮許亮許兩
二翻疾瓊梁不容惡也物徹疏明用聰明也
不勸其善切勞也胥相也易音亦技其綺切
警也係如字怵心勸律切來田曰視也虎豹
以皮有文章見視也獲音來祖七餘切之便
毗肩切縻來祖二音來藉慈夜切踐也與諧
通用縻然子六切改容貌功蓋伴也化貸吐
伐切有莫舉名美元也舉顯也推功於物不

顯其名

聖人无常心

神巫曰季咸季咸姓名也巫視男女之通備
也心醉迷惑其道壹子名林鄭人列子師无
其文向秀本作无江南古藏或作玩又作既
玩既並非是得道與音餘世亢苦浪切必信
夫句絕相汝亮亮切下同嘻音然嗟也鄰吾
許亮切地文地以不動為文不震不正一本
作不壞不止動靜不焚也杜德機道息念
也有瘳音留切天壤天以發生為壤名實不
入毀舉不入室庖機發於踵生氣一動上下
融和不齊側皆切下同鯢五子切桓鯢鯢魚
也桓盤桓也之審如字簡文云處也司馬云
審當為端端乘也崔作清云曰流所鍾之域
也鍾亦乘也淵有九名鯢止流淵沃沈雅所
肥是為九淵鴻烈解有九乘之淵至深也自
失如字徐音遠已滅不見也委於危切蛇以
文切至順之貌弟如字音類靡順貌一云
頤靡不窮貌一云逃伏也波流波流至順莫
測貌為其子偽切妻孥七判切食豕音嗣下

同彫琢竹角切塊然音對切紛然而芳云切
亂也然見張君房本舊關封哉不散也崔本
作戎云封戎散亂也

寄託

開兌

條音叔李云喻有象也忽李云喻无形也渾
胡本切沌徒本切寶玄其經曰三氣未分謂
之混五行未彰謂之沌蘭文云體忽取神速
為名渾沌以合和為鬼神速皆有為合和聲
元為七竅苦叫切北也渾沌死崔云不順自
然瓊開耳目也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四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五

習五

碧

虛

子

造

外篇騁拇八

養正性命

騁步曰如並也併也搏音母謂足搏指連第二指也枝指如字巖音岐謂指有岐也而修昌是勿多執於德德者容德也蓋駟謂容美為父母之道德也附贅章銳切廣雅亡說也釋名云橫生一肉屬著體也又痛結也縣疣音尤說文云贅也列於五藏才濫切下同文云肝木仁也肺金義也心火禮也腎水智也肝主信也夫含識之徒稟生之類仁義之性物皆有之少之與多自然已定雖顏孔相去一分終莫之及況異於斯者乎今性多仁義者必相矜而失性性少仁義者又相企而喪其奔馳於於企之塗疏蕩於是非之境上下本企豈是道德之正邪若乃人安其性多少之情為一物守其分仁義之理自齊任官各當其材天下无不理矣淫僻匹亦切下同於仁義之行下正切崔云騁枝贅疣雖非性之

正亦出於形不可去也五藏之情雖非道德之正亦列於性不可治也今故仁義之教以治五藏之情猶則騁枝贅疣也既傷自然之理更益其疾矣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舊本云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張君房刪去方字與下文多於聰者相類騁於明騁拇為不足者比五指之數則謂之虧矣所明為多者以無傷他性則謂之有餘矣文章音與赤為文赤與白為章黼黻音甫弗解在大宗師篇煌煌音皇光也又目煌貌非乎言是也離朱即難妻也司馬云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又千里見針鋒是已猶是也五聲一本作音官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无射金鍾石磬絲竹琴瑟蕭管黃鍾君之音也大呂六呂師曠解在齊物篇摧德音摧枝也黃鼓音黃謂笙黃也鼓動也曾史文記云曾參字子與行仁史鰌字子魚行義墨芳被切无如字結繩聚无月之語如无之聲既之結也寬七亂切微也藏也句紀其切司馬云寬句謂邪說微隱穿鑿文句也故本亦作

覺音婢踞大藥切微踞分外用力不肅貌楊墨楊朱秦人墨翟宋大夫鳧音符脛形定切鷦鷯各勿斂惟彼切音也啼音提蒿目好暴切蒿目喻昏亂以其多憂故目昏蒿蒿然聾吐刀切食也囂囂音場切譁聒企慕貌屈折之熱切謂屈折支體為禮樂也俞史倫二音謂喧喻顏色為仁義之貌經音墨索也索恣本切誘然皆生謂相誘乎乘以樂其生也諒息有切連連司馬云謂連續仁義進道德之閒以撓而不切亂也性與音餘此下可以意求後皆倣此三代夏商周狗辭俊切營也又云殺身從人曰殉藏作邱切崔云好書曰藏又善也方言云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婿婦謂之藏女而婦叔謂之復張揖云婿婦之子謂之藏婦叔之子謂之復穀孺子曰殺又善也牧竿牧養之牧挾音協策初華切李云竹簡也古以寫書長二尺四寸博塞恣代切博奕之類也漢書云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謂之博塞也成云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伯夷死名於首陽伯夷已解

大宗師篇晉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盜跖死
利於東陵漢書云監臨秦之大盜也東陵秦
山也又陵名今東平陵屬濟南郡又惡音鳥
屬其時欲切係屬也徐音燭謂屬者也下同
俞兒音倫黃帝時善識味人也崔云尸子曰
勝命兒和之以糞柱為人主上食之行下主
切

外篇馬蹏九

智慧生偽

馬釋名云武也在下而行者也蹏音提馬足
○甲也禦眾呂切敵也敵恨沒切音也翹林貌
切來也足崔本作尾而蹏音陸跳也張君房
本作駐馬健也義許宜切養也臺義臺猶高
臺也路寢大室也伯樂音洛伯樂姓孫名陽
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星名主典天馬孫
陽善馭故以為名燒之燒鐵以煉之剔之剔
歷切剪毛也刻之則甲也雉之翽雉其頸江
南古藏本作絲羈古宜切物也帶丁邑切絆
前兩足也編之必然切阜才老切經也槽也
崔云閑閑泰馬之所也棧士板切編本作槽

似牀曰棧以禦濕也又木棚也驂之士教切
整之整之以斷杭齊之齊之以銀轡極其月
切衡也熱也飾音式辨衡也謂加飾於馬轡
也轡必然切焚初音切馬轡也帶皮曰鞅元
皮曰美提竹木切陶道刀切案也植時刀切
土也植土可以為陶器又土黏曰埴中規丁
仲切下同天放崔本作牧云養也埴埴音曰
質重貌顯顯丁四切專一貌蹏音子徑也蹏
音連道也舟梁亦知橋梁連屬其鄉王云蹏
元國吳家林故其鄉連屬遂長丁大切攀音
○攀切援音牽車也引也闕去規切惡乎音鳥
不離力智切素樸音利切蹏蹏結切蹏蹏結
切成云用力蹏蹏且氏切蹏蹏氏切成云於
恃貌蹏蹏旦切蹏蹏武半切成云縱蹏蹏蹏
歷切辟匹壁切成云折却蹏蹏蹏蹏不蹏蹏云
木全曰純樸未彫曰不蹏蹏樸音義華司馬
云蹏蹏牛象以飾樸也王肅云刻為牛頭又
音先河切蹏蹏風羽以飾樸蹏蹏蹏蹏也蹏蹏
音主蹏蹏上方下曰蹏蹏蹏蹏曰蹏蹏不蹏蹏
之蹏蹏蹏蹏也相蹏蹏也相蹏蹏大計蹏蹏

二切蹏也小蹏謂之蹏蹏蹏於華切街轅前
橫木縛蹏又馬頭者也月題徒子切崔云馬
頭上當蹏如月形者也又謂蹏在頭上制如
月形介古太切蹏五圭五第二切李云介蹏
猶蹏蹏也闔蹏音因曲也蹏蹏二切蹏蹏半
切蹏蹏也蹏蹏也闔蹏蹏蹏蹏蹏蹏蹏蹏司
馬云曲頭於蹏以抵突也一云蹏蹏蹏蹏出也
蹏蹏九夜切街口中勒也蹏蹏蹏蹏出街也蹏蹏
蹏蹏也崔云蹏蹏蹏蹏蹏蹏蹏蹏蹏蹏蹏蹏蹏
呼白切胥氏司馬云上古帝王也有赫然之
○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含哺音步
縣蹏蹏音金蹏蹏直氏切蹏蹏氏切好呼報切
外篇胠篋十

絕聖棄智

胠起居切司馬云從旁開為胠一云發也篋
苦協切探吐南勿囊乃剛切置其位勿極也
必攝結也收也絨古咸切膝崔本作絳同徒
登切約也絨膝皆繩也局古莢切聞也鐻古
穴切鉦也崔云環古也揭其鉦切又音桀來
也擔也負也擔丁甘切而趨七須切走也唯

恐立用切向之亦作壽許亮切為大盜于偽切下同罔害音古同之通名來力切切聲也一云邪柄也轉乃且勿紐也或云以木為鉏柄所刺七智切閭戶臘切杜稷封土曰杜封穀曰稷邑屋州閭鄉曲者三百畝為屋三千六百畝為邑二十五家為閭二十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家為州田成子史記云齊大夫田常也魯哀公十四年田常弑君簡公割安平以來至琅邪自為封邑自敬仲食采于齊至威王為齊侯故十二世也曷嘗不法聖智哉舊作曷嘗不法聖人哉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跡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聖人生而大盜起拏擊聖人聖人已无聖人不死雖重聖人是乃聖人之過也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自此已上十一聖人張君房本並作聖智今從張本龍達斬被桀斬首比干割普口勿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張恨封封為日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甚直良切弘胞鼓紙切胞裂也美洪周寶王賢臣也景王之大

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其洪又云劉康境之於王曰其洪遺叔向書日子起晉兵以攻周晉殺劉氏靈王乃劉其洪而殺之子焉矣又云彼裂而死又利陽曰胞子齊廢魯地切廢爛于江解在大宗師為故師之石切之藏才陳切魯酒薄而邯鄲音寒升趙國都也國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後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燕在周室我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還不斟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果急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為事故果得邯鄲邯鄲言事相由也亦是感應宣王名熊夷夫悼王之子恭公名奮悼王之子又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邯鄲也梧普口切擊古歷切聖智謂破碑聖智故曰絕聖棄智也縱舍音捨盜賊盜賊所利謂金寶故曰不責難得之貨聖智已死大盜不起向云事業日新

新者為生故者為死故曰聖人已死也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真而忘其虛則大盜息矣聖智不死大盜不止向云聖人不死言守故而日新者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為之斗斛以量之向云自此以下皆所以明苟非其人雖法無益權衡李云權稱錘也衡稱衡也錘直傷切符璽音徒符分為兩片合而為一個銅魚木契也璽玉印也矯之居來切竊鉤鉤帶也揭其揭其列二切斧鉞音越能禁屠鳩切下不可禁同趙玉持赤切崔云猶投素也彈音丹畫也鑠絕背灼切李云燒斷也崔云消壞也下不樂同等音于成云等形似篋並布管外內三十六黃為字十九黃為篋瑟本亦作笙或云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伏羲造瑟音文據呂係切李云折也崔云折也工倭音垂充時巧人也之行下五切鉗巨夾切問也據如羊切却也不僻區亦切煇音藥云火光銷也入散也容成氏至神農氏此十二氏皆古帝王驪力池切畜氏江南古藏

本作麗連氏伏義音弄樂其音洛贏音及裏也負也糧音夷而趨七子切上好時報切下同弩破王切畢弋機免網曰畢網有柄形似畢星鐵射曰戈弩牙曰機鈎餌知志切罔罟罟音音筍音筍取魚竹器也成云曲架也亦筌也鈎釣也鉞魚鉞也罟謂之罔罟魚網也削格上息約切下古百切削格所以施羅網也成云以竹木為之今鹿角格也羅落置子針切采音享成云鳥罟謂之羅免罟謂之罟罟謂之罟罟獲車也今切車也漸毒將燕切漸漬之毒不覺深也又漸毒猶深害也頡戶結切滑乎八切謂難料理也又不正之語也亦妄照也解苦懈切垢苦豆切詭曲之辭又並如字謂辯能解釋垢穢猶解朝也每每母羅切說大革成上出也今言每每大亂謂其亂如草之盛也上停必內切薄食也下爍失約切銷也中墮許規切壞也敗也之施始敗切喘本作喘川充切與耳轉切動也又无足蟲也又地行之蟲曰喘與音消翹邪鏡切飛空之蟲曰翹李云翹飛之屬也舍夫

音捨符種種章勇切種種謂字種類不相侵奪謂淳厚也役役之役役役猶役役謂疲憊也恬徒謙切快徒暫切噶噶之純之間一切都云以已操人貌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五

九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六

習六

碧 虛 子 道

外篇刻意十一

守純素

刻意刻削也謂刻意令峻也意者心之用也又意志也尚行下五切離世力智切高論力困切怨譁音佛徐音非李云非世无道怨已不通也為亢苦浪切李云窮高曰亢枯槁苦老切所好時報切下同此朝直遙切藪素口切釣魚雕叫切與約同呼吸許及切熊經如字又古定切鳥申禽之展足曰申導引李云導引今和引體今柔澹大暫切之質質正也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平易則恬惓矣見珠君房本舊作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惓矣邪悉似嗟切下同去起呂切其覺古者勿純粹雖達切不罷音疲非樂音洛下同好惡鳥路切於什五故切逆也干越之劍李云干縣起山俱出良劍又具有縣名干縣越有山名若邪並出善鐵鋒為名劍押而戶甲勿下蟠音盤

外篇繕性十二

恬智相養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見張君房本舊作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明繕時職

勿補也滑音骨亂也智生而无以智為也見張君房本舊開信行下孟切下以行小行同樂編以南本作偏史記云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鄭玄注云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卒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偏略又云及夫敦樂而无憂禮備而不偏者其難大聖乎不冒莫報切復也混胡本切芒美剛切准云混混芒未分時也澹徒皆切不擾而小切應節見張君房本舊作得越人音逐伏戲音義越人伏戲皆古之帝王漢古先切淳音純離道力智切心與心識如字向本作職云彼我之心競為先職博溺乃經切世喪息浪切下門弗見賈偏切危然都云獨正貌司馬本作他獨立貌崔本作恍音如累塊之塊塊然自持安固貌又何為乎哉見張君房本舊作又何為哉樂

全音路下同非性命之有也見張君房本舊作非性命也儻來吐黨切意外忽然來者可崔作黨來也可困魚目切與樂同杆也不為于偽切下同倒置之民崔云逆其性命而不順也向云以外易內可謂倒置

外篇說劍十三

神武

趙文王司馬云惠文王也名何武靈王于洞紀云周赧王五十七年趙惠文王之元年一云葉長歷推惠文王與莊子相值雖然亦恐寓言以揚志也喜劍許記切下同夾門音倘好之乎報切下同不厭於鹽於鞋二切慳苦回切太子名當何敢言見張本舊作尚募音慕說王解也知字又音悅與使所史切幣從才用切遂頭步公切謂著亮鋒也有既故如遂成云髮亂如蓬突鬢必月切鬢毛突出云又云謂鬢髮短可凌突人也垂冠時欲開故冠低傾也一曰突時帽也曼胡莫干切曼胡之經謂羸縵无文理也成云屯項抹額也短後之衣成云為便於武事也瞋目赤其切張也

語難數難也勇士憤氣積於心冒言不流利也又乃旦切既怒言語為人所畏難與見賢偏切下劍見同王脫上括切千里不留行十步殺一人則千里無敵拒者乃校司馬云考校取其勝者也一本作教士數都昆切司馬云教斷也試使用劍相擊斷截也御杖直亮切用杖也燕音煙谿石城為鋒成云燕谿地名在燕國石城在塞外此地居北故以為鋒鋒劍端也齊岱為鈐五各切成云齊國岱在東故以為鈐鈐劍刃也又劍後也晉衛為脊成云晉衛二國近趙地故為劍脊也周宋為鐔音徑成云周宋二國近南故以為鐔鐔劍環也又劍珥也其旁鼻也帶所貫鐔也又音尋韓魏為鈇古協切成云韓魏二國在趙之西從以為鈇鈇劍把也又云鐔從後向背鈇從後向刃也襄以音果渤海滄州也常山北岳也五行以五行制區宇刑德論刑德臨御群生行以秋冬隨天道以行止也制論開持行皆鑄造行用也芒然莫剛切四鄉四方也肝肺芳廢切竊為于偽切三環繞也聞義

而愧統銀三周不能坐食服覽研世切念不見禮皆自教也
外篇漁父十四

貴真

緇維司馬云黑林名也或作惟香壇司馬云
澤中高爽也音生其上又壇名也漁父或云
是范蠡也鬚眉一本作須眉交白交俱也一
本作皎掄音遙謂垂手衣內而行也挾面世
切距陸距至也師禮一本作餘音數齊民齊
等也謂齊等之民也又平民也君與音餘下
同以危或作偽其分又作介離也杖杖即梳
也方言指謂之梳或從舟擎音如說文持也
又士居切幸也還鄉音亮切或作鄉緒言猶
先言也又餘論也竊待或作侍嘆苦代切唾
吐卧切相丘息亮切助也曰嘻音其切笑聲
也之好呼報切下同丘少詩召切下同而經
經營也又理也度也不屬音燭長少丁文切
後遇長同不勝音升行不下五切工技其詩
切貢職或作賦春秋後倫朝覲不及等比也
攘伐攘除也不飭音教八疵犯知切病也之

摠覽也監也以敗情違切毀他日敗惡人焉
路切下同張君房本作德人之惡他得切善
否惡美切居也兩容顏適善惡皆容顏貌調
適也以往音卦利也之叨吐力勿狼朝聲切
愀然七小切慙怩貌愈數音朔不離力智切

故疆其大切下同歡樂音洛下同棟棟如字
又音錄謂形見為禮也司馬云錄領錄也可
與往者往進也早湛丁南切下同竭也丘得
遇也或作過謂得過失也而此如字謂親見
比數也又毗忘切乃刺七亦切波定謂船行
故水波去遠則波定旁車車聲切萬乘繩證
切下同伉禮音限切敵也偃音據教五報切
曲要一連切磐折之設切音語魚據切
雜篇讓王十五

治內

堯以天下讓許由語在道遠篇子州支父音
甫李云支父字也即支伯也幽憂之病呂氏
春秋引此章高誘注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
憂我心不悅未暇在於治天下也

處身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或云支伯即支父也
自得
舜以天下讓善養耆地切姓善名耆隱士也
水皮音既切下同其處善處切

高蹈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亦作后之農石戶地
名農農人也據摠音權勅節親葆力葆藏用
力也以入於海司馬云凡言入於海者皆居
其洲島之上與其曲隈中也

尊生

太王亶丁但切父音甫下同亶父文王之祖
也邠華音切地名也狄人桀執也不以所用
養害所養地所以養人也今事以教人是以
地害人也人為地養故不以地害人也因狄
直亮勿笑初幸切相連如字相連續而從之
也舊音力展切或作捷同謂擔運物也岐山
其宜切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故
始岐國曰周不以養傷身不以利累形王云
富貴有養而不以味養傷身貪賤无利而不
以求利累形也

惡患

越人三世試其君音試文云信王一如惠王
二也哀王三也王子搜素煎切文云哀王子
名搜也丹穴而戴日為丹穴南山洞也又來
產錄也以艾王蓋切玉與玉錄也一本作王
與援音差引也錄車上繩也而時大故切或
作欺若乎君乎重數君位之難也以舍音格
非惡馬路切下及下章具惡同

知輕重

子華子司馬云親之賢人昭信侯司馬云韓
侯也攫之俱縛俱碧二切取也廢棄也一云
攫者獲音銘廢者斬右手其輕於韓又遠句
也

完身

魯君一本作魯侯李云宋公也以幣先使人
召顏闔欲為相也蓋音蘇有丁麻也直作蘇
者非是飯牛符晚切何也之使所吏切下章
同家與音餘恐聽謬見張君房本音作恐聽
者張呂氏春秋引此章亦作恐聽擇而遺
李切下章同復來音服下章同緒餘並加字

謂殘餘也土敦雖切又如字蓋側雅切司馬

云土蓋如糞草也李云土蓋糟醜也皆不真
物也呂氏春秋引此章高誘注云土元礫也
蓋草動也土鼓動將伊耆氏之樂也孝經云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
可以治天下必察其所以之王以聖人真以
特身餘以為國故其動作必察之為所以之
者謂德所加之方也所以為者謂所以待物
也動作於此不必察也隨侯之珠隨國近漢
水漢出寶珠隨侯見蛇傷以藥封之後蛇銜
明珠徑寸純白夜光燭室以報隨侯故謂隨
侯之珠也所要一連切

遠非義

子陽鄭公相也不好字報切即令力呈切
拊心音撫侯樂音進路君過古野切經過也
作難乃旦切下章同而殺子陽子陽嚴酷罪
者無赦舍人折子長子陽怨責國人遠猶
狗而殺子陽

違法度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音悅昭王名軫平王子

也平王聽費元忌讒殺伍奢伍員奔吳已而
吳伐楚楚大敗昭王出奔隨當是時也有屠
羊說從昭王出奔而復歸國也從者才用切
疆之其大切見之寶備切下同入郢以并切
毀約如字徐於切切其為子傷切三旌三公
位也司馬本作三旌云謂諸侯之三節皆執
珪也妄施如字又始數切

守節

原憲字子思魯人孔子弟子環堵之室周環
各一堵方丈室也茨茨私切蓋屋茅也以生
草謂以青草代茅蓋屋蓬戶蓬蓬為戶桑以
為樞尺朱切屈桑條為戶樞也甕牖音目破
甕為牖二室夫妻各一室榻以下葛切為塞
悉代切以褐衣塞牖也匡坐而弦歌匡正也
歌見張君房本舊闕中紺古精切李云紺為
中水加素為衣又紺中素衣大夫之服華冠
胡化切以華木皮為冠縫履所倚切或作履
又作躡云躡也又履不著跟曰屣又體不能
躡舉而曳之也杖藜以藜為杖也應門自對
門也嘻許其切笑聲也逡巡七句切却退也

希世而行司馬云希世也所行常願世來而動故曰希世而行也此周叱志切用旋親比以離朋黨爲人子傷切下爲已同教以爲已學當爲已教當爲人今反不然仁義之愿吐得切愿也司馬云謂依仁托義爲善愿也

養志

繻袍舒粉切司馬云謂麻繻爲絮論語云水敵繻袍是也腫章勇切脅古外切司馬云腫脅則錯也王云虛虛不常執又皮膚皺聚而腫脇薄田切脇竹尼切皮堅也繻絕繩斷也肘竹九切見袖破也踵決履敗也商頌述美商之德也

行修

舒之然切或作體粥之大切舒粥厚粥也舒一音千謂千餅絲麻一本作桑麻自樂音依嶽然七小切一本作欣以羨自累也羨見江南李氏本書作刊行修下孟切不作在洛切慙也

趣高

公子年司馬云魏之公子封中山名牟瞻子

魏之賢人魏闕司馬云象魏觀闕人君門也天子兩觀也重生直用切下同自勝音升下同不能自勝則從句絕神无惡也見張君房本書作手萬乘絕證切

樂道

不稼素感切甚德皮拜切再逐於魯史記云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吏料量平當爲司職吏而畜畜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手齊逐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魯復喜待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由大司寇爲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於是選女樂遺魯君魯君受之怠於政事孔子遂行適衛此再逐於魯也削迹於衛削絕也史記云靈公老怠於政事不忍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三月而已三年有歲終不見用伐樹於宋史記云孔子之宋與弟子習禮大木下宋司馬担魁歛穀孔子孔子去後桓魁惡其坐處因伐其木馬窮於商周史記云商是殷地同是東周孔子歷聘嘗

困于此困於陳蔡史記云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譖於楚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從者病莫能與藉泰音切毀也又陵藉也喟然去塊切語之魚據切臨難乃旦切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

王得之會稽此十六字見江南古藏本及呂覽舊聞之隘音厄又於懈切削然如字切後琴聲也訖然訖訖切李云奮舞貌執千千楠也亦樂音洛下同虞於頽陽廣雅云虞安也一本作娛娛樂也共伯音恭下同得志乎丘首司馬云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爲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共伯不聽即于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宋遺遺得意共山之首共立山今在河內共縣西江南古藏本作共伯得志乎丘首一云共山之首或云丘首

羞辱

吠古火切畝塾上曰畝塾中曰吠行下孟切下章同漫武疎武畔切云汙也下章同投歸

投也清冷音寒之淵在南陽郡西岵山下

廉清

因就也下隨成云卡隨懷道而德者也務光已解大宗師篇伊尹史記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元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通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元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賊謂陰料時事也數聞音朔稠水直留切或作桐水又作桐司馬本作洞云洞水在潁川一云在范陽郡界其難乃但切我享受也虛水音間司馬作虛水在遼東西界一云在北平郡界

避世

孤竹司馬云孤竹國在遼西今文縣界伯夷叔齊其國君之二子也姓名已解大宗師篇岐陽岐山之陽文王所都之地今之扶風叔且周公名旦是武王第故曰叔一列一本作叔血牲以牲血蒙其盟誓之書埋之壇下嘻許其切析喜福也盡治直吏切下治世同揚行下蓋切下吾行戾行同以要一遠切殷德

衰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周以塗吾身恐富貴

坐汗吾身耳成云若與周並存恐汗吾行也

或曰讓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務光二三子

自投于水何也答曰莊書之與存乎反本反

本之由先于去聲是以明讓王之一高探微

世之逸志旨在不降以厲俗无辱身以全生

所以時有重生之辭者亦歸素榮之意耳深

於塵務之為弊也其次者雖復披褐跣跣保

身而已其全道尚高超俗自逸寧投身於清

冷終不屈於世累也此舊集音有聊復錄之

於義无當也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六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七

習七

雜篇盜跖十六

率性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惠姓展名獲字季

禽一云字子禽居柳下而施德惠一云惠蓋

也一云柳下邑名按左傳云展禽是魯僖公

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于路之死百

五六十歲不得為友是寓言也盜跖之石切

李奇注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黃法師云李

第名雍為大盜秦人謂盜為跖故時呼曰盜

跖從才用切卒專忽切下同穴室掘戶苦溝

切司馬本作掘尺朱切云破人戶掘而取物

也入堡一本作保鄭注禮記云小城曰保能

詔詔告也或云訓也竊為子偽切下請為為

我竊為使為以為皆同說之始銳切飄風奸

遙切易序以致切休卒徒於太山之陽於見

江南古藏本舊闕贈古外切說文細切肉也

飭蒲故切食也屈原曰飭其糟冠古亂切枝

木之冠冠多華飾如木之枝繁帶死牛之脇

許劫切司馬云取牛皮爲大革帶微倖古光切倖倖其工也願望履幕下司馬云幕作素云言視不敢望距而望履蹟而還也素履蹟也反走小却行也願目未真亦英二切廣雅云張也如乳滿通切有也凡天下人有三德人見張君必本舊闕少長詩君切下丁丈切勇悍戶旦切激丹古歷切明也齊貝珠也一作舍貝音由丁仲切南使所更切下三字同共祭音恭之行下五切下同恒民一作順民後亦爾好面呼報切下同背音佩下同橡音象場羊亮切矣燎也居居于子成云居居安靜之容于子自得之貌蚩尤黃帝之時蚩尤爲暴戰於涿鹿之野逐擒蚩尤身體殺其屍故別葬之涿鹿音卓司馬云地名故城今在上谷郡西南八十里武王試下同縫衣扶恭切成云縫掖之衣也淺帶成云淺扶帶也矯言紀表勿去其起呂危冠李云危高也史記云仲由字子路下人也性耐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冠佩犢鼻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儒服委質請爲弟子子路爲

衛大夫聞孔恒之邑宰黃願乃與孔恒作亂謀入止是爲莊公子路在外聞之馳往入造黃願黃願與孔恒登臺子路欲燒臺黃願擇乃下石乞壺壓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一云身遭直隄其卒子恒切身直隄居切直隄也再遂於魯削跡於衛並解得王篇窮於齊史記云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無聞語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復景公恭見孔子待以季孟之間魯有三卿季氏爲正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此謂窮於齊也圍於陳蔡已解得王篇竟不慈不換丹來天下舜不孝或謂避避督史或謂不告而要禹偏枯治水而得疾湯放其主桀桀於鳴條武王伐紂紂於牧野文王拘美里史記云紂醢九侯四伯呂聞之竊噴索使虎知之以告紂紂之二十年四伯於美里是惡名在河內湯陰而獲其大切鮑

焦韓嬰云鮑焦周時隱士也木柴膚見字春株蔬通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道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死矣行也上不已知而行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與廉毀然且不害感於利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者者不履其土今吾子修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株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人重道而輕進廉士易配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路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馳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是而已矣或云抱木而立枯焉申徒狄韓嬰云申徒狄商賁人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崖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爲儒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其殺子胥陳轅濬治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无聖智也

不用故也遂負石沈於河君子聞之曰廉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介子推史記云介子推晉人也文公反國以賞從士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可惠懷無親外內素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母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窮人之財猶曰是豈既食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怨推曰尤而勅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汝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伶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地為輔龍已升雲四地各入其宇一地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一云文公待之不肖出求之不能得以

為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燔死以食音嗣燔死音煩燒也尾生魯人也或作微生礪犬竹客切張其尸曰礪史記封禪書云秦德公初作伏祠社礪狗邑四門以禦蟲菑流豕屠者烹豕曰流操七曹切縣坪遂切而乞者言上六人不得其死猶猪狗乞兒流轉溝中者也乞或作走利名見張君房本舊作離子胥沈江吳越春秋云子胥諫吳王不聽據地垂涕曰於手奉職遭此黑黑忘臣掩口譖夫在側政教道壞論說无極邪說偽辭以曲為直含諂攻忘將滅吳因宗廟既夷杜援不食城郭丘墟歟生荆棘吳王大恚賜屬鏃之劍令自裁子胥遂伏劍而死吳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於江中比干剖心史記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封怨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義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不過古卧切起也病瘦邑又切騏驥音其冀過隙去逆切亟紀力切忽也或

作性无復扶又勿狂狂不定貌汲汲音息不足貌芒然莫剛切據載音武車前積木憑而坐者得微微元也自灸久又切走料音聊觸也頭編音鞭幾不音新近也

行義

子張史記云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孔子弟子行義篤信滿苟得滿言也徐苟且所得以致滿盈之人盡胡亂切何不也為行下孟切下同勸何不為德行多信仲信同音說文屈仲也經典信通作仲下同以義求之臧聚司馬云謂臧獲盜匪竊聚之人則作色見張君房本舊作則有作色宰相息亮切下相而同入搜先早切成云桓公名小白殺兄子糾納嫂為冢管仲贊人而臣輔之為臣或作相執君中志切成云初孔子聞曰成子弑簡公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此幾而下之也後受田成子聘兼納其幣此言行之相達也論則力頓切悖戰布內切亦拂扶弟勿速也長幼丁丈切下長子同五紀司馬云歲日月星辰歷數文云天為地紀日為星

紀君爲臣紀父爲子紀夫爲妻紀成云金木水火土又仁義禮智信又祖父已身子孫六位君臣父子夫婦文云易之六位也爲別爻列切下同竟殺長子崔云老殺長子考監明成云不與丹朱位言義殺也呂覽曰堯有十子舜有九子舜流母弟流放也孟子云舜封象於有庠身爲天子而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手王季爲適周公殺兄史記云古公有長子太伯吹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與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此乃王季爲適也武王伐紂紂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作亂周公奉成王命誅管叔放蔡叔此乃周公殺兄也儒者僞辭史記云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

謂曰吾昔從夫子過難於匡今又過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弄權難寧聞而死甚哉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過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且子正爲名假設之辭也爲子僞切下爲利同不盟本作鑑吾昔見張君房本舊作日人實勿訟於无約如字徐於妙切訟論說也子胥抉眼史記云子胥誅吳王不聽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无將死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直躬論語曰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鮑子已解在前申子不自理史記云晉獻公太子中生爲驪姬陰令人譖惡置毒藥於胙中注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若矣且暴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疑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誅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殺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

自敘耳中生自敘於新城孔子不見安丘子不見父史云仲尼歷聘不見母亡臣宰齊人誅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所傳文事切安處无足一本作无知樂意者洛下同故推正而不忘也忘或作妄言君臣但推尋正道不忘故不用富貴邪爲智力不足故不用邪絕俗過世之士爲言人心易動但人與賢人俱生便自謂過於世人況親自爲富貴者乎慘七感切恒升易切之恐止勇切窮美窮猶盡也究勢无克也使人音協欲惡烏路切爭四處黃疏云湯武也按商書云葛伯不祀湯始伐之其後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皆曰後我后後來其蘇此豈非爭四處邪要名一遠切亦猶見江南古藏本舊關長阮音尼管籥音藥一本管籥作煥荒口噤苦單切醪醑力刀切傷音敬飲食至咽爲飲於馮氣音憤滿也下同言憤言不通之氣也上坂見張君房本舊關取慰亦作長張君房本辱不舍音捨下同戚然在迫切李云顓頊也疑刻許案切內

周樓疏李云重樓內可疏軒外通設備守具也財單音力或作斬絲音了纏繞貌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七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八

碧 庄 子 達

雜篇在宥十七

處无爲之事

在說文曰存也宥音又寬也淫其性失性曰淫又耽溺曰淫遷其德失德曰遷人樂音洛恬徒撫切靜也痺痺在李切病也憂也愉音喻鼻也毗司馬云助也并也喬欽消切郭音矯詰公言切崔云喬詰意不平也卓敎角切驚敎二切崔云卓驚行不平也之行下孟切給相足也匈匈音凶謹謹競逐之貌是停必內切逆也是相息亮切助也下同於技其綺切能也聖武正切說文曰通也成云聖謂聖迹也藝倪餐切技能也於疵疾斯切嚮力轉切卷着炮切司馬云嚮卷不中舒然愴音倉崔本作戕囊本作倉囊難承受也崔云戕囊猶搶攘亂也文云俗囊急遽貌跪其說切莅音利臨也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此兩句與今所傳道德經稍異然與王弼本同疑開

元枝勸經時依別本改易之也今從陳國本易定尸居龍見尸神象也不言而肅龍見取其變化而升淵默如止水雷聲聞天下從容七容切自在貌炊昌雖切累勞偏切郭云如塵埃之自動也

聖人虛心

崔瞿來來切古之賢人老聃吐藍切汝慎无攪人心恭管切呂覽云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攪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肅訪注云攪猶戾也故事也排皮皆切淖昌喀切廉劇居衛切傷也利也琢丁角切縣而天高遠貌偵粉問切僂也驕僨驕馬之奔逸不可禁之勢又謂不顧禮法而犯之如馬之縱逸也黃帝始以仁義攪人心上古巢居穴處无火化粒食之養人多疾病之苦黃帝乃垂衣裳遠屋室耕曰耕釋民始得衣食居止之樂是由黃帝之聖智治法耳人得其利因謂之仁黃帝亂政殘賊生民黃帝征而誅之亦聖智治法耳人得其宜因謂之義然仁義自然其來尚

矣而後世不知徒見其迹以謂仁義始于黃
帝也股无肢呻末切白肉也脰形定切无毛
言堯舜行貴帝之迹心形疲弊股瘦无白肉
脰无无細毛謹音欺究丁侯切謹究者帝鴻
氏之子即倪也崇山南裔也堯六十年放
殛兇于崇山投三苗三苗者縉雲氏之子即
饕餮也三峽音克西裔之山也今屬天水堯
六十六年寬三苗于三峽共工者少昊
之子即窮奇也幽都幽州北裔也堯六十四
年流共工于幽都施及以政切延也大駭驚
也善否音部惡也鉞鑄音斤據制馬鉞鑄制
馬謂加內刑也繩墨殺焉崔云謂正教焉
或云罪名已定者縛以墨繩未定者縛以赤
繩縛罪人有降殺也椎直追切鑿在洛切決
焉古穴切謂連枷用椎鑿以決孔竅也脊
脊音藉在赤切相疏藉也一本作脊者亂也
堪苦歲切嚴誅成切殊死殊斷也漢令曰鑿
夷長有罪當殊之相枕之鳩切捕戶剛切司
馬云長脚城也楊崔云械夾頭及脰者皆曰
斬楊離力智力氏二切跋丘氏切據臂如羊

切桎也實切桎古嘉切接音雙摺音習司馬
云接相械摺也又接摺桎桎梁也鳴烈解云
大者為桎梁小者為接相摺在報在洛二切
柄人銳切三音云桎頭柄也鑿頭屬末如柱
頭柄焉知於皮切鳴矢許交切矢之鳴者又
猛者也崔本此下更有有元之相生也則甚
曾史與桎生有元也又惡得无相殺也凡
二十四字
清靜民正
黃帝已解齊物篇廣成子古之得道人也空
同山名云北戴斗桎為空同一云在梁國庾
城東三十里之山見於唐房本舊作上質也
形質森然雲氣不待族而雨司馬云族聚也
未聚而雨言澤少也草木不待黃而落司馬
云落死也言殺氣多也翦翦司馬云翦斨斨
一日倏斨李云倏斨斨或云倏小斨指悅金
切素也逮之古亮切通也南首音律向明也
暨其月切驚而起也吾語魚據切下同窈窕
焉丁切我為子焉切下同有藏才浪切十二
百歲矣李淳風天元主物傳云千二百歲謂

之十大魁一曰陰陽之小紀也四九三十六
三百六十四八三十三百二十四七十二
八二百八十四六二十四二百四十共一千
二百之數百昌百物昌或也歸手武中切達
我于焉切昏乎暗也司馬云歸手武中切達
謂也
无為民化
雲將牛匪切李云主雲師也鴻蒙元炁也寓
言風雲炁者取其无心而利物也拊髀音陸
股也崔躍如雀之跳躍也倘然止火掌切司
馬云欲止貌贊然立之二切李云不動貌叟
素口切長者之偃不輟丁者切止也曰吁况
于切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又云風寒暑濕燥
大風木寒水暑火濕土燥金相火謂之六氣
掉徒弔切有宋國名也執掌於文切衆多也
之放方往切効也噫音醫下同僊僊音仙輕
舉貌墮許紀切歟也吐如字說文寫也滓戶
頂切溟亡頂切滓溟滓然貌司馬云自然氣
也滓滓戶本切沌沌徒本切不離力離切下
同

持勝任道

而惡焉路切因舉以寧所聞因舉人之所聞見安而任之則自寧安不如眾技其詩切眾矣若役我之知達舉人舉人之技多於我矣安得而不自困哉此觀音覽與等同此以因人之國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儉古先切伴音幸求利不止貌又儉要也以皇王之國利要求非分爲一身之幸會幾何居豈切不憂息泳切同下

持後處先

挈苦結切挈持也撓撓而小切聖人以自然勞持萬物適性自動也惡乎音島

道无不為

淫而大力切藏也不易如字薄伯各切迫也雜篇至樂二十二

至樂无為

至樂音洛篇內不出者皆同至極也樂散也奚惡焉路切惛惛音張君房本作惛惛躊躇勿爭委順就誣誣戶耕切李云趣死貌吾未知之樂也亦未知之不樂也果有樂无有

哉吾以无為而識者為樂矣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无有哉吾以无為識樂矣化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芒乎音荒下同芴乎音忽下同芒然物之生忽然物之出忽生於无芒成於有萬物職職孝云繁雅就爾雅云職主也謂各有主而區別也

遺情累

箕踞音據成云謂垂兩脚如箕形也盆无云也與人居句絕長子丁大切句絕今有變之而死見江南古藏本舊作今又變而之死无繫古代切司馬云成也成云驚歎也偃然成云安息貌巨室天地之間嗷嗷古弗切文云天聲也

化空

支離叔滑音骨介音界叔二人或以支幹離散為善或以滑稽介獨為善叔喜也冥伯之丘崑崙力門切之虛音墟冥大丘峻極之墟所休休息也左肘竹九切一作肘音跋云肘足上也履履姑舒切成云驚動貌集韻僵

也一日跳也踰與履履同惡之為路切下同塵垢音苟

兩謬

觸音獨體音接體然有形者先切白骨貌有枯形也撒音古的二切說文作擎云旁擎也馬挂拉秦切馬杖也愧遺雅李切凍丁貢切餒奴罪切援音袁枕針鳩切見夢賢偏切向子之談者見張君房本舊闕從然七容切謂從容休然也張君房本作然復生音服深瞋音頻覺類上子六切本亦作瞋下於葛切李云瞋瞋者慈貌王樂音洛而復狀又刃為生人之勞乎見張君房本舊作而復為人問之勞乎

名實

緒音貯囊也懷客受也綆格猛切汲索也汲居及切而重丘用切海鳥司馬云國語曰愛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非魯侯也祀於魯廟故言魯侯使之晏居一名雖錄果頭高八尺形似鳳皇御音舒腸音傷于廟司馬云飲之於廟中也九韶常遠

切并泰名眩音縣目元常主也一饒星轉切
壇大升切司馬本作禮音但云水沙壇也淵
渚也食之音嗣齟齬音秋條隨行尸剛切委
於危切蛇以支切寬舒自得執說乃支切
宜聲也咸池洞庭已解天運篇人卒子恩切
衆也又寸忽切還音環繞也彼此相與異其
好惡好惡異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彼必相與
異其好惡故異也

化機

道從司馬云從道旁也本作徒據居肇切拔
也蓬步東切汝果元嘉本作過養司馬本作
暮云死也子果元嘉本作過歡司馬本作嘆
云呼聲謂生也種章勇切有幾居豈切若龜
爲鵠見到得一本舊開得水則爲龜音繼司
馬本作繼云萬物雖有死既得水土之氣乃
相繼而生也說文繼續也一曰反繼爲絕今
本作繼是反繼也得水芒之際則爲龜尸獨
切蟬步四切之衣司馬云言物根在水土際
布在水中就水上視之不見妙之可得如張
綿在水中楚人謂之龜蟬之水成云青苔布

在水中若張綿俗謂之蝦蟇水也生於陵也
使門切山阜也則爲陵馬音司馬云言物
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也化作車前草改名
陵馬也一名澤馬隨燥濕變也然不知其粗
言物化元常形也人之死也亦或化爲草木
草木之精或化爲人也陵馬得鬱棲則爲鳥
足李云鬱棲義塚也言陵馬在真塚化爲鳥
足草司馬云鬱棲義塚名鳥足草名生水邊也
言鬱棲在陵馬之中則化爲鳥足也鳥足之
根爲蟻螯音齊音蟲名其葉爲胡蝶音蝶司
馬云蛱蝶也草化爲蟲蟲化爲草未始有極
胡蝶胥也胥相胥也言物相胥生也化而爲
蟲生於竈下司馬云得熱氣而生也其狀若
脫它括切謂剥皮也司馬音悅云新出皮悅
好也其名爲鵠其俱切撥丁括切鵠蝦蟇名
鵠蝦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音千餘骨乾餘骨
之沫音末李云中什也焉斯彌蟲名斯彌
爲食醯許芳切司馬云苦酒上蟻蟻也食醯
生乎順輅順輅音怡路蟲名生乎黃輅音悅
蟲名黃輅生乎九猷音由李云九宜爲久久

老也猷蟲名九猷生乎稽莫逗切如銳切
小蟲也喜去亂飛又草名稽蒨生乎腐音輔
蠶音權蟲名爾雅云一名守瓜又云瓜中黃
甲蟲一云螢火蟲一云蚰見腐蠶生乎羊奚
羊奚比毗志切已上朱書二十字見張君房
本舊闕乎不第息尹切久竹生青寧司馬云
羊奚草名根似蕪菁與久竹比合而爲物皆
生於非類也青寧蟲名青寧生程尸依云程
者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額即豹之別名也
程生馬馬生人史記年表云秦孝公二十一
年馬生人蓋一燕之變无所不適也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八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九

習九

雜篇達生二十三

達生

達生達暢也生有生也無離力智切下同相

天惠亮切

專派

關尹關今尹喜字公度周大夫也不室參悉切蹈大徒報切之列音例予語魚據切是形色而已見江南古藏本舊開得是是者不形

不化之道也正焉見張君房本舊作止物焉

於處切之隆直類切復同乘亦音繩運音悟爾雅云運忤也郭云干觸也不惜之涉切懼也不折之古切鑠音莫千鑠邪干將古之利劍名已解大宗篇枝心之鼓切李云支害也

字音云張也飄无匹通切李云飄落也不開人之人劉得一作不開人之人舊作不開人之天不厭於能切幾手音機

一志

病於為切僕音練文云病僕曲脊也承蜩音

條蟬也文云承蜩謂粘蟬也古人用之以為

隨猶撥丁活切於也五六月日馬云粘蟬時

也成云習其累九近于半歲累九者彼切下

同文云謂累彈九於竿頭也鎚側其切鎚說

大六錄也一日八而曰鎚錄音錄錄說大權

十分泰之重也一日十黍為索十索為錄極

其月切株音株拘其俱切與同音立木也

極株拘者斷木也張君房及江南古藏并集

韻所說並從拘舊本從拘恐寫誤執臂執持

也若槁音老切

矜重

鰲深之淵成云鰲深淵名其狀似枉因以為

名在宋國操舟七曹切成云捉也數能音朔

下同之覆音服切下同惡往音烏瓦坡來戊

切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注李云擊也占覽引

莊子曰以无政者類以鈎致者戰以黃金致

者殆其致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

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振也符子曰夏王使

羿射方寸之靶徑寸之的百發而无遺鐵王

曰善爾更射中賞爾萬金不中則削爾十邑

界色動心戰射皆不中王曰爾由喜懼為美

萬金為患故也此義相類耳憚徒升切忌惡

也難也驚也懼也厭又作厭音厭門緬二音

晉訓錄

善牧

田開之李云開之名也周威公崔云周威公

寬威云周公之後莫顯其名食采於周諡曰

威視之六切臂市軫切或作臂學生司馬云

學養生之道也操七曹切拔蒲未切李云杞

也簋以歲切帶也而鞭如字崔本作趨云匿

也視其羸瘦在後者匿著牢中養之也趙音

搜赴越行不退也單豹音善李云魯之隱人

張毅成云魯之富人見高門縣簿簋也見見

劉得一本舊開无不走也李云走性也司馬

云走至也言无不至門未富貴也

戒微

畏塗阻險之道可畏懼者也卒徒子忽切卒

衆也最畏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取杜而而甚

切卧也從竹卧席也通作杜

趣異

祝宗人歲云太常六祝也宰焚初幸切李
云年家室也笑木欄也說如字又始祝切
直例切莫惡易路切泰音惠泰也見張君房
本義作泰萬類不收悉轉寫誤本亦作犧曰
齊則齊切使幸同籍在皮切虎音燕切雕也
彫俎莊呂切俎盛肉器也彫謂畫飾之也爲
羶子偶切自爲同如食音嗣穡穡音康音遺
錯之七改切直也豚直轉切猶食單切豚猶
豕豬猶案也聚僕力主切梓柳也其所具羶
者何也見張潛夫本舊闕

釋疑

仲父音庸誤於代切說文可居之辭也詒世
代切司馬云懈倦貌李云誤詒失晚晚貌數
日所主切皇子告教司馬云姓皇字告教齊
之賢士也鬼惡音烏念拂粉切潘教六切之
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李云允滿也潘結聚
也精神有逆則陰陽結於內晚晚兼於外故
曰不足也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
則使人善忘李云陽散則陰聚故陰聚陽
伏故忘也不上不下中丁仲切身當心則爲

病李云上下不和則陰陽乖而攻心心精神
主故病也沈有履司馬本作沈有端云沈水
行泥也端神名也竈有響音結司馬云響竈
神名著赤水狀如美女戶內之煩壞雷寢處
之則得一本作墳壞云墳壞中見名皆寢倍

音聚阿鮭戶竭切蟹音龍司馬云倍阿鮭蟹
神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赤赤體大冠
帶初持或決陽音逸司馬云決陽豹頭馬尾
一作豹頭一云神名也因象司馬本作无傷
云狀如小兒赤黑色赤小大耳長臂一云水

神名掌所中切司馬云狀如狗有角文身五
朱變求連切狀如鼓而一足彷彿狸音皇
司馬云狀如蛇兩頭五朱文委於无切蛇如
字穀古錄切說文無所決也轉于无切說文
無也朱冠司馬本作命冠云命國之冠也其
制似螺惡聞鳥路切捧芽勇切鞭教引切李

云大笑貌

不爭

紀消所景切人姓名爲于偶切王司馬云齊
王也文本作周宣王虛橋居橋切李云高仰

頭也成云虛怯憊然自恃意品響許文切景
於傾切李云應舉爲顧景行見者反走矣見
見文如海本舊闕

習成性

呂果司馬云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阿神石
西有此縣絕世謂之黃果淮南子古者龍門
未鑿河出孟門之上也成云宋國彭城郡有
呂果水縣注而下當是此也縣水三十仞音
月七尺曰仞沫音木龍音先龍徒多切龍徒
誠切有苦病也極之極救之極被髮皮寄切
行歌司馬本作行道云常行之道也長乎丁
大切下同與齊司馬云回水如磨齊也鄭云
磨翁而旋入者齊也關東人呼理爲磨翁與
汭古忽切司馬云傍故也鄭云回伏而傍出
者汭也

擇材

擇慶李云魯大邑也擇官也慶名也錄據臣
二音司馬云樂器也形似夾鍾削木爲之與
虞同云樂虞天上神獸也鹿頭龍身又龍鼓
之柑多飾爲猛獸耗字報切損也燕文云燕

托則心動心動則神不專也齊則皆切下同
輒然丁協切不動貌公朝直遙切滑消音骨
亂也成見賢偏切其由是與音餘由見江南
古藏本舊作其是與

過巧

東野稷李云東野姓稷名司馬云孫卿作東
野畢御見賢偏切下同莊公舊音義云衛莊
公也中繩丁仲切下同文弗過也司馬云謂
過織紐之大使之鈎百而反司馬云稷自矜
其能圓而驅之如鈎復速百反而不知止顏
閨戶臘切魯之賢人凡嘉本作盧崔同

忘伎

工倕者委光時巧人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
而不以心稽音雖故其靈臺一而不桎之實
切徒疾也工倕施巧旋疾蓋亦不離于規矩
指畫之間與物之變化无異而心未嘗稽留
者延任物性之自然故神守疑一而不挂閨
也足履无任切妄要一逞切忘是非張君房
作忘是非舊作知忘是非

審授

孫休成云魯人也踵章勇切司馬云至也而
訖教駕切司馬云告也子為慶子音為李云
為姓慶子字也成云魯之賢人臨難乃三切
賓於必刃切斥也惡過音為下同芒然武剛
切无心貌妨擅音傍皇成云教縱貌長而丁

大切明好音為若揭其列切負也九竅苦平
切跛彼我切蹇紀掌切而此如字為具于偏
切以樂音洛下同食之音詞委於危切蛇如
字李云大鳥為蛇目為云委蛇泥錯也則安
平陸而已矣安見刻得一本省闕款落李云
款空也啓開也如空之開所見小也又款曲
啓發也懸音子小兒鵲音要雀類

雜篇山木二十四

顯滕在道

山中釋名山產也產生物也說文云山宜也
能宜散聚生萬物也大水釋名云木冒也冒
地而生也李云木東林之總名白虎通云木
踊也夫子成云門人呼莊子為夫子也舍於
成云舍息也烹音彭切煮也无音音紫毀也
為量音亮人倫之傳直事切司馬云事類可

傳行也則挫于卧切

文皮為災

市南宜僚了音切司馬云姓蘇名宜僚居于
市南因以為號楚人也魯侯文云魯哀公也
成云先王季文王先君周公伯禽也无須
史離力智切居成本讀句絕云離離散也居
安居也豐猶司馬云豐大也胥疏胥相也疏
稀也謂相望稀疏也機辟婢亦切成云機辟
且果也剝形音枯成云忘身也去皮起呂切
文云遺膏也下去欲去君同灑心先典切猖
狂成云无心也妄行成云混迹也可樂音洛
无形偃音豫司馬云无偃傲其形无留居司
馬云无留安其居大莫莫无也

虛已免害

方舟方說文併船也象兩舟偏心必善切爾
雅云急也則呼火故切下同號許也張欽許
及切張開也欽欽也

因循成化

北宮奢李云衛大夫居北宮因以為號奢其
名也為子偽切賦斂力豔切鍾樂器名也或

云鑄鍾十二口爲壇古鑄鍾先須設祭故爲壇也上下之縣司馬云八音備爲縣而聲有高下之異或云祭上下兩層也王子慶忌李云王之族也慶忌名也周大夫也怪其簡速故問之侗乎吐東切无知貌儻手敢蕩切萃手在肘切聚也芒乎其即切彊梁成云剛彊難賊者從而任之曲傳音附司馬云謂曲附己者隨而順之不挫于外切成云挫損也大塗成云大道也

无能遠禍

○圖於陳蔡已解釋王篇太公任李云太公大夫之稱任其名子幾音機子惡鳥路切下同粉粉音粉猴猴音秩司馬云粉粉猴猴舒遲貌一云飛不高貌迫脇而棲李云不歛獨棲迫脇在衆鳥中繞足寒身而宿避害之至也其緒此文絲鳥也今取其殘碎之餘也行列戶剛切下亂行同不斥音尺成云故衆鳥行列不獨斥棄也人卒子恤切絲也明汗音鳥揭其列切大成之人成云聖德宏博生成廣品謂之大成老君是已自伐成云伐取也者

墮許規切成云服也去功起呂勿得行如字文云天下皆得至人所行之道至人不處其名衣於既勿聚揭戶割切杆食汝切又音序

天屬相收

子桑雪音戶本又作雪音于李云桑姓雪名隱人也丹遂於魯伐樹於宋削述於衛窮於商周圖於陳蔡已上並解釋王篇何與音餘下做此假古雅切李云國名成云晉下邑也常連晉滅林回司馬云商之逃民之姓名成云賢人也布謂貨財也布於民間因以名之无抱音揖李云无所執持也真或作直冷音索爲司馬云冷曉也謂以真道曉悟爲也冷或爲命又作今令猶教也

德隱

衣於既切大布司馬云麤布也正廉賢節切司馬云帶也係復李云履穿故係而過古禾切魏王司馬云息王也憊皮拜切司馬云病也櫛音南梓豫章皆端直好木也攬本作擊歷故切蔓音萬成云攀蔓猶把捉也王性況切長丁亮切成云自得貌司正直良切云兩

枝相去長遠也羿音詣蓬蒙符恭切又音蓬司馬云羿古之善射者蓬蒙羿之弟子也睥音計切睥音詣李云睥睨表視也柘棘章夜切柘音執柘音短並有刺之木也不便婢面切亂相悉亮切比干見賢偏切微也夫豈非應驗也

大達

左據槁木苦老切謂几也右擊枯枝謂琴也森氏必遙切古之元爲帝王也又神農也犁然力兮切司馬云犁然猶衆然清溪貌有當丁浪切還目音旋回眎也而窺起規切造大司馬云達適也一云造作也損易以敗切下同窮極之實切運化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運物之泄息例切司馬云發也言與之言猶謂也鷓鴣音意而成云鷓鴣燕也目之所不宜處昌呂切言不可止處目已羅絲知之故棄之也不給視說文給相足也謂凡所不宜處則不足視也落其實實卵也而襲音習成云襲入也杜稷文云杜稷猶窠也其揮市職切司馬云授予也成云揮代也焉知於度切下

同

失照

離音彫陵之樊音煩司馬云離陵名樊藩也謂遊樂園藩籬之內也樊或作蓋古野字運寸司馬云可四一寸也感周之願息蕩切願也感觸也翼殷不逝目大不覩殷大也曲折曰逝夫翼大逝難目大覩稀故不見人也塞起虔切舊作蹇蹇蹇九轉二切司馬云疾行也論語云足履如也執彈徒且勿留之力故切司馬云宿留同其便也連卿音堂即執臂於計切臂謂斧也煙煖執斧如蓋以自蔽也搏之音博捕也忘其形說文形象形也忘其身說文身躬也象人之身爾雅云我忘其真真性也反入宮見江南古藏本舊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官蘭力信切且子餘切司馬云蘭且莊子弟子從其俗江南古藏作從其俗栗林虞人大如海本元栗林二字為戮戮和之辱

自賢

陽子司馬云陽朱也逆旅之有妾一人見劉

得一本舊作逆旅人而去走呂切之行下孟切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九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

碧

虛

子

造

習十

雜篇田子方二十五

真寤

田子方李云魏文侯師也名无擇數偁音朔下同谿工李云谿工賢人也東郭順子成云居於郭東因以為氏名順子方之師葆真音無儻然執蕩切司馬云失志執而語魚據切之行下孟切形解尸質切口鉗其夷切土梗更猛切土其也司馬云土人也遭雨則壞

冥會

溫伯雪子李云南國賢人成云楚之賢人魯人成云謂孔子門人也中國成云魯國也陋成云拙也斬音折振成云動也從容七客切文云規矩禮義也龍虎成最也其道江南古藏本作導夫人音符目擊而道存矣司馬云見其目動而神實已著也擊動也又云目我往志已達

密移

瞳若收庚切字林云直視貌不比毗志切親

此也。滔乎前吐刀切謂無人君之器。猶果其
前也。惡可音鳥。察與音餘。下與與同。有目有
趾。文云有指之類。薰然許云類冲。庶薰然
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張處切。見也。司馬云
吾所以著者外化也。汝殆庶於此耳。吾一不
化者則非汝所及也。是求馬於唐肆也。郭云
唐肆非得馬處也。又唐得也。司馬本作唐肆
云。唐處也。求馬於市肆。唐處非其所也。

才德自然

被髮皮寄切而乾。本或作干。熱然乃燥切。司
馬云不動貌。少焉時照切。見曰賢。偏切。駭音
驂。與音餘。下同。掘若徐音元。搞木苦老切。離
人力智切。口辟必亦切。司馬云辟。春不開也。
又婢亦切。咸云口開不合也。嘗爲手偏切。至
樂音洛。下同。行小下孟切。又如字。習次李云
次中也能滑古波切。得喪急浪切。所介音界
解。手音蟹。又尸買切。於灼音灼。李以略切。抱
取也。醢鷄許西切。都云竟中之境。據也。

踐言

魯哀公問焉云。莊子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

在。宋公後百二十年。咸云此寓言也。冠古亂
切。圍冠音圓。履句音矩。李云方也。履居其切。
緩戶管切。司馬本作緩佩。疾音決。咸云緩者
五色絲繩穿玉決以飾佩也。又云本亦作緩
者。曳緩佩決以其事到而決斷也。或謂決如
環而有缺。速臣賜決義取與之決別也。斷丁
亂切。不號就合也。

內得外豐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史記
云。晉獻公滅虞。虢。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
以爲秦穆公夫人。勝於秦。百里奚止秦走宛。
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惡
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勝臣百里奚在
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
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日與語。國
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公不
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三日。繆公大說。授
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謝曰。臣不及
臣父。寒叔寒叔賢而世莫知。臣嘗將國於齊
而乞食。臣人寒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元

知寒叔止。臣得脫。齊難遠之。周周王子頗
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類欲用臣。寒叔止。臣
臣去得不謀事。虞君寒叔止。臣臣知虞君不
用臣。臣誠私利。種費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
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
厚幣迎寒叔。以爲上大夫。姓音室。地名。一曰
刈。宋人通作鉅。忘其賤與之政也。謂忘其飯
牛之賤也。有虞氏葬事親至孝。死生不入於
智中。名聞天下。感動人主。

藝精忘形

受揖而立。司馬云受命。揖而立也。紙食紙切。
檀伯音坦。李云舒問。觀樂。磚傍各切。司馬云
箕坐也。贏力果切。司馬云將盡故解衣而見
形。

詢衆任賢

文王觀於臧。咸云臧者近渭水地名也。丈人
者。寓言於太公也。司馬本作文王微服而觀
於臧。而屬音燭。類而占切。咸云文王父季黑
色多類駁馬。邦角切。偏朱蹄。李云一蹄偏赤
也。彥乎救日切。咸云差也。蹇然子六切。先君

王也司馬云言先君王靈神之所致王其无
它司馬云无遠也烈士壞音怪下同植音值
散羣司馬云植行列也散羣言不聚徒來也
一云植者疆界頭連屋以待諫者也長丁大
切下同官者不成德司馬云不利功名也諫
斛音庚李云六斛四斗曰鼓十斗曰斛疎然
音妹泛然教切夜適音因切功成事遂韜
先退身故曰夜適刺馬七賜切

有心未妙

御寇爲子傷切盈貫古亂切司馬云鎮也文
云盈貫謂過鎬也適矢丁歷切親也復音扶
又切下同成云音重也象人成云木偶人又
土梗人也遂巡七旬切成云却行也汗流戶
旦切揮斥音入郭云揮斥猶放縱也怵然教
律切有恂音荀爾雅云恂恂也目之志恂謂
怯也欲以眩悅人之目故休然也於中丁仲
切

道充不動

肩吾成云隱士也孫叔敖楚之賢大夫栩栩
然況肩切自得貌又欣暢也躊躇直留切躊躇直

於切成云遠據自得也四顧成云高視八方
也得劫居業切強取也伏戲音義无介音界
說文畫也一日開也不應皮拜切

治身保存

楚王成云楚文王與凡偕侯同坐論合從會
盟之事楚有吞夷之意故使左右以言威之
凡君司馬云凡國名在汲郡共縣按左傳凡
是周公之後

雜篇知北游二十六

冲默

知如字舊音智今不取北游於玄水之上司
馬本作玄水之北隱符云切成云隱則深
遠難知符則鬱然可見白水之南成云白是
深素之色南是顯明之方狐闕音穴切李云
丘名狐者疑也闕者息也而睹丁古切狂屈
狂妄也屈曲也之言司馬云之是也喚來在
切李云應聲也語若魚據切其易以政切所
惡馬路切通天地之一炁耳地之見割得一
本舊作通天下一炁耳大美謂覆載之美也
合彼見割得一本舊作今扁然音篇成云偏

生貌文本作翺然云日新貌未離力智切其
內謂不能出自化也惛然音昏昧也張君房
本作倮油然音由謂无所給借也成云无係
貌

神解

被水如字又音披腫焉教紅切不勝貌如新
生之犢李云未有知貌若犢若老母媒媒音
昧賸賸音賸媒媒昧昧无心貌又冥昧貌

常道

登古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恭蓋官名也
或作恭李云奔師也有夫音符委形說文已
也子孫見張君房本舊作孫子委蛇吐叶切
天地之彊陽炁也郭云彊陽猶運動耳案言
天地尚運動況炁之生何可得執而留也

可道

晏於謀切疏淪音樂淡也成云洗濯也澡雪
成云精潔也文云靜精神也拊擊而智音口
切成云打破也文云素智也官然爲了切將
爲于偽切无形謂太初也精神生於道謂常
道也九竅苦乎切皇皇文云无際貌邀於古

光切咸云過也此者此者神妙之道也恂達
須倫切說文信心也一日均也天不得不高
謂天不得此道不能為高也道與音餘下同
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咸云博通經典未
必知異宏辯飾辭不必慧照也以斷端管切
咸云素也巍巍魚咸切咸云高大之僭運量
萬物而不遺矣佳切亡也又餘也見劉得一
本舊作匪萬物皆往寶焉而不匱求佳切

中極

音音開與蔭同醴醴記切郭云音醴聚悉貌
幾何居宜切果蘇力果切文云木子曰果草
子曰蘇白駒文云日光也咸云駿馬也過卻
去邊切咸云御孔也注然勃然出急切咸云
涎物出生之容油然潒然音流咸云油潒入
死之狀天授教刀切咸云授囊藏也墮其許
規切天袞陳筆切咸云袞裏束也紛手宛手
於院切咸云紛綸宛轉並釋散貌

道无不在

東郭子李云居于東郭也曰子方之師惡手
音高蟻力侯切蟻魚綺切梯大四切稗蒲貴

切草名无覽步歷切云仇覽貌也屨尸音
切獨乃切正獲之間於監古衙切市履狝
虛豈切每下愈況李云正字卒也今之市令
也獲其名也監市市魁也狝大豕也履踐也
夫市地履其豕履脚蹠蹠之下肥則知上肥
矣問道亦從下賤則知道之偏也一日既益
也每履其蹠蹠之下難肥之虞見其肥則知
上之純益多矣或曰以者意況也汝雅莫必
謂无手述物見張君考本舊闕

无有一際

周徧咸文云周无不也徧无不也咸无
不備也澹而徒暫切寥音遠彷彿音旁豈咸
云放任貌徧皮米切閱音宏李云場閱皆大
也郭云虛廓之謂衆殺色界切下同

得道秋豪

柯於呵切荷甘音河咸云柯姓也荷甘字也
老龍吉李云懷道人也神農咸云神農非帝
者也隱几於新切閨戶戶臘切晝瞑音眠麥
處野切又音者司馬云閑也暴然音剽李云
放杖聲也僻陋足亦切咸云偏僻鄙陋也慢

武丰切又如字訛徒旦切咸云不事謹也已
矣夫音符奔音卷烟音剛李云姓奔烟名
予體道人也繫焉謂為物所歸投也

淵之又淵

叩而歎崔本作叩張君考本作仰集韻叩仰
同音說文舉也詩瞻仰昊天舊本作中恐寫
誤

光景都亡

宵然為切搏之音博

守一

大馬咸云楚之大司馬也捶鉤之累切江東
三親之間人皆謂蝦為捶也鉤帶也巧與音
餘下同而好吟報切以長丁文切

不先物

見賢徧切又為子為切未有子孫而有孫子
言其要有由不得无故而有傳世故有子孫
不得无子而有孫也如是天地不得先无而
今有也先慈薦切下同

合境

安化咸云安住也之國音又之國布五切相

盤子牙切和也

背俗

山林與音餘下同卑壤與成云神卑與壤與
我无親見江南古藏本舊開而樂音洛下同
能樂魚呂切齊知才細切又如字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一

碧 虛 子 造 習士

雜篇庚桑楚二十七

去智

老聃之役司馬云役使也李徒弟子也庚桑
楚司馬云楚名庚桑姓也太史公書作亢倉
偏得音篇成云門人之中最勝故曰偏得最
鳥罪切本作悞壘力罪切何祭注亢倉子云
吳蓋山即羽山也在徐州蓋然音獲挈然苦
計切蓋然謂計畫歸智者也挈然謂契約合
仁者也皆起之姦偶失其自然也又苦結切
提也亦仁愛也遠之于萬切司馬云言人以
仁智為臣妾庚桑子惡素仁智也擁於勇切
腫幸勇切郭云擁腫朴也執掌於大切或云
擁腫不材郭云執掌不自得而云二句朴索
之謂司馬云皆既就三年成云三歲一閏入
道小成大壤而字切廣雅云壤堂也灑然素
參切李云驚就日計之而不足向云元旦夕
小利也歲計之而有餘向云順天時而大穰
正得秋而萬寶成天地以萬物為寶至秋而

成也元嘉本作萬寶環圖也堵丁音切司馬
云一文曰堵環堵者面各一大言小也竊竊
平章偶語也狙豆側呂切或云狙切肉之凡
豆威朋之具皆禮器也狙且食我於衆人問
也杓音的又區公切郭云為物之標杓也王
云斯由已為人准的也司馬本作杓音的尋
常之溝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尋常之溝則周
禮洫澮之廣深也洫廣深八尺澮廣二尋深
二仞也所還者挽回也鮒王芳切鮒音秋為
之制廣雅云制折也謂小魚得曲折也王云
制謂擅之也鮒鮒專擅於小溝也步仞之丘
陵六尺為步七尺曰仞謂廣一步高一仞也
孔安國云八尺曰仞又爾雅云四尺曰仞雙
魚竭切狐為之祥李云祥怪也狐狂喜為妖
孽言各有宜宜不失則大人有豐錄也王云
野狐依之作妖祥也崔云蠡絲以小丘為善
也祥善也函音舍車之獸李云獸大容車介
而音戎廣雅云獨也一本作分謂分殊也離
山力智切吞舟教思切陽而失水徒浪切謂
陽溫而失水也在本作去水陸居也則蟻魚

綺切苦之又作窮之深眇彌小切或云眇達也二子向崔郭皆云先奔也殖蓬蒲空切而擗側瑟切與扶同說天梳比之總名也數米色主切而炊昌垂切向云理於利小也竊竊司馬云細語也一云計枚貌軋於點切說文軋輓也輓輓也輓輓車所踐也輓女展切輓力的切有軋音試下同穴阮晉四切向云阮牆也言元所畏忌吾語原據切南榮越音厨昌子切庚桑子弟子也向音啼一音紹俱切徐直俱切又教俱切又處由切漢書古今人來作南榮啼或作傳又作奔淮南子作南榮情云教躊躇步百合不休蹇然子六切已長丁丈切將惡音烏亦辟婢亦切開也崔云必亦切相著也或問開廟之間勉聞道向云勉強也一本作晚達耳矣向云僅達於耳未微入於心也一本作未達耳曰奔蜂字恭切司馬云小蜂也一云土蜂也江西南李氏本元曰字霍蠅音蜀司馬云且霍中大青蠅也越難司馬云小蜂也或云刑難也伏扶又切烏抱子也鵠音鵠又戶休切卯力管切魯難向云

大難也今蜀難也贏糧音盈案方言贏傍也齊楚陳宋之間謂之贏一音果曰唯惟發切懼然紀具切文云失容貌或云驚視貌一本作懼朱愚鍾輪切說文朱赤心木松栢屬也一曰丹也朱愚義取丹心愚恣也江南古藏本作挾愚眉睫音接釋名云目毛也規規李云失神貌一云細小貌若喪息狀切揭某列其謁二切竿音干而求諸海也向言以短小之物欲測深大之域也汝亡人哉崔云喪亡性情之人也惘惘乎文云不知所歸也所好呼報切所惡烏路切息愁舊作自愁劉得一作息愁文如海作慈息灑濯文角切鬱鬱呂覽曰水鬱則行木鬱則葉草鬱則黃津津文云不暉也成云尚滿也猶有惡也李云惡計未盡也外獲音獲云未得也三蒼云佩刀靴韋也本亦作獲向音霍繁多也概也而捉側角切成云捉持也內捷其鞏切難也徐作捷其偃切關也閉也可緣其候切向云綱膠也放道如字向方往切依也衛生李云防衛其生今合道也能含音格下同脩音蕭文云元

滯著貌侗大董切向教動切云直而元累之謂三蒼云教直貌文云元不通貌嗥戶羔切嗥音益喉也咽也李本作不嗥音厄云謂嗥也文本同云氣不通也不嗥於遠切司馬云楚人謂啼極元聲為嗥又聲破也握李云握手曰握不握五禮切庚雅云捉也成云拘拳也文云捉疲懈也共其崔云共堂也文云不偏用力嬰兒共有此德也瞋音奔動也偏音篇妻於危切蛇以支切冰解音蟹交食崔云交供也李云共也交樂音洽相授於管切庚雅云亂也若稿苦老切惡有音烏

自定

字泰定心字大寧也人見其人物見其物見張君房本舊開敗之補遺切以滑音骨靈臺靈府靈臺皆心也真君處于內謂之府真宰游於上謂之臺不見其誠已而發謂不自照其內而外馳也每發而不當丁張切爾雅云每雖也謂雖有發動不中當也券內音勸券契也內屬我也外屬彼也契內者无名契外者賈術而已說文泰契也泰別書之書以刀

判與其旁故曰與也。券郭志惡風騰券以刀或从力者勞券之券一曰止也。連春切。每妄更爲失妄見劉得一本書開期費苦費切。期說文會也。一曰要也。費說文散財用也。賈人音古同商賈之人費心於鍊刀也。人見其跋猶之魁然苦回切。魁然不動貌。一曰安也。主也。謂衆人已見其政求分外而猶自安可憂。悅之甚也。物且且苟且也。苟且其心容身不暇。豈能容於人哉。馬能於皮切。莫惜七坎切。廣雅云痛也。鏤鏤音其耶。良劍名。其分符門。切下同。所惡鳥路切。下同。故出而不反。謂其蕩而不還也。見其鬼謂陰然未舍也。出而得是謂得死矣。者同。外得故曰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廣雅云誠珍也。晝也。天光已滅。雖有實性與其冥冥之物不二也。具指謂之清靈。善美之鬼出无本入无竅。苦昂切。造化无本。大空无竅也。手處召據切。下同。有長如字。本劇本作標。肩小切。崔云來也。字也。四方上下爲宇也。宙也。往古來今日宙出入而不見其形見張君房本舊作入出。

移是

惡乎音烏爲喪息。張切。以分方云切。爲屍苦。黑切。一宗一本作守。昭景也。著丁略切。甲氏也。著張慮切。有生臟也。於誠切。司馬云鳥革。切。驚有疵也。有疵者欲被除之。披音皮切。分散也。然曰移是。誠然聚而生。披然散而死也。臘力闕切。者之有臘音。毗司馬云牛百葉也。腋古來切。足大指也。崔云備也。按臘者大祭備物而有有臘。腋此雖從散。禮應具不可散。素也。其偃渡所留切。偃渡屏厠也。改見江南。李氏本舊闕。爲是于偽切。死債常亮切。廣雅云債報也。蜩音條。當音事。移是非今之人也。非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禮僞

張女廉切。曉也。覆也。驚爲魚到切。驕縱貌。姬鳥。過切。聲柔。親文云驚失聲。一曰姬胡。隱問。親辟金必煩切。除也。

虛无

之勃必律切。下同之。謬如字。虛也。欺也。一本作摩。亡侯切。繫縛之謂去德。起呂切。惡欲鳥。

路切之累。勞僞切。下同。不遠使黨切。郭云動也。

德性

德之光一本作先。猶脫魚計切。視也。

拙僞

羿王計切。中微丁仲切。而像音。良崔云。良士也。又音派。惡天爲路切。下同。

智籠

之籠力東切。湯以庖白交切。人籠伊尹伊尹。員需以干湯。湯知其賢。故順其性以庖厨而籠之。已解。揮王爲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百里奚亡秦走宛。楚辭人執之。穆公以五羊皮贖之。於楚也。或云百里奚好五色皮。衆故因其所好。籠之也。已解。四子方篇。

忘形同天

介者音界。郭云剛也。廣雅云獨也。抄書。款紙切。析也。畫飾容之具。今无足故。不復受之一云。抄離也。崔云。移重不拘法度也。夫復音服。大云復。復也。謂音習文云。習說也不。魏其愧切。廣雅云遺也。而忘人後者。溫復之謂也。

謂說也夫人既習者雖復小事皆所至惜今
溫復人之所習既得之矣而不還歸以饋遺
之此至惡不獲人之所惜者也元復相為之
情故曰忘人侮之亡甫切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二

習十二
碧虛子造

雜篇徐元鬼二十八

還喜

徐元鬼徐山人親之隱士司馬本作徐山人
徐元鬼女商成云親之幸臣魏武侯名擊文
侯子治安邑勞之力報切唯山林之勞一字
如字餘并下章並力報切盈嗜時志切下同
長丁丈切好呼報切下章同惡馬路切下章
同熱教律切退也擊苦田切爾雅云固也燕
云引去也司馬云幸也超然司馬云猶悒然
也少焉時照切嘗語魚據切吾相息亮切下
同執飽而止成云執守情志惟食飽食是理
德也謂貪如狐狸也視日司馬云瞻遠也若
忘其一身也謂精神不動若元其身也直
者中繩丁仲切下同司馬云直謂為曲謂
背上方謂頭圓謂目成云曲謂項也成材言
自然已足不須教習也若師音恤文云疾也
若失音遠文云亡也李云師失皆驚竦若飛
也若喪急浪切下章同其一言喪其偶也超

軼音逸過也徐徒列切崔云微也從說子容
切金板或曰松識也司馬云周書篇名六獲
吐刀切謂太公六韜文武豹龍犬也越之
流人司馬云越國流人有罪見流徙者也又
越遠也數日所主切期年音基逃虛空者司
馬云故壞家處為虛空也成云虛園空宅也
蔡力西切蘿徒吊切柱誅矩切司馬云塞也
字見君房本舊作手魑音生馳由救切之逕
司馬本作徑道也跟位其空音良跟云欲行
貌司馬本作良云良人謂巡虛者也位其空
謂處虛空之間也聞人足音覺然巨恭切躅
地聲成云人行之聲而喜矣李云俞武侯元
君人之德而處在防衛之間雖臨朝燭屬愈
非其意及得其所思猶逃窺之人聞人足音
安能不覺然改貌釋然而喜矣擊苦項切歎
苦愛切李云擊歎喻言笑也但呼聞所好猶
大悅況骨肉之情歎之至也久矣夫音扶後
倣此

修誠

食字音序慈非音久以賓本作積必刀切司

馬云素也李云賓客之賓欲于李云干求也社稷之福邪李云謂善言嘉謀可以利社稷也萬乘繩罔不自許司馬云許與也謂自私之姦也姦病王云姦者以正從邪謂病也偃兵偃息也鶴列李云謂兵和鶴之列行司馬云鶴列鐘鼓也文云陣形也麗譙本作雉在這切司馬云麗譙樓觀名也按謂華麗而雉曉也文云戰樓也徒驥司馬云徒步卒也文云驥馬軍也鎬壇側其切鎬壇壇名成云官名也文云戰場也惡李音鳥勿櫻一營切又一盈切已脫音李肉去骨也他括切骨去肉也此非也

放心

大隗五罪切成云古之至人具茨祀皆切司馬本作茨山名在樊陽密縣東今名秦隗山昌寓音烏駝乘醜證切駝乘卑石也御車左也謂音習朋清登切崔本作多舒氏切前馬司馬云二人先馬導也昆闔音公滑音骨稽音難後軍司馬云二人從車後也襄城之野今汝州有襄城縣在大隗山之南七聖黃帝

一方明二昌寓三張若四謂開五昆闔六滑稽七子少時石切晉莫且切李云風駝駝司馬曰口謂駝駝也長者丁文切乘日之車司馬云以日為車謂乘日新以變化也車者推移不定也少姦七全切李云陰也且復扶又切亦去起呂切

樂園

不樂音洛下同察士李云察識也成云機華明察之士也陵李云謂相陵轢薛音信廣雅云問也又雖遂切謂好陵辱責罵人也之辭見張君房本舊作凌薛之事皆固音又文云歸於一方也興朝直道切中民之士李云善治民者也矜難乃旦切枯槁苦老切後章同宿名宿久積也王云枯槁一生以為娛其所履宿雅名而已廣治直吏切貴際謂盟會事不比毗志切成云比和樂也下同商賈音古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一云至賈售曰賈市井古者田井為市故謂之市井則壯壯猶勸也

謀妄

而中丁仲切儒墨楊秉成云儒姓鄭名後墨名羅揚秉也秉公孫龍子魯達音孫成云周初時人冬襲七亂切鼎成云冬取十年燥灰以擁火須臾出火可以暴鼎夏造冰成云成夏以瓦餅或老陽再蒸極沸洗餅并底即自成水為之子偽切廢一廢置也改調使吊切无當丁浪切今也方與我辨紅南本作方與我辨舊本作方與我以辨相拂以辭故弗切文云拂反也相鎮以聲文云鎮壓也齊人謫子於宋音擲投也司馬云齊人憎其子謫之於宋使門者守之今形不全自以為是鉞鍾音利字林云鉞似小鍾而長頸又云似壺而大以束縛郭云惡其破傷也按此言賤子貴鉞自以為是也唐子謂失亡子也遺類遺亡也亡其種類故也惠施叛道而好辯猶齊人達子而愛鍾也未始離力智切於岑士金切岑岸也成云楚耶之人因寄于江濱之側投瑣守門之家夜半无人之時報上人舟而舟未離岸反與舟人開悅心負理更造惡詞迷誤若此自以為是

亡質

從者才用切郢人以井切楚都也漢書音義作優人古之善坐筌者抱廣傾大袖以仰坐筌而傾袖不行有小飛從其鼻因今匠石揮斤而斲之優音溫亞馬洛切白土也漫其干切李云坐也瞑目恣手四字江南本是經舊本作郭象注非是試爲予偽切

公舉

可不謂云江南李氏本作諱舊本作謂大病大極也惡予音烏屬音燭欲與如字又音餘且鈞鈞及也上忘而下畔言在上不自高於下无背者也以聖臨人以賢下人江南本作以聖臨人以賢下人舊本並作以賢

戒驕

狙七徐切吳王云夫差也恂然奔前二音司馬云遠也成云怖懼也深慕則中仕中二切成云林業也委於危切蛇餘吏切成云從容也攬俱縛切三蒼云攬搏也攬索報切文云騰躍便疾貌見賢補切王射食亦切下同搏音博捷疾業切連也相者息亮切司馬云

佐玉獵者也超射音促急也狙執死司馬云見執而死也之狙之猶是也其便悍面切以教音傲慢也此強紀力勿誅也臺格有道之士師其德以鋤色以鋤士居切成云除去也去走呂切樂音洛

鬻名

隱几於新切噓音虛入見賢補切山穴之口李云齊南山穴也司馬本作山穴之中田禾齊君也事德故國人慶之鬻之羊六切彼惡音烏下同自喪息浪切

貴然

觴之音商李云爾器之總名也孫叔敖執爵按左傳孫叔敖是楚莊王相孔子未生魯哀公十六年仲尼卒後自公爲亂宜係未嘗仕楚又宣公十二年傳云楚有熊宜係則與叔敖同時去孔子甚遠蓋寄言也成云爵亦酒器受一升於此言已文云謂古人於會同之庭爵祭之時祝辭也弄丸九猶珠也弄丸者謂轉丸之技也宜係祝天下事若轉丸於掌中聊以自適也見谷子有轉丸法猛獸夫聖

智之无窮若轉丸之无止類獸成之无盡故宜係所以示弄丸之技也而兩家之難乃旦切解音臘司馬云宜係楚之勇士也善弄丸楚白公勝將作亂殺令尹子西子期石乞曰市南有熊宜係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告之不許也承之以劍不動弄丸如故曰吾亦不絕于白公遂殺子西子期數息兩家而已宜係不預其患文云白公勝及大夫子西兩家舉兵相伐二家大夫曰宜係陸沈之士一人當五百蓋遣使往召之宜係高枕安卧以見二大夫之使者以兩手弄丸不止眠復不起承之以劍不動二大夫使者各還具論宜係之意二大夫曰高枕而卧者示我无爲也承之以劍不動者兵不足恃也兩手弄者兩家也九者形因无爲之物也兩手弄之不止者俱至於困也明兩家構兵不止必至滅亡二大夫解兵而歸不復用兵也甘寢秉羽如守謂以扇掩面也司馬本作罷云贊曰翻或作翅音舞者之所執舊本作異郢人投兵司馬云言執教願安寢信卧以養德於廟

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即人
拔兵无所攻伐也喙音穢切三尺三尺言長
也司馬云喙息也宜條弄九而研難叔教除
備以折衝立亦願有難息其三尺三尺七首
知也成云喙口也苟其言當即此无言假令
喙長三尺與開口何異故願有之彼之謂彼
謂宜條叔教一曰彼謂甘寢此之謂此謂仲
尼也一曰此謂弄九總音搥不能同一本作
相同善吠伐慶切司馬云不別客主

止也善言司馬云失本還末而言不止循古
而不摩一本作磨都云摩拭也王云摩消滅
也雖常通物而不失已雖理於今當循於古
之道焉自古及今其名不摩滅也

相形

九方歎音因善相馬人惟南子作九方皋爲
我子傷切相吾子思亮切相音因瞿然紀俱
切司馬云善銳字林云大視也索然悉各切
司馬云蹕下貌樂福昌切距也逆也而詳
音賦爾雅云北羊也於與鳥報切西南隅未
北羊之位也一曰北羊也好田時報切於安

一作突鳥華切東北隅也一云東南隅大地
大地生鶉也一曰東南辰地辰爲鶉鳥也游
於天地也見江南古義本甚闊遠古先切通
也樂音洽委於危切蛇餘支切之債辰羊時
亮二切運也怪行下孟切无幾居生切於燕
音煙而需音育易以敗切則音月梁公梁公
齊之富室爲街正買相自代終身食肉至死
一云梁公屠者與相爲君臣同食肉也

外賢

畜畜李云行仁貌王云坤愛勤勞貌其人與
人相食與音餘言將馳走於仁義不復管農
軌則相食所惡焉路切之行下孟切且假夫
禽禽音路司馬云禽之食者殺害元極仁義
食者傷害元窮且假夫仁義爲禽禽之器用
也一覲薄結切說文蔽不相見也

偷安

暖吁爰切柔貌蛛音樞說文口好佳也又暖
蛛自許貌濡音儒安也需音須濡雲謂偷安
濡潤須史之頃卷音權妻音縶妻縶拘攣
也言拘檢求名之人屈已以殉物物雖懷歸

終當自苦知奔騰磨厲試以至已身臘腊招
損之由起於殮行耳殮音殮音瑟跣履長毛見
張君房本舊閣奎疏苦並切奎說文兩臂之
間也曲隈鳥四切股間也操煙七曹切羊肉
不慕蟻魚綺切云奔年長心勞无愛樂之志
是猶羊肉不慕蟻也殮也設然切殮行下孟
切三徒成都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
成都也至鄧之墟邑名童土云童土地无草
木也商長丁文切惡衆焉路切不比毗志切
下同和也場音早和場失也焉和氣所失於

蟻棄智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蟻得水則死魚
得水則生羊得水則病一云真人无體故不
致蟻是蟻棄智也於處相忘之大道无詭需
之德是魚行計也羊无殮行而不致蟻是羊
棄意也

自賒

以天待人見張君房本皆作之童音謹司馬
云烏頭也治風於痺拮楨音詰古猛切司馬
云拮楨治心腹血瘀痲痺難墮於客切司馬
云難墮也一名莢與藕子合爲散服之延年

本或作癰豕零司馬本作癰囊一名豬苓根似豬卵可以治渴案四者皆藥草名是時爲帝者也司馬云藥草有時迷相爲帝謂其王相休廢各得所用也勝言音升句踐音鉤越王甲楯純尹切楯云扞身蔽目者棲於音丙李云登山曰棲會古外切稽音難種章勇切越大夫名也吳越春秋云姓文字少禽所以存一本作可以存言知越雖亡可以存也鷗尺夷切目成云鷗目畫闇而夜闇則適夜而不通畫鷗脛刑定切解之佳買切司馬云去也成云鷗脛累分而長則能長不能短枝節如此故解去則患亦猶種闇於謀身長於存國也有損焉有形自然相累世能累物物能累人故大夫種有以不免也恃源而往者也水由源往雖過風日不能損也道成其性雖在於世不能移也之長丁大切茲萃衆也李云多也恃其所不踰女展切李云一足常不移故能行廣遠也

葉數

解之音蟹下同又佳買切頤下結切滑乎八

切頤滑謂錯亂也揚摧音角三蒼云摧敗也許慎云揚摧粗略法度王云摧略而揚頤之感解佳買切復於音服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三

碧虛子造

雜篇則陽二十九

抑進

則陽司馬云名則陽字彭陽一云姓彭名則陽周初人也成云魯人遊事諸侯後入楚欲事楚文王也夷節楚臣王果司馬云楚賢人成云楚大夫也不譚音談李云說也公閱休音悅隱士也獨初角切司馬云刺也山樊音煩李云傍也司馬云陰也廣雅云邊也成云茂林也子宅司馬云以隱居山陰不自顯也文云宅山傍而爲居顯冥音眠司馬云顯冥猶遠感也言其交結人主情馳富貴矚音謁字林云傷者也橈乃孝切王云惟正德以至道服之使人以才辨奪之故能泥橈之也化卑居高而以卑爲本也本或作而化卑於人也樂物音洛而飲於鵠切綱直周切繆亡侯切繆繆也文云有爲交結也周畫一體所鑒綱繆粗精洞查故言周畫一體一體天也復命操作操動也萬物動作生長各有天然則

是復其命也命之也命名也憂乎智而所行恒无幾居宜切時其有止也若之何云云憂乎智謂有爲者以形智不至爲憂也不知用智必喪喪而更以不智爲憂及其賀之所行有弊无濟故其憂患根接无須更停息故曰恒无幾時其有止也不能遺智去憂非可憂而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鑑生復有物之美而爲无心人與作名言鈕耳故人美之人若不相告即其知其美於人也好之呼報切暢然喜悅貌之緣民忍切郭云合也與脂同司馬云威也十九謂見十誠九也見見聞聞見所見聞所聞相氏息老切郭云古聖王也嘗舍音捨皆猶辭從切所行之備而不流既壁切深也義取深爾也李音溫溫也王云壞敗也无心備行何往而不至故曰皆効也所行之備而物我无傷故无壞敗也門尹登恒向云門尹官名登恒人也爲之于備切下同傳之音付下同之名鼠音豆法得其兩見賢編切得其隨成之道以司其名名實法立故得兩見猶人鑑之相

得也容成氏老君師也者書十四篇

止聞

魏瑩音澄司馬云魏惠王也與田侯牟司馬云齊威王也名牟桓公子按史記威王名因不名牟約已却切又如字司馬云在惠王二十六午背之音佩刺之七賜切犀首魏官名也司馬云若今虎牙將軍公孫衍爲此官萬衆繩謹切匹夫從僻成云謂无官職夫婦相匹偶者也從僻報僻也爲君子偏切下請爲君同拔其國拔者充城邑而取之言若拔草木并得其根忌也出走成云田忌齊將也忌畏而走或言圓之也扶教一切三蒼云擊也折之古切季子魏臣文云魏國之公子也又壞音怪華子亦魏臣也惠子惠施也而見賢編切下同戴晉人果國賢人惠施薦之於魏王蠅音爪李云蠅蟲有兩角俗謂之蝸牛三蒼云小牛螺也一云俗名費憤逐北如字北陰曲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爲北曰噫於其切言與音餘炳然音敬字林云惆也成云悵悵貌有噓許交切管聲也廣雅云噓也劒首

司馬云劒環頭小孔子映音丘字映然如風過也

遠任

蟻丘魚時切李云山名也之漿李云賣漿之家登極司馬云極屋棟也外之以觀也一日乎頃屋也縱縱音總李云衆貌聖人僕謂懷聖德而隱僕隸也司馬本僕作援謂聖人之壞樓也藏於畔王云修田農之業是隱藏於畔畔聲銷音消司馬云小也文云銷聲滅迹人不識也不屑屑音絮也不絮世也陸沈司馬云當顯而反隱如元水而沈也

治形

長梧封人長梧地名成云地多長梧因以名焉封人守封疆之人子牢司馬云即琴牢孔子弟子也國音魯音蔡其古切滅裂猶短草也李云謂不熟也郭云魯莽滅裂輕脫未略不盡其分也司馬云鹵莽猶粗疎也謂淺耕稀種也滅裂謂斷其草也變齊改變齊民之法也一曰才細切說文禾麥吐穗上平也履音憂司馬云鋤也廣雅云推也字林云摩田器

也厭漬音孫煩也一日水沃飯曰漬離其力
智切下同以衆爲如字王云謂凡事所可爲
者也避離減亡皆猶衆爲衆爲所謂自養也
同馬本作衆爲欲惡鳥路切之孽魚列切崔
音九章類纂于鬼切蓋也舊古恬切裏鼓也
鼓音加亦產也並漬四內切漏發字云謂精
氣散泄上漬下漏不擇所出也漂本作療敷
妙切疽七餘切療疽謂病瘡膿出也疥音界
癰音邑澁或作度所求切膏司馬云謂虛勞
人衆上生肥白沫也皆爲利欲感動失其正
氣不如深耕熟耨之有實也

涉塵

栢矩文云魯人有道之士欲往齊行化辜人
罪人也李云謂應死人也一云棄市暴死者
覆之其天切朝服直追切而幕音其司馬云
覆也號天戶刀切大箇音吳離之離者之文
云彼也匿女力切文云藏也不勝音升

循物

遠其居切伯玉成云遠姓名璩字伯玉衛之
賢大夫詘起勿切廣雅云曲也邪音然然與

音餘然手言未然也

素定

大殺吐刀切伯常驚起皮切狝虛豈切韋咸
云三人並史官姓名湛丁南切樂之久也又
音此樂音洛諸侯之際司馬云盟會之事同
澁虛職切說文沈也或作檻胡曾切浴器也
史鮪音秋司馬云史魚也所持者博幣帛也
浴巾也司馬音蘇云引承案自蘇而扶翼目
馬云謂公及休女相扶翼自隱也故墓一本
作大墓紗丘地名在盟津北呼掘之其月切
沈西禮切不馮音愚其子司馬云古子孫不
足可惡故使公得此處爲冢也奪而埋之一
本作奪而里之而汝也里居處也

究理

少知成云智照狀者謂之少知大公調成云
道德廣大公正无私復能調順群物故謂之
大公調蓋需言也丘里之言地方一里爲井
五十六井也李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五五家
爲鄰五鄰爲里古者鄰里井邑土風不同猶
今鄉曲各自有方俗而物不齊同合十姓百

雜篇外物三十

卷之三

六

无必

外物王云夫忘懷於我者固无對於天下然
後外物无所用心焉若乃有所執爲者諒亦
无時而妙矣今詳外物之恒者善惡忠孝之
謂也物表相對內我而外物以其善惡忠孝

名一姓爲十人十姓爲百名則有具有同故
合散以定之積卑如字一本作摩音婢合水
一本作合流合併而爲公士井郡縣而爲公
天不賜賜與也五官成云古有五行之官文
云五等諸侯也淳淳王云流動之貌文云无
常也所拂決弗切灰也氣之廣者也廣見劉
得一本舊作大而讀李云讀猶語也惡起音
烏欲惡鳥路切橋起如字王云高動貌言所
起之動疾也片合音判又如字隨序謂變化
相隨有次序也序或作厚一本作享橋運之
相使橋運謂相橋代煩至次序以相通理橋
運以相制使也季箕接子成云並春之賢人
季箕以无爲爲道接子以有爲爲道各執一
家未爲通論

不能全生故曰為善无近名為惡无近利龍
逢比干已解人間世為箕子狂史記云紂為
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去矣箕子曰為
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
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
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諫惡來死史記云
惡來生惡來惡來有力與廉善走父子俱以
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惡來為
紂作石椁於北方姓鹿名惡來有力者也紂
之妻比干與紂同謀伍員已解胥臣篇其用
靈王之志臣為劉恭公所譜從於蜀自恨志
而被謫遂自刎腸而死蜀人憐之以積盛其
血三年而化為碧石名也呂覽云藏其血
三年化為碧玉孝已憂戚云孝已高宗太子
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曾參悲孝云曾參至
孝為父所憎嘗見絕粒而後蘇成云遭父打
鄰子死地故悲泣也大綏音賦兩陷謂善惡
之蔽俱陷沒于憂苦之中墜音陳又指允教
直二切蟬音傳文云不申貌又杜允教轉餘
准三切司馬云墜蟬讀曰仲融言怖畏之氣

什融而泣不安定貌慰慰武中切慰鬱也悲
問也沉也張倫切司馬云沉深也也難也償
然音類文云无心至順也

急難

貸本亦作美音律群經音辨云取於人曰賈
與之曰賈監河侯說先作魏文侯也將貸他
代切與之也而呼大故切大聲也鮒魚音附
廣雅云鮒魚也鮒音徒波臣司馬云謂波蕩
之臣南游說見張君身本舊開微古狄切西
江成云蜀江也蜀江從西來故謂西江吾失
我常與與猶親也謂魚水常相親也旱索所
白切枯魚李云猶乾魚也

趣遠

任公子李云任國名也大鈞本亦作鉤巨鐘
司馬云大黑輪也轄古通切捷牛也謂牽須
牛也鉤音二蹲音存成云語坐也會古外切
稽古字切山名今為郡也期年本亦作其音
基音必又其事後乃能成也鈞沒音陷驚揚
一本作驚奮聲求免切李音須憚丹未切赫
大百切千里言千里皆懼若魚司馬云大魚

名也若海神也或云若魚猶言此魚而脂音
昔制河本亦作所諸設切河亦江也北人名
水皆曰河浙江以為吳會界分司馬云浙江
今在會稽錢塘蒼梧或云山名在嶺南或云
九疑山也輕才才全切李云輕量人才也或
作輕幹小也本又作輕諷說方厥切揭其列
其揭二切竿累音彼切竿累謂刺藤之竿兩
絲之綸類果綸也灌漬司馬云溉灌之漬守
鯢王字切鮒音附李云鯢鮒皆小魚也縣令
縣高也今奉也

述弊

臚力於切蘇林注漢書云上傳語音下曰臚
確猶行也傳治惡切向云從上語下曰臚傳
一音張惡切述也東方作矣司馬云謂日將
出也裾裾而來切青青之麥司馬云此述詩
刺死人也陵陂彼宜切布施始政切接持也
成云振也擊乃協切字林云摩一指按也其
臚本亦作震許慎切司馬云顧下毛也成云
顧口也金柅直追切控音江切成云打也徐
別彼列切分關也

稔驚

老萊子楚之高士也常隱蒙山楚王召而不應與妻逃於江南其知所之出拾薪江南本作出拾薪本又作出林薪舊作出薪趨下音促李云下短也末僕謂頭前背低也後耳司馬云耳却後也視若營四海夫勞形役智以應世務矣其自然者也故先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僕之談周公類之走張仲尼比之遠狗豈不信哉丘去起呂切躬矜為身矜修善行容智謂矜智為容好處然子六切業可得進手問可行仁義於世乎而驚王報切矜也下同下或作驚寔其矩切之行下並切易進焉耳易見張君房本舊關反无非傷也及逆於理動无非邪也似差切動於於是也聖人躊躇直居切以興事以每成功每者每有成切也躊躇者從容與事雖有成切聖人不存猶致弊速流毒百世況子矜善行而義之不已哉

智困

宋元君李云元公也按元公名佐平公之子

流遁

史記作宋元王二年夢見龜阿門司馬云阿屈曲唐也牢路李云淵名龜所居處子為如字又子偽切使河所史切漁者音魚余音預且子餘切史記云姓余名且於泉陽得龜覺古孝切占之史記云占者得士衛平令力成切會朝直進切下同割口孫切七十二鑽左端切而无遺災初章切龜卜七十二兆而无遺災關氏易傳云故七十二為經此所以立曆法也五之為泰五箇七十二成歲七百二十為起法七十二百為統法七十二萬為道法氣朔之下收分必重為全率七千二百萬為大率謂之元紀驪徒子切驪音胡水鳥也一名洵河去小起呂切下同石師石者區名也謂無人為師區教之者也一本作所師又作碩師

无用之用

廁足音側謂足之側也墊丁念切崔云下也致黃泉歎至也謂人從足之側握之墊下至于黃泉

內通

之行下並切任與音餘覆墜直類切狝韋氏虛豈切古帝王不波波者高下貌文云波蕩物性也不僻匹亦切

顏好是切謂審於氣臭哽庚粒切塞也矜女展切疎也其審音豆穴也胞交切腹中胎也說文生兒裏也重直龍切閩音浪郭云空曠也勃磳音莫勃爭也磳空也司馬云勃磳反辰也宜无空虛以容其私則反辰共閨乎也六鑿在報切相據如平切郭云逆也司馬云謂六情據奪也大林丘山之善句絕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茂林為丘山之美茂林伐則而象觀焉奇才為士人之善寄才役則精神既竭音賢郭云急也向云堅正急則計生榮說文小本散材也徐鉉曰師行野次立散本為區落名曰榮節郭云塞也銚七追切劑也鐸乃豆切似鉏田具也到植時力切又音值立也司馬云鉏扶反之更生者日到植背子斯子智二切本亦作摘子淺切三蒼云摘猶爾也城本作誠音減字林云批也史索藏

經音義云：撮手摸也。可以沐老老則目角皮皺也。執批也。今使手批皺不可以洗老容謂摩拭赤也。一本作休老非。佚音遙以賦戶指切。王云：謂改百姓之視聽也。徐音或謂上不問下也。

遠真

演門似淺切。成云：宋城門名一云楚邑名。官師楚官名。

蕩性

勝光紀：他徒河切。五解大索師篇而跋音存。古時字：跋水音跋。水名。帛之司馬云：惡其自。此故帛之申徒狄已解。大宗師篇：踏音赴。本亦作赴。字林云：僂也。李云：頓也。

忘荃

荃七合切。崔音孫。荃草也。可以餌魚。或云：積柴水中使魚休而食焉。一云：魚苟已跳大乎。切免月也。又云：免孫也。係其脚故曰跳也。買古縣切。跡巨亮切。得夫音符。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三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四

雜篇寓言三十一
碧 虛 子 造 習古

中道

寓言十九：寓寄也。以人不信已故託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也。重言：謂德重之人所言也。危言：日出音支。李起宜切。夫危器滿則傾。空則仰。中則正。以喻中正之言也。夫日出未中則斜。過中則異。及中則明。故危言日出者。義取其中正而明也。天倪：音崖。成云：自然之分也。藉郭云：借也。李云：因也。子綽：成云：合也。者艾五蓋切。經緯文云：六經六緯也。成云：上下曰經。傍通曰緯。本末大云：本道德末仁義以期成云。待也。陳人成云：陳久之人。曼衍：以戰切。不斷也。文云：不留滯也。惡乎：音烏。下同。皆種章勇切。相釋音擅。成云：代也。

時化

好呼報切。惡焉路切。蘊音悟。又五各切。逆也。

係標

三釜：小爾雅云：六斗四升曰釜。心樂音洛下。

同三千鍾。成云：六斛四斗曰鍾。不泊其器切。及也。若參所金切。无所縣其罪乎。縣係也。心弄化於祿所存者。親也。雖係祿而无係於罪也。如觀鳥雀：古亂切。鳥見張君房本。舊闕蚊。猛五庚切。鳥雀蚊相過。忽然不覺。王云：鳥雀蚊取大小相縣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

叙學

子綽音其。勸公以其私死也。私見張君房本。舊闕歷數在天成象有曆數可以推人。據在地。成形有人據可以知惡乎。音烏。下同。

獨化

拈擗：古活切。擗見君房本。舊闕被髮皮音切。史更本又作技。技同素口切。又音蕭。向云：動貌。稍山巧所教。二切有漸也。蜩甲：音條。司馬云：蟬蛻皮也。蛇蛻音悅。又吐。始蛻二切。吾屯徒門切。聚也。而況乎以无有待者乎。元見張君房本。舊闕。

去驕

陽子居：姓陽名戎。字子居之。沛音貝。成云：彭。

城也今徐州遷古堯切要也遷也玉篇云東也抄也遷也於梁或云宋地也今徐州至舍運柩之舍也盟音管係手也僦也激所激切也巾櫛莊乙切梳之總名也屨供遇切履也唯睢許主切仰目也盱盱者千切張目也楚子六切或云漸悚驚懼也家公李云主人公也場早尚切句云炊也

雜篇列御寇三十二

出異

伯昏督人音茂又音務楚之賢士隱者也列子前師事之又作元人英方李云方道也吾驚焉李云見人感已即達道故驚也惡乎音烏十漿子梓切謂十家並貴榮也亦作榮五漿先饋饋也謂十家中五家先見達王云皆先饋達於已不解音蟹形謀使協切郭云便辟也說文間也成光司馬云形謀於家成先事也賁老謂重列子過於老人而盤子乎切亂也為食音嗣无多餘之贏音盈无見江南李氏張君房本舊開萬乘繩橙切而效如字或作校古孝切處已音紀成云汝安處已

身不能忘我獨顯形像為物所歸保汝司馬云保附也无幾居宜切敦杖音燭慶之子六切賓者本作價必月切謂通家之人也既而先典切暨其語切至也發藥知字司馬本作廢藥廢置也而馬於灰切搖而本性一本性作才又无謂也動搖本才以致求者又非道德之謂也小言言不入道故曰小言人壽以其多患故曰人壽莫覺莫悟何相親也故不敢告汝汝又不自觉何期相親哉王云小言為毒言无告語也謂相親愛者既无告語此不相親愛之至也汎若芳切切

自伐

緩也緩名也鄰國之儒者名緩是時儒墨二學方成緩欲使弟翟墨更受為墨之利呻吟音中謂吟誦學問之聲也又云中吟讀誦也蒙氏之地地名崔玄農儒服也因而名地祇三年而緩變為儒趨移切說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謂學出十日而儒業成河潤九黑文云河從乾位來乾陽數九也使其弟墨謂伏護弟翟成墨也閭閻何不也嘗視其民吏

者良人斥緩也古何不試規緩是上已化為楸栢之實吏或作琅音琅聚也閭嘗視其吏見江南古藏本舊本作閭朝嘗視其吏相梓才骨切言穿井之人高已有進泉之功而梓飲者不知泉之天然也喻緩不知翟天然之墨而忿怒之

內照

莊子曰知道易以政切古之至人見張君房本舊闕

无益

朱泚音平漫未旦切司馬云朱泚漫支難蓋皆人姓名屠音徒單音丹蓋也千金之家如字本作實亦作價一本作產扶成其詩切

乖理

順於兵順或作俱

敵淺

小夫成云凡夫也不離力智切苞苴子餘切司馬云有苞裹也竿音干讀音獨司馬云竹簡為書以相問達餘意氣也成云苞苴者草也夫率芳草以相贈折簡讀以相問非大夫

夫之所為也敵精神并世必世二切寒淺義
小乾甘輿音服發泄息列切

濫進

曹商宋之小人為子偽切宋王司馬云假王
也使秦所史切秦繩證切下同阮巷於解切
困窘其限切急也稿苦老切項李云歲瘦貌
黃穢古獲切司馬云謂面黃熱也從車才月
切隨行也秦王司馬云惠王也瘞祖未切病
也紙食紙切痔治記切

觀述

有瘳教由切坂乎魚及切危也從事華辭以
丈為首雖華華添支蔓首要汝與子願與汝
典願與並音黨與之與也子音推與之與也
離實力智切施於始敗切商賈音古宵人王
云非明正之徒謂之宵衣之人也訊之音信
問也

察行

貌應音願廣雅云體態也有長丁大切若不
肖外如長者內不似也有順或本作順古順
字殊同切理也王本并江南古歲本並作慎

一本作循懷音環三蒼云急腹也王云研辦
也外慎研辦常務質詢緩或半切李云內實
堅外如緩也舒胡旦切又音千急也一云情
貌相及卒然寸急切其則法則也或作劇不
正也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九微索也索
其人情

真德

正考父宋湫公之遠孫弗父何之曾孫成云
則孔子十八代祖宋大夫也而偃舒矩切而
僕力矩切三命士一命大夫舞今鄉三命也
而夫邦云凡夫也呂鉅矯寒貌執協唐許
同也唐光許由皆崇讓者也言考父與而夫
雖同於唐許也自好時報切而吡匹爾切郭
云管也

必達

窮有八極極至也達有三必必者分之極也
刑有六府府聚也美華人豎切緣循文云不
能行也偃快於大切文云習出也困畏不若
人文云怯懦也三者俱通達文云三者无用
於人不見仕役俱能達盡其生理者也六者

所以相刑也見劉得一本舊開愧郭呼幸切
大恬貌者肖如字似也

竊祿

人有見宋王成云宋襄王時有庸瑱之人游
宋侯說宋王錫車十乘也十乘繩證切下同
驕稱直史切李云自驕而稱莊子也成云稱
後也排莊子於已後自於先物也緯蕭緯纖
也蕭荻蒿也纖蕭以爲谷而賣之也木或作
羊音同銀之丁亂切謂徒破也九重龍切
驪龍力馳切黑龍也文云毒龍也領下戶威
切整子兮切粉夫音符

樂生

其使所史切衣以於既切或聘君以書幣詔
之曰聘食以音嗣芻菽初俱切芻草也菽大
豆也

規葬

珠璣析機二音或云王者諸侯之棺以沙畫
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
玉衣珠璣以飾棺也沙謂朱砂塗之也黃琬
云圓者為珠不圓為璣連璧袒碑新論曰通

曆數家算法推考其紀從上古天元已未乾
十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日月若連璧齋音
寶鳥爲以金切螻音螻蟻魚銜切微成也應
也
雜篇天下三十三

儒道

果惡音鳥不離力智切下離性及下章離於
同爲行下孟切章內同薰然許云切溫和貌
崔云以慈仁爲聲聞也以標七曹切執也以
稽音難考也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數術數也
尹文子曰法有四至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
下是也二曰齊等之法能鄰同異是也三曰
治衆之法度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
度權量是也此人君之所常用羣下不可安
覓者也百官以此相齒領錄也著息音煩醇
順倫切六通四闢婢亦切精粗七壯切卷內
同謂六燕不寒四時不閉也鄭莊由切孔子
父所封也摺紳成云摺紳笏也紳大帶也名
分秩間切責賤之名分得一偏得一術察焉
以自好呼報切下同察焉小見貌技其綺切

不徧音遍攝神尺證切下章同

墨教

不侈天紙切奢侈也自矯居來切屬也墨翟
宋大夫尚儉素禽滑音骨釐力之切墨翟弟
子也不順五帝三王之樂操其奢大大循三
本作順非樂節用墨子二篇名又非樂謂斥
樂之非不令用樂節用謂以儉節民用度也
紀茅劬切愛兼利化同已儉爲紀愛兼利黃
帝有咸池成皆也他言其邑容漫闊也竟有
大章章明也舜有大韶韶韶也言韶繼堯也
禹有大夏戶雅切言大承二帝也二帝堯舜
也湯有大濮音護言救護民也文王有辟音
璧雍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所以行禮樂宣
德化也辟者象壁圓法天雍之以水象教化
流行武王周公作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天
子棺槨七重直龍切禮記云天子之棺四重
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棺一梓棺二四
者皆同棺束縮三衡三枉每束一棺棺以端
長六尺而葬五重八晏鄭云重棺木與茵也
今十重以梓梓與枕木合爲十重也諸侯已

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荀子作天子棺
槨十重未敗未或作未敗或作毀墨子是一
家之正故不可以爲敗也崔云未壞其道非
歌生悲歌而墨以歎爲非也樂而音洛下同
穀苦角切郭李皆云元判也其行下孟切章
內同能任音壬奈天下何奈天下人不堪任
墨子之事湮洪水音因又音煙來也沒也掘
地而注之海使水由地下也引尚之論同已
之道也支川本或作支流自標七曹切索音
託囊也司馬云盛土器也韜音似釋名韜似
也似商斷物二蒼云未頭鐵也崔云捷也司
馬云盛水器也九知字又音鳩聚也滌見江
南李氏本舊作難崔云所治水非一故曰難
也天下之川舊曰九川滌衆孔安國曰九州
之川已滌除無壅塞也腓音肥无腋音苟切
脰形定切无毛腓脰也腓腓脰也脰腓脰
前骨也股股上小毛也腓時充切甚雨崔本
作洪音淫橫側筆切裘褐戶葛切跋其逆切
躡此略切李云麻曰屨木曰屨屨與此同躡
與躡同一云鞋類也一音居玉切以藉鞋下

也為服服用也相息亮切里勤司馬云墨師也姓相里名勤苦獲已齒李云二人姓字而倍音佩諸音決相皆音紫以騎紀宜切咸云獨唱日騎說文牛角一俯一仰日騎不伴之辭如此也不伴誤五二音巨子向云墨家就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儒家之碩儒也之好呼報切枯槁苦老切不舍音捨下章同

明治

不伐之取切逆也崔云字書云張也白心崔云明白其心也或作任心宋鉞音形宋人也著書十八篇師黃老尹文崔云齊宣王時人著書二篇成云宋鉞尹文並齊宣王時人同游授下華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已心均平也以別於列切宥為始始首也崔云以別善惡宥不及者為之首也一日別有區域也始本也置立名教應接人間而區別萬有用斯為本以駟音而王云和一云調也駟和萬物合則歡奏合驩以道者物和而調之合意則歡奏上說音悅下教上謂國主也悅上之教下也一云說猶教也上

教教下也據其大切賂古活切謂強賂其耳而語之也見厭於賂切為人于偽切下自為同圖傲字五報切圖傲字者謂不圖傲也苛察音河一本作苛其行下孟切又如字

論法

不黨或作當崔本作黨云至公无黨也易而以政切彭蒙齊人田駢傳田切齊人著書十五篇有辭辯慎子云名廣慎到超人著書四十二篇三人並遊稷下不徧音遍餘音寒汰音秦徐漢練也謨戶禮切說文恥也一日謨詭小人志也體戶毛切郭云謨詭訛不正貌王云謂謹刻也无任无所施任也王云雖謹刻於法而猶能不自任以事事不與衆失之則无為而賢所以笑也縱脫成云縱志脫略不為仁義之德行也无行下孟切下人之行同椎直追切拍音百切成云管鍵也軫王管切斷丁管切成云行刑也王云推拍軾斷皆刑戮者所用究轉成云變化也舍是音捨巍然魚成切成云不動貌若飄輝連切爾雅云回風也之還旋環二音若磨末佐切石

之隱音連四也全而无非磨石所剗蝕也全在人其德全无見非貴時言其无心也无遠已之志江南本作遠舊作遠不離力智切夫塊苦對切窳沉通大麥二切向云逆風聲也然惡音烏於既王管切斷丁管切與上義軫斷同明行刑也成云雖復立法施化而未能太齊萬物故不免於剗斷也之躔于鬼切是也繫乎古變切成云梗槩也文云節槩也

贊老

澹然徒暫切關尹關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周平王時為函谷關令老聃也甘切即老君也以濡如充切若響許大切旁乎音忍豁苦步切之垢音苟歸然去執切成云獨立之謂不費乎末切損也雖未至極舊作可謂至極江南古藏本作雖未至極者謂言教也言教乃老君關令應物化人之粗語耳未是極致之妙極致之妙豈可言哉

敘莊

死與音餘下同芒乎莫剛切下同謬悠謂若忘於情實者也一日虛閑也荒唐謂廣大无

域呼者也一日王派也不儻丁蕩切謂儻之儻不儻者謂守法度也以觴音獨不獨也莊語莊莊子也以危音支更衍以職切已解寓言為教五報切倪音詣底云教倪臨終貌不謹連戰切環古回切璋子見切奇特也連作音滑謂與物相從不違故无傷也參初林切差初宜切文云不常貌詠尺叔切詭九妻切文云異俗貌而關輝亦切深閭音定不蛻音悅久始貌切一木作脫

評惠

惠施多方舊說不錄其新低備載章句之下此不復疏五車尺蛇切又音居件川充切駸邦角切不中丁仲切歷或作歷方脫音詣汜芳切切大觀古亂切曉辯字林云辯慧也樂之音洛不張女辰切擊音報切納如銳切鐵子木切欠銷也驪力知切捶章集切拒團除九切之團音又其抵典禮切說大木根也又丁計切倚人如字本或作時音記宜切李云異也黃綠音了李云賢人也不墜直類切靈音廷偏為子偽切隄島報切李云深也蛟音

文竊主庚切駘音殆蕩舊云駘者放也放蕩不得也悲夫舊音義云郭泰之注論其大體具可謂得莊生之旨矣郭生有歎齊梁之坐說余亦晚觀賈逵之要挾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意標像與之契登即區之模而云其言五車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耶區與同聲介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者也答曰夫欲極有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辯而盡其喻乎莊生振微音於七篇列斯文於萬世重言言涉玄之路從事展有辭之叙雖復元貴辯而教无虛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遠懷而未逮者有通理之嫌按斯之弊故大惠惠子之云辯也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章句餘事

碧 座 子 造 聽一

分章篇目

莊子內篇七

內篇逍遙游七章

順化逍遙 極變逍遙 无己逍遙

无功逍遙 无名逍遙 適物逍遙

无為逍遙

內篇齊物論十章

齊我 齊智 齊是非

齊道 齊治 齊物

齊死生 齊同異 齊因

齊化

內篇養生主五章

養生分 得生理 遭刑累

遠樊籠 釋懸解

內篇人間世八章

化導 命使 師傳

不材惡名 神不矜能 材致不祥

疏德養身 有用致患

內篇德充符六章

繼道 遊內 務全

德平 德忘 无情

內篇大宗師十章

具人行 不避化 得道妙

才道相胥 死生友 相忘友

无情死 遊道域 坐忘

推極委命

內篇應帝王七章

不言之教 无為之治 自然之化

聖人无名 聖人无常心 寄托

開兌

莊子外篇七

外篇駢拇一章

養正性命

外篇馬蹄一章

智慧生偽

外篇胠篋一章

絕聖棄智

外篇刺意一章

守純素

外篇繕性一章

恬智相養

外篇說劍一章

神武

外篇漁父一章

貴真

莊子雜篇十九

雜篇讓王十八章

治內

高蹈

知輕重

遵法度

行修

羞辱

雜篇盜跖三章

率性

雜篇在宥七章

處无為之事

无為民化

處身

尊生

完身

守節

趣高

廉清

行義

安處

聖人虚心

清靜民正

持勝任道

持後處先

自得

惡患

遠非義

養志

道樂

避世

三

安處

清靜民正

持勝任道

持後處先

雜篇天地十七章

道无不為

以道均化

役心失真

明君不愧

不尚賢

均治民足

雜篇天道九章

民不願惡

趣舍失性

靜鑒

雜篇天運八章

有元利用

本末須道

光則天地

雜篇秋水七章

至德不遷

塵垢書語

精魄聖言

調攝陰陽

道不應時

求治則亂

質悟

體道任化

聖人不惑

忘形幾道

神人无迹

忠孝不顯

趣舍失性

抱朴矯俗

至德自治

有元利用

本末須道

仁義迂闊

智巧為竊

樂和入妙

大感易性

受道有器

質悟

藏用

聖勇

養形忘利

練批爵祿

樂全

曲見

樂全

雜篇至樂^{六章}

至樂無為 遣情累

化空

兩謬 名實

化機

雜篇達生^{十四章}

達生 專氣

一志

矜重 善牧

戒微

趣異 釋疑

不爭

習成性 擇材

過巧

忘伎 審授

○ 雜篇山水^{十章}

顯晦在道 文皮為災

虛已免害

因循成化 无能遠禍

天屬相收

德隱 大達

失照

自賢

雜篇田子方^{十一章}

真籍 冥會

密移

才德自然 踐言

內得外豐

藝精忘形 詢衆任賢

有心未妙

道充不動 治身保存

雜篇知北遊^{十四章}

沖默 神解

常道

可道

中極

道无仕

无為一際

得道秋毫

淵之又淵

光景都亡

守一

不先物

合境

背俗

○ 雜篇庚桑楚^{九章}

去智

自定

移是

禮偽

虛元

德性

拙偽

智龍

忘形同天

○ 雜篇徐无鬼^{十五章}

遷善

修誠

放心

樂園

謬妄

亡質

公舉

戒驕

留名

貴默

相形

外賢

偷安

自晦

棄數

○ 雜篇則陽^{八章}

抑進

止聞

遠佞

治形

涉塵

循物

素定

究理

○ 雜篇外物^{十二章}

无必

急難

趣遠

迹弊

矜驚

智困

无用之用

流通

內通

遠具

蕩性

忘筌

○ 雜篇寓言^{六章}

中道

時化

係祿

叙學

獨化

去驕

○ 雜篇列御寇^{十四章}

出異

自伐

內照

无益

乘理

敬淺

○ 雜篇天下^{七章}

濫進

觀迹

察行

具德

必達

竊祿

樂生

規莫

○ 雜篇儒道^{二章}

論法

聖教

明治

評惠

贊老

叙莊

右三十三篇共二百五十五章

○ 闕誤

逍遙游

亦若是而已矣見文如海本舊作則槍榆枋而止見文本及江南本舊開腹猶類然見文本舊作果彼之二蟲又何知也見文本舊開八千歲為秋此大年也見成元其本舊開豈唯形骸有聲聾哉見天台山方瀛觀古藏本舊作言請買其方以百金見江南古藏本舊開安所困苦哉文作安所窮困哉

右十三字

齊物論

老涓江南古藏本作涓雖我亦成也江南古藏本作雖我无成亦可謂成矣仁常而不周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成飄風振海見江南李氏本舊開聖人愚毫見劉得一本舊作毫則是之異乎不是也其无辯矣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矣見江南古藏本

右十二字

養生主

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見文如海劉得一本舊開始也吾以為至人也見文本舊作其

右七字

人間世

愚其所行則庶幾見李氏本舊開曰譖若往而殆刑耳見張君房本舊作若殆往而刑耳街暴人之前者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街有心而為之其易邪見張本舊開寡不道以懼成江南古藏本作寡有不道以成懼其大敵數千牛文成李張本同舊開將隱託其所賴見張本舊作隱將卻曲卻曲見張本舊作吾行御曲

右二十字

德充符

守其宗者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開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正正在冬夏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正在萬物之首見張本舊開計子之德口足以自反邪文成李張本舊作不足以自反邪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之自寤邪見張本舊開孔丘之於至人口未邪見張本舊作其未邪

右十四字

大宗師

邵邵乎其似喜乎惟乎其不得已乎屬乎其似世乎文成張作邵邵乎其似喜也惟其乎其不得已也屬乎其似世也甚少見張本舊作夭故殺生者不死見江南古藏本舊開往侍事焉見張本舊作侍

右七字

應帝王

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見張本舊作度人吾與汝無其文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既不震不止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正紛然而封哉見張本舊開

右五字

駢拇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張作而多口於聰明之用也而枝者不為岐見江南古藏本舊作

右二字

馬蹄

絡之見江南古藏本舊作絡

右一字

肚篋

易嘗不法聖智哉善人不得聖智之道不立
跖不得聖智之道不行則聖智之利天下也
少聖智生而大盜起拊擊聖智聖智已死聖
智不死雖重聖智是乃聖智之過也彼聖智
者天下之利器也並見張本舊作人

右十一字

刻意

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見張本舊作聖
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右一字

繕性

繕性於俗口學以求復其初見張本舊作繕
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欲思以求
致其明見張本舊作俗古之治道者以恬養
智智生而无以智為也謂之以智養恬見張
本舊開義明而物親忠也見江南古藏本作
中禮樂徧行江南古藏本作徧四時應節見
張本舊作得又何為乎哉見張本舊開軒冕
在身非性命之有也見張本舊開

右九字

說劍

惺惺何敢言見張本舊作尚

右一字

漁父

皎白見張本舊作交待於下風見張本舊作
特以敗德人見張本舊作惡言為洛切

右三字

釋王

恐聽口謬見張本舊作恐聽者謬弦歌見張
本舊開不以讓自累也見李氏本舊作利神
无惡也見張本舊作牛吾是以知松柏之茂
也桓公得之管齊子討之亂小白出奔莒文
公得之曹曹人觀晉公子翬晉越王得之會
稽越為吳敗句踐以敗卒保於會稽山陳蔡
之隘於丘其幸乎自桓公并注至會稽山四
十八字見江南古藏本舊開故許由虞於頤
陽而共伯得志乎丘首虞安也見江南古藏
本舊作缺起舊開殷德衰見江南古藏本舊
作用

右五十五字

盜跖

大室樞戶見劉得一本舊作樞休卒徒於太
山之陽見江南古藏本舊開凡天下人有三
德見張本舊開此七子者世之所高也見江
南古藏本舊作六此六子者无異於磔犬流
豕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四操歌而乞者皆利
名輕死見張本舊作難涉行如桀紂則口作
色有不服之心者見張本舊作則有作色吾
昔與子訟於无約曰見張本舊作日則亦猶
夕病長阮見江南古藏本舊開若負重行而
上坂也見張本舊開貪財而取辱見張本舊
作懸

右十一字

在宥

空同之山見張本舊作上以此因人之國僥
倖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開

右二字

天地

故通於天者道也順於地者德也行於萬物

者義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開上五字義作道
沈珠於淵見張本舊作藏退已音起見江南
古藏本舊作已有機械於此其名枯槔並見
張本舊開格舊作焉聖人所羞也見張本
舊作聖人羞之不相罪坐見張本舊開

右十三字

天道

其自然焉也見張本舊開而道德之至也見
張本舊開實者倫矣江南古藏本作實者備
矣刑名比詳見張本下同舊作刑夫天地至
神矣見張本舊開安取道哉見文本舊開非
知治之道者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開淵乎
其不可測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開

右九字

天運

孰隆施是李氏作施在上彷徨見張本舊作
有名者公器也見張本舊開又奚傑傑然見
張本舊開予口張而不能會舌舉而不能訖
見江南古藏本舊開然則至人見江南古藏
本舊開發動如天地者哉見張本舊作乎三

皇五帝之治天下也昔黃帝之治天下見江
南古藏本舊開眸子不運而感風化雖應於
下風而感風化故曰風化並見張本舊開

右十七字

秋水

五帝之所運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連故異便
耳見張本舊開是故大人之行不出害人之
塗也見張本舊開謂之篡之夫見張本舊開
知乎人之行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天而不遇
時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得當堯舜之時當
桀紂之時並見張本舊開出跳乎井幹之上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跳梁且子曰見張本舊
開

右十四字

至樂

吾未知之樂也亦未知之不樂也果有樂无
有哉吾以无為而誠者為樂矣並見江南古
藏本舊開萬物皆化生見江南古藏本舊開
今有樂之而死見江南古藏本舊作今又變
而之死觸膝見夢曰向予之談者見張本舊

閱浹然以天地為春秋見張本舊作從而復
為生人之勞乎見張本舊作人間之勞乎彼
必相與異其好惡好惡異故先聖不一其能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故異也種有幾若龜為
鵠見劉得一木舊開斯彌為食醢食醢生乎
順輅順輅生乎黃輅黃輅生乎九猷九猷生
乎替苒替苒生乎腐蠅腐蠅生乎羊奚奚
比乎不芻久竹生青寧並見張本舊開

右三十八字

達生

是形色而已見江南古藏本舊開物焉得而
正焉見張本舊作止不聞人之人見劉得一
本舊作天以瓦投鉤投金投見呂覽舊作注
有張毅者見高門縣簿見劉得一木舊開人
之所最畏者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取吾將三
月泰汝見張本舊作據篇韻不收自為謀則
取之其所異說者何也見張潛夫本舊開異
難无敢應見者反走矣文如海劉得一同舊
開其由是與見江南古藏本舊開口忘是非
張文本同舊作知忘是非則安平陸而已見

劉得一本書

右一十四字

山木

運化之泄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物寒寒躍

步見張本舊作寒莊子反入宮三月不庭見

江南古藏本舊開從其令江南李氏成本同

舊作俗口口虞人以吾為戮張文本同舊作

栗林虞人運旅之有妻二人見劉得一本書

作人

右七字

田子方

其導我也似父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道

右一字

知北游

知知字舊音智不取故曰通天地之一氣耳

見劉得一本書舊作通天下一氣合彼神明至

精見劉得一本書舊作今子孫非汝有見張本

舊作孫子運量萬物而不遺文劉本同舊作

匿汝唯莫必謂无乎逃物張成本同舊開山

林與阜壤與與我无親使我欣欣然而樂與

見江南藏本舊開

右十一字智字在外

庚桑楚

辭盡矣口奔蜂不能化蒼蠅江南李氏張本

同舊作曰奔蜂不能化蒼蠅十日息愁江南

李氏文劉張同舊作自人見其人物見其物

見張本舊開每妄更為失見劉得一本書舊

出入而不見其形見張本舊作入出孰知有

无死生之一宗者見文本舊作守又適其偃

溲焉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開移是非今之人

也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開

右十二字

徐无鬼

黎藿柱宇魁馳之選文張同舊作平察士无

陵薛之辭則不樂見文成張本同舊作談詳

之事聽而斲之瞑目恣手盡望而鼻不傷見

江南李氏本舊四字是郭法可不諱云見江

南李氏本舊作謂游於天地也見江南古藏

本舊開擇疏荒長毛自以為廣宮大園見張

本舊開古之真人以天待人見張本舊作之

右十二字

則陽

同概而浴見張本舊作偃氣之廣者也見劉

得一本舊作大

右二字

外物

我且南游說吳越之王見張本舊開出拾薪

見張本舊開中民之行易進焉耳張成本同

舊開大林丘山之善張文本作大林沐老見

張本舊作休

右五字

寓言

如觀鳥雀蚊蚋見張本舊開勸公以其私死

也見張本舊開向也括操而今也被髮見張

本舊開而況乎以无有待者乎見張本舊開

右四字

列御寇

无多餘之贏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開汝處已

音紀江南李氏本舊作已闔口嘗視其良文

成李氏同舊作聞胡嘗視其良古之至人天

而不人見張文本舊開有慎懷而達見江南
古藏本舊作順仁義多責六者所以相刑也
達生之情者僂見劃得一本舊開

右十二字

天下

而九縣天下之川江南李氏本舊作雖未
至極江南李氏文本同舊作可謂至極

右三字

右三十三篇闕誤或兩義共三百四十九字

覽過南華真經名氏

景德四年國子監本江南古藏本徐鉉葛端
校天台山方瀛宮藏本徐靈府校成元英解
疏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文如海正義中太
一宮本張君房校郭象注中太一宮本張君
房校散人劃得一注大中祥符時人江南李
氏書庫本張潛夫補注

右九家闕誤同異各有教旨

南華真經章句餘事

南華真經餘事雜錄上

聽二

公孫龍論三首元有六論今祇錄莊子所
引三首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開微言明王道莫不
立賓主致往復假一物以爲萬化之宗寄言
論而齊彼我之謬故舉白馬以混同異曰何
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
形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形者喻
萬物之形皆利用也馬色者況萬物種類各
有親疎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疎以待
人則海內叛譬如離色今馬衆馬斯應守白
求馬唯得白馬故命馬形而守一白色者非
今衆馬也曰有白馬不可謂无馬也不可謂
無馬者非馬也既有白馬不可謂之无馬則
白馬豈非馬乎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
也白與馬連而白非馬何故曰求馬黃黑馬
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凡物親者少
疎者多如一白之於衆色也故離白求馬黃
黑皆至衆白今馬衆色成去懷柔之道亦猶

此也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
白者不異馬也設使白馬乃爲有馬者但是
一馬耳其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
是一人耳其賢不異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
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君之愛已則附
之君之疎已則叛之何可私其親黨而疎於
天下乎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
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
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
馬審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不
可以應衆馬不可以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黃
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若既私以待人人
亦私以叛君寧肯應君命乎故守白今馬者
非能致衆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
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以馬有
色爲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彩無馬乎猶人
皆有親疎不可謂無人也曰馬固有色彩有
白馬使馬無色彩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
者非馬也如而也馬皆有色彩故有白馬耳若
使馬无色彩而獨有馬而已者則馬耳安取

白馬乎如人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元元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疎乎故白者自是非馬者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與馬二物矣合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之馬故以馬而喻白則白馬為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此實述主義而難之也馬自與馬為類白自與白為類故曰相與也馬不與白為馬白不與馬為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強用白色以為馬名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為非馬者未可也上之未可主義下之未可實難也曰以有白馬為有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主實實曰定以白馬為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為黃馬乎賓曰未可也曰以有馬為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既以白馬為有馬而黃馬不得為白馬則黃馬為非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以黃馬為非馬而

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黃白色也來馬形也而強以色為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馬同為馬也而取白棄黃棺槨異處之謂也凡棺槨之相待猶骨肉之相依唇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待內內外相依天下安矣若乃私諸夏而疎夷狄則夷狄叛矣勤兵伐遠人不堪會則諸夏亂矣內難外叛棺槨異所則君之所私者不能獨輔君矣故棄黃取白悖亂之甚矣曰有白馬不可謂无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賓曰離白是為有馬不離實為非馬但以馬形馬色堅相連屬便是二馬共體不可謂之馬馬故連稱白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白白既不定在馬馬亦不專於白故忘色以求馬象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皆親矣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定白在

馬者乃馬之白也安得自為白乎馬者无去取於色故黃黑次所以應直云馬者是於衆色无所去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無去故色無不在是以聖人澹然忘懷而以虛統物故物无不治而理无不極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自殊而去故唯白馬獨應矣王者黨其所私而疎天下則天下各守其疎自殊而叛矣天下俱叛誰當應君命哉其應所私乎所私獨應命適足以增稱不能靜亂也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不取於白者是不去於黃也不去於色則色之與馬非有能去故曰无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猶親疎之在人私親而背疎則疎者叛矣疎者離叛則親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虛心玄照理无不統懷六合於胸中而靈鑒有餘鏡萬像於方寸而其神彌靜故能處親而无親在疎而无疎雖不取於親疎亦不捨於親疎所以四海同親萬國共貫也

指物論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是非也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歸於无指故曰而指非指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謂物指皆謂是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凡物之情必相是非天下若无是非之物則无一物而可謂之物是以有物即相是非故物莫非指也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物莫非指而又謂之非指者天下齊焉而物其可謂之指乎物皆妄相指故指皆非指也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无一日而无物无一物而非適故強以物為指者未可也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謂指也所以天下无是非者物各適其適不可謂之是非故无是非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譬如水火殊性各適其用无是非安可謂之是非乎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即夫非指之物莫不妄相指也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物不可謂指者无是非也豈唯

无是非乎亦无无是非也故曰非有非指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以其元无是非故萬物莫不相是非故曰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元是非亦元无是非兩忘之故終日是非而无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无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物有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善御隸首善計彼物各自為用譬之耳目廢一不可故不為是非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物皆不為指而或謂之指者是彼此之物兼相是非而非其定故不為指也以有不為指之无不為指未可之適也有不為指謂物也元不謂指謂指也以物適指故未可也且指者天下之所兼或一物而有是非二名或彼此更相為指皆謂之兼也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謂无指也不可謂无指者非有非指也是非之名生於物相彼故曰物不可謂无即此萬物无指而又元无指故曰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謂无是非者生於物莫非指也是以聖人求人

於是非之內乃得元是非人也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夫謂之指者非无指也指此不能與物為指故非指也使天下无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无物誰徑謂指故使天下无物元指則寂然矣誰謂指為非指乎誰謂指為指乎天下有指无物指誰徑非指徑謂无物非指故使有指而无物可施指者誰謂有指為非指乎誰謂以无物故非指乎明本元指也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反覆相推則指自為无指何能與物為指乎明萬物萬殊各自為物各有所宜元是非也是以聖人三點恬懷忘是忘非不弄一能不遺一物也

唐天寶手詔

吳天眷命列祖降靈休照之儀存乎祖典莊子文子列子亢倉子等列在其仙體茲虛白師玄元之聖教弘大道於人寰觀其莊子依舊號曰南華真經列子號曰冲虛真經文子號曰通玄真經亢倉子號曰洞靈真經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下

南華真經序

郭象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載其狂言
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
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
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无心者
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
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
違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
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
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
外王之道上知造化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
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微微旨雅
泰然遺放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
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
而游乎混茫至人極乎无親孝慈終於兼忘
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
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派
流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
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
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

當經岷嶓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會
契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
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
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遊去離
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疏序

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源根述重玄之妙
旨暢无為之恬懷明獨化之實冥鉗鍵九流
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
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
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
衰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
慷慨發憤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
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
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
名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
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為義古者
殺青為簡以章為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
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
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

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
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
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道遙齊物之類
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為其題目
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道遙游者古今解
釋不同今汎舉絃綱略為三釋所言三者第
一顧桐栢云道者銷也選者速也銷盡有為
累遠見无為理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道遙第
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
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為以斯而
遊天下故曰道遙游第三王穆夜云道選者
蓋是放任自得之名也至德內无无時不適
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道
遙游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雖
明於理事內篇雖明於理本不无事迹外篇
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
所以道遙選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
造皆適遇物道遙故以道選命物夫无待聖
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
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

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留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即寂即應既而驅馭群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以篇名二字為題既无別義今不復次篇之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翫為之義訓須注述无可間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三篇輒為疏解總三十卷雖復詞情踈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南華真經餘事雜錄

南華真經餘事雜錄下

聽三

九證心戒并序 禮部尚書楊嗣復撰
爾復愚之至也不知愚而所以愚每雕訛斷弊求多譽而自飾曾未辯巧捷輕曲為大妄之枝葉作大愚之藪澤但務踪進不欲靜止因讀莊周書至孔聖九微乃泫然流涕捫心愧意方覺弛張不得其妙通變不得其精於是火集中腸冰寒肌骨同書紳之作戒仰佩章以自儆贊味斯語欲寡其過乃屏繁機操筆硯各隨本事妄有褒闡雖不足發揮聖作亦表吁嗟尚其九微之力也太行其並其高溟津莫同其深且物不能自大因人而大之人不能自名因事而名之即人可以鑒物事可以鑒人物當鑒而振美无教人當鑒而垂譽无極其九微之文即鑒人者也教必鑒扶必顯登吉途辯吉士如沉疴之服良藥昏夜之有燈燭欣歎不盡敢引類而伴之嘗聞老氏教誨黃庭神驗讀之萬偏必得上昇上昇之言誘聾俗耳何者真隱之士自保形骸道播四支德耕五藏故述黃庭內景外景並是

修身修心之書以時人樂其遠而不樂其近賤其目而不賤其聞故易於易而不易於不易難於難而不難於不難乃假立華宮欲伸其說虛張瓊戶使重斯言所以同於道者道以得之同於德者德以得之以心付心以口傳口其要在一讀其文即一修其心讀經萬偏即耳聰目明神清氣靈調衛理營六府和平於是滌妄不干筋骸自潔同上清之真侶為出世之高人指名喻仙以勵行者未可脂肥滿腹營慮填膺含書是非包藏喜怒口念黃庭之字心迷碧落之門如刻規矩於冰霜齊曲直於雲霧有何功德而自勤哉於是念黃庭之人非修黃庭之事也此九微之書亦念至萬偏隨而行之即知正如非辨奪辯疑絕詐防機百禄來依於是節貴青松名高白日同上古之君子為當代之令人風格難儔貞華獨立未可剛愎好犯愴虐居中路虛跡危甘佞樂拙口念九微之字身无一行可觀如朽木強雕難施斤斧腐鐵雖淬終无光輝徒有虛勞而无實蹟夫筌者所以在魚得魚

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慎勿失魚而空執其筌失意而空守其言此是讀九微之夫非行九微之士也如藥能療病必堅服之書能治身必堅行之堅之至无不愈矣即存身保命力不減於黃庭心淡體閑道更融於內景以其拔馳名救物之志同深居避事之徒彼利一身此利多人弘濟邈然孔聖之道長矣而乃不踐偉人之迹長親長者之車口出雅言腹包至行常能外己不私於身還同飲醴味芝便是雲行羽化德經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未有己不修而有真德者也若使敬之如神明仰之如日月一言出而千里響應一行著而四海趨風者此修身而得之未有不修而得之者也嗣復年四十一造次至三品人多稱幸凡得其如高名厚利唯恐不及自六七載有拯物之願无自拯之心但力步煙霄躡雲霞之路未足上親天漢恐雨露之恩不濃此貪名也非畏盈懼滿慎終之心也非知進退存亡之心也如此心未決增負乘致寇之迫必待人而拯已何力能自拯

也今者洗心滌腸祇荷德語晝夜惓惓若臨深谷必薄嗔捐華祛情除妄至于白首不敢中廢孔子曰凡人心難知於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不可測也誠哉是言有貌若而心柔順者有貌和而心酷烈者有貌弱而心勁悍者有貌剛而心懾怯者或美其言而失信寡其辭而好凌近於禮而善腴強其氣而无節又有張君子之腹陳小人之心中術虎豹之文中犬羊之質又有外示謙抗中實靜安不耀已功陰施惠澤又有正言駁物直道觀人哺糟順時受汗舍俗又有禮下於人言屈於己顧瞻其行心之不同故不可悉識也君子以此九事觀人者以明鏡瞻顏毫微莫隱流光鑒物曲直何逃彼之進不進此知彼也此之退不退彼知此也周於所驗已得於心以驗明周故存於目如於九微之中粗得一者如蘭生一葉誰謂无芳桂長初條宛然嘉木得二三者如漁舟入浦不揖濁流樵客登山不爭俗路得四五者如鑊錡之刃利不可當璫璣之輝美不可並得

六七者如金石在庭欣逢雅韻翫蔽居篋喜觀華章得八九者如驪龍出海光透萬重鵬翼高搏聲聞六合如得其人即傾意而鄰嚮孰敢不勉以副思齊之至也高者附之卑者舉之屈者伸之沉者浮之德者師之謙者友之親者厚之疎者禮之能自觀也上之謂他人之所觀也知上之上慕哉知下之下懼哉崔子玉有座右銘諸葛亮有審心戒所以桎梏誑妄羈縻滿溢嗣後不敢類古人而創立題目亦欲因古人而刊削是非便以九微心戒為名用繩準不遷之行正文之下皆嗣復述耳時大和元年丁未歲夏四月十一日謹題

遠使之以觀其忠

夫觀其忠者當以詐明之可知心也何可知心矣或詐跡之而遠於己言必恨或詐抑之而屈其心言必殘或詐誣之而遏其美言必犯或詐推之而折其芒言必凌又若以利沽之行必迴微言激之心必動以私私之事必易以公公之事必難此八者非忠也夫君子

之用心澄淡无際而偽以喜怒遠近之即非理鼓動探彼性混必待其詞觀其厚薄如萍鋒以礪剖壁憑砂若涅而不淄磨而不磷者君子之道也小人狃劣難使大受不知長者以謀洵真將虛誇實而乃輒生慈怨大啓禍門言是心苗立觀得失省之

近使之以觀其敬

夫觀其敬者亦偽以是非進退之節而攻其心即立知之矣如近之而不失節遠之而不失言怒之而不失禮樂之而不失容不慢易不侮人不戲言不輕動入戶必正顏色出門如見大賓庭之无嫌轉加手驚惕嚴之謹浪彌覺爭矜莊不恃寵而縱橫不仗威而逞欲此爲至敬也如見賢者普聞化如擊好翫无慚失容爲美此何足以知敬也若捷于市又狎之則急爲附之則驕澄之不清混之必濁而乃行无一標言不三思失之於周防皆非敬也故君子蒙非常之遇必慎戒小人蒙非常之幸必顛覆以斯忘禮而失敬也

煩使之以觀其能

人之難信自伐者多當欲閱材必先試驗委之衆務煩挽其心忤彼不同用審優劣能者當靜理而必集不攝隊以明機處有若无居多益寡如或因緣逞志憑事干人或首尾相牽網斷絕令十全之略有始而无終必就之功已舉而復墜是非亂啓耳目不知所從策用交生方寸不能所守既無曉暢爲事所惑煩極成憂沈迷若醉不赴程則顛倒心魂自是疲羸何以能也如救弊若不足理劇似閑暇居衆美而无術甚多陋而非殘功成益謙政大轉謹不求虛譽而進已不惑邪謀以害公即理煩之要也

卒問之以觀其智

意所不思卒承顧問辨說合理是其智也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如辯而不思何以謂之明對而忘禮何以謂之智夫能應卒然之問者變通也且困而能通窮則愚變亦君子之道也所謂觀其發而知其人之智在審慎而言不輕發也唯通變之時能不憑軒飾妄抱曲持邪辭切而理明道直而慮遠者大智

也如或因言立意驟成損益之階舉便爲謀輒啓驕盈之漸此鄙下也何足言智夫水之於人也壅之即止決之即流其要在固隄防慎汎溢也人言若水口是隄防豈得不思溢而戕害欲言當審之

急期之以觀其信

緩則易從急則難守能難是其信也夫信者爲百行之紀綱作萬靈之鈐鍵苟或差忒必能爲妖何者三光運之而无極四序行之而不言此天之信也順高卑而育物隨深淺以生成此地之信也表聖功而五色荷積瑞以重輪此是日之信也似鏡之輝繞隱如鈎之魄復圓此月之信也奔兵食而作戒觀輒軌以存誠此人之信也且天之失信寒暑違地之失信萬物衰而臘失信光明虧人之失信德无歸夫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怒遠於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无徵故不可信也軍逃於怨怒哉夫如是孰能救歟

委之以財觀其仁

託之厚利潛觀其心欺詐不生是其仁也夫

鑒明者塵垢之不行神清者嗜欲之不誤如貴德尚義其鑒必明好禮親賢其塵不雜自然貞白似玉光潔如水何垢染之能侵宜貪嗜之見黷立我牆仞物莫之倫此君子也夫事有隨時從容之說不可膠柱而禦之但以

止足爲心取必有義且有義之取人不狀之小人黷整爲心取必無義且無義之取人必謝之語曰克己復禮爲仁蓋檢束於心也夫臨財不奪其志可近於克己見利不易於行可近於復禮夫美色者墮端士之掃美利者壞正人之心戒哉

告之以危觀其節

陳之急切告以憂危執中且堅持正不拔者節也君子臨難不苟免以美其節義也若元義之生而易於死敗節之存而易其亡所以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活君子不爲也夫仁者有勇義在其中小人有勇禍在其中君子困不忘禮危不墜節小人困則易性危則敗正且正之一敗如順險之投暴浪臨巔之躍飛九同已震之迅雷鑄絕弦之激矢往不可

復救之亦難慎慮精思則免終身之恨喜居悲復能全大節之名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小人无遠略懼禍迫己而苟全其身乃不能保其節也

醉之以酒觀其則

狂藥雖多詞轉謹敬於未醉是其則也所以三爵知止百拜酬賓自元側弁之非絕有倒載之恨蓋所以逃酒禍也夫酒之於人也少則氣和多則神亂張海濱之口據端靜之心醜言發而聲氣彌高戾行彰而風威轉大是非肆起奮袂攘襟從惡如流不知所執爭陷水火寧思醉後之慙力赴猖狂莫救醒前之患此狂瞽之人甘爲所陷自貽伊戚不足傷也如樽俎羅列五五亂飛德度儼然清規肅物有敬色而自檢无怠顏以觸人者省分而就歡量器而接宴懼失則也語曰唯酒元量不及亂聖人猶深戒之

雜之以處觀其色

不檢婦人詐爲參雜觀其笑語知好色也夫脩眉艷質輝媚麗姿臉奪芙蓉之紅顏侵水

雪之白頂垂金雀腰佩琅玕動巫峽之明眸落洛神之皓齒帝堪駐馬笑可傾城節夫爲之動容貞士見之迴顧香風引媚心敵恍以不安目照鉛華思盤桓而失所沉流俗之人乎其有能輕津織屏是妖妍懷器不造心靈塵性莫能強誘恥讀桑中之諒悲者行露之詩夜秉燭以避嫌晝低聲而入戶動不累於己處无汙其心闢閭清閑德範冲粹聽言同其骨肉目送類其仇讎能以好色之心好賢即善時人當戒哉

後序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而復淺鈍極矣亦喜挹此說今者摯爲纂釋倍感於心雖有是言實元斯行日省其說讀而改之其達者恐我行不及言必憂迷者喜我行不及言必笑丈夫既有言也豈敢中道而廢當不使相笑者笑相憂者憂必有年矣知余者表余心矣不知余者曷敢言志當自省惕而行之

南華真經餘事雜錄

道 藏（全三十六冊）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上海書店

（上海福州路四〇一號）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河西區佟樓三合里）

印刷者 上海影印廠

上海市印刷七廠

發行者 上海書店

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一七〇六八·一六四八

責任編輯 陸國強

裝幀設計 范一辛